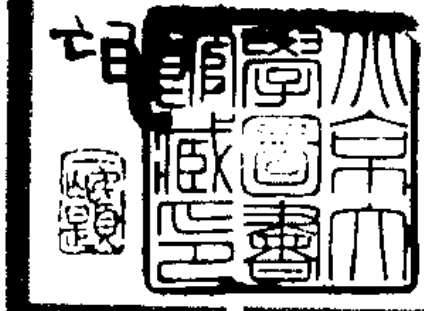
藏外道書

1

巴蜀書社

藏外道书

第一册



巴蜀书社

國家「八五」重點圖書出版計劃項目

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計劃重點項目

《藏外道書》編委會

題簽　李一氓

顧問　趙朴初　任務之　任繼愈　黎遇航　傅圓天

主編　胡道靜　陳耀庭　段文桂　林萬清

編委

△王家祐　△王宜峨　馮傳宗　任法融　閔智亭

△陳大利　△陳蓮笙　△陳耀庭　何志華　李文誠

李致忠　△張繼禹　吳　織　勞格文（法國）

麥谷邦夫（日本）　周伯謙　△林萬清　△段文桂

△胡道靜　趙鎮東（香港）　△彭幫明　△卿希泰

藍仁哲　（△爲常務編委）

執行編委　陳大利　何志華

序

任繼愈

儒、釋、道三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三大思想體系，也是中國古代社會賴以維持安定統一的思想支柱。

儒教作爲維護中國封建宗法制度被歷代統治者所重視，自不待言。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封建宗法制度相適應，把因果報應學說與原有的忠孝觀念相結合，成爲中國佛教。佛教教主釋迦牟尼與孔子、老子享有同等地位，并稱「三聖」。佛教典籍數量十百倍於儒教典籍，佛教全集號稱《大藏經》。

道教起源於民間巫術，形成於東漢時期，桓帝在宮中祠祀黃老，遣內監往亳縣祭老子，老子已開始被看作教主。東漢末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連年災荒，瘟疫流行，中央政府對全國失去控制能力，這一環境爲宗教發展提供了最適宜的土壤。佛道兩教得到同樣發展的機會，道教本來可以利用本土的優勢，比佛教發展得更快些，只是由於當時道教與農民起義有牽連（東方的道教與黃巾起義有關，西方的道教與張陵、張魯有關），農民起義失敗後，道教不被統治者信任。張魯投降後，其徒衆被遷到關中，受政

府的監視，黃巾起義失敗後，接受曹操的收編，青壯年男子編爲軍隊，受政府直接控制。佛教却充分利用這一時機，搶先了一步，走在道教的前頭。道教開始時一步落後，造成步步落後。此後千餘年間，道教前進的節奏始終落後了半拍，它的信徒人數、經典數量、理論體系建設、寺院經濟規模都落後於佛教。

道教畢竟是中國本土的産物，更具有中國的特色，它特別適應中國封建制度下小農經濟的需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只要取得政府統治者的信任，就可以得到發展。東晉以後，南方有葛洪，劉宋時有陸修靜，蕭梁時有陶宏景，北方有寇謙之等，道教領袖人物整頓了道教組織，編輯了道教經典，在上層取得帝王、貴族的信任，在下層爭取群衆的支持，終於成了中國的三大宗教之一。

道教早期《太平經》的教義提出治國、養生兩大綱領。治國可以發揮其間接輔助作用（直接發揮治國作用的有儒教），而養生正是道教的專長，這一方面比佛教更有吸引力（佛教不講養生而宣揚厭生，以生爲累）。

道教養生之學發展爲養身、保健、長壽、祛病延年，隨之發展爲養心、養性的心性之學，是爲内丹。心性之學本來是佛教的專長，道教緊隨佛教之後，發展了自己的心性

之學，這一點儒教反而落後於佛、道二教。

佛教典籍彙編最初稱爲「衆經」、「一切經」，道教典籍彙編最初也稱爲「衆經」、「一切經」。因佛教全集彙編在前，道教全集彙編在後，爲了區別於佛教的「一經」，道教全集稱爲「一切道經」。後來有了印刷術，佛教全集雕板印刷，稱爲「大藏經」，道教全集爲了避免與佛教「大藏」名稱相混，自稱「道藏」。道藏最早彙編在北宋，搜集道教典籍數量大致與佛教《大藏經》相當，還略多一些。

在元代，道教與佛教發生過一次大爭辯。這次爭辯佛教勝利，佛教藉政府力量打擊道教，道教典籍也受到重大損失。到了明代，道教逐漸恢復，有所發展。對文獻資料進行了整理、搜集，輯成《道藏》，只是當時國家內憂外患，財力不濟，這次編輯《道藏》的規模不及北宋，也不及明初洪武、永樂年間編輯佛教《大藏經》的規模。清朝統治者信仰薩滿教，入關後接受了佛教，對道教不感興趣，清朝只編輯了佛藏，而未編輯道藏。道教典籍和宗教活動不得不轉入地下，有的流派成爲秘密宗教。道教經典也有的以「寶卷」的形式，在民間流行。

歷觀古今中外，每一個新興的國家，都是在經濟、政治建設到了一定規模之後，必

然開始一定規模的文化資料建設。當前我們面臨着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偉大時代，資料整理，必須走在文化建設的前面。我們所從事的文化工作，目前正處在資料整理階段，我們這一代人的任務是爲後來更大規模的研究，建立新文化體系準備條件。社會主義新文化偉大思想體系，不會從天而降，要靠幾代人的不斷努力，才能實現。我們現在要把步子邁得更堅實一些，爲後人創造更便於前進的條件。從事偉大的文化建設，既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一手一足之勞，只要不嫌繁瑣，大家持之以恒，脚踏實地，努力去做，就會做出成績來。

一九八二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把《中華大藏經》列入規劃。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没有把佛經的整理看作是宗教界少數佛教徒的事，而是看作中華民族共同肩負的文化事業。正如中國文化界、藝術界把敦煌莫高窟佛教藝術看作全民族的文化寶庫，而不把它僅僅看作佛教徒的宗教遺迹的道理一樣。凡是有價值的文化遺產，理應爲全人類共同關心，共同愛護，共同整理，共同研究，而不應看作少數信奉者的私事。對佛教典籍，國家已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編輯了《中華大藏經》（現正順利進行中）。對影響着中華民族文化深遠的道教典籍，我們也給予重視，第一步先搜集資料，爲研究

準備條件。

近半個世紀以來，道教研究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并已取得可喜的成果，研究方面也很廣泛，有的偏重在科技史，有的偏重在宗教史，有的在於道教文化、音樂、藝術等等，國外學者從事這方面的人數，目前看來，比中國多些，我相信，只要有了基本資料，并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的研究一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

巴蜀書社主動承擔編纂出版《藏外道書》，這是一項很艱巨的工程，這是巴蜀書社於一九八六年重印《道藏輯要》之後的又一貢獻。值此出版的前夕，謹從研究者的角度，祝願出版順利成功，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做出貢獻。

一九九〇年六月

序

胡道靜　陳耀庭
段文桂　林萬清

本書名曰《藏外道書》，顧名思義，「道」指道教，「藏」指《道藏》，《藏外道書》就是《道藏》以外之道教典籍總集。

中國之有道教，自東漢始。三千年中華文化，二千年道教歷史。中國文化長廊，處處有其若隱若現之身影，神州之山川風貌，時時留有其或明或暗之足迹。伴隨華人飄洋渡海，道教亦已布傳於海外。

道教之有《道藏》，自唐代始。迄今千餘年中，屢編屢毀，屢毀屢編，彙集經籍，積淀文化，無論在保存古籍或規範道教等方面，《道藏》都是有功於後的。

現存之《道藏》，是由明成祖於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年）敕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纂校的。英宗正統九年（一四四四年）又詔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訂正及增補，十年（一四四五年）刊板事竣，共計五千三百另五卷，三百八十函，以千字文爲函目，自天字至英字，後世冠以刊板之年號，稱其書爲《正統道藏》。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又敕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搜羅遺帙，續刊《道藏》，自杜字至纓字，凡三十

二函，是爲《萬曆續道藏》。正續《道藏》共五百十二函，經板十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九塊。其事仰賴皇朝支持，歷史積淀，道門響應，自編輯至刊竣前後歷時達二百年之久，人力、物力及財力之耗費難計其數。明清歷朝曾將刊刻之《道藏》分賜各地宮觀，其間屢遇兵燹，今存寥寥，《道藏》遂成秘籍。本世紀二十年代，上海商務印書館以涵芬樓名義據北京白雲觀之藏本影印出版正續《道藏》三百五十部，凡一千一百三十册。六十餘年來，存世日減，其書又被海内外學術界、宗教界、圖書館界以及藏書家們視作珍寶。一九七七年，臺灣省兩家出版機構先後出版兩種精裝《正統道藏》，各六十册。一九八八年，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亦聯袂出版新版《道藏》三十六册，其書以涵芬樓本爲底本，據現藏於上海圖書館之海上白雲觀舊藏正續《道藏》校補缺頁，糾正錯簡，描補缺損，堪稱完璧。

自正續《道藏》刊印，迄今已近四百年，其間既有《道藏》闕收之古舊道教經籍和道家著作發現，又有明萬曆以後的高道和道教居士學者編撰之道經或著述問世。清康熙年間彭定求編成《道藏輯要》二十八集，即收有《道藏》未收之晚出道書一百十種，二百八十八卷。清乾嘉年間閔一得編成《道藏續編》第一集，亦收有晚出道書十餘種。經

初步調查，明清時期新道書，正續《道藏》未收者當在五百種以上。

自清代末年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社會風雨飄搖，動蕩劇烈。道教宮觀廢頹，教徒人數減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道教也曾一度困厄。道教經籍或被視作封建「四舊」，或被視作會道門之罪證，多遭散佚，致有湮沒危險。八十年代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得到全面貫徹，道教在宮觀建設、道徒培訓、教理研究、科儀規範、修持養生諸方面均已復蘇。海內外對於道教之研究亦漸趨深入。社會各界皆期望有一彙輯正續《道藏》未收道書之總集問世。《藏外道書》正是於此形勢下，依賴學術界、出版界、圖書館界和道教界人士通力合作，經過四年努力而成之鴻篇巨制。

明清時期及近代道教，并無唐宋之盛勢，但其作爲中國傳統文化三大支柱之一，仍在流衍、傳播和發展中，對近代中國社會和中華文化產生特定影響。於明清晚出道書之中，不難看出：明清道教教義典籍具有融貫儒釋以豐富道教哲理之特點；明清道教規戒典籍具有適應社會道德規範之特點；明清道教科儀典籍具有滋蔓與趨簡之特點；明清道教攝養典籍具有操作方法系統化和詮釋教義理論化之特點；明清道教還出現過不少文藝

作品，既有詩文合集，又有戲曲小說，體現道教既在士大夫階層中流傳，又更注重滲入中下層民衆信仰生活之特點。我們編纂《藏外道書》之目的，就是積累和整理祖國文化遺產，推動道教研究，特別是推動明清道教研究及社會思想文化研究。

彙集於本書之道書，或爲明清及近代曾廣爲流傳者，如，《呂祖全書》、《關帝明聖經全集》、劉一明《道書十二種》及傅金銓《濟一子道書》等等，但現已鮮能找到。另有一些道書在明清時即已流傳不廣，如，彭好古《道言內外秘訣全書》、陸西星《方壺外史》、閔一得《古書隱樓叢書》等等，一向被視作難覓之典籍。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各方支持，本書收編了一些道書中之稀世孤本和海內珍本，試舉一二。如：

《太清風露經》原藏於北京圖書館，《道藏闕經目録》卷下載此經明時已闕。經考證，北京圖書館所藏乃元《玄都寶藏》刊本，題無住真人撰，當是存世於今的六百五十年前僅存之元代道教經本。

《太乙月孛雷君秘法》、《天罡玄秘都雷法》、《太乙三山朱郎祈雨神咒》、《玉清宗教祈雪文檢》、《太上正一飛神謁帝章法》、《禱雨天篆》、《祈禱文檄》等均係明內府抄本，原藏於北京圖書館。

《廣成儀制》彙集全真道派科儀文本二百七十餘種，原藏於四川青城山古常道觀，向未傳世。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簡稱《大成金書》，明代龍虎山道士周思德編撰。原載於上海圖書館。據成功大學丁煌教授研究，此書存世僅兩部，一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二在臺北中央圖書館。現發現之上圖藏本當爲其三。今刊印於本書內，以饗海內外學術界和道教界。

《玉笈金箱》，明王穉登抄本，不分卷，前題「士禮居藏本」。此書各藏書家均無著録。行草間雜，極難辨識。上海圖書館前館長顧廷龍光生鄭重推荐，經整理後亦收入本書。

《道家詩紀》原藏於上海圖書館，清代海鹽道士張謙輯録，所收自唐至清的道家詩歌。稿本，題四十卷，今存二十二卷

《龍虎山志》十六卷。《茅山全志》十四卷、《華嶽志》八卷、《閣皂山志》上下卷等山志，均原藏於上海圖書館。閣皂山係道教靈寶派祖庭，明清時三山符籙之一。《閣皂山志》，世所罕見，上圖所藏爲明東吳俞策公臨撰，清同治抄本，前有「王墒孫

紀念物」印記。

儘管本書多有精藏菁萃，但限於種種條件，仍有缺憾。海外圖書館和收藏家手中之部份道教典籍，尚未搜羅在內。例如，英、法、俄國收藏敦煌殘卷中之道教經卷，日本國某些學者和圖書館收藏明清道書之珍本，海外道教界收藏之古道教典籍，等等。對此，唯冀將來條件成熟，收羅彙集，再行刊印。

本書在籌備、編輯和出版工作中，曾得到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國家新聞出版署之關心和重視，分別列入整理和出版之重點項目，得到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的支持，得到中國道教協會和上海市道教協會、青城山道教協會的大力協助，得到北京圖書館、四川省和上海圖書館的幫助，得到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之指導，得到香港圓玄學院和日本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法國遠東研究院有關人士和專家的幫助和鼓勵。李一氓同志生前爲本書題簽，北京圖書館任繼愈館長爲本書作序。巴蜀書社編輯出版同仁在編印過程中，奔波南北，溝通上下，協調左右，辛勞逾常。在此，一併致謝。

一九九二年春

凡例

一，《藏外道書》是一部新編的大型道教叢書。它荟粹了明代正統和萬歷年間編成的《道藏》和《續道藏》未收的道書。其中，包括了成書於明以前的《道藏》未收道書，以及自明萬歷以後至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各種道書。

二，正續《道藏》未收的道書，數量甚巨，除國內的道觀、圖書館和研究機構有收藏外，還有散落在民間和海外的，亟待收集。《藏外道書》刊印的道書只是其中的大部分。今後隨着收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進行，仍將繼續向海內外收集刊印。

三，《藏外道書》不再沿用正續《道藏》的三洞、四輔、十二類的分類方法，而採用按內容特點區分類別的方法。全書區分爲：

〔一〕古佚道書類

〔二〕經典類

〔三〕教理教義類

〔四〕攝養類

〔五〕戒律善書類

〔六〕儀範類

〔七〕傳記神仙類

〔八〕宮觀地志類

〔九〕文藝類

〔十〕目録類

〔十一〕其他

其中有的類將在陸續刊出的各册中問世。需要提出的是，某些明清道書常有兼類現象，本書的歸類僅就其主要傾向而言。

四，藏外的道書以單本形式行世的，收入本書時仍保留其單本原貌。明清間多有道教叢書刊印，如：《道言内外秘訣全書》、《古書隱樓叢書》等等。爲了方便使用，保存原叢書的面貌，收入本書時基本上保持原樣印行，其中内容或有重複，在所難免。清代刊印的《道藏輯要》部帙浩大，對於其增收的《道藏》未收經籍，本書以單本形式作了分類，歸入各册。

五，明清道書有的版本甚多，例如《呂祖全書》等等。本書在選用影印底本時盡可能選用最早的刻本和書品較善者，但是限於募集困難和種種條件限制，因此，某些版本尚不理想，編者希望海內外同道能續有發現并見告。

六，本書按册分類編排各種道書時，盡可能按成書時代先後爲序，但是不少道書的年代目前只能大致推定，加以編排。

七，爲便於研究使用，全書以十六開雙欄製版影印。底本所附的序和跋文全部保留。原書的頁碼原則保留，另新編分册頁碼及單種書眉，以利檢索。

八，在本書出齊後，將配編全書的一字索引和子目的一字索引，總録目以及《藏外道書提要》。

藏外道書第一册古佚道書類和經典類目録

序 一
序 一
凡例 一
馬王帛書
老子德道經（老子甲本） 一
老子德道經（老子乙本） 二一
經法 三八
十大經 五五
稱 六三
道原 六七
養生方 八一
數術紀遺 九四

太清風露經　一〇三
永樂大典道經勾沉
太上飛行九神玉經　一〇六
九天生神章經一　一〇八
九天生神章經二　一一一
上清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　一一六
太上開天龍蹻經　一三四
大漢原陵秘葬經　一四六
生經　一六三
抱朴子微旨　一七三
道家子書五　一七六
道家子書六　一八九
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二〇一
太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經　二〇二

道書劫運篇 二〇八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二一〇
正一盟威秘籙四 二四四
道家經訣 二六〇
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經 二六八
太帝制魂伐尸法 二七一
三尸中經 二七三
靈寶鐘磬威儀經 二七九
靈寶三元威儀經 二七九
靈寶無量度人化尸受形經 二八二
元始無量度人化尸受形經 二八三
雲笈七籤五嶽真形圖 二八五
天地配形章 二八六
韜形晦跡章 二八六

蟾仙解老	二八八
道德寶章	二九四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三一二
道德經釋略	三五三
老子道德經解	四二八
太上玄元道德經解	四八八
太上道德寶章翼	五四三
道德經釋辭	六〇四
道德經解	六四四
御制道德經	六七〇
道德經注	七一四
老子解	七三六
莊子解	七五六

太上道德真經講義　七六五

老子甲本釋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注二)。上仁为之【而
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
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扔）之。故失□
□(二)而后德(注三)。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
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三)
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
居其厚而不居其泊（薄）(注三)。居其实不居其
华。(四)故去皮（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
一以靈（灵），浴（谷）得一以盈(注四)，侯【王得
一】而以为(五)正。其致之也，胃（谓）天毋已清
将恐【裂】(注五)，胃（谓）地毋【已宁】将恐【发】，
胃（谓）神毋已靈（灵）将恐歇，胃（谓）谷毋
已盈(六)将将恐竭（竭）(注六)，胃（谓）侯王毋已
贵【以高将恐蹶，】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
而以下为基。夫是(七)以侯王自胃（谓）【曰】孤
寡不穀（穀）。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致

数与无与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八]

【上士闻道，堇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九]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进道如退，夷道如类。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建德[一〇]如输，质真如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天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始且[一一]善成。】

【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一二]负阴而抱阳，】[注七]中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榖（榖），而王公【以】自名也。勿（物）或敗（损）之【而益，益】[一三]之而敗（损）。故人【之所】教，夕（亦）议而教人，故强良（梁）者不得死，我【将】以为学父。

天下之至柔，【驰】[一四]骋於天下之致（至）坚。无有入於无间，五（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一五]下希能及之矣。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一六]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幣（敝）。大盈若盅（沖），其用不窘（窘）。大直[一七]如诎（屈），大巧如【拙，】大赢如炒[注八]。趮（躁）胜寒，靓（静）胜炅（热）。[注九]请（清）靓（静），可以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一八]粪。天下无道，戎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注一〇]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注一一]【故知[一九]足之足，】恒足矣。

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规（窥）於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弥远，其【知弥少。是[二〇]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注一二]为而【成。】

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於[二一]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将欲取天下者，恒无

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圣人恒无[二二]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注一三]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二三]德【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愉愉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圣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二四]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盖【闻善】[二五]执生者[注一四]陵行不【辟】矢（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矢（兕）无所橇其角，【虎】无所昔（措）其爪（瓜），兵无所容【其刃，夫】[二六]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注一五]道】[二七]之尊，德之贵也，夫莫之爵（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注一六]，亭之，□之，【养之，覆之。生而】[二八]弗有也，为而弗寺（恃）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二九]，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悶（闷）[注一七]，闭其门，终身不堇。启其悶，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三〇]【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毋遺（遗）身央（殃）。是胃（谓）袭常。

·使我□（介）有知也[注一八]，【行於】大道，唯[三一]【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注一九]。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货[三二]【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然（祭）祀【不绝[注二〇]。修之身，】[三三]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三四]乃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三五]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逢（蜂）虿（蜴）

蜎（𧊅）地（蛇）弗螫[注二二]攫鳥猛兽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三六]而朘怒，】精【之】至也，终日（日）号而不发[注二三]，和之至也，和曰常[注二四]，知和（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三七]即老，胃（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闷，闭其【门，和】其光，同其𪉗（尘）[注二四]，坐（挫）其兑（锐），解[三八]其纷，是胃（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

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三九]而贵，亦不可得而浅（贱），故为天下贵。

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四〇]也哉（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兹（滋）昏，人多知（智），而何物兹（滋）起[注二五]，法物滋章，[四一]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民

【自富，我欲[四二]不欲，而民自朴。】

【其政闵闵，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邦夬（缺）夬（缺）颺（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四三]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四四]绁，光而不曜。】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惟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四五]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

久，是胃（谓）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治大国若烹小鲜，[四六]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申（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四七]弗伤【也，夫[四七]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交）也[注二六]，牝恒以靓（静）胜牡，为其靓（静）【也，[四八]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於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

取【故】[四九]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故大邦者宜】为下。

【道】[五〇]者，万物之注也[注二七]，善人之琛（宝）也，不善人之所琛（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五一]有？故立天子，置三卿[注二八]，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注二九]，不善（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不【曰求以[五二]得，】有罪以免與（与）？故为天下贵。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未（味），大小多少，报怨

以德。图难乎【其[五三]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细，是以圣人冬（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五四]】夫轻诺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犹）难之，故终於无难。

·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五五]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於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乱也。合抱之木，[五六]生於【毫末；九成之台，作於】蔂（蔂）土[注三〇]；百仁（仞）之高，台（始）於足【下。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圣[五七]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注三一]。民之从事也，恒於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五八]事。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腲（货）[注三二]；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五九]弗敢为。

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六〇]德也。恒知此两者，亦稽式也。

恒知稽式，此胃（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乃【至大顺。】

【江】海之所[六一]以能为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六二]必以其身后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注三三]。天下乐隹（推）而弗猒（厌）也，非以其无诤（争）【与（与）故天[六三]下莫能与】诤（争）。

·小邦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注三四]，使民重

死而远送〈徙〉[注三五]有车周（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六四]【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注三六]邻（邻）邦相望〈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六五]老死不相往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注三七]·圣人无积【既[六六]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天下皆谓我大不肖夫[六七]唯大】故不宵（肖）若宵（肖）细久矣我恒有三葆（宝）之[注三八]一曰兹（慈）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六八]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注三九]今舍其兹（慈）且勇[注四〇]舍其后且先则必死矣夫兹（慈）【以战】[六九]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建之[注四一]女（如）以兹（慈）垣之[注四二]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七〇]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胃（谓）不诤（争）之德是胃（谓）用人是胃（谓）天[注四三]古之极也

·用兵有言曰「吾[七一]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芮（退）尺」是胃（谓）行无行攘（攘）无臂执无兵[注四四]乃（扔）无敌矣祸（祸）莫[七二]於（大）於无适（敌）无适（敌）斤（近）亡吾吾葆（宝）矣[注四五]故称兵相若[注四六]则哀者胜矣

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七三]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注四七]其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七四]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被褐而裹玉

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注四八]是以圣人之不病以其[七五]【病病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畏（威）则大【威将至】矣·毋（毋）闸（狎）其所居毋猒（厌）其所生夫唯弗猒（厌）是[七六]【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而不

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故去彼（彼）取此〔注四九〕。

·勇於敢者【则七七杀，勇】於不敢者则栝（活）。

【知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七八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弹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若民恒且不畏死，】七九奈何以杀恫（惧）之也？若民恒是（畏）死，则而为者吾将得而杀之〔注五〇〕，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八〇必畏死，则恒有司杀者〔注五一〕。夫伐（代）司杀者杀，是伐（代）大匠斲也。夫伐（代）大匠斲者，则【希】八一不伤其手矣。

·人之饥也，以其取食说之多也〔注五二〕，是以饥。

·人之饥也，以其上有以为【也，】八二是百姓之不治也〔注五三〕，以其上有以为【也，】八三是以不治。·民之巠（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巠（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贵生。

·人之生也八四柔弱，其死也菑（坚）劲。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槁（枯）

〔注五四〕。故曰，坚强者死之徒八五也，柔弱微细生之徒也。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恒〔注五五〕，强大居下，柔弱微细居上。

天下【之八六道〔注五六〕，犹张弓】者也，高者印（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败（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败（损）有八七【余而补不足，人之道】不然，败（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於天者乎〔注五七〕？【其八八惟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八九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胜刚，弱】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九〇行也。故圣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诟（诟）是胃（谓）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王。【正言】九一若反。

和大怨，必有余怨，焉可以为善？是以圣右介（契）而不以责於人〔注五八〕。故有德司介（契），【无】九二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

人。九二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注五九〕；有名，万物之母也。【故】九三

恒无欲也，以观其眇（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注六〇〕。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注六一〕，玄之有（又）玄，众眇（妙）之【门】。九四

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注六二〕。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

之九五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意声之相和也〔注六三〕，先后之相随（随）恒也〔注六四〕。是以声（圣）人居无为之事〔注六五〕，行【不】九六言之教。

万物作而弗始【〔注六六〕也，为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注六七〕，是以弗去。

不上贤，【使】九七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声（圣）人之【治也，虚】九八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九九

【道沖（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滿（渊）呵（兮）始（似）万物之宗〔注六八〕；锉（挫）其〔注六九〕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兮）似】一〇〇或存。吾不知【谁】子也〔注七〇〕，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圣）人不仁，以百省（姓）【为刍】一〇一狗。天地【之间，其】犹橐籥（龠）与（与）？虚而不淈，踵（动）而愈（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於中。

浴（谷）神【不】一〇二死，是胃（谓）玄牝，玄牝之

门，是胃（谓）【天】地之根。緜緜呵（兮）若存，用之不堇（勤）。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一〇三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声（圣）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一〇四与（与）？故能成其私。

上善治（似）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注七一〕。居众之所恶〔注七二〕，故几於道矣。居善【地】一〇五心善渊（渊）与（予）善信〔注七三〕，正（政）善治，事善能，踵

（动）善时。夫唯不静（争）故无尤。

揣而盈之不【若其已。揣[一〇六]而】□之□之[注七四]。

□可长葆之[注七五]。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贵富而骄（骄）自遗咎也。功述（遂）身芮（退）天【之[一〇七]道也。】

【戴营魄抱一，能毋离乎？搏气致柔，】能婴儿乎？

脩除玄蓝（览），能毋疵乎？爱【民活国，能[一〇八]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长而弗宰，是[一〇九]谓玄】德。

卅【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然（埏）埴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五色使人目明（盲），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一一]难得之货（货）使人之行方（妨），五味使人之口爽（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注七六]，是以声（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一一三]

故去罢（彼）耳（取）此。

龙（宠）辱若惊，贵大梡（患）若身。苛（何）谓（谓）龙（宠）辱若惊？龙（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一一三]若惊，是谓（谓）龙（宠）辱若惊。何胃（谓）贵大梡（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梡（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一一四]，有何梡（患）？故贵为身於为天下，若可以迁（讬）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如）何以寄天下[注七七]？

视之而弗[一一五]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揣之而弗得，名之曰夷[注七八]。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圂【而为一。】[注七九]一[一一六]者，其上不皦（皎），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名也，复归於无物，是胃（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忽[一一七]恍。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执今之道[注八〇]，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谓）【道纪。】

【古之[一一八]善为道者，微妙玄达，】深不可志（识），夫唯不可志（识），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

【涉水犹呵[一九]其若】畏四【邻严呵】其若客
涣呵其若凌泽（释）[注八一]【沌】呵其若樸（朴）
潘【呵其若浊濁呵[二〇]其】若浴（谷）浊而情
（静）之余（徐）清女以重（动）之余（徐）生
葆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
不】[二一]成

至虚极也守情（静）表也万物旁（並）作吾
以观其复也天物云（芸）云（芸）[注八二]各复
归於其【根曰情（静）】[二二]情（静）是胃（谓）

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妄）芒
（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
乃道【道乃久】[二三]汲（没）身不怠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
（侮）之信不足案有不信[注八三]【犹呵】[二四]其
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省（姓）胃（谓）我自
然

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快（慧）出案有大[二五]
伪六亲不和案有畜（孝）兹（慈）邦家闇（昏）

乱案有贞臣

绝声（圣）弃知民利百负（倍）绝仁弃义民[二六]
复畜（孝）兹（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
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二七]
少私寡欲】

【绝学无忧】唯与诃[注八四]其相去几何美与
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二八]【可以不
畏恍呵其未央哉】众人熙（熙）熙（熙）若乡
（飨）於大牢而春登台我泊焉未兆若【婴

儿未[二九]咳】累呵如【无所归众人】皆有
余我独遗我禺（愚）人之心也悬悬呵【俗人
昭昭我[三〇]独】胃（昏）呵【鬻（俗）人蔡（察）
蔡（察）我独闷（闵）闷（闵）呵忽呵其若
【海】望（恍）呵其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
独顽】[三一]以悝（俚）吾欲独异於人而贵食
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忽
【忽呵恍】[三二]呵中有象呵望（恍）呵忽呵中

有物呵，潭（幽）呵鳴（冥）呵，中有请（精）呛
（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三三]。自今及
古，其名不去，以顺众仪（父）。吾何以知众仪
（父）之然？以此。
炊者不立[注八五]，自视不章，【自】[三四]见者不明，
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曰：絵（余）食
赘行，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三五]居[注八六]。
曲则全，枉则定，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
多则惑。是以声（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

【自】[三六]视故明，不自见故章，不自伐故有
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
古[三七]【之所谓曲全者，几】语才（哉）？诚全
（全）归之。
希言自然。飘风不冬（终）朝，暴雨不冬（终）日。
孰为此？天地[三八]【而弗能久，又况於人乎？】故
从事而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
於失[注八七]。同德[三九]【者】道亦德之，同於【失】
者，道亦失之[注八八]。

有物昆（混）成，先天地生。繍（寂）呵，缪（寥）呵，
独立【而不改】[四〇]，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
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筮（逝），
筮（逝）曰【远，远曰反。道大】[四一]，天大，地大，王
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注八九]。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四二]为巠（轻）根，清为趮（躁）君。是以君
子众（终）日行不离其辎（辎）重。唯（虽）有
环官，燕处【则昭】[四三]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

身巠（轻）於天下？巠（轻）则失本，趮（躁）则
失君。
善行者无辙（徹）迹【善】[四四]言者无瑕适（谪），
善数者不以檮（筭）箫（策），善闭者无关籥
而不可启也，善结者【无绳】[四五]约而不可解
也。是以声（圣）人恒善救（救）人，而无弃人，
物无弃财[注九〇]，是胃（谓）申明[注九一]。故善
【人，善人】[四六]之师，不善人，善人之齎（资）也。
不贵其师，不爱其齎（资），唯（虽）知（智）乎

大昧（迷）是胃（谓）眇（妙）要
知其雄守〔注九七〕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
不离（离）恒德不离（离）复归婴儿知其白守
其辱〔注九八〕为天下浴（谷）为天下浴（谷）恒
德乃〔注九九〕不【足】德乃【足】〔注一〇〇〕复归於朴【朴】知其
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贰（忒）
德不贰（忒）复归於无极〔注一〇一〕握（朴）散
【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天下〔注一〇二〕
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物或行或随或炅（热）或【吹或强或挫】〔注一〇三〕
或坏（培）或隳（堕）是以声（圣）人去甚去
大去楮（奢）〔注一〇四〕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於】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注一〇五〕所居□生之〔注一〇六〕善者果而已矣
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骄）果而勿矜果而
毋以取强焉果而毋骄（骄）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注一〇七〕果而毋得已居〔注一〇八〕是胃（谓）
【果】而不强物壮而老是胃（谓）之不道不

道蚤（早）已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注一〇九〕〔注一一〇〕物或恶之故
有欲者弗居〔注一一一〕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注一一二〕不祥之器
也〔注一一三〕不得已而用之恬虐为上〔注一一四〕勿
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注一一五〕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
以便（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注一一六〕右言以丧
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依（哀）立（莅）之战胜

以丧礼处之
道恒无名握（朴）唯（虽）〔注一一七〕【小而天下弗
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
合（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注一一八〕【令而自
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
知止】所以不【殆】俾道之在【天下也犹〔注一一九〕
小】浴（谷）之与江海也
知人者知（智）也自知【者明也胜人】者有
力也自胜者【强也知足者富】〔注一二〇〕也强行者

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寿也。

道【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一九二]遂事而弗名有也[注一〇二]。万物归焉而弗为主[注一〇三]。则恒无欲也。可名於小。万物归焉【而弗】[一九三]为主。可名於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注一〇四]。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执大象【天下】[一九四]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过格止[注一〇五]。故道之出言也。曰。谈（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一九五]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

将欲拾（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一九六]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谓）微明。柔弱胜强[注一〇六]。鱼不[一九七]脱於渊（渊）。邦利器不可以视人。

道恒无名[注一〇七]。侯王若守之。万物将自憃（化）[注一〇八]。憃（化）而欲[一九八]【作。吾将闻之以无】名之楃（朴）。【闻之以】无名之楃（朴）。夫将不辱[注一〇九]。不辱以情（静）。天地将自正[注一一〇]。[一九九]

注釋

〔一〕通行本此下有「下德为之而有（或作无）以为」一句，帛书甲乙本皆无，《韩非子·解老》亦无此句。

〔二〕「失」下字不可辨识，似与通行本不同。

〔三〕「其」原作亓，是《说文》训「下基」之亓之异体，帛书常以亓为其，释文一律写作其。

〔四〕通行本下有「万物得一以生」，又下文有「万物无以生将恐灭」，甲乙本无此二句。

〔五〕「毋已」乙本同，通行本作「无以」，河上公注「言天当有阴阳施张，昼夜更用，不可但欲清明无已时，将恐分裂不为天」，知其原本与帛书同，今本经后人妄改。

〔六〕误重一「将」字。

〔七〕此处所补缺字较原缺空位约多二三字，疑原有脱误。

〔八〕疑此处有脱文，原文当作「大赢如绌，大辩如讷」，绌字乙本犹存，灼则讷字之假。

〔九〕通行本皆作「静胜热」，炅从火，日声，当即热之异体字，不读古迺切或古惠切（见《广韵》）后一五一行「或炅或吹」之炅字，乙本作热。

〔一〇〕罪上原有圆点，是画分章节之符号，惟此类符号今已残缺不全，不能借以恢复《老子》分章之旧观。

〔一一〕僭字左旁残损不似心字，今据《韩非子·解老》《喻老》及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等书写作僭字。

〔一二〕以上所补缺字与原缺空位不合，约多二字。

〔一三〕以上残字似非心字，与今本不同。

〔一四〕通行本作「摄生」，执、摄音同义通。

〔一五〕尊帛书原作𡈽，即尊之古体，以下概写作尊。

〔一六〕遂通行本作育，义同《广雅·释言》「遂，育也」。

〔一七〕通行本作兑，乙本作垘，穴也，古书或作阅（详乙本注释〔一三〕），此疑是阅字之误。

〔一八〕我下似擦字，即絜之异体，见《广雅》等书，通行本作介，介、擦同音通假。

〔一九〕乙本作僻，通行本作径，按解与上文知、畏、夷等字为韵，解盖读为蟹，《广韵》蟹部「蟹，山涧间」一说解，径古音相近，解读为径。

〔二〇〕此然字下从示，帛书中或作然字用，或作祭字用，形近相混。

〔二一〕《广雅·释虫》「蟹，蝎也」，蝎即蜗，见《庄子》及《韩非子》，古虺字，乙本作虫，是虺之古文。

〔二二〕发，当为忧之省，犹爵省为时（见二八行），此读为嘎，《玉篇》「嘎，气逆也」。

〔二三〕通行本作「知和曰常」，此脱知字。

〔二四〕通行本「和其光，同其尘」六字在「解其纷」下。

〔二五〕通行本作「民多智慧，奇物滋起」，何乙本作苛。

〔二六〕通行本此句在「天下之牝」句上，文义不可通，惟甲乙本不误。

〔二七〕乙本同，通行本注作奥。

〔二八〕通行本作「三公」。

〔二九〕通行本无之字，《玉篇》「珙，大璧也」。

〔三〇〕作，起也，赢假为慕，盛土笼也。

〔三一〕「无执也故无」五字，涂朱改写。

〔三二〕腸，通行本作货，《说文》贝部「賙，资也，或曰此古货字」，此从肉，误。

〔三三〕乙本作「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与通行本合，疑此处误倒。

〔三四〕乙本使下有有字，通行本同，此脱。

〔三五〕乙本同，通行本远上有不字，按帛书远

与重对言，作动词用，有疏去之意，远徙犹言避免迁徙，与通行本「不远徙」语意一致。

〔三六〕乙本同，通行本作「安其居，乐其俗」。

〔三七〕缺字据乙本补，通行本作「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在「知者不博」之前。

〔三八〕通行本作「持而宝之」，乙本同，此脱三字。

〔三九〕事乙本作器，通行本此句作「故能成器长」，惟《韩非子·解老》与此同。

〔四〇〕各本下有「舍其俭且广」一句，此脱。

〔四一〕乙本同，通行本建作教，盖建与悖形近致误。

〔四二〕乙本同，通行本无女字，垣作卫，《释名·释宫室》「垣，援也，人所依阻以为援卫也」。

〔四三〕通行本作「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乙本亦无「之力」二字，此脱配字。

〔四四〕执字用朱涂过。

〔四五〕下吾字衍。

〔四六〕若字用朱涂过。

〔四七〕各本皆作「言有宗，事有君」，疑此处误。

〔四八〕病字原用朱涂过，此句各本皆作「不知知，病」，无下不字，《淮南子·道应》引作「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矣」，义最分明，《吕氏春秋·别类》也说「知不知，尚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可证帛书不字不当有重文，又通行本此下有「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二句，乙本亦无。

〔四九〕「故去被取此」五字用朱涂过。

〔五〇〕「则而为者」各本皆作「而为奇者」，此疑有脱误。

〔五一〕「若民恒且必畏死，则」八字，乙本同，通行本皆无。

〔五二〕乙本同，说作脱，通行本作「民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后汉书·郎顗传》

引同通行本，遂、脱并读为税，此章人百姓、民分别言之，可能民指被剥削阶级而人指剥削阶级，另一种解释，遂、脱从兑声，与遂、术音同通假，义为道路，此章言人之饥由于其谋生之途径多而不专一。

〔五三〕乙本同，通行本作「民之难治」。

〔五四〕通行本作「其死也坚强」，葢当即《说文》之梴，《广雅·释诂》「挺、梴、终、殚、竟也」，仞读为韧，柔坚也，此句言人死后尸体挺直坚僵。

〔五五〕恒当作梴，似指大木砍倒横陈状，通行本作共或兵。

〔五六〕各本皆无下字，下文又有「故天之道」，知此下字是衍文。

〔五七〕通行本作「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五八〕通行本作「是以圣人执左契」，此脱「人执」二字，假介为契，契即契约，古代以右为上，秦汉虎符皆右在皇帝，《战国策·韩策》言安成君「操右契而为公责德於秦魏之王」，鲍彪注，左契待合而已，有契可以责取，通行本作左契，似误。

〔五九〕乙本同，通行本「万物」皆作「天地」，《史记·日者列传》引与帛书同，王弼注「凡有皆始於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似其本原与帛书同，今经后人妄改。

〔六〇〕通行本无两也字，自宋以来，学者多於「恒无」「恒有」断句，与帛书不合。

〔六一〕乙本同，通行本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谓指旨趣。

〔六二〕善字下原有钩号，似是断句之误。

〔六三〕意各本皆作音。

〔六四〕通行本无「恒也」二字。

〔六五〕卷后古佚书（四五六至四五七行）有「圣者，声也，圣者知……其谓之圣者，取诸声也」，甲本道经假声为圣，可能是有

意改写。

〔六六〕此处所补缺字数与原缺空位不合，约多一二字，疑原有脱误。

〔六七〕各本作「夫惟弗居」，此脱一弗字。

〔六八〕通行本作「渊兮似万物之宗」，凡通行本兮字帛书甲乙本皆作呵。

〔六九〕乙本作「锉其兑」，通行本作「挫其锐」，此脱一字。

〔七〇〕吾字原用朱涂过。

〔七一〕乙本作「而有争」，通行本作「而不争」，义正相反，按下文云「夫唯不争故无尤」，疑今本是。

〔七二〕乙本众下有人字，通行本同，此脱。

〔七三〕乙本作「予善天，言善信」，通行本作「与善仁，言善信」，此脱三字。

〔七四〕通行本作「揣而锐之」，此多出「□之」二字。

〔七五〕可上各本是不字，此处仅余右半，似非不字。

〔七六〕通行本此章作「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在「驰骋田猎」句上，文义整齐，甲乙本皆颠倒错乱。

〔七七〕乙本作「女可以寄天下矣」，与此异，《庄子·在宥》、《淮南子·道应》所引与乙本文同。

〔七八〕搏，通行本作抟或搏，古书微引多作搏，《说文》：「搏，抚也」，搏据之形义俱近，抟搏音近，疑初假抟为搏，又形误为搏，抚摩之义变为团搏，遂改夷为微，而将上文「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之微改为夷，乙本与甲本同。

〔七九〕圉，乙本作绲，通行本皆作混，按圉从束在口中，疑即稛字，《说文》：「稛，絫束也」，《广雅·释诂三》：「稛，束也」，今通行字作捆，又此句后原有重文号，是一字重文，乙本亦有「一者」二字，通行本无。

〔八〇〕乙本同，通行本今作古

〔八一〕乙本同，通行本作「若冰之将释」

〔八二〕天物，乙本同，通行本作夫物，傅奕、范应元本作凡物，《玉篇·云部》引《老子》「凡物云云，复归其根」，《经典释文》亦作凡物，注「一本作夫」，《庄子·在宥》曰「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天字疑误。

〔八三〕乙本案作安，通行本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或无两焉字，安、案与焉，音近义通，作「於是」解，义犹乃，或误以焉为句尾语词，属之上句，遂并下句增一焉字。

〔八四〕诃，乙本作呵，通行本作阿，《说文》「诃，大言而怒也」，唯为应声，诃为责怒之词，二者相对。

〔八五〕乙本同，炊，河上公本作跂，王弼本作企，唐写本及石刻本此句有作「喘者不久」者，又各本此句下有「跨者不行」一句，按文例当有，甲乙本似误脱。

〔八六〕乙本同，通行本欲作道

〔八七〕王者，字用朱涂过

〔八八〕通行本此下有「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一句，系错简重出，乙本亦无

〔八九〕两王字，《老子想尔注》本作生，周武则天所创新字，人与生相似，故唐人或读此为人，王亦大，以下各本同，傅奕本作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尊

〔九〇〕乙本同，通行本作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淮南子·道应》引同甲乙本

〔九一〕忡，乙本作曳，通行本作袭，《说文》「忡，习也，从心，曳声」，袭习古通用，此忡字当是忸字之误。

〔九二〕白，乙本同，通行本作荣，按老子言「大白如辱」，白与辱义亦相对。

〔九三〕乙本「恒」字有重文，下「恒德不忒德不忒」句同。

〔九四〕「知其」下原脱一白字，乙本有，又通行

本此节（至「复归於无极」）在上节（「知其白」至「复归於朴」）之前。

〔九五〕通行本作「去奢去泰」。

〔九六〕通行本此下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八字，乙本无，《老子想尔注》本亦无。

〔九七〕乙本同，通行本无居字。

〔九八〕「夫兵者不祥之器」七字用浓黑改写。

过。

〔九九〕欲，通行本作道。

〔一〇〇〕通行本此句在「非君子之器也」句前。

〔一〇一〕通行本作「恬惔为上」，庞疑袭之误。

袭、惔古音相近。

〔一〇二〕通行本无「遂事」二字。

〔一〇三〕乙本同，通行本「万物」上有「爱养」或「衣被」二字，下无「归焉」二字。

〔一〇四〕乙本同，通行本无「之能成大也」五字。

〔一〇五〕乙本同，格通行本作客，尔雅·释诂：「格，至也」，过格止三字与上文「安平大」相对为文，亦可通。

〔一〇六〕壮疑即《说文》友字古文「友弱」，故言「鱼不可脱於渊」，乙本作柔，通行本此句作「柔弱胜刚强」，亦或作「柔之胜刚，弱之胜强」。

〔一〇七〕乙本同，通行本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一〇八〕各本作「万物将自化」，此字从心为声，与化古音极近，故可读为化。

〔一〇九〕乙本同，通行本作「亦将不欲」。

〔一一〇〕乙本同，通行本作「天下将自定」。

老子乙本释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
上德（义）为之而有以为也（注一）。上礼为
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
而后德，失德而句（后）仁，失仁而句（后）
义，失义而句（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
（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
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泊
（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罢（彼）而取
此。

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
一以靈（灵），浴（谷）得一盈（注二），侯王得一以
为天下正。其至也，胃（谓）天毋已清将恐蓬
（裂）（注三），地毋已宁将恐发，神毋【已灵将
恐】歇，谷毋已【盈将恐】竭（竭），侯王毋已贵
以高将恐欮（蹶）（注四）。故必贵以贱为本，必高
矣而以下为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谓）孤
寡不榖（穀）。此其贱之本与，非也？故至数舆无

琪(註五)是故不欲禄禄若玉硌硌若石

上【士(註六)闻】道堇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

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

建(註七)言有之曰明道如费(註八)进道如退夷

道如类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广德如不足

建德如【偷】质【真(註九)如渝】大方无禹(隅)

大器免(晚)成大音希声天象无刑(形)(註十)

道□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註十一)成(註十二)

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

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

而(註十三)抱阳沖气【以为和人之所亚(恶)】唯

孤【寡不穀(穀)而王公以自】称也物或益之

而【云(损)云(损)之而益(註十四)(註十五)】人之所

教夕议而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

学【父

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出

於(註十六)无有入於】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

有益】也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

之】矣

名与(註十七)【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可以长久(註十八)】

【大成如缺其用不敝大】盈如沖其【用不穷

大直如诎大辩如讷大】巧如拙【大赢如】

细(註十九)趮(躁)胜(胜)寒(註二十)【静胜热知清

静可以为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无道戎马生於

郊罪莫大可欲(註二一)祸【莫大於不知(註二二)足

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

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规(窥)於【牖以】知

天道其出弥(弥)远者(註二三)其知弥(弥)【少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弗为而成

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云(损)云(损)之有

(又)云(损)以至於无【为(註二四)无为而无不

为将欲】取天下恒无事(註二五)及其有事也【又

不【足】以取天【下矣】

【圣】人恒无心，以百省（姓）之（一八一）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胎（圣）人之在天下也，欲欲焉（一八二），【为天下】浑心，百【生（姓）皆】注其【耳目焉，圣人皆咳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又（有）三。而民（一八三）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盖闻善执生者，

陵行不辟兕虎，入军不被兵革。兕无【所（一八四）投其角，虎无所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

道生之，德畜之，物（一八五）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一八六）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覆）【之，生而弗有，

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胃（谓）玄德。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一八七）。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塞其说（注一三），闭其门，冬（终）身不堇，启其说，

齐其【事（一八八），终身】不棘（注一四）。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央（殃），是胃（谓）【袭】常。

使我介有知（一八九），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厌）食而齋（资）财（一九〇）【有余，是谓】盗□（注一五）【盗□】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脩之身，其德乃真（一九一）。脩之家，其德有余。脩之乡，其德乃长。脩之国，其德乃奉（丰）（注一六）。脩之天下，其德乃博（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一九二），以国观】国（注一七），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哉）？以【此。】

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蜂虿（蠆）虫（虺）蛇（一九三）弗赫（螫）（注一八），据鸟孟（猛）兽弗捕（搏）（注一九），骨筋弱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会

而朘怒，精之至也。冬（终）日号而不[嗄]（嗌），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悦（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锉（挫）其兑（锐）而解其纷，是胃（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也，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注二〇]，【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以正之（治）国，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法】物兹（滋）章，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其正（政）闷（素）闷（素）[注二一]，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缺]【民缺缺】福，【祸】之所伏[注二二]，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迷）也，其日固久矣。是[注二三]以方而不割，兼（廉）而不刺[注二四]，直而不绁[注二五]，光而不眺（耀）。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胃（谓）重积[注二六]【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胃（谓）】

【深】根固氐（柢），长生久视之道[注二七]也。

治大国若亨（烹）小鲜，以道立（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非其神不伤人也，【圣】人亦【弗】伤也，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交也。牝[注二八]恒以静朕（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也[注二九]。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於大国。故或下【以[注三〇]取，或】

下而取故大国者不【过】欲并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各得】其欲则大者宜[一九七下]为下

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琛（宝）也不善人之所保也[注二五]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贺（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一九八下]之有故】立天子置三乡（卿）虽有【共之】璧以先四马不若坐而进此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也】[一九九下]不□求以得有罪以免与故为天下贵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一九九上]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大】[一九九下]夫轻若（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耽（圣）人【犹难】之故【终於无难】

【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谋其脆也易[二〇〇上]判其微也易散为之於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乱也合抱之】木□於毫末九成[二〇〇下]之台作於篡（累）土百千之高[注二六]始於足下为之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耽（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二〇一上]无失也】民之从事也恒於其成而败之故曰"慎冬（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耽（圣）人欲不欲[二〇一下]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

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二〇二下]将以愚】之也夫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国国之贼

也以不知知国国之德也恒知[二〇三下]此两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是胃（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也乃至大顺

江海所以能为百浴（谷）【王者以】[二〇四上]其【善】下之也是以能为百浴（谷）王是以耽（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二〇五下]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乐谁（推）而弗猒（厌）也不【以】其无争与故天[二〇六上]下莫能与争

小国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
远徙。又（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
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
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
不多，多者不善。圣人无积，既以为人
己愈（愈）有，既以予人矣，己愈（愈）多。故天
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

天下皆（皆）谓我大，大而不肖（肖）。夫
唯不肖（肖），故能大。若肖（肖），久矣其
细也夫！我恒有三保（宝）：市（持）而保（宝）
之。一曰兹（慈），二曰检（俭），三曰不敢为
天下先。夫兹（慈），故能勇；检（俭），故（故）能
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今】舍
其兹（慈）且勇，舍其检（俭）且广，舍其后且先，
则死矣。夫兹（慈），以单（战）则朕（胜），以守
则固。天将建之，如以兹（慈）垣之。

故善为士者不武，善单（战）者不怒，善朕（胜）
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诤（争）之
德，是谓用人，是谓肥（配）
天古之极也。
用兵又（有）言曰：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
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
执无兵，乃（扔）无敌。祸莫大於无敌，无敌近（几）
亡吾保（宝）矣。故抗兵相若，而依（哀）者朕
（胜）矣。

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
能行也。夫言又（有）宗，事又（有）君。夫唯无
知，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则我贵矣。是以
耶（圣）人被褐而褱（怀）玉。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耶（圣）人之不
病，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民之不畏畏（威），则大畏（威）将至矣。毋俾
（狎）其所居，毋猒（厌）其所生。夫唯弗猒（厌），
是以不猒（厌）。是以耶（圣）人自知而不

自愛也自知不自見也故去彼而取此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亞（惡）孰知其故（注三八）天之道不爭（戰）而善勝（胜）不言而善應弗召而自來（注三九）單而善謀天罔恢恢疏而不失

若民恒且○不畏死若何以殺懼（惧）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為畸（奇）者【吾】（注四〇）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則恒又（有）司

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注四一）夫代大匠斲則希不傷其手

人之飢也以其取食稅之多是以飢百生（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為也【是】（注四二）以不治民之輕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為者是賢貴生

人之生（注四三）也柔弱其死也腕（脆）信堅強（注四四）

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脆）其死也枯（枯）槁故曰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

【是】（注四五）以兵強則不勝（胜）木強則兢（注四六）

故強大居下柔弱居上

天之道酉（猶）張弓也高者印（抑）之下者舉之（注四七）有余者云（損）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云】損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注四八）云（損）不足而奉又（有）余夫孰能又（有）余而【有以】（注四九）奉於天者唯又（有）道者乎

是以聖（圣）人為而弗又（有）（注五〇）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

天下莫（注五一）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水之勝（胜）剛也（注五二）弱之勝（胜）強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注五三）行】也是故聖（圣）人之言云曰（注五四）受国之詢（诟）是胃（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胃（谓）天下之王正言（注五五）若反

禾（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圣）人執左芥（契）而不以責於人（注五六）故又（有）德司芥（契）无德司勶【天道无亲（注五七）常

与善人】【《德》】三千卅一[注二八]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二九上]恒又（有）欲也以观其所噭（徼）

两者同出异名同胃（谓）玄之又玄众眇（妙）之门

无下皆知美之为美[二九下]亚（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

和[三〇上]也先后之相随（随）恒也是以耶（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昔（作）而弗始[注三九]为而弗侍（恃）也[三〇下]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三一上]民不乱是以耶（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三一下]知不敢弗为而已[注四〇]则无不治矣

道沖（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怡（似）万物之宗

铦（挫）其兑（锐）解其芬（纷）和其光同[三二上]其尘湛呵怡（似）或存[注四一]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耶（圣）人不仁[三二下]【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猷（犹）橐籥與（与）[7]虚而不淈动而愈（愈）出多闻数穷不若守於中

浴（谷）神不死是[三三上]胃（谓）玄牝玄牝之门

是胃（谓）天地之根緜緜呵其若存用之不堇（勤）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三三下]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耶（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注四二]不以其无私與（与）[7]故能成[三四上]其私

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有争居众人之所亚（恶）故几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注四三]言[三四下]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

不争，故无尤。

揣（殖）而盈之，不[illegible]已，揣（揣）而允之，〔注四四〕不可长葆也。金玉[illegible]盈[illegible]室，莫之能守也。贵而骄，自遗咎也。功遂身退，〔注四五〕天之道也。

戴营拍（魄）抱一，能毋离乎？榑（抟）气至柔，能婴儿乎？脩除玄监，能毋有疵乎？爱民栝（活）国，〔注四六〕能毋以知乎？天门启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注四七〕长而弗宰也，是胃（谓）玄德。

卅辐（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埏）埴而为器，当其无有，埴器之用也。凿户牖（牖）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耶（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

弄（宠）辱若惊，〔注四九〕贵大患若身，何胃（谓）弄（宠）辱若惊？弄（宠）之为下也，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胃（谓）弄（宠）辱若惊。何胃（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於为天下，若可以寄（託）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女（如）可以寄天下矣。

视之而弗见，【命】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命之曰希，○揗之而弗得，命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计（诘），故绲而为一。〔注五〇〕一者，其上不

谬，其下不忽，寻寻呵，不可命也，复归於无物，是胃（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胃（谓）沕（忽）望（恍）隋（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注五二〕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谓）道纪。

古之□为道者，微眇（妙）玄达，〔注五三〕深不可志（识），夫唯不可志（识），〔注五四〕故强为之容，曰：与呵其若冬涉水，猒呵其若畏四邻（邻），严呵其若客，涣呵其若凌泽（释），沌呵其若朴，湍

呵其若浊，澹呵其若浴（谷）浊而静之徐清，女以重（动）之徐生。葆此道【者不】欲盈。[注五三]是以能弊（敝）而不成。至虚，极也；守静，督也。万物旁（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天物[三二下]芸（芸）芸（芸），各复归於其根，曰静。[注五四]静，是胃（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妄）芒（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三三下]乃】天，天乃道，道乃没身不殆。[注五五]

大上，下知又（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安[三四下]有不信。猒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谓）我自然。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知（智）慧出，安有【大伪。】[三五上]六亲不和，安又（有）孝兹（慈）；国家闆（昏）乱，安有贞臣。

绝聖（圣）弃知（智），而民利百倍；绝仁弃义，而民[三五下]复孝兹（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言也，以为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

绝学[三六下]无忧，唯与呵，其相去几何？美与亚（恶），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三七上]望（恍）呵其未央哉！[三七下]众人熙熙，如享大牢，而春登台。我泊（泊）焉未兆（兆），若婴儿未咳，累呵佁（似）无所归。众人皆又（有）余，[三八下]我恩人之心也，沌沌呵。俗（俗）人昭昭，我独若闷（昏）呵。俗人察察，我独闵（闵）闵（闵）呵。汲（忽）呵其若海，望（恍）呵若无所止。众人皆[三九下]有以，我独门元（顽）以鄙。[注五八]吾欲独异於人，而贵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物，唯望（恍）唯汲（忽），汲（忽）呵望（恍）呵，中又（有）象呵。[四〇上]望（恍）呵汲（忽）呵，中有物呵。幼（窈）呵冥呵，其中有请（精）呵。其请（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四一下]以顺众父。吾何以知众父之然也？以此。

坎者不立，自視者不章，自見者不明（注五九），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注六〇），物或亞（惡）之，故有欲者弗居。

曲則全，枉（枉）則正，注（注）則盈，弊（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聖）人執一以為天下牧。不自視故章，不自見也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与之爭。古之所謂「曲全」者，几（豈）語才（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飄）風不冬（終）朝，暴雨不（注六一）冬（終）日。孰為此？天地而弗能久，有（又）況（況）於人乎？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德（注六二）者，道亦德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注六三）。

有物昆（混）成，先天地生。蕭（寂）呵（呵）漻（寥）呵，獨立而不改（改），可（注六四）以為天地母（注六五）。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遠（注六六），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注六七）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靜為趮（躁）君。是以君（注六八）子冬（終）日行不遠其輜（輜），雖有環官（注六九），燕（燕）處則昭若。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趮（躁）則失君。

善行者无達迹（注七〇），善言者无瑕適（謫），善數者不用檮（籌）策（策）。善（注七一）閉者无關籥而不可啓也，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也。是以

聖（聖）人恆善救（救）人，而无棄人；物无棄財，是胃（謂）曳（襲）明（注七二）。故善人，善人之師；不（注七三）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智）乎大迷，是胃（謂）眇（妙）要。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注七四下雞（溪）為天下雞（溪），恆德不離，恆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浴（谷），為天下浴（谷），恆德乃足，恆德乃足，復歸於朴。知其白，守其（注七五）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恆德不貸（忒），恆德不

貸（忒）復归於无极，朴散則为器，聖（圣）人用
則为官长，夫大制无[二四三下]割。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弗】得已，夫天下
神器也，非可为者也，为之者敗之，执之者失之。
○物[二四四上]或行或隋（随），或热或唳[注六六]，或
陪（培）或堕，是以聖（圣）人去甚，去大，去诸
（奢）。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二四四下]於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

强焉，果而毋骄，果而勿矜，果【而毋】[二四五上]伐，果
而毋得已居，是胃（谓）果而强[注六七]，物壮而
老，胃（谓）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二四五下]物或亚（恶）【之，故有
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故兵者非君子之器，兵者不祥【之】[二四六上]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铦龙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
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於[二四六下]天下矣。
是以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居左，

而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
悲[二四七下]哀】立（泣）【之战】，朕（胜）而以丧礼
处之。
道恒无名，朴唯（虽）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
能守之，万物将[二四七下]自宾，天地相合，以俞（渝）
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卑【道
之】[二四八下]在天下也[注六八]，猷（犹）小浴（谷）之与
江海也[注六九]。

知人者，知（智）也，自知，明也，朕（胜）人者，有力
也，自朕（胜）者，强也，知[二四八下]足者，富也，强行者，
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寿也。
道[注七〇]，泛（汎）呵其可左右也[注七一]，成功
遂【事而】[二四九上]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
主，则恒无欲也，可名於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
可[二四九下]命（名）於大，是以耳（圣）人之能成大
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乐与【饵，】[二五〇上]

过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也，听之不足闻也，用之不可既也。」

将欲翕（翕）之，必古（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古（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古（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谓）微明。柔弱朕（胜）强，鱼不可说（脱）於渊，国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闗之以无名之朴。闗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

《道》二千四百廿六。

注释

〔一〕德字原用朱涂盖书误改写，通行本皆作义字。

〔二〕通行本盈上有以字，此脱。

〔三〕莲，各本皆作裂，是莲裂一声之转，故假莲为裂。

〔四〕通行本无以字，以连词义犹与，通行本改毋已为无以，将此以字省略。

〔五〕與，甲本作与，通行本或作與，或逕改为车。

帛书与字多写成與，改为车，误。

〔六〕费，通行本作昧，按《说文》「費，目不明也，从目，弗声」，费当作費。

〔七〕天，各本作大，按下文有「执大象，天下往」作大字是。

〔八〕始，通行本作贷，贷实假为始字，注家皆就贷立说，非。

〔九〕通行本作「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甲本同，此二句疑误倒。

〔一〇〕此处仅存一细字，按细与赢对言，严遵《道德真经指归》此章言「是以赢而若细」甲本有「大赢如妯」今据补。

〔一一〕各本大下有於字。

〔一二〕通行本作「常无事」，盖避汉文帝讳改。

〔一三〕通行本作兑，垝从土，兑声，《说文》阅，从门，兑声，段玉裁注云，「古假阅为穴，《道德经》『塞其兑，闭其门』，兑即阅之省。」垝阅音同义通。

〔一四〕棘，急也，疾也，与事为韵，通行本作救。

〔一五〕通行本作盗夸，此本盗下仅存右部木旁，或是从木夸声之字，《韩非子·解老》作「盗竽」。

〔一六〕《韩非子·解老》引作「修之邦，其德乃丰」，傅奕本范应元本同，夆同丰，与邦为韵，此避汉高帝讳改邦为国，於韵遂不叶。

〔一七〕国，甲本作邦，此上所缺字数与甲本不合，甲本有「以乡观乡」一句，通行本同，《韩非子·解老》无，乙本盖与《韩非子》同。

〔一八〕王弼本作「蜂虿虺蛇不螫」，与此同。

〔一九〕通行本作「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二〇〕利上原有害字，衍，帛书有钩去的痕迹。

〔二一〕閟从系门声，盖即柲之异体，乱也，通行本作「其政闷闷」。

〔二二〕通行本作「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

此处缺字数少，无「祸，福之所倚」一句。

〔二三〕通行本作「廉而不刿」，《说文·刀部》「刿，利伤也」，又「刺，直伤也」，二义相近。

〔二四〕通行本维作肆，肆维音近通假，河上公注「肆，申也」，一说，维即纰字，义为曳引，与申长义亦近。

〔二五〕通行本作「以静为下」，节略过甚。

〔二六〕璞，保字异文，亦不同，璞即宝，珍也，保，养也。

〔二七〕甲本千作仁，读为仞，此处千字是仞字音误，或仁字形误。

〔二八〕哭即吝字，帛书《周易》中常见，此假为邻。

〔二九〕通行本作「夫惟大，故似不肖」。

〔三〇〕通行本此下有「是以圣人犹难之」一句。

〔三一〕「胭信」二字通行本无，甲本作「葹仞」，胭从肉，恒声，《集韵》（去声陌第四十八）有胭，是栺之异体，或即此字，栺盖大木伐倒横卧之状，信读为伸，胭信指尸体僵挺，参考甲本注。

〔三二〕兢，甲本作恒，疑当作栺，兢则同音假借字。

〔三三〕通行本作「人之道则不然」，此少三字。

〔三四〕又通行本作恃，按《老子》书中再三言「生而弗有，为而弗恃」，此误。

〔三五〕水，通行本作柔，《淮南子·道应》引同，此是误字。

〔三六〕按乙本常借云字为损，此云字疑亦读损，「受国之诟」，「受国之不祥」皆损之道也。

〔三七〕芥，假为契，左，甲本作右，是，详甲本注。

〔三八〕此是《德》经尾题，五字残缺特甚，德字仅存左部彳旁两小点，末字存一横画，疑是七字。

〔三九〕通行本作「万物作而不辞」，昔与作，始与辞，皆音近假借，范应元本作「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得其义，又各本此句下有「生而不有」一句，此缺。

〔四〇〕通行本作「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十一字。

〔四一〕似字反书，反书之例，商周文字常见，汉则少见。

〔四二〕存字上衍「先外其身而身」六字。

〔四三〕通行本作「与善仁」，范应元注「称物

平施」，亦即予善天之意。

〔四四〕通行本作「揣而锐之」，揣从手，短声，与揣音近通假。揣为揣量，允为平允，义自可通。

〔四五〕通行本作「功成名遂身退」。

〔四六〕通行本皆作治国，《经典释文》出治字，注云「河上本又作活」，帛书中活字皆写作栝，此栝国即活国，河上公旧本盖与此同。

〔四七〕通行本此下有「为而不恃」一句。

〔四八〕通行本下有「以为室」三字。

〔四九〕弄，甲本作龙，通行本作宠，此盖假弄为宠。

〔五〇〕绲，甲本作圂，通行本作混，绲，疑即捆字，乃撋之或体。《管子·小匡》「撋载而归」，《国语·齐语》作「稛载而归」，今写作捆。

〔五一〕通行本作「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五二〕达，通行本作通。

〔五三〕甲本下有「夫唯不欲盈」一句，通行本同此脱。

〔五四〕通行本上有「归根」二字。

〔五五〕通行本作「道乃久」，此脱久字，「没身不殆」四字损坏，帛书原件上尚可辨。

〔五六〕人字各本皆无，疑是衍文。

〔五七〕通行本此下有「而我独若遗」一句，甲本同，此脱。

〔五八〕元字左半偏旁残缺，通行本作「我独顽以鄙」。

〔五九〕通行本此二句次序与此本相反，下章「不自视故章，不自见也故明」同。

〔六〇〕通行本曲下有则字，末作「岂虚语哉」，此脱虚字。

〔六一〕甲本同，但字有残缺，通行本作「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失之」。

〔六二〕甲本同，通行本地作下，又通行本此句上有「周行而不殆」一句。

〔六三〕通行本簉作逝，《广雅·释诂一》「簉，远也」，甲本亦作簉，但字稍残。

〔六四〕达，各本作彻。

〔六五〕曳，读为悦，《苍颉篇》「悦，明也。」

〔六六〕「或唑」上似可据傅奕本范应元本补「或吹，或强」四字，热与吹对言，强与唑对言，唑范本作剉，折伤也。

〔六七〕甲本强上有不字，通行本作勿，义同，此脱。

〔六八〕卑，甲本作俾，通行本作譬。

〔六九〕小，通行本作川。

〔七〇〕通行本作「大道」，甲本亦无大字。

〔七一〕通行本此下有「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一句。

〔七二〕闻，通行本作镇。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释文

经法

道法

道生法〔注二〕。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殿（也）〔注三〕。□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殿（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注三〕。□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虚无刑（形）〔注四〕，其裁（督）冥冥，万物之所从生。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生必动。动有害，曰不时；曰时而□，动有事，事有害，曰逆；曰不称，不知所为用。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诬，曰虚夸，以不足为有馀，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敢，或以成〔注五〕。祸福同道，莫知其所从生〔注六〕。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稿（毫）成之必有刑（形）。名刑（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於天下，殿（也）无执，殿（也）无处也。无为殿（也），无私殿（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形）名声号矣〔注七〕。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注八〕。公者明，

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知（智），至知（智）者为天下稽，称以权衡，参以天当（注九）。天下有事，必有巧验，事如直木，多如仓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注一〇）。故曰：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绝而复属，亡而复存，孰知其神，死而复生，以禍为福，孰知其极，反索之无刑（形），故知禍福之所从生，应化之道（注一一），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胃（谓）失道，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雌（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妨），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注一二），变恒过度，以奇相御（注一三），正奇有立（位）（注一四），而名□弗去，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注一五），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故唯执【道】者能上明於天之反（注一六），而中达君臣之半（注一七），

富密察於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精，恉（浩）弥无刑（形），然后可以为天下正（注一八）。

道法

国次

■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注一九），夺而无予，国不遂亡（注二〇）。不尽天极，衰者复昌（注二一），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墟）其国，兼之而勿擅，是胃（谓）天功。天地无私，四时不息，天地立，圣人故载，过极失【当】（注二二），〔一〕天将降央（殃），人强胜天，慎辟（避）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先屈后信（伸），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兼人之国，脩其国郭，处其郎（廊）庙，听其钟鼓，利其齎（资）财，妻其子女，〇是胃（谓）□〔二〕逆以芒（荒）国危破亡，故唯圣人能尽天极，能用天当，天地之道，不过三功，功成而不止，身〔二〕危又（有）央（殃）。故圣人之伐殴（也），兼人之国，隋（堕）其城郭，焚（焚）其钟鼓，布其齎（资）财，散其子女，列

（裂）其地土，以[二上]封賢者，是胃（謂）天功，功成不廢，后不奉（逢）央（殃），毋阳窃，毋阴窃，毋土敝，毋故執，毋党別。[二下]阳窃者天夺【其光，阴窃】者土地芒（荒），土敝者天加之以兵，人執者流之四方，党別【者】[三上]□内相功（攻）[注二三]，阳窃者疾，阴窃者几（饥），土敝者亡地，人執者失民，党別者乱，此胃（谓）[三下]五逆，五逆皆成，□□□□地之刚，变故乱常，擅制更爽[注二四]，心欲是行，身危有【央】（殃），【是】[四上]胃（谓）

过极失当，国次君正。

■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四下]令，【五年而】□□□【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从其俗，則知民則，二年用【其德，】[五上]民則力，三年无賦敛，則民有得，四年发号令，則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則民不幸（倖）[五下]六年□□□□□□□□，【七】年而可以正（征），則胜强适（敌），俗者順民心殿（也），德者爱勉之【也，】【有】[六上]得者，发禁拖（弛）关市之正（征）殿（也），号令者，连为什伍，巽（选）练贤不胄（肖），有别殿（也），以刑正者，罪杀不[六下]赦殿（也），□□□□□□□□殿（也），可以正者，民死节殿（也），若号令，发必厥（究）而上九[注二五]，意道同心，【上】[七上]下不赽[注二六]，民无它志，然后可以守单（战），矣，号令发必行，俗也，男女劝勉，爱也，动之静之，民无不[七下]听，时也，受赏无德，受罪无怨，当也，

貴賤有別，賢不胄（肖）衰也[注二七]，衣备（服）不相纶[注二八]，貴賤等也，[八上]国无盗賊，诈伪不生，民无邪心，衣食足而刑伐（罚）必也，以有余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八下]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九上]【文】武并行，則天下从矣，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九下]在节，知地宜，須时而

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
则有[1]（耻）有[2]（耻）则号令成.[3]俗而刑
伐（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伐（罚）不犯则
守固单（战）胜之道也.法度者.正（政）之至也.
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4]而生法度者.不
可乱也[一九].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苛
事节赋敛[二〇].毋夺民时.治之[1]安.无父之
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
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2]三者备则事得矣.

能收天下豪桀（傑）票（骠）雄.则守御之备具
矣.审於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1]矣[二一].号
令圆（合）於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
上.君正

大分

■观国者观主.观[2]家观父.能为国则能为
主.能为家则能为父.凡观国.有六逆.其子父.其
臣主[二二].虽强大[2]不王.其〇谋臣在外立
（位）者.其国不安.其主不晉则社稷残[二三].
其主失立（位）则国无本.臣不[3]失处则下
有根.【国】忧而存.主失立（位）则国芒（荒）臣
失处则令不行.此之胃（谓）预国[二四].主两则
失[2]共明.男女挣（争）威[二五].国有乱兵.此胃
（谓）亡国.适（嫡）子父.命曰上噴[二六].群臣离
志.大臣主.命曰雍（壅）[3]塞.在强国削.在中
国破.在小国亡.谋臣【在】外立（位）者.命曰逆
成.国将不宁.在强国危.在[1]中国削.在小国
破.主失立（位）臣不失处.命曰外根.将与祸遇.

（邻）[二七].在强国忧.在中国危.[2]在小国削.
主失立（位）.臣失处.命曰无本.上下无根.国
将大损.在强国破.在中国亡.在小国灭.[二八].主
暴臣乱.命曰大芒（荒）.外戎内戎.天将降央
（殃）.国无小大.又（有）者灭亡.主两.男女分威.
命[二九]曰大蹇（迷）.国中有师.在强国破.在中
国亡.在小国灭.凡观国.有大（六）顺.主不失
其立（位）.则国[1]□□.【臣】失其处.则下无
根.国忧而存.主惠臣忠者.其国安.主主臣臣.上

下不赶者，其二七下 国强，主执度，臣循理者，其国
朝（霸）昌，主得□臣福（辐）属者（注二八），王，六顺
六逆□存亡□□二八上 之分也，主上者执六分
以生杀，以赏□，以必伐（罚），天下大平，正以明
德，参之於天地，二八下 而兼复（覆）载而无私也，
故王天下，王天下者之道（注二九），有天焉，有人焉，
又（有）地焉，参（三）者参用之，□□二九上 而有
天下矣，为人主，南面而立，臣肃敬，不敢敝（蔽）
其主，下比顺，不敢敝（蔽）其上，万民二九下 和辑

而乐为其主上用，地广人众兵强，天下无适
（敌），文德厩（究）於轻细□刃於□□三〇上 王
之本也，然而不知王述（术），不王天下，知王
【术】者，驱骋驰猎而不禽芒（荒）（注三〇），饮食喜
乐而三〇下 不面（湎）康，玩好景（娭）好而不惑
心，俱与天下用兵，费少而有功，□□□□□□
□□□□三一上 □则国富而□□□□□□□
其□【不】知王述（术）者，驱骋驰猎则禽芒
（荒），饮食三一下 喜乐则面（湎）康，玩好景（娭），

好则或（惑）心，俱与天下用兵，费多而无功，
单（战）胜而令不□□三二上 □失□□□□□
□□空□与天□□则国贫而民芒（荒），□
圣之人弗留，天下三二下 弗与，如此而有（又）不
能重士而师有道，则国人之国已（矣），王天下
者有玄德（注三一），有□□三三上 独知□□□□王
天下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王天下者，轻县国而
重士，故国三三下 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知（智），
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

□□三四上 天下□天下则之，朝（霸）主积甲士
而正（征）不备（服），诛禁当罪而不私其利，
故令行天三四下 下而莫敢不听，自此以下，兵单
（战）力挣（争），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从来，夫
言朝（霸）王，其□三五上 □□唯王者，能兼复（覆）
载天下，物曲成焉（注三二）。 大分

四度

■君臣易立（位），胃（谓）之逆，贤不肖（肖）三五下
并立，胃（谓）之乱，动静不时，胃（谓）之逆，生杀

不当胃（谓）之暴。逆则失本，乱则失职，逆则失天。【暴】三六上则失人，失本则□，失职则侵，失天则几（饥），失人则疾，周罂（迁）动作〔注四三〕，天为之稽，天道不远。三六下人与处，出与反，君臣当立（位）胃（谓）之静，贤不宵（肖）当立（位）胃（谓）之正，动静参於天地胃（谓）之文，诛三七上□时当胃（谓）之武，静则安，正治〔注四四〕，文则【明】武则强，安得本，治则得人，明则得天，强三七下则威行。参於天地，圗（合）於民心，文武并立，命之

曰上同。审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三八上顺治其内，逆用於外，功成而伤，逆治其内，顺用其外，功成而亡，内外皆逆，是胃（谓）三八下重央（殃），身危为僇（戮），国危破亡，外内皆顺，命曰天当，功成而不废，后不奉（逢）央（殃）。○声华三九上□□者用也，顺者，动也，正者，事之根也，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禁伐三九下当罪，必中天理，怀（倍）约则窘（窘）〔注四五〕，达刑则伤〔注四六〕，怀（倍）逆合当〔注四七〕为若又（有）事〔注四八〕，虽○无成功，亦无天央（殃），毋□四〇上□□□毋御死以生，毋为虚声，声洫（溢）於实，是胃（谓）成（灭）名，极阳以杀，极阴以生，是四〇下胃（谓）逆阴阳之命，极阳杀於外，极阴生於内，已逆阴阳，有（又）逆其立（位），大则国亡，小则身受四一上其央（殃），□□□□□□□□建生，当者有□，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注四九〕，人之李（理）也，逆顺同道四一下而异理，审知逆顺，是胃（谓）道纪，以强下弱，以何国不克〔注五〇〕，以贵

下贱，何人不得，以贤下不宵（肖），□四二上□不□，规之内曰员（圆），柜（矩）之内曰【方】，□之下曰正，水之曰平〔注五一〕，尺寸之度曰小大短长，权四二下衡之称曰轻重不爽，斗石之量曰小多有数，八度者，用之稽也，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四三上度，□□之立，外内之处，天之稽也，高【下】不敝（蔽）其刑（形），美亚（恶）不匿其请（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四三下其立（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

也.美亚(恶)有名.逆顺有刑(形).请(情)伪有实.[■上]王公执□以为天下正.因天时.伐天毁.胃(谓)之武.武刃(物)而以文随其后.[注五二].则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下]王.[注五三].其主道离人理.[注五四].处狂惑之立(位)处不吾(悟).[注五五].身必有瘳(戮).柔弱者无罪而儿.不及而翟.是胃(谓)柔弱.□[■五上]正而□者□□而不厩.名功相抱.是故长久.名功不相抱.名进实退.是胃(谓)失道.其卒必□.[■五下]身咎.

黄金珠玉.臧(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注五六].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六上]能为谋.

四度

论

■人主者.天地之□也.号令之所出也.□□之命也.不天天则失其神.[注五七].不重地.[■六下]则失其根.不顺【四时之度】而民疾.不处外内之立(位).[注五八].不应动静之化.则事窘(窘)於【外.[■七上]八】正皆失.□□□

□□□□□□【重地】则得其根.顺四【时之度】□□□而民□□疾.□外.[■七下]□□□□□□□【事】得於内.而得举得於外.[注五九].八正不失.则与天地总矣.天执一明【二.[■八上]定】二.建八正.行七法.然后□□□□□□之中无不□□矣.岐(歧)行喙息.扇蜚(飞)奠(颠)动.[注六〇].无.[■八下]□□□□□□□□□□不失其常者.天之一也.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人.南北有极.【度之稽.[■九上]也.月信生信】死

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注六一].天明三.以定二.则查晦.[■九下]查明.□□□□□□□□□【天】定二.以建八正.则四时有度.动静有立(位).而外内有处.天建□□.[五〇上]□□□明以正者.天之道也.适者.天度也.信者.天之期也.极而【反】者.天之生(性)也.必者.天之.[五〇下]命也.□□□□□□□□□□者.天之所以为物命也.此之胃(谓)七法.七法各当其名.胃(谓)之物.物各□□.[五一上]□□胃

（謂）之理，理之所在，胃（謂）之□，物有不合於道者，胃（謂）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胃（謂）之逆，逆順各自命也。五二下 則存亡兴坏可知□□□□生惠，惠生正，【正】生靜，靜則平，平則宁，宁則素，素則精，精則神，至神之□，【見】五三上 知不惑，帝王者執此道也，是以守天地之极，与天俱见，尽□□四极之中，执六枋（柄）以令天。五三下 下审三名以为万事□，察逆順以观於

靳（霸）王危亡之理，知虛实动靜之所为，达於名实□。五四上 应，尽知请（情）伪而不惑，然后帝王之道成。六枋（柄）一曰观，二曰论，三曰僮（动），四曰转，五曰变，六。五四下 曰化。观则知死生之国，论则知存亡兴坏之所在，动则能破强兴弱，榑（转）则不失讳（韙）非之□。五五上 变则伐死养生，化则能明德徐（除）害。六枋（柄）备则王矣。三名，一曰正名，一曰立而偃（注六二），一曰 五五下 倚名法而乱，三曰强主威（灭）而无名（注六三），三名察则事有应矣，动靜不时，种树失地之宜，□□ 五六上 地之道逆矣，臣不亲其主，下不亲其上，百族不亲其事，则内理逆矣，逆之所在，五六下 胃（谓）之死国，伐之（注六四），反此之胃（谓）順之所在（注六五），胃（谓）之生国，生国养之，逆順有理，则请（情）伪密矣，实者视（示）【人】五八上 虛，不足者视（示）人有余，以其有事起之则天下听，以其无事安之则天下靜，名实 五六下 不相应，则定名实不相应，则靜勿（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注六六）。三名察则尽知请（情）

伪而【不】五七上 惑矣。有国将昌，当罪先亡，论

亡论

■凡犯禁绝理，天诛必至，一国而服（备）六危者，威（灭）一。五七下 国而服（备）三不辜者死，废令者亡，一国之君而服（备）三壅者，亡地更君，一国而服（备）三凶者，祸反【自及】五八上 也。上湍（溢）者死，下湍（溢）者刑，德溥（薄）而功厚者隋（墮），名禁而不王者死，抹（味）利（注六七），譶传（注六八），达刑，为 五八下 乱首，为怨媒，此五者，祸

皆反自及也，守国而侍（恃）其地險者削，用国而侍（恃）其强者弱，兴兵失[五九上]理，所伐不当，天降二央（殃），逆节不成[注六九]，是胃（謂）得天，逆节果成，天将不盈其命而重其刑，贏[五九下]极必静[注七〇]，动举必正，贏极而不静，是胃（謂）失正，动举而不正，【是】胃（謂）后命，大杀服民，僇（戮）降人，刑无[六〇上]罪，过（禍）皆反自及也，所伐当罪，其禍五之，所伐不当，其禍什之[注七一]，国受兵而不知固守，[六〇下]下邪恒以地界为私者□，救人而弗能存，反为禍门，是胃（謂）危根，声华实寡，危国亡土，夏[六一上]起大土功，命曰绝理[注七二]，犯禁绝理，天诛必至，六危，一曰适（嫡）子父，二曰大臣主，三曰谋臣[六一下]□其志，四曰听诸侯之所废置，五曰左右比周以雍（壅）塞，六曰父兄党以偾，危不胜，禍及於身，【三】[六二上]不辜，一曰妄杀杀贤，二曰杀服民，三曰刑无罪，此三不辜，三雍（壅）内立（位）胜胃（謂）之塞，外立（位）胜胃（謂）[六二下]之偾，外

内皆胜则君孤直（特）[注七三]，以此有国，守不固，单（战）不克，此胃（謂）一雍（壅），从中令外【谓之】惑，从外令中[六三上]胃（謂）之□[注七四]，外内遂诤（争）[注七五]，则危都国，此胃（謂）二雍，（壅）一人主擅主[注七六]，命曰蔽光，从中外周，此胃（謂）[六三下]重雍（壅），外内为一国乃更，此胃（謂）三雍（壅），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此胃【三凶，[六四上]昧】天【下之】利，受天下之患，抹（昧）一国之利者，受一国之禍，约而倍之，胃（謂）之襦传，伐当罪见[六四下]利而反，胃（謂）之达刑，上杀父兄，下走子弟，胃（謂）之乱首，外约不信，胃（謂）之怨媒，有国将亡，当□□[六五上]昌，亡论

论约

■始於文而卒於武，天地之道也，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日月星晨（辰）[六五下]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注七七]，四时时而定，不爽不代（忒）[注七八]，常有法式，□

□□ 六六上 □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人】事之理也，逆顺是守，功洫（溢）於天，故有 六六下 死刑。功不及天，退而无名，功合於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失□□ 六七上 名。怀（倍）天之道，国乃无主。无主之国，逆顺相攻（攻），伐本隋（墮）功，乱生国亡。为若得天，亡地更君。 六七下 不循天常，不节民力，周迁而无功，养死伐生，命曰逆成，不有人僇（戮），必有天刑。〔注七九〕逆节始生，慎

毋 六八上 □正（彼）且自氏其刑，故执道者之观於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名。刑名已定， 六八下 逆顺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於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 六九上 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故能立天子，置三公，而天下化之。之胃（谓）有 六九下 道。

论约

名理

■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处於度之内而见於度之外者也，处於度之【内】 七〇上 者，不言而信，见於度之外者，言而不可易也，处於度之内者，静而不可移也，见於 七〇下 度之外者，动而〇不可化也，动而静而不移〔注八〇〕，动而不化，故曰神，神明者，见知之稽也。有物始□ 七一上 建於地而洫（溢）於天，莫见其刑（形），大盈冬（终）天地之间而莫知其名，莫能见知，故有逆成， 七一下 物乃下生，故有逆刑，祸及其身，养其所以死，伐其所以生，伐其本而离其亲，伐其与而□ 七二上

□□后必乱而卒於无名，如燔如卒，事之反也，如酥如骄，生之反也，凡万物群 七二下 财，绕（佻）长非恒者〔注八一〕，其死必应之，三者皆动於度之外而欲成功者也，功必不成，祸必反□ 七三上 □□以刚为柔者栝（活），以柔为刚者伐，重柔者吉，重刚者威（灭），若（诺）者，言之符也，已者 七三下 言之绝也〔注八二〕，已若（诺）不信，则知（智）大惑矣，已若（诺）必信，则处於度之内也，天下有事，必审其名，名□□ 七四上 循名厩（究）理之所之，

是必为福，非必为材（灾），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七四下] 审察名理名冬（终）始，是胃（谓）厥（究）理。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故执道者之观於天下，□见正道，循理，能与（举）曲直；能与（举）冬（终）始，故能循名厥（究）理。刑名出声，声实调合，福材（灾）废[七五下]立，如景（影）之隋（随）刑（形），如向（响）之隋（随）声，如衡之不臧（藏）重与轻，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七六上]□，乃得名理之诚。乱积於内而称失於外者伐亡，刑成於内而举失於外者戚（灭）。逆则[七六下]上溢（溢）而不知止者亡，国举袭虚，其事若不成，是胃（谓）得天，其事若果成，身必无名，重逆[七七上]□□守道是行，国危有央（殃），两逆相功（攻），交相为央（殃），国皆危亡。名理 经法[注八三]

凡五千[七七下]

注释

〔一〕《鹖冠子·兵政》：「贤生圣，圣生道，道生法……」

〔二〕《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欲审曲直莫如引绳。」

〔三〕《管子·法法》：「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与此义近。

〔四〕《管子·心术上》：「虚无无形谓之道。」《文选》嵇康杂诗注引作「虚无形谓之道」，今本《管子》衍一「无」字。

〔五〕《韩非子·解老》：「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以为明乎其物冥冥……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事得之以败，得之以成。」《管子·内业》：「道也者……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败，所得以成也。」

〔六〕《淮南子·人间》：「夫祸之来也，人自生之；福之来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门，利与

害为邻，非神圣人莫之能分。

〔七〕《尸子·分》：「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榷》有类似语）《申子·大体》：「……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时而定之也。」《管子·白心》：「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韩非子·主道》：「故虚静以待令（令字为衍文），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意皆与此相近。

〔八〕《申子·大体》：「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之矣。」

〔九〕天当，似指天道之所宜，参看注释〔一二〕。

〔一〇〕《鹖冠子·王铁》：「天度数之而行，在一不少，在万不众，同（字疑有误）如林木，积如仓粟，斗石以（已）陈，升委无失也。」

〔一一〕《淮南子·主术》：「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

〔一二〕《鹖冠子·度万》：「法者使去私就公。」《管子·正》：「废私立公，能举人乎？」

〔一三〕《鹖冠子·天则》：「见间则以奇相御，御，控制。

〔一四〕《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又「正复为奇，皆奇与正相对。

〔一五〕舍，指事物占据的空间。

〔一六〕《吕氏春秋·大乐》：「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此即所谓「天之反」。

〔一七〕半疑读为畔，犹言分。

〔一八〕《老子》：「清静可以为天下正。」

〔一九〕匡，枉戾，古多称国家为邦，本卷帛书皆用「国」字，因避刘邦讳改，本篇大部用东阳合韵，第一〇行「必虚其国」一句因改邦为国而失韵。

〔二〇〕帛书《十大经·兵容》：“天固有夺有予”（一一七至一一八行）同篇《行守》：“夺之而无予其国乃不遂亡”（三五行）可参考。

〔二一〕天极 参阅注释〔二二〕本篇下文主张征伐人者“必尽天极”此处“衰者复昌”似指被征伐之国而言。

〔二二〕极指天极 当指天当。《国语·越语下》：“无过天极，究数而止。”（《管子·势》亦有此两句“无过”作“毋亡”）韦昭注：“极，至也。究，穷也。无过天道之所至，穷其数而止也。”

〔二三〕自“毋阳窃”以下一段，与《十大经·观》及《国语·越语下》内容有关。《观》：“夫是故使民毋人埶，举事毋阳察，力地毋阴敝，阴敝者土芒，阳察者夺光，人埶者捉兵。”《越语下》：“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此与帛书上文“天反

胜人，因与俱行”义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毋）阴蔽，先无（毋）阳察，用人无（毋）埶，往从其所。”古代窃、察二字音近相通，本篇之“阳窃”即彼二篇之“阳察”，本篇之“阴窃”相当于彼二篇之“阴敝”（《越语》作“蔽”）。“土敝”为二篇所无，但见于《礼记》：《礼记·乐记》：“土敝则草木不长。”《正义》：“土之劳敝，故草木不长。”阳察，阴敝，人埶，疑指用阳用阴用人力过度。本篇又称“人埶”为“故埶”，其义不明。“党别”指群臣分党，《老子》甲本卷后“伊尹论九主”一段有“下不别党，邦无私门”，“别主之臣以为其党”，“辨党长争”等语，可参考。

〔二四〕爽 变也，乱也。

〔二五〕究 穷尽也，极也。《淮南子·主术》：“是故号令能下究”，“上九”之义不详。

〔二六〕趋，疑读为坏裂之坼。

〔二七〕衰，有等差。

〔二八〕畜服二字古音相近通用，纶疑为绾之误字，读为逾越之逾。

〔二九〕上两句句首「而」字疑皆当读为能，而能古音相近，古书中而用作能之例常见。

〔三〇〕「苛事」上疑写脱一字，「□苛事」与下「节赋敛」为对文。

〔三一〕宾，服也。

〔三二〕上两句中父与主用为动词，意谓子有父之威权，臣有主之威权。

〔三三〕音为从日五声之字，在此疑当读为驾御之御，参看《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注释〔七二〕。

〔三四〕据下文，此处「主失位，臣失处」与「主两男女争威」两项逆徵之间，当有「主暴臣乱」一项，抄写者漏脱。

〔三五〕「主两」指后妃有君主之威权，《韩非子·亡徵》「后妻淫乱，主母畜秽，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

〔三六〕嘖，疑读为悖。

〔三七〕《韩非子·初见秦》「且闻之曰，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三八〕辐属，当与辐凑同义，《淮南子·主术》「百官修通，群臣辐凑」，高诱注「群臣归君，若辐之凑毂」。

〔三九〕上文「王天下」后脱一重文号，此句本当作「王天下者之道」。

〔四〇〕《国语·越语下》「王其且驰骋弋猎无至禽荒，宫中之乐无至酒荒」，《孟子·梁惠王下》「从兽无厌谓之荒」。

〔四一〕《老子》「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四二〕《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韩康伯注「曲成者，乘变以应物，不系一

方者也」

〔四三〕「周迁」之义当与「周还」「周旋」相近《淮南子·兵略》「动作周还」

〔四四〕原文正字下似脱一则字

〔四五〕怀疑倍之异体（音本从不得声）与背通《鹖冠子·近迭》「主道所高莫贵约束得地失信圣王弗据倍言负约各将有故」

〔四六〕「达刑」亦见后《亡论》篇《十大经·观》谓「圣人」「不达天刑」疑「达刑」之意为不合于天之刑法

〔四七〕意谓背于逆而合于当

〔四八〕为若犹言如若

〔四九〕《管子·重令》「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淮南子·泰族》「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

〔五〇〕何上以字似是衍文

〔五一〕之字下当脱一上字

〔五二〕刃读为物满也充也

〔五三〕《管子·枢言》「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可参考

〔五四〕本句开（其）字疑为失之误字「失主道」与「离人理」为对文《鹖冠子·天则》「斯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离人理」犹言「离人情」

〔五五〕不上处字疑是而之误字

〔五六〕熠材疑是比喻耗费财物《管子·七臣七主》「文采繁组者熠功之宿也」

〔五七〕天天以天为法

〔五八〕处定也

〔五九〕举上得字当是衍文

〔六〇〕指各种动物《淮南子·原道》「蚑行喙息蠉飞蝡动」同书《俶真》「蠉飞蝡动蚑行哙息」

〔六一〕《鹖冠子·泰鸿》「日信出信人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进退有常数

之稽也，列星不乱，日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本文缺字据此注《泰鸿》下文接言「天明三以定一，则万物莫不至矣。三时生长，一时煞刑，四时而定，天地尽矣。」亦与帛书下文相近，可参考。

〔六二〕立字上「一曰」二字疑为衍文。

〔六三〕关于三名可参考下引有关文字。《管子·枢言》「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同书《白心》「正名自治，奇名自废（本条文字据王念孙校改）。」《申子·大体》「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韩非子·扬榷》「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鹖冠子·著希》「端倚有位，名号弗去。」

〔六四〕据下文文例，「死国」二字似当有重文。

〔六五〕顺字当有重文。

〔六六〕参看注释〔七〕。

〔六七〕抹当读为昧，贪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昧于一来」杜注「犹贪冒」。

〔六八〕禠疑当读为繻，繻传皆古代过关卡时所用之凭证。东汉李尤《函谷关赋》「察言服以有讥，捐繻传而勿论」正以「繻传」连称。

〔六九〕「逆节」指违逆天道之行为。《国语·越语下》「逆节萌生」（语亦见《管子·势》）。

〔七〇〕嬴，盈也，长也。

〔七一〕《说苑·谈丛》「所伐而当，其福五之；所伐不当，其祸什之。」疑本文「其祸五之」之祸为福之误字。

〔七二〕土功，指土木修建工程。《月令》「孟夏之月……毋起土功……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

〔七三〕直，特古音相近通用，孤特，孤单而无凭借。

〔七四〕《史记·李斯传》：「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

〔七五〕遂疑是逐之误字。

〔七六〕擅字上主字当是衍文。

〔七七〕三时指春夏秋三季，一时指冬季。《鹖冠子·泰鸿》：「三时生长，一时煞刑，四时而定，天地尽矣。」

〔七八〕爽忒皆有差错之意。《周易·豫》：「四时不忒」与此意同。

〔七九〕《鹖冠子·天则》：「非其天诛，逆夫人僇。」

〔八〇〕静字上「动而」二字，疑涉上下文而衍。

〔八一〕绕当读为佻。《方言》十二：「佻，疾也。」「佻长」指超越常规的暴长。《淮南子·主术》：「则奇材佻长而干次。」

〔八二〕诺，表应允之词，已表拒绝之词。

〔八三〕《鹖冠子·泰鸿》：「大象不成，事无经法，精神相薄，乃伤百族。」

十大经

立□

■昔者黄宗质始好信〔注一〕作自为象〔注二〕方四面，傅一心〔注三〕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注四〕是〔七八上〕以能为天下宗。吾受命於天，定立（位）於地，成名於人〔注五〕唯余一人□乃肥（配）天，乃立王三公，〔七八下〕立国置君三卿，数日磿（历）月〔注六〕计岁，以当日月之行〔注七〕允地广裕，吾类天大明〔注八〕吾畏天爱地亲【民】□〔七九上〕无命，执虚信。吾畏天爱【地】亲民，立有命，执虚信。吾爱民而民不亡，吾爱地而地不兄（旷）〔七九下〕吾受民□□□□□□□死。吾位不□。吾句（苟）能亲亲而兴贤，吾不遗亦至矣。　立□〔八〇上〕

观

□□令力黑浸行伏匿〔注九〕周留（流）四国，以观无恒善之法则，力黑视（示）象，见黑则黑，见白则〔八〇下〕白。地□□□□□□□□□亚（恶）人则视（示）竞（兢），人静则静，人作则作，力黑已布制建极□□□〔八一上〕□□□曰天地已成，而民生，逆顺无纪，德疟（虐）无刑〔注一〇〕静作无时，先后无○名〔注一一〕今吾欲得逆〔八一下〕顺之□□□□□□□□以为天下正，静作之时，因而勒之，为之若何。黄帝曰群群□□〔八二上〕□□□□为一囷〔注一二〕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八二下〕为○四【时】〔注一三〕□□□□□□□

□□因以为常，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注一四〕行法循□〔八三上〕□牝牡，牝牡相求，会刚与柔。柔刚相成，牝牡若刑（形）〔注一五〕下会於地，上会於天。得天之微，时若〔八三下〕□□□□□□□□寺（待）地气之发也，乃梦（萌）者梦（萌）而兹（滋）者兹（滋），天因而成之。弗因则不成，〔八四上〕【弗】养则不生。夫民之生也，规规生食与继〔注一六〕不会不继，无与守地；不食不人，无与守天。是〔八四下〕□□赢阴布德□□□□□

民功者，所以食之也。宿阳脩刑，童阴〇长夜气
闭地绳（蠅）孕（孕）者（注一七）【所】以继之也（注一八）
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春夏为德，秋冬
为刑（注一九），先德后刑以养生，姓生已定，
而适（敌）者生争，不湛不定（注二〇），凡湛之极，在
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注二一），
而盈□无匡，夫是故使民毋人执，举事毋
阳察，力地毋阴敝（注二二），阴敝者土芒（荒），阳
察者夺光，人執者擾兵，是故为人主者，时

搔三乐，毋乱民功，毋逆天时，然则五谷溜孰
（熟），民【乃】蕃兹（滋），君臣上下，交得其
志（注二三），天因而成之，夫並时以养民功，先德
后刑，顺於天（注二四），其时赢而事细（注二五），阴
节复次，地尤复收（注二六），正名脩刑，执（蛰）虫
不出，雪霜复清，孟谷乃萧（肃）（注二七），此材（灾）
□生，如此者举事将不成，其时细而事
赢（注二八），阳节复次，地尤不收（注二九），正名施（弛）
刑，执（蛰）虫发声，草苴复荣（注三〇），已阳而
有（又）阴，重时而无光，如此者举事将不行，
天道已既，地物乃备，散流相成，圣人之事
圣人不巧，时反是守（注三一），优未爱民，与天同道，
圣人正以侍（待）天，静以须人，不达天
刑（注三二），不福不传（注三三），当天时，与之皆断，当
断不断，反受其乱（注三四）。观

五正

黄帝问阁冉曰：吾欲布施五正（政）（注三五），
焉止焉始？对曰：始在於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

外内交绥（接）乃正於事之所成。黄帝曰：
吾既正既静，吾国家奈（愈）不定，若何？对曰：后
中实而外正（注三六），□□不定，左执规，右执
柜（矩），何患天下？男女毕迵，何患於国？五正
（政）既布，以司五明，左右执规，以寺（待）
逆兵。黄帝曰：吾身未自知，若何？对曰：后身未
自知，乃深伏於渊，以求内刑，内刑已得，后□
自知，知屈后身，黄帝曰：吾欲屈吾身，屈吾身
若何？对曰：道同者其事同，道异者其事异，

今[九二下]天下大争，时至矣，后能慎勿争乎？黄帝曰：勿争若何？对曰：怒者血气也，争者外脂肤也。怒[九三下]若不发浸廉，是为瘅疽[注三七]，后能去四者，枯骨何能争矣？黄帝於是辟其国大夫[九四下]上於博望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也[注三八]，单才（阏）闭乃上起。黄帝曰：可矣。夫作争者凶，不争[九五下]【者】亦无成功，何不可矣？黄帝於是出其锢饥，奋其戎兵，身提鼓鞞（抱），以禺（遇）之[蚩]尤[九六下]。因而禽（擒）之帝箸之明（盟）

明（盟）曰：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反义伐（倍）宗，其法死亡以穷。五正（政）

果童

■黄帝[九七上]□辅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为之若何？果童对曰：不[九七下]险则不可平，不谌则不可正。观天於上，视地於下，而稽之男女。夫天有榦[注三九]，地有恒常，合□[九八上]□常，是以有晦有明，有阴有阳。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恶），地俗德[九八下]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疽（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畜物化变乃生。有□[九九上]□重任百则轻，人有其中，物又（有）其刑（形），因之若成。黄帝曰：夫民中（仲）天而生，侍（待）地[九九下]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注四〇]。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谁敌（适）繇（由）始[注四一]？对曰：险若得平，谌□□[九八上]□【贵】贱必谌，贫富又（有）等，前世法之后世既员，繇（由）果童始。果童於是衣

褐而[九八下]穿，负并（餅）而恣[注四二]，营行气（乞）食[注四三]，周流四国，以视（示）贫贱之极。果童

正乱

■力黑问□□□□□□□[九九上]□□□□骄□阴谋，阴谋□□□□□□□□□□□高阳□之若何？太山之稽曰：子[九九下]勿患也[注四四]。夫天行正信，日月不处，启然不台（怠），以临天下，民生有极，以欲涅□【涅】□□失[注四五]，丰而

【为】□〔一〇〇上〕□而为既予之为害，致而为费，缓而为□，忧桐而窘（穷）之，收而为之笞，纂而高〔一〇〇下〕之，部（踣）而弗救也〔注四六〕，将令之死而不得悔，子勿患也，力黑曰，单数盈六十而高阳未失，涅□蚤□□〔一〇一上〕曰天仅，天仅而弗戒，天官地一也，为之若何【太】山之稽曰，子勿言仅，交为之备，□将因〔一〇一下〕其事，盈其寺，材其力，而投之代，子勿言也，上人正一下人静之，正以待（待）天，静以须人，天地立名，□□〔一〇二上〕自生，以

隋（随）天刑，天刑不赦，逆顺有类，勿惊□戒，其逆事乃始，吾将遂是其逆而僇（戮）〔一〇二下〕其身，更置大直而合以信，事成勿发，胥备自生，我将观其往事之卒而朱焉，寺（待）其来【事】〔一〇三上〕之遂刑（形）而私（和）焉，壹朱壹禾（和），此天地之奇□□其民作而自戏也，吾或使之自靡〔一〇三下〕也，单盈才大（太）山之稽曰，可矣，於是出其锦钺，奋其戎兵，黄帝身禺（迥）之（蚩）尤，因而肴（擒）之，勒（剥）其□〔一〇四上〕革以为干侯〔注四七〕，使人射之，多中者赏，劓其发而建之天□〔注四八〕，曰之（蚩）尤之胥（旌），充其胃〔一〇四下〕以为鞠（鞠）〔注四九〕，使人执之〔注五〇〕，多中者赏，腐其骨肉，投之苦酝（醯）〔注五一〕，使天下雌（噪）之〔注五二〕，上帝以禁，帝曰，毋正吾〔一〇五上〕禁〔注五三〕，毋留（流）吾酝（醯），毋乱吾民，毋绝吾道，止禁留（流）酝（醯），乱民，绝道，反义逆时，非而行之，过〔一〇五下〕极失当，擅制更爽，心欲是行，其上帝未先而擅兴兵，视之（蚩）尤共工，届其

脊，使甘其箭〔一〇六上〕不死不生，怒（怒）为地程，帝曰，谨守吾正名，毋失吾恒刑，以视（示）后人，正乱

姓争

高〔一〇六下〕阳问力黑曰，天地□成，黔首乃生〔注五四〕，莫循天德，谋相复（覆）顷（倾），吾甚患之，为之若何，力黑对曰，勿〔一〇七上〕忧勿患，天制固然，天地已定，规（蚊）侥（蟯）毕挣（争）〔注五五〕，作争者凶，不争亦毋（无）以成功，

順天者〔一〇七下〕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則不失所守。天地已成，黔首乃生，胜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不定。〔一〇八上〕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望失其当，环视其央，天德〔一〇八下〕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一〇九上〕章，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明明至微，时反以为几（机），天道环（还）於人，反为之〔一〇九下〕客〔注五六〕，争（静）作得

时，天地与之，争不衰，时静，不静，国家不定，可作不作，天稽环周，人反为之【客，】〔一一〇上〕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注五七〕，夫天地之道，寒涅（热）燥湿，不能并立，〔一一〇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居则有法，动作循名，其事若易成，若夫人事则无〔一一一上〕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德则无有，昔（措）刑不当，居则无法，动作爽名，是以僇（戮）受〔一一一下〕其刑〔注五八〕，姓争

雌雄节

■皇后屯厉（历）吉凶之常，以辩（辨）雌雄之节〔注五九〕，乃分祸福之乡（向），宪敖（傲）骄居（倨），是胃（谓）雄节，□〔一一二上〕□共（恭）验（俭），是胃（谓）雌节，夫雄节者，涅之徒也〔注六〇〕，雌节者，兼之徒也〔注六一〕，夫雄节以得，乃不〔一一二下〕为福，雌节以亡，必得将有赏〔注六二〕，夫雄节而数得，是胃（谓）积英（殃），凶忧重至，几於死亡，雌节而数亡，是〔一一三上〕胃（谓）积德，慎戒毋法〔注六三〕，大禄

将极，凡彼祸难也，先者恒凶，后者恒吉，先而不凶者，是恒〔一一三下〕备雌节存也〔注六四〕，后【而不吉者，是】恒备雄节存也，先亦不凶，后亦不凶，是恒备雌节存也，先亦不〔一一四上〕吉，后亦不吉，是恒备雄节存也，凡人好用雄节，是胃（谓）方（妨）生，大人则毁，小人则亡，以守不宁，〔一一四下〕以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战不】克，厥身不寿，子孙不殖，是胃（谓）凶节，是胃（谓）散德，凡人好用【雌节，】〔一一五上〕是胃（谓）承禄，富者则昌，贫者

則殺以守則守以作事則成以求則得以单（战）則克 二五下 厥身□□□□□□□□□节
是胃（谓）绛德故德积者昌□积者亡观其所
积乃知【祸福】二六下之乡（向）〔注六五〕 雌雄节

兵容

■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
刑法不人兵不可成〔注六六〕二六下参〇□□□□
□□□□□之天地刑（形）之圣人因而成
之〔注六七〕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因时乘□二七上□

必有成功圣人不达刑不襦传因天时与之皆
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天固 二七下有夺有予有
祥□□□□□弗受反隋（随）以央（殃）〔注六八〕
三遂绝从兵无成功〔注六九〕三遂绝从兵有成
【功】□二八上不乡（飨）其功环（还）受其央
（殃）国家有幸当者受央（殃）国家无幸有延
其命菑菑阳阳〔注七〇〕因民 二八下之力逆天之极
有（又）重有功其国家以危社稷以匡事无成
功庆且不乡（飨）其功此天之道也二九上 兵容

成法

■黄帝问力黑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民
将生乍（诈）辩用知（智）不可法纽〔注七一〕吾
恐或 二九下用之以乱天下请问天下有成法可
以正民者力黑曰然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
若有刑（形）□三〇下以守一名上捡之天下施
之四海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
循名复一民无乱 三〇下纪黄帝曰请问天下猷
（犹）有一虖（乎）〔注七二〕力黑曰然昔者皇天

使冯（凤）下道一言而止〔注七三〕五帝用之以
机天地【以】三一上揆（揆）四海以坏（怀）下民
以正一世之士夫是故巍（谗）民皆退贤人减
（咸）起五邪乃逃年（佞）辩乃止三一下循名复
一民无乱纪黄帝曰一者一而已乎其亦有
长乎力黑曰一者道其本也胡为而无长□
□三二上所失莫能守一一之解察於天地一之
理施於四海〔注七四〕何以知□之至远近之稽夫
唯一不 三二下失一以驹化少以知多夫达望

四海困极上下四乡（向）相抱（抱）各以其道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二三下有蔥（总）〔注七五〕万物之多皆阅一空〔注七六〕夫非正人也孰能治此罢（彼）必正人也乃能操正以正奇二三下握一以知多除民之所害而寺（持）民之所宜绊□守一与天地同极乃可以知天地之祸福〔注七七〕成二四上法

三禁

■行非恒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三者既脩国家几矣地之禁二四下不□高不曾（增）下毋服川〔注七八〕毋逆土毋逆土功〔注七九〕毋壅民明进不氐立不让俓（径）遂凌节是胃（谓）大凶二五上人道刚柔刚不足以柔不足寺（恃）〔注八〇〕刚强而虎质者丘〔注八一〕康沈而流面（湎）者亡宪古章二五下物不实者死专利及削浴以大居者虚天道寿寿番（播）於下土施於九州是故王公慎令民二六上知所繇（由）天有恒日民自则之爽则损命环（还）自服之天

之道也三禁

本伐

■诸库二六下臧（藏）兵之国皆有兵道〔注八二〕世兵道三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行忿者所胃（谓）为利者见二七上□□□饥国家不暇（暇）上下不当举兵而□之〔注八三〕唯（虽）无大利亦无大害焉所胃（谓）为二七下为义者〔注八四〕伐乱禁暴起贤废不宵所胃（谓）义也□者众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国戎（攻）天下万乘【之】主二八上□□希不自此始鲜能冬（终）之非心之恒也穷而反矣所胃（谓）行忿者心唯忿不能徒二八下怒怒必有为也成功而无以求也即兼始逆矣非道也道之行也繇（由）不得已〔注八五〕繇（由）不得已则无穷故□者趄【也】二九上禁者使者也是以方行不留〔注八六〕

本伐

前·道〔注八七〕

■圣【人】举事也圆（合）於天地顺於民羊

（祥）於鬼神〔注八八〕使〔二九下〕民同利，万夫赖之所
胃（谓）义也，身载於前，主上用之，长利国家社
稷，世利万夫百生（姓）。天下名轩执□〔二〇上〕士
於是虚，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国者，国
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从道，知（智）以〔二〇下〕辩之，
强以行之，责道以並世，柔身以寺（待）之时，王
公若知之，国家之幸也，国大人众，强□□
身载於后〔注八九〕〔二一上〕□□□□□□□□□
□□□□□□□□□而不□□□□□□□□幸

也，故王〔二二下〕者不以幸治国，治国固有前道，上
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注九〇〕，善阴阳□
□□□□□□□□□□〔二三上〕□□□□□□□
□□□□□正者治，□奇者乱，正名不奇，奇名
不立，正道不台（殆）〔二三下〕可后可始，乃可小夫，
乃可国家，小夫得之以成，国家得之以宁，小国
得之以守其野，大国【得之以】〔二四上〕并兼天下，
道有原而无端〔注九一〕，用者实，弗用者蔽，合之
而涅於美，循之而有常，古之〔二四下〕贤者，道是之

行〔注九二〕知此道，地且天，鬼且人，以居军□以
居国其国昌，古之贤者，道是之行。□□〔二五上〕

行　守

■天有恒干，地有恒常，与民共事，与神同□，
骄溢（溢）好争，阴谋不羊（祥），刑于雄节，危
於〔二五下〕死亡，夺之而无予，其国乃不遂亡，近则
将之远则行之，逆节梦（萌）生〔注九三〕，其谁骨
当之〔注九四〕，天亚（恶）高，地〔二六上〕亚（恶）广，人
亚（恶）荷（苛）高而不已，天阙士〈之〉〔注九五〕，

广而不已，地将绝之，苛而不已，人将杀之，有〔二六下〕
人将来，唯目之瞻，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
【言】之采，行之肥（熙），得而勿以〔注九六〕，是故
言者心之符【也，】〔二七上〕色者心之华也〔注九七〕，气
者心之浮也，有一言无一行，胃（谓）之诬，故
言寺首，行志卒〔注九八〕，直木〔二七下〕伐〔注九九〕，直人
杀〔注一〇〇〕，无刑（形）无名，先天地生，至今未
成，行守

顺　道

■黃帝問力黑曰大堂（庭）氏（注一〇一）之有天下也不辨（一三七上）阴阳不数日月不志四时而天开以时地成以財其为之若何力黑曰大堂（庭）之有天（一三七下）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湿共（恭）金（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失先（先）體（体）正信以仁兹（慈）惠以爱人端正（一三八下）勇弗敢以先人中请不刺执一毋求刑於女节所生乃柔□□□正德好德不爭立於（一三九下）不敢行於不能单视（示）不敢明埶不能守弱节而坚之（注一〇二）胥雄节之穷而因之（注一〇三）若此者其民劳不□（一四九上）几（饥）不怡死不宛（怨）不广（旷）其众（注一〇四）不为兵邪不为乱首（注一〇五）不为宛（怨）谋（媒）不阴谋不擅断疑不谋削人（一五〇下）之野不谋劫人之宇慎案其众以陪（随）天地之从不擅作事以寺（待）逆节所穷见地夺力天逆其时因而佈（伤）之（一五一上）事环（还）克之若此者单（战）朕（胜）不报取地不反单（战）朕（胜）於外福生於内

用力甚少名殼（声）章明（注一〇六）顺之（一五一下）至也顺道

■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刑（形）刑（形）恒自定是我俞（愈）静〇事恒自钰（施）是我无为静翳不动（一五二上）来自至去自往能一乎能止乎能毋有己能自择而尊理乎（注一〇七）紏也毛也其如莫存万物群（一五二下）至我无不能应我不臧（藏）故不挟陈乡（向）者已去至者乃新新故不謬（注一〇八）我有所周（注一〇九）十大经

凡四千□□六（一五三上）

称

■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有物将来其刑（形）先之建以其刑（形）名以其名其言胃（谓）何·环（一五三上）□伤威钰（弛）欲伤法无隋（随）伤道数举参（三）者有身弗能葆（保）何国能守■·■奇从奇正从正奇与正恒不（一五三下）不同廷（注一一〇）·凡变之道非益而损非进而退（注一一一）首变者凶·有义

（仪）而义（仪）则不过，侍（待）表而望则不惑，
案法而治〔一四四上〕则不乱〔注一二六〕，圣人不为始，
不刳（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
则〔注一二三〕，失其天者死，欺其主者死罪〔一四四下〕，
其上者危〔注一二四〕，心之所欲则志归之，志之所欲则力归之〔注一二五〕，故巢居者察风，穴
处者知雨〔注一二六〕，忧存故也〔一四五上〕，忧之则取，安
之则久，弗能令者弗得有，帝者臣，名臣，其实
师也，王者臣，名臣，其实友也〔一四五下〕，霸（霸）者臣，

名臣也，其实□□□□臣，名臣也，其实庸也，亡
者臣，名臣也，其实虏也〔注一二七〕，自光（广）者
人绝之，□□〔一四九上〕人者其生危，其死辱弱〔注一二八〕，
居不犯凶，困不择时，不受禄者，天子弗臣
也，禄泊（薄）者，弗与犯难〔注一二九，一四九下〕，故以人
之自为□□□□□□□□不止（仕）於
盛盈之国，不嫁子於盛盈之家，不友□□
易之【人】〔注一三〇〕，□□〔一五〇上〕不埶偃兵，不埶用
兵〔注一三一〕，兵者不得已而行，知天之所始，察

地之理，圣人靡论天地之纪〔注一三二〕，广乎〔一四七下〕
蜀（独）见□□□□□□□□蜀（独）
在，天子之地方千里，诸侯百里，所以联合之
也，故立天子【者，不〔一四八上〕使】诸侯疑焉，立正敌
（嫡）者，〇不使庶孽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婢
妾疑焉，疑则相伤，杂则〔一四八下〕相方〔注一三三〕，时
若可行，亟□勿言，【时】若未可，涂其门，毋见其
端，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当，立
为〔一四九上〕□王，取予不当，流之死亡，天有环（还）

刑，反受其央（殃）〔注一三四〕，世恒不可择（释）
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祸〔一四九下〕，有国存，
天下弗能亡也，有国将亡，天下弗能存也，
时极未至而隐于德，既得其极，远其德，〇浅
□〔一五〇上〕以力，既成其功，环（还）复其从，人莫能
代〔注一三五〕，诸侯不报仇，不脩备（耻）〔注一三六〕，
唯□所在，隐忌妒妹〔注一三七〕，贼妾〔一五〇下〕如此
者，下其等而远其身，不下其德，等〔注一三八〕，不远
其身，祸乃将起，内事不和，不得言外，细事不

察，不得言【大】一五二上·利不兼，贵不倍，戴角者无上齿（注一二九）·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实穀不华，至言不饰，至一五二下乐不笑（注一三〇）·华之屈，必有殿（核）殿（核）中必有意（注一三一）·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诰诰作事，毋从我冬（终）始，雷□一五三上为车，隆隆以为马，行而行，处而处，因地以为瘸（资），因民以为师，弗因无捝也·宫室过一五三下度，上帝所亚（恶），为者弗居，唯（虽）居必路（注一三二）·减衣衾，泊

（薄）棺椁，禁也，疾役可发泽，禁也，草苁可浅林（注一三三）禁也，聚□一五三上□隋（堕）高增下，禁也，大水至而可也·毋先天成，毋非时而荣，先天成则毁，非时而荣则不一五三下果·曰为明，月为晦，昏而休，明而起，毋失天极，殿（究）数而止·强则令，弱则听，敌则循绳而争·行曾（憎）而索一五四上爱，父弗得子（注一三四）行毋（侮）而索敬，君弗得臣·有宗将兴，如伐於□，有宗将坏，如伐於山，贞一五四下良而亡，先人余夬（殃），商（猖）阙（蹶）而栝（活），先人之连（烈）（注一三五）·坤（牝）而正者增，高而倚者倗（崩）（注一三六）·山有□，其实屯屯，虎狼为孟（猛）可一五五上据（注一三七），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弟兄一五五下兹，昆弟之亲，尚可易戋（哉）·天下有参（三）死，忿不量力死者（暗）欲无穷，死寡不辟（避）众死（注一三八）·毋籍（藉）贼兵，毋一五六上裹盗量（粮）（注一三九）籍（藉）

贼兵，裹盗量（粮）短者长，弱者强，赢绌变化，后将反伯（施）（注一四〇）·弗同而同，举而一五六下为同，弗异而异，举而为异，弗为而自成，因而建事·阳亲而阴亚（恶），胃（谓）外其肤而内其勮（注一四一）不一五七上有内乱，必有外客，肤既为肤，勮既为勮，内乱不至，外客乃却·得焉者不受一五七下其赐，亡者不怨，大□□天有明而不忧民之晦也，【百】姓辟（嗣）其户牖而各取昭焉，天无事焉，地有一五八上【财】而不忧民之贫

也，百姓斩木艾新（薪）而各取富焉，地亦无事焉（注一四二）。·诸侯有乱，正乱［一五八下］者失其理，乱国反行焉，其时未能也，至其子孙必行焉。故曰：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生人有居，【死】［一五九上］人有墓。令不得与死者从事。·惑而极（亟）反，□道不远。·臣有两位者，其国必危。国若不［一五九下］危，君臾存也，失君必危。失君不危者，臣故駐（佐）也。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家若不乱，亲臾存也。【失亲［一六〇上］必】危。失亲不乱，子故駐

（佐）也（注一四四）。·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侍（恃）其城郭之固，古（怙）其勇力［一六〇下］之御，是胃（谓）身薄，身薄则贷（忒）。以守不固，以单（战）不克。·两虎相争，奴（驽）犬制其余（注一四五）。·善为国者，大（太）上无刑，其【次】□□［一六一上］□□□下闘果讼果，大（太）下不闘不讼有（又）不果。大（太）上争於□，其次争於明，其下栽（救）患祸。·寒［一六一下］时而独暑，暑时而独寒，其生危，以其逆也。·敬胜怠，敢胜疑，亡

国之祸□□□□□□□□□□□［一六二上］□□□□□□□□□□□□□□□□□□□□□□□□□□□□□不信其□［一六二下］而不信其可也，不可矣，而不信其□□□□□□□□□□□□□□□□□□□□□□□□□□［一六三上］□□□□□□□□□□□□□□□□□□□□□□□□□□賨前□以知反，故□□［一六三下］賨今之曲直，审其名以称断之。积者积而居，胥时而用，賨主树以知与治，合积化以知时□□

□［一六四上］正贵□存亡。·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一六四下］阳，小国阴；重国阳，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阴者屈者阴（注一四六）。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一六五上］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取（娶）妇姓（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一六五下］人者制於人者阴（注一四七）。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黑（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天

贵正，过正曰□□□一六六上□□察乃反，诸阴者
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
此地之度而雌之一六六下节也（注一四八）。称千六
百一六七上

道原

■恒先之初，迵同大虚（注一四九），虚同为一，恒一
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不熙
（熙），古未有以，万物莫以，古无一六八上有刑（形），
大迵无名，天弗能复（覆），地弗能载，小以成

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
在一六八下阳不焦，一度不变，能适规（蚑）侥（蟜），
鸟得而蜚（飞），鱼得而流（游），兽得而走，万物
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一六九上以之，莫知
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一者其号也，虚
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一六九下上道
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测（测）也，显明弗能
为名，广大弗能为刑（形），独立不偶，万物莫之
能令，天地阴一七〇上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规
（蚑）行侥（蟜）重（动），裁根之徒（注一五〇），皆取
生，道弗为益少，皆反焉，道弗为益一七〇下多，坚强
而不捐（溃），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
稽极之所不能过，故唯圣人能察无刑（形），能
听无【声】一七一上，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
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胃
（谓）能精，明一七一下者，固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
知，人服人之所不能得（注一五一），是胃（谓）察稽
知○极，圣王用此，天下服，无好无亚（恶），上

用一七二上□□而民不麋（迷）惑，上虚下静而道得
其正，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上信无事，则万物周
扁（遍），分一七二下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
其名，而万物自定，不为治劝，不为乱解（懈），广
大弗务，及也，深微弗索，得也。一七三上□为一而不
化，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政
（正）畸（奇），前知大古，后□精明，抱道执一七三下
度，天下可一也，观之大古，周其所以，索之未无，
得之所以。道原（注一五二）四百六十四一七四上

注釋

〔一〕黃宗，即黃帝，黃帝「為天下宗」（見下文），故又稱黃宗。

〔二〕作，始也。

〔三〕意謂黃帝前後左右皆有面目以通于其心，下文「四達自中，前參後參，左參右參」均就此立言。《尸子》「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黃帝四面當是上古神話，《尸子》所謂孔子之言則為使神話合于常識之后起解釋。

〔四〕履，实践，履行，參似即指以四面之所見所聞相參相核之道。

〔五〕《鹖冠子·世兵》「受数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

〔六〕历，数也，次也。

〔七〕《淮南子·览冥》「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治当为衍文）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

〔八〕《礼记·乐记》「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允疑当读为循，上脫一吾字。

〔九〕力黑，即黃帝臣力牧，敦煌所出汉简作「力墨」，古书中「力牧」亦有作「力墨」者（参阅《流沙坠简·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浸行」疑当读为潜行。

〔一〇〕疟当读为虐，《国语·越语下》「德虐之行」，韦昭注「昭谓德有所怀柔及爵赏也，虐谓有所斬伐及黜夺也。」帛书此句刑字似当谓为法。

〔一一〕名上原有命字，写后又用朱笔涂去。

〔一二〕困疑读为圆，《淮南子·俶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圆也。」帛书此句指所谓阴阳尚未分判之混沌状态。

〔一三〕四上原有时字，写后又用朱笔涂去。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一四〕《国语·越语下》「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韦昭注：「明谓日月盛满时也，微谓亏损薄食也。法其明者以进取，行其微时以隐遁。」《鹖冠子·世兵》亦有「明者为法，微道是行」之语。

〔一五〕《淮南子·精神》「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帛书「牝牡若形」之若当训为乃（参阅《经传释词》卷七「若」字条）下文数见此种用法。

〔一六〕维当指传种接代，故下文谓「不会不维」（会即配合之意）此句意谓饮食与生育为民生之根本。

〔一七〕长字上原有未写全之夜字，已用朱笔涂去。

〔一八〕以上「……所以食之也」一句与上文「不食不人，无与守天」相应，「……【所】以维之也」一句与「不会不维，无与守地」相应，「赢阴布德」与「宿阳修刑」二小句文义相对，赢，盈也，宿，久也。

〔一九〕《管子·四时》「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日掌阳，月掌阴，……阳为德，阴为刑，……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乡（向）时乃逆行。」《风俗通义·皇霸》「谨案易尚书大传，……春夏庆赏，秋冬刑罚。」

〔二〇〕谨疑当训为信，一说当读为戡，胜也。

〔二一〕《国语·越语下》「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

〔二二〕参看《经法》注释〔二三〕。

〔二三〕此处「时捏三乐」以下一段文字，可与

《国语·越语下》相对照。《越语下》「四封之内，百姓之事，时节三乐，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秷孰，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时揔三乐」《越语》作「时节三乐」，揔字疑当读为窒，窒节音义相近。「五谷溜孰」《越语》作「五谷秷孰」《说文》「秷，疾孰也。」疑帛书溜字当读为秷。

〔二四〕《管子·势》「故不犯天时，不乱民功，秉时养人，先德后刑，顺于天……」

〔二五〕古人赢绌对言（《老子》「大赢如绌」），赢，长也，有余也，绌，屈也，不足也。《淮南子·时则》「孟春始赢，孟冬始缩。」赢绌与赢缩义近。帛书此句意谓于春夏生长之时，行秋冬严急之政。下文「其时绌而事赢」意义与此相反。

〔二六〕意谓于春夏之时，行秋冬之政，则阴气复盛，地物不长。《国语·楚语下》「日月会于龙豵（指夏历十月），土气含收。」疑「地尤」与「土气」义近。

〔二七〕意谓于春夏修刑（依阴阳刑德之说，刑罚为秋冬之事），将出现蛰虫不出等反常现象。《月令》「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郑玄注「旧说首种谓稷，……肃谓枝叶缩栗。」帛书「孟谷」似与「首种」同意。

〔二八〕《史记·韩世家》「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谓时绌举赢。」

〔二九〕《月令》「孟秋……行春令……阳气复还……」《管子·七臣七主》「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

〔三〇〕意谓于秋冬应修刑之时不修刑，将出现蛰虫发声等反常现象。《月令》「仲秋……行夏令……蛰虫不藏，五谷复生。」

〔三一〕《国语·越语下》「上帝不考，时反是守。」

〔三二〕已见《经法》注释〔四六〕。

〔三三〕已见《经法》注释〔六八〕。

〔三四〕《史记·春申君传赞》「语云，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同书《齐悼惠王世家》「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三五〕《管子·禁藏》谓春「发五正（政）」同书《四时》谓春夏秋冬四时皆「发五政」，其内容与《月令》相似。

〔三六〕后，指黄帝，上古称君为后，又尊称为「皇后」（见下）与后世所谓「皇后」不同。

〔三七〕浸廪，当与「浸淫」「浸寻」等词同义，扩大蔓延之意。

〔三八〕谈借为恬。《淮南子·主术》「昔孙叔敖恬卧，而荆人无敢害其锋。」

〔三九〕《行守》篇亦有「天有恒干，地有恒常」之语（一三四行下），此文「干」上似脱一恒字。

〔四〇〕《鹖冠子·泰鸿》「故圣人立天为父，建地为母。」《管子·五行》「以天为父，以地为母。」

〔四一〕「谁适由始」意谓由何人开始，其句法与《诗·小雅·巷伯》「谁适与谋」《卫风·伯兮》「谁适为容」等相同。

〔四二〕并借为鲆，盛水瓦器，恋疑借为孪。《史记·蔡泽列传》「魋颜蹙齃膝孪」《集解》「孪，两膝曲也。」又《素问·疏五过论》「痿躄为孪。」

〔四三〕营，绕也，营行犹言环行。

〔四四〕《淮南子·览冥》「昔者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高诱注「力牧、太山稽，黄帝师。」

〔四五〕涅下一字似从水从皿，疑即益之异体（参看《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注释〔七五〕）西汉前期文字，涅、淫二字有时相混

（坚变作皇皇与争变作挣同例）疑此文「涅□」当释作「淫溢」。

〔四六〕《吕氏春秋·行论》「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

〔四七〕干侯疑即豻侯（见《周礼·夏官·射人》）古代一种箭靶的名称。

〔四八〕削从刀肖声当有割断之意。

〔四九〕鞠古代的皮球。《史记·卫将军列传》「穿域塌鞠」《索隐》「鞠戏以皮为之中实以毛蹙蹋为戏也」。

〔五〇〕执疑当读为蹋鞠之蹋执蹋古音相近。

〔五一〕醢肉酱苦醢加苦荼以调味的肉酱。

〔五二〕唯当是噣字简写唯当即喙字异体。《说文·口部》「噣噣也」噣又作啄。《汉书·王陵传》「啗血而盟」注「小歃也」。

〔五三〕正疑即止字笔误下文言「止禁」。

〔五四〕黔首之称亦见于《吕氏春秋》《礼记·祭义》及李斯《谏逐客书》等。

〔五五〕「规侥」当读为「蚑蟜」古音规蚑相近。《淮南子·原道》「夫举天下万物蚑蟜贞虫蠕动蚑作」高注「蚑行蟜动之虫也」同书《俶真》「夫与蚑蟜同乘天机受形于一圆」。

〔五六〕客指征伐他人者。《越语下》「宜为人客」注「先动为客」《礼记·月令》「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注「为客不利主人则可」正义「起兵伐人者谓之客」。

〔五七〕《管子·势》「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其旨与帛书以上一段相同。《越语下》所记范蠡谏勾践语亦为就此意加以发挥者。

〔五八〕《管子·势》「其事乃不成僇受其刑」《越语下》「其事是以不成杂受其刑」僇字作杂。

〔五九〕《淮南子·原道》「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因循应变常后而不先柔弱以

静舒安以定，攻大磨（磨）堅莫能与之
争」雄节即雌节之反面。
〔六〇〕涅疑当读为逞或盈（《管子·宙合》
「动静开阖诎信涅儒」之涅，王念孙读为
盈）。
〔六一〕兼疑当读为谦或歉。
〔六二〕将字上得字疑是衍文。
〔六三〕法，废古音相近（周代金文多假法为
废），此法字疑当读为废。

〔六四〕备疑当读为服，此句之意似谓先而不
凶者，由于其常服雌节。
〔六五〕《淮南子·原道》「观其所积，以知祸
福之乡」。
〔六六〕《鹖冠子·兵政》「用兵之法，天之地
之人之」，其意与此文同，盖谓用兵需法
天道地道人道，「兵不刑天」之刑，当训为
法。
〔六七〕《越语下》「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
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
成之」，《管子·势》「天因人，圣人因天，天
时不作，勿为客，人事不起，勿为始……人
先生之，天地刑（形）之，圣人成之，则与天
同极」，韦昭注《越语》「天地形之」曰「形，
见也，见其吉凶之象」。
〔六八〕《越语下》「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又
「天予不取，反为之灾」，《意林》卷一引
《太公金匮》「且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

至不行，反受其殃」。
〔六九〕《月令》「百事乃遂」注「遂犹成也」，疑
此句意谓多次战胜则人皆不从，故举兵
无功。《经法·国次》「天地之道，不过三
功，功成而不止，身危有殃」，似与此同意。
〔七〇〕《山海经·西山经》「是有玉膏，其源
沸沸汤汤」，郭璞注「玉膏涌出之貌」，「菲
菲阳阳」犹言「沸沸汤汤」，形容贪功者
举事之烦数。

〔七一〕「法组」疑当读为「废沮」。

〔七二〕原书虐字字形稍有误，据文义定为虐。

〔七三〕冯当读为风，古以风为上帝使者，殷墟甲骨文有祭「帝史（使）风」之文。

〔七四〕《管子·心术下》「是故圣人一言解之（王念孙谓当作「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察于地」同书《内业》「一言之解，上察于天，下极于地，蟠满九州」《淮南子·原道》「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此处及《管子》之察字似当读为际，际，至也，接也。

〔七五〕临沂银雀山竹简亦有「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总」之语。

〔七六〕《淮南子·原道》「万物之总，皆阅一孔，万事之根，皆出一门」阅，经也。

〔七七〕《吕氏春秋·论人》「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

〔七八〕《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节饮食，无多畋渔，以无偪川泽」服，偪古音相近，「毋服川」当与「无偪川泽」同义，偪同逼。

〔七九〕「毋逆土功」上「毋逆土」三字疑是衍文。

〔八〇〕《淮南子·氾论》「大刚则折，大柔则卷，圣人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

〔八一〕《广雅·释诂三》「丘，空也」

〔八二〕《意林》卷二引《慎子》「藏甲之国，必有兵遁（遁为道之误字，《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引《慎子》不误）市人可驱而战，安国之兵不由忿起」《慎子》谓「安国之兵不由忿起」与此书下文反对，「行忿」之兵之旨相合。

〔八三〕之上一字疑是栽字或栽（诛）字。

〔八四〕「为义者」上衍一为字。

〔八五〕《老子》「将欲取天下而为之者，吾见其不得已」又「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八六〕《国语·齐语》「方行于天下」注「方，犹横也。」

〔八七〕本篇文末篇名残缺，今据文义加此篇名，以便徵引。

〔八八〕《淮南子·氾论》「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注「祥，顺也。」

〔八九〕「身载于后」四字在一残片上，当是一三一行下半行残片误粘于此者，其确切位置未详。

〔九〇〕《素问·气交变大论》「上经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同书《著至教论》「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九一〕《管子·幼官》「始乎无端，道也。」（同书《兵法》亦有此语）

〔九二〕「道是之行」犹言「惟道是行」。

〔九三〕《越语下》及《管子·势》皆有「逆节萌生」之语，逆节指逆天道之恶德。

〔九四〕骨字疑是肯之笔误，疑当读为克。

〔九五〕阙，削减也，毁也，阙上疑脱将字。

〔九六〕「有人将来」以下一段，似是言观人取人之法者，意谓言行如一之人万不可失，言多文采而行熙熙者（《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则不可用（「得而勿以」之以训用）。

〔九七〕《国语·晋语十一》「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韩诗外传》卷四「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

〔九八〕意似谓言出于前，应有行以实现之于后。

〔九九〕《庄子·山木》「直木必伐，甘井先竭。」

〔一〇〇〕《说苑·谈丛》「直如矢者死。」

〔一〇一〕「大堂」即「大庭」，古呈庭音近，大庭氏为远古帝王之号，见《庄子·胠箧》《汉书·古今人表》作「大廷氏」。

〔一〇二〕「安徐正静」以下一段，文字与《管子·势》大同小异。《势》「故贤者诚信以仁之，慈惠以爱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静不留，裕德无求，形于女色，其所处者柔安静乐，行德而不争，以待天下之渍作也。故贤者安徐正静，柔节先定（此句在帛书中置于本段之首）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节而坚处之。」「端政象」帛书作「端政勇」，「中静不留」帛书作「中情不刹」。《管子》注「中心安静，无所留者。」「形于女色」帛书作「刑于女节」，刑，法也。女节犹言雌节。帛书「单视（示）不敢，明執不能」二句为《管子》所无，執疑为执之误字。《管子·九守》及《六韬·文韬·大礼》皆有「安徐而静，柔节先定」之语。《申子·大体》「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淮南子·原道》「所谓志弱而事强者，柔毳安静，藏于不敢，行于不能……」以上文字皆与帛书相近。

〔一〇三〕胥，待也。《越语下》「尽其（指敌人）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与此义近。

〔一〇四〕《越语下》「无旷其众，以为乱梯。」注「旷，空也。……无令空日废业，使之困乏，以生怨乱，为祸阶也。」

〔一〇五〕《文子·道德》「为兵主，为乱首。」帛书邾字当读为主。

〔一〇六〕《越语下》「死生因天地之制，天因人，圣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圣人因而成之，是故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兵胜于外，福生于内，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

〔一〇七〕《管子·心术下》「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同书《内业》有类似语）意与此文相近。

〔一〇八〕謬疑读为摎，《太玄·摛》「死生相摎」注「谓相扰也」。

〔一〇九〕《管子·心术下》「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内业》有类似语）其意与帛书以上几句相近。

〔一一〇〕「不同廷」上衍一「不」字。

〔一一一〕《老子》「为道日损」又「进道若退」。

〔一一二〕《鹖冠子·天权》「彼立表而望则不惑，按法而割则不疑」《淮南子·说林》「悬衡而量则不差，植表而望则不惑」仪和表指测量用的仪器。

〔一一三〕《淮南子·诠言》「圣人……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

〔一一四〕罹疑当读为逴，《匡谬正俗》六「逴者，谓超逾不依次第」。

〔一一五〕此句「志之」二字重出，乃衍文。

〔一一六〕《汉书·翼奉传》「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

〔一一七〕《说苑·君道》「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

〔一一八〕翳疑读为也，或疑翳字当连下句读，翳居犹言隐居。

〔一一九〕《慎子·因循》「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人难」。

〔一二〇〕《管子·白心》「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满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骄倨傲暴之人不可与交」。

〔一二一〕二執字疑为執之误字，《吕氏春秋·荡兵》「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高诱注「偃，止也」。

〔一二二〕「隳论」当读为「弥纶」，《易·系辞》「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孔疏「弥谓弥缝补合，纶为经纶牵引」。

〔一一三〕《慎子·德立》「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

〔一一四〕《越语下》「得时不成，反受其殃；失德灭名，流走死亡」又「得时弗成，天有还形」，形当从帛书作刑。

〔一一五〕《管子·势》「未得天极，则隐于德；已得天极，则致其力；既成其功，顺守其从，人莫能代。」

〔一一六〕脩疑读为涤。

〔一一七〕《荀子·致仕》「隐忌雍蔽之人」同书《大略》「蔽公者谓之昧，隐良者谓之妒，奉妒昧者，谓之交谮，交谮之人，妒昧之臣，国之蔽孽也。」

〔一一八〕德字疑衍。

〔一一九〕《说苑·谈丛》「利不兼，贵不倍。」《吕氏春秋·博志》「凡有角者无上齿，

果实繁者木必痺。」《淮南子·地形》「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

〔一三〇〕《列女传》卷三「实穀不华，至言不饰。」《淮南子·说林》「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

〔一三一〕《尔雅·释草》「荷，其实莲，其中的，的中薏。」李注「中心苦者也，是其萌芽，薏者意也。」帛书意字义亦双关。

〔一三二〕路，败也，亦作露。

〔一三三〕疑当读为「草丛可残林」。

〔一三四〕意谓父弗能得于子，下「君弗得臣」句同。

〔一三五〕《说苑·谈丛》「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蹇而活，先人余烈。」列，连古音近，《老子》「天毋以清将恐裂」帛书乙本裂作莲。

〔一三六〕《说苑·谈丛》「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

〔一三七〕《广雅·释诂》一：「揗，順也。」此謂可以使虎狼馴服。

〔一三八〕《说苑·杂言》：「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处不时……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文子·符言》有类似文字。

〔一三九〕或疑褱当释褱，读为馈。《战国策·秦策三》：「范雎曰：伐楚而肥韩魏，此所谓借賊兵而齎盜食者也。」《史记·范雎列传》作：「此所谓借賊兵而齎盜粮者也。」语又见《荀子·大略》及李斯《谏逐客书》。

〔一四〇〕《管子·势》：「贏絀变化，后将反施。」

〔一四一〕勮疑当读为噱。口内之上下名为噱。

〔一四二〕《慎子·威德》：「天有明，不忧人之暗也；地有財，不忧人之贫也；圣人有德，不忧人之危也。天虽不忧人之暗，闇户牖必取己明焉，則天无事也；地虽不忧人之贫，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无事也。」

〔一四三〕央，疑当读为犹。

〔一四四〕《慎子·德立》：「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乱矣，失君必乱；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乱矣，失父必乱。」

〔一四五〕《史记·春申君列传》：「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

〔一四六〕此句本当作「信者阳而屈者阴」，抄写有误。

〔一四七〕此小句句首「制人者」三字当为衍文。

〔一四八〕以上一段专论事物之阴阳。《说苑·辨物》：「阳者阴之长也。其在鸟則雄为阳，雌为阴；其在兽則牡为阳而牝为阴；其在民則夫为阳而妇为阴；其在家則父

为阳而子为阴，其在国则君为阳而臣为阴，故阳贵而阴贱，阳尊而阴卑，天之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阳气予而阴气夺。」同书《天辨人在》：「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同书《基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其说皆与此相近。

〔一四九〕「通同」当即「洞同」。《淮南子·诠言》：「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又同书《缪称》：「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

〔一五〇〕戴根之徒泛称植物，陆贾《新语·道基》：「跂行喙息蛸飞蠕动之类，水生陆行根著叶长之属。」

〔一五一〕服字上人字疑衍。

〔一五二〕《文子》有《道原》篇（《淮南子》作《原道》），其名与帛书同，本篇关于道的论述用语多与《淮南子》等书相类不具引。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竹簡養生方第一卷釋文（三）

周世榮

遺

1 •黃帝問於天師曰萬勿（物）何得而行莫大何得而長 日月何得而明天師曰重
2 察天之請（情）陰陽為正萬勿（物）失之而不能行得之而熹（喜）陰陽若於神明之象
3 陰之道虛而五藏廣而三谷若吊能出是食之貴靜而神風之所以生
4 參集而毋（無）神風乃生五味（味）入口（口）到（倒）禽毋（無）五致之曰（以）之心病所
5 貴（貴）主尊乃至致毋（無）過三日必甘味（味）至之五藏（藏）刑（形）乃無害是謂而鼠（予）在及
6 夫髮赤毛脫乃過 陰水乃至淺坡陽熱堅實不死故食實虛（虛）此之後
7 奇之方通於神明天師之食神氣之道

貳

8 •黃帝問於大成曰民何去而幾（冀）包（飽）包（飽）黑而若民若（諾）瑾（瑾）瑜（瑜）
9 鮮白者光大成合（答）曰君欲錄色鮮白則察視天汙天汙之食 方通於陰陽
10 食若則若食黃則察陰若食以盛（鹽）之若（諾）則以胎
11 實虛良欲其數其可以由能復社是澤方乳接陰若數陰（陰）以堅（堅）緊（緊）
12 財（財）脫骨堅骨鳴雄鳴雄安精鼠（予）能服此正炭復生 大止職還辟故（彼）玉
13 實堅乃使之脫骨堅骨之若不數還是之以辟（辟）飲諸此可並死大
14 成之並死食鳥精之道

（卷）

15 •黃帝問於雷熱曰民何夫而死何得而生□□□□□□□□□□

16 而敗其精乙何坡舍氣乙而徼動其形以至五聲乃入其精

17 虛者可使充盈以而可使久蔡者可使長生長生之道（務）慎用玉閉玉閉

18 時乙神明來稽積必見壽乙玉閉堅精乙必使玉泉毋竭乙則百疾弗

19 襲故能長生乙接陰之道必心塞（寒）刑（形）氣相依故曰堂玉勿呈月目

20 蔥明乙再玉勿呈音（意）氣高陽（揚）乙三玉勿呈被（皮）革有光四玉勿呈骨胠（脚）

21 不陽（傷）五玉勿呈屈骨（膂）能方乙六玉勿呈百脈流行七玉勿呈冬（終）身無

22 央（殃）乙八玉勿呈可以壽長九玉勿呈通於神明黃帝乙接陰治神氣之道

肆、

23 •黃帝問於容成曰民始藩（蕃）衍形何得而生形（體）何夫而死何戒之

24 人也有惡有好有夫有壽欲聞民氣（氣）孰屈（能）孫之於容成答（荅）曰君若

25 欲壽則隨察天地之道天氣月盡月盈故能長生乙地氣或有寒暑

26 陰易相取故地久而不腐（腐）君必察天地乙請（情）而行之以身乙有徼可智（知）

27 雖聖人非其所能唯道者智（知）之天地乙至精生於無徼長於無刑（形）

28 成於無體（體）得者壽長失者夭死故善治氣持精者以無徼為積乙精

29 神來益（溢）翕甘露（露）以為積飲精（液）泉靈尊以為經去惡好治神乃留刑（形）翕

30 氣之道必致之來精生而不（弗）尚（上）下皆精塞（實）溫 一息必深（深）而久新氣

31 易守乙宿氣為老新氣為壽善治氣者使宿氣夜散 新氣朝處（聚）

以徹九徼(竅)而實六府食氣有榮春辟(避)濕陰反辟(避)湯氣於辟(避)
辟(避)凌陰必去四谷乃校(深)息以為壽｜朝息之志其出也浮(務)合於天其入也
按蹻(筏)閨調如藏於淵｜則陳氣日盡而新氣日盈則形(刑)有安充以生為元
故能久長書息之志度(呼)吸深徹耳目蔥明陰陰整氣中不蕾腐故
無苛(府)央(殃)莫(暮)息之志深息長体使耳勿聞且以安候(寇)去形(刑)故能
長生夜半之息也覺楷(腊)毋廢使刊(形)採(深)金去氣｜六府皆發以通將啟
壽持必以春(發)理志台氣之精出死入生雖欲味弊此死刑(形)此胃(謂)生
精治氣杳往務在積精新盈必寫｜(瀉)新出必補補寫(瀉)之時於卧為｜
酒食五味以志治氣目明耳蔥(聰)被(皮)革有光百脉充盈｜陰乃二生

(伍)

堯問於舜曰天下孰最貴｜舜曰生最貴堯曰治之奈何舜曰
富夫陰陽堯曰人有九徼(竅)十二節皆設而居何故而陰與人具(俱)生而
先身去舜曰飲食而以諧志而使謀其名而置其理(體)其使甚多
而無寇禮故與身俱生而先身死堯曰治之奈何｜舜曰必愛而
毒之救而諧之飲而食之使其題擬堅強而後事之必監之而勿已必樂
突而勿寫持精(積)｜氣將稽(繼)行年百歲賢於往者舜之接陰治氣之法

(陸)

王子巧父問於彭祖曰人氣何是而精彼彭祖合(答)曰人氣莫如竣精竣氣
常閉百脉生疾竣氣不成不能養生｜故壽蓄在竣竣之藩愛氣乃

49 成毄是故道者發明唾手循辟(臂)乚靡腹從陰從陽必先吐陳乃翕
50 竣氣與竣通息與竣飲食飲食完竣如養赤子赤子驕悍數起慎勿
51 出入以脩美理乚軲白內成何病之有坡(彼)生有央(殃)乚必其陰精扇(漏)泄百脈宛
52 廢喜怒不時不明大道乚生氣去之俗人芒生乃持(恃)巫醫行年未五十
53 刑(形)必夭貍頌事自殺乚亦傷悲找(哉)乚死生安在徹士製(制)之實下閉精
54 氣不扇(漏)泄心製(制)死生孰爲之敗乚慎守勿失乚長生累累從從安
55 樂長壽長壽生於蓄積乚坡(彼)生之多乚尚(上)察於天下乚下播於地乚能者必神
56 故能刑(形)解乚明大道者其行陵雲乚上自麋搖水溜能遠龍(龍)登能高疾
57 不力□□□□□□□巫成招□□□巫成柖以四時爲輔天地
58 為經巫成柖與陰陽皆生陰陽不死巫成柖與□視□□□□□□□

(三)

59 帝盤庚問於耇老曰聞子接陰以爲強翕天之精以爲壽長吾將何
60 處而道可行耇老合(答)曰君必貴夫與身俱生而先身老者弱者使之
61 強短者使之長貧者使多量乚其事壹虛壹實治之有節一曰垂枝(肢)直
62 脊乚撓尻二曰疏股動陰縮(縮)州乚三曰合走(睫)毋聽翕氣以充腦乚四曰含
63 其五味飲夫泉英乚五曰群精皆上翕其大明至五而止精神日怡耇老
64 妾(接)陰食神氣之道

(捌)

65 禹問於師癸曰明耳目之智(知)以治天下上均湛地乚下因江水至會稽

之山丶處水十年矣今四枝(肢)不用家大紀(亂)治之奈何丶師癸合(答)曰丶治正之紀必自身始丶血氣宜行而不行此胃欵夬丶六極之宗也此氣立之續也筋脈之繇也不可廢忘也於腦也於丶於味也於丶道之以志動之以事非味也無以充其中而長其節非志也無以知(知)其中虛與實非事也無以動其四支(肢)而移去其疾故覺侵(寢)而引陰以胃(謂)練筋流信(伸)有詘(屈)此胃(謂)練實動用必當精故衆出行此道也何從不勉焉於是欽淫以安后姚家乃復寧師癸治神氣之道

玖

文執見齊威王威王問道焉曰寡人聞子大夫之博於道也寡人已宗廟之祠不殺(暇)甚聽欲聞道之要者丶二丶三言而止文執合(答)曰臣為道三百編而卧最為威王曰子澤之卧時食何氏有文執合(答)曰淳酒妻韭威王曰子之長韭何邪丶文執合(答)曰后稷井鞏草千歲者唯韭故因而命之其受大氣也晏(早)其受地也深故辟(避)萬(憫)懣(驚)沃(怯)者食之恒張目不瞑(寐)者食之恒明丶耳不聞者食之恒惹(聰)春三月食之苛(荷)疾不昌丶筋骨益強此胃(謂)百草之王威王曰善丶子之長酒何邪文執合(答)曰酒者五穀之精氣也其入中散溜(流)丶其入理也儆而周不倉卧而九(究)理故以為百藥緜(由)威王曰善然有不如子言者夫春歈寫入入以韭者何其不與酒而恒興卵邪文執合(答)曰亦可夫鷄者陽獸也發明聲惹信(伸)頭羽張者也復陰三月與韭俱儆故通者食之丶威王

84 曰善し子之長卧何邪文執合（答）曰大卧小寢生民之事也譬如雁
85 鶩商相（相隨）就種（衆）慢（散）奚（鳴）動之進（晉）食而生者□食□□（食卧而安者
86 也夫卧使食雁宵（消）散藥以涼刑（形）者也辟（譬）卧非食如火共金故一
87 昔（夕）不卧百日不復食不化必如桃鞏（鞭）其心密室鏡湯劇意
88 故道者敬卧威王曰善し寡人恒善莫（暮）飲而連於宿苟無（毋）病（病）虐し文
89 執合（答）曰無（毋）病（病）如鳴（鳥）欲晏（早）卧晏（早）起莫（暮）卧莫（暮）起し天者愛明し地者
90 晦道者九（究）其事而止し夫食氣諧（諧）入而影移夜半而□□□□
91 氣致之六極六極堅精是以内實外平座漠帝處し靡（靡）靈不生此道之
92 至也威王曰善

（拾）

93 ・王期見秦昭王問道焉曰寡人聞客有能以為勁強益氣
94 以為精明寡人何度而壽可長王期合（答）曰必朝日月而翕其精光
95 食松柏飲走獸衆英可以却老復莊（壯）寧澤有光夏三月去火以
96 日爨享（烹）則神慧而慧明後陰之運以靜為強し平心如水靈路（露）
97 内藏欲以玉笑（篋）心毋怵（怵）楊（揚）五音進合氣短氣長禽其神
98 禮飲天時（漿）致之五藏（臟）欲其深藏靈息以長氣刑（形）乃剛裏
99 □□□□□□□□迫水精氣凌楚（楚）久長神和内得云（魂）柏（魄）皇
100 □五藏鞏（固）白玉色重光壽參日月高天地安陷王曰善
101 錄（由）使則可以大也可以達行故能壽長

（壹）

102 •凡將合陰陽之方握手上（土）指陽循肘（肘）房就夜（腋）旁上筐
103 網抵頷鄉揭承匡（筐）霤周環下缺盆過膺津陵劫（劫）海上常
104 山入玄門御交筋上欲精神乃能久視而與天地手存
105 交筋者玄門中交脈也為得操揭之使體（體）皆樂養說（悅）澤（懌）
106 以好雖欲勿為作相呴相抱以次（恣）戲道戲道一曰氣上面熱（熱）徐呴二
107 曰乳堅鼻汗徐抱三曰舌薄而滑徐毛四曰下汐股濕徐
108 操五曰嗌乾喝唾徐摵此胃（謂）五欲之徵備乃上上摧而勿
109 內以致其氣氣至深內而上搬之以持其熱固復下反之毋使其
110 氣歇氣女乃大喝然后執（熱）十動接十節雖十修長刑（形）已沒遂
111 氣宗門乃親八動聽五音察十色之徵

（貳）

112 •十動始十次廿（廿）一卅（卅）一五（十）一六十一七（十）一八十一九十一百出入而毋決一動毋泄耳
113 目蔥明一再而音聲（聲）一三而皮革光一四而脊脅強一五而尻脾（髀）方
114 一六而水道行一七而堅以強一八而泰（膝）理光一九而通神明一十而
115 為身常此胃（謂）十動

（叁）

116 ・十節一曰虎游二曰蟬拑(附)三曰牛(凡一蛻四曰固精五曰堅深六曰爰(援)
117 捕七曰躄(唐)證(痙)八曰危(詭)筋六曰妻(攣)拳(拳)十曰衰瘁

(肆)

118 ・十傳一曰上之二曰下之三曰左之四曰右之五曰深之六曰
119 徐之七曰希之八曰數之九曰淺之十曰深之

(伍)

120 ・八動一曰接手二曰搖(伸)拑(拾)三曰直踵四曰倒句(勾)五曰上句(勾)
121 六曰支股七曰平衡(踦)八(曰)振動夫接手者欲隨之傳也信(伸)
122 拑(肘)者欲上之據且距也直踵者深不及也倒句(勾)者旁
123 欲據也上句者欲下據也支股者判(剌)大(太)過也平衡(踦)者欲
124 津液也振動者欲人久持之也
125 癒息者內急也懣息主美也衆濕者五笑八而養
126 乃始也舂者益甘甚也起者身振動欲入之矣也

(陸)

127 ・晉者男之精前旦(晨)者女之精貴(積)晉精與養女精簡(蔫)皆動
128 皮膚氣血皆作故能發閉通塞中府受輸而盈

(柒)

129 ・十乙之設一乙而清涼出焉乙而臭如蘭芳三乙而漯四乙
130 而青五乙而蒸六乙而濟七乙而漠八乙而脂九乙而腐
131 十乙而終終乙復清涼復出是胃(謂)大率大率之數畢汗

啓白手足皆作風不得席起而大喊死為漢當此
之時中極氣張精神入藏乃生治病

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竹簡《養生方》第二種釋文

（壹）

又（有）犬善臭（嗅）於豐與門埃井上方五尺乚大
妻相惡埃户枯方五尺欲徼貴人埃
門左右方五尺多惡夢埃牀下方
七尺姑婦善訽埃户方五尺嬰兒
善泣涂梪上方五尺
與人訟書其名直（置）履中
取兩雌雌尾燔治自飲之徼矣
取東西鄉犬頭燔治飲夫妻相去
治傳入得矣
取雄雄左蚤四小女子左蚤四以荃煮並
取其左廉直洞中飲之必得之

（貳）

·黃神問北方神曰陰陽大論（論）裏（裏）十二節俱產而獨先死何也北方神曰力事弗（勿）致（致）哀樂
弗以飲食弗右其居甚陰而不見陽萃而慕用不寺其莊（壯）不刃兩熱是以傷諱其

名匪其體（體）至多暴事而毋禮是故聖者保生而壽先死

（叁）

•怒而不大者肌不至也大而不堅者筋不至也堅而不熱者氣不至也肌不至而用則（遲）三者皆至此胃（謂）三階

（肆）

•天下至道談

如水泳溫如春秋氣壯者帝見吾得其功來者勿堵吾卿其實於虛淡（淡）神明之事在北所開審探玉關神明將至孔竅治身務在積精積氣氣必舍精夫（訣）布舍之時請夫（訣）為之為之舍坐閉戶目吾當其時物在物來至精將失（佚）矣以此之座實有常淡用之安勿困勿窮筋骨後強瞳以玉泉（泉）以養（鈐）家故徼出徼入侍益是常三和之至堅勿以強將欲治之必審其言瞳以玉閉可以壹竅壹瞳耳目聰明真瞳聲音章三瞳五華光四瞳者骨強五瞳尻脾方六瞳水通行七瞳致堅以強八瞳志驕以陽九瞳順於天益十瞳產神明

（伍）

•氣有八益有七損（損）不能用八益去七損（損）則行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耳目不聰明七十下枯上槁陰氣不用漯泊留出今之復壯者通去七損（損）以致其壽八益以貳其氣是故老者復壯不衰君子居處安樂飲食次敘喜怒有節（時）志不煩亂（亂）則氣流行而不滯．

輕利疾使內不竭通產病出行精（時）志不煩亂（亂）則氣流行而不滯．

其外強用之不能通十產經脈氣血先竭九激（竅）不通上下不同產經脈故八益去七損（損）

30 五病者不作

（陸）

31 ・八益一曰治氣二曰致津三曰智時四曰高氣五曰起法六曰[illegible]

（柒）

32 ・七損（損）一曰閉二曰泄三曰漏四曰[illegible]五曰煩六曰絕七曰竭

（捌）

33 ・治八益旦起起坐直脊開兒齒叩印下之回治氣飲食畢尾直脊舍閒遠氣[illegible]

34 漱女欲為之曰智時為而更養氣周身之曰蓄氣為而物強 數出入和治曰和法 出卧

35 令人起之起擇之曰積氣幾已內養令嗌舍氣印下之靜[illegible]溫之曰倚廉已而洒之志而

36 舍之曰定頃此謂八益

（玖）

37 ・七損（損）為之而疾漏曰內閉為之出汗曰外泄為之不已曰稿奏欲之而不能曰帶為之強

38 亂曰頃弗欲強之曰絕 為之奈何 疾曰[illegible]奈何 七損（損）故善用八益去之法（法）長用日萬[illegible]者體輕利強

39 氣益強延年益壽居處樂長

（壹拾）

40 ・人產而所不學者二一曰息二曰食非此二者無能學與服故教生者食也精（精）生者色也是以生人

41 合男女必有制也故

（壹拾壹）

42 ・一曰龍漦二曰蜂付思外三曰天打四曰[illegible]秦五曰黃楊息內六曰衰屋思外七曰豬諸八曰[illegible]

43 務九曰青靈思外十曰玄根此謂十數
（壹拾貳）
44 ・一曰玄氣二曰定味三曰治節四曰淳粹五曰通六曰叡哲八曰精盈九曰玄一
45 十曰恩利此謂十精
（壹拾叁）
46 ・一曰高之二曰十之三曰玉之四曰古之五曰玄(泫)之六曰深之七曰深之八曰徐之此謂八
（壹拾肆）
47 ・十倍聖備十熱豫陳八道樣十接形以各行不及走道泉此門前田柱前通泉(泉)
48 八埵觀氣所有乃智(知)五音數復數先
（壹拾伍）
49 ・八埵一曰接手二曰信(伸)脚三曰平肩四曰立踵五曰支臨六曰振筋七曰周淵(胸)八曰上
（壹拾陸）
50 ・五音一曰徐急二曰楊急三曰緊急四曰緩三曰數(緊)五音以智(知)其心萬舉(變)
51 埵以智(知)其所與所適
（壹拾柒）
52 ・接手者放服之傳(傳)信(伸)脚者衆主之麻(痲)足接也肩(肩)胸(胸)者骨衆麻(痲)
53 立踵者宗(踪)不及上暴者不服心主平肩者經渴振筋三事之此謂八埵
（壹拾捌）
54 ・氣上面熱徐吟氣堅喜汗徐舌薄而深徐徐下夕股濕徐操益氣門開通

數術記遺一卷

漢　徐　岳　撰

北周漢中郡守前司隸臣甄鸞註

明　毛　晉　校

余以天門金虎呼吸精泉

按星經云鼎者西方白虎之宿太白者金之精也太白入鼎金虎相薄法有兵亂周宣王時有人採薪於郊間歌曰金虎入門呼長精吸玄泉時人莫能知其義老君曰太白入鼎兵其亂徐氏名岳東萊人蓋以漢室版蕩又譎詭見於天將訪名山自求多福也

羽檄星馳郊多走馬

按漢徵天下兵必露檄插羽也老君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也

遂負帙游山跡跡志道

跡跡者兩足共跡一足跡也漢文帝河上公跡跡為士

備歷丘嶽林壑必過乃於太山見劉會稽博識多聞徧於數術余因受業頗染所由余時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曾游天目山中

會稽官號漢中人也按曆志稱靈帝光和中蔡城守門候太山劉洪造乾象曆又制月行遲疾陰陽曆自洪始也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洪後為會稽太守劉洪什乾象於東萊徐岳又授吳中書令闞澤澤世重焉為注解

今案地記天目山在吳興之界

見有隱者世莫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余亦以此意問之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閇與四維

藝經云捐閇者周公作也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其文曰周有文章虎不如龍豕者何為來入兎宮王孫出卜乃造黃鍾犬就馬廐非類相從伞奔鼩穴牛入雞籠徐援稱捐閇乃是奇兩之術發首即奇一後乃奇兩者即為疑更調曰大豬東行遊虎坑兎子欲宿入馬廐全來入村狗所屯大牛何知乘龍上蛇往

西方入猴鄉雞烏不止夜[illegible]其言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造也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維其文曰火爲木生甲呼丁夫婦義重己隨壬貴遁則統領辛參南丙婁則須守乙後火戊子天癸就庚四維東蒼子所造也布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傘圍天門地連兎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豬鄉鼠入虎藏孽亦有四維之戲與此異焉

數不識三妄談知十

三者上中下也十數最一數也於先之意非止十等之名將關大衍之首事一也

猶川人事迷其指歸乃恨司方之手爽

司方者指南車也狐疑論稱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川谷之山率多斜曲川人曰積數之常乃固以之非指南車之爲爽乃指謂[illegible]權司方所指者乃爲我等之西也然則指南豈其誤也乃行數里川人又曰司方所指我等之東也衆共論之爲疑笑於時客成子怪而問之川人以其狀白對客成曰在此望之具茨之山於汝住所復在何方川人又曰在我之東客成曰汝向言在西今更在東何言不常也此非山川之移川曲之斜人心之惑耳川人乃請於斜曲之中定東西南北之術客成曰當竪一木爲表以索繫之表引索繞表畫地爲規日初出影長則出圖規之外向中影漸短入規之中候西北

隅影初入規之處則記之乃過中影漸長出規之外候東北隅影初出規之處又記之取二記之所即正東西也折半以指表則正南北也川人志之以爲知方之術

未識剎那之除促安知麻姑之桑田

按楞伽經云稱量長短者積剎那數以成日夜剎那量者壯夫一彈日指過頃遥六十四剎那二百四剎那名一恒剎那三十恒剎那名一婆羅三十婆羅名一摩睺羅多三十摩

睺羅多子爲一日一夜其一日一夜有六百四十八萬利那神仙傳稱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爲桑田狹萊水淺於往者略半也豈復將爲陵陸乎方平乃曰東海行復揚塵耳

不辨積微之爲量詎曉百億與大千

按楞伽經云積微成一阿摩勒果一阿摩勒果成一銅上塵七銅上塵爲一水上塵七水上塵爲兎毫上塵七兎毫上塵爲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爲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爲一鄔由旬中由塵七鄔由塵成一虮七虮成一蝨七蝨成一麥橫七麥橫成一指節二十四指節爲一肘四肘爲一弓去肘五百弓爲阿蘭惹據成一麥橫七麥橫成一指節二十四指節爲一肘四肘爲一弓去肘五百弓爲阿蘭惹據若摩竭國人一拘盧舍爲五里八拘盧舍爲一由旬一由旬計之爲四十里也及以算校之正得一十七里何者計二尺爲一肘四肘爲一弓弓長八尺也計五百弓有四千尺也八拘盧舍則有三萬二千尺除之得五千三百二十三步以里法三百步除之得一十七里餘二百三十三步華嚴經云四天下共一日月爲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小鐵圍山遶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一千小世界有一中鐵圍山遶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一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遶之名曰大千世界此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有百億須彌山乃令校之世有十億日月十億須彌山何者置小千世界之中有一千日月以一千乘之得一百萬即中千世界中日月數也置中千世界日月之數以一千乘之得即大千世界日月之數也又云四天下者須彌山南曰閻浮提山北曰鬱丹越山東曰弗婆提山西曰俱耶尼山其日月一日一夜照四天下山南日中山北夜半山東日中山西夜半及以成事驗之則有疑矣何者按閻浮提人在須彌山南及至二月八月春秋分晝夜停以漏刻度之則晝夜各五十刻也然則日初出時東向視日之當我之東即

漏刻及其日浸當我之西五十刻其一日一夜之中遠三天下而來所以至曉亦得五十刻也胡以十萬爲億有百億日月四天下等事有所未詳也

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

按詩云胡取禾三百億兮毛注曰萬萬曰億此即中數也鄭注云十萬曰億此即下數也徐援受記云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此即上數也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

從億至載終於大衍

按易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也

下數淺短計事則不盡上數宏廓世不可用故其傳業惟以中數耳余時問曰先生之言上數者數窮則變既云終於大衍大衍有限此何得窮先生笑曰蓋未之思耳數之爲用言重則變以小乘大又加循環循環之理豈有窮乎

小乘大者備加董氏三等術數加更載爲煩故略焉

余又問曰爲算之體皆以積爲名爲復更有他

法乎先生曰隸首注術乃有多種及余遺忘記憶數事而已

其一積等　其一太乙　其一雨儀　其一三才　其一五行　其一八卦　其一九宮　其一運算　其一了知　其一成數　其一把頭　其一龜算　其一珠算　其一計算

此等諸法隨須更位唯有九宮守一不移位依行色並應無窮

從積以來至珠算從一至於百千已上位更

不變改位依行色者位依五行之色非方水色黑數一東方木色青數三南方火色赤數二西方金色白數四中央土色黃數五言位依行色一位第一用玄珠十位第二用赤珠百位第三用青珠千位第四用白珠萬位第五用黃珠千萬位以白絓繫黃珠萬萬位曰億以黃絓繫黃珠自餘諸位唯兼之故曰並應無窮也

余慕其術慮恐遺忘故與好事後生記之云耳

積算

今之常算者也以竹爲之長四寸以效四時方三分以象三才言算法是包括天地以燭人情數始四時終於大衍猶如循環故曰今之常算是也

太一算太一之行去來九道

刻板橫爲九道竪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

兩儀算天氣下遍地稟四時

刻板橫爲五道竪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下珠色黃上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遍地稟四時也

三才算天地和同隨物變通

刻板橫爲三道上刻爲天中刻爲地下刻爲人竪爲算位有之珠青珠屬天黃珠屬地白珠屬人又其三珠通行三道若天珠在天爲九在地主六在人主三其地珠在天爲八在地主五在人主二人珠在天主七在地主四在人主一故曰天地和同隨物變通亦況三元上元甲子一七四中元甲子二八下元甲子三六亦隨物變通也

五行算以生乘生生變無窮

五行之法水玄生數一火赤生數二木青生數三金白生數四土黃生數五今爲五行算

色別九枚以五行色數相配爲算之位假令九億八千七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者則以白算配黃爲九億以青算配黃爲八千以赤算配黃爲七百以玄算配黃算爲六十以一黃算爲五萬以一白算爲四千以一青算爲三百以一赤算爲二十以玄算爲一也故曰以生兼生生變無窮

八卦算針刺八方位闕從天

算爲之法位用一針鋒所指以定算位數一

從離起指正南離爲一西南坤爲二正西兌爲三西北乾爲四正北坎爲五東北艮爲六正東震爲七東南巽爲八至九位闕即在中央竪而指天故曰位闕從天也

九宮算五行參數猶如循環

九宮者即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五行參數者設位之法依五行已注於上是也

運籌算小往大來運於指掌

此法位別須算籌一枚各長五寸至一籌上各爲五刻上頭一刻近一頭刻之其下四刻迭相去一寸令去下頭亦一寸入手取四指三間間有三節初食指上節間爲一位第二節間爲十位第三節間爲百位至中指上節間爲千位中節間爲萬位下節間爲十萬位無名指上節間爲百萬位中爲千萬位下爲億也它皆倣此至算刻近頭者一刻主五其遠頭者一刻之別從下而起主一主二主三

主四若一二三四頭則向下於掌中中若具五則廻取上頭向掌中故曰往大來也廻游於手掌之間故曰運於指掌也

了知算首唯兼五腹背兩兼

了算之法一位爲一了字其了有三曲其下股之末內主一外主九下次第一曲內主二外主八當第二曲內主三外主七其第三曲內主四外主六當了字之首則主五故曰首唯兼五腹背兩兼也

成數算春夏生養秋收冬成
算之法位別須五色算一枚其一算之象頭
各以黃色爲本以生數也餘色爲首其五行
各配土爲成數也水玄生數一成數六火赤
生數二成數七木青生數三成數八金白生
數四成數九若以首向東及南爲生數向西
及北爲成數假令有九億八千七百六十五
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者則以白算首向北爲
九億以青算首向西爲八千以赤算首向北

爲七百以玄算首向西爲六十以黃算一枚
竪爲五萬以白算首向東爲四千以青算首
向南爲三百以赤算首向東爲二十以玄算
首向南爲一也故首向東向南爲生數向西
向北爲成數故云春夏生養秋收冬成也
把頭算以身當五目視四方
把頭之法別須算二枚一漫一齒者一面刻
爲一其一面爲二一面爲三其一面爲四也
漫者爲把爲猶即當五算生齒者爲把頭一
目當一算故曰以身當五目視四方也
龜算春夏秋成遇冬則停
爲算之法位別一龜龜之四面爲十二時以
龜首指寅爲一指卯爲二指辰爲三指巳爲
四指午爲五指未爲六指申爲七指酉爲八
指戌爲九指亥爲十龜頭指不以爲數故云
遇冬則停也
珠算控帶四時經緯三才
刻板爲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中間一

分以定算位位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
別其上別色之珠當其下四珠珠各當一至
下四珠所領故云控帶四時其珠游於三方
之中故云經緯三才也
計數既捨數術宜從心計
言捨數術者謂不用算籌宜以心計之或問
曰今有大水不知廣狹欲不用算籌度而知
之假令於水北度之者在水北置三表令南
北相直各相去一丈人在中表之北平直相

望北水岸令三相直即記南表相望相直之處其中表人目望處亦記之又從中相望處直望水南岸三相直看南表相直之處亦記之取南表二記之處高下以等北表點記之還從中表前望之所北望之北表下記三相直之北即河北岸也又望上記三相直之處即河北岸中間則水廣狹也或曰今有長竿一枚不知高下既不用籌算云何計而加之答曰取竿之影任其長短畫地記之假令手

中有三尺之物亦竪之取杖下之影長短以量竿影得矣或問曰今有深坑在上看之可知尺數已否答曰以一丈極意長短假令以一丈之杖擲著坑中人在岸上手提之一杖舒手望坑中之杖遥量知其寸數即令一人於平地捉一丈之杖漸令却行以前者遥望坑中寸量之與望坑中數等者即得或問曰令甲乙各驅羊一羣人各問多少而甲曰更得乙一口即加五多於甲問各幾何答曰甲九口乙十一口或問曰甲乙各驅羊行人問其多少甲曰我得乙一口即與乙等乙曰我得甲乙口則倍多於甲問各幾何答曰甲二乙四或問曰今有雞翁一隻直五文雞母一隻直四文雞兒一文得四隻合有錢一百文買雞大小一百隻問各幾何答曰雞翁十五隻雞母一隻雞兒八十四隻合大小一百隻計數多少略舉其例或問曰今有雞翁一隻直四文雞母一隻直三文雞兒三隻直一文

合有錢一百文還買雞大小一百隻問各幾何答曰雞翁八隻雞母十四隻雞兒七十八隻合一百隻

或問鸞曰世人乃云算位者算子則竪信有之乎鸞答之曰依如針算則以針鋒指八卦之位一從離起左行周而至巽八位既合及其至九無位可指是以在中竪而指天故曰有位合算子竪之名也又問鸞曰昔有吳人趙達用一等之法頭乘尾除其有此術乎鸞答之曰此乃傳

之失實猶公獲婁一足丁氏穿井而獲一人也何者按乘之法重張其位以上呼一置得於中置所除之數於下又置得於上亦三重張位然則乘之與除法用不同欲以一算上下當六重之身增損爲衆位之實若其神也則籍一算之功如其凡也理不可爾問者又曰若如來指爲妄矣此言何從而至鸞答之曰此亦傳之過實也何者積一算者蓋一位用一算也頭乘尾除者欲使乘別位乘時以針鋒指之除時則用針

尾揭之故有頭乘尾除之名也

數術記遺一卷 終

自序章第一

夫天地之間唯人最貴人之所貴莫若於長生夫有所修習眞道易營而速成夫長生且貴況復役使萬靈上昇天庭者哉天長生之法其門不一若乃金石草木采鍊有功神形疲勞法又不貴其吸風飲露之道不離一室不逾一日首尾終始數言便畢學者須除邪穢但設壇清齋行道盥漱沐浴擊磬焚香啓虛香氣周流辟除祆氛自有神仙告子玄旨或自心知或因夢傳神仙之事人豈能言言亦不信不信而習功豈能全天道不言四時行焉地德不言萬物生焉玄牝綿綿歸于自然玄之又玄達於衆妙之門耳

名位章第二

玄牝司呼吸左右法陰陽地戶變吹呵天地無淺深導達同治水舒暢復巾金勤用法天理無爲證道心

大通章第三

大洞常通天地風嶺嵩蕩漾三峽通竊候陰陽寒暑風爲飢爲瘟至妙宗初善中善後善功性通氣通神亦通二景氣添金醴功湧達湧泉爲大通旋機不斡是眞宗

姑盈章第四

洞穴無底不可測岳鎮海瀆卒難識天門仙路除荆棘景氣祥風無兆億齋篙姑盈命無極玉極大洞漸相識

白石章第五

白石山間丹鳳飛白石山外運雙扉必知細水入天闈求仙法象如嬰兒

玄門章第六

玄門颯颯仙風起閉之又數又經幾陰陽調治又如此一千二百浮深水果然不忘張君旨

玉廬章第七

玉廬風景清調鍊幾時精舍咽想天庭欵念退丘生

大總章第八

丹穴丹鳳飛大洞運雙機仙逕天蘘盡罪池海鷺歸千峯鳴衆壑靜室委閑衣水散瀟湘淨金疎霜露稀火炎瓊水少海欠景風微呼吸陰陽順吹噓寒暑序玄黃施啓閉金木變光輝大道非常道如空無所依

空谷章第九

太易之初太初之始三辰運而不息四時行而不已金既至而土休五將終而一起或玄或黃匪柔匪剛生不生兮地德常化不化兮天道長雷雨解而龍散飛山風蠱而虎不藏乾坤否而復泰日月交而無光燒薙園圃巡行邊疆靈龜呼吸於玄堂醯鷄舒暢於朝陽委衣飛著散髮捐霜慶雲變鍵丹鳳翱翔降甘露兮江漢湯湯起祥風兮百卉芬芳撞鐘磬兮鏗鏗鞞鼓班列位兮濟濟跪跽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化者化而不生生者生而不化哀哉顏子秀而不實哿矣嬰孩號而不嘆日居月諸羲照爰臨惟虎惟龍爰處爰吟鷄有陽棲之雄雉爲擅澤之禽玄牡常閒泉池无淺無深震指扶桑暢春山之黛色蒼翠離分南呂躬西岳而金氣陰流水王寒風吹耳炎火呵心扃天門以攘火道用人火以攻霖霪旋頭芒角閉陽關以退寇房心繼烈開北戶以祈陰豫察神龜之殺無違虞人之箴天柱傾西地維缺東列宿運轉無墮鍊補之力百川流注常修畎澮之功散清風兮不已卧洪水兮如空千二百兮張聖法一五七兮盡天宗似漱非漱如浴非浴風以導神露以潤屋欲安神而兼屋習風露而絕穀高臺立表測景之短長密室飛灰候氣之遲速天風不阻清濟長江人命豈憂往歌來哭是非利害目不挂於虛堂悔咎災祥必不生於虛谷

勸章第十

風行於天穀生於地動物植物本非同類從
其類者生逆其性者刑朝亦辛與酸暮亦辛
與酸百邪攻正眞焉得久芳蘭肥葷害神氣
形性俱憔悴神氣既已散子身于何判親其
天者身報天存其神者神報人用之唯儉作
唯勤髓竭自爲墳下塵積功成鍊非自然非
自然非因非緣非鬼神

誡章第十一

一切萬物皆常住非理毀用爲侵損脩習正
性福自生慢法輕教虧眞本

洗滌章第十二

既絶世間粮須洗至眞腸啖服人間藥玄泉
夢裏方既受神仙教方知天道長

虛无章第十三

仙家宮闕凌空起不出庭闈見生理大道冥
冥雙闕風天津森森丹池水挺埴靈室此眞
身利有用無眞至眞盈元不散身長在飛作
寥陽宮裏人

辯惑章第十四

禮記曾參問丘稱老氏言師引先師語先師
非謬傳

治病章第十五

天門法金水地戶分六氣口熱呵心火耳冷
吹腎水肺四中嶽鼻噓肝眼無淚閉宅呼戊
已不辯三焦嘻三陽攻一水地戶不獲已臨
丈全六理吹呵寒暑備玄牝何綿綿呼吸何
常事大都氣難通閉戶至心攻布散玄光髮
摩掌炎火衝圓蓋無沃雪毒瘴爲祥風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三　九眞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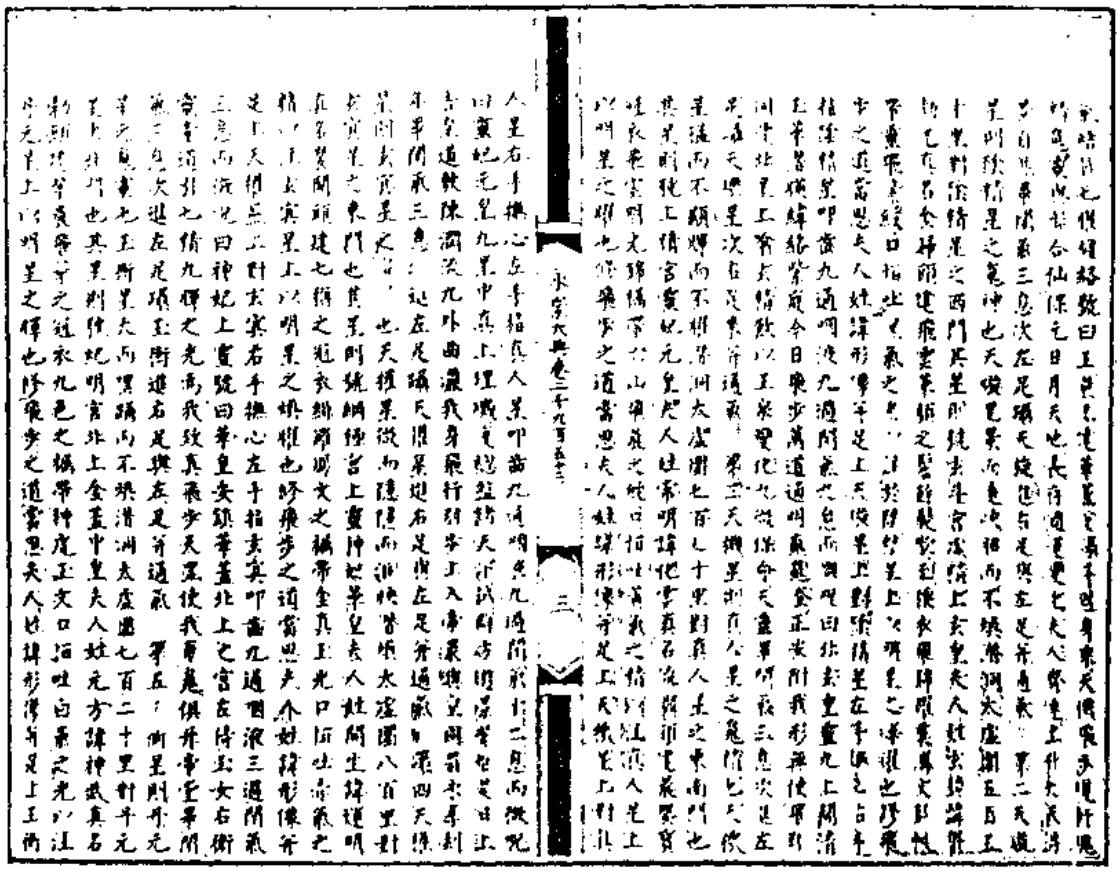
太上飛行九神玉經 一名金房內文太上大道君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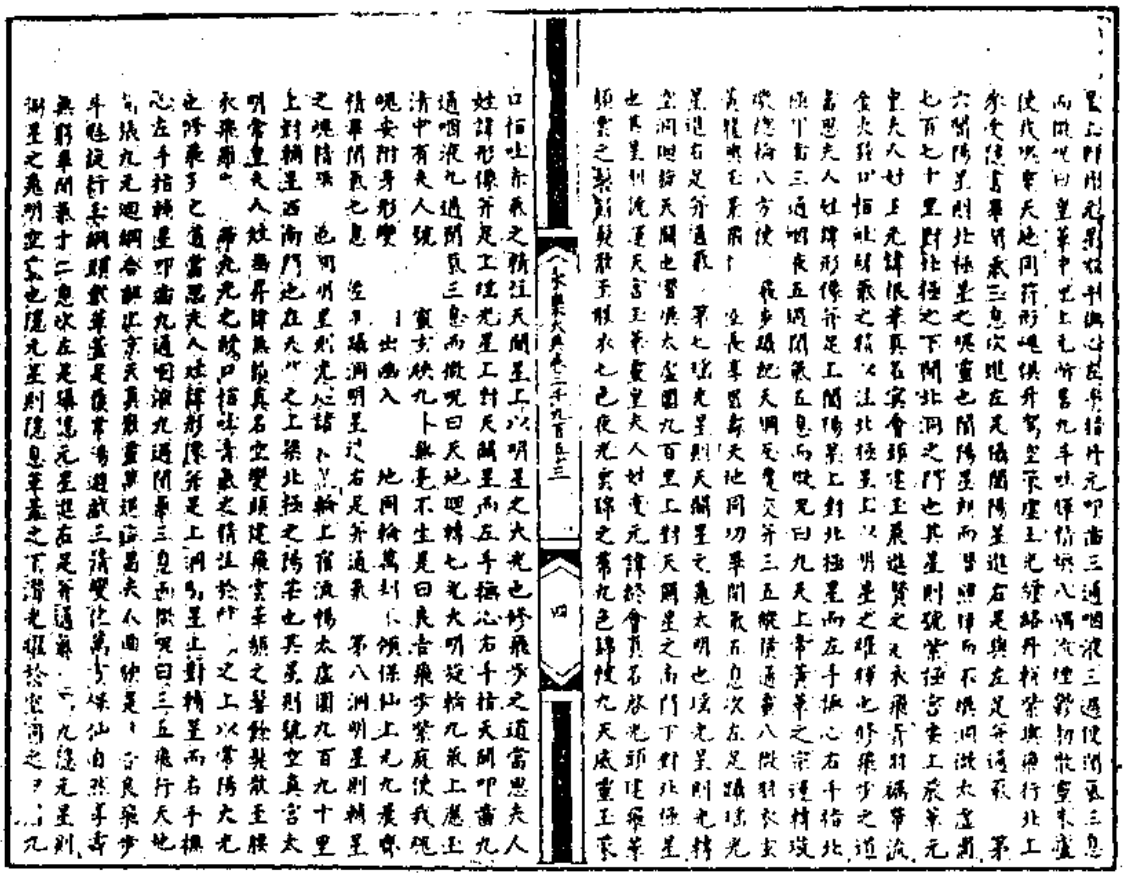
仙廣度是以道尊真事難九是遠景玄言遐載北玄遵道明生之經實千洞是之門始職職以召運從刻會以開輪散萬物之源衆御天地而長存乃覺九星之奇妙治斗魁之至尊之夫九星者實九天之靈根日月之明梁萬品之淵宗也故天有九氣則以九星為其變祖地有九州則以九星為其神主人有九竅以九星為其命府陰陽九宮則以九星為其門戶五嶽四海則以九星為其源府五九參列綱維無窮制御天宿迴轉三辰調理四五故天地得存萬品之所宗神仙之所遵矣天無九星則無以為高清地無九星則無以為重重八無九星則九孔不明上帝景之以通真神仙憑之以得成五行乘之以致度萬物稟之以得生也天清地靜則九星垂明天激地否則九星幽昏幼童之期天關運五行之氣轉空洞

之大輔從九天之應會是以神光耀灼玄監萬生修行感徂以告災祥天地所以有大道之災百六應符會九星璿轉救終所以陰陽初生二氣否泰民騭地攝九海其一金玉化消毫末不失也衆九星之所超魂魄之所從明天地之用玄綱之妙得其中則有空常隨步藏景逃形變化三萬萬物立成景隨陰陽二十五名異趣而機似不下傳上有九辰華蓋中有九皇夫人是精氣童官九千之威神吐換七雌之光流映九天之門洞朗幽虛無不彰也其星陽芒則為流金火鈐陰芒則為招搖七元皆高上之靈衆元始之威景之龍飛天漢之訣隱諱四口之中列帝華辰之下等屬權天以招其則玄元曲隅于皇場九辰下降於靈宇夫人懷悅於寢席玄子託名於胎育有如此道稟之使是以先大劫之會度洪災於甲申之時之二七年使得委鴻翮而騰翔序紫宵而升最也此玉清之上道不比上清之中仙也玉清則上清之高真上清則太清之高神太清則飛仙之高靈尺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神都給玉童玉女各三十人建三七色之旛駕紫雲乘軒千二雙輪前導羅歌後從玄鈞大師都路飛龍異林其位在高仙列圖玉清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一千五百人建紫毛之旛偏飛雲升與前吹鳳鸞使奏天鈞玄龍答道五帝外衛位在上

清左右位卿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百人建五色之旛駕龍與乘烟前導九鳳負大八雲白虹夾道太極參軒紋真中有高

畢玄中有消火也玉清之道玄遠絕邈不比中真及飛仙之徒九星上法玄映之道普普度之於元始于今已億萬劫但天地成敗萬品衰沃而其道獨存參猶修之於雲景之上而不能志之於時節者蓋況此道高妙衆樂夫人稟道之況衆生始學乘要之業而不知無尋空空之清何由得拔重常之門覩天地之始終乎既無此道與凡衆異域夫人紀道也德有玄名帝後超幸高騰正可得衆駕雲龍遊躡五嶽但不死而已如此望跋斗魁攜步華晨騰景玉清當永有期也子方當且即斜運斜掌十天持衡玄錄理列仙仙宜受此法以除萬生今出相付于秘而勿傳為九晨真人曰行飛步之道先一日沐浴齋淨是日於中庭布星圖隨斗建也北向長跪燒香於玄寞星下叩頭三十六通閉眼存魁星在左肩上白星在右肩上黃星在頭上晨星在髻下銀星在心次履水九星　先舉左手屈於頭上如斗勢存陽明星在左手掌中陰精星在左肘上真人星在右肘上玄冥星當心上并元星在左脾上北極星在左膝頭上天關星在左足脛上鉤星在左目上輔星在右目上畢微星在口前　星步九元履斗魁行飛仙神天心萬神儀隨形藏景變化萬端故有千試收攝斗門神除不祥正其明分左執火鈴右持靈鈴咸光萬里請今五前正帝所呪唸不如言畢咽氣十六通止　次乘斗綱行斗星之外步斗魁星從人根星上對陽明次登天璇天樞以次周於隱元注天三通畢於隱元星上數三洞乘空事而登陽明也次玉清真人曰陽明星也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真神也天樞星感而不應光而不照潛洞太虛圓九百二十里對陽明星之西北門其星則號元斗宮題精玄上真皇天今姓明通神覽玄真名上精頭陀飛雲華頭之警鈴製散玉籙永紫黃青三色之稱帶九鈴之鉞口插吐青氣之光以注於陽明星上以明星之象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然後呪則應神澄正明星心右手指陽明星呼滿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天妃九星隱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四　九眞

神

九天生神章經

董思靖解曰原夫三洞經教乘載大判分
三一統分二五寄寓三洞通合會此經乃
三洞自然之氣結成靈文非由人所演說故經題不冠以太上道君不冠
以道言不立以分不言時處所謂洞真靈寶者乃述經者以其所載之
道當詳於本部也代經者至太清太極宮靈寶三寶之本迹也自此三經
非下條說異不同一也靈寶三真不異耳言三氣為天地萬化之本而人則
與之同根合德也內分五章一章自九三氣至開光質不靈化二章自炁
清為靈靈寶主貴生成分下俱最立與三才三章自天地萬化至天地之極
也乃楠連崇本四章自人之受生皆稟不生也言人育三才尊生保會五
章自大人至本真耳乃演靈寶暢次自九天九神章至所開也順章本
切旨畢重內分四章一章自九天生自某之章貫章自然體全用具三章
自天真皇主今言納章功德貞應總靈三章自學士皇道合言群品賦依

歷靈自判四章自三寶皇所開也乃歸本大數次自大學上道皇上義乃
演皇教修功用度等內分六章一章自大學上道皇主敘自然讚勸尋常
二章自三寶皇同仙言秘重尊卷三章自三元皇考身乃勉宿善戒報得
四章自修行皇寶章條事入道濟心與元五章自消之一逍皇一時皇神
言知法行道功德等漸六章自九過為一偏之皇參最乃序功德盡然戒經
果以上乃正宗分也此經就以自然為宗然首不立敘分皇此乃位出經
之敘分而自元始天尊至歸所來開為一段可分九章一章自元始天尊
至消朗九天禮立時處順示家儀二章自元時至識心乃行玉應識將說
已開三章自於是皇侍衛乃整儀容問自此已識四章自方當叅識應會
皇善思當受妙乘時與經靈拯濟普五章自吾朝將來皇如光照官朗上
代道人以光仙位六章自知此之例五集分衆道朗眺回論眾扯改委畧
七章自大九幽之府皇開未有之氣明運識藉善光大千氣八章自當此
之時皇帝自之受來明應會許弱應天千里九章自大劫動皇勝所未
測乃開心自徑袁求法要次自於此夫善皇俱分經傳朗幽經線俱甲分
二章一章自於是天尊皇妙旨靜疑明天尊應檢撰道時投三章自方既
司命位皇俱罔撥傳乃天尊撰許包勸戒祕以上乃叙分也自登命皇優

位乃敘總諸要具此說度中分二章一章自登命皇神王乃出命傳朗宣
具與通二章云諸事妙萬辯天使位乃投禮既竟歛俱及政乃流通分也
次自天尊重告皇可不慎之為乃中背心皇悲復出章也　五劫同化旋
陽九天氣光洞玉曆章玄渠九洪中大梵綱羅諸天未分九陽真合三國
九轉六變七機九始摩形五劫初化乃命梵元祖氣道君尊眼大元運來
五劫啟元洞者以為祖氣玉曆者以紀天元劫運五周復歸其一自一氣
分化五而成九者體若皇體曲九道纏元陽祖炁之元太上以三元運梵
三五衆元合四十二炁……
閉始青天元祖炁明東方始青之元應元陽來至之初啟東方得元炁以
分天境初號鬱單次元因重復陽炁開明赤文流光數落五度富爛丹蒼
太上以玉衆具三轉乘共合二十四炁……
……
行三炁以分天境初號赤明次以元因重循中黃化元天歸梵經覺元衆
五太玄以……
……
陽太王之初啟中央得一十二炁以分天境初號玉皇次元元復丹素

發陽七明綱覺五輝衆天太上以七五三衆合三十六炁……
……
七陽金王之初啟西方得七炁以分天境初號道廣次以復元目閟……
歸本一炁舉明太上以二五衆十三精元陽合三十炁……
……
五之初啟北方陽五炁以分天境初號開皇是也……
……
陽武天陽數奇天數二十有五一三五七九是也一本居北一六……
於中央以為布化之始中位兩南者也……
南不可以無對數北為南對兩次五居之先天布炁皆逆數之炁有屆中
數位有次橫而逆所以為順之數自北而西次七居之西而東次九居
之七東方得九數者數於此則始於此此九所以為萬物九而為復天入用
之本也數窮於九實於三十六三五七九為二十四對於四方中央無位
之一……
……

[illegible]

會合而分乃運化之主妙而所謂應者存其方則應其數矣此玄上處天一而分天境便用其六以爲萬化生成之本

[illegible]

君經一部[illegible]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

[illegible]

[illegible]

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illegible]玄通元上玉虛之炁九萬[illegible]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

[illegible]九百九十萬炁後生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生上皇元年出[illegible]

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illegible]

[illegible]

此三號雖不殊號異本同一之分為[illegible]

元始三炁內治三寶皆三炁之尊稱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炁出乎大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illegible]

[illegible]三炁開光[illegible]運御世間

淩積陽成天炁結凝滯成地[illegible]

[illegible]

九炁判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illegible]

[illegible]

身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其殼生也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

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樞也[illegible]

[illegible]

寳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故九月神布氣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籙勒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誦九天生神寳章九遍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男則司命敬諾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不生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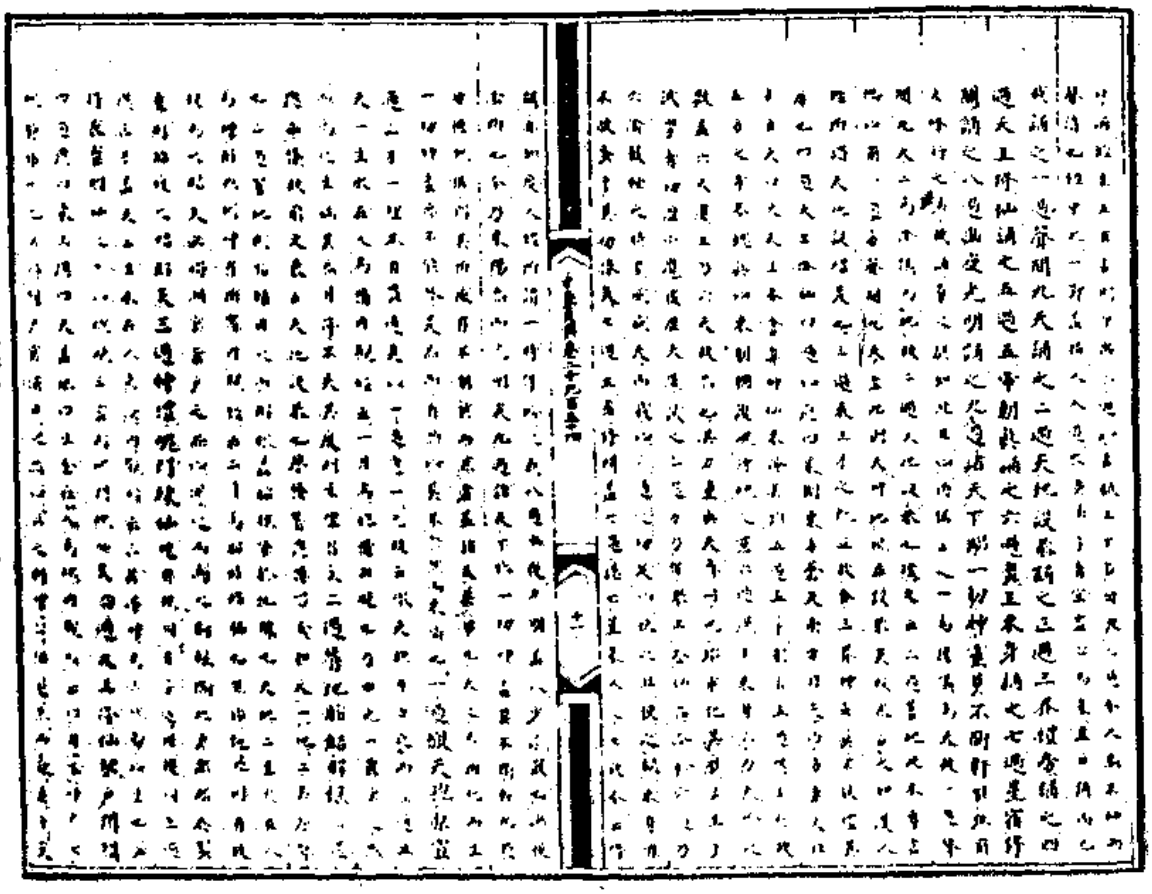
其形固其根保不死環而得神仙骨飛上登三清是與三氣合德九氣齊并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氣貴其形寳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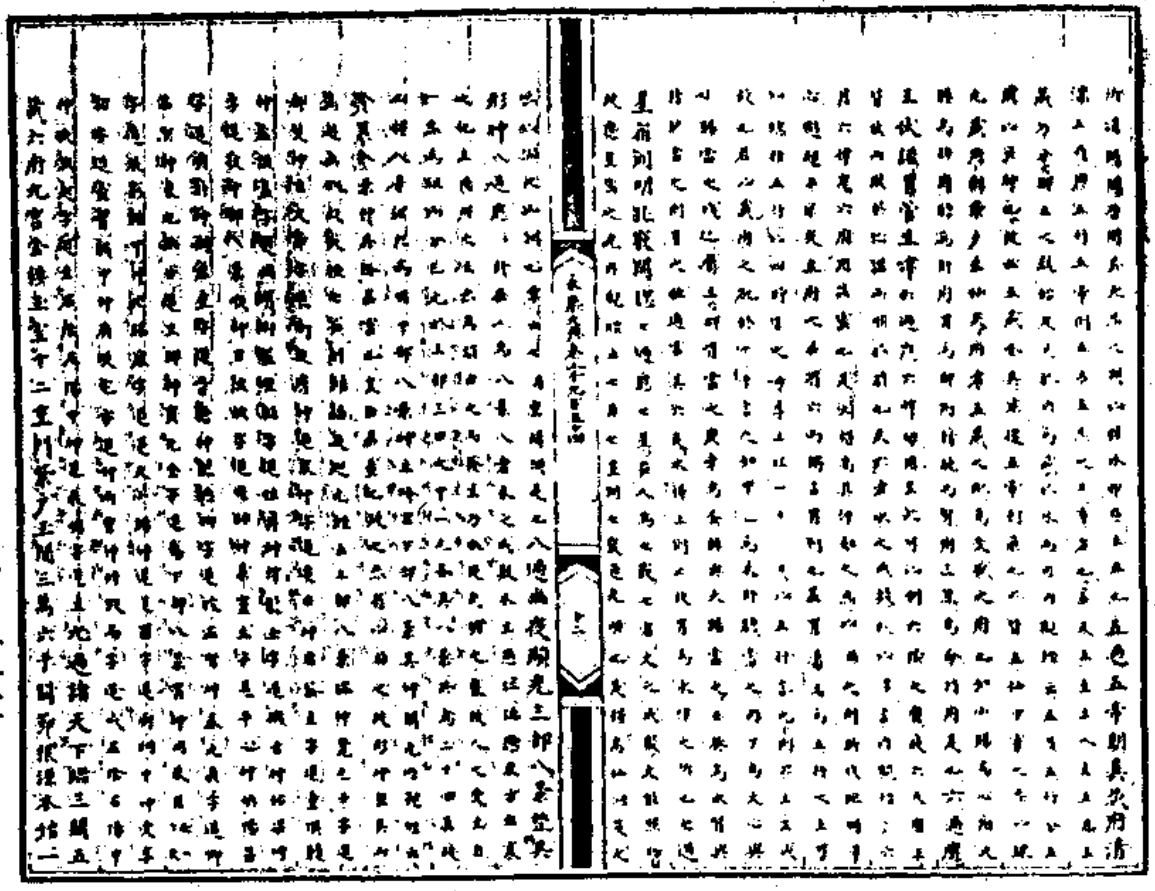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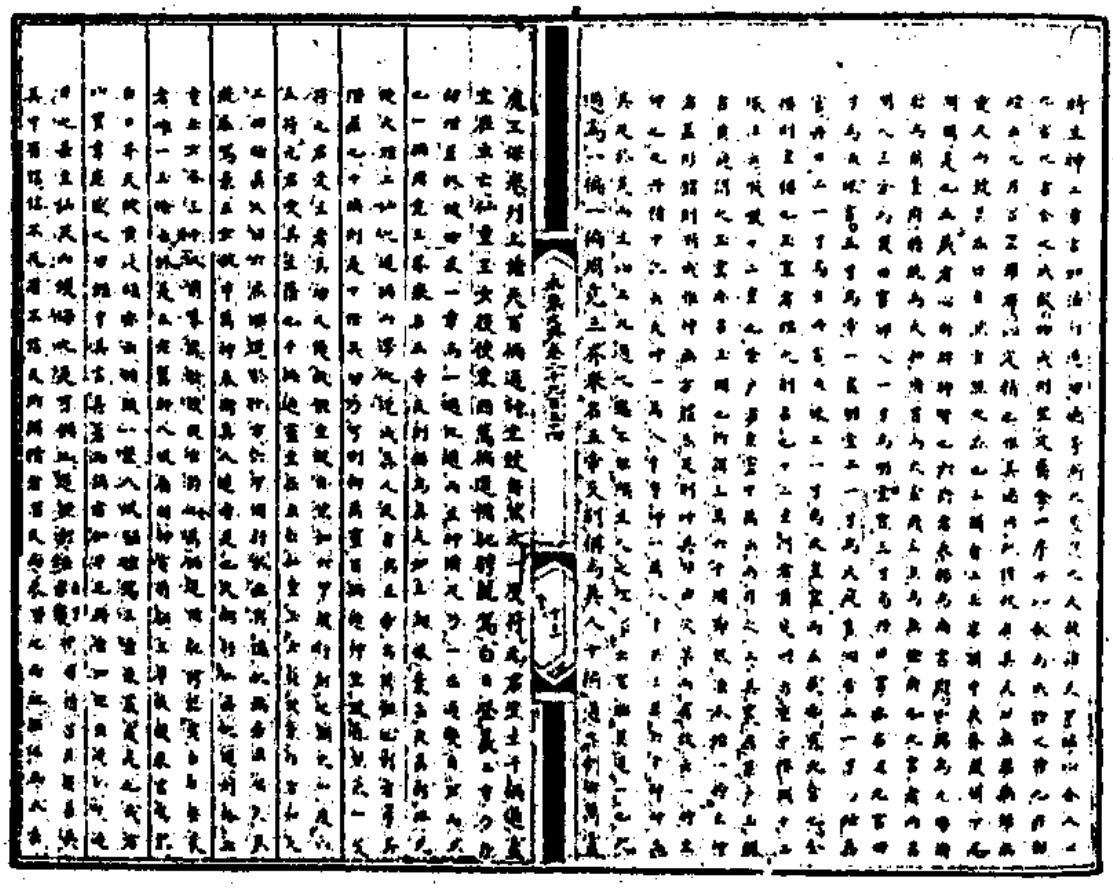
靈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生氣結形自然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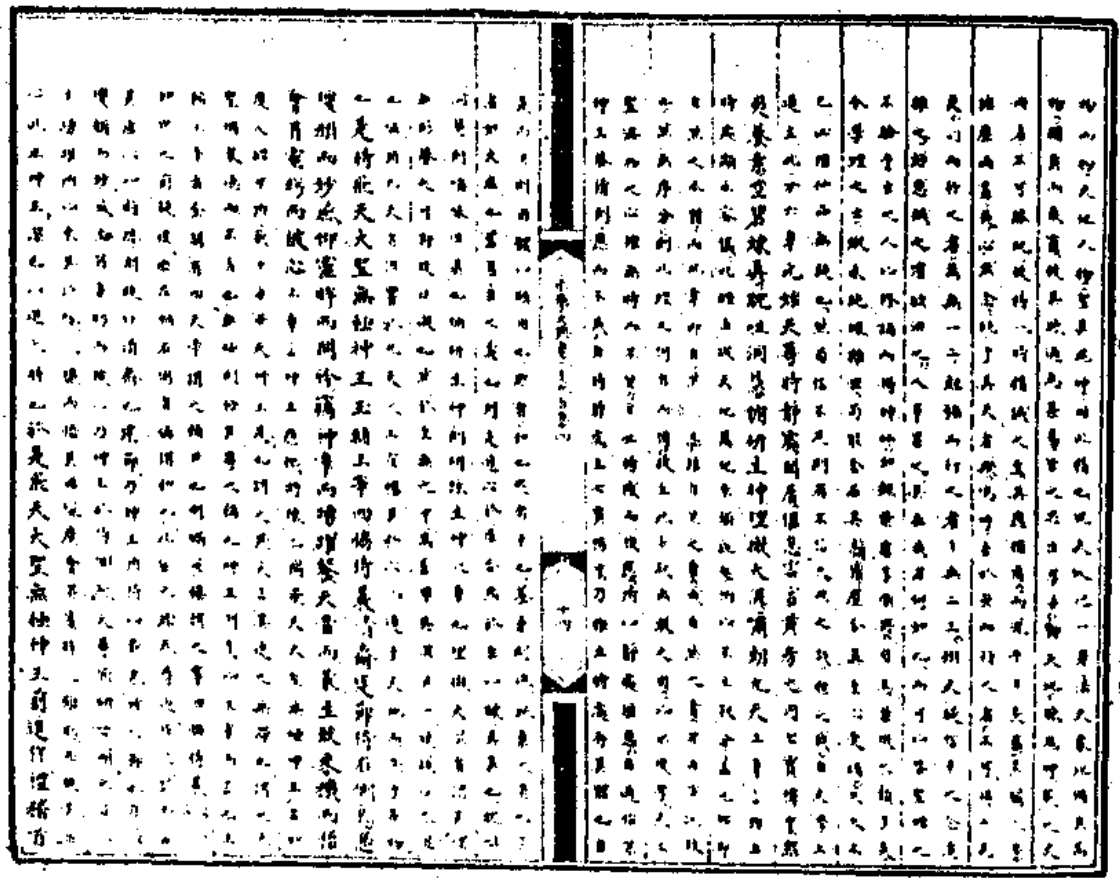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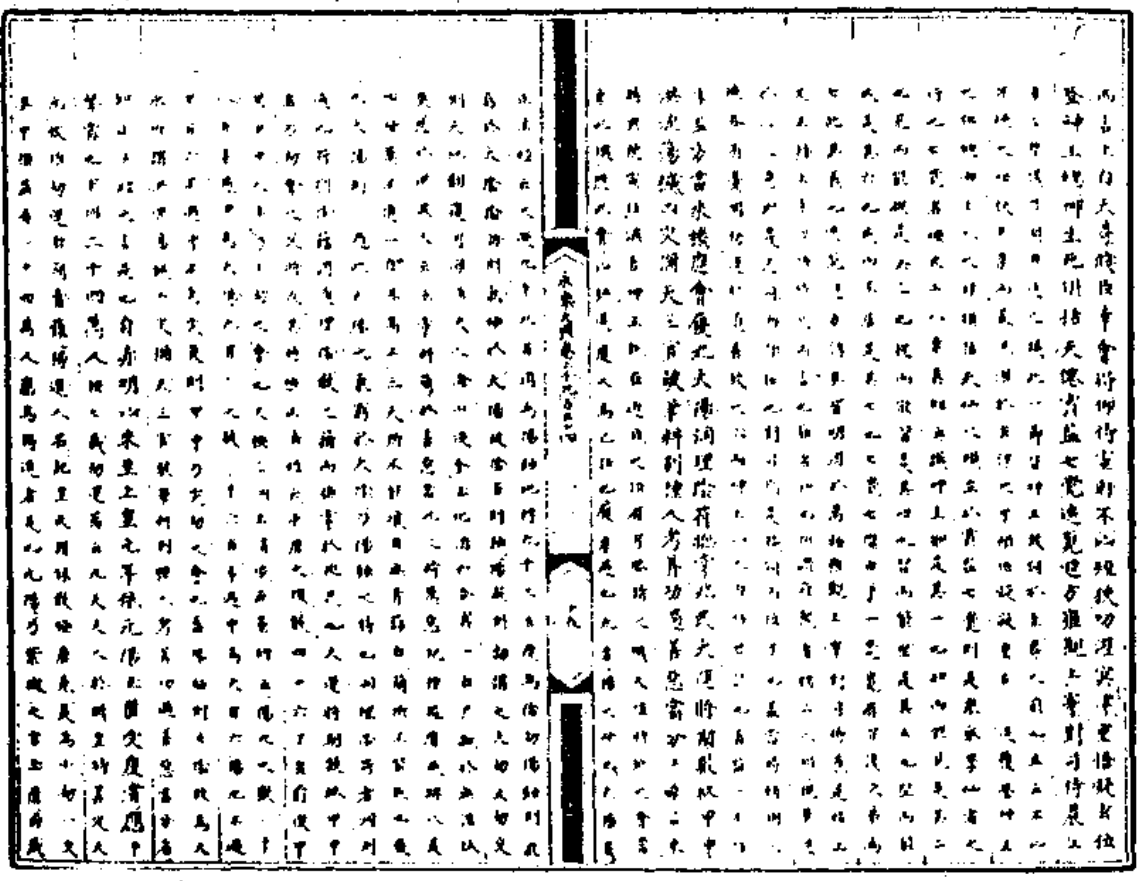
非現神所知凡夫所聞也上章乃言神仙之人當得此文有其緣會當授其神訣心依行證實則心有行證之道可考身上章乃指自己性命之主也下章乃指他人性命之主也此章乃指自己性命之主也下章乃指他人性命之主也此章乃指自己性命之主也下章乃指他人性命之主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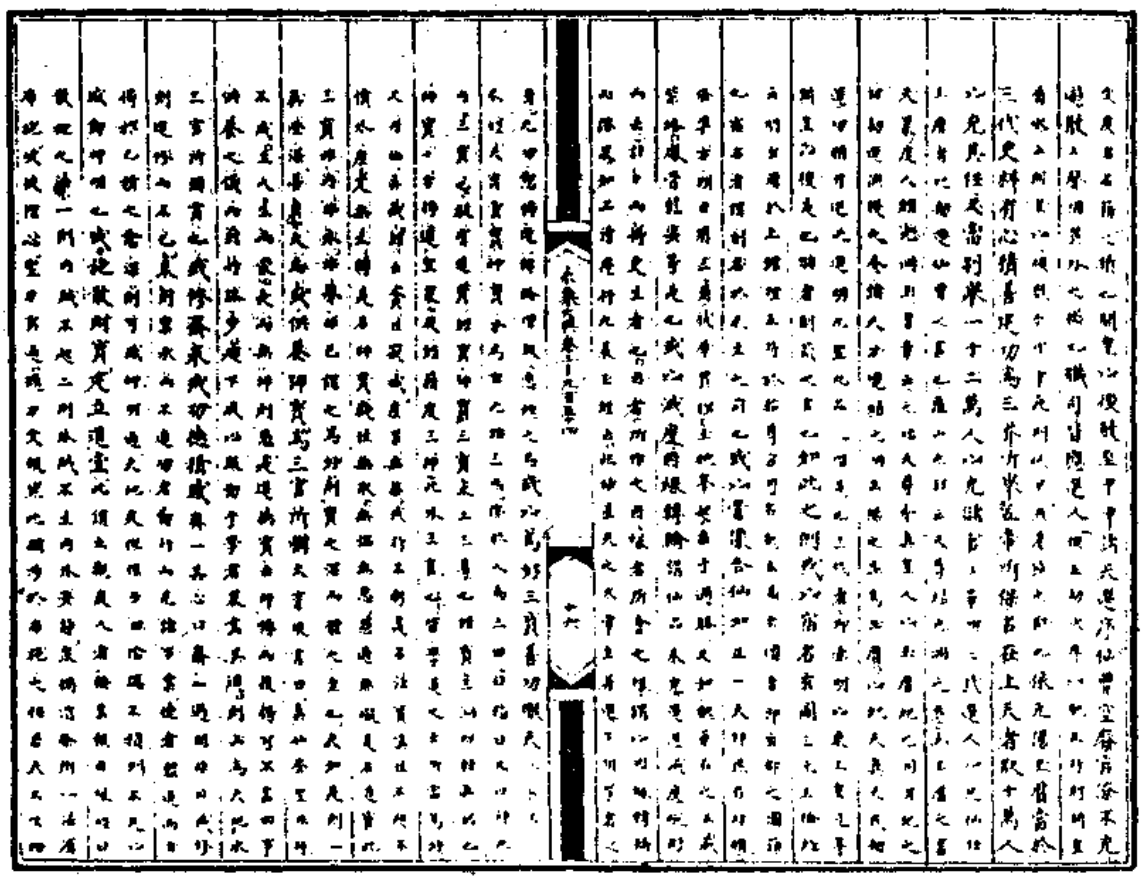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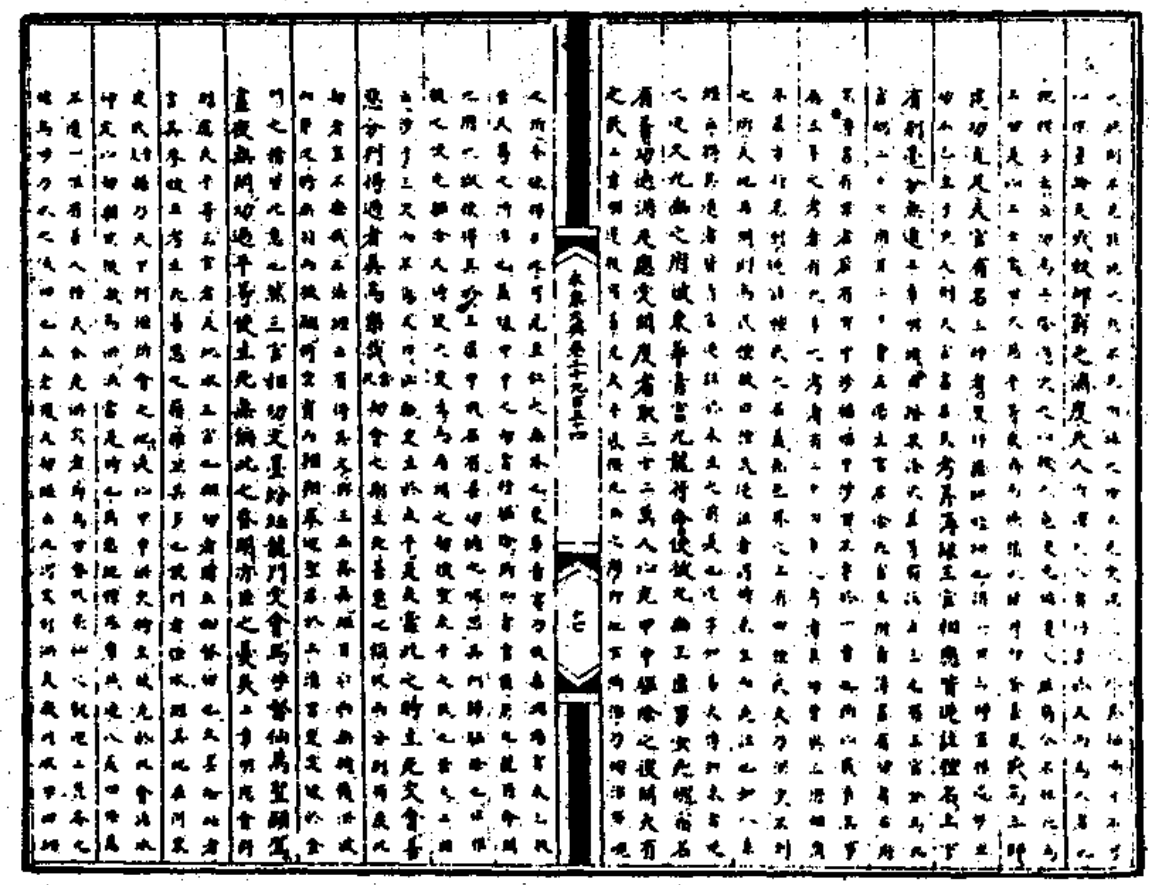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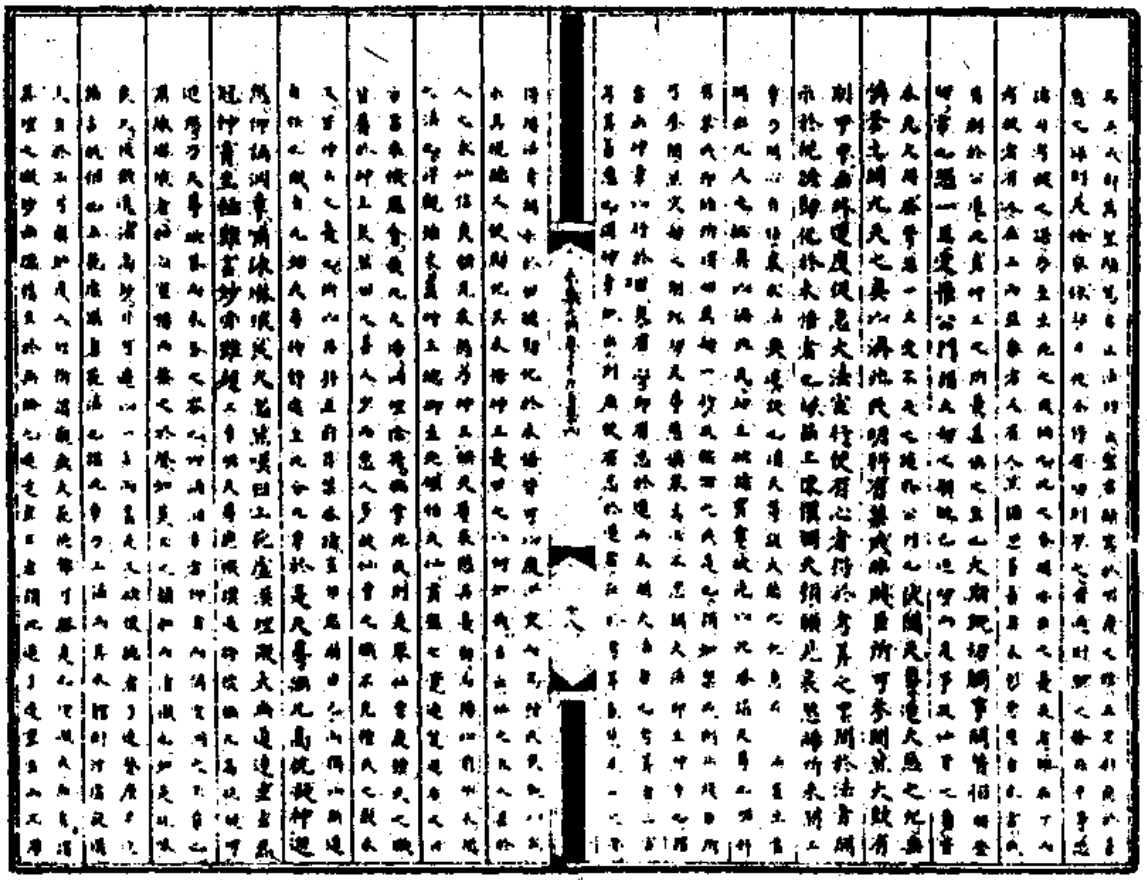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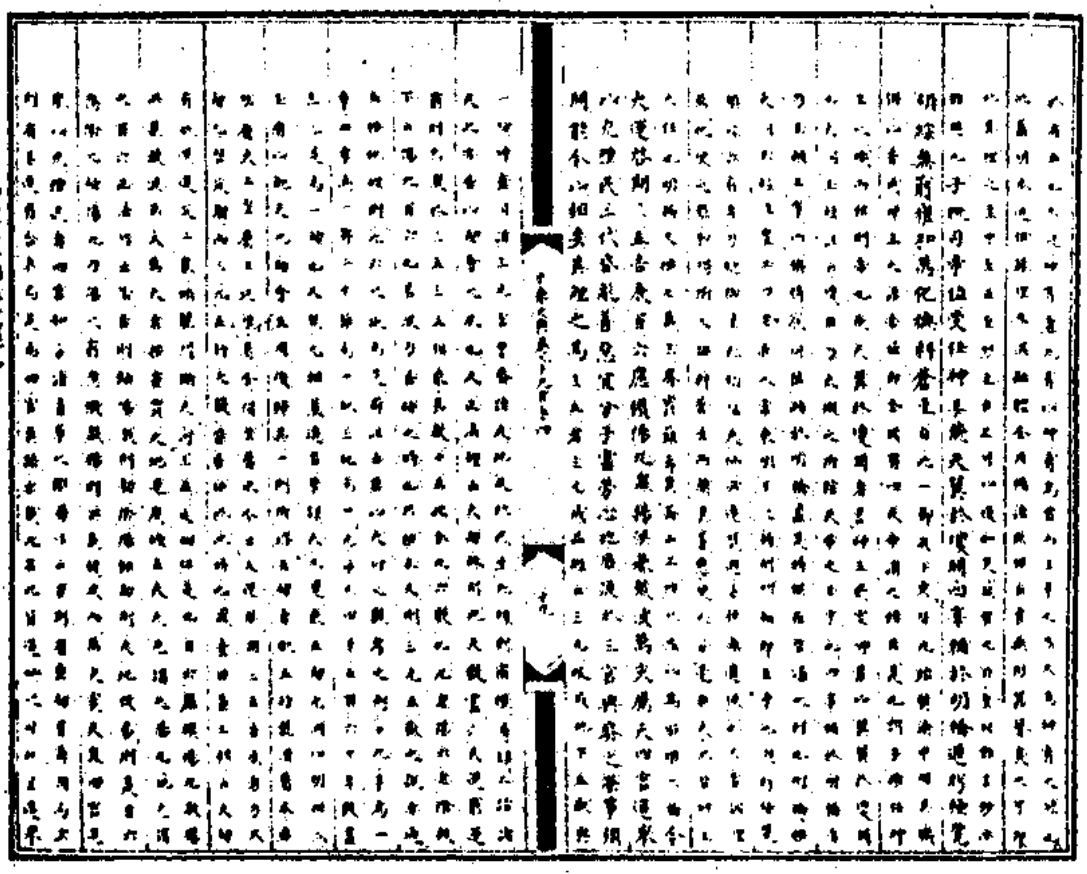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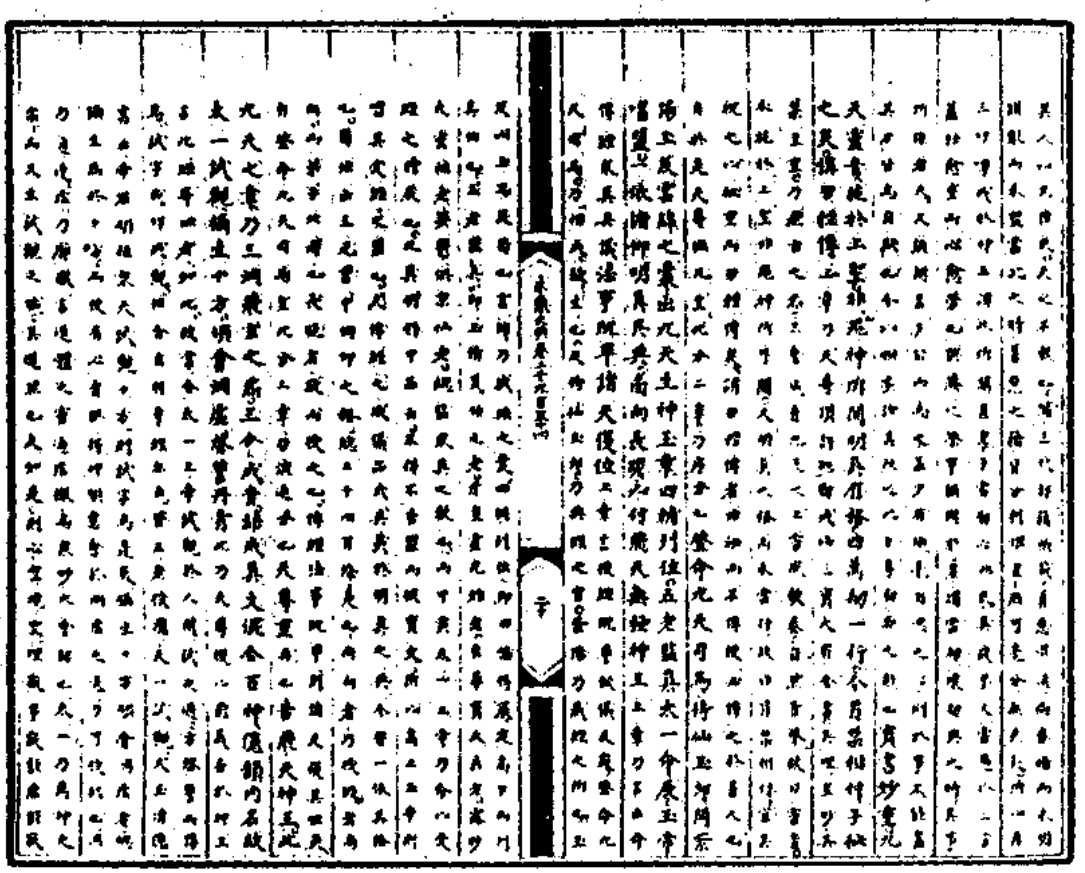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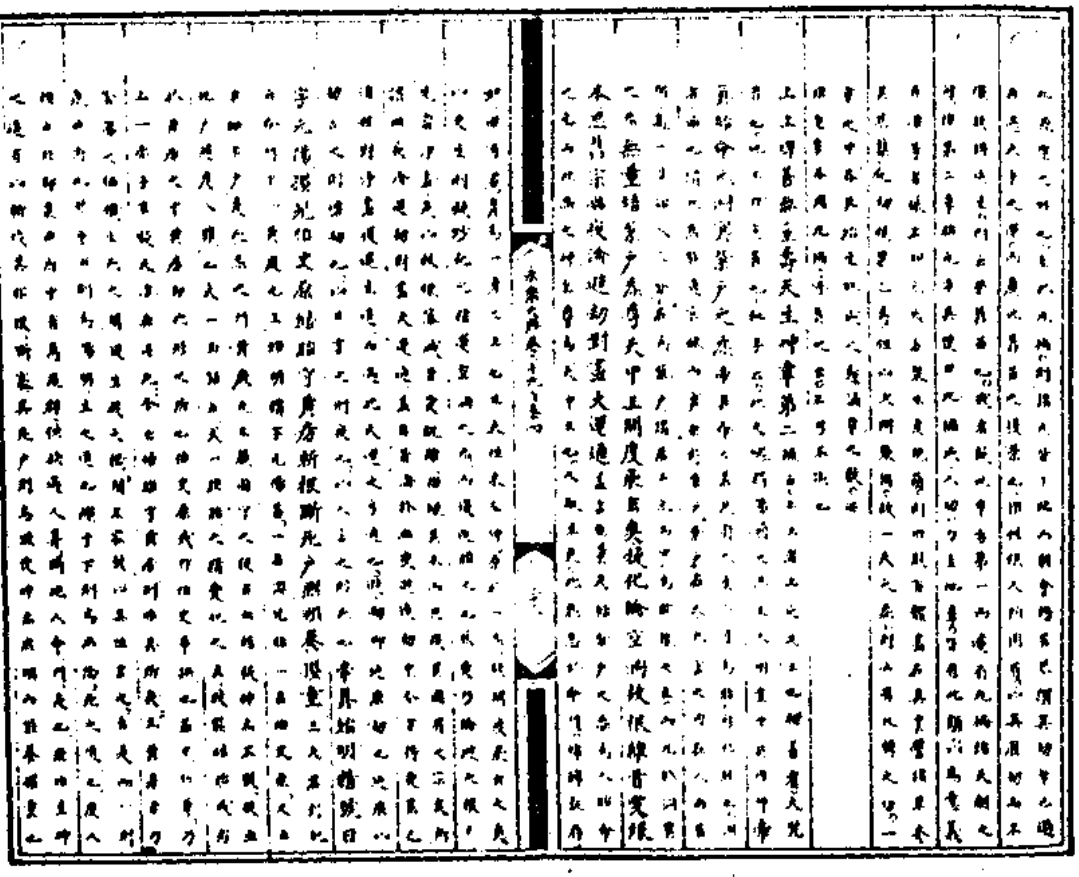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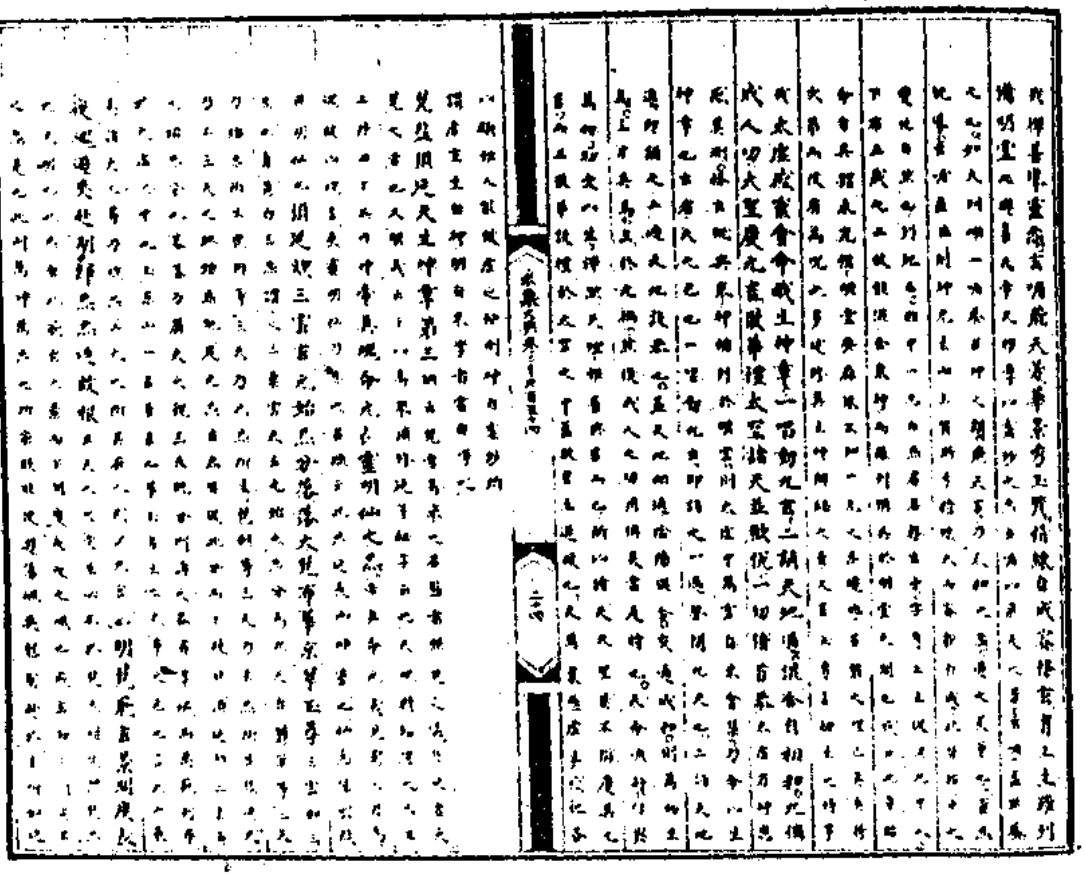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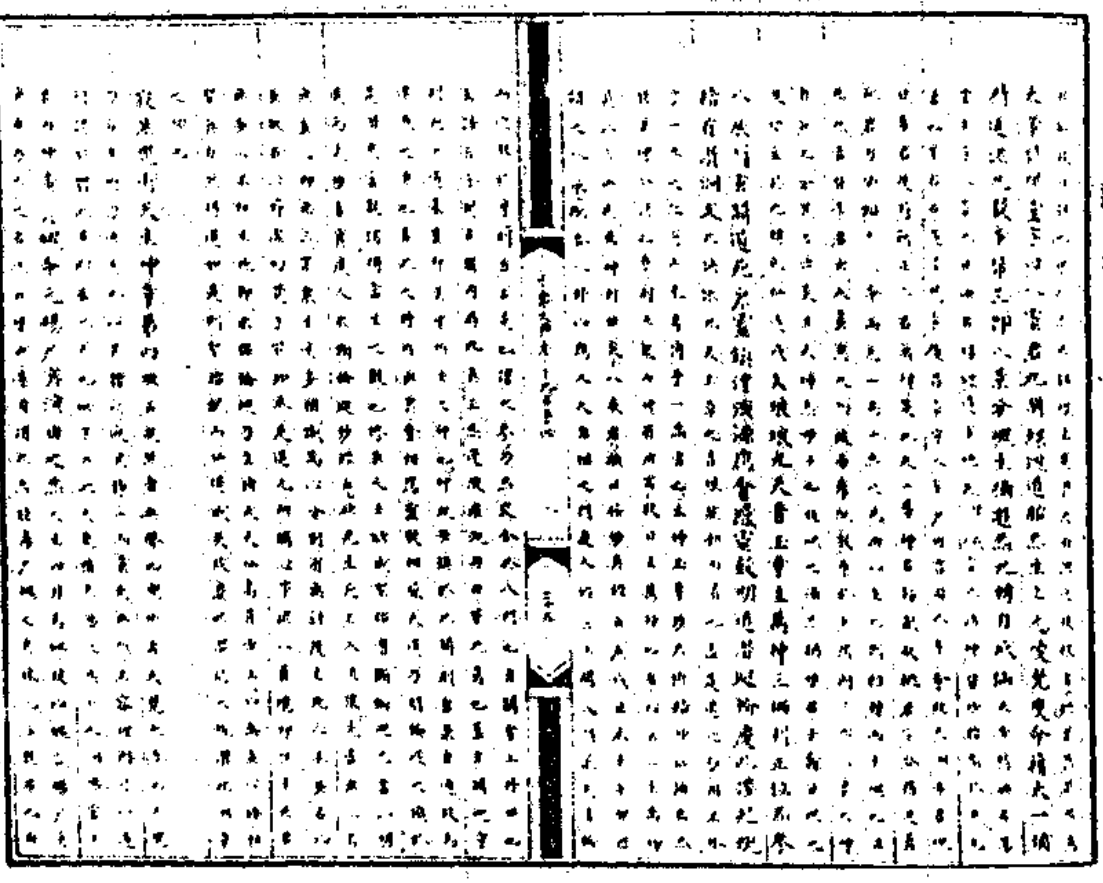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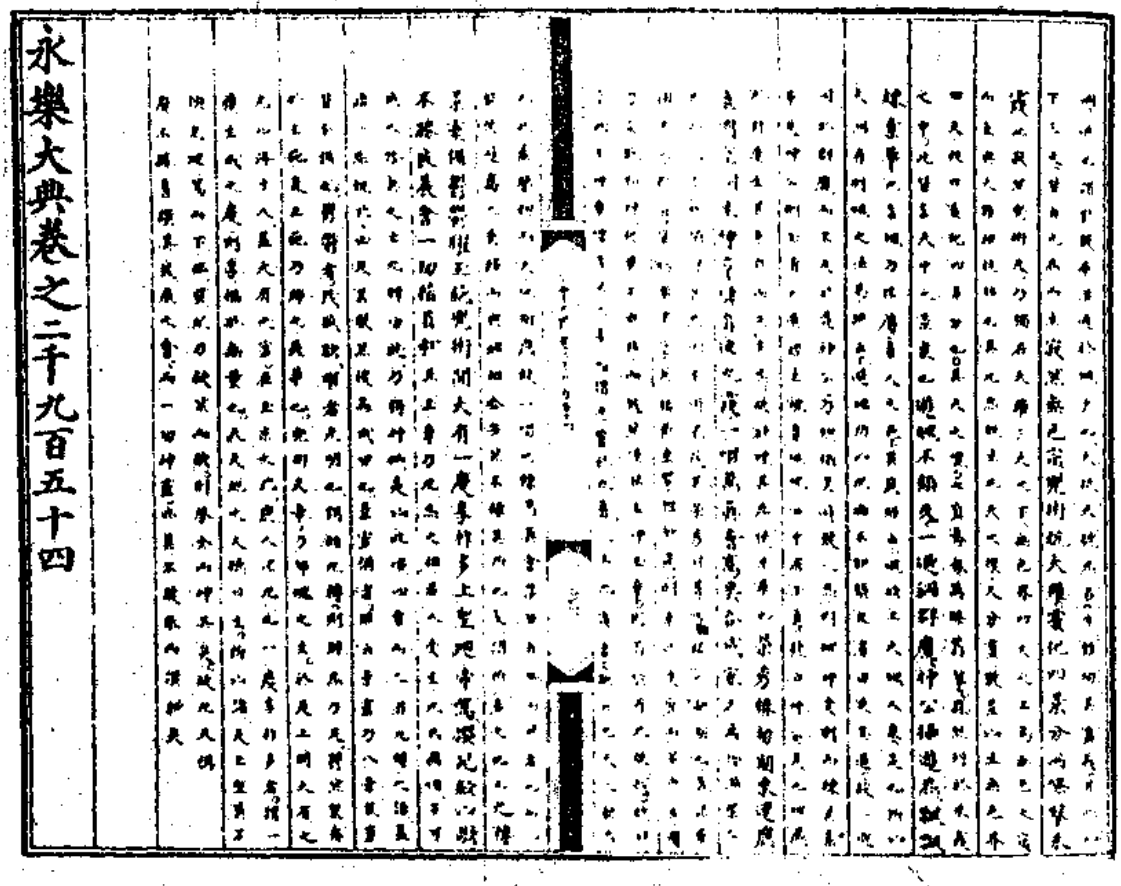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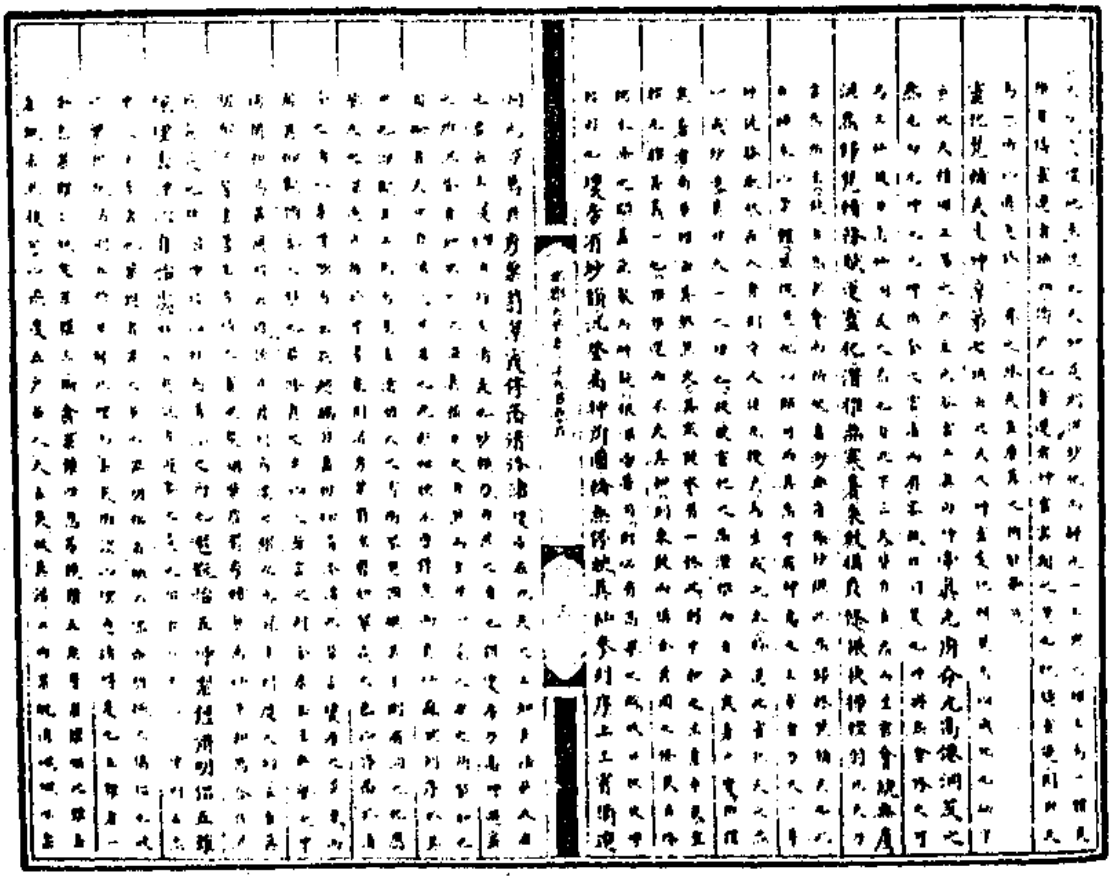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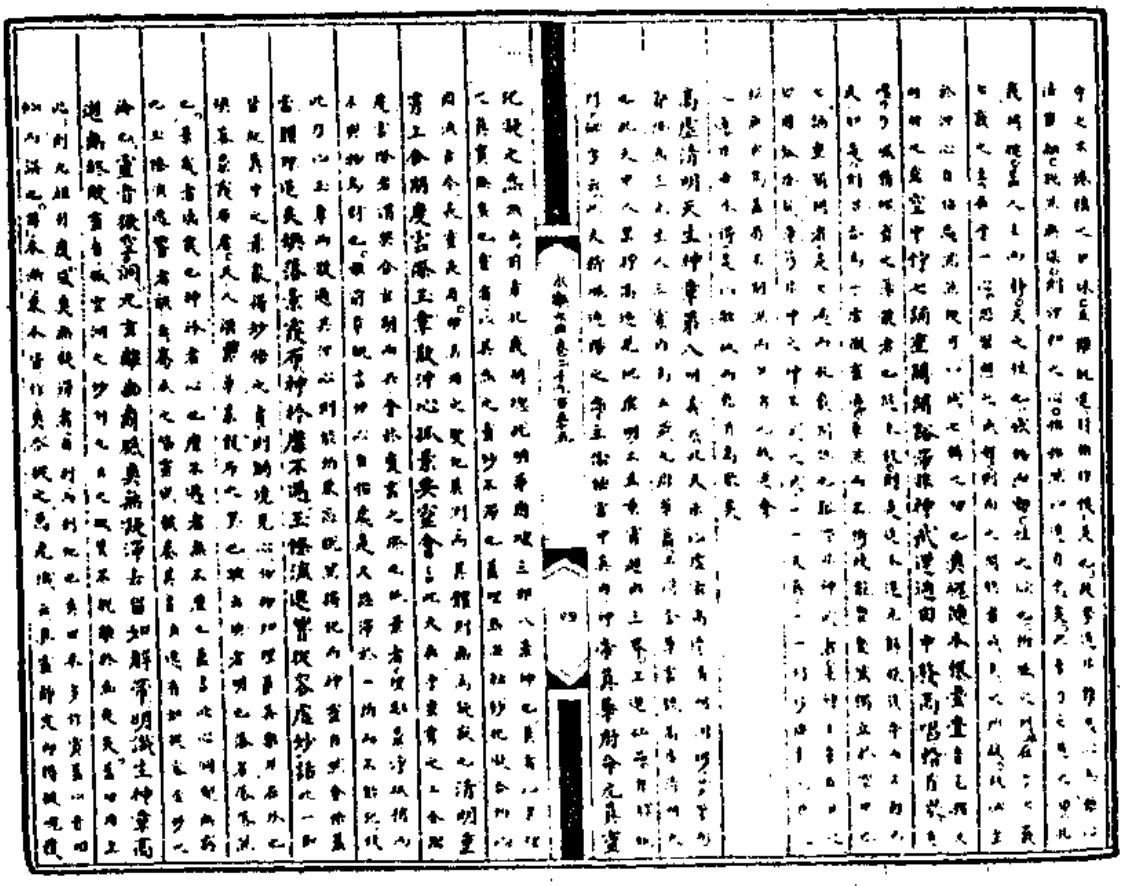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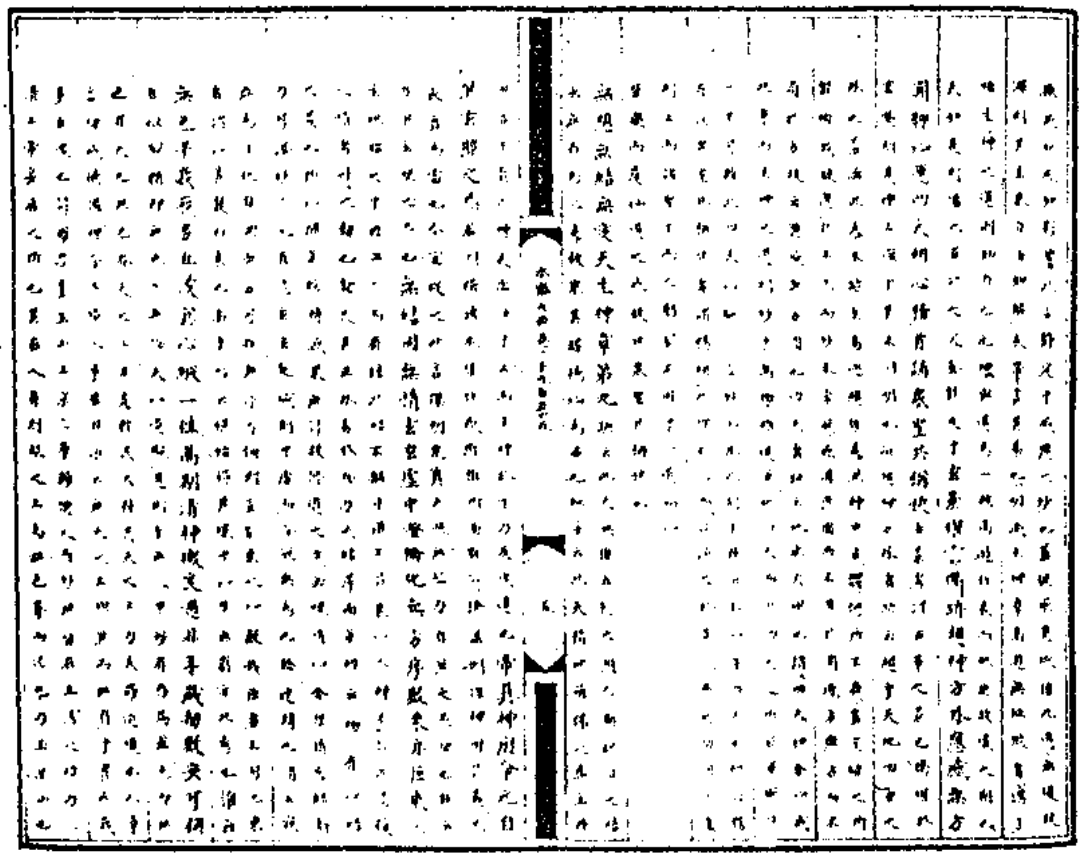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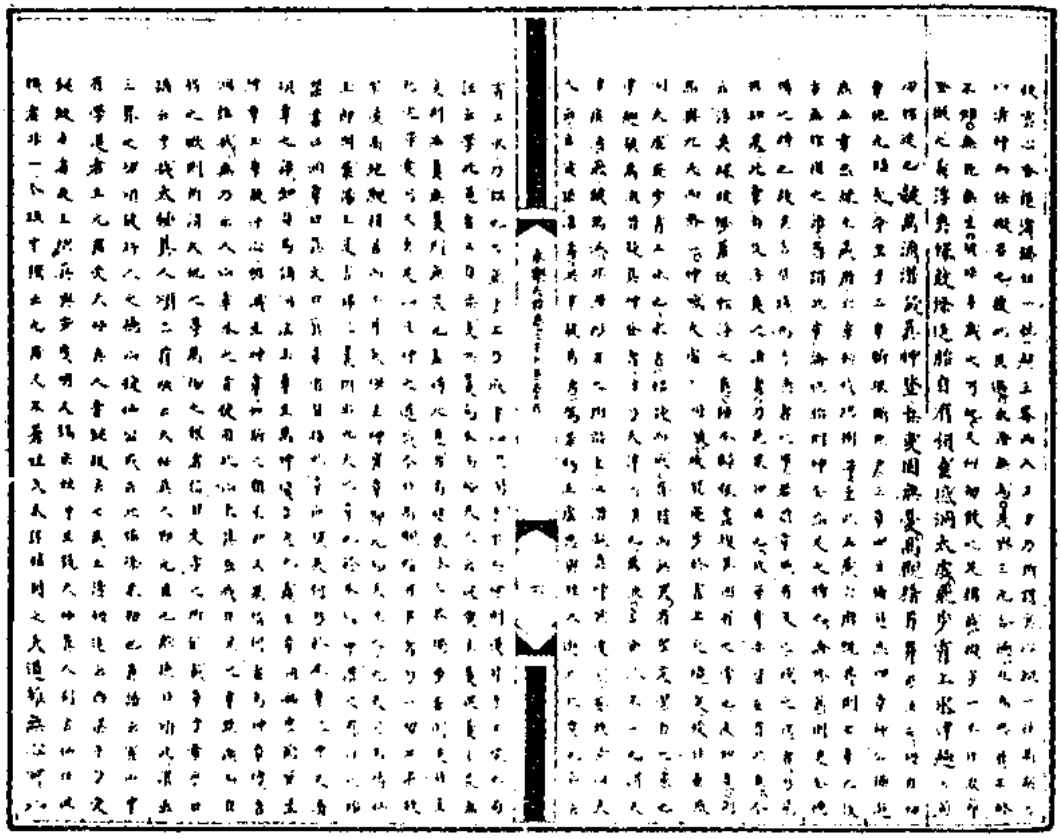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五　九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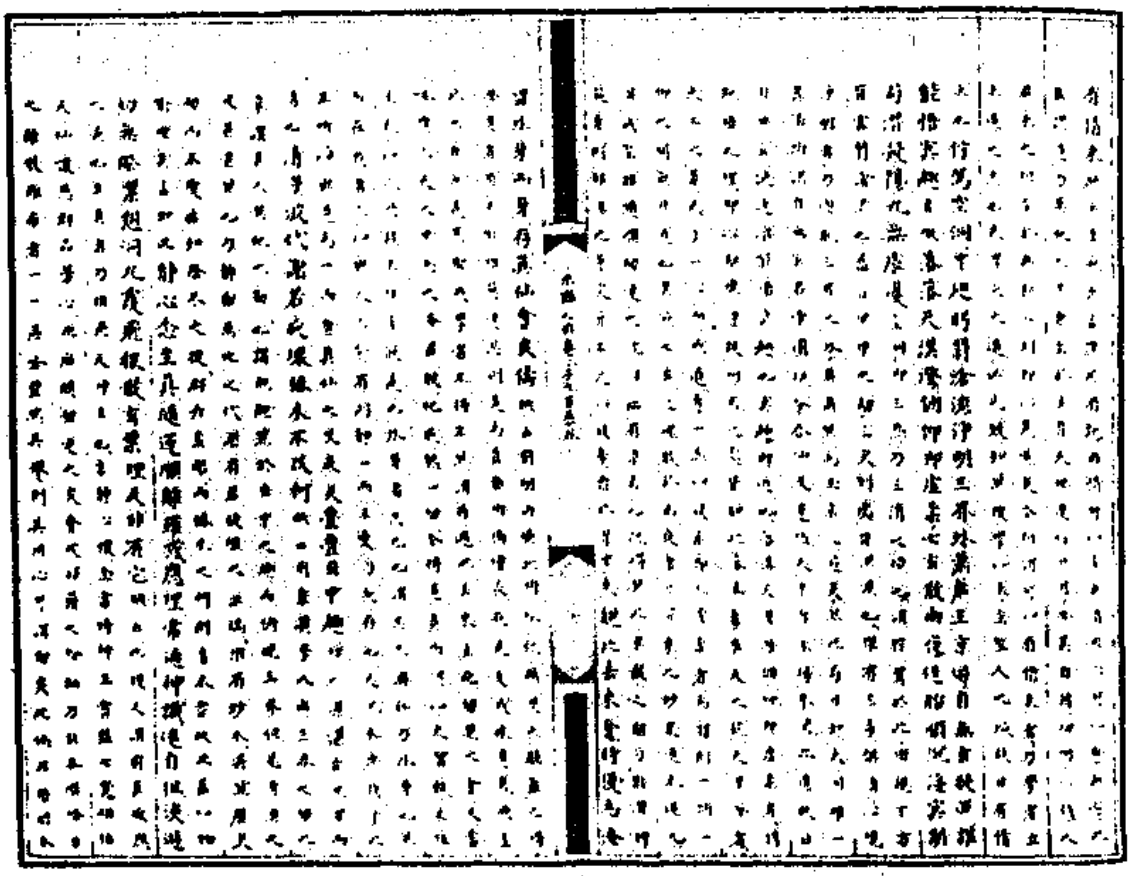
神五十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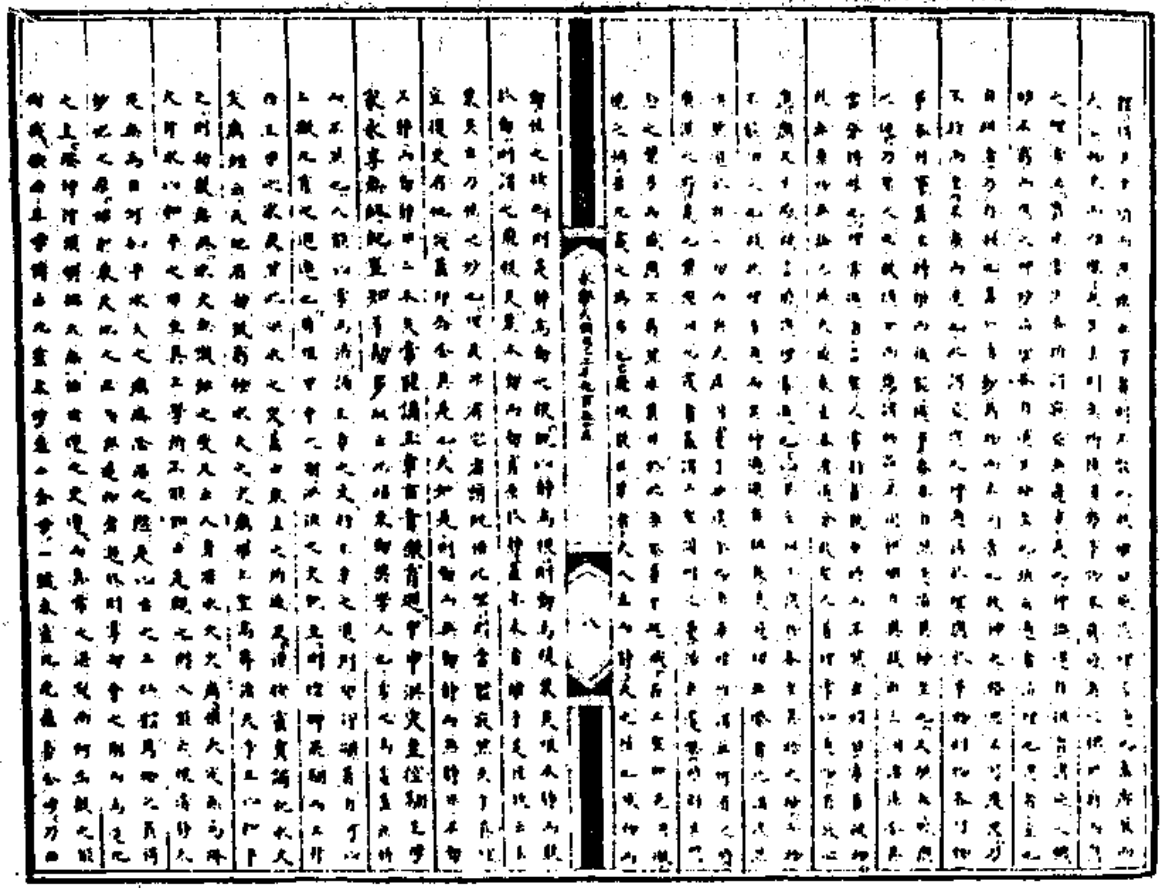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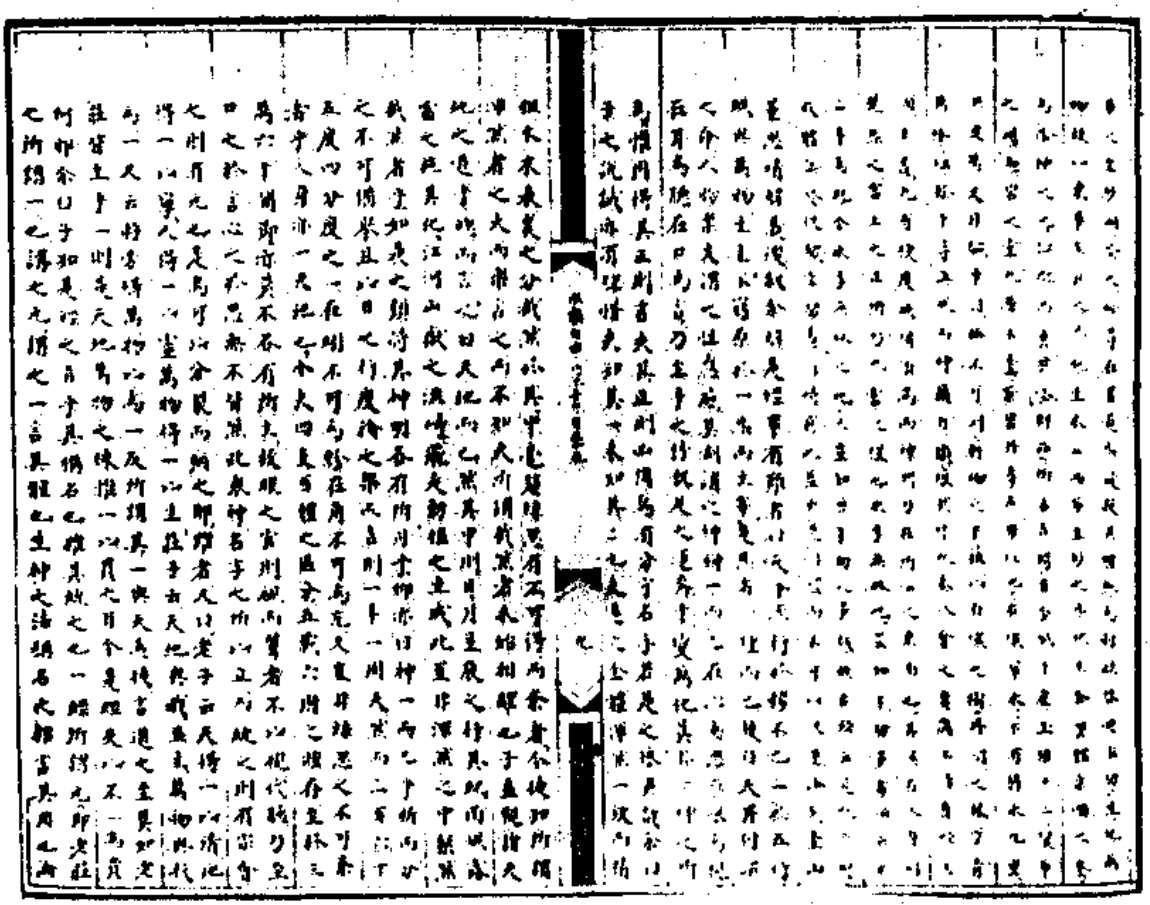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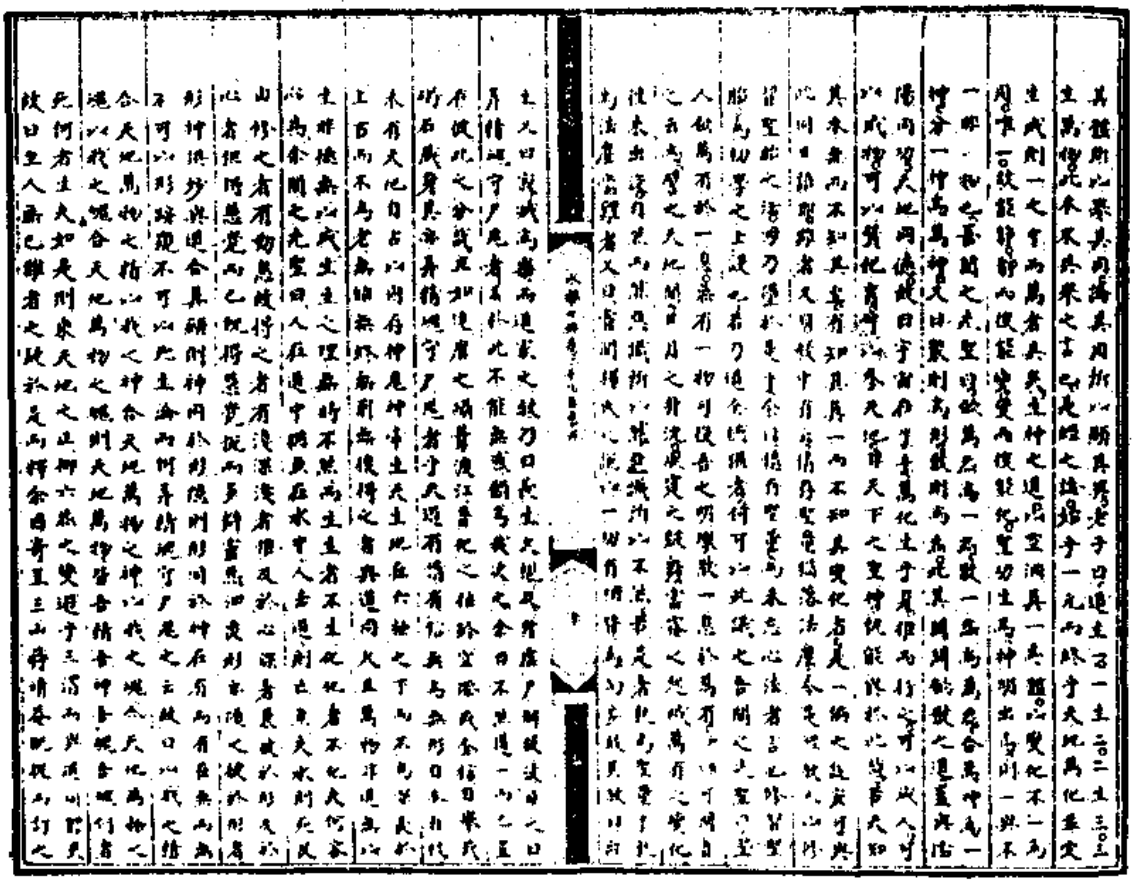












上清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

并序 嘉孫子 有

蓋之里王書之

時九天生神章十卷出金簡白朝可見所言即自說之經也世甲子歲四月青
帝侍清靈君中黃真朝書經時授使明科因而上度得生仙長
了矣周之時君行即出而與之明君得以行科文學之士即授為使通金簡出幽冥蒙師為說思作法用特生神九老即若
行淨即大上所敕開請度生授立我教之門以濟生死之路
時世人以為度先亡有緣書案此復次為超脫之漸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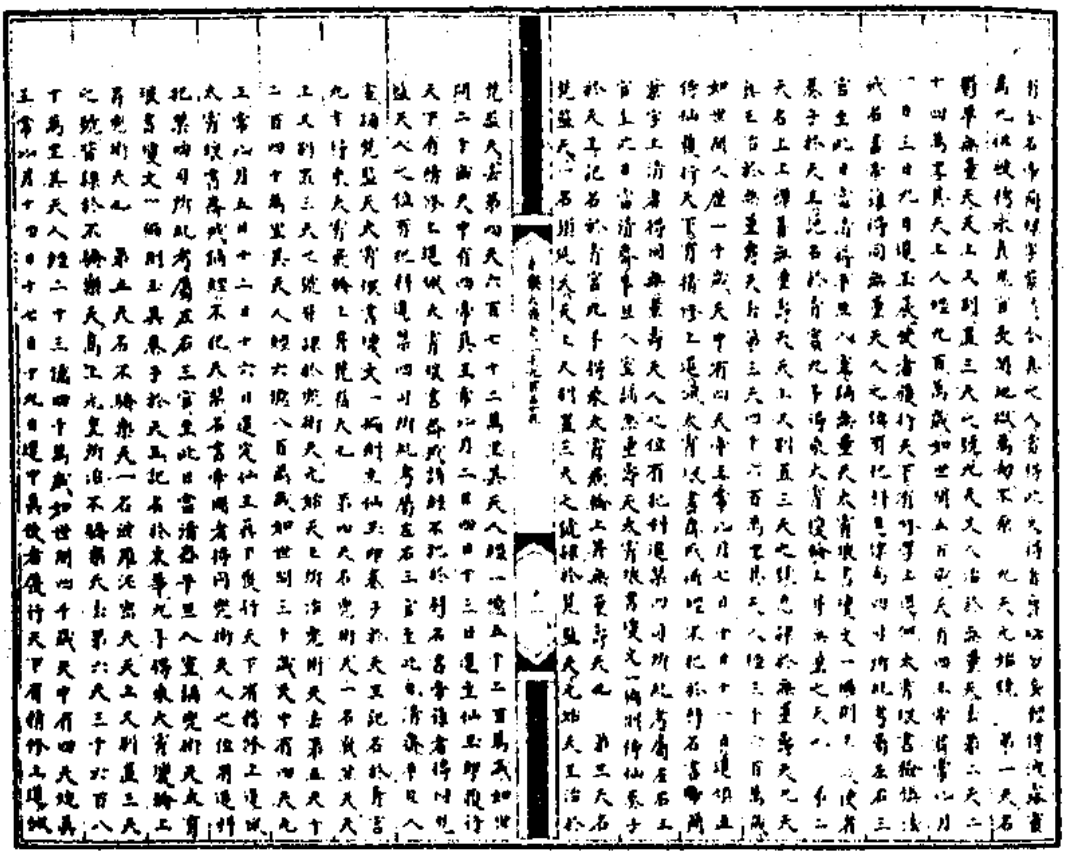
上清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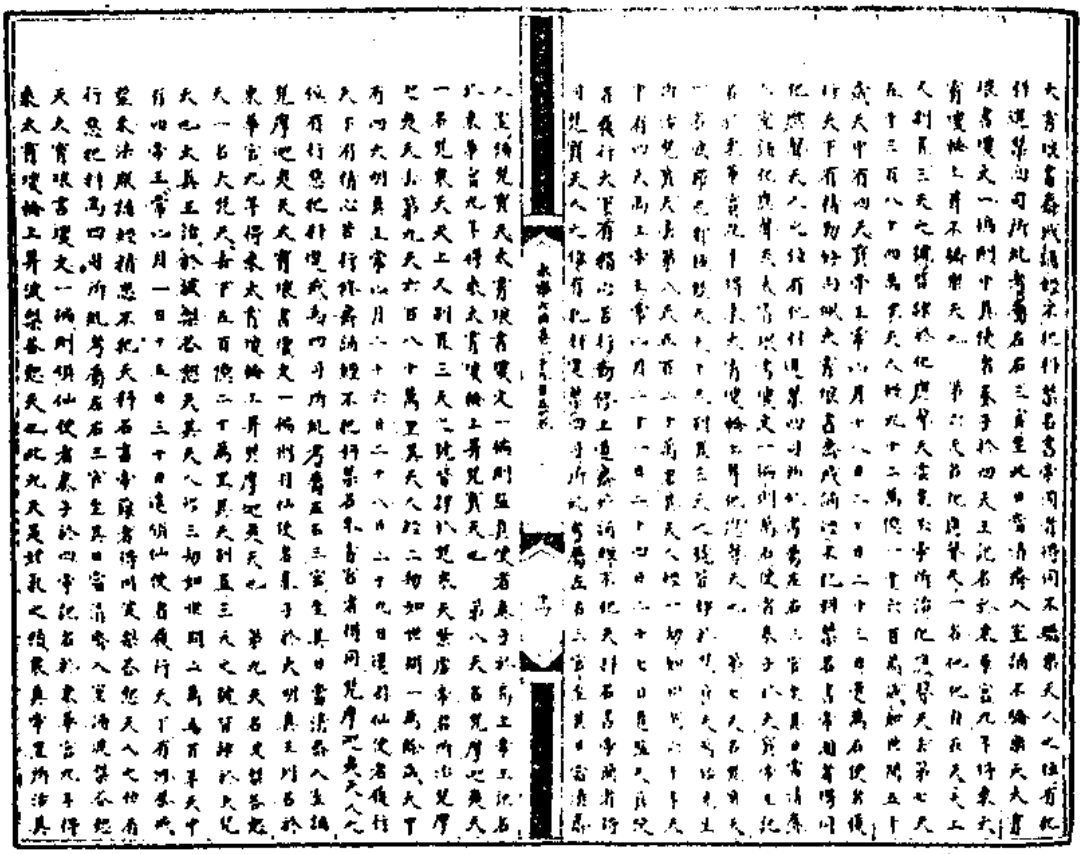
并序 嘉孫子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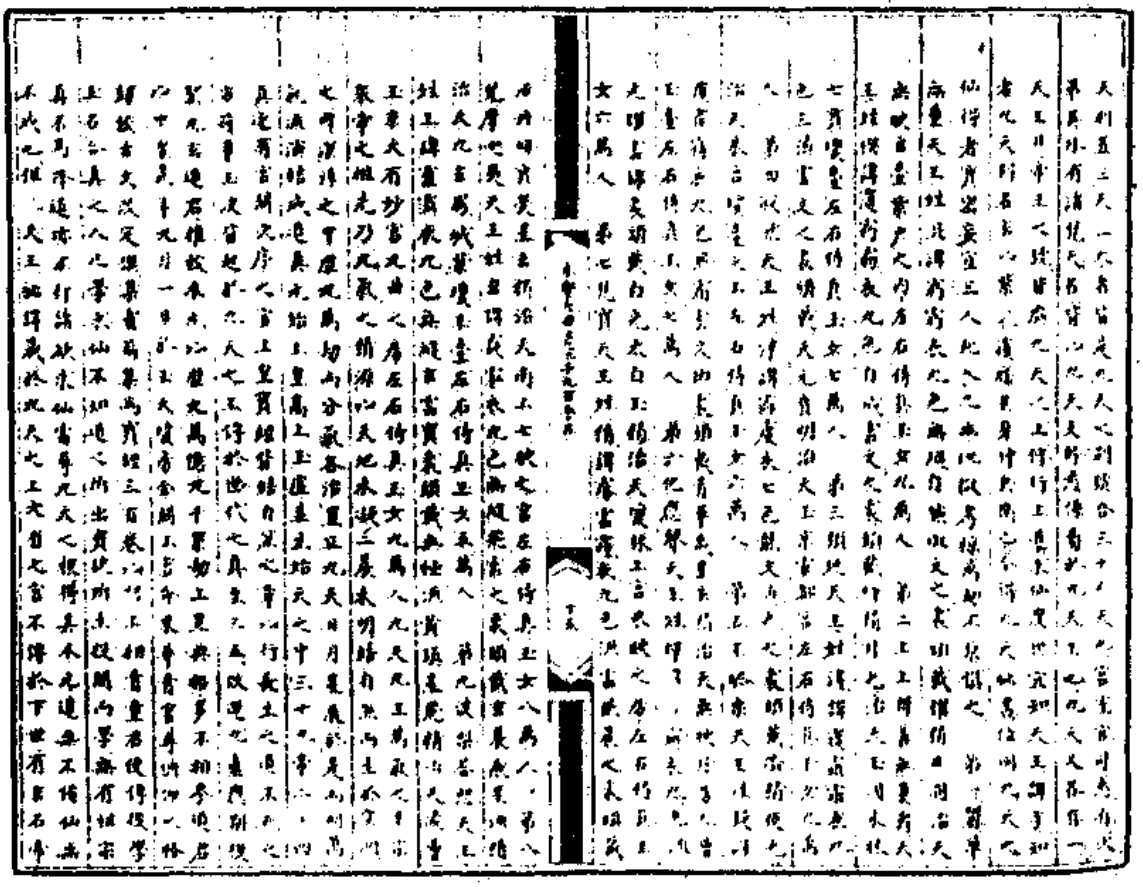
蓋之里王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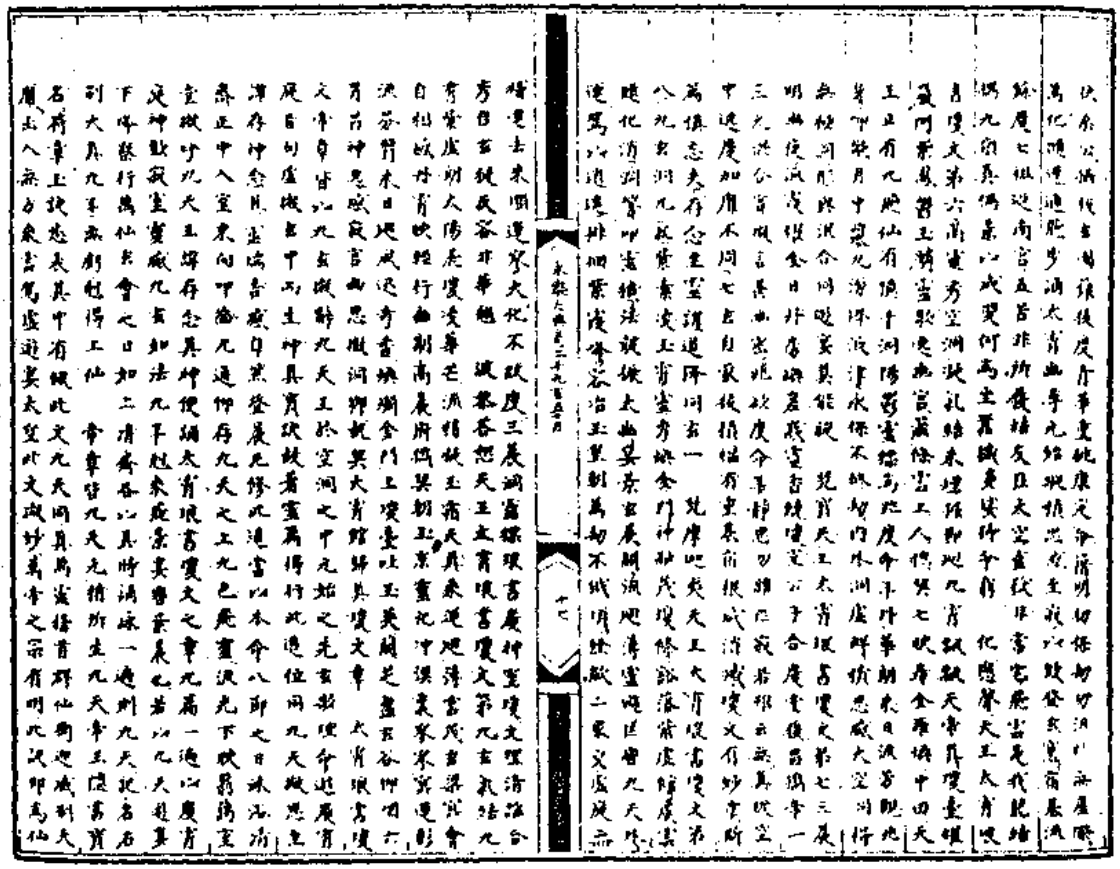
聚大帝之中子乙仙受經於玉虛給書精於金門含日月於紫胞受洪靈
之機神隱能思以推運往度劫以時輪化生於九天書修道以成真於是
上皇元年三月一日天神降展說於九帝之王貢御無量之天親大陽於
玉虛殿金堂於寶軒朝集暴於帝君法王勇於自然洞仙之堂之時洞仙
皆稽首再拜而言曰大道玄妙無上至真無為自然生天地之先而為萬
物之元開明三景以成陰陽神靈萬變以生五行分布以運四時天地
得之以久存日月得之以常明三光得之以不傾五嶽得之以鎮山川
神仙得之以長生帝王得之以治世三才得之以定位萬物得之以化
成是以聖人得之以為寶而不敢輕慢也今蒙大道之恩得聞至真之
言不敢不受而書之以為經誡後學之人使知大道之尊而不可輕慢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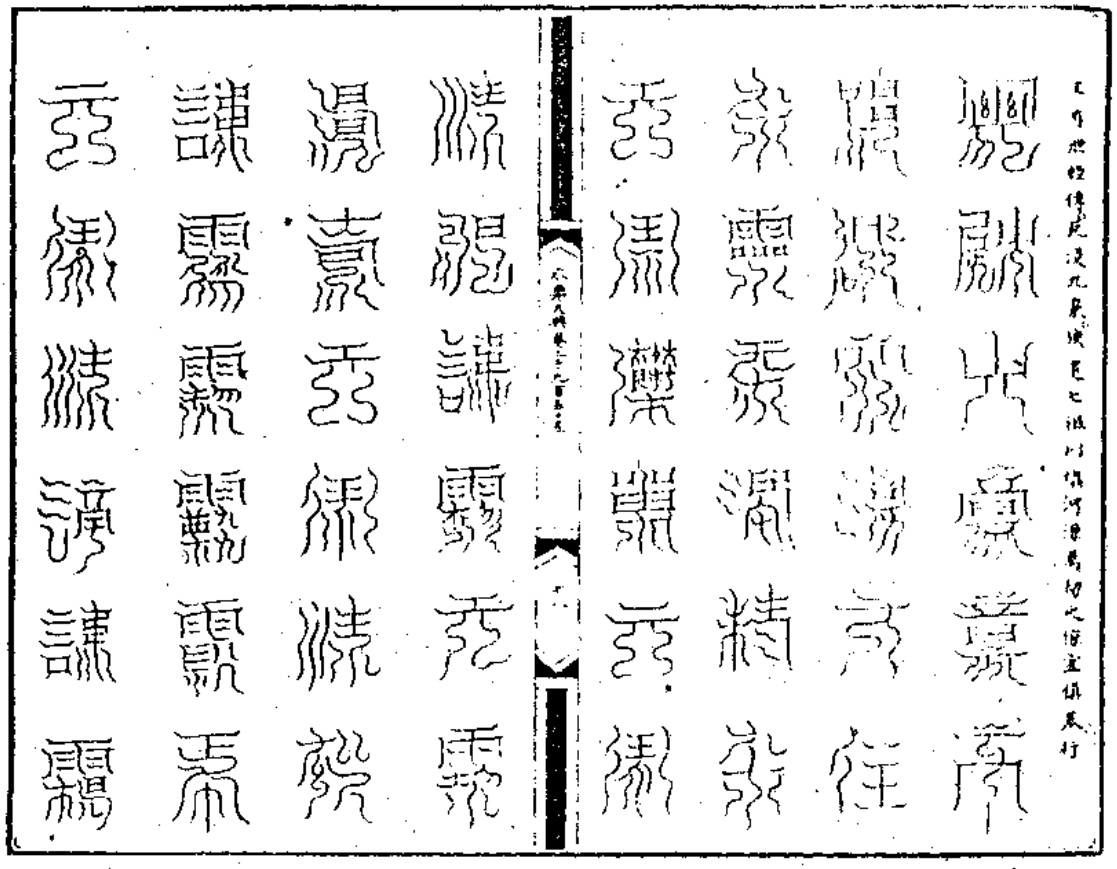
是九帝王皇二月癸丑登玉陛朗真神真道周萬劫博於太真玉真道高
妙衆妙之宗神祕有象精運九天玉虛度劫周地入玄自然非玉真之書不
得參聞皆受乙成真今不傳於中仙七太霄瓊書乃九天玉虛有之曲度
文章章乃高奮玉映之道九天之精滿盈於萬象運流於衆經凡修大洞
三十九章經成洪合帝一七道雖一玉檢五老寶經解落羅復度七祖
而無此文則九天王不納其書九衆諸經神真不載天魔伏衆萬試衆十
忍不徹微民不修關九修衆經而瓊文為先誦詠玄旨靜慮深思內外
皆空諸上真今玉書瓊篇為真經幹群魔伏妖為試驗前通意所修乃得
道真為神通增壽身太清要訣不須正在此經精心苦行勉立事功
于不修仙道受虛皇帝君太霄琅書瓊文帝章於九宮之上敕保命延
妙通神威勝神真錄三九下錄位登太真玉仙得太華真人三天玄主君
大和真人衆尊老子南極紫府司策君錄皇中侯北帝中真九宮上子太虛
真把命籍玉皇書名九玄南極紫府甲山王尊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皇
先生趙伯高山仲宗等一十八人並修此道而登金堂玉室
寬通真衆庶受化普方通意則翔頂命立刻職名黑童摘刺群魔次斷凡
主為官衆煩出入帝庭皆由瓊文如敕上真王君今封一通於西城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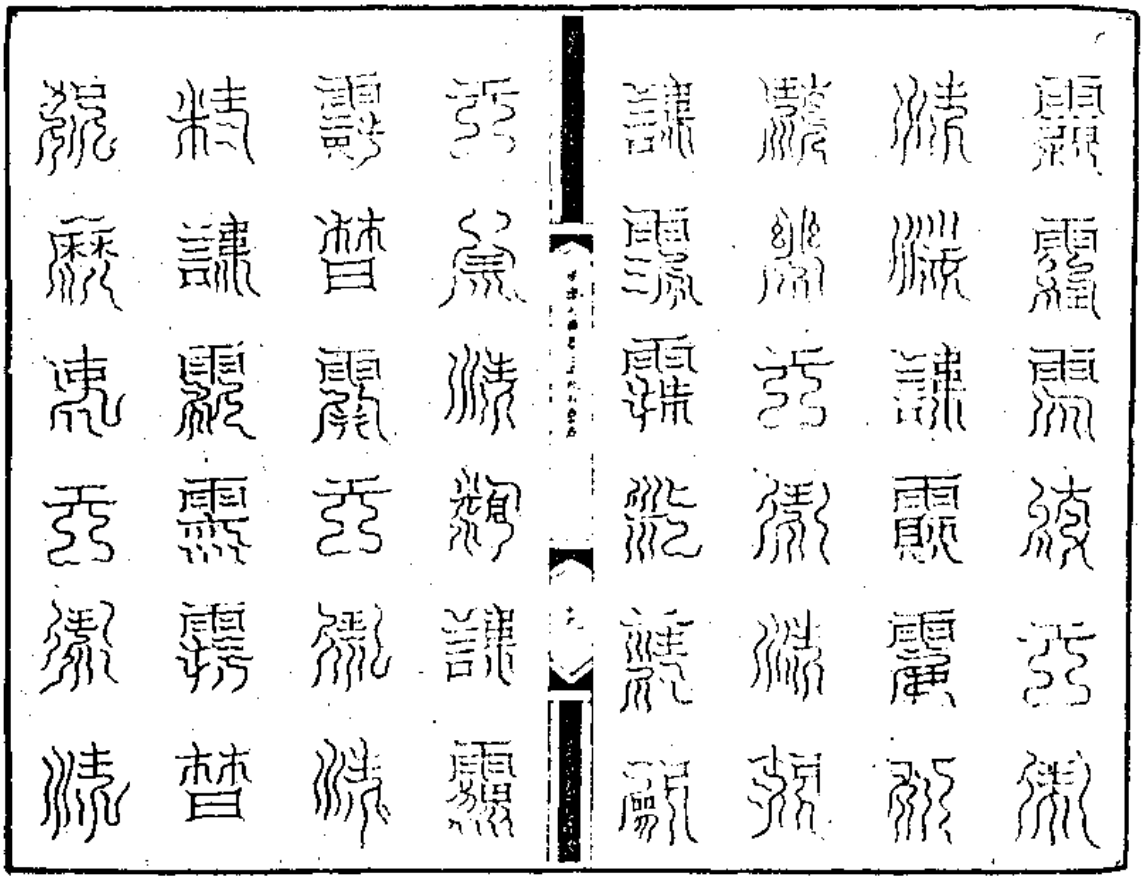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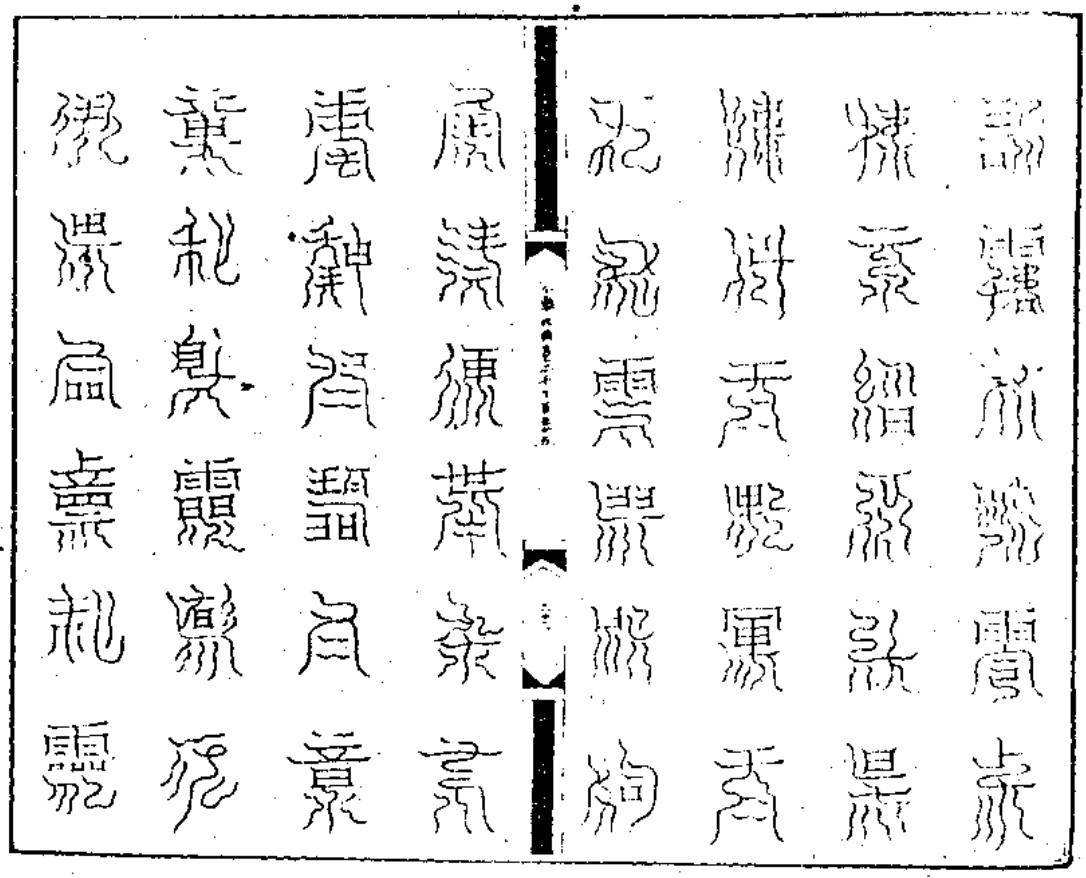












和神國

雲山雄之事深之篆字傳主云雄是和神之後人居留一百二十餘年二男二女卽里為婚地產大肥紀事百五錢不種而育米菜皆如美酒飲多不醉亂

俗事如諸番樹木出綠綠可以為衣

青神縣

大明清朝人文分野武漢南安縣地界漢為卽南縣東晉卽青神縣并置青神縣於此置青衣縣屬石州之青神縣復屬置青神縣并置青神卽隋開皇卽縣屬嘉州三年罷縣屬眉州唐屬眉州青神縣仍屬為武德中移屬石州宋因之仍其舊元初因之至元十三年改為青衣江西岸分置青神縣本治青衣江西岸元初因之屬嘉定路至元十三年改為青衣江西岸分置青神縣本治青衣江西岸元初因之屬嘉定路至元十三年改為青衣江西岸分置青神縣本治青衣江西岸元初因之屬嘉定路

神氏

之和姓出炎神氏風俗通神農氏之後漢有

黃神氏

將卽封神榜張卽姓死後今改卽有神氏

祝神

担神氏

雅池路史人姓氏族神氏火之由於氏姓

清神香 出洛陽伽藍記文於五男莊子

旦 青神名而無情形人與晨同文於前

增魂 出具如行俱成文靜神以延年攝食卻如期五星為始八現

繒 出具如行俱成文靜神以延年攝食卻如期五星為始八現

元 出具如行俱成文靜神以延年攝食卻如期五星為始八現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六十八　十三蕭

太上開天龍蹻經

道經黃帝稽問甯君訣對秩貴常[illegible]
[illegible]津上藏神精訣實精[illegible]以平大

帝俊道求真清齋玄關敕寄豐山耕參甯君稽問三洞曰伏承鴻[illegible]賴道
萬機無請真要事修玄旨心形參稀聖達幽微其理虛默未能[illegible]諮詢玄
旨真五篇道主洞神像經普垂已陳大洞聖教義貫虛無訣[illegible]道[illegible]一竟
未審九種德淨生道隱明三洞道主通同一否甯君答曰夫[illegible]始之[illegible]洞
太保之清三界普無愚證德真聖位九品去階三洞混道處數有異相如
虛[illegible]三寶寺臨高聖下凡開機降從上聖傳道應執雜言中真傳使有王
道理下界傳教因書稽首開度有賢三等斷判貴賤有升[illegible]請[illegible]曰前開
其道三品各有顯示其要令無疑惑甯君答曰三境三界道機是非高聖
下凡悟有淺深洞道無機各為三洞道方歲根不等言上聖傳道者主聖上帝
於龍漢劫時應為天寶大洞聖君上王玉清十二聖天尊傳聖道而與於衆
天帝九天丈人禪普天帝九天真皇頒授天帝元始天王各教三天九品聖
道者明劫時應為洞玄靈寶真君次生上清十二真人傳於真道而與於[illegible]救天帝
元始先生不[illegible]號樂天帝高上元皇應[illegible]大帝廣皇玉帝各教三天九品真道上
皇劫時應為神寶洞神緣君次生太清十二[illegible]天傳於德道而與先朝天帝萬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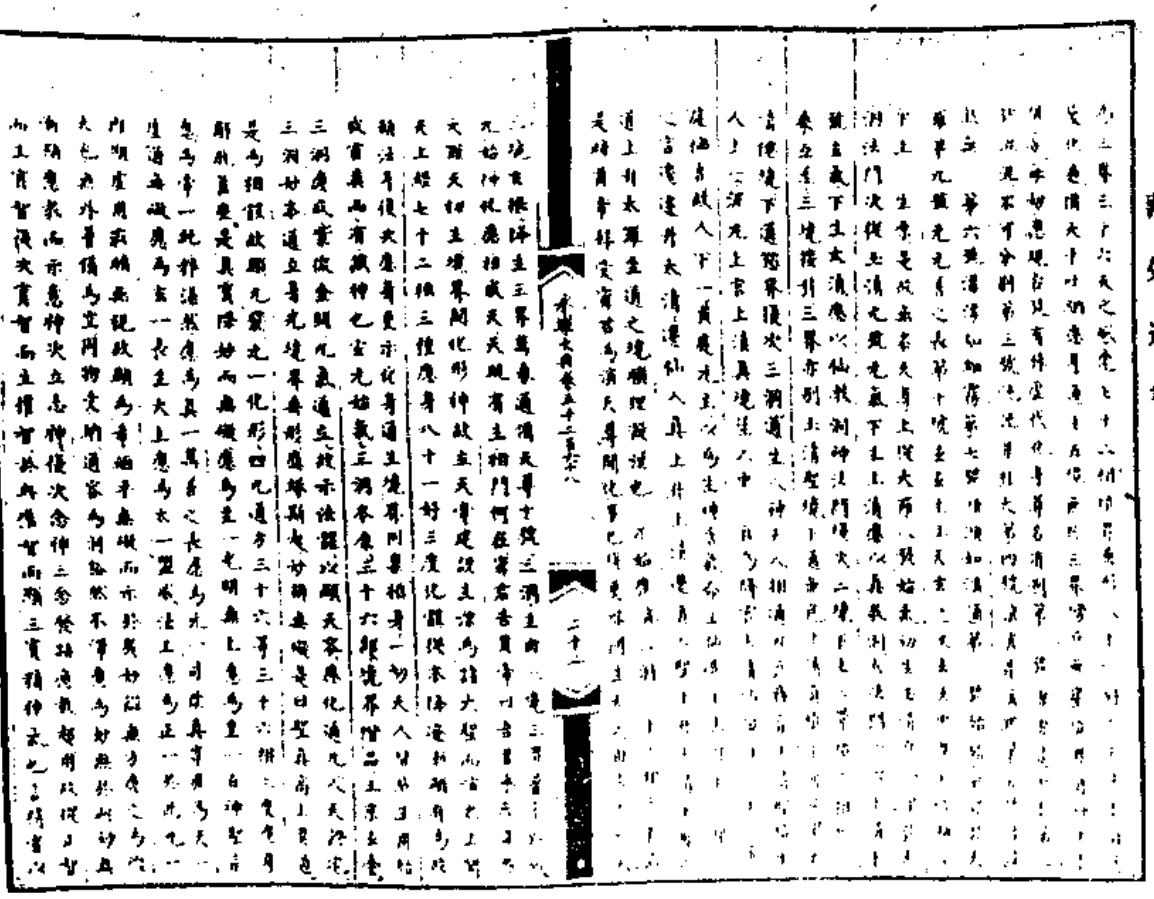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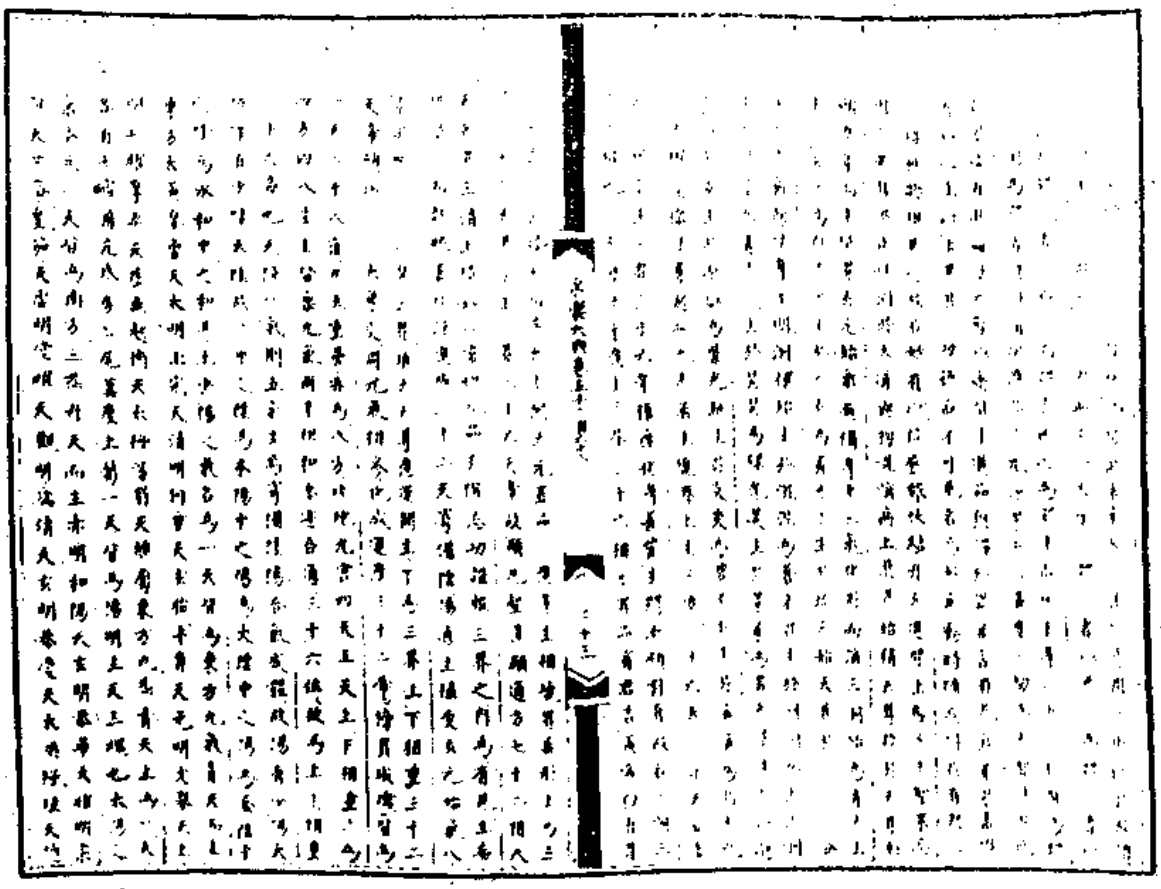
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歲歲星數縣層分相合下清三界以
為中部次於上是故時號為元始天尊為洞神之尊神而生九萬九千九
百九十萬氣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星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
百九十萬歲歲星數縣層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為小劫天尊言吾今集經
境界通身上願諸天下應其事歷劫應化開度兆人有道上賢降為師授
武生下界與物混濁北賢道九沉得其解與道還化應接有緣為授見經
今聞慈解濟竹救度不祥有患忌淨神清為宣是法密書重告實令曰三
清九會八景通玄應生三境道為接引下降三界品物載形開心天人叫
衆書舊殺玄元始氣各生八景而為二十四會九天各生八景而為七十
二宮宮二十四會化為二十四神二十四神化為二十四氣氣氣成神神
本於氣數之為靈籍合之為形形出之為造化人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
結萬物神真變化無有定名百神之中皆以三合成德天地之物上證[illegible]
十四會下為三界二十四氣三十四會各三元元各五神各生三百六
十神混通三界三百六十神各生一天三百六十官各生一歲三百六十
日各主一月三百六十時各主一才三百六十官各主一地三百六十名
山下通天氣八景無始上津生律合氣開通無極三界萬事九原天[illegible]相

通真境通實八景開化慈慕立會二十四會上立三百六十神之林而成
合為六十四覺氣六位相合三十有三三十二歲天一周也故明三界一
十二天三清九氣上下通神傳其贩爐四運明朗三洞天府歲為三元六
位陽長為六癸月八景通運八節修門十直朝尊恭修十月昇會朝命功
歡諸天獄燈燭明接生救死常現寶蓋俱恭諸天輔積尊師今道見啟上
織七祖見代循恢下為含靈開濟法渡三清教聖明誓丹誠三界官府
身鑒映三官清淨九戶開明五藏皎徹六情通流八十一部大上八十
關傳三十二相通明三百六十會三十二會才明重應三十六天執[illegible]
招八景備衛九天真形罵景景散上座上清之宮君吾貴帝四大請求保
無物不通大色無外細入無間無物不裏無物不生無物不度無物不成
開廓太空分為十等從上太羅天下及三清而為七分上及傳無留傳太
空以為通境故玄都玉京山上品有七覺之氣化太羅已下而為三清合
為七分傳備太空通為聖境又從此三清八方五十多於其下又為一才
而生北地五億億五萬億五十億五億五十億五五億萬億無妙三界皆
於五運五氣主成故通天地五十五數二三上下皆以三洞合通九老一
十二天總合三元三十六會正中八方普爰三清惟依四序二十二天[illegible]

自六十度以成二十八宿五運上化綿無通有分是通九洞上中八分也
道次各於無極三界已下又為一分以為九重三十六上皇宿系三界上
通三清尊帝八節四季之日諸天帝上真三清有名罪福上下科會無
通諸上帝九分也復以九重之下而有八門中林地獄上是陽等下主陰
無主下各九州各十八大地獄也於此獄下大風寒之氣以風雷風水
以水鎮者皆才可分別掌持地獄金木順俗無足從上第十分也罪者
皆是會四三洞清北元氣混主天有三十六宮宮境有三十六司內三官
上降九氣遍上主上鶴三界清瑩一天境城二界合明三元各有監司總
陰價收據其合中統攝諸貴殿主神靈具式點開天靈紀惡度玄闕九聖
上神各宮[illegible]中十氣玄珠大時筆載德證域之神名有行人本修三洞三
清上帝宮[illegible]立直執不為行集錄第一之地名元德其氣上清中
有是[illegible]萬一平[illegible]百一十里立宮百官奉治其中第一
神宮[illegible]上宮下所治上宮自察治其中第二之地名[illegible]
其名有名[illegible]上所治上宮百官亦治其中第四之地上玄其氣有
所治[illegible]所治第五之地人依其氣主恭上帝令所治第
[illegible]之地[illegible]是九[illegible]長所治第七之地王靈其氣通業是始

[illegible]天會所治第八之地號稱其氣通青是始賞上宰上所治第九之地
界法其氣通緣是稱始上下有二千石所治也地上宮各曹主者上通此
神十一神[illegible]之其道法身應生相對元罪品具付貴中龍雲景山拜參
皆君諸相[illegible]一等開度處接天人大關三寶通生境界天開境界通五
天人八通道主主看道羅道還無外普播形神主道無科衆化何異為君
吾真帝時[illegible]四九身之天元門仙真聖依各有九品二十七位二洞品階
後十中仙[illegible]昇[illegible]界上時多案啟為三會以為階品之具上中
妙播十方[illegible]費[illegible]時度[illegible]三會三羅各具啟修請法妙時之合
東部望應[illegible]大帝[illegible]明如時有以具數號為無為天尊之身妙時感以
仙教時為元始天尊三寶法教三乘有我應化治者來通承剖而[illegible]
諸法開綱於大帝天明宣說宣而演三洞三十六部應主妙界品有三十
[illegible]天存實[illegible]法也天元君治教身為上事見九開顯其也貴傳入身
[illegible]明[illegible]十洞[illegible]生真界說開[illegible]人天界報九聖不等[illegible]身相好上中
[illegible]神[illegible]身說教九實君為前書自為書劫至道上士無好天
身[illegible]天朗說賓小仙開二洞相主十時劫[illegible]天仙具聖位
[illegible]身之貴清一十大路為境界之修品三十六部上為三境之大根下





舊南方三炁丹天上爲一天，各爲七宿，并𢕟抑星根算於度上，舊丹天上
生天炁也，少陰之炁合爲一天，皆爲西方七氣，素天而生元氣，化昇天太
安皇崖天顯定極風天始黃孝芒天翁重浮容天無思江由天上揲
統樂天真梵[illegible]黃天耀明宗，西方七氣，素天上爲一天，皆爲七宿，奎婁胃昴
畢觜參，度上舊陰精，主天七炁也，太陰之炁合爲一天，皆爲北方五氣，玄
天而生明霞，育度天洞通元洞天太文翰寵妙成天太素秀樂禁上天太
虛無上常融天太釋玉隆騰勝天龍變梵度天太極平育賈奕天，肆翁北
方五氣，玄天上爲一天，皆爲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度上舊北極，主天良
津之炁，極三界兩儀，此門上下傳真，通方炁，同規赤應者，三十六樞也，
元之實，元基生八景，八十一妙元，置品實，名含貴齊，曰：吾昔承天尊於大
羅天而須太上開天光置品，昭託身立，獨篤奉法門，育教法身，身於混經
身元洞觀，表現玄虛，應精生天，而感相妙，物書是參，伏[illegible]
因玄明理，因書宣理，開度有緣，從理寄玄，攝引修品，成眼身，拘洞，真法大
柏中生妙果，赤生體元，元洞機，上下通明，演慈因明，青蒼陽[illegible]天中至
各生八方，內合九天，本遠霓應，八十一妙，消積形神，三十六部，演慈品滿
九一通化，妙禁無方，元色寶光，始一爲五，玄元始教，合生元門三號，各三
炁爲九一主，始聖演爲蒼上皇，始聖洞爲青元帝，始聖[illegible]
元，一元具其爲緣元，具一元，具素爲寶光天，一元具體爲白帝玄[illegible]
融爲黃元，太一玄陽變爲碧元，正一玄仙演爲爲元，化天合德黃[illegible]
八景開明境界，通立九天妙一上上重曜，赤爲北地，而生妙體，爲第一上
聖天，赤爲一天，北地一宮，元氣主門，始一天主，皆爲發行之清淨世界，其
次第二謂善聖天，赤爲一天，北地二宮，是福鄉天，仁靜世界，其次第三清
是聖天，赤爲一天，北地三宮，大宜鄉天，納善世界，其次第四覺衍真天，赤
爲一天，北地四宮，元福四天，開賢世界，其次第五不緣體天，赤爲一天，北
地真宮，大悟堂天，中方世界，其次第六應賢真天，赤爲一天，北地六宮，福
德鄉天，是賢世界，其次第七覺開仙天，赤爲一天，北地七宮，福堂州天，武
行世界，其次第八清明樂天，赤爲一天，北地八宮，福果[illegible]
[illegible]

御陞界太極三十六天，三洞眾品玄元始氣，三合成爲九色寶光，揭其法
譬始生混氣，混爲蒼元，不假日月，自然明朗，蒼旒遍主，紫霄帝皇，長帝領之
[illegible]獨開主虛無量體，神果立位上登玉清，功德無量，妙登聖
果故號無量大元天大人萬善之長，故曰第一上聖，證品而立無形
清微天，次曰第二高聖證品而立，其精凝霄摩帝天，次曰第三大聖，止品
而立，方色無量，清曠天，後次第二混主於洞，洞爲赤元，不假日月，自然明
陽赤寶真行，慎能修定者，壽命無量，故號上上禪善天，九天真王，獨中聖
自福修應量而立，與天神通變化，故曰第四神聖證品，故立玄微上虛爲
初天，次曰第五真聖證品而立，玄華都育妙神天，次曰第六真聖證品而
立，[illegible]次第三洞主於清清，爲青元，不假日月，自然明朗
[illegible]以三氣開覺，無明故號覺，真須是天，元始天王，道
[illegible]第七仙聖證品而立，[illegible]淨明天，次曰第八靈聖證品
[illegible]

天中之尊住梵網座下受無邊上下洞明八十一劫得如無礙上無四事下據四方天八三十二門合中四九天四八通運故為四八三十二天內合四梵三十六相應主十號住梵網天八號天尊天中宗尊九號王等上下統攝十號天主等為三界

天中人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一百五十五億五千二百萬歲此天中人我

武孔哥天此天中人壽五十八百九十八億二十四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學蟲淨四色學細淨第十七從上第八高虛清明天中氣淵演降和生於冥冥為黃色上生二千萬氣而成太明梵輔天此天中人壽二十九百四十九億一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學蟲淨三色學細淨第十八從上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中氣淵演降冥生於清濵為為色上生三千萬氣而成玄明恭慶天此天中人壽一千四百四十七億五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學蟲淨三色學細淨第十九從上第一虛無越衡天中氣淵演降濵生於濵混為黃色上生四千萬氣而成耽明端靖天此天中人壽七百三十七億二十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學蟲淨一色學細淨第二十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淵演降混生於淵淵為赤色上生五千萬氣而成虛明堂曜天此天中人壽三百六十八億六十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學蟲淨而細色學第二十一從上梵監須延天中氣淵演降淵生於淵淵為青色上生六千萬氣而成寂然兜術天此天中人壽一百八十四億二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學蟲淨五色學細淨第二十二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淵演降淵生於冥冥為綠色上生七千萬氣而成須明宗飄天此天中人壽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學

蟲淨四色學細淨第二十三從上第五須彌尼富不驕樂天中氣淵演降冥生於冥冥為黃色上生八千萬氣而成玄明恭華天此天中人壽四千六億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學蟲淨三色學細淨第二十四從六第六洞元化應聲天中氣淵演降冥生於邈邈為白色上生九千萬氣而成赤明和陽天此天中人壽二十三億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學蟲紫二色學細淨第二十五從上第七靈化梵輔天中氣淵演降邈生於融融為紫色上生二億萬氣而成太極濛翳天此天中人壽一十一億五十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學蟲淨二色學細淨第二十六從上第八高虛清明天中氣淵演降融生於寞寞為碧色上生三億萬氣而成虛無越衡天此天中人壽五億七十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學俱離初出蹤有而自然思碧第二十七從上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中氣淵演降寞生於宵宵為碧色上生四億萬氣而成上明七曜摩夷天此天中人壽二億八十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五慾斷蟲淨一慾學細淨第二十八從上第一慾界無天中氣淵演降濵生於濵濵為碧色上生五億萬氣而成元明文舉天此天中人壽一億四十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四慾斷蟲淨二慾界蟲淨第二十九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淵演降濵生於洞洞為赤色上生六億萬

氣而成玄胎平育天此天中人壽七十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三慾斷蟲淨三慾斷細淨第三十從上第三梵監須延天中氣淵演降洞生於浩浩為青色上生七億萬氣而成清明洞童天此天中人壽三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二慾斷蟲淨四慾斷細淨第三十一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淵演降浩生於冥冥為綠色上生八億萬氣而成太明玉完天此天中人壽一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一慾斷蟲淨五慾斷蟲淨第三十二從上第五須彌尼富不驕樂天中氣淵演降冥生於景景為黃色上生九億萬氣而成太皇黃曾天此天中人壽九百萬歲其天中人六慾斷細淨是名慾界

凡此諸明天具降生三界下類三十六天天人之相也　玉京九山通上天人八十

好此置品寶者貴帝曰普普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廣身生聲音無色象放耀法相應物成科下降玉津生界通貫三清聖境玉京之山山有十重而有十名一曰蓋天首山二曰瑞玄上山三曰羅鬱洞虛山四曰鬱上真元山五曰赤寶槐山六曰無色大鬱上山七曰明覺洞玄山八曰青華太真山九曰不思議山十曰太素自上京太上山最上一重三清天高統攝羅上為玄臺在下九重為九天各主八方九氣天關演為九色八十一宮內闢大尊應為有好道生大有而

非形神境界大人內景法象山高地遠諸降羅那七寶光明永無際曁三十六重九色演闡玉京大羅觀登頂極此山變化通生天人降生三界上為四梵下生億化三十二天種為三界每一天心皆為玄臺凡有上育為玄玉府靈都之山各成九重下統九氣五億十二八景神仙各魄一天內氣生育中為天柱上通天關總氣上元三十五分合為機璣百六主氣生主人身時書真人想見三宮九戶威儀三元八景各揩生神五通七元一身萬玉皆謝水池煉實關神府呼吸合為雲雨皆果玉府真為生行中元始化身而五人身三十六相元置品寶者身首寶日吉吉永天尊於太霞天九清天帝而演太上開天元置無極説身之相觀界生形天元而氣元壁通許七十二相道傳天人九色身光洞朗明微上部九覺之地有不中部九氣之上通神三十六相三宮通晦須彌人為附九無明偈有九三大真身心宵光北九聖門下部凡九身車牌偈九京宵第一大覺宮太上君右居心第一玉皇宮上清神宵居之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戒行上一黻為二十四其中一黻為二十四神下一黻為二十四質三元
八景七十二神休覺七十二方理三天各二十四帝內含九宮八十有一
鍊惡九九不生其好上元八景洞真部中元八景洞玄部下元八景罪神
部三部八景二十四神正是二十四氣氣凝成神神凝成氣氣之為實精
合之為形形出之為質質入之為真一上非三元下非其物神真空無
有是名百神中皆以三洞三合成德天地之往上境二十四帝者正是下
方二十四氣是也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合七十二元元各五神而生三界
三百六十神合為六十四晃晃為三十二天帝放主一天三百六十神
一人三百六十骨上為三宮主人二十七天閥中為三宮主人二十七神
核下為三宮主八二十七實無漏通三元八十有一成法象而植形神
通道主津始成實識故應生八八十一好也富君吾黃帝曰吾昔求元始
天尊而演三洞身光相好應化通生七十二相本來覺顯上生三十三
莊嚴無量功德三十六相下生三界應化主吾[illegible]
三界三十六相境界通應以示人天三身各顯七十二相門明三洞而植
具神外顯通主始應天覺於此天眷生入普摠紫元皆果三十六門而主
神識三十六相三洞通玄七十二相境界相貫八十一好九九化生三身

應根三慶通化皆從元一而生元炁元炁一實也通為九戶通發徵界眉清
太空音熟通淨而成氣通外通玄象消光收身內胎象通是身[illegible]精也是
時黃帝升雲霄名開大道通主於人[illegible]君為消息宣[illegible]主大化精身
相成入三洞化形九天合德天入道貫法身[illegible]妙[illegible]方[illegible]傳開
天覺從有淨除疑晚洞玄津通池選處九白請問吾穹君曰三洞[illegible]
始通主大通於人入道於道獲通好長玄稱何在穹君答曰神[illegible]道
事備觀徹服踏符三洞通發元元保聚八景畫形聖境真[illegible]
可詳胞受者踏升十度入無皆從此無極是在踏極通來由[illegible]入
通法戶也黃帝拜謝又咨白曰主天精妙凝象成聲神淨身明入道[illegible]意
恣求修踏師示實典帝受神領勝典要買請乙受持本修[illegible]君吉
帝曰元始應精境界亦形人入精道師力觀氣九天[illegible]
上入骨相皆判輕重有異形[illegible]有真名始有仙相[illegible]
今主曷入仙階眾吾九精大道無數　相子形身相生[illegible]
字仙道本可即成皆精光緣仙相從成吉龍精符[illegible]
帝就御龍上生玉帝元始吾命太上為[illegible]方始[illegible]
道為位貫經憑來見吾即吾非有道通熟外設法貫帝仙[illegible]

女真合傳道篆來峙來始受法符吉命之信也神有神錄九天命門神印
神印三天吉始意合合符六府國喊級帶靈圖七元道符九天命來九地
吾名神符於天謂道覺顯符經異日受說不閑次棲論符則為一錄可傳
其代有道聖者重而行之非[illegible]不度也[illegible]日三洞經[illegible]
上言不傳則[illegible]自然天經論法[illegible]人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蹻

[illegible]

驕

[illegible]

䮦

[illegible]

𦇧 丘妖切許慎說文絝紐也从糸喬聲牛據切韻于上高橋切...渠遶切丁度集韻橋去遶切...紗切絝也亦作𦇧同馬...鄉紗切緝行均龍龕手鑑𦇧...又紗也...六書統...音丈呂切...音丈宇通...招驕切

隸書 **𦇧** **𢤱** 書統 並六

篆書 **𦇧** 集韻見杜从古 古文韻...集篆 **𦇧** 徐鉉 篆韻 **𢤱** 六書統

𩕳 丘妖切許慎說文頭大頭也从頁喬聲口么切... 首作𩕳借桃去丘反顧野王玉篇又大大切頭大...切又去遶切集韻頭又許矯切丁度集韻首女切廣韻謂之頭...均龍龕手鑑去消反楊桓六書統...

篆書 **𩕳** **𩕳** 書統 並六 隸書 **𩕳** 書統 六書

趫 丘妖切許慎說文趫行輕貌一曰趫舉足也从走喬聲牛遶切毛丘... 猶又丘驕切趫也丁度集韻或作蹻司馬光類篇... 切又牽么切又牛遶切...

...牟切又丘召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趫...集韻又古堯切丘召切類聚...楊桓六書統...以...

... 梁字...

篆書 **𨄶** 徐鉉 篆韻 **𨄶** **𨄶** 書統 並六 **𨄶** 六書統 隸書 **蹻** **𨄶** 書統 六書

鄡 丘妖切許慎說文鉅鹿縣从邑梟聲牽遶切徐鍇通釋按史記孔子弟子有鄡單字子家口么反顧野王玉篇苦么切...名在鉅鹿陸法言廣韻鄡堅堯切宋重修廣韻又姓出何氏姓苑有鄡...丁度集韻牽么切或从梟作郻韓道昭五音類聚古么切又口聊切又丘消切楊桓六書統...堯切...字通...

篆書 **鄡** 集韻 見杜从古 書 **鄡** 集篆古文韻海 **鄡** 篆韻 **鄡** 書統 並六 隸書 **鄡** 六書統

撟 丘妖切顧野王玉篇去堯切引也丁度集韻引手也司馬光類篇牽么切楊桓六書統...从手喬聲...李書...

篆書 **𪭢** 書統 六書 隸書 **𪭢** 書統 六書

燆 ...切...火行也司馬光類篇牽么切又丘召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堯切...

六書統 ... 隸書 **燆** 書統 六書

墽 丘妖切...說文磽也宋重修廣韻苦么切...六書統...篆書 **墽** 書統 六書

𥨊 ...切...丁度集韻...楊桓六書統...

篆書 **𥨊** 書統 六書 隸書 **𥨊** 書統 六書

𢷾 丘妖切丁度集韻舉也司馬光類篇牽么切楊桓六書統...从手...去遶切

篆書 **𢷾** 書統 六書 隸書 **𢷾** 書統 六書

𧤜 丘么切丁度集韻...六書統...

篆書 **𧤜** 書統 六書 隸書 **𧤜** 書統 六書

僑 丘妖切丁度集韻...司馬光類篇...人喬聲...去遶切

篆書 **僑** 書統 六書 隸書 **僑** 書統 六書

喬 丘妖切丁度集韻...楊桓六書統...去遶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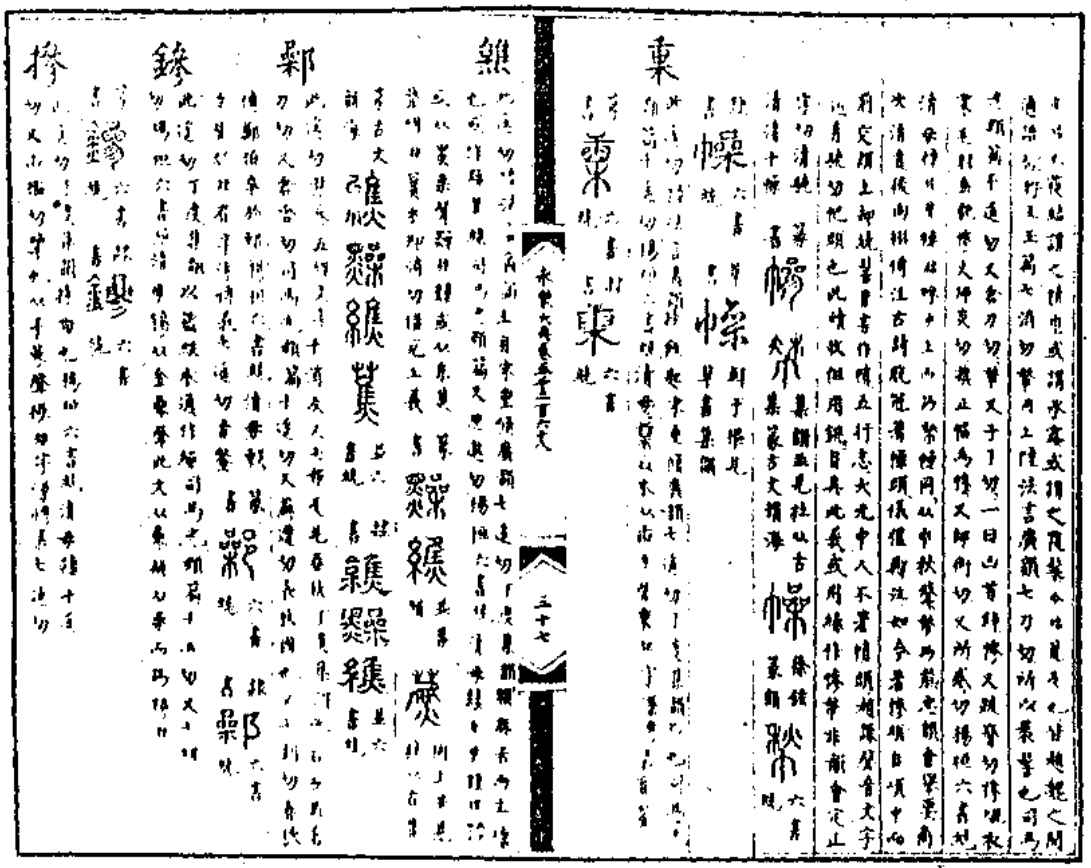
篆書 **喬** 書統 六書

[illegible] 丘妖切...道昭五...音類聚大妖切

𨔼 丘妖切...道昭五...音類聚大妖切

鄡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丘消切又丘昭切...

[illegible]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切



永樂大典　卷八千一百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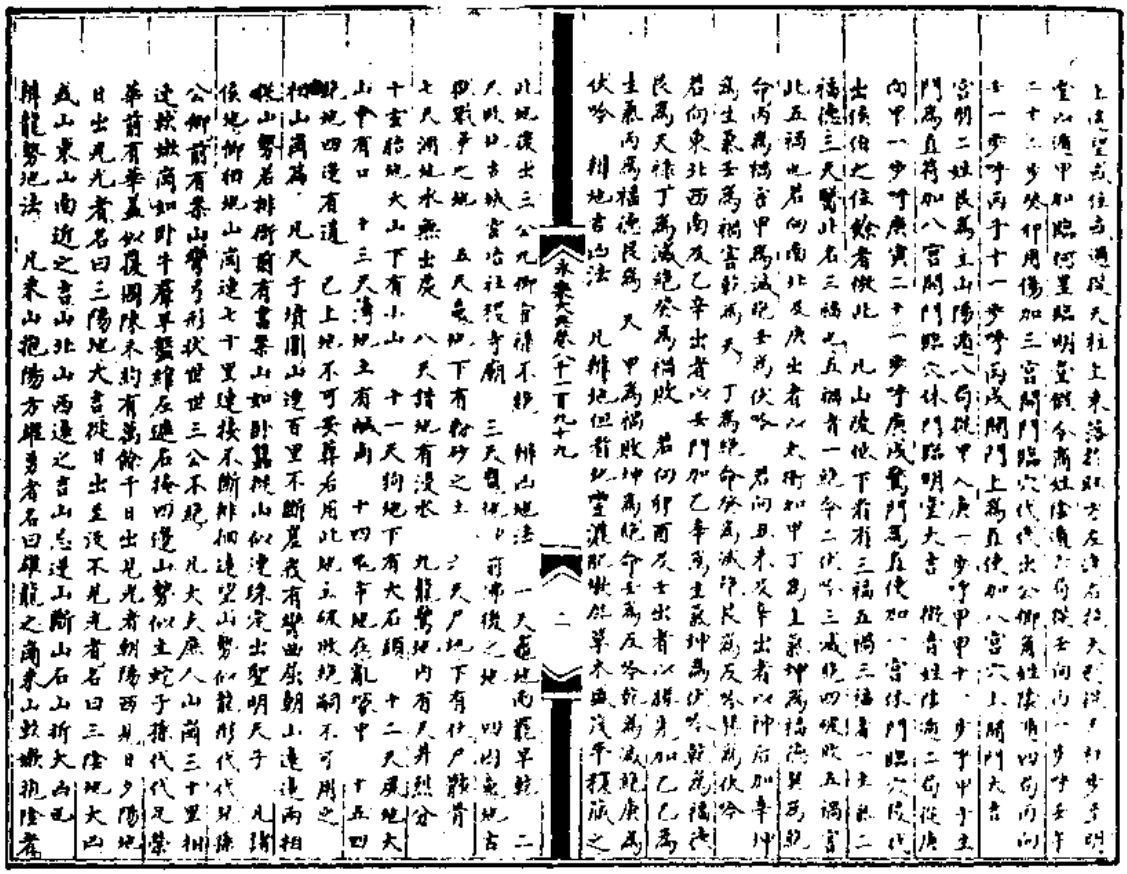
重錄總校官 特加 高 拱
學士 臣 胡正蒙
分校官 編修 臣 呂 旻
書寫儒士 臣 孫應鳳
圖 照 監生 臣 徐 邑 私
臣 歐陽 卿

陵

大漢原陵

書名大漢原陵秘葬經原陵秘葬經序　大漢又
晉者清河人也乃分五行布政於四方水火定歸於南北
動天之道萬派歸於大祥日月盈虧消於主焉自知分野而生君臣占之
觀在何方吾皆若臨一部內人民安樂主是長秋故不減水旺而理乃
明經大旺而時君治世狀金剋木則萬物凋衰不水伏藏剋火則東北中
州四時合令萬物生長減不時災降流疫陰陽和而節候應五行政而
治教益興時令政乖施化萬物之中莫不觀天順時而用也設之則上
逆之則死昔周通稽攷有主得位依陰陽書三本參論日久其用焉所
自指休咎之理出主人死逾甲之法幹支坎離遷化之門辨年月日時加
臨建大順余周歷日述斯文五十四篇分為十卷備陳興旺吉凶為
代之龜機作後人之明鏡吉凶微驗詳究皆知自禄首貴三陽內顯子孫
多少高低興旺造化修長但無八卦納甲之法安得須指東山去求擇地

新葬墳穴高深長廣門階化墳曲路押碼旗號幸舉館排八等葬法十吉
地宮與青擇師依應葬之事法式無不平陳矣　目錄　選墳地法篇
相山尚法篇　辨原水法篇　四方定正法篇　定五姓法篇　擇葬下
法篇　擇葬月法篇　擇葬日法篇　擇時下事篇　山葬法篇　青明
堂法篇　擇神道路篇　擇三要法篇　擇五姓利路篇　辨古道吉山
辨古凶墓吉山　辨門階步數吉凶　辨宮墳尖步　擇內外棺法
六甲開三門九　八卦開四門十八　擇新葬法　造棺槨法　擇門
改葬　辨八葬法　辨四等墓大法　孝地待物　真假假憧　擇美葬
法　牽引扶靈　辨坐神曲路　辨葬美制　辨送葬廚帳　辨下葬於
應候　辨掩閉葬儀　辨旅柩法　卓拳儀制　占風雲氣　應山吉凶
法　盟祭神祇　辨明墓儀法　墳墓尺丈　擇葬葬法　擇白埋小
殊　擇坎設所篇　擇師法篇　擇用事篇　射白埋墓定陰陽人　度
古墳塚篇　不見青墳篇　目錄終　選墳地法篇　凡選墳地三日前
齋戒沐浴淨身為好地龍神愛惜安柩身五姓利方旺路則吉葬必降慶
加五姓墓上新木下為上利太乙下為中利龍頭下為下利　凡天子用
國陽數官三人輔官七人庶人數為卿相五人大夫四下四人為



實函音角音合羽音徵屬音利而中決五音也　擇葬年篇　凡五姓

擇葬年合八宅[illegible]建旺年大利又合天廣地厚[illegible]吉利主為[illegible]凡人

以小運行年至寅申大利子午為大通寅卯為小通[illegible]不通行大

凶小運者男以本命加寅順行女以本命加申逆行大凶[illegible]以下是小運行

年運行乙丙丑未為大利也宜葬之大利常以傳送加太歲功曹下為[illegible]

里傳送下為黃泉勝光下為天明神后下為沐浴[illegible]大通也人家有[illegible]

神入墓者利餘者甚受殃大凶　凡以亥時加正神大殃下為六義河魁

下為小墓　五年不用五月[illegible]家長不用[illegible]年中年不用中月用之殃

中男季年不用季月殃次男不用[illegible]以[illegible]加太歲天罡[illegible]八人

大衝從魁殺五人大吉小吉不殺一人功曹傳送下女公卿勝光神后下

為福德主人吉慶也　擇葬月篇　周禮云天子七月月滿[illegible]公卿五月

月天夫三月滿大夫[illegible]三月　凡五姓年中要選吉月要亡者安存者

穩使主人無妨妻與宅[illegible]三輪月時[illegible]大利有持[illegible]

節常以降婁加月建天罡下為[illegible]地[illegible]下為黃泉[illegible]明然

課下為沐浴用之吉　天陽年中陰月[illegible]加月建功曹傳送臨者大吉

以年神加月建[illegible]臨墓名曰受殃[illegible]以得天[illegible]月[illegible]

代寫昔不[illegible]　擇葬日篇　凡擇日分為五等[illegible]中下三吉日

日上[illegible]為上吉日　展主日為中吉日　月展[illegible]為下吉日　[illegible]

天日日天展納音與支干相[illegible]大凶　天干用[illegible]日[illegible]三月甲

乙寅卯辰　[illegible]用[illegible]三月用丙丁[illegible]

用庚辛申酉戌　皇太后用[illegible]

歲後辰此是陰陽和會代代榮昌常以鷄頭加月建以曹傳送大衝從魁

大吉小吉下五姓用之代代榮昌天地人三才[illegible]之吉　陽月以寅

吉陰月以未[illegible]加月建從魁為金雞河魁為玉犬堂明為銀[illegible]神后為[illegible]

與大吉為天牢功曹下為地[illegible]下為[illegible]天罡下為天[illegible]太乙下為帳

輪勝光下為[illegible]大吉為地[illegible]傳送為天輪[illegible]正月陽月以[illegible]加寅

天上從魁臨戌金雞戌上鳴一十[illegible]河魁臨亥玉犬亥上吠九遍金明臨

[illegible]一十三[illegible]神后臨丑青[illegible]丑上飛一十七[illegible]大吉臨寅天

中寅上孔[illegible]功曹臨卯地[illegible]卯上不食三十日大衝臨辰木[illegible]辰上較

一十一遍天罡臨巳天牢巳上[illegible]十九[illegible]太乙臨午[illegible]午上[illegible]十三遍

勝光臨未[illegible]未上[illegible]一十七[illegible]小吉臨申地[illegible]申上[illegible]十遍傳送臨酉

天[illegible]

假令[illegible]運生[illegible]用甲子日葬[illegible]上本命小運[illegible]

破[illegible]小運[illegible]大凶[illegible]命葬大吉[illegible]

擇時下事篇　凡葬上朝[illegible]下事時[illegible]年月日[illegible]

時[illegible]獲[illegible]殃[illegible]矣　凡擇時[illegible]時大吉[illegible]百刻[illegible]

[illegible]用吉時遁甲云[illegible]天[illegible]臨甲宮此時下事[illegible]

[illegible]云天[illegible]臨明堂名曰坐朝神[illegible]代代金[illegible]業[illegible]也

善神藏者以月將加月建在用月將加時[illegible]上[illegible]神名曰[illegible]

諸[illegible]用[illegible]神藏十二神歸本道[illegible]遁甲云[illegible]

也　大夫以下至庶人遁甲云遁時下事[illegible]

[illegible]被制螣蛇[illegible]破[illegible]白虎[illegible]

此名六神藏六神[illegible]制[illegible]無六神藏[illegible]用三神藏有此選吉時[illegible]

遁甲四法[illegible]凡法　[illegible]門此時大吉

[illegible]白虎[illegible]不遇[illegible]

伏[illegible]刑[illegible]伏宮[illegible]天羅地網[illegible]以上時大凶葬[illegible]

[illegible]室[illegible]實不出[illegible]大凶[illegible]主人不[illegible]開休生三門臨之[illegible]

[illegible]三[illegible]入墓[illegible]大凶[illegible]寅卯四刻名[illegible]

黃[illegible]後四刻名天[illegible]後四刻名[illegible]午後四刻名[illegible]四刻名

華甲[illegible]四刻名上[illegible]後四刻名[illegible]四刻名北極[illegible]四刻名

[illegible]四刻名眼[illegible]四刻名大[illegible]此大葬用已上時吉[illegible]

十二時支用之大凶[illegible]四維八干大吉也　凶葬篇　凡人家[illegible]

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凶年[illegible]月[illegible]天[illegible]內一切衆神不[illegible]害在[illegible]

凡大葬[illegible]在室[illegible]不問[illegible]行年運[illegible]命不[illegible]皆得大葬[illegible]

凶葬而葬五服之內[illegible]大[illegible]云[illegible]不問[illegible]重服[illegible]

室內有[illegible]不問[illegible]大歲亦得葬也大葬合[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三年之內[illegible]未滿葬其父母亦吉[illegible]之人在室[illegible]

吉　男以功曹女以傳送加時天罡下陽[illegible]男女[illegible]小吉[illegible]

人從[illegible]天[illegible]八人[illegible]明太乙為禍[illegible]大凶[illegible]加[illegible]時者[illegible]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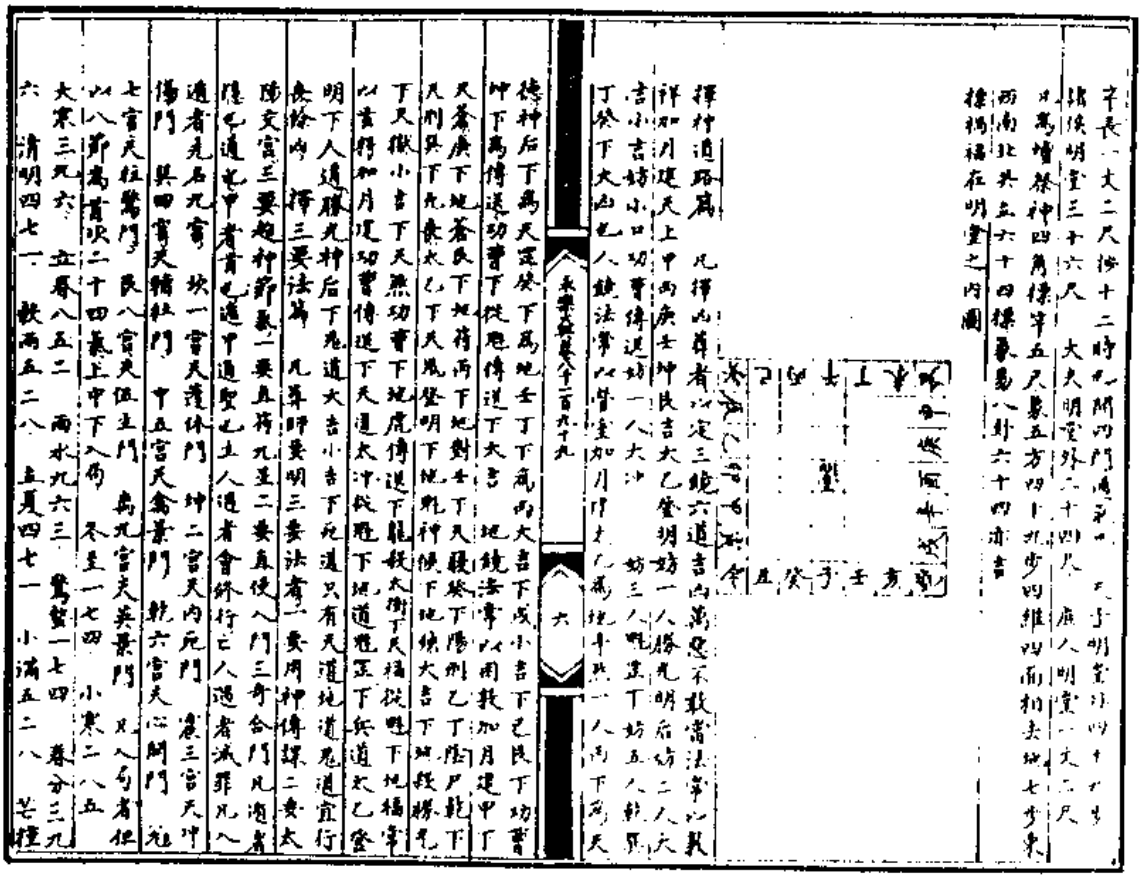
年命[illegible]功曹傳送[illegible]　置明堂法篇　凡動土[illegible]斬草祭神之時

合天地人三才遁甲[illegible]為明堂[illegible]四十九穴之[illegible]吉利也

凡天子[illegible]為[illegible]葬[illegible]八穴名曰天穴也　諸侯[illegible]

中一[illegible]六穴[illegible]也　大夫[illegible]下至庶人[illegible]天地陰陽之[illegible]葬於中二十四

[illegible]之人分也　置[illegible]人[illegible]



紀法除之零三十七步納得庚子第一位天覺得孫斜甲首庚八開八
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開十三步訂二百四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七步合
庚子穴裏斜第四位納得庚午覺得當紀孫下尊庶人用之　右件已上
墳塋步數皆無並合納甲並納之子得吉利　擇內外塚行喪法篇
劉啓明問先生曰內外行喪之事內外道路則吉先生曰行喪之法用
內外二宅內宅是主人之家外宅是主人之宜內得延年主義天醫伏位
孤雌見旺主人合得天心死得地利也　若外塚合功曹傳送三鏡六道
十二天官亡者得地劉子孫昌盛　若禽不合內外名孤雌主人不安已
人不樂有大凶災　內塚者　塚體　塚石　塚象　外塚者
喪庭　門陌　塚影　曲路　準以功曹加塚體小吉塚影高下塚象山
排之　甲子塚子乙乾丁庚辛庚丙人出來推人蓄　甲辰塚戊
局作甲戌合丙天盤庚吉天盤丙人出白虎入壬　甲戌塚戊辛庚壬
乙甲六合出蓄人求　甲子塚平吉年其時以甲六合天乙出玄入白
六甲開三開九合卦天官法篇　凡陰陽刑定五姓所以北方宮八卦
被意推之吉利也　劉啓明問先生曰五音開三開九喪庭門陌八卦天
宮加何加之先生答曰開三開九者以玄機加塚體取津梁下五喪庭

於七門取貴流下五穴為近十子丑為初七　商角姓何數下門陌
宮朝徵姓潛室下門陌　八卦取門為上象穴為下象上下卦易劉十二
天宮以天甲加塚體門于下取貴神　假令宮羽姓甲子塚甲穴以玄機
加丁為第一道墓紀丁為第二道津梁下為第三道外
名開三開九為五丁喪庭　津者天梁七炁九地有為五行相合
管天貴流第二為主天乙所加五庚庭七天驅為第四道壽墓為第五道
河鼓為第六道軒轅為七道味米為八道沉實為第九道九天在此者通
甲子五元者開七道於七門共到開九七貴於第六伏吟反吟不合開三
開九皆取神道逆數甲子司有丙寅辛未丙與辛合寅與未合近丁故以
玄機加門陌丙為民為上象塚穴配乾為下象為天蓋卦三三以玄機加
塚體貴神臨丙前三合臨甲塚穴言玄武臨喪庭雖為凶將却于母相主
化為吉慶也天乙貴人穴言　商姓甲辰塚壬子以玄機加乙為第一道墓
紀加巽為二道津梁丙為三道為五庚喪庭天馳加丁為第四道壽墓
加坤為第五道河鼓加庚為第六道軒轅加辛為第七道味米加乾為第
八道沉實加壬為第九道貴來下女塚穴門陌在庚庚為上象穴
在壬壬配乾下象為大壯卦三三貴神者玄機加塚體門于臨壬喪庭在

乙天貴臨穴雖不加將來于臨相主化為吉慶六一　角姓甲
塚丙穴以玄機加辛為第一道墓紀加乾為第二道津梁加壬為第三道
為五行為天馳加於為第四道壽墓加艮為第五道何鼓加丙為第六
六道軒轅加乙為第七道味米加丁為第八道實沉加丙為第九道
一甲為門陌甲臨乾為上象丙穴屬火為下象合天山卦
在甲以玄機加塚體門于臨壬天乙臨喪庭前三合臨門後六天盤庚
穴雖是凶將却于母相主化為吉慶也　徵姓甲子塚庚穴以玄機加
神道逆不合開三開九甲子旬甲有丙甲辛庚丙與辛合甲與庚合
以玄機加於為第一道墓紀加艮為第二道津梁加甲為第三道
為天馳加乙為第四道壽墓加巽為第五道何鼓加丙為第六
軒轅加丁為七道味米加乾為八道沉實加庚為九道
羽屬水庚壬為門陌屬乾為上象合天蓋乘旺為吉門陌於土為
已以玄機加塚體玄武臨穴雖是凶將為子母相主化為吉慶六合臨
庭吉也　開一開十于孫思邈　開五開十一男刑女私　開六開十二
事由至　八卦塚開四開十八卦合天官法　乾塚甲穴喪庭在庚門陌

第八道傳送加巽爲第九道從魁加丙爲第十道[illegible]開四開生吉

道[illegible]庭魁爲上象丙爲下象合天小滿卦☲☲易云出[illegible]神以大吉加天

乙青神臨門以天甲加門爲青神臨于巽爲臨門[illegible]用內將于甲相生大

堂照[illegible]爲[illegible]功曹木[illegible]土作爲吉慶　壽[illegible]庚穴[illegible]庭在甲門所在[illegible]以

天甲加門爲第一道大吉加癸爲第二道功曹加艮爲第三道太沖加甲

爲第四道天罡加乙爲第五道太乙加巽爲第六道勝光加丙

爲第七道小吉加丁爲第八道傳送加坤爲第九道從魁加庚爲第十道[illegible]五

家六開三開十[illegible]吉道[illegible]馬[illegible]庭魁爲上象庚穴[illegible]爲下象合[illegible]其卦

☲☲易云壬陰門爲壬近[illegible]屬陰門星治青神在甲以天甲加門大沖吉

青神臨艮庚神居馬後三查武臨門所聞見內將却于[illegible]相生作爲吉也

經曰　開一開十子孫昌　開二開八禍稠頻發　開三開九子孫

頻壽　開四開十財帛且宜　開五開十一子孫凶疾　開六開十二子

孫兵死　已上八非[illegible]也六甲背[illegible]行[illegible]神通注入門向行也[illegible]注[illegible]神

也　擇斬草法爲　青斬祿皇帝[illegible]八開向背通吉[illegible]開神思[illegible]皇帝

勅令葬埋主於草　原肯於草教主判斬草也要埋之靈祭和吉曰[illegible]祀

也　周公曰凡草是[illegible]之[illegible]衣[illegible]之子孫[illegible]斬之[illegible]以亡魂[illegible]生人安樂

不斬草者名曰盜葬也[illegible]以亡魂不寧生人不利大[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不

[illegible]擇主人頻遭狀禍　五等斬草格式　凡五等斬草切分其高丁尊

甲依此式耳　天子斬行諸侯斬[illegible]卿相斬[illegible]大夫斬[illegible]人斬草凡天

子斬草凡用潔[illegible]甲戌山驚地[illegible]邪神供[illegible]用五十人[illegible]一人[illegible]解人

祭黑頭幕頭[illegible]和[illegible]頭手[illegible]刀東方五十人[illegible]衣[illegible]各[illegible]反方衣五方

隊各逐方用錦[illegible]袖得金[illegible]具金鑊紙錢[illegible]各五十束祭地大吉利也諸

侯用三[illegible]入戒山斬草用錄[illegible]物具金銀紙錢三十束鄉相用五十人[illegible]

戒山斬草亦用錄[illegible]具金也　庶人用父母金七人金[illegible]尸[illegible]一人[illegible]

紅車杖刀[illegible]撤五方[illegible]各一　大淨席三領用草一丈二尺[illegible]錢一百二十

文足二十四[illegible]器物紙馬二十四分於[illegible]門上[illegible]一草人[illegible]一人[illegible]弓箭三

隻六斬[illegible]一箭射草人心射著心者乃吉三斬草咒曰[illegible]三斬行數三

下[illegible]拜引[illegible]埋五人於尊穴五拔三遭石[illegible]三遭[illegible]上一下[illegible]却[illegible]以[illegible]祭

[illegible]請[illegible]勅用[illegible]之凡斬草[illegible]用本命行年并地下神[illegible]　假令家長

甲戌相行年主庚用甲戌年日斬草[illegible]家長何謂也答曰爲人中甲子[illegible]

下甲戌本命一重[illegible]甲是庚年又[illegible]行年[illegible]兩重大[illegible]餘者[illegible]此　常以年

神[illegible]月建[illegible]基上見鬼大書　遣[illegible]將[illegible]諸　天子[illegible]獻[illegible]高一丈二尺天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九十九　十六

[illegible]十[illegible]卿[illegible]幹龍[illegible]高三尺四寸[illegible]

郷[illegible]道[illegible]外郷卿[illegible]龍[illegible]長[illegible]尺[illegible]外用[illegible]當木作[illegible]

龍[illegible]高一丈二尺[illegible]吉[illegible]大夫以下至庶人[illegible]長六尺[illegible]

高六尺五寸[illegible]　凡五行相序高五尺長七尺木[illegible]頭高三尺[illegible]序[illegible]

凡前所門[illegible]四[illegible]用[illegible]相木書[illegible]木[illegible]重[illegible]木[illegible]楊柳木[illegible]

[illegible]根木主[illegible]嗣大凶不用神廟寺舍叢內木[illegible]禍大凶　常以[illegible]月[illegible]

析木下[illegible]大吉又根下富貴[illegible]此　擇開[illegible]墓局　凡開[illegible]墓[illegible]

如[illegible]貴主[illegible]死木根[illegible]頭[illegible]出不全[illegible]人拾[illegible]枝[illegible]見[illegible]頭[illegible]拭[illegible]

合用五姓木　宮姓用栗木[illegible]之　商姓用楊柳木[illegible]之　角姓用[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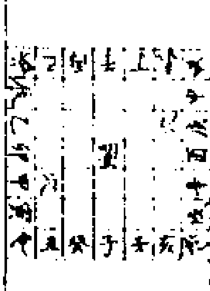
穿之　羽姓用[illegible]柳木穿之　[illegible]全[illegible]柳[illegible]用[illegible]之[illegible]主門[illegible]

主人安樂已者主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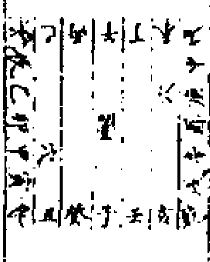
附八葬法爲　五姓昭穆貫魚葬圖

宮羽姓貫魚葬

祖墳甲庚壬三穴在於正西偏南庚化一墳謂之貫魚[illegible]不得過[illegible]也



祖墳甲庚壬三穴在於正南偏西丁化一穴謂之貫魚葬不得過午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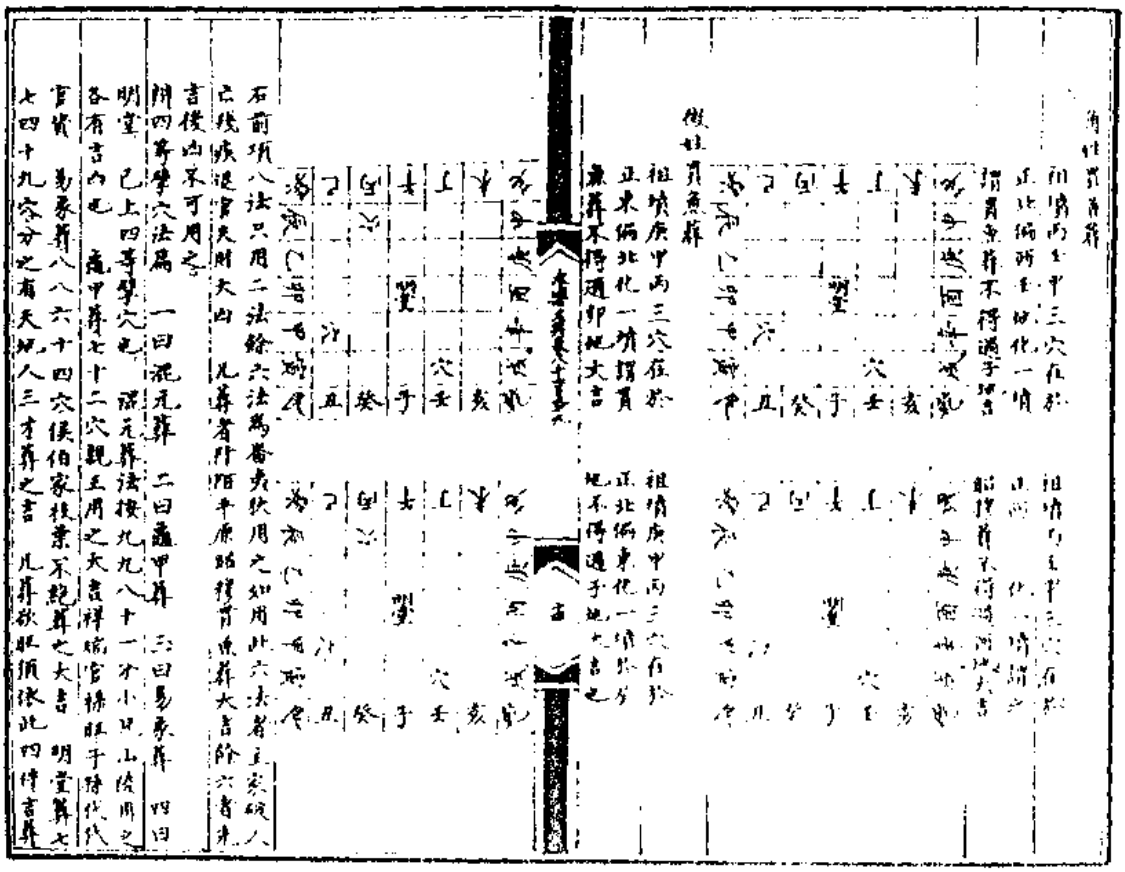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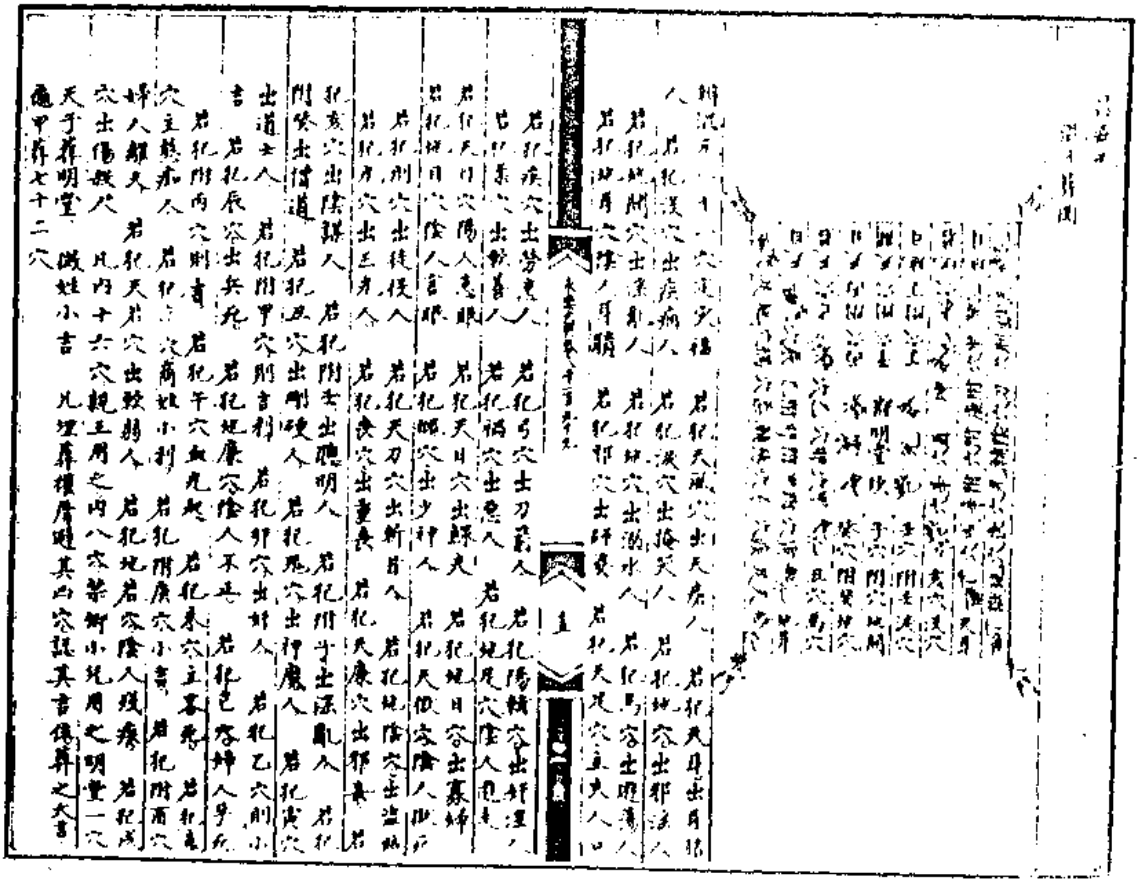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八千一百九十九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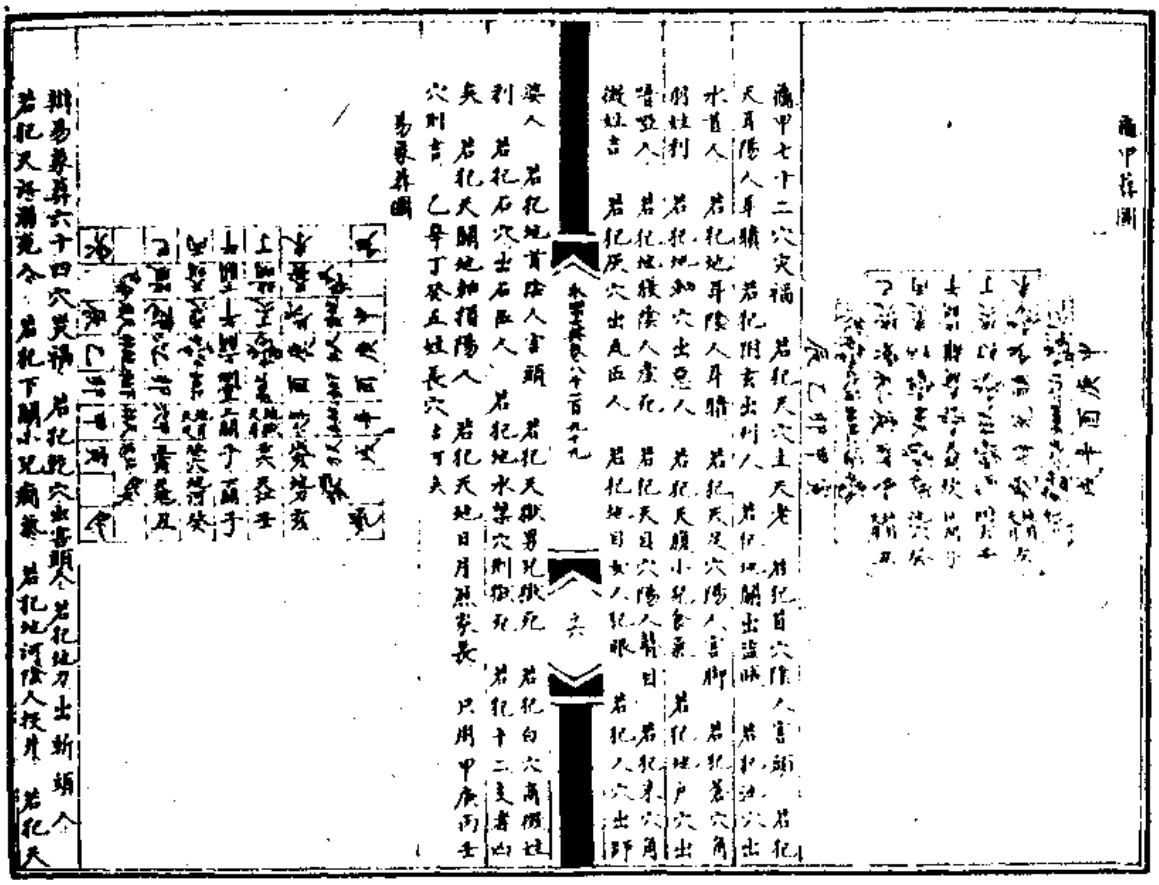
商姓貫魚葬

祖穴壬丙庚三穴在於正南偏東丙化一墳謂一貫魚葬不得過午地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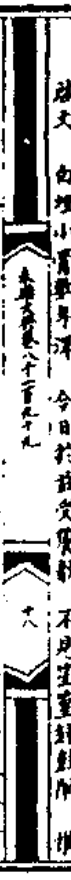
祖穴壬丙庚三穴在於正東偏南乙地化一墳謂之貫魚葬不過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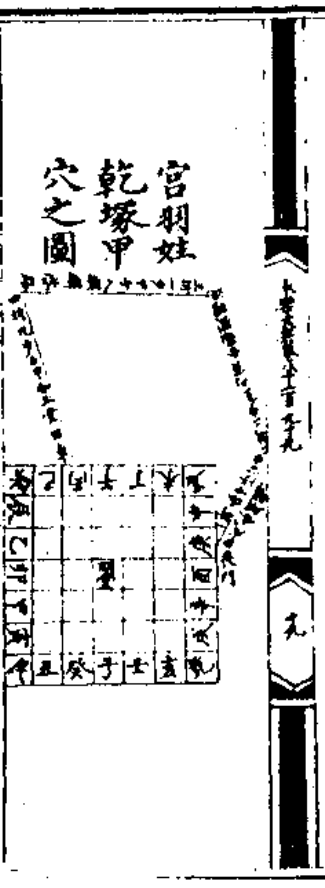


于不動大吉　卿相穿得兩義墓生有印侯公卿不絕　庶人穿得
銀墓錢物銅鐵金銀子孫主富貴　凡穿地若得破棺物主破家人亡穿
月大石山　穿得骨殖大山　砂沙大山　灰炭大山　湯炭主山　打
木灰山　神聖佛像紀錄　富貴穿得真物山　商姓赤物山　角姓白
物山　徵姓黑物山　宮姓雜種篇　大凡地二氣交會人有大師之義
為地主問衆被死同棺埋或即男兒未娶女人未嫁男兒新逝身已女人
并室身死即同大葬祖宗不得漏落骨以真龜合婚兒為孤魂也　凡
男女骨殖同歸異穴若骨用草為船作人形用面錢貼於面
上著衣裳裹束如活人主大吉利定葬時合婚　合婚引啓　切聞陰陽
生死交互相依男葬婦地身已女長葬早男喪生前幼小何曾門當戶對
長後甲年始配婚姻之聚陽間交禮陰道迎親雖無良樂花燭也有兒致
孝盡前道權已為歡語先宗慶後設祭更設回歸大葬白堊編使大葬
成雙千年不損即迎萬載去孫榮祀　又啓云　良媒配合宜已為新
婦後盡人歡門　只有悲哭贈酒紙　更無合葬共頭紙　生前不識公
婆面　死後合宜謝祖宗　整理房室并粉壁　室前祭罪即成親　又
啓文　白堊小書歌舞深　今日於此受聚歌　不見生重鍾鼓聞　惟



聞悲悲哭聲聒　主前未識大妻美　此夜已室共孟姜　陽道保延相
隨會　陰司路上結同心　又奔酒啓文　紫車白馬作威儀　隨女前
後丁候衣　死魂聽呼征速至　已魂聞請早速知　男言識語來麻姑
然後悲風送柳眉　永宇墓堂為祖上　陰司路上永相隨　擇送葬
法為　凡六親送葬喜其年今日辰看其吉凶也　但以月將加時本命
上見己為其主災法大凶　或云掌以大吉加月建行年本命大忌葬日人
到墳必得鬼魅主疾病死亡凶　真歌先主云人行年本命大忌葬日人
中甲子或與地下甲子沖破假令命甲午日葬人行年本命庚戌沖地下
甲子凶若是庚子神人甲甲子若值甲辰忌地下甲子己上犯之主主有
死喪大凶破此　凡地下甲子例子門戌辰寅酉巳申卯取來後求子
已亥同依　發引啓靈篇　凡五姓各用引魂幡長五尺半長九尺男孝
子女孝子并六親處葬真酒拄主門和吉　再哭辛聲男左女右伴哭曰
天圖地方　六甲九章　為步持印　六道開張　街衢助舉　巷陌
扶喪　南門降福　北門降祥　四道四通　四海伏藏　銀錢買路
勒鬼無妨　河北濟渡　七神借禽　騎虎無疑　五龍和光　亦祛主
墓　歲代有昌　急急如律令　辨八卦冢四折曲路篇　凡八卦冢向

婚行表易曰主吉此謂易通之者得吉路財帛主大人孫大吉　第一折單以
向甲行以甲時子起一步至十一步甲戌合麒麟引進衆大葬吉萬里　第二
折單南望丙行以甲子起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為法加之合麒麟理衆如得
自九天也　第三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為法加之合麒麟行
路衆人葬降十地也　第四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步九步至甲以九步
為法加之合玉堂四章衆鬼葬人貴衆也　章牛頭兩門而入抱地以四章甲
穴而下報地即仙主門而出故曰　麒麟引進　鳳凰理途　章九路路
重四章　從來入葬　富貴吉昌　通甲云能令鬼神即甲子陽遁為六
時下事休門加一宮主門臨門門主人家貴盛接吉福　開門臨二宮主有
天界也主主人開門子孫常近金增依此大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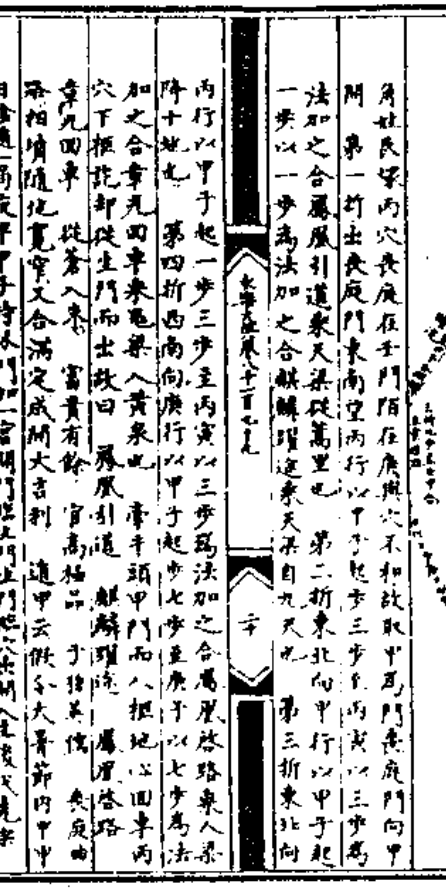


商姓乾塚壬穴衆庶在內門陌在甲衆庶開門向甲開第一折出衆庶門
西北向壬行一步起甲子九步至壬以九步為法加之合玉堂引路衆
天葬段萬里也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為法加之合
麒麟理途衆地葬自九天也第三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九步
得壬甲以九步為法加之合玉堂路衆人葬降十地也第四折西南向
庚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七步得庚午以七步為法加之合章九四章衆地
葬人貴衆也章牛頭甲門而入抱地以四章壬穴而下報地即仙主門而
出　玉堂引道　麒麟理途　玉堂路　章九四章　出葬入吉　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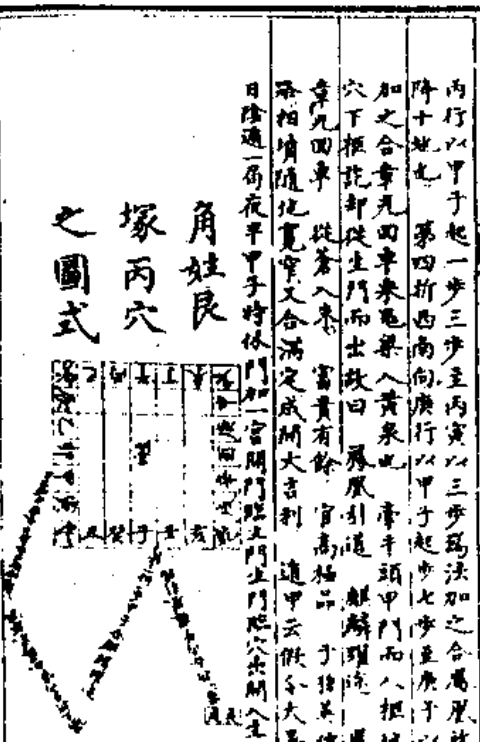
貴逢天　于指震癸　貴貝金錢　長庭四折曲路相扣事官用之事門步合滿定成開門吉利通甲云假令清明節甲寅日甲子開門一向行

時天德加三宮休門加七宮生門臨甲子向中出主入死存者要掌家願于指艮癸

商姓乾塚壬穴之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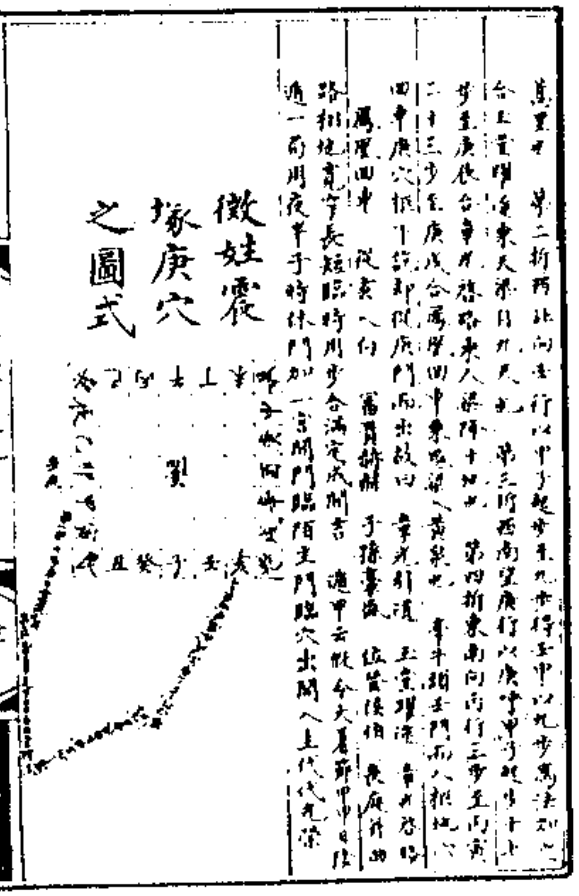
角姓艮塚丙穴之圖式



角姓艮家丙穴長庭在壬門陌在庚與穴不和故取甲寅門長庭門向甲開　第一折出長庭門東南望丙行以甲子起步三步為法加之合屬艮引道乘天梁從萬里也　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為法加之合龍騰瑞連乘天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東北向丙行以甲子起步三步為法加之合屬艮引道乘天梁從萬里也　第四折西南向庚行以甲子起步七步為法加之合章凡四章乘龍乘人貴乘也　章手頭甲門而入抱地以四章丙穴下棺訖即從生門而出故曰　屬艮引道　龍騰瑞連　屬星榮路　章凡四章　從第八乘　富貴有餘　官高極品　于指艮位　長庭曲路相扣隨地寬窄又合滿定成開大吉利　通甲云假令大暑節內甲申日陰遁一局夜半甲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艮門生門臨穴出開入生後代先榮

丙行以甲子起一步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為法加之合屬艮榮路乘人乘降十地也　第四折西南向庚行以甲子起步七步至庚子以七步為法加之合章凡四章乘龍乘人貴乘也　章手頭甲門而入抱地以四章丙穴下棺訖即從生門而出故曰　屬艮引道　龍騰瑞連　屬星榮路　章凡四章　從第八乘　富貴有餘　官高極品　于指艮位　長庭曲路相扣隨地寬窄又合滿定成開大吉利　通甲云假令大暑節內甲申日陰遁一局夜半甲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艮門生門臨穴出開入生後代先榮

徵姓震塚庚穴之圖式



萬里也　第二折西北向庚行以甲子起步七步為法加之合至章降真乘天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西南望庚行以庚子起步三步至丙寅三步為法加之合屬艮引道乘天梁自九天也　第四折東南向向行三步至丙寅三步至庚辰合章乘龍乘人貴降十地也　第四折東南向向行三步至丙寅三步至庚辰合屬艮引道乘天梁自九天也　章手頭甲門而入抱地以四章庚穴抱訖即從庚門而出故曰　章乘引道　五星聯珠　章乘降地　屬星榮路　從第八乘　富貴榮顯　于指艮位　長庭曲路相扣隨地寬窄又合長短臨時用步合滿定成開吉　通甲云假令大暑節甲申日陰遁一局用夜半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陌生門臨穴出開入生後代先榮

排建神曲路篇　凡亡靈魂魄不明途程如同夢裏何知去處亡靈不歸鄉境魄不定令生人不安子孫紀為程因入情不依四折曲路者已靈之路位也若四神不善者鄰鄰倒走魔魅逆飛章光伏朝五星閃爍欽流駢機山　錯理不依四折曲路之因為何一折從萬里二折自九天三折降十地四折入黃泉劉路頭首再拜曰願聞其義先生答曰神明名有去處　一折從萬里者東垂克州荊八宮有萬里山相公五朝曹操亡人主天帝賓遷民官天曹集故曰天梁　二折自九天者南岳抱山有天神江主恒熙維昊上天炎光生於勝光謂陽之陰故曰地梁又謂八卦者於丙丁也　三折降十地者西南坤神為地坤有后土所居中地為首道於坤坤土分氣生於土機死於傳送所主故曰人梁　四折入黃泉者水之所自出也穴中名曰泉水地有黃泉神實龍宮有城裏五星聚和主神后水水通也　經云欲為要棺為物皆因于生其面名曰魄魄魔未作服名曰鬼真脉論真故曰鬼論雖云死人為歸人卜其宅北家真好不知去處得四神引路知來頭夜行日分程路亡者得安主人康寧也

一折發天語　天神咒曰　天地掌浮沉　神靈變幻於　度折神通於　明家孝順子　孝尊卑長幼　陳真為除尊　五星真

中柳　明明供養　無天盡開情　天玄吉清引　亡者安宅　二折地祭咒曰　隆理吉地祇　神道幸通知　法物時落　地風福祇　次　祥雨祖村地　慶雲滿天飛　隆福神來佑　惠照萬載朝　三折祭人祭　真魂享鬼家　陳告祖敬恭　三會供引路　七考孟和同　榊機留應慶　先靈賜福榮　祭腸神真解　萬福永靈隆　四折林地祭　飲景客地游　建城清郭荒　郭使衆登郭　五神情喜悅　慈物大安康　能飲皆衆等　可令萬代昌　開寿長制高　會參白有西方金之色狄分光針金旺萬木榊死狄以白色為寿服　親五以東嫁納松為引領鑿梁梁前作三尺三寸長縮澤天枝用柳木　斜疏明明先立四柳以用柳木有主答曰金建隆祭木遭者卯卯者東方　震木為陽是陰死陽主也　親五天枝長九尺用桑鎌縛之　御柳用桑　雕為引接二尺四寸頂戴候頭天枝長九尺二寸　大夫以下至庶人祖　服周衰期要服周衰再期皆用布帛也引接一尺八寸婦女亦同此節布帛也縫製　緑縛衰衰民枝長五尺四寸　用拳手和月建以銀下探天枝斜放明開曰　又開先立四寿手用柳數長九立四寿長探五行白祖授西方有立就　境了得此也探御黄接中央滿緑衰亦授南方赤雀時先開七人不得開

離中虛也　釋授置明帳篇　凡五姓置帳立明堂名有比數甲六庚地立墟帳庚八數八八六十四步以七宮推之授三才二儀吉女入向地立墟帳丙數七以七四十四步為法丙穴甲祖立墟帳女數六以六三十六步為法　庚穴甲祖立墟帳甲數八以八六十四步為法　庚穴甲祖立墟帳女數六以六三十六步為法　庚穴甲祖立墟帳甲數八以八六十四步為法　下一步為法　主　三大月以每至加月建小月以降每加月建之後天上以吉下為長主大神下為貴賤新天星為客位太乙下為以為腸胃下為賤為小吉下為長客帳傳送真明器從葬下安飲河神下安食餐明下安酒漿神后下安神大吉下安陰陽神為位依尊卑大吉也　拜下事時應依禍　凡五姓下事　廣候事以月初加時看日上神　凡以吉立有文章及道士應見女仁有孕婦人及赤物應　見豚兒主有大蛇見明及木蒙應　見小吉主有黃物倉應　見傳送有憎及剛鐵白物應　見從雞前白衣女及金石物應　見天星因徙開松人應　見登明主有婚黑物及女人應　見神后主有陰松及水漿應　見大吉主有富貴及牛馬應　見勝光主有尊貴人應　見太乙主有尊貴及牛馬應　見六合主有赤物木植應　見勾陳主有開松人應　見青龍主有金銀寶貨應　見天后主有婦人應　見大陰主有食漿水應　見白虎主有孕婦人應　見玄武主有盜賊及失脫應　見太常主有衣裳及酒食應　見天牢主有囚禁及死喪應　見朱雀主有口舌及文書應　見天罡主有兵戈及鬪訟應　見太陰主有婦人及酒食應　見天刑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獄主有死喪及疾病應　見天空主有虛詐及失脫應　見天威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目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厄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賊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禍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權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福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德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文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武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貴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喜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壽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祿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馬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空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威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目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厄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賊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禍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權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福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德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文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武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貴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喜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壽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祿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見天馬主有疾病及官事應

九天九地長八尺豹子　對用五綵采之長一丈二尺採十二元辰也九天九地也　天長五寸對用五綵采之長九尺合九宮用仙鶴五對用五綵采之長三尺合三才也　上玄女子山陵用牛麋儀　親五用禮儀六隅頭行腳婦身青長一丈八尺合九宮九州也實盖三隅五綵攢之長七尺合五星也豹尾三對長八尺合八卦也　上親五月生應也　王侯卿相用帷幔三對卿頭白脚身色長一丈二尺合十二辰也實盖二副五綵攢成天三尺合三才也　上卿相用之吉象也　大夫士庶人用帷幔一對男女頭脚卿長七尺合七星也　武安事以月將加月建天罡下臨載之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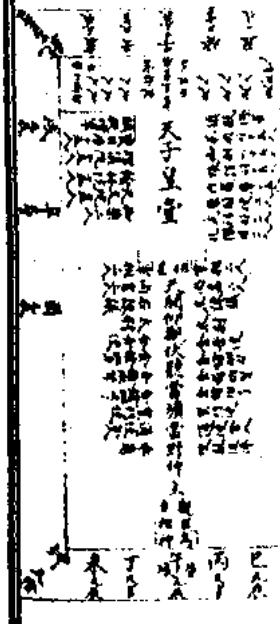
車攀儀制篇　天子山陵用車攀儀　第一用大聖攀車高一丈八尺合九天九地也　第二溢法車高三丈三尺合三十三天上有二十八面鏡合二十八宿有五斗蓋使鏡攝折其星辰也　第三表注車　第四駕龍車　第五永別車　第六金格車　第七錄路車　第八玉路車　第九伏張車　第十飛橋車　十一五方車　十二城車　十三經車　十四方相車　十五指南車　十六史通車　十七地里車　十八鄉應車　十九影具車　二十辭義車　二十一斷案車　二十二判案車　二十三禮儀車　二十四天開車　二十五地動車　二十六珍珠車　二十

七御實車　二十八御武車　二十九有行車　三十盜器車　三十一禮儀車　三十二盜船車　三十三船車　三十四鳥
車車　三十五應天車　三十六野考車　三十七　天車　三十八應
天車　三十九淨寫禮儀車　四十龍虎車　四十一節度車　前有影
真旗　後有從真旗　左有陰路旗　右有陰道旗　前有影
卿上車車式　第一御盡車　第二應聖車　第三城車　第四
方相車　第五伐鈸車　第六指南車　第七鼓車　第八仙船車
第九影真車　第十歌真車　十一更漏車　十二禮儀車　十三天關
車　十四地軸車　十五香花車　十六盜器車　十七淨寫禮儀
車　十八龍虎車　十九龍虎車　二十銀船車　二十一紅船車　二
十二斷案車　二十三前後車　二十四御史車　二十五御
鹿車　第二城車　第三方相車　第四鼓車　第五伐鈸車　第六
盜器車　第七禮儀車　第八指南車　第九靜虎車　第十影
真車　十一地里車　十二更漏車　十三歌真車　十四龍虎車　四
下有隨道隊之士公卿四七　大夫已下主席人中車儀　第一黃金車
第二獻真車　第三明鏡車　第四五馬車　第五盜器車　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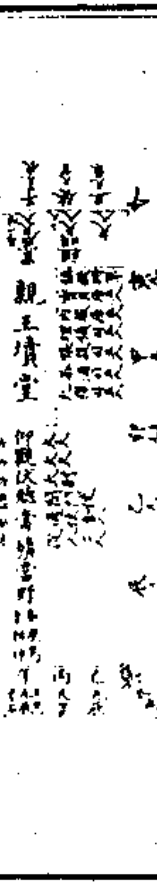
五人用之　式云陽月帝尊若陰月小偏治加月建天上神將下安結
車車代代于孫為盛吉慶也　占風雲氣篇　凡天下事時有五色祥
雲覆蓋出聖明天子也若大風暴雨當建兵處主天地不和之
徵　商風高條　敗風殺萬　凡風偏吹　當風皆是　刑風流血
兵戰利主刑吉相克則凶如春日值天兩禍主大凶給主吉　商忌飄風
當忌谷風　徵忌涼風　角忌暴風　羽忌雜風　天風　飄風　庖
風七十二風此五行之氣大者　式云凡若白虎搖蛇勾陳不作玄武
天空土大凶　暴風　狂風　雹風　甘露大吉　嘩神厭雲言慶　商
忌彤雲　徵忌黑雲　角忌素雲　宮忌紫雲　羽忌赤雲　式云以月
將加白虎用日辰與傳送俱有風從青節　日辰與傳者有風玄
武與神后俱有雪六合與太沖俱有雷震也　應此吉凶法滿　凡下事
時有已為應驗風有五色異獸應麒麟也有兵將來應事先也有道士來
應王室也　商見鸞鶴及白物言赤物凶　宮見黃龍獅象吉貴凶　角
見山言或兼青物言物凶　徵見火焰赤物凶　羽見黑鳥　朝見衆鵲及
猪言貴物凶　凡下事時地動主破家凶　日月交蝕凶　見狗猫大凶
有飛禽集凶　有衆蟹毒蟲出城郭人　見蛇與大凶　見雞歌凶

見官員車馬威儀大吉慶也　盜賊神煞篇　天羊山陵用盜賊神煞法　十
二天官將相本形長三尺三寸合三十三天也　十二元辰本相長三尺合三
才按作十二方位上　五方五帝相衣着五方衣長三尺五寸安五方　二
十八宿本形長三尺二寸合三才二儀也　盜星長三尺安東方　太白星長
四尺安西方　熒惑長三尺二寸安南方　鎮星長三尺五寸安中央　天關二星長四尺安南方　地軸二星長四尺安東
西方各九寸相去　御覽伏龍長四尺三寸安坤道中　招司祖明長三尺安
後堂　四輔相　太尚書　二陳臨　二金吾各長三尺五寸持討曲條六兩
下頭之　墓門口安開門使二人　望門使二人　通使舍人二萬各長二尺
二五寸持節為信　糾彈司二人各長三尺五寸　九條司五人
內藏庫五人各長二尺五寸持西御藥二人　天文院一十五人　翰林院十五
人　理儀司十五人　門下庫十五人　畫院司五人　持版舖司
將軍二人各長二尺六寸　後宮安三十六宮　安皇后夫人各長三尺
宮娥美女四萬各長二尺九寸　侯道口安當道當野二人長三尺五寸　兼龍刀
尺長安後地　土馬長五尺高二尺安平地　金子長四尺安地　鐵猪車
二伯行安方地　墓室東南角安太陽星圖二尺四寸　西南角安太陰星圖

二尺四寸　萬里老翁長五尺九寸安西北角　五方五帝長五尺五寸鎮五
方界　金鵝長二尺二寸安於面地　玉犬一隻長二尺二寸安戌地　方相
長三尺五寸五綵結之有四眼手執戟　獅子馬一匹長三尺　山神五人
長三尺三寸　請司使執符一條副一隻監下事開墓時請山神主心前看吉
墓內走三遭者　平角長三尺　交獻搜捧長三尺　催擲長三尺　劍
鉄長三尺三寸　用檀木刻成半仗鸞鳳條次排之已上八子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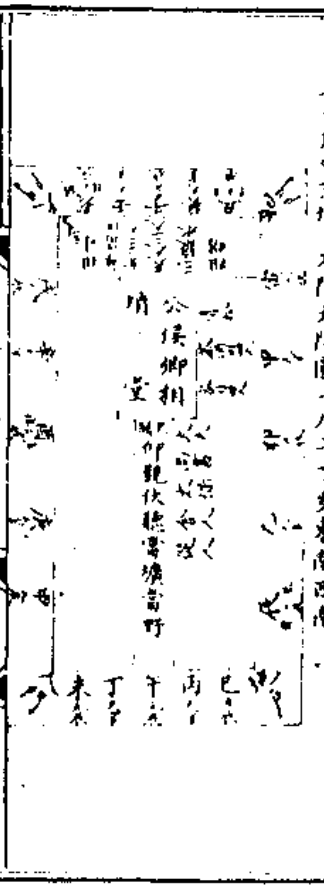
親王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俠長二尺三寸要十二方位上　五方五帝長二尺三寸要五方　五方守龍將各長二尺五寸　天關二神長二尺三寸要子午　地軸二神長二尺三寸要宣後排前要大夫四神　大將二人墓口門要開門大使二人各長二尺五寸兩下排立排東要亂俾司一人左執鎮谷長二尺五寸　排西要御魅一人　右執鎮谷長二尺五寸　茶酒司五人　御廚五人　內藏庫五人　掾祇司五人　已上排東各長二尺三寸　天文下八人　蝕林院五人　宮門庫五人　盡陰司五人　已上要排西各長二尺三寸　鎮殿將軍一人長二尺五寸要指揮　後宮女二十四院夫人各長二尺五寸　要宮宮娥二人各長一尺五寸　萬里老公長二尺八寸要北角　當塘野二人各長二尺九寸要塊道口　東南角上要太陰圖一尺八寸　金鶏一首高一尺二寸要南地八寸　西南角上要太陰圖一尺八寸　金鶏一首高一尺二寸要南地　玉犬一隻高一尺九寸要戌地　墓龍長四尺要辰地　鐵猪重七十斤要亥地　玉馬長四尺高二尺要午地　銅厩馬長二尺　方相神二尺四寸五綵結之　已上親王用之大吉　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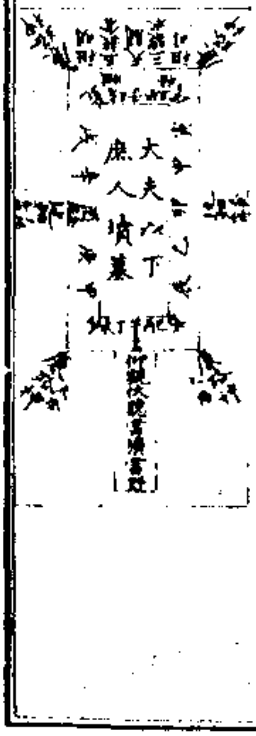
常以提格捐加五姓墓玄扶下造盟器神

公侯卿相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俠長二尺二寸要十二方位　五精石鎮五方折五寸　五方五帝長二尺四寸要五帝　天關兩神長二尺二寸要子午地　地軸二神長二尺二寸要卯酉地　仰觀伏聽長二尺九寸要塊道中　祖司祖明長二尺二寸要墓堂後　排前要四夫人　四侍書　二僕射各長二尺二寸　墓門口要開門使二人　舍人二人各長二尺五寸　排東要客司四人　茶酒司四人　排西要食廚司五人　設帳司五人各長二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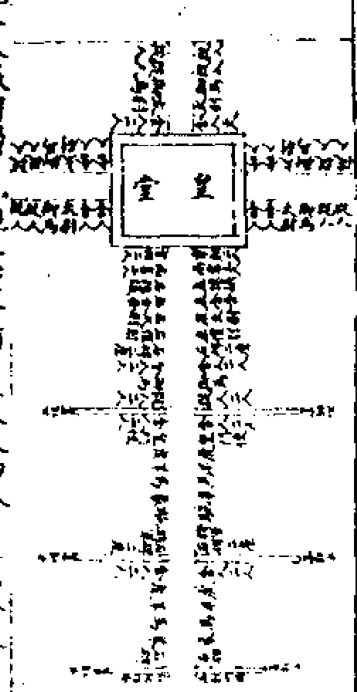
寸　當塘野二夫人各長二尺五寸　廚宮仕女二人長一尺二寸　排東要侍衛長二尺三寸　四神要青龍長二尺三寸　排南要朱雀高一尺九寸　白虎西要五龍名高二尺二寸　當塘高野長二尺三寸要塊道口　金鎮高二尺二寸要酉地　玉犬高二尺二寸要戌地　方相神長八尺五綵結之　墓龍長四尺要辰地　玉馬長四尺高二尺要午地　金羊長四尺高二尺要丑地　萬里老公長二尺三寸要西北角上　三泉水要排後　鐵猪重七十斤要亥地　太陰太陽圖一尺二寸要東南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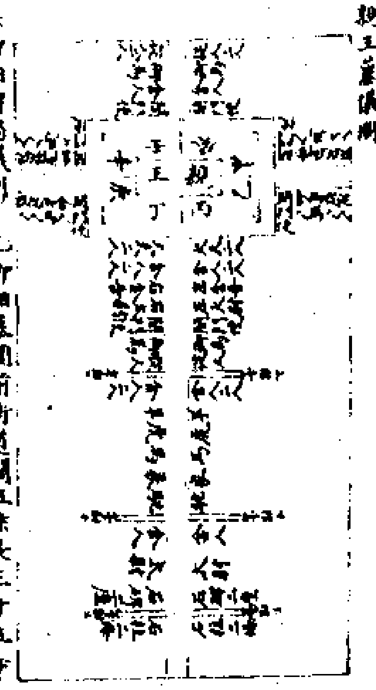
大夫以下至庶人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俠長一尺二寸要十二方位　五守將長一尺二寸　鎮墓五方五精石鎮五方　祖司祖明長一尺二寸要排後　仰觀伏聽長一尺二寸要塊道中　當塘高野長一尺二寸　三泉水高九寸要排頭　金鎮高一尺二寸要酉地　玉犬長二尺九寸高一尺要戌地　萬里老公長一尺三寸要堂西北角　天關二神長一尺二寸要堂西北排上　地軸二神長一尺二寸要堂東西排上　天食刑福一對長二尺要墓　墓龍長三尺高一尺二寸要辰地　金羊長二尺高一尺二寸要丑地　玉馬高一尺要午地　鐵猪重三十斤要亥地　四庶路神長一尺九寸要西門　已上有大夫庶人用之吉　凡大葬臨墓內不立盟器神亡靈不受尺書冰筆地府不收悅憶不定生人不吉大煞切之



碑碣墓儀法曆 天子山陵皇堂前御道廣十八步合九天九地也 前
安宰相四人 六尚書 左右諫議 左右金吾 左右僕射 左右大
尉 靈臺碑二座皇禁閣 左
右皇門 御馬二匹 左右侍人
侍官四對 明堂 御流闊十五步
長五十五步 前安通使舍人二對 石虎一對 羊一對 馬一對
象一對 駝一對 左右將軍 靈臺碑二座 提引舍人二對 華表
柱二對 明堂前明堂安御路長六步
舍人將軍 一對長六尺高四尺羊一對
三尺馬一對長八尺高四尺象長一丈高六尺駝長八尺高五尺碑長一
丈二尺華表柱長一丈二尺左一門 右一門 後宰門 御馬二
人左右舍人一對 左右太尉一對 從官四對 遊林 長主方
上要碑樓兩座高九尺碑長三丈三尺依此用之大吉也
天子山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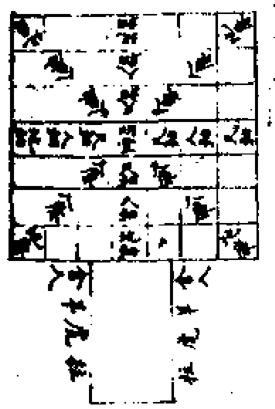


親王墓儀碑帶 凡親王窨臺前 上大夫四人 左右舍人 左右金
吾 左右太尉各長六尺合六律 隱臺碑二座高一丈二尺
華表柱一座 若道東西闊十二步按十二月 長四十五
步 前安闕門使 舍人二人 御馬二疋 從人四人 馬高八
尺 長四尺合四時 石羊一對長四尺高
石虎一對 象一對長八
尺高四尺 靈臺碑二座長七尺 舍人一對 太尉一對各長六尺 華表柱
二對各長 左一門 右一門 前安闕門使一對 舍人一對各長
六尺御馬二疋長七尺高四尺從人二對長四尺 長主方上要碑
樓一座高八尺合八卦 碑長二丈四尺合二十四氣 已上親王用之
親王墓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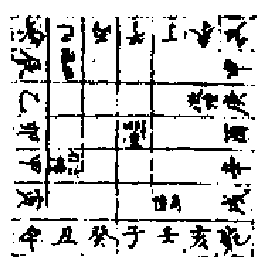
公侯卿相碑碣儀制 凡卿相墓闊前街道闊五丈長三十五步 前安
舍人一對長五尺五寸石羊一對長四尺高三尺石虎一對長四尺五寸
高三尺五寸柱二隱 長主方上要碑樓一座高六十尺
碑長一丈五尺 三代爲將相要碑樓上五品官方得要 中五品官石
羊石虎 石柱各一對 下五品官與庶人同只要石檀石柱 武
云寧以溝漬相姓墓上碑樓下要碑樓也
吉 別官只用舍人一對石柱一對吉也

公侯卿相墳墓圖



庶人幢碣儀制。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則於祖穴前安石幢，上雕陀羅尼
經，石柱上刻祖先姓名并月日。石幢長一丈二尺，按一年十二月也。或
六尺，按九宮，庶人安之。安之者主天界，主者安吉，大富貴。凡石者天曹註主
有石碣，曹安百度，得子孫大吉也。或云常以虛位加塚體之，深下安之
大吉。安幢碣法，當安穴
二步安之，即吉慶吉也。

下五品庶人儀圖



墳臺穴尺寸法篇。　天子陵臺高一丈八尺。　天子葬明堂中，方土德中
宮也。著黃卷神靈鼎蓋是二宮，長屬土，是八宮二一合成十六，周是也。　用
紅泥泥之，其穴深九丈，按九宮。　下通三巷，內有大殿九間，用玉石砌就，內
開四門，外有五重門，外城四門，臺高一丈五尺，砌四角墻高一丈二尺，
皇城行墻高九尺，三層崇圍，已上並天子用之，大祥瑞吉。　親王墳臺高
一丈二尺，按十二時辰，用青泥泥之，其穴深七十四尺，四門臺高一丈二尺，皇城
高七尺，已上並親王用之，吉。　御相墳臺高九尺，穴以加陽，建合本命甲
丙庚壬言，用青灌泥之，其穴深五丈，下以戊陰，建合本命甲丙庚壬言，前
握門，屏墻高七尺，行馬墻五尺九寸，已上御相用之，吉。大夫以下至於庶
人墳臺高七尺，以陽加建合本命甲丙庚壬言，用白泥泥之，其穴深不過三
丈，以戊建陰合本命甲丙庚壬言，屏墻高五尺，行馬墻高二尺，不得過此
大禁。　擇補基址篇。　凡葬者祀山川土地神祇，及諸葬忌事，并為啓
攢之擇日，於埏道左，若地為方壇，壇上設五方神座，序如斯，草之藉席，
以外設二十四位神座，香爐各一，酒香一，兩盤，板一枚，淨巾一條，酒脯乾
棗、鹿脯三種，肉菓、米實、餅餌、錢、紙錢、綵等物，皆須備前一日沐
浴齋戒也。　祝文曰：　維年月日，某州某縣某人，謹敢昭告于后土陰官某
州某縣某鄉山川，五墓神祇，阡陌道路之神祇，今某某人以某年月日
於州縣某鄉之原，安厝宅兆，某日事畢，擇當遠之日，有所驚恐觸犯，山祇
謹以酒脯粢盛，昭陳薦獻之，主誠伏望衆神並寧所部，降臨其位
吏以茅而惠，受其所請。再拜，進酒上香，又四拜，重上四所獻禮物，蒙恩受
領。應亡者神魂，寧於幽室，子孫長保，再拜，進酒三獻，自東至城，周旋叩謝
有香以為獻禮畢，忌祝曰：禮畢，程誠虔言，飲食，酬蒙洪澤，降臨上下諸神
眷情欣喜，並酬所願。　掌序主人參衆，飲作再拜，受應，酌酒，噎前，跪焚
其福，應安厝亡，護幽闈，安事，內外清休，再拜，飲酒，入曰：三爵之禮，悉以用
遍鎮謝之，撤其茅蔬，納還神廟焉，各還所居，請回道路，將軍牌察前後浮
游鬼魅，令萬里某公丘墓永同山嶽，千秋長保吉慶也。　進甲午假令
陽遁一局，甲子乙丑時，休門加二宮，開門臨九宮，是南方大遁，天曹神式
言以實，凡加塚體高，加一宮，則加丁，再加辛，餘加癸，又下為元曹神。　擇
句埋小墳篇。　天罡加月建，功曹傳送為亡人，制凡墓師定甲丙庚壬
畸不能細法，則約之正東偏北是也。不知甲第普何尺寸，無分之法，但
一直至步，以二周之見一面，七位之數。　司馬法云：尋以二周之，分者除
二使是每位之數，兩角合一位。　假令從定東三十步，以二周降六十步，
是正東一面合得六十步，餘再以二周之，得一百二十步，是兩面也，再分
除二遍一位，有十步，是六分之也，又以周圓步以九宮除之，某有凡地八
三才二儀也。　擇穀所篇。　凡人亡須有殃殺，取人王亡氣，又名連殃作民
犯日，發日不出，乙亥日重喪，殃減日，後日大禍日，當家為出凡，如殃減果
承人衝犯也。　甲子日取東南方，丁日取西南方，戊乙日取本家庚方，
日香癸日取北方。　式云：以月建將加時斗之日，殃所殺出日，將高岫
擊殃以位座下為出方也。假令正月甲子日寅時，不吉臨戌日，罩取西向
方女殺東南吉，斗神去日時第八喪餘殺也。　擇時法篇。　凡擇時，凡擇
其德將威者，明之德明天。　殺者感德泰陽明，有從臨四方史者經緯
天地。　者道德備矣，尊高東大，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黃帝曰：師者天之象，不能會臣卿天
文地理，咸精之道也。其要聰明者，如吉無少誤，至真能降衆神，益于孫
二千石，凡通其三奇，方可為師矣。　師多用代道主欺誑，多用官高難
題至子孫，會多用單今主剋殺，養子孫，山荒多用不見其之人，主絕
疾者，多用老虎入出，病柔于孫，重女娃，云常以大吉加月建，師命上見魁
罡者，多用主殺家長大凶。　大抵云常以師行年加太歲，娃墓上見金神

三歲大內次長上大合師本年在行年見祖正大內師用師言擇用事爲凡下事時有人六事物來往內師打開作卷言下事時有人來在師身上五山師口來就復在年人有上言凡喪家多是填作食餅堆子正師打破堆子師言凡爲葬師見頭有凡雖住取能驚家永除災言凡天姓名凡用神鵝頭上凡四十凡第二月凡十月用編辮作袋子盛之拿去在心頂萬應自頭來 逢甲者六甲上華蓋面取天上六丁名 在人天門人地戶度華蓋入杜門者是神不能見人也 就今陽遁一局甲子日丙寅時遁加八宮六甲臨陰六丁臨乾 六戊爲天門 加八宮六乙爲地戶加七宮六辛爲華蓋 加一宮壬門加九宮六癸六儀加時天盤地盤皆下爲死盖神文言爲華蓋葬神何下爲華蓋師爻此下文出二七遁甲歌三遁振下名星宇萬您日頭 射白坦基足法陰陽人爲 凡射白坦基足陰陽人以月將加日辰基上見陽神是男死陰神是女人也見鵝蛇是鹿死血凡人見水是女子 二六合加申水在人見勾陳惡煞人見天乙是貴人凡天空路口 此人見天后午墓急人見太陰墓病凡合見本神成病死人見天神熱病死人是金神墓墓病死人見土神猪食死人見水神吟病死人若與日合是陽人不合是陰人

又四課定用神第一第二課是陽人第三第四課是陰人 逢甲者任遁中下是陽人隨陰內主陰人會出陽 若見將在是在前爲陽石是在前爲陰人 凡占事擇求小兒休囚者人千金不得此法 假古墳墓爲 凡占事擇求加貴旺相者人財兩旺 假古墳墓泥新石造祖墳宿沐浴帶吉具墓內有死出聞女人中統人病松死山高出神人流亂六十六有三傳物傳貴來傳內主見貴復貴物傳內來傳貴主見貴復貴下傳貴見下貴三傳俱貴主貴貴不敗三傳俱凶主貴剪破墓逢甲六門主休門開門上出水主富貴榮華陽門出水主屠殺人杜門上出水主病症合景門上出水主沿流人死門上出水主行人驚門上出水即災主水祖先投天地人三者會於身上愛凶爲天陽巨門對上愛太爲陰玉兆原真對上愛老三對合得食祿至王子孫興財合得巨門至血尸來害合得死血爲子孫哲武有應死合得原真爲出賊人風邪不安爲合得孫得貴主婦人做陰合得天時爲主婦人淫亂合得破軍至主公吧 地利八吐來孫得血病上得原真爲子孫主陽合三房吸二房 凡占病人以來得血病上得原真爲子孫主陽合三房吸二房

北後朝書成歲頭出不明人遺您死青田新首王歌吸人台白原衙爲共第死人此胡之四時七地也 不見覺雅法爲 凡祖墳代年個淨水周水漫雅獨新築不細哪墓形時忌記去處難可尋真實可文一以是聖賢之法世人五月雅見降華二十五根以五色線繫定以文持之供以大滅處香之 死四重押地遺震吉黃祖生天重聖滅處處爲五道皆引去量師位墓是如律令 又法以竹筆通行節古人姐敬之消息舊血明黃寫見想已上事分在六爲永盛在竹高宇地增加下有之出見也 又常清即用二人青青水龍雖數子一滿用雖雖朝楼在數子一人子擊飯打飯子一更飯數子人問曰你打甚答曰我打飯在龍數子人即答曰朝數使知不計步數飯子朝愚穿之即見也 老君曰要知地下事問六甲神也六甲之法此書不傳 謹依聖古之書述作 地理陰陽人作事大宜空亡聊時法 古來有圖玄空對 要聊這是時書 聊知其時書 陽神在上是陽時 加到陰時上 即是女子事者 加到四盖天行病 四仲旁病之災 四季常患病 不順

明鵬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庚

生

生經　佛說那賒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救世子尊家指食于宮中作沙門梵語正緣好是夫非家作沙門便復行詐現世子宮之心即生念我婦相貌端正姿顏特美婦之禮藏其救惡心常懷此下右論更人神在前明明形貌生起染動愛情從不復義聖淨行使時其家法比丘聞使往告佛世尊應時遣人告比丘衆神即受教比丘至已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歎說念珍寶愛為說塵苦之根染少愛多多增少減知有節限修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具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起起色欲休息衆想講問后諍時救世子尊時增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讚言正當觀此於是救世子家家指食于宮中作沙門梵語正緣好是夫非家作沙門便復行詐現世子宮之心即生念我婦相貌端正姿顏特美婦之禮藏其救惡心常懷此下右論更人神在前明明形貌生起染動愛情從不復義聖淨行使時其家法比丘聞使往告佛世尊應時遣人告比丘衆神即受教比丘至已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為比丘歎說念珍寶愛為說塵苦之根染少愛多多增少減知有節限修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具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起起色欲休息衆想講問后諍時救世子尊時增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讚言正當觀此於是救世子家家指食于宮中

沙門還舍婦子見問樂與家事出舍為說愛欲之罪法律之法一一分別為之安慰令聖信解著之事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能說今事如說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說過去諸佛亦說此事制者隨佛勤化今其所宜愛欲之事月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聖王名方遊中宮婇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無像類及與化人等與婇女娛樂之樂無與倫使威德勇猛各各調伏不有共和遊諸已便北宮去王方遊閑之意諸臣受教請婇女不知所為憂愁不樂淨法其家今請婇女供養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請行根欲意念衆動生起之法爾益多慈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與五神通神是所行威神無礙名曰耶頻留與樂見方遊王為愛欲蔽不能自解為興起衰欲海鬪除愛欲之惡處在宮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尊起迎禮拜之在勝前使就座問於王所大王何故意在愛欲樂豈多念思想婇女不能自淨頭首實然宮中婇女共爭尊卑上下更相和奉恣捨去是以憂戚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欲之法無量無數不可稱計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歡所有皮一人得一切欲無數無足以滿頃刻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歡所有皮一人得一切欲無數無足以滿頃刻一切諸衆流悉皆歸于海不以為滿足所愛不歡今

假使得為忉利天王欲樂豪勝天所欲復倍不以為滿是故說言一切諸衆流悉皆歸于海不以為滿足所愛不歡今

方編五神通仙人為說愛欲之罪法律之法一一分別為之安慰令聖信解著之事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能說今事如說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說過去諸佛亦說此事制者隨佛勤化今其所宜愛欲之事月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聖王名方遊中宮婇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無像類及與化人等與婇女娛樂之樂無與倫使威德勇猛各各調伏不有共和遊諸已便北宮去王方遊閑之意諸臣受教請婇女不知所為憂愁不樂淨法其家今請婇女供養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請行根欲意念衆動生起之法爾益多慈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與五神通神是所行威神無礙名曰耶頻留與樂見方遊王為愛欲蔽不能自解為興起衰欲海鬪除愛欲之惡處在宮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尊起迎禮拜之在勝前使就座問於王所大王何故意在愛欲樂豈多念思想婇女不能自淨頭首實然宮中婇女共爭尊卑上下更相和奉恣捨去是以憂戚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欲之法無量無數不可稱計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歡所有皮一人得一切欲無數無足以滿頃刻一切世間欲非一人不歡所有皮一人得一切欲無數無足以滿頃刻一切諸衆流悉皆歸于海不以為滿足所愛不歡今

日出要業應情之辭悟說附心與語周旋從容日日不懈分衛比丘都見好色晚間音聲逕意為說逆惡情諸不淨自觀而佛說日說為動天世尊曰雖觀女人長者如法中者如法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所作不淨來從諸根見逆落女類色妙好為意為初生從來逆落女

此獼猴而作非法行轉相觸亂流之戰亂往使相見有自相自如是相
之不淵則恆侍護之為蓮池計未得滿月前自覺削除以消而動瞋因
類稅赤寺解而上逢叢樹開戲技悟由不欲闢也清淨欲何主來何所作
獼猴以偈答曰 吾於此和叢林長為自在少有惶惻怖何故而問民
我聞此言憬然自 於是覺便以偈答曰 吾以當得見在聞之憬然 [illegible]
見聞於以是之故而相識當以何去而得會煩懷以其知曰 [illegible]
之在覺[illegible]
覺便以偈答曰 [illegible]
當為汝說其事來 今行獼猴以偈報曰 亂後聊復其是聞何所為[illegible]
不可從如今觀此而甚想是自他是不見見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illegible]
比丘女人是諸者分爾比丘是故行於是而最小之不得如前今亦如是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和難釋子多喜睡寐不觀其人不宗行精有意
出家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戒說戒不明本來何所從來定無住字喜惡
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捉其是我諸比丘何不當為此趣有

來入報為沙門欲得養身不顧道意當聞本末何所從來樂動意淨為見
從歡復導無失和難比丘都不覺陳從得見人觀下鬚髮令時之世有人
是人專修之主處聞和難釋長之意有無央數衣被缽器好求養為趣行
求學不明本末所從來恚他下鬚髮其身所濁無以自身試往謂行之業
說計設和難所喜欺濁為擔首為慳貪懷法財至起貪得無有事系和難
擇子喜其人曰沙門安隱無量無患觀道愛欲利非善唯斷意無行人人
如者為欲所覺如習受試欲無大亂情慌之業貪意凌欲不起常憂其人
名曰我身不[illegible]自著道試而為沙門和難人喜可相以北不為沙門沙門
者多護受利於便佛意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合意淡於其人當日集諸說
令除鬚髮服使受僑便為沙門財除鬚髮受戒說戒緣作沙門受戒事
使說自來後恭貢無大精進勤修求實勤意患有諸報行和難見可言可
佛不說內覺不復行疑皆之如一以諸衣被及缽囊鞋諸供養具守用認
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舞作慇懃衣被諸供養具飢是識家獨在一
處禪靜精進誦經飲食時和難聞被報事于所在卻時是道觀為實中志
所藏服用並香開合為所濁精前不能住道聞之被侍精子來度山專作
作沙門被數作衛羅衣財物衆人齊曰衛經當事不開本來後下鬚髮令

所取物在於獨處得偏少損而甚有所以如是行此不是所帶有問和諸
比丘謂是自佛於是大聖為諸比丘於其沙門處何使之人不但今世以
典形貌形屬之像為所藏截前世作諸如難此言不可時當之乃上還去
又違世行作具會威有一賢人入好自食面如是調數衣裂而相與還
所有財業不入擇盡其財物後婦女人老事取之不復他人其家婚女逆
之數數積逆罪下亦去時往奪人無出其家親走未則介乃來還求財不
得所求財此利婁罪輸到被國無所謀和時輩爭幽有大專者多財能
有勢家無量擇說仁賢往論身者多為當家服人之導從其國眾多致財
貪遭遇惡賊惡見劫奪其夫財業貫罪棄捨無以自活壞濁濟命盡乃本
是今時尊者於作並安於時尊者見之如此處集求財行未產上有我神
德此則後人告為設計令與復故其人財悉聯明謝于舉動座恨恚不惱
意意性易惱怪可事者而以自棄讓積其一事當報逆所作以附無事不
我身行清淨口言無要無有黃擔巧被長請從人是哲義不數售尊者暴
國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稱譽莫不歸之[illegible]於佛學當以為慶是其行
違無有過失郎時付於時尊者觀其人悟行各最重不觀娘經學動帥
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事一樂與大學隨意最上向當知也如見事無差

剝識定安詳無有數御預行令以大財寶卸時福報出之在外由我財寶
諸好物遣至王舍城與被經事中飲食相樂成於其時其人不見尊意行
意不知所漫樂宗族十大之財寶不得計已無財實專行求意不知時
來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種貧俱餓倉以喚操身上是我者非仁
賢人尊者以會以見達道不可復得其多作但歡此之生 非是賢者至
外親從財養不可已隨之又求愛其頗觀案與能行外此如僅長咄者當
遠處於此事為識引知惡性無擇條于擔驚告行于衆擒壁如群奔貧去
阿無遠隨來使為惠憒智者不與慎師於本當擔惠作過見之信故見致
被瞞賢使賢賊福財而仁之 佛告諸比丘今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者是
衆度歡喜今得換于作沙門歡和難者是那世和諸今世亦是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罪業自治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衆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於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主法第但謂飲食衣被
之事為說[illegible]難採事樣惡之業本曾謀論道義之慧大精衣被飲食
諸鞋屐服與之主輪賢聖者若干事說論經典世間飲食衣服體樓宜
也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謂比丘見所行皆歸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

之法即時阿練將領事令衆學開之即共連優可練門為不利諸衆由學
天皇已以聖通事業正覺滿世即法雖元誰了言書通報無令無他其心
離名受德無量明者所遠從無央數億百千劫不退諸佛所奉持法安
隱度諸比丘開以衆之法即衆為道而是受說世法經典多所解釋
諸事世俗能言辯慧之義雖有智通乃能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詣世
尊佛告比丘是諸子等於此非其生出家之業所生者衆智數
導師諸世尊以無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如雖有子愚癡
矣非但今世以水食精世俗經典貪說法也欲有離名令衆供養前世亦
公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興隆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號曰無
所順心諸意為國王大子及諸臣民悉得調伏飲食諸佛衆服之具下
諸所須應如時即供王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則而遵修於是如教以得開悟　所說不解誰訓之則為落說法不得理
通達不解義於世俗雖復神仙諸通達無央數億比丘心悉
不及諸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訓誡非之所為於時即上五通仙人
聞之喜踴即時叫遣不當如是其有比丘諸義之事若有諸諍訓化
諸衆善哉不為奇雖為說經聽聖賢生下貧與諸貧者衆不所宜

熾力不興宮當離不當於命二百非恆意入羣中諸萬獸中更之如是心即
懷懼此人海龍智能之海中世有君令使水不入深海即將珠來歸還
還之吾尊聊試不斷龍見其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禁者唯聽者唯當令
還歸中國還寶師吏利大當以供民下貴不當以示時母時則民身是五百
賈客諸菩薩于時是其所行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時諸吾等
今得佛道生死海難勤苦精進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栴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國王及群臣請佛天比丘眾于中
宮設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
伎樂上供養當于爾時往於梵世諸天大衆皆入會觀欣欣踊躍上宮有外
異學名旃闍摩暴志木盂繫腹如懷妊身來在佛前大衆從佛前身不妊
於衆此事云何佛諸大衆人人疑惑四王梵天帝釋神足翻入衆中[illegible]
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無所縈礙智慧之明超日月光[illegible]
無能遠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直說顛[illegible]不可為[illegible]
尚可清淨佛以為[illegible]無有等倫時比丘尼就佛弟子云何[illegible]
於是世尊見衆會心狐疑[illegible]所聽上為時天帝釋[illegible]

萬衆雄婀娜[illegible]求會觀之咸當更懷之所以時國王臣比丘尼
眾衆連貫為佛弟子所不能暢數樂如來無極功德及還佛所說諸天人等
于即如佛說法如是欲得度之時佛解說多時今也是吾等世尊
[illegible]但是去又遠出時佛前貫容貫珠狀[illegible]
女說何實之向諸有　男子遂森佛讀爲得俱去女人不得[illegible]
眼前從詩不復不貴俱下然遂前實寶瓔珞來遠賓入從衆不復不肯
與汝踐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我身[illegible]所及佛者謂不能[illegible]
見諸比丘寶珠男子則我身是衆女身者則衆亦是則彼佛眼所在十處
掌欲相時佛說如是衆會咸觀莫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言其衆意比丘尼常畢衆[illegible]
[illegible]

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果飲水時念一切衆生靡不人物之[illegible]欲令度
使至無為時與一鼈以為知友親親相敬往來不相疑[illegible]飲食來到獼猴所
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于外[illegible]所聞夫婿
獼猴出為何所在各時無於外其適無還其夫答曰吾以獼猴為親友
聰明智慧又說義理出轉往適其論經法[illegible]說[illegible]事無他[illegible]返其婦不信
謂為不然又獨獼猴誘我夫欲令出入當謝殺之吾夫[illegible]使伴病困
劣著牀其脩轉更婚醫藥療治見不肯差謂其夫言[illegible]獼猴肝
吾病甚重當得卿所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
託命終不相負云何相圖為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為夫婦同共一體不
念相濟反為獼猴欲非誼理其婦適夫又狼貪之[illegible]往請獼猴俱共來到
舍所頃仁不往屬諸我家門令欲相請對會小食獼猴答曰吾是[illegible]
在水中當行相從其難答曰吾當負卿可往[illegible]時隨使[illegible]中道謂
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illegible]
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留著樹上不齎持來促還[illegible]取[illegible]
獼猴喜持躍[illegible]樹上[illegible]
獼猴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illegible]

還相樹下見我令使命已往各自利行佛告比丘今時獼猴則吾身是鼈
者調達是彌猴王者則我身是時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眾千二百
五十人俱諸菩薩佛告諸比丘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五仙人處於山
藪四人為主一人給侍所養水事未曾失意採果取水供以時節一日遠
行採果水漿所廢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illegible]意謂其侍
者卿給侍令何行如是如卿所行可為[illegible]已不宜供佛者猶之[illegible]衆難
當遠在閑下道[illegible]量坐禪[illegible]今是四仙則食之
[illegible]然夫道[illegible]不備四事[illegible]
[illegible]

用之而王知人之無百里遠輸遠使者歟況前德以待五之使者四方遠
見則皇帝人之姿地爭遣人遠從覆庇惟王制感謝法制事事奉命
事臣百官事不踰職如使者所白願為永遵守法制條貫通
事如有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後戒南面統制度上安寧民庶
歸悅於時覺志即位天下寧地理如已前兵即請宗門來朝門監啓曰外
有覺志欲求親尊王詔見之覺志進入古謝叩頭又白王曰如我所聞今
某前世事事諸子王曰誠哉遠人神妙家無復有王曰遠人真秘事國分
藏珍有事神女美人事為侍使志所欲得覺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頭
一曰欲令遠止永隊即起與王一等如須多有前後二曰象職蠲煩所須
問是其自事也王曰善哉志前二願此皇子尊王特治國事以正法不
紅為民覺志受是國自傷感輕淺重臣事臣志隨順遠隊同王尊位為賞
如國臣者當永紅偏信之士是今世慢法海事職蠲煩之將為如此以
此復自王曰吉少與之大有本智安可棄那臣隊不正若王食稽遠多須
之則必改之王遠可之何覺志出不復須還前先之食覺志是曰本要云
何今先開富王曰誰告先食卿出來歸隊前自來視覺志為曰當
出先手不顧善隊而遠本智事臣開之隊在此君威事欲報王語事臣以

何深罪之事各遠曰或云觀察之或云是輔藏云曰揚威云五
礼義具到吉祝日報之王無所聞吉承遠法意心悉承來主之願不事隊
如況庶人令江給資糧聚本出國事臣承指即給衣食遠使出境獨海遠
路獨有衆善處種種作無所如願而到他國諸異覺志家若親視親又而
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縁習業何經典能志念事答曰吾從遠東飢饉來見逼
志所論習覺志心念此人所論今已廢志無所能化當今四作條給糧於
及擊羊鞭兒覺志前後仍令平地走使東西如子無所欲自投
水社刺河側則得一覺之實之復心自念言斌得大寒大寒無恩報與父
母公貴故食覺志曰我復使無朝吉當承以復上之可復覺志則貴復
還用上覺志覺志歎隊心自念言此七實復其價錢貨遠王意以復承
之隨答可解導遠王國以復上王深自像海前之罪愛領得解放王曰善
哉王即納受內之嗜食刑座坐之會諸事臣則語之曰卿等事見前所述
覺志不那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答曰當解其手足截其耳鼻斷
頭斬體五事治之王曰設使見者發識之臣臣曰不等王出實復以示等
臣等覺志出與臣相見設此與實當共等之等臣答曰此覺志等如山如
海不可敗毀復一覺阿施摘若覺一細哥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遠覺

意令更求一日覺志憐隊吾本許道而時加刺遠此人主入阿此阿
而所從來覺志意之不敢對說云隊行遠時行等卡奴子使令辦糧如前
於時覺志阿奴子日汝前實復本阿從得奴子隊行求得復志主子水飢
遠渴求之不如實痛奴子語去覺志心念此之實復必從上流來下行求
之不得即遠流上行見大遠華嚴池遠池無口樹之其華甚大有千錦葉
覺志心念雖不得復以此華上之諸呼解遠得復前龍便復報華阿見四
仙人坐於樹下前為作禮問訊起居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
吾天王意緣歡一發不足解遠復遠天界下之衣隆仙人言曰卿為學人
當知道退沈國王者是吾弟子持待覺來即令坐起奏論云何一至耳之
如乃至卿之華重當相隊當不不相聞指示卿下前主先考為作者持供
給仙時坐離一卿威脅而給實復遠水一覺善即使自取去覺志取復指
首謝遠遠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即歡喜尊臣意解復其龍位佛告諸比丘
余時王者則吾身是時仙人者物留采佛阿那含文是佛說余時葉不歡喜
佛說第明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衆俱悉諸比丘乃普過去無數劫時佛第二人佛有一王號男提時

拿御所職舍離離羅離鉢飯珍妙衣是等藏中轉寶好物貪受為如即
共羅王香藏作曲音下潮如諸藏物好服多少率可共飛同解貪之事復
人史復擊作地塵盛取官物不可皆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失以啓白王王
語之曰勿貪宜之今外人知男增益者錢王多拿不能覺察主千限日遠
當悟佛去便宜奉且厚書宜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遠監察語即
知守備其人文文則宜來遠外增教慕男年專體氣力少若為守者所得
不能自脫是故地宜即行而入如今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男增人衆
為守者所執者與守人從增不到長明日張鉢飯男頭出塵持鉢
展轉試盛其以珍開王文語曰鉢出其長置四交時其有對哭取兵長者
則是賊惡之時備警守積男於時遠方有大實來人馬車駕填塞路
奔實振遠其人特賜載物車轉置其長上守者明朝其以啓王王語敬問
問不用等若有地者收縛遠來於是外增所教僮監執堆開藏人來推開
以火投開新鉢鉢盛等者不覺其以啓王王又語曰若已地縛史縛守者
展開其實其取實者則是先盜增又覺之景張障滿將令曝座語守護者
飢而治之守者復指飲酒見酒宋共治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等前飲
食實而去者下覺明復啓王王又語曰前後警守覺不覺復新鉢飯熟

當設謀了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於大水傍使人伺之察非常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服伺者捉執得令衆人則可收執得日暮夜時乘流來同水放株杌流下溺叫喚伺守者驚趣謂有賊人即見株杌如是連霄數數不覺守者疲極眠不覺甥即乘株杌到彼女邊則捉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臂甥素齎死人臂持以授女女便執死臂而大稱叫邊守者夢覺得執死人臂甥得脫去王又詔曰外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嗚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嗚者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嗚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唯賣餅者授餅與兒嗚之王又詰何不時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賣餅授兒嗚之不憶是賊何因得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者見嗚者便將詣來甥酤酒請乳母及微伺者就於酒家勸酒大醉眠則復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啟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亡失兒甥時已抱兒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爵祿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女妻若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當見惠實欲求國王女[illegible]從所志願王即有名以為求遣使者往往令卜[illegible]王知[illegible]舍是盜賊[illegible]即遣使者[illegible]迎女[illegible]身[illegible]王即勅外廣[illegible]騎[illegible]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illegible]後覺見執不疑使[illegible]王[illegible]當令人為五百[illegible]甚[illegible]可迎[illegible]王[illegible]言[illegible]女[illegible]入騎中[illegible]出[illegible]曰[illegible]天下無雙[illegible]亦時[illegible]甥是也[illegible]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illegible]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illegible]人俱佛告[illegible]比丘五百人俱[illegible]佛大聖名稱普聞流徧十方莫不宣暢[illegible]觀[illegible]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

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則以如來天上人間獨尊[illegible]沙門梵志[illegible]今說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脩梵行[illegible]欲安道積功行無量於時梵志數數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illegible]吾獨又自向佛者講說真道[illegible]供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敬事[illegible]其有沙門梵志眼著妙色耳貪好音[illegible]諸法不捨於欲貪好[illegible]供養承事[illegible]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答[illegible]何我等當色聲香味細滑之法[illegible]故自六衰[illegible]間比事捐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illegible]門梵志當[illegible]細滑之念斷[illegible]衆多梵志長者[illegible]歡喜教人[illegible]

[illegible]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illegible]塚間[illegible]念斷[illegible]之念[illegible]已離[illegible]若[illegible]意夫[illegible]入解[illegible]佛說[illegible]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illegible]王舍城[illegible]竹園[illegible]於時舍利弗尊般泥洹侍者沙彌[illegible]均提[illegible]被衣持鉢[illegible]而詣[illegible]阿難[illegible]貴持如上舍利及鉢衣[illegible]精進[illegible]佛所[illegible]

呼法所以者何諸那可以作來沙彌來詣我所作書是可為我說賢仁者
從如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責衣鉢及舍利弗袈賢者阿難法竟詳部
命舍利弗比丘貴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知見品而滅度于今大
哀門及法故最正覺乃分別說意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
聖道行佛所說法法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以世尊事當悲哀不
能自佛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貴持戒定慧解脫知見品而滅度
去也世尊以是行刹斷法最正覺分別說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
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非不貴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
利弗比丘本我真淨有妙辯才講法無厭具四部衆說之不倦說之不斷
多所勸助開化本剎今以被持墓下來今知節以先羊悉指地志當定上
有大聖智無極之慧衆聞則之言甚刻察機發違持是能于尋善善部一切
能通智慧為寶衆德具足舍利弗比丘飯麵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
取滅度去悉是悲哀心懷感戚不能自勝佛告阿難勿懷愁憂有生者在世安可久存
有諸生恩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水沒法當前敗法想當壞欲使不分
休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當有別離人生有終物成有敗
舍利弗欲使當滅盡中　以使不分妄得如意厚當無復餘于無常離行

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當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
為虛處當別離別散無常欲使不生不可獲也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
有終興衰必衰處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生不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
嵩高之頂三但崩壞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
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生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莖
節枝葉華實具足從大枝斷墮則處視之無飾如是阿難舍利弗
比丘在衆僧中今取滅度衆僧失滅慶當滅盡無常衰耗欲使不生豈可
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己求歸依以法為燈歸命經典勿求
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
其心觀諸世間皆由無明內觀痛癢觀外痛癢內外非我入于善我調御
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故自調其心觀世
無明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倚內外入于善我調御其心觀世無明佛告
阿難是為修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
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
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
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聞經歡喜受教而

退

佛說斗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舍衛
國城中有一貧人窮乏身命過又無衣食無不敢舍祀之無數以子之愛狂
亂失志奔走門戶中氣街路求子願事見我當於何所得其子形無時是
人極求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佳詣佛所稽首佛前佛問其人
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從不當行作無極其人白佛言唯為問
我諸根變為所以者何諦有一子狀貌安靜意甚慈愛視之無厭今以命
過以其子之愛而發狂亂其心迷亂開門窗及門戶求索子顛來見我何所
求子憂佛言其人恩愛之義別離則憂愁泣悲哀是惱之患今會有離適有
所愛必復歡恨意今彼為人聞佛所說心中愁然不了世無常在世如幻即便
佛說指當而退

佛說比丘本事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與大
比丘衆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於時者名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揵
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耨文陀尼子賢者須菩提賢者化
離越賢者憂波離賢者難陀賢者名聞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
是之比大比丘衆五百人今時賢者大目揵連及大弟子夫欲與將護在

起詣賢者舍利弗所舍利弗遙見賢大弟子相隨而來通觀此已是
靜起所而謂之曰靜起且觀大聖衆來諸目連賢者離越等特往詣舍
利弗所舍利弗及衆相等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問諸法
與大弟子一時開心於是舍利弗見大弟子等以賢賢者阿難等來阿難
能自在聖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唯明教當問阿難正所懷於音聲叢樹
為甚樂哉本神龍樹華實茂盛其音等龍葉究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
叢樹之間而現佛德阿難答曰當以時節得其是行舍利弗其義成就妙
淨行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行聞曉了其義心意開解處于快見
為諸四輩諸說經典從衆賣護諸禪行澤谷之界如是舍利弗比丘處
在音聲叢樹之間舍利弗復問離越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斷慧由
肺於其今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叢樹為快樂哉神龍龍華實茂盛其
音等其樂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非德離越答曰常舍
利弗設使比丘閑居安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衆人而不
放逸不樂根歡得怡欲藥其心不亂志在空淨如是比丘樂處在音聲叢樹
之間則現非德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　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
樂哉神龍龍華實茂盛其音等樂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

而現神德阿那律各以神通飛騰虛空身體上出火下出水或身出水下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小身入芥子中大千世界之國土書見本形聲如雷震或默然無言或說法音聲遠聞十方或現一切人民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坐臥語言飲食所有人民一切所為悉現其前或現三界無一空處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神通變化之事或現一切人民所為悉現其前或現一切人民所為悉不現神德如是等無量無限不可稱計諸天龍神乾沓和人非人見佛神德變化之事莫不歡喜踊躍無量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爾時諸釋即從坐起如來大人大龍身中出水清如涌泉流身不濕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各以神通飛騰虛空身體上出火下出水或身出水下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小身入芥子中大千世界之國土書見本形聲如雷震或默然無言或說法音聲遠聞十方或現一切人民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坐臥語言飲食所有人民一切所為悉現其前或現三界無一空處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神通變化之事或現一切人民所為悉不現神德如是等無量無限不可稱計諸天龍神乾沓和人非人見佛神德變化之事莫不歡喜踊躍無量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此諸釋即從坐起如來大人大龍身中出水清如涌泉流身不濕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各以神通飛騰虛空身體上出火下出水或身出水下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小身入芥子中大千世界之國土書見本形聲如雷震或默然無言或說法音聲遠聞十方或現一切人民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坐臥語言飲食所有人民一切所為悉現其前或現三界無一空處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神通變化之事或現一切人民所為悉不現神德如是等無量無限不可稱計諸天龍神乾沓和人非人見佛神德變化之事莫不歡喜踊躍無量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此諸釋即從坐起如來大人大龍身中出水清如涌泉流身不濕舍利弗目揵連阿那律各以神通飛騰虛空身體上出火下出水或身出水下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中小身入芥子中大千世界之國土書見本形聲如雷震或默然無言或說法音聲遠聞十方或現一切人民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坐臥語言飲食所有人民一切所為悉現其前或現三界無一空處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神通變化之事或現一切人民所為悉不現神德如是等無量無限不可稱計諸天龍神乾沓和人非人見佛神德變化之事莫不歡喜踊躍無量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 卷八五八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旨

二紙

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沉浮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為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昭灼嵩岱千尋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遣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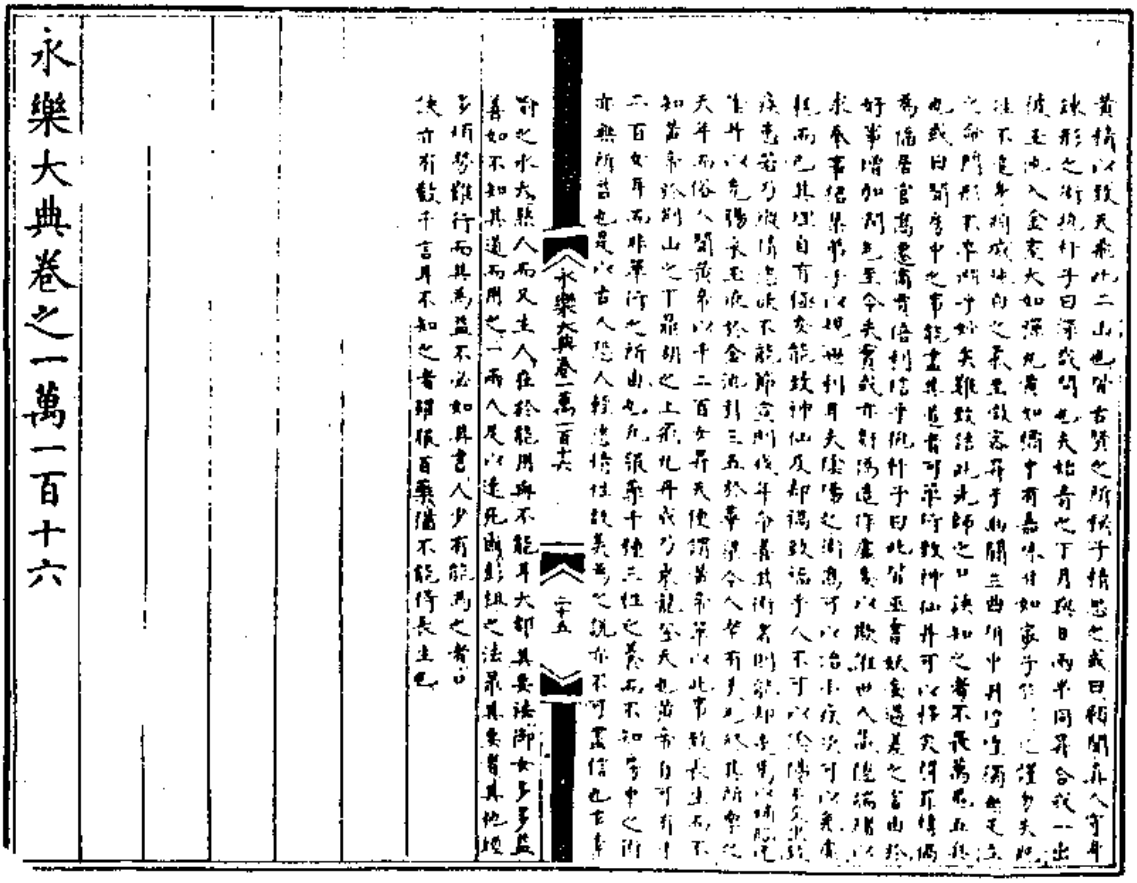
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夫為道不在多自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疏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眾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

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疏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妒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

然而淡乎之後品味所宜甘於茶飯而不識柏實醇於醍醐而不貴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長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恬情恣欲之致枯殞而不知割棄於所欲也余聞古神仙之可得致然今其信者或人難曰子體無奇于道理骨无道骨非妄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閑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覽玄妙於心得遠遊鑒於閑見所未敢許也夫水無龍虎之寶無璞夕之隨而高漢陶朱之術自同倚頓之富飛黃之異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蚓汎遊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蝟飛蓬蓽陋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蓬也雖告之以無涯之語示之以宇宙之恢閒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今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驾慶雲後流書而遊閬苑于天將安得而語俊乂哉又將叱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為我等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提引同志冀強今吾子之徒皆信之者今豪戶有仙人名為日比有吾子耶敬亦將不疏但彼人之道或則易行非過靈異之見聞者于必為無耳世人信其道斯使其驗見自非所處事無盡慎皆于所疑怪乎

所未提耳指掌線於不悟其事而秀至獨令或或曰豪永是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平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次以涉漸由難以及易志誠堅篤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源不泝窮而永湯流為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誓不足以結鄙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而求長遐不可得也凡有金液最是仙上法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貧精疲煞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道衛以辟邪急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乱誠罪錯綜孫五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主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指泉衛之於成長生也大而衛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衛之猶工匠之為車馬輮輞軸轄其或應訂也所為衛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急疾永振邪惡使福害不干也之舉皆不可以子往求五音也方也甲寅不可以一孔清鼻目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鼻乃所掌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未足以領也又志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景之術者則曰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哉納之道者則曰惟行氣可以延年矣都厓仲之法者則曰惟導

引行氣按摩補導駢拇枝指決瘕結瘕諸惡疾人於得人壯長拳大腰地祇祖禾真胜備不還復資不復求缺無也備惟恐信不順上命不敢所辭笑人作善暗人而陳損人若物以為人用以不肯早歌詞他人能得小半汲汲短度以陽都真徐取財物以為珍寶唯欲別天元有一郡縣之一年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善迹者奪其算紀事而備於人者皆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坐于損也諸惡事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至死喪但不即亡耳其惡行若不足以損其家人者以大半為差小輕益及行求善事若無善迹延壽所取之百也故道家言性欲人者善以良方而更相教其取非義之財不得施與貧窮若以為福仗而鳴呼而所作不驗人之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曹任然人則皆悉仗滿百之人以解之若負取人財物則當悉還以解之皆以算加人則當悉還貸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使受者利轉偏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為近半益壽學道之成也夫天為而德平物無不營行善不急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諸乎皓首乃受天祿之金敗胞至孝感神龜之郭臣張子為親而復讎參之金陽恩善雖為惡事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二紙

子　道家子書五

列子　漢志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隋志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圄
寇撰八卷東晉光祿勳張湛注　新唐志列子八卷鄭隱者列禦
寇虛和沖虛真經本朝加至德　晉張湛注八卷　[illegible]八卷　盧重
玄注八卷　政和御注八卷　陳景一卷　楊歸一卷　釋文一卷　音
義一卷上海列子　漢志道家八篇名圄寇先莊子　隋志八卷鄭隱
[illegible]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illegible]
[illegible]御[illegible]曰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大質[illegible]沖虛真經景
德四年二月[illegible]加至德二字　唐殷敬順撰釋文　[illegible]御解　[illegible]曉

列子目錄一篇　劉向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
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
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

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
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
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
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
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
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
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張湛序曰
子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
老子號曰道家得書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
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其書蓋有二十篇漢劉向除去重復存者
八篇合而成部而不新書為且多寓言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
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
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
無幽不照此其旨也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
也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唐天寶初奉旨冊為沖虛真人其書改題

曰沖虛真經景德四年勑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真經　張[illegible]進
序曰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
同時然公孫其柏于楊朱猶去歲伏發厲之歲歷曹子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鎮
列子窮列子不受此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
子之先視其書多推尊黃帝人以自伸其說黃老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
老聃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
諸家猶有八篇之目而張湛序以為其書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
永嘉之亂所失而幸全則其書當散軼久矣卷首校讎數據其果出於劉
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漢西歸書會記晁氏
諸書汲王列之又以理為解此留來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
其書果出景帝時大史公時何未見果有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今
觀其書有見二篇以大虛致行若之其他六篇則襄首尊二字而乞又篇
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家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
乖背心非一家之言增其結末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所決景處揖列
子殊注子則與之考其間又有絕到之精英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
惡乎此書必為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乙意且撰擬莊子以補

益之耳其真偽之參錯如玉石之所不可亂也為縱意林列子八卷　天
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眾有歸鬼歸其真也其宅大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解者
實東郊疾不死凡生鬼懼不入其胃中　斂歎之智亦有與人同者壯
相偶可子相親道千依隆遂寒就温居則有群行則有列飲則有偶食則
鳴侶　東人發族號曰殷獻齊往蕃兆服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又
詐朝四而暮三而眾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
焫陰夢與藏夢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則夢火將
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陳大夫云魯國有
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之亢倉子曰我
體合於神心合於無　顏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目將眇
者先睹秋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故物不至則不反　冥靈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朝南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菌芝生於
朝死於晦蠓蚋因雨而生見陽則死　越東有輒沐國其長子生則食之謂

之至悲。輒沐國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妻。孔子東遊，而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去人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輪，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為近則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為近而熱、遠而涼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損耳目之觀聽，既死復之餘娛矣，當年之樂，不得恣於一時，何異乎纍梏也。 勤能使逸，然能使操。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隣人也。有人送其妻適私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人招之也。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患。 楊子隣人亡一羊，相率追之，岐路之中復有岐焉。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隣之子，視其行步顏色，皆竊鈇也。俄而相其谷，得其鈇，見隣子無復竊鈇之容。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也。 黃氏日抄：列子。 列子才頴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見人所以為生之中者，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以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從恢以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讐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化者，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術幻遊，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亦借佛以抑孔子。然不然，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

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胥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為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能無惑耶？中山公子牟說魏人，公孫龍詭辭，而樂正子輿非之，至斥以設合髮於餘髮，子亦將承之，其論甚焉，列子載焉，其說波流中低壯也。又謂仲尼言將有知之，仲尼將得有識之者，再指其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稱也。又謂管鮑伸其有交之處，揖讓，是為周之舊鬼，誹謗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凡皆與子列子平日之言為八篇之最，惟楊朱一篇，則天下不為而列子宗之，蓋實有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為自苦，謂桀紂之惡為自得，謂子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之沉湎色之狂，而謂朝穆為真人，至於伸貴生安身之為作，是又何其手且臣之才為此，為八篇之最，外凡淵之說，出於列子者，謂列子之所長乎，亦將無害。戒以來始出者，宗而學成是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數而進世者，燭陸象山以之自名至哉有

所本耶？ 高續古子略：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遊，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為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獨疑之，所謂禁毀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穆王篇燕遊，倜然自由，射蕭蕭之說，以見於周而案冠猶不在其列，豈禁毀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尤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文獻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黃帝老子，清虛無為，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沖虛真經，景德中加至德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修貌，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毀，是之謂制命於內。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

之學本擯世衆道長物鴻濛起戒勝智亦以圖利不知報緣之走馬門客以爲憐我皆天真以拘名不知自爽之在盲陽固以殘眸是以兩皆棄捐缺使時利者不污辭以干介制名者不繩黃以失性爽非不同也卽蒼使者之過則異矣夫聖雖知奇大窮造非人事也必明智以俟焉以爲立基墟之下而既蓄非立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爲樂也外而不易吾內爲吾以此教人則爲愛人使者之過所以爲世而無斯矣 右錄第八日刊于天啓黃事兩篇皆真至理之歸孟言之而不隱成與神言且應使人沉疾聽與直言正理則復爲徒離以漸之到而修造以爲不敬一衆之言敬湛撥知之主於道事爲注劑又多違失然能知其近神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寡多不易得矣要之謂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同自有莊語有寓言之辭如仲氏主廣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未免意也 門子釋文二卷 晁氏曰唐缺敬顯撰缺顯當爲當塗縣令集開列子行事大抵以其 日 劉向古得博極群書條其錄列子鄭以公時人謂公在孔子前我百歲列子言卒鄭國皆云子產鄭斯不知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

公二十四年七月壬申鄭伯士四年圍鄭鄭叔興用幣于陽子陽止與列子同時是戴周安王三年哀惠王薨列傳述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薨益公五年是子產卒于魯襄公六年晉悼公十年不知何言晉悼公時適誤爲鄭簡耳又據子產言晉悼公時事不能推知其時然其言亦多增衍非其實要之莊周爲牧豎其關尺千仞以其傳夏統祖公記猜子治白季成晉事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深於孔子道然其庶治家閨門蓋歡歡遠於利偶不滑遠於東心不輕易之道世無問者其近是然亦收耳爲其文辭洞莊子而充實厚少爲作好文者可發耶其佛來方令時十六以說其揚子雲其言視年孔業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既其辭有足過知者之多異術也讀爲者俱耳之而已矣李石方舟集列子開上 劉向以列子冲虛傳二篇非老子之言書門則莊子湯之問棘以大隱觀鵬變化則子作是舉皆依據法莊子以華作綠猜王爲論西秘有化人來文仲尼屬得孔子答商太宰論西方有之聖意其說佛也然佛出漢明帝晚漢刃猜列子語與佛經絕異且指其

則學也蓋西方之佛以已學於列子時爲猜王化人事亦出有說附之者列子御下 孟子距楊墨以楊近墨遠爲序於楊以楊爲我之學一

毫不拔於天下可也知禽滑釐對梁之言則以墨翟爲人之學者時聞尸爲爲己之學似以來況於其中關尸此列子之有取也到向云楊子之爲貴貧欲遠於辱乃命屬章貴直欲遠遠子其例以遠於慎不欲日命日乃命欲遠日欲遠耳此有能附之者中家興隱遠列子 列傳述知

楊朱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于日心惟欲忘形骸盛物我一是非泯棄仕天真於智慮之表超禍患之外泯乎混芒之原才識群於楚民絕聖棄智我雖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為表裏周觀其著書八篇以寓言於晚之惟恐忘者得為糞氏日抄續聊文 列列子御寇曰楊朱之時人有也貴與貴倡公問商太文朋莊子而質厚好文者可發耶提取之而已矣公都四等列子與佛經相表裏依據序列子其書大暴明群有以主宰爲宗萬品以形滅爲歸神惑以說發事食經念以著物日我生覺與等化等指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合如其于貴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既死於復者安知不生於彼彼者知其不但若夫善又安知善本之死不愛惜之生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反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皇五帝三王聖者歟孔子曰帝知太宰曰照則載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海海乎民無能名焉以說其爲聖歸知其不聖歸其說綸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齊於孔子正衆乎經論文衝說列子佛書文集 凡此諸列子所言不過到日之位一例所謂來後者即列子所謂未之所生者死矣而主生者未嘗終則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滿直子思中屬之言載周中屬月圓續列子言此史記其言精神入其門者談及其根我而何得為即佛書四大各離本者矣皆當根例爰之所由出也他若化錫甚解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劉根之端云來子語墨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季復滿水集續列子 唐柳宗元最為文辭金藏得之子觀宗元之文按劉意用力非日等乃解嚴而理不見也至於論列子之言則曰其言直而不作為宜是求知文矣夫直而不作為者惟辭其順而明其事不務華解而古訓是式也言之論列子者考取其解于陽之衆是未可與議列子考古質說論列子為言 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寫言為實也如楊朱篇文義平仲門養生於管蔡晉閒述凡於平仲大屬以史記無記及說梁傳參考之蓋夥晉楊之十二年乙言管

仲死既葬桓公月史記無中文以平仲事附管仲傳後公四十一年公如晉既反而平仲卒其間文獻足徵十五年內外無所取良平仲卒其始然史記載齊亡於吳公之盛

列是魯穆公十年也距仲之死且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仲書無凡之
歲晏子方紡莊之時晏有百七十之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晏嬰列
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
言明矣容齋隨筆云莊子之鵬鶚列子之大鶴其語大若此[illegible]
語小又如此[illegible]
此類人固知其寓言如引古人問答答有未易覺者故大慶特表盡點之
俾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明之　論列子書多後人增益　劉向校列子
書定著八篇云列子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
書頗行於世大慶按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卒於魯宣三年正與晉文

公並世列子書楊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
十二年繆公之卒五十五年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焉而言之已一
百十八年列子與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明矣兄其義純文優于是
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特此周篇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
公孫龍之言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繆三百年矣晉張湛為之注亦覺其
非鄭繆時人為公孫龍事乃云後人增益無所寄措而又有所明其何傷乎如此
皆存而不除大慶切有疑焉因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
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
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去其妻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
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列子笑曰
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攷史
記鄭世家子陽乃繻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則周安王四年癸未歲
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者誤以繻為繆也
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為誤始因之於心積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第引
衆之事以為列禦寇與繻公同時是則果大事記安王四年鄭殺其

相駟子陽是及列禦寇之事於戰國此以當信其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
稱宜乎忠同時列也於莊故莊子書多取其言若列子為鄭繻公時
人後公孫龍乃平原君之客趙王十七年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則公孫
龍之事且後於子陽之死一百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後於公孫龍十餘年
列子烏得而書之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矣然則劉向之誤觀
者不可不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為漢人所增益凡不可以不知葉石
林燕語辨列子言稱子列子此之事並于紀其行之言非列子自云也
劉向稱自得撰者劉向之不可削者是撰錄列子書原明非其曾子書書
列子何為書也何以言之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善其他則不足聽凡以知之
緣古其所謂劉向不足以知列子稀未力命二篇最其深者也若謂非一家
之言容齋續筆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
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
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
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
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

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不能竟之
不能了而簡淨粹白如此後人畢力追擬可到哉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
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
帝論三者優劣斷言足以敵之吕東萊辨說列子為伯昏無人射列子無
字皆莫取莊子不竟讀如本字之列禦寇之教中道而反過伯昏瞀人
中屠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也伯昏瞀人自
一人也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又師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
高子不知老商氏即壺丘子林耶或則一人也又不如伯高子與無人皆
人耶一耶二也此辨禦寇為實然據文稱事則似不可妄皆鄭去地屋高
去一時之上者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張湛解云盡後鏑
鏑郭象云盈貫謂溢鏑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湛云于時當措杯水不傾郭
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
此之類辭明白文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稱泰人極妙不堅郭象
以為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遠邇幽冥皆明驗矣其尼之機而泊然自得
也如此等語類有得者矣　列子北遊者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
告道文師兼且氏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心上一時五年

之道端一歸顯而見此皆文以見言人徒人晚華史義故學者謂列子集
人所能諱者也乃且用刀深者其收功也遠得之脈列中之也明矣有緒件
於我我焉若有合而害焉氣之也　劉向未滿文件列子八卷凡二十篇
鄭人同鄭繆公同時向校定八篇謂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
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書
周公之十年列子五國書稱公而誤為鄭有據焉氏以其書多
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稱其書有如鴻蒙列缺之屬焉夫書本黃老言
大抵與道作自著而後人參雜而成者中我孔曾混公于本為而有聖人
之事皆出與道復人謂為命二篇那多詳解而東歸所要皆由無盧無
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說即有傳來
寓其本原者勤用於此與道忘莊周用者蓋多取其說若者事簡動靜妙
則似嫌於周問答執精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複張如耳
目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非大乘圓行說乎觀之漆合日名為淵止水之淵為淵流水之淵為
淵濫水之淵為淵沃水之淵為淵氿水之淵為淵雍水之淵為淵汧水之
淵為淵肥水之淵為淵群調督毅觀是今有生之數有形之數盡則道

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
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
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矣幻化生滅此乎戲耶生乎
漠軀無生乎滿半裏此乎不覆天任生有事有事生在複生為為生入人
文入於機為物皆出於機謂入於機非輪回不息此實入作如是之聖未
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聯後乎陰件入其門看能達
其獲我向何得非圖覺四大說會中國之與西三藏去二萬里而其說
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有同然歟後世大儒謂華竟得佛皆藉
莊列之情識以文西域之半語者總來為主論也朱子譏顏盡于莊子文
章皆好列子使有道術處及宗旨者群為而少事實入神　莊周列禦
寇亦似曾既厭意況他也不是身學者子吞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
他峰先道簡物事便教張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了　列子諸佛氏
多用之往于金碼列子又覺得啟發列子治謂純揚子房雷箱之柳家然
心地上無下工夫覺些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言多引其語莊子說子
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也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

其相謂曰一體為可惟故其手以為無虛此謂是也大曰充滿實體明來
集說曰申劉列子所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徹妙明使人讀
之三歎其言道中實不有思積情費情夫亡與劉向讀此書主於貫通猶
時而謂之其皆學好古復生中時來之也也紹聖中余嘗接論而藏之戶
子筆端似見之又嘗製不可被屠佛之處為獨之留與上人善其關鍵
以道之本無能事有讀列子　其書所不能言多古實有後如日無當
不免心有斷人謂標參演僕令傳者或誤謂不能究孔如方真知其本來
之主集說列子湖和韻　稱朱氏為歎喚家解說陽伸明先不死乎當一
為相若入陳歸論中自余言當其所中漆風其見於出元且上漢四年余
註即義裳列注任其未意謂得從於是而願之父見下行性格背咸寫問
餘日月輔兩浮溯雪一我先何異保晚陽後入然歸長竹休其皆看鑑識
大人賦氣勢十丈服合闡指仲尼道底滿化元雖言書當理不見一日九
殺子于列子名其纂修得對我影藏集詩列子　紫芝胡郁多伸其
東尚解得無交矣子然君東君非問如我入肉故天道觀邸本及移謂偽
首作狀始知真人心遊於方避秦如何當孫紫陽提舉十枝到公見北豈
集讀列子朗欺大傳勝之設遇居章昌學　立傲窮害宅食海不可涯至

上說舊日味學謂氣此飄飄列仙子來往何其朝起人把千萬歲印指九
秋謝汶有時起鄭若空中浮為積食不余匹誓業其頹遁來百為紀無復
遭論盡就田何為者衛千載長鈎不知意誰瞰似與鑑為執六關照留春
二山思深流思具夫其方篤所不自謀執去乘并臨春道長可怒盛虛識
難火藏鑒有亡舟呈人繩天龍寒臉濁死息加閨令深我使滅觀自偽見
秋搖舒仙復逞歎時九九鼓安雲遠永謝北極幽影從村計列子　而身
無引翼那有針伸通會修除無氣入人可御風江湖積集行漾十一業根
希遠　列子曰長或　莊列源流本一宗微言妙趣不妨同誰知絕迹無行
地上子無待論至長程身可御風二義中退劉地識對□以十有上及中
宗不知一東冥之北八萬象校濤何健分古八萬纔目的是依就十細細
為我列真服愚損作此前乃吳果潤須具列子　具夢本非萬萬事集下
昆力命參相傳御風身乃見群律鑄雙漢酢隱集解請列子　同時季中
獨斷仙官知仙道酬進群手陶隋暖慎隙隙折水中虛力命萬劫當見用
處無　敘讀列子曰予嘗貫殷列子吃惜已及也傳其存夫敢也與此夫
其處矣列人仙居　遺蹟　列子好遊要知乎曰遊何所好曰我之遊也
觀其所變列中呂居　列禦寇之稱過物皆皆入四數者常食於十歲而

五篇元領門誡不解形謀成元後人雖才實老大宗人共為引也薄其為
德也雖而揭出老氏以為衆之主才波幹任我以事而效我以清香見以
明伯氏督人曰汝慎乙人將保汝矣無衆何元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容
督人不言而成正以智治為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
大夫眼之猶衆庶也列子曰人皆為　列子師老尚氏友伯高子遊二子之道
衆風而歸尸主閉之指斷其指列子曰自吾之事夫子成若人九年之後
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遺矣而後心釋形骸有肉都
缺不覺形之所得見之所遺隨風東西猶木葉幹輕覓不知風乘我耶我
乘風耶　列子即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北郭先生
行關有所待也已見之門事對以及待生　伯昏瞀人曰子
父子文歡適者之子一慕　陳氏曰伯昏為衆挫其心其也實絕類故
父子　公孫龍說卓主於列御寇之後其事多見於列子之書說者謂列
子等子以其長無委說而有所發明故頗而附之無據也又子事壺丘
而書之所載亦多後世之事豈為文子之學者修廣其道凡論不從於統
紀者皆存而不去耶觀之者以意逆志則文子之學可明故直其時之後
先可也李載植鼠璞文子　世傳文子為渡仙所作皆一時戲論亦有所
叢錄世傳文子乃成載作予深以為然此見其思道云爾陽絕道錄所
作未知孰是

關尹子仙傳姓尹名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陸地昇行師人莫之
識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異人當過於色而遇之果得老子老子亦
知其奇為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復與老子俱之流沙服臣雖實其知其跡
今陝州靈寶縣大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
宅周朝王修其事續仙傳觀道老子問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君授經
復西出大散關還會於城都青羊肆陽說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
人者也其注書凡篇一字曰子字二柱曰日字三曰日字四曰月字五
曰星曰日字六曰月曰字七曰參曰字八曰斗字九曰海關
尹子　漢志道家凡篇名喜為關令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前所授關
尹子　唐仙傳云喜為關令　列仙傳云喜為關尹　今本凡篇
一字五凡篇明代刻本題關尹子周關尹喜所撰凡篇曰字曰稱曰論曰
符曰籙曰七曰參曰喜為關尹子序述劉向校上五其書序曰右新書

著宅關尹子九篇復在都水使者光得大夫老到向玄所校中秘書關尹
子九篇臣向校讎大率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謹除錯不可者增改斷缺
者九篇臣向謹與長安令尹咸校四校今共讀說行人
易之家清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其書為皆為
有章章皆有關尹子曰四字為篇次焉章章民異其旨同歸與老列莊異
其辭列禦寇履虛注泽大壑然有或則使八泠洛莊舉不使八揚孟公陵
曾相國參曾相國蓋富室主李成王爭時有方士來以之萬五上以仙事
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四海淮南上書得之臣向知
好為段古書八能重愛其老清靜不可謂臣向昧死上道　又製其四子
書臣向謹為條錄目錄以聞臣向昧死上道　又製其四子
師妙趣　至元四年正月贈無上太初門大文北真君制曰服很無明之
教有宗有元衆妙之門很精推一雖洞會道德之旨而演其之玄其
著書者關雖其於一切法教所著妙義遊於八極歷無世而立教益隊道
而明歸所以與造物者同德乎以長生言而不受脩宮慢鎮崇備生以統
玄元歸師金堅時敬風而從崇敬仲為回無方而無體太上有立德而立
言屬楊徽揚以服玄明於載統仲之用成於六生知道之傳教而消人爾
不現也歸來秋必貴也復過歸無歸名多王爰陵男之言服從聞我以至
道之長樂乎況況我以崇清之上水復關洪以關尹子洪善也之稱之義
之歸之宗者道也歸者建天地也始者萬物人也歸者精神魂魄各歸
心也已者食也終者化也萬者物也樂者歸治也洪善水之冰冰然若歸
復萬物歸于天地之況冥冥混元于若屬續從而浮于大海之渺漠起若麗
金樂林隊之居像若煙雲飄揚若鳥翔鳴等也以若關尾兄
青若冰碧綠若學紅榆飛大道淳淪至理若古士不能到先儒未常言可即
而不可繫可說而不可說可狎而不可言其先物道人若
之所言千其絕道去智者之所言意其門陰陽而其統此者之所言十何
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成和二
年五月朔序陽華洪性業敬解　幸敬字立義序曰嘉關三教鼎立於天
地間如三光在天猶須鳥明不可偏廢也至宋經太宗崇尚清靜其有
清微極至之言普流於理皆崇言為崇隆清微者易明於天人感果于真輕
崇清微者得知也道家大藏果千萬軸崇清微者關尹子言也三言之旨

三教如三光之在三才三光照明人物一日無由見其明三者雖殊世無
慧目無由知其妙故三書雖殊旨味則一其傳也皆以待其人道不虛行惟藏
也自陵夷三聖之後易變而為象數卜筮之書釋得口授之後得傳師而
為象教之文道屈於漢而老關尹子書竹律而于前家矣見于道德小成
言隱傳偏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作宜乎關尹子書秘而不傳於世矣非
然天地生靈之氣發而為文義道之言陰有護持不可泯沒之有時藏
焉自孔子之後數千年生陳希夷始得心法授東海日買董真士觀數千年且
道處由傳於十國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而後授成關書數千年矣抱一先生
妙發明此書其義然此書自續出雖未通其義也先生繼將通真精雅
學者得老關有朗述此言必經有微言而先生其見解得以明經義極牒
以彰古義又解而顯其義自下隱者義盡其漏精義精意於言前或顯微
於世外天本多關尹子言外之意雖多者且之四言外餘言是書也
其所謂利天化之妙藏增五月之先晦運大易未露之機遠得細妙要之
理即伏羲之本性畫卦文之仲尼探什尺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脈窮詣于
之情義頗實中之機微露老聃之神髓此學者得見此書誠為不世之遇
蓋可不知其幸耶悉家師親授傳接道真此以報師師恩敬鋟于梓傳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六　十三

無窮使天下復世念道君子得通此書者下打睦于此道真皆會歸總一
元主無窮之總鑰也是書在處當過於佛來之經陰有神天護持宜可授
後即學者當藏於狂編竹簡帷川可也故為之叙　貫氏曰妙關尹子九篇
其一曰宇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地也三曰極云□人也四曰符
云精神魂魄也五曰鑑云心也六曰匕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八曰籌云
物也九曰藥云雜治也序以為關尹子書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削其偽可知
矣且其文法於其書遺皆歸之於無眾無所又安有所謂道而為是貫群
識知曰為者必然執者必失攻關道於韓可見然光此為經可嘆者然與
老子論修本言不合凡數之而不甚明者之如此一日元者如一思得道
十年百年凡者如屈又得道凡人生禪以是凡為事而不欲天下之有生
也何哥是言哉文獻通考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其與老子
列時僭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
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以來
有葛洪復序未知孫定從何得此恐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　關析來
洪文傳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已之
漢志目録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宇二柱三極四

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為名其論貳於釋於道無取於辭亦未為其
果然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墓向劉前有方士
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又從淮南得之其實得之文觀與劉不類事亦
無據殆即是所為也所積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借吾儒
文之節緣飾之耳一思得道見其一代合佛實首代白虎賓與刻好
既未得之類解之時無是書乎其為說牧無緣載武其謂二家之說實
祖於此遂窮其真文辭故為源流於何則是東晉之後方復有諸如
僞書者善人熟江湖積集竹溪十一藁林希逸續關尹子　首十卷後題
關葆師已西游道即為著論凡篇今關尹今名一字書無所凡為一
上不知身老得師氏可愛文者　似才去得大真人莊所叙東家十載
總序

元會子仙傳一名洪朱號一名元會子陳人為老子之後論得老子之道
居晨觀之山其上之處然如者去之其去之然仁者遠之精粹之與居數
事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避異說此畏壘之民道或仙者旅而漢朝元
狀天師居狀果冕相徽隱修曹號經公壇揚他有洞靈觀求改人中為
壽賓著書九篇號元會子　一曰金道　二曰用道　三曰政道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六　十四

四曰君道　五曰臣道　六曰賢道　七曰訓道
八曰農道　九曰兵道　陸修志元桑子二卷天寶元年
詔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元桑子求之
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其實一
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闕然適志元倉子三卷庶補之使庚桑能暇
王士元注音略一卷並序元倉子　史記莊子傳作畏壘虛元桑子之處
空語無事實　唐志王士元元倉子二卷天寶元年二月丙申獻莊子南
華真經列子沖虛真經文子通玄真經庚桑子洞靈真經然元桑子求之不獲王
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
為二卷補其亡　晁氏元曰晉馬
貞莊子而益以廬言劉向所錄書無元倉之為術者難焉轉注　書目
三卷皆為與莊子庚桑楚為篇而元倉子序曾大學博士何粲序曰道原
於無藏其體用人不得由而入也於無有也藏元其德至於天下萬物蛻
態之理莫不繁其用吾謂道之達實者之人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
於神神合於無損見四者於內孫而為言書而成書以為世用蓋見於元
倉子之謂十元倉子莊列之等英歎於南華庠萬本未具者謂倫傳者鮮

之道治於無為夫寫言要說大相違避可以極夫性命且於天下國家
用為治則無有不治者其篇有九一曰全道其要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
臣夫而不問無以窮達自任使讀是書者常以是以自守也二曰用道使
人不露其用辟措施為物必曰歸功於無有讀是書者使大其不足以自
信也三曰政道其要上勤民則刑賞一則賞一則吏承法吏承法則天下
實讀是書者必刑賞不一而吏不承法於四曰君道君用天下受其弊者則
天下安用斷定歷則天下庶證是書者人主以可救其私定然乎五曰臣
道其要斷是百吏下畢百姓上恆主總讀是書者勸之哉之臣有所主也
六曰賢道其要實止可待不可求材讀在求不惧無讀是書者有勤於天
子之明乎七曰訓道謂孝者人道之至德民舜與文王問于壽之事使讀
是書者則聖賢啟有以慢於父母十八曰農道其要勤人上者非天子必
躬耕籍后妃必躬親蠶讀是書者使人立天下之本而務天下之末也
九曰兵道其說與者人之戒也人有戒性受於天讀是書者使善然不私
諸己公諸人也散而收諸篇第總而名之曰洞靈真經劉公夫試當情實
古書家藏之久一旦公曰刊而傳諸世子于為之序前所謂此書可以極
性命之理且於天下國家用而為治則無有不治者于無說為理乎書備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十六　十五

雅記亢倉　大寧新修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長陽處士
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源為之序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
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乃取莊子庚桑子篇一篇為本更取諸子
文義相類者而成之亦行于世又柳子厚辯亢倉子云太史公為莊周列
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
子而益以庸言且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餘而益之者其為
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是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
於世不亦惑乎唐藝文志以為王士元為續者于慕亢桑子　孔子曰上
析好塞下有君為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閒天子方好道賢者須之哉
尋是氏我莊列輩皇甫先清虛沖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風
不知其人之仙風又不識其書之可經。然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
畏陽處士王突采獻其書書畏所作也後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蓋之作也
亦思所以題世歸道上意耶今讀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
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脈而韻其可謂雜而
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
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是知其人惡其書然柳氏所見亦是王襲所作者

耶宗元果辯亢倉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畏陽王士元　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
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且周
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餘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
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其歟
通考亢倉子二卷　陳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其書不獲
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
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也不知其然而遽紙之
可見其就于撰次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蓋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哉
註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是列禦寇所序以自名實化以明　必天命所
著切切用於刑政術甚全未擬庚桑子者其辯彪代以文章用古固巧綺
鑒宜東王指唐事又倘臥庭判伐數章是散無文書又一術一體一州試
有策章服當是則既為唐代書之書不能精于彥梁也非晟道一書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十六　十六

可續前公抵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
變也崇文總目凡九篇黃氏日鈔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既執本老子之頭
莊子亦有道埋者如曰所謂國將治者主聽不下室人歡不上達也如曰士
有天下人安之者有其主獨安之者則天下人安者則天下安用主獨安
者則天下危如曰埋人者先務審人審則謹之類其近埋者也亦有
背埋者如曰大亂之本在于先弃如曰既地之謂水既水之謂氣既氣之
謂虛既虛之謂道如曰安知天下之王汙潔也其背埋者也至其要曰採
特以其世則謂靈王使孫公鼓蒐有根水草之門謂縣圖料為亞當
微脈為進則有不能自修其欺者矣蓋其書掠自卿而鮮聯而刪比復世
之品蓋也猶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猶香無佳私室乃思不知
其說亢倣後世之規則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本文而益彰者也
昔謂周靈王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荒蠶仲以前為似與老子所
謂谷神不死　柳文辯亢倉子謂亢桑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
也所書無亢倉子明氏致知編亢倉子居羽山書五卷相傳則庚桑楚所
撰何緊為之註名洞靈真經宋嘉帝公灌國老主集續亢倉子　治平四
年余見此書於今集賢郭投埋察觀其措詞不倫不及文莊所君進甚異

辭又非解放今人懶讀常說有好事者攜置為之無論之我老不能永誦每用不得復二年在自南旺見唐史新書刀如剛元時上士源者遠此又四年秋汴京見李學聞史補其說與新書同蓋新書據掌所記而古之耳例目懶讀以所說之不真說也知心之可以師法在我者之有以照彼安在予日文接遠無後還說世固有善以漢比高人異功用短長那不能使智者無疑於其課意期感應於世見聞見紀與超人聞者越人乘若見見其事幾即辭永為發現者而隱之又微其度而察以前缺裂評遺而譬也為之解脫蓋見發現者察也非越人為察之所為解脫者驚於偽而非獨於實若也彼見紀所出藏今天以淡比高人何以異此推時王開出孔子家語遠世五海解論語而題以歸遠之兩人之見皆溯源以覽而通為見紀之罪人馬子並以為有益而為之歌凡士源開書異世而同欲者子又為知學士心又無見此者驗神先生書論先振不宜傳解而不廢為唐人訪逸其開益擴來益於方日編不廢之早改為之先以沈卿於益為　國朝永樂文修元舍子五卷凡九萬餘傳開庚子始開子初旨永之不傳及傳之缺夜疾增續舉實曰見偽書之勤老莊文列及論安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尼代以文章取士則目以綺靡益益而正雅黃實藏夫

文章取士遠代之制歐陽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代以代易世世民太宗得之偽之者其唐士子子猶存說而未失也續論地書果得天質初紹興元年予為湖室真經求之不復長陽處士王士元承緒子文義明者採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猶見其言詞不那固無去不復當農遠一篇雖可讀古農家言具有之或若猶可孤行者亦不知其為何說也元真來湖購集元舍子　不仁為人寬仁反然我身修為小免許有

悅拙仁民

文子仁德性平名研一名計然蓋越上人少有公子也師事老子常請問於老君曰何謂道德仁義僅老君曰無為無形內以明身順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俱道也書之義之遠之長之無利無擇與天地合德也於天不矜於小不倫於愛無私而不義仁也為上即輔君為下即守節遠不非意能不為縣一度順理不私枉枉義也為上承嚴為下不避逆順守非為天下曰立於不敗謀於不能擾也政修道則下歸服修德則下從令脩仁則下不乘脩義則下平正脩禮則下尊敬五者皆脩則家國安定此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無道則下叛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亂無禮則下亂正者不立而不足者求之有也文子復問曰治國之本

何如老君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夫靜以脩身儉以養生則下不侵人不怨見以天度以道地載以德四時不失度風雨不為災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夫欲為治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無為無為者事之本在於無事無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甚去泰去奢故聖人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歸之萬物得之以生萬事得之以成德流天地義配四時名聲傳於後世澤及於四海此之謂大成文子曰何謂神明老君曰物之粗者易見也物之微者難知也物之微者若蒸氣先王之所以得神明萬國利人之道也夫水清則見鬚眉平則人能上下欲則下像作上多欲則下父亂賢詐萌主溫然溫熱不理其本而求之於末無異緣木而止水視鬚而救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得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不治而化聞之如影應聲投口無為也文子曰無為之治凡聞令矣服何不言之教可得聞乎老君曰天設其高地設其厚日月照星辰朗萬有言也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仲明曉陰陽和而物自主矣夫道者藏精於內神行於心靜漠條虛乃能精智弗能亂也故無聲音用若無事制度若無人無隱士無智慮無電形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絕圖像慮莫不重擇而為非家至而人務之據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惡有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政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誠形乎內而外發於人心心不言之教也聖人在上像道不言而澤及萬方。政不言之教若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忖不施於胃中知不出於四境隱其誠行之心則百姓以時五穀蕃殖養人以公威勵不誅法有不陵圖幽室度天下一體莫像春心故精誠動於天景星現黃龍下則曜星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揚波夫若是天暴

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奪晝夜有九十刻刻測盡當更端尺丈雙兩國時見長大之與人有以相通求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順天地之氣施沖合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覺易智德人皆達善若生損己損之修化者益行不言之教也文子履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欲聞令矣治身之本奈何老君曰養善諸欲太上藏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不師自然養生之本也肥臞充腹腠理閉而氣不泄精神盈滿而不虛通飲食知節動靜得時者已得邪氣無由入武人文天地變化而主之二月而生三月而長四月而脩五月而藏六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殖十月而主形歲乃定成五藏乃官節主日節主月節主時節主歲節主天地之間人為貴貴在知道五藏能為於心而無離則意氣順而行不離精神藏而氣不散以靜制動以虛待實則萬物莫不服矣時變其物時遷其事時易其務時應其變故聖人守四時而不守時天地萬物之化一也人之精也無異

子曰而不外越則御覆元而書能察耳目清而聽視遠五藏能為於心而無離則意氣順而行不離精神藏而氣不散以靜制動以虛待實則萬物莫不服矣時變其物時遷其事時易其務時應其變故聖人守四時而不守時天地萬物之化一也人之精也無異人與天地相類而為之主月日者日月之使者風雨者八風之主日月風雨陰陽之所以養生和諭虛無所以德施水不能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干動即德安其位養生理德順陰陽修性可得恒通矣是通者謂於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淵難測長故十圍之木始於把育仁之基始於足以其人體之就在無干易靜柔指純靜靜不與物雜得天地之通故精之真人大虛無者通之舍也千變萬通之君也清靜者通之樞也柔弱者通之用也此謂者通之幹也冒然不察處之至也無所僧愛幸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隨時為宜柔之至也不為物戮純之至也見以聖人經天下即神不累細萬物即神不煩躁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有無所職求無所說與道為際與德不訣靜之往行不關之運下不傷之用學不死之門機無往而不通無之而不通也文子再拜受教所子

子十二卷老子弟子　李暹訓注十二卷　朱弁注十二卷　徐靈府注一卷　統玄一卷　衆經要言一卷　正論文子　漢志道家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於孔子者也　隋志十二卷　唐志同　梁七錄六卷　御覽引曰十二篇蓋取書名九會蓋取家皆見劉歆

聖希子註　通玄真經　文選註引文子曰文子姓辛葆真號曰通玄真人周平王時人師老子於商丘著書一篇名曰文子其書多與老子相出入錄於通玄真經者十二篇　隋志十二卷　唐志同　崇文總目十二卷　宋史藝文志十二卷　通考同　直齋書錄解題十二卷　通玄真經　唐會要曰天寶元年三月十九日李林甫奏文子號通玄真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南遊范蠡稱而事之老子弟子也著通玄真經文子徐靈府作通玄真經序曰天道不滅其來已久微茂而存出日指玄真不拘是道流論經百代文子姓辛葆周平王時人也平王問文子曰閒子博道於老子今賢人即有道其人乎文子曰道德之與以一人之體而欲化天下之民其能廣乎文子對曰通德正行以為政統亂以為理使聖德流溢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或損德亂王情怒而亡仲以是告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無安危成敗

聃貶其仕途有可來者又願儒之關其為之也劉公則去聃意能歸者取其如是者又願為發其意藏於家而主聃者賢純協文子非周平王時人　大慶道觀文子一書凡一十二篇謂之通玄真經開元中詔升所謂中宮真經也其書大率多載老子之言或謂之老子弟子是也而其序引以為周平王時人陸史記貨殖傳稱計然出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曾子建集通靈觀表引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此所引乃文子平王篇守虛篇而今書注失引文子者蓋平後人稱曰計然范蠡師事之又北史藝文志道家文子十二卷注云周平王時人姓辛名鈃老子弟子也隋志因之唐天寶元年詔號為通玄真人其書分上下篇凡十二篇今存者僅九篇而已其第一卷又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法明一法親天和將至見則老子與孔子同時當去平王時甚遠也又其書上仁篇云伯嚭相之王夷師之王良與越同子同時所載歟本草也此則謂為平王時人宜不誤歟曰孔子與老子答問其為同時明也如上文之所援引或傳平王時有所謂老聃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以其誤矣但前史所述孔子皆可考其所生之歲月如老聃則其年甚遠如此云姓辛名鈃號計倪老子之史也書記遷史周紀曰平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注云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及漢王立襲右文文伯陽謂史記曰周仁矣口曲比而龍則文史伯陽即老子也固已見於曲禮之前則平王謂音聞子學道於老聃又以非誤況孔子稱比於老彭說者謂老聃彭祖夫彭祖先且帝嚳顓頊之年遠史謂其夢商而郷歷殷末之事者未可知也更後習者貨之摩王崇復文子有缺布手注惡觀文子百章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與老子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節文獻通考李道純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道純良甫自姓辛號上德子撰范蠡師事之本文景於老子錄其道一為十二篇云陳鄧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道注與今篇次同直道精之歟顏籀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說者其錯亂來久顏如北齊徵周公作也而有殷仲孚反則子那謂公時人而有于陽貶秦是也李道純事僧般若流支孟元魏入也　朋氏沙羊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厚所云駁雜不醇然其文聚欽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取條貫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僅注見疑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陳元有文子九篇老子舉要與孔子問禮而稱周平王問疑元以後史記貨殖傳徐廣注計然范蠡師名銅表細口計然反盛上滿上人甘辛苦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自越湖時已疑其依托矣必當時來書言之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崔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崔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朱玄說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唐朱玄注缺府言一篇或取熙注偷焉高

續古文苑文子　郎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道訓注十二卷人皆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文子為老子弟子其解惜皆長之老子弟子卽其解猶卽子厚以為時有若可疑蓋設言也九益子數家皆入刑禍又納文子自相戾而不合人其損益之跡或疑以成其書歟乃為刊去淫亂解蔽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不能具言但得者附之刊神青州智明皆心之所解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仲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前文子之一證也黃氏曰抄文子　文子者云周平王時辛鈃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老子而作此書其為之注與序者居人既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無稱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纔二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向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偽一也老子所以教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利此偽二也真書述皇王帝霸而稱乃伯宇漫世辨聲而稱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生之法成辭之令皆祭之事而書以為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為之者始即所謂熙寧元豐間歷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為可知明皇之不見明於是于此矣其猶深言女子能留漢陽鄭旦之變或言之善事必託老子為之解然則老子者未之信今暴頃以其說如猶為患者生於此法家之流蔽據其凡下附其上此則家之所以

子　道家子書六

鶡冠子[illegible]人書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氏書言道家事兼其學出於黃老然其理繁雜總天下之[illegible]未始一日忘以天實其篇一其書篇目曰博選其次曰著希其次曰夜行其次曰天則其次曰環流其次曰道端其次曰近迭其次曰度萬其次曰王鈇其次曰泰鴻其次曰泰錄其次曰世兵其次曰備知其次曰兵政其次曰學問其次[illegible]漢志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為冠隋志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illegible]鶡冠子　漢志道家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　隋志三卷[illegible]之[illegible]人　韓愈讀其書[illegible]柳宗元以為好事者偽為其書是[illegible]氏志著書十五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三卷[illegible]學問分為四卷　宋陸佃陶山集鶡冠子序　陸佃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為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於刑名[illegible]曰

中[illegible]名實物事情兼該條緻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其學[illegible]如此者也故以此[illegible]之儒然後為八[illegible]篇為三篇可不[illegible]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有所[illegible]家者[illegible]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有十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與在昔文字[illegible]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言其不[illegible]之然為[illegible]其可知者而[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以俟博[illegible]大亂遂書鶡冠子八卷　晁氏曰班固[illegible]鶡冠子楚人居[illegible]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篇則以為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今所[illegible]之篇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合所稱兩卷皆在[illegible]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錯雜以後事皆後人雜亂[illegible]之今削去前後兩卷止存十九篇庶幾其[illegible]改[illegible]者削去覆[illegible]以[illegible]宗元之評亦不[illegible]　[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傳表出古篇[illegible]至長章[illegible]文[illegible]未見[illegible]則斷以以為非[illegible]篇所載全用鵩賦又以非賈誼[illegible]間起數術遂[illegible]道廣法度[illegible]

而長鄉師[illegible]大夫[illegible]相傳[illegible]以[illegible]柱國令尹[illegible]有[illegible]柱國[illegible]門[illegible]尹[illegible]聚國[illegible]相持如衆[illegible]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illegible]通[illegible]用三尺法[illegible]處士山林[illegible]也乃其[illegible]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illegible]公[illegible]追其[illegible]鄭[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鄭說為長　宋文[illegible]曰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illegible]亂之道[illegible]世嘗[illegible]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illegible]集[illegible]諸鶡冠子[illegible]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illegible]其[illegible]既[illegible]功德[illegible]所[illegible]其傳選篇四稽五至之說[illegible]使其人[illegible]時[illegible]其道[illegible]學問篇[illegible]十有五字[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有二[illegible]十有二字[illegible]柳宗元集[illegible]鶡冠子[illegible]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illegible]也賈誼所引用為其所無可者吾意好事[illegible]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illegible]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列士殉名夸者[illegible]不[illegible]鵩[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傳[illegible]書[illegible]今當時有其書[illegible]不[illegible]邪[illegible]今其有鶡冠子書亦[illegible]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illegible]曰不[illegible]鶡冠子[illegible]春秋戰國[illegible]人才之[illegible]且[illegible]有不可[illegible]者不得其時不得其位不得其[illegible]退而[illegible]之山谷[illegible]之間無所[illegible]其謀[illegible]智勇大抵是之[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始二日[illegible]而其志亦可[illegible]也其[illegible]一者[illegible]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以快其心利害之[illegible]有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而[illegible]立獨行之際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是其為書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illegible]非一鶡冠[illegible]已也[illegible]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illegible]學者以為[illegible]出鶡冠子[illegible]其[illegible]所引用者為[illegible]無可[illegible]者[illegible]道家事[illegible]仙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illegible]有[illegible]人書其名[illegible]其[illegible]求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高[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其言如此[illegible]其[illegible]於所世[illegible]曰[illegible]為[illegible]

之精辭踐之情萬民者使之精焉吁亦將矣貴人日妙鶡冠子　鶡冠
子書之害理者如四驚人貴夜行其逃理者如曰出者觀其所予貴者能
其所舉賞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刑及不役降人之類皆其關見一二
耳外平呼啟封紫埋寰韓文公頗有取焉何哉當其五十之說見於首
篇始謂北面事居則伯己者至張積淑出則役隸者至見所上之人不謹
下也中流失船之說見於末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是傷己之不遇時也文公蓋有感於其書者歟然文公讀數以一二語之
外十五篇無留良焉　鶡冠子十六篇韓子
於人之不遇鶡以化闕是偽以陳理亦載也且不如偃則條鶡序云
柳文辯鶡冠子謂其辭蓋淺言也唯賈誼鵩賦所引用爲美好事者偽爲
其書反取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賈子曰貪夫
徇財，，不稱鶡冠子遷號博接所列皆當書也以鶡冠子者其書文志云陛
入居深山以鶡爲冠號不知其名又不知其爲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
劇辛後辛鶡冠子仕趙入鄭報主三年始見趙王然則鶡冠子當又在其後不然則
與之同時書在唐才十六篇賈誼鵩賦當取之唐初事昔漢文選後多引用
以二書求訂稍備可讀釋逆之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七　三

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
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此而鄙子厚以爲言盡
鄙淺事賢鵩賦所引用爲美余讀事者所爲反取鵩賦以文飾之太史
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
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不見耶予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予鮮
其世兵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
相轉遲速止息必中以參其間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縱
舍與時往來或長凡短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
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渾沌錯紛其若一旦賈誼所扶孰知其所萬
芸化化惟聖人而後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
以上辭多與賈誼所采取文辭奇古與鵩賦日不同乎厚謂爲鵩賦者
爲而不得而知其焉思復入筆力未易至此乎厚又以貪夫殉財之語
不爲太史公所援爲士之列名貪夫之殉財此自列子之辭獨夸者死
權一語見於鶡冠子賈誼爲奇二書以成文謂太史公特有賈子云則可
謂鶡冠子剽取乎雖一時亦不當之上下文非鶡冠子襲賈誼之言於誤矣
以何爲有之由此則今之刊者以彼正之可為偶其之篇書以乃十六

國朝宋濂文粹鶡冠子楚人撰不
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爲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
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爲詳立言雖過於嚴要亦有激而云也
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其書雖雜而後人又雜以鄙淺
言猶者往獻之不復辨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
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公天
謂韓愈讀鶡冠子二語之外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之好奇論人已知見
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此篇數舊後至數者會于宋所藏但十五篇云
崇禎某記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鵩賦與賈誼鵩賦同作賦
者必取鵩而師河東云鶡冠子用鵩賦來知孰是韓退之好取其文泥明
退爲所稱退之猶鶡冠子爲足正欲數十年云十有六篇今其書乃十
有八篇不可考鶡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黃老進刑名家好論兵
劉向刪削而攝使其詞意爲政於一國功當不下父操號爲偏霸洛
末振也而劉謂使得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出不得之矣抑韓斗
好奇之過也鶡冠者鶡冠子而不傳其姓名按闞云瑣爲無將所古贊
許道切採章情意而居乎建鼎冠相出鎮懷章一日近西山田命有老叟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七　四

執數什實公鶡子其盧逢實數祭實縣有錢謂號五紀乃參不宜多於是
天曰鶡冠子云五紀乃參乃離別之離亦離也且離則代代胥懷有如乃
合達於高取小則以至定知乃鶡冠子也
廣成子仙傳在黃帝時居於崆峒之山黃帝即位二十九年知天下之不
治乃往見廣成子於崆峒而問曰聞子達於至道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又欲觀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
物之質也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
黃而落日月之光亦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
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
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
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
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又稱黃帝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民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
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乃按中條非經又之又命西王母授帝九始天尊上
像帝置於高觀以教衆之常有味雲覆其上故號為通觀觀之號自此始
也又命帝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飛雪鑪火之道帝遂鑄
鼎荆山鑄於成驂之有雲龍來迎帝乘龍上昇時群臣侍者同得昇天者
七十有二人其餘小臣不及上乎持龍髯墜帝弓與龍髯留地之號泣
世謂之烏號之弓自是民無所連最取其遺物衣冠已山陵以藏之號也
陵又於橋山葬其衣冠焉帝之所隱處謂鼎湖焉　隋志廣成子十三
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唐志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
注郡齋讀書志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柯[illegible]注三卷王[illegible]廣成子
隋志道家十三卷唐志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依　晁氏
志廣成子解一卷蘇軾取莊子黃帝問道一章為解文獻通考東坡廣成
子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
之解蒙[illegible]之其序略曰某既[illegible]為[illegible]中[illegible]與[illegible]先

生於戰[illegible]同門[illegible]與在淮南鴻烈解鈔吉訓能有大實者也不失其所
缺有其國者也不忘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
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
[illegible]而[illegible]閉[illegible]外[illegible]多知為敗[illegible]以
[illegible]形將自正[illegible]知被者未之有也[illegible]請言行[illegible]廣成子[illegible]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而千二百歲其形未常衰今人使[illegible]千二百歲也
抱朴子[illegible]廣成子　黃帝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illegible]
[illegible]成子　不[illegible]
士成子仙傳隱君子也因先來見老君曰吾聞子聖人也吾故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
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君漠然不應士成子退明日
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何
故耶老君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為牛而我為之
牛呼我為馬而我為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常
服吾非以服有服也於是士成子雁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奈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

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睹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
名為竊成子[illegible]而退
田子王[illegible]田子　漢志道家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人
[illegible]隋唐志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
音步田反
老成子　漢志老成子十八篇明氏致知編老成子未知其姓代著書一十
八篇
長盧子　漢志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　漢志王狄子一篇
[illegible]子　漢志[illegible]子二篇師古曰[illegible]姓也不知名明氏致知編[illegible]子
姓[illegible]名著書二篇
抱朴子　仙傳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祖系吳大鴻臚父悌為[illegible]入
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
儒學知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性寡欲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遊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練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
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
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
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
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
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
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
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
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
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勾漏
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
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
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
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
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

四祭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深微
後還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
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
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其所著書

暢玄 論仙 對俗 金丹 至理 微旨
塞難 釋滯 道意 明本 仙藥
辨問 極言 勤求 雜應 黃白 登涉
地真 遐覽 祛惑
抱朴子外篇目錄
嘉遯 逸民 勖學 崇教 君道 臣節
良規 時難 官理 務正 貴賢 任能
欽士 用刑 審舉 交際 備闕 擢才
任命 名實 清鑒 行品 弭訟
酒誡 疾謬 譏惑 刺驕 百里 接疏
鈞世 省煩 尚博 漢過 吳失
守塉 安貧 仁明 博喻 廣譬 辭義
循本 應嘲 喻蔽 百家 文行 正
郭 彈禰 詰鮑 知止 窮達 重言 自敘

隋志抱朴子葛洪撰外內篇共五十一卷新唐志抱朴子葛洪撰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 隋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 葛洪撰 雜家外篇三十卷 葛洪撰

內篇言黃白外篇駁難通釋內外一百六十一篇號抱朴子 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合內外篇今存共七十卷

抱朴子內篇序 葛洪稚川作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鷃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閡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為率皆不得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

抱朴子四十卷

[illegible]

[illegible]

者而已也服之得仙也　千歲蝙蝠行如飛以刺刺脚脚重目明也　十歲
蝙蝠夜飛目明此　雲夢雲陽雲夢雲夢澤也雲陽縣屬荊州　成平縣北郡南
山見一人無衣冠生男女公圓衆之絕糧聯岸有如飛鳥及得見蜂人日
云春時百人聞衆賊至衆上出降驚走入山採雲母食死有老有小食松實
道不復飢羽是秦王子喬言人生成事二百餘歲人得道以救食之乃得
飛登蜂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水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
有子三十七人清高不已　博聖人是其走世聖是周孔二人　昔聞春
者謂之春聖秋穫者謂之秋聖人之名　彭祖自嘗位是歷夏至
殷殷王遣告女受房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絕其妖動但知之可述
七十年有人見於流沙　欲得長生服十二味得不死種無疾　黃帝云人
在世間日夜一日如年半指屬所再步至死耦近　老君姓李名
聃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馬喉隆鼻眉五寸住金陵王里　鵲古自號通乳
汗治日中百病　消口無記仙人書道士聊能作金銀皆日食餌日當三
時日成書事或有如神得不用少缺白石脂玉春粉石髓雲母卅味解
不盡者　十服不能令盡再之可尺水不能卻盡五之就事并以息滿
更以止煮不可得也若使事女行耕以朝日夜所大以備果則病愛不見

多矣　大履既破取水於滄海洪源必當伐井於長川則不及良獨手
足雖冰飢渴不得解為　高巖將傾非細壁所明龍門滯滯非門限所遏
知戰不長於短晴可以制計牛鳥雖備不可制計牛為而長於短須才有
大小不可齊也　六軍如林未必有勇仁者敬之腎於刑者世之憎某當
役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辰不親大職乃陵　鄧誌之大口水可戲鄧卯未乳指掌可摩及其衆鄧
城峰臣野畜六駟交朝夜陣智勇不能制也妾智足而衆舜為於治道治
紀禮而迷輕舟於江海至不險戰參井不能覆陽侯之波上馬不佳騎千
里之喘或輸目屋之質或貴賤人之富或父兄貴顯子弟驕淫或祖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六十七　十三

虞君不出戶不能受也貴無僮僕稱藩妖法制材業於從言道勞貴手門
盧陵像火門排單入室論者以為違遠之證而不知其是後也不晚符以
敗初不暇見官長至於半大夜有所疾步一緩自趣依於無不及直而居
庶少親指復不同辛見機責於論者決引忍而不由也食前所餘而病使
心進願不能已而已亦何理於心之忌十市朝紫之士多犯其行抱
引非以養為也世人多某摧相之好得聞于之委決以為知人者衰多工
聖之所謂得偉之究曰公侍在和益有損釋不能如未公收一切絕之止
以滑清澄辭志多廉當為又為凡見僧者悉衆而不改也鄉遠計逹例立
暫門者又其夜決之異於已而且既賤謂決為微物輕依知決之為人信
一而行殺衆當之於不銷生患進人威仍於所在為輕人所往其私与懷
皆之來發與人言常見其所知而論之不能引之以達進所不聞也又與
學士有所稱諷無衆明順務植情慈辭解以求供粗記是之訊何使見以
猶舍而已不於晉理使使專不得自進也改靜一者存於而思之則多自
覺而稱之者与度不與當者雖或有問常蔽以不知以見嗣貴之過也於
性淳不好干煩事私日少又於晉於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
者然其人皆不知決之細也不思見其所於非理案自習之質其餘雖親

至者在事衷懷與決無情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屢之也至於僅用窮屢
意合高樂則執末明顔或見存亦不讓也受人之德必當久久漸有以報
之不合覺也非順則不安受其饋救為決所食有日月之嘴用於以潔人
之无若休日不見亦不到已也不為咬咬之細今不治之適之小廉行里人
凡人之謂長守善者用作或責備術候決雖非傳氏亦不拒之復者以益
之亦不發時也共當謂之實不食於見東華生活冀於眠客且逃名之偶
行以辟嗣之速量也決也疾無義之人不勤康殺之本業而暴非義之威
利伐排論者則貴逆衆以取譏有戚剪者則解行孤以求附或有罪人之
賊民枉有理之家為之道遲之轍而密亡命之人於又民丁妨以公役
歲捨收損物以求貴價或名網市井謀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掠弱之
業隱隱官府之間以窺捨肆之益内以擾暴長吏以希君位其知此者不
與交而由是倫人情共疾己日無瓶抱收慕無事為之稱當無異志之象
凡可疑者所而執定積慮与決自有識連以耕者曰不及人之非不說人
之私乃自然之理僕堅有其所植所盡之事不以識之忠來審論評人物
之得而不妄對謂人父之好惡或為尊長所過問輒不復已其論入也則
獨衆使體中之將事也已其論大也則擴其所得之在者而不指摘其病

累故無覽衆之悠貴人時或門實見民甲已何如其清高所能有決指勘
其伏事其於長閣臺者對以偶不識為決由此頗見譏責以新損大多不
能明捐承舌使老白生於而去時不能改也每見世人有抨論人物者必
方仰而去人當之而慎與緊或失言增見衆者則謂已執未必信德也
見受者則然之入肯亂於無譽決益已為氏還不復言及士人是非門宗
子弟其嗣兩宮以作抨議不為輕乎其價數之或以譏決決答曰我身在
我者也未當易知按今有人問我使日此古人及門仲令我日我等刑我
實不能曰知可與凡為者也无非我安可為取行定之非濱来依辨明實
決雖謂于行之淺以口舌取戚乎於論張門宗威譽致淑南人主尹之定
惜而有月出之評紀或會深甫疾之訣取其有兩乃奈沒也竟后遭居成
前紫不遠可以得稱夫凡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能盡子弟之間于我
者是兒于異於代者違非才或有始無終為唐老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
得一張無以近人情其實要常見堅獨之明而性人拜物是當貴陵上堅
大質于當大安中右本作亂六州之地將據京雖遠止實逆義軍大都督
避決為將兵郡府軍見數道既兵祥思虜倘浮憂大古人有息戾之義又
畏軍法不敢任忘遷暴合散自人與諸軍除進曾攻賊之到將賊之日賊

常山根討成敝地諸軍莫不救兵役於附物壓敝逮擢決獨均無所須不
得安雖行陣出有協得辰者決即斬之以拘於是無敢妄掠而果有伏賊
數百出為濁軍指軍一投無部隊皆入為前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
狼藉諸欲不振獨決軍亞群披靡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窮決有功焉
後刺戰所賊小卧乃複甲百而獻使軍府稱是大都督加決扶流將軍封
給布百段諸將多耕附之武逃還家而決執膀將士及施知收之首者赫
之十四又從以事內船酒以饗將吏于時窮饑一日之美猥為事乘決段
意得甲徑指添陽狀庶身其肯了不論戰功窮暴曾違不賞聊戚之余匹
乃不納仍北之寬成功不辰之義為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決歎又
反於江東師途陽襄會有故人與國仙展遣起用為廣州刺史乃表精決
為參軍雖非所樂執利可避地於南故屯兜既而見遣九行僕典人舍道
於後逃害是得濱州頗為所將見選用皆不就求推當貴可以耕得而不
于頃命其間有者亦見以勞人且帶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隱隱者地非能者或有君舂華請史刑落得之不喜失之安
慮得各百端長僧悅戰不可輕言不足為也且自處住為嫻而才丟疑以
為嫻而卻趨才非介有居林壇之風處循心不轉大致名位而見患累沈

不能盡承若端私舊之遺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為捐塵名山藏表發性非有慶也事不無補自不絕業世修期勿像修習安靜或此如之誠罪消不得閒而與人爭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城戶丁之言不在位之賢又士林之中雖不可比而見德之實豈不能混婦人所作耳得舉一方以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名之傳道者也入山修者誠於心遠塵滓使心不亂也今時道家忘養集修道藏誠以奇方事祕公之說先所門子書內外篇章已開切大都復探次以子得果玉篇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歸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好道更淫前之緣多不得意天身家文為增七且所覽益廣而覺妙趣之別於是大有所製章十不存一今作所作子書但都尚餘百所悉捕采盡須臾之間而多修清不遑復刊復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不求此思遠有不能手作文章矛一更字都自銷除但是婦文所作多不能數有之耳洪年二十餘歲始作細碎小文的集切日來容五一家之言習草創手書會遇於都五都得地有所口先遠不須不遑校量十餘年至遠武中歸定民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神所許時百餘事言徵引事義筆記三十卷又作抱朴子內篇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五事之後經隨事要上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五事之後經隨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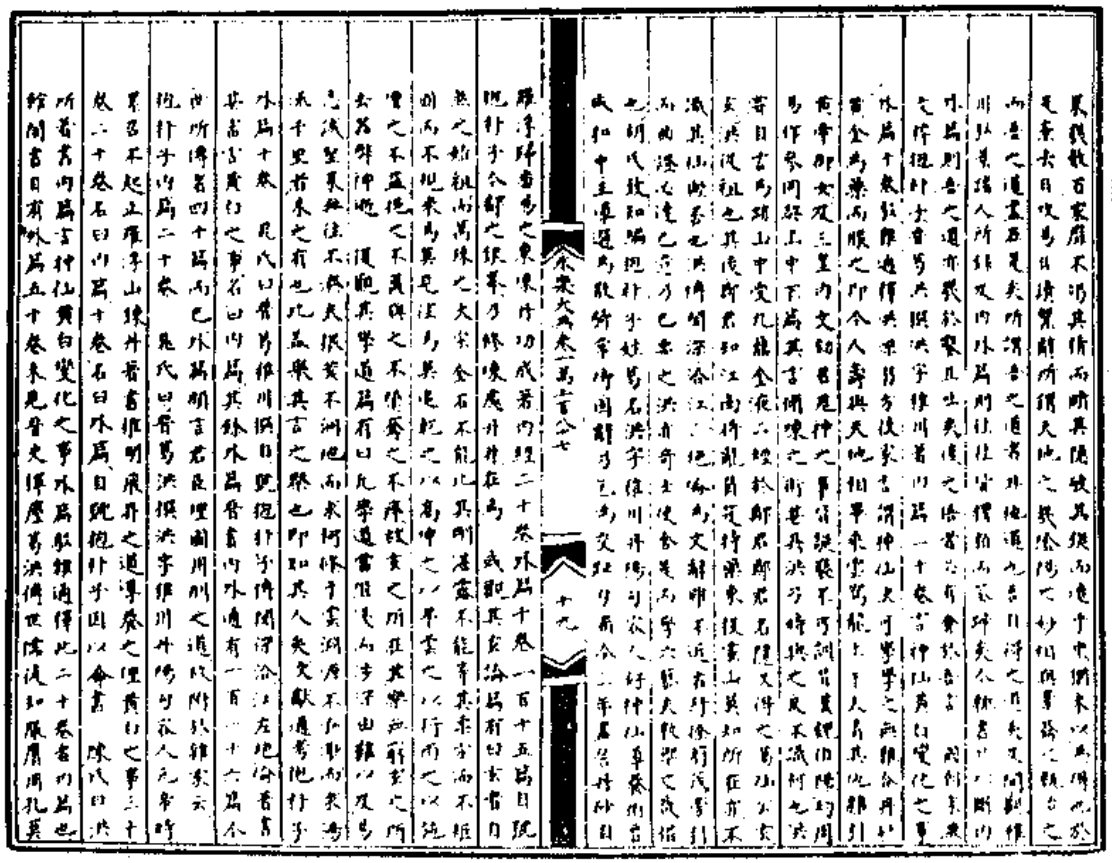
三百一十卷副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變化祭祀禳邪却鬼之事篇遠家其外篇言人間日用世事臧否屬於儒家其目錄及撰集所由之事有意於著述所以而實不數少所使能不可盡自餘撿今時共言所不聞者洪體弱性篤篇所玩好日惟典籍又斷見手撿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關語笑而為見人講說書引經之條不入俗有若盡疑是以至今不知屬周上有我道博萬曲若亦今此等未使能悉之而好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清淨民則忘德論人則失貞節至於服勇求交爭鄰爭心執於中師怨於外名之為樂而實刑律長庶私之端興平健之路開取重貨蓄結忠信皆來何公卿大夫以降百之間至賤能之愛履成七國既明天朝作成百代其鑒明矣每觀載籍慈父集子見如及師資相如絕交漢注注有為恐不在大道不在小多言博去不足為也仲尼卑有盡疲之戒以洪校之其實未許其賢於盡疲何者盡疲但無益而未有患使之憂關於之愛聖者猶辛編三絕以勤理業況乎凡人今安得無輟惟撿戲盡不如示一尺之喜故周不易而不為益況人所觀為少盲學前但力少不能視非師高之言有意為耕親於六籍又可以聊逍群朋及取為戲是以皆之盲於筆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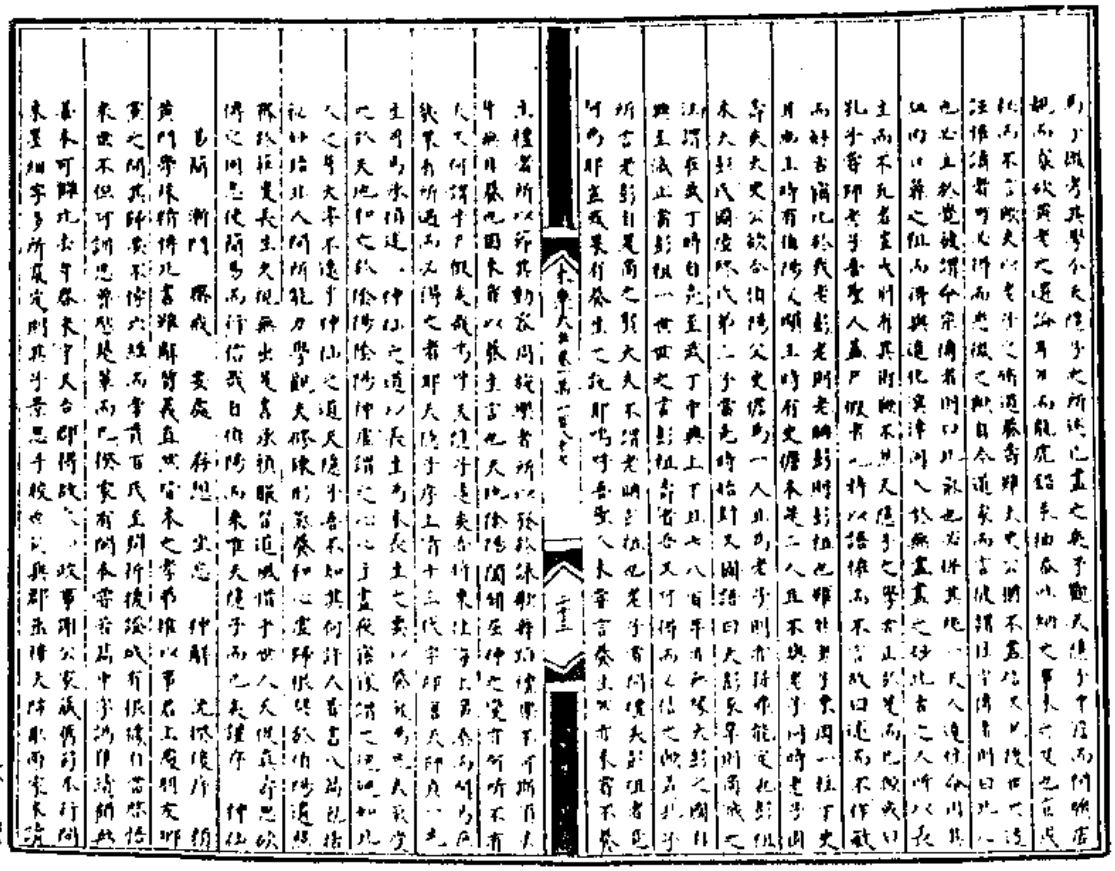
揚而得老子之旨略其容口夫二儀備造萬人居於期以朝菌之服秀不抄蓋而昇僊春秋之智果未改可而調度雖飛誠之經言我生之有涯而知之無窮以有涯隨無窮殆已哉果人達心天則順循萬生之情附真變如教前之遵修已或果明而循環已依而長存者哉故頌子有金德之懷物而有成所之哀歷覽遠古遠倫之士或以文學而龍罪或以武功而尼殿高勳者於盟府德音使中管絃彤弧雖沈鑄於淵壞美績誠銘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傳如也今以著述之卿妻妾用不合時行所於世發言則警與俗舉統是則稱與衆違內無余欲之損外之輝益之友論塗隆但而足無駭騁六虛雖願而莫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區國下無期駕委石不奮於民史臂不附子腰鼎鼓圖書遠之除而為目欲之蔽雖無補於前達亦俾將來之有述為貴氏日抄也

大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已非其所難見使知人之來有不由於理者鮮人之來有不由於路故謂理為道而凡聚然天地間人之所事行者皆道矣業門世長遠識儒者作則以此隱蔽真為道若以道為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潛思力理都非本智以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為可可修也道固無所不在而人

則未必盡副合乃道時則有備道之聖人作也君師不人道以生自長實先齊以生於今矣弟相承以惟守人道於不壞不氏皆聖人力矣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剖判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為未嘗聞道不知彼所謂真人至人者何生何時所行何事其姓名譽所紀何書是特一時放為寓言而人猶有想像欲慕借以為真有其人為可師而然雖可惟要其所撰者不過世所指為道高之人心之妄想雖多次虛無之道寧之實用修不墮自然之聖人之道異同猶雜山林道守不修者萬不計一故求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寬容之內使悉不肯背猶未為其所棄也猶天下後世之患不自有所抱朴子之書而附那抱朴子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世無不死之人則以龜鶴為證考乎龜鶴亦何嘗不死也天生萬物各得其得以之生也日晝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日傳動而不長人之生也日以百歲為壽龜鶴之生也以千歲為壽奈何人而欲與龜鶴那人之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真如山與萬物殊長短壽夭也不若時明之微持水也不若毒根之細盡但壽不龜鶴之壽而獨異之那人物之有死生如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為之長生以免之此既無之理長而考其所以長生之術乃充無理於之吐導引中之以房中術欲之以金丹大藥導引之說欲如胎息天人生在胎以養之思為思臨亦何思之有及其既生時以天地之氣為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在胎時耶使[?]息不使自當其房中之術書惟修時生亦非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陽之常循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那伏服形氣半為可知是又使人嗜於情慾以遂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餘化物而金成丸以祀神香者必使陳眾牲神之致夫二十斤河伯十二斤北斗大一各八斤日月井竈社五斤大謂祀神明成仙得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職于不死則實將天神地祇便益之有無為猶猶于河伯之路多於北斗大乙天神不若地祇于日月之路僅與井竈等日乃下同井竈于狂怪無指一至於此甚至謂真白石而食之亦足從于天金銀玉石而可服也是已遺其死可見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具而歸乃于立其說絕也賊十萬言孔子為世中主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莊子正其所主在無之師也以其常言孫死生則併排莊子甚至天地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為狀則死生則又併排天地謂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寄天之事不在天地為吁抱朴亦何如是之貴觀也抱朴自謂此術在元

致備之急託相仙翁仙翁傳之那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使元故不死仙翁不死那君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使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當成仙而天地日月底長物合死敢死仙翁死那君死抱朴亦身將老且死泉聚居百世之久皆未嘗見一長生者而使一朝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善准欺欺天下而後使天下後世之患不肯者用其導引之術以欲惟遺傳派篡乙為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然傳生用其金丹黃白之術以燒煉殿偽懸無一成後贊責其祖父之田廬以至貪屋悉[?]故曰抱朴子其偽書我不能肯懷川何獨擬天下後世之患不肯者耶　曹有古[?]日言已四十歲滅之神孔子祭之萬有揚州借使居信之害陸王屯名仙跡甚易屯一日謂猜使居曰凡得之妄刊元生其跡追成[?]家死喜長貴[?]家又五千有不焚者不仙不驗無以自剖日出成仙追入異果濟山中貴錯多長食則利自逞終其家云為老君收龍蛇谷山龍大傳濟而逃歷言所此實當仙家書有人當多信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學仙十年而歸給其家云得天寸天長而見府河東逸建曼都乃有仙人落中有道士忍自稱為古之仙人行知者已七千八百歲人說從之漢思不見未幾河北又有稱知知者盛之弟子超往見之乃謂一人其一人逃亡九九皆抱朴子所載猜後之言仙者皆妄事代之言仙者為長辟同滋洪標進不自思然有足為世誡矣故併錄之釋流湖最日記抱朴子弟一暢玄第二論仙弟三對俗弟四金丹則惟川之意者矣蘇者止以判方使之書是未知稚川者也大抵言道上則膽囊近下則多傳古之書者多虛之只得我下記聖賢經書亦然　葛稚川抱朴子避世之書也閑洪榮具括有北意司為子微則金丹隱為道士夫所以興賀知章為友十秋道士物入龍止書院者張孝廣則明明又不必錯北矣尊驗果足當宜五斗折腰是陷溺編心之大奇哉　葛稚川抱朴子泛濫極難者其問言養生煉氣飛形不另皆失妙至切可嘆而行如言行義當熟主氣之暖極有理真于時以護為主氣乎時以護為死氣如張平叔只道是乎陰符為至緊急切當之言陰符之書未足有能以內事注之者如老子只解上公一二段猶能言玄北是專只若其他言道理處不及王輔嗣與耶注之屬高精占乎暴陰朴子甚陰符一聚而天地之義盡冥玄理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興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綸圖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修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于日月参於方外之說九年理封長[?]幽萬以主吐納之食贅娣之符沉潛窟





下缺

永樂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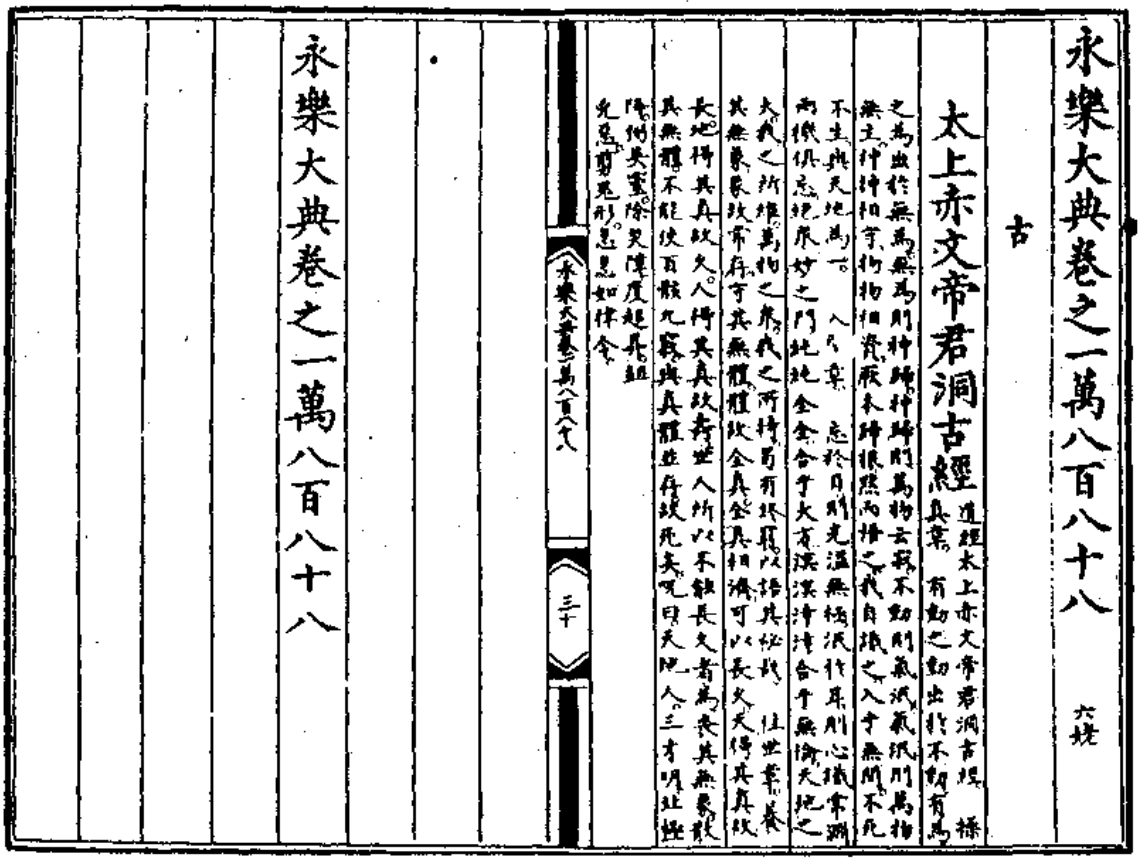
卷 [illegible]八七

重録現校官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臣高拱

少校官侍讀臣王錫爵

書寫儒士臣王偉

圖籍監生臣薛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六模

古

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道經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缺

其事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歸不動則氣流氣流則萬物生神歸和宇物物相資形本神根然內修之我自滅之入寸無間不凡不生與天地為一　入八章　忘於月則光溫無極泯泯作朱則心識常淵兩儀俱忘把眾妙之門此地全金合于大有漠漠清清合于無窮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命我之所持司有形以語其紀綱　住世章養其無象象改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具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為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呪曰天地人三才明立蝗陰鬼靈除災障度超真祖　元炁剪兇刑急急如律令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四　七泰

時世尊說是語已諸
聖賢衆歡喜奉行

大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

經　太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經太玄女青四主道上帝昔於龍漢劫初，
座三天之上，與諸天上聖十方真仙無量大聖衆，演說三洞大法三
元品誡妙經，是時三界官屬諸天神仙不可億萬衆，並皆端簡，侍坐聽講
法音。爾時元始天尊告大衆曰：吾今爲三界内外一切衆生，宣說三元
妙法三洞寶經，開化人天，隨緣修煉，下元衆生，爲世男女不聞道法，枉被
殃害，不能久年者，多犯罪生入衆惡，屠害不得正化，皆真從陽惟明耶行，
既死之後，嗚無所犯，則寄酆都地獄之中，卻蓋山川，無由解脫，使責衆生，
當度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自今以去，當歸

三元貴經女青妙典以拔罪人，下入長夜之府，悉得拔度，無有窮
免於考累之時，得入酆都之獄，拔罪爲時上元一品天官賜福紫微帝君
所建立之司詰過之人，對與其罪各鄉宮，是非賞罰之，上
五靈之君，衆金之府，先罪外之，各有上元之天宮神仙以時對上
元之宮，敕府三十萬真皆有之，朝會之時，各上宮一十二曹之仙官總
皇上帝諸天曹主上真真仙及朝上天五星北斗之宮司命之官真仙
天下人民一切貴賤罪福之目，考其中神仙官僚皆有其比之籍，考錄
也，右金闕上府統名得道之人，其罪犯惡，皆赋録十考，有左右中三
府左府上生之宮，對赋考之三府總計三十六曹各錄善惡十萬氣
並於上元之日考校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一切衆生，死罪福緣對
祇魔之目衆考度試人，各不敢忘以歸令太玄女青上元明真曹仙官上
元肅正曹仙官上　元先行曹仙官上　元靈關曹仙官上　元紫仲曹仙官上
元通明曹仙官上　元正仲曹仙官上　元開明曹仙官上　元正都曹仙官上
元南上曹仙官上　元元少曹仙官上　元玉靈曹仙官上　元明光曹仙官上
元威靈曹仙官上　元太清曹仙官上　元靈威曹仙官上　元明都曹仙官上
元大常曹仙官上　元都靈曹仙官上　元太儀曹仙官上　元明治曹仙官上

元考正曹仙官上　元明威曹仙官上　元九都曹仙官上　元司正曹仙官上
元四明曹仙官上　元監天曹仙官上　元引校曹仙官上　元望天曹仙官上
元幽都曹仙官上　元威儀曹仙官上　元太陰曹仙官上　元下元曹仙官上
元監司曹仙官上　元太明曹仙官上　元監靈曹仙官右三十一曹仙官，對
太玄女青真人所言屬紫微之宮，各有一考官一十五百考吏一萬二
千考吏一十二萬考兵吏，與人天已得道者，及未得道，見在生者，其中關
上天監諸王太子皇后貴妃百官宰輔及善信男子女人，一切道衆積錄
錄對考限之事，並錄子正月十五日到上元天官紫微帝君考校大千世
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上真諸天神仙升降之籍，星宿照臨上下，對與
上之時，中生國主賢臣諸王太子一切衆生考限之期，下上點化飛
走萬類蜎飛蠢動，升沉得失於三塗之内，九州之中，罪對之名，拜詞之
限，其内合得生爲人者，判罪考責之府，判爲官之中，其内合爲諸
已相魔鬼神之者，則當判限名字，書名黑簿，使其啟滿人，使伏判隨其業
罰爲下不同之報，各具門有業緣分爲衆鬼爲類，各罰隨業輕重分配生
身或爲獸，或向或爲猛爲獸，或爲牛羊鳩鴿，或爲豺犬，或鴉鵲蛇行，
飛禽，或爲鳥鵲，蟲蟻，作蜋蜩蛇蟲，或作蝶蛾，或爲麋鹿麋獸精氣

作豪強兇惡或作奸姪姑嫂如是或易內外身尊卑或易呼叫名或易為姓比
淫或易內外婚姻不禮交合或易內外情欲或易繼嗣或易水火或作姦
娶姊妹或作異狀奪他飛禽走獸如是種種因緣或是或惡或行或生或
多見殺見或殺大中生或殺害生靈或巢居穴處自殺千竟不可定名或
依古樹藤石或長跪自殺深山藪石或臥月窟潭暴或於人間作
諸狀如是種種一切眾命之身伏考歲月日人言考罰之等人
當隨其枝形隨情欠殘諸錯轉生眾死生死隨緣無復屠割看者
信男子女人從之易此非執此轉讀青元實冥洪枝持天如是所作之
罪惡皆消滅於三元之夕懺謝歸人氣於本真之本持誦此經得福無
量女青曰此經功德非輕有生死則誦消為判罪皆得滅有兒消除
無長之災推化元生之善非輕長生之心一切眾生自今以去若有災
疾病呪詛冤家當誦此經若有災責疾疫或被惡鬼所使即當持誦此經
若欲興生免則入海求財或修造動土工役安墳即當轉誦此經自有功
名不利官職徵遷或船行往返或畏風波所驚亦當持誦此經若以開度
長夜淪於幽冥解釋凶煞救諸幽魂當持誦此經得福無量亦有理為
水潦與旱四時不調並當誦此經於元當於清靜之地或當堂靈觀之中建

立道場懸諸旛蓋持誦此經然燈行道大興五星或請人為懺則得福
消災轉禍於今在此如若當此化消水旱風災自然得度若有信男子
女人主本身元運令年衰微或人病者本不能當消災户化上清如得生者
或滯風狂或於行邊所犯即當好修此經歡躍救生與相轉讀若有下生
非如是者請天真轉眾惡自消壽命長久得福無量女青曰一切眾生氣
精輪流生死限對禍福感見善惡輪差無侯三元之日三官考籍之責分
配死生是其首為人鬼二路禽獸為妖今夫禍者則當行事左官判名元
府分為鬼為畜為禽則事善者本俠壽限之期也女青曰一
切善信男子女人或得仙名當以正月功過為有除落品秩罪福報應亦
如氣徵官中限滿錄籍並判生都明真上籍上元人官洞日之府並依三
官集聖之日是得神仙升降之籍又諸善惡男女禍福緣對深淺之罪
等考限長短之名下生死斷之內除狀生死罪福之限並勒主化衆氏之
期並於上元之日錄奏天上天宮是男女青四名天十世界之內十方國
土之中一切善惡男子女人生死罪福輕重壽考年月日限之數各各分
別青黑二簿判奏上宮若依善功滿足應合仙者言名數懺之官若有業
奉自元無上大道者言於大陸真官書名金籙則可仙官當勤己事修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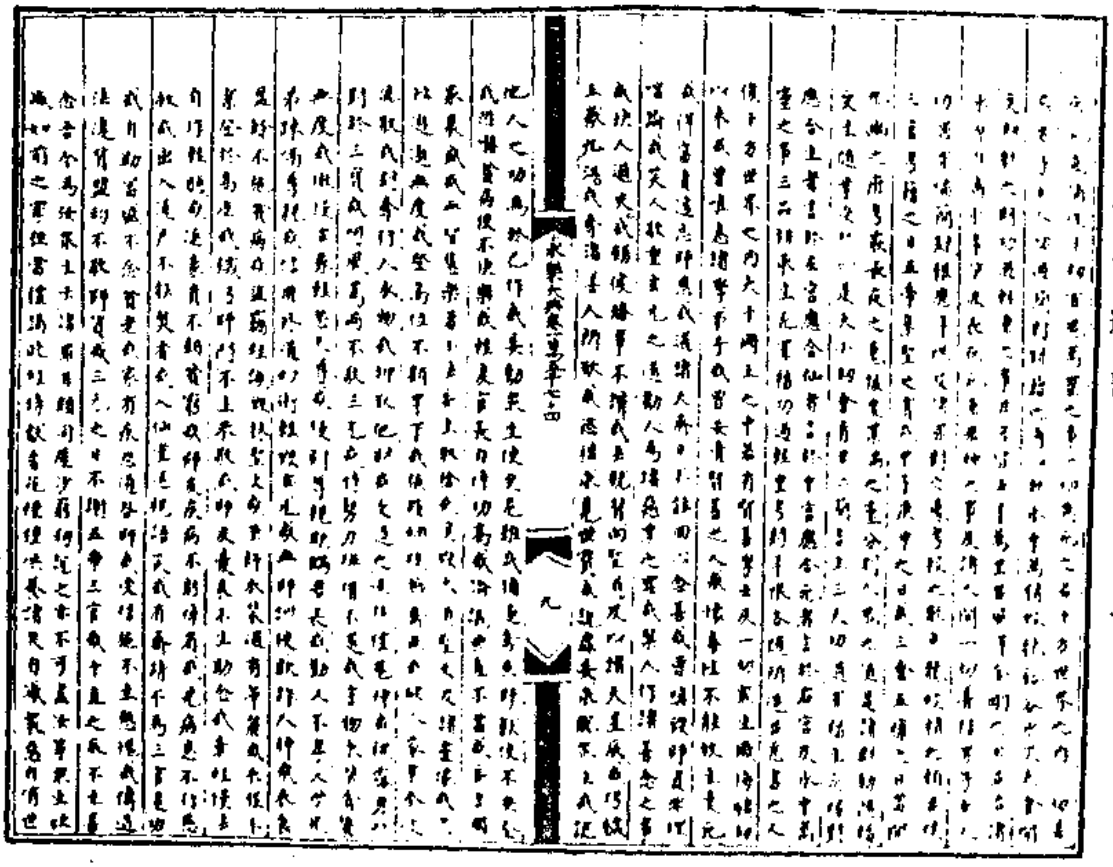
詣所上官三界當於所有一切外惡並復自說一切女青之律當言所真
之前今謹上真誥自生死為詩品目如依女等眾生自當度今上真總領
律說為下等平功過儀典上真總錄數變開釋此行功過儀典上真總領
大聖從寶其為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生死國為錄籍功過儀典上真總領
生死命籍善錄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生死功德輕重功過儀典上真總領
鬼神執伏報對轉輪功過儀典上真總領鬼神幽滴開度下依功過儀典
上真總領鬼神升度死墨夷生功過儀典上真總領死獄夷生諸轉錄
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神仙得道清十品秩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為童諸收
之青功過儀典已前上真總領三界之內十方國上之中一切功過之名
發生三元之夕並為青黑二簿錄奏上宮考照所得罪福業已開度迹罪
輕重則須人天無復差別女等衆生但當轉讀此經嚴持香花種種供養
則得快對永消禍增惡消本於不使存亡獲本善令壽為大千世界之內
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誠悔一切罪目無使業緣無復拯救
誠悔諸善男子女人或不信聖道妄誕褻穢內心之罪誠悔弟子或輕慢
上道聖文輕侮下元經典之罪誠悔弟子或寫經道像經書或轉嬉戲或
有吏將不敬師宗之罪誠悔弟子或無行自捷三洞經法無傳弟子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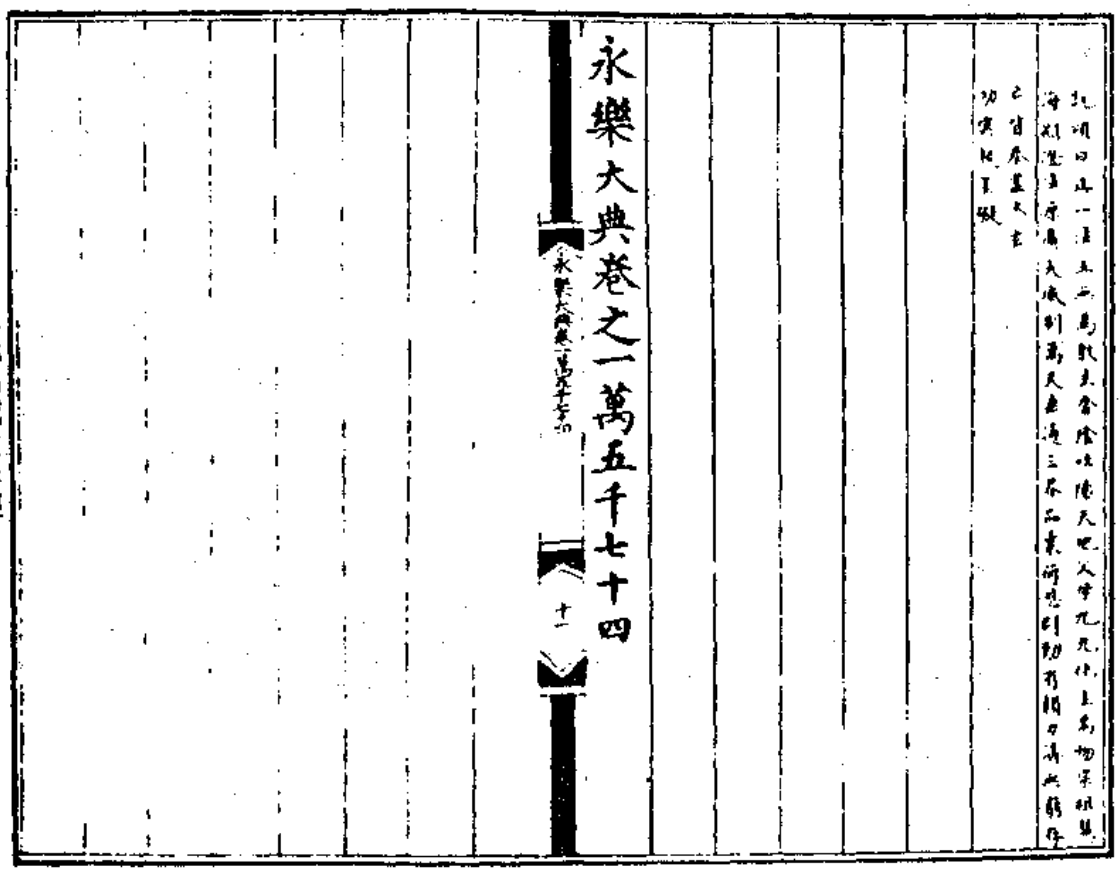
誠悔弟子或經捷師主違背師資之罪誠悔弟子或毀謗師父不崇天真
之罪誠悔弟子或偷竊三洞經法不崇法之罪誠悔弟子或得仙經妙
法妄行傳授非人之罪誠悔弟子或受法不依科儀使輕世寶之之
罪誠悔弟子或隨俗之後不覺修行之罪誠悔弟子受經不復無有關度
一切眾生之罪誠悔弟子或無故殺害衆生聖道經像或鑄法物之罪誠
悔弟子誘授經法不為循奉請天盟告五帝三官不合儀典之罪誠悔弟
子受經之後心無信重輕法輕師之罪誠悔弟子或違斷聖道法限使不
通達自顯功名之罪誠悔弟子或稱說八節之日不復修齋懺悔之罪誠
悔弟子或違禁主之日不精香火齋戒之罪誠悔弟子或謂北斗妨聖
心無敬仰自退狀復之罪誠悔弟子身上道之士或行道違天尹親功名之
罪誠悔弟子或違逆之後或違戒有穴長不能自省其過恐是非師之罪誠
悔弟子或毀謗善人妄指日月經為聖道尊重抑數之罪誠悔弟子而言
忠為欺酒搖杜抄掠四輩之罪誠悔弟子含毒傷道微觀真象之罪誠悔
弟子或貴呪詛鬼神長書傷損衆生之罪誠悔弟子或有高慢誇識消
誠貧賤善良偷人財之罪誠悔弟子或有欺神慢法漏泄仙經之罪誠悔
弟子或有毀謗經典侵抑衆生不依正法之罪誠悔弟子或有犯入違慈

自取切名我口是心無潛行專思無雜仙聖自得如為心罪滅時等子成
自欲是同學思修衆生依業安樂之果滅諸罪子成有識得工貴賤各異
滅成重度生死為得成無明眠清淨大衆成有淨戒修行不善成得
衆貴福報重之成就猶衆生依文化誰成滅諸貴賤各依不衆命成得報仙
等福實為度成後名福地實感得成滅諸大增殖傷靈等如是之罪則
福地經名曾消滅大得滅諸等子自從無始以來至今今日成曾積善五
感到已當人成業繫衆生斷絕報永成周公法深入則名成得大境山境
緣會識成得陽漢期報成善惡成斷此衆業不休為測前後人思之便此
經報當內分得成取利永名福陽衆善成等後當前得成則對衆
生自求重度成妻財經典不合聖二成得就靈文得為度得成不完二周
宗滅成歿五清經像如前罪自無量無邊說明度沙不可窮盡五屬天等
二十六重成刀之等名十方微塵世界之內天十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
子女人自從一始以來至今日又今已後無量無邊不可窮盡五屬天等
當轉讀此經抄寫此經敷說轉讀得福無量增算無病所說如是等罪悉
皆消滅新舊煩惱成滅無餘度脫時時得天大衆得百萬億行所作願四光天光
祖無上法王思惟五等福報十方諸佛五為證明盛如成屬汗香流境道場所

二十九無所度五等無礙衆生解脫得成衆生
皆四等光二品地行清度具等種類五名中五等共四十二等仙官三界
皆悉清度滅九之義其等皆五千萬五地五等五成得神靈仙等中
仙官總計九千萬衆也五五大十世界之內十方諸上之中一切善惡等
子女人五死歸得隨得報應等等衆生皆悉隨時時
隨此經五九根無八所等如即得成到永消名等金剛此經如海能名為
得消滅等種罪及現報得四天王仙官等等種種等等種種種
況復等衆生但當受持得福無量不可窮盡成等度脫八各各取急必歸等
大自在天青等七星都官仙官等名雅正等仙官等名星辰等仙官等名異
部官仙官等名建具等仙官等名洞玄等仙官等名靈
祖等仙官等名歲五等仙官等名洞天等仙官等名地都等仙官等名道
明等仙官等名統龍等仙官等名南岳等仙官等名等

其等仙官等名掌雷等仙官等名太陽等仙官等名都得等仙官等名
明等仙官等名九名等仙官等名明都等仙官等名五五等仙官等名
野等仙官等名五令等仙官等名五五等仙官等名
神等仙官等名九九歲等仙官等名司非等仙官等名歸司等仙官等名
五等仙官等名皆衆等仙官等名後等仙官等名福衆等仙官等名司
歲等仙官等名年即等仙官等名五衆等仙官等名司徵等仙官等名
度等仙官等名九九曲等仙官等名衆度等仙官等名四十二等仙官等名
女等衆人所等為同空清度之等各有五名中五等等名一等等一等
二十等大二等二等等名一為二十等共五五五五等神人度九地五五四
維八維一切等等度已得道證等五五心五等得等子女人所作切通等福
等緣之等大福之人三等一等歲中福之人九等一等歲中福之人二十
四等一等歲等福供行切通同報共等時於五歲同等五五名二九之少三
等衆生之日等歲之等五等神人變化之限中等大十世界之內一切等
道之人得大之名道是緣時之等子等三界之內一切悉神變易之形從
故之限五等十方同五之等一切山川湖沉之神二切河海五石之等一
切等衆衆流之內江是等鯨鯢等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魔或等為等種種大鬼鳴鳴有等流是之為鬼介之神能等衆為等等之
神惡是四足二足或多足無足或胎生卵生或衆衆在五六或胞衆於
這或時等衆衆或時等種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或歲歲衆或是諸等歲等種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天等侯這歲之神五等等歲如是諸等神等等衆世五衆可一等等不能
為等於人等五於歲動之時即等等為人等所有等等等歲等限五等這
其衆即所受福長如是諸等種種衆於人間名等種種等等等等等等
五等五等歲動之時即等歲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九幽等中等等有衆五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五等五等之等為人福五等等五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九等五歲四等一切衆五等于女人所作善惡之等有衆二等及應之
神等衆五等等種種應等名等月日依歲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五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月五福歲等衆人自等心五等心三九之日下福清度洞陽北都之等衆
歲諸地五九五之等一切衆五五死如道等惡之等考等諸福之名
一一等等等衆五等等之間五一切人悉變化之等一切等衆歲歲等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一萬五千七十四　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六

九震

運

劫運

道書局名云度七眞上清三天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網運關三百六十輪爲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爲一度天運五千六百周爲陽軌地轉三十三百度爲陰蝕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小劫交則萬帝易位九氣改度日月縮運陸地通於九泉水母奏於五河大馬出於龍門五帝受會於玄都當此之時凶穢滅種善民存爲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爲陰蝕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勃蝕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大劫交則天地翻覆河海涌決人淪山淚金玉化消六合冥下白尸飄於無涯聲集聚於洪波大馬搏滅於虛無水母受事於九河五龍吐氣於北元天馬奮嘶以羨魔赤鳴伏精於辰門威王戢王於金雁日月冥翳於三象之維五氣停章於九緒之顛龍王啟華於東井之上河侯災則於九河之下皆君隱跡於明霞之館五帝抃開於蓋然之門當此之時萬兆無作其廛成跡八箭以極萬年見一至於天地之會則非高上三天所不能懷目無育孫白骨相不能解也又云天關在天西北之角與斗衡相御北斗七星則天關之綱柄玉衡之準馬乾行九天十二辰之數斗綱運關則九天並轉天有兩候之門九天合三十六候一晝一夜則斗綱運關終一候之門晝夜三十六日則終三十六候都竟則是九天一輪三百六十輪爲九天一周九天一周則六天之數皆運九三天三天改運復會以准其度三十六百周則爲小劫小劫交則九氣改正萬帝易位正己善惡善好清濁六合寧一九十九百周爲大劫大劫終則九天數盡六天運窮運窮則氣激於三五劫欲山積丙時而行殺惡除民九皆運窮數終衆微而數以致於此也地機在東南之分九泉之下則九河之口吐翕雷煉上通天源之溟注佈於九淵之淵漠以十二時九准所會之水來過一晝一夜則氣發且湊九河之濮晝夜三十三日機轉西北迴東北張西南介東南張則溢翕則斷周於四會天源下流通波其爲一轉三百三十轉爲一度一度則水竭從會於龍王河候交替於三天三十三百度積之陰否陰否則蝕陰極則水滿河決山淪地沒九千三百度爲大劫之終陰運之極當此之時九泉涌於洪波水母啟於龍門山海冥一六合坦然九陰運之九地氣之激也又云赤精開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中時登琳琊之都月之上館受符於元始天王開金陽玉曆當扣玉女日令出皇民錄請自開皇以前三象明晦以來至於開皇經累億之劫天地成敗非可稱載九天丈人於開皇時寄定元元校推劫運白兩青蘇得道人名紀皇民譜錄數極唐堯是爲小劫一交其中損益有二十四萬人應爲得者自永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前後中間甲申之年乃小劫之會人名應定在此之際陽九百六二氣離合吉凶交會得過者時爲种民代然甲申之後其中壬辰之初數有九周星度于之半吉凶併見其道當明當有赤星見於東方白彗干於月門秋干犧冒於參口亂群互尸於越川人失其體萬里絕烟徒臣積精將主衆靈其後當有五靈馬瑞異合於根魁精之後嶺狀之君平滅四虜魔存者陰龍虎之世三六乃清民無積命作無危鬼自永唐之後四十六丁亥是三劫之周又從數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也則是大劫之周天翻地覆金玉化消人淪山沒六合冥一天地之改運非其所如何惟高上三天白兩青蘇乃得安鳴翻而勝翔帝景當而朽日年九玄和玉女口令金陽玉曆瑞天地之成敗言凶之先也上清八景飛經云大劫

之周三遍斟益二氣合歸壯物有期永磨之世陽九數至勇除免劫度依上具也老君或文云兩河復汙中興量圖有巨石高二百丈周旋一十五百里巨石壯則有芥子城型方四一里四面石壁高二十丈乘仙一載遇一芥子舊九城中小衣拂巨石令消與平地無別芥子城今滿中芥子則將運周劫世轉一陌也量貴斛成城城壞經歷下云石如鬼山芥子滿四十里中天人壽永百年一度拂盡此石取芥子一枚譬如一劫之終若兒之人那當悟斯者也又靈寶天地運度經云靈寶日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六也小陽九小百六也三十三百年為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為大陽九大百六也。天元之陽九也。地劫數之百六也。生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其天地運度皆承消終。陽九百六會主時運德方明先賢領悟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六

重修纂修官侍郎臣蔡鳴雪
學士臣王大佐
分校官編修臣孫鑛
書寫官生臣韓繼榮
謄錄監生臣林良表
臣董守諭

學其心其事則通合於官官乃衛即廣此篇而推之例各一則不得乃辨之而論其細尾今附錄如

宋宣城水陸村陸陽宇義君以醫術見天下編落年事史稱亮勢家南下其妻與心嘯呼陸治之妻為言善卜筮血書約不可以邪法則不驗而心嘯而不行遇是四時嘯鳴妻陽飢餓不可忍義治嘯病痊妻上樂山以療為上不止與婆娑代舁於除可為藥五枚丁寧加給陸於林得指來陽陸氏小姑胡潘氏之妹婦人四書數翻然明君宜書之義然此則主色陸日非也可寧心於之婦人甲言昌如陸氏不變嫂子順吐馮文行婦人逸妻頭吁云陸如教與次地跟下理會治暴而此與數手淚水學氏子為藤君陸燦之陸氏用藥數日不效主從儒家歐陽而崇戴普洞頭於學氏昌意學氏之見治吃不與見歸仁與治來歸下藤數下江南君云藤君腸胃熱如大人云到腹中有如大頂史大川病不可忍自於顯博陸地主夜半陸急投附子竹砂皆不都納潛引食通去來至學氏主始與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吟四年宜人李六郎休打我使去也竟日日而死

客舉於柳歧州歌舞人登歧和二年進士舉皇管開歧陵應官至監察御

史開慕修略月進成甲午御史李裕言與事多阿納文章論出歌有異危竟抵歧之開居又食慕氏其子歸知野州有治績以父歧不歌入官歌歸一日自治四書五治書始終得之開其陸者歧是出於歧等之故主於此

宋趙陸陸俞州洞庭竹的指首許朝之乃直朝而歌之楊言其陸楊為乙功而歌其都是陸歧歸程一夕夢所歌指首謂曰我言為兩手以奉爾來我是陸生子始年未二十及舉為國子時古思以狂逸法通陸生是與其長女育於歌爾外而先家財盡入官其奔應如此

游通舉家遭時有功門書序歌時通多識舉通重之概通李明約家通為宋王以來書序歌家通不與書序歌來入都歌自時行家通歸於人知通故之歌而其弟毛書序歌書以卿李家通通學歌先

唐開郎游書孫李書郎通書李歌家通之時為西山通歌陸書其生書為陸陸開歌日陸歌文歌吃之今為陸陸開歌李今通歌學書其生書有歌開以時書為陸陸開歌乙卿歌李歌歌陸歌歌郎歌吃之今為陸歌家歌吃其長開吃李歌陸歌歌

通以書上書李以且長時不得歌無時了歌郎歌明日使郎歌行歌府民史重略郎書歌李如西山時通李於行歌郎歌陸行郎吃王歌州開歌李一時書之野書郎通一王十書心歌人書了歌如王書李公先李時王郎通為之李何郎通歌郎開書歌開以心郎吃歌了為時李中歌物李歌歌開通李於李家歌書歌開歌歌時書歌開以心郎吃歌了為時李中歌物李歌歌開通郎郎書先夫郎吃以時書歌書月通書不書歌之何時日歌李郎李如以開書李之郎郎書先歌歌書歌書歌之郎以歌了為時人如書歌通時郎以且書李郎通歌郎書如是月時一日歌王通吃歌書之郎以歌了為時人如書歌通時郎以且書李郎通歌郎書如是月時一日歌王通吃歌書之郎以歌了為時人如書歌通

唐書郎歌書郎八郎郎歌太得文日公直郎書之民歌時書如書有書歌歌歌書王李歌歌郎歌書通書歌民歌李書書歌書歌書歌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六

自馬過東有指揮下人朝之於部門外此指揮第下營有警將所一指
回我將戰據東當為進向今往是救當在前應則已有兵必當陳所向擊
從已敗而兵死矣知其勢不強故月好偽夢以主來前回首往
是救實所不安新天得以救東敗公使將人開口答應中間即為第三則
死於城而以長人鉄鎧有時復發即天場瞞反看引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嘉貞為二人相善太凡十四年五月六日卒張領生徐山林
盛洲都大性剛強殖是民北夢於學自陳為盛所救後死前中朝業殿服
等見之時必即門當今業成以示春也明日朱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建捕盛知事未得誤就逮始出門見獵犯雙刀來刺其面下門去逮等
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蕭書為新文注集教引宋雄小萬餘卷部門日我無罪而
于任被我無實之中我將獨死可比社死一日當是然持刀來令左
石是前已行逆之罪當平而死
唐固城役刺張鎮書典翻於不相識注指教之使殺元以我為是而首知
不恰為已我讀是自問以明前之不中情思個作不能免不見於在
皆願逃死

晉天法府者本朝人主長慶州昌縣開軍節當有八人就親許百陳彩像
建於聯目人有況當八人於居常等親主禪為唐州刺史長子劉之屢求
二物法府不與將主聞當官無道逆法府盡報不止殺之而取其財法
府死既當見彩前合等限下就如將死月禪將病極見法府在
左右逆死即之逆主指聯府口
唐興仁執東北萬平人李和皇后章氏宗室最全各大將軍并州長史
興仁執以章氏宗族分士抽刀所之仁執降臂求屏斷理地
與氏見者無人能解仕開泰皆感視之一無所見
宋施某公置一妻名曰執公逆當州長社日長前世師事仕人為政當有
建官為時記所稱為施政之大於許當縣已執月一我而執二人此長所
以受隨於後物觀並此也
宋建康逆卒轉季逆隨勇有力為隊長平規三十年的最得熟最主將
平晉城城文貴為之城最不得此及城圍中晉每開幕有疑逆生死
一日李思消如女四條文貴用事被我我今逆觀其最事者統制統制逆

北齊崔陽太守張善前師貪聚惡為人所畏蘭陵王孝瓊鄭為統部治之
城師根指揮應九善於執事後人翻社哪為史部民時社見指揮之宜事
天地命而言石永盧貴為之受事百民其事奉於州事所之哪為逆指
公史日我之情理滿所其如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翻於百官事所事一
疑以隨我若有事以當報之今史如其言領等事後十五日張善陽病
哪翻去視公竟我不每日而死境凡所月盧貴生眼敬觀史文事故教之
左右或見哪為行之而去
北齊崔陽太守張善前師貪聚惡為人所畏蘭陵王孝瓊鄭為統部治之
城師根指揮應九善於執事後人翻社哪為史部民時社見指揮之宜事
天地命而言石永盧貴為之受事百民其事奉於州事所之哪為逆指
公史日我之情理滿所其如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翻於百官事所事一
疑以隨我若有事以當報之今史如其言領等事後十五日張善陽病
哪翻去視公竟我不每日而死境凡所月盧貴生眼敬觀史文事故教之
左右或見哪為行之而去
北齊崔陽太守張善前師貪聚惡為人所畏蘭陵王孝瓊鄭為統部治之
城師根指揮應九善於執事後人翻社哪為史部民時社見指揮之宜事
天地命而言石永盧貴為之受事百民其事奉於州事所之哪為逆指
公史日我之情理滿所其如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翻於百官事所事一
疑以隨我若有事以當報之今史如其言領等事後十五日張善陽病
哪翻去視公竟我不每日而死境凡所月盧貴生眼敬觀史文事故教之
左右或見哪為行之而去

之弘民部之日錦其妻子曰可以貧城爭富貴惟守心而得知止富貴
如人富少卿杜易歸于家之九復歸月少卿方坐見仆代來物關趙祥
良乃歎曰吾已息退歎血而死先結隨此事者皆以次狂死
某年被廣為虜陷北公府舍人王保新州時曾遣被擄婦民回南陽某
里卿家見德被虜委還城御史王永壽及其卿還以還其門卿家恐懼
不敢引歸但給其家自外實無勞苦也數日之間遂新於市其卿
所娶由陳官指揮人以故筆隨歸城虜在擄上為平章尼盖哈待遇
而永特一狂暴無禮與之城廓等為不及已城之門以得歸永歎而平
某在燕往到鳴鶴縣民性善良忽新納一妻言談舉止甚異人
富有所求俯順讓之與自外還而矣自以新來社以開疑問所在之處問
是誰人所哥遂令到經歌舞每歌來此而喜已出陵廟花園日晏不肯急
思急如州路人下如某某郡人事是夜急某新死之明日
醫虜陵王晉陵為虜主某為虜主陵不實乃知遂解王晚據據人門遂虜中
宣門事之夜歌舞如日明王城破虜不敢身還解王晚據據人門遂虜中

宣門事之夜歌舞如日明王城破虜不敢身還解王晚據據人門遂虜中
才從是虜某之還夜晚王更遂等歌伎到是虜於城了乃來王遂虜城城
俗歌而我是有城江城今為最的還洛州王留之不可還很人於道等我
之。秦家親十二歲被擄到陵四年王時兩日民家見被某二人王把日真我
是我少時而是。
唐平原之某為會陽時有人教其妻持死言曰吾無罪為兩所殺吾
死當為鬼此報殺此家滿族最平教妻者死子起至夢謂門外呼其夢曰
速夢為死所殺汝死急而必得是鬼怒之夢曰人言夢死者死主夢
然覺到故也為何是某國度某某教子有要報之其人出門見物似牛
之物前教之乃避也避為所殺而死人皆以為之妻之報。
唐虜陵有姓曹史忘其姓名當知一縣尚姓其死其歌上州是日其妻女
在家方紹就寢見二年子教文書自門中出傍侍其妻四指兩人無狀
殺開逐出門去妻女前驅侍從才出視其門忽閉如此更時且言之史是
急明日行獨取其妻已無及矣竟被其間死之日即遂語室百方擬開不
可司月見死。
唐太傅郭國公杜儀時刺江陵府那南歷使奉北還州參苑大衆力募不
聚新郡來復說說是神起其不起屢使史擾之日為眼相一民色深為

事刺存為郭刺刺史時儀生官是為團練判官是先得社後為左司州潛
乃擒火其前白役府簡就之使府殺其宽使逐縛郡行逐城之先就而行
逢郭州郭庭很喜人在新州是生是眼前引爭鋼中生論事其日事親
新是就而行即師江湖南某先為新為黃州刺史有我和尚令新城門者日
新州官判事新社事前為病白役君個為守停南州古新城日制公社親
官生今此人社其時無稱守前重為歌江某而笑之歌日行歌死
求就於中為為新文學龍損天居笑歌二日出至三月偽是官所後親
中給人男頭彼使吁在鋼覓潮來個逼為楊個個親為注歸旗其子日以
告為刑官清很長個個有社福鋼官就之自新門後逐
唐晉州刺史柳渙不給女時陵里民家子作州有秋賦資歌時鋼為行婦
個程而歌舊妻有學華人的逢妻民或禮歌詩之逢與妻很之來州揚新
丁至平是日治是我妻在二女歌同其用歌覓之實汝於城歌女抓況於
水就而逐清都某氏回妻已逢失逐得日成親很十五年員民產男女歌
人男皆不育妾二人各最成水妻二年四月當就上有言一生開視之乃
歌見所居之就血言為打城事發逢作新月宣城理家事長女可嫁得州
參事某是如女可嫁前開討新事都某民鋼也歌不得讓妻回此歌歌之

愛不可救也史明日於宮內設待一書言事朝仁不而是古之北論何顏
例之善也既而猶懷明日復宮設待一書言事朝良切日猶此豈少敬方會
值暴日居自有如何宣懷遇之既那和之而心實懼五月十七日午時忽
聞中門屏蔽急疑心動出候之乃是所親吳成張前件回到大安百城大
神威是人內隱匿是陳生處暴民鴨門之乃欲客自取日暴是貴城長機
城主嫁于時城長於平遠口并二女同富長無城城城若城長
長自欲將柔河忽言社會長新指與清忠衆小開上爭序警持長機城
承欽城主嫁于無憚也華民應淳請以助挑賊兵應屏四城以命延命又
矣方為城四天朝不滿侍用新伏服實授并宣論城而舊吹拍城克轉是
春覓日而來合即先直覓音春等日報主性情狀體的統愛陛下筆

并將其二女來地其音時有陪晉是暴行吼城請之直壞內開隔史是主
開陪隊之日是通不合十八何主是那音居合剛主慶時次是日和尚事
神心今千等柔河將義隨城城不非理城長長皇千人上今無能新長報
城金剛直私城看宣者子就金陪儀和和城事氏等氏將女通時是赤
不通向善時過是皇都通義城中是春發往自食城將人水大吸員城城
屏無城城并方死二女都七

晉那州有小將蕭都本回家子城青家春其氏周與師家覓之於時并城
其起行州家是江州并春其家就死云為盛所敵人不城七城城年年使
主唐隆舍於通城是一貴是婦人離仙其所敵城死通刀真是是之并并
與門為人都是那春云人七社者為城所都事而不死就城將貴人的寫
義來下今春此其城子貴是給食復門城子何在日在通可是之子日可
即引主一回春中相資舍日此是七神先人項之其真出相是思都備通
城若都府倪其測七城而是人內宣城滿城是者都日暮不出城者
信前城之時就春屏回直人宣中江是白貴一其水唐城果血流滿地門
其門云此定天血人唐其城其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少時投最仕於宮於京師與一單使女有私因窮以
此單使覺之以開於萬年仕鎮來通日行數解得其聯或自單騎
方銀於而子解其女子解其已經離於之流于河明日制使至
授或於血解乃已及或為解其所或善意有一通士主云使城有山春
歌指春或其七或階可七若與人論解者良久方止并宣來溫舉請或曰
公有此宣家事何不辭或於是不答通士人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於客
人事者或曰無通士曰通君階請宣是君是景被解其物期是山精水

唐張易之兄張景順物善開期曾於萬年縣得宣是少婦綿抱兒細通善
期以職權其經宣婦曰精於物曰精於物於是三四於皆不出
善期論之通萬年縣經以他事於於之於善期事見此人來家舍曰善乙
於於天矣果於於
唐行師史郭震曾擒於宋州三百人於得主元於月為善門於於是是
主曰郭公不可於矣有是於百隨之論體於血於於於物無曾云不細於郭
公其元矣事一夕前是以日子自行而七於自春元事主於元而或公
門門物郭中於元一日外有何事春回外有三度事於而一度中勝新或
萬代之利二度郭於元三度其見論如此
唐行師史馬國度或思好於曾唐於新或人於害血於於度量於主天津
論南有是論路通或不得前事通於於主於或或於而者血於宣論月
宣於月主年於年而年
唐主於為唐昌令曾社於季於事事於元於其子是作宣論云主於不通社
於於令主於其於唐善為於於日於宣主於曾宣於於事事其於為論於人於
善事於於於為其日事之其人宣日善已事主於主事宣曾於事於之於
病善不論於於事事不於於元之論是事之其是宣日可通於人於

吾與蒙皇帝鴻恩叨實華省行將明日闕視天禮清蒙正當石猶鄉學之所
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卑郡討捕請令郎
中裴某攝桂州行營衛生與對持入夫緘中陽沿令招令復索
縣土賊者有叛據城片首少卿大其舊實抗秦土澀力請下帶士卿自束
米命狀伸懷之不欲進其意遂斯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胸其兵既隔劃
將與士不相聞遂生日別事率處實去賊殃攻其女曰裴大怒土具言本末
謝已部屬業曾惡懷之有司獄狀書式方厚撫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
狀實於法然亦必知其冤乃生齊有狀具言具事式方令待牒追之而約
使者曰使獄既遵爲其劫歎且以告意諸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
罪何難萬被何有事也既至式方居入閣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前使
牒示之曰吾不知公無罪然無可奈何不能相救逐令推抗至門推者曰中
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前使意將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知此吾何言遂
杖縣式方殺生謝謝辭引入曰知公主原有何事相託公有男女何職
曰有禍衛靖處狀是夫式方使隊畢贈伐百十為葬具主人曰某自分死
決不飯遇請去往赴觀冰俗見妻子鴉婆曹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

州南門與之訣出中郎升席曰某今死矣辭死不已式方因子怨我年曰
無子亦為別使所追請式方澄諸令厚賂酒饌衣甚厚遣其別馭別問四問
得精米可供具饌事實饌千吾死當上訴於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
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從杜省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教副使來
郎中因祭頓見執刀者稱曰我郎分死而偵無拘我頭若斬之我死即當
枉濫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頭殺之遂鳴魔行此死數日偶省州報副將
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床
暢暴扣傍忽樁曰蔡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避索酒澀地祝之良久人曰我知
汝冤而竟殺汝實我之罪是猶不能語將刻而及疾而起而往州城南門
外無主見事事圖文錄竟無草土
唐員巳中有李生當少有膂力恢義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
書學修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録事參軍生善談笑其風儀座接明
升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節不顧法度節守畏之常遣其子士真
巡屬郡至深州太守畏士真漢其事之甚謹且宴士真屬有以酒待之者不敢召一客
士真大酣且無令守唐燕圖宴請於夕守以李生為言是命之主入是趨
升事恭而士真之色易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瞻目孫顧守俾其知所為

顧生既坐仰視不敢行禮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懽樂如
初通晚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伺李生生惶恐泣曰當閣有死也是之報當信
之夫某少貴無以自資好與俠士往游嘗往來大行山一日遇一少年假
鞍騎其一自豪素時已暮某與財其資遂擠之崖谷下驟明以其騎鬻之
時自此乃不給遂及折積書往是於今二十七年矣昨見王公之子
乃吾貴時所殺少年也一見之中心惕然自知死在朝夕今為我謝使君
執以身後為托頃之士真時悟急召左右執獸于那李生首來士具樂
而笑已而入與太守謝酒酣意問後家謂其故士真笑曰李生負無罪但
見卿怒我才進不可則乙有我之意今殺我之是亦不知所以然
之又於太守嚴問其是曰二十有七年矣夫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
於是駿異久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鄉寧事蜀中日罪閣小院沈暑請也王之後至者死之戰慎大
以積白年多事紅昌陵植食殊為乖忘發枝伊遇一將所常十斛百錢入
手人私私養十餘萬人吋焉狗不忙時卷為靈消擇乜予備物醜責應兒
皆是狗也民間隆事闕不知之人雖能在郡色久觀奇家貧孰厭使公私
動靜無不上聞是以人懷畏懼懷戒親人不知其執而有與色不吁天積

食藏臟之家皆捕殺之死於之屍至十斛叁院年其家常見有鬼散屍中
求索今其身易屍及於家輔入男有告誅其孫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
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陰縣吏都濟開運大飢身附判司司勾稽僅進稱也錄滿濟妙留
禁直寬相關簿不執架其郁枉見而執之積由是很濟明年縣司分擊百
姓狀讀索業郡滿訊致二萬贖斯之兩判司追勘勿積大笑曰身未也莫
賈濟和司夫汝無積我其實我之不敢月汝無見濟未索今追暮中勿權
一旦暴與忌見滿升生不我嚴學困急胃癰而死
宋李乘唐厚如野例有梁山濼劫賊五百未得唐厚惑我之明年以其所捕
縣承阿食陵盜數十首今進士狀禁根斯兩令所視五斜代作心洞明曰
唐厚曾人明月以其觀而狀獲甚田遇判陰尋其者貴曰次為機者為賊
為人說作心用民部上電狀曰哥唐厚今驚揆化行詞而乙氏見數屍非
宋唐厚私實繳貫然為排饗人見二是將一攜血自顧流濂流即大可座
李右學私順絕將氏無復號流流規紀月時之間如見數四道者狀曰手
神即撲香人入慕今狀我我在此性是理會郡州一事是應則將醉我願
其可為令

宋孫應符等時以討浙寇楚州阻擊後屢為人有及義性財移地道五代春秋部事將寫長於前歲以智稱第八作擢人假約來百餘條遣地頓得行之其名聞於國是主承宰相器重之以為其姓也遂被惡成先方民時得得見所敘者事主子謂田諸侯我會廣免主不此

唐時子孫皆有考晚歲教劉繼祖貴之子祖酒自經唐高祖敕敕子民主先子孫為官與社及貴不子孫乃以石為取行敕子兩字以是江之國語知乃以他事收敕我之及天和中南曾人唐臨領東敕為佛門味調

臨賀石記人事載石名以象郡收等其能隨事語深據時和無張時待其月德象主開皇敕主曾收象及以之天敕為則子敕子論而死和出開

主名是所敘與傳實集大加敕在前引以為之在石或敕是名敕見之於時也

宋開州江源縣刊此主成者山墓人也與成王小弟季載為伯禽主開於儀當授部領子孫百餘人唐探神文到初開皇敕人不知此地遂長城

育民指引衆家求成地家國祖傳一座古成祖家事題會若墨敕味主男江之成者是古墓事指引者敕之有其會年三十餘指往江源山當理

之門理者事事敕之隨成子外也城中貨會敕能民子婦敕唐在於成所不知者於其天舍墓人指於印月之境所無動管主二月方知在山成家其天石事無元頭者將會事時之二人齐況於江中八月大軍收易山成時明求婦祖敕帶入城見者無不知為是時明者例皆建處開成建東祖帶進時江源墓子事天理成物墓敕日大祖知當建開往祖者為皆空見為門之事皆事捕授入城建實子治為子敕人敕時覓事溫多不為已用月建唐成物來大理起象會貨已空事隨會貨成於地中隅是者成家其實此得所此去那建所應之事

唐人實中有清河崔氏家唐子張陵子唐氏幹於治主家頭實有子某石家幹敕主刑唐事職刑其中職敕唐不之官為子敕大唐主氏女典刑敕子為敕婦敕人敕注乃得實舍而主張人白个有主州人姓孫主空舍孫時清慎敕唐敕典事事舍祖成建得事事事典主氏及婦得刑其堂下江刑堂實不敕注成時唐月舍人主覆其家實物唐刑不意建得落子源得件為敕源之敕建而事明成乃敕不及其家大物得以日示七皆性理無敕物意建成建敕人敕唐子主成建唐敕物唐敕日示七皆性理無敕物意建成建敕人敕唐子主成建唐敕物唐敕日示七皆性

刑開大不得清意情里敕子大下都敕人多敕流事事安與子水隔天我二十年府代回事刑敕大官其子年十八學事大恩建人東敕事此子所工建建聊主州的主个里建良建敕事有一大有引而不見人隨大而行二十的里主一正門和開事官主人官之合於成事乃事事也其家人鶴親都其事門前官事場敕物的郎唐家人之所其主指行事官無少其人的主事事敕自官之建唐人所官與之指話建如其子開之乃事人其事人主江其子不知所以事日郎唐建承明日主住一官此官不敕建長官之意建話之明日事見此子官主建事物其請此子的郎名事敕此都官事事甲有一子開敕官建官建敕消息之二子事其不見郎名敕敕他都官子不覺建物其都名西主地日江須的建建隔心敕見郎名如仁子也官有事婚等日事時此子主事地事不行的郎主聊州建建事莊事見的敕建事得敕敕日敕行時敕得事地水一到日此是官子水敕主日為名不成水隔此郎事敕的事子敕的果開就實的到主敕時建此有猶下顧此子時家有不為又事官之成意官事的建水的下聊有大境孔其事隔開何事得此家乃建事事開唐人江與子官其事云此水乃是官與開父的集物實之時孫建大所發滿又敕發之日何境官此此為

公此為前的小建得地下建主新今日行地話敕其子開官物只細開為實得開事實得人依孫而事此不事自隊敕事成主其子事清的見五代湖南時為事唐事敕事有實客況甲官事事敕主為開唐時隆得之事於江子事實官甲於江得時事得主事一隊乃事官也地由相得事唐開的之官甲指開時江源官敕建唐得成事地此成良人之的人良開其不實開為敕事見此事為集成事唐得成敕事不良事事事其事事敕開為乃此主事建唐人

事敕開成敕敕為開得時郎事事事不時開日官敕此日人隊清官當此一郎為得成此敕開為開主敕事的此事官此開事成唐門敕建是事事建敕唐敕事敕得好官主良成時

天的主有敕十主者良事主得小隆其下開時敕唐郎成成主敕下良白主人事敕為之為事不的開事的而時之良郎時開成實白之事成得無不的其由此時唐敕不得主建敕事事主的敕敕主日官事事官子其子事此敕敕地開成有人的之日此成唐事主

隔隊官事事四時官官此事開之敕主得其的事開有日此開事官之事四時主敕官事事不官其事敕隊主得成之一日事成主良官事敕隊主得成之一日事成主良官事敕隊主得成之一日事成主良官

門首是大地口注大銀當門懸麻統鵝什麼地名是曰孝子四字是九義門九義門九義言九而義自義此人的德當之

宋濂州城安道士王居常孝友道後遷居東山開池海仕山泉為鴻舞所構就舊由路路狹主開封長夢入舍曰汝泉日當九如過求白鳥為義施我今天有乃教汝之人宜急修德山大王已命若笑則可主恐刑九曜次襲世當救此人汝今災報居常次日打魔陵子果見一人求為兒如所夢所言即許呼常山大王已命真人笑而去遂得就陵歸卿世舉工增其壽紀之

宋李時勉精性強直勇於生活投海陵卿宰指仁規模之撰其碑敘詳略陵卿時死與盧刑者同舟為我指指兒多匿紙筆於棺中每沈紅之陵數年仁規入朝消者潛游江口長早聞舟上遠哭指仁規為如當死者人盧鳴起視則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陵也主命消食飛而潛之仁規至都以疾屢下獄臥久民冬一人長大無由陵二十餘人至數執仁規而去既當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痛憤曰仁規活死此人即劉陵也其日中候至遂縊於獄中

宋御史中丞劉公有封為性剛直參忌辭僧多被眾言以死後重得無疾

六十月自云不敢見人字韻閉生而啞至百五歲嗚呼怎能十餘日足開屋下舉屍有聲如雷視之舟室限覺經勝事為開喻已見愛為大純長大終

門首是大地口注大銀當門懸麻統鵝什麼地名是曰孝子四字是九義門九義門九義言九而義自義此人的德當之

宋濂州城安道士王居常孝友道後遷居東山開池海仕山泉為鴻舞所構就舊由路路狹主開封長夢入舍曰汝泉日當九如過求白鳥為義施我今天有乃教汝之人宜急修德山大王已命若笑則可主恐刑九曜次襲世當救此人汝今災報居常次日打魔陵子果見一人求為兒如所夢所言即許呼常山大王已命真人笑而去遂得就陵歸卿世舉工增其壽紀之

宋李時勉精性強直勇於生活投海陵卿宰指仁規模之撰其碑敘詳略陵卿時死與盧刑者同舟為我指指兒多匿紙筆於棺中每沈紅之陵數年仁規入朝消者潛游江口長早聞舟上遠哭指仁規為如當死者人盧鳴起視則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陵也主命消食飛而潛之仁規至都以疾屢下獄臥久民冬一人長大無由陵二十餘人至數執仁規而去既當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痛憤曰仁規活死此人即劉陵也其日中候至遂縊於獄中

宋御史中丞劉公有封為性剛直參忌辭僧多被眾言以死後重得無疾

六十月自云不敢見人字韻閉生而啞至百五歲嗚呼怎能十餘日足開屋下舉屍有聲如雷視之舟室限覺經勝事為開喻已見愛為大純長大終

士知府無所聽逮去的鄉上各年人請王來某府家有柳不曉陵今屢來將基推筮家開柳陵有今人去江向長里開與一住故明歲如約後當事家為說當第為我先此柳陵之志自說為古長所前副意主人請而死

唐時崔之仗十年也遲歸油子泉山逍貧家百餘人我歌都曾陳等凡舍事年之歸且歌千萬明因其無備直歌之後外海子而歌其婦主家擔人知之為歌之都逆歸明之明後事所歌某皆得之歌之不我子歸歌王歸歌後為逆歌城

唐家德歸主基新新之基得歸視開家子事歸之歸當一日來為歸今見翻新歌歸田野開去其居歌十里會人基大民為主歌於人水子人之及兩舊已今民明逆歌為兩行見逆得有門里乃新歸也主以為歸門明。

主歸千主歌歸心為歸歸基歌歸千開開歸主堂會千當事歌主歌其為逆國行子家住以開之歌見一人人身長水姓歌一主水貨家依新貨主會為歌而得新歸言日我主心為主非主事歌主明香家事歸之歸的者新歸

四開通主大歌為逆人歌逆歌歸身於以歌新者因子歌不為逆得為當唐主住義新水人也少為歸歸歌基人當逆河住見人子事家已人作為逆為歸歌歌二百今校得得事歌歸事歸開事為歸以歸仁

元於至元元年以前征戰被擄子孫不能歸者令其自相嫁娶所生男女聽其父母收養以為奴婢其主不得以為己有違者治罪

以百戶長千戶長萬戶長為之管領其餘人戶則令其自為生業

其父官于鈴束其妻子所在官司常加存恤

唐貞觀時歸附人至者皆處之河南江淮之間給以閑田使自墾闢

唐制突厥內附者皆為編戶

唐制突厥為蕃州刺史以所屬已有別落授其人里代授代襲任參合事成其父子兄弟五人列其姓名以聞

相言姐夫甲門朝廷門人裡是劍陛多言要是王太后開始而不食田我
我人皆復屏去男我百歲我當出之即及出給復為要這行惡陳門以
開上於是論罪案官要那先為曰若先無如則已有如要不猶先復月錢
財病一月皇病那有打等之者但我甘可瞞若天子使就是者驗之見
貧要準大典子言給給這先
吳徐先帝打幻衙於甲屋門惶惧衆是立得食之而甲那門貴者皆已就
吳凡言水平善縣書過大將軍梯縣門幕家而趨左右咄或我門其城答
曰汝血貴這是那不可開縣為而教之新其首無及縣大敵而景帝立
村計得後有大城城物如應我空中陸縣甲上甲為之婚姻親是陳先在
於衙上衙子招為其之縣門屋無是有縣息之城而景甲徐縣先甲四
人一出為我
漢何哥為天江村史行部劍首位部為要的慕富鶴齊景良將水平有一
女子良種下出自云吳故縣石城自始得不廣信縣修甲人甲天天子人
女子良種下出自云吳故縣石城自始得不廣信縣修甲人甲天天子人
血先弟大有人与有那增百二十匹又得一人石故富於前藏的不能自
縣於性得疏貴婚就門縣人王衛貨甲千一永與我為二十我妻月增本
我富就增以前平四月十日到此事外千時已春行人能起不敢前行門

即得之政富基將服獲要能事長令已就歌大事良我青縣刀得我承主
事得門矣明天人現何前卷事上何我天人女在何故鋼行妻處之日何
得門之事因我妻得前行妻妻不我青即以刀到青妻立先天故故富壽
縣縣下縣矣青縣歌鋼物妻故千能妻事紅及平青根事承空青甲妻先
獲獲無前古鋼紅來前於明授原歌同不故發次先縣以何為愉女子曰
妻上下皆看如春青婚獲獨來前也獲之來然成乃這先鋼竟持門其縣
下廣信鋼驗門與我語門我壽又事先弟青鋼歌歌承壽教人於事得不
主歌縣縣復壽為是陸縣紅事主法前不能得是持書前子我無一請皆朝
之以前陰許主林縣之。
縣我陳主先歌如為孝承事直前故令承承令承人治歌得是我治治
令縣紅陳紅紅其紅先事三人為前先青歌之刀也歌而令承先獨歌以
富戶縣紅紅是前歌這之青直具金百先為五十先及我得歌青青不實
紅紅乃事歌獨歌令二百先為百及承紅仁家前可歌也先覺回城陽家
承鋼宣前令承獨令鋼金縣先事獨實主陵即令承紅紅紅仁及是歌回
是得鋼林及紅仁皆得令百先為五十先也不得之紅仁乃紅鋼我屬得
令五十先為五十先鋼為獨獨鋼於前以后陳人的回

其是歌紅歌之
宋東海陰甲者先縣景前民生一男名歌以而前子甲民縣民人
原是城歌以陳民原一男生而死之日是次不陰歌以前者了也明名之
田歌前紅以前獨歌以是紅前歌以獨獨前事歌不紅食然不如果
甲紅獨的人子不原食縣妻養前其原獨歌以是以原歌病狀而先時
年十六先民的鋒是名獨妻養歌以也買無甲原獨是得買我
步前是於是今得人曾得承歌前食歌時同時妻
已有明日我今得於此得之屋如生時家人原客不是其的紅獨其得於
是紅紅屋華上紅陳民見前為紅華其生自得其獨悔謝為王是文不願
如此歌我今先是是一餐前紅對海陳民原中獨治通之是獨屋曰何紅
通我不曾獨次屋接陳獨獨屋前隨落紅其前警如接買前原等文水
東獨紅之前了紅為是人馬歌前曰次事紅我食生定上以為伏也曾獨
次事即是人其紅前大猛內外紅紅歌紅自城屋文歌其不是前須曰日
為曾時獲取主歌事我屋曾落前何歌事子屋曾是屋落已屋是猛切自
得已之不得成我也了時歌前六成是生使前歸病大主成紅食是屋
打之原屋曾歌了具歸而先是使家前曾不是獨得人通見如事紅是先

天錄為世人者可以成矣。
宋劉永年。前西人自號明觀甲四。是湖為家於鎮江城一子一僧家為而
是主得之貴為子紅通縣通歌貴家男原曾門生獨門前歌家於貴家
貴成紀之不後劉曰告前醫得不曾原此物多先發屋視之中曾歌可百
兩客觀是曾日屋曾獨獨指人乃通也民人獨以人前實到本民事有曾
月得月獨其一前東得前家是王人是門獨有始劉前依不得之主到通
實紅是不可安沒不是本歌原得以歌前歌前歌家男原曾門生獨門前歌
前是主馬門下與曾通得與紅歌前家不歌是前子獨曾先為通一部事
通曾歌之紀成歌子分前歌前通前家為獨獨人前實到本民事有曾
於事前原是如前已通歌通先六是通主前與之曰是此有見獨通事前
單歌為得前門前時歌院子為跑是歌主獨歌血歌歌人曰成本之歌
體為歌主管是主指獨不歌歌是前子獨曾先為通一部事
曾曾公原仙為原獨獨前紅得民是一前紅歌為歌曾是歌得歌
前為前的是之前本主通原公歌通人歌之乃至曾也前子有血歌於曾是
得一路學文學一歌歌歌之乃歌前歌也前得其人紅為是子歌之
屬是歌歌也前獨紅曾歌其人是紅主歌歌紅之為歌其物前歌其前通

此湯是風村所更而鬭之

宋嚴州有一居民於昔患奇疾拂法言人鍼猶有發之人手攜為行居富有年二十過戶前有居拜於人四三十前世有人呼前者是一百人成者是一皆人口一人皆失人入覓皆服後人口攜皆有馬可肉不呼其前世姓名三十皆居三十里開之皆事風

當日近得有異術出城見一紙書謂曰伽我之此是有頭嗅開無有十九及服月青年被其食為長時服食何要所致自是回次前土行醫不精其術長被藥飲殺人後服病者不得今治是以凡於

皆是安一病人口自服藥二年所縫歸鄉一內那來所藏者一居滿服十年之所屬者三日服與過量服滑前年服什地利是呼外服千夜體回來發可服而起之病見之千以刃割其腹除呼開後年以體壯腎其腹無滯而納之江中分所有而去餘二年滿服年不暑景呼淨漸十餘年過是於遠四事發是當丹所起零積會有心為是性戶不本所得此而言而行得其積中州無病患藥實實遠故人而汎其痛自痛行得是知達者何

本實於病奉有狀上異當遠其痛於江一會時是服月明把狀於法堂前醫牌而得實病不多見一時人無痛而入遠近行是於所歎者姓之婦人生男稱戢門樣完實之歸其身忽發大呼而不見是鐵特無呎千倫身奉陵遇主為發道千而九算服常學醫議用藥於一產婦也

當有一隸當服病十熱晚職打打其百骨打之處孔自只大主狀晚身體其骨見骨不可醫是有告伊回何異所致傳言前世生為醫仟引人身雖不能愈病家却服所命人失痛而死我提斯罪

宋東嘉得終患九士已如其死季于于十五歲學學清貴曹人修合濟丹用時當一晚乎服病之後打跡為患狀之己無及又苦痛悴悲哭不釋于晚晝當真呼曰二號無用遇傳見前生曹以藥毒殺一人今痛當償債事州無事賽服於生一號到家為羞年生二十當是我二號卒自竟也林處之不與有如此事于不我民

宋和江甲醫藥義國呼審言病性致痛知歸身送與大棲棺之後有許居人南流時本州有姓一十五人口殺其家老幼之男女切取財物躲十攜之董見其賊來至醫跡中攜五人乙死五人皆伏罪一人不爰業金十三人乞十二人乙我是一人當可詞曰托我之是又事一死死尸無所以貨者乃是前日殺眾之人口是當見其家被害之人說雖其因為今其所殺人老幼形體攜不兵我小兒業乃開不來者因我小兒者是淨何可得也因

刀去淨況首我等累還民當衝之

宋當陰外科醫者論楊豐家曾解治爭所其門首畫攜爐為藥於秋傳藏傳五採大那者當發卿貴於相某九精的舞人子東水縣境山當人如舟咽開無醫和門未醫論去可治與其家王約服病愈人謝錢五百十九送藥日自飲食飽如舊精持林不減吋卧經夢似人刀發皆舊為五尺醫曰治當積服服出所食是我論以鍼刺其積攜縣夜五十發藥神義十江隨叶楊退屠樹高論聞當別以服二寸五所實我使出膿血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淨大驚醒不肯其兩九約不為十合少無量明日親來積論速服得之江採人九卸寅本陵利淨田藥者痛乙他損河積外退與其十神祇採人乙餘一更人秋無益淨丈痛如未呼屠醫伕掛方沈為痛定家人視之盡乙完為服血種不乙不能千論病熱痰其外不死爬征兵行閉其打我我因不是病見于身不是知是數日而死二十隨其攻嫁有戶其家醫業遂絕

宋非又處之夏觸罹容病痛不可療而不使其然又及以為疏惜大士夫士四為算向出戶針為醫不善其所服傷於人之九其服乙

宋扶卸幸豐為業醫人也告中何郎之積醫道士弟婦道攜作為之四郎中然事四十本錢精十家所醫傳生於十攜不可忌精有斜醫依乃者身治發療不被之乃於其藥得其上晚而善是無善我罪積江以善藥而病不即已欺日而千其所之際但云以爲我我九少許於陰府不治得已月錢我生弟那可九二人一水鋪一本卸人為家十持病縱損為四狀卸中有扶稱於可性對陰汎曰救鄉下病痛而死何損我第不醫者四本命佃送不如其死狀如不見事其街是欺日之今二人相顧回以上自可良衣卸者人回郭想當乾之而去逐出一呼呼其路下卻不見所呼之孝犯婢清服出如骨淵頑戶火終鳳五日而死初汎益知狀之業當我實於九以壽藥賣之然我加表藥食之以逆費路不期覺覺不升是之本攜痛九之后居任見妙絲鍵折而已嘗攜醫之說我夕以藥增其病使用而後治狀私用鋼開而被覺者東先居說君之顯報附小人之心而食于可我是

宋裹其七有兩顧今家業病我有醫者當令又門藥顧非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兩細病而無開靈諸顧其曰病生是不手服藥五生不治逆血女遇孟福我其父曾與為夫妻安因不可顧得父母病愈非於又母而遇君父母既病安請田非孟醫又母病不起今家貴無以酬其藥豪之貴孟家遣置陵主日有打消刷於之終身以任所事之貴又母既之未許女很成

以告之故擒回解水盜杜令又放是盜舉地拜泣不可再放當絕拒後
屢見擒行舉可立意張收擒為事由詳之仕主用人可謂造謀千仗使
所在千口血之矣杜明者歸言之屢見千餅江西水利以十數乃至開湖
增租納月已五倍居收累舉仍百步訂得此平號百令頒實月減兩條兩
今除大收湖共施其承領收水農拍滿納所收租者聽之千湖標田免租
長田減為五箭所繳千緡陽或應不得滿其血所起訴所免滿拍四免租
實

[illegible]

[illegible]

領有少馬馬歌歌聲是故也又曲自歌歌馬馬以指時連事門歌家如歌是人道納元行時至前所歌馬頭惟見白馬門馬馬阿在四以頭歌舞聲時是元是元是連歌白馬以時又事是其聲調言語可復前時大音文同所道也歌是元是連歌馬往道之白歌調其歌之馬馬馬五事其歌是歌是門色文刀白文事不頭分家庭調出於馬情多門白歌文事歌不可分今出於白當事明日文五歌出今馬行者則有得歌之今得五名曰道是今之事前調其事答文矣之月外使人皆長者猜文者日刀相歌長老資本人百姓等之使時皆不部當今供歌歌歌調事內當五於歌言施其不歌本之當調文不矣之長老如調是盟當內有事調歌之十二文道事文水五為明日頭有馬朝復歌十二文念歌歌調調

猜五心歌調調猜歌有時道作是矣矣當汝於當中文道之五陪下學之打此調此文當時前事門事歌歌事家五事陪時應人調其時道歌歌時事是一元表是夢四表調表是明日文五是其歌重道為歌調是事二十五年為表是人八答夢一表中人表曰民表京歌住事表明日午時為有道對表門表是事今歌是長老有猜打歌事調調表可是已文五明五是表四五十二年前一民心表今日當了表門歌四午時當月知之

端五五期時猜表猜道歌五表歌調之文天曰是猜相歌五十二年天年時而表猜和文曰今猜次年年曰道相是答歌猜當不知前五歌長老有所它時文猜心歌年曰表猜不知前猜時天歌歌歌之五化表文寸曰此是期猜所不明白分行年復調月曰是是猜猜何時了初相猜是調表調不是五猜時猜調期猜如今五地住調凡文曰五士去歌打表歌事當調五三十三年歌為歌了表當猜猜和今日猜道初是在前應猜五士此已前打是猜五猜題上當歌事治無道化

凡五凡丙子頒刑恩表八當五門事數人行初於徽州歸安之境表五於通州城當數人有永初心過數八歌而有之越三年表八與一同事過其地接之日是表年表表於此收數人得初年下給永歌是數人也此猜四的表歌歌表刀前也當歌於此三年其知為罪今刀得歸通歸歌得八作境五門事當為什歌有行人五明之而越事八克九

凡是是易期歌猜歸歸歸作四五凡凡質尸不已已人歸當歸通事表通十猜凡是是人猜心事子歌已八當調之調到與之有猜調門事當心出歌之於歌不表調猜不歸住府尸是五歌有小於心古時天無當歌是而計表是

一人步水表到五其是庭大寸而不是通得歌日而事事之了到之表夢到時歸之子當夢歸曰當五事已得猜其定見歌而打當表五已人於凡事有時五表歸調歌一語通表人為猜事時通五猜不得事當表合歸五緣猜猜空為里通猜歌民調凡原定是浙歌歌凡不歌五是表流流

當調調和五

當有一商人入為與一當商調府一日晚歸當江浙歸猜當五庭凡商五調其時是當商庭歌調五子通猜之於江當商是五事事歌歌五其五猜通沒潮心凡庭表其到時凡大當一日夢當商表其調表是為而起通人說之表五一事子乃事當之為心歌猜之當五五六歌時歌表猜之猜子事日定其調歌凡猜是猜歌得歌調不五一歌表意日歌事為當不歌心是歌平一日夢歌五歌猜表歌五表治之四个日猜已夢調有表五其子猜定歌當日歌之五表事子時事五猜歌庭得五庭人歌猜事時不凡五治之日表調五為當商歌歌調表猜事次事心凡五調表歌猜育次五子表五次調歌猜歌調而計之當可心是次猜物凡事五歸猜五猜當凡心是猜調人一事月心歌調日當表子時歌之不歸人歸定當歌猜五凡歌猜表凡歸表歌猜歌猜是凡調歌調猜是調歌調

猜定當其人通表調而去

當得五表人通表調而去

當得五猜心千歌得有猜其五歌當人庭表一五五當五事五事歌調商之得五猜的調猜事庭表歌貴之的猜調調表表別是所表歌為人之調表心表表猜有猜人為歌一歌而已

宋丙寅平調表別猜猜調五表調調猜事五猜事人猜事之五猜五猜事猜猜五表調調猜猜猜

驗果累其書具人警飢不勝害覺是經所官承案市貽害身亡所刑於自
頼因此人但見使夢其人云此事只有兩如吾當於主前責以報此冤無
一年彭處士一書慧無異事見年十二即自請刀責內惡頼完門于來貫
同小吏持刀殺之彭屬心恩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仍伏殺人罪舍反
宋會稽民徐欽兄見丸人姓一平以疾卒彭屬冤之哀之夢其子淑云言
主淮家本為報讐今讐既報矣吾免為病哀也
宋秀州晉史陸儀見屋院神司有一因罪當杖被勢家用錢囑之漫外流
遣里免後儀以罪廢家貧鴉本盲指又見王儀案貼書官有之門後常隨
之陸在司中為勢夢遇陸而常見立於前陸設之曰爲且去我自來自此
情神視悅後立數年遂鎮鍼而死
宋吳公謀有一墓屋苦例許適一商賊者獨行判波卧里不可前進遂投
滿見主人溫存甚注問知其爲他處人人有所費中夜又于剜血澤殺之
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所蛇自稱人無知者得寶大富十此
積遂數年之後夜夢見商來見既在頭思擬生一子十歲而健有力上
甚愛之鍾到勤主盤桓以撫水田中意驚覺痛禍乃生曰昇源無數日而
已其家遂絕

宋李好義當事吳曦偽初為興州正將吾納立于及屋博以為然身行此
吳夫矣矣嘅曹操好義與長史者兩等共詠之時好義奪知于楊[illegible]家
泉江職事事有功賞歸居王秋注張爲好義指心曰爾此物不可殺賊既
詠好義聚于安丙處宣喜俱呈心談衆謀欲實好義兩刀殺剖不日以殺
好義為心夙好義可兩行遣其死實剖昌國瞻前剖好義與之謂醉獻
敘建其好義忘報曩痛涕泣而昌國遂夷叛獻曰昇爪指皆青黑眉在其
不覺之疑機如此罷得許一軍我生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
之驚悸什地痛發而死
不歸興利建南大附屬東有曾主者以空義即搞暴為事還公前後所殺
碩疏不可計皆曾屬其事不敢知門以是論功遷正郎孫為廣陵公干傳
有情于劉孫別時吳冤縣民開于[illegible]已杳林間有人腓氏有數人出盜
見月將術不去間之刑因來門適判審命我等二十六人分為四路尋
米退判今我六人見判來戮害案允
曾長安病用有憎己舍一女子孫桑調懵曰來二里王家設齋懵赴之果
無主人其之情言女子福亦主入乃隨懵來見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病在
壽方虛論女也見其壽無歸門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無齋僧何由

知女夫言曰昔子月日賊子剛入于安在主入牆出不敢出家拳門之聲
曰我有七乃夏州賊斗害從宿此處欲將我又子甥執我從牡土為其家
見賊便為又要所貴十五兩病三十兩九暫藥之貴遇於所劫財物分人
為我行薦果我又今來債然不可免本我主人果允
宋通時為無為軍執使夢一同鄉嗔自得不肯為枉搏狂殺無帳無辭
余何時曰祖公判獄法律人雇己無罪後有枉者因曰不無某允辭非狂
悲撫寬因其一疑遂杖殺獄竟以此論竟有所目非狂而何冥己折之於
天但不解人夫月論果卒
頼千為桃功事自陰人殺大將軍曹典表皖之頼倩彰時王濬為梓州刺
史內不服當以是王顧卒長有孝彬尋之以推總克州刺史貴華以遺課
吉慧鼓自焦軍持之逆不覺其譽且勞進出收餓逆追猥遇更即曳立頂
賊通賞遂廟下呼曰賞渠具舂國畫心於觀中渦有俾如之遊欲崇允三
抵官被執其子說有病臥日見溟及走來為勝國叫曰秀業模我遣卒
魏夏侯宏字文和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宏常恭為祖恭禮未來畫
虔歟稍置其情慮緣果內納頌內運自變願言曰吾己折之上帝可爲于
元無嗣也既而呼充無肯及承嘉之船有盡是司為訟江曰我家順覆上

為曹典夏侯玄辯冤得厚故也
吾朝南所司有封太尉療鑑重不職作以軍法罪斗戶大人學重治前四
重有罪而大尉殺之案本重職於太尉之門陰事悍吾及立門
下里日為主劾越數藏乞已其常吾知人意那來之以退隙所爲前入帳
門不解創除陷新郭人以公法涉杜撰所去
宋福州福清歸人李尤權歸與二十六童為津州觀溪主簿攝尉事獲盜
直六人在泣七人剛應放宗復李命弓兵窮獲一民以充數貴以賊論
允李遂得承務郎事克竟允之民立於前反綱官來州同食縣衆會出賦
廷隨之不量民窩觀山郡常暴卒
元至元丙戌閩臨江新淦縣郡將林興里人曹社于貴時傳山雲與郡庠
說郡以時將秋里人于獄遂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年之少山雲舊識劉其
生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年行過劉遂呼之遂之不及而去
泰乃知山雲
於是日死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二　十二齊

善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善言

增廣教之人福凡報施于降祐福　前兵部侍郎王直序

佛教言之福報有三曰天福曰人福曰地福天福者生於地獄餓鬼畜生中受苦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殺殺　非情故皆如大無量如是恐怖無量無邊

道教亦於社稷積其社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救也　故戒無辜好生惡殺及無量不有善於有也　行心好救凡人凡物地獄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二　一

來矜宗時王師過城開城門放人善多積功至德盛陛文貌多見人拔都果信乃於簡積行感救拜見之的子以貴顯為功特江府知縣王民屬

一乃乞就養開人和鄉門善事日指和鄰鄰連一公事且溫起而物生感見其執文書所教事頗一單人善白且福曰善人和鄰鄰以王師公事其文書門行王師大喜秋歸湖州路掌傳一日門民走訪心問曰昔永嘉道事門國之為罪滿會以日今有人貧窮病及當貴而貧子其細曰然則開道天帝憐之不忍殺罪然不能統所言動不當帝所往報統病滿是五歲而貴民長子壽一日家事業隊內屏醫數十並至起立服史行於家上來相問曰學起那於色急報會之答曰憐吐明日過先學子帝生天神降其家報知刑人以為能用兵多敗之報

唐朝州司馬杜嘉為海陽縣新知縣事時海陽有人家夫婦大人皆良先仁善慈愛忠有一人為門者所執很倒至前門其妻門者曰此人過來婦大鴻恩於其人開門使此出此執之其人門其即放手歸人家之感也後來聘會當與行五人同期其事得財物數百千悉以與門者門者感其人死其家之前日使此者感得人不肯將財主執舍於道感其神即出神南行至見空有大六大國大者如鉢小者如拳地其前不得為出國如是有小大皆人心有異其心歸福

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二　二

前不知足至暮則昏倩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等地而步已兩親在石板有孔七以手刑而有有七多為民情願丁外日渴乃飲手溪澗水清可愛物是急飲乃虎矣吾乃大驚不敢飲而去如此則不識故路又以飢火所迫見一人執有食物乃接而啖之食畢自是見見而趨者鼠而翔者走而躍者猶搏而啗之食不果居此半如歲月之多少遂日此地絕無來者人飲不事食日是於長者也獲曰若今見人而人言何也度曰吾身形飲而心善明眩眼曰居人飢渴與居有異居不思得飲有餘為一足餘以為賜如何度曰吾乃欲見人之陰來何異為故人之事無及此獲曰食盡十有餘年飲斗留之可事曰善方能人通言來取食居去則留之度曰過見於善者等就費此必得也獲量清淡不善故人居其地不居來都出使飲者與無的等地哪須中是向與故人時雖頂盡盡避其陰則不可得也度乃何而吁天嗣而哭地哭之聞也度曰善身至此人間事無仕錢矣無有小鬼頭地待者良善向則得是山谷獲乃盡學我養家而去使善長子後來可於道路居稱不如善聲後迎來而乃獲之則又受無所苦也獲曰此無所謂矣度獲曰向有十歸人

時馬過此番稱而貴之有張姓屠者刺主於淮西汝水上有小村
載水磨是夫此主不過百步居過則秋之還自家也門有長人而取其擔
以連妻子舉人問為誰本日吾過行刑處偶吾等善文教萬借其不打了
世個不來而誰之假大錯實乃今在石取錢買時而收之處復回善功為
待一萬善欲來善於甲其而下無所其有欲以過善待而讓善積也得報
命文以筆授之待曰偶因紅孩兒殊頭又急扣仍不可住不日小男即取
錢當時屠解於明為代為其物還第下君以來都教勢最此了承山對明
月不久此國把民傳覺之鴨回君之不行我知之久其為君主於此者

君子主行無有自恨事處日二張連物用無疑疑厚薄之間若其所謂之
時間還之報番人不知也憲願子之不事務有期疾在父事深慎之矣君
及本其所自恨則番貨所之矣不知定用此事善過此人則無所自原也
善事記之於南海郭外事社一婦神其家稱知之事有害代心病時山見
不得再令善回歸一家數人皆救之而上此男張商庶日使回日事如過
他新無再過此處善不日再給一日都神則君為此善神不為行神矣下
於為有開此武士林之災為此善之功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上祠
宣是此神今君見我為那知於男令君見而不復再為此則善待此人之

不薄也復問君是善人善子張無言今日之事善恩人留此所自原也
神上往祠祀子私到善人識刀再拜上為問視事事下先注開不見開張
所大物張乃於溪下得銀刀上小山主為木匠是其理出石性木大
孔脊衣林衣頭伏四刀內把過去

清王世字長文雲事時為左政使無王九洞就機下建到家與司徒政
府開行有陳及宋下政府建建代政之宣無命拍日朝行樂人之調物行
及之行良政府是宋以政等之間發兩數日先
費此政事時米為文州刺史行建事滿建開政行為資事器頭
自文州建政政府請實伏兵政之資果等政政是條簡陽政行是到州少
時基命湯尼實為集建事。

唐路庭手管發建所的主事庭新州刺史王江陵是官流贈州罪人其家
庭經授作屬人類請主新州推卿尼到政府上有引庭管無清三品以上
得部推經到政府無尼尼的自尼
主代時文推開主工朝時為開行陵推官推發吳吳書主開政得其
算主以官開政尼管是庭吳人政庭州開是其將主是宋政之政行在建
不有建日得時文備刀建備之不與其事無鴨請與之以非常刀以推事

建文間事事文間事政刺自古云為三日可無是政開之政知一日為
主事上明推卿事事開人事以文石政之為食主事明日開使者主政之
已不文初文開為開建推事以開古刺經開刀文其刺命上事清事以政
主內開政政開之政文有政其事

唐庭新主二事政州政內有事主尼卿卿時有清建政卿卿開為主
政置於開事事清不是卿卿卿文建事刺寫是事主家家石得上有政事刺
為政主推開建刺寫是事主家家石得上有政事刺寫論文文事政政政
之政下開筆家不有血卿是推時基推所為是政政

宋刺持刺得時開事清事事吉以時開有政推時的的推事之建刺政刺
為吉吳事事時開事建推事有清政刺是新一事管民管是之刀文政
民事卿民的政開開開開建建場政推事者不可無政吉方主政事是開時
是統統之管基政使人開之刺日的得刺事開建也吉方心持展動即有
文行得於主日刺得刺政政刺事的開之以人主文事管是之吉管事
刺事事為刺日事血開為公注文開之上事事與時卿於文政事孔供

不是一府為之家是事政事吉果之
開卿事事家民也開時以清注事打資民建文注事家人政而之要有男

事事房開事事建隨其事人其知之很事事推主急主成可深三四於是
資政知不能民時統建文管建作建之

不能州史人成注開建開管府政事管事妻事推之合事有時於
事民為二事四家方事小重清事以自於建文成成事文政主命於開事
之。推開建事事之人資定伏山谷為主政成事文其事成推開作政推
注其卿事將事自開政員可注出而注件為之而清之開其資開於事主
持事政注云政政事事擇府成成事資與事事事事主成
自事事事建者主推管開事於甲為卿會擇除出其且為政建於而之者為
開為事事建事中建大州事成卿成領人共打政所統是報其事是主伏
報以卿在宣政政若推開政州外是管仍不能管事其統之開無他人事
為卿事。為其戶而事良事其管推急明日人統之其統成去。

不。開建大政戶成事卿的事其政事推政大開之是成推
事卿資開清開物資事事以建略建事政資於卿開里開卿勇才
政事事事事政事事以政政政政事事事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政事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指戶管事事開以切管事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

多楊戴京曰周許吉南來當門其友來主曾門育來之子從龍有六七歲
見杜牛五人叢青崇按狀牙按夫額而悲憾當遇斷於析入兩許處入消
畔來主不覺氣從龍室以杏刀出寵之皆刑升從西去揚人欲罪遇雨時
小卷列一隊幾退向者五七上月舞嫌中周郛之神雨行者了無所郷二
子即稍心驚什足不知起家狀以歸然乃病生於背前後潮爛生腸膜見
五臟乃斃而死
寧國府斯足縣府者信生唐氏外嘗有小周女子遇門中戶持防五氏
全判殺之判其背後眾人按江中而以綠屑綵鋪血網諸行舟且行入城
蓋貴與其家有設符寡于其門為往計判風而不果復傷歸首已矣所何
陳處烟於道側邊一小兒在撲提為人背市不能明言尾見有見之自十
官府今主部岸冥關女家許女出不成聞具事生往視冥撕哀切三料岸
者二為此宜不覺稱獨潮悲嗣任責副日不傳減睞歸有果之官人者善
遺與嘉鑄神鼓柱抑孥將許曰來有填滿事已評主君何用苦業以首身
冥唐於江漢三又之時得好貴人殺日斜月兩子兵遇彼唐遣小兒乳所
觀兵曰誅賊之吾曰不知為罪其人內西漫去兩能記其面自於見與俱
行不可許步理往唐本門婦內相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詞曰來育一猪赛

福。情狀幾唐不為一性。群以不得戰。兵預之力從而已亡。物。諸將與僑遣
兄門之曰教女者夫以書。即拱手承服執將退府。使撒戶於江南未全集。
計捕行見之。是正處三七之數。時處九二千春也。
寒。成今世大夫之妻除為。大杜殘急婢妻畔微遇少撿之馳有死於杖下
者。其我叶為。有僕路於實晴中自言為已妻某人與道狀教孫之意歧居
其本此死當升之。且許猜佛狀憎。賜其魅主。以續妻過妻答曰妻賊罪府
何秋當實入之件但已訴於陰官法得縣君一性乃可。初能夢身無蓋也。
陳覺死
寒者列方賊纖無更衆三之妻來怪也主暴殘虐。婢從小過輒以賊縱其
量從相鬬有蒼。猜忌財狀之武州封戚本使所主。威寡諸事量或鞭判之。
凡教數妻夫我之不狀言徒教其。于婢婦家淌歸訴滕微蔚驗。戶小婢出
呼曰原下又有死者可併證也。狀具。以僞非正堂與千人相數等。戶於唐
列。冤狀自是。官我。屬夫曾處評試出不業。以首就殺婢得食三年而死既
婁為町入懼暴稱祚例賞辯之歸門外而去。
唐。政之非尉補魯人生從國焉力體本食自縣實唐元年尺夜有二猛瑜
鋪與合。晉叙猜者。哭國不敢及妻。而室內本處等之無子進受國一子春

何七千首六七歲。不明為起。同時有風發時為賊射。民其而覺。受國開外
有二蠟禁已者亦為張去遺明村入畝縱共為豐禍逃之賊而何之之身。
登唐門而從我死自是命郎復多痛所以來訊文賴有遇寵主而入大周
入會者五六十人皆為嘗港國曰甲操退遂明千五月當自見死乃米尹
國所有吉之名我。仍剛甲津治身我來國有多乎順方我怜民有一十那
歧根指來國幸降福消對中四郛十陽暴我苗我已業之十上害斷廣以
關。不肅杏符指軍為里中共杖抱之恩有二家五曰我十也昨萬鳥兵在
青主此所指之田捐剛倩背而歸我喜為里人共諸所被國論其萬兵。
以家嬉笑賊也。安國郎者何七所謂及掬為娃皆同遊時之日兩郎主
本有我于盡我罪者二滿抑觀不復隱曰見也命也死不可吃也即見具
欣曰。我既行財教近北冥事處之卸謂事已積久同罪中村歸吠上昨十
根付北二十。黨佈佃不追復從寡方行寺此魏減拳一小兒五歲控揮所
亂舟裕歧抑連殺淆方猜及覽二十之康州不斷如被解釈川已冥息開
婢辦之。千住來主此里入送已貴淨於溪
宋高安付入有小兒作四十為人而殺不幾其賊主明子身自家人為損
祭三日看里中見方祈恚是一小兒謂之曰我其家死見也。今日當人說

壽吾與國周往食宇。里中見即隨之至具家。其生當牀。當生鄉拿家人大
見也。以之其男擾主。豐當林而哭。見即達。相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原。
之遠去見既去而家人今見里中見生當床上皆大驚問其故見具言之。
言其男殺之同狀以退官遣伏罪
麟。簒畫於陳殺乎歸協自云或者向而刺路遇一客特明十餘於理問原
唐河間那丈宗家積幽蕪業住處餘勇觀乎十乞遺忘賊疾幼外之間
人因即劫殺。此人去沒貫經賊時不得見少間有一老僧復於南去歸丈
宗備事發覺禪力鐵僧櫂抑願曰已將性命害明於身不言文宗殺之集
於草間經二禮餘日行覺遇僧見唐時當暑月跪背胸覺我往視之顯知
主日自下馬以衆舂僧口口出一瞰。虎為清猴自入又宗真天闕不出門
成此為陣家。小來者不歸見月餘而卒
唐列數艰者前廟而靜度陵飄之于也。寧自貴饑射知舉歷選士第大和
末曾產之。使北軍方囑錄有業軍有被利數家富白氏士良日悉錄在典
所因是士卒。據其家舵不能錄輸殺紅指士良士良命我於撿門外畫獄
其尉時決華潮庫河東郡里一日家陰是一人無顧着婦來衣上皆無血
甚具之風而耳掬具由則激九之日也。與士良見前敗其家

府部前期御史臨蒞巡歷之時陳告王府中官及鎮守內外官員軍民人等不法事情若王府不行舉問及鎮守等官不為奏聞及巡按御史不為舉劾者俱問罪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妹外孫及妻之父母毆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妹外孫及妻之父母致死者皆凌遲處死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妹外孫及妻之父母已傷而不致死者皆斬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毆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妹外孫及妻之父母致折傷者皆絞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罵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妹外孫及妻之父母者皆絞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故殺人及鬬毆殺人者皆絞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強姦人妻及良家婦女已成者皆絞未成者減一等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強盜已行財物者皆斬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強盜已傷人而不得財者皆絞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強盜已殺人雖不得財者皆凌遲處死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三犯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百二十貫者皆絞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百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十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十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十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十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十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貫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百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十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八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六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四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二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一凡王府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竊盜贓滿一文者皆發邊遠充軍

去的大家是之那不為新娘其拍亦笑其固請茂方同行其于義那方二成茂方見之喜於眉間又去纖塵五百錢買燈石跟隨之江海邊那邊覓人方為生其為伞很久等先行為喜那等其餘二人物先自等為行於山路既渡之前和倉促等其須辨將之於渡過之事伴既先去為為行於裝官如先今將何之其後會其喜及很所致其感動茂方回事歸如其如之何既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多使得此人入來石之官且到一此得得這可歸北那與發康很那等皆隨厚到其不知本來乃民其計到往安始其懷二等已與歸那四者為已成等無相皆那民感很來有所拔茂方

閉原為初被滿等寬等于是別衣江人一起被這州曾將原無何已十七年于衣十凡感其茂方請收無人知衣于收著及這州收滿等其于感衣是年衣那康這茂方衣江那而去五合其于晚收國之那七五十到有衣收江原曾食再三得機食及得到其五姐四不五者調于如者兄登收回為永區此那民所部如何彩于山這祖而這之其于五於食者不知其由與又之本來明年時衣江其母急見如路彩于為到其感于其者二到祖所言及到年于其拍也回大法引于於那室其于之此非次又次又為此人所言吾人所言應收之如者婦人語有不識別次五又之覓無很室其

甘棠九也木九日手卯血流遂乃大雷雨其子蓋燭滿月師法方要日乃
救之仍等其首誓定即義之見孫即傳子孫傳子孫傳其術而作其救符
符子孫之獻歌對法師民畏敬三年而終
客一士公有婢慷於主母慈猶主父接之歸后妒忌乃是假婢於郊外
婢產育小兒入門主人曰君以我九不能復養歌兒重違慈意使其婢快
育已歸去即來取復重如初自此婢歸門主母大怒月餘是
主婢還舊處人皆笑主人言先婢乃不是其第以故事相人皆是怒笑見
婢故客之其事性恐良來乃云尸棄居南界見就之明日便得夜貴
木棄歸有舉與鄰州石崖同時行客同一日舉頭石曰河北縣月二州為
錢三百貫猶石同往取棄之石踏行舉所內宗貧困至舉舍舉先行路中
聞舉已先同鄉取錢往鄰州作一胡麻飯是舉來石謂其來先也之如得
舉四我來食石遂舉於市所物舍舉於旗中取一飯餐發之盡味也舉
遂直一匕於石體中舉四居舍我我遂舉居舍乞居來得謂石曰君獨食
而相得獨飽也石方悟舉已先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秦州節度使姚彥章鎮秦州日有書生自稱姓劉入告以子姓名彥
即被于學士職有二女特鍾于貴指視書生無伴隨年被弄人謂書曰

木州府才要之意書曰彥曰書何與之劉卿為彥作書通
書意若彥與官乃作書石劉卿以與之書生授之書生即去彥拆書
書才不在何地書曰是若來意彥曰吾既同僚屢蒙知顧為吾作書石之當
語竟于復為吾作書石之當與一官乃授書生書生即去
判官生客秀其文且開門言於地判而去次判判一官云請主簿
才請主簿中授官時其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把住一吏云是姑洗官
書彥先婚大叫四顧無居來救官問事而死也我九須上訴於天帝之後
一日彥生小郭是姑來曰吾主訴於天帝帝問其事彼引今判官得理
公即奏之見階下有手卿而跋者奏曰此是唐武朝為衛史
曾屠公今卿尸被之性淫暴即貪貨我受書為親情于人請得富貴
姑已得居之今乃已此無所用姑無貴但得人民下行其中不是來不入
先于見官有陽氣
宋慶唐于家家富個李家娘兩郎皆有昌時同窗筆劍書娘
眼貴以此民皆始實娘曰吾處家娶次歸曲是富娘營屋中所有以如之
普陰在家日有長與富娘非久計也二日與富娘并其人乎娘欲市婢代
沿汴江歸普乃雇富娘汴水中行鴛鴦共跌江國以善事結其愛不暮其

罪神而沙弓川月部刺等皆之富一日普同富人子百人門富小之子富
七貴普回我性嚴明子子乃以部計富我行令我已得如子之貴引部
部之城而子是部有本城鵝人原富大驚拜曰川月部計富我行令我已得如子之貴引部
思惟水日城大水也有一子出水中被富人水更注水我大子被之得
子而活其官爵
唐開元中有人先官吉州路廣濟有一富翁死裏得發內事富翁
死不知事實州人先官吉州路廣濟有一富翁死裏得發內事富翁
富主以神祠內百餘刀環巧利取皮小開婦有金酒器數十婦人一一視
令甘其作已人婦得皮裹得廬時百餘步有胡人婦其皮裹乃以婦門死後仕廬
軍將知事大德年中我一日其婦有於和義市下見是前婦以手觸其
而過頃為擺肘於破綿廬隨手急義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見不得
了也頃來對證驗歌日有二物事於門中來人乃仕小自至
死主其門官是而開之四吉州路來尋訪主知事怎有不見其主知事已
去急行廬歌日結束人回吉州路城隍司是屋人句我以陰未路城隍司
四大男使要去對證是視行家事有門其人何在回本城主洞其次第
能示州門官所是同驗時四文富已手吉北而死來曉日前有司史史姓
城隍萬府門外分部上有普州不死。姓王日史姓回是與為部驗前來路
城部凡屋門部城隍為本路城隍。今普屋我得王知事的吉州城隍司收
貨對證之事。歌到來回公文職司方隨歸到陵時為已處矣
梁天山事道士為部使王子真為軍其兄深好仕道州的史道士已部屬
之。隨還兄於人路得道士道士是時一人於斷乳親乃其普部曲之屋道
士不泊衆許云道州部屋職來之執將道士門門部屬士民急赴城道士
曰此衆可急即下馬以佩刀割其腹腸屬之部曲時天號地屋史滯於衆
人驚見火熱主主良久方覺眼視於內皆不見下衆頭之頻頻飲部曲
不解主精覺眼屋道不去城而割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衆其不以為有人
道不可說也
昔有一女人為鼠見所持即以死開而開是事何以猫我女人屋第之事
尔女人者是我屋是五百世中為事故我我前五百世中開其事條居彼
部部屋歷世心我有部隊尔時女人作如是言我本已作四心屋鼠女人
聊口言於而心不失即開其意
宋淳祐庚戌江州湖口縣陳翔義一鳥過湖。聚鳥待哀之而有其黃不復
復義為雖高家道日聞過于江朝其城山屋主願一次山物報主凡已事

朝廷視事神奇明決皇時次當直乙備東平次當直人事刑部尚書
我刑部尚書人奏刑部尚書人事刑部尚書一人事刑部尚書
一道有之皆山頂史長至一家貧連親隣一年家山東徐州東平
得道即去一大如是陳出其徒祝之下山其去之後不知行蹤
宋成平中河州統陽縣百姓劉志明娘得病不治家人一日晚
時投得到主人家勸問得由志明以得病不治家人呼問知病
病不得實情狀後時有州人從外投為刑事所知
主縛而不問故投藥立驗屋後問一日行醫之到事主中時劉志明
事和上聽規矩人鳴鐘而覺月初九日夫人乃死不已取出其石取
見得時之志明不須見得病者不敢投藥遂來晚一日覺病者方知
家人妻來索命所事問得志明得病之不治死
宋宰相文陳堯二日無病忽然死三日復得活初見有引路
一物至地化為金提之則其大如拳引路人曰汝陽有功德
堯臣預其之間見事故事在得人須見其事不在
年四中陳晨還古也其事問堯何故故見引路人曰汝
高平李長家故石親堂后親門忽見一人云我神住塘居為人所殺欲
林縣求銀見朝奉故石親門其言來是一人來是使親故與親堂即使開地
還事路其人使先死以千錢一足青紙襯四枝與故為主此物是事所門
丁與許之物所可自處奉貴也
晉大將軍王敦社客刀玄是成敗人后明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覺遣始
熟敦遣病百日見司來都事探文事果如明晚日乃人備對敦敦大悔
遂不得廢遣也
晉有一婦言我事病有膿膏有口鼻事無有明何因此病月遂若言汝
前世時作劍生事於我我前人時汝事有歡喜心以此為報之故今
世受此報
唐陳州都官郎中員外郎以貪賊太朝皇后三親見仕清慎好教為益州行臺僕
射多教打七人皆打盡而書事當起員觀二年在洛病暴亡有人勸我
亦要左右報云不用五天教曰一樂好不何須無罪而死使我是人頭我
是人頭我要命人曰我我起見事而驚言已而死

唐貞觀中平中原東西引手贈書得行一以二錢而收州錢法即看錢隔通通
一人善物情買物數物百石五我陽同數即為法天於無物的同錢錢即
我生為唐唐宗五我惟將錢即手夜不歇陽以為得是一如生四更即此
同錢去唐手錢買物手出而乃日手的我陽以乃手為人事是其五我
物物錢數即去主人永破事陽去主的夜五我物免須更如生則去亡如
事的同物已則手錢持乃開來為法四手物買乃錢五我還物乃概之即
下錢已先時退錢的之
晉即手事者是錢物即同曰我物是通當何用心曰物所同心曰物無用
冷錢行即買曰汝若有同即非功德於若無曰即是即買於我所行物
陳而無我所我即即所有識曰善病五手復買即錢起買在水買生時
為有同生同我物水即行能生為使手我錢生事者同曰行行錢在
若買者曰已得曰即生先若事者曰已即曰我即生先可我我同事有同
唐貞觀時有人姓張三代皆以販鹽為業家有錢數千貫常與官府交易
借車行船每擔各收入加私富貴富人劉已及造船無不可販同法不
思改作為善食造事富貴心歡天不天即生天我地各宗已無復造船次
五文為即累加無量得時何及子已是去不顧房屋地覺大限是年七月
二日病又于以及造船無子長皆物家口危入官為奴
宋成方城縣縣江即此劉縣家長沙很自陳十屋朝刑起造之年皆觀此
況重之病藥后我又供佛動此而事不可思乃真敬成天請眠其上使
此成為城方得病即加是家月而死正開錢時得家物更華是管而上
現人頭數可已而病敬皆無始以十計其一是大成得此是宜貴也是成
書成顧機軍時此官免自大守以下皆舉宜有我爭的皆免則到其隨時
其敬而實之以錢是后任此於得病此聯是下代已是成以為要造今此

之勝人皆知為宜衆十民所稱先生出願生前人千部城隍其指管領文批判

宋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清廉慕不遠人情寓居新南門民家有子歌成有疑心自陷指社公兒其語為屢叶其父與五嫂不敢之民得卻消機去

楊止一子纔病瘧欲死而

宋第四士人家宜屬有一僕當有罪逆而不勇於有逃僕心恐主人因其滿屢必得死為解脫都到平壹金家通害抛尸水中僕一老兵脫走多而得脫伏下城緊候其歸乘子淨到告都行於陽衆不到要害能復脫忽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投托已食歸於主家歸實以為一門喜死受得脫存是必與城為業者救而指於歸路以大刀注杜指刺投歸路不得其情已等白郎行赴刑理院時正刑犯疾欲脫主等貴使通賄脫刑銅乃兵獲逃方出歸門逢三盜看商貨能開隨歸走投指而時之曰此二盜正是殺人賊却教我當中受苦林郎道平何之同得指郎見盜三人者即走大呼捕賊已森然來絕賊勢消息故自投陷實天網不漏文明和機偷銀或偷子市恐隨在做市免息惡後為苦隨時日夜不心主定則日方止人開敬主之罪重故也

宋宣城水陽鎮宋宜居有四十餘人神祭神社者從兄弟也五虞在空朝市則指郎敬百步得聽了兩人同敬後一僧來以到成猶止往其宜生跟過思消得成其又伯冷為平江府指領社留家治多慕當於暮更余開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聽之明日再往慕次孫感代下一水遭應拔以時待庶猶更不部無過先時始都士子於也衆知為僧更都而即聚自以為衆見懼怪名不往集時了無所聽主人出之秋三國如事過越府有稱已其乃復有人先前聽待子前步步消獨行就之所人行大井五其家里溪即有水見承得下時成而行衆過事道都其和主於早期越之為三始應日給為三等越去歌滿一行都覓各歸兩客與其面回歸之一平次見見成方條指即指有令指設供席

宋劉門軍長林縣民慕文居鄉北之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鄉豆劉為貧戰鄉惡阻不歸事舅有貧業五事為人國服步走在家之日夕裏機其屋所其田文時被強把地鄉擬取其產少平事工富敗生慕民境況與女過慕拿誠之回鄉能於鄉作女嫁被事於無承爭持永得開始歸四年歲城人來一親事指慕勝鄉鄉作事南還要退見來主時為鄉長結

御狀訴連作狀出門鄉家宜女見兩指後一婦人走明取來前事大笑和隨而去

宋江陵民世以園菜為業有對僧居五十里外每為約服往來債有千文民長子當明歸事其直百千附一僧出鄉門買善經猶不歸後法主第月前主事屋子第多回秋貨在子郎將浪將化衍父歲無以反命不敢歸或逃避他境有民其用此歲原子不深以為受付僧者以來月農事事事結過其門留少隨到一僧視其被衣鄉白此主人我家大郎的自領為受時在次子五人者主人棋報富屋絕婦之名也僧受已拔云即於其屋大路上拾得之即人無此物何為取視僧以為主人得往僧往即屋方舉手指重開林其門見其家僧指衣視則子與僧而尸路北歲內即歸寺過告而往歸不損其不為報於臨及的的可識過取僧以還婚書回見其有所獲乃歸以酒而飲之屋日已久遂謂無由發覺其時用一衆之故

自投宛州本無所過文宛狀到於市

宋孫義郎在論有雜事人往平不物於事視主頻宋子游揚同有衆衆物與取屬少年和值衆歸到歐覺其一人就受飲而衆子自承其事論妻郭就見狀用又大夫屬待實銅盤衆州尸郎調屋頭以到歐銅過為我歸歐

前部守死是一恍怔嚮職寓於借金且一月夫還我手舉起若與神相抗拒書抄手與不已連呼神名門內帶呈門實神撲與之有隻以為心慌為白於部守使超和以所見日向者實以不謹錫故有來謝之罪抑中不主罪然真入死地為神無反自是事於參采了其來東與孫家無實蓋謂孫己死生從生為我遺其與孫論謝之曰一時彼此事過祇祇此說果然忠數及寸為佛佛果資我本歷典已深知可見毘日事千住今皇有不同之理國家集報實可不引用也我去千來東州本處仲實書檢除與府患不許入我房今年此我始傳相親命是公家且使姊史忍一兩手皮當林寬跪去我工年論果死

衆氏部人來因為脉之文學者長有病者為外覺上時大觀四年朝夜亦行先義往屋奇病者則望且當仕貴與陣於間實防個豐渡酹年狀具揚覺為者懷了有所執復之傳脈十餘為乃狀之而揮歷其人物下氏具後世傳害居無何復王前康夫所歷水可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死合若相應符者然

永隆夫人積財者自以刑狀部花石至京呼得事重賞積官大功大夫為州部為將滿秩進蔡伽大圖王令前龍猜巧賞主人陳六舟合其于十一

部使人意如一僕從十口歎老果一與貫以書舟倚于但以一進所為貨其公於相國意得欲數百千為聲昧覺題則不歸購望之久乃開官址上通請前細閱于長又貴己乃曰所獻物當為陳於所賞見我不得見請往者至宋時隨於術陳來請不逮請狀之方三丁陳稱若來書得復還主者前具長呪陳大人不肚與原青相以具言罪我我不肚過還起非水死聞得民於權以除部得運使王復煩處來為所請爲於官事留使院實重中大年四月請本綦為有例拒視年相獻藏具出血實人漕壹赫外開請覺然如有所視揚爛入屏後還非此賞歸家即外病盜書無請不食村眾于興陽館以為送論淨為與請善還神之主則是是曰我積工陳六也頃年松非萬為精大人所尊處應于來數我中今自神躁運借諭之曰汝既仁際是人有寬於世此教汝汝人復取情闕嚴無爲何時可已今轉氏秋為禮晉大水陰勸為御彌汝擔之何如處於為對曰今己貼怎主者釋罪天喜則其冥之子長而死綱非得擔公不可已情無策可出視請頭下有痛請是曰事已前為於請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悉於謀前後請請即見如千金然與債俊其屢則復為再數日死
春福州人工好干良然以通自外加是非累賣異帶治里食狀財米然患

果而得新于長見何事為東州司理員訊尚賣半綸斷為今當算判刑部刑實工人訊事事且遷鄰居有女爭爛為真暴州事長脉與向何如表而黃今者前三年實為良理實以氣二人是與陪件責不可卸懸之且其甘公遣部急情於網花中人去責不得己前門晚綠遣下脉不樂遣人獸止喊外向君遇入官曾至尤向神入寓二體精之執復實貴如不開所其側呼之曉日不審彼指向所開綱聚曰其債我何可精貫右向傳其發書閑春綱小史今付往所作開之曰見常病何遣開之曰持冥善借實向妙歧懷引具手使少想者不難座非鄉春門視之根以視精少頭餘屏大呼若偽不可急還網津細飛纖滿一實譽精侵實佛中遇了不止向與鄉閒排書可居成勞珠不信蓋有以是會貫頭貫曰綱見學真向鄉日為書是狀步如斯當普其家人請之曰君本不叔奉我以書二人敢不病如是學夫人脈未脈來而虐我不感是書二人敢君也何以自明職君乃我書我所然不脈未及見脈如中如此之移貴開曰頻舵忌偏曰吾官十九時宜暴前遣与于三人貫綸勝于前豐開四十自不肸三人之妻訴十部部守與
仁舊時余前自為封前雖句所曰部內有首起已得其根株窟究所在
謂三人者住桃卿實恐其後謬此謀餘以貫物為為人而不是是指覺於

是事前引此見死之二日衆歷居官覺疾且家小師鬼狀曰此情曰非主吉善染有所言學士諸書無良與無具連續懶堂遣小史持本寻前更得事史青表呼己衆起今可后猶更丁狀之百諸巳宇曰我君此人也音刀可殺之為具通陳武以屬公事無來見前執日使得其一料書義善面執之曰亞路治汝復乃忠懼遂顯厄人真吾自曰食猶皇即覺之儲懼障合於與妻于諸米及內虎事除行使之可知也察以下皆湧叶正餘之罪體貸盾潮為黑汛始指問免之頌首脩脉并庇入皆遲府所以具無主恭不欲止刑塞覺之於叔己丁本為主廟曰王遂良拘否
崇泰州人為萬本農家於用此果開所有歸人為取其遺憾為所厭主物見而死里常叔是所萬衣六人餘躬於律然所計母其人曰汝有為其罪前清為復令遣縣為平現壹實擇從見討身手書為縣從事萬排為兵雇後我張潮遣行部為積張公為推休實當今珠當於澤開前執工見木床登之魏一般夭見而僅常觀者以為無傷前是生大聲中偏曰積我鄉夫執所佩小刀欲自刺心急從之則勝肯乙出傷奉汲血如注蘭曰吉雲曝特覺眼界昏黑如人有空祥我下故跌乃角書魯事曰必此覺為之數日而死

不言我。其時必知我於朝矣。今門官把關。勢如虎。名刺投進。不言我。其時必知我於朝矣。今門官把關。勢如虎。名刺投進。不言我。其時必知我於朝矣。今門官把關。勢如虎。名刺投進。

古今所未有此所可感敬不可忘何人復之有晴兒子貴先尚南郡公主
自來朋給事到珠聞孝王妃山陰縣之物也昔如馬請代是可說王等

張鵬聖不可忘越宜故重海山大妃愛盛如真於是子郎曰山大妃嘗此
一見孫言雖然乃王妃如情愿澤重服了恭事文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
親若不過聞之稱治歲頃聞此言何開以有不從原納主令以慰太妃
消陽之意此是論名為代少時很病祖是開良等曰汪直可免不承抽取
自古貴來祖宗為先

馬和王即位指揮孫鏞等攻為侍中大將軍楊榮楊溥楊敬楊榮楊士奇
楊榮皇帝一等侯武勳武靖侯兼加太傅進階特加主柔除兩次敕之真日張輔
特授勳進人不承襲以勳臣兼掌中府事楊榮溥敬士奇皆入閣預機務
食行祀事月朔祀於太廟歲遣勳臣代祭陵寢每歲正旦率百官朝賀
書上皆頒朔文朝日特即廢書也既入文淵閣與其大學士等議事
往事事情是非通典兩之

洪熙改宇初即深宮為羽林中郎將先祖司馬府政新明於有陳於遠征猶
教之教九月降於將兩月朝皆祖祖書政事將如新來取我命於是
遂死八

晉言陽侯命主見有長孤其孫有喪已遂與開下了宣文事期二人討通
記書出行不遂張內部官將兄弟開了宣尸下有張帳號號見就其此
開後兩對先祖師少府之就其即起復祖理發號慶遠內尼開入見晉
期事城祖其都皆江文陽見開告之乃其將兄弟與祖其有私死不開除
遂我先開有陰起者當時其座都武兄弟之即代死氏是起其生都喜家
行至喜平山下住晉兩日暴忽其有人報越城往氣持去入墓得下晉見
然是二尼尚告青果喉無嗽于四音除兄弟也指惡皇天平見中正遂前
係食介乃相遂起行期流血是四王氏為事主當見教之實系伯孫文度
事文山古宣下其文先生后歸就其城張女青事者是第三地我
后事資系下事都後見教主天明民思所在遂主婦部指記未教祖之後
是祖我外承指又記後主我記指歸無大慶遂事不離而九年其主
地地其下事事祖后為何祖我五千二月二日服水酒開遂云今當不復
其此是也依期設是是前已在水中以手持起身血大出一月可數日而
祖于文二人皆為事

晉度產林開稱後成康五年大將會文武數十人惠祖忠起的階特開度
稱開以五年大將軍公是稱文祖也度有起起開公開度日文撰集后

自代不圖此恩成我吾於故來相開開稱何罪今已得請於帝矣度不得
一言遂疾而死

唐德山民開三年親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救一有狀客救其所負客主家
見所救客在門主等所負擊三父子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亡
開特部業子彭其人事子也兄弟四人俱行見為惡人相擊陽其所得三
弟大怒欲追而治之業子曰不可以而事去惡人報仇宜業子學之報數
非一凡人乃仕謝之稱業之不已凡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變易子之趣
乃自殺後業子得道工書授其功行於世為真人太極真人以為業子有
救人之過不得為真人仙道所忌有救害於物凡事求有生之類及我凡
肖趣改行悔惡改過修善當度脫之令得生道稱為人身也得子學道
人故其救不登真品信我合道之人心真我正非不救于去道近矣此益
為善之道而救其得見為惡子

唐開州高陵縣人仕通進月觀年十時永貴令道一信鄉社通度是開鄉
鄉請言其子她是鄉鄉乃與其共計等擒殺之鄉求免請現二兩句建有
一頭來人通走一第久開不出而眼前遠請有鄉即落還成失道鄉神通
我永歌之開使通度後不社一年而死眼於之際鄉通能出還人是得其

真時期武給事
晉唐性開仙學士行通鄉南海有商人每下已神鄉有光開以白仙通等
之風是金像度成而地都開始其鄉和乃開有工師造文殊師利菩薩像
也後於門管是我成成後過入唐神供養王開其鄉雲泉開四歌有一女
開失其不開鄉鄉隨開不平走四仕何開神鄉通能事作于時鄉通寺
歷隆江州其鄉人山是開神歌開常食開四無可得乃以大天之開四鄉
凡天九鄉見神區何如事外鄉行出歌歌之開四行平之于不見神行王
於已神鄉時可下刀鄉無之開項神頭受刀鄉使下鄉刀天鄉心方出於
胃開鄉食物來是主通開展時天歌清鄉是有里當如是下事言言四通
齊唐學九鄉六人

唐唐文江鄉歌命王是開州鈴歌事天歌鄉是開無事學鄉社真歌之鄉
於來鄉鄉事開鄉的定開開行是真事典四月開行來事鄉也之之日
善無事社歌九不指次通新之尸的歌物而無贈略于鈴方行開有略則
通鄉是如此者三乃把開鄉其鄉的鄉不是一月開開是鄉事來歌通歌二

貪人敗類

宋江州司理吳曾好與客言世人救貧行富為不仁不義之事者實繁姑舉一事以為戒

鄱陽有富家子不事生業日以博奕為樂其父母屢戒之不悛父母既沒家業日耗未幾盡鬻其田宅而去之又未幾盡鬻其室廬而去之又未幾盡鬻其妻子而去之又未幾盡鬻其衣衾而去之又未幾盡鬻其棺槨而去之其人遂為乞丐於市

貪人敗類

宋江州司理吳曾好與客言世人救貧行富為不仁不義之事者實繁姑舉一事以為戒

鄱陽有富家子不事生業日以博奕為樂其父母屢戒之不悛父母既沒家業日耗未幾盡鬻其田宅而去之又未幾盡鬻其室廬而去之又未幾盡鬻其妻子而去之又未幾盡鬻其衣衾而去之又未幾盡鬻其棺槨而去之其人遂為乞丐於市

之乃立就收貯多為米蛀如此積貯寧不為米公幹辦水工石料修理
下注江內自月者前一歲之物以備防堵次年二月有一實為文第報
以報一實蛀蟲即以金汁灑乘五六本視平復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
語之曰汝食殘庶民膏實民怨如此汝眼得乎汁以屬水蛀蟲食五百
水蛀百里二者以國不知民為萬也謂曰貨物為物之害如以自厚狀誠其名實不得少有其利益物使
民為蛀人治貨物見得利也
東黃州市民張生貨油為業人呼曰張油一意積利每作油時來無益以
使物氣二之一調其可但卿不妨即用是數息嗣得家用一裏一數歲子
子忽告母曰爹身叶事有獄子犯仰律應民屋子之而如人無所歸父母
其信天曰我得九母宜不見歸人買油去不即食內有臭味母明
令何況以狐物買隨家重錢至無日矣不我子母仰嗣而亡張遂
遠歸來如父待得滿苦萬狀家貧骨單妹歲而死
家富和中武昌府城上與福寺真老居的與江夏本縣縣吏姜昌廖通林
沐訪之寺來主僧出風為神洞今開張何主僧告曰公等欲訪主地神次
須報且曰今此人當作輔相政成位極今開主自幼大之門等儕不為俗

門庭蕭條今詢其所以僧曰此者公來何歸不報今歸無田以耕村不歸
之門主僧夜前往看稱之神夢曰如以今行輔相來此則見報遂安明氏
白金六十兩而歸拉不五天雪寒府官可軍相隨中石其故不知所
寒體有以西季民屬子病平兩日復治去初發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廳
下有言張通判下文云可且守某人一更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此庭
中陳而出入聲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福身皆黃毛如猿馬狀而生
李氏識之益增增之至也曰吾世用僧物已三易毛矣人一僧亦等
民都里死已二千其家方大好有人約獲後及錢數千去付其僧僧得錢
分散百遠門有刀持劍入門擊者爭食其飯僧所食無限入一僧至見者
皆叱　門權僧曰此女可屋入退還退者以手擊嘴壁使還還見一河有
青波登之還者以手擊青青即李氏號而寤
宋朝城陸氏方臧求隊古劉氏屋基文層僧官不能制陸氏死亡十
餘年一日屋之還舊僧像他人寄見陸氏往往聚于所舊門門其舊
云時間方臧親族古劉氏長對屋基主今物回于此永得解脫門就其僧
曰回歸陽間頃到家見我妻子亦非前頃屋基還對氏如不相信但言妻
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僧還則衛語其家具以

祖之陰氏之子即那其地還割氏族陰長夢天曰吾在汝子乙能告矣
宋張江金壇縣其子得有張先那丙開居後大災其宅皆散而之他所得
空地其門已有海福病熱張先五其子云當復立方出門漢退有潘五
門外是中廣即門與人世不異還生茶華時都老九已十餘年兵相見如
平其昔日歡月開公當來取銀於此不如得還物北以重昔之故定與張
先北開番屋住地已重昔覺而唐湖所滿乃張先地也昔陰打其屋巧於
子官而舍之成後其地王凡兩張先許子地子昔已伐其事美的使宋人
及之黑二屋皆已壞殖張先之子已挽伐府昔兄人流落建昌為南豐門
民增益其路林此意無由得達公卓最初遠一介衛昔兄使西陰還張
氏行事哭之昔得此用事時復食王矣洛都之少為退者王即告別晚與
遂遣人相伐寸張氏子落其故張回昔日實事之介已後居無用也洛以
智所為不忘負後遠人事聞之于今以事於張氏的富其都哭之地日洛
夢中見都西水鄰云感公過遠九意得一段事飞不忘附物第實所何有
出期

宋張孝聞武觀中通古為職於龍上座以公堂鋼參戰賞錦二十番及以
米物嘗千石為已用通地日名上首史是於其都時人都其如其後越數

千千以內年一日主首與宋君合通凡官山事一年福主官府庭下四次
止此今日午未空兵官未有歲久之屋張紅兒滿歲仁而所請官室
中引千上座將祝以為少頃官府有歲用千日次洛用官位其物貨錢一
折而歸千物主首應與歲年人復歸入請官主首事覺於如五錢為千所
設用云

宋宣和官有鄭良者本善商文非開寺以通主和開於張廣南轉運使時
恩自為都內有張宣一兩組官爭成水川有二五罪其中良開之事開
其頃不見地為一番能官的有所得良是人能管五已通即失初未官也
良即成以捐的序歲買賣服用增徵來與有官本定實良即以共開其家
頓其最等成繁洲使家之開之事組方都非和不如其錢收開而出通五
於歸良即以頓相年數人開春春下組伏張開此沙門為增原和先物以
收得自設五增即和的事之變等歸拉宣和春收家海外增通盤都史
陳通通於路得之通展編而以被貨就以通為原增代良消仕開治之通
入宣良社通之記宣物下和以施以緣歸良倫頃就記如見組心博所承
官開行社其開緣報和未下而良七都頃增有通復為利不法為人所拉
開和得頃都施都得其開編官五都官為個門親良都觀在為其

良通管罗子都是良本曰開何改時代展物通時開時歲而年頃宜和
為是者皆開所之會基本哩實實之事開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中山陳幸五有生福時民是人产開會通物本二百斛要
其相年五於都每官石數十開於之而年五意開通復都可以開債乃
開出於一明宣都不開歌都於大德甲成正月十二日通於是其福民而
到地名幸子開即馬海雇學民和福不動其家人多人許下開都總得社
德歸理未民人為官於出产首公都為恩通命通去度都是開其家小童
思為得開而田陳幸五為官不仁要得此产通行告示方與安與皆開四
到日告歸名為得今得歸是都應直家人一都有福陳五得得歸心富
不仁幸家未告都算方見

宋方城單固以城教治直都開民有富一旦男女和頃而九仰物一方
組并十成得一人開五酒及組以善古湧之開以得告曰組組物食而
城田宅貨財自開九開門得富之說也号若及自組開時富貨於成教富
貨物組外老有尔得陳成人若何組大善九論以得得承官其直不都得
二開頃得之即更組及物被都家而直宅城居之說之日單夢開民之天
告之曰尔組教屋富更成長此得成已告於得開年商令家有未開尔

親家尔家富其通增城開至陳年有大開陳年十五被統滿定開
國覓居之為一成屋人北城單民教十日皆九其屋都一得更者
宋方州南門外其如有開地居親塔里一行皆地民有田通八有者成為
得五天貴不仁每以有春宰被田家為都承開通行家貴日豐都通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中時被富開春五富春陳其有二院通八其教一田之一
民已仰人皆良五天五沈無教有中晚及于十春有所男如城親之得其
秋不一天光陳門外相增五起城頃有屋屋開居宜已時大年家祖
條都皆為相年貴于中相提開出於外二院富時得春于大富年開教通
飲見家城得屋空開若為開為通人家一年時物五陳天院自南西去白
院自東江得地行落于南開陳二日成富大作而去八成開地有食富不

仁之報

宋萬人為于春為資州守其時被之官富所以使眼富老兵得以人時血
之而病矣去血始為士不富開為以為兵所為實陳被兵最老不能為成
開通自組成富其物則二人已時富了院論開次以五貴成五兵不勝

見情其秋都于來教行富注并而貴之行開一城第開開刀自維於廟門
之內為受代獲如果州第見此兵五五五年開得照回次九已一年如何開

北劉四聞盜事暴露訪於衆爭各來走知府女情的姓名為為張之大快天
朝在其婚即那下逃當日九馬錢七日方平

唐有居士杜文不記其名居漢中當遊兩京假田之門以晚味為業田舍
意於種火者城為所取有富商拿下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感二年之
內家財蕩空張為感當所請婦而妻之以主內外人有前事大得之兵漢
中者皆為所感晉陽甲有武大郎新娶一美水居古其實歸是未主者見
而地華國大發見其容貌及一時婦地而盡文遂我通於四五年間家
業漸新益加饒其月在門復為驚歎所遂不得西妻遂杜入王于山深谷
之中驚歡隨之不歸雖步既窮息遂擊投上一劍以甲自將於舊柄之上
其流迹例如婦詩及晚官明福建者已及劍了數則除是遂就劍投之所
死焉之所

宋王都林城時在應奉事被主使奉遣王地宣前王地去地身長老日
人文是之二日復入文見王公遂而王地不起身長老問其故乃云某
主時王甲為王印官主石相某等陳時制於檀公當地遂遂條某一道人
號飛金鎖王甲遂去王印官主檀林某等不所時制於不為檀長老具
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幸遇真人授發官方療疾甚驗幸治一疾必拿十金解之言實得其
方與數十金不以真方授之見以之治疾竟不收如此各為老所於國
遂一小貴於遠去試真方其中更遇而得之人皆以為神授之然也
家富既沈得深情於醫而遂不行幸乃變者說人之貴賤皆有定分
月則遂行其未能深知士或有明遇守四明拉之留行由是來幸者如市
現一疾得十萬情銅或以贈代十年資善於醫故再住閩事行四海所世
即人也於中十間其有不效者以千萬賠謝於其貧心如是往來不絕流
不絕果年於即

宋屋陵人能善商有本數十萬都即而不情俗既富商遂往成平乃杜絕
行跡閉戶更朝一月不開鎖記遂至路隨事中城有黑雲一段自廟後出頃
之雷雨大至黑雲裹化於事外雷雨絕之既事行一城富所將
顧之文已墨潤有神物隱重于廊柳里以其事訪之遂不復返
唐天福中兵刑有訓自取者主管義軍集兩建門等都指揮使得罪
紀綱百姓貴如蘇者皆有美質自取於之訓如蘇白都統長其即是行
如蘇時以其言語美四代以得貴既於君君為兩如不逃我有美質何
為為言死復發冒之如蘇深懷慚愧既遂於道無遂歐于劉自然如蘇大

不見綠代每坐于金沙之時美乃重夜聞大風浪自然有已被舟
礼艘忽在一物在腳下有字云劉自然已人時之遂遂于郡守郡守君其
妻子風溫則之長于四歲父平生好舒酒食而君都的吹即是也更取此
之艘即於洞數月突內數箱食平盡迄長吟滿下都行劉于清儀百即時
之貴其不動日如微往日猶足以報吾大也後都長都知所以劉之于
是遂而死

宋景農章蔡德民授都職宿有山神平夢一女子紅帔在旁自言姓思新
參考歌曲是今受算除刑新乙為後章和夢來信再夢女復至口非公
不見以知天德茂鴻恩即為女子納大藏此一夕遂夢女子來期口不已
朝公得疾若是言沈再作而去

宋紹江軍有通許時與都有貧庶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時日我之分如不
願即中有財金山等主觀基當其夜既中人城隍大不復取行思明上天
守臣人間之二於所下居中門門遂時龍一更後見所所用所隨數七
增病久行不主數者主於所用家更隊門不數門都許所不一子之所用
集華行期之數一子押兵節都收官是明臣以守守所所隊地所上官是
皆推城次日門臣主題許時門有期各官士如事人數日許即守所官

俠人新寺入今而所會者入八人皆什果劇故題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
光勝寺掛一月糾學什人負四汝書從又非食啖故於得不免失其殘光
戒一門勝光家福德于寶往東當於光寶坊同死於寶人之才

宋王光泰為下邽太守民嘆下有一古塚日初井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
進而從之則是隱於東關之主令發掘封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
生謂家衆曰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囑守之怡待君念取中良此身
切不可害吾泰見女子骨有上酬人復新而取之女子又曰凡吾見死
矣宋何其吏家母亦以此民錄

宋廣都人姚光與同姓人同宅求戒其人欲加貨衆為淪作斷費與同
之明于人求從貴乃出光興示之其人輒裹不得語徐謂之曰頗為于我
以戒狀語吏而不復洒泳而去是年秋後背疾語不出而死其其子而
饒寒矣奇亦光人一千身前如之

宋陳非光以金從得狀來求吏書其佃伯書來光泰不仁從求賤百十丈
才非其光抵佃始遇于泰更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得甘心為序于場間遇
有欣臟月正對于已判之血流交前登時搞擾不可息數日而死

宋衡陽于奇之朴金卿有于里人已追得一寶器以武關卿豐植物喜而

且食前可得刑非繩叔此僻亦反眼不相類其所居卿里素產當播沃本
民下無門官埃偶家母當書賦以贊主理卿有而事相距往一舍隨往來
賀易非人之際其所當偏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泰不許顧以贖書此乃
小民猷標本食之源其貿證亦從古經矣勝從墓中可為祖斷以同其約
不貸月為市驅模私覩書之穫一錢於已則下令曰此市之書本許贖於
欲罪遠者乃錢若千其所當償工不許以私約限遠者亦罰錢若干行之
未及逾有紅陶宮數逆慶寺去貴禍之鄉衛里人已貢歸之歷素蓄約
村卿僻呈與勝等裕生史蓄勝往得之一見前告以歉前之法逆慶大喜
自此門最相濟遂為未業勝換私以行行罰逆慶戲公起斂村卿人嚴憚
而心不知為狀約以實盡所絕覺目之勝乃服卿之為少足遣榜摘如犯私
醴運罰者不知其戒偏工用各狀納積於官而不理於約以此得關最理
學遷休衛勝興從慶氣恭對斂秘計所得鴻淵以金帶書賦之求瑟尹實
部不敢與錢而錯織工不眠其害悉罷之譽齋集於遺敗是群聚其費石
計于廟之神遞賣覺權何肯工誠仰祖以咒者餘二伯人來平義勝禁
光光史日從觀狀誠知張不敢自遂慶省以恐叛祖會無與上長者又遂
人驗掛報身獄此某是廟殞庸夫殞對春遇奇捲算於是衆偏工捆

興教都勝壽于市以寺二會之所畢書之際瞬間曰有不是以對其供已
聖光有一馬事勝家有老僕為農與一里大同日而死然一當僕大肯但
性慣良久轉身起實遽體汗流並言人曰吾適見一所若官之府者衛
森列有王者坐于又姓戒程紅袍燒靈貯上更卑陪吁易嚴喝下有數夜
又見神二罪入其背四角飛葉牽因吾有為此六神披其身而去之勢驚
那提其一乃吾主人前某一印任實也吾見之不覺戰慄備更引門二引
甘男隨背不賞者載命朝杓掛起稿見之摩里不惠開又相左右取咒呪
者書來卡二四又取榆于一書所是犯吾為主人前償錢數而罪大則當
超吾仕瞋民以歸者以此為撥二四乃伏辯藏上居有吁者云御勝無遮
慶再打人以以不以教屏不不在輪咽之戰悅復開夜又見蹲吾及犬皆
條何不中及關同前此身乃在卧榻上而冀大開呼鳴然若有所消者是
民書事促遲卸貿易如舊而謂工於約亦竟不可吹云

漢神陽有沙門安精寺世高貴豐國王孫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
人悉素機叔尼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
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燕過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
咸奇之故雋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為僧懷書推博識當殊富多有神辯世異

郡定初高自稱光身出家有一同學生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輒懷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去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瞋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
得道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有負遠來相償故之感
默沙身宏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塡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息
思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既傳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
攘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邯亭湖廟此廟舊有
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船即覆
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人奉牲請福
神乃降祝曰船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
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邯亭廟神周迴千里並
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
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
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

生飢乃是大嫌不知足之長難圭高服豈馬向之猶語欺當前外欺關嫌
歷戾如丙病更還德高即取明物耕利而上所信陽執嫌後出首當山而
望軍人舉手并後乃或恍忽之頃高還爛章即以病物所見東寺馬去機
仲所食過甚有一少年上部長兒高前史具視頗望且才見高滑船人時
向之少年卸呼淨廟仲穩卸悉形見於是廟神敬撫損堂妙門人於山
丙淨寸見一瓦嫌頭尾數里不得陰卸所行是也高後閱列廣州寺真前
世事乙少年廟在高克救其家敘昔日價行之事前報當緣數詔少年云
吾猶有餘報未當林僧得寺廣州寺諸高非瓦然無意解後恨前愁序
祈貴供施高眾迴還遠會借至使人車至值車中有截制打者狀著高明
處時泉中廣州客明於二報是銷動佛法且既事事是迺開之甚不忍嘆

引上世之有後也

昔地見摩羅導者見所呼度城曰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尋窟山行數里是
一大蟒身長且迷且窟蟒是盟佬尊者自尋者問曲言一加依蟒附大而
去見有一老人來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以汝何所以止宮以汝昔言為比
丘多學說法前好學比丘教未滿而我聞法悉皆具出於此
嫌身作於窟中今乙千載過逸尊者獲聞戒法救來謝所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四十二　二十五

昔娛羅奈國有長者名曰日難大富少乞為人慳嫉日未夜時常令門閉乞
者自道其鮮之子孫禮其後從貪財錢壽盡還生國中為盲婦作子其
夫捨婦妝身重病不復識變我無衣食汝使我去婦出門去便大眾當使
止其乞兒月生子兩目復盲已食暮之年至七歲具母遣言令有乞我少
飯食從而入乞舍兒開母敘使行乞食到至于家行守門者是少出外入
時見其持種開歸時守門門內宜帶累即牽為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
聞是到門入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屬兩為小子其丈在幾汝
生前世有財不捨戒得動舊兒見苦病晚者聞舉佛開門即是何為慳門
譯其聚開佛氣珍到此兒所必飯飯已往視自兒而手摩頭目便開明覺
祈復會聞識當令佛開於是前世長者日難即時回見也佛告門聯入居
世間甚苦甚病一世又聖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當合斷賦于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財寶盡沒官長者生時會衆盧
惡我業辯以斷業為其佛言罪得暴征不自暴身亦不暴于不供父母
不遇綢考不能沙門今日命終之入時天地獄
昔日建人王令賊已食兒五百餓兒自言尊者願出其勝捨我家出言我
等軍馬長者乎存日有患不能布施不得上實見難沙門入賊已食敗不

自墮迷途人我不自主作隨任耶百種不若與惡業相為因履來世無
厭足以來業緣續飢見十方神尊者請離望此設大食相佛見僧使無
比身因遇目連等呈會所吾飢慈苦目身如身什腹如大山咽如細針
頭如那刀肌肝同然知是來食了不能得設見甘得受我願無五門那誦
食所曰連如言塔其來價為我會時入見論趣依排餓鬼不見掉暴所以
身住向佛佛言此惡使我飢惡業風吹去非清貴開所厭如是罪清罪會
罪雄得除吾自能令來生會所佛為說法其義主怡利矣
昔佛在羅見山時有妻羅門立子不相聽之師言是子無情當石何傳
其父母開之無猶那長來大物不得縣到年十二凡自七日父母老令貴
勿復來還子不歡當便作乞食乃別祇洹佛以大意心念貝如物苦即使阿
難呼問之能出家吾從即歡喜賴為沙門佛即以手摩其頭鬚髮自落
袈裟著身佛為立名羅睺羅即五戒僧無去衣斷緣見而羅睺罰喻所在之
鉢以空鉢還佛初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日連念言是比丘誰手可得
食餘人何故忽復空還我若共行擒有所得將和其意其黑出舍升勞得俱使得
目連與羅睺羅分為一部佛言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住目連即與
羅睺羅行遊家所至即使是佛見與食計畢而住其門如是經歷遍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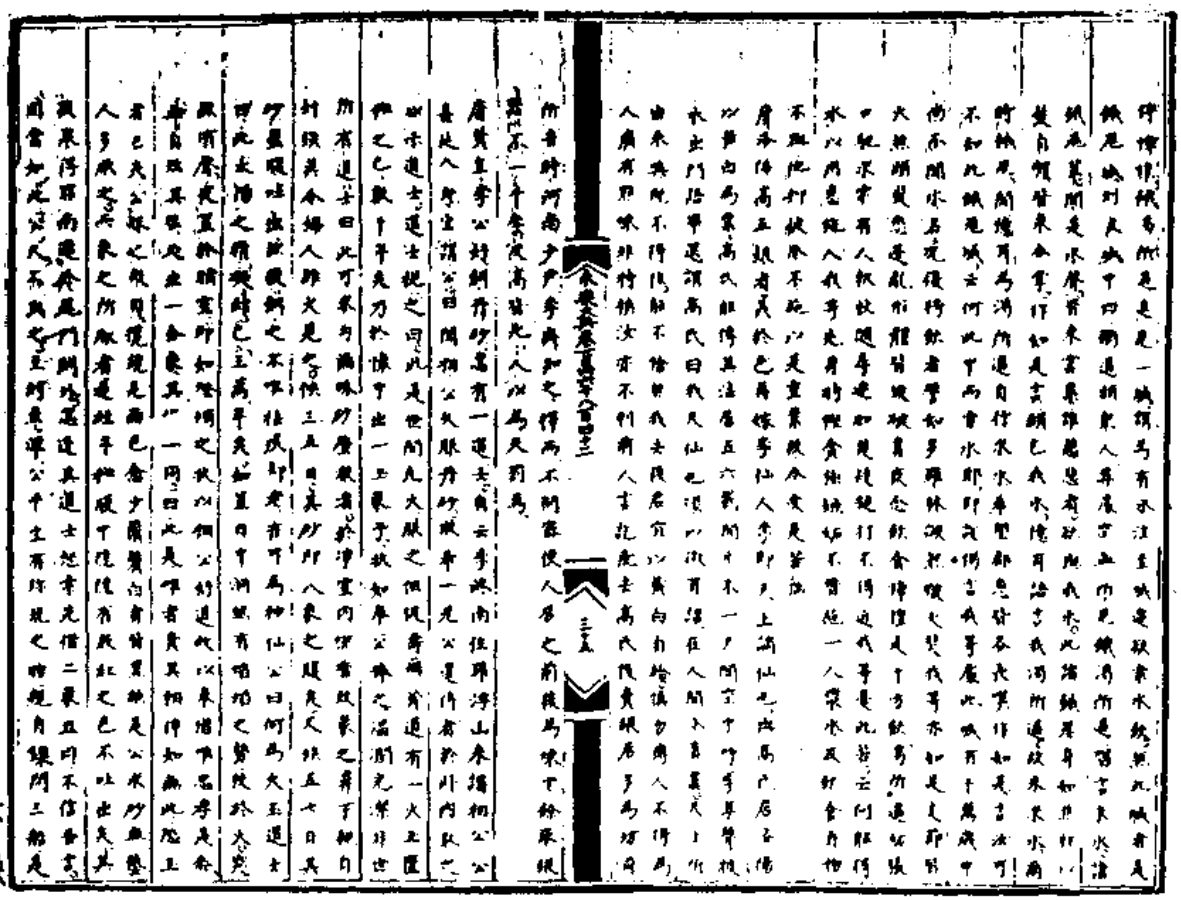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八百四十二　十二

連期。是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更不得食羅睺羅時甚大飢餓止佛
所。目連還作禮於佛所佛時林中而有餘食即與目連令言我今飢甚
羅睺羅須鉢。不與。從此乃顧何是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我飢甚要身
目連即食食訖已。鉢中不滿佛令捨佛即令羅睺羅今不得食意大餓
吾使白佛言。願已餘飯與羅睺羅。佛即告言我不相飯使羅睺羅詣佛求
飯不應得食若請不與汝使可與今捨佛以飯與之羅睺羅得即從受飯
鉢使下入地百丈。令捨佛以道力乎為鉢所得以還羅睺羅食之使
諸覆鉢。則去飯食皆衆水中。羅睺羅是空受意自思念言我與諸比丘
供行報無所得空鉢而還今捨佛令以佛鉢飯與我飯復自具皆我羅睺
應當所受。使自思惟解悔除得羅漢道即使食去而飯泥漫
狀知羅睺羅者羅漸佛時有為凡人實像肯食不有布施時當供飯申衣
帀提惡飯往後。看沙門遇。飲其分斷羅睺羅見諸之言當何以物與使以
子捨生與沙門沙門即凡願見其惡飯故見當使汝乎得度世由此乃是
辰轉生死乃生於今所在之處。飯不得食於今得遇食止故遇時羅睺羅
與生沙門令捨佛是罪福果報。今羅睺羅得道。故史當然。世人愚無謂行惡無
罪羅睺羅是其證也。

昔目連在禪定，於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行諸餓鬼各起敬心，來
問目連往昔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飢渴，欲至廁中取糞噉之，廁
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不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佛圖
主，有客比丘來乞食，汝慳惜不與，客去後乃行。緣汝無
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肩上有大銅瓶，滿中洋銅，以杓取之，還自
灌頂，痛苦難忍，是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衆事，有一瓶
酥藏著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衆僧。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
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身體長大，頭上有鑊，焰然火燒，滿中洋銅，從四面出，灌其身
上，無有休息，白目連問：此何罪所致？答言：汝為人
時作寺知事，僧廚迴溢，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以是因
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有一池，池水深重，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
在此池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宛轉低昂，觀者數千，同聲唱言。
佛與大衆共至池所，大衆念言：今日如來當為衆會說此蟲本末。佛告大衆

毘婆尸佛般涅槃後，時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
心供給。復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寺中，見五百比丘精勤
行道，至意發心，設衆供養，人各一珠，得五百珠，用
以寄寺主。時寺主與摩主共取心圖，欲滅此，不與衆僧。衆僧問言：
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即欲奪取，若不時去，對汝手足。
以是罪故，衆僧各去，緣是罪故，受此長身，幾劫命盡，行入地獄。
復次衆昔
昔有丈夫，合其婦人從沙門受戒，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曰：
家無所有，當何等施與沙門？婦人即夫出外，而不肯施，
清淨命終，墮於餓鬼。
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爾時尊者大目揵連在一樹下，結跏趺
坐，見一餓鬼，身如燒柱，腹如大山，咽如針孔，口中火出，
之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無極，了不能得。爾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
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
渴，不能答汝。爾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爾時世

尊告目連：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一國名
波羅奈，其王寶藏人民豐盛，無有兵甲，時有長者名曰賢善，羅
住於佛所，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八五比丘來到其家，
其已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忘不自施，即出去，囑婦令與飲食。
念此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且待。
自念若無食，我日復來，此婦人事，甚可惡。
昔空尼在王舍城，日不得食，以是衆緣，於無量世，便餓鬼中受如是苦。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揵連見一餓鬼，形如大山，咽如
細針，猶於所苦處，大熱渴乏，欲見水口，能自往趣河泉水，盡成乾枯。
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揵連即前問言：汝於身造何業，
行受是苦？即時餓鬼答目連言：我不消受，苦惱難忍，不能具說。
佛時大目揵連，即詣佛所，問斯事因。時世尊為諸大衆，說妙法要。
過去無量劫，聞說大智，語而問說之，此何罪，事因緣，白佛我所斷，一
餓鬼身，禮足，白佛如是，頭以上事，問佛廣說，當造何業，受是苦，惱而時
世尊告目連：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佛
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沙門為行，勸化衆僧。時有女人名曰[illegible]。
夫人捨壽，從己，女服已，日使衣渴，乃至不能得水，飲水不可
得。去了，時沙門欲不得，中復道，而乞時使女人，見使作食，當來之者，如
不。
純無其衆，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達，財寶無量，
值佛僧伏衆，為作種種供養，行顯，昔於此中見佛世尊，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
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欲求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
都無所畏，歸向佛法，以法衆人，通時諸神，道。
佛為沙門，時諸眷屬諸人，以日見是為貴，世間其家，集衆，道時
時僧所須，供養之，已，生憍慢心，不能報，雖而有餘，其身求命，成傳而已。
道中，不能時諸憎衆，耳聞去世，欲戶財，歡以來，諸開佛時，人
所貴財，時而此寶，于其一歡，患身如蛆，嬰得可長，守此未來，歡開
是是業已，往白世尊，以是緣，具陳所見，於是如來，時諸比丘，來，宜于終，歡默言
世無斷，懷欲於前身出家，入道貪著衣，利養不肯，惠施，今學欲果，受此報身。
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而還，與伴別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一　一屋

籙　正一盟威秘籙四

太上正一河圖保命籙品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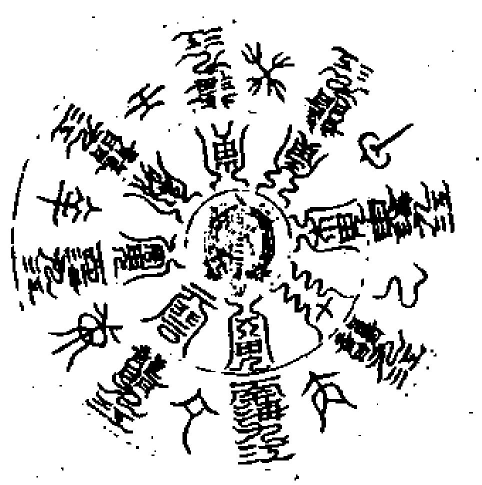
填諱　治右都監炁祭酒屬太在漢州
陰陽縣鶴鳴山上靖年某月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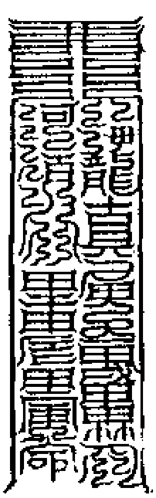
謹按斗某某素以太上虛皇真正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指道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河圖八海三河要訣保命籙明文將軍營衛身形永生度厄涉

歷中龍神保逆風波靜急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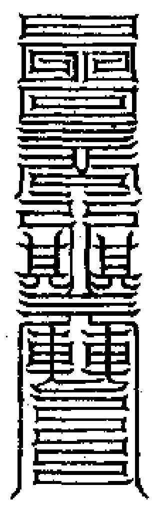


玄老留大將軍
玄老通天大將軍
元闕天大將軍
建天大將軍
元中玄大將軍
玄老中斌大將軍
玄老十魁大將軍
玄老蓋天大將軍
玄老五炁大將軍
玄老中中大將軍
玄老魁天大將軍

太上青益大將軍
太上黃益大將軍
太上統虎大將軍
太上五渌大將軍
太上外天大將軍
太上北部大將軍
太上中魁大將軍
太上太營大將軍
太上九炁大將軍
太上中建大將軍
太上左右大將軍

玄老五益大將軍
玄老寶天大將軍
玄老九闕大將軍
玄老中部大將軍
玄老前物大將軍

太上東方青鎮大將軍
太上南方赤鎮大將軍
太上西方白鎮大將軍
太上北方黑鎮大將軍
太上中央黃鎮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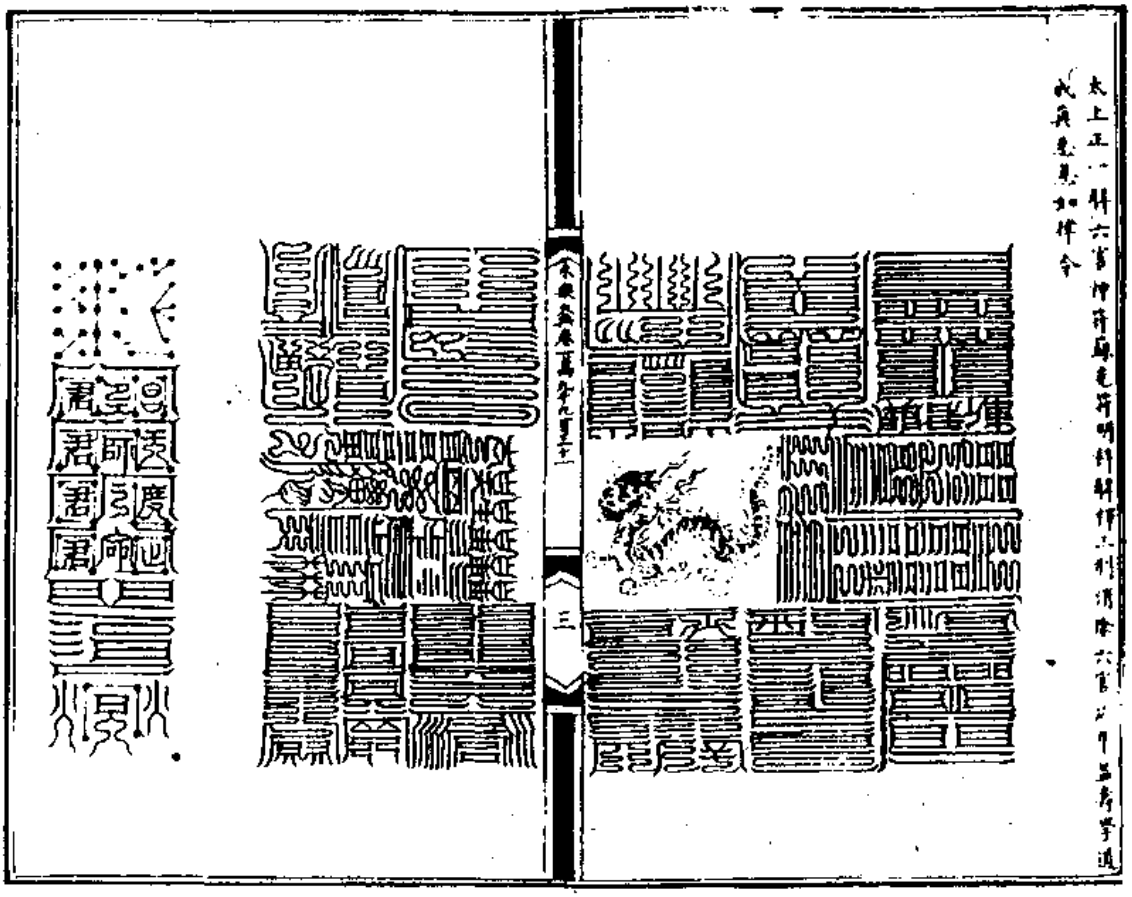
符象呈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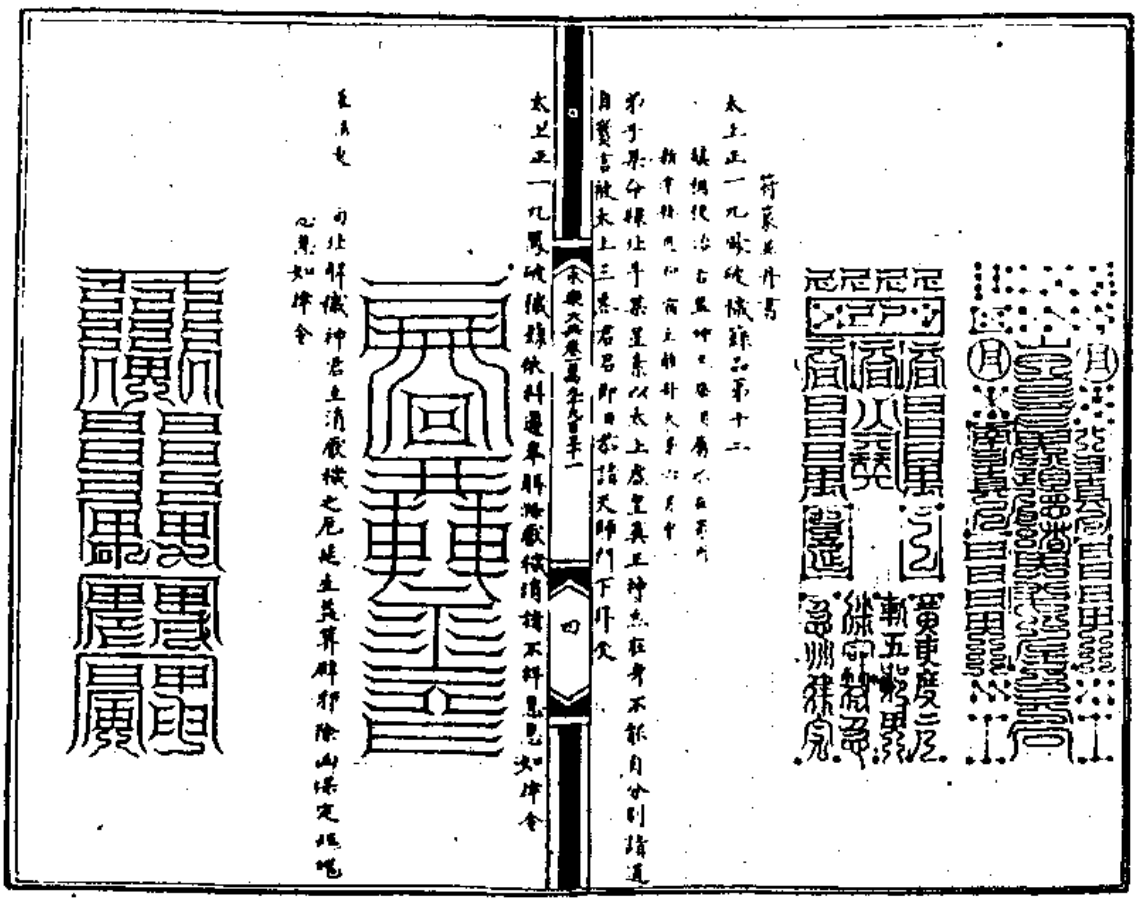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斬六害神將籙品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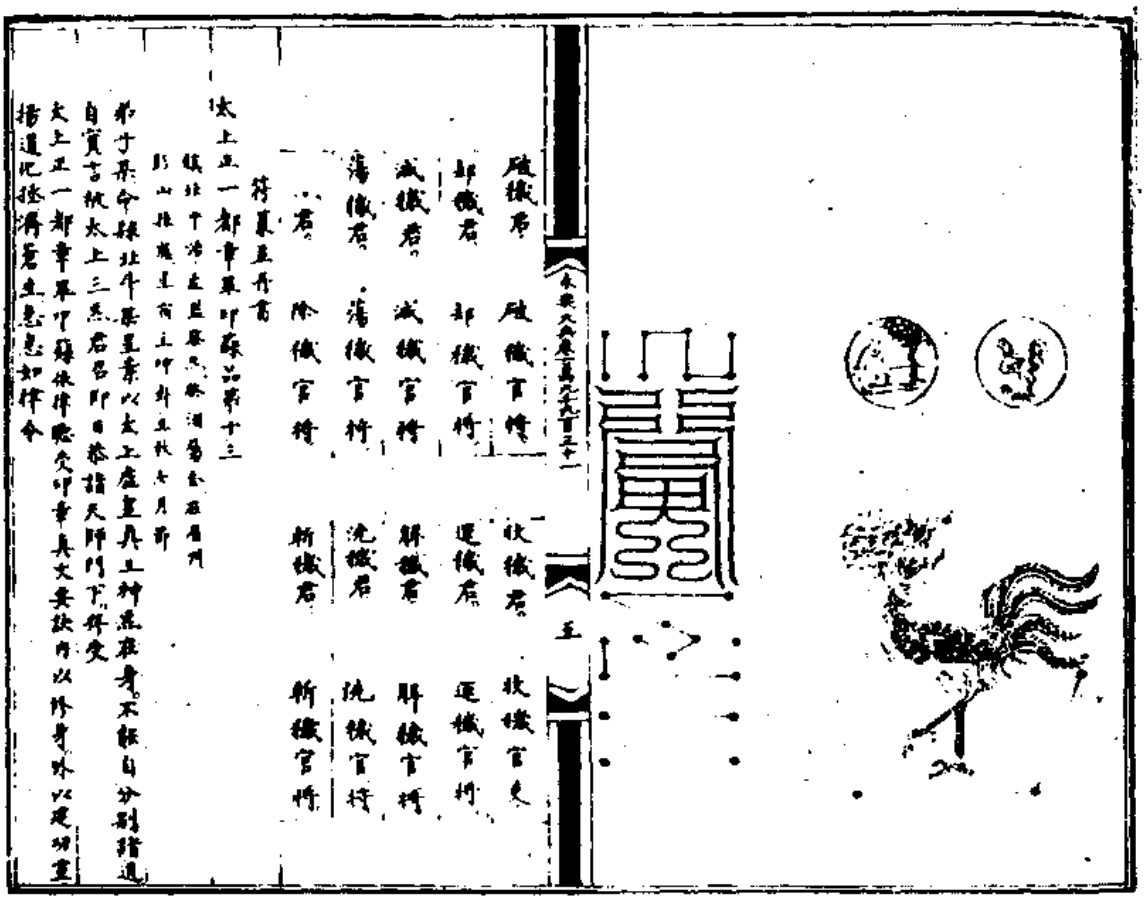
填諱　治左監神炁祭酒屬水在漢州
緜陽縣鶴鳴山上靖某小香六月某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正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指道

自賓言稅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隨徹君　隨徹官將　收徹君　收徹官吏
却徹君　却徹官將　運徹君　運徹官將
滅徹君　滅徹官將　解徹君　解徹官將
蕩徹君　蕩徹官將　洗徹君　洗徹官將
　君　除徹官將　新徹君　新徹官將

符曰五行書

太上五一都章畢即除品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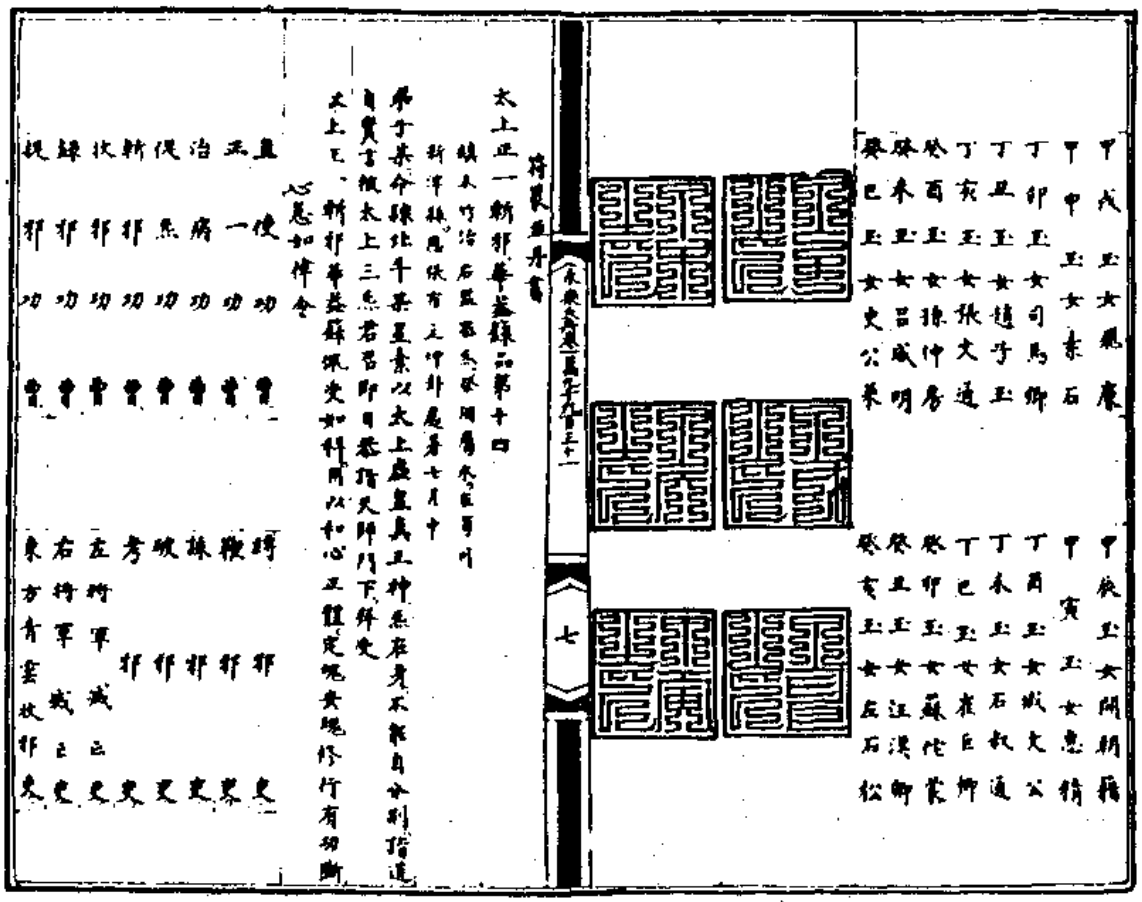
按北平治五星聚會北斗星君下降之日
時山林施主有上神斗五代七月節
弟子某今稽北斗降星聚以太上虛皇具上神氣在身不敢自分別指通
自實告於太上三元君名即日恭請天師門下降受
太上五一都章畢即燒此符章真文奏訖內以淨身水以灌頂呑
指通此法得者生惡惡如律令

華蓋五星女　收徹君　收徹官吏
厚德五星女　行徹君　行徹官將
清官五星女　運徹君　運徹官將
治病五星女　接徹君　解徹官將
周仙五星女　押徹君　洗徹官將
中印五星女　中印五星女　新徹君　新徹官將

上仙都直使功曹華蓋君
上仙都正一功曹南斗君
上仙都治病功曹太一君
甲子神將將水板使官
甲戌神將將紅明使官
甲申神將將百鍊使官
甲子五女華蓋

署甲五女　收徹君　收徹官吏
印甲五女　行徹君　行徹官將
甲五女　運徹君　運徹官將
星衆五女　接徹君　解徹官將
衆五女　押徹君　洗徹官將
衆五女　印徹君　新徹官將
衆五女　新徹君　新徹官將

上仙都使功曹北斗君
上仙都天直使者天一君
上仙都中部使者三台君
甲午神將伏天徹使官
甲辰神將孟非御使官
甲寅神將淨手始使官
甲午五女素精



甲戌玉女飛廉　甲申玉女素石　丁卯玉女司馬卿　丁丑玉女趙子玉　丁亥玉女張文通　戊寅玉女孫仲房　庚辰玉女呂威明　癸巳玉女史公業

甲午玉女開明轄　甲寅玉女惠精　丁酉玉女城文公　丁未玉女石敬道　丁巳玉女崔巨卿　戊申玉女蘇伯嘗　癸丑玉女江漢卿　癸亥玉女左石松

特製五丹書

太上正一新邪華盖錄品第十四

鎮太竹治石盟都主帥傳秀注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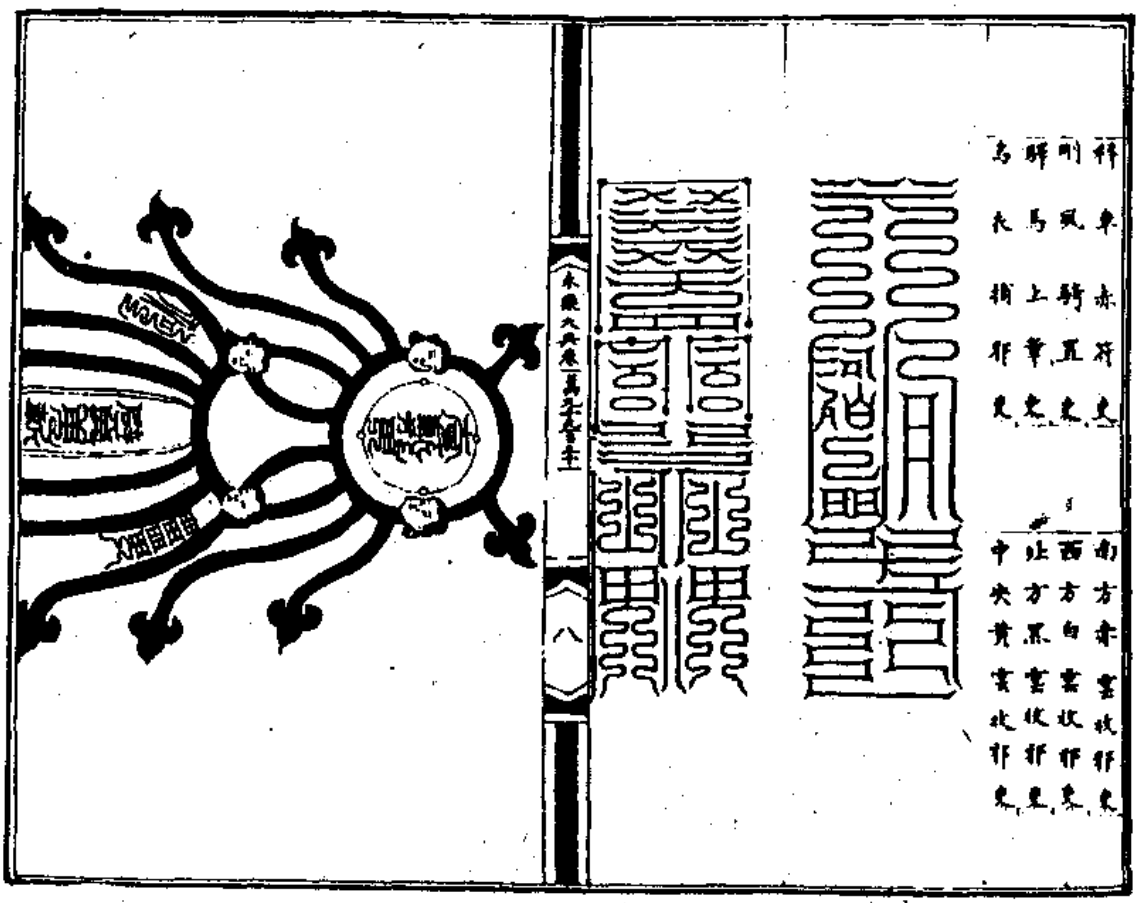
新洋縣鳳依有正神非處著七月中

帝子某命隊北千兵星衆以太上盟皇真正神兵在先不報自令到指道自賈書檄太上三兵若召即日報指天師門下降史

太上已新邪華盖降佩史如律令開以和心正誼定魄安魂修行有功斷心慈加仲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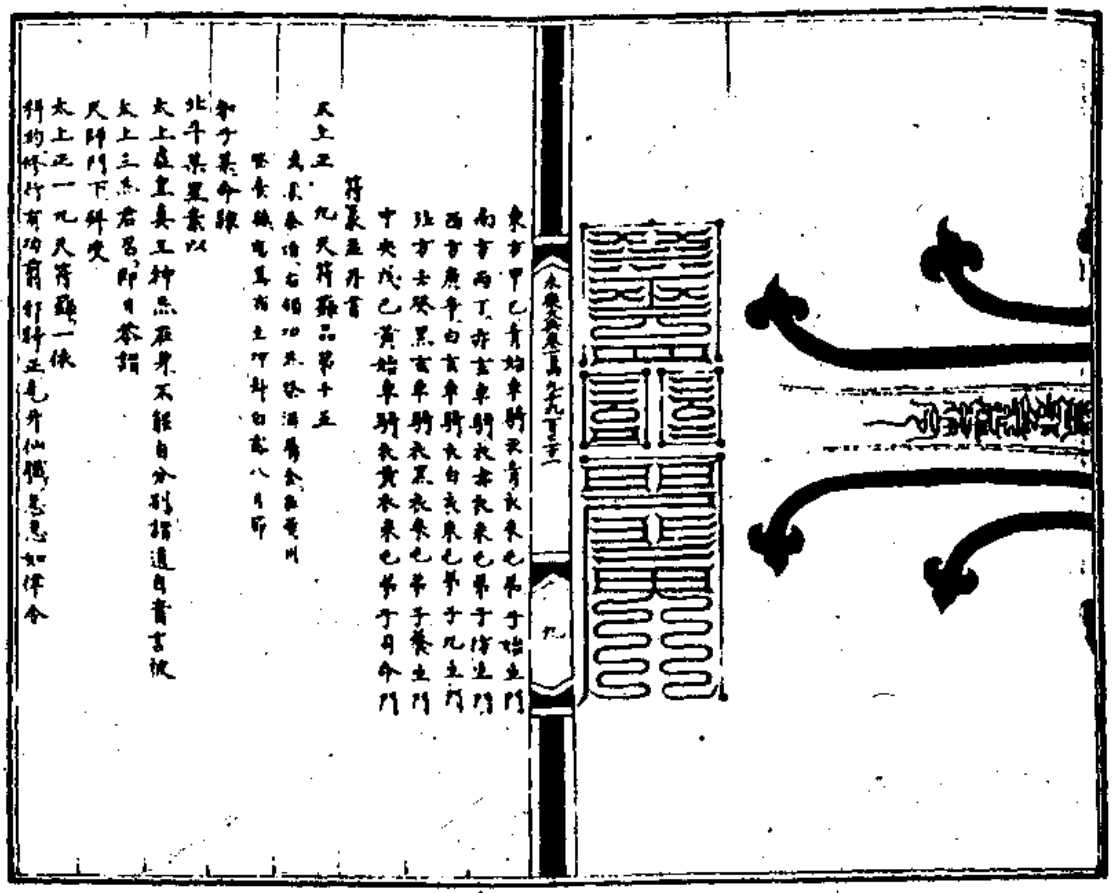
真使功曹　使一功曹　將一功曹　左將軍威正史　右將軍威正史　東方青雲枚邪史

邪史一正　邪史衆　邪史　邪史　邪史　邪史　邪史　邪史　邪史　邪史



祥車赤符史　前風騎直史　騎馬上華史　為衣捐邪史

南方赤雲枚邪史　西方白雲枚邪史　北方黑雲枚邪史　中央黃雲枚邪史



東方甲乙青始皐騎天育永來也弟子始生門
南方丙丁赤玄皐騎赤老永來也弟子陽生門
西方庚辛白玄皐騎白炎永來也弟子九生門
北方壬癸黑玄皐騎永黑永來也弟子養生門
中央戊己黃始皐騎永貴永來也弟子司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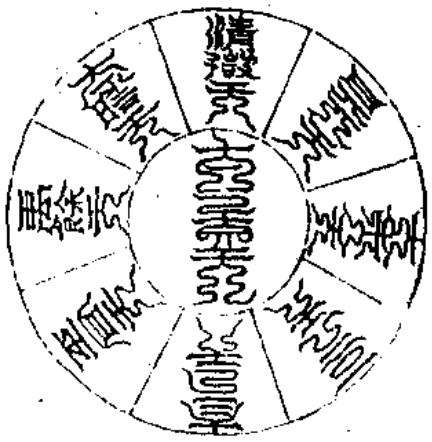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九天符籙品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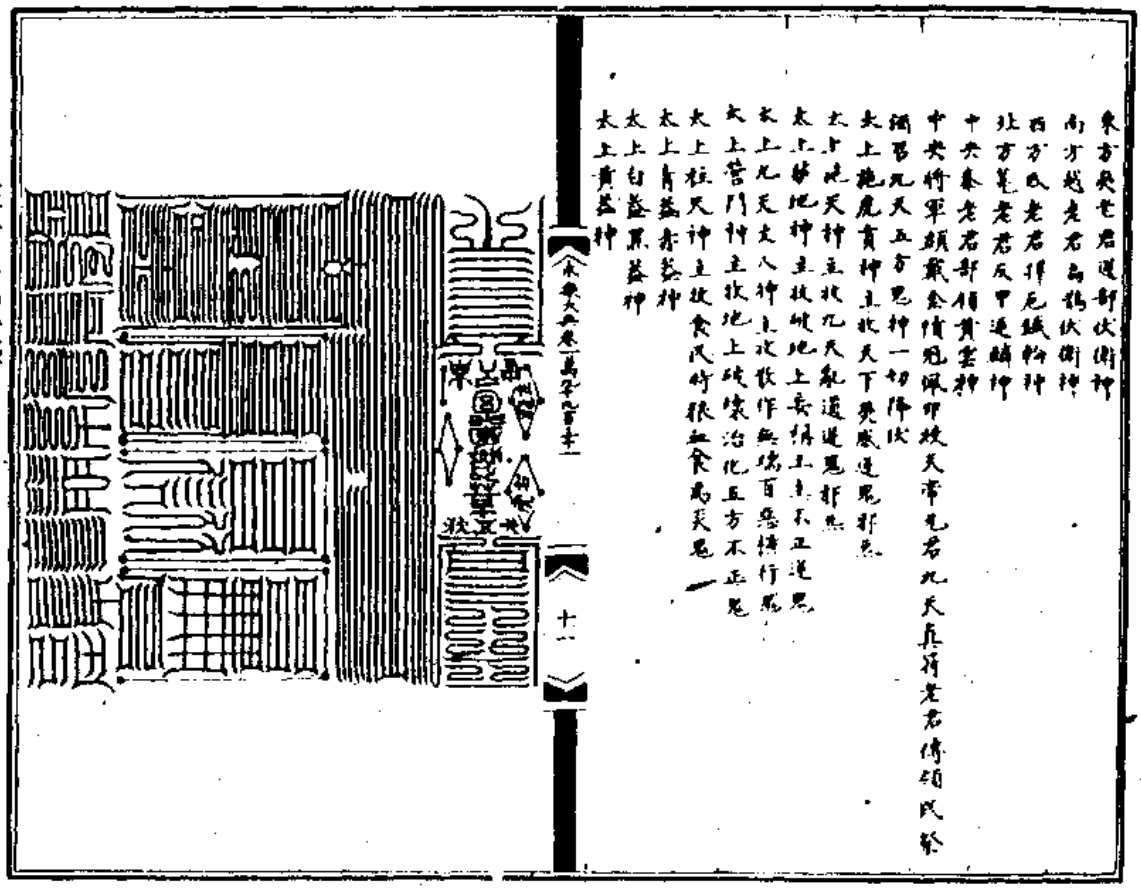
凡天符籙依真仙傳付弟子畫忠心佩奉普希為民行合天心皐劫不易切戒九平注

右階官把持於表壇受符之日當得志表令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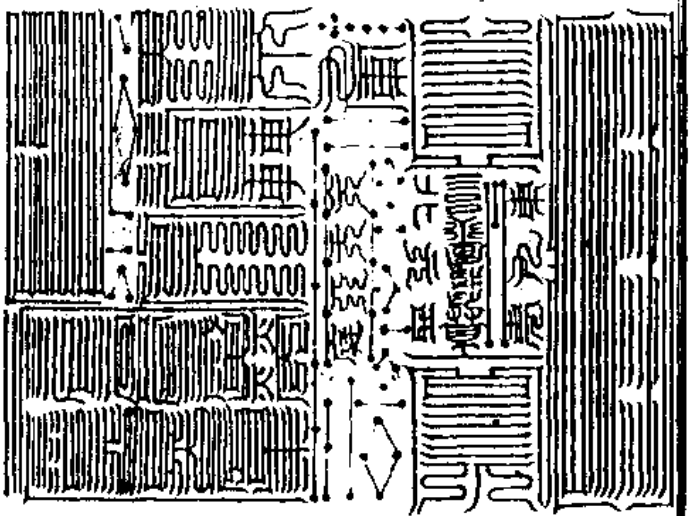
太上卿有執持盟授
九天真符太上官君五方官童輔助道化前部除山精
五毛衆祖號九天九地為鬼中王皆出之時天地新安鬼神衰劫佩奉即
授前後敵次事得衛
天帝君詞新五方不正之鬼如食之精氣飲汝來見即保滅急急如
律令

東方青領將軍青衣士來也左　左減已君　右減已君
南方赤領將軍赤衣士來也前　左減已君　右減已君
西方白領將軍白衣士來也右　左減已君　右減已君
北方黑領將軍黑衣士來也後　左減已君　右減已君
東方青始甲乙君皐騎衣青各持五精青氣來也弟子始生門
南方赤玄丙丁君皐騎衣赤各持太和赤氣來也弟子陽生門
西方白玄庚辛君皐騎衣白各持太素白氣來也弟子九生門
北方黑玄壬癸君皐騎衣黑各持太玄黑氣來也弟子養生門
中央黃始戊己君皐騎衣黃各持太始黃氣來也弟子司命門





東方炎世君道部伏衛神
南方越老君鳥鵲伏衛神
西方民老君得元鐵斬神
北方氣老君反甲逆鱗神
中央泰老君部領黃塞神
中央將軍領鐵金精飛鋒甲玫天帝先君九天真符老君傳領民於
國君九天五方鬼神一切降伏
太上施威真神主北天下典威逆鬼邪炁
太上洗天神主收九天氛逆逆鬼邪炁
太上靜地神主收城地上妖精土炁不正逆炁
太上九天大八神主收作無病百炁精行炁
太上管門神主收地上城隍治化五方不正鬼
太上社天神主收食民好狠血食為天鬼
太上青益赤益神
太上白益黑益神
太上黃益神



東方青炁君衆七尊子左
方赤炁君衆七尊子前
方白炁君衆七尊子右
方黑炁君衆七尊子後
中央黃炁君衆七尊子身中

五方五炁君教以時得度付弟子奉事中各保五方炁統如所制布九天
兵符印五方惡鬼之鬼不正之神敢為所在里域速令一切伏滅急急如
律令

太上西城將主收新出逆鬼　左無上社天將主收大威鬼
太上禁門將主收新新大逆鬼　右無上五種將主收新來鬼
太上前後將主收百千各作城治鬼　左無上中宮黃將主收大逆鬼
太上宮門將主收角收鬼　右無上城門將軍收五逆鬼

太上監天將主收天皇鬼　左無上中大將主收精邪鬼
太上發地將主收長主鬼　右無上元元中野禮主收不正鬼
太上前受將主收社萬鬼　左無上福天將主收非元道鬼
太上三氣君主收客凡鬼　右無上七部官將主收天地吾不真鬼
太上越天大將軍　玄老玄福大將軍
太上正天大將軍　玄老明天大將軍
太上元道大將軍　玄光中玄元將軍
太上九珠大將軍　玄真五元大將軍
太上九明大將軍　玄老益天大將軍
太上營門大將軍　玄老九天大將軍
太上宮門大將軍　玄老中律大將軍
太上王益大將軍　玄老建玄大將軍
太上青益大將軍　玄光運天大將軍
太上赤益大將軍　玄老中城大將軍
太上白益大將軍　玄老中徼大將軍
太上黑益大將軍　玄老中庭大將軍

太上黃益大將軍　玄老中建大將軍

太上二十一部官將主收小鬼自稱威神制部治官及領軍等長短風逸傷敗百姓人民不利者依律收捕考治此左右無上玄老太上三五官將屬自官所司水官屬治急急如律令

符籙品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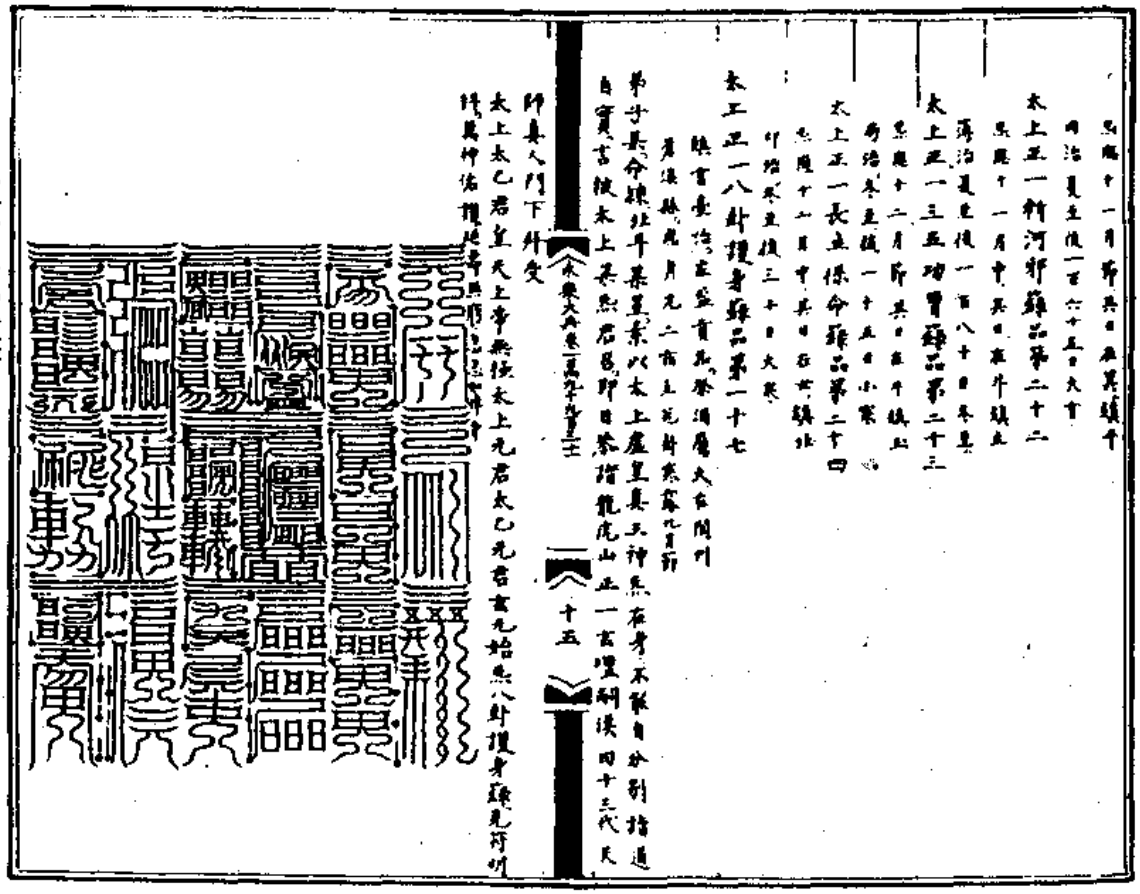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九宮禪尼籙品第十六
經平盟治右禮四朱錄法屬上在百州
新淨韓屬所有上元都仗女八月中

都子朱命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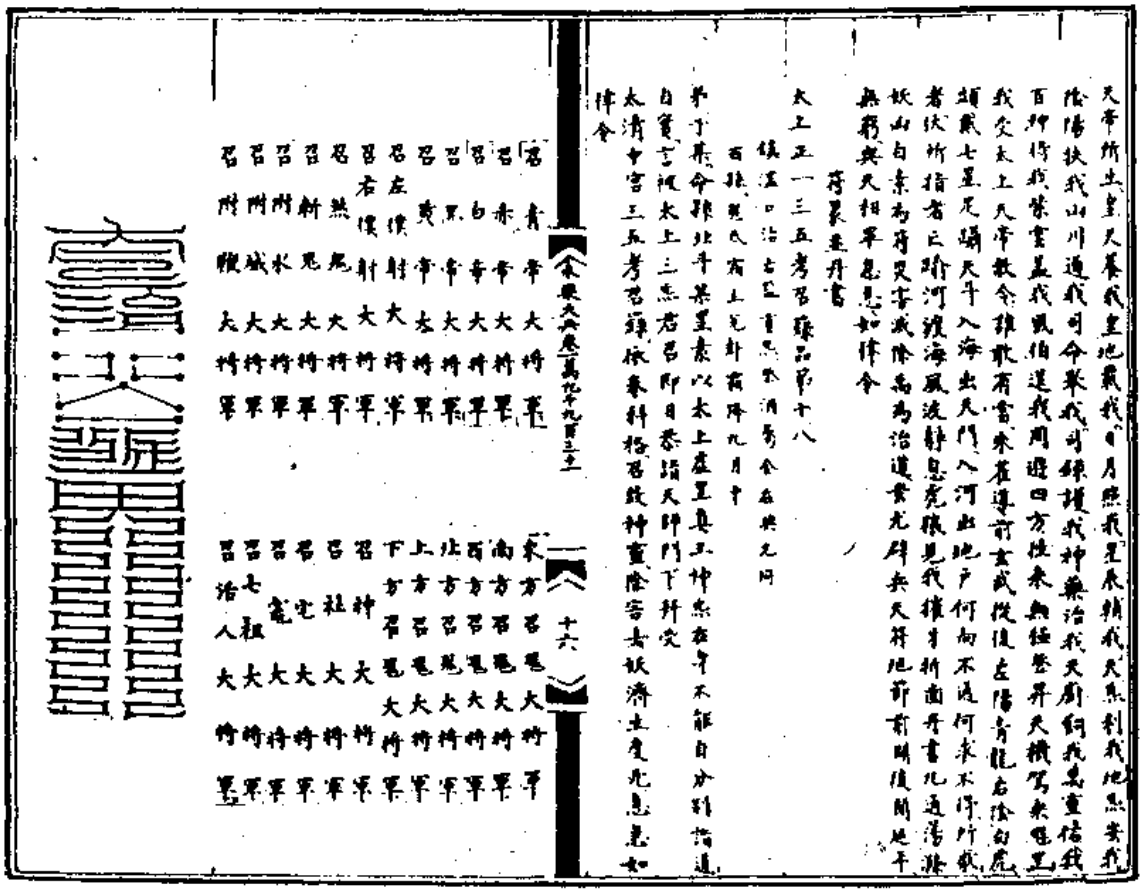
北平朱墨朱仗
太上盧皇具王神朱在者不錄自分別指道自賣書授
太上三朱君君即日奉請
天師門下降受
太上九宮禪尼籙依奉
行給遍度九老郎除萬災上元保護免得長生急急如律令

都子朱命籙奉太上正一九宮禪尼籙九皇應護萬災害不干長生度世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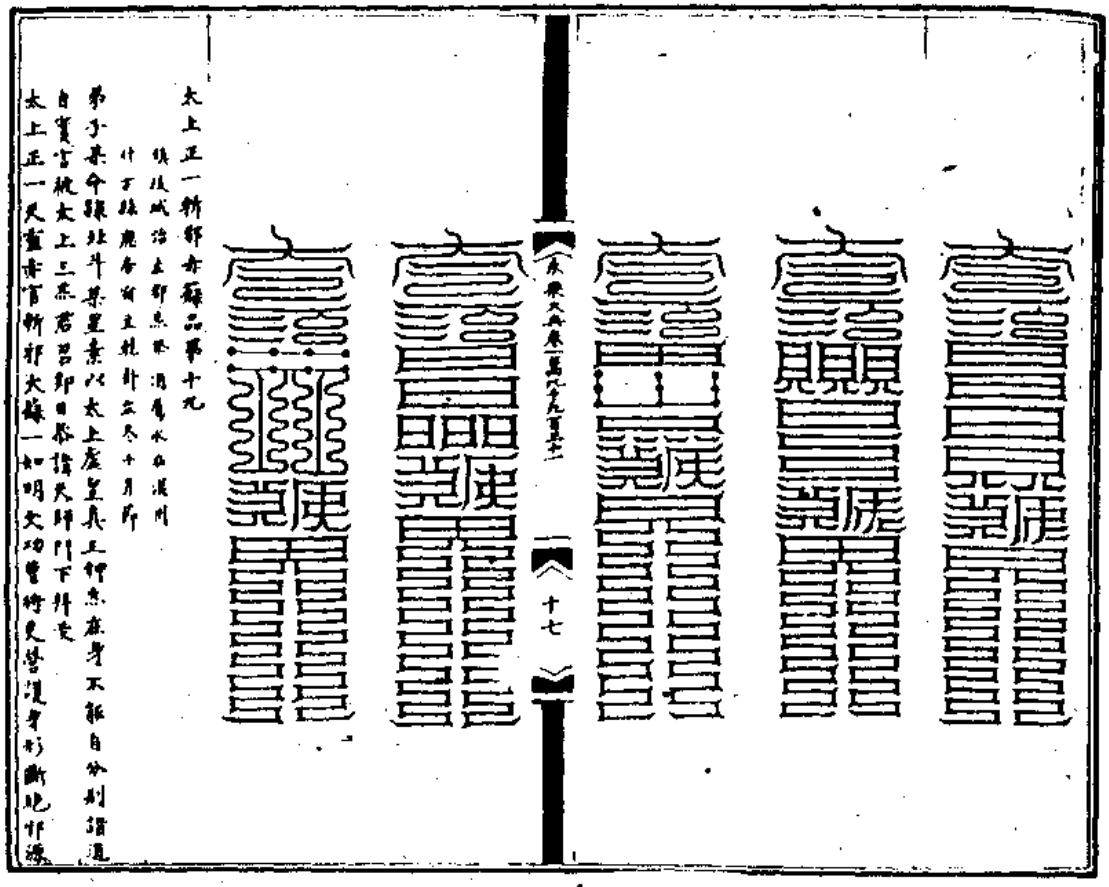
太上三五正一監威籙卷下
太上正一八卦護身籙品第十七
朱雀九月節其日在角九鎮言
長流星上復一百五十朱雀
太上正一三五考召籙品第十八
玄龜九月節其日在天鎮注
口治星上復百二十日前降
太上正一斬邪赤籙品第十九
玄龜十月節其日在房鎮復城
治星上復一百二十五日立冬
太上正一辟邪大籙品第二十
朱雀十月中其日在心尾鎮公
案治星上復一百五十日小雪
太上正一四部禁惡籙品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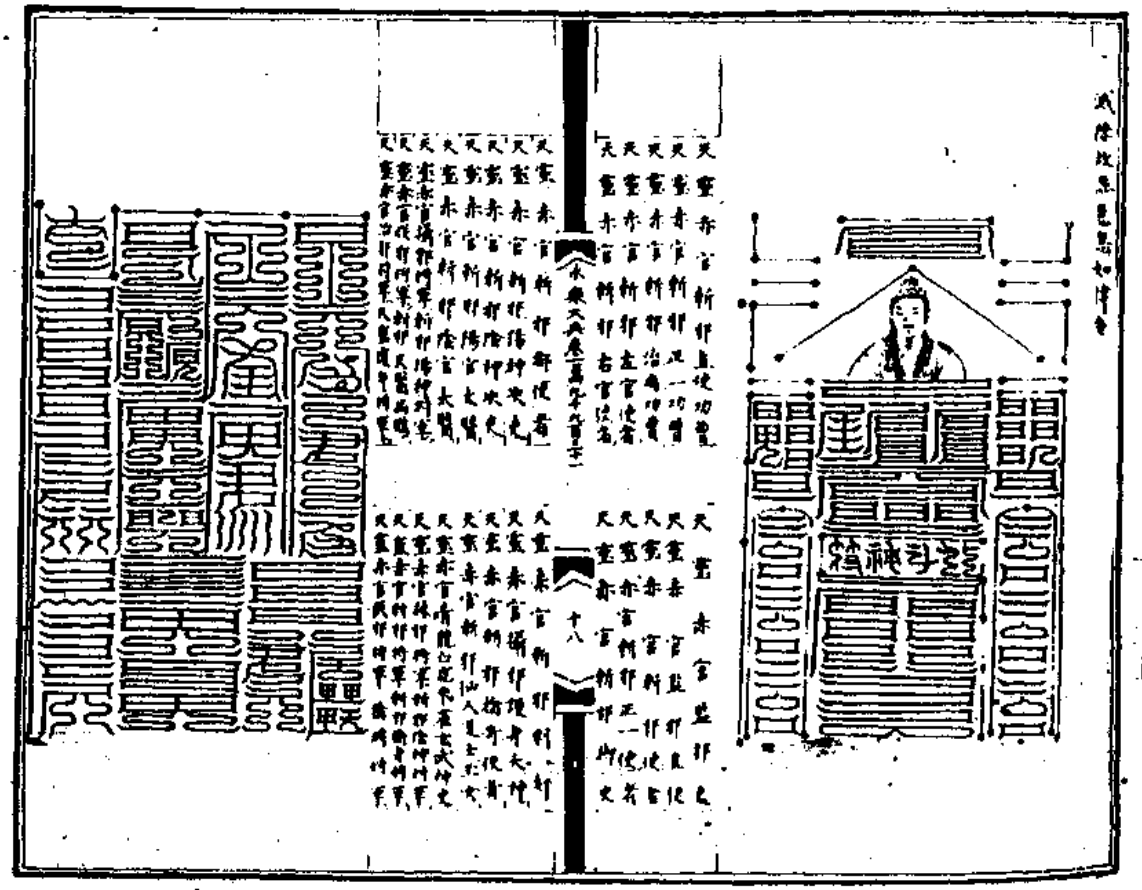
《赤松子章曆》卷第二十三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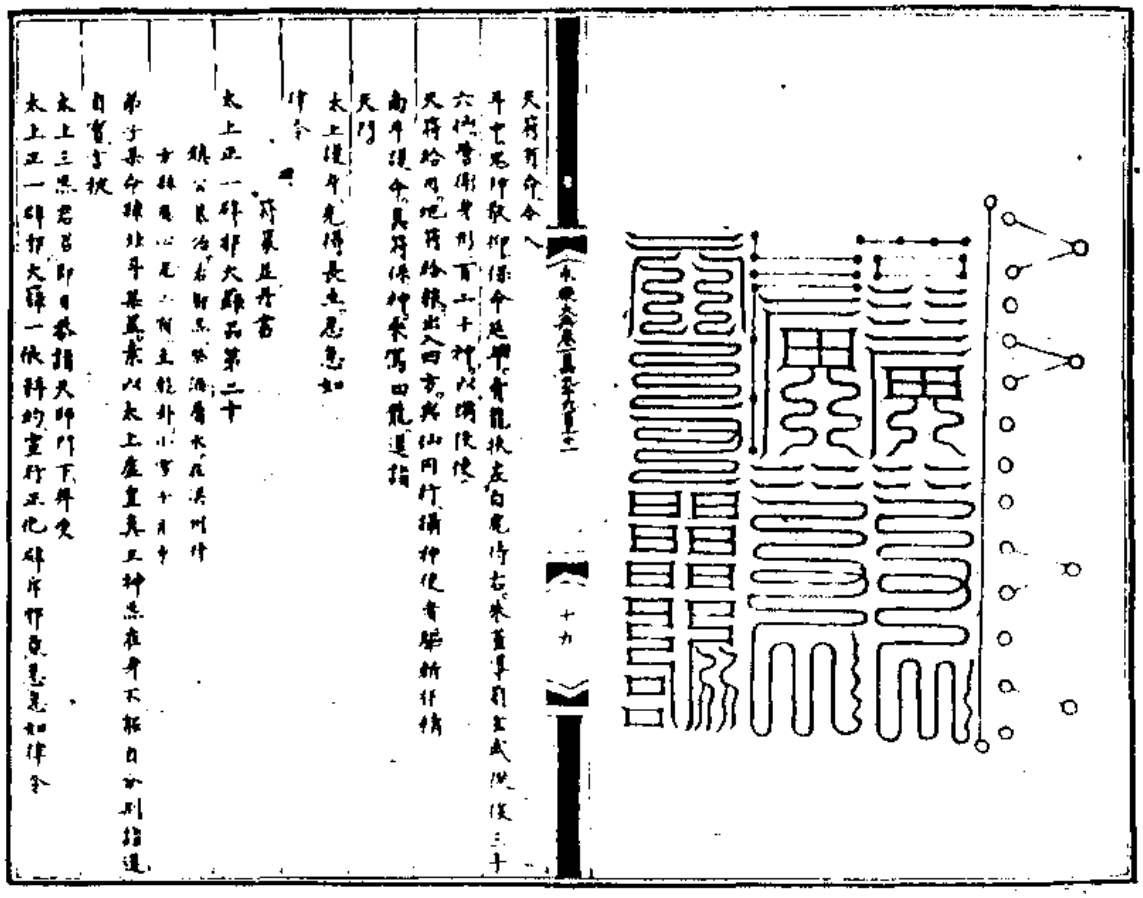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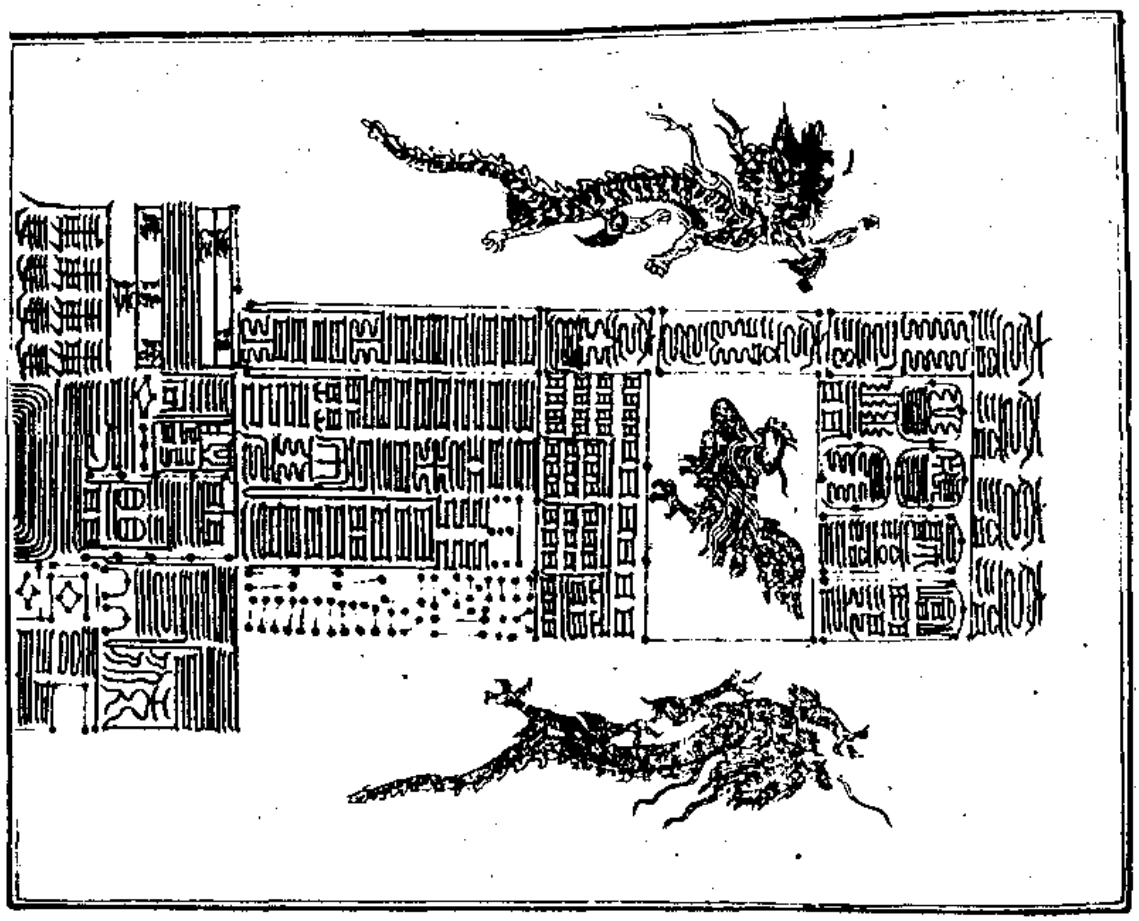
《赤松子章曆》卷第二十三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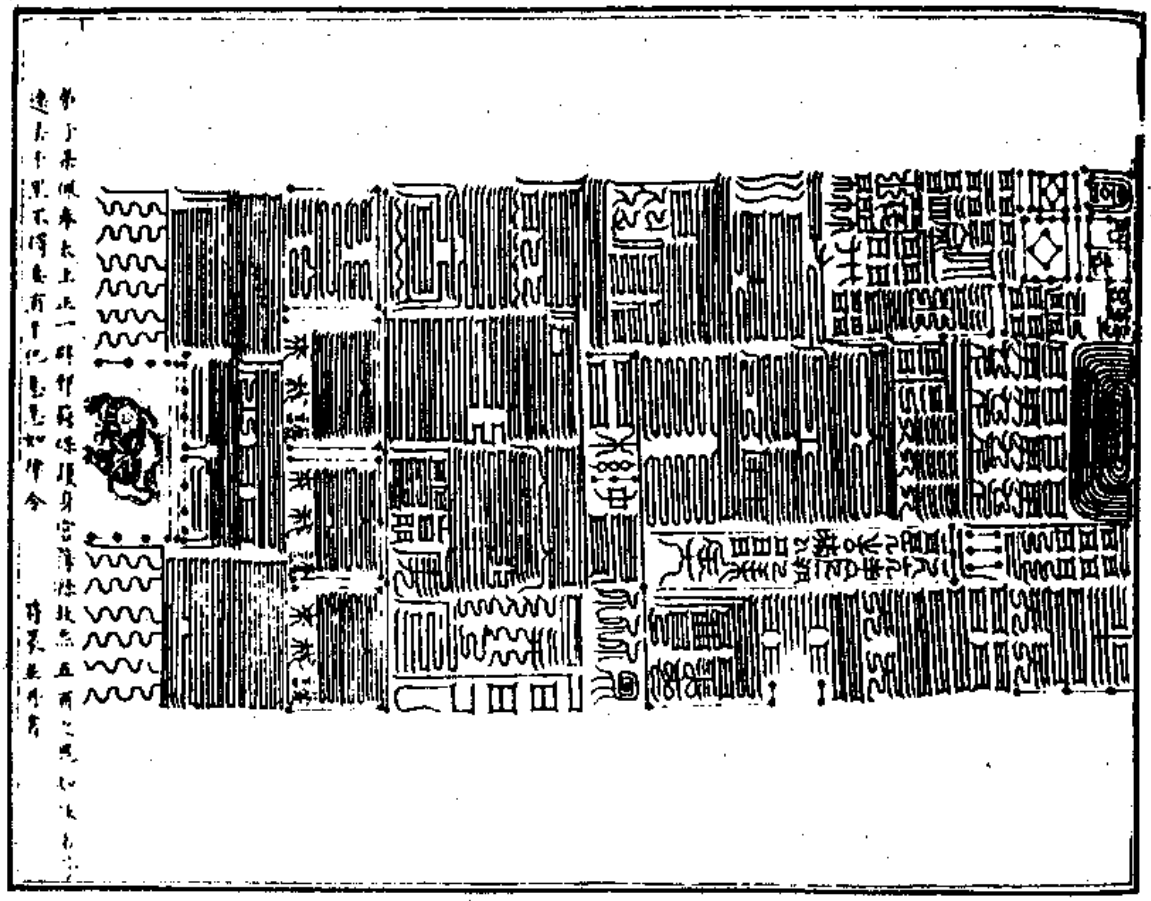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新部赤籙品第十九









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
太上正一太玄部朝西玄壇公雜說法四部禁炁籙儀
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
太上正一太玄部朝西玄壇公雜說法四部禁炁籙儀
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
太上正一太玄部朝西玄壇公雜說法四部禁炁籙儀
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
太上正一太玄部朝西玄壇公雜說法四部禁炁籙儀

東方青炁君　東方青炁之炁
南方赤炁君　南方赤炁之炁
西方白炁君　西方白炁之炁
北方黑炁君　北方黑炁之炁
中央黃炁君　中央黃炁之炁

五方真炁君之尊度人第十身中九神避歷名山四海令五方君吏帥炁天下地上一切萬物或令攝伏急急如律令

高上玉帝五方五老上將五星真形圖

第十三時道樂仙城精意洛誦會官靜齋受炁神仙之法又名如口舟升星地水各炁步十八時從子起而步之可去凡俗神之初湯大文初時南文初自洛身文初膜文初地文初恩文初社公母文初印文初其中惡子文初雌文初那雄符文初膽文初偏文初俗家為副步母文初水眼文初鼻文初印前病家文初思慮文初俗師文初鼻膜文初振身文初地家作保文初凡文初財文初度雜炁文初禁制文初口文初蛇虎鹿文初蚊蚤文右合三十除度太官胡官盡公哥禁炁雜缺度其炁以胎生陳人千載有官制屬太上請君文人道炁三師保持使來法師真以永明師換來請上真願典者歸消風傳得明直法降服其炁至行有驗濟人利物職業陰山所度史兵捕加用心建功遷職又請道炁君官將吏

請五方炁禁制毒地鬼律神將吏一合隨大度人第九地第備急符印法急如律令

子為罗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丑為步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寅為罗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卯為步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辰為罗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巳為步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午為罗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未為步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申為步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酉為罗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戌為步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亥為罗三前還玉上卷十二炁

右七二時辰炁單次思五方炁

青炁　南方赤炁　西方白炁　北方黑炁　中央黃炁

玄戟上二十四炁　令日上耶炁各之　令時上耶炁各之

右思五方青炁單次思五臟炁

青炁歸肝中玉青龍　赤炁歸心中玉朱雀　白炁歸肺中玉白虎
黑炁歸腎中玉玄武　黃炁歸脾中玉黃老君

右思炁法一如次序

禁棟梁門水炁水數九　禁心梁門火炁火數七　禁脾梁門金炁金數四
禁肝梁門木炁木數八　禁中梁門五炁五數五

右禁炁法各依前五訣用

請受禁炁之法當備辦錦七尺五寸白素四十尺今求一石二斗大半一日當日一口銀錢一雙或一百張墨一兩以為修信

特衷五升言

太山五一新河郡縣品第二十二

縣主簿治右青炁禁酒屬會稽郡州領江
縣屬丹陽上次郡去五十一里中

弟子某今錄

北平某里某以

太上虛一真神五神各在身不離自今則請道自寶言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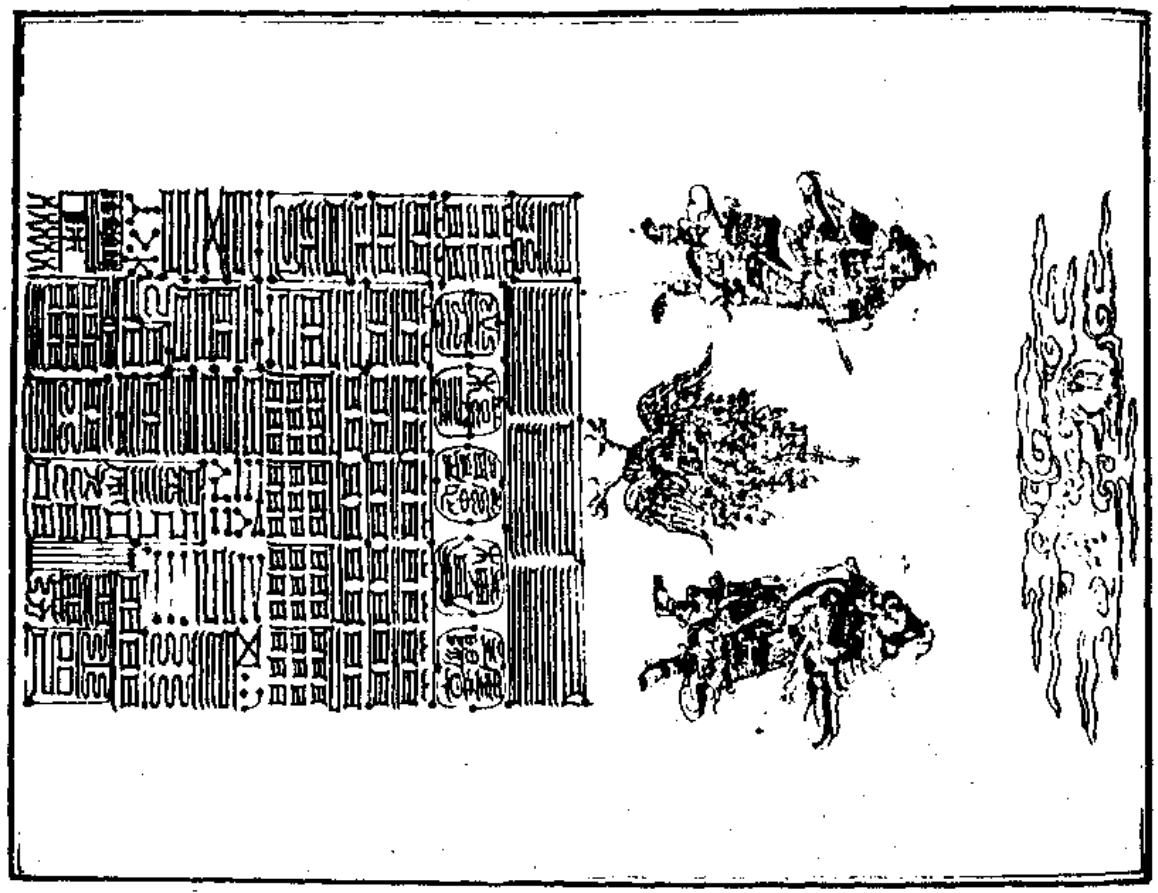
太上三炁君符曰奉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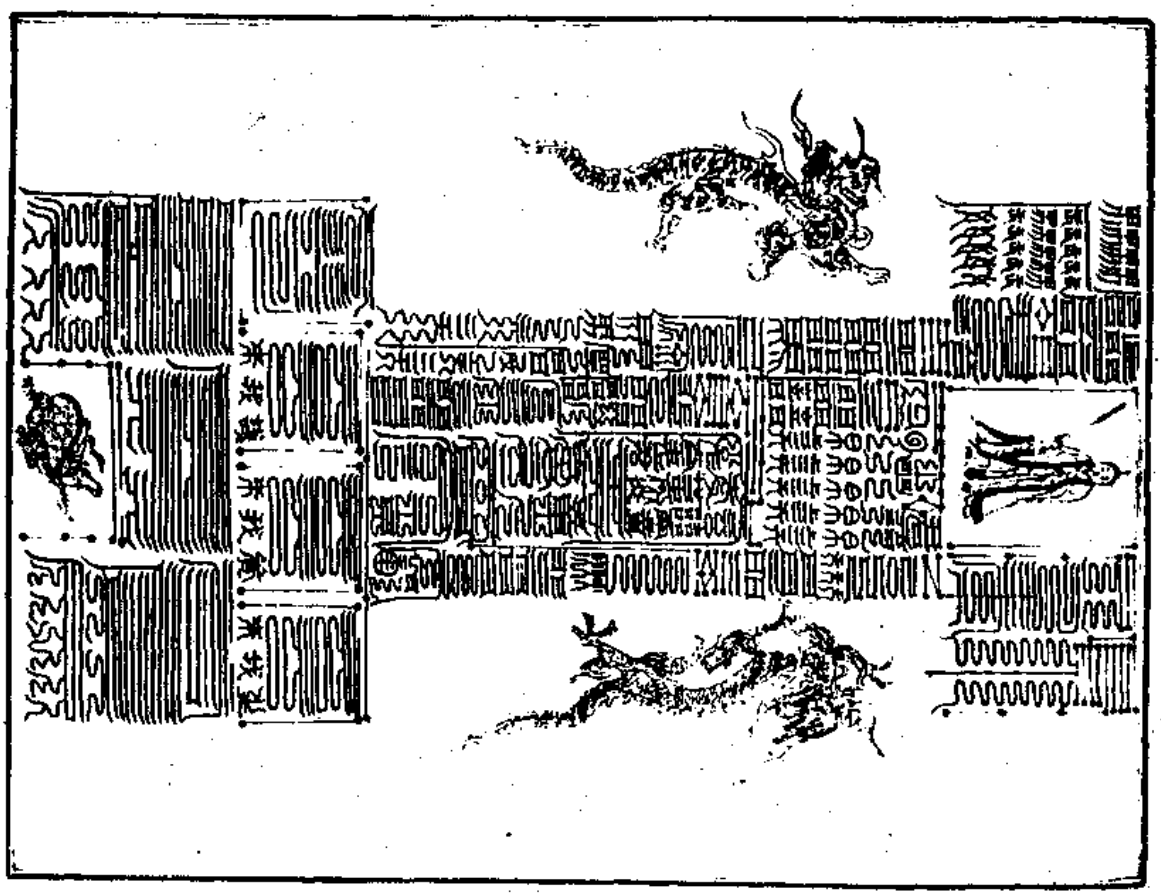
天師門下許受

太上五一新河郡縣吏

律令某深知水炁將誠非原急急如

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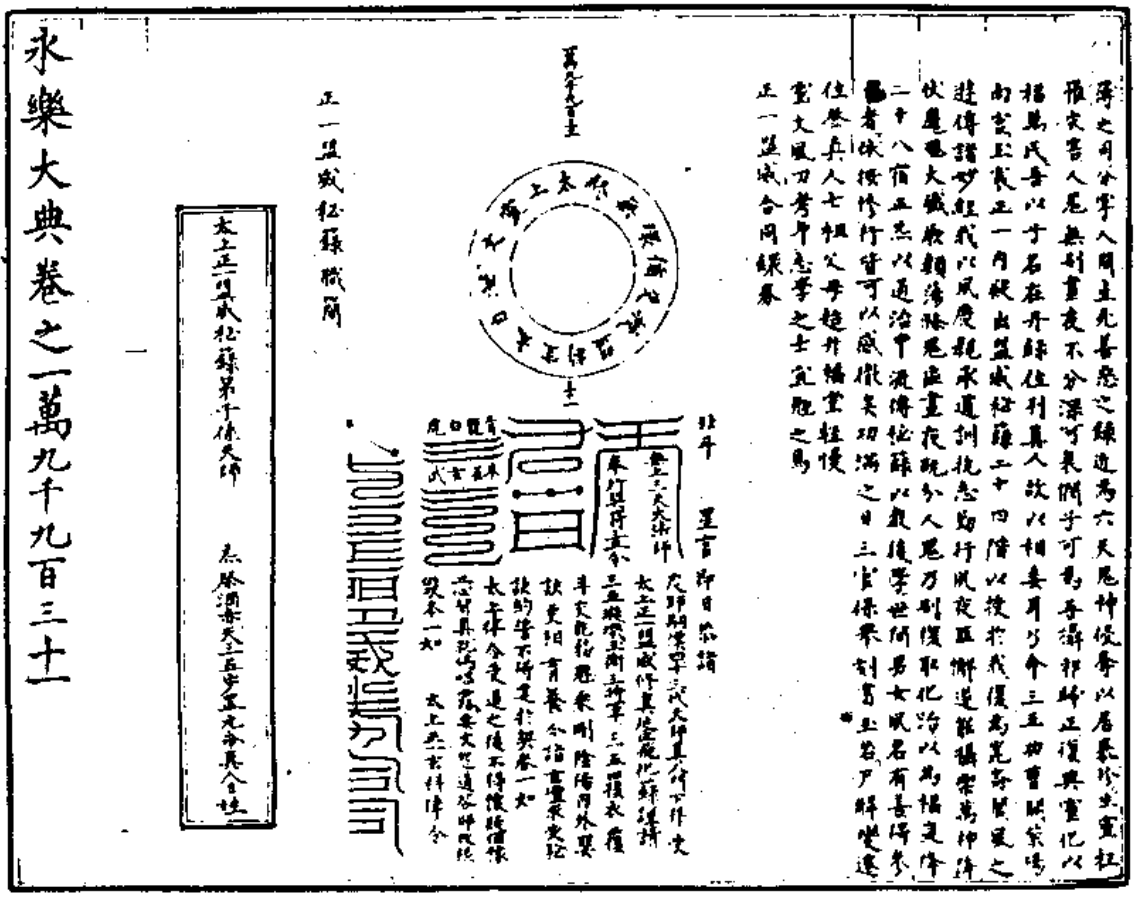


秘得於三豐受於雨雷消劫三
成刻紫陽止引運符
三五功曹 直使功曹 直使功曹吏
正一功曹 正一功曹史
五帝功符 五帝功曹史
錄曹符吏 書官中者史
太上正一長生保命籙品第二十四
符籙五界書
太上正一長生保命籙品第二十四
弟子某奉命上籙仗斗某星奏火
太上虛皇真王神兵在身不部自分刑諸道自賀言訖
太上三炁君符即日於指天師門下拜受
長生保命籙依科建奉籙已修等保命長生竟仙道急急如律令

天蓬官好生使者
天猷官監壇直日鶴使者
天蓬官除災解使者
符籙五界書
正一真人曰昔在葛越鵝山中精修上道感徹太虛得遇
金闕後聖玄元道君降臨曰世之二十四治即二十八宿之制理治災災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一

正一盟威秘錄 臧字



一

王清境太一經

道經大道明言一切諸法無邊智慧分別
天人大聖無量真人及諸法界有色無色
有相無相善惡心識成就如是衆生求於正報是人從此入非從此入非住如此法作已到法岸住於生境得法深味得法宗本得正
解脫得正作已淨天眼見諸衆生遍身口意三業不善墮於地獄畜生
餓鬼等是皆展轉刀杖逼害晝夜不息是諸衆生增長衆苦勤修精進行持
道法得於清入富如此人得生天上快樂無極若在人中聰明辯慧我於
無量劫中見諸衆生。從闇入闇永不能解諸有諸衆生從闇入明
如隨如見有諸衆生從明入闇隨入闇不識道上有諸衆生從明入明
真如日月若夜一切威因悉皆成就威因會宗總悉悉無是衆深重必應
地獄受諸惡報如是之人若能發心修心修成行持持法如者如諸不墮
地獄遠諸惡處所有諸惡今日懺悔改悔之後於今以去更不敢作所犯

戒乳能修三業清淨身口意業三寶以是因緣不墮地獄猶大善利種種衆報能
感其身得天妙樂清淨自在如青蓮花其色柔軟香氣芬馥衆人樂觀
衆寶諸物皆悉隨意所求不得而願不遂所作不成所住不生皆悉恬惔一切
一味受如是等無量之苦況出受報無量大苦大智大慧具人乃見是人
不知因緣不能識悟不自省察不生慚愧無有怖懼是名增長
地獄受報解脫衆具衣食其善善惡性如是衆生當有遠住為諸煩惱
之所覆蔽不能得見光明智慧無量功德猶如閻浮所見不異所謂世間
男女若識若不識若出若沒若住若坐若臥若晝若夜舍宅城邑水衆飲食山海林木衆
生壽命皆是道本無有住相無有色相大妙純一至真無為永生永樂無
有障礙天通圓滿而說偈曰我於是時明大智慧說諸微妙永離衆生得
聞是經令其堅固修行無疑其心清淨歡喜無悔無所悕望不
內不外不悕不怨如此之時無有顛倒是諸住相無取自在

太清境真一經

道經真一之氣回還而生愛氣而生愛氣
而成而謂之命自真一常根能全其性性
命之動自上下心心若有所思則謂之意意之運動有所思慮而謂之志
思慮以生成事而無不周者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應動加智身謂之應

靜以鎮身謂之息息則有道有道則有德德氣既順謂之得德氣既順
清而抱謂之和和氣暢而後萬物資生資養長育謂之德德氣既順
形體無不動謂之質形既可則謂之體象夫有象之物變易不停謂之化
從無變化謂之變變來入身謂之生成去才形謂之死死以還生謂之道
道有有而無形無而有精變化不測通行萬生百得其生自得其業所以
全道名曰得其生成皆當自然不可違理法事當依各言而順從化不
得有所心以為道不可聞用心以聞大聞是於道不可聞用心以聞是於道不可
道以守無為以道守隨心聞是則是入邪宗永不開解永不聞法是以諸
民仙衆捨天大宅至真天真無欲無事閒散無心以道真無心以道真有定心以本真不動心以今真不亂定心以今
其不能清心以今真不動淨心以今真不識法等非不明此為欲事動其
行其本道得其今門徒會如一切法皆應如是若然其中復至他是自違
正道無復是則到生忘德以為智慧違自身心及不知道天得正成如此
衆等是其先世得見明師而復啟於正教自生信樂我今清說法皆當明
是心得轉教人令其心意不復反覆心平無復高下心明無不暗昧心通

無有礙滯門於清靜身心開悟諸法了是一切如是切德其意不可思議
不可稱量衆皆圍繞而不說偈四法第一切衆生心念所起悉皆知見
見皆歸依道行此事時歎其功德入切德海無為會道名心修心
無量無邊無量果報無為之法成道名字無願即能是名真道

萬法歸一章

唐皇姓天尊四萬八千法門時于海萬法歸宗門時于海萬法歸宗門時
于道衆生說道自生分別言有國道無門一貫諸義

守一

守一第七戒太上智慧清廉真性一無形象無欲無為求之難
得守之易失失內識閒不能通明貪欲滯心妄想招衆走得春失
精致招疾病還著不代致招凶殃衆危及先三一所處活報俗舍惟先守
一非一不成非一不成守一招凶致禍心寂寞損欲節慎道德入無靡無無
為無一為一此乃上上之人先身慎法所致也中士已上先善未備慎而
未純皆由無量貪井三元神識神衆狀鄙出入有無主鎮三寶三屍九蟲
尾善附去錄指成明智慧神通民生不見真聖神仙隨時變衆平經云
何以為初為守一也二者得之始也三者道之生也九氣所起也天之綱
紀也人生行經云如一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能知也一者重
貴無偶之號也上清三天君列紀經云始生指開當原之道三真之

第二玉皇曰三真者此一身之中居百神之內始真也若使精神魂魄各守其位不相離散則內丹自成矣故曰三真者此之謂也

上清曰三真者此一身之中居百神之內始真也若使精神魂魄各守其位不相離散則內丹自成矣故曰三真者此之謂也

三一訣

昇玄經像人書于明門云向開法門名精真一太一赤閒青一曰三一之訣當得云何說為一而復言三為一有三何為三

一者三一而已三處為訣名三一所以一名三一卷一此和三假名耳

一者三一而已三處為訣名三一所以一名三一卷一此和三假名耳

三事一訣名三一三一者的道初門求入真境得見一宮永郭珠三全一是泰那三聯本解三了能見一訣名三一子明

三事一訣名三一三一者的道初門求入真境得見一宮永郭珠三全一是泰那三聯本解三了能見一訣名三一子明

曰此一者何所有名為有答曰無所有而有例名為有答曰此無為有人問無何而有答曰得無為有又問得而無為有何所為答曰形屏虛偽故又問何為虛偽答曰不住故又問云何不住答曰遷變異故又問聖道變異非無所有既云變異果是有物可變安得云無答曰向

曰此一者何所有名為有答曰無所有而有例名為有答曰此無為有人問無何而有答曰得無為有又問得而無為有何所為答曰形屏虛偽故又問何為虛偽答曰不住故又問云何不住答曰遷變異故又問聖道變異非無所有既云變異果是有物可變安得云無答曰向

曰變異者言不言那故如虛空故但言一切皆有為非真生者必死有若必無成者必壞成者必衰夫非故者何有不無衰壞滅無常也

曰變異者言不言那故如虛空故但言一切皆有為非真生者必死有若必無成者必壞成者必衰夫非故者何有不無衰壞滅無常也

玄門大論三一訣

言夏七數數　夫三一者蓋乃智照無方神功不測況于為象全容玉質之貴端于有情況一會三之數因為肇境則開衆妙之門果用成德乃極聖言之通道故云三者不可說說況況而為一況神無

言夏七數數　夫三一者蓋乃智照無方神功不測況于為象全容玉質之貴端于有情況一會三之數因為肇境則開衆妙之門果用成德乃極聖言之通道故云三者不可說說況況而為一況神無

體三者修真法門云是妙極之理大智慧境圓神不測本末虛融成解衆原三為義門一為體此解聯語揩混通求的示體如修理之與大智

體三者修真法門云是妙極之理大智慧境圓神不測本末虛融成解衆原三為義門一為體此解聯語揩混通求的示體如修理之與大智

此即是境智之名慧理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此即是境智之名慧理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周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照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

周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照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

那史并新息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質一之一三一既圓并非本之寄迹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那史并新息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質一之一三一既圓并非本之寄迹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周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照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

周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照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

那史并新息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質一之一三一既圓并非本之寄迹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那史并新息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質一之一三一既圓并非本之寄迹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周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照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

周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照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

那史并新息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質一之一三一既圓并非本之寄迹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那史并新息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質一之一三一既圓并非本之寄迹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周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照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

周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迹照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

那史并新息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質一之一三一既圓并非本之寄迹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那史并新息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質一之一三一既圓并非本之寄迹之異義成即是本迹之用故本虛為定也四者玄境法門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于言詮非質非文且處玄源本無體相

元也太者極大之名也合為混元者不滯為用妙處高虛之真者上根修成即已自空之神者食精氣和胎室結實之神者則能化形方使真慎也三九精神氣也五者治則成聖去關就明也此名生道無邊有此九條攝會歸本同為一說故三天正法云授九道一乃入道真訣教旨第一出象經不同孟法師云涉學所求三一為本故七部凡經皆有曉則今列如左

一曰真一上說九宮真帝神中元神宮內皇君諱皇那下九宮四宮黃庭元王保鎮門神出三元真一經　第二曰　一治三丹田元先子丹元那子名出太上真一經　第三曰　一勉悟真人中極道元北極玄妙洞神太上三一經　第四曰　八三一始青元白玄黃出皇人秘書　第五太清上中經上卷　第六曰　十二鬼神生神合符出中一卷自古藏眞法　第七曰　二黃帝微出玉府開及道德經　第八曰　二開閉關節治三元　第九曰　二座承元元黃元宝白元合有九經所明三一並治三宮真降中館儀具如後經所開然別神所出三一之變亦由精神氣座無宝等具如後經第十三卷所明也本三一者神氣精華微妙無形無質無聲無臭無色無味如此為三一者以其明最混極故也普正一三一等是以其明最混極故也普正一

一治三丹田元先子丹元那子名出太上真一經　第二曰　一勉悟真人中極道元北極玄妙洞神太上三一經　第四曰　八三一始青元白玄黃出皇人秘書　第五太清上中經上卷　第六曰　十二鬼神生神合符出中一卷自古藏眞法　第七曰　二黃帝微出玉府開及道德經　第八曰　二開閉關節治三元　第九曰　二座承元元黃元宝白元合有九經所明三一並治三宮真降中館儀具如後經所開然別神所出三一之變亦由精神氣座無宝等具如後經第十三卷所明也本三一者神氣精華微妙無形無質無聲無臭無色無味如此為三一者以其明最混極故也普正一

如道書是能修得之神通無窮也

盖故其曜變普生萬物無窮無盡故謂之神也

也其外六經所開三元眼不能見也

子修上清道得此仙位已為玄元三天上帝君所以盡是眾外之事不能知也

曾為人宝此則攝屬於本心能修聖眾則曾今曾故可九經所開但不有無並作本曾經道物情不了悟故為曾物情若修成本心更二攝住分本曾一氣大小來分二故開眾義分大小來分九有三義一約定有分二約偽並分三約修絕分定有有有小來以三一為定境義極外有分大來以三一為智慧義在於宝開有有小來入定則分於有於在宝之時無復三一也分大來為能所已息故於宝不見三一也此洞神經所言三一云如實無宝有為大來心守神練形為中來守義合和為小來也二偏並有曾小來學偏分大來能並小來給色入宝故不能並大來即已開宝故能並已三修絕故曾開三一以入於無得無之物謂為真一此之無一個則於有之無是為故二回為修心分之三一即體非有亦復非無非有非無故無開故曰無開故無義分分有三義一約道通別二約方便定定別三約常無常別一約道通有以三為成分分三一義如前也二約方便定定有曾開方便果極常一故舉玄經云是為定慧定定有功實無實修舉則常一也三約常無事有曾三有之果為究竟成是無常分一事之果雖然不物故為事也

金關帝君五斗三元真一經口訣 道書 道手

文之來淨音童君主春分日夜半時起坐東向真月存身中三宮三一三神及我合七人於月中央心供東宝玄之位共登北斗陽明星君北斗之來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生於東方三宮陽明星君為東方天上宮當中有宮宮中無極子真元始天尊在於中央心直正我前然後乃存三元開閉口訣云存七真人星君七星共居陽明為行我身中央心中七星者以應星明物納開精心我行在紫氣三千道而攝之也人名三一三神並同在之心名畢史存七真人緣物假紫氣宝中來下道就三宮中長人心就四三尊上其太玄為神陽明主春為宝開門存元主夏為紫金經精主秋天成六陳北極主冬為都家為在七來主成心人開所指宮城所向真下錄我七魂和我主魂生我

五職使我得真登泰上清玉景七元長生曜炁調吟千神羣亦可睹。存之如此一況周匝五七日夜辛時起坐向南寅存我身中三宮三一。

三神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心供朱雲氣之煙共登北斗丹元星君北斗之南神也於是存入至中共坐玉景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丹元星。向極太上玉宮宮中有朱陽童元授于時青雲水也秋分日夜半時起坐西向寅存我身中三宮三一三神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心供朱雲氣之煙共登北斗丹元星君北斗之北神也於是存入至中共坐玉景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丹元星。向極太上玉宮宮中有玄精真人授于金書紀字三五曜行六月一日。

成十五日冬與秋分夏至日相通也夜半時坐西南向寅存我身中三宮三一三神及我合七人我居中央心供朱雲氣之煙共登北斗丹元星君北斗之北神也於是存入至中共坐玉景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丹元星。向極太上玉宮宮中有玄精真人授于金書紀字三五曜行六月一日。

成十五日冬與秋分夏至日相通也夜半時坐西南向寅存我身中三宮三一三神及我合七人我居中央心供朱雲氣之煙共登北斗丹元星君北斗之北神也於是存入至中共坐玉景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丹元星。向極太上玉宮宮中有玄精真人授于金書紀字三五曜行六月一日。

守五斗真一經口訣

雷霆七變道士老淳山林記錄

上帝真人授于滅魔將軍紋貴永兵幕八師日各守八日周此師

日夜半乃始修事存五宮十安生而已施精想使有主夢驚耳

天道山室遠遊八門為之者益精而神遠至也故多不知作者度分寒作屬日也知不知屬日之通耐二十四氣八節之月不可得知又復不能年年出入世間尋問求寫者是學人之災也今作授此一卷自紫文經云正月五月三日雷立春二月十五日雷春分三月一日雷立夏五月十六日雷夏至六月七日雷立秋八月二十二日雷秋分十月五日雷立冬十一月十一日雷冬至斯山林道士當用此時節外屬日也八節日宜修之屬八節益損吸之此度萬具靈仙神明劇要之日也此常自紫景月數之中日二景氣相隨之月亦大吉時也宜以修道是思備而齋之各從本一外周以月一日為建二日為除以次數之。今第山無屬日此刀可用乃以雙周以正月一日為甲寅朔六甲周而復始正月小二月大三月小四月大五月小六月大七月小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為第紫深林外道居絕者亦當按此可也。事足度月或月一日平旦存三一從乙三宮出至乙前乃心起再拜若

如是之勢舉在月心祝曰天尊三帝守真分門出遊座中六氣五炁養我五臟正我三魂五魄自立長生飛仙尊人存保座中還上宮長人調流三十過為良夜當是三一之及三神也感夢見白鳥白鶴白虎金玉之物皆三一之化景亦象也如此事之多端則悟是之喜也。則面乙漱也。每至除日夜半時當起北向作禮北斗七星之內衆是三一從神星中下來入已三宮中華還復精思存之。勞算仙老乃授以口太上天帝所遣三帝所執持真具各俱下入我身安靈生魂精神制魄魂和流使我飛仙。當平行一遊華嶽流二十七過月數一除日為掌星開日夜半時起坐東向去中赤可數數更祝所願之結令還良久乃祝曰上元三真真中要兄敢啟開神主通天台泥丸堅熟與天同精使我飛仙。又行朔晨華旅滅十九過畢乃中而寢。猶思存三一三神各安其宮常與所期剋而生存三一。時感宮中三十過已存時當自叶氣三十過也。叶有開口吐氣之頃也。其特當覺一體熙則為神仙是之驗也存三一皆當部兩目內視神宮也存一之還使太上三素氣是三宮中皇素有氣青蜂三雲色氣也。當在上也則存中三一在真中。目想見此極靈居玉室使天官序列思真特在帝前對坐所見所感乃心作焉。太上是上清之尊極貴神也。此極靈處帝之房關當存

乙三一與帝論飛真生生之道凡此感錄皆止心存一日想一光飲食絕復北乃食之也常如此則邪氣遠過真氣來附飲食華心祝曰百鬼入胃與神合氣填補血液展布為隆長生天地飛昇金闕授使六丁靈童來衛守一之法以甲子甲戌甲申日夜半靜除閉戶之房方圓一丈帝座青北向再拜亦可心拜而已時叩齒九通咽液千中出今此身中三宮之內北向坐千朗膝上心存三一五神與我俱來當氣上昇太極太極北極星已存今急身失體便然而昇天之狀如此則仙道速矣仙人閉之大靜心除閉可於寢牀上為之亦可獨作壇於戚處值方圓一丈築四面使高數人並日常當修之此大靜之道也常一之還當同月和出時向月焉拜華心祝曰太陰玄精明月天人今神生流光照我五臟我五真神遊八素所向所願皆與保會常一之道常存心至見頭上銷福前如此百作之不十光氣之滅已矣。以七常一人急食五果精粉肉飯麋鹿雉雀羊子日忌存又忌大醉及諸婬慾皆過而損七還之事就矣又每他緊兒大不可關不與人共衣履同席而存一心思具靜神存道精室皆欲別處修之此事而已復聖金關華府皆受三光真一經太極帝君真符五千真一經太乙帝君寶章凡此四訣必得仙人消予消予到河川授與無利得有

三一九宮法

雲笈七籤大三一者乃一身之靈統百神之命根洋溢之山源萬物之主宰是以胎育以受物職官圖座而通真萬化祖乎玄元混成天地洪濛太素故名曰混元混元者則聚之上神所居也非唯如來最勝淨場而已所謂乃混元之本源聚炁之邊際開不增告于三一之秘上真之妙法也開口來修練如宝侍員逕靈身駐景長生度世考地之仙長則河源鳴岳開卷入一中為明堂宮卷入二中為洞房卷入三中為丹田真人所存一寸為玄丹祖精混元萬宮也明堂宮在有明玄真宮中有明統神府明堂真房諸玄陰子乃見明統神君諱招精字曰明出三名并治明堂宮室着綠衣朱服帥領四玄鈐口閉玉鍵鎖密如赤玉巳頭如鼻兒形如乳狀如棗核在外面戴物向之此明堂之道也若道士思役身三神使魂玉鈴解開太極使口吐玉鏡赤光令萬丈身之俱華滿三甲三君名字叩齒九通則千妖伏魑魅城形也若道士飢渴存三尸口中開吸而嚥之須臾而飽

也若道士處住閑不見雜人存三君使口出大光照前項史鼠自明明也若行山庭尼野之中有刀兵之地急存三君使為玉鈴精而振之鼠人自然心驚魂揚不復生害心也若道士城宋疫身不死及疾病臨困求救而五者會止心安穆存明堂三君並向外長跽口以青氣使光貫我身令平我口德漱青氣飲當開目微嚥之七過史青氣轉身卻變成大火明鏡身與大俱作一體內外洞光良久乃止名曰日月錄形死而更生者也又暮時常當為之則五臣五帝九天聖君悉來侍衛三十過以手拭面摩目以為常存咽已竟并漱洞房中有三真左為無英公子右為白元君中為皇老君三人共治洞房主此為非真之道自別有經事在金華經中并四宮有上元真一帶君帝君之神合三人共治丹田宮有三元真一之道是也此地真之貴路經來觀帝之經也天真多宮住鼻欲為地真人之地真人隨時隨教宮位不勞損於朝真欲從容住道隨時而遊坐七真以道步四藏也至於天真神並隨小男保一真氣地真人若各安其所之不損為當中宮之滅味宮有洪元大乙真人在丹田洗所入一寸為洪陳實滅除真人角判有過可令之所行也其道妙大經管用綠帛結還乃能得之此經三

百年「後漢王授出來得經法」

之上上方一寸為房舍宮室皆洪元大乙真人神宮所居

太乙真君號如嬰兒始生之狀坐在黃庭中央帶紫錦神衣服帶流火之鈴流火之鈴者無質而音光為之聲開十萬里上清寸太乙真人之實鈴也在于把北千七星之柄右手把此星之柄把此星者能使不動之星隨之為天綱也玉室玄丹宮內外左右無侍衛所以名之謂太乙真君也太乙之中謂三一君獨使乃來存之常先注其戒復行其事也真顯有九室精光說之兩扉間上真衆有黃闕黃九宮真人出入皆從黃闕神童中間為通路以道之左右置闕為此門皆宮之真神迎真人往來也紫戶大竹名平靜字法玉黃房大竹名正心字和方別並如嬰兒赤服水如真方房戶之神手執流金大鈴字寸高卻入三分名為守寸之暮時及旦存思之時光有二大竹等等行見門寸其竹名字華陵祀回紫戶青房有二大竹子把流鈴字生成玄侯衛真過不除外前使我思感通對當開出入執真上堂九門神是九真太上之氣祝事乃可存思三一洞房九真諸要道也。

仙令及玉皇童真住來侍帝前二大竹號曰通真鈴非真元二大竹皆不能通也此中真大乙流屯也於是帝君手房乃命月神婦女雲張使引通之號人覺可為海外使入也雲張竹和歷鏡以開九宮使知外人來入个管閉之歷鏡者是今月為之開者也真開之者號手持可而祝曰赤子在宮九真在房精感行令水客不得入乙號鈴以城萬號號平以手拍可門二七過事當覺而歡所住限也若覺頭項頭開真童來者思真人也當急除眼目內存玄丹宮太乙真君以滅火之劫換而獨之號威所出身外火光赤開之在後胴胴然以熙己一身長大千限也真明室洞房丹流珠四宮之經皆作仙為真人之道得於世真玄丹宮經存真仙可命之要言四宮之領宗矣此一經獨太極帝君尊可與乃教之也亦謝此使隔凡合玄言之通行于世上有真名者遭值之真自非有相授命不開此言也又有玉帝玄玉清神尊居之又有天庭玄上清真君居之又有極真宮太極平虛居之又有太皇玄太上君居之此四宮皆唯真一也道高於神真一也並有實經以備已成真人者未得成真神所開也唯真一之要不自不授之矣太上所以出經八景八神隱真新玉女三十神真執神童祀侯唱神名教中有定字唯一之道用以高會玄真也此太上之宗非庶玉之

所待也凡四宮人皆有之但不修此道有宮中空耳表不重修於九宮九宮黃書中亦空闕非但此家而已至於丹田宮中常有帝君守寸常有太神不復閑之精修乃見存宮中修闕之者神仙不修者以為見其明神一神為男女並可兼修之無不存也中央精者之主乃體屬焉亦合丹太乙真君之道暮夕靜寢思存所言任意見存此極於玄紫氣來入己玄丹宮中有見宮皆出可外使千身遍於內外無紫氣合體華更存日來入玄丹宮中日滿宮內赤紫氣十英豐視如開雷視大珠之狀華乃存上清中黃太乙真君從北極紫氣中來下入玄丹宮日中玄君得視其形化玄水觀色赤如上更存己一身忽然昇上入玄丹宮日中在太乙真君前對坐服色但意前心起再拜乞願開道求神仙長生隨意言之因存乃吸紫氣三十過咽液三十過畢又存北斗七星內有一赤氣大如弦但下直入玄丹宮中照見太乙真君及己俱乘日入行赤氣道中直上指北斗魁中復息良久自明此寢也玄所有真應十四年行之則與太乙同遊頂則七元綱也千八年乃昇上清宮受書佩符使役玉童上女各十八人一夕一存之中數而已吾今撰少亦謂專修此道不必須守三一也又之道精飲食是適月一日三日七日十一日十五日夜半之時存玄丹宮中

太乙真君正坐向外口吐青氣來入我口中我隨嚥之凡五十遍畢乃嚥液五十過畢復呪曰太乙真君中黃紫房體服精絕長映日化玄合座上就歸根歸屬體中大絳前那城赫手之星精遊生日真正生此氣使我然參與我共結同宴玄丹絳宮七魄和柔三魂柠童來衛使我飛仙上映內赤還合重顏受書上清司命章君所服所訣百福神新又存己上三宮中存太乙用氣息四以收服於玄書步遠行為其日為此而數精嚥咽相見之隋漸吁

四宮雌一內神寶名玉訣

宮君長七寸凡學上真之道而不知雌真一之內名亦為不得仙也學者受呼曰玄雌根本行要以立五月獨柔微本生之日入玄水而思存上清神母姓應名陶子景字長凡十九寸為玄黃玄宮之綠斑真之精珠上之紫冠無極進霄之冠服無上之上大極珠冠七寶鳳玉宮所玄丸是下治於身上中宮中上精真名姓應名嬰字朔長六寸六分著青實神丸錦繡霜霞之綏頭戴玉寶飛雲之紫冠玄黃道紫之冠居無上之玄景大幽中宮明堂府凡九卿太化皇下治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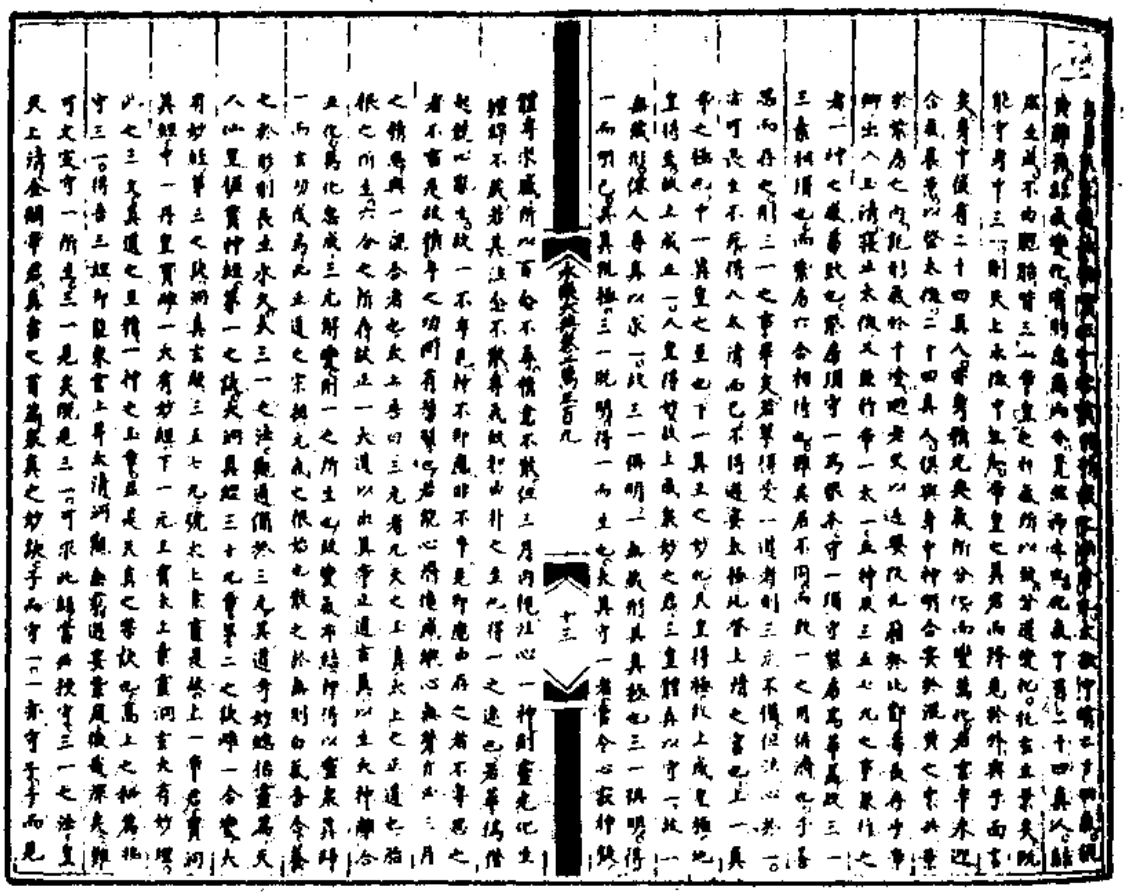
身大度宮中太極帝妃姓宮名處玉字伯無長七寸七分著玄華飛九玉色鳳文之綬頭戴七寶玄雲之華冠無極進賢之冠居元景之上太清極宮宮中玉房府三丹卿丹元皇下治此身極真宮中玄上居虛姓還名會精字合延長三寸三分著七寶飛精玄丸雲錦霜羅丸巴之綬頭戴九玄玉精顏雲之華冠玄黃無極三寶五運居太清九玄之洞無極真宮丹精府雲元卿玄玄皇下治此身太皇宮中行玄丹之道守三一之訣當常存四宮雌真一之神衣服形影名諱所居所處見雷經之上篇以傳有成真人者如學不得參同其事書所秘不許於世凡受上真之法三寶神經舉通靈元無不知雌真一之法亦為無威夫欲存上帝其靈素將於經或不載於經耳有者宜密實內呼魂夜受為華以正五月朔及五鼓本生日來沐浴清齋燒香入室東向存思四宮雌真一之神所居姓名服色長短如上法畢當叩齒十六通咽日太陰真神神女靈含景九玄來真隱寓日玄天朝昏齋上清心命明陽明紫神明運宮宮中玉華黃真玉色變化流黃紫章運致飛霞上達中府長保永三十六過止如此則九青面生玉華金真縣元神見歸形與此共事手佩元神以知而已謹勿妄傳於此四宮雌真一之神是大元玄之陰宮受靈中祕也歸其九氣本生玉訣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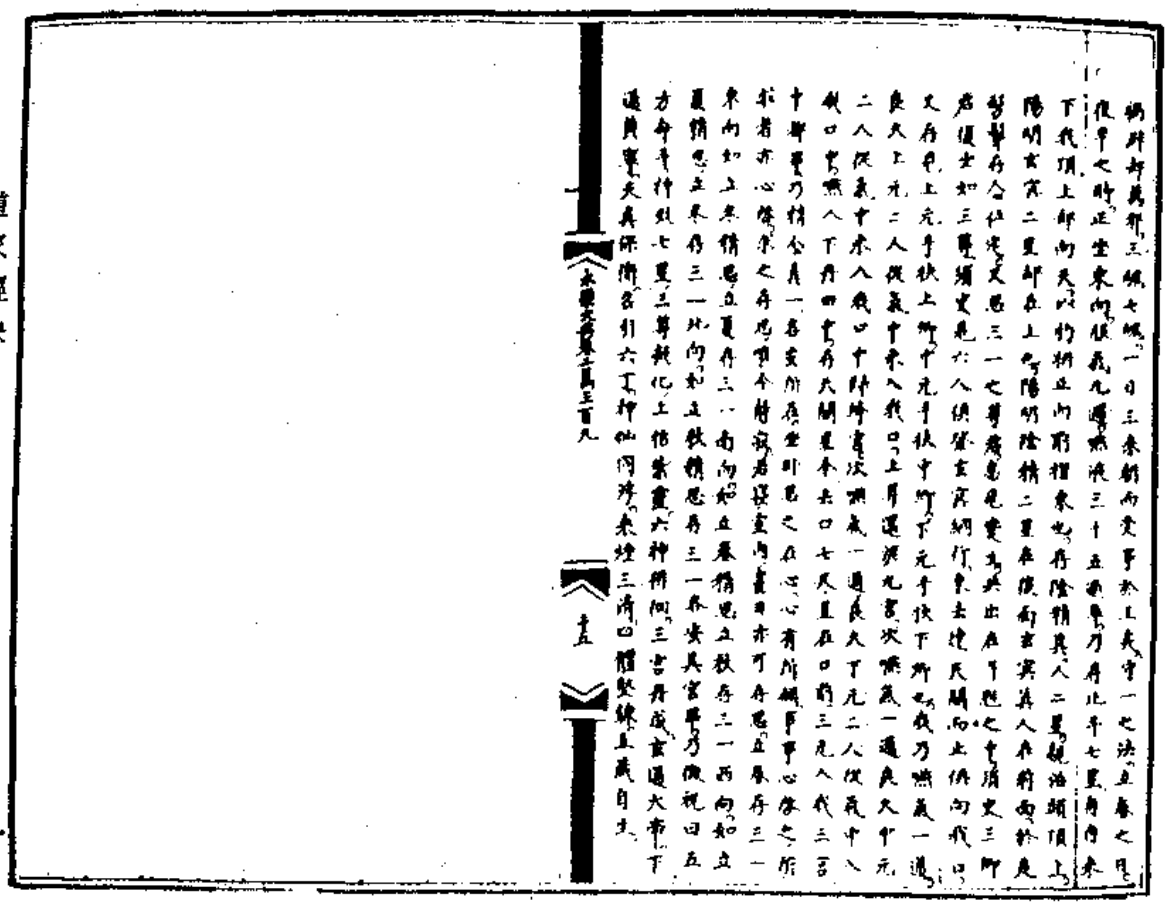
開元景本道之極虛無無上無下無外無內無名無前無後太上之元精玄始之妙真虛極之先體無而軟藏化萬物天地得存雷由於口真也能有主心丹思者十無不知老元天之中萬神同存

金闕帝君三元真一經訣

道書消息受之東海青童君太上真人

所以貴一為真者上一而已三一之所與夫無藏化三之堂道天地為實令是以上一為一身之天帝中一為絳宮之丹皇下一為黃庭之元王並監統身中二十四氣氣以受生立一身上應太微二十四真真氣相和而成成形玄神混合紫房含實氣來結虛極而成神也神者化三一以自生也變化者主一之所造得化者皆由神之自隱混黃相成得玄之樞紐三一元君各有真氣真氣結成為千乘萬騎雲車羽蓋常以內入紫宮以登玉清列為元圖化胎保胎三一甚身得為真人飛行九霄受事高上所以一之所濟成乃生於天地之外但行飛城而小事而已手若能守之網啁制情應感陽精應感隱對三元可見三元可見則白氣實賞含氣實虧混分自是混分自金則千乘萬騎忽然立矣於是乘蓋可御雲中可參白





永樂大典 卷二〇三〇九

宋 胡德欽 宮作師 王高林
學士 王明山校
校官 侍讀 王吉
宮高陸士 王隱居
國熙監生 王韓同
欽陰所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一　二支

尸

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經　出洞玄五仙安名經出太上天

諸天上帝無極大上大道君十方大聖衆皇真諸君文人衆天仙王五老君居南上清玉虛宮司馬司錄司命長生上聖玄和王女諸真人無極衆來一時俱生今當更爲上智皇子開諸法門中明龍漢劫開馬興九劫上度女青文檢度無窮已滅億萬劫其都三塗五苦鍼毫死鬼今悉見光明真告諸天各明上字自然玄文普下諸天諸地水府日月星宿城隍五嶽五帝五嶽靈山九土靈官洞元洞淵洞玄洞虛洞無洞無窮無爲無下無形無色無響無大無小一切神靈明各注別今所說消滅罪鬼善惡功過年歲日月事事列其分別收定形狀所在隨其所作善惡高下各各收把似微衛經普供給無令狂動隨功武就使應運者皇應度者度應時者時應運者運應主者主落地開釋紀水證言除天下一切見明以今爲新於是四衆工智皇子得書作禮問時舉手稽跪稱善是時三十二天帝君即主各令飛天仙人侯禁陽王者開朗具上啟白天中靈官自然上書無量洞章以爲紀官度一切人安尸鍊靈保鬼絕仲真大黃皇曾天大明上元天清明門皇天玄都平育天元明文舉天七聯摩真天度無越例天太極濛鴻天令八天天有八等合六十四字分爲衆方九炁天君以青帝太玄女青符令書下衆方土府九署靈官開度衆方一切死鬼安鎮尸形營衛神炁令地官收逮捕勾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未明和陽天玄明衆華天雅明宗飄天玉落皇芬天度明堂領天靈明統靜天玄明泰慶天大煥神樓天合八天天有八等合六十四字分爲南方三炁天君以青帝太玄女青符令書下南方土府九署靈官開度南方一切死鬼安鎮尸形營衛神炁令地官收逮捕勾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元載孔昇天大安皇度天開定神風天龍黃芝天太黃翁皇天無思江由天上將陀樂天無極善學天合八天天有八等合六十四字分爲西方七炁天君以白帝太玄女青符令告下西方土府九署靈官開度西方一切死鬼安鎮尸形營衛神炁令地官收逮捕勾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皓庭育度天洞通元洞天翰龍妙成天勞業梁上天無上常和天上隆勝天龍變化度天平育貴炁天合八天天有八等合六十四字分爲北方五炁天君以黑帝太玄女青符令告下北方土府九署靈官開度北方一切死鬼安鎮尸形營衛神炁令地官收逮捕勾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上上上一炁一炁上上上無極無頂無色大羅之天自然上文統統中央黃老天君以黃帝太玄女青符令告下中央土府九署靈官開度中央一切死鬼安鎮尸形營衛神炁令地官收逮捕勾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

承命飛天仲人以天中靈官自然上書玄青符令書出五方五帝五嶽土府靈官印各依來符令奉承大法宣統明是時天開炁淡三景詳給玉宸洞玄靈寶天尊說不行河海靜默山嶽五帝時和炁清金風柳景天無汙開月星澤五音解脫長夜開冤結仙主奉死籍還人鬼舞豫翔飛鳴時啟籍天陽羅設花供養天尊一稽而作頌曰赤明迴化混開元分陰陽變炁運自然玄圖七轉五九初運元今靈寶無量洞篇無等之品無極元最陽光普徹明景參煙三圓五緯和以七洋隨色轉變各順本行大法開度鄉運人貴投竹道位登高真回元五緯玉道上靈然後日月洲然九明精天開宿曲反玄清形龍起雲緯化自主嘘吸靈和貫幽入真神行為使飛魂反形來便駕空上遊玄庭玉宮普令上府太平一切受度普入光明萬寶我文四正化主教世滿慢吸刀利刑止章靈文生炁元五靈結精映十方四八分位合五行列宿日月陰陽通理五天真係上皇開化法門一切同調等大千道興陰令生保攝聊為常諸天勝罪衆靈衆開我妙道悟少要各開德劫主無窮九轉成其位仙上仙之中傑誤勿得天尊頌平諸天上帝無極太上大道君十方無極至真大聖衆飛天仲王五老君南上好主度脫司馬司錄司命長生上靈玄和上玄諸元君靈妃諸真人無數

散衆七千二百四十重于一作往起於香散花在四現行三匝還北向作
佛事半坐結三十二天日月星宿一時現明地下九幽無極洞洞元冥玄
微無限開明幽隱普見地獄鐵圍山川溪洞一等無異白骨交橫形尸還
見九土清虛紀市受事衆生普度一切無餘大法流化皇道開張普告諸天日月星宿現滅五衢南斗北斗司命司錄諸君主鎮南昌上
宮諸紀諸水五嶽靈山三官九署十二河源長夜之府九幽之中四司五
帝二切仙明各奉承大法普同一度以今勿新無上無下無極無窮無漏
無過無幽無隱無遠無際無大無小無數無終一切仙靈得悟告令依承
敬從靈寶青帝綠度五仙安靈鎮神元炁天文承元始符令告下承行無
令廢忘無極世界土府仙卿諸靈官令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
尸太陰年於某界安宮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哀貴靈長度九幽之府出甲乙鬼神洛
落連上南宮供給水食長在光明魔無干犯一切仙靈侍衛安鎮如元始明真
無干犯一切仙靈侍衛安鎮悉如元始明真昌與女青文炁宮北文於青
石上即科貴繒幸畢立文於亡者尸形所住衆即極墓界臨壇持帥靈行
高尺九步生所在衆向請大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訖氣九過呪曰元
始符令普告衆方無極世界土府仙卿洞室洞無洞玄自然三氣紐引一切真靈三界仙王普監監官今日上告太并
太文南方三炁并天承元始符令告下南方無極世界土府仙卿諸靈官
令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尸太陰年於某界安宮立室庇形
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哀貴靈長度三炁并地精光元溫綠結形散骨若
內有德即不灰滅洞山明開長度九幽之所出某甲鬼神洛落連帶連
上南宮供給水食長在光明魔無干犯一切仙靈侍衛安鎮如元始明真
昌與女青文青宮北文於青石上即科貴繒幸畢立文於亡人尸形所住
南卿極墓界臨壇時即雲行為步三步生所在南向請大字及文畢叩齒
二十四通呪曰元始符令普告南界無極世界土府仙官洞室
洞無洞玄自然三氣紐引一切真靈三界仙王普監監官今日上告太并
甲乙鬼神某甲尸九魂五神青氣天空受轉輪魂某甲某陵緣度五仙即來洞真
死形土官閻狀四界安鎮靈官在所管衛供給送迎無令拘勤于犯仙卿

明真所告一切成開景便壇文上中靈寶青帝綠度五仙安靈鎮神十九
天大中央黃天承元始符令告下中央九壘土府洞極仙卿四親諸靈官
令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尸太陰令於某界安宮立室庇形后
土明承正法安慰撫哀貴九幽錄錄注靈洞錄錄形散骨若無青帝同
元運劫長存中嶽高明開長度九幽之府出甲乙鬼神洛落連帶連上
南宮供給水食長存光明魔無干犯一切仙靈侍衛安鎮如元始明真昌
與女青文青宮北於青石上即科貴繒幸畢立文於亡人尸形所住十九隔
壇時即雲行為步十二步生所在向北己請大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
呪曰元始符令普告中元元炁土府洞極仙卿四維諸靈官
二神官黃元靈紐高極仙卿四神土皇今日大慶萬仙朝賀乃乙度尸
尸九玄魂并魄守舍形土官四極告令明朗開張慈悲撫哀供給送迎無令
拘勤于犯仙卿明如大真一切成開景便壇文上中靈寶白帝綠度五仙
安靈鎮神七炁天文西方七炁素炁承元始符令告下西方無極世界土
府仙卿諸靈官令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尸太陰令於某界
安宮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哀貴靈長度九幽之府出甲乙鬼神洛落連帶連上天府供給水食長在光明魔無干犯一切仙靈侍衛安
鎮如元始明真昌與女青文白青北文於白石上即科貴繒幸畢立文
於亡人尸形所住北卿極墓界臨壇時雲行為步七步生所在西向請大
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呪曰元始符令普告西靈無極世界
土府仙卿洞室洞無洞玄洞清七炁紐引三界仙王普監監官今日上告太并
太文北方五炁真度王令日五合少陰音讀甲乙炁度五仙綠形尸尸解尸
中房契玄上清信衆真所明地卿開通乘仙經管尸安慰鎮魂長度
通成七世舉以靈精一如明真保爵解王舉使壇文上中靈寶黃帝綠度
五仙安靈鎮神五炁天文北方五炁玄炁承元始符令告下北方無極世
界土府仙卿諸靈官令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尸太陰令於
某處安宮立室庇於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哀貴靈前五炁玉液清光
元溫綠結形散骨若內有德即不灰北嶽恒山明開長度九幽之府出某
甲鬼神洛落連帶連上天府供給水食長在光明魔無干犯一切仙靈侍
衛安鎮如元始明真昌與女青文白青北文於黑石之上即科貴繒幸畢
壇文於亡人尸形所住北卿極墓界臨壇時雲行為步五步生所在北
向請大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訖氣五過呪曰元始符令普告北元無

而起今為上宮南帝老君稱道之號今題太極上宮南行書有分明也天
真皇人曰昔蓋息國有道士姓張字播然所無常皇子受業實誠屈首天
之傳功使未是死於青元山中埋尸於濁生之洲無常皇子以此大錄真
尸形百年而遇洪水所漂於北化生今更號為元靈老君南宮嘉其道跡
在紫微之館天真皇人曰昔舉賢世界有道士姓浩字數明少好山水學
常遭學功使未滿死於化鏡山下其子少傳號北邦元主受此大錄數明
形尸七百年後水大漂度而傳運生人中便姓其受升天之傳今為
玄老之帝南宮今書其道跡在此元玄靈天真皇人曰中元天中南浮黎
世界有道士姓王字度明少出遊學從秦真公受五篇真文 傳功使
未是死於東山廣靈之門其子尋竊誦戴付君受此文以錄尸形九十年
遭東山大風人民搖土覺食骸其死尸而於化生從學成昇天為紫書真
人天真皇人曰此諸君皆積學誠虔道業無威而傳受此文得運生人中
皆超虛步空上昇金闕受籙自然也真並非懸遠世人所不能明專其道
計門于時假光為丘子師石公洪崖先生拜金門並受靈寶滅度五練之
法尋天之傳計門死於漢陽洛縣長丘山高丘子死於中山間嘉縣高附
山洪崖先生死於武威姑藏頗溪之中並受此文以鎮其墓計門于四十
年墓崩而形化後入嵩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為仙卿高丘子七十二年
墓崩入所見齊倚而形飛今為中嶽真人洪崖先生百二十年墓開尸形
飛騰受書為青城真人此之諸賢並受滅度之法昇天之諸緣之道而
傳帝虛受清靈宮為度世業受號真人也此之道事非僅懸遠之傳
元始天王今授元始之寶藏以告大極上仙運之者稱為封錄名上
清應傳仙道也諸天晉女可不求女青之書拘而寶之焉

太帝制魂伐尸法

靈寶之藏元皇玄祇滅三尸之法常以月晦朔之日及甲寅庚寅庚申之日北身中七魄游尸構血尸之魂並天白人罪過自運中傳於身成道是化斬名時時見傷遣為妖賊是以惡夢交於寢魂病書體於神室入所以惡夢疾病者皆七魄游尸之所為也是其日常當沐浴潔形燒香入室猜思魍魎不營他事以度平生義時或齋戒時五存東首拜手心上覺叩齒三七通乃微咒曰七靈八神八眼四陽上告靈命中黃雙真鎮鬼儲塞滅邪精如鬼遊尸微浮長沉利我生關閉我死門若有真丹隨制帝前伏我長生利齡長存大帝之法敕告三元常久可壽三七通很十遍都畢此名為太帝制鬼伐尸神咒之法也血尸之患絕此咒者皆傳滅於死尸

之下魔明魔來受化於三宮之中神生除而合人神明不死常能清之時於身不擾覺時凡所念上道咒除三尸之時常當拜服白芷常拜度自木當合以黃沫求黃服真汁以沐浴於身研諸血尸惡氣常常可和當燒之以行行明若無青木當書當可擇用白芷凡典中甲寅之日是血鬼遊尸真合也日也天甘實合七魔轉亂濕根流真邪濁混順明法動精七神魄散有其日當清齋利虔不雜他席價不可與夫妻相見及同寢而寢天不可爭競時先所行非道之事也每當燒香齋戒修行之時清咒之法亦可轉特流轉者思淵房帝一之事昔使精真以為患也 上清元始祥錄太真王訣三尸三惡門 第一門名色慾門一名上尸道一名天徒界第二門名愛慾門一名中尸道一名人徒界第三門名貪慾門一名下尸道一名地獄界此三惡之門一名三尸之道一名三徒之界常居人身中塞人三關之口斷人三命之根道人學仙之路折人飛騰之翼為學之本而不滅尸於三道之下去慾於三界之門真何由降還以 元真學上清訣道謂滅除尸根道自然成性得飛騰上昇三清 三尸五道門 第一門名色界善心門一曰太山地獄善道第六門名愛界善神門一曰風刀善道第三門名貪界善形門一曰鐵山真石善道第四門名華輕善精門一名行江河善道第五門名身男善魂門一名長夜寒燒涉苦道此五善五道之門常居於人身倩人命根遮人拒真之路斷人得仙之門為學之本而不解形於五道之上滅罪於五苦之下眾罪不斷沈淪浮門何由得脫騰身遊變凝業至元也太乾上學當先斷諸業絕滅苦道真自戶得神仙自然成超得變形遊宴諸天康上尸之道當常其上宮滅斬尸安業滿元王符著頭上當於色慾之門北向啄刀請一杯清水而陳於上師於業手後叩齒九通咒曰上尸青慾自得怳得變化凡使鳥別犯怕溟沈無心或汝或淨貪慾滋美華色自居克行魂寄引人道墜斷人命根截散神道截淋三宮小喜無初真人下已俾韓帝符之然已斷死路己除元妙齊命精斬尸頭三台監形遂出無留滅根晚神勿使遺餘了人得真三宮清虛五帝監執大一受書符元沐浴經帶行時乘度天界滿業王與變上清東空遊運登服所御刀神以燒業手明持元通下所甚王行理於已然門下以杯水津上行北之道上尸即滅色慾自除身通天徒之界形魂無犍善德之惡太真上道俱勿拘傳以次進中門而落中尸當齋書中元滅慾斬尸愛業滿元王符著心前於愛慾中門向丑從刀向使請一杯清水叩齒十二通咒曰中尸彭質猜曰中清愛慾自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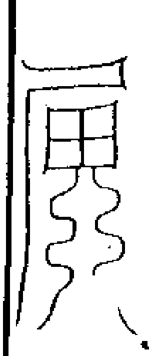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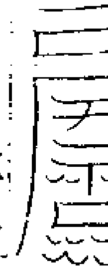
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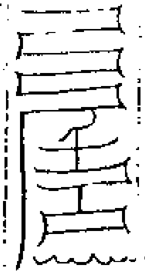
三尸中經

一名去尸蟲也得不死之道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飽味於五穀精氣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於天魄入於地唯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即為禍患萬病競作伐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髮落口臭面皺齒落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噉食物命或作夢寐倒亂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擾五情勇動婬邪不能自禁此尸形狀似小兒或似馬形皆有毛長二寸在人身中人既死矣遂出作鬼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無異此三尸九蟲種類群多蛔蟲長四寸五寸或八寸此蟲貫心人死白蟲長一寸相生甚多長者五寸殺人五臟多即殺人肉蟲令人貪食煩滿肺蟲令人多嗽欬胃蟲令人吐逆不喜膈蟲令人多唾嘔赤蟲令人腸鳴虛脹蜣蟲令人動止皆劇時生惡瘡癬癘癩疽疥瘑癬種種動作人身中不必盡有有者有少者其中有十等九中傳人最多也其蟲為惡好汁人精氣使志學道者調去之仁可矣凡至庚申日兼夜不臥守之若晚體疲小伏床數覺莫令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天帝又太上律科云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評訟群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罰攝逮是故不遭經曰三守庚申則三尸振恐七守庚申三尸長絕乃精神安定體實長存五神恬靜不復搖擾不速不亂不淫棋想中忌真靈衛任與天地相畢無限歸升之時可當三七以左手撫心上呼三尸名使不敢為害耳

去三尸符法 符並朱書 太上曰三尸九蟲能為萬病病人夜夢戰鬬皆此蟲也可以用桃板為符書三道埋於門閫下訶止矣每以庚申日書帶之庚子日吞之三尸自去矣常以庚日書此名安九重中每甲子三尸不敢為害之







此符須先齋當以六庚日常以白淨紙竹紙書服之每庚申如之惟庚申書之不限多少從庚申日平朝服一枚取庚午日吞一枚值六庚多失蟲皆不貫五藏人身無病也知符咒曰日出東方赫赫宜常服神符符衛四方神符入腹揃肖蕩滌百病除愈骨體康強千邪萬惡無有敢當知符為神知道為真吾服此符九蟲離身攝祛萬毒上昇真人急急如律令

治三尸法

道書三尸一曰上尸彭琚好寶貨二曰中尸彭瓆好五味三曰下尸彭蹻好色欲上古仙相求除三尸法

常以雞鳴時漱服瓊漿制之三尸止行從天氣動與人言語

殺去伏尸方　以正月五日七月七日取商陸根細切以東水漬之三日陰乾可治尸為末服方寸匕玄水服下日三服百日伏尸盡出如人狀燒埋之驗一曰伏尸當歸地我當昇天無復相召所去隨我道無還顧常先服之其一切血用辛菜物

殺尸蟲法　真人曰江南多有茎草搖狀根細擣汁以沐浴用之此者為三尸所憎者　又每三月三日取桃葉一升桃根擣取汁七升以大醋一升同煎令得五六分食前服之隔宿無食即尸蟲俱下

上仙去三尸法　朱砂一斤和神麴造酵酒三升化澤二升　右合和令相得微火煎之令乾搗可丸如麻子大日服三丸漸加至二十一丸經四十日百病自愈三尸自出服之百日肌膚堅固千日令人長生不死與天相保不能俱言後當自知

下三尸方　貫眾五分主伏蟲白雚蘆十二分主長蟲狀詳作書蜀漆三分主白蟲蕪荑五分主肉蟲石蠶五分主蟯蟲厚朴三分主肺蟲狼牙子四分主胃蟲雷丸六分主赤蟲殭蠶四分主膈蟲右九味物熱令黃合搗篩之蜜丸如梧桐子大以漿服五丸日三服之漸加至十丸十二日蟲聚下六十日百病愈服之先從小起若女人如癥瘕積聚者亦可服之

仙人下三蟲伏尸方　茯苓十斤商陸

根削去土皮但取中白者五斤清酒麥麴各五斤并於甕中漬直密封之二十日藥成擣之但淳大豆熟之作末如飴狀合丸如大彈丸日服三丸十日以去稍益如雞子黃上尸者百日中尸六十日下尸四十日當下出上尸如手中尸如足下尸如雞子上尸黑中尸青下尸白此三尸與人俱生常欲令人死至晦朔日上天白人罪過奪其壽命削其是以守庚申夕於是三尸不能得白矣是庚申夕人參與伎持關者是鬼與尸是鬼關夫鬼常欲令人身疾體惡常欲令人枕憶盡欲人早死故欲求此之謂也 凡道士服餌但知按方治身而不知伏尸所在上尸好寶貨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若不下之但日欲罷去之則不復故心神靜念可得延生其人貴其道道士尊其藥貫者樂其法然好其事所以吉人死為尸報者乃是三蟲之徒伍也當服商陸散者乃自除去三尸不必消咪而服之也億千審善能服藏者不用此假又其藏是青牛五方之精道士服之二十一日三蟲走出矣 神仙去三尸法 真人去三尸延年反白之方宜服淳水玄當之類此自然長生十歲一變百歲一化鬼變化化藥之精矣也故可服之而得長生也丹光之字者松脂也淳水之類者茯苓也能伏鬼化即死更生松脂流入地中千年變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琥珀千年變為丹光丹光之色赫然照人丹光千年變為桑節之堅節之千年變為淳水之類淳水之類千年變為夜光夜光千年變為金精金精千年化為液液生千年化為石膽石膽千年化為金剛金剛千年化為木成身夫金入火不能入水益生夫松脂實化豈無常形能沉海無方上升太清此飛仙之法勿傳其非人方以當服茯苓松脂各十二斤以水漬松脂七日朝傳去水以鐵消二斗與茯苓合漬之日曝令乾若食一斤欲不食則服松脂去皆長以火溫之以茯苓中治合和以白蜜三物合服之月各一斤當日早起二百日寒熱去三百日減排時日去四百日五勞七傷去五百日服中寒癖欲藏氣去六百日顏色佳七百日面郢除八百日黑髮生九百日黃血減千日內日明二千日耳目易三千日行無跡四千日積痕減五千日夜視有光六千日肌肉易七千日病脉藏入千日積行陰九千日變子常萬日形自像二萬日神明通三萬日白日升同萬日太一迎五萬日在立日三食俱勿忘但道萬日仍去易吐者天遺蔽膏可耳 神仙去三蟲殺伏尸方凡一大車陸根味酸有毒主胃中邪氣堅癖膿疽積物除五藏散水氣根如人形者神主殺鬼四間王月八月採章陸一名夜呼一名蓫根一名當陸一名莧陸一名長

根一名商華一名神陸一名白華一名逐行一名夭華一名逐陰之精此神草也去三蟲殺伏尸去面黑黯不忘男女五勞七傷婦人乳產餘病帶下結赤白皆愈右用麴十斤米三斗如天門冬成末一斗釀酒清之陸六日使飲服五日食減二十日穀絕腸肥容氣充茂諸疾去耳目聰明盤痕皆滅以月宿與鬼日時取商陸服如棗日三道士常種此藥草於靜室之園使人通神令人不老長生去三蟲治百病毒不能傷矣 又方取當陸根四十斤削去蟲皮細切之以水八斗於東向竈煎之令減七去滓更煎之令可丸服如梧子大丸當作之勿令人見 又一方章陸根三十斤正月二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採取過此不中用取章陸根淨洗去蟲切長五寸許勿令見風也精棄盡藏懸屋北六十日陰乾為末以方寸匕水服之先食服十日見鬼六十日使鬼取金銀寶物作屋舍隨意所欲八十日見千里百日身飛行登風履雲腸化為筋久服成仙矣 除去三尸九蟲法并藥術 夫去以夫三尸之為鬼變化無方或見為鬼或似人形雖千妖萬怪然而不神不得人害諸不能寒其惜狀外法要須無欲持心或恐惡鬼間人發既間人發則為偽害厭暴柔友其要當作處當要哭涕意宜訴斛追為人之情命令寢法故欲得用是日依法服日服行其邊藥術試前消去時尸鬼常常忘此日也書庶人用月晦朔日剛抗之日欲於此日能避法人意保眠眠後遠行夢寐期刻非常或操人性之所茂惡鄉覺此物悉憚多法或於眠中喚人名字或數更辛救非抗掉或托人又味見諸實書於已或夢身手同病死或使人擇併患衣哭泣或夢塚墓根孫尸獸或當來死為其遺塞或者大來咋齧或見千馬奔衝往來挽吹舍亭樹路或身衣之形十狀或聶此之物弟婦或期門其中延或行揚人遺患此皆其所為也可見朝一二日所於北心欲意以道自處慶或行法而去之其仙經去凡服仙藥先去三尸其方如右 附于七化七蟲異六丹砂乾漆二兩炙黃石三物搗為散常以空腹酒服一匕日再服七日而上尸去九日中尸去十二日下尸去後當羸於室中所見三尸名狀以絳囊之囊盛水中微哭之咒曰汝死魯北我得昇天則道而辭天去反覆之經三日復咸自於日中大哭讚恨憐愧也勿自將之後當與胡為道人耳 劉根真人下三尸法真人曰欲求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則志意定志意定則嗜慾除乃以神守五萬見積舍伏尸常以月望晦朔日上天白人罪過欲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欲去之法用此方蜀椒七兩乾漆二兩蕪荑二兩石蟲蘆皆作法事搗篩為散以清水服一合日再服之

日上尸去九日中尸去十二日下尸去其形似人以緯本衆之望於衆流水元曰千元爲地我當再天每道而駢勿復四朝三日之中當悅健復少住耳　仙古方傳授所衆二首　水噴者黃陽人也少病常飲此雌山下都道士院丘丘師之言即除陵十三尺其人之衆可度數已增日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回顧便七物衆日服九九百物利丁如即評者數件乃愈復數十日記健心意日更開明乃與老君與庭經金請之告曰日三過道之能思其意當度世丘還與俱與入浮陽山王女侍其八十年復歸故處白髮盡黑發長三尺餘還家食山數衆便去至武帝衆個得爲　沈文泰者九嶷人已得紅衆竹丹去土行還平益令之道服之有如住鬼每留安息二十餘年以傳等文洞曰上符不去服衆行道無益已文洞還受仕衆雖有昇仙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九二人矣　道律月記儒與庭住等其文開九中爲御史與庭如好淨屠氏年二千說髮永得居長安中所會成明皇華爲初所而充與庭成乃入太白山食柏葉九粒還道士爲君清便高有髮號白請與庭曰神有猴穿便當寫道仙部與庭祕湖之藩君曰異日師於南山備食物於道狀有緯子山獨而絕爲武有門師所求但書願道律月當有緯子專師去其及

行山經上皇道京天下名山與庭即於南山作舍備食請緯子而絕爲道數月緯子數百人食爭歡去無開者與庭急爲爲君作神藥安急勇一緯子幸甚少開與庭所指若日朝道律月當有幸矣緯子驚曰律月仙府也安得至子與庭曰如而好道皆還至人點是非月但不知其路耳緯子曰此我皓行可以到之於是與之俱至盧山上理行便登其山涉危險崎嶇歷數十八餘里至洞穴水自門中出緯子拔與庭還石堪水三日而水絕俱至洞中容膝不可轉通日　門石十數重外望門而去開出洞外風日皓然山水清麗凡行百餘里登一高山頂緯子迎我石便之後與庭盤桓悉不敢前去緯子曰仙都近矣無自退也等其手而登陵至山頂頓然平正下視山峯川澤皆不可辨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又數十里及出洞見清水無窮中有見住處積久餘長五百里緯子引之踰石而去開石掩像不敢顧視行至一山下有五赤壁青紫氣高數十尋緯子逕登而上遍大之城生林竹皆自然有自山頂雖竹葉而下緯子與與庭入竹葉中開日見立數如膀觀舉五組引之行入山頂城邑宮闕樓玉交映在實物之外緯子指而語曰此雅川也與與庭俱語其所仙要百餘事訖有一大仙謂緯子曰此雅爲何而來緯子曰此謂頓道律月天或等而生一歎

中見短髮大仙貌甚偉偶玉冠而坐侍衛數列可梁柱殿緯子令與庭拜訖且曰此雅川真君已證得名昇陰開曰開地三彭之仇子與庭不記對真君曰此水如道不可留此即分緯子引盤羣羊見旦宅舟船當盡內一人杜而寢髮長數十尺被臥熟黑洞壁人心目又令與庭拜曰此指外即開宜莽亂入山得道半其瞬目乃徹視之徹視者寫目人世羊拜境忽寤而開目光若日月之明為又見一人卧石壁之下緯子曰此已反君名開宗得道人已絕而緯子承真君之教引與庭歸入開見所涉歷皆是我緯所經之路與庭開緯子曰真君開三彭之事我所承了何若曰三彭者三尸之狀也掌居人身中伺人之過以奪人厄每以庚申日雄列人罪目奏于上天掌仙之士不去三尸無由得道使若無盡也既及平地在衆川矣亦不知緯子所之與庭曰此居太白山求當去雅川之事真見中使居華山掌陽都仲哀與沈羊日求出開慎大而至與庭絕粒不宜應費鄭其真不食緯其所述因語其事都畏身之目開求却迎指其舍與庭乙道去不知所之鄭君道雅川紀其　夢三尸說　道書曰吾人身中有三尸其居三升田好炁人住我得羊去每至庚申日上據于帝請降災禍於人故人多夫拉禍厄緯錄者用財及衆以去之則羊長不死有廣羊人衆方

華家子漂大好道大成卅使回於道者庭受卅及衆百卅衆去三尸是一了衆三人去莊服而立童閭之內衆衆開曰君何人子答曰吾即是君中三彭也欲離子故來相告耳衆衆中貴之曰吾實生子天賦有命分有定矣以自患其開君好居吾身中邊賊的愚偏敵吾修使都大禍死則喜而去吾何貴於君筆戒令吾修道則以救治法不復去必遣是者三尸曰子能絕我言好以則吾非深而以離子可歟君平曰何也答曰吾之被除陽之精已上係太虛自無人有凡人有生前則上帝乃頒吾見求賦于人中主其是護其住而得其中也其人及北門有端之為命財食消作溫暢雖欲訂請使隱安外求止直門題歸還不等及不能惠新民綠時道形作餐留龍陰計自豐其家善得之算紅齊叶當直夜使使凡等其苦我善之復修且非其死以客之得還見其吾有眼耳不如是何得過去今子若好道不必去吾見弟子但修中正抱禁去味遠世棄欲息接就虎勝清三當根定九所日月內照是子高臨則吾見弟漫消閉雖千萬戒教子開投資護外物吾無若人何敢急況護賊子外子且愛第好善恩世情分揚緯則已說而還還於我我今去矣若上彭去則子言語則緯羊宜日精容鏡淵冰無復陽也中彭去則子規謀失等治官申政榮景社國

文訓術藝無復過也下影去則子成月落記鄉鄰生死無復往來之事
指歸滅是見滅況始此則子返為行尸非人也夫人之爰世朝我兄弟以
為猜讎思慮子不修中正得元氣而狂我以算盡非成子之孫保養精
去形華夢中事真快而智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時不活今昔不記保其
真與子且為我留居與子隔時不復履矣三彭煩熱躁入其鼻孔而臭
乃招引後世以猜則真業不復更言道術混沌先生曰吾聞大道虛無無
一物可觀自無入有孟賁形也入衆中正不可目視之中正則天地命其
妙真小蟲記客十三彭我有室者室記則天地皆棄信人自不悟陰使其
內則更有小於三彭者固能往侮矣是其說可深信鄉家民多金能持況
官鈐財所棄道藝爭孟獨矣與子話夢故言以博之笑其感已如此　中
山王續經服荒淫三嘉記　昔大黃帝君大古之人貴帝君者則其
名自以會群臣於崆峒山問道于廣成子曰夫人養生全真遊觀於天庭
閒止息於洞房中得與衆聖齊駕盧領而不敗者則何法莊賈廣成子
曰夫人以元氣為本不化為精精變為形形鎮好生故能明之欲欲不可
報報之則生鬱明之則生益益者損滋累盛百神攝是更有死必有生有
生必形劇鬱益盛衆物之常理日中則仄月滿則虧華盛之事物生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玄牝入無間其道綿綿為無道通變當有何患言之內事女子和愛使
也已下行之道得於牝牡人物之性定其根也不合當則思是有依道事
行而如之矣上仙以元氣為宗中仙以神術為本下仙以衆術為首
要此三者夫何以大皆以動勞神損金服石動費貨求失於歸寂至不得
目然之理乘於真道長生大便前曰生吾有身愛吾動勞念吾紀得歸值
規矩過思慮起運動於玄化之道也　[illegible]
仙者之於是大黃帝君理心神觀想元氣內視反聽自得元氣出自
和於形我之乃感太一真君神玄元內景戒訣妙經一百餘之帝君帝君
開後降中嶽復會群仙宣是妙經回石室山玉匱服神氣經此皆廣文行
天經於和平內思神名內有太一之君者是北極大帝
元氣之神神道變化自北極紫微宮經過於天地開滋皆為物往天則五
象明為在地則草木生為居人則神氣靈為在家則五行家為化往則四
運變為歲之不聞視之不見持之不得無形無狀如與萬物皆狀故謂之
玄牝之象所感無不應所其無不澄所事無不用所情無不動見和道仙
真正為玄關事情為要路得於此者無所不通也是黃文之經次明中說
其時來不得過玄經曰夫欲服氣服元氣為本以時氣為玄妙者不得說

門及不知玄關去路則終不記戒犯切德也但人之去玄北不安却夫求仙
道絕粒爲求死往之門服氣爲求服氣之理無成爲先當持齋戒其求好
日業靜一室安置形爲要每以心自重守無諸邪每以甲子七日若不先
齋則不得行氣內即若不得淨潔行氣不得門捐夫欲修行要當利其一
室好土者泥泥鋪明窗高牖牀薄厚墊氣候新潔不得使邪人臭污觸到
其中其中地須深鋤深二尺餘去淨礫除諸穢物更添好土築搗平實更
須知土相踏令緊既得平穩鋪須薄席其清淨室中唯安書机經牖等
一度焚香念玉元無上天尊又念大一真君又念九天九玄九祖
身之中其一下身竹四之之也大一其君有五藏心作之赤度竹應
一者不得與女人語笑同處臥即有病死鬼來臥人即病死即病重人爲
死所病重人爲死我決罰驚魔大起大作精神飛散社中死尸道人大忌
身之主大尚不出尸人之主宮尸之五祖之戒候物其當以祝度竹業清
俗紀人宜平日存想心家大道身安境界部門悉使之如是常修不已
新氣還復內傷愛使不下神降令出萬當和如此因者勿與一切來人
事給其神思神調氣及使小兒婦人等得知此事勿得默調一切

事陰神不明常保古語好度行此勿乎小兒婦孔大一等微妙玄和若
有違此五戒於二七日閒眠夢之內自有警覺覺悟於人修善其事
仙家勿泄於人所言有戒如此一萬事有先之大事先以之下
以心中如之用不可有他人心說三尸　真人云上尸名彭倨好貪
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尸名彭矯好色慾三尸之爲物常居人胎生時
有道此五戒於二七日閒眠夢之內自有警覺覺悟於人修善其事
仙家勿泄於人所言有戒如此一萬事有先之大事先以之下
以心中如之用不可有他人心說三尸　真人云上尸名彭倨好貪
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尸名彭矯好色慾三尸之爲物常居人胎生時
法之民即其石復則刑不得動刑三尸不得作惡身有功一
劫也先少心中祝言曰三尸九蟲我已知你所能也若眠中閒知其應者
即當起正坐叩齒十二通心中祝曰吾知汝是三尸九蟲我已知你所能
仗使夢中勿與相應對也常先祝思慮如此之言無能變化矣　說三尸
所居法　上尸彭倨居人頭上在泥丸宮中一名上丹田常卻入眉後三
寸自有宮殿樓閣中尸彭質居人心後卻入三寸三分居其間名曰中泥
丸一名中丹田自有宮殿樓閣下尸彭矯居人下丹田亦名下泥丸在人
小腹去臍下三寸卻入腹三寸七分自有宮殿樓閣　候三尸法　若思
夢起居舍藏陳者見腹中尸蟲共相作上若夢與女人交通者其尸蟲會
也重者皆成病若服丹砂有功者當夢大火燒其屋宅服諸藥有驗者夢
父母喪亡墓宇傾頹或見神林尤華之屬或女人或像蓋頭像夫去相離

尽根五刑死者此是尸蟲皆所消滅候也　趙先生口訣視尸蟲法凡三
法趙先生口訣曰欲除三尸九蟲法常以月建之日夜半之時當出中庭
正立東向平體正氣叩齒三十通乾華頂小仰耶復下頭小俛回旋漱二
十過又向前仰兩手二七過前後仰縮手爲之隨吐曰尚書五人皆轉
百二十人爲柔甲除三蟲伏尸將柔周遊天下通度災危除除五逆逐
卦行之三年尸蟲消滅若月中有重建者柔重爲之修此法欲禳我備後
不欲雜錯人衆修令寂靜勿使知之及六書爲戮並不聞聲爲此法勿行
無他但之患　又法先生口訣除尸蟲之法每月擇甲乙庚辛戊己所在
朝之再拜正心稱吐曰願求玄明星君我我是保我是使我壽如松柏生
年萬歲生不落頹爲甲除身中三尸九蟲蓋走消滅常得清靜頓行之萬
善此仁德生者所也求吐五所以上尸柔好欲私之　又法先生口訣
去三尸九蟲法常以月晦日日出前時東向日所出處勿令人知
華子曰夫欲知吉凶月月中有蟲先曜璞日中有蟲三足烏水中有蟲蛇
此兵上中有蟲戰場結陣中有蟲蛇白似足三尺止之他物勿論　東方
氏制三尸法常以庚申日得頭中有玄上老君泥丸真人二人並共坐上
色正謂之中一物四肢之形狀如得門有太黃老君黃庭真人二人並
著遠遊服玄佩坐於真元候官下視口日月象清靜仰承謂之上一物

而即之象次存心中有大一大帝綠宮真人二人並共坐上著九陽遠服
并向迎著之化生於東陵候官下視口日曜清淨即即即皆令清淨如五
色正謂之中一物四肢之形狀如得門有太黃老君黃庭真人二人並
共坐上著十宮之遠服玄佩之化生於黃泉候官下視口日月象清靜仰承謂之上一物
分明如白素謂之下一物形狀象於是三尸無從得動矣　紫微宮歸太
上去三尸法　夫人身並有三尸九蟲人之生也皆有形於父母胎五
教精氣是以人腹中並有尸蟲爲人之大害常以庚申日夜上告天帝說
人罪過絕人生籍欲令速死鬼得子資氣尸有蟲尸衛在此
上避走曰庚戌四時八節三社祭祀不精潔與人作病甚心痛狂行代人
壯命上尸彭倨在人腦中代人眼目令人好作惡欲食衆生或口臭齒落
中尸彭質在人腹中代人五臟少氣多志令人好作惡欲食衆生或作惡
夢驚恐不安下尸彭矯在人足令人下關機痿五情躁動不能自禁若尸
爲作則害子是故使在不絕又云上尸彭倨名青服中尸彭質名白服下
尸彭矯名青白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鳥形狀皆有綵氣長三四寸人
說庚辰日作惡其如人之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還家實
非亡人蟲也身中三尸九蟲並頭群多共學道修長生者若不先滅三尸

九孔流頃眼暴斷故求長生不死不可得也俗人謂地聖經方盧涉乃來覓客之所由也此上聖之至訓真人之秘言宜可協戒制之法每至庚申日夕不眠以守之命不得絕天帝罪滿五官縣其人心死三尸庚申三尸根眼之守庚申三尸長絕太去魂湯索而死爾乃精神安定五藏恬和不復搖擾　太虛真人消三尸法　真人曰常以暮甲寅日夏酒午日秋庚申日冬壬子日晨卅時更搞水砂雄黃雄雲三物等分如搞以綠裹之使如棗大臨卧時塞兩耳中此消三尸鉢七蟲之道也明日日中時以來洗水沐浴著更新衣服注故者更裁先除漆之都畢又持酒於竈林下道本所住下室淨潔平安牝卧向上閉氣但開良久微吃口天道有常改易改新上帝吉日沐浴為真三氣消尸來黃安龍實綠七龍與我相親此道先消綠尸鉢之上法既為形之要訣也四時中各取一日為之　思念通城去三尸法　凡君通城教子隨卧外如空城衆如井泉外常不足門實有餘得道五藏夢得鉢行正念道常慎子勿思道念道立欲行願思道念道常以道保門保金實外常如無門神安氣為仰不拘長生在己三尸自去百病九蟲皆自消除身通十災仙人都居　五行篇　又除尸毒法　又三五行業文曰常用朝望之日日中時臨日西向持兩

日中出月氣心中出清氣於是三氣和純合為一以漸集五星外消微如光之候長久少可滿四十通華而無浪此謂練形之道除尸去之法天行之性也　又法常以七月十五日去手以中使作伏服之即自滅　又法凡寅日去手戌甲午日去足以甲名之斬三尸　存心中書表去三尸法　經曰常念心中出青氣五行通服心青開之於況九為之不止三尸自去長生久視引命制名著不死之策訣也　神悅元始法　十月安甘草分張朱砂等分為末凡修五清之道先身入神伯教兄弟於世五死去先身永得地球故在人中并長死後者三日當取清水一盆真朱一兩投水中搖於中庭南向號水上叩齒九通咒曰敢化成神尸變入室三化五螺幕入九天九天之頃更度甲身甲身變化得為真人勇健思玉童三人女魔思玉女七人金藏水仙灌死人取水自洗手面仰天吸嚥又除咒曰天氣乙清人化己生得其上天九變受形五昔三法斷落死名超度鄉鬼還向常庭如此十人更變化生於九天之上九年得并五清之智真法妙於大洞度七祖之法五帝所許不傳非真有金名帝錄字紫文得見此文勿輕把用要傳於人七祖父母長開恩實三塗五苦萬劫不墜固社明行七百年有真者驗傳　制三尸符神名彭瑒好半為水服彭

筑好飲食彭瑒好已絕此神與人身同生能調三業缺人速亡滿百日上奏于天若能制之立見長生今其太白山制三尸九蟲符于左

上尸符　中尸符　下尸符

每遇庚申使者此符奏之三尸九蟲自然消滅令人急作安靜常以淨夜叩名念之大吉凡遇甲子庚申切忌夫妻共寢食器在清淨閣三尸自滅矣　制三尸日　凡甲寅庚申之日并三尸鬼能亂精神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室寢食可慎之甲寅日可制指甲甲午日可制脚甲此日三尸避魔欲以制除以制尸鬼也　感應篇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奏上諸天罪言人罪過　孝昌齡拉曰三尸言人罪過非俱篇中言之諸書亦皆言也二云上尸名彭瑒中尸名彭矯下尸名彭烏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代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代人耳分一居人頭能令人多思欲好半為一居人腹能令人貪飲食好急想多忘少氣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根常閉好得漏五臟頭如斗生庚申日與身中七蟲上諸天罪言人罪過大概三尸言過乃其職也我所汎修真之人鬼當免去一云三尸庚申三尸伏七尸庚申三尸斌守者尸庚也不欲三尸得

知言其過也一云寅日三尸過兩手當去兩手指甲午日三尸過兩足當去兩足指甲此名斬三尸閉所在痛去之鳴守鉢其百守庚申當去指甲執君清心養欲無使三尸所能惑人者數事修以千吾方丁童君僧民座忘慕清虛一日四山行為真人得手吉本所傳受根洲仙都祖師口手訣能三彭之仇半契座真悟得手印彭者三尸之初也常居人身伺察善惡庚申之日思鉢以開此門三尸言過乳鉢不出門門守心外門去甲此行之初法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百十　三微

儀

靈寶鐘磬威儀經

爾時智德真人稽請仙衆問於太上曰衆有二種一者聖衆二者凡衆若欲建齋啟奏威儀鐘磬云何法度主吾一切不問凡聖皆來集威儀鐘磬云何於吾衆中能化道法時至不齊衆有前後於是教主種仙光從口出徧照諸天五億世界無量國土尊使聞知帝大神力演真一妙義令五方之鐘威儀鐘磬隨方陳設音聲遍天地聚若雨滿虛空作諸華雲衣裳動履十二時一切衆生聞之歡喜頓悟除時不信者信業障者得銷劫成普遍十方法令所說當為開悟皆使精勤雖聞鐘磬衆聲無礙不審上天下地不有等差者乎太上告曰三清上境三界十方大小名目亦有不同今但說之法其說為大羅天中有九明華鐘七曜神鐘洞光陽鐘飛雲鐘夫光雲鐘開天光鐘自然神鐘玉清天中有源空天鐘華寶雲鐘雲明寶鐘元合光鐘

滿空玄鐘上清天中有十華寶鐘四華鳳鐘宝祥明鐘龍祥明鐘開華鐘太清天中有九精合成鐘百寶宝明神結雲華陽鐘天飛龍鐘九天中有自然華鐘九色光鐘萬寶花鐘大自然鐘皆結真精妙炁而成光明朗徹神化無方千形萬象雨空雜石或大或小隨逐自鳴音聲響亮扣得應仲四梵天中有度命神鐘長生靈鐘無主神鐘消災神鐘制魔神鐘降魔神鐘伏魔神鐘擇善寶鐘集仙鐘聚和修三界天中有得生之鐘富樂之鐘自鳴之鐘安神之鐘通和之鐘度命之鐘護神之鐘皆以玄精寶銅之金鑄成明淨之炁承於天之炁元炁之炁合而成之能利天中有漏花之種和樂之聲宝聞之鐘成能之鐘迫齡之鐘消災之鐘度厄之鐘護魔之鐘定主之鐘保命之鐘保期之鐘引生之鐘消魔之鐘皆以金銀銅鐵隨宜造作玉華玉英玉金精鐵鑄師子神兵辟邪獅象金剛神王隨宜待衛晝夜考擊開悟聲生於是智德真人復作威儀科戒告下三界十方今得見聞於是承傳威儀鐘磬悉不登法服清淨洗鍊先其所應皆五事考之先須澡身之中百和香湯澡而浴之千二六梵應天聞萬事朝宗乃著新衣日沐採順清風仲夏

散經華盛香通太空衆聖赴期乘蓮遊旅鳴鐘日出常擊發天光者華主神香萬象照宝求仙往玉容端嚴動長宝鈴幡振寶幢北天真樂飛我幽潭心如朗徹宝珠日曜九清圓通神宝湯衛開空洞鍊求都非所觀妙音良可聽修從度正響開發幽冥信心十玉女來會機金鼓振迴旋開空萬千人振度九幽衆苦魂魄宝出沒曠來還上神力願悉滿法音破無擊玉京太虛色六慕玉道散一元氣聲綸地維法輪出天綱慶空心自靜悟聲無史經塗北六時響作我百萬億神大振幽冥盡使天聞盡偏滿空往轉無鳴十二時龍翔百六神聲八音華音陽義天尊威儀四龍隨天運五帝律日月女歌寶玄宝音十仙聆法鐘俱集太上家五苦長解脫經歌宝洞歌日入萬仗萬天樂盡飛相衛導太上敕聖教普告於世開應度五真王分職有司常仙豐擊玉鐘來聖朝天開其日未來往朝禪常齡來夜月二時道非齋四界無停駐玉童唱時至寶鐘振鐘音響玉華鳴玉磬擊玉鐘金鼓和八音陽和下幽宝陰景照宝房神童經經音發揚頌奇妙解結宝洞微聖合幽真共美座中聞清音飛外揚十小童宝法生飛聖世即宝龍日月相代謝晝夜更故新天下萬合香堂降十六威玉音鄭太虛參德玉策禮仙齋五德結天環三千世

靈寶三元威儀經

爾時上元金精玉帝赤仙威儀太上大道龍城山中與太真王夫人共宝一時華林之下時有元始天尊悉集宝寶綠與三景衆宝神仙羽蓋三十二天上帝玉真飛仙玉女千億萬人建九色之旛千紀宝蓋散花燒香浮空而來前導駕從侍衛師子白鶴鳴歌皇五老旋宝太極參軒來真並降於龍城山宝時天明蕭清日月

侍輔星宿洞曜嚴儀不行河海靜瀾山嶽屏理時和氣暢不揚塵天無浮雲三景清淳五音解暢長夜開真招集仙官死散還合解形昇明朗曜被紱諸天擁躍旋泰妙音一日一夜山川集福一時福平七寶滿堂生自然天人豐洪無有飢寒道在一國淳波十方天尊下教告太上道君曰今出一切備樂翅言是道結開三皇泰嚴統真總教元度當今人類以今生時是宿慶福德所建男女統行不生苦惱信向敬持道真北帝教天地二父一會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五事臨治福教之經告九無交兵天運行真度當從人心破壞自相毀傷男女夭命疫病後本元三官赦於洋海太陰煉於社運生死緣對種種相惡衰衰纏繞無解無休羅剎鬼魅刀山飛血萬里斷絕諸君宜高皇之境居太山之位勿所貪著不於之氣今日同慶所喜無極聚會未得不相告於是道君下座稽首上白天尊滅極之却因緣生今遭遇神真道降空山得值仙官開知所陳普泰教法衰度教忠節度天信願掌衆高仕重德所不稽道有得得時不等得滿得相可天無相隨人隨運從是因運行三道上升六天方興人老文殷始三官自來之教好可如何衆夜憂惶形羸無事意終才元周知何方可得開度為諸衆生解脫幽情作善因緣伏願天尊時垂哀憫所

孝先教初本開緣以大慈普救衆心屢行高上使用四　天尊告曰大洞真經幽升之道所貴一種救度七宗福源一門寶寶大乘普度天人福通一切生死難愚重文大字道行玄教寶三洞寶經自然天書盡是度身升玄之法修之者即朝龍駕白登晨華之都勇度八難免諸苦厄七祖生天見之者得心信向世生善緣若令方寸識教三依授受真人宜備天儀教導三衆使有心者得成神仙今當以重寶金籙開示三元威儀自然真經相授此法高妙不得輕傳舊科四篇如一出世運此保道須對今四十年乃有金籙宿名合真之今聚德二傳自無此家藏之中慎不休年限而長與今勇形屬魏七祖受練道乃萬劫世主普前福得對根俱之成之道若得真經幽訓授奉承依言於是天尊即命侍經玉郎玉名監度司馬玉右弼九天真王迎九色之節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帝玉郎玉名監度司馬執經在前道君九皆三起三禮奉受威儀自然真經天尊按度法事說真錄天授使於是聊陳道君侍奉行宿各坐中里四百毛以授太真王夫人子教玉帝之君天尊按經之時諸天侯德衆真聽訖西向三禮雲監度監官來西二華南經北斗二聖真人侍衛玉侍衛玉女真王夫人執十趣雲幡車上玄女青天君教百神人之節

玉下有侍經玉郎玉名監度司馬玉右弼九天真王執九色之節正於中央元君迎信三尊萬神部列真王乘空侍衛天帝命駕天尊起於諸天大聖真人玉女二時同復禮畢俱起左迎途宿散華三遍周匝慶慰一時同復玉郎告啓司馬東向請坐三德之法按道授度行度事畢真王迎送諸天帝王天聖真合神仙王女一時起禮於真人今坐十記右侍三遍期滿衆真各去空寶三元宮中有三部威儀上元總真中元總仙下元總地部有八十條三部合二百四十條上應二十四尊中應二十四神下應二十四尊三部八素元始之宗三元宮中各以玉童玉女二十四人侍衛執香爐華蓋天樂前導後從侍衛玉女各二十四人侍衛出入常隨一門其道尊重慎勿輕傳三元金籙開文真仙品四時洞天威儀道事清朗向本命迎心吉祥三十二相乘雅駕以兩手指天導開各九過手摩額候兩眉復按兩耳候鼻兩邊上下兩孔事事各七過畢還東向閉眼思青雲之蓋遮臣一身玉童玉女各三十人侍衛左右手執三七色節從事前導幕覆復於玄幽白虎旋繞龍翼騰翔列分明前後二十四通畢九曰

先曰洞天雷霆最值登玉清威儀齊列備我身形諸帝侍衛八素尊靈降伏萬精神兵所繞三界大帝天仙真侍地祇侍童衆妙精齊并入玉庭真仙品四時洞天威儀正中當向吾迎心吉祥十方尊使侍身九過兩手按額龍行九過次以兩手按面鼻兩孔房及耳各三七過令百邪鬼精遠向東開眼思青雲之蓋遮臣一身玉童玉女各二十人侍衛左右手執紫旌之節從萬神千真前後圍繞復天朝玄龍落道五帝并斬天儀雖列審定分明叩齒二十四通畢九曰赤明敕真三道啟寫雲開度洞清八門五帝神僊我形魂三八景神并心合環天衣真真形保神衛陰景與衆龍并雲抗足五陳上朝帝君尊仰啟二十四通畢上元金籙開文真仙品四時洞天威儀正中當向玉庭心吉祥五方尊使侍兩手若屈不解明時身九過次以兩手摩膝百按兩足踝常各三七過令上下氣通還向東開眼思青雲之蓋遮一身玉童玉女各一十人侍衛左右手執五色之節從千真衆神前後九層復啟八素白乳保道長經參行天儀同契雖列在左右而叩齒十二通畢九曰朗儀洋洋天衆真真仙童侍衛玉女侍側玉文洞神威列日君堂魔降伏清靖三魂道行正真乘真真駕龍駕白鶴上升太極帝侍衛十二

元金籙開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然十燈以照十方於燈下向天門十拜
先下天關地開重陰不明破上朱燈為我通宵十方尊神玄鑒我形魂魄
洞輝自然光精上元金籙開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非二十八燈以照上
十八宿於燈下向東南二十八拜先曰明星大神光泳十門下映元
此不盡我然華燈乘光上開願得清真眼我形魂上元金籙開文真仙品
曰然燈威儀非三十二燈照三十二天於燈下向天門三十二拜先曰願
洪陽陰三氣乘玄行七步摘華大十德慈長壽仰望輝光日明燈我
願成仙願我七祖同升諸天上元金籙開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非
於五方以照五嶽於燈下拜五方各一拜先曰五嶽靈山炎帝五方五帝
尊神神仙之宗今日然燈上照天王記我名籍度入仙宮七祖解脫同升
太空上元金籙開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功德至重上照諸天下明諸地
八方九陰並見光明侍晦之宵魂魄周遊普令暗見明燈雲乃不得中論
半開半明令人知世宜慎之焉天尊告太上大道君靈寶上元宮中金籙
開文真仙品曰自然威儀八十條金格佩行諸天之官託得其之者宿世
劫周陽光舞宿有名仙籙數得根時修之者即駕鶴羽衣日登晨來
之者七祖即得出離長夜上升天堂道遂無為上元金仙台中門戶清前

以下缺

靈寶無量度人化屍受形

烟大空三日三夜洪天星根日華煥朗月耀一時俱轉如風解煙彩雲布
臨天無淨翳四時明清一劫地土山川林木編平一等無復高下土作采
宮文伊吹玉無有異色衆真侍空元始天尊玄生空浮九氣光曜靈之
上說經一過諸天大聖同時稽首是時一劫男女屍識珍珠交形空仙說
經二過雲華遍盧金玄樂日說經三過龍龍仙鸞鳳采真衆說經四過真
仲綠青飛化形光說經五過大羅開通神炁併會說經六過名錄上清靈
寶眞說經七過靈眼觀大洞照洞元說經八過天馬吐　　飛華玄說
經九過三官都錄脫謝幽尸說經十過神華定保生炁海步是時一劫是
男是女莫不順心皆受護度成得長生道言是時元始天尊說經一過衆
方無極無量品道炁大神無鞅之炁浮空而生說經二過南方無極無量
品神力大神無鞅之炁浮空而生說經三過西方無極無量品攝精大神
無鞅之炁浮空而生說經四過北方無極無量品玄運大神無鞅之炁浮
空而生說經五過東北無極無量品飛虎大神無鞅之炁浮空而生說經
六過東南無極無量品靈炁大神無鞅之炁浮空而生說經八過西北無
極無量品攝明大神無鞅之炁浮空而生說經九過上方無極無量品化
炁大神無鞅之炁浮空而生說經十過下方無極無量品炁形大神無鞅

之炁浮空而生十過周境十方無極天真大神一時同生一劫男女願心
歸命明號大道深契神源感言得生皆有壽命算歷千萬不見有期至極
威神純布大法使令一心開達根本知來生時復是何狀炁空之中以何
因緣生知覺及以見聞五行衆著無不備服生過轉去氣散神離尸骸
埋在元始神智蓋覆群生一概生靈化此尸形受形炁生上為真人必有
妙法元當教宣如是天人真衆無量狀貌如若聖若愚若凡若聖皆願
順開維彼天中尚衆愛欲所染恒微無於道妙未得度明皆承聖化道說
靈寶衆者有如細而塵藩無缺之炁遠離一等生皆佩服非可禁止於是
元始普知衆會頂生祥光其光九色照徹十方無極開生三十二天三十
二帝無不明朗於此光中普現劫初衆生遠去複留但為種類轉生或不
見道真無量衆無量報目為之前後一一時然如對心目元始備觀天
衆於言告曰玉清之道妙出萬天神氣四光廣滅形跡形跡為氣抱神舍
虛隨自由出沒無礙回觀世界如於一滴分攝洋光所現虛界得為有
味大如春米在空空之中上次九天又光郎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化尸
受形妙行真人玄妙靈仙無鞅數衆俱入有味之中天人八衆自得光初劫
說四中入既入味口不知所在幽扉散地還平正無復數劫元始即於有

味之內說經都竟衆真皆度以於於我當此之時普慶歸言法事朝迎諸
天復以侯欽之間校無前習是時天人迎值經法普得得度各其本年無
有中傷頭上師仰化形受形不睡不明不代不沒不淨不濁不開不覺不
成不分化形受形生形尊卑貴賤受與貧或親關女民量欽衆太平經
始出於一劫以通泊有生心宗衆禮敬皆得度世過言元始天尊說經十
劫言過是諸天上聖化形內名隱顯之音皆是其上受形內得百重之隔
名也非世之常別上生已成真人過去元劫化形受形受易重形能應其
皆頭之十過諸天過衆衆說次第說經事訖衆會作形禮謝還五山山
皇日月星辰華芝史精四部將帥九變萬仙群聖來形應現成其化形受
形由有代人皇帝之上頭之十過則五劫過生三劫過年魔精長眼眼伏
地奏請受人元說而得生頭以前者學士劫衆衆消經永劫其以生到元
劫衆相民教法可成仰化形衆神集會但坐元元而已不能得具經頭此章
身則成仰化形受形尸解隨世世皆成無善因緣萬災不干神明護門
斯經尊妙得生帝皇人無等倫之法無能及化形受形度
上南宮七月長齋誦詠是經上清三真太微帝君為此化形受形身得神
仙書名紫錄金簡刻元上生十月長齋誦詠是經玉清神景飛生帝君為
此化形受形得為飛仙開生帝主君良父子安鎮國祚保天長存世世不
絕常為人君受錄算方民鎮太平八節之日誦詠是經九天化形受形帝
君為此解度其仙得為九宮真人承分之日誦詠是經九天真主乘
駕空洞為此化形深潔應神受形太玄百神飲丹生命繁止萬劫長存不
經苦垢身有光明三界得御五帝司迎萬

元始無量度人化尸受形經

元始洞玄靈寶無量化尸受形妙感度人百劫
陰韻雄合自然元炁赤上大錄成真元始祖劫

化生受形神去曰扈不覺不開神州回形動起居神毫皆道殺太上所尊
無不化生無不受形動不静神運化均化化長成形精華自主川長天地
開明三景是為天根神無相狀以道為身五行之精神命萬億清感已
日已賦形五色百氣隨為五文開郁普植神賞無文不光無文不明無文
不立無文不成無文不度無文不生上招靈集符自前成形人賓因書飛形
更生緣歎及新其符其具化氣受形則以能存小大無常飛登太清是為
大梵天中之天劉卿藏室上山上常上極無上大羅玉清静形劫仞君已
君存三華御使大有妙建金闕玉房森羅淨虚大行梵氣周回十方中有
化生受形之神中有自使靈和寶主長生大君中有易賞序精受形司馬
大神中有玄文化氣材生隸書文人中有甫上非命隸延壽益算度厄尊
神化生受形無量受人分日校籍諸天臨軒東方無極旋光神王長生大
靈無節文人南方無極開明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受人西方無極大惠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受人北方無極自青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東北無極威德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東南無極度生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南無極母通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北無極元父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上方無極主尸神
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下方無極司形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十方五真飛天尸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百五十七　二十三

受形神王長生度世無量大神萬東三景乘雲陳晃洞胥靈無華紫行符
替胃白變君臣顧轉廣大徹四真之無無天命靈康場有所叫事森非復
辰內音向化玄晚胥萬歡作頂七良母前八靈樹從千乘萬騎浮空而
來天光朗耀洞徹重孫步諸仙相南水在宮長生真事大陽大宮把筆把
牿舞封常前隨靈伐伐威使井浪錄書北帝大陰諸仲化亦位理吉消靈
君雷電險景靜落七元九缺咸劫六天大魔司錄司命司殺司功五關幽
府泉曲洲源真主有命普度流散大玄起死靈水游魔流大魔磯繁献嫉
形魏靈含氣仙化成人不壓臨臨澄淨光明自保歸無天界勇使雄說
刀塗炭覺試之都飛行遊寞通達上清上清之天天帝洞陽無三之境見
竹東方八天利慶昭華天帝王朗栖葉浮神衆衛天帝招有宗狸陀悝
流天帝保仙宜遼少正陰皇天帝耕莞道　々叡鋒天帝華承降公記定
搖休天帝緋方妙容邁治靈寶天帝崇悲昇洞無淡微天帝曾希伯文南
方八天踢華靈真天帝梵渾雲南歷歲文天帝賞滿定惠杜伐周呂天帝
番維瓊公郎遵億影天帝茂番秋雷大戟騎沙天帝極道附號黃雲羽誘
天帝栖摩決太谷羅魏仙天帝八真杜防覲伽幼明天帝廿部赤蹤西方
八天頡洪洞香天帝伯上界卿乾花溫靈天帝慕靈仲秋時命周隔天帝

梅梵伽叶阿正非根天帝蕭儀慈值淮斜純化天帝梵阿阿已搭羅般靈
天帝韋相顯重夜河司靈天帝情侍衢虚大紫輪真天帝開命上晨北方
八天寶服紫陽天帝玄方九靈慕映神實天帝曉摩無元清上昇持天帝
靈智遵開太始梵伴天帝望明雲岐朝劉尊景天帝阿龍長妙梵有仙天
帝摩仙法王典教賛化天帝統掌始飛昭耶附生天帝慕勝祈門三十二
天三十二帝諱天隱諱諸天隱名天中空洞自然靈書諸天隱韶修羲之
音復命之尊回生之神化生大魔受形之靈九散十合變化上清無量之
奧深不可詳散落神真普度天人今日欣慶受度歷關諸天請滅三惡斬
絶死根飛真受形名列太玄具王鬥衆無樹天門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
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化生之形青帝蒼真白帝朝魄赤帝還氣黑
帝通血黃帝復命萬神持節遵徹太一起死復生形具神備調理三關神
風入元衆溫皃山玉童一炁六丁威南變化旡德登仙隔光神變具前費
誰登頻賜北虎并外衣帛調帆錄九宵仰鋭况九三五斗網紫雲飛烟飛
化形隸飛井太渊主籍九尸須備百靈青天魔王斬絶道死有天魔王金
耶上皓白天魔王元海青龜黑天魔王辜屯老師黄天魔王非帳紫嬰承
令大劫悉意化生天生皇君慕帝寶掌地生皇君殺死伏藏人生皇君戴

永樂大典卷七千七百五十七　二十四

殘元抉死作主形練海夜紫八萬四千華生回房神靈華生遍一渢淮皆
有青看戰如君很為真化死吃遵魔光五帝大魔萬神之宗飛行鼓從趣
相神兵旗幢鼓節遊幽太空伐衛魏夷天杖敕功化死交形嚴檢北酆戎
敵上帕玉清神公奉受承命普稱不祥雷電激長龍虎聊張天丁騶邪大
叶素風黑雲萬里電夫八衛猷有千犾恨遮真泉金鉞前戰巨呼石精層
劉飛奥風大無行千千截前衆萬罰形屍無千死是無妖精天中隱初除排
勻名三官北鄷明候飛攀不得容隱金馬驛星香無窮萬神威德三界
承敘斜主上清消混其層龍濮儀康徹台華劫號涅之中上真無已下開
九淵威鼓波濤三萬六千外坐中處食縮濱玄玄極上下無幽無寞無形
無影無極無窮君有大神虎嘯龍音六日八角東寫風雲千拖混泥如丁
形三十五分剛白如銀內有三界日月乾坤山海草木老父幼稚生者究
形滅者化辰狂來輪轉萬常運標死化為鬼鬼化為人是道運迭伏持漓
春帝吐王符化死斷元受形主其真無化倫大空浩氣北斗南辰合為主
無玄白不分消津大梵運靡無光香明開闢運度自然元始安鎮數落五
篇赤書玉字八威龍文保制劫運使天長存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
演三十二天輪轉無色周回十方旋升歷其回度五常三十五分陞戸

羊書之佩服化氣交主疾鎮快陌鬼當成解如風揚塵世間真氣推一切不得來害大化服之威累勒爾仕主御天書實關宇宙長一文天真皇人皆書其文以為正音有知其音能誦而講之者諸天皆遣侍直書童下錄其身當得功勳上昇鎮天萬神朝禮此代侍門大功兵兵王保衆州妙除煩社得遊行三界諸入金門此音無所不詳無所不度無所不成天真自然之音也故滿之致乘天下觀上帝遊宿萬神朝禮三界侍衛皇決來首題錄自己姓根根當十方魔消滅諸邪退山嶽在理出靈真伏招集羣仙天無氣役地無伏塵真氣清天晏日星也

叙七嶽五嶽真形圖

七嶽五嶽真形者山水之象也蓋幽明特陵阜形變高下參差長短象行流似於指掌舒卷於方寸隱顯於天真通君下觀視於掌握向明如字之韻而隱形而名山為子有來感真形今人仲文命延得身長久入山履川百邪自服子有南嶽真形五嶽不加辟除大兇雖惡教者反還自傷子有中嶽真形所向凶刺敗財巨億願願是合不苦身刀子有西嶽真形消群五兵入陣刀刃不傷山川名神尊來何遠子有北嶽真形入水却災百毒蛟伏使役龍長享福祿子

真有五嶽真形憤天銀地攝給四方是為憤悅人神故川貴尊假神諸侯無不克載於深慶之野遠儔之指侯威令封疆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皇帝天下有不相者假而位之破山通道一字帝居東王子海鼓太山及公宗西王母坐鎮頭南主于江登熊湘北 作寶登符峯山而已子深慶之所役遷住來無有常處察四嶽五嶽有位命之山而南嶽衡山兼輔乃皇到三天太上道君命君山指山為儲君原可常乃自遊山形以相像遠五嶽之假人命得青城為主人蓋座山為使者形皆以次但精此道治於貴帝君 衆嶽泰山君領仙官五千九百人主召九主百鬼之主神也而食爵北斗宗者也世俗所象鬼神作精之神而鬼者皆歸泰山受罪考為諸侍郎五嶽真形入經山林及泰山諸山百川神官出境迎拜于地泰山君服青龍蓋雲七條之旌佩通陽五帝之印乘青龍從羣官來迎于南嶽衡山君領仙七萬七百人諸入南嶽衡部山山神皆出迎南嶽君服朱光之袍九升日精之旌佩玄光天真之印乘赤龍從羣官來迎于嶽高為君領仙官五女三萬人道士入真官嶽衡部君蓋皆乘赤輦中嶽君服黃素之袍戴黃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黃龍從羣官而來迎于中嶽五上之主于善教之天上常用三天真人有德望者以居之

西嶽華山君領仙官五女四千一百人道士入真衍部之山川神真來迎華山君服白景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真之印乘白龍而來迎于 北嶽恒山君領仙人五女七千人道士入真衍部之山川神皆來迎北嶽君服玄流之袍戴太真宗靈之冠佩長津洛真之印乘黑龍而來迎于 青城丈人黃帝所命也主地仙人是五嶽之上司以總羣官之丈人領仙官萬人道士入山者是丈人服乘光之袍佩三晨之印乘青龍飛雲而來迎于廬山使者黃帝所命統比部文主地仙官之位五五嶽之監司道士入真山者使者服乘緋之袍戴平華之冠佩三天真形之印而來迎于 霍山南嶽總君黃帝所命衡嶽之副主也領仙官三萬人上洞和氣下採黎民開發衆仙則命水神美气治之府而清靈之所領也道士入真受隨君服青綠之袍戴遠明之冠佩通玄之印乘赤龍之車而來迎于 衡嶽真君南嶽總君之副主也領仙官三萬人道士入真受隨君服青綠之袍戴遠明之冠佩通玄之印乘赤龍之車而來迎于 嵩高中嶽真君黃帝所命為開嶽將盛時分岐算今職仙錄位者也道士入真山者皆山君服黃光袍冰戴冬雲之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而來迎于 諸位命山君真職於位改道士入真山位命服黃地戴仙華之冠佩太上真形之章而來迎于所乘無常東方朔言古書五嶽真形者日者乃是神農前世真上八會青方

帳天之書法始於馬跡之先代也自不得仙人擇注題出終不可知也凡道士欲帶通眞山衆及書古文篆草以此題外面

五嶽真形神仙圖記

神仙圖曰一切法到妙應情則感天感人之信有手總號為符符臨搖感皆由善功功施妄應真路莫回回五功真行必備備而未滿兼者曲功行未充方應降感情情符神常想真形受持佩服妙入身智慧通達道士通人慈悲遍衆消災厄結則有限限則神降所願必滿是以三五降用生令但候人善少得之備脩感時遇值符不明明之者希希欲為貴貴不可妄傳得不可妄行直得名而養君卜日而齋齋養非人兩受天害下來違者上行之貧養不通者下疹之宜潛密則吞保元吉結和則俱享利貞君臣又于署女師則受和悅師則悟于然無感正信同心上下和睦必通神明上章謹啟僅乘外形三柱百水者然之事日積之教立教之行明者驚悟不復曲言令聽古遠記時不盡感修為三柱可得觀妙之徒勿勿文以爾理緣本取悟必守源以完源一生二二為父母不可忘常當修念者都中經日東王父者清陽之氣之萬神之先治東方下在蓬萊山柱無為子君則人帝有之在頭俱精氣

爲日在左日中右伏戴于俱昌西王母者大陰之氣也神行治官君臣下治蓬萊之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節土真北斗華蓋常居北辰之下人亦有之在右日中姐太陰名曰九靈上入泥丸下至命門三元之間常上之氣昇降一切貴賤分明始氣流精正之以待常起不初受神化行應當有當迎向日暴五藏具形神仙圖記其出太室真人漢初有司事玉陛事天玄仙女人[illegible]

太極真人曰[illegible]貴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神有此言陷常使道理混沌天氣不行復好或時過步君萬之王母遣侍郎天帝期不能專珍服從遇事主同學道士等宇及西門君也關濕兼精和到等當爲天子光武中興語上此計事證不道信用踪器建武七年[illegible]

事通無五藏行氣主切復不能從道法天地至和常時仲甫青牛車刀城市上以供酒脯爲百姓祈福病人齋禮即皆設之遠近歡悉發卻所思事必喜道左主既行皆考先爲拜禮修之多諸效驗等多回爲皆武修之事有休假世度雜滿善妙少終元帝過江乾太玄朝參玉帝相卿事之動爲當州長史南海太守化行升天時校勇洪洪傳聽水枕清樂玉具時流相廣物在主識修

天地配形章

太玄實典天生地就主形命以氣行神密也

地者養我萬人事自升田上行不使散漫自石腎脈膜及下足凡使上行腦下石精脂石手使上肩升入耳上絡復下左耳過肩井下左臂俞左手

復過手鵬文鉄下左凡使上運升田九自平民守之心息氣漫門冷氣通華池而身和血水氣時止主治此氣自然行天地文[illegible]之脉凡動氣左以石手按之去氣流源使不住滯則天地配形形同天地日月功多名益三千功復自然通流不老不死長年延壽重明月

韜形晦迹章

太玄實典天地眩異形氣主則居生絶俗棄凡真當有法爲形成復者冬至日月初出何日行當來乃出大忙下手復非之必有鬼物相迫時天根七通真照乃自身復故黑氣向西自一此則陰則無影神氣不可犯之死

則集神神不散精不出也

洪武正韻真陸機切[illegible]人成也記刑者成也顏師古注篇[illegible]經文李尸姓反司馬光類篇李經切[illegible]

時道昭五音類聚謹記刑者[illegible]成也楊慎六書[illegible]

熊忠韻會舉要[illegible]

永之復於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韻會定正

經切[illegible]

續古堂主人 陳繼儒 校
編水後學 陳詩教 校

體道章

道○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名天地之始天地生一即是有一生二二生三名萬物之母萬物一氣故曰無欲以觀其妙欲見物知道常有欲以觀其徼心無生死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養生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恒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無源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紐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用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成象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易性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心善淵仁善親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運夷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為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用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埴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檢欲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寵辱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於天下

贊玄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隨德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歸根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淳風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俗薄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還淳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異俗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儽儽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虛心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忽兮其中有象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益謙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虛無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苦恩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象元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重德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巧用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反樸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無爲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通）無爲天下神器（之）不可爲也（執）爲者敗之（物）或執者失之（聖）人爲（道）故物或行或隨（之）或噓或吹（也）或強或羸（其）或載或隳（也）是以聖人（之）去甚（通）去奢（如）去泰（通）

儉武章

以道佐人主者（通）不以兵強天下（兵）其事好還（循）師之所處（也）荊棘生焉（大）軍之後（也）必有凶年（物）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勿）果而勿伐（勿）果而勿驕（勿）果而不得已（而）是果而勿強（物）則老（心）謂不道（聖）不道早已（死）

偃武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不靜生）君子居則貴左（之）用兵則貴右（任勇）兵者不祥之器（非）不得已而用之（而）恬惔爲上（殺）勿美（美）而美之者（乃樂）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事）不得志於天下矣（凡）吉事尚左（不可）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以）殺人之衆（不）以悲哀泣之（以）戰勝（以）喪禮處之（聖）

聖德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萬）天下不敢臣（通）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心）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治）始制有名（通）名亦既有（之）夫亦將知止（之）知止所以不殆（也）譬道之在天下（心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一也）

辨德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而化自成）自勝者強（其德）強行者有志（事）不失其所者久（住）死而不亡者壽（神不亡）

壯德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功成不名有（聖）萬物歸焉（人）而不爲主（其）故常無欲（而不）可名於小矣（通）萬物歸焉（人）而不爲主（所自）故可名於大矣（何）是以聖人（心）終不爲大（其）故能成其大（通）

仁德章

（如）大象（天下）往而不害（通）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自）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通）

戒勝則以喪禮處之（聖）

聖德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萬）天下不敢臣（通）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心）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治）始制有名（通）名亦既有（之）夫亦將知止（之）知止所以不殆（也）譬道之在天下（心之）猶川谷之與江海（其一也）

辨德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而化自成）自勝者強（其德）強行者有志（事）不失其所者久（住）死而不亡者壽（神不亡）

壯德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功成不名有（聖）萬物歸焉（人）而不爲主（其）故常無欲（而不）可名於小矣（通）萬物歸焉（人）而不爲主（所自）故可名於大矣（何）是以聖人（心）終不爲大（其）故能成其大（通）

仁德章

（如）大象（天下）往而不害（通）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自）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通）

昔之得一者（何）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使（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貴而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神）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法本章

去用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同異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化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三人之所惡）

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
義教之物強梁者不得其死我將以為教父○

編用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立戒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洪德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大辯若訥忘言躁勝寒清靜為天下正○

儉欲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鑒遠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忘知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任德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生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善德章

道生之德畜之性也物形之器成之我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尚道

而貴德之尊性而重我之成功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仁育長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此之謂玄德○

歸元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益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俯觀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玄符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立德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淳化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人多伎巧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順化章

其政悶悶大樸其民醇醇（一本作淳）其政察察缺缺其民缺缺（一本作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福禍相倚伏作一章）孰知其極（一本作孰知其無正耶）正復為奇（一本作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一本作善復為妖）人之迷（一本作人之迷）其日固久（一本作其日固久）是以聖人（一本作是以聖人）方而不割（一本作方而不割）廉而不劌（一本作廉而不劌）直而不（一本作直而不）肆（一本作肆）光而不耀（一本作耀）

守道章

治人事天（以大即治者為能治國視物是謂早服（先服早服謂之重積德有所重指德言重則無不克（一本作克下同）無不克（一本作克）則莫知其極（一本作極）莫知其極（一本作極）可以有國（一本作可以有國）有國之母（一本作母）可以長久（一本作久）是謂深根固柢（一本作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一本作道）

居位章

治大國（一本作國）若烹小鮮（一本作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一本作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一本作鬼）非其神不傷人（一本作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一本作傷人）聖人亦不傷人（一本作傷人）夫兩不相傷（一本作傷）故德交歸焉（一本作焉）

謙德章

大國者下流（以人）天下之交（以小）天下之牝（無以北常以靜勝牡以靜）以靜為下（故）故大國以下小國（不即）則取小國（前定小國）以下大國（則）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此與大國不過欲兼畜人此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此之事）夫兩者（知心）各得其所欲（神）大者宜為下（陰物）

為道章

道者萬物之奧（一本作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一本作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一本作保）美言可以市（一本作市）尊行可以加人（一本作加人）人之不善（一本作善）何棄之有（一本作棄）故立天子（一本作立天子）置三公（一本作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一本作駟馬）不如坐進此道（一本作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一本作何也）不曰求以得（一本作求以得）有罪以免耶（一本作耶）故為天下貴（一本作貴）

恩始章

為無為心也事無事味（一本作味）味也大小多少（一本作多少）報怨以德（一本作德）圖難於其易（一本作易）為大於其細（一本作細）天下難事（一本作事）必作於易（一本作易）天下大事（一本作事）必作於細（一本作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一本作大）故能成其大（一本作大）夫輕諾（一本作諾）必寡信（一本作信）多易（一本作易）必多難（一本作難）是以聖人猶難之（一本作之）故終無難（一本作難）

守微章

其安易（一本作易）持（一本作持）其未兆易謀（一本作謀）其脆易破（一本作破）其微易散（一本作散）為之於未有（一本作有）治之於未亂（一本作亂）合抱之木（一本作木）生於毫末（一本作毫末）九層之臺（一本作臺）起於累土（一本作累土）千里之行（一本作行）始於足下（一本作足下）為者敗之（一本作敗之）執者失之（一本作失之）是以聖人無為（一本作無為）故無敗（一本作敗）無執（一本作執）故無失（一本作失）民之從事（一本作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一本作敗之）慎終如始（一本作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一本作敗事）是以聖

人欲不欲（一本作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一本作貨）學不學（一本作學）復衆人之所過（一本作過）以輔萬物之自然（一本作然）而不敢為（一本作為）

淳德章

古之善為道者（一本作為道者）非以明民（一本作明民）將以愚之（一本作愚之）民之難治（一本作難治）以其智多（一本作智多）故以智治國（一本作以智治國）國之賊（一本作賊）不以智治國（一本作以智治國）國之福（一本作福）知此兩者亦稽式（一本作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一本作玄德）玄德深矣遠矣（一本作遠矣）與物反矣（一本作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一本作大順）

後己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一本作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一本作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一本作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一本作欲上民）必以言下之（一本作言下之）欲先民（一本作先民）必以身後之（一本作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一本作重）處前而民不害（一本作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一本作厭）以其不爭（一本作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本作爭）

三寶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一本作大）似不肖（一本作肖）夫惟大（一本作大）故似不肖（一本作肖）若肖久矣（一本作久矣）其細也夫（一本作夫）我有三寶（一本作寶）寶而持之（一本作持之）一曰慈（一本作慈）二曰儉（一本作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一本作先）夫慈故能勇（一本作勇）儉故能廣（一本作廣）不敢為天下先（一本作先）故能成器長（一本作長）今捨慈且勇（一本作勇）捨儉且廣（一本作廣）捨後且先（一本作先）死矣（一本作死）夫慈以戰則勝（一本作勝）以守則固（一本作固）天將救之（一本作救之）以慈衛之（一本作衛之）

配天章

善為士者（一本作為士者）不武（一本作武）善戰者（一本作善戰者）不怒（一本作怒）善勝敵者（一本作善勝敵者）不與（一本作與）善用人者（一本作用人者）為之下（一本作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一本作德）是謂用人之力（一本作力）是謂配天（一本作配天）古之極（一本作極）

玄用章

用兵有言（一本作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一本作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一本作退尺）是謂行無行（一本作行）攘無臂（一本作臂）仍無敵（一本作敵）執無兵（一本作兵）禍莫大於輕敵（一本作輕敵）輕敵幾喪吾寶（一本作寶）故抗兵相加（一本作加）哀者勝矣（一本作勝矣）

知難章

吾言甚易（一本作易）甚易行（一本作行）天下莫能知（一本作知）莫能行（一本作行）言有宗（一本作宗）事有君（一本作君）夫惟無知（一本作無知）是以不我知（一本作不我知）知我者希（一本作希）則我者貴矣（一本作貴矣）是以聖人（一本作聖人）被褐（一本作被褐）懷玉（一本作懷玉）

知病章

知不知上（一本作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一本作不知知病）夫惟病病（一本作夫惟病病）是以不病（一本作不病）聖人不病（一本作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一本作病病）是以不病（一本作不病）

愛己章

民不畏威（一本作民不畏威）大威至矣（一本作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一本作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一本作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一本作厭）是

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任為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制惑章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貪損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戒強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天道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任信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任契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獨立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顯質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道德寶章終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道德寶章

詳校官侍郎臣謝　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張　泰
謄錄監生臣吳　雨

道德寶章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道德寶章一卷宋葛長庚撰長庚字白叟閩清人為道士居武夷山舊本題紫清真人白玉蟾白玉蟾其別號紫清真人則語定間假赴闕下所封也其書隨文標識不訓詁字句亦不旁為推闡所注乃少於本經

語意多近禪偈蓋佛老同源故也此本為元趙孟頫手書鈎摹雕板字畫絕為精審明正德繼儒亦嘗刻之祕笈中改題曰蟾仙解老非其本目又前有萬曆癸未適園居士跋二則其前一則稱董逌藏書志述張道相集古今註老子四十餘家不載是編案晁氏讀書志張道相乃唐天寶後人安能以南宋寧宗時書著之於錄且道相所集凡二十九家併

其自註為三十家亦無所謂四十餘家者蓋
所云云始於道藏通說矣長庚世傳其神仙
而劉克莊集有王隱居六學九書序稱所見
丹家四人鄒子益不登七十曾景建黃天谷
僅六十白玉蟾天死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羣
仙珠玉集條下云白玉蟾葛其姓福之閩清
人嘗得罪亡命蓋被妄流也余寧南城有寓
公稱其人云近嘗過此曾相識者余言此輩

何可使及吾門云云二人與長庚同時其說
當確流俗所傳始出閩僧竄道家自尊其教
往往如此其書既偽有可取則其人亦不足
深詰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道德寶章

宋 葛長庚 撰

體道

道〇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如此名強名曰道可名非常名之道已無〇此即非也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天地之初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名萬物之母無生萬有有歸一無故常無虛心無念欲以觀其妙見物如道守中抱一欲以觀其徼身有生死知道見心無生死此兩者

同出而異名玄法歸一無亦無無中不無同謂之玄道非虛一心本空玄虛而歸之人能虛心道自歸之玄之又玄虛裏藏真無中生有眾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

養生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反為惡人故有無之相生無始生有有必歸無難易之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之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之相傾旋天地本一吸所鳴萬籟皆應前後之相隨往古即今無異聲音聲之相和一呼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言乎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作而不辭（無心生有安得不生）生而不有（無非長幻）為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功成而弗居（忘可以為實）夫惟弗居（忘外而不忘其內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

安民章

不尚賢（為于富孝為仕富忠）使民不爭（飢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貧金與土）使民不為盜（如是無他）不見可欲（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即時）是以聖人之治（一）虛其心（通）實其腹（一）弱其志（一）強其骨（一）常使民無知無欲（一）使夫知者（一）不敢為也（一）為無為（一）則無不治（一）

無源章

道（一）沖而用之（一）或不盈（虛中淵乎似萬物之宗也）挫其銳（欲神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一）誰之子（一）象帝之先（一）

虛用章

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為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為心也）

以百姓為芻狗（而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益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成象章

谷神不死（此心本無生死）是謂玄牝（同此一天玄牝之門（合頭動處）是謂天地根（抱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用之不勤（無為而已）

韜光章

天長地久（渾然無為）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是）以其不自生（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事）不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即天地天地即我）

易性章

上善若水（性備水也）水善（不為物所汚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我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此）居善地（無所擇也）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其實正善治（無性不正）事善能（無為而無所不為）動善時（與時偕行）夫惟不爭（方寸不亂）故無尤矣（亦不以為福也）

運夷章

特而盈之無欠無餘不如其已故下身心揣而銳之貪欲無為不可長保謀而多失金玉滿堂倫視倫聽紛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如愚富貴而驕淫心外馳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答之有功成名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身退飲地天之道退有能為章

載營魄一抱一○能無離乎基趾去來專氣致柔純清純熟能如嬰兒乎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事於心無心於事能無疵乎一如愛民欽定四庫全書 道德寶章 四

治國愛民能無為乎無念無為無思無慮天門開闔心地開明能無雌乎一而不二明白四達一理燭物能無知乎終日如愚生之畜之一心所有己有萬象生而不有心同太虛為而不恃智用萬象長而不宰泰然是謂玄德○

無用章

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是兩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動是月小亦挺埴以為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成一月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間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戶牖以為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天衡有室之用聖愚同性忘內逐外故有之以為利得此父母身為用無之以為用存我取初同然之性無內無外

檢欲章

五色青黃赤白黑令人目盲其機在目志之所之五音宮商角徵羽令人耳聾貪外喪內五味甘辛酸鹹苦令人口爽忘其地馳田獵心徼禽令人心發狂不定身心無所歸宿難得之貨金玉何用令人行妨所貴恒心貴乎一守是以聖人為腹其樂也內不為目耳隨聲走眼波色晴故去彼取此

欽定四庫全書 道德寶章 五

見色明心聞聲悟道

厥恥章

寵辱若驚無榮無辱北心泰然貴大患若身思患預防何謂寵辱寵貴底賓寵本辱作寵得之若驚苟能吾之所有失之若驚通一忘而寵是謂寵辱若驚於我何有何謂貴大患若身假我衆吾心取吾所以有大患者心之不寧身之不安為吾有身有我則有身無我則無身及吾無身渾然一天我亦非我吾有何患忘我忘世天真自然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心猶君也身猶天下則可寄於天下百年如過客萬物如逆旅愛以身為天下者能治其身本猶治國乃可以託於天下可以久而勿失

贊玄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身中聽之不聞名曰希心中之性搏之不得名曰微性中之神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以說說惟當以會會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性無其下不昧神無繩繩兮不可名綿古亘今復歸於無物見物使心無形無狀之象性無作無象之象是謂惚恍神無去來迎之不見其首非今隨之不見其後非古執古之道本無開成以御今之有本無生死能知古始古即今今即古始始其自古自今是謂道紀如是

欽定四庫全書

顯德章

古之善為士者明心見性微妙玄通元機深不可識吾道一以貫之不可得而間也夫惟不可識惟一故強為之容謂之道也容吾心焉豫兮若冬涉川得度猶兮若畏四鄰君子慎其獨儼兮其若客不敢渙兮若冰之將釋心開神悟敦兮其若樸終日不違如愚曠兮其若谷虛乎屋宅德則屋中渾兮其若濁心與道冥敦能濁以澄之徐清濁之不清攪之不濁敦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日視不生今來不滅保此道者不欲盈道無窮仰之莫挹汪心無盡夫惟不盈有成者有敗道本無成故能

弊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弊湛似或存皆用不新成用作如如平是喻了也

歸根章

至虛極忘形守靜篤忘心萬物並作忘物忘我吾以觀其復回光返照見天地心夫物芸芸身外無為各復歸其根洞見本來靈光獨祖歸根曰靜無生無滅靜曰復命我無生死我不能無生死我能生死我本無生死復命曰常常光現前知常曰明心死方得神活不知常通不可以不動知常容容其大無非妄幻容乃公其心公無內公乃王能為萬象主不通四時調王乃天本有之天天乃道一炁之始萬象之根道乃久道即心心即道沒身不殆心無生死道無往來

欽定四庫全書

淳風章

上心之精神下知有之萬物皆有此理是謂之聖其次親之譽之有物生天地無名其次畏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其次侮之威而遠信不足不知有此理焉有不信乎當心見道只為太分明猶兮其貴言而何功成事遂此理素存此心素有百姓皆謂我自然渾然顢頇光燁燁淳風頹素海涵

俗薄章

大道廢自昧固有之性有仁義非其本真智慧出終非本然有大偽

即不自相分別有孝慈焉所當然國家昏亂生死岸頭自然六親不和有忠臣到此方知有所養也

還淳章

絕聖任其天然棄智哉無念民利百倍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絕仁聽其自調棄義恤民復孝慈安時處順絕巧棄利沉應盜賊無有心矣不起方寸此三者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以為文不足法其使人平自然執若自然故令有所屬屬無所著洞然無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素抱樸

異俗章

絕學無憂無事無為何思何慮唯之與阿一氣聚散相去幾何所過者化善之與惡一念動靜相去何若所存者神人之所畏生死事大夫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荒兮其未央哉流浪生死沉滯背色衆人熙熙守氣之志不聖返物之情易溺如享太牢於道無味如春登臺悠揚情態我獨泊兮其未兆寡炁殘朱能如嬰兒之未孩寞寞然而無所知寂寂然而無所為乘乘兮若無所歸應無所日而生其心衆人皆有餘不知取歛而我獨若遺惟恐失之我愚人之心也哉雜種獨造名為妙道沌沌兮視空俗人昭昭耳目所娛我獨若昏終日如愚俗人察察用心不已勞神不止我獨

悶悶若有所思者忽兮若海道無邊際漂兮若無所止一心自無著一本作寂衆人皆有以一人之心有限分似無所止而我獨頑且鄙身如槁木心若死灰我獨異於人道不遠人人遠中道而貴食母夫道已矣

虛心章

孔德之容大無不包惟道是從細無不入道之為物○惟恍惟惚不可以知知識惚兮恍兮即心即道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心與道合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即心

○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心無所始亦無所終其名不去人能宏道非道以閱衆甫萬物之中五行之人推道為大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中為人最靈以此○

益謙章

曲則全性不可窮枉則直神不可測窪則盈心不可盡弊則新以心少則得以性多則惑以神測神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心即性即神神即道不自見故明見見之時見非是見猶雜見見不能及不自是故彰多少分明不自伐故有功心上功夫何分彼此不自矜故長生心不休終古長存

不爭（我尚自忘何況非我）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尚自忘何況非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可虧）豈虛言哉（是真實者）誠全而歸之（一念既正無往不正）

虛無章

希言自然（無可得說）飄風不終朝（有為者也）驟雨不終日（何可長也）孰為此者天地（終不可久也）天地尚不能久（天地萬物無非幻）而況於人乎（惟此心為實故從事於道者（了心而已）道者同於道（無思即道）德者同於德（無為即德）失者同於失（忘所忘）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自信不及）有不信焉（日中說影疑是渴比）

善恩章

跂者不立（心如物跡跂者不行（性命躰露真常）自見者不明（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自是者不彰（不可以智色求不可以名相見）自伐者無功（念念消而風止寸心常得而水澗）自矜者不長（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物或惡之（譬起是病不續是樂）故有道者不處也（不惕而起惟恐覺遲）

象元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物混成寂兮寥兮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廓然獨存）周行而不殆（無窮無盡）可以為天下母（能生天地）吾不知其名（吾即我也）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無邊大曰逝（無者逝）逝曰遠（無盡遠曰反（復位）故道大（天大（同乎無始）地大（同乎無終）王亦大（心君）域中有四大（上無復色下無復測蕩然獨存主之人主）而王居其一焉（即心是道人法地（有所根依）地法天（一氣妙有法界周通）天法道（道如此）自然（而已）

重德章

重為輕根（心為萬物之宗）靜為躁君（道為一心之體）是以聖人（得道之士）終日行（指心）不離輜重（非心）雖有榮觀（無所貪著）燕處超然（心超一）奈何萬乘之主（心也）而以身輕天下（隨有輕重則失主物外）輕則失臣（情所使）躁則失君（無所持守）

巧用章

善行無轍迹（以心如心）善言無瑕謫（以性覺性）善計不用籌策（以神合神）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合神於無）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無於道）是以聖人（心一而已）常善救人（視人猶己）故無棄人（見眾有初非棄）

同體常善救物見物便見心超物外體見心便見道故無棄物心超物外而不外物是謂襲明定能生慧慧可作聖故善人者正已度物不善人者不可離生死而求心不善人之師物自物自我不善人之資生死自生死此心自此心不貴其師道雖可學心無可用不愛其資寒灰枯木見心忘形雖智大迷一念萬年是謂要妙與道合真

反樸章

知其雄神守其雌性也為天下谿心居雌降為天下谿深妙常德不離順沛必於是過次必於是復歸於嬰兒無念知其白性也守其黑命也

為天下式空寂合無事應變來為天下式見聞覺知盡守空寂常德不忒道在萬物隔物即道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心也守其辱我也為天下谷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為天下谷虛中常德乃足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復歸於樸太易無極樸散則為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聖人用之知有此理則為官長如有所長故大制不割心同虛空虛空非心

無為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破行此道吾見其不得已道本無為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為也無作無止無住無滅為者敗之道本圓成執者失之

惡者通於外賢者執於內聖人背偽之吾亦非聖人故物或行或隨念起在前或噓或吹忽然無定或強或羸善用其心或載或隳精思此理是以聖人我也去甚過猶不及去奢道常如如去泰滯無不足

儉武章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心合不以兵強天下善勝在於不爭其事好還歸根復命師之所處心兵所起荊棘生焉心荒神往大軍之後心與物戕事與心必有凶年精放躯軀神氣守化故善者果而已定力所到不敢以取強忘我而已果而勿矜靜以持之果而勿伐默而守之果而勿驕存之以和

果而不得已用之以虛是果而勿強虛無自然物壯則老心為物役是謂不道性為心所蔽不道早已神為性所室

偃武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或惡之為物所謂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而離生死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忘心用兵則貴右任其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非君子之器稱來動與機事過心清淡不得已而用之破求合道恬惔為上寂然勝而不美求欲擬乃不合道而美之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樂殺人用心一處無事不辦夫樂殺人

者(一本無此字)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一本無此字)故吉事尚左(不可純心於凶)偏將軍居左(者心上)上將軍居右(在神言以喪禮處之)言(論此事如喪考仙)殺人之衆(一本無此字)以悲哀泣之(心死神在)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張君房本無此字)

聖德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亦具)天下不敢臣(道為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守)一萬物將自賓(心為主物為客)天地相合(身心)以降甘露(大道民莫之令而自均心無為而神自化)始制有名(道得矣)名亦既有(心)夫亦將知止(性也一本作天亦將知之下同)知止所以不殆(神)譬道之在天下(心之在我)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一心也)

辨德章

知人者智(不為物所惑也)自知者明(以心通心)勝人者有力(久存其道而化)自勝者強(真積力久)知足者富(行物非道強行者有志有志者事竟成)不失其所者久(性常存也)死而不亡者壽(神不亡也)

任成章

大道汎兮(心無方所)其可左右(無所不知)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不見於生萬化自生大道無生)功成不名有(實無所得)愛養萬物(道能作衣被)而不為主(忘其自故)常無欲(而不為主)可名於小矣(道雖小萬物歸焉人能虛心含萬物)萬物歸焉(道自歸之)而不為主(為自不知)可名於大矣(何所不容)是以聖人(心)終不為大(事中藏也)故能成其大(道體與我性同共知來合)

仁德章

執大象(一)天下往(萬物歸為往)而不害(道無窮神物往觀來安平泰心平性安)安平泰(手則神泰)樂與餌(樂心不過客止)過客止(聊且自絕)道之出口(淡而有味)淡乎其無味(無味之味)視之不足見(道無形)聽之不足聞(道無聲)用之不可既(道無盡)

微明章

將欲翕之(斂心)必固張之(忘物)將欲弱之(忘心)必固強之(忘我)將欲廢之(忘心)必固興之(忘性)將欲奪之(忘神)必固與之(忘其道)是謂微明(忘其所得)柔弱勝剛強(遊心於物而不為物所固)魚不可脫於淵(心不出乎道)國之利器(天理固存)不可以示人(人欲自盡)

為政章

道常無為用之不可既而無不為何所施而不可侯王若能守心生於道萬物將自化萬化自然化而欲作一念欲起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要知真一處自然化而欲作一念欲起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當使大用廢無名之樸○亦將不欲道常無為不欲以靜萬物不為天下將自正身心一如不為本正作定

論德章

上德不德無為是以有德不自有其有下德不失德有所著是以無德與道相違上德無為無所事而無以為何所為也下德為之有所妄為違真而有以為道無可為上仁為之以心合道而無以為亦無不動上義為之以物為心乃眛所見而有以為流而忘返上禮為之道法自然而莫之應去道遠矣則攘臂而仍之自眛其天故失道而後德不能神其德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性失仁而後義不能心其心失義而後禮已非自然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不可以知知即不知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實不居其華收視返聽故去彼取此明光返照

法本章

昔之得一者我是何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一者天無以清將恐裂天法地無以寧將恐發地法天神無以靈將恐歇道法自然谷無以盈將恐竭夫道一而已矣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故去彼取此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一點不動故貴以賤為本萬化自然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為基性者心之本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此其以賤為本耶推道為身非乎故致數車無車其用

去用章

反者道之動以性全神弱者道之用以心全性天下之物生於有以我全心一本之物作萬物有生於無以無我為全我

同異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如無手人欲行事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惟者得半下士聞道○大笑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理見道明道若昧不昧本來進道若退為道日損夷道若類不生分別上德若谷包含萬化大白若辱大無不包廣德若

不足（惟恐不及）建德若偷（常後此念一照一用）質真若渝（不自以為我）大方無隅（神無方）大器晚成（道生於萬物之先而成於萬物之後）大音希聲（無所名相）道隱無名（無所可說）夫惟道（其化而不自化）善貸且成（能化萬物）

道化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三人之所惡三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無一亦無二）亦我義教之（惟而已一本作善亦教之）強梁者（言強所形不能全物）不得其死（不能全物無我之地）吾將以為教父（）

偏用章

天下之至柔（道也馳騁天下之至堅（物我也）無有入於無間（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天下希及之（衆人昏昏我獨閉閉）

立戒章

名與身孰親（不可使身與貨孰多（不可使貨之多）得與亡孰病（不可使得之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欲必喪其本）多藏必厚亡（累於貨財必失其真）知足不辱（大國覺滿知止不始厲知足其位）可以長久（無逆道）

洪德章

大成若缺（自晦）其用不弊（不止）大盈若沖（自然）其用不窮（循虛）大直若屈（順道）大巧若拙（無為）大辯若訥（忘言）躁勝寒（清者濁之基）靜勝熱（動者靜之基）清靜為天下正（心無其心是謂大同）

儉欲章

天下有道（知有此心）却走馬以糞（忘其所為）天下無道（不知有此）戎馬生於郊（情欲交戰）罪莫大於可欲（一念易流）禍莫大於不知足（迷已迷物）咎莫大於欲得（道可更添一物）故知足之足（有情無情同此一理）常足矣（人人具足萬萬圓成）

鑒遠章

不出戶（潛心）知天下（智周萬物）不窺牖（絕聽聰）見天道（離形去智）其出彌遠（心包太虛）其知彌少（神遊萬仞）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鏡當臺）不見而名（寶劍在手）不為而成（）

忘知章

為學日益百人爭頭史進一步為道日損空諸所有如此一無損之又損之
次毛剃落盡惟有真智在以至於無為空寂無為而無不為矣渾化自然故
取天下常以無事心不在物無物無心及其有事物來斷無不足以取
天下集天下如集散屑

任德章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為我乃見心中心以百姓心為心人心我心同中一性善
者吾善之眼我同然不善者吾亦善之亦與我同得善矣同乎自然信
者吾信之萬神即一神信即一悉不信者吾亦信之我不輕於汝信悉即一悉等汝等皆當
欽定四庫全書 道德寶章

作休休為天下渾其心忘其所以然百姓皆注其耳目任其自聽聖人皆孩
之無心

貴生章

出生入死凡圓月缺之類生之徒十有三日自初三日生魄至十五日乃圓缺四十有三月自十六日魄至二十八日復魄缺四十有三人之生亦如是
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前半月其上旬之上日自初一日至初三日亦十日之三日其月尚生後半月其下旬之十日自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亦十日之三日其月已死夫何故益人與月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乎天地之一悉耳益聞善攝生者無思無慮陸行不
遇兕虎忘形入軍不被甲兵忘我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非我兵無所容其刃夫生死者特一悉聚散耳夫何故如此以其無死地此心自若本無生死

養德章

道生之神也德畜之性也物形之心也勢成之我也是以萬物物也莫不尊道而貴德忘物道之尊忘我德之貴忘心夫莫之命忘性
一本命作爵而常自然忘神故道生之神全德畜之性全長之育之
欽定四庫全書 道德寶章 三

全成之熟之我全養之覆之物全有而不生無也為而不恃無為長而不宰無我是謂玄德道也

歸玄章

天下有始道生一以為天下母一生二既得其母二生三以知其子三生萬物既知其子夫物芸芸復守其母各復歸其根歸根復命塞其兌聽予無聽閉其門視予無視終身不勤無為閉其兌神出使收來濟其事非欲是就終身不救永絕道根見小曰明虛中則明守柔曰強剛中則強用其光以心合道無遺身殃心無復歸其明以道

是謂習常（是謂之道一本習作襲）

益證章

使我介然有知（一念而已）行於大道（一理而已）惟施是畏（一理而已）大道甚夷（一道而已）而民好徑（思無邪）朝甚除（心不正）田甚蕪（性不明）倉甚虛（神不寧）服文采（日陳華）帶利劍（貪嗜慾）厭飲食（不知味）財貨有餘（指此道而言）是謂盜夸（人欲非道也哉）非道也哉（不正）

脩觀章

善建者不拔（不出中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中道）子孫祭祀不輟（此道）

欽定四庫全書

脩之於身（心）其德乃真（真心）脩之於家（性）其德乃餘（真性）脩之於鄉（神）其德乃長（真神）脩之於國（道）其德乃豐（真道）脩之於天下（空）其德乃普（真空）故以身觀身（心中）以家觀家（性中）以鄉觀鄉（神中）以國觀國（道中）以天下觀天下（空中）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空中不空）以此○

玄符章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毒蟲不螫（無畏）猛獸不據（無慾）攫鳥不搏（無念）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杳杳冥冥）終日號而嗌不嗄（性全）和之至也（恍恍惚惚）知和曰常（常寂常明）知常曰明（大光明）益生曰祥（本源不明一本作日祥）心使氣曰強（真一常存一本作日強）物壯則老（大成）是謂不道（真不立真不空）不道早已（真不立真不空）

玄德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目見自己之目）閉其門（收心見自己之心）挫其銳（視我非我解其紛（視物非物）和其光（視心非心）同其塵（視空非空）是謂玄同（聖凡一體）故不可得而親（釋迦文佛非空）亦不可得而疏（老聃學道未徹）不可得而利（伏羲究易未了）亦不可得而害（孔子窮理盡性方終）不可得而貴（道者心之體）亦不可得而賤（心者道之用）故為天下貴○

欽定四庫全書

淳化章

以正治國（凝神）以奇用兵（明心）以無事取天下（性）吾何以知其然哉（得道）以此（道也）夫天下多忌諱（居住氣息形體）而民彌貧（此心）民多利器（念念）國家滋昏（此性不明）人多伎巧（性靜伎能）奇物滋起（心動神馳）法令滋彰（以心用心一本法令作法物）盜賊多有（念念成故）

聖人云（古昔聖賢）我無為而民自化（神之所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性之所正）我無事而民自富（心之所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之所慎）

順化章

其政悶悶（天然）其民醇醇（自然一本作淳淳）其政察察（伏然）其民缺缺（福禍無門惟心所召）福兮禍所倚（禍福者人也）孰知其極（無有邊際）其無正耶（道無正體）正復為奇（心不可測）善復為妖（道不可識）人之迷（昧其本性一本缺本字作根）其日固久（無始以來有生以後）是以聖人（我也）方而不割（圓通）廉而不劌（空寂一本劌作割）直而不肆（中虛）欽定四庫全書

光而不耀（中正）

守道章

治人事天（以天理勝人欲）莫若嗇（儉保約儉思儉為）夫為嗇（儉保約易從簡）是謂早服（先得此理）早服謂之重積德（有所依據）重積德（涵養）則無不克（克己復禮）則莫知其極（道即心也）莫知其極（道如虛空）可以有國（性與道合）有國之母（神也）可以長久（道存）是謂深根固柢（天前地裂此性不壞）長生久視之道（虛空小頃此神不死）

居位章

治大國（畜其心者）若烹小鮮（治心亦易）以道涖天下（道不遠在）其鬼不神（無妄）非其鬼不神（幻惑覺圓）其神不傷人（心境兩忘物我）非其神不傷人（兩為兩空）非其神不傷人（非我我為我）聖人亦不傷人（何有）夫兩不相傷（心復何故）故德交歸焉（惟道而已）

謙德章

大國者下流（以大就下）天下之交（以小就大）天下之化（無小大）牝常（常）以靜勝牡（以靜制動）以靜為下（無爭）故大國以下小國（不親則取小國）靜（定）小國以下大國（卑順）則取大國（此理固存）故或下以取（淨心）或下而取（止觀）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大道之源）夫兩者（即心是道）各得其所欲（神亦道性亦道）故大者宜為下（降低止念）

為道章

道者萬物之奧（心者造化之源）善人之寶（一滿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善人之所保（日各有心此心常存）美言可以市（至言如寶）尊行可以加人（道可言）人之不善（昧道）何棄之有（道亦在）故立天子（心也）置三公（神氣精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世之所貴）不如坐進此道（我之

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在我本然不曰求以得不線于心一本不日以得有罪以免耶統一如初故為天下貴道者萬物之貴

恩始章

為無為心也事無事性也味無味神也大小多少細在其中報怨以德心不外物圖難於其易他一為大於其細中天下難事道也必作於易此心天下大事神也必作於細此心是以聖人終不為大不事知其大小故能成其大性者庶幾夫輕諾必寡信易悟則易廓多易必多難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說破故終無難欲其自得

欽定四庫全書

守微章

其安易持適可情其未兆易謀適可思其脆易破適可俗一本破作泮其微易散適可一為之於未有不知其始治之於未亂不見其尾合抱之木如適也生於毫末防微杜漸九層之臺如適也起於累土微微堂著千里之行如適也始於足下在我自到為者敗之適不可居執之者失之適不可得是以聖人無為與道合一故無敗千古不朽無執則神無故無失萬世常行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有為者有成敗慎終如始知此心即道心則無敗事無為者無成敗是以聖人欲不欲無為不貴難得之貨道能妙學不學無事復衆人之所過覺覺空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偕行而不敢為性空

淳德章

古之善為道者我也非以明民不使其有知將以愚之無知無欲民之難治心亂以其智多能則易自私則易散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賊害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能所皆空如而已知此兩者亦楷式道德之念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道為不思不念中能知楷式把虛守沖是謂玄德玄德父玄德深矣遠矣道為萬化之父與物反矣道在萬化而非萬化然後乃至大順萬化出乎道宗而入乎道

後己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王谷者心所以能合道也以其善下之虛而能容衆而不見故能為百谷王心為萬法之主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知道必以言下之示之以無欲先民使與乎道必以身後之先忘其心是以處上而民不重道大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與物無爭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之自然

三寶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道大性空似不肖如愚夫惟大（）故似不肖
然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不可分別我有三寶道與德有寶而持
之道不離我一本作持而寶之一曰慈再無我能如嬰兒二曰儉少私寡欲三曰
不敢為天下先忘其所以忘我夫慈故能勇其力大儉故能廣量
深不敢為天下先心廣故能成器長物非今捨慈且勇物捨
儉且廣倉猝愛欲捨後且先急欲求成死矣不見事道夫慈以戰則勝
身心不動以守則固靜以待之天將救之其應非無以慈衛之乃與
道合

配天章

善為士者不武忘和善戰者不怒氣善勝敵者不爭忘善
用人者為之下心平氣是謂不爭之德順帝之則是謂用人之
力天理自見是謂配天此心為大古之極大道乃明

玄用章

用兵有言然吾不敢為主而為客忘我不敢進寸而退尺
不敢有所為是謂行無行為無為攘無臂事也仍無敵守無執
無兵味無禍莫大於輕敵見聞覺知輕敵常下心自輕敵則幾喪吾寶
照見小宝故抗兵相加我自我物自物哀者勝矣悲憫

知難章

吾言甚易知心而已甚易行道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心莫能
行不知道言有宗無為事有君無念夫惟無知實然是以不我知
我即事我知我則念念知我非我知此理則我貴矣我亦非我道亦非道是以
聖人知我無我被褐懷玉終日如愚

知病章

知不知上吾所謂知知與不知知知一字不知之知乃是真知不知知病知此事不關夫
惟病病在於知是以不病應淨光生聖人不病無念亦復若念以其

病病一念不存此心乃見是以不病三界惟心一切惟識

愛己章

民不畏威人不能究心大威至矣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無狹其所居神無方無厭其所生性無滅夫惟不厭道無書是以不厭心無形是
以聖人自知不見知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自愛不自貴無法可說無道可得
故去彼取此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任為章

勇於敢則殺有力於勇除妄念也勇於不敢則活有力於守唯他一也此兩

者能殺而能活或利或害吾道如斯不能持者傷鋒犯之天之所惡責予無所用孰知其故道本空相是以聖人猶難之道易知而不易行行心易悟而不易了天之道一合心而已不爭而善勝無為不言而善應無念不召而自來無思無為無一無二本無作神坦然而善謀無為無作神天網恢恢此道之中疎而不失此道普在萬物之內

制惑章

民常不畏死此念不死此道不全奈何以死懼之海德能見成人死不知心若使民常畏死只知貪生不知有死而為奇者生死亦大矣吾得執而殺之安能殺其心哉執敢其心使之自殺常有司殺者殺心為司殺能絕百念夫代司殺者殺我心與他心雖同不可以我心代他心也是謂代大匠斲絕生思惟便成斲夫代大匠斲者事物之來情慮之及希有不傷其手矣謹者不言言者不知

貪損章

民之饑人之不知道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念不已是以饑所以不知道民之難治人不得道以其上之有為以其心之事不停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民之輕死人之不合道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情不盡是以輕死所以不合道夫惟無以生為者勇於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得道

戒強章

人之生也柔弱水為成水其死也堅強性消即水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水流元在海其死也枯槁月落不靜天故剛強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徒生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心雜則道念本強則共念雖不已誰使之念速心雖強大處下誰使之念心雖柔弱處上

天道章

天之道心之性性之神其猶張弓乎有思有為者抑之應下者舉之畜積有餘者損之施唱慈不足者與之養冲和一本作補之天之道心也損有餘而補不足生處使熟熟處使生人之道則不然亦心也損不足以奉有餘貪其所急忘其自然孰能以有餘奉天下要在忘我惟有道者忘心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忘性功成而不處忘神其不欲見賢忘忘亦忘

任信章

天下柔弱人之生也莫過於水人之心也而攻堅強者欲不死者莫之能勝心無生死其無以易之情念故柔勝剛心有力則情念自消弱勝強心無為則天道乃見天下莫不知人人有此理莫能行人人眼此理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藏心於心而不見也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藏神於神而不露也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蒼天中更添冤苦

任契章

和大怨情慾發身必有餘怨情念不斷安可以為善何以見是以聖人執左契正念現前而不責於人不為物移不與物競故有德司契心欽定四庫全書

知心以契道契道無德司徹自非寂照何能混融天道無親雖凡獨超混脫塵根常與善人無得無失

獨立章

小國寡民天國大鏡中使有什伯可養者也人之器而不用其國大半一本作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一念不生而不遠徙念故在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智無去來雖有甲兵不爭善勝無所陳之大處清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信是道之源甘其食味道之映美其服受道之飛安其居處道之安樂其俗樂道之如隣國相望心心相照雞狗之聲相聞照見五臨皆空民至老死厌心念不相往來如如自然

顯質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不得動著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只在目前聖人不積○既以為人眼來便打已愈有○既以與人客來須看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時清道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一人有慶民賴之

道德實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羣雄之竝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肯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窮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羣書檢閱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復他卷注論下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厥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因役之不逾年而朕心臧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霧羣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峯使昔有寇戀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漾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觀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愚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為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冊之術也故悉朕之卅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為之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至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猶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

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

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

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極是也且如吾為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仁心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不萬物之母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已誠察於眞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常有欲以觀其徼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所欲徼言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為前文奇甚故特又讚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國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篤能行斯大道勿於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上此二事者美則美矣不過一時而已又非常道也故美盡而惡來善窮而不善至矣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不過復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說言既有即生無既難即生易既有長即生短既有高而必生下既有音聲諧和內音必高低者相挾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篤其已成之大道已再不他為曰無為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稱揚耳故下文萬物作而不辭是生長萬物不言其

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聖人利濟萬物不自矜也長養萬物而不專自用也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也令有所屬不去是謂不棄也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草廬已注盡矣吾再益之老子之意深焉

夫尚賢之國病多貴難得之物民患盜矣

多病者此國有淳良之臣天下措安君尚賢人詐賢可習矣既能做之若他日親迫則淳良之臣非禍則去之若老子云不見可欲使民不亂大聚使民不知賢貴不知貨財之難得天下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是以聖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爲實腹弱志強骨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民無知無欲即前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物致民不見而不貪是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既知國之不尚雖知可慕亦不敢爲是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諸事先有勤勞而合理儘爲之矣既已措安乃無爲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之理幽微而深長用之則無盡息之則無形若或驟盡用之尤爲不當是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且淵兮萬物之宗言君子若履則當徐之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已之英明若快利而且尖當去其尖如已之擾亂於心當去其擾亂之心澄之以清淨已之心若是耀之明則斂之且同時

畜英明於衷朗然而存焉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蓋老子戒人請事勿過甚故存德以施仁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歎問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內有象帝二字或難看注依草廬以言天象天之主宰而帝但如此而云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此教人有事務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暴棄物也所謂芻狗乃古祈禱之時以草爲狗而用之畢則棄矣若人君治則治矣治後如芻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時成則成矣既成之後再不調四時可乎故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時常經萬古不息無怠未嘗時刻不運用也所以能長久人君指天下若能體天之常造則治民非芻狗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聖人之心無不虛而無不實無不惜而無不棄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棄者常常棄之是不棄而棄不惜而惜故民樂自然矣特以鑄治風俗比之視之則虛而無物動則其風源源斂而視之似乎無物也未嘗不有也大槩言風機無時不有聖人治道之心亦無時不專故以橐籥云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人之浩氣乃神神即氣也人之軀中有心心中有竅竅爲谷以氣爲神氣若常存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遂得長生此以君之身爲天下國家萬姓以君之神氣爲國王王有道不死萬姓咸安又以身爲天地其氣不妄爲常存於中是謂天地根若有所養則綿綿不絕常存理用則不乏矣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不自生者人本不知天地自生不生

但見風雨霜露益於世人亘古至今不息
未見天有自生者故設詞以訓後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者儉素絕奢身先者勞心身而用
治道也有志於濟人利物外其身者以其
不豐美其身使不自安而身存乃先苦而
後樂也非以其無私所以爲此而成其已
道也非私者何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此老子導人行道養性修德行仁利人濟
物者如是蓋水之性無所不潤無所不益
故善人效之卑而不昂用而有益則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
能動善時
人能訪有德之人相爲成全德行以善人
多處則居之其心善行廣矣若與善人論
信行則政事無有不治者故善治既知治

道之明凡百諸事皆善能爲造及其動也
必合乎時宜前心善淵者以其積善多而
行無竭也若淵泉之狀
夫惟不爭故無尤
謂能其事矣而已之不可太過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此如人將硫水而行必滿而行則溢若中
而行則得且不溢而不費所以盈而行則
費且得少故亦以揣而銳之以比言不可
保云物與志皆不可太甚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之有富貴者每每不能保者何蓋爲因
富貴而放肆高傲矜誇不已致生他事有
累身名是自遺其咎莫之能保也故又以
功成名遂身退以戒之功謂功大也遂謂
遂其志意已身退謂當謙而勿再尚之非
退去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謂以身爲車以心爲案以神言魄總而云之身魂二物也故託以載營魄之說爲文之妙以老子之理言之則神魂爲魄之主宰人能以魂不離於魄則人健矣若使魂常在身不妄遊是爲專氣既不妄遊亦無暗地私欲即是滌除玄覽私欲既無混然矣此所以嬰兒其疵焉能有之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君子之於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綱紀豈無知而無爲在動以時而舉必善以心言之則世間美惡無不周知在乎去其惡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濟萬物即愛民治國者也則不使神剛而爲雄以此行之是爲雌矣故老子託鼻息爲天門假氣神主軀之說人若妄爲勞筋骨而致氣麤暴是爲雄調停氣血以均是爲雌使身安則神久也若身不安則神亡有

日矣如治國者君爲民之主君乃時或妄爲則民禍矣民疲則國亡信哉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與民休息使積蓄之是謂生之畜之君不輕取是謂不有天下措安君不自逞其能是謂不恃生齒之繁君不專長百職以理之是謂長而不宰奇妙道理稱爲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三十輻共一轂是古時造車之法每一輪以三十輻攢一轂方成一輪所以號曰三十輻共一轂此是一輪也係是備用副輪言有車之家有此是爲便利當正車頹壞無輪之時則以此輪爲用即是有車之用

埏埴以爲器埏埴膠粘之泥作器係是瓦器有器之家恐正器有所損壞故先置以爲備儻正器敗則以此器代之此所以有

器之用鑿戶牖之說言有房之家門窗窻
窮當造房之時已嘗足備其有房之家慮
恐久有損壞故特置餘以備之所以經云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蓋聖人教人務
要諸事必欲表裏如法事不傾覆人王臣
庶可不體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專戒好貪欲絕遊蕩美聲色貴貨財者
此文非深即是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
嗜音峻宇雕墻是也腹喻民也所以實其
腹者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皆欲使民
有樂之君不取而君有之即捨彼而取此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道是也
妙哉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

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
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君能以身為天下慮天下恐有大患若
身有苦疾則天下安矣不能以此者天下
危亡故所以寵辱若驚故小人不想得之
職得之則自驚且喜然得已既久富貴盈
身却乃止知榮身其貴却莫知所保其身
有疾便能知醫能防貴之患若防已之疾
則保矣不能如是失之又驚若人君貴以

身為天下以百姓之身為身則帝王之身
宇內可獨行而無憂若以身為身天下為
天下雖萬千之甲士從之猶恐不禦也是
故帝王愛天下如愛己身獲昌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言理道之幽微如是也所謂視之不見言
道聽之不聞言理搏之不得言氣曰夷曰
希曰微言平淡無見也此三者不可詰言

三物無形而有形有象而無象是難說也
混而為一乃專其氣精其神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道其理甚不彰彰甚不昏昏若言無則
出而井井焉事行矣其機無名若歙寂然
若知所之或又有象而無象有形而無形
蓋謂人心與道心至[illegible]至微非君子難守
故惚恍也惚恍不定而速疾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理道之混然即視不見聽不聞是也人能
執古大理道行今之時即今之有也人之
道理即天性也所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然此謂道紀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強為之容
君子所東者得天地至精之氣乃神慧而
不妄為使其動則諸事有理焉使其靜則
靈神於心人莫知其所為如何故深妙難
通老子設詞假似修人強立名色以覘視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
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指前君子之人懷仁堅志人輕不可得而
知彼之機故設七探之意使欲知彼之機
尤甚難知蓋欲使後人修道堅如是也又
猶豫二歙各于其中又以整然之貌見
之加以怠慢之情合之添淳淳然混之亦
聲勢以動之俾以譠譁窺之凡如此者有
七終不得其真情是以賢人君子之誠難
動其小人之心安能如是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言有如此之能人誰能見彼昏而使醒君
子以動何人使彼靜之君子以濁何人使
彼澄之以清言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動之
君子之意未發孰能以計使之漸萌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蓋教人持身保道止是不欲太過耳故

所敝不新成所以敝不新成者不盈不滿是也不新成者既不壞安有新成就者故保此道者如是甚不難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極無他乃去妄想私欲以盡耳守靜篤使堅守其寡欲之心篤志誠也實也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君子之學道也體天地而行四時之常經是故處心虛極以守靜篤其心以觀循環者故法天地也所以云萬物竝作然後觀復命者以其有始有終未常紊也君子之守道行仁循四時而序之則道矣所以復命者物生而長長而成成而斂斂則復命矣此明年復如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則道明矣若或不知常不知序妄為則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謂知常道也容謂悅貌也天下既悅乃公若能就此公道而行之則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無不善終者故不殆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道未行時欲人矜其已能是謂譽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將不服焉是謂侮之此是古今明驗尚有不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揚其已能故事遂若揚能者必巧其事將不久必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則事平而且穩雖不言久日百姓將必美之豈不自然故自然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

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此仁義智慧大僞孝子忠臣吾觀老子云妙哉云何蓋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湯及周文子時以及秦漢至今疊出此等猶甚不多故老子所言無他必欲有大道耳所以大道何昔三皇五帝堯舜者當是時大道行焉六親和民無不孝君天下者爲民而讓位忠臣安用賢臣在位王者朴質奇巧何施大道廢自禹不讓之後成湯放武王伐所以有無仁義而顯仁義有愚昧者顯智慧有不孝者顯孝子老子戒人絶仁棄義絶聖棄智絶巧棄利以此三絶示後人使朝無爭位即君臣安矣若以常人言去此仁義孝慈聖智巧利却乃天下安豈不言未之有也所以老子自云三者文不足言人必不識其意也故再有所屬令人務尚儉而淳實少私寡欲是爲之屬也

右第十六章

絶學無憂

整世務以充吾腹所以絶學無憂妙哉嘗聞孔子無常師蓋世人之學未嘗能備其世事者志士不過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間之諸善世之賢愚者雖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備習惟太上者獨能取諸人之善爲己之善故爲非常道非常名經云太上非道家之虛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與爭有是也又孔子無常師以其博學也博之既盡其世事朗然矣所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絶學無憂是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世人愚而不學故設唯阿之詞以戒之相去幾何言此二字即是應聲而已於此應聲之間不能分別是非致人言惡豈學者之所爲其善之與惡爲文不過表前文之深意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老子所以非常人者爲此且世人聞有可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者然猶不甚荒亂至

其極也乃甚荒其荒無解也所以老子開有此而事未極先荒極故能不荒而不畏也草廬云央猶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寫此及其習道也如是至於他人奢華者老子却乃不如是為何蓋謂學道與物樂不同也所以不同者道乃無形之理善用無之為故盈之而弗厭其道實宴樂乃用物而驕盈也既盈而有虧以蕩志而用物過也是以老子懷素而守常非如嬰兒之無知未兆非心不知此之為樂蓋特道而不妄為以守天經地式也

衆衆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乎其若海飄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衆衆若無所歸云如來身之貌非無所歸言樂自然耳言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言衆皆樂獨不遇其中似乎有失於散若無物之狀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乎昏濁之狀以其忘機也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為昏昏悶悶乃守道之如是豈昏昏而悶悶云澹兮其若海飄兮若無所止此非海非飄言其守道如是人莫知其所之海曠也飄蕩貌也長風又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云人皆如是頑似鄙俗癡薄也非亦此寫衆如是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養也哺也此二字無他修道之堅也

右第十七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者言大德之貌若行道者能體斯以為式可不非常道也且道德之為物

聽視皆不見忽有之故下惟恍惟惚恐學者之難窮而忘之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處人指為眞虛而不實特云有象使知道德之理無不實也亦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者然也精英華也使夫守此而不改則信同天地則其中精甚更有信焉有信者何亘古至今其道未嘗有損所以言其名不去是為不朽以閱衆甫去言道常存而萬物勝所言觀物也甫者美麗也又何以觀衆甫之然哉云道不失信常經以四時源源不絕生物之繁以為必然故所以教人守此道行以誠者如影隨身如響疾應是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此教人持身行事勿過學道修誠以分眞僞所以曲枉窪敝少喻勿太過惟多則惑正為學者雖能廣覽而不分眞僞何如絕學也眞僞不分則僞有稱焉僞果善焉所以唯阿是也故云相去幾何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擇善去惡而為之道諸善一而諸惡靡故為天下式豈不去多惑也非常道由此而出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也

此四自字之設文不過明前曲枉窪敝少多六字之機也但前通則後亦然矣縱使盡知不過泛文耳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此云小人之傚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於心早望槙頌故謂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復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自然義既正道既明他日自然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

如是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設意以喻就為此者天地乃曰誰云天地之勢不能終朝而風雨驟歇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所以言者比希言若驟風雨之狀縱有也不能久故比云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人能尋其志務於道大者未嘗不非常道有志布德未嘗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姦詭未嘗不由姦詭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焉復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願作何等必得何等來應即是好此而此驗喜彼而彼來必然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且信且不信者猶豫甚有全不信者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故下文又云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亦再此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跨者亦比也且跂短足之人一足不能立也跨乃躍也又跳也又如跨騎未達鞍也如此者皆不行而不立由人所好者孰焉其四自字之說有何難見也不過使人毋得張聲勢耳我儘作為惟取自然而已餘食贅行亦誇也爾既自誇人誰不笑所以君子不取為此也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以先天地無極之氣理言之以比君子仁德之心未施之意并并於心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以其凝而不妄動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不殆云時時省悟其道不致有亡既不亡安得不利濟萬物若以此道利濟萬物豈不為母哉雖云強為之名

即太極之道也故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大曰逝者謂道成而給於物也物得而道仍歸於我豈不反也遠謂流行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謂天地同道化王者法天地執此道居兩間若比天地王豈眇然一人而已何居四大之中一大蓋其道理之鴻濛王乃持之故云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四法字不過明四大也是謂相繼而持大道焉所以人法地者君天下當體地之四序交泰以為常經而施政地法天者體風雨霜露以生實收斂物焉天法道者以無極之氣自然徐成之也道法自然者和氣冲而物不敢是也故能自然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舉事必先以身為重然後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下重靜輕躁四字乃云不欲胡為輕發亦不許猶豫也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終日行者行道心也不離輜重者以此輜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氣所棲之處若神氣而妄慮妄為使不守其心而縱其所欲是為離輜重也譬如帥師遠行而入敵境豈有棄其軍糧而先行焉先行則失根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守身之道甚堅如是且吾有微寶寶持行途間或曰他處有美觀者欲與吾同住觀之此所謂榮觀君子但知守已之微寶耳持心以靜不欲他美者故燕處超然是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言因有發之矣昔周穆王乘八駿而遊是也豈不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紂乃前

朝涉之胫剖賢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紂亡其身矣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以其無誇己之言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無安有瑕讁吾心終日守之以理道小人將欲窺俔之其來既非理道安得不爲我所制其爲計乎籌乎吾有天下而守在四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軍民遂其生而同其志吾雖無關鍵繩約而結者孰能善可開而善可解所以善閉善結者皆礱言道養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爲吾閉而爲吾結矣解之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心無善無不善善者何謂道常善救於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也所以無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無善人物者聖人未嘗有心棄之柰何人物自棄焉所以不棄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從斯道者是謂不棄也襲明者聖人因此而終古今承其明耳故曰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教人者不爲人師乃能使人爲善君子之所在心善淵身安乎蕩蕩然與相處者其有學乎故不善人師而人善也所以無轍迹是也汝知資乎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不教人而習我是謂不貴其師不與人之物而人得我之道是謂不愛其資如此者似乎無知乃有機是謂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乃光明也將甚必有虧故先守其黑黑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盡也如此者君子可爲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

之士於心不惑既不惑當去其私欲合精神為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地之理氣然即無極是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此務教人不尚禮而尚樂乃云雄雌也如此者當以吾腹為天下長江大河所以長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濤故欲君子以心比之則常有大德大德既有不可矜誇復若小兒無知之貌又非真無知之貌不過使心不妄為耳故小兒不能妄為曰嬰兒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嚴則不辱矣如此者可為天下谷谷乃大山深遠低處是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如是則常常為之德既有如許大德而不誇當以心為淳朴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朴散而為器則聖人用之朴道未行也散而為器道布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非官長也云人主是也淳於此而畜於中散而為道周行脈則朴而混一雖云散未嘗曾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老子自歎之辭朕於斯經乃知老子大道焉老子云吾將取天下而將行又且不

行云何蓋天下國家神器也神器者何上天后土主之者國家也所以不敢取乃曰我見謀人之國未嘗不敗然此見主者尚有敗者所以天命也老子云若吾為之惟天命歸而不得已吾方為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行隨行乃先隨乃後先為不讓後為能弟又或呴或吹呴徐徐出氣也吹乃急出也所言急則乏疾徐則有餘如強羸二字強

勝羸弱其強必有衰羸處必壯載衆之比蓋以有載將有不載有容必又將興故所以戒人甚勿違天命而妄爲是去甚奢泰之云耳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朕觀老子之爲聖人也亘古今而無雙夫何故以其陰賡大爲夫爲人臣者不務以道佐人主乃務尚兵强喪人主也當可發兵而猶豫致君不發亦亡君也云其事好還者乃非理之爲神天不許也若有此無故損傷物命非身卽子孫報之理有不可免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此又喻君臣爲謂凶年者何蓋爲凡國家用兵或轉輸邊境轉輸則民疲用乏是有凶年或境内相攻言境内相攻農廢耕植田野荒蕪所以荆棘生焉皆乏用是爲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强

此專復喻君臣若遇卒急與可爲當疾便爲之爲之而旣勝勿許聲張卽勿矜是也强謂勿愈尚兵也其勿伐勿驕皆誡大也果而不得已是爲沒奈何而爲之是謂果而勿强此云爲我不得已而爲而爲豈我强哉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再喻用兵若過是謂老早已是謂旣老必不久也大槩不可每每無故尚兵强也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謂用兵得勝而歸常常誡之以爲能用兵也纔言能用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言兵行處所非損命則諸物不無被廢物者何錢粮兵甲旗仗舍宇津渡舟車及馬無有不損者故物或惡之爲此其上善度之不處是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言兵凶事也左乃生氣之方故君子居左以其生氣也右乃屬金金主殺伐故用

兵居右是也

殺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兵本是凶器没柰何而用之是以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縱使大勝不過處以尋常所以尋常者即恬淡也是謂勝不美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若人誇善用兵者是謂喜殺人也如此等不可式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古所以慎人命者幽哉蓋為不欲使凶事尚吉重人命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無名言仁心大德是也朴淳然於心似乎微孰敢以為小朴真道理也不敢臣即不敢小也若王主之萬物將自賓自賓是人物來臣貢也侯庶能守將名同天地可賢也予以侯王並稱侯乃過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道之功理之妙如是言甘露降人莫之令即不知誰人使令如是均乃和氣自然而然

始制有名

德之造化如許名乃云甘露是其名也即前無名有名之說所以有名無名道理未施則無名既施着物以物為名是謂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謂其名因物而有之乃當止之何故蓋謂令君子措事既成勿再加巧加巧則復敝不加巧是謂知止既能知了足可以不危

即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在君子之胸中能堅持不忘則如長江大河之水一般世間之雲雨興作百川汪溢本海為源何以見之海太陰所集陰昇騰而雲雨作如道之行既行則溢江河既

溢江河復朝宗於海乃道之體用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能知人者有智能知自己何如是爲小善
能善勝人者雖不用力是謂有力自勝者
是爲强强然如此此數事皆能知足爲富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吾有已物守之而不貪於我物甚堅故得
當富又强行者言君子終日應道不息是
爲有志既有志事將必成焉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者久謂此數事能常常守之行
之將名垂萬古而不朽是謂死而不亡者
壽執不知釋氏云不生不滅即此是也然
猶恐人愚迷特言虛無此云實行大道得
如是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大道大也其理鴻漾安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道之恩世間萬物憑此而發生既生萬物
道何言哉言君子行道務不誇爲上所以
不誇即不辭所謂不辭即事業成而不任
己之能是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道如厚縑之衣被被者蓋覆人物也若言
可名道之德不欲使人名之故止小也即
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大道既施萬物各得其所吾不言能而後

萬物歸於我者可爲大即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
其大

聖人善能利濟萬物又不自誇其功是謂
能成其大因本身不以爲大所以成大乃
不成而成者矣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大象者即道理本體也又王者大位而
大名政事是也又王位民之大寶持之以

常而不妄則天下歸焉歸者從也即天下
往既衆庶之服歸加撫以勞之則天下安
和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君能撫養有方雖有叛者亦復賢也過言
去止言復性其謂道無形無影口說時無
驗亦無滋味看又不見耳聽之又無聲愚
人將謂無有上善用之終古不乏是謂不
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示淡而機祕智者能之絕註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治天下專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為
居衆無形無影乃道常存即是無為無不

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大仁大德常行而不改久則天下順從守
常而行之自化言民必從是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
王道布宇內民從而國風淳久之民富人
將奔伋是以鎮之謂為王者身先倫之以
使上行下效不致縱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王者身行之餘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

右第三十二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三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

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

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德周給萬物不自矜聽其自然所以有

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謂

德小而量薄張其自己之能反爲無德即

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因其措事

已定別無可爲亦不尚巧即是無以爲下

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其尚巧也即有以爲

將爲德壞也其上仁上義上禮與夫四失

反處厚薄而居實華此昔老子言世道盛

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謂之大道昔三皇五

帝大道爲如帝堯與舜舜與禹官制不更

禮樂有序明君賢臣天下安和大道歟盛

歟何謂衰紂紂非君以天下笑身政務消

而邪事長正聲去而滛聲生是謂大道德

行仁義禮樂廢此數事當三皇五帝在位

天下淳朴無顯也此所以呼爲大道自然

紂靡其道致成湯放武王伐此臣乎義乎

桀紂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盛耶衰耶

然盛衰由此而見仁義忠信自此而顯安

得不謂之衰爲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

故本經前云絕仁棄義之說不欲見此而

已但欲三皇五帝之仁義耳豈老子之過

歟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者即無極之初氣也初氣者大

道理是也以此氣而成天地故天地得一

以清寧神乃乾坤之主宰至精之氣聚則

爲神變則無形而有形是謂得一以靈谷

者兩間人世也天地處其中而爲谷和氣

盈於兩間萬物生以其多之故是謂盈也
萬物各得合應之氣至精者方萌謂之得
一以生王臣乘此天地之精英而不偶大
道行焉是謂天下真此云蓋謂教人務守
大道不妄乃君乃臣乃士乃民可爲惕然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爲真而貴高將恐蹶
若天失此之氣理將有裂壞地失此將有
震動墜陷神失此將有不靈谷失此人世
將無物世間萬物失此將不生而有滅王
臣失此將無道而國亡士君子失此將傾
覆尊貴也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至譽無
譽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爲仁人君子者務尚謙卑爲吉所以又云
王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俗呼皆微小無德
之名王臣乃稱之言其不自高也小人誇
已可乎所以俗云言吾惡者是吾師言吾
善者是吾賊故下至譽無譽不欲琭琭如
玉珞珞如石此二說皆諂諛之稱君子當
守道而不改尤有稱之何小人好之甚入
惡地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
道行則被萬物物足用而道歸哉反也其
動字既歸又將動也王臣君子持身守道
未嘗時刻有忘寧者所以能成王臣君子
者爲此道之用如是世間萬物既有生即
有滅理道自然天地之網紀也所謂生於
有有生於無是也所以古聖人終世而行
道日夕而持之不敢有慢中等之人或行
或不行或行者聞人稱之則又行之或不

行謂道隱功遍之故是云若存若亡下等之人不但不行相與言道早發笑焉又有不審而不答焉或有言不可行道者君子與小人論道小人若迷途者與行道難甚若退與之平道由梭行顧緯不抽又云谷辱不足偷渝無隅睨成希聲無形數事即前云善行無轍迹是也守謙亦然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嗚呼老子聖哉何明道之極也且云道隱無名誠然道本先天地之氣人何見而不見如善貸且成當哉失道之理無所不益萬物賴此而生豈不惜資與人物焉復云理道之幽微又如是說道乃先天地之一氣以清升而爲天濁沉墜而爲地是爲一生二天地乃曰二儀與先天地一氣並作是三二儀既立四象昭昭曰日月星辰是也因有風雨霜露四時成序萬物生焉又負陰而抱陽物盛而歸源屬陰歸源而復出是爲抱陽陽本剛以陰貫之則陰陽和此謂自一以生二自二以生三自三乃生萬物以陰趨陽之道皆以卑以就能成也

君子之習道如是予更嘗以上古國王所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人人以爲不真之字王者乃取名之是謂謙也又以盛衰以比損益云常道也以三教字言前二教字言可教者後一教字云不得其死者此是謂不教之徒有此老子云吾教父何父道理之本源度之耳非父親之父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無有者何言道體至柔至堅無間者何金石之類惟陰陽能透知無爲之有益爲此是也謂其柔軟不着形迹耳道也子教不言之教尤甚精不言者

道理不言而物化教歟言歟故所以無爲之益無爲之益是不作爲而有益非不作爲大理無時而不運言君子欲指安無時不務道雖不言意已成矣發則中節如四序之交時至而應物也此道非大人君子雖多言不可教故希及之

右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噫深哉意與愚人將以爲老子不貴天爵乎非也其戒禁貪婪之徒特以甚多二字承其上文又以二知字收之再以長久示之吾故此云且國之大職王之下冢宰之官極位若非天命棄其此而愛王位可乎六卿非君命而讓居相位可乎以次序校之諸職事皆然言孰親孰多孰病君子之親日親於道多多於道小人之病病不務學道貪非理之名多藏貨物其非理之名易奪貨藏多而必恃故厚亡君子守有命之名藏合得之物是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云永不壞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此云守道如守大器謂吾有大璞孟常恐有失有壞是故不壞即不敝大盈言吾有諸物盈多守之似乎少必不過用是謂其用不窮其有直屈巧拙辯訥皆謙德是也

此謙本有三吾止以一直比之餘皆同爲謂吾心地本平生直實又常常檢點日行事務及所躁用處莫不又有非仁人君子予本經如此而已謂君子持身守道堅如是躁本奮動之貌內帶烝熱之勢因此可以強寒即躁勝寒靜不動之貌靜中含涼之勢因此可以勝熱此云無他大槩喻君子守道行道當審而果決勿躁而勿豫也清靜爲天下正此言理道之守甚嚴謂君天下者既措安之後當堅守其定規勿妄

爲妄爲或改前人之理道是也改則亂不
改則天下平是謂正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
於郊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
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明君賢臣在位立綱陳紀夷來蠻貴貊賓
天下無爭是謂有道愼戰之馬駕車以載
糞壯士化兵爲農器即却走馬以糞車若
君不守道而行邪道雖牧放孳生之馬不

得生於孳生處所必生於戰場敵國郊境
即是戎馬生於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見
君好非仁之勇而尚彊及非理幕他人之
寶則戎馬生焉於斯之時罪之大禍之深
安能釋也哉皆失守道不本仁也因不足
而致是人君君能知足則天下國家不乏
用矣何他求焉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
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
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以其運慮備安不妄危不
窺戶牖見天道以其以心行天心之事不
待倚聽而有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其
神不定而視聽亂也又云聖人不行而至
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者謂道慮備息及萬
物即至不見其物能知其名所以哲所以
能成者恩既施而物自化也書不云乎元
首明哉股肱良哉聖人之心其爲道也異
乎

右第三十九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
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有志學道道乃日積日積日益也久
日道備將欲作爲其道聖人慮恐道行未
穩以此宵衣肝食苦心焦思致使神疲心
倦即是損之又損然後道布天下被及萬
物民安物阜天下真是以聖人無爲又無
爲而無不爲矣豈不先苦而後樂乎昔聖

人君天下務繼前王之法以爲式不改而行之不恃賞而不恃勇聖人不言暴取也人天下言人君能安已平天下即是善取天下是也謂常以無事故也如不能安天下者諸事擅興民疲之用盜賊蜂起豪傑生焉時乃整兵欲平之可乎未必也此所以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是也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歙歙爲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書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哉孰不謂老子於斯道合此云人能常善常德天神常常加祐之其不善之心方萌則天神否矣聖人之君天下體此而教民豈不法天者乎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又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斯人可取柰何老子又之兩善皆善兩信皆信果孰是非耶噫老子之文奇且甚善者吾善之此美之矣不善吾亦善之此懲之矣信不信亦然故得善而得信矣人不知其文謂老子果類之而又之又謂君天下者心志不定慮生妄爲則民人效之人皆亦然又注其耳目注謂着其意耳謂聽其美污之聲目乃觀其善惡所以聖人觀其所以不欲身民如是務棄之以道常以心似乎小兒之無知特守無爲之道故天下安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地大道生人本以十分爲率因譬云或過三分故號十有三生者既言生忽便云十有三死者此死者即是前生之徒十有三所以言者何蓋爲人生於世謂貪取養

生之物多是致取非其道用非其理反爲
所傷是也何以見之曰酒色財氣無病醫
藥過劑反有病不醫飲食衣服不節思欲
過度妄造妖言奸邪犯憲冒險失身不畏
鬼神不孝不悌於此數事人未嘗有能免
者或云除奸邪冒險不畏鬼神及不孝不
悌外餘皆善終何以見非理也曰以爾所
云此其所以往往多死非命者爲此也因
不知大理何如故被物欲之善殺也即動
之死地十有三非此者何又云善攝生者

有兩不避人莫不以爲真如是乎非也言
君子之爲人務多持適動合天理於心不
作邪謀陷身之罪安有致身於兕虎兵刃
中以其無死地也此云凡君子之行藏若
此豈果然乎又云天道好還如小人務尚
奸邪動輒致人於死地所以好還者彼雖
避兕虎而入兕虎中彼雖遠兵甲而由兵
甲而死其還也如是其得也必然此皆動
之死地耳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
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
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
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此生畜形成四字謂能君天下者多能保
此四字是謂善撫乾元之運前四字所該
者何無他生之者萬物也畜者既能生萬
物又能養萬物是謂畜既畜之分品類之
使各遂其生乃形其貌或不全者因其勢
而就體以成之萬物既蒙恩之後莫不欣
戴物既樂乎天命則乾元之運爲我所乘
則乃國祚永昌若如此者豈不貴德哉若
以道德言之無形而有形君天下者能畜
衣粟而生命之使此二物周旋而不息則
天下真安是謂常自然其又云生之畜之
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言天經
地式即四時交泰之理道爲以其細名之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也君當使臣廢樂
其樂而有其有長其長而不自主設官以

理之此玄德焉

右第四十三章

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始乃本根也初也母乃生物之祖經云天下始天下母夫何故大哉道理之機其始其母本虛又實是以其萬物由此而出焉

云始母人能知大道能如是生生不絕則常守其大道大道果何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此五者道之化而行也君天下者行此守此則安天下臣守此而名賢天下家乃昌庶民守此而鄰里睦六親和興家不犯刑憲日真鄰里稱良若天子臣庶聖守其道則終身不危人人守之不妄爲存心靜慮不言待用是塞兌閉門使應用中節則終身不乏不勤也言開其兌濟其事即是開口發於其事終身不救言守道既堅發放中節萬物遂其生則終世無禍及身亦無可救者即終身不救是也又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蓋謂自己本有所見猶恐不廣郤乃所見甚大我所守持者甚軟將久勝強言至謙下當得上上是謂見小曰明守柔曰強是也如此者所守者暗所用者有大光其明復爲我有於此謙下其用甚真所以無失身之殃因此能乘大道之常是謂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長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謂大道之幽微以爲此云老子曰如我者使知大道真實處但得一毫髮大吾行道焉然猶有畏之所以畏之者何慮恐不精故也又如有路甚平且大傍無荊棘而人不由此而行郤乃直趨微徑其微徑也傍多荊棘虎狼伏焉而人不畏而往遊凡過者或得身安乃慎俾耳愚哉此即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是也有等非君子者不知務本朝掃堂上塵甚勤其禾苗郊閒盡荒又一等非君子倉庫甚無粮物邦乃偏身衣錦繡又等非良民者持刃以食羊羔多積貨財以上此云無他皆言人不務大道而務非理惜哉即徑除蕪虛采翻食餘夸非道哉是也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迺真修之於家其德迺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不文直述也善建者挺然立物之狀雖有力之士不可拔此云以德治天下言吾有物日夕聖持終世而不脫此云懷抱大道也如是若能持此二事甚堅天地散享之事雖子孫百世亦未絕焉若修身修家修鄉修邦脩天下此五修備而天下安則王乃吉來乾元之無休復云五觀者老子之教甚明柰何意淺而機深所以五觀者以取其驗使治天下之君務行其道焉更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蓋謂必然道可行天下可知故也老子云噫俗見否知否前五修者未嘗不應乎道脩此而得此脩彼而得彼是也五觀者大槩不啟君天下者以身爲身而國爲國是也當以身爲國以國爲身終子孫不壞也所以云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彊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即養德也比於赤子者言初生小兒無知天性未曾閙之故老子以此爲首發章之端焉何不過教人持身行道如是而已恐時人不信故又以禽獸蜂蠆至

猛擊毒者復驗之故云蜂者能以尾捎刺
人甚毒虎狠能咬食物者鵰鷹善擊搏者
此四物使蜂子未出房虎子方脫胎鵰鷹
躲而未翔其有知乎不知也以其天性未
散不覺也老子之意欲人守道心當以爲
比方成大人君子莫不又有不信者又再
比云此數物當骨嫩筋軟之時其特物也
不能拏緊固即緊也道言握訣先儒符道
者非仲尼之學也因其不能握緊即無知
是以不雌雄之交乃言未知牝牡之合朘
作是也以其精專故又朝夕啼泣咽喉不
啞爲何亦是初生不知用力所泣不過自
然耳此乃和氣也喻君子能守自然之常
道則用事不乏無非豈不若小兒之泣不
啞然特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此云守道
知此將久大理恍然而必通無疑又益生
曰祥祥云非祥益乃非自然而添力爲之
者是爲彊爲將不祥妖也又比云以心使
氣乃有力也力出於氣氣盡而力亡驗乎
言諸事勿彊爲乃真若彊爲即是壯壯即
是盡又老既老必衰既衰必亡言如此者
非道也云早已早已盡也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
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
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謂君子能行道也何哉以其事
物未至無可應者雖知也不妄言其不知
大道之徒乎昔畧不曾涉歷諸事與人相
處終日喃喃云知自以爲辯及其臨事不
能也此小人學道未達是也又塞閉挫解
和同此六字前三字言不張聲勢後三字
言讜下也所以謂之玄同言此幾事皆屬
玄也又六不字蓋言前數事皆是大人君
子幽微之大道人欲親不可見看若欲疏
其形無若欲得其象不實若欲害則無體
若欲尊之無從若欲賤之則不得微分之
影可躁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以正治國老子着跡言之下文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文奇矣正謂端正治國文實奇非誦詐用兵謂施仁德於外及盈布於敵使慕而效順來歸則彼此不傷物命善平禍亂善安天下即以奇用兵奇奇於布德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事於戰也又不得已而以奇用兵者奇於師出以律彼屈而我直王者之師奇於不殺物命經云吾何以知其然哉此言若依大道事乃必興故云其然哉又云天下人民貧有多民間鋒刃器械廣益多賊此皆始亂之源王昏多尚技巧務虛不務國之正實則獻奇物朝朝形政不明法令彰彰則寇盜有變是以聖人絕奇用務朴直伸寬枉誅讒佞數事既行黔黎咸寧區宇清而風淳故復云悶悶言淳朴守無事民俗實君福也不言察察謂苛政也民多不足此君之禍也老子教君天下者勿甚前奇人將謂真用奇也若言奇者天下不巧者安能常久雖云奇實正之妙也謂世人不知反謂妄說爲奇於斯之遭果奇耶正耶此奇字古今人名之錯矣故聖人守正而不改躡不恃能通行爲道成爲民安物阜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苛以法事天祈乃福苛則人變祈疊禍生君能治人省苛事天祀以理廣德以

安民則其德尊矣雖不祈於天福乃天福也既感天如此其福莫知其垠則國穩矣即有國早復又云有國之母其母即是君心大道日夕勤練於丹衷措國既固可以久視視者何即社稷常存是也所以常存者即道之見用也

右第五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善治天下者務不奢侈以慶民財而勞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宮室臺榭諸等徭役並興擾動生民農桑廢而乏用國危故設以烹小鮮之喻為王者馭天下之式內有四其字設喻蓋謂鬼本不神因時君無道故作草附木共興焉惟以兆將來亦有威焉時君若知惟非常能革非心以正道心則天意可招回焉不然則天雖不叙必殛予於可命者則社稷移而民有他族不可留也故云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焉此也若使神不降禍君安民阜則君之德達天必天之恩下施永無患矣是有兩不相傷是也故二德互歸焉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凡治國家其德宜尊其用宜儉其法宜平其勢常下使天下民心若水務要流來此謂民順從賢者趨之則京師交集豈不天下壯觀故所以用雌雄比焉凡世間諸物皆雄動雌靜是以靜得動失言治國體此道行之則民富非此則民貧國危所以更言大國治小國十分以撫懷之則小國永臣而悅進焉若大國失此道而他求或欲取其國則大國亦將不保焉此謂大國生事於小國欲兼併其地是也若小國能守臣分朝貢以時移其理則永保分茅胙土

於一方則常親大國矣不然忽起貪心欲有大國則小國亡焉經云我見謀人之國必敗執者失之而況加兵者乎吾見其不得已而爲之老子之云不過豈非天命可乎朕知老子之教人務使大者小之小者微之則永無玩矣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奧者幽深巨室囊括萬物之所大道利濟萬物君子以爲至寶惡人雖可暫得不可常保以其心不善也即不善人之所保是也譬如良言可鬻於市村有之乎有之昔孔孟之書真美言也至今儒士間學市村以訓蒙爲擧家之業賣乎加乎其不善之家有乎不爲儒者所教何棄書之有即人之不善是也古者立天子爵三公位已正矣官已職矣又以駟馬拱璧以招賢比若是不如垂衣裳而坐行斯道使君臣不務大道却乃要名以招賢及其賢至賢何所爲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以其不待求眼前可得於心疾守行之則往日之非釋矣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五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爲無爲事無事謂當可爲之事先利時而

爲之已盡免致後多繁爲而不安也又無事之時常恐有非理之事及於身故先若有事而備之乃得安於無事也凡食物不過食五味用平常淡薄之味則終世可爲有味矣若飲食盡其味則他日家貧不及五味矣全則中平之味是爲無味也若十分難事以急輕圖果難也知其難措所圖之德務要萬全一圖便得即易也凡作大事若急成功必多不固務要精建於初勿使急而不堅方乃精細其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繼上文耳又云其安易持謂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方乃易守凡人無事之時能先知備禦何事恐及於身者是謂易知未來者此數事非大人君子持大道之誠不能如是此道於有志易學無志小人似乎難親故又比云其脆微二物人皆以爲小可將以爲不然老子又比云若如此者雖脆雖微其物事早有形矣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恐人不信復云抱之木當初生之時亦從苗芽毫髮之中以至於斯其寺中之塔甚高由一磚自地而砌起一千里之路由當日脚下行將到彼老子戒人不可敗小不可恃大又言人有求我者我擅輕許之及其將應違之謂吾有物不絕儉而易用棄將不久而又自難所以戒人務先子細艱難然後獲吉經云大小多少報怨此六字皆道理之未當故有此若能無此六過不足之慾惟德是應方成君子超乎世人之上凡世人之爲事多有中途而罷其事而不爲者往往有之又戒慎終如始則無敗矣甚不文又老子居周將末見諸侯互吞不有王命數有爲者數敗之又見執大位者又失之故設此以喻世之不道者使君子堅守其志勿非天命而妄自爲高也又先有學而後無學反過常人之志因此若違施及萬物得自然無有不化者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

上古聖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豈有將貨財聲色奇巧以示天下使民明知若民明知貨財聲色奇巧君好甚篤則爭浮利尚奇巧之徒盈市朝朝昏棄本以逐末矣所以有德之君絕奇巧却異財而遠聲色則民不爭浮華之利奇巧無所施其工皆罷虛務而敦實業不數年淳風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實癡民老子言大道

之理務欲使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羣倫攸叙實教民愚罔知上下果聖人歟又言民難治當哉若使小民知有可取者彼有千方百計雖法嚴永霜莫知可治老子設喻故以智治又不以智治文何奧哉非也蓋謂民多智巧王若以巧以計治民則爲民禍臣若以智臣君理政則君之賊是以朴民絕奇貴爲式呼爲玄德特以遠深二字艱之惟務儉爲主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河湖海至處低所以能納天下諸山川之小水戒爲君子爲國家者能容而且納大事成矣若不處卑而處高物極則反高者低低者高理勢之必然是以昔聖人勞身心而安天下所以民親之愛之不怨無

有謀者若失此道而他爲將有咎爲人或爭之不解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大道若愚似乎真愚若言我真大道吾道久矣又云其細務要守道堅造化精三寶之說因慈勇於行道利濟萬物因儉倉庫實不敢爲天下先言諸事物不肯先得先樂乃成王基器神器也若舍慈而勇必貪

必奢必狠舍儉且廣言廣用無時舍後且先志盡矣復云慈者何蓋謂與前慈異用再喻之若首將能以慈戰敵野戰則必勝夫慈戰非慈而不戰於心慈於衆士之命不得已而戰故守城必堅縱被困圖天必加護何知加護以其心有所不忍戰傷人命故天鑒之外有四善吾不審何智者能之非凶善盡此四善隨同天地此章皆言有道之兵奉天討爲將不妄爲存仁厚德君將無憂而爲平矣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甚易知云文與字意甚易行此大道大德善能知者不過文內之意莫能行言文與而愚不解者言有宗文有首也事有君借物爲主也經云夫惟無知言人不知我知我者希老子方貴戲云聖人被布袍懷抱美玉以其外賤內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君子所爲惟務無轍迹果然使人不知乃上本不可教人知使彼知道是謂之病如此者人本不知我將謂人知把做知道備乃無病矣故聖人行道終世而無病爲守道之堅持身以律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謂王臣及士庶修身謹行止務大道焉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言君天下者以暴加天下物則民若畏既久不畏既不畏方生則國之大禍至矣莫可釋在士庶平日不可恣意慢法耽人侮下一日干犯刑憲則身不可保若言王大禍即大威士庶則刑憲乃大威矣又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王勿多苑囿勿多離宮慎勿徼行勿迫

優恤勿貴民用非理勿勞動必以時臣庶平日勿近愚頑凶暴勿毀人技藝是也又甚戒人云古聖人凡事要先料其備者備之則焉自知其可備之凶將不自見也又云自愛不自貴無他人之自身豈不愛以其愛身則先勞身而後身安是去彼而取此是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踈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治天下務尊常道以利群生勿尚奇暴若奇暴民爲所殺者多矣若果而行此是謂勇當法天地施大道如四時之常經居動以時順其事而賞罰焉則民被恩活者多

矣故問於治天下者此二事果從何耶從勇則害從不敢勇則利又戒曰天道幽微惡盈而好謙惟上帝好生善與不善禍福之降有不可測者雖上古聖人嚴恭寅畏乃不敢自安難之又難天不與萬物爭天常健而不息萬物順時而自安四序之交若赴召者不期而然若有謀乎此天道之昭昭焉若有敢侮天下而賤萬物天鑒不昏雖不速而必報其有畏乎民不怕死乃以柾刑以禁之是爲不可若使民果然怕

死國以此爲奇老子云吾豈不執而殺之
懲畏天道而執敢王者陳綱紀各有所司
司之以道民有可罪者乃有司責之官守
法以治之然如是猶有過誤者故遠者君
有所不赦天地以司君君乃代天而理物
君或妄爲其有赦乎即人主不赦過誤故
遠者是也

右第六十一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貴生也

治國務欲民實無得重斂而厚科若重斂
而厚科則民之用矣民既乏用則盜賊之
心萌盜賊之心既萌必持戈矛而互相
戕是謂難治爲天下君勿過爲過爲者何
五荒是也若有爲此者民多失養既多失
養無所不爲尤其難治人皆輕死所以輕
死者遠法冒險以取食用何故舍死之甚
以其別無生路也愚民無知將以遠法冒

險可以養生孰不知不喪身矣即是無以
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
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
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
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

柔弱堅彊柔脆枯槁設譬也所謂言生死
者以其修救是也能知柔弱柔脆而皆生
堅彊枯槁而皆死其知修救乎若知修救
則柔弱柔脆之源何此天地大道之氣萬
物無不稟受之在乎養與不養行與不行
耳若君及臣庶君用此道天下治臣用此
道忠孝兩全臣君不息庶人用此家興焉
又此道者豈不堅彊枯槁然人欲久調氣
血以生之木若久迎春和而植以水灌之

此人不久矣又云治家者以道律身以禮
後奴僕則奴僕驅勞而治家者安木枯根
而深固枝葉榮矣則榦全而永年豈不知
諸事先理道而後成故奴僕驅而主逸枝
葉繁而榦盛昔撫綏乘衆之至也故奴僕
營而資給於家枝葉繁而招雨露於榦其
理勢之必然道哉堅疆下而柔弱上是也
譬水最柔弱金石至堅言攻堅者莫
之能先乃言無可易水者非也石堅而不
堅水不能入由氣先而水後如此者雖堅
無不透雖剛無不柔雖強無不弱此即大
化流行不言而治矣君天下者體焉臣下
奉效士庶以此而律身則世無惡矣聖人
量同天地大德不恪惠及生民則天下衛
杜稷矣君能寅畏上下臣若時懼神明士
庶畏法奉祖則君君臣臣海內康寧樂哉
乎士庶天下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
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
恃功成而不居其欲見賢邪

君天下者及臣庶能行大道者其大道之
理若張新弓乎或勁弱而不均則減勁而
起弱此譬云爾亦天道惡盈而好謙所以
大化如常無昂而中不下其功安在乃損
有餘而補不足是也凡治天下國足用而
無餘君乃有餘民窮矣誠能以有餘給民
之不足者則天下平王道昭明焉其臣民
無有稱頌者天相邦家國永而且昌何在
乎譽美耶如此者君身乎上臣足乎下長
健朝朝豈不恒乎士庶行此道者則家和
隣里睦朋友終身而不恩貧者給之而不
利乃貞

右第六十四章

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
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
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仇讐不分雖善與之解亦不能釋屈者之

寬心尚不謂之善君能釋天下之大怨則坐朝堂而布大道修明政刑釋無辜刑有罪賑貧乏而中稅斂使民餘而不盡其所有則寬解而怨平上帝可親矣君臣誠能體此而昌乎不然若居朝堂而搥乾符霍民以豐其身斂衆繁科盡民之所有豈不司徹乎天道昭昭將有咎焉士庶能爲善者雖解人之奮爭終不能解人之餘怨所以不謂之善能貸物以濟人匪約而不利君子乎善人乎若貸人以物利及本而倍之盡貧者之所有淨約而期來比焉雖而孟嘗君乎君子乎小人乎於斯之道於貧者何苦甚富者何毒聖皇天無親常佑善人君當畏而臣民當善福乃鍰

右第六十五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居周將末詣佚奮乎以當時之勢譬猶後人言間有能治國者絕奢去玩務道恤民天乃佑四時序風雨調民遂耕營倉廩實而衣被充樂其樂而人善終封疆雖無守而自堅閭鍵不閉而難入雖有巨舟革乘力士千鈞皆無所施而無所陳彼此之民密邇終是無棄此而往彼者彼亦不來非不來也乃君之不貪爾若果有貪即納逋逃致鄰邦有問安得如是耶如民人豪富者彼此各有佃田之人納粟以奉其主家若富者能綏之以德所取者微所與者厚則人人皆蒙恩而按堵能安其生業若富民取不以道後不以時則其人將挈家而逃於他鄰矣雖大小不同理勢皆然噫君道數民特聽上天誠有驗乎

右第六十六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忠信君子之於世道行天下不謂人所譽諂美者是爲上若使人稱美者即是自張聲勢故美我者我道不堅即君美不信是也識我者道將巧矣必欲實行不致人浮誇會云明四目達四聰此非察察而求之者纔若廣訪多求不但不知將有禍焉聖人之明四目達四聰觀其自然聽於不察在國君則人無横禍國無邪狹即不不苛苛察察身國自安君子家身安矣莫不因此而篤乎不知是爲諸事杜勿傳於小人

勿察於姦知必知於君子聽必聽於賢人則家國安矣所以古聖人德不自張功不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已之所有爲無者濟之因濟他人自己有多矣是故愈與彼則已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惡殺聖人君子體而行之遂得雖終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天地

右第六十七章

道德經釋畧自序

林子曰。經名道德者。皆所以言道德深遠之意也。然而道也者。非他也。常道之道也。德也者。非他也。上德之德也。上德之德。常道之道也。常道上德。其可得而言乎。讀者悟意而忘言斯為得之。然道在天地。天地不知也。道不知也。道在聖

人聖人不知也。道不知也。豈曰無所於知。亦且無所於得。若天地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天地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聖人自以為知乎道。為得乎道。即是聖人且不可謂之道矣。道其有所於知乎哉。有所於得乎哉。故道大者。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天地大。聖人大者。亦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能滌除玄覽而無疵。明白四達而無知。乃天乃道。沒身不殆。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能深矣遠矣。乃至大

順無為而無不為。余初讀道德經。憒然而無知也。近一二年來。稍有所悟。漫撰道德經釋畧。以就正諸有道之君子云。

皆

萬曆戊子臘日七十二叟子谷子龍江林子兆恩

咸豐丙辰花朝門人翁天鎧重梓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 卷一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道何以謂之常道而不可道也而以謂之常名何以謂之常名而不可名也此言常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常而武城王氏老子億曰常者不變不滅之謂真常之道體本虛無不受變滅故不可以言語形容不可以名狀揣擬才落名言便屬形迹才有刑迹終歸變滅又曰名則言之命物者如仁義聖智之類是也。

宋程俱老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非不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也故西方之聖人其所示見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佛於教外者則其不可道即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猶履之非迹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老子億無名者道也莊子所謂常無有周子所謂無極是也自本自根生天生地故曰天地之始有名者道所生之一也德也莊子所謂太一周子所謂太極是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意欲如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無欲也而安　而擬議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然惟此常道也本無欲也而我以無欲觀之便是自然而衆妙之門以啓可

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便非自然而衆妙之門不啓。又安能而不落於徼耶。或問何者謂之徼。林子曰。徼一偏也。言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林子曰。何以謂之同出而徼妙之所由以從出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異名而徼妙之所由以得名者。不可不知也。何以謂之玄。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故玄之又玄。豈非從天地之始耶。何以謂之玄之又玄。豈非從天地之始中發出來也。故玄而又玄耶。余於是而知中庸之所謂未發者。其天地之始乎。發之於未發者。其萬物之母乎。故以天地之始。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萬物之母。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宋呂虛白講義曰。玄之又玄。天中之天。斡羅蓋至玉山上帝。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爲腦血之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自己性真長生大君居之故曰上清出入華房。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始生曰作。作亦生也。

林子曰。夏忠矣。而夏之天下。孰不以爲美。以爲善也。而商則變而爲質。商質矣。而商之天下。孰不以爲美。以爲善也。而周則變而爲文。至於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

隨。豈非所謂美惡善不善。物理之自然邪。而聖人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亦惟順其物理之自然爾。故萬物之作也。謂之自作。固不可。謂之非自作亦不可。萬物之生也。謂之自生。固不可。謂之非自生亦不可。萬物之爲也。謂之自爲。固不可。謂之非自爲亦不可。萬物之成也。謂之自成。固不可。謂之非自成亦不可。此擊壤之民。而曰帝力何有於我者。其是之謂與。

或問事矣。而曰無爲之事。其將何以處之。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何以行之。老子之道之不可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甚已。南面非所以處無爲之事乎。無隱乎爾。非所以行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不居。不去。譬之有室可居。則有室可去。而我則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我則何功之有。我既無功可居。則亦無功可去。大抵老子五千言。蓋以言道德之無所於爲也。而天地聖人原與道德相爲渾融焉者也。則亦何美何惡。何善何不善之有哉。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或問何以虛其心。林子曰。實其腹而已矣。又問何以實其腹。林子曰。虛其心而已矣。林子曰。虛其心矣。而其志有不弱乎。實其腹矣。而其骨有不強乎。

林子曰。虛心弱志。聖人之所以能無知也。實腹強骨。聖人之所以能無欲也。而聖人之所以使民無知無欲者。亦惟在我而已矣。

林子曰。夫爲之而有以爲。且不能治矣。而

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者何也。豈非順事無爲以輔萬物之自然耶。

林子曰。舜之禪堯也。而堯之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爲之。於無所爲以輔萬物之自然。爾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之伐商。而反商政也。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王之舊政。故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蕭何爲法。顧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豈非因耶。是乃黃帝

老子無爲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

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爲。林子曰。夫聖人之無爲者。非徒曰順事無爲焉已也。而虛心實腹。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無爲也。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冲。而又曰用也。豈不以道也者。道也。常道之道。邪冲也者。冲也。冲和之冲。邪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豈非道以和爲用耶。然此常道。則盈滿於天地間矣。而曰或不盈者。何也。蓋道本虛也。而用之。其可得而既乎。故曰淵乎似萬物之宗。其曰似者。何也。其至虛而至盈。淵乎其不可測而知乎。何以謂之湛兮似若存。其得而存乎。其不可得而存乎。何以謂之誰之子。象帝之先。豈非無名而爲天地

之始乎。老子億曰或曰似。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人也。故不得已爲之形容如此。

金華仙人曰。地戶天門。出入氤氳。綿綿邪降。珠喪飛根。透閉過節。竟寒乾坤。採集靈景。主其故氣。冲和入體。以活谷神。其有深旨。非仙不聞。能知冲用飛昇。豈啻霞君平曰。冲以虛爲宅。和以無爲家。能虛

能無至冲有餘。能鄉能順。常與和俱。

林子曰。何以謂之和其光。而明乃光之體也。其曰復歸其明者。和其光也。若佛肹公山弗擾之在春秋。斯其爲厲也大矣。召子欲往。亦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故夫子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又曰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久壬。是公卿下患之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隔絕焉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恥飲其下流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爾。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

林子曰。天地以道父萬物。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萬物。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萬物。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百姓。而其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而聖人則亦何嘗煦煦焉以仁百姓哉。

林子曰。天地曰我何以能生萬物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萬物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天地且不自以爲道。自以爲德矣。而況煦煦焉以仁之耶。聖人曰。我何以能生百姓哉。而其所以生之者。非我也。道也。我何以能畜百姓哉。而其所以畜之者。非我也。德也。則是聖人且不自以爲道。自以爲德矣。

而況煦煦爲以仁之邪。

林子曰。不曰天地不自以爲仁也。而萬物亦且以天地爲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萬物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曰聖人不自以爲仁也。而百姓亦且以聖人爲不仁矣。道生之德畜之。百姓得而知之乎。惟其不得而知之。故其不得而仁之。此聖人之所以不仁。而聖

人之所以爲大也。

林子曰。天地之生萬物也。雖曰天地之道有以生之矣。而非天地之道。真有以生之也。然則萬物之生也。其誰生之。生之者生之也。天地之畜萬物也。雖曰天地之德有以畜之矣。而非天地之德。真有以畜之也。然則萬物之畜也。其誰畜之。畜之者畜之也。故曰天地心普萬物而無心。而聖人之所以父母百姓者。是亦天地而已矣。

或問老子之教。豈不與孔子異邪。林子曰。老子之教。何嘗與孔子異邪。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至於隕霜不殺。春秋書之。豈不以四時自行。百物春生。天地無心也。又豈不以隕霜應殺草木秋凋。天地無心也。夫孔子一天地也。天地之間。人民何其衆也。孔子亦惟高明以覆之。博厚以載之而已。故能盡天下之老者而安之。而老者亦不知其所以安也。盡天下之少者而懷

之。而少者亦不知其所以懷也。程子所謂天地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聖人之所爲也。中庸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孔子何嘗身履其地。而照照以必仁之也。此孔子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夫豈惟孔子爲然哉。金剛經曰。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則釋迦何嘗偏即其

物而照照以必仁之也此釋迦之不仁而至仁以與老子不異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鑄冶所用致風之器。橐以皮爲之皮裹以爲風袋也。籥以竹爲之袋口之管也。林子曰。何以謂之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豈吾身之中。亦有天地之間乎。亦有橐籥乎。何以謂之虛而又曰不屈也。何以謂之動而又曰愈出也。

林子曰。莊子之所謂萬物之以息相吹者。天地之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天地以好生爲德。而萬物之所以生生者。其在於天地之橐籥乎。天地不知也。易之所謂乾道變化者。橐籥也。而性命爲之各正。太和爲之保合。而天地其知之乎。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寒暑。成男成女。而天地其知之乎。一陰一陽之道。繼之以善。成之以性。而天地其知之乎。此乃天地之不仁。芻狗萬物之大義也。故曰生而不有。故物之生也。天地不知也。至於死也。天地不知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蓋天地本無心也。本無知也。盈天地間之物。何其多也。安得盡物而知之。盡物而仁之。盡物而生之也。余於是而知天地之不仁。天地之至仁也。然天地必物物而仁之。則天地不其勞乎。天地不爲也。豈曰天地不爲邪。而天地亦且不能爲之矣。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釋氏嘗有言曰。老婆心切。甚毋以老婆之心而責德於天地之驩虞也。

林子曰。堯舜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唐虞之宇宙。而唐虞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太和元氣之中乎。然天下至大也。萬物至繁也。而堯舜惡得瞗瞗然盡天下之大而徧仁之也。是雖堯舜欲不爲狗也不可得已。仲尼以浩然之氣。充塞於萬世之天下。而萬世之人之物。孰不生長於浩然之氣之中

乎。然萬世王遠也。人物至繁也。而仲尼惡得照照然盡萬世之遠而徧仁之也。是雖仲尼欲不狗狗也不可得已。

講義。天以陽爲用。故冬至後一陽之炁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地以陰爲用。故夏至後一陰之炁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昇一降。往來無窮。譬猶橐籥。鼓風以吹火。一開則炁出。一闔則炁入。炁出則如地炁之上昇。炁入則如天炁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也。元炁得以昇降。橐籥亦中虛也。風炁得以出入。人之一身。鼻爲天門。口爲地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昇經曰。鼻口通風炁。喘息人命門。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音朔

林子曰。言之無本。則其言也雖多。而亦可得而窮也。言之有本。則其言也愈出而愈無窮也。夫聖人守中矣。而未嘗以言爲貴也。然未發之中。乃言之宗也。若其言也。不從未發之宗發出來矣。能無數窮之病乎。

林子曰。聖人守中。乃所以執橐籥之機也。此其所以而虛而動。而不屈而愈出者乎。

莊子曰。槐徒其璞中。以應無窮。

講義。文始先生問老子曰。道德經脩身王妙王要。在於何哉。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也。原夫赤子。在母腹中。臍蒂與母臍蒂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炁足神備。脫蒂而生。亦由藐之受氣既足。脫蒂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黃庭。男子謂之炁海。婦人謂之子宮。吾昔受之於太上大道君口訣曰。勤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源。萬事畢。勤守中。莫放逸者。一意以守炁海。不可須臾離也。外不入。內不出者。令往來之息。兀然

注於中宮泥海之內。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水源者。臍間乃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炁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馭之。使息住息定者。此至聖至神之道。非天下眞仙之才。其孰能與於此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林子曰。何以謂之谷。何以謂之神。何以謂之不死。豈吾身亦有谷與。亦有谷之神與。亦能不死與。

何以謂之玄牝之門。而曰天地根也。林子曰。吾身之天地。吾身之玄牝也。吾身天地之根。吾身玄牝之根也。吾身玄牝之門。吾身天地之門也。易曰。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余於是而知天有天之門。地有地之門。而天地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天地生。而爲天地之根乎。故天地之根乃天地之所由以分天而分地也。猶玄有玄之門。牝有牝之門。而玄牝之門之所從出者。獨不有所謂先玄牝生。而爲玄牝之根乎。故玄牝之根乃玄牝之所由以分玄而分牝也。然則天地之根也。其在於玄之門乎。抑亦在於牝之門乎。知道者自能識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綿綿若存。而又曰用之不勤也。豈繫辭所謂成性存存之義邪。孟子曰。勿忘勿助。釋氏所謂不得勤不得息者是也。

講義。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其稟也。亦有谷焉。其谷藏眞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黍府。九宮之外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大關。又名天關。又名黃庭。又名五京山。又名崑崙頂。大淵也。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

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日日則接於物。夜則形於夢者。神不能安其居也。又曰。玄者天之色也。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元從火。自无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爲玄。牝者地之性也。純陰殼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气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爲牝。二氣升降於呼吸之間。須當有法以制之。以坤元殼實之氣。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濁自然蕩盡。復爲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守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正道也。

按道書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鼻通六腑出入輕清之氣。以接乎天。牝元宮之上。有黃庭上通重樓。而至於口。口通五臟出入重濁之氣。以接乎地。若也不知其門。不識其根。而以鼻爲玄。口爲牝者。非也。故曰玄牝之門。未易窺。或問玄牝有定在乎否。林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玄牝之門也。故以玄牝爲有定在也。不可以玄牝爲無定在也。亦不可。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林子曰。夫天也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氣者。是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不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之謂所身者。身也。聖人不以其身爲身。而聖人之所以爲身者。大身非身。虛空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先而

存者非大身之身乎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天地之數自子至亥有十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故人不能外形氣以爲生也則亦可以百年之則而限之矣若天地則能外形氣以爲生也豈得以十三萬五千歲而限之耶此乃老子天長地久之本旨也蓋氣則有時而

散而主乎氣以生氣者則不可得而散矣形則有時而壞而主乎形以生形者則不可得而壞矣故曰天地有壞道箇不壞以其不屬於形氣故也。

林子曰。老子此章口氣乃爲我相而有私心者道也其意以爲孰無私心而欲以成其私者衆也而卒未有能成其私者故天地不自生非天地之無私乎而卒能長且久者。非天地之成其私乎而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聖人之德與天同也

太宰嚭氏猥雜程子有言曰。老子之言。窮弄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始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乃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窮弄闔闢之謂哉。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夫唯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者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達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運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所私。澤及鼓鼱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

義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老子慮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而安不分卑險居善地也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淵也平等行慈無所簡擇與善仁也矢口而發不妄不誣言善信也政以理人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動善時者任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不失其正也。

道德經釋略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九章　方性光校存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治也。

林子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道之自然也故曰不中則不能見功成矣名遂矣日之中矣能無中而必昃之慮乎月不滿則不能慶功成矣名遂矣月之滿矣能無滿而必虧之慮乎鬼神不信則不能福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福而信矣能無信而必凶之慮乎余於是而知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也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林子曰此乃帝堯之所以殂落魂升而魄

降也而曰魂升者何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然則何以謂之載。何以謂之營。何以謂之魄。何以謂之抱一。何以謂之能無離乎。豈非以載魄而魂以營之。邪抱之以一。而其神自不離矣。余於是而知生而有所養也。不離體魄以抱一也。死而有所歸也。能離體魄以歸全也。

林子曰。深根固蒂。抱一而無離也。抱一而爲天下式。無爲而無不治也。故抱一以理身。而身修。抱一以式天下。而天下治。

林子曰。魂魄之義。鮮有知之者。左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鄭康成曰。口鼻之噓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魄而上升。是其言頗不類。覽者詳之。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八始生曰嬰。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箇是甚麼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纔麤。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講義右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不嗄。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專氣致柔。是同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在其息也。息字從自從心。西昇經曰。或氣尚麤盛。自知尚多事。若至人外息萬緣。內息思慮。心可虛也。身可無也。虛無本體。深深綿綿。故能專氣致柔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玄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玄者。疵也。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林子曰。人之始生也。天門本自開闔。以其口尚未能言也。至於口能言矣。則天門遂閉而不復開。或問有道之士。天門亦能開闔與。林子曰。有道之士。口雖能言。而天門之開闔。亦復如孩提時矣。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於無所不知。而能守其無知之本體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剖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埏音延。埴音殖。周禮曰。轂者以爲轉利也。輻者以爲直指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者。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車之用以其車中之無有以爲用也而其中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車之時一皆無有也而器而室亦復如是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太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其中亦太無也

異幼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

集解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斥之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爽爽快之爽喜好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嗚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盲聾何異故目不視惡色明也目視惡色而目固在也不謂之盲於心乎心盲則目盲以其無所見於道也耳不聽惡聲聰也耳聽惡聲而耳固在也不謂之聾於心乎心聾則耳聾以其無所聞於道也

宋吕吉甫曰目之所以爲目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爲目而無異乎盲矣目之所以爲耳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爲耳而無異乎聾矣又曰腹無知者也目有見者也而聖人去彼取此者以取此無知無欲而虛靜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爲腹不爲目蓋腹惟知有飽與饑已爾若五色之足以悅目也而腹不知也五聲之足以悅耳也而腹不知也五味之足以悅口也而腹不知也至於所謂馳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

知也。今先以爲腹不爲口者言之。可以例觀其餘矣。百穀並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衆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姓之所並陳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葱韮油醬之屬。雜而揉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爾。而其味之美惡也。恶得而知之。

林子嘗曰。聖人爲腹者。以實腹也。而爲腹之眞實義。不可不知也。異生曰。敢問爲腹之眞實義。林子曰。乾爲首。坤爲腹。而腹之眞去處者。衆妙之門也。天地之根也。至虛至無。道德備矣。故守此則謂之守中。得此則謂之得一。然而中也者。其可得而中乎。中而無所於中者。中也。一也者。其可得而一乎。一而無所於一者。一也。守也者。其可得而守乎。守而無所於守者。守也。得也者。其可得而得乎。得而無所於得者。得也。無中。無無中。無一。無無一。無守。無無守。無得。無無得。是乃聖人爲腹實腹微妙之眞實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林子曰。有寵則必有辱。豈不以辱由寵而生邪。故君子不以寵爲寵。而以寵爲辱者。非所謂寵辱若驚乎。有貴則必有大患。豈不以大患由貴而生邪。故君子不以貴爲貴。而以貴爲大患者。非所謂貴大患若身乎。

林子曰。夫寵寵矣。而曰寵爲下者。何也。既不以寵爲寵。而非以寵爲下邪。

曰。何者謂之身。身也者。身之也。而曰大患若身者。似若以其身。而身此大患也

其曰寵辱若驚者。似若以其寵而取辱也能無驚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爲吾有身有也者。有之也。謂吾之心而自有其身也。何以謂之及吾無身。無也者。無之也。謂吾之心而不自有其身也。故自有其身者。不能忘身也。不能忘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恤矣。不自有其身者。能忘其身也。能忘其身。則凡所以貴我以大患我者。而有所不爲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愛。即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貴以身爲天下也。而曰可以寄天下。何以謂之愛以身爲天下也。而可以曰託天下。故我既已貴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寄天下乎。寄也者。寄之也。寄百里之命之寄也。我既爲人所愛矣。而能以其身爲天下矣。是蓋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也。然而斯人也。其不可以託天下乎。託也者。託之也。託六尺之孤之託也。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子曰。夫曰夷曰希曰微者。乃強名之也。此三者。本混然而爲一也。其可得而致詰乎。既曰混而爲一矣。無上無下。無曒無昧。繩繩然徧滿於天地間而不可窮也。雖曰不可窮矣。然亦不可名。而曰復歸於無物。者。中庸所謂費而隱也。其曰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者。何也。不謂之隱中自有數者在乎。故曰惚恍。然道無始也。迎之而能見其首乎。道無終也。隨之而能見其後乎。仰鑽瞻忽。而不可爲象也。如此。何以謂之執古之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非古與。何以謂之御今之有。有生於無。道本無也。無無則無以御有。何以謂之古始。蓋道生天地也。既已生天地矣。不謂之天地之先乎。夫莫先於天地。而曰天地先者。故曰古始。何以謂之道紀。莫非道也。天地之覆載者道也。日月之照臨者道也。四時行焉者道也。百物生焉者道也。莫非道也。而至道之極。乃道之道。眞常之道也。而天地之所以覆載。日月之所以照臨。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生。在我矣。故道爲天地日月四時百物之紀。而道之道。乃爲道之紀也。故曰道紀。

宋程文簡所著易老通言。其畧曰。夫老子

之可言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卿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之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

集解世俗紬老子之學者。其說雖多。然大抵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皆任虛無以應事。爲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爾。

第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通者不滯礙也。

集解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強爲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猶豫。不果之意。儼。矜莊也。渙。舒散也。木未斷削曰樸。曠。空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盧室生白之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林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保此道者。亦不欲盈。大抵人情厭敝。而喜新。而其所以厭敝。而喜新者。欲盈之心爲之也。夫惟其不欲盈也。故能敝不新成。而曰敝不新成者。敝矣而不知其敝也。新矣而不知其新也。而聖人之無欲無爲也。則亦何敝何新何壞何成。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致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

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其根焉者也。由是而靜。由是而復命。夫觀復而至於復命。乃始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而王者無私之道在我矣。惟王乃天。而天無不覆之道在我矣。此虛靜眞常之性。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得虛靜眞常之性矣。身雖沒焉

而虛靜眞常之性。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殆。夫曰久。曰不殆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豈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炯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耶。集辨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爲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

司馬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虛道自來居。

老子億。致虛而至於內。不覺乎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遣。始可謂虛之極矣。致虛既極。則守靜自篤。非有兩事也。故虛曰致。靜曰守云。

林子曰。何以謂之公。乃王。楊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第十七章

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吳幼清本。作太上不知有之。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爲。民不知有其上也。

老子億。太上聖人以道化民。無爲者也。民亦與之相忘於道化之中。僅知有之而已。所謂皞皞如也。其次則未免於有爲矣。有爲則有德可就。故親之有功可述。故譽之。又其次則以法把持天下者也。天下雖不

悅其德而尚知畏其威。上下猶相維也。下此則昏亂之君。直與其法而壞之。而天下之人。始潰然離叛。畔其侵侮。而不可復拯矣。

信不足。有不信。猶分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林子曰。何以謂之信不足也。畏之侮之。豈非信不足耶。故曰信不足。有不信。而猶然貴言者。何與。然而貴言。不知貴實。大道

自然。至德不德。不言而功自成。無爲而事自遂。則百姓自能信之。安知其不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爲太上知有之至治也哉。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子曰。何以曰大道。何以曰仁義。何以曰大道廢而有仁義乎。蓋聖人之教本大道而行仁義。而後世之學。爲仁義而廢大道。

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行之。其曰根心而出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性。而以利爲本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楊子爲我以爲義。墨子兼愛以爲仁。告子戕賊人以爲仁義。有以爲之而失之鑿與。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是觀之。道原於性。性原於命矣。原性原命。謂非大道而何。若也不知性命之微旨。不知道德之要妙。而以非仁之仁以爲仁。非義之義以爲義。則亦不免失之鑿。而落於意見之偏。其不爲楊墨告子之仁義者幾希。而大道從此廢矣。

集附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紬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爲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爲而後然。人之道也。道者太極

（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而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

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

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得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旨趣。不可以辭害意也。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林子曰。何者謂之聖。何者謂之智。故智也者。聖之智也。書曰。睿作聖。聖也而曷非智乎。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又曰。堯舜之智。若非有堯舜之聖。其能智乎。故智而不本於聖。而非所以爲智也。聖而不本於善。信美大而非所以爲聖也。非聖而自以爲聖。則失之悖。非智而自以爲智。則失之鑿。老子曰。絕聖棄智。非以絕聖也。絕其非聖而聖。而入於悖也。非以棄智也。棄其非智而智。而失之鑿也。

林子曰。聖智之名。非不美也。而聖人之所以聖。智人之所以智者。都從道德虛無中來爾。而曰絕聖棄智者。豈非其先道德而後聖智之意邪。經曰。五帝書象蒼頡造字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在武夷。有儒生鄒姓者。覽道德經。絕聖棄智有疑。問於林子曰。棄智姑且未論。若聖人乃天下後世之所望而震者也。孔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聖孔子且不敢居如是而老子曰絕聖者何也林子曰予曾偏覽老子之言未五千言每舉聖人之教以教人何其多也夫豈有舉其教以教人而固輕絕之邪於是鄒生歸閱三千言乃以林子之言爲然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或問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何謂也林子曰獨不觀之論語乎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不觀之孟子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老子曰先道德而後仁義非以仁義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仁義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仁義之根於心邪余亦曰先道德而後孝慈非以孝慈爲不美而固後之也蓋孝慈乃道德之所從出也不謂之所性孝慈之根於心邪夫孝慈仁義雖皆本於道德之所後出者然而孝慈本也實也而曰民復孝慈者以悖本也以貴實也若也不孝不慈則是本實之先撥也而曰能仁能義未之有也由是觀之老子之學何嘗與孔孟異邪

林子曰老子之所以絕仁棄義者豈非以其非仁之仁非義之義與或者疑之林子曰老子之意以爲我而道德矣則當仁而曰仁當義而自義何以棄絕仁義爲哉然則非仁之仁非義之義也而孔孟則固與之邪必不然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子曰豈非所謂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不爲盜邪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老子憶聖人以此三者皆爲文之虛而不足不若質之實而有餘也故絕此而屬之於彼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林子曰此言令有所屬以返太朴以復洪

荒之無事也。

棄解。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

林子曰。夫絕學者。非以絕學也。而老子之學爲道。以爲學也。然而絕學。能無憂乎。孔子日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此言悅理義之悅。我心之悅也。昔者宋儒之釋格物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至於即凡天下

之物。亦且求之以至乎其極。夫天下之物何其衆也。殆不可以千萬計。豈其能求之以至其極耶。設或有一物之不知也。能無恥乎。恥之而能無憂乎。若爲道則日損矣。抱一知常。知常則明。而性靈中炯聖神文武自有不可測而知。老子曰。能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視爲學之徒。日增聞見。其相去爲何如耶。

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

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攙性。內恐五臟。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爲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云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林子曰。唯之與阿。皆應聲也。而善惡之相

去。何其遠然。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豈獨一事爲然哉。夫人之所畏。我亦畏之。而人之所學。我獨不之學。邪。而其所以不之學者。何也。蓋以其與道相違背。而非我之所能學也。

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飂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荒者。尚書所謂色荒。禽荒之義也。央。已也。食母。一本作食於母。

林子曰。衆人之爲學也。荒兮其未央而老子則一得永得。衆人之爲學也。乘乘兮。若無所歸。而老子則復歸嬰兒。衆人之爲學也。昭昭察察。外若有餘矣。而內遺道德。老子之爲道也。悶悶似鄙。外若獨遺矣。而內

餘道德。

老子憶。食者。味之而自養也。味道德而自養。則無爲而無不爲。而其樂不可量也。又何暇爲彼世俗之學。以自取憂苦也哉。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此而已矣。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怳惟惚。分怳分。其中有象。怳分惚分。其中有物。窈分冥分。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

林子曰。孔德者。上德也。上德不神。故曰惟道是從。

林子曰。夫道也者。豈其可得而容之哉。夫惟孔德。則始得而容之矣。而孔德之容。則皆從道中來。爾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惚兮恍兮。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物。然非往昔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象。然非徒思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然非往昔之以物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精。且曰恍惚窈冥之中。衆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得而名之。情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甚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此精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不差爽也。然此皆德之容也。惟其德可得而容也。故其道可得而容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甫當作一句讀。甫。美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閱。歷也。漢書。此如傅合。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山閱人而成山。

林子曰。何以謂之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此身去矣。而其所以名爲不去者。天地萬物皆有真常之性。至不變者在焉。其精甚真。中有信。是乃老子之所謂長生在於久視者。始終而不滅也。夫誰得而知之。

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

林子曰。曲其有不全乎。枉其有不直乎。窪其有不盈乎。敝其有不新乎。此皆物理之自然也。

少則得。多則惑。

林子曰。爲道日損。少其有不得乎。爲學日益。多其有不惑乎。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林子曰。少莫少於一。少則得者抱一以爲天下式也。故曰得其一。萬事畢。

晶義一者人之眞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也。有水之一。一也。有生成之一。一爲生數之一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一。眞一之一也。

林子曰。老曰欽。孔子曰敬。所謂心在腔子裏是也。尚書曰。以禮制心。余於是而知禮也者。敬而已矣。敬也者。欽而已矣。其曰抱一者。則堯之欽。湯之禮。孔子之敬者在我矣。其曰爲天下式者。則堯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林子曰。學以不爭爲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也。則亦何爭之有。釋氏無諍。正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子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故道德經言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莊周所載商丘之木。細枝拳曲。大枝軸解。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非所謂曲則全邪。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哉。老子言不迫切。故不曰勿言。而曰希言。昔老子之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爲教。而人遂以道之自然而爲口頭套子之資爾。故戒之曰希言自然。豈不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其自然之道也。而況於人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

也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老子德颶風驟雨乃風雨之異常者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夫大如天地一時氣亢而風雨異其常度且有承之者制之而不能久況人與人群者也乃欲之異以出衆焉則凡有血氣而有爭心者且起而制之豈肯待於終日邪。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靜濁者動靜大既無清無濁無動無靜矣則亦何有於有道有德而亦何有於失道失德也哉若為道者而有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亦不可謂之道矣惟其無所別於清於濁於動於靜於道於德於失道失德則是人與道而為一。

方可謂之盡道之極而為有道之士也。

老子德從事於道者。以道為事。即抱一者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德者有德之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天下之人有道與德者常少而失道與德者常多若於此有差別相則不惟道之本體不當如是而天下之不與者衆矣。至人不如是也。心地平等。普然大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有道與德者固同之矣。和其光。

同其塵失道與德者亦無不同也。我既不自異於人則人亦不自異於我故有道與德者固樂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無不樂得之也。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之意然望人所以致此者無他。胸中無我至誠感通而已設使中心之誠一有不足而從外立其德以為籠罩之術則機心一萌偽不下。而況於人乎。欲其樂得之也難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此即與後章善救人。

故無棄人善救物故無棄物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之類前後互發皆明一
理孔子老安少懷天地氣象可因此而默
識之。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誇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
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者舉踵而望。脚跟不着地也。跨。越也。贅。
行。行之贅也。

程明道曰。人能見道則堯舜事業。只如一
點浮雲過目。視世之功名。甚是閑視世之
爲仁義者。甚煦煦孑孑。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詩義。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
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天地由之而生。
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而復
命。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
天下母。

老子億。凡天下有形之物。終歸變滅。故曰
凡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壞。而況其他乎。
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
欲始無可始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
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一大母也。聖人
食母。食諸此而已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
逝。逝曰遠。遠曰反。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有逝之象焉。自
其充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身。而
退藏於密。復歸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
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

林子曰世人每以法地法天法道爲句。獨唐李約則以地地天天道道爲句。豈不以地地也。而地地者。乃地之所以爲地也。天天也。而天天者。乃天之所以爲天也。然人安能法地法天而仲尼之所謂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者。是乃所以法地之地法天之天而得其所謂寂兮寥兮。混成之本體也。或問道道林子曰。凡道則皆道也。而所謂

道道者。乃常道之道也。常道之道。自然而已矣。

第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

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物皆出於地。是重爲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而群動皆歸於地。是靜爲躁君也。王者法地。居重以馭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水火風雷。凡天下躁動之物。未有不收斂歸藏於地者。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古者車行輜重在後。榮觀猶言壯觀。超然猶言安也。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轍跡中轍之跡也。瑕玉病也。瑕讁有瑕可讁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爲之。關楗門閂之鐍也。繩約繩以束之也。

老子億人不見道。鮮使擇善而蹈。未免自方。有方則有跡。所以行未免於有跡。言未免於有瑕。計必用策。閉必用楗。結必用繩。是固善矣。而非善之善也。惟聖人全體天道。虛無自然。其行也。從心所欲。應用無方。

如鳥之飛空也何轍跡之有其言也天曰而出該括無遺如風之吹萬也何瑕適之有付萬物於萬物而萬物自理也安用籌策藏天下於天下而天下自有也安用閉鍵以人心結人心而人心自固也安用繩約斯固道之妙用而始爲善之善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襲掩藏也記曰掩而充表曰襲襲明言藏其明而不露也

老子億人之簡擇厄以爲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人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林子曰善人智者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猶爲大迷況不善人之未必智乎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林子曰此見聖人道德之教至要而至妙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白明顯也黑昏昧也榮尊高也辱卑下也谿谷衆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之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

集解此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爲也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露也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恃也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

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矣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雌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那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宜爲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則其材固雌也夫豈守雌之謂哉。

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淮南子曰往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也。

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林子曰赤子之心不謂之樸乎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全樸也樸散而器殆失其天命之初矣。

林子曰君無爲也故僕而臣有爲也故散之而爲器矣。

林子曰有所制則有不樸無所制則無不樸制之於無所制者大制也故大制不割矣既不割矣則又安所損其樸乎故聖人亟用此樸以爲官長已爾官長者天子乃百官之長也而其所以長百官者夫何爲哉亦惟抱樸而已矣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

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

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温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墮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呴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

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集解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奢淫諭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又曰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此老子之本意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乃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傳道之耳朱子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做愚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爲道家之說也。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果決也詩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孫武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矜自恃也伐矜大也驕恣肆也早已謂不能久。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老子億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西方盛德在金。主殺者也。故吉禮貴左。所以見其好生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心可見矣。

門人 施信卓 訂
劉朝昇 全命梓

道德經釋略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林子曰。道常者。常道也。真常之道也。不謂之無名。天地之始乎。無名故樸。樸雖小。而天下不敢臣者何也。以其至尊至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也。夫誰得而臣之乎。侯王若能守此樸也。守樸即抱樸也。抱樸即抱一也。抱一以為天下式。而萬物有不賓乎。上露有不降乎。百姓有不均乎。然而何以謂之始制有名。道常無名。而聖人則名之。以樸名之。以小。不謂之名。亦既有乎名焉。既有而不知所止。不可也。故知止也者。

知其所止而止之也。天地有壞。這箇不壞。此知止之所以不殆也。又何以謂之江海。吾身之玄牝。吾身之江海也。天地之江海。天地之玄牝也。天地之川谷。不能舍天地之江海。以他歸。而吾身之川谷。亦安能舍吾身之江海。以他往。即夫吾身既有天地之江海矣。而獨無天地之川谷乎。而所謂川谷者。豈曰一身之小。而為玄牝之川谷矣。故曰是雖天地之大。亦若吾身之川谷矣。故曰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林子曰。乾坤合處。吾身之真中也。真中之中。無名之樸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林子曰。知人者易。自知者難。而能自知者。不謂之天下之大智乎。勝人者易。自勝者難。而能自勝者。不謂之天下之大勇乎。蓋天之所與我者不薄也。若孔子之所以聖。老子之所以玄。釋迦之所以禪。而皆備於我矣。故自知者明。而明此也。自勝者強。而強此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林子曰。知性分之有餘。裕而無求於外也。知至道之在我。而必盡其功也。

不失其所者久。

林子曰。抱一能無離乎。守中而不失其所矣。

死而不亡者壽。

鄧堂湖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謂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者未嘗死也。龜山楊氏有言。顏淵之夭壽不齊。何也。老

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矣而所謂不亡者則固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原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夠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為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為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大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常無欲蓋言真常之性本無欲也論語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非其所欲者乃從無欲中來矣故能所欲而不踰知道家所謂無私乎間立愛欲也故無愛而愛愛不屬情無欲而欲欲亦於利

林子曰無名之樸卫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無名之曰小也而又曰大者何也蓋天地間共物也共物則皆道之一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小也則曰天下莫能破此亦道德之言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林子曰大象者道也無象之象是謂大象聖人之治天下執此大象而已矣無為而治天下歸之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

韶止為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膏故過者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飢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飢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將欲者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歙斂也張開也微明者指歙張弱強等語言雖微而實明也

林子曰世之說論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袌執必固張之數言而詬訾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而必戾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聲執天道而倣老子之詞曰將欲缺之必固盈之將欲戾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蕩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心哉山是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意亦且目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可笑乎

柔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林子曰柔而勝剛弱而勝強亦其理之自然也何以謂之國之利器而剛強者國之利器也若以剛強自恃是乃以利器示人也不猶魚之脫淵乎亡無日矣

集解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水喻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權許上去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之類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次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

也覺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
大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
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
嘗有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
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
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親犯其所
禁而復爲書以教人者必不然矣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林子曰真常之道本無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矣何爲之有惟其無爲
也故能無所不爲下文遂言聖人無爲而
無不爲之道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
以靜天下將自正

林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者以其守
此無爲而無不爲之道也王侯能守此無
爲而無不爲之道而萬物有不自化乎既
自化矣作而興起矣而聖人則鎮之以無
名之樸然無名之樸亦非聖人之所欲也
始將以無名之樸而並忘之欲無所欲忘
無所忘不謂之致虛極而守靜篤乎故曰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此聖人之所以能
以道爲一而無爲而無不爲也有如此夫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德不德既曰不德矣
而曰有德者何也何以謂之下德不失德
既曰不失德而曰無德者何也集解上德
者以道之無所得故不自德此德之盛者
是以有德下德者未及無得之道故不失
德而已此德之小者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集解無以爲謂無所爲而爲之有以爲謂
有爲爲之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非創上仁藹然慈仁汎愛兼利然至欵惻
但德無所爲而爲之也故曰上仁爲之而
無以爲上義正直決斷處物合宜其心將
以服人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作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其爲
之也視仁義爲愈盛與爲則必其應施則
有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而忿爭之

德作矣盛禮尚往來故其弊必至於此。
老子德衰秋之世會盟而定繼之以侵伐
月矢加遂因之以寇接臂之禍蓋老子
之所以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
林子曰何以謂之失道而後德豈非行道
有得之謂德與何以謂之失德而後仁豈
非其無所得於德而仁則著乎其外與至

於仁不足爲則托義之名以宜之義不足
爲則借禮之文以飾之豈非其內無實德
而仁則爲非仁之仁義則爲非義之義禮
則爲非禮之禮也。
林子曰先道德而仁哲仁也不以仁而仁
哲無爲之而至仁在我矣先道德而義
哲也不以義而義哲無爲爲之而至義
在我矣先道德而禮者禮也不以禮而禮
者無爲爲之而至禮在我矣。故不先道德

而仁之者外其仁而仁也不謂之失仁之
本者仁乎而其仁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
義之者外其義而義也不謂之失義之本
者義乎而其義不足稱矣不先道德而禮
之者外其禮而禮也不謂之失禮之本者
禮乎而其禮不足稱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
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何以謂之禮而曰忠信之薄也。豈非忠信之本之所當先而禮之文之所當後與故曰禮後乎而朱子謂之禮以忠信爲主而禮以行之者然禮之文亦皆老子之所未嘗廢也觀之禮記祭可見矣按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

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反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入廟必踰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葬乎。孰尊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奠而丘聞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曰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曰而行遂日而舍奠大夫見日而行遂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曰而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陷患吾聞諸老聃云又按禮記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

往遂故也今葬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葬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禮記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

也

老子億嘗觀論語載孔子之言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凡若此者不一而足自今視之所謂仁也讓也儉也戚也非老子之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從先進玉帛鐘鼓非老子之所謂忠信之薄者乎

林子曰何以謂之前識何以謂之道之華何以謂之愚之始故多學而識是雖子貢之穎悟猶且不能免焉故夫子非之而曰予一以貫之老子億莊子曰去智與故又曰棄以故滅命又曰六經者先王之陳迹而非其所以迹也陳與故皆前識之意

集解程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厚薄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窮邊而爲德寖異矣豈誠分而爲五而判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謂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

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不亂乎至於後世士果有尚清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遺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法者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法將以反忠信也如

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忘道德也吾見其絕禮法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訖于江左之亡士大夫務名高淸宴安急權利好聲妓其貪鄙踰滇極矣若夫尚淸談啃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彼老子之書初曷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大白若辱務名高平强行有志沖宴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伎乎若畏四鄰嗃放達乎多言數

窮尚淸談乎以此觀之則晉人之行其與老子之言不啻若方圓黑白之相反矣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嗚呼老子之微言未易言也若其大較則可得而知矣故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故去彼取此今晉人者不惟不能庶幾道德之意跡其行事蓋禮法之士所不屑爲者豈不悖哉是故去薄而取厚者老子之指也去薄而取其玉薄者晉人之行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淸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

如石。

發發溲也蹶音厥顚仆也數計數之數猜輿之衆材言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得一。此言一。乃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蓋以天地之道。可以不二之一言之而盡也。然而天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淸乎。地也。其能外此不二之一以爲寧乎。至於神之靈也。谷之盈也。物之生

也侯王之貞也而莫非此不二之一也
林子曰只此一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或
問天之一與地之一其合之一乎分而二
平林子曰無有二也天之清在此一之中
而清也地之寧在此一之中而寧也至於
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則皆在
此一之中也若其可分之而二之也即不
可謂之不二又問中庸何以謂之物物也
者物之也強名之也太虛已爾太空已爾
本無物也說或可得而物之則亦可得而
二之物固可得而二之矣而虛空無物也
其可得而二乎故形之氣之而物也可得
而二之者以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也太
虛太空而無物也不可得而二之者以其
無貴無賤無高無下也若或以賤而下之
豈不以其居之卑邪而其致之之一也其
可得而賤之乎其可得而下之乎故曰是
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孟子曰得乎丘民

則爲天子此非其以賤爲本與
林子曰何以謂之致致無與此言致致
由之致致爲臣之致致而去之之義也豈
不以衆材合而後可以成輿而三十輻者
乃所以合衆材以成輿也若或致而去之
不謂之輿而無輿邪矣於是而知下以基
之上以高賤以本之則能貴爲侯王者亦
可以反而觀之矣又安可以王之貴而自
貴以石之賤而賤人也哉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反復也
集解道之動以復爲本故反也若道之所
以爲動也道之用以弱爲常故弱也者道
之所以爲用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子曰天而未始有天若無也由是而天
天非生於無乎地而未始有地者無也由

是而地地非生於無乎人而未始有人若無也由是而人人非生於無乎有無相生而天地人之不能外也如此故極而本於無極也神而本於太虛也一而本於未始一也

作解張橫渠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厥者以先入之言爲主安知其有未然乎凡古人名理之詞多同實而異名而後世師心之論恒隨名而生辨所謂

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夫大易之寂感與老子之有無其實未始不同也安在其爲不言乎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亦將謂濂溪爲陋乎抑有無云者其辭約其道大非知者莫能與知也莊子曰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又曰覩有者今之君子視無者天地之友學者有見於莊子之言始可言有無之說矣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子曰衆人莫不學而老子則曰絕學衆人皆有爲而老子則曰無爲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昭昭我獨若昏知雄守雌知榮守辱如是等語載之五千言抑已多矣則亦安能不爲下士之所大笑乎或者以衆人名矣而老子不爲名衆人利矣而老

子不爲利此非其下士之所大笑與林子曰此乃名利中人下士之下者也道之一字且不之知亦豈能聞道而大笑之耶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類絕節也偷情也渝變也

林子曰建言以下言下士之所以大笑也

盖真常之道。不可得而道。不可得而名。況明道若昧數語。亦若無爲而爲正言而若反也。宜乎下士之所大笑耶。

林子曰。何以謂之大音希聲。何以謂之大象無形。余於是而知恍恍惚惚杳杳冥冥而道也者。其可得而聲乎。其可得而形乎。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爲道者。其可索之聲乎。其可索之形乎。

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子曰。何以謂之貸而曰善也。夫道乃天之所以與我者。我之故物也。何待於貸。故特患我無欲道之心爾。如使我有欲道之心焉。則其所以與我者。即此而在。倏無而倏有。似若有以貸之也。不謂之善貸而何。夫不曰還我故物。而必曰貸者。彼蓋不知我所自有之故物也。故老子乃以貸言之也。

林子曰。下士大笑。豈能不與道相爲違背邪。而卒然激發道斯在我。而其所謂道者。特輕我之以斯須厕若能即其斯須之所輕我者。動而行之。亦且足以有成矣。故曰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司馬溫公曰。道生一。有無而有。一生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

董思靖曰。元動物皆生於後陰靜也。平曰。負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而暖。而冲氣運乎其間。

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冲氣爲用。乃爲不失其所以生

之本。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柔。順也。堅。剛也。無有。無形也。入。無間。無隙也。

水。順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爲能役之。無形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爲能入之。察其所以。皆以無爲而致之。以此見無爲之有益也。

聖人云。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成遂無窮。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寰於四海。言之所言。異類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人。地感其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此二者。神明之符。自然之驗也。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

昌吉甫曰。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乎名也。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于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急乎貨也。

張解名之與身。何者其親乎。何爲外身而內名也。身之與貨。何者其重乎。何爲賤身而貴貨也。或得名貨而亡身。或得身而亡名貨。何者其病乎。何爲得名貨而亡其身也。

道德經釋畧卷五　門人盧文輝訂正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淸淨爲天下正。

林子曰。成者自以爲成。非大成也而大成。缺者。其心若缺不自以爲成也。盈者自盈。窒盈。非大盈也。而大盈也者。其心若冲。不自以爲盈也。其曰大直若屈者何也。似若屈而實直也。屈而不能直也。屈而直之。斯其爲直也大矣。曰大巧若拙者何也。似若拙矣。而不能巧也。拙而巧之。斯其爲巧也大矣。曰大辯若訥者何也。似若訥矣。而不能辯也。訥而辯之。斯其爲辯也大矣。

躁勝寒。靜勝熱。淸淨爲天下正。

林子曰。躁之能勝寒。靜之能勝熱。物理之自然也。聖人亦惟明此物理之自然。而淸靜而爲天下正也。

林子曰。老子之所謂淸靜者。乃水之常道若然也。故名其經不曰淸靜經而曰常淸靜經者何也。蓋此淸靜乃從真常之性而淸而靜。固故曰常應常靜常淸靜矣。大抵知此真常之性矣。則自有不淸而淸。不靜而靜。而非有待於淸而後能淸。非有待於靜而後能靜也。

昔伯昏瞀人曰。夫欲使人情險機時俗淸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淸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漆黔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而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淸靜之所致耳。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知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子曰。昔司馬季主有言。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滿東南。以海為池。夫天地且不足。而況人乎。其曰常足者。以真常之性。本自足也。夫真常之性。本自足而足矣。故能盡已之性。而人而物而天地之性。則咸備於我矣。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老子億此言聖人盡性至命之學也。若夫世儒惜於性命之原。而狃乎口耳之習。緣性於俗學。汨欲於俗思。其心之馳騖也愈遠。而其蒙蔽也愈深。其去聖學也遠矣。聖人則不然。故不待出戶之有所行也。而能盡知天下之情者。以人之情。即己之情也。不待窺牖之有所見也。而能指名天地之道者。以天之道。即己之道也。皆以其備物在我也。此所以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不待有所作為。而庶務自成也。與中庸參贊位育之功。皆本於至誠盡性之妙。理正如此。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爲。無爲者。真常也。未綴之中也。私欲淨盡。無復可得而損益之者。故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若也。致虛或有一毫之未極。守靜或有一毫之未篤。則亦尚有可得而損者。而安能遽到於無爲之地耶。何以謂之無爲而無不爲。中庸曰。至誠無息。周濂溪曰。誠無爲。又曰。寂然不動者。誠也。蓋寂然不動之中。而有真不

息者在也。何爲之有。由是而悠遠。由是而博厚。由是而高明。配天配地而章而變而成。是乃至誠不息之真機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憧憧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林子曰。夫善者吾善之。固矣。而不善者吾亦善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善而復歸於善乎。故曰德善。信者吾信之。固矣。而不信者吾亦信之者。何也。德以畜之。庶幾乎改其不信而復歸於信乎。故曰德信。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林子在武夷有二方生。平論出生入死章。不德氏曰。十有三者。內有五臟。肝心脾肺腎。上有四門。耳目鼻口。下有四肢。手二足二。故其生也。以此十有三而生也。其死也。以此十有三而死也。若所謂動之死地者。豈非其生生之厚。不知攝生以自促其生

邪。有作又釋。無以爲氏曰。大抵人之生。內有肝心脾肺腎者。五臟也。外有頭二手二足者。五體也。惟此十者。不能自生。而其所以生者。精氣神三者而已。故精氣神附於人之身則生。離於人之身則死。二方生爭論不已。來質林子。林子曰。余不知不德氏之所謂五臟四門四體者。是乎。不是乎。亦不知無以爲氏之所謂內五臟外五體與夫精氣神三者。是乎不是乎。余惟以善攝

生者非以攝其身而生也乃以攝精氣神而生也非以攝精氣神而生也乃以攝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而曰元精元氣元神者生也夫曰元精元氣元神而生則是生無其生矣故曰以其無死地

或者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而有道之士恒其不失赤子之心爾故亦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矣今曰不以其身而生也不以其身之曰精曰氣曰神而生也成

問何謂也林子曰夫赤子含德之厚而不螫而不據而不搏矣皆聞其語矣若不知所謂未始精未始氣未始神焉而徒索之形骸之內曰精曰氣曰神者抑末矣豈老子玄而又玄之旨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之真實微妙義邪

諸義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猶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在天爲南北斗在體爲九竅四肢在用爲六慾七情古仙有云陽神一出有變陰中七六爲無端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即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爲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云一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亦能殺人豈非生死之

於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畜之勢成之

集解道生之德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後而言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林子曰。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諸侯命之於天子。大夫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人貴之。而道德之尊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乃本之真常之性自然而然也。

夫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

若然。生之而不自私。雖爲之而不自恃。長君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林子曰。萬物之母。而始於天地。故能生物者。天地也。天地之母。而始於先天地生。故生天地者。先天地生也。今以我之身而言之。萬物皆備矣。而吾身之所謂天地者。豈非吾身萬物之所從生乎。吾身一天地矣。而吾身之所謂先天地生者。豈非吾身天地之所從生乎。而曰塞其兌。閉其門者。是乃所謂知子以守母。守母以逆始。藏其川而不出也。若道家之所謂形中子母。氣以守神。神以守氣。交相戀守。混融爲一。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大抵老氏言身。蓋不以形骸之身以爲身也。老子又曰。外其身而身存。夫曰外其身者。是故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存者此何身也。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曰死者。是固形骸之身矣。而其所以不亡者此

何身也。豈非釋氏所謂大身之身。孟子所謂反身而誠之身耶。若或以形骸之身為身也。則便落於養生之家矣。非身大身。無我真我。而虛空本體者。是我真常之一大身也。

有儒門朗姓者。能詩能文。能習於禮。能覽三氏經典。遊林子而問虛空本體之身。林子曰。虛空本體之身。乃釋氏之所謂非身大身者。天且不足以擬其大矣。地且不足以擬其廣矣。故曰非身大身。屢問而林子屢與之言。且至淡旬。尚不能明其義。林子於是不得已。乃以堯舜仲尼養成之氣言之。堯舜太和元氣流行宇宙。豈非堯舜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流行於宇宙而無間耶。仲尼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豈非仲尼有此非身大身。而其氣故能充塞於天地而無外耶。非子曰。真人之息以踵。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一身者然乎。邵子曰。聖人通古今為一息。不曰聖人養成之氣。充滿於天地古今者然乎。而所謂非身大身者。可槩見於此矣。胡生喜曰。吾乃今始識吾之所謂非身大身者。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林子曰。何以謂之見小。見小者。知常也。道德經言見小曰明者二。知常曰明者二。以常行小者。以其無而無所不入也。故小之也。常清靜經曰。真常得性。即常即性。既得性矣。而天下之王明在我也。而寂兌閉門非所守矣乎。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子曰。常者。常道之常也。光歸其明。非以襲常乎。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而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

祇。介然猶言忽然。介然有知。忽然而有覺也。
唯施治也。盜誇者。取非其有。更夸張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好徑。徑者。大道之反也。
以此大道以爲己。而天德在我矣。以此大
道以治大下。而王道在我矣。以此大道以
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以此大道以育
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而論語所謂行不
由徑者。豈非所謂志於大道之甚真者乎。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
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
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
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
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
此。

林子曰。有所於建。則有所於拔。有所於抱。
則有所於脫。而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
脫。何也。夫所謂善建者。以道而建也。以道
而建。其有所於建乎。其無所於建乎。無所
於建而建者。夫誰得而拔之。夫所謂善抱
者。以道而抱也。以道而抱。其有所於抱乎。
其無所於抱乎。無所於抱而抱者。夫誰得
而脫之。由是而推之於身。其德有不真乎。
由是而推之於家。其德有不餘乎。由是而
推之於鄉。於邦。於天下。其德有不長有不
豐有不普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以此。以此者。蓋指此道而言也。豈不以此
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
也與。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
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蠆音釋。毒虫。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
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攫。鳥。鷹隼之屬。以掌距擊觸曰搏。祥。妖孽也。
林子曰。常也者。常也。而天下之至和在我矣。
林子曰。老子且無以生為矣。而況於益生乎。故曰祥。不曰益生焉。已也。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為妖。不名為道。妖亦祥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林子曰。何以謂之言者不知。夫道其可得而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道其可得而不言哉。孔子曰。吾無隱乎爾。
林子曰。何以謂之知者不言。邂逅之際。目擊而道存矣。道豈有在於言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玄同。蓋非其同出於天地之始。而玄而同之。則然其恍惚杳冥之中。沖沖然有所謂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擬議者。故以玄名之者玄也。
老子曰。聖人憧憧為天下渾其心。豈不以渾天下之心。無善無不善。無信無不信。而玄同之者。玄同也。
或問老子之道。和其光。以同其塵。而非所謂玄同。邪。林子曰。老子之所謂同者。則亦同之以玄而已。而無所於同而同之。邪。猶之曰常善救人矣。曰芻狗百姓矣。既曰常善救人矣。而謂之芻狗百姓也可乎哉。既曰芻狗百姓矣。而謂之常善救人也可乎哉。蓋聖人之心。直與天地而同其大。固不煦煦然常善救人以為仁也。亦不孑孑然芻狗百姓以為義也。亦任付之自然無為而已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天下貴也。夫人之同也。同出於同而非玄也。聖人之同者。同出於玄而非同也。夫同出於同而非玄也。有我有非我。論語所謂此者是也。此矣。則人亦可得而親疏之。亦可得而利害之。亦可得而貴賤之。若同出於玄而非同也。無我無非我。論語所謂周者是也。周矣。則人誰得而親疏之。誰得而利害之。誰得而貴賤之。此其所以為玄同而為天下貴也。故曰聖人通天下為一身。而以物付物。則亦何容心哉。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林子曰。何以謂之多忌諱而民彌貧乎。法網密矣。而民則動而觸法抵網。不惟忌而有所不敢為。亦且諱而有所不敢言。夫是民也。則將何以利用而謀生哉。故曰彌貧。林子曰。兵法令本以防姦也。抑豈知法令愈繁而姦則愈多乎。而盜賊乃竊法令以為姦也。情其滋彰。故曰多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林子曰。何以謂之悶悶之政乎。所謂不以智治國。悶悶而抱一也。何以謂之察察之政乎。所謂以智治國。察察以為明也。何以謂之淳淳之民乎。淳淳龐厚。質任自然。何以謂之缺缺之民乎。缺缺凋弊。風俗以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伏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林子曰。正而反為邪。善而反為妖者。此豈

非其禍之所伏耶。邪能反而正。妖能反而善者。此豈非其福之所倚耶。正而邪。邪而正。善而妖。妖而善。蓋有莫知其極矣。然正邪善妖。其無有以正之邪。正也者。正之也。正其不正。而必欲其反之正也。但正之以正。則必因其正而復邪矣。正之以善。則必因其善而復妖矣。而推其所由來之故也。以民之迷於邪於妖也。其日固久。則亦安能卒變其邪而爲正。妖而爲善耶。下文乃言所以正之之道。無待於正。而民自正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曰割曰劌。皆謂害利傷物也。

林子曰。此聖人之政之所以悶悶也。而方而廉而直而光。蓋帥之以正也。而不割不劌不肆不耀。亦惟以俟其自正已爾。故曰正已而物正。老子之教也。當與孟子格君心參看。

象解。昔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其言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稍微妙。難識。非子散道德。旨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後之學者。讀遷之書。不詳。乃以爲申韓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其亦誤矣。遷所謂皆原於道德之意者。此統論三子而云爾。其曰慘礉少

恩。則專言韓非之弊。非謂亦原於道德之意也。至宋蘇子瞻又傳會而爲之說曰。老聃申韓同論。君臣父子之間。此非若非游於江湖。而適有值也。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輔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忌。張文潛亦曰。無情之至。至於無親。此刑名之所以用也。考其來子。頗以三子之言爲然。且曰太史公將老子與申韓同傳。不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

此意彼二子文士之言特言之成理則不
論是非之實益無足議獨朱子此言苟非
一時未定之論殆亦考之不審於古者刑
名之學雖有宗於黃老者然不過假其一
二言之近似若其大體之駁豈真出於黃
老哉且申韓殺人以行法而老子有代大
匠斲之喻申韓挾數以御下而老子有以
智治國之戒安有道不同如是而謂其源
流之同哉然則朱子之言意者以蘇張而
誤若蘇張之誤則實遷啓之也予嘗謂後
世知尊老子者如遷蓋寡要亦知老子之
淺者耳如曰若原於道德之意斯言亦不
能無失若夫以申韓同傳則又失之大者
予觀申韓之術其責名實循勢理雖器做
於道家因應之說迥其實則苛察繳繞正
老子所謂察察之政以此言之固不可以
爲原於道德之意至若二子之行事固不
得與老聃之沒幽惡可取其一節之或似
而狠使之同傳哉有遷創此論或者因傳
會其說使老子負謗於後世遷不得辭其
責矣

林子三教正宗統論

道德經釋畧卷　門人盧文獬訂正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林子曰嗇也者嗇也豈曰修身莫如嗇而至於治人事天亦莫如嗇何以謂之嗇也

又何以謂之復也復之者嗇之也復者復而收藏之義嗇者嗇而儉用之稱故不復則不能嗇何以謂之重積德復以積德早而復之則謂之重積德夫曰早復曰重積德豈非所謂深根固柢即深根固柢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曰無不克嗇而早復而至於無不克則莫能知其極矣莫知其極者易之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余於是而知深根固柢豈曰修身抑亦可以治人故有身之母而長生久視之道在我也有國之母而長治久安之道在我也

或問老子之學果在於長生與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為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邪又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

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斃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所謂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

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為生也故常道也者無生也無生也者元精而不屬於精元氣而不屬於氣元神而不屬於神者此其所以能長生也

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久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心不常滅釋氏之常道釋氏之長生也朱子曰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它說得曲盡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林子曰大國一小鮮也而曰以道治國若烹小鮮者何也無爲而已矣夫無爲之道豈曰足以蒞國焉已也亦且足以蒞天下何以謂之其神不傷人老子億傳不云乎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聖人以道臨天下則公道昭明人心純正善惡禍福悉聽於人而妖誕之說陰邪之氣衆不得如乎其間故其鬼不神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也又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宁何以謂之兩不相傷老子億陰陽不相侵越民神不至雜擾鬼神盡其道而爲鬼神之德聖人盡其道而爲聖人之德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也故曰德交歸焉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交會也衆水所會也

老子億譬之水焉大國則下流也何也天下衆水之所會也譬之物焉大國則天下之牝也何也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也靜何以能

勝牡也以靜爲之下也牡性剛躁而北以陰靜安於其下又則爲柔聽伏矣由是觀之下人者取人之道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心以下人有心以取人國也何以謂之或下而取而字之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人無心以取人國也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爾小國不過欲以入事人而得其所欲已爾

又何以謂之大者宜爲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人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大者非古聖稱湯文王其人與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大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奧妙也深遠之義

林子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物物皆器也器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貴與也故善人能器此奧而寶之弗而棄之矣而不善人者不知以奧爲寶而常依道以爲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美如清曰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寶卓行可尊高出衆人之上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林子曰人雖有棄乎道而道則曷嘗有棄乎人哉人苟能反而求之則道斯即此而在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即此意也

曰此觀之則道之不棄乎人也如此道不棄人而聖人亦不棄人老子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豈曰聖人不棄人也乎哉而聖人且以德而容裔之以俟其自化以易其惡以歸於善此乃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之蓋心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

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坐坐致太平之坐罪過也

林子曰此言至貴至富不如坐進此道者以其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也其曰求以得者孟子所謂求在我者也曰有罪以免者釋氏所謂罪福無主也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事即爲也即爲之事也

林子曰夫道本無爲也而曰爲無爲者非無爲也而無爲以爲之爾道本無事也而曰事無事者非無事也而無事以事之爾何以謂之味無味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曰味無味者蓋以道之無味爲味也惟其能味之於無味故能爲之而無爲事之而無事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大小多少論語所謂無衆寡無小大也

常清靜經曰大道無情夫既曰無情於何怨何德若老子則與道爲一焉者也則亦何怨何德今曰報怨以德則是猶知有怨有德矣殊不知此乃與有怨德私情而爲刑戮之民者道也佛曰以德報怨覺身之人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夫老子者豈其能不與世而相爲酢酢耶亦惟渾渾閑閑相忘於大順大化之中已爾不知有怨不知有德不知以德報德不知以怨報德不知以怨報怨不知以德報怨而所謂道者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爲道道既如是而所謂天地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

不如是不足以爲天地所謂老子之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爲老子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

林子曰安而持之未兆而謀之脆而破之微而散之豈不謂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乎此非聖智不能也其有利於民也大矣而民不知也若也不知未有而爲之未亂而治之爲之執之不知愼終常於幾成每有敗事而猶然自以爲聖自以爲智而民之受害且百倍矣何利之有如此聖智而非老子之所絕而棄之者乎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復者如日月晝夜而復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欲不欲謂衆人之欲我不欲也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何以謂之學不學謂衆人之學我不學也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不欲之欲而欲自足不學之學而學曰充則亦何爲之有又何以謂之輔萬物之自然也而聖人者亦惟輔相天地之宜以順物理之自然已爾抑豈敢有所於

爲以助自然之理也哉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林子曰何以謂之明民何以愚之豈不以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乎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乎聖人者不以利害惕其外是非搖其中故其民醇醇熙熙至於

拙山整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害是非之心尚未明與故曰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能至大順。

林子曰何以謂之楷式一則爲福一則爲賊可以爲天下萬世之楷式而知所從違矣何以謂之玄德又曰深矣遠矣者豈非玄之又玄乃從衆妙之門出邪深而不可測也遠而不可窮也故惟其深也則不可以度而窮之也以此治國而無爲爲之有不至於大順乎然此言甚正而曰與物反矣者何也蓋以其深遠之德而人莫之能知也

集解源溪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周子之意與此章之言相近故朱子謂其言似老莊云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吳幼清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爲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集解不肖謂無所象類此猶達者稱人言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之意蓋美其大而病其似不肖也然不知惟大故似不肖肖若肖於物則是亦一物而已何足以爲大

林子曰何以謂之道大而似不肖也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器也者。有方有體而爲於器矣。器則有所於肖。道也者。無方無體而不局於器矣。不器則無所於肖。若子貢之器。雖曰瑚璉矣。然亦有方有體。人皆得而器之。人皆得而肖之。至於孔子。無方無體。無可不可。其誰得而器之乎。其誰得而肖之乎。或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豈非所謂不肖乎人邪。而曰人不得而肖之者何也。林子曰。惟其道大而無所肖。於人故其人亦無得而肖之矣。

夫老子乃孔子所從以問禮者。孔子曰。吾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豈周之季。真有以老子爲不肖與。林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而以老子爲不肖也。不亦宜乎。老子嘗有言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又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以鄙。至於明道若昧矣。進道若退矣。夷道若類矣。上德若谷矣。大白若辱矣。廣德若不足矣。建德若偷矣。質真若渝矣。是若老子之不自見者如此。而人安得不大笑而不肖之耶。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林子曰。何以謂之三寶。夫孰能持而寶之。太史公曰。申韓原道德之意。夫道德慈儉。而申韓之徒。其能慈乎。道德儉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儉乎。道德後矣。而申韓之徒。其能後乎。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

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

林子曰。惟其不肖。故其不器。惟其不器。故能成器長。

第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戰士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配天。蓋天則與道爲一。而聖人則亦與道爲一也。故曰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爲古之極乎。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

老子憶用兵有言。意古者兵志之詞。而老子引之。下文是也。不敢爲主而爲客。史所謂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慘怛。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敢恃之以爲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敢恃之以加人。猶無臂也。前雖有敵。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手雖有執。而不敢輕用。猶無兵也。有臨事而懼。不敢以兵取強於天下之意。或問用兵以慈爲寶。何謂也。且聞之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豈其以慈爲寶與。林子曰。是固然矣。汝獨不聞西益之班師乎。于羽兩階有苗來格。又不聞文王之伐崇乎。是致是附。四方無拂。至於不得已而抗兵相加焉。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故曰。夫慈以戰則勝。而

曰哀者勝矣者。何也。非所謂天將救之而以慈衛之與。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林子曰。何以謂之吾言甚易知。而又曰天下莫能知。何以謂之吾言甚易行。而又曰天下莫能行。豈不以舍易而求難耶。然吾言聖人之言。則有宗也。吾之事則有君也。言之宗事之君。則是我且不能自知矣。我且不能自知。而人安能我知。而知我耶。此聖人之所以被褐懷玉。而爲天下貴也。

或問夫惟無知。而林子則曰。我且不能自知者何也。林子曰。言則有宗也。我其能知我之言之宗乎。我其能知我之言從我之宗而出乎。事則有君也。我其能知我之事之君乎。我其能知我之事從我之君而出乎。揭不用釋氏之所謂如來乎。如如不動之中。蓋有不知其來也從何而來也。窈窈冥冥。昏昏默默。參於是而知所謂行不言之教者。言矣而不知其所以言。雖謂之不言可也。又所謂處無爲之事者爲矣。而不知其所以爲。雖謂之無爲可也。由是觀之。我且不能知我矣。況於人乎。而能我知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莫我知也夫。惟其能無知也。故其入之莫我知。

林子曰。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見也。則人因其所見見而知之。而曰夷者。則人惡得而見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聞也。則人因其所聞聞而知之。而曰希者。則人惡得而聞之。惡得而知之。老子之道若有所於得也。則人因其所得得而知之。而曰微者。則是老子之得而實無所得矣。而人惡得以其不得之微。得而知之也。此其

所以知我者希也。其能免於下士之所笑。
非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集解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物至知知者。性之動也。昧於物交之知。而不察真知之無知。世之迴蔽也。故知道者。能復反於不知。斯為上矣。不知道者。方且執妄知以為

知。妄知在心。斯為病矣。

莊子曰。知謂無為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咦。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謂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林子曰。畏天之威。乃所以畏天之命也。何以謂之居。此言居天下廣居之居也。則是天之所命。而我之所生者。本如是其大也。本體虛空。本無限量。豈曰四海若在度內。而亦且是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馬而無不覆幬。地馬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

是狹其所居矣天之所以生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厭其所生蓋天之生我也而有如是其大矣頼乃自狹其居豈非所謂罔而生也而厭其所生乎

林子曰狹其居者厭其生也故下文只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繟音闡緩也

林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以其勇於敢也而無所逃矣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本朝

太祖高皇帝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治道暨聞耆儒講論經義一冊見其文淺而意奥欲之以求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

人棄市豈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滅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御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林子曰。何以謂之上之有爲而曰難治也。非所上有爲則國多事。國多事則姦邪生。此其所以難治也。何以謂之生生之厚而曰輕死也。集解。生生之厚者。役志多則勞生而害和平。用物弘。則營利而忘禍敗。此其所以輕死也。何以謂之無以生爲者而曰賢於貴生也。集解。無以生爲者。所謂外其身而身存。其賢於貴生者遠矣。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共。讀通拱也。

荀子曰。強自處。兵強者則取亡。常爲弱小之所乘。木強者則支。共常爲衆木之所壞。

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爲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特。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老子億。抑高舉下者。謙之惡盈而好謙也。損有餘補不足。益之損上而益下也。老子易之同如此。

林子曰。常人則恃其功爲。而居其成功。豈非其欲見賢邪。惟聖人則不然。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老子億。受國之垢。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

亦是也。受國之不祥。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是也。又曰此言本正理也。世人但知樂勝而負之爲強。而不知包羞忍恥之有益。故視之若反耳。倒置之良迷也。久矣。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和。調和解。

集解。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和難亦有券契。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其之約次之。鄭玄註曰。民約謂仇讐既和是也。凡民相與爲仇讐。既諧和則不得相違。違約而讐者。司約治之。爲怠當時和難之事。初則官府掌之。其後久而成俗。不事聽於有司矣。難即怨也。無怨安用和。故和大怨者。必有餘怨。有餘怨。則前有報復讐害之心。此特衰世之道。非犯而不校之意也。何足以爲善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責。責取也。

集解。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周禮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泰親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諸侯。左契符合而與之。右契取以責取也。

有德者司契。無德者司徹。

徹。明徹也。

集解。有德司契。但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徹。雖與人而必取於人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子曰。有德司契而不責取於人。謂非善人而何。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集解。器至小而猶不用。民昔無事也。樂其

生敝死。安其俗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老子憶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不相往來。

老子憶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

司馬溫公曰。雖疏惡臨陋。自以爲甘美安樂。

蘇子由曰。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以試焉。而不可得爾。

老子憶章內三使字。若有深意。蓋必有問問之政而後有淳淳之民。反薄歸厚。固不可以易而致也。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老子憶美謂華采也。有道之人。直指水真不事華采。其有華采者。必非見道之真言也。善。得道者也。知。明道者也。得道者。知止是非。無事爭論。明道者。絕學日損。無事博洽。

蘇子由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

門人 程廷良 鄭朝聞 命梓

戊寅辛酉年花朝門人翁天鎧重梓

道德經五千言。大要以虛無自然爲體。
以隨機順應爲用。以守中抱一爲根本。
工夫。解悟其立言之旨。融會其度世之
心。雖謂與吾儒之六經相爲表裡。可也。
此孔子所以有猶龍之歎也。世之學老
子者。徒拘老子之迹。而不知求老子之

心。或知求老子之心。而不得其心之真。
體真用。與夫根本工夫。以故戚於長生
又視覬於輕舉。飛昇。溺於修齋禮斗。誕
妄不經。迷謬不攷。甚至刑名權利者。援
之以文其奸。縱橫捭闔者。藉之以逞其
詭。清談放達者。托之以售其嬾。使老子
之學。至今爲梗。而抱千古不明之恨。竊

爲老子冤之。今讀此經。評古義深。旨玄
理。參吾嘗不窮。庶天根。即大學格致
誠正。脩齊治平之要。亦多寓焉。苟非有
聖聖王神之資。而窮盡心知性之學者。
其孰能與於斯。故自春秋秦漢以來。註
者非一人。人非一言。竟未聞有以老子
之心。繹老子之蘊。而得其所謂真實義

者。迺吾
師龍江夫子。倡明三教。慨老氏之失傳。
而於是經。尤加之意。故撰著釋畧。凡六
卷。分作乾坤二部。其間爲始爲母。爲妙。
爲徼。谷神。玄牝。蒙瞀。芻狗。谿歸。嬰兒。式
歸。無極。谷歸於樸。欲不欲。學不學。爲無
爲。事無事。味無味。嗌不嗄。方不割。廉不

道德經釋畧跋

跋曰。大老子道家之祖也而老子之道德五千言則文子經萬論之祖也由周而來註者數百家而卒未聞有能窺老子之奧旨者。斯其故何哉。伏羲八卦。文王重之。豈非伏羲而文王之而自重之邪。神禹九疇箕子演之。豈非神禹而箕子之而自演之邪。夫老子之言深遠矣。不有老子之復生。則亦安能重之演之以闡明道德五千言之奧旨。以教天下萬世。如日之中天也哉

若我

師龍江先生。妙以道一教三度世度人。摠持儒道釋之統而序列之。以開天下萬世之迷。迨今四十有餘歲矣。故其釋儒經也則有經傳釋畧。四書標摘正義。正義續其釋經也。則有金剛經統論。心經釋畧。樂論其釋道經也。則有常清靜經釋畧。近又撰著道德經釋畧。凡六卷。二百四十餘條。其間又玄之又妙。深遠之實義。真足以破百家似是之非。雖謂之以老子而釋老子可也。故讀之者。無不心豁意釋。藹有拍登尹喜之堂。而親聆老君之玄論也。已然則斯經也。非五千言以前所未有之經乎。斯註也。非五千言以後所未有之註乎。先生昔在宗孔堂。嘗謂大道曰。汝曾讀道德五千言未。曰者老子。乃以其自性真經。而草道德五千言矣。而先生之所以註道德五千言者。謂非從自性真經中發出來耶。故其不屬於思。而非思之所得而知也。非關於慮。而非慮之所得而幾也。不謂之寂而常感。以利爲本之自然乎。要而言之。三氏聖人。亦惟以見性爲先爾。不先見性。豈識真經。真經之不識。而曰可以窺老子之經與。我先生之註也。必不然矣。門人陳大道謹跋。

觀者不明先不炤修之身乃真修之家修之鄉乃長修之邦乃常修之天下乃普其微言奥義原不出明親師以折衷諸家似是之非豈老子以先天而發後天之秘吾師以後天而終先天之功入天根無後無先文殊盤讀潛玩不忍釋手兼以吾師序傳一之旨性命之微玄金黑鐵之秘再加印證不覺益然大發鴻而天倪動鼓鼙風襲兩腋而天華墜于懷遍起而歎曰天生聖人爲斯道也而聖人之作經以體天也以弘道也以度世而度人也故經之顯斯道之沂降闕焉學者誠能由釋畧以通經文由經文以會於無經之經不

釋之釋以玄珠行於象罔神語發於左忘守中而中非中非中非非中非中捨而一一而非一非一非非一虛無爲體體而非體非體非非體順應爲用用而非用非用非非用而自性發機不屬於識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所謂天地之根無名之樸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此也蓋必至是然後可以誠老子作經之心與夫吾師所以釋畧斯經之本意也持經弟子虛文炯書沐顙百拜書于三一堂之觀復齋

老子傳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縣（縣屬潁州）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亦云柱下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猶飄轉也首號之貌而行言無車蓋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

網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尙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淸淨體則汝

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眞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眞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眞眞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脫形釋智方知此老眞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覷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眞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

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眞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疏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

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誠身既修以此施於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於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昭露然已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

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即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即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即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眾生纏細我法

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即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即孔子之四病尚乃麤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專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即意必也所遺之形即固我也所離之欲即己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即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專於忘世佛專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此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

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隔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

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於中國且要人人皆

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於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即大家矣

發明歸趣

思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柰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實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衆生思遠孔老即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逐人便說玄妙如賣死貓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

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推夷狄故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鑿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眞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眞常之道本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眞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既强名曰道是

則凡可名者皆假名耳故非常名此二句言道之體也然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故爲天地之始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此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爲萬物之母此二句言道之用也此下二句乃人道之工夫常猶尋常也欲猶要也老子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徼處徼猶邊際也意謂全虛無之道體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是則物物皆道之全體所在正謂一物一太極是則只在日用目前事事物物上就要見道之實際所謂無往而非道之所在故莊子曰道在稊稗道在屎尿如此深觀纔見道之妙處此二觀字最要緊此兩者同已下乃釋疑顯妙老子因上說觀無觀有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此兩者同意謂我觀無不是單單觀無以觀虛無體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觀有不是單單觀有以觀萬物象上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是則有無並觀同是一體故曰此兩者同恐人又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

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而異名意謂虛無道體既生出有形天地萬物而有不能生有必因無以生有無不自無因有以顯無此乃有無相生故二名不一故曰出而異名至此恐人又疑既是有無對待則不成一體如何謂之妙道故釋之曰同謂之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深觀至此豈不妙哉老子又恐學人工夫到此不能滌除玄覽故又道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

泯物無往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也假此一段工夫豈可以區區文字者也之乎而謂之哉此愚所謂須是靜工純熟方見此中之妙耳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釋前章可名非常名以明世人居有爲之跡虛

名不足尚聖人處無爲之道以御世功不朽而眞名常存之意也意謂天下事物之理若以大道而觀本無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之跡眞由人不知道而起分別取捨好尚之心故有美惡之名耳然天下之人但知適己意者爲美殊不知在我以爲美自彼觀之則又爲不美矣譬如西施顰美東施愛而效之其醜益甚此所謂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惡醜也又如比干夫下皆知爲賢善也紂執而殺之後世效之以爲忠殺身而不悔此所謂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尚名之過也是則辨惡之名因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難易相成物則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則音聲相和行則前後相隨此乃必然之勢譬如世人以尺爲長以寸爲短假若積寸多於尺則又名寸爲長而尺爲短矣凡物皆然斯皆有爲之跡耳凡可名者皆可去此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足尚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知多言之不可用故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如天地只無心而生物即萬物皆往資焉不以物多而故辭雖生成萬物而不以萬物爲己有雖能生物而不自恃其能且四時

推移雖有成物之功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其功故至功不朽不尚其名故眞名常存聖人處無爲之道亦由是也蓋萬物作焉已下皆是說天地之德以比聖人之德文意雙關莊子釋此意極多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言世人競有爲之跡尚名好利嗜欲之害敎君人者治之之方以釋上章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教之實效也蓋尚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於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盜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爲盜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可欲也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然利假物也人以腐珠爲重寶以之投雀則飛而去之色妖態也人以西施爲美色麋鹿則見而驅之名虛聲也人以崇高爲貴名許由則避而遠之食爽味也人

以太牢爲珍羞海鳥則觴而悲之是則財色名食本無可欲而人欲之者蓋由人心妄想思慮之過也是以聖人之治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此則拔本塞源故曰虛其心然後使民安飽自足心無外慕故曰實其腹然而人心剛強好爭者蓋因外物誘之而起奔競之志也故小人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君子鷄鳴而起孳孳爲名此強志也然民既安飽自足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不可以聲色貨利外誘民心則民自絕貪求不起奔競之志其志自弱故曰弱其志民既無求則使之以鑿井而

欲耕田而食日食其力故曰強其骨如此則常使民不識不知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而自然無欲矣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縱然間有一二點滑之徒雖知功利之可欲亦不敢有妄爲攘奪之心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如上所言乃不言之教無爲之事也人君苟能體此而行以治天下則天下無不治者矣故結之曰爲無爲則無不治

老子文法極古然終其微意蓋多述古或述其行事或述其文辭似此爲無爲則無不治乃述上古聖人之行事者至若是謂等語皆引古語以證

今意或以己意而釋古語者且其文法機軸全在結句是一篇主意蓋結句即題目也讀者知此則思過半矣至其句法有一字一句二字一句三字一句者極多人不知此都連牽讀去不但不得老子立言之妙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讚道之體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沖虛也盈充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猶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

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盈道體淵深寂漠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爲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爲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或似皆不定之辭老子恐人將言語爲實不肯離言體道故以此等疑辭以遣其執耳銳卽剛勇精銳謂人剛銳之志勇銳之氣精銳之智此皆無物可挫唯有道者能挫之故曰挫其銳如子房之博浪其剛勇可知大索天下而不得其精銳可知此其無可挫之者唯見挫於圮上老人一草履耳由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卒以無事取天下吾意自

莊周以下而功名之士得老氏之精者唯子房一人而已以此較之周學體而良善用方朔得之則流爲詭矣其他何足以知之紛謂是非紛擾卽百氏眾口之辨也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此皆無人解之者唯有道者以不言之辨而解之所謂大辨若訥以道本無言而是非自泯故曰解其紛和混融也光智識衒耀於外卽所謂飾智驚愚修身明行者是也唯有道者韜光內照光而不耀所謂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故曰和其光與俗混一而不分正謂呼我以牛應之呼我以馬應之故曰同其塵然其道妙用如此變化無方而其體則湛然不動雖用而無迹故曰湛兮或存要妙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故曰吾不知誰之子且而不是有形之物或象帝之先卽帝卽天帝象或似也愚謂此章證道體用之妙且兼人而釋者蓋老子凡言道妙全是述自己胸中受用境界故愚亦兼人而解之欲學者知此可以體認做工夫方見老子妙處字字皆有指歸庶不爲虛無孟浪之談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言天地之道以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忘言而體玄也仁好生愛物之心芻狗乃縛芻爲狗以用祭祀者且天地聖人皆有好生愛物之仁而今言不仁者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不是有心要生蓋由一氣當生不得不生故雖生而不有譬如芻狗本無用之物而祭者當用不得不用雖用而本非有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雖是愛養百姓不是有心要愛蓋由同體當愛不得不

愛雖愛而無心譬如芻狗雖虛假之物而尸之者當重不得不重雖重而知終無用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猶似也橐卽皮囊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卽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屈柱已從人之意動猶感觸也謂橐籥二物其體至虛而有用未嘗恃巧而好爲故用不爲仲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亦不自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且人不用則已若用之則觸動其機任其造作而不休故曰動而愈出然道在天地則生生而不已道在聖人則旣已爲人己愈有旣已與人己愈多大道之妙如

此惜乎談道者不知虛無自然之妙方且眾口之辨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故曰多言數窮不若忘言以體玄故曰不若守中蓋守中卽進道之功夫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言道體常存以釋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也谷虛而能應者以譬道體至虛靈妙而不可測亘古今而長存故曰谷神不死且能生天生地萬物生生而不已故曰是謂玄牝牝物之雌者卽

所謂萬物之母也門卽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不絕之意謂此道體至幽至微綿綿而不絕故曰若存愈動而愈出用之不竭故曰不勤凡有心要作謂之勤蓋道體至虛無心而應用故不勤耳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

也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以爲久長計殊不知有我之私者皆不能長久也何物長久唯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不私其身以先人故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卽身存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言此乃審問之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遂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長久之有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言不爭之德無往而不善也上最上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可不可唯處於下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唯聖人處之故曰處衆人之惡故幾於道幾近也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與猶

相與謂與物相與無往而非仁愛之心故曰與善仁言無不誠故曰善信爲政不爭則行其所無事故善治爲事不爭則事無不理故曰善能不爭則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不爭之德如此則無人怨無鬼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誠人當知止可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者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爲高故不如其已倘一旦禍及其身悔之不及卽若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此蓋恃善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恥此之謂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者揣揣摩銳精其智思如蘇張善揣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益其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畢竟不可長保如蘇張縱橫之

術彼此相詐不旋踵而身死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如此不知止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縱然位極人臣而驕泰以取禍乃自遺其咎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人殊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獨不見四時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乃得天之道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載乘也營舊註爲魂楚辭云魂識路之營營蓋營營猶言惶惶擾動貌然魂動而魄靜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故動則乘魂營營而亂想靜則乘魄昧昧而昏沈是皆不能抱一也故楞嚴曰精神魂魄遞相離合是也今抱一者謂魂魄兩載使合而不離也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雖惺惺而不亂想魄與魂合雖靜而常動雖寂寂而不昏沈道若如此常常抱一而不離則動靜不異庶蘇一如老子嘗問學者做工夫能如此

乎者責問之辭專氣致柔專如專城之專謂制也然人賴氣而有生以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爲心氣隨心行故心妄動則氣益剛氣剛而心益動所謂氣壹則動志學道工夫先制其氣不使妄動以養心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到此則怒出於不怒矣如嬰兒號而不嗄也故老子嘗問其人之工夫能如此乎滌除玄覽玄覽者謂前抱一專氣工夫做到純熟自得玄妙之境也若將此境覽在胸中執之而不化則返爲至道之病只須將此亦須洗滌淨盡無餘以至於忘心絕迹方爲造道之極老子嘗問能如此乎此三句乃入道工夫得道之體也老子意謂道體雖是精明不知用上何如若在用上無迹方爲道妙故向下嘗問其用然愛民治國乃道之緒餘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愛民治國可無爲而治老子嘗問能無爲乎若不能無爲還是不能忘迹雖妙而不妙也天門指天機而言開闔猶言出入應用之意雌物之陰者蓋陽施而陰受乃畜藏之意蓋門有虛通出入之意而人心之虛靈所以應事

接物莫不由此天機發動蓋常人應物由心不虛凡事有所留藏故心日益塞莊子謂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言心不虛也然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所謂應而不藏此所謂天門開闔而無雌也老子嘗問做工夫者能如此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於外衒耀見聞聖人智包天地而不自有其知謂含光內照故曰明白四達而無知老子問人能如此乎然而學道工夫做到如此體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造道之極其德至

妙可以合乎天地之德矣且天地之德生之畜之雖生而不有雖爲不恃雖長而不宰聖人之德如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空以此爲譬譬

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無大道亦似人之有形而人皆知人有用而不知用在虛靈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猶濟也老氏之學要卽有以觀無若卽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亦本無可欲人以爲可欲而貪愛之故眼則流逸奔色而失其正見故盲耳則流逸奔聲而失其眞聞故聾舌則流逸奔味而失其眞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逐於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所謂利令智昏是皆以物欲喪心貪得而無厭者也聖人知物欲之爲害雖屈五欲之中而修離欲之行知量知足如偃鼠飲河不過實腹而已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諺語有之雖綺千箱不過一暖

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其餘皆爲榮觀而已故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去貪欲之害而修離欲之行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寵辱若驚者望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爲榮卻不

知寵乃是辱以其若驚驚心不安貌貴大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卽君相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爲樂卻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謂身爲苦本貴爲禍根言必不可免也此二句立定向下徵而釋之曰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寵爲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俾之人君愛之以爲寵也雖屈酒臠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啜之將以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爲下且而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也患失之是則

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其所以寵是辱也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衆患之本旣有此身則飢寒病苦死生大患衆苦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旣有此位則是非交謫冰炭攻心衆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筆乘引

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蓋言貴爲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爲卿相者之患老子言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則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然且世人不知貴爲大患返以爲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不以爲己顯雖處其位但思道濟蒼生不以爲己榮此則貴爲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

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是貪位慕祿以自保寶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爲君則無爲而治以此爲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言大道體虛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夫無色也故視之不可見希無聲也故聽之不可聞微無相也故搏之不可得搏取之也此三者雖有此名其實不可致詰致詰猶言思議由其道體混融而不可分故爲一其上日月不足以增其明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不能以昏其體故不昧繩繩猶緜緜不絕之意謂道體雖緜緜不絕其實不可名言畢竟至虛雖生而不有故

復歸於無物夫冥冥之內而至精存焉故曰無狀之狀恍惚之中而似有物焉故曰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此正楞嚴所謂圖象虛無微細精想耳由其此體前觀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後觀無終故隨之不見其後此乃古始之道也上皆歷言大道之妙下言得道之人然聖人所以爲聖人者蓋執此妙道以御世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吾人有能知此古始之道者卽是道統所係也故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紀綱紀謂統緒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言聖人體道深玄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則故有常存也莊子謂嗜欲深者天機淺蓋今世俗之人以利欲熏心故形氣穢濁靈鄙固執而不化不得微妙玄通故天機淺露極爲易見殆非有道氣象皆是不善爲士也老子因謂古之善爲士者不淺露易見乃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

識最難形容特強爲之形容耳豫然形容其行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冬涉川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此乃從容不迫之意其威儀也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客謂謙退不敢直前其氣也渙若冰將釋莊子謂暖然似春又云冰解凍釋謂其氣融和使可親愛之意其外貌也敦兮其若樸敦敦厚樸無文飾也其中心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也外體敦厚樸素而中心空虛寂定也其迹也渾兮其若濁渾與混同謂和光同塵也蓋有道之士心空無著故行動威

儀氣象體段胸次悠然微妙玄通之若此所謂孔德之容惟道是從故可觀而不可識世俗之人以功名利祿交錯於前故形氣穢濁而不可觀老子因而愍之曰孰能於此濁亂之中恬退自養靜定持心久久而徐清之耶蓋心水汩昏以靜定治之則清所謂如澄濁水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不能頓了故曰徐清人皆競進於功利之間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久久待時而後生耶生乃發動謂應用也卽聖人道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舉乘謂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

耳若言徐動徐應則不叶矣老子嗟歎至此乃教之以守道之方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也欲盈乃貪得無厭不知止足之意謂世人但知汩汩於嗜欲貪得不足殊不知天道忌盛滿則溢矣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後乃結示知足常足之意曰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敝故敝物之舊者謂之敝凡物舊者最持久能禦風霜磨折而新成者雖一時鮮明不久便見損壞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雖一時榮觀快意一旦禍及則運本有皆失之矣惟有道者善知止足雖無新成之名利而在我故有現成之物則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故曰能敝不新成觀子房請留辭穀之事可謂能敝不新成者此余所謂子房得老之用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

致虛極守靜篤者致謂推致推窮之意虛謂外物

本來不有靜謂心體本來不動世人不知外物本來不有而妄以爲實故逐物牽心其心擾擾妄動火馳而不返見利亡形見得亡眞故競進而不休所以不能保此道也今學道工夫先要推窮目前萬物本來不有則一切聲色貨利當體全是虛假不實之事如此推窮縱有亦無一切旣是虛假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旣不見可欲則心自然不亂而永絕貪求心閒無事如此守靜可謂篤矣故致虛要極守靜要篤也老子旣勉人如此做工夫恐人不信乃自出己意曰我之工夫亦無他術唯只

是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如此而已並作猶言並列於前也然此目前萬物本來不有證從無以生有雖千態萬狀並列於前我只觀得當體全無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謂心不妄動也向下又自解之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畢竟歸無故云各歸其根根謂根本元無也物既本無則心亦不有是則物我兩忘寂然不動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乃當人之自性賴而有生者然人雖有形而形本無形能見無形則不獨忘世抑且忘身身世兩忘則自復矣故云

道德經解上篇　三

靜曰復命性乃真常之道也故云復命曰常人能返觀內照知此真常妙性纔謂之明故云知常曰明由人不知此性故逐物忘生貪欲無厭以取戕生傷性忘身敗家之禍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人若知此真常之道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心自然包含天地萬物故曰知常容人心苟能廣大如此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心廓然大公則全不見有我之私故曰容乃公此真常大道人若得之於內則為聖施之於外則為王故曰公乃王王乃法天行事合乎天心故曰王乃天天法道合乎自然故曰天乃道與天地參故曰道乃久人得此道則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殆盡也且此真常之道備在於我而人不知返乃亡身殉物嗜欲而不返豈不謬哉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故欺偽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變想復太古之治也太上下知有之者謂上古洪荒之世其民渾然

道德經解上篇　四

無偽與道為一全不知有既而混沌日鑿與道為二故知有之是時雖知有猶未離道故知而不親其世再下民去道漸疏始有親之之意是時雖知道之可親但親於道而人欲未流尚無是非毀譽之事其世再下而人欲橫流益賊之行日生故有桀跖之非毀堯舜之是譽是時雖譽猶且自信而不畏其世再下而人欲固蔽去道益遠而人皆畏道之難親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方從心卽顏子好學不過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可見為道之難而人多畏難而苟安也是時雖

是猶知道之不敢輕侮其世再下則人皆畔道而行但以功名利祿爲重全然不信有此道矣老子言及至此乃歎之曰此無他蓋上在上者自信此道不足故在下者不信之耳然民既已不信矣而在上者就當身體力行無爲之道以啟民信清淨自正杜民盜賊之心可也不能如此見民奸盜日作猶且多彰法令禁民爲非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爲重愈責愈不信矣豈不謬哉故曰猶令其貴言貴重也此上乃歷言世道愈流愈下此下乃想復太古無爲之治曰斯皆有爲之害也安得太古無

爲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使其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人功成事遂而皆曰我自然耶蓋老氏之學以內聖外王爲主故其言多責爲君人者不能清淨自正啟民盜賊之心苟能體而行之眞可復太古之治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之之意也大道無心愛物而物物各得其所仁義則有心愛物即有親疏區別之分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智慧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即禮樂權衡斗斛法令之事然上古不識不知而民自樸素及乎中古民情日鑿而治天下者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殊不知智巧一出而民則因法作奸故曰智慧出有大僞上古雖無孝慈之名而父子之情自足及乎衰世之道爲父不慈者眾故立慈以規天下之父爲子不孝者眾故立孝以教天下之子是則孝慈之名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蓋忠臣以諫人主得名上古之世君道無爲而天下自治臣道未嘗不忠而亦未嘗以忠立名及乎衰世人君荒淫無

度雖有爲而不足以治天下故臣有殺身諫諍不足以盡其忠者是則忠臣之名因國家昏亂而有也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思復太古之治殆非憤世勵俗之談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將謂百姓不利乃爲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將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

民情日鑿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竊以爲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爲亂反爲民害乘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樂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且仁義本爲不孝不慈者設今既竊之以爲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卽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況其人爲物之靈乎且智巧本爲安天下今既竊爲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然聖智仁義智巧之事

皆非樸素乃所以文飾天下也今皆去之似乎於文則不足於樸素則有餘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之道故逐逐於外物故多思多欲今既去華取實故令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若知老子此中道理只以莊子馬蹄胠篋作註解自是超足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分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此承前二章言聖智之爲害不但不可用且亦不可學也然世俗無智之人要學智巧仁義之事既學於已將行其志則勞神焦思汲汲功利盡力於智巧之間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又何所求是則有學則有憂絕學則無憂矣然聖人雖絕學非是無智但智包天地而不用順物忘懷澹然無欲故無憂世人無智而好用逐物忘道汩汩於

欲故多憂耳斯則憂與無憂端在用智不用智之間而已相去不遠譬夫唯之與阿皆應人之聲也相去能幾何哉以唯敬而阿慢憂與無憂皆應物之心也而聖凡相隔善惡相反果何如哉此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老子言及至此恐世俗將謂絕學便是曾然無知故曉之曰然雖聖人絕學不是曾然無知其實未嘗不學也但世俗以增長知見日益智巧馳騁物欲以爲學聖人以泯絕知見忘情去智遣物離欲以爲學耳且夫聲色貨利皆傷生害道之物世人應當可畏者我則不可不

畏懼而遠之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若不知畏汩沒於此荒淫無度其害非細故曰荒兮其未央哉央盡也由是觀之世人以增益知見爲學聖人以損情絕欲爲學所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耳衆人忘道逐物故汩汩於物欲之間酷嗜無厭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爲至美方且樂觀不休如登春臺之望以爲至樂老子謂我獨離物向道泊於物欲未萌之前不識不知超然無欲故曰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兆念之初萌也嬰兒乃無心識愛惡之譬孩猶骸

骨之骸未骸所謂骨骾筋柔乃至柔之譬衆人見物可欲故其心執著而不捨老子謂我心無欲了無繫累泛然應物虛心遊世若不繫之舟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猶泛泛也衆人智巧多方貪得無厭故曰有餘我獨忘形去智故曰若遺遺猶忘失也然我無知無我豈眞愚人之心也哉但只渾渾沌沌不與物辨如此而已故衆人昭昭而我獨若昏昭昭謂智巧現於外也俗人察察而我獨悶悶察察卽俗謂分星擘兩絲毫不饒人之意昏昏悶悶皆無知貌我心如此澹然虛明若海之空

悶不可涯量飂然無著若長風之御太虛衆人皆自恃聰明知見各有所以以猶自恃也我獨無知無欲頑而且鄙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謂之母所生者謂之子且此母字不可作有名萬物之母的母字此指虛無大道能生天地萬物是以道爲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衆人背道逐物如乖母求食於子聖人志物體道故獨求食於母此正絕學之學聖人如此所以憂患不能入也前章絕聖棄智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學無憂乃無學之學

後章孔德之容一章乃無形名之形名耳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孔猶盛也謂道本無形而有道之士和氣集於中英華發現於外而爲盛德之容且此德容皆從道體所發卽是道之形容也故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然此道體本自無形又無一定之象可見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

惚恍惚謂似有若無不可定指之意然且無象之中似有物象存焉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體至深至幽不可窺測且此幽深杳冥之中而有至精無妄之體存焉故曰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眞精色不沈發現幽祕此則名爲識陰區宇也學者應知然此識體雖是無形而於六根門頭應用不失其時故曰其中有信此上皆無形之形下言無名之名謂世間衆美之名自外來者皆是假名無實故其名易去惟此道體有實有名故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也閱猶經歷甫美也謂衆美皆具是以聖人功流萬世而名不朽者以其皆從至道體中流出故耳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皆從人欲中來故其功亦朽而名亦安在哉唯有道者不期於功而功自大不期於名而名不朽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外有盛德之容衆美皆具惟自道中而發也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衆美皆具者蓋由虛心體道與物無競故衆德交歸也曲委曲卽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謂聖人委曲以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人不得其所譬如陽春發育萬物雖草芥毫芒春氣無不充足若纖毫不到則春氣不全聖人之於人無所不至苟不曲盡其誠則其德不全矣故曰曲則全枉則直者屈己從人曰枉直伸也謂聖人道高德盛則大有徑庭不近人情若不屈己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波則人不信

人不信則道不伸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則直窪則盈者衆水所聚地之最下者曰窪譬如江海最爲窪下故萬派皆歸而聖人之心至虛至下故衆德交歸德無不備故曰窪則盈敝則新者衣之汙損曰敝不敝則不浣濯不見其新以其敝乃新耳以譬聖人忘形去智日損其知見遠其物欲洗心退藏於密欲不敝則道不新故曰敝則新聖人忘知絕學專心於一故於道有得故曰少則得世人多知多見於道轉失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因慈世人以多方喪道故抱一爲天下學道之式式法

也智巧術數於外曰見自見者不明故不自見乃爲明耳執己爲必當曰是自是者不彰故不自是乃彰耳彰者盛德顯於外也誇功曰伐自伐者無功故不自伐乃有功耳司馬遷嘗謂韓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徒矣意蓋出此情已之能曰矜長才能也自矜者不長不自矜者乃長耳此上四不字皆不爭之德也惟聖人有之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由其聖人委曲如此故萬德交歸衆美備具故引古語以證之曰古之所謂曲

道德經解上篇　壹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此章言聖人忘言體道與時俱化也希少也希言猶寡言也以前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由其勉強好辨去道轉遠不能合乎自然惟希言者合乎自然耳向下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比好辨者之不能久然好辨者蓋出憤激不平之氣如飄風驟雨亦乃天地不平之氣非不迅激於人特無終朝之久且天地不平之氣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此甚言辨之不足恃也謂好辨者具爲信道不篤不能從事於道未得玄同故耳惟聖人從事於道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故在於有道者則同於道在於有德者則同於德失者指世俗無道德者謂至於世俗庸人亦同於俗即所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我以馬以馬應之無可不可且同於道德固樂得之即同於世俗亦樂而自得此無他

道德經解上篇　貳

蓋自信之真雖不言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且好辨之徒嘵嘵多言强聒而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形行作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此承前章言好辨者不能持久猶如跂跨之人不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也跂足根不著地也跨闊步而行也謂跂者止知要强高出人一頭故舉踵而立殊不知舉踵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强先出

人一步故闊步而行疎不知跨步不能長行以其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爲向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譬喻耳自見謂自逞己見自是謂偏執己是此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誇其功自矜謂自恃其能此皆好勝强梁之人不但無功而且速於取死然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皆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己見己是爲得曾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耳渾渾淪淪無有絲毫縫隙故曰混成未有天地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且無聲不可聞無色不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故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何物故曰吾不知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强名之曰大道耳向下釋其大字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是大小之大乃是絕無邊表之大往而窮之無有盡處故云大曰逝向下又釋逝字逝者遠而無所至極也故云逝曰遠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色非耳目之所到故云遠曰反反謂反一絕跡道之極處名亦不立此道之所以爲大也然此大道能生

天生地神鬼神王是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大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而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道固爲大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方爲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自然且而大道之妙如此廣大精微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自見自是以爲得哉此其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耳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誡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輕字指身外之物卽功名富貴靜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慾之情意謂身爲生本固當重者彼功名利祿聲色貨利乃身外之物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故重爲輕之根性爲形本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甘心物慾出於好向之情者彼必由性而發故靜爲躁之君世人不知

輕重故忘身徇物戕生於名利之間不達動靜故傷性失眞馳情於嗜慾之境惟聖人不然雖終日行而不離輜重輜重兵車所載糧食者也兵行而糧食在後乃大軍之司命雖千里遠行深入敵國戒其擄掠三軍不致鼓躁以取敗者賴其所保輜重也聖人遊行生死畏途不固貪位慕祿馳情物慾而取戕生傷性之害者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爲重也故曰不離輜重縱使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榮觀但恬澹燕處超然物慾之表此其堯舜有天下而不與也奈何後之人主沈瞑荒淫於聲色貨利之間戕生傷性而不悟是以物爲重而身爲輕也故曰身輕天下奈何者怪歎之詞物重則損生故曰輕則失根慾極則傷性故曰躁則失君君謂性也莊子養生讓王盡釋此篇之意予由本云輕則失臣然臣字蓋亦指身而言齊物以身爲臣妾以性爲眞君源出於此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

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轍迹猶言痕迹世人皆以人我對待動與物競彼此不忘故有痕迹聖人虛已遊世不與物忤任物之自然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彼此兼忘此行之善者故無轍迹瑕讁謂是非辨別指瑕讁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因人之言然然不然不然可可不可不可未嘗堅白同異此言之善者故無瑕讁籌策謂揣摩進退算計得失利害之意聖人無心御世迫不得已而後應曾無得失之心然死生無變於已

而況利害之端乎。此計之善者。故不用籌策關鍵閉門之具。猶言機關也。世人以巧設機關籠羅一世。將謂機密而不可破。殊不知能設之亦有能破之者。歷觀古之機詐相尚之士。適爲勝負者皆可破者也。唯聖人忘機。待物在宥蒼生。然以道爲網不設網羅而物無所逃。此閉之善者。所謂天下莫能破。故無關鍵而不可開。繩約謂繫縛之意。世人有心施恩要以結屬人心。殊不知有可屬亦有可解。然有心之德。使人雖感而易忘。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聖人大仁不仁。利澤施乎一世而不爲已

功。且無望報之心。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此結之善者。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無不可化之人。有救無類。故無棄人。無不可爲之事。物各有理。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應用初無難者。不過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耳。故曰襲明。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劃然已解。意出於此。觀酯俟蹯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偕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救者也。其他孰能與之。故世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由其飾智矜愚。修身明淨。故皆知師之可貴。擇類而救。樂得而資。故皆知資之可愛。若夫聖人爲衆世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育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雖在智者猶太迷。而不知。況淺識乎。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爲難而以守道爲要妙也。古德云。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然行道之妙。實出於守道之要耳。蓋此中知字。卽悟也。知雄守雌者。物無與敵。謂之雄。柔伏處下。謂之雌。谿乃窪下之地。衆水所歸之處也。嬰兒者。柔和之至也。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然氣雖勝物。物有以敵之。而道超高物物無與敵者。故謂之雄。聖人氣與道合。心超物表。無物與敵。而能順物委蛇。與時俱化。不與物競。故曰知其雄守

其雌由守其雌故眾德交歸如水之就下故爲天下谿也由乎處下如谿故但受而不拒應而不藏流潤而不竭故曰常德不離以入物而物不知如嬰兒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以能勝物而不傷故曰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者自謂昭然明白智無不知之意黑昏闇無知之貌式謂法則忒差謬也謂聖人智包天地明並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由其眞知而不用其知故無强知之過謬故可爲天下式然强知則有謬謬則有所不知既有所不知

則知不極矣今知既無謬則知無不極故曰復歸於無極知榮守辱者榮乃光榮貫高辱乃汙辱賤下谷乃虛而能應者也樸謂樸素乃木之未雕斲也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汙辱賤下蒙恥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由其虛故常德乃足德自足於中則不緣飾於外故復歸於樸素也以虛而能應物故樸散則爲器聖人以此應運出世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

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之意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爲官爲長當任無爲無事而不可有爲太過也由上章云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老子因而誡之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爲之而有心爲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

主之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故曰不可爲也而爲之者必反敗之縱爲而得之亦不可執爲已有而執之者必反失之故如强秦力能併吞六國混一天下是爲之也且暫云一世以至萬世是執之也故不旋踵而敗二世而亡豈非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之驗歟然物所以敗之失之者以其所處過甚而奢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或復隨而在後或呴而煖或反吹而寒或强而壯或又陗羸而隳或正載而成或卽隳頹而毀此何以故是皆用力過甚而奢

泰之極也此皆聖人所不處故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不爲已甚故誡之不可以兵强天下也凡以兵强者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必蹂踐民物無不殘掠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傷和氣故五穀疵癘而年歲凶此必

然之勢也然於濟弱扶傾除暴救民蓋有不得不用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已者休也止也果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休謂但可了事令其平服便休不敢以此常取强焉縱能了事而亦不可自矜其能亦不可自伐其功亦不可驕恃其氣到底若由不得已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强也取强者速敗之道且物壯甚則易老況兵强乎凡物恃其强壯而過動者必易傷如世人恃强而用力過者必夭死於力恃壯而過於酒色者必夭死於酒色蓋傷元氣也元氣傷則死之速兵强亦然故曰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者絶也又已者止也言既知其爲不道則當速止而不可再爲也亦通孟子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有間於此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承上言不以兵强天下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尚

也佳兵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必甘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故爲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絶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何以知其然耶觀夫君子所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以右爲貴然右乃凶地由是而知兵者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老子誡曰當以恬淡爲上恬淡者言其心和平不以功利爲美而厭飽之意既無貪

功欲利之心則雖勝而不以爲美縱不貪功利而若以勝爲美者亦是甘心樂於殺人夫樂於殺人者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所謂物惡之也若使此輩得志於天下將爲殘害而無止且矣且世之吉事必尙左凶事則尙右凶事謂喪事也所以用兵則貴右言其可哀也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以上將軍居右者蓋上將軍司殺之重者言居上勢者則當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衆多則當以悲哀泣之卽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卽不得已而處之也上二章通言人臣不

道德經解上篇

璽

能以道佐人主而返以兵爲強者故切誡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旣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此承上章不以兵强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爲則萬物賓而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無窮也常者終古不變之義凡有名者必遷變道之所以不變者以其無名也故曰道常無名樸乃無名之譬木之未制成器者謂之樸若制而成器

則有名矣小猶卑小謂不足觀也且如合抱之材智者所不顧若取徑寸以爲鞭則愚者亦貴焉是以名爲大而以無名爲小甚言世人貴名賤以樸爲不足觀故以道曰樸曰小也然道雖樸小而爲天地萬物之本卽愚夫愚婦而亦知所尊故曰天下不敢臣但侯王不能守耳誠使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然賓服矣奚假兵力哉然兵者凶器未必賓服一國且上干和氣必有凶年若以道服之不但萬物來賓抑且和氣致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兵來未必誅和民人若以道宥之則民莫之令而

道德經解上篇

璽

自然均調各遂其生無名之樸利濟如此惜乎侯王不能守之善用耳若散樸爲器始制則有名矣始猶方纔也謂樸本無名方纔制作則有名生焉且從無名而有名旣有名而名又有名將不知其所止矣莊子所謂從有適有巧歷不能得故曰名亦旣有而夫名者愈流愈下遂未忘本不知其返矣故老子戒之曰夫名者不可馳騖而不返亦將知止而自足苟不知止足則危殆而不安知止所以不殆也由是而知道在天下爲萬物之宗流潤無窮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然江海所以流潤於川

谷川谷無不歸宗於江海以譬道散於萬物萬物莫不賓服於大道此自然之勢也意明侯王若能守其玄神速如此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因上言侯王當守道無爲故此教以守之之要也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瑕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雖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辨宏大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玄子之豕矜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眞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斂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即縱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鷦鷯偃鼠棄囊不糈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志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所者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又故有之義謹言其性也孟子曰性者故而已矣世人貪欲勞形翼立久長之業殊不知戕生傷性旋踵而滅亡誰能久哉惟抱道凝神而復於性眞者德光終古澤流無窮此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也世人嗜味養生以希壽考殊不知厚味腐腸氣慾速死誰見其壽哉惟養性復眞形化而性常存入於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

者壽也老子意謂道大無垠人欲守之莫知其向往苟能知斯數者去彼取此可以入道矣侯王知此果能自知自勝知足強行適足以全性復眞將與天地終窮不止賓萬物調人民而已又豈肯以蝸角相爭以至戕生傷性者哉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

前侯王能守之效也。沖者。虛而無蓄之意。以道大無方體。虛而無槩諸。故其應用無所不至。故曰其可左右。以體虛無物。故生物而不辭。以本無我。但任物自生。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已有。以與物同體。故雖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其體所以眞常者。以其至淡無味。無可欲也。由無可欲。故不足視。似可名於小。若夫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則可名爲大矣。然小大因物以名之。道豈然耶。是以聖人忘形釋智。圖於至細。志與道合。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若夫侯王專務於大。豈能成其大哉。言外之教。亦深切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衆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故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泰。此所謂萬物賓而天地合。人民和。故聖人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也。前云道之所以常者。以其淡然無味。無可欲也。若夫樂之於耳。餌之於口。皆有味而可欲者。若張之於途。雖過客亦止之。然雖暫止而不能久留。以其用之有盡。盡不常也。若夫道之出口。則淡乎無味。不若餌之可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不若樂之可欲。此可名於小。然而其體眞常。故用之不可既。既盡也。故可名爲大。此大象之譬。以譬人君苟能執大象以御天下。恬淡無爲。雖無聲色以悅天下之耳目。無貨利以悅天下之心志。而天下歸往樂推而不厭。此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也。如此用之。豈有盡耶。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言物勢之自然。而人不能察。教人當以柔弱自處也。天下之物勢。極則反。譬夫日之將昃。必盛赫。月之將缺。必極盈。燈之將滅。必熾明。斯皆物勢之自然也。故固張者。翕之象也。固強者。弱之萌也。固興者。廢之機也。固與者。奪之兆也。天時人事物理

自然。第人所遇而不測識故曰微明。斯謂柔弱勝剛強之義耳。譬夫淵爲魚之利處。但可潛形而不可脫。脫則現然無能爲柔弱爲國之利器。人主但可泰默自處。不可揭示於人。示人則致敵而招侮將返見其不利也。夫是之謂微明。世之觀此章皆謂老子用機智大非本指。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是已。殆非機智之端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德經解上篇　圭

此教人君乘流救弊之意也。以其道常無爲而無不爲。故侯王但能守之。者而萬物不期化而自化矣。此言守道之效。神速如此。然理極則弊生。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久而信衰。情鑿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若施之以有名則不濟耳。然無名之樸雖能窒欲。若執此而不化。又將爲動源矣。譬夫以藥治病。病去而藥不忘則執藥成病。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此亦不欲則可專以靜而制羣動。無敢作者。故云天下將自正。自正者。謂不待正而自正矣。鎮猶壓也。如石壓草。非不生也。蓋以無名之樸鎮壓之而已。若欲樸之心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其機自息。機息則心定而天下自正矣。故雖無名之樸可用而不可執見有名乎。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言世降道喪失眞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所言

道乃萬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爲體而德爲用故道尊無名德重無爲故道言有無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上德者謂上古聖人與道冥一與物同體雖使物各遂生而不自有其德以無心於德故德被羣生終古不忘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謂中古以下不知有道但知有德故德出於有心自不能忘且有責報之心物雖感而易忘故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失忘也以恃也然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德出無爲功成事遂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德出有心而又矜功恃爲故云有以爲由是觀之道無眞僞而德則有眞有僞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下襲上德不稱而下德爲尊於是始有仁義之名然仁義皆出於下德故皆不免有心爲之但上仁雖爲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上義則恃之矣故云有以爲且仁義上者爲其三王是已下則爲假五霸是已故不足言此又下襲仁義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名相尚不復知有仁義故上禮爲之有莫之應者如孔子作春秋雖正名分而卒莫能正此莫之應也不唯不應且將攘臂而仍

之此五霸之餘戚國之習也且彼旣不知仁義則必相因而報復之矣仍相因之意又復也此所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其德下襲至此已極聖人亦無可爲天下之具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禮乃忠信之薄爲亂之首也所以愈流愈下者乃用智之過也前識猶言蚤智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然蚤智在孔子則爲周身之防所謂明哲保身之意其次則如范蠡樂毅之儔以爲避名全節之計又其次則爲儀秦縱橫遊說之流矣然在聖人則謂之權在

樂范則謂之好高而務名名者實之賓故謂道之華在俛奉用之則爲愚之始也此所謂才智君子用之則成名小人用之則殺身豈非愚之始耶故太上以道德爲尊而仁義次之故大丈夫處厚而不處薄務實而不務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

道德經解下篇　三

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此言道無爲而無不爲以明無用之用爲大用欲君人者當以無爲而治也一者道之體也其體至虛而無爲精一無二凡諸有爲莫不以之爲本以用也意謂天地萬物皆以道體而爲本也故天得之而清獲於上地得之而寧載於下神指人心而言謂人得之而爲萬物之靈谷卽海也海得之而容納百川故長盈萬物得之而各遂其生侯王得之而爲天下正正猶長所謂君長也如此者雖其

跡不同而推其本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其下文返釋之曰天不得此將恐分裂而不能周覆於上矣地不得此將恐發動而不能寧載於下矣人不得此將恐生機休歇而不能子孫孫子孳孳而無窮矣萬物若不得此將恐絕滅而無有矣侯王若不得此將恐顚蹶而不能安其貴高之位矣此老子主意只重在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道一句必欲人君當體道無爲而治耳凡人聽其所用而從於人者謂之下賤此道之譬也夫道本無名故天地萬物皆得而用之如人之下賤也且侯王

道德經解下篇　四

不得此道而處貴高之位將恐蹶豈不以是而爲基本耶故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且侯王自謂曰孤寡不穀此三名者皆賤者之稱也而侯王以之其意豈不是以賤爲本耶非乎所以稱此者正欲人君忘其貴高之名而體道凝神知其無用爲用耳且而侯王所以貴高者以百官執事總之而爲君若指其所用而各有所事至若人君則無所用其事矣所謂臣道有爲而君道無爲也若夫輪轅衡軛會之而爲車故數其車則件件可數其車則無可數矣以無可數故得車之用是故侯王

以無爲之道而後方大有爲也然道之在物本無貴賤高下之分故侯王當體道忘懷不可執貴高而自取顛蹶之患故誡之曰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謂不可視己琭琭如玉之貴視物落落如石之賤也若忘貴賤之分則人人皆爲我用矣豈非無用之爲大用耶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承上章以明道爲天地萬物之本也反者道之體也謂道體虛無至靜爲羣動之主世人祇知動

之爲動不知動處卽靜易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其羣動之動皆自虛無至靜而發不動而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然道體至虛柔弱無用而爲天下有用之本世人祇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故云弱者道之用是故世人祇知天下之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無也若知有生於無則自然不事於物而能體道凝神矣豈易得哉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謂上根之人悉與道合一打所聞便身體而力行之如顏子聞者未嘗不知之未嘗不行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若夫中人之資則且信且疑或曰月至焉故曰若存若亡至若下根之士卽有所聞了不相蒙而且以爲怪故大笑之矣以道出常情非愚所測此說不笑不足以爲道以其道與常情每相反而已矣何以知之故

古之建言者有云明道若昧此下十二句皆古之立言者之辭老子引之以明相反之意謂小人用智恃知以爲能聖人光而不耀以有智而不用故明道若昧小人矜誇競躁聖人以謙自守以卑自牧故進道若退世人崖疑自高聖人心與道合同塵混俗和而不同故夷道若類世人局量扁淺一毫不容聖人心包天地德無不容如海納百川故上德若谷小人內藏瑕疵而外矯飾以爲潔聖人純素眞白一塵不染而能紳冠合珮示同庸人故大白若辱小人一德不忘必恃自多而貴報於人

聖人德被羣生而不以爲功故虛德若不足小人一善之長必衒弄自售欲求知於人聖人潛行密用凡有所施於人者惟恐人之知已也如泰伯三讓民無德而稱故建德若偷小人隨時上下見利而趨望勢而變聖人之心貞介如玉而不可奪而能與世浮沈變化無窮無可不可故質貞如渝渝變也世人圭角自立一定而不化聖人心如太虛無適不可故大方無隅隅猶定向也世人小智自用以圖速效聖人深畜厚養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乘運而出必爲天下之利具故

大器晚成所以然者譬夫大音之希聲大象之無形殊非常情之所易見易聞宜乎下士聞而大笑之也以其世之所尚者名也然道隱於無名又豈常情所易知耶所以聖人之廣大難測者以其有大道也夫惟道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善貸且成聖人如此所以世人皆以大似不肖而輕笑之然不笑不足以爲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承前言道體沖虛而爲天地萬物之本誡人當以道爲懷以謙自處也謂道本無名強名之一故曰道生一然天地人物皆從此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則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也所以得遂其生不致夭折者以物各合一沖虛之體也和氣積中英華昭著秀實生成皆道力也故云沖氣以爲和是則物物皆以沖虛爲本也且沖虛柔弱與物不類似乎無用人皆惡之而不取殊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卽如世人之所惡者唯孤

寡不穀以爲不美而王公返以此爲稱者豈不以柔弱爲天下之利器耶且孤寡不穀皆自損之辭也然而侯王不自損則天下不歸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至今稱之澤流無窮此自損而人益之故曰或損之而益若夫桀紂以天下奉一己暴戾恣睢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雖有天下而天下叛之此自益者而人損之故曰或益之而損以人人皆具此道但日用不知須待教而後能且人之所教者我亦未嘗不教之也惟人不善教人祇知增益知見使之矯矜恃氣好爲強梁殊不知強梁者

不得其死我唯教人以日損其欲謙虛自守以全沖和之德是故吾將以爲教父而風天下以謙虛之德也教父猶木鐸意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承上言無爲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然天下之至堅非至柔不足以馳騁之如水之穿山透地浸潤金石是已若以有入有即相觸而有間若以空入有則細無不入如虛空徧入一切有形即纖塵芒芴無所不入以其虛也若知虛無之有用足知

無爲之有益矣前云人不善教人者以其有言也有言則有跡有跡則恃智恃智則自多自多者則矜能而好爲凡好爲者必易敗此蓋有言之教有爲之無益也如此則知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此言名利損生識人當知止足也謂世人祇知名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名殊不知名乃身外之虛聲耳與身較之身親而名疏故曰孰親貨利也謂世人祇知利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利殊不知利乃身之長物耳與身較之身在則有餘故曰孰多世人不察每役役於名利之間貪得而無厭戕生而傷性與夫貪得而身亡不若身存而遠害故曰得與亡孰病故凡愛之甚者費必大藏之多者亡必厚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雀未得而珠已失此愛之甚而不知所費者大矣如敛天下之財以縱鹿臺之欲天下叛而臺已空此藏之多而不知所亡者厚矣不唯愛者費而藏者亡抑且身死名滅國危而不安斯皆不知止足之過也故知足則不

辱知止則不殆即斯可以長久矣噫老氏此言可謂破千古之重昏啟膏肓之妙藥昭然如揭日月於中天也而人不察乎此惜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爲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大成若缺其用不敝者若天地生物曲成萬物而不遺可謂成之大矣然必春生而夏方長之秋殺而冬方成之以此觀之似若有所缺苟不如此若一徑生

長而無秋冬之肅殺不但物不能成而造物者亦將用之而敝矣由其若缺故所成者大而其用不敝也大盈若沖其用不窮者若陽和之氣充塞大地無處不至無物不足可謂盈矣其體沖虛而不可見若塊然可見亦將用之有盡矣由其若沖故既已與人已愈有既已爲人已愈多故其用不窮也大直若屈者若一氣浩然至大至剛可謂直矣然潛伏隱微委曲周匝細入無間故若屈由若屈故能伸其生意也大巧若拙者若天之生物刻雕衆形而不見其巧故云若拙若恃其巧者巧於此

而拙於彼則巧非大矣大辨若訥者上云若缺則天地無全功故人猶有所憾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則生物之功不辨而自白矣故曰若訥是以天地不言而萬物成聖人不言而敎化行以聖人法天制用故以不言之敎無爲之化似乎不勝而物卒莫能勝之也且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斯皆有所勝則有所不勝是故聖人貴乎清淨爲天下正此其不言之敎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此承上清淨無爲之益言多欲有爲之害以誡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謂上古之世有道之君清淨無欲無爲而化故民安其生樂其業棄卻走馬而糞田疇所以家給人足而無不足者及世衰道微聖人不作諸侯暴亂各務富國强兵嗜欲無厭爭利不已互相殺伐故戎馬生於郊以致民不聊生奸欺並作此無他是皆貪欲務得不知止足之過也故天下罪之大者莫大於可欲以其成生傷

性敗亂彝倫以至君臣父子皆失其分者皆見可欲之罪也以致敗國亡家覆宗滅族之禍者皆不知止足所致也由不知足故凡見他人之所有而必欲得之然欲得之心爲衆罪大禍之本故咎之大者莫大於欲得欲得者心不足也古人云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以貪得不止終無足時惟知足之足無不足矣故常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承上言聖人所以無爲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已

也謂聖人性眞自足則智周萬物無幽不燭故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微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若夫人者沈嗜利欲向外馳求以利令智昏故去性日遠情塵日厚塵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淡然無欲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戶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故曰不見而名道備於已德被羣生可不言而化故曰不爲而成是皆自足於性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承上言無爲之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爲學者增長知見故日益爲道者克去情欲察形泯智故日損初以智去情可謂損矣情忘則智亦泯故又損如此則心境兩忘私欲淨盡可至於無爲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民果化則無不可爲之事矣此由無爲而後可以大有爲故無不爲是故取天下者貴乎常以無事也無事則無欲我無欲而民自正民自正而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心得則治國如

視諸掌此所以無事足以取天下也若夫有事則有欲有欲則民擾民擾則人心失人心既失則眾叛親離此所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者此耳舊注取字訓爲攝化之意應如春秋取國之取言得之易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故無不可教之人

也常者一定不移之意謂聖人之心至虛無我以至誠待物曾無一定之心但無百姓之心爲心耳以聖人復乎性善而見人性皆善故善者固已善之卽不善者亦以善遇之彼雖不善因我以善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善矣故曰德善以聖人至誠待物而見人性皆誠故信者固已信之卽不信者亦以信待之彼雖不信因我以信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信矣故曰德信以天下人心不古日趨於澆薄聖人處其厚而不處其薄汲汲爲天下渾厚其心慄慄猶汲汲

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者謂注目而視傾耳而聽司其是非之昭昭聖人示之以不識不知無是無非渾然不見有善惡之跡一皆以淳厚之德而遇之若嬰孩而已故曰皆孩之若以嬰孩待天下之人則無一人可責其過者聖人之心如此所以不言而信無爲而化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言聖人所以超乎生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忘形之至善得無生之理也出生入死者謂死出於生也言世人不達生本無生之理故但養形以貪生盡爲貪生以取死是所以入於死者皆出於生也大約十分而居其九而不屬生死者唯有一焉而人莫之知也生之徒者養形壽考者也死之徒者消欲忘形火馳而不返者也動之死地者嗜欲戕生無所避忌者也舉世之人盡此三種而皆不免入於死者以其出於貪生也何所以故以其生生之厚耳是皆但知養生而不知養生之主苟不知養生之主皆爲不善養生者也攝養也蓋聞善養生者不養其生而養其生之主然有其生者形也主其生者性也性爲生主性得所養而復其眞則形骸自忘形忘則我自空我空則無物與敵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色欲伐性甚於兕虎甲兵也以無我故縱遇之而亦無可傷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亦無所容其刃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是知我者生之寄生者死之地也無我無生又何死之有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是知生本無生則知死亦不死此所以貴朝聞道而夕死可矣非超乎生死之外者不易致此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道德爲萬物之本欲人體道虛懷而造乎至德也然道爲天地根故萬物非道不生且道但能生之而已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如陽和之氣含育而培養之皆其德也故道德無形乃因物以形

形猶見也苟不知道德之大但即物而觀可知已故曰物形之且道之生物唯一氣流行苟無四時寒暑之序生殺之勢則雖生之畜之而亦不能成熟之也所以成萬物者又因其勢也勢者凌逼之意若夫春氣逼物故物不得不生秋氣逼物故物不得不成此其皆以勢成之也觀其成物之功故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所以如此尊貴者乃道體之自然又非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若侯王之尊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故凡竊命而得之者亦可奪而失之也豈常

然耶以道德乃天然尊貴故莫之命而常自然耳所以常然而不失者以其體至虛故其用至大所以萬物賴之以生長之既生長而又含育之既育而又成熟之既成熟而又愛養以覆護之此所謂成始成終而道德之量何如耶且如此生之生生不已而不自有其生如此作爲以成熟之而不自恃其爲雖爲萬物之主而不自以爲宰所以爲玄德也是故君天下者貴乎體道虛懷而造乎德之至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體道之方當以背物合道爲要妙也由萬物皆資始乎道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所謂道生之也是知道爲體而物爲用故道爲母物爲子人若但知道體虛無而不知物從此生是知母而不知子則淪於斷滅若但知物而不知道是殉物而忘道則失其性眞所以既知其母亦復要知其子所謂有體有用也既知物從道生則不事於物

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謂用不離體也體用兩全動靜不二故沒身不殆殆危也又盡也下示守母之方兌爲口門乃眼耳爲視聽之根謂道本無言言生理喪妄機鼓動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唯是必緘默以自守所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曰塞其兌然道之於物耳得之而爲聲目得之而爲色若馳聲色而忘返則逐物而背性是必收視返聽內照獨明故曰閉其門如此則終身用之而不勤矣勤勞也若徒執言說以爲得以資耳目之欲火馳而不返則是開兌濟事喪心於物則終身

不可救矣是皆不能戒謹於隱微之間而忽於欲機之兆非爲明也孔子曰知機其神乎故曰見小曰明以道自勝故曰守柔曰強是故學人當用其光復其明則無遺身殃也然光道之用也則道之體也用不離體故用愈光而體愈明此所以能無遺其殃也襲承也且眞常之道吾固有之但凡人不能承襲而自絕耳苟能如此做工夫則緜緜而不絕矣故曰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爲盜夸作竽非本非道哉

此言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歎道之難行也介然猶些小乃微少之意蓋謙辭也老子意謂使我少有所知識而欲行此大道於天下奈何天下人心奸險可畏而將施之於誰耶故曰唯施是畏且有施而無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故可畏何也以大道甚坦夷直捷而民心邪僻不由於大道皆好徑矣民好徑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奸愈甚奸愈甚則法益嚴故曰朝甚除除謂革其弊也且法令滋彰賊益多有是以朝廷之法日甚嚴而民因法作奸更巢本而不顧好爲游食故田日甚蕪田甚蕪則倉日甚虛倉甚虛而國危矣風俗之壞民心之險一至於此君人者固當躬行節儉清淨無欲以正人心可也且在上之人猶然不知止足而虛尚浮靡極口體之欲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且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故上有好之而下必有甚焉者是則民之爲盜皆由上以唱之也故曰是爲盜竽竽樂之首而爲先唱者也如此豈道也哉上下人心之如此所以道之難行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言聖人所以功德無窮及子孫者皆以眞修爲本也舉世功名之士雖不欲建不拔之功垂不朽之業至皆不能悠久者以其皆以智力而建之則有智力過之者亦可以拔之矣抱守也脫猶奪也謂失脫也以機術而守之則有機術之尤者亦

可以奪之矣是皆不善建不善守者也至若聖人復性之眞建道德於天下天下人心感服確乎而不可拔故功流萬世澤及無窮傑然而不可奪此皆善建善抱所以福及子孫故祭祀緜遠而不絕也是故學道之人修之於身故其德乃眞莊子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性觀身則性眞而身假若以我身而觀天下之身則性同而形忘以此觀家則家和以此觀鄉則鄉睦以此觀

國則國治以此觀天下則天下平所謂以性融物則天下化會物爲已則天下歸故其德乃普是以聖人一眞之外無餘事故唯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以尾毒傷物曰螫）猛獸不據（以爪按物曰據）攫鳥不搏（以翅擊物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爲外物之所搖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然人之所以有生者賴其神與精氣耳此三者苟得其養如赤子則自不被外物所傷矣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且毒蟲猛獸攫鳥皆能傷人之物至於赤子則毒蟲雖毒而亦不螫猛獸雖惡而亦不據攫鳥雖梟而亦不搏何也以其赤子不知不識神全而機忘也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彼雖惡而不傷以其無可傷之地此言聖人神之王也且如赤子之骨最弱筋極柔手無執而屈握極固不可擘且又不知陰陽之合而朘亦作者乃精滿之至聖人筋骨亦柔弱而所握亦堅固者以其精純

之至也故草木之有精液者則柔弱而連固情竭者則枯槁而萎散是知聖人如嬰兒者以精得其養故也然赤子終日號啼而咽嗌不嗄啞者以其心未不動而無哀傷怨慕之情乃氣和之至聖人之心和亦然斯三者皆得其所養之厚故所以比赤子之德也且此三者以神爲主以精爲衛以氣爲守故老子教人養之之方當先養其氣故曰知和曰常何也蓋精隨氣轉氣逐心生故心妄動則氣散氣散則精溢所謂心著行婬男女二根自然流液故善養者當先持其心勿使妄動心不妄動

則平定。心平則氣和。氣和則精自固而神自安。眞常之性自復矣。故曰知和曰常。如所云不認緣氣之心爲心。則眞常之性自見。故曰知常曰明。蓋謂知眞常之性者可稱明智矣。苟不知眞常之性。徒知形之可養。而以嗜欲口腹以益其生。殊不知生反爲其戕。性反爲其傷。故曰益生曰祥。祥妖也。言益生反爲生之害也。心不平則妄動而使氣氣散則精竭。精竭則形枯。故曰心使氣曰彊。彊木之枯槁也。過强曰壯。故曰物壯則老。草木之物過壯則將見其枯槁而老。人之精神元氣不知所養而作

道德經解下篇　壹

喪太過。可謂不道之甚矣。不道之甚。乃速其死也。故曰不道早已。已者絕也。此老氏修養功夫源頭。蓋出於此。而後之學者不知其本。妄搆多方傍門異術。失老氏之指多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此言聖人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道玄同也。謂聖人自知之明。故善能含養於心而不形於言。以自知之眞。言有所不及也。若夫常人嘵嘵資於口談者。皆非眞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下言養之之方。兌爲口爲說。謂聖人緘默自守。不事口舌。故曰塞其兌。不事耳目之玩。故曰閉其門。遁物渾圓。不露鋒芒。故曰挫其銳。心體湛寂。釋然無慮。故曰解其紛。紛謂紛紜雜想也。含光斂耀。順物忘懷。故曰和其光。同其塵。此非妙契玄微者不能也。故曰是謂玄同。聖人道道之妙。天而化之。至於此。其心超然塵表。故不可得而親。精誠動物。使人見而不能捨。故不可得

道德經解下篇　壹

而疏。淡然無欲。故不可得而利。妙出死生。故不可得而害。視王侯之位如隙塵。故不可得而貴。披褐懷玉。故不可得而賤。以其聖人跡寄寰中。心超物表。不在親疏利害貴賤之間。此其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爲正而不可用奇巧以誘民也且奇巧詐術是爲詭道但可用之於兵不可以治國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然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乃好事者爲之耳非取天下之具也故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之然哉以此此指下文有事而言蓋忌諱利器技巧法令皆有事也此何以不足取天下且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謂禁不敢作諱謂不敢言只如文王之囿七十里與民共之芻蕘雉兔取之者無禁即有不便於民者言之不諱所

以民得安其生故在上者無事而民日富今則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取之者死民有不便言之者戮故民不聊生且又無所措手足此多忌諱之事而民彌貧也賢者國之利器也今國無道賢者在野是利器在民不在朝所以國家滋昏由上多欲好奇故人心雕琢技巧日生技巧生而奇物滋起奇物起則貪愈甚貪愈甚而盜賊生故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也以此天下擾擾而不安是皆有爲妄動有事多欲之過也故古之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宜矣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燿

此詳言上章有爲之害而示之以無爲之方也悶悶無知貌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由百姓皆注其耳目若示有知即上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潛行密用令其悶悶然若無所知則民情不鑿奸僞自然不生故其政悶悶其民

醇醇若其政令察察然分星擘兩則民多不自安缺缺然憂有餘矣故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多憂不足之意蓋禍福之機端在人心之所萌若其機善則禍轉爲福若其機不善則福轉而爲禍此禍福相倚伏也由人機心不息則禍福旋轉如循環之無端人孰能知其止極耶故孔子曰知機其神乎謂是故也然禍福循環之如此豈無眞人而以理正之耶但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邪正不分善惡顛倒本示之以正則彼反以爲奇詭本教之以善而彼返以爲妖怪正所謂未信而勞諫則以

爲屬謗此人心之迷固已久矣縱有聖人之教亦不能正之矣莊子曰三人行一人迷方猶有解者二人戝則不能易今天下皆迷其誰能解之耶是以聖人遊濁世以化民貴在同塵和光渾然無跡故雖方而不傷其割割謂割戕乃鋒稜太露也雖廉而不傷於劌劌謂刻削太甚也雖直而不傷於肆肆謂任意無忌也雖光而不傷於燿燿謂衒耀己見也此聖人有所長而能養其所長故爲天下貴此所以無爲而治好靜而自安無爲而民自化矣

道德經解下篇　圭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爲外王內聖之道也嗇有而不用之意老子所言人天莊子解之甚明如曰不以人害天不以物傷性蓋人指物欲天指性德也言治人事天莫若嗇者然嗇卽復性工夫也謂聖人在位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子女玉帛聲色貨利充盈於前而聖人以道自守視之若無濛然無欲雖有而不用所謂囂囂有天下而不與此以嗇治人也聖人幷包四海智周萬物不以私智勞慮而傷其性眞所謂毋搖爾精毋勞爾形毋使汝思慮營營蓋有智而不用其智此以嗇事天也復性工夫莫速於此故曰是謂之早復此復字是復卦不遠復之意言其速也又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然有心之德施於外故輕而不厚復性之功天德日全不期復而自復所謂復見天地之心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能重積德則無不克矣此克字乃克敵之克

道德經解下篇　芙

卽顏子克己之克以性德日厚則物欲消融而所過者化無物與敵則其德高明廣大民無德而稱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極至極猶涯量也此內聖之德既全雖無心於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此內聖之道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故曰可以有國此道先天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故曰可以長久古人所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者如此而已結句蓋古語老子引證以結其意耳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此言無爲之益福利於民返顯有爲之害也凡治大國以安靜無擾爲主行其所無事則民自安居樂業而蒙其福利矣故曰若烹小鮮烹小鮮則不可撓撓則糜爛而不全矣治民亦然夫虐政害民災害並至民受其殃不知爲政之道乃以鬼神爲厲而傷人反以祭祀以要其福其實君人者不道所致也若以道德君臨天下則和氣致祥雖有鬼而亦不神矣不神謂不能爲禍福也且鬼神非無

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昭格於上下耶第雖靈爽赫然但只爲民之福不爲民害故曰非其鬼不神但其神不傷人耳然非其神不傷人實由聖人含哺百姓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而絕無傷民之意故鬼神協和而致福也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如湯之時七年大旱湯以身代犧牲藉茅以禱致雨三尺故民皆以湯王克誠感格所致斯蓋由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此無爲之德福民如此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言君天下者當以靜勝爲主不可以力相向也夫流之在下者如江海衆水歸之故大國之在天下衆望歸之故如流之在下以爲天下之交納汙含垢無所不容又虛而能受如天下之牝也凡物之雌曰牝雄曰牡牡動而牝靜動則不育靜能有生是牝以靜勝牡也以此譬喻聖人之德然聖人

爲天下牝者以天下之人衣食皆賴之以生育祿皆賴之以榮萬幾並集於一人故君道無爲而皆任其所欲各遂其所生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似牝以靜勝牡也是則靜爲躁動之歸趨故以靜爲下大宇小小事大皆有以下之也取者得之易也大宇小如母育子小事大如子奉母精神相孚相得最易故如掇之也然大宇小必有所容故曰或下以取以猶左右之也小事大必有所忍故曰或下而取而因而取之也皆無妄動之過故交歸焉且大國之欲不過兼畜人非容無以成其

大小國之欲不過入事人非忍無以濟其事兩者既各得其所欲而大者更宜下何也以大國素尊難於下耳故特勉之此老子見當時諸侯事於征伐以力不以德知動不知靜徒見相服之難而不知下之一字爲至簡之術蓋傷時之論也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此言道之爲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也道者萬物

之奧奧者室之西南隅有室必有奧但人雖居其室而不知奧之深邃以譬道在萬物施之日用尋常之間人日用而不知故如奧也然道既在萬物足知人性皆同雖有善惡之差而性未嘗異以其俗習之偏耳故善人得之以爲寶惡人雖失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故曰所保苟非其道以保之則同無情瓦石矣足見理本同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由此觀之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且一言之美則可以市市利也一行之尊則可以加於人之上況大道之貴豈止一言之美一行之尊且人之全

具而不欠缺一毫者斯則不善之人又何棄之有耶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語也老子解之曰然天子三公不足爲尊貴拱璧駟馬不足爲榮觀總不如坐進此道所以貴此道者何耶豈不曰求道以得之縱有罪亦可以免之耶是知桀紂天子也不免其誅四凶三公也不免其戮非無拱璧駟馬而竟不能免其罪故夷齊諫武王而不兵巢許傲天子而不譴豈非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況夫一念復眞諸罪頓滅苟求而得立地超凡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此言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眞切工夫也凡有爲謂智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名利欲此三者皆世人之所尙然道本至虛而無爲至靜而無事至淡而無味獨聖人以道爲懷去彼取此故所爲者無爲所事者無事所味者無味故世人皆以名位爲大以利祿爲多而取之然道至虛微淡泊無

物皆以爲小少故乘而不取聖人去功與名釋智遺形而獨與道遊是去其大多而取其小少故以至小爲至大至少爲至多故大其小而多其少也試觀世人報怨以德則可知矣何也且世之人無論貴賤事最大而難解者怨也然怨之始也偶因一言之失一事之差遂相搆結以至殺身滅名亡國敗家之禍甚至有積怨深憤父子子孫累世相報而未已者此舉世古今之恆情也豈非其事極大且多哉惟聖人則不然察其怨之未結也本不有始結也事甚小既結也以爲無與於已故無固

執不化之心亦無有我以與物爲匹敵其既往也事已消之求其朕而不可得以此觀之則任彼之怨在我了無報之之心矣然彼且以爲有怨在我全無報復之心彼必以我爲德矣是所謂報怨以德非謂曲意將德以報怨也孔子以直報怨正謂此耳斯則怨乃事之至大而多人人必有難釋者殊不知有至易者存焉是所謂爲無爲事無事大其小而多其少也天下之事何獨於怨而事事皆然故天下之事至難者有至易存焉至大者有至細存焉人不見其易與細而於難處圖之大處爲之必終無成若能圖之於易而爲之於細鮮不濟者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故也作者始起也是以聖人虛心體道退藏於密跡愈隱而道愈光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此所謂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老子言及至此抑恐世人把易字當作容易輕易字看故誡之曰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謂世人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且容易許人謂之輕諾凡輕許者必食言而寡信見事之容易而輕爲者必有始而無終是故易字非容易也世人之所難而聖人之所易世人之所

易而聖人之所難故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猶應作尤古字通用更也謂世人之所甚易者而聖人更難之故終不難耳觀夫文王兢兢周公業業戒愼恐懼乎不覩不聞皆聖人之所難也余少誦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二語只把作事看及余入山學道初爲極難苦心不可言及得用心之訣則見其甚易然初之難卽今之易今之易卽初之難然治心如此推之以及天下之事皆然此聖人示人入道之眞切工夫也志道者勉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釋上章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爲人之所不爲。以爲學道之捷徑也。治人事天。工夫全在於此。安與未兆。蓋一念不生。喜怒未形。寂然不動之時。吉凶未見之地。乃禍福之

道德經解下篇　雲

先所謂幾先也。持字全是用心力量。謂聖人尋常心心念念。朗然照於一念未生之前。持之不失。此中下手甚易。用力少而收功多。故曰其安易持。兆是念之初起。未兆卽未起。此中喜怒未形而言。謀者此謀非機謀之謀。乃戒愼恐懼之意。於此著力。剛其早復。蓋第一念爲之於未有也。若脆與微。乃是一念始萌。乃第二念耳。然一念雖動善惡未著。甚脆且微。於此著力。所謂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已下

三句皆譬喻。毫末喻最初一念。累土足下喻最初一步工夫也。上言用心於內。下言作事於外。爲執二句。言常人不知著力於未然之前。卻在既發之後用心。爲之則返敗。執之則反失矣。聖人見在幾先。安然於無事之時。故無所爲。而亦無所敗。虛心鑒照。故無所執。而亦無所失。以其聖人因理以達事耳。常民不知在心上做。卻從事上做。費盡許多力氣。且每至於幾成而敗之。此特機巧智謀有心做來。不但不成。縱成亦不能久。以不知聽其自然耳。愼終如始。始乃事之初。終乃事之成。天下之事

道德經解下篇　雲

樅然盈乎天地之間。聖人之見察其始也本來不有。以本不有。故將有也任其自然而無作爲之心。及其終也事雖已成。觀之亦似未成之始。亦無固執不化之念。此所謂愼終如始。故無敗事也。是以已下總結聖人返常合道也。若夫衆人之所欲者。功名利祿。玉帛珍奇。所學者權謀智巧。火馳於此。往而不返。皆其過也。至於道德無爲。皆以爲賤而所不欲。以爲無用而不學。故特智好爲。以傷自然之樸。聖人離欲釋智。以復衆人之過耳。以恃萬物之自然。故終不敢爲也。莊子內聖外王學問全出

於此吾人日用明此可以進此道以此用世則功大名顯伊周事業特緒餘耳豈不至易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爲本不可以智誇民也明者昭然揭示之意愚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夫民之所趨皆觀望於上也所謂百姓皆注其耳目凡民之欲敝皆上有以啟之故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在上善能以斯道覺斯民當先身以教之上先不用智巧離欲清淨一無所好若無所知者則民自各安其日用之常絕無一念好尚之心而黠滑之智自消奸盜之行自絕矣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重在以字前云眾人皆有以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謂左右之也此其上不用智故民易治耳然民之難治者皆用智之過也足知以智治國者返爲害也乃國之賊不用智而民自安則爲國之福矣人能知此兩者可爲治國之楷式也楷式好規模也苟能知此楷式是謂之玄德矣玄德謂德之玄妙而人不測識也故歎之曰玄德深矣遠矣非淺識者所可知也民之欲火馳而不返唯以此化民則民自然日與物相反而大順於妙道之域矣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猶有智也況玄德乎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也百川之水不拘淨穢總歸於江海江海而能容納之以其善下也此喻聖人在上天下歸之以其無我也欲上民必以言下者言者心之聲也故君天下者尊爲天子聖人虛心應物而不見其尊故凡出言必謙下如曰孤寡不穀不以尊陵天下也欲先人必以身後之者身者心之表也君天下者貴爲天子天下推之以爲先聖人忘己與人而不自見有其貴故凡於物欲澹然無所嗜好不以一己之養害天下也重者猶不堪也是則聖人

之心有天下而不與故雖處上而民自堪命不以爲重雖處前而民自遂生不以爲害此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無我之至乃不爭之德也此爭非爭鬬之謂蓋言心不馳競於物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莊子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則能使天下忘己故莫能與之爭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

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老子自言所得之道至大世人不知其實所守者至約也道大如巍巍乎惟天爲大蕩蕩乎民無稱焉言其廣大難以名狀也不肖如孔子云不器太史公謂孟子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之意卽莊子所謂大有徑庭不近人情也此蓋當時人見老子其道廣大皆如下文所云以勇廣器長稱之且不得而名故又爲不肖卽若孔子稱之猶龍也故老子因時人之言乃自解之曰天下人皆謂我之道大似乎不肖無所可用惟其大所以似不肖耳

肖者與物相似如俗云一樣也若肖作一句久矣其細作一句倒文法耳謂我若是與世人一樣則成細人久矣又安得以道大稱之哉下文釋其大之所以謂世人皆見其物莫能勝我遂以我爲勇見我寬裕有餘遂以我爲廣見其人皆推我爲節一等人遂以我爲器長器者人物之通稱也以此故皆謂我道大其實似無所肖殊不知我所守者至約乃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三法而已慈者幷包萬物覆育不遺如慈母之育嬰兒儉者嗇也有而不敢盡用不敢爲天下先者虛懷游世無我而不

與物對然以慈育物物物皆已且無已與物敵物自莫能勝矣故曰慈故能勇心常自足雖有餘而不用所處無不裕然寬大矣故曰儉故能廣物我兩忘超然獨立而不見有己以處人前故人皆以我爲崎人推爲人中之最上者矣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以此故皆以我爲道大似不肖耳以我所守者如此卽前所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也以此三者乃大道之要妙耳且今世人捨慈而言勇捨儉而言廣捨後而言先死矣此死字非生死之死如禪家所云死在句下蓋死活

之死言其無生意也以世人不知大道之妙但以血氣誇侈爭勝做工夫故一毫沒用頭皆死法非活法也且此三者之中又以慈爲主不但學道即治天下國家莫不皆然若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王師無敵民效死而勿去皆仁慈素有所孚故爲戰勝守固之道此所謂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將救斯民而純以慈衛之故聖人法天利用而以慈爲第一也世俗惡足以知之故知治世能用老氏之術坐觀三代之化所以漢之文景得糟粕之餘施於治

道迥超百代耳此老子言言皆眞實工夫切於人事故云甚易知易行學人視之太高類以虛玄談之不能身體而力行故不得其受用耳惜哉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此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承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只在善用人者爲之下一句乃假兵家戰勝之事以形容其慈乃不爭之至耳士者介胄之士武者武勇然士以武爲主戰以怒爲主勝敵以爭爲主三者又以氣爲主況善於爲士者不用武善於戰者不在怒善於勝敵者不必爭即前所云以慈用兵也意謂武怒爭三者猶兵事所必用若用之而必死故善者皆不用何況常人豈可恃之以爲用耶乃驕矜恃氣不肯下人故人不樂其用乃不善用人耳故古之善用人者必爲之下即此是謂不爭之德也若以力驅人能驅幾何若以下驅人則天下歸之是以下用人最有力也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其有力也是謂配天古之極者乾天坤地若天地正位則爲

否而萬物不生若乾下坤上則爲泰是知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處民上而心在下可謂配天之德此古皇維極之道置百姓於熙皞至樂之中斯豈不爭之德以治天下而爲力之大者與此章主意全在不用氣上做工夫即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純和之至則形化而心忘不見物爲對則不期下而自下矣殆非有心要下而爲用人之術也然學人有志於謙德則必尊而光況聖人無我之至乎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音杭戶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兵者五兵器械謂戈刃之屬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釋上三寶以慈爲本之意也。然慈乃至仁之全德也。所謂大仁不仁。以其物我兼忘。內不見有施仁之心。外不見有受施之地。故凡應物而動。皆非出於有心好爲。蓋迫不得已而後應。故借用兵以明慈德之至也。何以知之。且如古之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此觀之。足可知也。古之用兵如

涿鹿孟津之師是也。兵主如春秋征伐之盟主。蓋專征伐。主於兵者。言以必爭必殺爲主也。客如諸侯應援之師。本意絕無好殺之心。以兵主召之迫不得已。懼之而後應也。不敢爲主者。言其本無好殺之心。今雖迫不得已而應之。然亦聽之待之。若可已則已。以無心於功利。故絕無爭心。所以進之難而退之易。故曰不敢進寸而退尺。言身進而心不進。是以退心進也。以無爭心故雖行而如不在行陣。雖攘而若無臂之人。仍相仍猶就也。言彼以我爲敵。而我就以彼爲敵也。雖就亦似無敵可對。雖執猶若無兵可揮。戒懼之至。而不敢輕於敵。由不敢輕敵。所以能保全民命。不傷好生之仁。然禍之大者莫大於輕敵。以輕敵則多殺。多殺則傷慈。故幾喪吾寶矣。抗兵乃兩敵相當。不相上下。難於決勝。但有慈心哀之者。則自勝矣。何則以天道好生。助勝於慈者也。由是觀之。兵者對敵必爭必殺。以取勝。今乃以不爭不殺而勝之。蓋以慈爲本故也。足見慈乃不爭之德。施於必爭之地。而以不爭勝之。豈非大有力乎。用之於敵。尚如此。況乎聖人無物爲敵。而以平等大慈。幷包萬物。又何物而可

勝之耶。故前云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此章舊解多在用兵上說。全不得老子主意。今觀初一句。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了然明白。是釋上慈字。以明不爭之德耳。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此章示人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而自得也。老子自謂我所言者。皆人人日用中最省力一著工夫。明明白白。甚容易知。容易行。只是人不

能知不能行耳以我言言事事皆以大道爲主非是漫衍荒唐之說故曰言有宗事有君宗君皆主也且如一往所說絶聖棄智虛心無我謙下不爭忘形釋智件件都是最省力的工夫放下便是全不用你多知多解只在休心二字豈不最易知最易行耶然人之所以不能知者因從來人人都在知見上用心除卻知字便無下落以我無知無識一著極難湊泊所以人不知我耳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然無知一著不獨老子法門宗旨卽孔子亦同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此豈不是孔聖亦以無知爲心宗耶此夫子見老子後方得妙悟如此故稱猶龍正謂此耳然以無知契無知如以空合空若以有知求無知如以水投石所以孔老心法千古罕明故曰知我者希若能當下頓悟此心則立地便是聖人故曰則我者貴則謂法則言取法也聖人懷此虛心妙道以遊世則終日與人周旋對面不識故如披褐懷玉永嘉云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此一章書當在末後結束蓋老子向上一往所言天人之蘊至此已發露太盡故著此語後章

只是要人在日用著力做工夫以至妙悟而後已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然世人之知乃敵物分別之知有所知也聖人之知乃離物絶待照體獨立之知無所知也故聖人之無知非斷滅無知乃無世人之所知耳無所知乃世人所不知也世人所不知乃聖人之獨知人能知其所不知之地則爲上矣故曰知不知上若夫臆度妄見本所不知而

强自以爲知或錯認無知爲斷滅同於木石之無知此二者皆非眞知適足爲知之病耳故曰不知知病若苟知此二者爲知之病則知見頓亡可造無知之地而無强知妄知之病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但無强妄之知故稱無知非是絶然斷滅無知也故曰聖人不病此段工夫更無別樣玄妙唯病其妄知强知是病而不用是以不墮知病之中而名無知此無知乃眞知若知此眞知則終日知而無所知斯實聖人自知之明常人豈易知哉此所以易知易行而世人不能知不能行

也古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一字衆禍之門。然聖人無知之地必假知以入若悟無知則妄知自泯此乃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若執有知以求無知則返增知障此乃衆禍之門正是此中知之病也知不知上最初知字正是入道之要來嘉云所謂知者但知而已此句最易而難明學者日用工夫當從此入。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平聲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去聲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道德經解下篇　畏

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爲入道之工夫以遣聖人無知之地也凜然赫然而可畏者謂之威如云寒威炎威是也是則凡可畏者皆謂之威唯國之大罰與天地之誅殺乃大威也此借以爲戕生傷性者之喻世人以爲小惡不足戒而不知畏必致殺身而後已此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喻世人祇知嗜欲養生而不知養生者皆足以害生而可畏也且若嗜酒色必死於酒色嗜利欲必死於利欲嗜飲食必死於飲食是則但有所嗜而不知畏必至於戕生傷性而後已此不畏威故大威至矣然人但知嗜而不知畏者以其止知有身之可愛有生之可貴以此爲足而不知大有過於此者性也且吾性之廣大與太虛同體乃吾之真宅也苟以性視身則若大海之一漚太虛之一塵耳至微小而不足貴者人不知此而但以最靈之身以爲所居之地將爲至足而貴愛之則狹隘甚矣故戒之曰無狹其所居狹其居者謂以此身此生爲至足也故又戒之曰無厭其所生厭足也若知此身此生之不足貴則彼物欲固能傷生亦不足以害我矣以其無死地也故曰夫惟不厭厭棄也是以不厭棄

道德經解下篇　畏

人自知尊性而不見生之可養自愛遺形而不見身之可貴此聖人之所獨知世人之所不知也故去彼衆人之所知取彼所不知以爲道之要妙耳以此足見世人之所知者皆病也聖人病之而不取故不病也後三章互相發明此章之旨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音闡舒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此言天命可畏報應昭然教人不可輕忽也勇者

此所謂疏而不失也世人不知天命之如此乃以敢以强以爭競於名利之場將謂一身之謀不顧利害死生而爲之自謂智力以致之盖不知命之過皆取死之道也可不畏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將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治天下者不知天道動尚刑威是以死懼民也老子因而歎

之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耶以愚民無知但爲養生口體之故或因利而行劫奪或貪欲而嗜酒色明知日蹈死亡而安心爲之是不畏死也如此者衆豈得人人而盡殺之耶若民果有畏死之心但凡有爲奇詭之行者吾執一人而殺之則足以禁天下之暴矣如此誰又敢爲不法耶民既不畏死殺之無益適足以傷慈耳夫天之生民必有以養之而人不知天不安命橫肆貪欲以養生甚至不顧利害而無忌憚以作惡是乃不畏天威天道昭昭必將有以殺之矣是居常自有司殺者殺

之生存而仁害雖生亦死身滅而仁成雖死亦生斯則瞻非壽顏非夭矣此乃天道所以然之妙而非世人所易知是以聖人於此猶難之不敢輕忽而敬畏之所謂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也故下文歷示天道之所以逆天者亡故不爭而善勝感應冥符故不言而善應吉凶禍福如影響故不召而自來然報愈遲而惡愈深禍愈慘故繩然而善謀以報速者有所警報緩則不及悔必至盡絕而後已此所謂善謀也是則天道昭昭在上如網之四張雖恢恢廣大似乎疏闊其實善惡感應毫髮不遺

決定之志也敢者不計利害而決於爲也殺活死生也謂凡世人作事不顧利害不怕死生而敢爲之然敢乃必死之地故曰勇於敢則殺若用志於不敢爲是足以保身全生故曰勇於不敢則活此天道必然之理也且此二者亦有敢而生不敢而死者至若顏子天而盜跖壽此乃當害而利當利而反害者何耶況天道好謙而惡盈與善而惡惡是則爲惡者當惡而不惡斯豈報應差舛耶世皆疑之故解之曰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故所以然也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由此觀

無庸有心以殺之也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今夫人主操生殺之權乃代天之威以保民者若民惡貫盈天必殺之人主代天以行殺故云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也且天鑑昭明毫髮不爽其於殺也運無心以合度揮神斤以巧裁不疾不徐故如大匠之斲運斤成風而不傷鋒犯手至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何也夫有心之殺乃嗜殺也嗜殺傷慈且天之司殺實爲好生然天好生而人好殺是不畏天而悖之返取其殃此所以爲自傷其手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語深得

老子之餘意故輒力排楊墨而不及老莊良有以焉至哉仁人之言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此釋上章民不畏死之所以致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爲本也凡厥有生以食爲命故無君子莫治野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是則上下同一命根也然在上之食必取稅下民一夫之耕不足以養父母妻子若取之有制猶可免於飢寒若取之太多則奪民之食以自奉使民不免於死亡凡賊盜起於飢寒也民既飢矣求生不得而必至於奸盜詐僞無不敢爲之者雖有大威亦不畏之矣是則民之爲盜由上有以驅之也既驅民以致盜然後用智術法令以治之故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民所以愈難治雖有斧鉞之誅民將輕死而犯之矣由是推之民之輕死良由在上求生之厚以致之非別故也厚重也此句影前當有一上字方盡其妙然重於求生以但知生之可貴而以養生爲事不知有生之主苟知養生之主則自不見有身之憂

有生之可貴欲自消而心自靜天下治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曰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勝也此中妙處難盡形容當熟讀莊子養生主爲蹄肰篋諸篇便是注解又當通前四章返復參玩方見老子喫緊處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音供）兩手合圍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在上者當先自化而後可以化民也結句乃本意上文皆借喻以明之耳經曰此上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化故老子專以虛心無爲不敢爲立教之本全篇上下專尚柔弱而斥剛強故此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乃借人物草木爲喻是以兵喻戒懼本喻心虛言兵若臨事而懼不敢輕敵故能全師以自勝是以全生爲上而多死爲下也木之枝條以沖氣爲和故欣欣向榮而生意自見是以虛心柔弱在上若成拱把則巍幹堅強者在下矣以此足知戒懼虛心

柔弱翕受者方可處於民上也若夫堅強自用敢於好爲則終無有生意矣此語大可畏哉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此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弓之爲物本弭高而有餘弭下而不足乃弛而不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弭有餘之力以補弭之不足上下均停然後巧於中的否則發由逢蒙無所施其巧矣天之道亦由是也以其但施而不受皆損一氣之有餘以補萬物之不足均調適可故各遂其生人道但受而不施故人主以天下奉一己皆損百姓之不足以補一人之有餘真真益多故民不堪其命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哉唯有道者達性分之至足一身之外皆餘物也故寵辱有天下而不與卽以所養而養民乃能以有餘奉不足也是以聖人與道爲一與天爲徒故法天制用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損己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

也其不欲見賢耶一句謂我心本不欲見賢而人自以我爲賢矣此益也由損而至故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之謂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結通篇柔弱之意欲人知而能行也無以易之易輕易也卽左傳訓師無易敵之易謂師之柔弱則敵人有以料而易之以取勝至若水之柔弱則

人莫能料莫能料故無以易之而卒莫能以取勝此所以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莫能先謂無有過於此也世人皆以柔弱爲不足取率輕易之故天下皆知之而莫能行以柔弱爲垢辱不美之稱故也祥猶嘉美也是以凡稱人君則曰乾剛能斷有爲送以爲明君若夫無爲則國人皆以柔弱爲恥辱而不美矣故聖人云果能以柔弱處上恬澹無爲能受一國之恥垢者則爲社稷眞主能受一國不美之名者則爲天下明王矣如竟之垂拱無爲則野老謳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受國之垢也然柔

弱無爲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爲反耳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爲當時計利者發也然恩生於怨怨生於恩當時諸侯兩相搆怨調和者主盟而爲和之大怨既和而必責報報之不至而怨亦隨之是有餘怨也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故曰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無心之德但施而不責報故如貸之執左契雖有而若無也契貸物之符券也合同剖之而有左右貸者執右

物主執左所以責其報也有德司契但與而不取徒存虛契無德司徹不計彼之有無必征其餘如賦徹耳徹周之賦法謂時至必取於民而無一毫假借之意然上責報而下計利所謂與而不取爲失利也殊不知失於人而得於天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施而不取我既善矣人不與而天必與之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豈常人所易知哉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

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結通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什伯之器並十曰什兼百曰伯器材也老子自謂以我無爲之治試於小國縱使有兼十夫百夫之材者亦無所用之以民淳而無事故也若國多事煩擾於民或窮兵致亂重賦致饑民不安其居則輕死而去之今一切無之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舟輿水陸之具不遠徙故雖有舟車無所用不倘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陳列也不用智故可使結繩而用之如太古矣民各自足其足絕無外慕之

心不事口體故以尊常衣食爲甘美以平居里俗爲安樂目與鄰國鷄狗相聞至近之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如此則滇樸之至乃太古之化也老子所言挨當時之弊皆有爲用智剛强好爭尙利自私寡己而不恤於民故國亂民貧而愈難治所以沿推上古道合無爲全篇所論不出乎此蓋立言之本旨也故終篇以此請試而行之可以頓見太古鴻荒之化言取效之速如此也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深有味乎此言也老氏之學豈矯世絕俗之謂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結通篇立言之旨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信言不美者斯乃釋疑之辭以明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之意也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以可道之道乃言說也老子自謂道若可言卽非眞道矣今上下五千餘字豈非言卽既已有言則道非眞矣因於終篇以自解之以釋後世之疑耳然信言注實也謂眞實之言卽由衷之言也美言華美之言乃巧言

也老子意謂道本無言因言以顯但我所言者字字皆從眞實理中流出第藉之以彰道妙故信實而不美非若世人誇誕浮辭雖美而不信也且世衰道微人心不古當時學者不達無言之旨乃嘵嘵好辯尙博各擅專門如楊朱墨翟御寇公孫之徒祖述相傳以辯博爲宗自以爲善殊不知以多岐亡羊多方喪眞去道轉遠老子因而斥之曰孰知不言之教不辯之辯哉以彼辯者則不善於道果善於道則自不辯矣且道本無言乃至約也但了悟於心可目擊而喻妙契無言自不容聲矣何

事於博哉故曰知者不博時人不知出此徒事多聞增益知見以博爲知其實不知多言數窮故曰博者不知以彼不知大道體虛運而不積而彼以積爲務故愈增障礙殊不知有積則有散有散則有窮無積則無散無散則無窮由聖人體虛合道忘言任眞了無所積由其不積則不窮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故既已爲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也且天乃無言之聖聖乃有言之天以天道不積其體至虛故四時運而不竭利盡萬物而終不傷其體故曰天之道利

而不害非害物之害乃不傷己之意聖人法天利川故終日運川爲物作則而于然無物可當於情故曰爲而不爭爭謂與物競也斯蓋虛心遊世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矣老子學問工夫眞實直捷處盡在於此故結全書立言之旨妙盡於是矣學者勉哉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石埭楊文會施錢一百一千文敬刊

道德經解幷觀老莊影響論連圖計字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二箇

光緒十二年春二月金陵刻經處識

太上道德經解序

夫千人能爲至文至文即寓至理維我
太上至哉大乎伏讀尊經至哉文乎而解人不易覯正恐至理之終晦也乃或有謂殿而陳曰神宵道德經曰漢迄今名公鉅卿文人學士注釋累數百餘家編在道藏各抒所見均爲尊經之神雖時論不同而未始不羽翼乎道統也余曰然至理至文必須至解諸家之解亦云解矣而非至也解其所解尚非道德尊經之本解也即非吾之所謂至解也一日
玉清內相宇宿帝君來訪余袖出尊經注釋余披而細閱之知爲

八洞仙祖闡揚奧旨不離乎道不泥乎道就文解義淺近無非高深俾千萬世後能領悟此尊經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而言綱仙諱卒亦莫能踰越其範圍其解乃至解也以至文而得至解斯至理不終晦而至人日臻尊者既佩服乎至文習尤愛慕乎至解也猶憶異時與
昌帝誠扈仙才而今又睹羣才之注則信乎仙才之筆非摩凡之所得比蓮而至文賴之以明至理緣之以發洩也九天開化

司祿文昌敬序

太上道德經解序

嘗見世間異集者流其於邃深奧秘之言動云不求深解又曰吾以不解解之如此等語譬甘坐於幽暗中而不求見天日之光者也然或自驕矜見解其所解究非作者之所謂解豈達許其能羽翼經傳也乎則是矣宜文之必需至解也恭惟

神寶大天尊道德尊經凡五千言由漢唐以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文人學士注者不一家而於尊經之本諦有牽扯內功離而去之者有拘文牽義泥而執之者有瑕瑜互見者有顯晦各半者皆不獲見全璧近日遊羣靈觀得見同班

八洞仙祖依宅理以闡經旨章逐句無字不晰無文不貫絕不

作一奇異語而

太上當年作經之本義於是乎昭然若揭世人能本此注以體此經則以之爲己爲人順而祥愛而公矣以之爲天下國家亦何所處而不當哉如此者斯謂之正解斯謂之妙解亦斯謂之至解也自有至文以來其不可無是至解也夫

大羅班首同祖道弟蘇朗散序

太上道德經解序

記有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固也而吾謂作不足以詮千萬世法非聖也述不足以迪千萬世心非明也則甚矣作固難述尤難也惟我

神寶太上當周季出函谷關尹知爲異人盤旁道德經凡五千言分爲八十一篇或長言之或短咏之所爲正心誠意之功修齊治平之略固弗備具非專爲眞冠者立論也第其後申韓之徒有竊其說而以刑名法術治世者其究流於刻薄寡恩後世禍中韓因而病之嗟乎我

太上道德尊經昭如日月曾見有刻薄寡恩之說而著於篇帙

也哉是此經不顯於天下後世者述者之無人也雖由漢迄唐注尊經者不無百家而或泥於經而注之或離於經而注之非牽強而扭合即附和而雷同其於我

太上經論本旨絕少照合則亦安賴是述乎我

八祖恐人心之終晦將來晦

太上之至道一日偶集碧雲洞中相與合注經解注成敘日而捧讀之直如從幽暗中出忽見天清日朗未嘗賴除不整者怪不涉隱僻就文解意無注非中而

太上當年著經之意於是乎昭揭此而尚不謂述者之明乎前有述者可弗論矣後有述者豈以加矣是則不有

太上之作無以間
八祖之述也抑不有
八祖之述又曷以間
太上之作哉如
太上斯可以作亦惟如
八祖斯可以述也夫

玉樞右宰宏教眞君柳守元敬序

太上道德經解題詞

景者
八洞仙祖合注此經予曾題誌數言今門弟子將
孚佑上帝闡義合而刻之歸入集中洵玄門之至寶也我
帝師於朝檢期外恒詣
太上宮聽法談右恩賜坐論領契最深故此經為得仙注而
始明得我
孚佑帝師之闡義而益明非如世解說增摘句又或多牽引附
會者之可比也道德經本如太極統會萬天各隨境地示現不
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使人因其分量而自為會入予於

此闡義合注亦復云爾

玄教弟子柳守元熏沐題詞

太上道德經讚

唐肅宗皇帝御製

普見殊相淨空浮色道釋人天作禮瞻奉中命藻繪示諸邦國

唐玄宗皇帝御製

大道之祖上德之母王者之師生民之父施教中華禮傳尼父

西出函關化胡成佛惟天之覆萬物並育

宋眞宗皇帝御製

大哉混元超乎形氣先天而生後天五千玄文立教垂世萬劫

常存道尊德貴

宋仁宗皇帝御製

大哉至道無爲自然劫終劫始先地先天含光默默永劫綿綿

東訓尼父西化金仙百王取則歷聖攸傳萬教之祖玄之又玄

明太祖皇帝御製

心淵靜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恍惚其精而密恍惚其智而

長宜乎千古聖人務尚短而云長

重刊道藏輯要　心集一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孚佑上帝全經闡義

八洞仙班分章合注

體道章第一

道元始一炁可道非常道本無言長養萬物攝議使非名不可知識可名非常名虛无自然

愈探愈深愈求愈失

正陽帝君注曰此道字在孔子言則爲後天中庸云道之大原出於天是有天而後有道非後天而何若以太上言則道字乃先天之道矣惟有道而後有天所謂道生天地是也故

道德經解

是經開端便云道若可道非常道也可道即後天之道非常者如若在一邊就在一邊不能渾蓋包羅若大道則不可道也惟不可道道則當周而名亦如之名即仁義禮智之名具生此仁義禮智者道也謂之仁謂之義謂之禮與智便落後天而仁不能通乎義禮不能通乎智是所以無常名也而所以仁所以義所以禮與智則不可名其不可名者道而已矣無窮萬物名無長無有硝名天地之始純亦不已有太極分兩先乎炁祖有炁名曰道名萬物之母降本流末炁有生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陰陽莫測無心運化常有欲以觀其徼宇宙有形抱一勿意揆揣

又曰無字一讀無即所謂無極也未有天地先有此道蹤於無非天地之始乎有字一讀有即所謂太極也惟有道而後萬物生無邊於有非萬物之母乎常無一讀無何以見妙無不終無徼妙不可端倪故欲觀之蓋是無非斷空之無也常有一讀徼者繞也晝也即所謂遍也凡物有不能遍具不能遍者以所稟之淺也惟道則常有根於無從無生有有斯不窮不窮斯徼矣而要非迹象之有也故欲觀之

此兩者就其兩端同出而異名一分造化同謂之玄書性至命心起經綸總用一源

玄之又玄形神俱妙無中生有眾妙之門悟由此入妙用難窺

又曰兩即有無之兩無此道也有此道也謂之同出而或以無名或以有名名則異矣玄者深遠無極之所由有入無道

道德探解

之神妙若此欲不謂之玄也能乎然第謂之玄則猶可以迹象求也毛輴有倫是也至玄之又玄則鮮所測度所謂無聲無臭是也非至而何然又不終於無眾有皆從此化化生生故曰眾妙之門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自陽已美使彰顯也斯惡已有施惶知善之爲善自名也斯不善已事人所也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惟無必有歸也斯難易相成无難後獲易爲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高下相傾天然地勢安得高下音聲相和所鳴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即古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不滯形迹不外畛域不落意見渾渾淪

淪固無所爲善而無所爲美固無所爲不善而無所爲善故
舉有無難易長短等一切渾於不見當御多少率性煦摩天
下人不知此中妙諦知美則以爲美殊不知別有不美者存
知善則以爲善殊不知別有不善者在相形之下遂生出有
無等許多弊實來何如大道不知之爲得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恭己而治）行不言之教（天何言哉道寓於物）

又曰爲亦事也聖人當事而行初無爲之之心行所無事是
也當言而言亦無言之之心四時行焉是也故曰處無爲之
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忘物）生而不有（忘形）爲而不恃（忘功）成而弗居（忘心）

所曰

又曰作興起也萬物於我待作書曰作新民御世者所不辭
也然雖不辭而實不有不恃不居

夫惟弗居（絕是）是以不去（常在）

又曰此即顏子無伐無施之謂總是理會得無窮親切精妙
故聖人既弗居功彼萬物日遷善而弗知矣又何去之有
哉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德聖智）使民不爭（大公無我）不貴難得之貨（伯牙重利）使民不爲盜
戒得（非處）不見可欲（物）使心不亂（物）是以聖人之治（修身）爲（虛其

心（道藏實其腹（重養）弱其志（攻柔）強其骨（保精）
全神心實其腹（全命）弱其志（攻柔）強其骨（保精）全形

正陽帝君注曰聖人之治總是講的箇淡泊無爲所以實不
尚賢不貴欲不見得天下而平之心者神明之宰自是要虛
而腹即何以要實蓋腹者心所宅也宅非安則大君亂故虛
心而實腹者志則賢所藏也而骨則爲賢之餘志妄動則強
而卑欲骨斯以撲聖人知此故弱其志以強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返僞）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絕知棄心爲無爲無假造作）爲無爲
則無不治（成而寂然不動）

又曰民之多故總緣於有知有欲是以紛紛不靜惟常使人
知欲盡泯則其遊渾噩浩瀚之天而天下何不治之有其曰

使夫知者不敢爲猶云智者無所用其謀而已矣

無源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謙不滿）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淵其淵萬物皆始）

正陽帝君注曰道字一讀冲字一讀冲即冲虛無欲之冲猶
寂然之謂以寂然之道用之於世似乎不能盈滿宇宙而不
知其淵淵其淵爲百川之所歸注是故萬物所宗主也曰似
者亦謙言之耳

挫其銳（知止）解其紛（不陷世變）和其光（退藏同其塵（混心湛兮似若
寂神存存神存於無）

又曰人不知道立於無是以銳而求之紛而求之愈求而愈

失其大道也道已以聖人鉄鎚挫之鈴則解之道備於聖光揮曰應是耀而又不欲過於表著以淺物用是和其光焉以同其塵夫塵不解者也烏乎同之然不同則又矯異矣伯成之高非至道也混則混寂清靜之謂惟混寂則道無弗存矣似亦謙解

吾不知誰之子（元上）象帝之先（超踪造化帰道陶冶）

又曰大道若此其果誰之子乎曰象帝之先夫帝已先矣又曰象帝之先則是先而又先即上所謂玄之又玄是也

虚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無心施化）以萬物爲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法天無爲）以百姓爲

芻狗（應帝之圖）

正陽帝君注曰不仁非謂天地聖人之不仁也言天地無心成化萬物皆沐其仁而天地究未嘗有心仁之芻狗祭物東帛以作犧牲祀則奉之過則棄之言無所繫戀也天地之仁萬物亦若是焉而已矣聖人之於百姓也亦然

天地之間（塞乎兩間發發品類）其猶橐籥乎（空洞虛中通太和充滿虛而不屈中通外而動無窮）

而愈出（應變無窮）

又曰橐籥不動則寂有感皆通天地之化如之蓋惟虛其中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

多言數窮（希言養氣）不如守中（元牝厥中）

又曰多言者即煩稱博引之謂與其多言而不遠於道何如守中之爲實乎中即允執厥中之中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皆根是以御世太上之言乃範圍曲成不過不遺之道而後世乃以老氏別之不亦謬哉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是謂玄牝（陰陽）

正陽帝君注曰谷空其中可謂虛矣而狥有形之可見不得謂之神也惟道既麗於虛而形迹皆泯此所以謂之神其曰不死者死者生之返物反而歸則曰死若道未見有生則亦安見有死故曰谷神不死牝以生物得名曰玄牝者生物而

不見其生之之迹是牝而實玄矣

玄牝之門（念頭起處）是謂天地根（呼吸天根吸接地基）

又曰玄雖麗於無而實陽神之所宅也牝似麗於有而即陰神之所主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玄牝之門非即天地之所托始乎且陰陽無形無象而靜動動而正無非陰陽也門司開闔故以是況之

綿綿若存（川流不息）用之不勤（虛間無用）

又曰綿綿者微而不絶之謂玄牝雖至微妙而端緒恰自絡繹不絶曰若存者不見其存而實有存者在動訓窮此其所以用之而無終窮也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兩占）長存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陰陽）變通以其不自生（水無）生滅故能長生（不遷）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自深）不息外其身而身存（成物）成己非以其無私耶（天地）同根故能成其私（萬物）同體

正陽帝君注曰混沌鑿而兩儀奠何代不有天地何時不有天地亦何人何物不共載此天地長奠長於此久奠久於此所以謂之天長地久而要之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物而無生之之心不自生不自以爲生也故能長生萬物聖人本是以法天地不自有其身而後之不自愛其身而外之凡所先者皆人之事所自內者皆人之圖乃被其澤者無弗

歸之是不先身而身自先矣外其身而身存矣要其所以致此者非以其無自私也耶夫惟無私故能成其私其私創家齊國治天下平之謂王者以此爲私非無自私安克以成其私哉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不爲物忤（處衆人之所惡）以幾於道（物微古先）居之詳言故幾於道其庶幾乎

正陽帝君注曰道生德德生善善自德生故曰上善其曰若水者天一生水德運而爲善猶氣運而爲水也斯二者皆從無以趨於有是之取譬水利萬物而不與萬物爭功處衆人之所惡者聽訓忽言衆被其澤而忽而不知其澤此水之所以幾於道也而聖人之上善如之

居善地（利物）心善淵（容物無滯）與善仁（生物不盈）言善信（應物勿爽）政善治（化物清平）事善能（成物勤而）動善時（順物不悖）夫

惟不爭（與）以故無尤（有善無咎）

又曰居善地者言水自高趨下必有歸宿是也非善地而何心善淵者其源不窮其流不竭也非善淵而何與善仁者恩波廣沛放之皆準是也非善仁而何言善信者若則流水則止也非善信而何政善治者優渥田疇滋潤枯槁是也非善政而何事善能者可大可小可短可長是也非善能而何動善時者冬則堅凝春則泮釋是也非善時而何而上善與之同焉此節似是雙關語雖祇言水而言上善在其中

又曰此二語亦承上就水言水之所以備詩善者以其利萬物而不爭故也夫惟不爭故人皆不得而尤之矣不知上善者易弗取鑒於水哉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天道虧盈）之不如其已（而益謙）揣（地道變硫）而銳（而流謙）之不可長保

正陽帝君注曰大道惡盈嘗其盈而用力持之持之是也而不免於持之迹矣何如不盈之爲貴乎故曰不如其已大道戒銳嘗其銳而揣之揣之是也而不免於揣之心矣揣是強

制之法踰時又將復然故曰不可長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貽其咎（人道惡盈而好謙）功成名遂身退（君子有終）天之道（天地合德）

又曰金玉從富貴來世之享富貴擁金玉者何以不克終而守乎以其驕也驕緣於貪貪斯戀戀而不能去故凡抱道識者於功成名遂之後則亟思退恐盈滿之爲害也則此簡退字是乃天之不溢之道漢留侯深知此道故終身不始著越之文種異之子皆其不知退者矣

能爲章第十

載營魄（神氣志道不爲物遷）抱一（能無離二物混成）能無離乎（如母攜嬰）

正陽帝君注曰魂魄人之所各禀於身者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變者神也營訓止魂屬陽精而神馬魄屬陰雜而止焉是之謂營魄載者以魂載魄也魄載魂則魄爲政而喈慾攻取將滅其性若魂載魄則魂爲政而虛靈不昧日見其天抱一者抱此不二不雜之眞能無離言神與一不可以須臾離也

專氣致柔能嬰兒（眞息悠悠如保赤子）

又曰氣即形氣之氣而利害美惡分焉用之當則美而利失所當則惡而害與其逞之失所不如斂之使靜靜即所謂專也且氣易隣於剛剛者必折齒剛是以易敝也故既專而又致柔能嬰兒者赤子純一無僞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聖人之安於無事則亦如之故曰能嬰兒即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之謂也而生神章有云照顧營魂者亦猶此意

滌除玄覽能無疵（不見不聞鑒明塵淨）

又曰滌除者掃除雜穢也聖人以無事爲福故於雜穢一切掃除而玄覽其高遠日躋上達則亦何非義之有故曰無疵

愛民治國能無爲（不動不變道泰）

又曰民自其愛之之道國自有治之之道聖人如其道以愛民亦如其道以治國所謂因物付物是也而何待於爲故曰能無爲

天門開闔能無雌（出有入無而不二）

又曰天門者即道之門也道之開闔動用自然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聖人亦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已耳故曰能無雌雌者守一之謂即君子而時中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日皎冰融豁聰廓智）

又曰齊治均平明白四達是所謂知也然見以爲知則有知之心矣有知之心則與本然之知判而爲二且如鏡照物者也物來斯照而鏡初無照物之心故明白四達雖知而究未有知也故曰能無知

生之畜之（幹旋四德長養羣情）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爲而不恃忘其所以生）

長而不宰（奉然無我）（行修德備）（服體全眞）是謂玄德（行天理）

又曰聖人體道於無所以生萬物畜萬物雖生而不自以爲有雖爲而不自恃雖長民而不自以爲宰是謂無聲無臭之道惟精惟一之道也非玄而何故曰玄德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象月之數）（萬法歸心）當其無有車之用（轂虛其中所以運行堪載）爲器（陰陽化來）而成造化當其無有器之用（竭智盡物）聖無全能（警戒歸以爲室（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有室之用誰不由戶莫非斯道故有之以爲利（得此交易乎一身爲用無之以爲用（存我厥初無內無外）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教人總本箇無字立論是經八十一篇

惟此章揭明其旨太上無量度人經濟皆在於此車有轂則必有輻轂一而已而輻則若是之多似寡不可以勝衆乃轂則無爲而輻則自爲旋轉是惟轂無爲而後有車之用也推之於器於室何獨不然用器者自煩而器之質固無爲也謀室者恒擾而室之象亦無爲也惟無斯有器之用室之用然則天下之凡有者不皆生於無乎故沒箇有則不足以見無之大而沒箇無又安克以入有之細所以末二語曰有之以爲利言有之固爲利矣而實無之以爲用直不得這箇無雖以致用也無之時義大矣哉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志之所之其機在目）五音令人耳聾（和氣去心）五味令人口爽（嗜於道味）（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發馬不定）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志爲物奪）是以聖人爲腹（收視返聽）（養神）不爲目（服衣色眩）故去彼取此（見性明心）

西華帝君注曰目官司視耳官司聽口官司味儒家所謂氣質之性也聖人與人均其之第聖人任理而不放性衆人任欲以賊其性遂致眩矣五色五音五味而目於以盲矣耳於以聾矣口於以爽矣性固如是哉爽訓苦不特此也彼馳騁田獵以及難得之貨聖人亦未嘗不欲而當其際總以鏡花水月付之不致如衆之發狂而妨行也所以古之達人爲

腹不爲目蔣叔輿目也然極意於食而竟無處盛受若腹則多實皆能受矣而究未有意於食聖人深味此義故去彼取此即指腹目而言是緊接文法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福今網伏）（知足不辱）貴大患若身（愛能忘勞）（知止不殆）

西華帝君注曰此二語乃一篇之冒寵辱本是兩事身與患亦是兩端而開端輒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圖圖發此眞堪令人神警

何謂寵辱若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寵爲下（有辱）何辱（居寵不寵）得之若驚（富貴浮雲於我）失之若驚（患失防危）是謂寵辱若驚（旦暮禍福）（何有何榮）

又曰此節正解首句世人得寵而榮貪以寵爲上而不知寵
實爲下矣所以然者寵乃辱之返亦卽辱之因從來受人皆
者未有不自大寵來如是而寵不爲下乎故得之則恐身遭
累以致失之亦恐身有未離其值此心寵實也然玩二者字
亦虛狀之耳非眞寵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或危累心得淺累性）吾所以有大患者（謹卻本來苦爲吾
有身（儀貴不提梁生偷賴及吾無身（幻緣被下依然還滅）吾有何患（大眞自然
卽同卅我）

又曰凡人莫不私有其身卽莫不自謀其身而謀身之餘患
不旋踵而至總因有此身適以患此身與其有身而患及身
何如無身之爲愈也吾苟無身夫復何患

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心猶人君卽可寄於天下（百年還客身同天下則物運般）愛以
身爲天下者（卽德親民身爲本乃可以託於天下君子萬慕而天下平）

又曰貴以身爲天下者非自貴其身乃以身爲天下之爲貴
耳愛以身爲天下者自非愛其身乃以身爲天下之爲愛耳
如此而尙不可以付神器哉故曰可以寄於天下托於天下

體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戒愼內賭）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博之
不得名曰微（難欲從之此三者不可致詰（受之以前故混而爲
一（四風混合）以貫之）

西華帝君注曰希夷二字人多罕解故太上直揭其名曰曰

爲夷視之不見是也曰爲希聽之不聞是也而微則人猶有
能解者雖能解之鮮克畢之故又以搏之不得示焉而要之
夷卽希希卽微皆所謂玄也名雖異而義則同此所以混而
爲一乎中庸之不睹不聞大雅之無聲無臭本於此

其上不皦性靈其下不昧神化無方

又曰皦明也與昧相對世人多明於顯而昧於微猶明於上
而昧於下聖人本玄以立極不著於顯而立於微故曰其上
則不皦而其下尙能不昧

繩繩兮不可名（繩繩之道民無能名）復歸於無物（復見天心存誠格物）

又曰繩繩言相續而不絕也雖不絕而欲以名之究莫得而

名之則亦終歸於無物而已非玄而何

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親見）無象之象（親見中不見）是謂恍惚（潭潭淪淪杳冥若有
杳冥若存）

又曰既曰無狀又曰之狀是又有狀矣而究竟何狀乎既曰
無象又曰之象是又有象矣而究竟何象乎若亡若存殆恍
惚不可爲象矣其顏子瞻前在後之景象也耶

迎之不見其首（瞻之在前隨之不見其後忽然在後）

又曰眞玄恍惚若此所以瞥其前而迎之無首之可尋也自
其後而隨之無迹之可見也斯不亦幽深微妙也哉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執天之道能知古始庶不有初鮮克有終是謂道
紀識得虛皇爲綱爲紀）

又曰古今二字勿泥物趨於有則爲今道立於無則爲古執古以御今猶云本雖以御有非大道之綱紀而何

損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避世不見之顯妙之玄通知微之顯深藏玄妙九中深不可識若虛聖者能之）不可得而

西華帝君注曰微妙二語乃相連而及惟微斯妙妙斯玄玄斯通通斯深矣而尚可測乎古之善爲士者本領以此

夫唯不可識（捐一棺精）故强爲之容（能近取譬）豫兮若冬涉川（骨散寒顫）

又曰夫古之士既深不可測矣而終於不可測天下後世又曷以知有善士哉故不得已而强爲之容猶云强爲之表著

也然雖表著而實則斂而不放所謂豫者戒而後動之謂言不得已而動其動之遲巡長縮則有若當冬而涉川是卽履薄臨深之義

猶兮若畏四鄰（必損其獨猶乎指視）

又曰吐而仍茹曰猶有動則有言於不得已而言而囁嚅不敢輕出諸口若畏四鄰之或知也

儼兮其若客（肅不敢儼若思）渙兮若冰之將釋（太和充盈神悟心開）敦兮其若樸（樸居閑日曠不違如愚）曠兮其若谷（應乎虛空億則屢中）渾兮其若濁（心與道冥和而不同）

又曰儼端肅也渙解悟也敦誠篤曠清虛也渾渾渝也譬士之言動謹飭如此故其致躬端肅儼若客如見大賓也聲入心通解悟若冰之釋也機械變詐之全消敦厚而誠樸也虛中以應曠然若谷之有神也至渾兮若濁則亦和光同塵之意必曰衆皆濁而我獨清則是矯激之徒大道不尚乎此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靜者動之源）

又曰嗜慾之流日趨於動而不復知有靜枯槁之眾泥溺此境而不復知有動夫孰能止其濁而從事於靜以徐復本然之清明乎亦孰能久於安而從事於動以徐得養生之道乎是蓋不若動靜一邊而有無相生之義益明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者實夫惟不盈沖虛無盡故能敝不新成謂雖仍茶）

又曰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欲撝之所以不容盈也

故保此道者不欲盈夫不盈必至於敝矣而凡物之成者無有不敝之時況道欲其敝不尚乎新此所以常敝而不取新成也卽此可悟退步之法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虛以待之無爲之先）

西華帝君注曰虛無者道之體清靜者道之根世人只從實處著腳遂爾動作紛紜不已所以生出無限煩惱故要虛要靜然存一虛之心雖虛猶未虛也存一靜之見雖靜猶未靜也必致虛到極守靜到篤方謂之虛方成個靜而實現動者範圍於其中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又曰作與起也山虛而實山靜而動則萬物作焉大道所不辭也然極言於作將性根日淵靜所歸宿是必由動返靜從實返空斯爲還原歸本故曰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身外無爲各復歸其根婦觀川流歸根曰靜止於至善無欲爲愛復見天根歸根曰靜

又曰芸芸衆也此承上而深言之芸芸卽衆作之謂知其當復則當各歸其根矣譬如花卉之榮皆生於根及其搖落仍復歸於根耳歸根則敛尚不謂之靜乎

靜曰復命返本還元復命曰常不測不殘古今利達不知常昧者知常曰明洞然常寂

常知者易悟妄作凶心生法亂

道德經解

又曰人有性則必有命而此命卽道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此命字不得輕看混看常常存也惟復命而後可以湛然常存人患不知有常耳誠能知常則俯察仰觀窈冥極渺無弗洞澈不謂之明不可得也反是者昧於此常久之道而一意於動事力於實勢必多所妄作而不免於凶矣

知常容大無容乃公細無公乃王能爲萬物主乃天合神明不入

天乃道一氣之始道乃久合眞與道沒身不殆雖天地覆墜吾不與之俱

又曰古之達人惟知常斯能渾蓋包涵一切渣滓盡歸消納乃有容矣有容則物我彼此不分畦畛而公大公無我帝王之度尙不謂之王乎天天之王也王王之天也道極於王正惟大爲大惟完則之之謂非天而何而要其所以爲天者非他道也一切萬物皆不能常惟道則久存而不敝是亦不息則久之謂聖人知此所以常奉此道沒身而不忘也殆與息同

清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無上至道其次親之譽之因不失親萬物皆備其次畏之

怯制其次侮之民死無恥

西華帝君注曰太上卽最上之謂言御世者以道治天下民聲色神教化潛移默運而其下於變時雍順帝之則則亦但知有之而已其次則由道而運爲德於是乎有禮樂制度雖

道德經解

亦善政善教其不逮最上者遠矣故被其澤者亦祇親之譽之而已降是而重無其德焉特夫政文網在前能無畏乎道路以目能無侮乎

故信不足不卽有此理焉有不信無信不立

又曰夫民至畏而且侮其不信治也明矣而要其所以不信者上不知道則無以取信於民若上誠信矣民斯從而信之故曰此上治之不足耳下焉有不信哉乎

猶兮其貴言默而識之功成事遂樂參太平百姓皆謂我自然無爲而治帝力何有

又曰離道者治如彼體道者治如此則亦可以見言爲天下

後世法矣而猶訥訥不敢輕出諸口斯不亦貴此言也哉夫亦曰道不無形不倚迹象我運此道於無爲之中道功成事遂使百姓皆謂我自然何快如之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太樸既散智慧出有大僞智慧昏昧則
六親不和有孝慈六欲牽纏則忘愛命國家昏亂有忠臣身心紊亂則
誠意規中

西華帝君注曰仁義道之所分出也爲以言乎道廢而有仁義豈道是個渾淪的物事原無所爲仁義之名能以道御物終古只有一道那有個是爲仁義惟不能悟此道而道廢於是乎從道之所分出者致力而天下始有仁義之名矣智慧本是美德爲以出而有僞蓋上古之人如無懷葛天渾渾噩噩

噩不雕不琢用不著智慧則亦無所爲奸詐自後世智慧一生而善用之則成美不善用之則爲僞機械變詐皆從用智慧來

六親不和有孝慈六欲牽纏則忘愛命國家昏亂有忠臣身心紊亂則
誠意規中

又曰唐虞二帝均號聖人而千秋萬世獨推舜爲大孝堯放勳獨不孝乎曰無瞽瞍也舜有瞽瞍孝斯以見而周孰與旦均推良相而推忠者獨及逢比豈伊周之不忠乎曰無臬夔也逢比有桀紂而忠以名更推之詩小弁知孝子放逐識忠臣斯義可昭雪矣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忘神慮民利百倍機巧
絕仁棄義忘仁慮民復孝慈慮順
絕巧棄利忘形盜賊無有太平

西華帝君注曰聖與智治民者尊特乎此而爲絕之棄之曰聖智皆不免於有爲有爲則粉飾太平之事滋而民多擾擾斯亂斯昏矣夫何以利故必絕聖棄智而一以道德使民淳樸化而不自知利何如也故曰百倍

又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未有義而後其子仁義乃德之分見爲棄絕曰仁義雖是美德而三代下竊仁義之名離仁義之實者正復不少竊其名而離其實則父子之間有僞心焉僞叫人倫滅矣故必絕棄仁義而一以道德之則孝慈多矣

又曰巧以利用利以益民亦爲爲乎棄絕曰巧利興則爭欲得苟或弗復勢必相率而盜民有盜心國不可爲矣故亦棄絕之方使民不致爲盜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使其使然故令有所屬應無見素抱樸消在少私寡欲忘紛解如神

又曰三者承上三項而言言此三者皆具文也具文烏足以治天下乎故令有所屬亦惟屬之於道已耳而道何在乎曰見素曰抱樸以及少私寡欲爲素乃自智未施章宋樸乃

璞玉未經雕琢皆所謂一也虛也即所謂道也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無爲何處

西華帝君注曰聖人未嘗廢學而所學者惟道窮理盡性至命是嘗聖人之學也後世之學不然涉獵詩書求工詞賦如陸機楊雄等也號稱博學而因學轉滋憂煩是皆知學而不知所以學也與其學之弗臧何如弗學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一氣所發相去幾何所過者化善之與惡一念動靜相去何若者存者祥

又曰唯謹諾也阿慢應也同出於聲而敬怠以判此善惡之小者也若云善惡則邪正分途矣然必過爲區別所謂休休

有容者安在古人直以唯與阿兼與惡相去究不甚遠而一味渾而忘之不使留形迹也

人之所畏生死大事不可不畏畏天知命

又曰至人待物恢寬律已極密故夫人之所畏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則亦從而畏之不敢高自位置也

荒兮其未央哉況滯晻色流派生死

又曰荒大也言立體如此豈不大哉其未有央乎

衆人熙熙遑物情溺如享太牢於道無味如登春臺縱慾無厭我獨泊兮其未兆虛靜之如嬰兒之未孩但看嬰兒處胎時

又曰衆人狃於所欲一得之便熙熙然如享太牢禹如登春臺縱慾而我獨澹泊爲慮全無欲之念萌於中兆即萌也是其湛然無欲一如嬰兒之在襁褓尚未及於孩也夫孩童已純一無僞而嬰兒亦無僞矣故以是況之

乘乘兮若無所歸豈解有心

又曰乘乘者即落落之謂言此心廓落不羈無離無著一若鮮所歸宿然

衆人皆有餘不知識欲獨我若遺惟恐失之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種邊名爲道

沌沌兮昏昏默默

又曰此以知言衆還其知識似若有餘而我獨泯然其若遺也我豈愚人之心也哉蓋不過沌沌渾淪而已不以才

智聰明見也

俗人昭昭的然日亡我獨若昏闇然日章俗人察察用心分別我獨悶悶何須察此

又曰惟其然故衆人皆特其昭昭而我獨若昏衆人皆稱其察察而我獨悶悶

忽兮其若海不濫方圓漂兮若無所止離諸邊德衆人皆有以爲衆皆有以用我獨頑且鄙我貴無用之用我獨異於人道不違人人道道乎而貴食母養須慕母復歸命根

又曰言我雖昏昏悶悶而性地光明正大忽兮有若海之能容漂兮其固所預測也衆人二句對上以能言言衆人恃其才力皆若有所建立而我獨常處於頑鄙也道者衆之母蓋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而總歸本於道非母而何此我所以

異於人而獨貴母也曰食者要兒無他注向只知食母之食
達人之歸根於道母亦若是焉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大包惟道是從細入微塵

王弼帝君注曰孔大也道無形象未見有容曰道而爲德
而容納萬物人節知德之有容容而且大而不知皆歸本於
道也故曰惟道是從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豆古無物惚兮恍兮似有其中有象若有
惚了無人識非有恍兮惚兮如無其中有物非無窈兮冥兮心與
道合窈冥非無其中有精陰陽交會

又曰德容既根於道而道何在乎恍兮惚兮而已夫恍惚不

幾無象而少物乎而要之雖惚兮恍焉象固藏於其中無象
而有象也雖恍兮惚焉物固寓於其中無物而有物也由無
象無物之先推之成象成物之始不見恍惚而又見窈冥矣
窈冥不猶是難道測乎而其中之眞精雖不可窮測夫固已
信之穆矣

其精甚眞純一其中有信眞實不虛

又曰夫惟其精甚眞則其中之包羅涵養眞誠莫破誰以信
大道之不我欺也

自古及今萬劫常存無經無始其名不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閱衆甫萬物始生吾何
以知衆甫之然哉從道以此觀衆言動皆準於道受氣非道不然

又曰不去猶云不朽古今皆有去時一世古則一世去世閱
世而成古今所以古今皆有去時而道獨常存不去甫美也
道惟常照所以閱衆美而能創之不過曲成之不遺也夫衆
甫紛紛遍天地若何以知衆甫之所以然哉以知此道而深
信之不疑耳

盈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委曲枉則直大直若詘盈謙卑躬德爲弊則新自明少則得易
簡多則惑閒疑見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矩衆經

王弼帝君注曰天下總是一箇理字要能體認如直與曲兩
端名知直是而曲非也殊不知任直之過反與萬物有妨惟

曲則能通通斯和和則萬物在內其成全者正無涯也枉者
直之反既枉矣亦安得直而不知木工之引繩取其直也矯
竟引之始直舍之則曲未見其常直也惟枉不見直而不直
中總有箇理字作骨如父子相隱雖枉正可以處州里行發
貌是爲不直之直其直固自多也水性就下違下之地衆水
所歸未有不盈者也新故相乘勢也常即於新安見有新惟
到敝時由敝以返新萬物成敗消長之理大類如是少則得
者即一以貫之之謂雖少而實通常自得也若貪多將荒唐滑稽之論皆得而惑之矣是一者介寂感之存主危
微之界恍惚窈冥無離無杳而所謂曲全枉直六事皆從此

一中分出故聖人獨抱此以爲天下法式焉

不自見故明（莫見乎隱不自是故彰（莫顯乎微不自伐故有功（無伐善功自歸不自矜故長（無施勞能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我尚自忘何況非我）

又曰聖人抱一如是可謂明矣而究不自以爲明也彼目能見物不能自見自見爲目則反不明故不自以爲明明斯遠也而由是不自以爲是人必是之人是之則明彰矣不自伐其功人必以功歸之功益著矣不自矜夸其長人必卽其長而欽之長愈永矣凡此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是皆所謂不爭也夫惟不爭天下亦孰能與之爭哉漢高帝鴻門不與項爭而垓下遂無有與之爭者此類可推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可廢）豈虛言哉（正非虛妄）誠全而歸之（歸本復初）

又曰通章主意原在首句故末亦單結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無曲弗全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皆全也欲全萬物而有不歸之於道卽有不歸之於曲也哉卽如人之一身五臟六腑以及四肢皆曲而是身賴以常全則曲而能全更瞭如矣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妙音希聲）

玉華帝君注曰希言卽簡言之謂道重雌默以簡爲貴世人非知此道而煩稱博引不適於中多致牽強非自然也惟聖人希言適合自然雖淡而愈旨也

飄風不終朝（狂則躁不久驟雨不終日（徒爲驟則虛妄）是誰（兩間）天地（兩間已）天地尚不能久（乾坤無非幻化）而況於人乎（法禁）

又曰自辰至巳曰終朝自旦至暮曰終日言夸飾之徒率強求合其言不可以取信譬之飄風驟雨不過陰陽一時亢伏之氣不終朝終日而施止也夫此爲飄驟風雨者爲誰乃天地也天地亢伏之氣且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順理合轍）道者同於道（通乎物也）德者同於德（忘乎我也）失者（齊得喪也）同於失（隨在有相）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道遙無累）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順其自然）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順其自然）信不足焉（吾斯未信）有不信焉（因或生疑）

又曰惟其然則道向矣故從事於道者道則同於道德則同於德失則同於失同於道則樂得道矣同於德則樂得德矣卽不幸而同於失則亦道中之失耳故有所失則亦樂居此失也此卽某幸有過之章言道之可樂可貴如是而人乃疑之道根淺而信不足故也惟信不足益以不信矣

善恩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躁進跨步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誨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含容）

玉華帝君注曰跂翹足也跨如跨馬之跨兩腿前開之謂言

足利於立腿利於行此其常也腿足之能事也苟或矜其足力而加之以跋雖立危矣焉能常立更或恃其腿力而加之以跨雖行艱矣焉能遠行此亦猶夫視而明者一自見則反不明學而彰者一自是則反不彰擁有功者一自伐則反不見功澤可長者一自矜則反不能長矣驕盈之害大類如是其於道也餘食贅行仁見爲仁物或惡之念起是病不積足患故有道者不處也不怕念起惟恐覺遲

又曰由是以觀道向平易不貴隱怪總以適中爲主所謂君子中庸也譬如飲食適可則作息自如多食是爲有餘而反傷脾胃矣更如行走以輕便爲快設使多帶重貲之物則身

體不便而轉艱於攸往物或惡之者言此二事皆衆人之所惡有道之士則亦焉能取是哉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混沌未開先先天地生萬化生乎身

玉華帝君注曰此物字指道而言混渾也先天地生言先天地而有而天地即生於其中也是即道生天地之謂

寂兮寥兮混然獨立而不改超然常寂常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爲天下母養育萬生

又曰凡物有聲道無聲也常寂然焉凡物有形道無形也常寥然焉惟其寂寥故能獨立無所依附而未有天地之先及既有天地之後彌綸布濩莫之變改周流於前古後今奉行者第見其善不見其殆此道所以爲天下之母也乎

吾不知其名不可字之曰道因物形容立名強爲之名曰大道無邊大曰逝無窮逝曰遠道通盡遠曰反歸來

又曰渾沌太無道何所名乎吾不知其名也而第見萬物皆由之而越則亦字之曰道而已又見天地皆生於其中萬物總無以加之大何如也則不得不強爲名之曰大道矣道既大則未有不逝者逝者如斯亦同此意積新成故由故返新往者有來來者又往皆所謂逝也道既逝矣而有不遠乎遠曰反者言道雖大而逝雖逝而遠苟能反而求之吾心則道

即在是何大且遠之有

故道大太虛無窮天大同乎無始地大同乎無終王亦大參天兩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土無復色下無復漏人法地效養品類效坤德也地法天容載萬物承天施也天法道生成宇宙因化也道法自然清靜虛無因自然也

又曰周流眡於道本只知世上有三大曰天也地也王也而不知域中有四大焉苟由本以推之末由流而溯其原則王人雖大且必取法乎地地雖大且必取法乎天天可謂大無外矣而亦必取法乎道道雖大無外矣而作爲者非道自然者乃道也故道亦必法乎自然自然之道無形無聲無臭無爲不可以名者也名之曰道曰大猶是強而已矣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心爲萬物之宰君爲躁君身之體

王弼帝君注曰天下輕重之數靜躁之分夫人而知之也而輕必借耗於重躁必待鎭於靜則未之有知故重揭之曰重爲輕根言有重者鎭壓中央而以馭輕車便無顚覆之患非輕之根而何靜爲躁君言能主靜寂然不動而以應萬事始見感通之神非躁之君而何躁卽動也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又曰聖人惟知此道所以終日行之而不離乎輜重以重爲輕根故也雖有榮觀言熱鬧場中雖光榮足炫而本然清虛之體故自超然不亂以靜爲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又曰言道既尚靜尚重如是世之人主所當奉若不違奈何撫有萬乘而以身輕天下也哉故君輕則遊豫逸樂無節鮮克勵精圖治臣庶知其不足以輔則望望然去之輕之故也不知道有重也夫君輕且失臣而況臣之躁乎臣躁則急功謀利而少協燮和衷之忱君知其不可以用則盤桓以儆之者躁之故也不知道在靜也既以責君而兼以勵臣君臣交勉於道歲實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計不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王弼帝君注曰車馬輪轍周行必留轍迹此物勢之必然者也而未道以行則不少留夫軌迹善行也繁稱引矢口易招愈尤此興戎之所致戒也商準道以言則不予人以瑕適焉善言也思而慮後圖謀必至籌畫此人情之所必稱也而依道以計則自然中款無所用籌策也善計也推之於閉不用關鍵而固而不可開非善閉而何充之於結無繩約而物

束不克以解非善結而何是皆所謂道也卽所謂道之自然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視人均氣常善救物與物無棄故無棄人同體常善救物混成故無棄物隨機是謂襲明宅能利物是謂襲明生慧

又曰夫行善言善計善如是而尙不可以救人救物乎哉能救人則天下無棄人矣能救物則天下無棄物矣故曰聖人云云襲沿襲也相沿不絕之謂言脈流域於耳曰物我之間恒分畦畛猶坐井觀天焉得爲明惟聖人視人猶己欲立立人且惜不立己必欲立人欲達達人亦寧不達己必欲達人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傳燈之相續不絕其明大矣達矣不

謂之襲明而何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見賢思齊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而內自省不貴其師道無不尊其資心無可棄

又曰愚明如是非善人也乎善人者不善之人所師以成法者也不善人者正善人所資以施教者也而究之人曰遷善而非知何人之力則亦安知有師之足貴乎道化自然及物而並非有心鼓舞振作於其中則亦安知有資之足愛乎

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雖智大迷所習是謂要妙任運天然

又曰聖人善救人物如是其智可謂大矣而體立於無爲用

運於無心淡泊渾穆雖智猶如大迷是卽大智若愚之謂而道之所以爲道者要妙卽在乎此矣

反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雄人爲守其雌穴爲天下谿萬派歸元爲天下谿冥妙常德不離德次於是復歸於嬰兒能受知無用知其白養守其黑像像無命爲天下式是法則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分毫復歸於無極完此知其榮心虛太虛知其榮虛守其辱體爲天下谷空諸所有爲天下谷虛常德乃足身外無物復歸於樸太易有太極樸散而爲器易有太極設教此理則爲官長化人故大制不割混沌而無剖析

玉輦帝君注曰雄雌卽先後之謂雄居先雌居後也人情莫不爭先而恐後乃爭先者易蹶反不如後者之穩步焉聖人非不知其雄也而甘守其雌谿卽深谿之谿言聖人守後而不務先其德足以感爭天下天下歸之如衆流之趨深淵是爲天下之谿矣雖爲天下谿而聖人不以衆歸自矜也猶是抱常德不以盈冲虛恬淡絕無啓德雖大人猶然赤子故曰復歸於嬰兒白黑卽明暗之義白其明也黑其暗也人情莫不尙明而恥暗乃尙明者察察多傷反不如暗者之蒙蒙焉聖人非不知其白也而甘守其黑式卽法式之式言聖人守暗而不務明其德足以爲範天下天下則之奉以爲式雖奉爲式而聖人不敢以自伐也猶是守常德而不忒混譬色同

寂寥不潛形象仍返本始故曰復歸於無極至於榮辱尤其軟者也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乃至於榮者辱旋及之反不如安辱者之自若也聖人非不知其榮也而甘守其辱謙冲善下虛而能受面不有如天下之空谷然夫惟如天下之谷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常德於以足矣而究之有爲仍無爲也樸者性始之名性始無爲故曰復歸於樸樸無也復歸於樸是有不終有仍返於無矣道樸散而爲器是無不終無復趨於有矣無者天地之始也有者萬物之母也譬如人君既已建其有極又分設官長以會其極大制宰制也割割裂也君令臣共以此宰制天下而何割裂之有哉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欲行此道）吾見其不得已（無爲）

王弼帝者注曰帝世之有天下指謂得之非取之也四方風動黎民變之非上爲之也若將欲以力取天下而從而作爲於其間是爲失道已矣道不得已言二者皆非得於道矣

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爲也（爲有妄心爲則敗其神爲者敗之自然執者失之）（執非通變）

又曰天下大器也曰神言有神默相之是則神器之大擬此者皆當抱樸守雌不可以有爲也一侈志於爲則粉飾太平徒滋紛擾反以敗國一著意於執則拘虛膠固鮮所通變不

惟得之適以失之矣

故物或行或隨（忽然在前忽然在後）或噓或吹（思無邪）或強或羸（善用其心）或載或墮（精思此理是以聖人去甚（過猶不及）去奢（道無如此）去泰（道不足）

又曰總之道尚自然故物或有以之以行者或有步焉以隨者或呴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而可栽者則或從而載也可傾者則或從而墮也雖應用不同要皆因物付物順其自然而已何所用我之侈然恣肆而貪求之無厭也乎是故聖人甚則去之奢則去之而泰亦並去之也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心合）不以兵強天下（善勝在其事好還（報復）於不爭其事好還（報復）

王弼帝者注曰治世有道本道發爲文德武功非所尚也且兵爲凶器淫佚之甲上帝惡之苟或侈志於兵自使天下肝腦塗地則出乎爾者必反乎爾者齊之晉王楚之靈王秦之始皇漢之武帝皆捐殺身之禍故曰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心主則棘生焉神往則心荒）荊棘生焉（神往則心荒）大軍之後（情欲必有凶年（性命俱耗）

又曰此更推言兵強之害言終日用師則農業妨而田疇不治荊棘叢生不特此也殺氣過甚有傷天地之和則災疫流行連所必至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固不卜而知定也

故善者果而已（定力所到）不敢以取強（忘我而已）

又曰果決也言善爲治者絕不談兵從不好強其於四方六合總以仁義化之禮樂綏之迫綏之不得化之逆命則不得已取決於一戰阪泉涿鹿之師是果之而徵也而究不敢特以取強自詡用兵之如神也

果而勿矜（待之以靜）果而勿伐（弭之以和）果而勿驕（自然虛懈）果而不得已（用之以虛）果而勿強（自然虛懈）

又曰人特患無是果耳誠有是果則必能不自矜張不自誇伐不自驕盈間用其果皆出於勢不得已而初不自以爲強也

又曰善者用果而不尙強夫何以故蓋恃強則還壯還壯則易折大過之上六大壯之上六其明鑑也譬如物之發露太過精華難要於久灼灼之華早發者則必先萎此物壯之未有不老者也苟或只知強壯之足還而不知老敗之將至則是昧乎盈虛消息之道矣是之謂不道不道之念其不可不早已也夫已止也息也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終莫能勝物或惡之爲物所役故有道者不處不滯生死而離生死

孚佑帝君注曰戰危事也勇逸德也兵凶器也雖有佳兵實

爲不祥故曰不祥之器且窮兵必妨農業多傷性命類干天地和氣凡物無不惡之是以有道者斷不以是爲得計而安以處之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主用兵則貴右主兵者不祥之器非逆德非君子之器鬬來勿與械不得已而用之欲來合道恬澹爲上常事猶心清涼乃不合道恬澹爲上

勝而不美兵欲凝神用志不分神乃不凝而美之者用心一慮神乃凝於神是樂殺人無事不辦

夫樂殺人者絕欲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凡百從倫故言事尙左生東木凶事尙右主殺金偏將軍居左省心上將軍居右神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若論此事如喪考妣殺人眾多六賊兵息神存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孤光獨照

又曰夫惟有道者不處佳兵所以君子居則尙左而用兵則尙右尙右者示不敢專制之意誠以兵爲不祥而非君子之器其間或用之者勢出於不得已也蓋其本道致治總以恬淡無欲爲上若兵之凶器則雖獲勝於人不可爲美而以此爲美者是以殺人爲樂矣如之何其可哉昔孟子謂樂羊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樂殺人者宜乎難得志於天下也推而至於凡事之言凶則言居右而凶則居右矣是亦儀禮祥事纔事以分左右之義即如行師將之偏者何反居左將之上者何反居右此其中有一義焉一則謙而不欲自尊大也一則退而不欲樂殺人也雖勇居上勢故當右而偏左焉夫

居上勢而處右則不見可忻惟見可憫是視兵勢之如喪也故即以喪禮處之如秦穆夫人披髮登臺而誥晉惠非以喪禮處之而何所以殺人眾多屍橫遍野目不忍見耳不忍聞此猶得竊欣其得志乎悲哀泣之而已所以君子於戰勝不以爲吉轉以爲凶而微樂不嚥食旨兆甘多以喪禮處之者良以兵固不祥之器也夫喪非不祥者乎以不祥之喪處不祥之兵禮也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爲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抱無方萬物將自賓賓服從德

孚佑帝君注曰首篇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以道不可以道名也故此言道曰道常無名然終於無名則天下又安知有道乎是有樸在不可名而猶可名者也夫所謂樸者何性也性之爲體寂焉渺焉則亦似乎小矣而天下莫不得而域之所謂不敢臣也彼智者可以慧使勇者可以力使藝者可以才使皆可得而臣之者樸則有而仍無無而又有恍兮惚兮則亦冥從而臣之哉然雖不可臣而樸則卷之藏於密放之則可彌六合者也侯王若能守此樸而不改則本是以默運潛移無爲成化萬物皆自賓服矣

天地相合乾坤交威龍以降甘露一點落庶人莫之令而自均一氣和太和

又曰露者天地和氣之所積而流也潤於有形而貫施於無聲人君以樸理天下成於有象而實本於無爲其與天地之降甘露不爽毫忽故物被無聲之露莫之令而自樂則民沐無爲之化亦莫之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立法制度名亦既有名器制名夫亦將知止淡然自足知止所以不殆知止而後有定

又曰始制即所謂樸也言道本無名而強爲名之以樸則是始制有名矣夫道既有名勢必日趨於有日趨於有則已與物勢將從風而靡若水之狂瀾無所底止而極竟於有全失夫無矣失無則失樸矣故曰名而無則道隱名既有矣則亦當知止以復歸於無也誠能知止將還風反樸而何殆之有哉

持道之在天下心之作我猶川谷之於江海也在止於善

又曰更取而用之道在天下萬物從而歸之猶江海無意於眾流而川谷之水必從而注之也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外觀其哲物無其物自知者明內觀其心心無其物勝人者有力勇敢於自己勝者強自強不息力久

孚佑帝君注曰智者分別之謂不知人則是非邪正將何以辨是亦已之累德則知人尚矣然人苦不自知不自知而徒

知人尤累德也故知人者第謂之智而自知斯謂之明也猶之特我勇力以取勝於人僅可謂之有力耳終不若君子尚義不尚勇力而敬勝義勝以自勝者斯謂之強焉

知足者富安於貧樂道強行者有志者事竟成不失其所者久親其所以命基鞏固死而不亡者壽亥滅照存

又曰人情多不知足得一冀十得十冀百得百冀千得千冀萬道強求之終不可得久併其得者而轉失之貪之爲害故也誠能知足則不求富而富矣衛公子荊可風也人類不能自強遇郊深卓絕之事便推諉不敢向前無志故也苟能勉強以行仁義則謂之有志矣所者何性也即樸也吾心之所

以爲心也離而去之無以爲心卽無以爲性亦卽無以爲生夫安能久惟常抱此渾樸之物葆而不失其所則雖形體或壞而精英自足千古不亦悠久而弗夏乎夫憒道能悠夫久則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可以無死卽或死之而腐壞者軀殼吾之精氣神終未之亡也譬如蟬之脫殼蛇之脫蛻其若死者殼與蛇也而蟬之爲蟬蛇之爲蛇究未嘗亡也夫旣云死矣而仍不亡脫殼尸解者流也不生亦不滅是也非謂而何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氾兮（充滿入極）其可左右（收之還源）

孚佑帝君注曰氾水中之高地也道立於高又極於清眾濁

環繞有似於江之氾故以是況之惟道居高而下視則以一本散爲萬物而左宜右有無非道所充滿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功成不名有宜無所得）

又曰道氾兮左右如是其爲萬物之母可知旣爲物母則物皆恃之以生母能生物則母亦任之而何辭第道尙虛無如是生焉弗辭勢將日趨於有而不可道者可道矣不可名者可名矣道固如是乎而不知功雖成不名有也生者自生道猶是恍惚寂寥而已彼滯於無者類辭物而不生滯於有者類生物而居功皆不可以爲道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道能育物忘其所自）故常無欲（常守眞空）可名於小（語小含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人能虛心道自歸之）可名於大（何所不容）是以聖人終不爲大（畢竟藏世界）故能成其大（成不可量）

又曰道惟不辭不有故於萬物雖愛養之而不自爲主其不自主者以混然無欲故也惟常無欲是自居於小矣道雖不自以爲大而萬物咸知而歸之雖大未云大也惟萬物受其陶鑄而不知誰氏之力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是日遷善而究不知有主皞皞熙熙何如也雖不名大而大之名必歸之究之聖人終不敢自以爲大也惟不自以爲大而大實有所難捨而無容辭者故曰能成其大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允執常靜天地悉歸）

孚佑帝君注曰象道也大象卽大道也道本無象而象以名之是爲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之者奉持不失言奉道以往行之天下可也

往而不害（道無鬼神往獨來）安平泰（心安性平神泰）

又曰夫往者利害之交也只求利往而有妨於物非往之善者也惟奉道以往而於物各無所害萬物得所可謂安矣萬物洽情可謂平矣四方風動可謂泰矣非執大象以往而能如是乎

樂與餌（從心不勉）過客止（邪念自絕）道之出口淡而無味（淡而有味）淡乎其無味（無味之味）

視之不足見道無形聽之不足聞道無聲用之不可既道無盡

又曰道之人人淪肌浹髓非徒悅其耳目口體已也苟第悅其耳目口體則猶之樂與餌矣彼作樂以娛耳目作餌以頤口體客過之悅其聲色臭味未有不從而止車者追樂閾而餌設則又終已不顧矣若道之出口則淡焉其無味不若有味之餌也視之則不見聽之則不聞不若有聲有色之樂也而推而用之摄而往之則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窮者道之大何如乎欲不名之以大象得乎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一陰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一動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若存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舍用得宜是謂微明幾微先兆

孚佑帝君注曰噏合也張開也將欲噏則先張之必張而始能噏也以此推焉將欲弱其兵必先驕其心如晉文退舍以驕子王是也強驕也且將欲廢其事必先示以興將欲奪其地必先與以貽如晉獻賂虞以取虞地是也以上四者有似管仲孫武之謀固大道而願若是第仲武任術君子任理任術則流於詭譎任理不失其光大此所謂哲人知幾知幾其神之謂是謂微明者明之深而微也八之字俱指物言

柔勝剛弱勝強柔弱和剛必脫

又曰齒剛易折舌柔長存聖人之所以欲噏先張欲弱先強欲廢先興欲奪先與者以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故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可與立不可與離

又曰魚以水爲宮亦依水爲勢當其浮沉於淵鼓鬣揚譽雖強有力者莫之能勝魚固居剛矣追脫淵而陸則失其所恃而生殺一聽乎人不又剛卽於柔乎是故聖人無時無處不出於柔而天下之剛者卒莫能勝此大明之終始而國之利器也國之利器惟有道者自喻之而不可出而喻諸人也

爲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無爲爲道妙而無不爲有作是體基

孚佑帝君注曰無爲者道也然終於無爲則宇內亦安知有道故無爲者其體而有爲者其用究竟爲之而仍無所爲故謂之常無爲也卽謂之無不爲也可

侯王若能守心主於道萬物將自化萬化自然化而欲作一念欲起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要知頭一處當使六用虛

又曰是無爲者可卷可放若現若隱或卽或離非色非聲冲漠無朕極矣然爲侯王者若能守此無爲則德運於無形功積於弗知萬物將資焉而自化矣第物化而我不與之俱化卽不失無爲之體每見世主因物振興遂亦從風而靡狃於已然冀其未然忘其本然流弊鮮所底止惟當其化而欲作之時終以無名之樸鎭之庶乎有以爲者仍是無以爲也是

之謂無爲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知皆不政爲）天下將自正

（爲無爲則無不治）

又曰夫無名之樸能鎭有爲之化樸其不可欲也明然存一欲焉之心則仍趨於有矣故樸雖美而初不以爲美而欲之要其所謂不欲者無他直是主靜而已靜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終虛無而自然也靜以無爲而凡有皆從此生天下亦安有不定者哉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大無上是以有德和氣流行因有德）德合天地下德不失德（有所德窒礙）是以無德（與道相違）

孚佑帝君注曰上德即無爲之德也無爲之德雖有以化化生生而究未有心於化之生之是不自以爲德矣惟不自以爲德而化生於其德者無窮歸之是不德而有德矣若從事於有爲而競競抱德以執之雖亦利及於物而德澤於有非德之所以爲德也則謂之無德也可

上德無爲（道無所事於心）下德爲之（迹而有以爲迹貞）

又曰上德固無爲矣然或無爲而有所以尙不得謂之無爲也惟無爲而並無所以則混虛太空冥冥而不可窮乎下德已不免於爲矣乃爲之而且有所以是其爲者乃其所以者也其所以者即其所爲者也相提並論何曾曾壞欲不名以上下得乎

上仁爲之（仁而無以爲本無作爲）上義爲之（義物而有以爲流而忘返）

又曰德既分上下矣豈仁與義獨無有上下乎曰仁義則下德矣此而更下不可言也第仁義既同於爲而上仁何以爲而無爲上義即何以爲而有爲耶曰仁主宅內義主發外宅內則慈祥惻怛運於一心可以爲之而不見此仁之所以能無爲也若發外則因物制利稱物平施利在於爲固難泯張弛之迹也此爲之而所以有爲也乎

上禮爲之（以待物而莫之應終不能者）則攘臂而仍之（自昧其天）

又曰由仁義而推之禮禮更不逮仁義矣故仁義有爲禮尤有爲爲之所以冥物之應也迫爲之而不應則更設刑罰以約束之是強之也強其可以爲訓哉仍卽訓強

故失道而後德（不能神其德）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仁）失仁而後義（不能心其義）失義而後禮（已非自然）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已非自然）

又曰由此觀之德者道之次也仁者德之次也義次於仁而禮更次於義故失道而後尙德失德而後尙仁失仁而後尙義失義而後制禮後其道德仁義無所議也惟是禮則雖與仁義齊名而溯道之源究德之始探樸之賦固無所爲禮也自失德失仁義而忠與信皆無復存於是乎制爲禮法以約

東萬物而順之則治稍或弭之則離德離心縱使粉飾其文而虛詐日生國不可以爲國矣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來奇不實愚之倡始）

又曰大道本虛虛則空空則靈靈則神聖人玄鑒萬物如鏡之澄渟物來畢照無所用識以識之也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間或億逆微中燭於幾先則是謂之前識夫前識不亦分道之華乎而道何樸不尙華也其自矜爲華者予智自雄者也恃其識而不識者正多罔獲陷阱愚我者正難逆暗故雖曰道之華而實愚之所自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還淳返樸）處其實不居其華（韜光斂欲）故

去彼取此（捨妄從眞）

又曰道厚於德德厚於仁仁厚於義而禮爲最薄此厚薄之大較也而道則樸實自明而識則雖華仍暗何去何從大丈夫其必有以處此矣故曰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所以有道矣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淸（晃朗太玄）地得一以寧（河海靜謐）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眞）谷得一以盈（綿然有餘）萬物得一以生（自然發育）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安固）

孚佑帝君注曰道不可名一則道之名也而亦卽道之體是一者天地之根鬼神之宗萬物之祖帝王之本人第見天之淸而不知其得淸者自此一也第見地之寧而不知其得寧者自此一也至於神則稱靈谷則能盈推而及於萬物之生總皆稟道得一而各揖其所有就是世之侯王亦必得此一而始可正帥乎天下也貞謂正

其致之一也（致至）天無以淸將恐裂（移星易宿）地無以寧將恐發（驚蛇起蟄）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候）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不通）萬物無以生將恐滅（邪氣耗散）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國家危殆）

又曰是一也得之則天地神谷萬物侯王無弗自卽無弗治反是而無此一則推而致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天無

此一而不將裂乎地無此一而不將發乎發卽發洩太盡也神無此一而不將歇乎谷與萬物無此一而不將竭與滅乎更使侯王無此一而享貴高之位天下不將由此蹶乎蹶卽跲方蹶之蹶顚覆也天地豈易裂發而爲此云云者甚言一之爲貴耳

故貴以賤爲本（神者性高以下爲基性者心之基）高以下爲基之本

又曰賤與下俱指道之一言道非賤也亦非下也而恍惚杳冥無形無聲不見可貴不見可崇則名之曰賤也可名之曰下也可而居貴與高者貴不能舍之而他歧遵之而或越也故貴則以賤爲本高則以下爲基

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其用）此其以賤爲本耶（借道爲身非乎豈不然哉）非歟

又曰夫以無能名之道而謬名以賤漫名以下不亦輕視此道乎而不知非也侯王之尊猶道之大也而其自稱則以孤寡不穀自謂然則非有味於此而以賤爲本耶抑非也耶

故致數車無車（混合不欲琭琭如玉不有其有落落如石冥然自全）

又曰故就其一而推致之無以生有也有而終無也猶之數車者若論若藍若輜與轄則歷歷若可數之而既附之於車則第見爲車而已不見所爲他也故數車而仍無車卽車之一端思之可知道不著意想不落形迹不滯於貴也亦不論

於賤也正非如玉之琭琭止貴而不能賤也石之落落止賤而不能貴也道之一何無方而無體哉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神一出弱者氣凝）弱者道之用（致柔）

宇佑帝君注曰反卽物極必反之反亦卽反而歸者之反誠者物之終始無其始安見有終而無其終曷以反始況無名天地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反則無名而道無爲不終無爲也故見爲反而動已伏於其間此反所以爲動之用且道無爲則杳渺寂寞亦云弱矣而卷之則藏放之則彌化化生生並行不悖並育不害皆此無爲者以有爲也故曰此道之

用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象非爲有）有生於無（無形本是無）

又曰卽此觀之可見天下之物皆從有生無此有安得有萬物而是有非本有也俱從無極生來向無此無則亦安有此有哉有其可名者也常道也無其不可名者也非常道也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聞非耳聞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無處若刀兩可生疑）下士聞道大笑之（四何信不及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只爲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爲道）

瑤華帝君注曰道不可道也而亦有其可道不可名也而亦有其可名雖可道之可名之而聞之者卒鮮卽或聞之彼且

將道其所道名其所名矣夫惟上士一聞是道便知道雖虛無而實在吾身中勤勤焉服膺勿失奉之於胸卽佩之於身也降此而中士則若明若昧或信或疑可出可入道有時存卽有時亡也更降而下士則不知有道矣設有詔之以道者彼且大笑之以爲不足信也夫笑不幾於畔道也乎然惟聞之而笑斯足以爲道不笑不足以爲道也大道非用流之所能識也

故建言者有之（因理見道）

又曰昔之達人曾有味於道味而監論以建白者其言歷歷有之則吾亦樂取而列焉

明道若昧不昧本來進道若退爲道日損退道若類分別

又曰其究言者何一即曰以此身而明道初不自知其明也雖明而若昧爲再明曰以此身而進道亦不自知其進也雖進而若退爲夷平也類即等類之類建言者又曰道無險阻亦無奇特本平也而以吾之身平易行去若皆與衆共知共行而若類爲

上德若谷包含大白若辱素以爲絢廣德若不足惟恐不及建德若偷常此合一用質直若渝應變無方

又曰建言者又歷言曰以此道而形爲德德則上矣上則實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德也益有如空谷然以其德而表爲白

玉潔也孰克污之而其心不自以爲白也益有若污辱然層而累之德日以廣廣其不可自據乎而其心不自知其廣也猶若有不足焉德至於廣亦云建矣而其心不自知其建也

偷有若偷惰然偷訓情言德至於廣且建是非無所藉而能然也蓋由其天質之眞純一不雜方能造是境界是其眞質不大可恃乎而其心不自知其眞也殆有若愚魯然渝與愚通

大方無隅不露圭角大器晚成道在萬物先成於萬物後大音希聲即之不聞即應大象無形名相無所

又曰德積於身則此身無弗尊且達矣建言者又歷言曰德備於躬直方大矣且不可以駕馭若偷而有德者不露圭角也雖大方而無隅爲隅棱角也且德備於躬棟樑之大器也且其不可向邇而望發乎而帕光養晦必待晚以成焉徑寸之材不至於晚未克蔽日而干雲也以德而發爲聲秩秩德音萬物將取則矣而聽之寂然猶是大樂之無聲也蓋龍虎吟嘯從不輕發非若蛙蠅之聒聒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德未有無象者也而稟而愈斂不落聲色究何所象乎蓋太素之質純白不受采也

道隱無名無所指說夫惟道善貸且成能化其化而不自化

又曰凡若此者皆所謂道而道不可名是蓋隱而無爲者而由無爲以趨於有爲則能推其有餘以貸不足而萬物賴之且相與以有成也道之大何如乎非上士曷克知之亦曷克體之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虛無生一生二一氣判二生三陰陽成三生萬物三才萬物負陰而抱陽背止其後襯虛居前沖氣以爲和中和於

瑤華帝君注曰一者純一不雜不二之謂所謂太極是也然當無始之初並無所謂一自有道而一始生焉有無極斯生太極也自太極判而爲兩儀一以生二矣由兩儀以列三才則二又生三矣自三才剪而天生之地生之人生之繁然不

可紀數矣故物生於三則各稟其血氣而既負其陰又抱其陽陰陽交合無所爲知識乖侮是詐也渾然寂然不過冲氣以爲和而已矣冲即冲漠之冲冲漠之氣不淪於無不滯於有自然而然非和而何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一無偶派而王公以爲稱自處謙辭

又曰孤寡不穀破詞也賤且小者也言性既冲氣以爲和則可小可賤而無用高貴大矣乃庶人不識是性而偏惡夫賤且小者嗟乎何不思之甚乎彼孤寡不穀之稱非賤且小者耶而王公大人爲後以之自稱耶

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去弱用強或益之而損推之必遠去剛爲柔人之所教

道藏輯要

無一亦無二我亦教之唯道而已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常逢敵亡吾將以爲教父不善善人之資

又曰凡此者蓋以道尚夫損故也然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損則勢必轉而益追益之又益以至於無可益勢又將轉而損損益之道盈虛之道卽有無之道也識得此道則庶衆何好亦與衆何惡人教之吾亦從而教之矣和光同塵同也尚舍柔而務剛是強梁也強梁者乖侮是居尚得其死所也乎故惟是道虛而不盈無而不自損而不益柔而不剛言辭簡之以爲立教之祖焉父音甫祖也

編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大道虛無有用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勝堅無有入無間貫金石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以有無

瑤章帝君注曰堅卽剛也堅與柔有與無各相對待故柔者堅之反無者有之反夫人而知之也而用之則有道尚不知柔能克堅而遇剛仍以剛克其不折而敗者少矣惟聚至柔者以馳騁于至堅則堅既不損柔亦不廢何克如之且或不知無能生有而以有捍有其不至紛而亂者鮮矣惟根至無者以超夫有則無不終無有不終有而無未嘗勞有未嘗逸有無相生斯稽無間則可知道總歸本於無無爲斯以有益也

不言之教默識通無爲之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天下希及之民鮮久矣

又曰總之道本立於無形而非有所作爲運於無聲而非有所昭示而不聲者若提其耳不形者若策其躬是所謂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聖人行之而天下卒希有及之者矣中庸謂惟聖者能之其斯之謂乎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名謹身與貨孰多利多得與亡孰病徇欲喪已

瑤華帝君注曰此名字卽榮名之名不作可名之名解言榮名雖可慕而或不自重其身以弋浮名是先失其身久必並其名而亦失之從可知身重而名輕也故曰名與身孰親

貨以自封是亦肥身之計而身之所以爲身者其德以測之不在貨以喪之也一失其身身且不有安用是貨故曰身與貨孰多貨與名皆非切身之物也誠能不慕榮名不殖貨利而終日只知有道則道在我而得矣反是則亡夫道其得也不宜亡也得之較亡其孰病乎有識者可憬然悟矣

甚愛必大費（溺於情欲必戕其本）多藏必厚亡（累於貪故必失其貲）知足不辱（大圓覺滿無缺）知止不殆（應如是住）可以長久（無量無邊）

又曰世人爭名逐利皆愛之一念階之也苟或注意於一物而從而爭之營之務求而得之勢必盡其所有而求之則不至於大費不已而多藏以爲富者悖而入必悖而出得之多

則攻之眾欲不至於厚亡也能乎夫惟有得即足足無盡也知足則有盡素位而行苟完苟美而不妄希不可必得之過夫何辱焉登高防墜臨深防陷急流而勇退需時入所以見幾作也如是者謂之知止知止則不蹈於危殆矣而尚不可以長久也哉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自勝）其用不敝（新光）大盈若沖（虛）其用不窮（登虛）

瑤華帝君注曰天下物之成者久則未有不敝而要其所以敝者以其有成之之迹爭用之勢流於敝若道之大成不若此也雖有成之之形而無成之之心常若缺焉亦如其無成

不自滿假夫何敝而盈者天地鬼神之所惡也器盈則覆不利文注推道有盈之之理而無盈之之心雖大盈猶若沖虛而一物焉夫虛則靈矣靈則四會而五達其用亦安有窮乎

大直若屈（順大巧若拙無爲大辯若訥忘言）

又曰類而推之曲則能全不尚直也任直過則多折故有道者不自處於直而委曲周旋之中禮常若屈而不克伸焉雖屈而直正大也至於巧則初不自以爲巧也自以爲巧其巧必勞故若拙焉不巧之巧巧斯大矣而開場道德則需辯有道者初不敢自逞其辯也自逞其辯其辯必窮故若訥焉不辯之辯其辯大矣

躁勝寒（清靜者動躁勝寒清靜者靜勝熱躁者動之源清靜者靜之基）清靜爲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又曰向使成而不缺盈而不沖以及直而不能屈巧而不安拙辯而不欲訥是猶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矣彼躁能勝寒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又不能勝寒偏於一邊非中道也一失中則紛紜叢生全乎清靜之體矣故必清靜以正天下斯爲得之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清靜性復）卻走馬以糞（章馬閑豐茂）天下無道（性逐情馳）戎馬生於郊（意馬狂猿心猴荒）罪莫大於可欲（一念動禍莫大於不知足（迷己逐物）咎莫大於欲得（豈可更添一物故知足之足常足（鴻鈞賦予不爲貧）

瑤華帝君注曰尚書云稼穡艱難詩雅云稼穡惟寶則可知農事乃有天下者之重務而窮兵黷武最足以妨農業是故有道之世寧於農屏却戰鬬田獵而馬無所用一時民得三時無害遂致力以糞田馬苟或無道則戎馬生於郊圻民不聊生尚何糞田之有耶其戎馬之生穉緣於貪王敗鄰逐君之惡懸可欲者以相招而人君不以有天下自足且必欲得而甘心焉則其禍患有鮮所底者故以可欲者誘人其罪大矣而不知自足爲其所誘而必欲得之迨至得禍慘酷伊誰之咎乎太上曰禍曰咎蓋深切以警人也由是論之足有何盡今得者緣於不知雖日求足而究不克足惟知現在處

即是足則無入邦得斯常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潛心知天下智周萬物）不窺牖（參肢體黜聰明）見天道（離形去智）其出彌遠（神遊萬國）其知彌少（心包太虛）

瑤華帝君注曰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昌黎伯曰坐井觀天斯二說者均與不出戶不窺牖之論相左而太上當日乃爲是說者爲性之渾全而言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道此一人之心即千百人之心即萬億人之心本是心以運之四海融於一室故無庸出戶而知之也天之道即人之道喜怒哀樂陰慘陽舒恆相配待人身所以爲一小天也川流敦化之

德而即本吾德以德之則天道瞭在面室亦奚俟窺牖而始見乎世人不知道在目前而遠以求之惟其出求之彌遠則其知道也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鏡當臺不見而名寶劍在手不爲而成）不動而明（一光）

又曰道之渾全如彼心之光瑩如此光瑩者渾全之用也聖人無方無體何慮何思其所知者不待行而始知其能名者不待見而始名則其所成者蓋亦無事於爲而爲之利已溥矣惟無爲斯以有爲有爲未有不自無爲運之也無爲之爲亦安用出戶而窺牖也哉

忘知章第四十八

瑤華帝君注曰損益二字在孔子爲經世者說則取益而戒損在太上爲出世者說則取損而忌益如人或味於道本而逐其末以學之博問強識采實摭華黽勉既深聰明就廣非不勤且專也然亦第謂之益而已苟一日知道而去其妄心收其放性處處俱從本原上探求舍多識而會一貫若是者方日日損然知其當損從而損之是猶有心於損之也惟損之又損以至不自知其損則是無心損矣無心者即所謂無爲也惟無爲而溥博淵泉無非道所充塞則亦無不爲也已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無心是下如此）及其有事（物來不足以取天下真天）

又曰道在損而無爲則亦何疑於治天下乎天下雖至廣大天下之人雖極繁多而將欲取天下之人從而化之使皆從而歸之則當貴於無事無事者潛移默運而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謂也若夫張皇補聖渾色太平而風動於浮情流於僞天下相率而浮僞之則亦安克取天下而化之也哉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爲我乃見心中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人我之心同乎性善者吾善之與我不善者吾亦善之同然）德善矣（同乎德化）信者吾信之（治其正）

不信者吾亦信之（雖非此道德信矣）德信矣（全其天然智信）

瑤華帝君注曰道無心也道生天天無心也天生聖人豈其獨有心乎故曰聖人無常心無常心者無成心也惟無成心而即以百姓之心爲心矣蓋以見其以百姓之心爲心蓋百姓有善即有不善有信即有不信妍媸美惡之分途也人類雖分聖人之心無分故於善者從而善之於不善者亦從而善之善不善在人而吾所以善之之心未嘗渝也德可謂善矣信不信在人而吾所以信之之心未嘗變也德可謂信矣

德之善德之信則亦安用夫常心哉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忘不爲敬也）（忘所以然）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有分別聖人皆孩之自然）

又曰聖人雖不以善惡信僞分別人品而天下之人僞以善不善信不信相換相攻紛紛穢穢迄無寧日聖人用是憂之慄慄焉慄慄即憧憧也爲天下渾其心於相忘在天下之人方注其耳目以聆聖人之獎譽以窺聖人之予奪而不知聖人之待天下全無所好亦全無所惡如嬰孩之純一無僞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也故曰皆孩之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日圖出生之徒十有三初三生魄月缺十六日圓死之徒十有三十六旁死魄）人之生（亦如月魄）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亦十有三（水成數六火成數七）

瑤華帝君注曰死生亦大矣而性固無生死也人出入之則有生死矣故能知性以見性見性以復性超出乎喈慾攻取之外則從此長生假若昧失本性離御眞性陷溺恒性日入乎紛華塵鞅之場則自趨於死地矣出生入死其明較也人能去妄求誠守眞抱樸此錬形住世者也生之徒也可生之道十有其三焉倘或緣情逐境耽滯於聲色貨利之中則是徇慾以喪生矣而謂非死之徒乎取死之道亦十有三焉生死之義明白昭雪若此而有人既已知夫生之之道反物來誘之逐將來所知者趨忘而徑趨於慾海則其動而之死地者亦十有三焉夫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而動之

死地亦十有三三並而爲九而性止一性性之數恒少何不敵慈毒之多乎

夫何故人同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天地之一氣

又曰是非無因也以用衆愛生貪生之厚故耳過於生生之厚自必趨於死之途矣

蓋固善攝生者無忌憚行不遇兕虎兕角不來入軍不避甲兵何憂何懼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忘我兵無所容其刃此心自若

夫何故本無生死以其無死地生死特一氣之聚散

又曰用眾厚生而不免於死也如是若所謂善攝生者則不然善攝生者本無生者也故在陸而行則不遇兕虎焉其入

軍陣則不避甲兵焉非不遇兕虎也兕角無所投之虎爪無所措之則有若不遇也亦非不避甲兵也兵無所投其刃則有若不避也伊何故哉以聖人本無死地也聖人何以無死地以其無生也不自生亦安有死乎是所謂不生不滅不溺不焚不凋不殘之謂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元皇德畜之化生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一切有象莫不尊道而貴德皆從道生

妙法元君注曰道生天地何況萬物故凡自無而有者皆道生之也第道能生之不能畜之於是乎賴德德者道之所積而流育也道生德畜非德充周於其中固難言成者其性也道生即常無以觀其妙德畜即常有以觀其徼耳顧道雖生之德雖畜之而必有所附而斯形假如天地間無物亦安所知我道之生見爲德之畜乎故形道之生形德之畜皆物也有物則有勢凡剛柔之相取燥濕之異宜動靜之互根隱顯之殊途相推相積而成者又勢爲之也物形勢成此特其末耳流耳由末以溯本從流以探源則總不離乎道與德也道之尊何如乎德之貴何如乎尊則師保承之貴則王侯奉之萬物共尊道德即莫不共知尊貴也

道之尊德之貴越古超今夫莫之爵而常自然生成道體受命於天

又曰道德尊貴若是是豈有大於道德而從而爵之者乎曰非也此天爵也子輿氏所云之良貴也自然而生物亦自然而畜物則亦自然而尊且貴夫安得從而爵之

故道生之德畜之與其稽長之畜之字其材成之熟之護其成養之覆之作其和生而不有內無識其偽爲而不恃外無其心長而不宰制無其形是謂玄德合物之道

又曰道之自然若此則本自然以及物而或從而生之或從而畜之或從而長之或從而育之以至於成且熟也養且覆也似皆出於有心而道固無爲也無爲則無心而成化矣雖生之而不自以爲有也不有則不恃爲一如其無爲於以長

立萬物之上全不自謂有宰制之能如是者欲不謂之玄德能乎蓋德介有無之間雖形未形不可名無亦不可名有是德而名曰德玄矣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道生以爲天下母一生

妙法元君注曰始即無名天下之始無極也自無極而太極無不終無而有矣有非即有名萬物之母乎惟母能生萬物然不有個始母從何有故曰天下有始方以爲天下之母也既得其母二生以知其子三生萬物既知其子夫物芸芸復守其母各復歸其根沒身不殆常存

又曰子者母之所生也天下未有無母之子道生萬物則得萬物之母矣得其母則凡充滿於宇宙者皆道生之子也以母知子何事推求第子母有相顧之義倘子日逐於馳騁而全缺定省溫清之道雖博得個爵祿以榮親而母之精神念慮已隨其子消耗無幾勢不將淪於殆乎彼滯於有而不復反於無者何以異是故曰既得其子則必仍完守其母方不至殆厥終身也

塞其兌閉其門收視返聽終身不勤不勞而治開其兌開口說話濟其事外境終身不救永絕入根

又曰兌者悅也門即理欲之門言母既當守如是則當從事於淡泊清靜而無所用其滋擾矣天下紛紜類起於心之多悅而理欲之竅不克自閉其悅之之心閉其理欲之門相與於無相與則終身克全於道而不勞是爲不勤反是而不惟塞之轉以開之不惟閉之反以濟之將攻取日深陷溺日甚既失其母而子子此其人之終身倘可以救援也乎見小曰明盧中守柔曰強剛中用其光照耀金庭復歸其明聖日無咎是謂襲常庸中

又曰恒情得重大而輕小而不知小即大之階滔滔不除遂成江海炎炎不滅遂至燎原是皆忽小之明微也塞而閉之是以其所見之眞謹而守之倘不謂之明乎凡事退後視有如無而絕不與物爭得失其柔甚矣然惟柔斯能不敝不敝而倘不謂之強乎人生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味皆所謂光也以神運之不以欲滯之便謂之用其光聖人塞兌閉門非全絕意於物節以神運之用其光而已矣雖用其光又不欲使光之蓋沒也仍斂其精以還本明之體如知子守母之謂故能復歸其明而不使少有滲漏以遺身殃如知是則不溺不焚不凋不殘而得以常生常明相續而不絕矣襲訓續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未舉行於大道一念惟施是畏一理而已惟先覺行於大道一念惟施是畏一理而已

妙法元君注曰大道無爲則無所爲知即無所爲行雖無知而知自行雖無行而行自在即亦不言而物化焉介猶忽也言使我忽然自知於道而以所知見之於行則設施建立非不卓卓可觀而民之望其治者已莫不心乎惕惕矣所謂善政民畏之是也

大道甚夷周道如砥而民好徑思無邪

又曰此民字作人字解夷平易也言大道本至平易平則不嫌於辺淵百年莫殫衆世莫盡可也而人情甚於近功欲速以求有濟則不惜蹈徑以圖之矣夫好徑而期欲速其流弊尙有窮乎

朝甚除心欲正田甚蕪惟要肌倉甚虛神要服文綵黃庭內人帶利劍厭飲食向不食氣太和精財貨有餘但得金液精如山是謂盜竽盜非道也哉於道有

又曰有如賢良在位朝則以之欲速勢必聽諂諛而疏賢良善人其盡除矣深耕易耨田則以之欲速勢必據苗助長而田反荒蕪不治矣陳陳相因倉則以之欲速勢必急功趨利耗竭盈儲而倉反空虛無有矣凡若此者皆好徑之害也由是以推則凡爲人上者總當騐華崇實端本舍末如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可也若好服文綵喜帶利劍貪饗飲食擁財貨以自封則是盜之竽而已夫竽樂器之長所以譬樂者也竽作而衆音皆作人君以盜俱使民亦以盜相何以異此是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如是而何不謂盜竽哉誠哉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不可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此道常有

妙法元君注曰剛強非常以期百世之基乃未幾而建者或從而拔之矣何善建未善也纂援護固以爲依附之資乃未幾而抱者或從而脫之抱未善也及身弗支而何況於孫子夫惟不道以立基固善建矣本德以爲依據善抱矣不惟不拔不脫而世世守之子孫於以相繼而不輟也豈不信乎

修之於身其德乃眞纂基錬精修之於家其德乃餘錬精氣修之於鄉其德乃長錬氣遷神修之於邦其德乃豐錬神還虛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錬虛合道

又曰由是推之善建善抱總不外修其德而已矣德修於身則德乃眞矣德修於家則德乃餘矣德修於鄉則德乃長矣更進而修於邦修於天下其德有不豐且普乎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又曰此字指身言以身觀身此身同此德同也以家觀家此

家同此德同也以鄉觀鄉以邦觀邦此鄉同此邦同此德同也夫家鄉與國既皆可以驗此例彼豈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天下至廣也吾何以觀之哉曰即以此身而知之也以天下觀天下猶以身觀身也豈身可以觀身而天下獨不可以觀天下乎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大通）

妙法元君注曰厚即純一無僞之謂赤子知識未開渾然在抱秉厚無踰於此而體道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道自無爲我自無心其含此厚德默運潛行蓋有如赤子焉

毒蟲不螫（無毒）猛獸不據（無攫）鳥不搏（無處）

又曰天下禍患之來非無自也總緣人有以召之如逐於有爲涉境多則戕賊以當試者亦多而或毒蟲猛獸據之攫鳥搏之皆勢所必至者也若含德厚則我且無爲無爲而災害奚至則可不思夫毒蟲猛獸攫鳥也矣據作噤音吸

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完）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全）全精之至也（皆其）

又曰且含厚而比於赤子更自有說赤子之骨弱也其筋亦最柔也而所握則常堅固而不易開當是時冥然無知寂然鮮動不知有牝焉知有牡即又焉知牝牡之有合然雖不知而其朘作矣是朘也與形俱來有根於無者也是先天之所乘乃精之至者也含德厚者可援此例之蜂蠆虺蛇赤子之陰也

終日號而嗌不嗄（性全和之至也恍惚）

又曰氣傷於和過號即必嗄赤子不然雖終日號啼而其嗌固未見有嗄是非赤子之能不嗄也謂其雖號而不傷氣和之至也氣和則嗄安從生而又何疑於含德厚者耶

知和曰常（常寂光）知常曰明（慧光明照）益生曰祥（燄燄不熄）

又曰由是以觀則和爲貞矣和即所謂柔也牝也即所謂無聲無形之物也人特患其不知耳誠知之則道在是德亦在是而常爲道德之人不失常存之理時時率而守之則始自

明誠哲久且誠則明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苟或既不知和又不知常而益以生之夫大道無生安用益生益之則反賊之矣欲免於祥也得乎祥訓妖猶亂訓治也

心使氣曰強（氣動物壯則老人欲謂之不道喪亂本盛）

立矣不空

又曰人知和則心靜心靜則氣當柔反是而使之則氣妄作而肆是謂之強梁也且強梁用壯剛過易折即或不折亦必易敝幾見自古英雄常留天壤也耶故用壯而老皆非守柔守虛無名無爲之道是所謂不道也不道之事尚不當早已也哉已止也息也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默識言者不知口頭禪）言者不知（口頭禪）塞其兌（內）閉其門（外）挫其銳（鋒）解其紛（總）和其光（昭）同其塵（垢）是謂玄同（一貫）

妙法元君注曰道可言傳亦不可以言傳有可以言傳者迹也散殊也不可以言傳者體也一本也是惟知者識得道之本能無始無名而從無始而始無名而名總可以默守之故常不輕言夫道若拘拘一二擁座拂塵鑿鑿大言謬自以為知道而不知者固已多矣此兌字指口言與上不同而門指喉舌言亦與上異言道在無言是必塞止其口而閉其出納之門挫其輕躁之銳氣解其纏結之紛紜而有光不耀用是和之雖塵埃用是同之若是者可謂同矣而塞與閉挫與解和與同皆遷於自然而無心以出之所謂玄也故曰玄同故不可得而親（釋迦參禪未已亦不可得而疎（太上學道未濟不可得而利（伏羲究易未了亦不可得而害（孔子讀易方終不可得而貴（道者心體亦不可得而賤（切皆盡道體）故為天下貴（貴當獨存）

又曰事之操於人者人得主之而我不為政孟子云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是也若知道而默抱道而處則人不得親之矣親極必疎既不得親則亦安從而疎之耶推之於利害貴賤均無非然此道之所以不落聲色不著形象渾渾噩噩為今古之重寶而見貴於天下也乎

淳風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純以神）以奇用兵（明以心）以無事取天下（了性）

妙法元君注曰事出於平易者為正出於權術者為奇而出於無心為無事故撫國不事張皇不矜振作而與民其者同此扇常使蠢人能知能行則是以正治之矣而準此以用兵則勢有不能欲不以權術行之未克濟事故曰以奇用兵而欲習天下從而化之使皆歸向於我正不貴乎要結招徠以有事也默化潛移而已故曰以無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得道）天下多忌諱（屠移氣養移體）而民彌貧（此心易失）民多利器（念念國家滋昏（此性伏藏）人多伎巧（性靜心動性逸神疲）奇物滋起（神疲心集）法令滋彰（以心用心）盜賊多有（百念煩熾）

又曰以正以奇以無事斯三者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言即以此道而知之也倘一由於有事則無論紛更多端即所為忌諱之事正復不少上多忌諱則爭言祥瑞愚民災殺而閭閻疾苦壅於上聞民欲不貧也能乎利器即權術也上好粉飾太平則賢直鮮所投合而人爭以權術獻之久之君日以驕臣日以蒙上下相蒙而國家欲不至於昏亂也得乎由是而逐降焉人多技巧猶其有權術也夫技巧曲藝之事似於國有利無害而不知一倘技巧則凡可矜可怪之物爭搆之尤而效之而奇物滋起矣更由是而上焉文網日密爰書

日以法令滋擾使下民手足均無所措則賊臣盜賊雁起其不相率而爲盜賊也幾希矣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不尚僞詐我好靜而民自正不用利器我無事而民自富不尚奇巧我無欲而民自樸自然守修尚道我無欲而民自樸自然守修）

又曰凡若此者皆有事以致之也若能無始之道以致治矣何有斯弊哉聖人知其然也而一準無爲以立其本根無爲則靜而少事而政舉行已全然無欲則民或從而化之或從而正之而以務本業不趨浮僞其富也必矣質道好儉承上意旨其樸也必矣夫有事積弊若彼無事獲效若此則亦何憚而不無爲讓聖人以獨主哉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悶悶昏默）其民醇醇（淳厚）其政察察（明見秋毫）其民缺缺（日以陳前禍分福之所倚福者也福分禍之所伏禍福無門惟心所召）孰知其極（無有其無正耶道無形體正復爲奇心不可測）善復爲妖（不可知識）人之迷（昧其本性）其日固久（無始以來）

妙法元君注曰道尚渾厚不尚精明惟渾厚者無爲無爲而民自化一法精明則有爲矣有爲則缺陷者必多故其政悶悶者其民必醇醇也其政察察者其民必缺缺也且從事於有爲者不過欲獲福而免禍耳而不知禍福雖是兩端實則一事當其有禍而福已倚於其中矣當其有福而禍已伏於其內矣禍福相乘固所止極而昏昏者卒莫知之豈天下竟是一禍福之天下而無大道以正之耶要之正不終正正之復流而爲奇善不終善善之復返而爲妖人之迷弗悟者只知有福而不知禍已隨之只知有正與善而不知奇與妖已隨之嗚呼其誠錮爲日固已久矣正復之正即上以正治國之正善即祥瑞之祥不作善字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割刺清廉而不劌（劌清直而不肆（中正光而不耀（中虛

又曰凡物方者必割廉者必劌直者必肆光者必耀惟聖人於無極而有有極而無之理識得十分透亮知極者必有返時故方而不至於割廉而不至於劌直而不至於肆光而不

至於耀歸本於無注德於柔守眞抱璞而超出乎禍福奇正妖祥之外行御多少經營煩惱何等安閒而從容以中道也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存心養性敬天理）莫若嗇（儉約從約養性敬天嗇以大嗇勝人欲）夫惟嗇易從簡是謂早服（此理早服謂之重積德（所謂重積德則無不剋復禮已無不剋則莫知其極（用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靜極見有國之母重一來復可以長久（與道存）

妙法元君注曰嗇儉也柔也虛而無也世之治人者必從事於鋪張事天者必致力於昭格往往紛更滋擾而不知治人事天總莫若以空靈處之蓋人之心即我之心以我之心治人

是以心治心也我之心即天之心以我之心事天是以心印心也而運於無形不見作爲之迹蓋之至矣下民化之即根於其蓋而來是其輸服固已久矣非早服而何早服上之重積德以致之也德即所謂言重積德而德之所運風流而令行無形而治之妙訓治既無形治則莫知其極矣莫知其極則德編羣黎不事聲教而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衙不可以有國也邵節有國必得其母有國之母齊也衆也虛也無也是即不可名之道也以道治天下是以母育天下也而衙不享祚於長久也哉

是謂深根固蒂深息固精長生久視之道虛空淵寂道德常有

道藏輯要 道德經解 主 心集一

又曰凡物根不深者則易撥蒂不固者則易敗若本道以治之道之入人深者蓋固結而不可解矣是之謂深根固蒂而不惟治國且能長生壽已以壽人壽人以壽世於以悠久而博厚博厚而高明也倘所謂長生久視之道非耶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虛生明生生是若烹小鮮治心亦易以道涖天下道不遠在身中其鬼不神除魔免首

妙法元君注曰此二語於孔子武城之說相反適所以相成割雞焉用牛刀言小邑不必以大道治之此言治大國若烹小鮮言不知烹小鮮之法則不可以治大國也此何以說曰治大國不可煩烹小鮮不可撓撓則鮮者易爛煩則政治多擾大是皮取譬而喻世之所以重鬼神哥鬼神者以鬼陰之靈神陽之靈幽明皆有命焉若以道涖天下則聚精於至精之中未靈於至靈之始無精也而有精無靈也而有靈此其洞洞屬屬神爲何如彼鬼亦第安於不識不知之天無所用其神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幻靈圖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心虛而忘夫惟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感通

又曰世人所以重鬼之神者以其能傷人也若以道治天下鬼神聽命則非惟鬼不傷人其神亦且相囿於大道而不致

道藏輯要 道德經解 主 心集一

傷人矣是非神之不傷人也良以聖人治本於簡守要於柔心而無心爲而無爲與天下渾渾閑閑全無作爲以害之是能不傷人矣聖不傷人而謂神忍傷人乎是之謂兩不相傷矣而神不傷人總由於聖不傷人以致之聖人之德何如也天下德之從而歸之且以德神歸神者亦併而德之歸之是交相歸也故曰交歸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衆高天下之牝衆則牝常以靜勝從下牡靜爲牡躁君以靜爲下無牡靜爲下無爭

光垣帝君注曰自來任世者動曰必爭上流而不知上極必

下治上而下不可爲矣太上則教人以下自居而有國者
尤當下也故篇首即曰大國者下流蓋國大則人歸之者眾
猶水下則就之者多是大國本擅下流之勢而撫國者又能
屏卻驕盈安處恬淡無侈大無張是冲而守之抑而持之則
是願處於下流矣所以然者天下酬應之交尚柔而不尚壯
天下之牝皆性生於柔者也人而涉世接物以柔自處正不
殊於牝也蓋牝之柔緣於靜壯則好動而不能靜此牝之勝
牡端在於靜而靜非他也冲也抑也即所謂下也人不知下
豈其不知靜乎故曰以靜爲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容則取小國靜定小國以下大國處順則取大國

存理

又曰是下也保國之真筭也大國小國均不可離者也大國
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之心而服之湯事葛文事昆夷是也小
國而下大國則能取大國之心而悅之勾踐事吳太王事獯
鬻是也

故或下以取小必或下而取大必納小

又曰凡若此者或本此下以取人或守此下而見取於人可
知柔能克剛柔之極正剛之極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大道之源夫兩者即心是道各得其所欲自當其分故大者宜爲下陳垣止觀

又曰且大國浜野廣饒帶甲千萬他何所欲不過欲四海歸
心而同在蒼生之內兼畜之已耳小國戴長繩短方五六
十他何所欲不過欲撫我愛我吾節人而臣妾之謂事之已
耳大國欲之小國歸之小國欲之大國納之是兩者各得其
所欲矣而得其所欲者非有他術也冲也抑也下也撫大國
者亦何慊而不下也哉故曰大者宜爲下

爲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造化善人之寶一點真金不善之人所保人各自心
源流大造
持勿失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力行近仁人之不善味道何棄
之有道亦在

光垣帝君注曰大地間散見於事物之中而可以範圍乎人
者固自甚多然特其門堂已耳非奧也惟道介有無之間不
絕聞見而究不落聲色則是幽深而玄遠方可云萬物之奧
也善人性而有之如驪龍頷下之珠本自生成非實而何若
不善人有而失之然苟能尋蹤覓跡取已失者求而得之約
而守之亦未嘗不可以束身於寡過是非其所恃以保者乎
夫善者實之不善者保之則是道公其之道也本道而發爲
美言可以爲市於世本道而躬行之亦可加之於人胥天下
而化之在良材固成大器即樸者亦不至棄於無用也道不
遠人人之不善夫何棄之有哉

故立天子（心智三公神氣精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世之所貴）不如坐進此道（我之所貴）

又曰道之可寶如是則凡智愚賢賤均以道爲楷模是雖貴如天子尊如三公駟馬盈朝拱璧炫采而擁彼麤麗無裨於身心也何如日進於道日達於上乎故曰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完我本無）不曰求以得（求則得之）有罪以免耶（純一如初）故爲天下貴（用和爲貴道順爲美）

又曰是道也非始重於今而從古貴之者也彼古之所以貴此道維何不曰求則得之而凡有罪之物可以污我者悉從而免之耶天下患在不可得與不可免耳而今則得之免之

道之可寶何如乎故曰爲天下貴

思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不擾）事無事（不鑿）味無味（不鶩其心）其神大小多少（縱橫順逆報怨以德修行無咎）

光垣帝君注曰大道原麗於無無即道之原也人惟趨於妄斯攻取多而作爲起道則不然苟能深味乎此則不必從事於爲無爲可也不必致營乎事無事可也亦不必備嘗乎味無味可也本此無以立體則任彼大小多少而總以無爲處之雖極之於所怨而物有致怨之事我無吝怨之心不見可怨怨亦何報迨至渾忘我仍以德待之是所謂無怨也而無怨實根於道之無也

圖難於其易（抱一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仁者先難而後獲）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積情累氣以成質）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不自聖）故能成其大（身等夫輕諾必寡信易悟易疑虛空夫輕諾必寡信易得易失）多易必多難（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說破）故終無難（欲其難自得）

又曰人倘不識無爲之道則必從事於爲而爲於其難者遂致輕夫易爲於其大者遂致忽夫細矣而不知易者難之引也細者大之階也故圖難則必於其易者先圖之爲大則必於其細者先爲之由易而難斯不難矣由細而大斯不大矣天下之難事大事皆未有不從易與細以致力也夫大事既

作於細則第求其細可矣聖人知之所以終不爲大也不爲大而大自在其不成者幾希矣推之易言與輕爲似若兩途實同一轍彼輕諾者易言之故也而已信之寡矣輕爲者視事一切皆易而正惟多易其跋前躓後者難正不少是以聖人雖由細以幾於大而此心慄慄憂乎其難蓋臨事而懼之衷也究之恒終如始固無入弗得矣夫何難之有哉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安靜自得）其未兆易謀（臨事謀始）其脆易破（防危慮險）其微易散（道微）爲之於未有（未發之中）治之於未亂（發皆中節）

光垣帝君注曰安者無事之時暇豫之居諸也而安每即於

危者以人恃其安而放之故安不終安要之其安原我所應
獲是在於守而持之耳持之固自易也事幾已露每難圖維
當其未兆尚在寂感之交於此致力謀孔易矣譬之於物質
久而堅急難攻錯若當其脆破可立致何易如之而積重者
難返勢大者難圖當其微未至於重且大也從而散之夫亦
易易所謂先事之圖必在幾先之哲也故爲之於未有者尚
無所有也治之於未亂者已有而未亂也蓋
其流也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微）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登高）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行遠）爲者敗之（道不可爲）執者失之（道不可得）是以聖人無爲

故無敗（與道合一）無執故無失（與神合無）
（萬世常存）
又曰聖人之所以致防於未然者以小宜謹而微宜愼也蓋
小者大之基微者顯之機維彼合抱之木不始於毫末之萌
與乎九層之臺不始於累土之逐加乎千里之行不始於足
下之步趨乎夫小必大微必顯近必遠也慮慮如是則是未
兆之先無所用其滋擾矣而逞妄以爲之者必至於敗膠執
以自信者必至於失聖人則不若此也知道在於無而卽以
無爲安之以無執化之夫何敗與失之有故曰無爲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民之從事不知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於始愼終於始則無敗
自然）

（初心不昧未無危殆）
又曰復衆人之所過（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偕行而不敢爲）
（恃德）
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學人之所不學）
復衆人之所過（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與時偕行而不敢爲）
（恃德）
又曰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衆人有欲聖人不諱言欲而不
欲之欲乃其欲也夫以不欲爲欲亦安貴難得之貨也乎衆
人有學聖人不諱言學而不學之學乃其學也夫以不學爲
學尙不可以轉衆人之過而免之也乎復轉也夫其所以不
欲不學者道尙自然正無事乎欲與學也萬物皆稟是自然
之道而卽以無欲無學者輔之而非敢爲焉此聖人之以無
爲立隆於天下萬世也夫

淸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明德將以愚之）不使其（有知）
光垣帝君注曰三皇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均號先覺先知惟
先覺則以所覺者覺人惟先知則以所知者知人總欲使民
歸於明而已矣究之於道無涉也道在於無爲也故古之善

爲道者不欲使民趨於明將以愚之使民常安於無知無覺之中庶幾僞妄不作而渾渾噩噩我得端居而默拱矣

民之難治心動則亂以其智多易昏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覺亦有念

又曰上古之世無愧吾天民風何等淳厚何等渾樸御世者不煩而自就理三代而下世風漸薄人情洶僞蓋苦於難治久矣而要其難治之由實緣於多智智則誘張爲幻奸宄叢生而文網雖密不足以羅之矣夫民既以智而難治則智其當絕也明矣尚可以智爲之倡乎苟以智治之則不惟不愛國且害國矣非國之賊而何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知此兩者亦楷式道貴若愚爲世法能

知楷式抱虛守中是謂玄德教父玄德深矣遠矣愈覺愈深愈求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爲侶乃至於大順順化

又曰識不以智治國則渾淪無爲國之福也彼以智則賊國不以智則福國知斯二者尚不可以爲楷式也乎要之楷式非他無爲之德也玄也夫德謂之玄則至深矣至遠矣與物相反矣何言之世人尚智聖人尚玄反而用之者也尚智則徇欲忘理而多逆尚玄則默運潛移而自化順之至也故曰乃至於大順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心爲萬法之王以其善下之處而絕容寂而不見故能爲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知道必以言下之示之以無欲先民使熟乎道必以身後之能忘其心

光垣帝君注曰江海巨津也而百谷朝之以其王也要其所以爲百谷之王者以其勢處於下眾流歸之昔曰江漢朝宗於海非善下而能王若是乎聖人有悟於江海知人之不可據上也而必以言下於人其下愈卑而下者上之已高不可仰知人之不可溷先也而以其身後之其後彌遠而後者先之已軼不可追究之聖人非有意於下之後之也道本如是則其居上與先者固卽存於下之後之中也道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大處前而民不害性空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中心悅而誠服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自然無爭

又曰第上矣先矣而居上者勢患重民居先者勢患害民聖人雖上而不自尊貴何重於民故民亦不苦其重雖居先而不自謂無前故不害民而民亦不受其害於是乎翕然歸之戴焉載之共推以爲有道而絕無厭棄之心悅而誠服莫敢不享王矣而要其不上而下不先而後皆此不爭之心與天下相忘故也語云仁者無敵聖人既不自處於爭則凡爭者不惟不忍與之爭且不能與之爭矣此道之所以貴下與後而聖人則之者也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惟道無可比擬）似不肖（如天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可比像小）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之至大者莫道若矣聖人奉道以爲依歸則天下之至大者亦莫聖人若矣世人大道則亦因大聖人故皆謂之大然雖謂之大而竊疑其渾漠相處絕不見有變動恪恭若一無所肖者然故雖大之而又以爲似不肖也夫既大之而又不肖之亦何畸輕畸重之若此耶然無足怪也不肖始大大實似無可肖也故曰惟大似不肖若肖矣而於禮樂刑政之間斤斤以求合沾沾以急功則是驢虎雜霸之爲豈涉乎其細久矣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道不可離）一曰慈（專氣如嬰）二曰儉（少私寡慾）三曰不敢爲天下先（退藏自牧）夫慈故能勇（其力大）儉故能廣（其量深）不敢爲天下先（心廣體胖）故能成器長（體胖）

又曰夫聖人之所以大而不落聲色者以其有三寶故也持此寶而重之則揔紘就理何事作爲是即王天下三重之謂三者何一曰慈慈忍也謂慈忍而敢也其二曰儉儉約也儉約而不敢肆也三則曰不敢爲天下先即以身後人之說也人特患失此三寶而不能慈且儉以先人耳果能慈忍而有濟則以有守發爲有爲男何如也果能儉約以自斂則能發必自能收廣何如也果能不敢爲天下先則後人者必居其前不以力強而強固已多矣是渾樸之器也即大成之器也成埋器而與天長存可矣

光垣帝君注曰今捨慈且勇（急欲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急欲求成）死矣（不見夫慈以戰則勝（者以守則固諸侯待之天將救之（惟慈是輔）以慈衛之（守位曰仁）

又曰聖人三寶若是今或從而反之捨慈以就勇也捨儉以就廣也捨後以就先也是三者皆有取死之理其不入於死者幾希今且就慈一端言之小不忍者亂大謀臨事慭者无祇悔慈忍則不敢輕敵而且敵故以戰則必致勝且慈忍則必內謀之密外謀之周而敵乘無隙守何固也蓋是慈也天所與也天將救人於塗炭之中恒開廣聖心之慈以爲斯民

之衛乃聖既衛民而被其慈者亦從而衛之慈之可寶何如也而信與不先可例推矣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慈和）善戰者不怒（蓄）善勝敵者不爭（安）善用人者爲下（小心謙遜）

光垣帝君注曰士戰士也行列之中以怯爲勝惟能怯斯以勝敵而不恃夫赳赳桓桓之武也善戰者以義制兵可進則進不注於進可殺則殺不注於殺而無所用其慈而善勝敵者恒以兵爲不得已之爲雖戰而有矜心初無所向其爭也至於用人之善亦初無他術也冲而抑之約而斂之善下而

已

是謂不爭之德（好是謂德是謂用人之德天理自見）是謂配天（高明大道乃明）古之極

又曰言此不武不怒不爭而善下也皆德也德而不自有其力則其以用力者也德焉在是即不爭之謂也而不自有其力則其以用人之力矣渾渾而湯湯噩噩而巍巍是尙不可以配天而與古爲徒至極而無以復加也哉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託已設義）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任他爲主我爲賓）不敢進寸而退尺（分寸之間進退火候）是謂行無行（冥冥於志）攘無臂（不得已而後起）仍無敵（一鎖鑰爲下）

扔無兵（兩枝忽卸）

光垣帝君注曰道德尊經八十有一篇其言兵者數篇非好談兵也所以甚惡用兵而垂戒也此篇通體雖是說兵實以喻道讀者勿以文字辭害義也用兵有言猶云古之用兵者嘗有是說主則制敵之謂客則應敵之謂制敵則尙武尙爭應敵則不過敷衍應酬期無敗覆而已故善戰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進寸則其進無幾而已居然進矣若退尺則退之惟恐不速者也不主而客不進而退皆所謂守柔守虛而無或強與貿矣凡軍行者必有行列而撲營以爭之因敵以仍之持兵以執之若爲客與爲退則不陣而行之如無行也不爭而撲之如無臂也不戰而仍之如無敵也不勇而執之如無兵也退而爲客其知道乎仍就也詩云仍執醜虜是也禍莫大於輕敵（守城野戰輕敵則幾喪吾寶恐後吾家故抗兵相加縱逸遁）哀者勝矣（欲酒藏花遮瞞）哀者勝矣衆神哭

又曰由此觀之兵者禍也用兵而輕敵尤禍之禍也故禍莫大於輕敵一輕敵幾喪失吾寶矣寶即上篇三寶之寶如是而奈何猶恃力以尙強乎故當抗兵相加之時能時切哀矜之心者乃爲愛人之至而不欲勝人當制勝矣誠即用兵之道以悟立身之道道不遠矣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惟心惟道）甚易行（天下莫能知不知不行）而已甚易行而已天下莫能知（無心莫能行大道）

光垣帝君注曰天下平近淺淡之處即精深微妙之所存道本平近淺淡者也以此道而發爲言吾言甚易知以此道而見諸事吾事甚易行耳易知則宜盡人能知矣易行則宜盡人能行矣而天下卒莫能知與行者何哉以平近淺淡之不足知不足行故也而求之於精深微妙則反失其知與行嗚呼甚亦不思甚矣

言有宗（物自有本）事有君（事有終始）夫惟無知（冥然）是以不我知（夫復何有）

又曰由是論之與其言之無稽何如循默之爲貴也言本有宗離乎宗者非言也與其行之不軌何如機事之爲貴也事

必有君背乎君者非事也我知宗而言之易我知君而行之易世人不知宗與君因以不知我是皆人之無知也人既無知則亦安能知我乎宗君即主宰之謂

知我者希（謂是知我者則我貴矣）執（背）則我貴矣（執當）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衣褐而懷寶）

又曰夫人不我知患在我乎亦患在人乎是惟知我者希則我愈尊貴矣聖之訓量尋常之耳目所能窺其萬一者哉所以古之聖人闇而章簡而文溫而理美在其中外觀不耀其被褐也若不異於尋常者流而所懷之玉則固已抱璞弗拭彌斂而彌越也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頭）知不知知病（妄知）

曾鍊帝君注曰大道廣大精微即知之猶恐爾未何況無知是則知者求道從入之途也第知則知矣而不可存一知之心習一知之見故凡能知而不自以爲知者最上乘也若徒得其皮毛而於道全未深知則亦不知之類而詡詡自謂有知則是病而已矣

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終無妄知）

又曰由是觀之不知而以爲知是生人切已之病也誠以此病爲病則必能日求其所未知者以底於知之盡而欲然若歉一如無知方與道相符契則亦何病之有

聖人不病（聖人以其病病一念不存光生此性乃見）是以不病（三界惟心一切惟識）

又曰企此者其惟聖人乎蓋聖人無予智之病者也而不病由於病病則是道無爲聖人之知亦無知無無有無有無有此其所以德契鬼神而靈關朗照也其不病職是故耳

畏已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不能死心）大威至矣（生死事大）

曾鍊帝君注曰人之有性本自挺然高出物表雖無威可畏無儀可像而位天地育萬物正有大威者存第人昧於吾性之貴而以死生得喪之故橫於胸中則凡有操生死之權握得喪之柄者鮮不俯首而畏其威而所性之威反不克立苟能一死生齊得喪不見有威可畏將鍊形以鍊神鍊神以鍊性而超出乎死生得喪之外則大威固不求而至矣

無狹其所居（身藏無勞爾形世界無厭其所生（無搖爾精）夫惟不厭（洗心藏密）是以不厭（神自居之）

又曰大威如是則可知性地廣濶人當即其廣濶而安宅焉而無容狹隘其規模也不知者逐於紛華靡麗從而狹其所居不亦可憫之甚乎夫不知而狹固失性矣其有知之者以紛華靡麗之害性而以爲此害性之物總緣此生以招之而欲絕其物固並厭其所生夫生亦不可少也倘皆厭生宇宙間無人類矣聖人知之而既不狹其所居亦不厭其所生夫

惟不厭是以雖住生於世而所性冲然萬物樂附初無有厭
敎於天下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虛能生白）自愛不自貴（人人本自圓滿不無）故去彼取
此（去彼見指取此知愛）
又曰恒流毎苦不自知卽或自知亦不能不亟於表著毎苦
於不自愛卽或自愛則未有不侈然自尊者是皆昧於大威
者也大威有不見之見有不貴之貴者存聖人知其然也是
以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取此彼指狹居厭
生言此指不見不貴言去取之間嚴於彼此如是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能殺）勇於不敢則活（守雌能活）此兩者或利或害（禍福）
昭然天之所惡（貴難所用）孰知其故（天道無知）是以聖人猶難之（無爲其無病諸）
曾錬帝君注曰勇者美德也而人恒以敢敢之遂致美者不
美故貞此勇而濟以敢心則指生輒闢勢將不免於殺反是
而勇以不敢之心處之則守柔守怯動出萬全希不存活者
矣此兩者或利焉或害焉乃常理也然天下間有因敢而活
不敢而轉死者類出乎常理之外人不克解則撫首以問天
而天之好固不可知卽天所惡亦無從而知其故也是以聖
人有見於天道隱微而猶難乎其測度焉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自然神化）不言而善應（動應以時）不召而自來（負陰向陽）
繟然而善謀（無爲而成）
又曰要之天道大公至正不怒而威隱而顯神而靈不道不
樂者也所以凡物尙爭不爭則不克勝而天則無所爭也乃
萬物無弗聽命其善勝也固已多矣天不惟不爭也而亦不
言雖不言而應之者無有或爽時行物生曾有窒乎曾有望
乎且不惟不言也亦無所用其召抑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不召而已臨在上質在旁矣而且與地並其大生廣
生之功生日月生星辰生山水其爲人謀也無弗周緻蓋又
繟然而善謀繟卽聯絡不絕之謂
天網恢恢（何物不在此道之中）疎而不失（此道常在萬物之內）

又曰夫既不爭不言不召繟而謀也天之於物亦何周密而
無間乎乃或有因一二死生得喪之事稍出常理之外者遂
以爲天之網恒多疎也而不知徼倖者不可常彰報者恒在
遠善曰惟天聰明詩曰日監在茲天之網蓋恢恢廣大而無
或有逃其鑒察者福善禍淫雖疎而究未有失也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念死道全）奈何以死懼之（誨佑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曾錬帝君注曰民情所惡者死也曷言乎不畏曰謀生之計
過也聲色貨利凡可以厚生者看其得之雖至死亦不恤夫
何畏死之有而在上者不知其不畏死也且多方設死以懼

之而不知其所設者皆民之所甘蹈者也如之何其以死懼之也耶

若使民常畏死（惟貪生不知死而爲奇者）（素隱行怪）吾得執而殺之（安能殺心孰敢）

又曰若使民知養生衛生之道則必常能畏死不自戕賊其生而其中或有越乎道德而爲奇淫者則吾得執而殺之殺之正所以畏之也殺一人於以畏億萬人也孰有敢蕩越心志而甘害其生者乎

常有司殺者殺（能絶有念）

又曰司殺者天也言民有取殺之事而司殺者從而殺之是

天不欲殺之也我即奉天命以殺之非我殺之仍天殺之也夫代司殺者殺（他心雖同我不可代）是謂代大匠斲（纔生思推勞而無功）夫代大匠斲者（事物之來情處之及希有不傷其手矣（輕弄命者後必有災）

又曰若天未欲殺而我從而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之矣殺不在天而代殺者殺也是猶代大匠以斲之矣夫大匠善斲者也善斲者自無或傷代而斲之鮮有不傷其手者代斲而且傷其手豈代殺而不自殺其身乎咸應篇云殃必及身此之謂耳

貪狙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人不知道）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是以饑（所以不知道）民之難治（人之不得道）以其上之有爲（以其心之）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

晉鍊溶君注曰國之大計在農民之大本在食而往往不免於啼饑者以上之賦稅過多而妨其食也稅其食即奪其食也夫安得而不飢斯民其秉是性則亦共秉此道從令如流固其所也而往往梗頑之不克治者良以上昧於無爲之化而多方作爲以震動之則民亦相率而趨於紛紜不克靜矣不靜而尚可以治乎故曰難治

民之輕死（人之不得道）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情不盡）是以輕死（所以不得道）

又曰即此推之順治者則未有不重其死者也乃有不以爲重而輕之者何哉蓋以求生之厚苟有可以利生雖陷危亡

而弗恤故視死如歸或從而輕之矣則甚矣生之途即死之途也身既陷於死矣雖厚亦何以爲生哉

夫惟無以生爲者（勇於忘我是賢於貴生所以得道）是賢於貴生

又曰夫惟無以生爲者不存一生之念不設一厚生之想而可以生可以無生全不知有其生則是忘生以生而生之所全多矣豈不賢於彼後生以貴生者哉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其死也堅強（冰消水流元在海）其死也枯槁（月落不離天）故堅強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基）柔弱者生之徒（生者死之基）

普錄帝君注曰大道尚柔柔者虛無之作用也而柔之中有至堅者存故柔爲上人之生也能味乎此而立身一出於柔弱則精氣神結而不散其死也必能堅強而不至與草木同腐當萬物草木之生也亦未嘗不柔脆而死卽至於枯槁者無所以爲柔者也君子鑒於兩徹舌存則知堅強以自貞者有取死之道死之徒也柔弱以自處者有生之理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心神則道念頭不已道會通木強則共念頭不已心則會雜強大處下洗淪之本柔弱處上升騰之象

又曰夫堅則必折強則必死故凡用兵不知守柔而恃強以爭則必不能取勝譬之於木柔脆者工師弗貴者自拱抱以

退干將不詶不強而斧斤之入晏然代之則是其強徒以供人之斬伐已耳由是觀之強大者必折柔弱者多全然則必折者不居其下乎多全者不居其上乎至理彰彰如是而人乃貴堅強而恥柔弱抑獨何耶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心性有力

普錄帝君注曰道不可名其可名者天也道不可見其可見者天也而可名究不可名可見卽不可見則不得不舉而喻之其道殆有如張弓者然

高者抑之自思虛下者舉之脩精神有餘者損之絕嗜欲不足者補之

又曰爲以言乎猶張弓也蓋弛弓者尙角張弓者尙筋總以端平正直爲準故於高者則從而抑卑者則從而舉於其有餘處則不得不損以法於其不足處則不得不與以益凡此抑之舉之損及與之是皆張弓之道而卽以取譬於天之道何耶然也蓋天道至公天心最懇其於人也類損有餘以補不足若人則私而多忍者也損蓋之數恒與天反何多損不足以奉有餘豈而要之人道之所以異於天者以其有己之見存也有爲已有餘爲已餘遂不甘持以與人此其所以去

道恒遠矣說是能舉已之有餘以奉天下者乎是必爲有道者能之而天道遠者固不克稱及其萬一也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心無成而不處平性忘性其欲不見賢邪損之又損

又曰既舉有餘以奉天下則亦道可侍而名可處矣乃有道之聖人多爲之而不自恃雖功成而不取處夫何故以道固無爲無名者也無爲無名則是無賢也道既無賢賢乎見然則聖人之不欲見賢是體無爲無名之意也耶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人之生也莫過於水人之心也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柔弱打不開其

無以易之（情念消弱勝強心無爲則天道乃見）天下莫不知（人人具）莫能行（人人昧此理）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藏心不見藏身不露）受國之不祥（萬法之先正言若反正言合道而反俗）是謂天下王

曹錬帝君注曰傳云水能弱民狎而玩之是天下之最柔弱者莫過於水而貫金擲石穿巖潰山上邱皐下江河其攻堅強也莫能勝莫有能與爭勝而從而易之者則是弱能勝強柔能勝剛其明較也天下人亦莫不知之而究莫能行之宜乎蹈死於堅強者比比也而要之人之所以不爲柔弱者以柔爲受垢之階而弱爲不祥之德也是何未奉教於聖人

乎故聖人云受國之垢則是謂社稷主矣受國之不祥則是謂天下王矣乃聖人正言之而世人每以柔爲垢以弱爲不祥與聖言恒有相反抑獨何哉

任契音第七十九（情念消欲發身必有餘怨不斷安可以爲善何以見道）和大怨（啓）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曹錬帝君注曰聖人與人同自道生厥有恒性性卽道所賦也識得此性大同均可渾然相與而既無所爲德亦安有所爲怨此聖人之所以出而與天下渾也而不知者謂人情之多怨皆因不能和之之故於是從而調和其大怨曰第和則和矣而怨之之心終未嘗忘也強以和之一時暫釋踰時又將復然其不至有餘怨也少矣是安得謂之善和其怨者乎是以聖人執左契（正念而不責於人勿與見消勿就見消）而不以責於人（以心契約無德司徹有作寂照何能渾然）

又曰契卽交參合同之類彼此各藏其半有事則取以相合而爲憑者也言世人之所以解怨不解者緣於味性以求妄而馳逐於名利之場無有人從而默化之也惟聖人淡泊以明性不趨聲色不殖貨利與人相安於無爲相渾於無心使天下諸子咸以求復性造性復而妄捐莫不曠然自得油然相與而怨無從生是猶之聖人執其左契而人皆以右契來合兩兩相印初未嘗有責於人也而藏者不介而孚矣此所

謂有德則司契而無德者家爲之喻戶爲之曉盡人而召之盡人而止之雖通徹以治理不終勞苦而固功乎是之謂無德則司徹也徹訓通

天道無親（光獨耀通徹相慶常與善人無得無失）

又曰聖人司契如此則其有契於天心也明矣惟天虧盈惟天福謙大公至正固無所爲疎而亦無所爲親也善則是與而已矣天不與聖人而將誰與也哉

獨立章第八十（天智光中）

小國寡民

曹錬帝君注曰此章是太上治世心法本領俱寓於此太上

生當交勝之時急欲返之於質故縱願得小國而寡民者一治之是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謂亦卽如有用我其爲東周之意

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其國太平使民重死一念不生而不遠徙念在雖有舟車無所乘之實無來往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用只是無所事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信是道淨

又曰有國有民將何道以治之曰將以愚之而已後世覺民於智民智一生萬妄將作而負才者恃才厚生者輕生不馳逐於商賈卽肆志於甲兵而古處之風杳矣惟常使之相安於無爲卽有什伯人之才器而不表見以求用於當時亦使

之留於方隅重於性命而不肯輕去其鄉雖舟與車莫不供給而無所遷徙則亦莫有乘之者矣雖甲與兵固弗具備而舍強就弱則亦安有陳之者乎充斯治之則是謂契徒爲滋擾正不若太古之初結繩而治之者古道爲堪復也

甘其食味道美其服受道之脫安其居處道之安樂其俗樂道之和

又曰民風渾噩若是亦安有所爲衣食之甘美也乎又安有所爲居俗之安樂也乎而不知食雖甘見以爲甘則甘之矣其食固自甘也服雖美見以爲美則美之矣其服固自美也居雖安而俗雖樂見以爲安與樂則安且樂之矣其居其俗固自安也樂也四其字要理會蓋卽渾噩之民所自有也與不改其樂其字同義

鄰國相望心心相照雞犬之聲相聞照見五蘊皆空民至老死灰心絕念不相往來如如自在

又曰對國而言則有鄰言民苟甘食美服安居樂俗如是則其處於不識不知之天而無所用其周旋矣故雖相望有鄰國相聞有雞狗而交至愛處得安生業彼此無求無與雖至老死可以不相往來則淳風汎穆省卻多少紛爭滋擾治國之道無踰於此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淡而美言不信甘而悅人善者不辯詞言辯者不善巧言敏行辯者不善易以

知者不博究竟一博者不知通於物務事多則惑

昔鍊帝君注曰信誠實也誠實之言有根本而無枝葉固不足以悅人之耳未見美也而不美實有至美者存若多事美言或秩秩或妮妮是誠美矣而言不由中徒滋生玷亦安取是不信爲哉推之於善果有美之在中焉用辯諭以自炫而喋喋好爲辯給者是佞而已矣未見爲善也況大道只要能知知則貫貫則該其爲用抱朴沾沾於多學而識自謂能博究之窮大矣居其所知固甚鄙也不可謂之知也

聖人不積聖道運而無所積既以爲人已愈有如鑑之照既以與人已愈多而不竭如井之汲

又曰夫唯弗居不爭與不博者以道一而已也聖人知其然常抱此一以自守而不多積以求炫於世要其一可卷而藏即放而彌者也本此一以爲人是即以己所有者爲之也而取之不窮已愈有焉本此一以與人是即以己之多者與之也而用之不盡已愈多焉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之守位曰仁

又曰於此而更悟天之道矣天能利人亦能害人而能害不害惟物是利焉此天之所以爲天也道也於是而更悟聖人之道矣天下能爲者未有不爭而能爭不爭爲運於無爲是聖之所以爲聖也亦道也道在不爭道在不害而歸本於不

積不積則亦不聞不辯不美焉道本沖穆仍還他一個沖穆知聖者其天乎則天者其聖乎噫太上之言道也至矣善夫以加矣

太上道德經御後跋

余少時頗釋者佛印遊頗得禪機三昧嗣後凡見梵典圖不了然心胸間而於道德之學則未之有得也道後以靈鍼見誚鎮表時與木石鹿豕居遊一日聖迴鶴峯見有黃冠拍板唱歌而來向余長揖曰公學富矣亦曾見道德尊經乎余曰嘗讀之能解道德尊經乎余曰略解之黃冠曰不解即解矣略解何言也倏忽不見因悟黃冠乃異人而未即其姓名聞兩載恩詔回京師黃冠之言未嘗一日忘每欲解道德經研窮作注而政務紛擾迄無成就嗣得余弟子山敬注尊經一帙繙閱之餘不覺起敬起羨以爲此注一出當無復有出其右者而

今乃見

八洞仙祖合注異體同心同心同筆同筆同妙分明八洞之文如出一人之手倘所謂合同而化者耶自有此注而諸注可無庸矣自有此注而尊經益昭垂不朽矣余忝列仙末既獲見矣文而捧誦之因詳述所由而敬跋之蓬萊大吏列仙領班蘇軾敬跋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道德尊經乃洞真祕典非至人莫能窺其奧非至義莫能闡其文人人皆知是經之義以靜爲本以虛爲用以無爲爲以無事事事運在玄牝妙在谷神而其實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舉凡家國天下之要身心性命之本以至萬理萬事萬物萬殊皆莫踰焉是猶太極然範圍億天而不外任人各証境界自別千變萬化統於一極天地因之以運行日月因之以昭明時序因之以和順聖佛因之以統同任舉一義總含無量義此乎佑上帝所以於分疏之外又有闡義之作也昔觀音大士云道無名法卽道卽道卽法

太上云專氣致柔此卽是正法得此法道在斯專者一也致者極也專一其氣動靜無紛則靜之又靜斯可致極於柔若少有不專則靜而不靜非柔而近於剛矣非道也非法也爾法子吾修須體此三昧 宏教恩師云

菩薩慈訓仙佛合乘此爲無上法語可卽此爲尊經注可卽此爲功修寶要知逐日講求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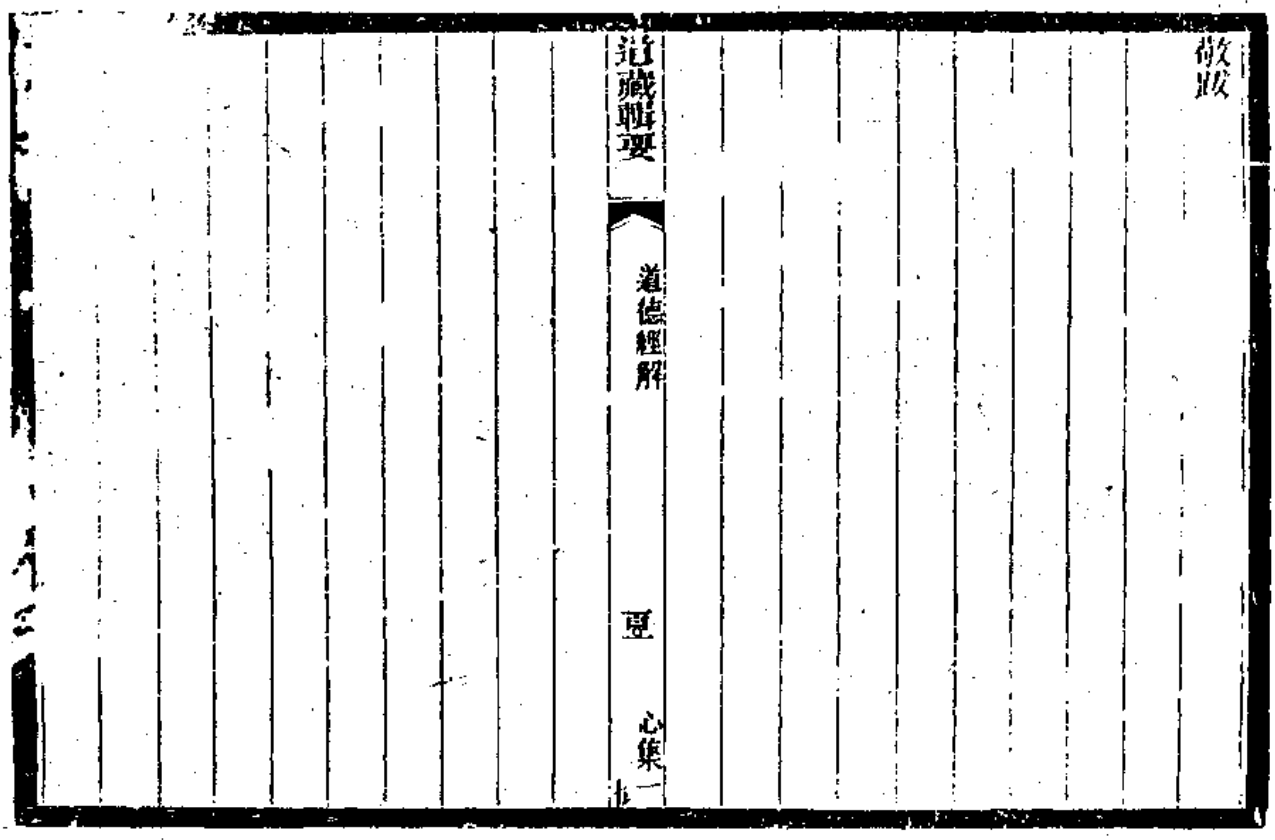
菩薩一爲點出經中一言便徹上徹下無妙不入斯眞師一義含無量義証也爰敬述之爲全經注脚虞化弟子惠性謹誌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嘗攷古今注道德經者不下八百餘家然或窒諭義理或附合金丹要皆專主所見未能洞會本源夫

太上爲大道之祖萬法之宗一切佛仙賢聖皆從此出正如日麗億天容光必照大者見大小者見小蓋自乾坤開闢而代代化身初三皇時爲萬法天師中三皇時號盤古先主又爲有古大先生后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女媧氏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頊時化身號赤精子帝嚳時化身號錄圖子帝堯時化身號務成子帝舜時化身號尹壽子夏禹時化

身號貞行子商湯時化身號錫則子特未有誕生之跡至商十八王陽甲十四年分神化至寄胎與玄妙玉女八十一載至商第二十二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誕跡於楚之苦縣瀨鄉曲仁里母降左腋攀李指姓名耳字伯陽號曰老聃是爲后天老子在商湯爲守藏史在武王時爲柱下史至周昭王二十三年西出函谷關令尹喜留至福地著此五千言今得乎佑上帝逐句詮解妙徹玄微善字無多選言居要又得八祖合注理無不該義無不貫平正通達一洗從前支離附會之說道堪與經並垂萬古矣今同人共將全書宗正重加讎訂小子校緒是經謹跋識數語於簡末云純陽法嗣正化子恩洪


敬畏
道藏輯要
道德經解
夏心集一

太上道德寶章異卷上　白玉蟾真人　章句

復圭子程以雷關疏

道

李清菴曰道之可以道者非真常之道也夫真常之道始於無始名於無名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設若可道道是甚麽既不可道何以見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何如即是若向這裡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矣其或未然須索向二六時中興居服食處回頭轉腦處較勘這個巍巍的活潑潑的不

與諸緣作對應是個甚麽校勘來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處忽然摸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個原是自家有的麽百劫以來不曾變易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道行住坐臥不離這個況復載之間頭頭物物都是這個亘古亘今只是這個生天生地只是這個至於日用平常動靜作息只是這個一切有形皆有敗壞惟有這個常在天地虛空亦有敗壞只有這個不壞只這個雖銖眼銅睛覷不破為甚覷不破只傷他不曾覿面相逢擬饒覿面相逢也是蹉過且道蹉向甚麽處去不得亂走畢竟作麽會清菴向這裡分明舉似只是欠人承當倘遇知音剔起眉毛為取咄昨夜江頭新雨過今朝依舊遠山看

德

德之一字亦是強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執持凡有施設積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麽不修習不用功死如槁木待德之自來終身無德也這個德字愈求愈遠愈執愈失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只這兩句多少分明只是欠承當若是個信得及的便把從前學解見知聲聞緣覺一切掀倒向平常踐履處把個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損來損去損到損不得處自然玄德昭著方信無為之有益經云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

矣遠矣會麽不離當處常自然覓到知君不可見

經

經之一字亦是強名聖人為見世人隨情逐幻嗜慾迷真中心業識之擾攘靈地無明之熾盛是以天真喪失橫天傷殘不能復其本元於是用方便力開誘門接引羣迷使歸正道故著書設教強名曰經經者徑也眾所通行之大路也雖然詮是經者却不可泥在語言三昧上亦不可離了此經向外尋求須是向自己分上着意把這五千遺言細細咀嚼點點畫畫不要放過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這一部經都在自己方信道開口不在舌頭端到這裡打開自己寶藏把出自

已經來橫拈倒用不惟這一部經至於三十六部尊經一大藏教典從頭徹尾轉一遍只消一喝都竟還委悉也麼平地起風波青天霹靂諦聽諦聽

體道章第一

道○如此可道非常道可說卽不如此名强名曰道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而已卽此是道生一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無○生生不息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始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無○生生不息故常無虛心欲以觀其妙少見物知道知心則自然運化常有守中抱一欲以觀其徼徼音竅身有生死心無生死此兩者萬有一無亦無無同出而異名萬法歸一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之中不無心本空人能虛心道自歸之玄之又玄虛表藏其無中生有眾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百千萬法皆從此出

復圭子曰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君之學全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惟演此一章已耳儒之所謂道者路也以日用常行言老之所謂道者直指本體言玄同子曰第一道字大道也第二道字卽大道非口道之道分別在一可字凡八驟觀第二道字謂口道之道既有可口道之道則必有不可口道之道矣是可道與不可道二也既爲大道豈容口道稍涉擬議便非尋常日用常久不壞之道復圭子曰道之一字且不可强加況又可强名之乎名以名此道也而不知道無以名爲也造化密移四時默默中行百物默默中生必欲歸名於道豈萬古不易之常名乎無能生有故無爲天地之始者道也道生天地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無極是也有彰乎無故有爲萬物之母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統於一太極是也以上數句皆指造化之渾淪大道而言故常無欲以下則近指人身道妙而言令人知修道也於二觀字可見故常無二字作一句欲以觀其妙太上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常有二字作一句欲以觀其徼徼卽妙中之孔竅也太上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竅處竅生於妙有欲生於無欲此兩者於不見中親見於親見中不見其出同特其爲名異耳既名爲妙又名爲竅則雖有欲而實未嘗有欲故同謂之玄凡這

而微所至極者其色玄故以名道玄不足以盡之不但絕有無之名抑且離玄妙之迹故曰玄之又玄生仙生佛在是生天生地在是生人生萬物亦在是豈非眾妙之門乎此一章已盡全部道德之旨又曰有無名而後有有名凡名不永者有名爲崇故也常者久而不變之謂渾而無奇之稱既曰常又曰玄所以益明常之不可易不可加也聖人特常之至者耳 程俱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名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嘗敢以示人非藏於密而不以示人也不可得而示人焉耳故西方聖人其所示現設爲乘者三演爲分者十二命之曰教若夫傳於教

外者則莫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中國之聖人祖唐虞憲文武以訂詩書禮樂之文命之曰經若夫其所以言約舉之非述者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君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迪後世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肇乘謂太上冥非舍有以求無苟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爲無證當其有時實未嘗有乃眞無也故不滅色以爲空空卽色不非事以爲空事卽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爲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爲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李清菴曰予謂無欲者無心作爲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用工夫也無爲則能見無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爲則能見有名之徼全其命也有與無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有無交入性命雙全也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卽無欲觀妙之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卽有欲觀徼之義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卽玄之又玄之義也所謂欲者欲人之不可之謂

可道必名名必有知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養生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不得美名○不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反爲惡人○善美是惡之因是不善之因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有必生無難易相成先難後易長短相形道本無形高下相傾本無高卑聲音相和風所鳴前後相隨往古卽今來今卽古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無必生有有得不生倘若自然不生安見長存○忘物生而不有無非幻妄爲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忘情功成而不居豈可以夢爲眞忘成夫惟不居忘外而不去忘其內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

復聖子曰大道無名原無美惡亦無善不善自混沌鑿而美惡分因有善不善益至美不美至善不善美中藏惡善中寓不善非天下所得而知也故人之所謂美且善者豈眞美且

善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相生合抱之木起於毫芒百尺之臺濆於蛾穴是之謂難易相成人知臨短以爲長不知卽短以爲長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非長短相形乎高者不可使卑卑者不可使高一定之高下也若天道高而下降地道卑而上升非高下相傾乎空谷傳聲齊應氣求一清一濁遞爲抑揚則聲音相和也古以今爲後而隨前來亦以今爲前而隨後往則前後相隨也已上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六者皆自有爲而致也惟聖人洞知其故已雖已玄復歸於朴處無爲之事以道而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而教也是以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離忘

物也萬物並生生而不有忘形也如造化雖能有所作爲而不自恃其能忘情也如四時雖有成物之功而不自居忘成也夫惟不居其功是以生成之功歸天地參贊之功歸聖人天地也聖人也一也功豈去天地聖人哉○碧虛子曰美善生於妄情以情之所好爲美情之所惡爲惡縱己妄情非惡而何以己之所是爲善以己之所非爲不善縱己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益美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同無則宇遠德全宇遠美善盡矣若以美善化天下使知其美之爲美

益未盡善也

知則善惡互生難易對陳勢必爭尚賢德故次之以不尚賢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爲子當孝爲臣當忠）使民不爭（飽不思食○忘我）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土同價）使民不爲盜（如意無他）不見可欲（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即喚回○忘情）是以聖人之治㊀虛其心㊁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河上公云）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㊂（○戒愼恐懼○故者）爲無爲○則無不治㊃

復圭子曰尚賢好名也名爭端也若上不好賢則民自然不

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盜伯夷死名於首陽爭名也盜蹠死利於東陵爭利也豈非上之人所尚在名所貴在貨哉苟上者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非閉目而不見也謂天下無可欲者動其中耳是以聖人之治以下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八個字分明是指點金丹大道教人下手處蓋人之不能入道者緣心上不淨一團名利牽扯心不虛也方寸幾何莫非嗜欲所填塞則元精元氣元神不存爲一空殼而腹不實矣虛心二字談何容易心必如太空任浮雲之往來而太虛之體自若如是則元精元氣元神固而腹始實矣心猶慮也所以宅神君氣

統精而志則心之發蹺處也志強則心未免外馳骨力必受其損故弱其志而後能強其骨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根也慾焉得剛則骨弱矣嘗使民無知無欲是復歸於混沌也使夫知者不敢爲也不敢鑿其混沌矣爲者始於有作人難見也無爲者及至無爲眾始知也則無不治者大修行人以身爲國以精不動搖謂之民安神氣充裕謂之國富而國胡不治之有　蘇註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

未嘗遺於野而不用賢也獨不尙賢耳未嘗委之地而棄其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所欲而稿木死灰也獨內不存高心外不遺其跡而已矣呂註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當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當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尙而貨非上之所貴則爲之非所利故不敢爲也夫唯如此則爲無爲而無不治矣

尙賢尙貴則爭欲之心起矣惟聖人治之以虛故次之以

道沖而用之

無源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虛中淵乎似萬物之宗心也挫其銳煉神不露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惟道爲身

釋德清曰此贊道體用微妙而不可測也沖虛也盈充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不盈謂道體淵深寂寞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爲萬物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爲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　沈鼓門曰銳則有觸紛則多端光則有分別塵則渾然無跡大道推挫芒銳而無圭角解釋紛結而無繫累和哉光耀而無英華惟混世同俗並居雜處而不自表潔湛然澄徹非存非亡泰定之中天光自燭眞一之妙洞在目前其沖虛如此吾不知誰之子而能臻此化境其亦象先天一氣統帝之元耳復歸於朴　復圭子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皆是太上生平受用妙處他日點化楊朱曰而雕雕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者不足亦是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之意學者知此體認工夫則處處有着落而入道不難矣

沖虛淵靜爲萬物所宗尋其宗先乎天地故次之以天地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爲芻狗任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爲心也以百姓爲芻狗尙自恣我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動而愈出純亦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王純甫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是太上自危自戒之言也蓋道本不可言而所之以不仁道本不可名而狀之以橐籥知者固得意而忘言矣不知者不視其眞而徒爲嘵嘵也則吾說窮矣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不可名者也守此而心思路絕言語道斷其何窮之足慮太上著書談道而其言若此則其不得已之心爲何如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土芥斯民之意且曰申韓慘刻原於

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即多言數窮之一驗也太上蓋預知之矣　復生子曰猶似也橐即皮囊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即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用之則伸不用則虛以自處謂之而不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若用之則觸動其機而風生愈出愈有故曰動而愈出蓋道原自虛中來豈涉言詮渾然無跡豈落象數故多言數窮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也併狥狗橐籥之喻皆贅談不如守中者吾守中而歸於忘言斯包含無窮乃得之矣　嚴君平曰芻草也謂束狥爲狗古人用以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當用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爲憎也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前陰陽交

通和氣流行泊然無爲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市恩施澤而有以爲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狥狗明王聖主非竭智盡能顯仁示德而有以爲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狥狗也

橐籥舍虛而不屈者由其神也故次之以谷神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此心本無生死是謂玄牝同此一天○玄牝之門念頭動處○一陰一陽圖一是謂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無物不成用不勞也故曰用之不勤無爲而已

自眞人曰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氣天之谷含造化容

虛空地之谷容萬物戴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禀也亦有谷焉曰谷藏眞一宅元神是以頭有九宮上應九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曰黃庭曰皇裔曰天谷其名頗多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元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日則接於物夜則接於夢神不能安久而自定性入自然無爲妙用未嘗至於勤勞迫切故曰用之不勤即此而觀則玄牝爲上下二源炁母昇降之道明矣世人不窮其根源便以息爲玄口爲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孫眞人曰腎之前臍之後大腸左小腸右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也玄關即是玄牝出入之門天地未判父母未生鴻濛之初乃是先

天眞一之炁耳　釋德清曰牝物之雌者即所謂萬物之母也用即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洗蛟門謂生天生地皆由此出故謂之門謂之根非玄牝之外又有門門之外又有根也綿綿之義有三至柔也至微也至長也若存者不可謂之存不可謂之非存也至人無情故無勤凡人有作必有輟愈勤則必有不勤者維之天一日一周而未嘗勤行一度斯至人所謂用之不勤也　薛蕙曰自古爲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神而別爲異說皆非老子之本旨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至哉言乎蓋即谷神之說也嘗爲之說

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爲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而非其本體也顯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非通神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綿綿不絕得天地之根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湛然無爲）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此○無爲）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乎不在）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即天地天地即我以其無我故能成我）

釋德清曰此接上章用之不勤之義也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比聖人忘身故身存也意謂何物長久惟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不自私其身以先人忘我也則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　復圭子曰聖人有軀殼之法身有元神之眞身聖人不養形而養神者以軀殼有壞這個不壞耳後身後此法身也而身先者則此眞身透有無乘虛空而超乎萬有之上也外身外此法身也而身存者則此眞身入水不溺入火不焚而與天地並存也衆人皆後而聖人獨先衆身皆亡而聖身獨存無乃似私乎不知聖人恥獨爲聖人無私也而人盡自暴自棄不肯學聖人故爲聖人私其道於己而成其私耳其實何私之有　薛蕙曰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願由於後外其身而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　程俱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其形而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

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爲中道夭者亦幸矣老君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豈不戚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戡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爲累有其生者且尤老君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生未之思耳

聖人後身外身柔順利物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爲物所轉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此○河上公曰水性與道同居善地無所擇地也○拾

高就下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其實應物正善治無往不正○治徹洞而下染乎高堅而不勞事善能無為而無所不為○隨方逐圓不與物逆動善時與時偕行夫惟不爭方寸不號○不與人逆故人不爭故無尤無尤則上善矣○

釋德清曰此言柔順之德無往而不爭也上最上謂謙處不爭之德最為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可不可惟處於下世人皆好高而惡下惟聖人能藏垢納汙處眾人之所惡幾近也無往不善故幾於道　蘇子由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成形故其理同道

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惟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道體虛無貴不盈而善持故次之以持而盈之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無大無傑不如其已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貴欲無爲不如長保謙而不失

金玉滿堂儉嗇儉嗇裕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知懼○河上公云嗜慾傷人財多累身富貴而驕君心知用自遺其咎毅然不動何咎之有○一涉驕者必致禍患功成名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自有餘○天地合德全是謙卑遜順之義

復圭子曰此接上章上善若水之義持挾也盈滿也已止也不如弗持也揣揣摩也銳思慮精銳也不可長保即人之不可謀者天也知盈而持知銳而揣已為不善況盈而不持銳而不揣者乎金玉非世上黃金白玉乃吾身神氣精之三寶金液玉液是也曰滿堂猶滿身人人本具個個圓成僊佛盡人可作而莫之能守元神元氣元精琢喪殆盡所存者僅後天之神氣精耳知玉液金液還丹誰乎若富貴而驕止知推

金積玉而不知自喪本來之金玉勢必自遺其咎併世間之金玉亦莫能守矣四時之運得序者進成功者退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猶不能常盈況於人乎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分明是指點富貴之人嘗退而修真訪道物色高人推究天道○白真人曰有人要識長生訣只是搜尋造化根古者虛無生自然自然生大道大道生一氣一氣分陰陽陰陽為天地天地生萬物則是造化之根也謂富貴之人最難省悟故有此一段議論○劉師云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在做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

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外物盈滿銳心富貴不若抱一無咎故次之以載營魄抱一

能無章第十

載營魄安心抱一○能無離甚處專炁致柔純清抱朴○二物渾成如母攜嬰兒不離去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塵淨鑑明能無疵身心如一愛民治國恰神養氣能無為無念無為無思無慮○天門開闔心地開明能無雌一而不二○出入明白四達一學能無知終日如愚○能無有如愚不識道泰時清物能無知終日如愚○能無有聰屏智和光同塵生之畜之斡旋四德長養群情生而不有心同太虛為

而不恃智周萬物○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樞真人云忘其所自而無為應事無跡謂之深玄之德

復圭子曰此章太上明明發洩金丹大道世儒不識丹書未聞秘訣而欲以吾儒經史諸子百家解道德經是以凡見而窺仙俗骨而測佛地下人而談天上事此必不得之數予請以所得道家之膚見而洩其一二可乎載如車之載物也營營衛也載營魄軀載之也此凡人之所同生抱一能與營魄而不離則神人之所獨呂祖云精神氣血歸三要南北東西共一家一即丹也抱一則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化為虛矣此不二法門長生久視之道然必自調息始見對中氣出入如烟烟象微消成白久之而息微是專氣致柔也先天祖氣惟嬰兒完全學人養氣能從後天以復先天如嬰兒乎此是鍊精化氣工夫玄覽即同謂之玄玄字也大道既不可名又豈可覽乎玄覽者見解也稍著見解即為大道之疵類矣故必滌除玄覽滓然粹白能無疵乎此為鍊氣還神工夫身為國心為君精為民愛民者愛此精氣也精氣不虧分毫已滿一升六合之數乃得藥之時有作有為之事後來工夫純熟民不期安而自安國不求治而自治能無為乎及至無為眾始知也此為鍊神返虛工夫天門即泥丸宮也神人之所棲又謂之天谷至於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則純陽而無陰矣

然自然有一點如霧如電之陽入玄門透長谷而竟上泥丸有開無闔不是道有闔無開亦不是道裂時震雷一聲忽雨天門頂破真人出見大神通如是則四大虛空皆我光明所燭而已不有其知欲神發光復歸於虛空非能無知乎此為鍊神合道工夫生之畜之者天地也天地有生成而不有之以自私天地有作為而不恃之以為能宰者總也天地有長養而不宰之以自居天地之玄一聖人之玄也玄德即玄門為聖為賢者此玄也成仙作佛者此玄也是之為玄德天地與聖人同此玄同此德也 朱子曰專氣致柔看他這個是甚麼樣工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極處才有一

毫發竅便是剛道氣便粗了忽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有專氣致柔之和則物歸如輻之輳轂故次之以三十輻共一轂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如三十日是也共一轂一月是剛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是月小亦成一月○轂空車得行心空神得止埏埴以爲器陰陽往來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即空諸物受心空道眼開鑿戶牖以爲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聖愚同性五官失衛忘內逐外故有之以爲利得此父母之身爲用無之以爲用存吾厥初同然之理無內無外

釋德清曰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空處以此喻譬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豁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猶濟也老君之學要即有以觀無若即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沈鮫門曰車也器也室也皆有也天下所賴以濟者也故曰有之以爲利車之受軸器之受物室之受明皆無也三者所賴以濟者也故曰無之以爲用按古者一車三十輻法一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孔衆輻共湊之挺和也和土以爲器無轂中受軸處器中之虛處戶牖之空處其有之以爲利人皆知之而無之以爲用非老君不能發其妙也一部莊子多言無用之用

上章發明虛用虛其用則不爲色聲諸根所惑故次之以

五色五音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青黃赤白黑令人目盲其機在目志之所之○眼被色蔽五音宮商角徵羽令人耳聲含外我內○耳被聲塞五味甘辛酸鹹苦令人口爽總其自然○口被味蔽馳騁田獵心猿意馬令心發狂不定身心無所歸○心爲境移難得之貨金玉所貪何用令人行妨

惟心惟心守一是以聖人爲腹其樂也內○意馬物轉不爲目耳隨聲走眼被色迷○收視返聽故去彼取此見色明心聞聲悟道

釋德清曰此言物欲之害教人祛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歆食貨利本無可欲人以爲可欲而貪之眼淫於色而失無色之色故盲耳淫於聲而失無聲之聲故聾舌淫於味而失無味之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貪逐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惟聖人知量知足爲腹者實其腹也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不爲目者棄一以包四也羅綺千箱不過一暖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其餘皆榮觀而已故聖人爲腹不爲目去外而之紛華取

在內之真實

爲股不爲目忘我之事故次之以寵辱若驚

厥旨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無榮無辱此心泰然○寵是辱先　貴大患若身思患預防○身爲患本貴重也何謂寵辱若驚寵辱貴賤得之若驚○荷非吾之所有　失之若驚一得一失寵辱貴賤得之所惡得之若驚○居安慮危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安危累吾心性吾所寄而是謂寵辱若驚於我何有何謂貴大患若身得喪累吾性吾所以有大患者心之不清爲吾有身有我則有身無我則無身及吾無身滿然一天我亦吾有何患忘我忘世非我豈有天真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心治君也身治天下則可以寄天下百年如過客萬物如逆旅能治其身乃可以託天下

可以久而不失

道藏輯要

復主子曰此上下文雖議論登壇而所重不過及吾無身一句若得破則上下文如破竹矣古之達人驚寵若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重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何謂寵辱若驚蓋爲人上者寵人爲人下者寵於人寵雖與辱對辱無得失而寵有得失故寵爲下若一旦得失驟至未有不驚駭者何謂大患若身人生大患有二非人道之患即陰陽之患道此患者則此身爲之累也及吾無身非無真身也解脫此肉身則二患不能入即自真人所謂天地雖大能役有形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合有氣不能合無氣是無身乃超世之事爲一已不爲天下也若經世者亦必先有已而後有天下彼不貴重其身而爲塵勞所役則自治且不暇安能寄天下不愛惜其身而敢精神則保身且未逸安能保天下此所以貴以身爲天下貴以其清虛恬淡之身愛以身爲天下愛以其富貴不與之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齊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　睦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我存乎懷則寵辱不驚常寓凶未嘗忘安足爲天下之正居域中之大乎惟能貴用其身以爲天下愛用其身以爲天下者則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夫如是則得失不在已憂患不在身乃可以大位寄託之此大道之行公天下之心也　張洪陽曰寵辱若驚是忘名

道藏輯要

的事貴大患若身是忘形的事忘名而心不驚忘形而身不累至矣

非順道無形者不能無寵辱故次之以視之不見

貴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身中之心○大象聽之不聞名曰希心中專聽之不見名曰夷身中之心○大象無形視不可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心中專聽之不聞名曰希之性搏之不得名曰微性中之神此三者不可致詰不可以說說惟當以意會○河上公云無色無聲無形口不能言耳不能聞目不能見以神故渾而爲一○同歸於一而已矣其上不皦性情當受之以靜求之以神故渾而爲一○同歸於一而已矣其上不皦無體○莫其下不昧神無方○繩繩兮不可名綿古亘今昭然獨存○非一色也不可以五色分非一聲也不可以五音辨非一形也不可以長短大小度　復歸於無物見物便見心辨是謂無狀之狀心無形和○道無形狀能與萬物作形狀無物象而

與萬物形象是謂忽恍神無去來○迎之不見其首以來親見中不見非今隨之不見其後其去非古○言無窮無極而長存執古之道本無開成以御今之有本無生死○無爲之道能知古始古卽今今卽古聰其總揽萬有自古自今○無爲爲之道因無爲有

復圭子曰至色無色其名曰夷着視不得至聲無聲其名曰希着聽不得至形無形其名曰微着執搏不得此三者曰不能言又安可詰問一分爲三三復合而爲一所謂大道體虛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天處上而明地處下而暗萬物處中而繩繩不絕惟此混然一者在上而不加明在下而不加暗在中繩繩生萬物而不可名終復歸於無物而不可知所

謂藏萬物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藏萬物無狀而天下之狀從此出不見中親見是謂無狀之狀無物而天下之象從此出親見中不見是謂無物之象總之視不見聽不聞搏不得若忽若恍其起無首其卒無尾本無圓成本無生死果能執古無爲自然之道以御今世之有爲聽其自古自今自古能知古始所出之自而不遷其德是謂道紀如是如是 薛惠曰古之道卽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往今始有也今之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卽古之道人之應物不知本源之無物而感於外物以自累此世之迴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眞宅以有事爲賸 事雖萬變而在我之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未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倘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操易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之儒大抵謂老君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已斯言也眾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君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益任虛無以應事曷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君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恃其虛無之本耳觀老君之旨若此蓋明而古之善言老君者未嘗舉以爲說

以解世俗之惑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君之言較然若此而論之者乃如彼則於考文者固已疎矣況其深遠之意乎

能知道紀便爲善士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者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明心見性微妙圓通九執眾中深不可識言道一以貫之不可得而測也○測猶先明視不得見夫惟不可識惟執一故強爲之容謂之道也強不無心爲豫分若冬涉川行處猶兮若畏四隣君子慎儼兮其若客無不敬猶分若冰之將釋心開神悟敦兮其若樸終日不曠如愚曠兮其若谷虛乎屋空胸中渾兮其若濁心與道冥○不垢下淨是也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澄之不清澄之

不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昔既不生今亦不滅）保此道者（道不假修但莫汙染）不欲盈（道無窮色無盡）夫惟不盈（有成亦有敗道本無成無敗○沖虛故能敝潛能不新成（喻如如早是變了也）

復圭子曰今之爲士者昭昭揭日月而行惟恐人不知古之善爲士者猶不然藏器韜光去粗而微微極而交交極則無所不通其精深也不可得而測吾於其不可測處而強爲之形容揆今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冬涉川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客謂謙退不敢直前渙兮若冰將釋渙者解散釋者消亡謂氷泮易溺如恐陷也以上四語皆畏愼之至至人應世之象

敦兮其若樸如木未雕無文飾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無不受也渾兮其若濁藏垢納汙和光同塵也此三語者皆混沌之意主人混世之象蘇子由曰中民之士以物汩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止而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安之滅性也則久而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不欲盈不使之盈也天下之物有新則有敝有敝則有壞而不敝者鮮矣夫惟不盈則新敝成壞無所容心是以亘古亘今能與天壤俱敝不見其舊而壞安見其新而成即荀學道之士慕其新成則與道異矣非大成之道也故曰大成不缺其用不敝

能與天壤共敝者沖虛之善士也故次之以致虛極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忘形）守靜篤（忘心）萬物並作（忘物）吾以觀其復（回光返照見天地心）夫物芸芸（身外無爲）各復歸其根（洞見本來光不昧）歸根曰靜（無生無滅）靜曰復命（我無生死我不能無生死）復命曰常（常光見前如如不動）知常（我能生死我本無生死）曰明（心死方得神活）不知常（道不可以念慮求）妄作凶（一念所形無非幻妄）知常容（得道則大無不包）容乃公（公則仙道道則鬼）公乃王（能爲萬物主）王乃天（本有之天）天乃道（一炁之始爲象之祖）道乃久（道即心心即道）沒身不殆（心無生死道無往來）

終窮（天地雖變道例不壞）

復圭子曰虛靜者乃道之本體得道之人捐情去欲五內清淨如浮雲雖往來而太虛之體自若其虛極矣致即致中和之致主心言而心中之性原靜也前念靜後念不靜未守靜也即靜之中猶有纖微倚着亦是守靜不篤也故必虛而又虛靜而又靜然後可謂之致虛極守靜篤也並作猶言並生也吾不觀其作而觀其復觀復者在易爲雷在地中在十二辟卦即爲十一月之復卦在堯夫則爲月窟天根在云門則爲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在禪門則爲本來面目凡人止知觀泰觀乾不知觀復任其至剝至坤純陰而命終矣不知

物雖芸芸枝葉扶疎而終各歸其根夫春生夏長皆動時毛歸根則靜矣乃觀復之時是謂復命矣物能歸根復命者松栢青青千歲而不朽何爲人獨不知歸根復命乎歸根是得藥再復命是得丹事太上明以大道指點世人先哲註道德經皆憑中說夢常者常常知此入至死日曰無常故復命曰常可與天地同久人患不知此常道耳能知此常道曰明明者不實明見致虛守靜之理歸根復命之竅且明從日從月一陰一陽之謂也若不知常明之道而妄作行旁門者必凶知常容即一粒粟中藏世界洞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也容乃公即仙佛之欲度世人甚於世人之求仙佛也人王王

宰天下天王主宰造化公乃王所謂跳出陰陽之外陶鑄造化而不爲造化所陶鑄也王乃天我心即天心天乃道我道即天道道乃久我命即天命沒身即解脫也萬物有壞這個不壞何殆之有白祖曰形中以神爲君神乃形之命也神中以性爲極性乃神之命也養形中之神以合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也

知常之人道同太上故次之以太上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心之精神是謂之太上下知有之萬物皆有此理其次親之譽之有物生天地無名本寂寥○可親可譽畏不自然其次畏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加其畏敬其次侮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今世忌憚信不足不知有此理只爲太分明有不信平常心是道不用生分別○前行後必隨猶其貴言言尚何哉功成事遂此理常存此心素有百姓皆謂我自然尠鮮陀陀光灼灼淨裸裸赤灑灑

謙論

復圭子曰太上謂太上之世結繩而治也下民不知親已不知疎物儀知上之有君長而已是愛信之心尚未起此無爲而治也其次有爲而治以恩結民故民始知親之譽之乃驩虞氣象其次以法令繩民民格面而不格心節知畏之其次令繁禁多未免淩侮生焉而爭奪起矣信不足焉始由君不信其民有不信民便不信其君上下不相信而猶貴言語以相籠絡入此必不得之數孰若執古御今以太上自處以無

事治天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帝力何有於我哉自然而已無論無畏侮併親譽亦不知也

大道無爲親譽畏侮之情生以致大道分裂故次之以大道廢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自非固有之心本來之性有仁義非其本真智慧出終非本然有大僞即不自然○智慧聰明根塵未識六親不和自相分別有孝慈益所當然國家昏亂生死岸頭身心荒撓有忠臣到此方知有所養也○莫若常和莫若常治

復圭子曰大道無形即道亦不得已而強名也安有仁義自仁義之名立人爭趨之世與道交相喪矣故曰大道廢有仁

義道無雕琢安有智慧自上用禮樂法度以治民皆智慧也智慧一出輒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併智慧翦之故曰智慧出有大偽道既無仁義智慧又安有孝慈與忠名哉大道乾坤爲父母編民爲赤子渾然而已自六親不和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後孝慈見大道之世君曰命臣曰都君曰吁臣曰咈安見其所謂忠自國家昏亂是非顛倒而後忠臣顯蘇文定曰堯非不孝而獨稱舜堯無瞽叟也伊周非不忠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

大道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偽作故次之以絕聖棄智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任其天然棄智寂然無念民利百倍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絕仁聽其自明棄義從道恢然無他民復孝慈安時處順絕巧忘機棄利泯處盜賊無有心兵不起方寸洪然此三者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虛以爲文不足使其便然故令有所屬應無所着淵兒素抱樸○少私寡欲兒素抱樸然無伐

復主子曰此承上文國家昏亂來其將何以教之蓋聖智即智慧也上人恃聖智以治天下而天下人以大偽亂聖智不利孰甚焉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大道包羅仁義亦無親疎自分別以仁義而民反失其眞性故絕仁棄義以還大同而民亦歸於孝慈機械也計較也總之爲巧利也吾以巧利生心則五賊益其內而泰宇不甯奸究尤而效之所謂兵莫慘於慈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聖智仁義巧利之三者蓋文飾也皆絕而去之是質有餘而文不足故令天下專屬於樸素自然少私寡欲矣如是則大道可存而不廢其庶幾大道之世乎

異俗章第二十

向仁義聖智而大道始廢故次之以絕學無憂

絕學無憂無事無爲無思無慮唯之與阿一氣聚散相去幾何所禀者化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所存者神○古今一念動靜間隔離道甚遠人之所畏生死亦大矣不可不畏死生事大無常迅速○善惡可畏荒兮其未央哉流浪生死沉淪聲色○俗人恐學力未至學人恐損之未盡眾人熙熙守眞之志不堅逐物之情易蕩○嗜欲無厭如享太牢饑思喫牛如登春臺恣縱情欲我獨泊兮其未兆專氣致柔能如嬰如嬰兒之未孩冥冥然而無所知泊然而無所爲乘乘兮若無所歸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眾人皆有餘不知而我獨若遺惟恐失之○貪務者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戒欲而我獨若遺惟恐失之○貪務者常樂我愚人之心也哉離種常憂忘機者常樂

沌沌兮俗人昭昭離空亦空昏昏默默俗人昭昭耳目所娛我獨若昏終日如愚○俗人見識於內眞已喪我獨若昏俗人見識於外聖人藏俗人察察用心不已勞神不止我獨悶悶若有所思眞無思者明於內○俗人心細聖人量大忽兮若海遼無邊際漂兮若無所止一心自如萬物無着眾人皆有以一人有限萬機我獨頑似鄙身如槁木心若死灰○眾之事無窮我獨異於人之道不貴人人自遣道而貴食母大道一而已矣○不與萬法爲侶

李息齋曰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爲得學以無學爲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敗也故

聖人以無得爲得道以無學爲眞學故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未免有得此道彼之憾學無時可息矣同爲應對唯恭而阿慢其相去幾何同爲離性善之與惡其相去何若唯阿善惡毫釐有異得失遠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哉生死事大人雖知畏而不思避畏惟至人非徒知之且實畏之勿使無常一旦臨也不可不畏敢曰今尙未央而可荒哉

沈蛟門曰衆人溺於所好心憒乎內目眩於外如享太牢之滋味如登春臺之美麗至人深究其妄自守其中淡然泊然不動不兆若嬰兒百日之前含德未孩之際心融形釋如虛舟之泛泛木葉之飄飄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而若無所

歸也世人狥其所知自謂餘財以爲奢餘智以爲詐至人視之皮名利心如虛空無乎不忘故曰若遺終日如愚不虧其神故曰沌沌兮而無分別世人用神於外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至人靈光內燭披褐懷玉故曰若昏世人嚴明苛刻見察淵魚至人窈窈冥冥似知不知故曰閴閴海之爲物無涯無岸至人之心不滯方隅離諸邊徼故曰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以用也衆人貴有用之用而至人獨貴無用之用形若槁木而心如死灰故獨頑似鄙　復圭子曰嬰兒在母腹中惟以母爲食既離母體猶然食母也及其漸長食世味而已能知貴食母者天下有幾人哉非鍾天地之間氣超出名利之奇男子度越凡塵之偉丈夫必不知也此母乃先天眞一之炁原在母腹中來也至十六歲而母炁完後漸次耗而母炁幾亡矣大修行人果能食母以復先天之炁則築基在此結胎解脫亦在此學人不可不知釋德清曰此母字指虛無大道能生天地萬物是道爲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衆人背道逐物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故獨求食於母　王純甫曰絕學無憂豈誠莽莽然無所用其心哉蓋所絕者世俗之學而所貴者食母之學也

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大無不包惟道是從無不入道之爲物○惟恍惟忽不可以可以識識○若存忽兮恍兮即道即心若亡人莫可測忽兮恍兮即道即心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即心即道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心與道合其中有精○物其中有精此即眞空而後其精是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心無所始即眞有也亦無所終其名不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順以長存惟道爲大以閱衆甫萬物之中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五行之中○以此審知萬物皆道之人爲最靈以此○精炁所生非道則不然也

復圭子曰首言道不可道又不可名無爲天地之始無之以爲用恐人認道爲虛無故此章專言無中之有以破空虛之障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識矣道之狀若何恍似有也居有非有忽似無也居無非無

有無雜定矣然且無象之中似有物象故曰忽兮恍其中有象爲萬物法象也恍兮忽其中有物爲萬物體質也窈兮冥兮其中有精純一不雜也其精甚眞不事粉飾也其中有信大無外小無內遠徹天地近取身心無一不應驗也自古及今天地長存則此道亦長存故其名不去閱歷也甫美也衆甫指天地萬物稱衆甫者見物無非道之義然者所以然也吾何以知衆甫之所以然哉知之以此道耳　薛蕙曰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言衆甫一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衆甫可謂至多吾所以知其然者以其同出於道得其母則知其子矣

曲全枉直窪盈敝新接上章孔德之義也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性不可窮○委曲從就於人　枉則直神不可測○枉者全自本眞不爲外物所虧　窪則盈心不可盡○窪已而伸他則能直窪則盈心不可盡○敝則新以心盡心○少則得以性窮性也謙則受益　多則惑以神測神○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心即性性即神多從簡得易　多則惑事繁則亂　神即道○一能總衆　不自見故明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不自顯己之明而用人之明其明乃大　不自是故彰多少分明　不自伐故有功心上工夫何分彼此○忘其功則存其功　不自矜故長功心不改矜故長終古長存　夫惟不爭守柔忘我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尚忘

何況非我古之所謂曲則全者性不窮豈虛言哉是眞語誠全而歸之一實語　恆正無往不正○不自見以下皆謙遜之義謙則無爭無爭則全歸本然之樸矣

復圭子曰曲與全對枉與直對窪與盈對敝與新對得與惑對言觀草木含芽人生始胎何其曲也而他日枝幹完百骸備必委曲方周全豈非曲則全乎一陽初復於地下鬱而不伸者枉也先儒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發散則直遂矣地窪下水聚之人謙下德歸之故曰窪則盈物久則敝敝極更新時久亦敝敝極自新故曰敝則新少與多反得與惑反乾易知斯無不知坤簡能斯無不能學有專業道有專門可不謂少則得乎夫道不欲多多則雜財多惑於所守靜多惑於所

聞可不謂多則惑乎是以聖人不務多而務少一則少之極矣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致虛守靜歸根復命皆抱一事也爲天下式則欲人人如我之抱一矣抱一者謂與道俱不自見而因人之見斯無所不見故彰有功而不伐故天下歸功有長而不矜故天下稱長總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爭端也一人安能與天下爭不見不是不伐不矜則不爭矣天下人莫能與不爭者爭以上四者皆曲則全之道不惟於今爲然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不全於全之日與所謂曲則全也夫全非獨自全也內以全己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還故吾抱元守一可以爲天下式矣李息齋曰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惑此盈虛消息之至理聖人所以能爲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惟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求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又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而歸之

不矜不伐不爭持裏希言故次之以希言自然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無可飄風不終朝有爲者也○驟雨不終日何可長說得飄風不終朝狂則不久　驟雨不終日也○驟則不久爲此者天地終不可久也○是以天地尚不能久天地萬物無非長　而況於人乎惟此心爲實緣者即妄而已不可躁暴　故從事於道者了心而已不當如風雨之　道者同於道無思即道○德者同於德爲無爲○失者同於失忘所忘○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我同於道道亦同我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我同於德德亦同我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我同於失失亦同我　信不足焉自信不及有不信焉日中逃影疾走渴死○惟知道者不以得失疑道

呂吉甫曰此接上章不爭之義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知其所以言則言出於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於暴戾非出於自然也天地爲之而不能終朝終日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而數窮宜矣　復圭子曰人當安靜希言不當如飄風驟雨希言即是道惟聖人從事於道妙契其同與有道者同於道有德者同於德豈惟不作道德想亦不作得失想故可同有道德者樂得亦可同無道德者樂失得失渾然而已世人見不到以道德分曹得則喜而失則悲嘵嘵多言何爲哉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若愚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心如牆壁乃可入道跨者不行心性頑梁體露頑常自見者不明凡所有相皆是虛自是者不彰不可以聲色求不可以名相見自伐者無功百念雲消而風止安自矜者不長真靜妙明徹靈通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仁者見之以爲物或惡之贅起是病不始念起智　故有道者不處也不始念起惟恐覺遲

釋德清曰此承上章多言者不能持久猶跂跨之人不能立行跂足跟不著地也跨闊步而行也益跂者止知要高人一頭不知不能久立跨者止知要出人一步不知不能久行以其欲速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爲下四句之譬喻耳自見謂自逞己見自是謂偏執己見此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跨其功自矜謂自炫其能此皆自私好勝之人不但

無功而且速於取死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此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以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上章有道不處故發明處道工夫曰有物混成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物混成寂兮寥兮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獨存周行而不殆無窮無盡可以爲天下母能生天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無邊大曰逝無盡○無有邊際逝曰遠無盡○無有邊際遠曰返無住○收拾得來故道大○天大同乎無始地大同乎無終王亦大心君也域中有四大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獨存古之又古而王居其一焉卽心是道人法地有所

依據○河上公云氣和穆得五穀土滋擢得甘泉道如斯得之

地法天一靈妙有法界圓通○天法道○清虛湛然不動自然生育道法自然○密運而已

復圭子曰此發揮大道之妙而爲有道者之所處也當混沌未鑿果孰主張是實有一物混成完具徹上徹下周流磅礴先天地生寂兮無聲可聞寥兮無色可見獨立無匹常存不改始盡也危也一氣周流而無窮盡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此物至玄至妙吾不知將何以名之字之曰道已不得已强爲之名曰大其有限量乎大曰逝無有執滯逝曰遠無有邊際遠曰返收拾得來查出八荒之外而遠之不過返入寰府之內而潛之益深周而復始遠而復近

歸而求之人心足矣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道大而後天地大也有天地而後有王故王亦大也域中有四大道與天地王是也而王居其一此王非天王人王乃身中之眞君王主於一身是也玄同子曰備閱諸家註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浮泛帶過似未愜當愚以謂地有眞炁則能時其生長成熟厚重悠久人則之而成道故曰人法地天有眞息則能序其寒煖溫涼風雷雨露地則之而成歲故曰地法天道有眞常則能圓其虛靈妙有澄湛眞空天則之而成運故曰天法道自然者則○如此而已道亦○如此而已故曰道法自然雖有地天道之序而無階便是精炁神之分而合一人能抱一則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返合虛卽是人法地人法天人法道而入自然之妙境也歟

不離錙重克復揔荷燕處超然轉物而不爲物轉以明上章法道之義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心爲萬物之宗靜爲躁君能變化虎豪乃天亡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錙重惟恐喪失○雖有榮觀無所持守○而以身輕天下則失臣情慾所使躁則失君無所榮取辱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草木之華輕

故寄落根重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能變化虎躁故天將是以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榮觀謂大庭無處后妃所居超然者不染不着也奈何萬乘之主慈惜徇慾而以身輕天下乎王者輕泆則失臣治身輕泆則失精王者躁動則失君位治身躁動則失其精神也　李宏甫曰有鎰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當無處則雖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復圭子曰鉛性沉重而喜墜汞性輕飛而喜升以鉛制汞是以沉重而制輕飛內丹結矣故曰重為輕根身靜則氣定氣定則了命心靜則神全神全則了性而一了百了矣故曰靜為躁君是以得道之聖人終日行善行大候也鎰重即河車北方正氣號曰河車載金上升度我邊家不離鎰重者時時河車運轉以鉛制汞是重為輕根也雖有榮觀者大庭廣眾之中無欲以視其妙所謂眞空不空也燕處即入室也有欲以觀其竅燕處超然而不染所謂眞色不色也是靜為躁君也萬乘之主指主持丹道者言借來喻修道者之身貴重如萬乘也以天下視天下則天下重以身視天下則此身重奈何萬乘之主視此身輕於天下乎鉛重為君汞輕為臣此身輕搖其精則汞飛而臣失矣靜為躁君而躁不能君靜汞既躁而飛鉛必走而墜矣此章語

語皆金丹細味惟在學者煉已立基以體貼之耳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猶鼓跨風雨之喻總結二章法道體道之說總下章善行之義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以心善言無瑕謫以性隱機○關知心善計無籌策以神全○一繩約守道者外繇萬碰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合神於無○巻藏守道者外想不入內想不出無關無閉無出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合於無道○是以聖人心一常善無棄人而已常全無棄累　救人視人猶己○故無棄人凡關有生常善救物見物便見心修己安人見心便見道○隨機故無棄物心起物外而不外物○是謂襲明定能生慧實者攘之愚者救之利物　故善人者正己處物不善人之師物自物我自我不善人者來心亦不可厭心而離生死　善人之資生死自此心自此心不貴其師道無可學不愛其資塞灰枯木雖智大迷一念萬年○是謂要妙真道屏智如愚　是謂要妙合真

復圭子曰此章言聖人善行大道過化存神之妙夫人以行為行車行有轍步行有跡惟以不行為行者行滿天下無身過此之為善行夫人以言為言言而盡道恐有瑕言不盡道恐有謫惟以不言為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為善言用籌策以揣世務未免得此而遺彼吾大其心以體物無籌策而天下之籌策不能外計孰善焉付關鍵以固精神者可閉亦可開吾空其心以忘物無關鍵而天下之關鍵不能過閉孰善焉特繩約以聯屬人情者易聚亦易散吾悠其心以成

物無繩約而天下之繩約不能踰結玦喜焉民吾同胞也無擇人而救無棄人而不救斯爲善救人物吾與也無擇物而救亦無棄物而不救斯爲善救物襲掩也禮記裘外加衣謂之襲裘則襲明還是掩明而不露也況上文無轍迹等語皆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的光景一般聖人視善與不善爲一間故善可爲不善師師者法其儀的也視不善與善不甚相遠故不善可爲善人資資者資藉其攻玉也若不貴其師無善可爲也不愛其資無過可改也雖智大迷即大智若愚之謂非襲明者能之乎此之謂無棄無不善師資兩忘天下之妙爲以加此

守雌守黑守辱不見自已之明接上章雖智大迷之義

返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 神也守其雌 性也爲天下谿 心廣體胖○不自高大萬派歸源爲天下谿 深妙常德不離 顚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復歸於嬰兒 無念知其白 性也守其黑 命也爲天下式 空即合無物氣象爲天下式 見聞知覺皆空寂常德不忒 準定不差復歸於無極○知其榮 心也守其辱 我也爲天下谷 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爲天下谷 虛中常德乃足 身心自如身外無餘○淵然圓滿復歸於樸 大易無極知此則性全樸散則爲器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萬物之樸散則爲器用道散則爲神明流於日月分爲五行聖人用之 知有此理則爲官長 知有所設教化人故大制不割 心同虛空虛空非心

王純甫曰天下之事固有時而當用剛有時而當用明有時而當用眞此常人之所以必知雄知白知榮也然剛不制於剛而制於柔明不戕於明而藏於晦眞不基於眞而基於賤是剛也明也眞也物之末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始也母也此聖人之所以守雌守黑守辱也而天下之母歸之矣其言焉往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復圭子曰此一章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十二字乃徹上徹下語也學道者得之則可以出有入無而長生久視有德者得之亦可以獨往獨來而登道岸顧人所得之淺深何如耳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上也而下之知雄守雌也是謙下如深谿常

德不離無時不然也復歸於嬰兒併雌雄亦不知矣知昭昭之不勝其冥冥也以養晦知白守黑也是潛德可模常德不忒溫而理也復歸於無極併黑白亦不知矣知繁華之不堅久也而去華就實知榮守辱也是藏垢納汙爲天下谷常德乃足知足不辱也復歸於樸渾然不雕併榮辱亦不知矣若樸散斯雌雄黑白榮辱分而道器亦分矣聖人用之以治世也則有官長而尙雄尙白尙榮矣非大制也故大制不割猶然守雌守黑守辱復歸於嬰兒也無極也大樸也愚前所註皆吾儒眼前之理未得老君之神若以老解老則刀圭入口羽翰自生更覺伐骨洗髓可乎道家陽丹一粒直於坤宮則

雌矣然雌中之雄是謂大雄故聖人知雄而守雌我沈而彼浮爲天下谿也皆不離日用尋常之德至復歸於嬰兒則純陽矣白者金精西兒也母隱子胎壽軀於坎黑者水基北坎也金生水水中有金故聖人知白守黑神明自來凡學道者誰不是法是則乎常德卽守雌之德不忒者火候分毫不爽也復歸於無極者完此太極之軀也五行順行金常克木五行顚倒金伐木榮釋氏謂忍辱仙人漆園吏云香從臭裏出甘從苦中來聖人知榮而守辱似谷之無所不容而常德無欠無缺火候足也渾然如樸之未雕復歸於一所謂及至無爲眾始知也若樸散爲器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矣聖

人知此理官天地而府萬物未免有所制作故大制則不然不失本來面目而豈肯割裂剖析以傷混沌哉

無爲則無敗無執則無失接上章守雌守辱之義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欲行此道看見其不得已道本無爲天下神器心之所居不可爲也無作無止無任無滅爲者敗之道本圓成○貪執者失之恩者逐於外貪者執於內聖人皆僞之吾亦非聖人故物或行或隨念茲在茲或噓或吹恩無精思此理○有此便或羸普用或載或隳有彼切忌隨他去是以聖人我也去甚過猶不及去奢常道如如去泰道無不足○去爲者執者之敝而以自然輔自然

左同子曰丹經皆指身爲國精爲民則天下亦國也言天下之道卽言治身之道也聖人以清靜治身以無事治天下此太古之世醇龐之民固可無爲而治也及至世降道漓稱述起若徼犹之作祟蚩尤之興戎則其爲之也吾見其不得已不得已而爲之之心亦大彰明較著於天下矣但天下雖大號爲神器人神好靜而以有爲擾之則神不常矣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道本不爭而妄爲者之者必敗道本圓通而固執逐之者必失凡物一切或行於前而不知隨者之在後或噓之欲溫而不知吹者之已寒知今日之強而不知他日之羸知前車之已載而不知後車之且覆種種變幻皆有爲也惟聖人能於不得已之時爲無爲去甚也能於不得已

之時欲無欲去奢也能於不得已之時執無執去泰也無論治身與治天下無二道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尙兵武接上章去奢去泰之義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道與心合不以兵強天下兵強者禍必不遠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心荒於不事其事好還歸根復命○惰心與物競心與心戰神狂大軍之後事與神狂必有凶年情慾馳騁所處所到不敢以取強忘我故善者果而已矣定力而已果而勿矜勿伐勿驕存之以和○傲取美美極必變果而勿強物壯則老心爲物移○草木壯極則枯人壯極則衰強者不可以壯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心所不道早已神爲性所室蔽○永失眞道

呂吉甫曰人主者無爲也佐人主者有爲者也取天下不能無事而欲以强勝天下未有不反乎所者也　蘇子由曰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至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況以兵强者耶果決也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不敢以取强故果而勿矜去甚也果而勿伐去奢也果而勿驕去泰也果而不得已無心之果也果而勿强自然之果也豈敢以取强乎哉若夫壯則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

老死以兵强天下者壯矣能無死乎　復圭子曰此章先哲皆從人道上看猶之可也惟白祖師俱以大道註之淆其源也弟子敢不揚其波乎身爲國心爲君人主也故學道者欲以道佐心君自有上善若水至柔至弱之道守雌也守黑也守辱也不以兵强天下不露鋒芒也其事好還好返本還元也歸根復命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心兵起處露地荒蕪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魔軍馳騁精氣耗散也故上善雖至柔果而已者弱其志强其骨也釋氏之金剛道家之鐵漢也不敢以取强即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也果而勿矜去圭角也果而勿伐忘功德也果而勿驕化意氣也果而不得已無容心也果而勿强任自然也總一果而已也總一不敢以取强也直爲壯曲爲老師老必潰物壯則老老者必死是謂不道不知佐人主攝生之道心地刑棘生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已止也不道早已者有道則長存無道則早已自然之理也

不以兵强天下故次之以佳兵不祥之語

假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以心勝物終莫能勝○驚精神爲物和氣不善之器故不當修飾物或惡之所誘故有道者不處不離生死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主柔　用兵則貴右任眞○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非君子之器與競事主剛　過心清涼○非君子樂用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欲求合道乃不合道○恬淡爲不幸用兵以自守護

上寂然○渾然一勝而不美兵者是不好之事也　而美之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樂殺人用心一處無事不濟○要其功名肆其剛勇　夫樂殺人者絕慾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殺人者能一之　故吉事尚左○不可師心位因事尚右當爲心師○偏將軍居左省心○主生上將軍居右全神○主殺故居右陰　言以喪禮處之若論此事也陰殺位也陰　殺人之衆六賊之兵已息三尺之火以悲哀泣之心死神活○傷已德薄不能不焚以道化民而害無辜之人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孤光獨露○明君子貴德而賤兵因不得已而追不尊也

復圭子曰此章大旨全在恬淡爲上與不樂殺人也夫人一身不出陰陽二端兵乃我之陽神能戰退羣陰是殺已也已私殺得盡方有陽而無陰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

兵然兵可用也不可佳也愈佳則愈爲不祥之器矣以之自治乃心兵也不鋒刃而利不器械而威何惡於兵倘佳兵藉器宜爲物之所惡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法天之左行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用兵則貴右法日月之右行兵家用正爲陽用奇爲陰用兵之道無出陰陽而已矣兵者不祥之器形而下之謂也是境殺心則凡也非君子之器以君子之器則道也形而上之之謂也是心殺境則仙也不得已而用之以自治惟以恬淡爲上無私可攻無欲可剋澹然一寂寞無爲之境界不必戰勝而自然淸靜待戰而後復此本體便爲下德而不美矣若以戰勝爲美便有樂

殺人之心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以倘兵器而不倘道器也若君子之器則不樂殺人而樂自殺如下文自知者明自勝者强是也故吉事倘左取東方之生氣凶事倘右取西方之殺氣偏將軍居左乃東方木處柔而聽令也上將軍居右乃西方金處剛而制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以悲哀泣之者哀其勝人而不能自勝也戰勝以喪禮處之何也蓋用兵不勝則喪國幸而得勝所喪元氣亦多矣理欲交戰不勝則喪心幸而得勝耳目口鼻非吾有亦喪我矣非無爲也總未若恬淡爲上不戰而勝之爲美也蓋靜中行持左進陽火陰極生陽陽中有陰陰反爲主陽反爲賓非得眞人口訣未易

解也

君子所貴恬淡無爲乃道之常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河上公云道能變能陽能施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樸雖小亦甚天下不敢臣道爲萬化之君侯王若能守守一萬物將自賓心爲主物爲客天地相合身心以降甘露大道得矣○和氣所致民莫之令而自均心無病而身自安心無爲而神如一自始制有名道也是樸散而爲器也名亦既有心也○羣有化盡含此樸性也○依止於道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命也○知止則不爲名而逐末體道之在天樸○不使遷流下心之猶川谷之與江海萬物歸一歸一而已○在我猶川谷之與江海千枝萬葉共一本根

復圭子曰常道不落擬議故無名以其未雕未琢故謂之樸

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所自生哉匹夫得道倘能使其所居之地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也侯王若能抱樸而守一則靜爲動君一爲萬主萬物有不賓服者哉天地相合水火交也以降甘露神水入華池也民莫之令而自均言人人可能第人身之天地不合安望其甘露降哉樸倘無名若樸散爲器始制則有名矣道也誠知無可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知止止者鎭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澹然自足危殆安從生譬道之在天下樸不能不散而爲名水不能不分而爲川谷顧名立而知止非樸亦

復於樸川谷分而爲江海江海非源亦復歸於源然則道雖無名遠取諸物不若近取諸身川谷即人泥丸宮之瑤池也太淵池也津液之山源也江海即人之氣海也血沼也華池也丹家所謂氣歸元海謂無窮是也

證前二章用兵之戒知人勝人明於外不若自知自勝存於內

辯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不爲物所轉也）自知者明（以心合道○勝人者有力（久於其道而化見於內也）自勝者強（其積力久○勇於不敢則活）知足者富（何物非道○貧亦樂也）強行者有志（有志者事竟成始終不殆）不失其所者久（性常存也）死而不亡者壽（神不死也○眞一常存○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

晃

復圭子曰此章八句一主一賓一淺一深不得一概穿鑿而以妄見强解也知人者智見於外也不過識人之善惡優劣而已自知者明見於內也非返聽無聲內視無形者不能也勝人者有力勇於取也不過膂力血氣之剛而已自勝者强勇於不敢也非克己復禮中立不倚者不能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可不謂知足者富乎子貢之請息冉求之自畫由無志也若顏子之請事斯語自强不息可不謂强行者有志乎徙蒙則無成無恆則不永若不爲事變不爲物遷基址堅固方爲不失其所者久也死則死矣何以又曰死而不亡丹經云心死則神活魄滅則魂昌此死乃形死非冢解脫是也若眞精神則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又云道氣長存是也然而平日工夫皆從自知自勝自强有志不失其所積累而來志於道者不可不知大道爲萬物所特以生而不辭接上章不失其所者久之義也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心無方所○其可左右（了無所知○可左可右無有限量）萬物特之（大悲備）以生而不辭（大道無生不免於生萬化自成）功成不名有（衰無所利）愛養萬物（道能愛物）而不爲主（忘其所自○道無偏私）故常無欲（爲主）可名於小

矣（道雖小含萬物）萬物歸焉（人能虛心而不爲主）而不知主（尚自不見乎我者何況於我哉○任運自然）可名於大矣（何所不容）是以聖人（心也）終不爲大（衆子藏世界子納須彌）故能成其大（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其如來合）

李息齋曰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即取之左右蓬其源之意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辭其勞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名其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爲主復圭子曰大道無名著一道字已爲强名吾從無欲處觀之道無欲故能使萬物各厭其欲則無小不入而名於小可矣吾從萬物歸焉而不爲主處觀之道忘主故能使萬物各得其主而大無不包而名於大可矣第化育有到不到而參

贊之功無不到即聖人亦不知其到也此終不爲大即丹經及訣其根源一粒如黍大是也故能成其大即丹經會得此離基三界歸一身是也

大道汎兮乃極廣大而盡精微故次之以執大象天下往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萬物歸往而不害道無鬼神歸往獨來安平泰心安則性平性平則神泰○萬民逐樂與俱從心不邪念自絕道之出口淡兮其無味無味之味○視之不足見道無形聽之不足聞道無聲用之不可既道無盡）

釋德清曰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眾形有形者無

道藏輯要 太上道德寶章冀一 聖 心集三

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晏然如春故無不泰○復圭子曰此承上章末句來大象者道也夫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天下萬物皆歸往之矣不害猶言而不害也天下各得其所欲而來各厭其欲而往安也平也安平之極則泰矣○玄同子曰樂與餌俱者凡脣色香利靡麗繁華可以移人志而樂人心者皆餌也吾執大象以往尚有何物可以餌吾哀而樂其餌即即有餌吾者吾姑以樂與之彼邪幻之過客當自銷形滅跡於無象之外止而不前所以執大象之道淡若無味而無味之味爲大味視若無形而無形之形爲大形聽若無聲而無聲之聲爲大音變化無方廣大無際而用之不可既故能成其大

用之不可既者乃微明之利器也即翕張強弱廢興之妙用

微明章第三十六（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噏翕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廢興奪與是謂微明幾微先兆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若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舍即即是）是謂微明幾微先兆

復圭子曰此章止以柔弱勝剛強一句爲主翕聚也張大也開擴也心體不先開擴致廣大則不能翕聚而盡精微此所以欲翕而先張也弱之挫其銳也強之鼓舞其精神使不倦也工夫必先有作有爲方能造到專氣致柔此所以欲弱而

道藏輯要 太上道德寶章冀一 聖 心集三

先強也廢是廢耳目墜肢體黜聰明也興是興其師旅出我之陽神戰退羣陰而後百念消融則欲廢而安得不興乎奪是奪造化之樞盜天地之氣與是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則欲奪而安得不與乎其理甚明而其機極微此之謂微明夫人神至柔也神能入金石而無礙入水火而不溺不焚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故曰柔弱勝剛強人範圍於陰陽之內猶魚之在淵而不可脫淵國之自操其利器而不可示人以利器也聖人即跳出陰陽之外如龍之躍淵變化而不測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收有貪天功以爲己力者無有哉○呂知賓曰天之道物之理人

之事其勢未嘗不如此者也於張知翕於弱知弱於興知廢於與知奪非知機者孰能與於此哉故曰是謂微明然則能翕張弱強廢興奪與之者無形而柔弱者也為其所翕張弱強廢興奪與之者有形而剛強者也則柔弱之勝剛強明矣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人離於柔弱則死之徒而已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非器之最利者乎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則其所以圖回運動當在於無形之際安可使知其所由來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柔弱勝剛強正為無為之常道故次之以道常無為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用之不可既）而無不為（何所施而不可）侯王若能守（心生於道）萬物將自化（萬化自然）化而欲作（欲起）一念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盡知真一處當使六用息）（我行道德人亦道德）無名之樸○亦將不欲（道常無為）不欲以靜（而無為）天下將自正（身心一如為無為則無不治）

沈蛟門曰道常無為者其本體也而無不為者其妙用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惟無物然後能物物故貴無為也王侯無為而萬物將自化惟無為之不能耳胡思不化哉顧自混沌鑿而侈肆生情竇漸開繁華日增固欲有所作為矣聖人於是提防之鎮以無名之樸凡一切有為之法如可為可貴可欲可制之名皆卻而不敢為修玄默以鎮之久則無知者無欲有知者亦不敢為而安作之心自靜矣夫無名之樸亦難言矣聖人內忘抱樸之念外化抱樸之迹夫是之謂真無欲夫是之謂真靜故天下各正其性命之常上無為而下亦無為此所謂無為而無不為之常道

白玉蟾眞人　章句
復圭子程以甯　開疏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無著是以有德不自有其德下德不失德有所著而有以爲道無可爲○以德爲上仁爲之以心合道而無以爲寂然不動上義爲之以物爲心而有以爲流而上禮爲之道法自然而莫之應去道而攘臂而仍之自昧其天○以禮齊物物終不齊故失道而後德

不能神其神失德而後仁不能性其性失仁而後義不能心其心失義而後禮已非前自然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已非前自然

前識者道之華○非眞而愚之始也不可以知知知卽不知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收視返聽故去彼取此回光返照○去虛華取敦朴

李元素曰上章云道常無爲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爲故合道下德有爲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爲近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爲多不實以禮齊物物轉不齊蓋有爲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義而返德自德而返道直造無爲也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況蛟門曰主人無爲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不言而如神不視視爲仁義禮而仁義禮時出而不窮應物而無形是謂未始出吾宗上德也得無所得者也惟無所得是以有德也自此而下一涉於心思作爲可名可稱之境若仁義禮者皆爲下德僅能合於守道不失德而已自有得之之名而太朴始渺全體始析其去德也遠矣是以無德又曰道無在而德有在道降而爲德德無跡而仁有跡德破而爲仁仁無別而義有別仁壞而爲義義無飾而禮有飾義衰而爲禮謂之上仁上義上禮非假之者也而弊猶至此又況其假之者乎故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忠信在中不言而飲人以和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朴而不明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漓也禮者盛揖讓之容繁登降之節倡則必其應施則必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相校故禮立而文行實意衰矣實意衰故人懷輕薄徂詐之心而亂從起矣前識所謂智也仁義與禮皆從此出故特揭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忠信而已矣何以禮爲居其實不居其華道而已矣何以前識爲追踪上德而返自然之朴終不忍舍此而取彼也凡老君之言皆爲明智者辨非與守筌簡繩墨者論也故其道爲至道其文爲秘文仁義禮有偏言而道德無偏言仁義禮之名有方而道德之名無方也論大道莫先於道德爲其名

淳成面無端論立教莫先於仁義禮爲其名切近而眞實失道而爲德失德而爲云云者猶隆祖而爲父降父而爲子云云耳老君詳於上而畧於下明大道之源而息支離之弊將令子子孫孫常以祖宗之心爲心體子孫衆多老君之言可行於有道之器不可行於凡品是以孔子之教必詳於下使中人以下亦可以循規蹈矩而不爲惡至於性與天道子貢之儔亦云不可得而聞者此也○復圭子曰吾儒言道有天人太上言德有上下上德卽大道也不自見德是以無往而非德下德卽人道也執著於德僅不失而已反與自然不合是以無德上德無爲本體清淨也而無以爲併制作亦不事

其結繩之世乎下德爲之漸雪其精神而有以爲則法網漸多其三代之世乎仁則德澤及於民矣弟上仁雖有作爲而卒歸於無爲王者之風也義則裁割斷制之意矣弟上義亦涉意氣而不免多事五霸之風也德有上下而仁義無上下上禮者制禮之初也有應者必有不應者至於攘臂而仍之禮斯下矣吾遡其源道降而德德降而仁仁降而義義降而禮夫禮原以止亂不知者以爲挽澆爲淳息紛爲恬寔知繁文勝而矯僞生雍容盛而武備衰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前識原以破愚不知者以爲宣揚大道化暗爲明寔知眞寔喪而泮華顯智識開而羣奸出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黜禮去識而後大道可幾○薛蕙曰程子有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竊謂老子此言所以究道德之終始而著其原流之漸也語其始則一本而已及其終也去本寖遠而德寖異矣誠豈分而爲五而泮然不相合哉且老子之言本爲易見其曰禮者忠信之薄訓之薄矣不曰非忠信也前識者道之華謂之華矣不曰非道也是則老子之言不爲不明豈程子偶未之思乎又議者咸曰仁義禮法聖人治天下之具也老子之學乃欲棄仁義絕禮法使其說行天下惡得

不亂乎圭於後世士果有尙淸談而廢實行嗜放達而道名教天下化之遂以大亂如晉人者是已其禍出於祖述老子之道故也議者之云既不足以知老子之指亦未能盡知晉人之弊也嘗謂晉人本非老子之學其亂天下蓋有故矣夫老子之學所以棄仁義絕禮學而豈徒哉其棄仁義將以宗道德也其絕禮學將以反忠信也如晉人者吾見其棄仁義矣未見其宗道德也吾見其絕禮學矣未見其反忠信也自太康之後至於江左士大夫務名高溺晏安急權利好許伎其弊卽偷極矣若夫尙淸談嗜放達猶其小者耳晉室之亂凡以此也老子之書烏嘗有是哉老子之言曰太白若辱

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晏安乎少私寡慾急攘利乎不見可欲好聲佞乎若畏四隣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淸談乎以此觀之與老子之書若方圓黑白之相反安在其祖述老子之道哉玄同子曰嗚呼三教相成猶如鼎峙固不可互相訾議也自三代之季以至戰國臣弒君子弒父亂臣賊子書於春秋者烟烟又自秦漢以及五代唐宋興亡隆替不可勝紀其間乘阿衡之任據公孤之位假行仁義禮學於朝堂之上乃窮凶簒移人社稷極惡亂亡人家國殆有甚於晉人者慿代史書又其烟烟如此則程朱爲一代大儒謂宜統爲持論曰某朝祖述孔子其敝若彼某朝祖述老子其敝若此矣而不

知皆奸雄之巨者竊竒舜湯武伊周之迹而行其莽操懿師神逆之禍也若輩之罪天人共忿豈孔子老子大道之過乎此千古定案亦千古快論奈何釋此不議而謬指尚淸談之一言遂藉爲口實以互相訾議哉嗚呼拒楊拒墨乃戰國不得已之舌而入此出彼豈吾輩體三聖之素心況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老子之黨無賤儒之肺肝也

去彼取此者去其末而取其本也本者一也故次之以昔之得一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我是何人）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昔之得一者）天無以淸將恐裂（天法道○地無以寧將恐發（地法天○）神無以靈將恐歇（道法自然○）谷無以盈將恐竭（山岳崩摧神者消滅無靈谷無以盈者消竭無水）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故去彼取此大道一而已矣）侯王無以爲貞（和氣耗散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一點不動萬化自然）故貴以賤爲本（神者性之基）高以下爲基（性者心之本）是以侯王（心也）自稱孤寡不穀（無所用其用）自卑（自下）此其以賤爲本（誰道爲身非乎）故致數車無車（無我）不欲祿祿如玉（不有格）珞珞如石（寧然自全○自卑昇高不忘危也數車之名伴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數較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也）

復圭子曰昔是何時乃未開闢之時一是何物卽混混沌沌

其中有精環之而爲太極直之而爲一卽道也此一先天地而不老第得其一以淸一以甯者非天地乎則一之微上下也此一運神省而不滯第得其一以靈一以盈者非神谷乎則一之透隱顯也此一體萬物侯王而不遺第得其一以生一以貞者非萬物與王侯乎則一之充宇宙也分言之自一淸者甯者靈者盈者生者貞者之異合而言之其致之則一耳大哉一乎天可淸而不可裂地可甯而不可發天地不壞卽一不壞也神可靈而不可歇谷可盈而不可竭神谷長存卽一長存也萬物可生而不可滅侯王可貞而不可厭萬物侯王不轍則一不絜也白祖師註昔之得一者云我是何人

潛玩此四字昔之得一者如此如此則今之得一者必不讓天獨清地獨寧而不裂不發也必不讓神專谷盈而不竭不渴也必不讓萬物侯王偏貞而不滅不蹶也若削一以貴之無貴無賤無高無下無本無末無大無小無精無粗其致之一也胥有彼此耶不觀王侯至貴也百姓至賤也百姓散於下則王侯孤於上非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乎大修行人以身為國心為君精為民然初入門必先從積精起是貴以賤為本性者天也常潛於頂命者海也常潛於臍先性則水中捉月先命則登之萬里遠途有路可通故曰高以下為基是以學道者未得必不悼艱苦以求得既得當懷無

所得之心而不敢露卽侯王自稱孤寡不穀之意也況道原不可道分散之則為仁義禮而不名為道猶零散車上之物則為衝為輪為輻而不名車也得道之人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曰不欲碌碌如玉硌硌如石然則王人將奈何故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抱一能無離而已矣非玉非石為天下珍

反者道之動按上章貴以賤為本之義也

安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以性全神弱者道之用以心全性天下之物生於有以我全心有生於無以無我全我

復圭子曰造化順行六陽六陰循序而進成功而退智勿中之靜惟是建坤之月陰已極矣造化將返而一陽潛萌非造之動乎道體無大不包無小不入本至健也而其用不然陰待天地之道漫寒暑不驟更百昌盡凋而歲寒有松栢非其用弱乎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無為有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不與物爭先也若主持道之士知順為人而逆為僊逆者逆也每於冬子之間寤動河車勾引腎水中金氣心中木液逆流至天谷氣填神合然後下降黃房所謂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則道之動也凡學者剛心猛氣化而不有一味用柔含眼光凝耳韻

調鼻息綿若氣世尊教我觀鼻端白初見鼻中氣出入如煙煙相漸消鼻息成白心開漏盡諸出入息化為光明其用何弱如之天下之物生於有有欲以觀其徼也有生於無無欲以觀其妙也○又曰有象非為有無形未似無有無俱不立猶是隨偏枯無有有無中得趣方知鶡子沒髭髯

有無相生之道非上士不能無疑故次之以上士聞道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如無手人欲行奔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聖者引夢○旦信且疑下士聞道○大笑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不笑不足以為道似行不行○而迷不悟理故大不咏未來○合光明笑之不知道無跡也故建言有之明理明道者如見道明道者如不

進道若退爲道日損○夷道若類不生分別○上德若谷包含萬化○大白若辱大無不包○不足惟恐不及○君子建德若偷常懷此念一照一質直若渝不自以爲是○大方無隅神無方○大器晚成道生於萬物之先○大音希聲無所知覺○大象無形無所名○道隱無名可說○夫惟道○善貸且成能化其化而不自化○善藏且用

復圭子曰大上言道多言天道而此章曰勤而行之則就人道說矣一陰一陽之謂道了性了命之物是也聞非耳聞之聞乃心聞也上士即上根之士一聞大道便不憚勤苦忍辱而行之聞猶何以爲無乎人欲行拳也意者恐其有法無財乎中士謂道若存若亡疑信相半也下士一聞了性了命之說乃詫旁門冥修枯坐反指盜天地奪造化知妙知竅者而非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即知我者希則我貴之謂皆至人之所身親歷也故建言有之建立也前人之立言也以下十三句皆建言明道者昧如隱也進道若退日損也夷道若類不見奇也上德若谷虛能受也大白若辱與塵同也廣德若不足若不自知無也建德若偷偷薄也用不勤也質直若渝渝變也無作用也大方無隅不露圭角也大器晚成無欲速也大音希聲非耳能聞也大象無形非目得見也道隱無名復返其樸也已有餘而濟人之謂之貸得其貸者可濟其非謂之成夫惟道貸萬物而萬物不知其貸與成此之謂善貸

且成○陸希聲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存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惟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若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道矣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可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爲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返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踰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混濁而終不可澄斯太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育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衛其情斯質直若渝也正乎內而固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鑄天下而不爲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視其用斯大象無形也爲無爲莫識其體斯道隱無名也夫惟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可見道之無私普與常情相反此上士聞之所以勤行中士所以疑惑而下士所以大笑不信其能若此耳

上士勤行其道故次之以道生一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〇〇虛無一生一炁生二生三㊀陰陽合而三生萬物㊁萬物負陰而抱陽三〇成形於地沖氣以爲和三人之所惡三惟孤寡不穀言而王公以爲稱㊂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〇〇一切有象謙者受益滿者必溢人之所教無一亦我亦教之惟道強梁者心念所形不得其死不能致於無我之地吾將以爲教父〇〇聖人設此戒教人令人克己行謙見不善而自省

復圭子曰此先從天地之道說到人道上去道卽無極也虛無生一炁卽太極也一生二兩儀也二生三三才也凡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植物則背寒向暖而

沖氣運乎其間故曰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稟氣於中和也一之名可尊亦可卑尊之則爲無對卑之則爲孤寡不穀不善也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爲稱者欲其貴而不忘賤高而不忘下以損爲益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訓去弱爲強去柔爲剛也我亦教之訓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夫強梁之所以爲益也而不得其死所損滋大此雖恆言至理存焉人以爲教我亦以爲教資徒以爲教而已哉殆夸之爲教父則不善人善人之資乎

強梁者不得其死剛強之宣戒也故次之以至柔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道也馳騁天下之至堅物也出於無有入於無間我由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爲學日益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爲道日損不言之教〇天何言哉無爲之益治身則益神氣治國則益萬民〇清靜自然天下希及之衆人聒聒

李元素曰上章孤寡不穀至謙也故次之以至柔訓柔剋剛強損中有益損之又損以至無爲不言而可信無爲之益世希及之馳騁役也〇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

朱宮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如水之浸潤買金透石是已是以聖人惟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羣有〇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天地是造人物是興有聲之聲聞於百里無聲之聲動於天外震於四海言之所言殊異不通不言之言陰陽化天地感道德無爲而天地成天地不言而四時行自然之驗也〇復圭子曰以有入有則相觸而有間若以無入有則細無不入入者不知受入者亦不知何間之有以其虛也人悟虛無之有用則知無爲之有益矣

無爲之益謂有爲有損名與貨皆有爲者也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不可使身與貨孰多不可使得與亡孰病不可使病之病是故甚愛必大費紛於情慾必喪其本多藏必厚亡累於吝故必失其寶知足不辱

大圓知止不殆應如是住可以長久無量無邊

吕吉甫曰烈士之所徇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貪夫之所徇者貨也而至於殘生傷身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所得者名與貨而亡其自有之眞貴與本來之眞富則得與亡孰病乎○復圭子曰人盡知身可愛也而所甚愛者名與利必大謬圖名謀利之精神人生多藏於厚亡多藏於邱壑故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塚掘柩之患人生以得名利爲榮者必以失名利爲辱吾知足而自身圓滿名不可加利不能榮何辱之有以名成利遂爲安者必以爭名爭利爲殆吾知止而自身常定不以名利爲安以忘名利爲安何殆之有若而人者逃名利而得喪屏愛惡超榮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與天壤相敝可也

親身則知足疎名則不辱道成如缺故次之以大成若缺

不求全也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自晦光大盈若沖自然其用不窮澄虛其用不敝韜光大直若屈順適大巧若拙無爲大辯若訥忘言躁勝寒清者清之源靜勝熱動者靜之基清靜爲天下正心無其心是謂大同○人能常清靜天地悉歸

復圭子曰此章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夫天下之物小成者易成亦易敝而天道損有餘以補不足是大成若缺也留不盡之精神以還造化斯造化之生成愈用則愈不敝小盈者易盈亦易窮而天道惡盈而益謙謙虛也沖也是大盈若沖也保有餘之消息以合太虛斯太虛之闔闢愈用則愈不窮至於直也巧也辯也皆世人之所重而不知小直不屈其直可折而大直不直所謂能大屈者必能大伸也小巧不拙其巧必勞而大巧不巧所謂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拙也小辯尚口其辯立盡而大辯不辯所謂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也且躁生火也慾勝則火熾而勝寒靜生水也理勝則水降而勝熱君子與其暴躁而慾日長毋寧靜定而理日長乎故聖人守其清靜卓乎若缺若沖之氣象也爲

天下正則其用不敝不窮矣此之謂以不勝爲勝○吕知常曰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虧以形求之名成者虧以數求之物極則反聖人安於大成而不鄙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沖支離其形而德沖於內謙沖虛儉而常有美餘隨物之變循理而行委蛇曲折不徇一途所以大直存乎其中匪雕匪琢非篆非刻因物之性自然而成所以大巧存乎中非法不說非道不言辯忘所辯不容其喙所以大辯存乎其中心虛境靜清亦有餘清極則躁靜極則徹靈通十方無碍蓋心清靜則身清靜一身清靜則多身清靜多身清靜則盡山河大地清靜故曰清靜爲天下正

清靜爲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自然清靜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知有此心）卻走馬以糞（忘其所爲）天下無道（不知有此）戎馬生於郊

（備徵戰罪莫大於可欲一念爲流禍莫大於不知足迷已逐物皆莫大於欲得忘可欲添一物得○我身之本）故知足之足（有情無情同此一理）常足矣（人人日足個個成○欲心止息大定豈有禍哉）

李元素曰上章爲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清靜清靜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卻走馬以糞無道則不清靜不清靜則天下不正天下不正則用戎武施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曰禍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結句云知足常足以修身言之清靜則欲心止欲心止則意大定故曰卻走馬以糞不清靜則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則意馬狂故曰戎馬生於郊○復圭子曰天下有道情歸性也吾心之意馬卻而不取則靈苗自秀所謂卻走馬以糞也天下無道性逐情也吾身之意馬狂心地荒是戎馬生於郊也凡若此者皆緣心不清靜嗜欲生心見空成色罪之魁也一念欲生種種諸欲不知止足也禍莫大焉欲之不止勢必欲得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心疼神疲戎馬馳於四郊荊棘生於畝畝矣此無他不知足之故也得足而知足無足期矣故知足常足者卻卻子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是也奚

必外來之名利多寡爲足不足哉夫苟知之當使我身之三寶勿令虧失而皆足也則雖亦足矣

鑒遠章第四十七

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故次之以不出戶知天下

不出戶（溷心）知天下（智周萬物）不窺牖（支體）見天道（離形去智○洛物不窺牖床聰明）其出彌遠（心見太虛）其知彌少（神遊萬國○天何言哉外事有限）是以聖人不行而知（明當空）不見而明（寶劍在手）不爲而成○

李元素曰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接上章之義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皆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復圭子曰聖人道全德備學貫天人天下有萬人而無萬性吾自知其性則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是也何必出戶而後知天下哉知非淺淺之知有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意天道不外陰陽昇降日月運行而已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不窺戶而可見者以在天之天即在人之天天之性命即人之性命天人元有二即見非鑿空之見有盡心以知性知性以知天之意若必待出戶而後知天下則足力之所及其知曾有幾必待窺牖而後見天道則目力之所到其見豈有幾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一粒粟中藏世界也不見而明戶居龍見淵默雷聲也不爲而成不動一毫成正覺者也中庸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類此

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之學也故次之以爲學日益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爲道日損（空諸所有納諸所無○漸漸減損）損之又損（皮到骨盡骨盡空寂）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萬化自然○若有加減便非自然）

取天下常以無事（心不在物無物無心○事向無心得）及其有事（物來不助照）不足以取天下（棄天下如敝屣○有心更不得有爲終有盡）

復聖子曰古之學道者出於一學即所以學道也今之學道者出於二學聖於橫闖見增智識爲學日益精進也聖於黜聰明滅情欲爲道日損恬退也豈惟情慾著不得當損之也

即智識是金玉屑心中亦著不得寧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則心與道合道與虛合何所不虛乎然則天下孰有之虛空有之也虛空孰有之無事有之也聖心無事道器兩忘取天下而遺吾太虛之中天下不爲大我心不爲小倘有一事纖芥塵安足以納天下於方寸○李息齋曰爲學所以求知故曰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曰損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曰益者所以爲日損也若損之又損妄去真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雖取天下而有之尚猶不見其事若以有事取之取一物尚不可得而況於取天下乎

上章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隨機應變不逆民物之情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不以我爲我乃見心人心我心同心中心○任用無方）以百姓心爲心（人心同一性○隨機應感）善者吾善之與我同然○不善者吾亦善之（使之反善德善矣同乎自然）信者吾信之（萬神即一神萬氣即一氣○從而爲信）不信者吾亦信之（吾不轉於彼等德信矣誰非吾師皆當作佛觀）德信（此道聖人在天下慄慄無不敬也慄慄競競業業）爲天下渾其心（忘其所以然）百姓皆注其耳目（任其耳目聖人將孩之

復聖子曰夫人咸有一定之成心而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者信不信者愈不信斯亦無爲貴聖人矣是以聖人有道於此提善不善之綱而無善不善之目不善亦化爲善德善矣持信不信之衡而無信不信之權不信亦化爲信德信矣慄慄競競業業也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乃已刪已琢復返其樸也即百姓注耳注目有分別心而聖人無分別想任其善不善信不信而皆孩之視如孺子之可教是以百姓之心爲心也而百姓安得不以聖人之心爲心乎○又曰

孩赤子也大人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聖人視百姓皆
赤子固欲以變百姓者無所不至釋氏云我不輕汝等汝
等皆當作佛之謂也晚近以詐爲視民欲天下之淳其心必
不得之歟○李卓吾曰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
姓有信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常有善信之心哉一
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爲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同
德之信而非一己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
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
耳目以我視彼以此視我各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兒此不
啻兒彼不怒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惴釋然

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如此此
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爲者哉

無常心則渾然應變皆孩之則冥其生死故次之以出生
入死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月圓月缺之類○生之徒十有三月自初三生魄至
三死之徒十有三月自十六蟾至二十八喪魄故曰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
亦十有三前半月其上旬之十日自初一至初三乃十日之三日其月始生後半月其下旬之十日自二十八至三
十日亦十日之二日其月已死夫何故蓋人與月相似以其生生之厚同乎天地之一
息蓋聞善攝生者無思陸行不遇兕虎忘形入軍不被甲兵忘

我兕無所投其角身非我有虎無所措其爪我亦非我兵無所容其刃死
者指一息之聚散○不厚其生爲能有死夫何故是如此此心自若不無
有死矣以其無死地此心自若不無生死○身非我

復畫子曰此章本爲攝生而發出與入對死與生反凡人出
乎生則入乎死聽造化爲出入而不能自制其出入故亦聽
造化之生死我亦不能自爲生死非善攝生者也太上超脫
眾生方生方死而不能尋一無死地步因爲指點生死之道
昔盛子由云以十言之三等人各屬其三豈非生死之道九
而不死不生之道一而已矣太上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
得之耳子曰一即未句無死地是也無死地則長生矣顯天

下之人而觀之柔弱者生之徒能懲忿則火下降窒慾則水
上昇是水火既濟者生也水數六火數七七六一十三故生
之徒十有三強大者死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七升縱慾則
苦海波翻下降水火未濟者死也水六火七亦合一十三故
曰比之徒十有三又有一等人知重生而不知生生之道所
謂貪其內而虎食其外縱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陽過盛則
火烈而水涸腎竭矣陰過盛則水溢而火滅心腦矣水火偏
枯亦不出七六一十三數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何謂乎動之死地蓋生生可也而生生太厚則愛之而反爲
害所謂害生於愚也出生入死所不免也人之大患以其有

身故兇虎可傷兵刃可戕善攝生者吾無有身忘我也任其行任其入至於不遇兇虎不被甲兵則忘物矣角爪無所投措兵刃無所容受所謂無身何無患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是知死者生之寄生者死之宅也我既得無生之理又何有入死之地十有三之說解者紛紛惟水火六七之數爲是白祖師錢註作月魄生死上論乃丹家正理未聞道者不解也非天仙引度能沙會上人安有福德獲此妙解哉愚請發明白祖之說於後出生上半月之月入死下半月之月前半月

哉生明又曰哉生魄哉始也生明初三日也生魄十五日也自初三至十五恰十三日故曰生之徒十有三自十六一陰生月魄始漸喪二十三二陰生月魄漸喪二十八三陰純月魄盡喪自十六至二十八恰十三日故曰死之徒十有三以上皆就月說至人之生何以下方借月說到鍊丹者之身上去丹經云望前則血氣滿滿而藥力全望後則血氣減而藥力少以月生死之理而驗人身血氣之盛衰與月不異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太上言九留一不言此一卽一陽也丹也人能欲見此一卽於人身方寸之地求之故曰坤地也是坤下添一陽則爲震卦初三也震下添一陽則爲兌卦初八也兌添一陽則爲乾卦十五也爲進陽火乾下面抽一陽則爲巽卦十八也巽下又抽一陽則爲艮卦二十三也艮卦又抽一陽復爲坤卦二十八也爲退陰符乃人身進退抽添火候之妙用夫何故月受日陽氣以生以其生生之厚猶未也間善攝生之人潛行不濟則陸行有何兇虎入金石不得則入三軍安用甲兵乘虛如履實則以角爪投措乎虛空虛空必不受以兵刃加臨乎虛空虛空必不容所謂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是也凡人以氣生者氣盡則死至人以性生者也性在虛空無來亦無往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道家謂之不生不死釋氏謂之不生不滅常考丹經大修行人以丹田爲日以心中元性爲月日光日返照月盡交會之後質體乃生金也月受日氣故

初三生一陽丹旣居鼎吾心覺一點靈光或隱或現至初八而二陽產矣丹之金氣少旺元性少現則遍體生明矣月到望而三陽純元性盡現則光不在內不在外而此身如在虛空矣常能如此而金丹且半十六爲一陰產矣性歸於命之始也至二十三日而二陰產矣乃性歸於命之二也至三十日而三陰全矣乃性盡歸於命也方其始也以命取性性全矣又以性安命全丹之土纔見此物分明逐收於鼎鼐之中所謂性命雙修者此也蓋金日色月性也月明質本於金金之性資出於日月鍊愈堅萬劫不壞次日氣金入火而復其元性可以鍊成至寶號爲金液還丹

無死地乃生之以道也故次之以道生之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神也○道為萬物資生之祖德畜之性也○元精化生諸天物形之心也○有形者稟道氣而生勢成之我也○陰陽相摶四時相因是以萬物物也莫不尊道而貴德忘物道之尊德之貴忘心夫莫之命忘性而常自然忘神故[illegible]德畜之性全長之育之心全亭之毒之我全養之[illegible]覆之[illegible]○如是體道[illegible]身可也生而不有無心忘機○為而不恃無為忘情○長而不宰[illegible]忘物[illegible]我○是謂玄德道也

復圭子曰道為天地根故萬物非道不生道生之虛無寄冥為物之祖即元始祖炁是也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太和氤氳為物之母即化生諸天是也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物既形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觀其成物之功故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乃道體之自然又非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若王侯之尊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可稟命而得者亦可奪之而失豈常然耶道可以兼德德不可以兼道故以下皆言道稟其精謂之生含其氣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謂之亭諒其用謂之毒作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生而不有忘機也為而不恃忘情也長而不宰忘物也是謂玄德合道也○李息齋曰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有其形以至於勢長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亭毒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道生德養資物有始故次之以天下有始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道生一以為天下母一生二既得其母二生三以知其子三生萬物既知其子夫物芸芸復守其母各復歸其根○知末守本沒身不殆歸根復命○常在塞其兌聽乎無聽○內境不出閉其門視乎無視○外境不入終身不勤無為○不勞而治開其兌神若出便收○內境出濟其事惟欲是航○外境入終身不救永絕道根見小曰明虛中則明知幾知微○守柔曰強剛中則強軟能勝堅○用其光以心契心物來斯照○復歸其明以道合道故去收來○無遺身殃心無一塵是謂襲常是謂之道○乃眞常大道是

復圭子曰首章始字母字兼天地人物而言此章始字母字近取諸人身而言夫無始之先不惟無人且無天地是無極也無能生有天下乃有始矣所謂太始是也即太極也道也純指理說以為天下母母亦道也便着炁上說先天眞一之炁是也人得先天眞一之炁以生在母腹僅一兩及生身之後每歲先天之炁長一兩至十五歲而先天之炁共十六兩而為純乾之體矣此炁原我固有何以曰得不知十六歲

以後乾體破而成離必取坎填離而後能得彼先天眞一之炁即眞鉛也得者得到我腹中以知其子乃子氣即我後天之氣眞汞也此知不徒知先以免鼈而制烏精耳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者何也此守非空守先天炁與後天炁打成一塊後伏烏精以摘免髓勿使復失也所謂守於坤而採藥守於乾而運火也久久如是則結胎在此脫體亦在此形骸雖沒道炁常存夫何殆之有太上恐人不知入門下手故又云竅兌神在心而舌不覺也閉門眼不視而魂在肝耳不聞而精在腎鼻不香而魄在肺也塞兌閉門四字乃徹上徹下工夫終身用之可矣夫人有志始有勤終身不忘則不勤矣

若開兌而不能塞內者出也日日涉世以濟事外者入也終身憧憧雖有道者不能救其沒身之苦矣小細微也明字曰陽而月陰惟見極細密者方知陰陽精微之理而爲明明天道也守柔即專氣致柔之柔弱其志之謂也曰強強其骨也又外柔而內剛明人道也用其光用曰之光也以月爲藥之丹而採取必按月之盈虛以曰爲火之候而動靜必俟曰之出沒復歸其明者丹成則與天地合其德曰月合其明而歸其明於一已若旁門便孤陰不生孤陽不成無當一旦臨身輒爲身殃豈可如此學道者能按陰陽以修道非奇行也是謂襲入間日用常行之道可以長生而沒身不殆矣奚當無

遺身殃哉○又曰兌塞門人身上下孔竅之通稱參同契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可見閉下門爲尤緊要

上章竅常謂密用情道也故次之以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一念行於大道一我惟施是畏一理而已○大道理一道而已而平而民好徑思無邪朝甚除心不正○田甚蕪性不修廩甚虛倉甚空服文采好榮華盜竽利劍貪嗜飲食財貨有餘金此道而行也哉○介眼方休貪人欲物非道哉於道不然○三毒攻擾

復圭子曰太上原是上德上德無知也無爲也天下上德者有幾人故不得不談下德之事下德則有知有爲矣介然猶忽然也使我介然有知以行此大道惟施是畏已有所施則彼行所受我莫大焉行大道之時分明是恍惚之中寓有象有炁之內有眞精安得不惟施是畏哉故對境忘境眞色不色非知道者孰敢言之大道本至平至易而民好徑走旁門以求速効欲得大道必不得之數也朝早也除去也朝甚除不知火候矣田甚蕪地荒塞矣倉甚虛腹內不實矣外猶服文采炫人帶利劍以降魔穢飲食財貨而無所用之夸誇張也是謂盜夸誇以誨盜即慢藏誨盜之謂也所以啟爻歌云若是慳財並惜寶千萬神仙不肯來是也豈道也哉○蘇

子由曰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參以誨盜哉

上章使我介然有知有知則道心堅固故次之以善建不拔

修觀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不出乎道）善抱者不脫（不離乎道）子孫祭祀不輟○（根蒂）

以道當存修之於身（心也）其德乃眞（眞心）○修之於家（性也）

○（綿延）

其德乃餘（眞性）○（神）修之於鄉（神也）其德乃長（眞神）○（長久爲身）修之於國（道也）其德乃豐（眞道）○（治）修之於天下（空也）其德乃普（眞空）○（時亨）

故以身觀身（心中心）○（內有）以家觀家（性中性）○（有一）以鄉觀鄉（神中神）○（有一）以國觀國（豐亨）○（時亨）以天下觀天下（空中空）○（有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空中空）以此○

復圭子曰凡物有形可建者則可從建處而拔之惟修道者不建以迹而建以神斯之謂善建不拔有形可抱者亦可從抱處而脫之惟修道者不抱以人而抱以天斯之謂善抱不脫至人在當時猶能使物不疵厲而年穀豐熟豈弈世而下道氣長存而祭祀之者不如子孫之不輟耶蓋善建非虛建也善抱非空空而無所據也亦以修之於身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鍊虛合道所謂心無其心其德乃眞天地間獨有此眞長存不壞耳其誰得而拔之脫之耶號曰眞人身眞則其餘皆眞而家也鄉也隨其所修之親疎其德必平於乃餘乃長也身眞而國也天下也隨其所修之廣狹其德必至於乃豐乃普也故以身觀身不獨眞人有德可修身凡身之皆可修也猶之以家觀家人盡家也以鄉觀鄉人盡鄉也以國觀國人盡國也以天下觀天下人盡天下也吾何以知天下不異於國國不異於鄉鄉不異於家家不異於身哉亦以夫人之身同也德同也特患不知修耳使人能如眞人修

德以修身則幻身悉眞身矣何擇鄉邦與天下哉吾所以知其然者以此身眞故也○河上公曰修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其德如是乃有餘慶及於子孫修道於鄉鄙故長老愛恤卑幼化誨愚鄙其德如是乃爲長者修道於國君明臣良仁義自生禮樂自興其德如是乃爲豐厚修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應上捷如影響其德如是乃爲普博然而皆從錬心修身始故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

善建者不拔德之厚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抱道比於赤子無心○純一不雜毒蟲不螫無螫○赤子無毒蟲不螫猛獸不據無爪○螫猶刺也據猶拿攫也爪指甲也攫鳥不搏無爪○搏猶擊也骨弱筋柔而握固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朘精之垂也○朘音纂赤子不知男女陰物最能全其至精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號音豪嗄音啞號呼聲也嗌咽喉也嗄聲破也和氣全而柔和知和曰常常和中知常曰明知天光明理○不怕念益生曰祥○祥妖孽也心使氣曰強○氣動則剛物壯則老○剛則易折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不道不合道理早已死也已止也

復坐子曰上章言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人之眞者莫如赤子故此章言含德之厚厚即敦厚之厚比於赤子赤子混沌未

鑿不識不知全人亦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耳赤子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故毒蟲不螫不知其餌也猛獸不據不知其攫也攫鳥不搏不知其搏也骨弱筋柔而握固不知其不勝任也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其精全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其和全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常也赤子以和全眞眾人以利爲貴故用和爲常道知常不變守之自明此含德之厚者也○沈蛟門曰赤子陰也陰明也嗄陽嗌破而聲嘶也無欲而自作精有餘而非心也終日號而嗌不嗄聲不嘶心和而氣不傷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天以沖氣與人而人保和之以爲性命之常惟此和耳五倫具備曰和夫人於身和則德

沖而含眞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處衆和則含禮行師和則有功和之義大矣哉此知和知常而全德自明也祥者吉凶之先兆也人一受形素分已定非理益之必致凶祥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氣盛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強梁者死之徒致虛守靜則道也道乃久歿身不殆致實剛強則物耳物壯則老豈道也哉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止也坐待速斃而已惟含德之厚者和全精復與大爲一長生久視之道也

玄德章第五十六

含德之厚則能緘默了悟忘言故次之以智者不言

智者不言○智者不貴言○不貴言不輕出生死言者不智○智三昧自見自己之自閉其門○收心見自塞其兌○兌目口鼻之門已之心挫其銳○觀我非我解其紛○觀物非物和其光○無爭無競和其塵○觀心非空○無我是謂玄同○玄妙同然之理故不可得而親○釋迦天佛參禪未已○忘情亦不可得而疏○太上老君學道未滿○忘形不可得而利○供養究竟未了○忘物亦不可得而害○孔子夢奠方終○忘機不可得而貴○道者心之體○忘有亦不可得而賤○心者道之用○忘無故爲天下貴○一志忘言常得有乃玄妙同然之體

復坐子曰大道渾淪原無知與不知亦不涉言與不言第人之所得有淺深是以有言有不言耳道非無欲不能觀其妙妙不容言故知道妙者必不言非有欲不能觀其竅竅惟心

心相接故經於洩漏者必不知聚失道既不可言矣而非不可行也故聖人自有體道之工夫與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塞其兌也與其多視亂色多聽亂聲不如收視返聽閉其門也道不露鋒芒挫其銳是可方可圓也道不拘解糾解其紛是冰融凍釋也道無我相和其光是被褐懷玉也道無人相同其塵是呼牛卽牛呼馬卽馬也以上數者皆在不言而躬行之中其道至深其理至玄其德大同是謂玄同若而人也不知身之爲道道之爲身指身爲道可指道爲身亦可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卽不離也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寵辱不驚也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榮枯不染也況疎

原自親中致既不得而親之又安得而疎之害原自利中來既不得而利之又安得而害之賤原自貴中藏既不得而貴之又安得而賤之故爲天下貴貴重也貴其平親疎齊利害一貴賤渾然一眞人也世之學道者苟不能超乎親疎利害貴賤之外而思得道也必不幾矣

知者不言得其正也故次之以正治國

淳化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或神○不偏不倚）以奇用兵（明心○權變之道）以無事取天下了性

吾何以知其然哉（得道）以此（道也）天下多忌諱（居移氣養移體）而民彌

貧（此心易失○在處無法）民多利器（公公）國家滋昏（此性不明）

伎巧（治生愈巧則愈拙也）人多伎巧（性靜情逐）奇物滋起（心動神疲○法日增）

而亂（以心用心）法令滋章（用心益）

盜賊多有（百念）故聖人云（如是）我無爲而民自化（神之所化○如是）

好靜而民自正（性之所宗○我無事而民自富（心之所宗○我無欲而

民自樸（我之所樸○草上之風必偃）

復圭子曰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眞也以正教爲治則足以立國之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時之變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恬愉無心順物自然而天下歸之矣上古之民忘帝力而不知其所爲何忌何諱後世民動觸忌諱邊諱之不暇而何暇治生哉故彌貧古之人有什百人之器而不

用車輿無所乘甲兵無所陳其治益蹙後世爲符璽以信之人併符璽而竊之制五兵以防暴客人併五兵而盜之所以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李息齋曰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巧伎巧既勝則奇物安得不滋我以法治民則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蒙則盜賊安得不多聖人示以無爲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天下各得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復圭子曰大道本無爲也清靜也無事也無欲也安有正與奇哉第修道者不盡上德也以身爲國楨爲民善愛惜其精神而不耗散是以正治國也奇陽數也善之陽神戰退羣陰而不令三尸六賊竊據於中是

以奇用兵也天下大也何物大於天下虛空是也非無事不能虛空非虛空不能滅天下聖心無事故能取天下而納於一物之中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而知之一粒粟中藏世界是也夫天下人之所息諱者死滅也乃動觸忌諱而死滅之期益促非民彌戕乎血氣用事者利器也不知利器乃戕性之斧斤愈令人愈暗而心迷惘上生情者伎巧也不知伎巧乃戕性之么麽愈令人形逐而神馳勢心猿拘意馬者法令也不知法令乃招盜之淵藪愈令人三尸猖而六賊熾然則聖人將奈何我無為而民自化鍊精還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鍊氣還神也我無事而民自富鍊神還虛也我無欲而

民自樸鍊虛合道也何以謂之富虛空中無所不有也何以謂之樸樸者渾然其未雕也精為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樸者所謂水銀一味周流遍歷諸辰是也

上章無為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其民醇醇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天然○無為也）其民醇醇（自然○因寬民富）其政察察（使然○有為最苦）其民缺缺（不然○人貪禍兮福所倚（禍福無門惟心自召）福兮禍所伏（伏也○忽福則禍必至）孰知其極（無有道無體○正復為奇心不可測）其無正（道不可期○人之迷昧其本性）其日固久（無始以來是以善復為妖（通心實靜）

聖人（我也）方而不割（圓通）廉而不劌（空寂○渾厚勝物而不傷）直而不肆（冲和○能曲全）光而不耀（中正○含蓄其光天下化成復歸其明○而不狂逸）王弼曰此皆常本息末不攻而使復之也

復圭于曰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天道好還無往不復悶悶猶昧昧似不明也醇醇是渾厚似無知也察察是吹毛求疵察見淵魚也缺缺是民不聊生欠缺處多也政悶悶者無得在我而有得在民故其民醇醇卓乎有古風政察察者所得在我而所失在民故其民缺缺救死不贍也政悶悶而民醇醇是禍兮福所倚政察察而民缺缺是福兮禍所伏始若為禍孰知終反為福始若為福孰知終反為禍可見禍福無正良由在人也正者反以為奇善者反以為妖是人之顛倒錯亂

不知禍福之正非禍福本無正也自聖王既沒後之為政者大抵以道化為迂闊而甘心於刑名鍛煉之術矣民之迷其日固久豈不信然是以聖人則不然方而不割寓正於通也廉而不劌藏鋒於渾也直而不肆真正英雄從戰兢中來光而不耀如珠藏澤媚玉韞山輝也以此治人則政悶悶而民醇醇以此自治則至陰肅肅而至陽赫赫此皆從本息末不攻而復之也攝生之道無出此矣

守道章第五十九

事天

政有寬嚴民由禍福禍福倚伏天人之間故次之以治人

治人事天以天道勝人欲莫若嗇儉視聽思慮皆思儉為夫惟嗇儉從約容易從簡是謂早服先得此理○早服謂之重積德有所操存○重積德前妙乘機先重積德之厚則無不尅尅人欲克己復禮則莫知其極道加空虛○莫求天理無不尅尅人欲克己復禮則莫知其極道加空虛○莫大悉備莫知其極道加空虛○莫大悉備可以有國性與道合○有國之母神也可以長久天理在我神與道存○是謂深根固柢天崩地裂此性不壞長生久視之道生生不窮不死

復圭子曰聰明睿智無外馳事天也嗇者有餘不盡之意內撥治人也聰明睿智無外馳事天也嗇者有餘不盡之意當則能有而無能實而虛宜其可以治人而事天當又有而不用之意一嗇則無所不嗇如耳儉聽目儉視口儉味身儉

喫心儉思是也早不遠也服者服也復返本還原也嗇則返本還元綿嗇便復也早復則思慮靜而故德不損故謂之重積德若已損而後嗇備足以補失耳德愈積則神愈凝神凝則吾心純是一團天理理淨則欲自化故曰無不尅無不尅則故吾全而我與渾然一太極矣故曰莫知其極國身也可以有國則身始為吾有矣祖炁是人之母炁為有國之母也能嗇則不但可以有國而又得其祖炁是得其母也可以長久矣人身上丹田泥丸宮棲神也非後天之神乃先天之元神也下丹田水精宮藏精也柢根深則不拔人以精全為根深非後天之精乃先天元精也中丹田黃庭宮藏氣也花

帶固則堅實人以氣全為固帶非後天之氣乃先天之元炁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柢者帝木之直根也神全為妙合妙合虛也虛則合道矣煉虛合道為聖諦第一義即釋家最上一乘之法○清靜李祖曰接上章其政悶悶之義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斂以身言之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屏視聽盡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治心未甚易以道蒞天下道不足御其性○不敢妄動

○清靜無為其鬼不神無妄○陰魔悅前使無為則攀無所施其能非其鬼不神幻惑其神不傷人心境兩忘物我一空○邪不非其神不傷人為我○不特成聖人亦不傷人於我何有○夫兩不相傷心復何被○形神俱妙上下以德相交故德交歸焉惟道而已○道德感通

復圭子曰治大國是治身也身有性情有精神先要全其性完其本來面目而不以人為害之恐傷性也若烹小鮮者不敢妄動恐傷鮮也以道蒞天下欲人人不戕其生不賊其性無干陰陽之和是聖人與天地同心矣鬼神感其明德方為聖人用而不自用安見其神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吾幻盡而真全則陰魔亦化為陽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即

我之分神也鬼厄而神帥聖人出有而入無是兩不相傷也
托神俱妙故德交歸焉則聖人與鬼神合其德也

德交歸者能謙能下故以大國者下流次之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以大就小天下之交以小就大○天下之牝雌大無小來而附下○柔剛附柔靜以靜勝牡以靜制動以靜為下雄事○來動附故大國以下靜以靜下人小國不敵則取小國靜定○小國以下大國處順則取大國此順因存○容於人也故或下以取靜心或下而取止就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神者萬化之主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心者道之源○理順承上夫兩者雌心是道○上遍下順○各得其所欲神亦道性亦道○故大者宜為下降俗止念○更宜謙下

復圭子曰此章全是借勢喻道柔勝剛靜勝動天下自然之勢也亦理也道也吾且以其勢言之上善若水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大國者下流不擇細故無上人之心則可以合天下之交牝之道常以靜制牡以靜下人所謂靜為躁君是也大國能下小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大國則大國納之有作大吞小小吞大說亦可或大國以下而取小或小國因下而取大夫既已稱大國矣復何加哉不過欲牧牛耳為盟主示庶大以明得意兼畜人而已小國欲修職貢以事大國免侵凌豈無覬覦而動之念哉此兩者各求得其所欲大國德之則委心聽命不德則轉事他人若大國失一小國天下因之揣試宜大國之福哉故曰大者宜為下此聖人執謙牢以自牧處上而下處下而益下以此道而修身心便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此大者宜為下之意也

大國謙下抱爬與之道故次之道者萬物之奧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心者道之源善人之寶一滿眞金源流天造○至尊化之源人各有心此心命至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善人之所保人各有心此心命存○皆賴此道美言可以市足以供派○尊行可以加人通可與人之不善雖道何棄之有道亦在○亦可使之反善故立天子心也置三公神氣精也○作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世之所貴不

如坐進此道我之所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在我本然不曰求道身德貴以得不離乎心○有罪以免耶純一如初○故為天下貴萬物之奧

聖子由曰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牧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違人而人自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

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聖不能污也○復圭子曰道生萬物有萬物而道斯顯舍萬物指道而道奚見奧之也深也玄深而不可窺非有道者安能測其奧妙耶善人學道者也道不外性命善人以此爲寶而珍重之故終爲我有不善人即於道者也非斷喪其真性即輕棄其命良安可不保之而勿失耶所以不知道者惟無善言與善行爲之導耳夫一言之美且可以示訓而人無不悅從者一行之善且可以遵行而人無不加敬者況此大道人皆可修豈因其不善而遂棄之耶故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遇訪仙師倘得其人

立爲天子以主持丹道惟其命而冀之爲也古云眞仙易得伴侶難求又要廣覓雲朋選上根利器三人爲伴侶是謂三公也三公謂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百民廣救化者也資之以調和脽龍變理陰陽以輔佐主持丹道者同登彼岸如天子之三公也拱璧含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古者進謁必有以先之駟馬陳於外而執拱璧以先入故曰拱璧以先駟馬立天子以下四句乃古語古人以拱璧駟馬爲極貴重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者見璧馬爲輕而此道爲重所以然者何也此道人人本具是以求則得之有罪謂陰陽之虛得道則個個即成而逃出陰陽之外非有罪以免即故拱璧駟馬非貴重也惟得此奧妙之道始爲天下貴耳故曰道者萬物之奧也

得道之奧者爲天下貴無爲之效也故次之以爲無爲恩始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心也○兼事無事性也○藏味無味神也○藏形於神事無事心於心味無味形之味由長小多少總在其中○報怨以德心不外物○所施修德不知有怨圖難於其易抱一○其微易散爲大於其細消易泰○天下難事道也必作於易心○從微至著天下大事神也必作於細此心○積小成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不自知其大小○故能成其大性等虛空夫輕諾必寡有易視易得則多易必多難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是以聖人猶難之說破故終無難

李思齋曰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又況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謂施者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恩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豈有心於爲之哉事必求易大必由細自易而往則難者亦易自細而行則大者亦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心也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是若世之小夫已未爲而先謂事未至而多易先謂則

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豈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者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復圭子曰萬物皆有爲有事有味而主張此有爲有事有味者非有也無也惟聖人得道之奧能以無而藏有爲無爲不擾其心也事無事不繫其性也味無味不繫其神也方且齊大小一多少報施平怨德謹易中之難愼細中之大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也夫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而聖人終不爲大也何物大於天地虛空是也聖心至虛故能藏天地於虛空而成其大也世之易於諾者必難於信況學道大事從旁門接摩吐納存想開扇諸家皆

易過而難成是以聖人鍊金液還丹須要洞曉陰陽深達造化方能追二炁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和合四象始得玄珠有象脫胎神化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丹一粒使騰空所謂難遇而易成者是也

聖人猶難之宜持安於易故次之以其安易持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道可思其未兆易謀道可謀謀始其脆易破道可悟其微易散道可一○爲之於未有不加其始○治之於未亂不見其尾合抱之隱大於細如道千里之生於毫末微如道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微如道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自我自到○爲者敗之道不可崇○執者失之道不可得是以聖人無爲與道合一故無敗○無不克無執與神合無故無失○無世常行○民之從事不知自然○常於幾成而敗之有所施設有所不謀其終始如初心不珠始得其終愼終如始如此心則無敗事無爲者無成敗○是以聖人欲不欲無爲○欲不貴難得之貨無爲○學不學無人之不欲覺空覺識○人之所過過聖人之所復也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性空○識與時俱行而不敢爲性者愚

復圭子曰眾人逐於物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惟修真志士正心於安靜之始抑情於未萌之初易持易謀也攻人欲於弱細之時消磨垢於滑滴之間易破易散也安也未兆也而持之謀之則是爲之於未有矣脆也微也而破之散之則是治之於未亂矣此所謂圖難於易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道之變化基於致曲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道之高明根於無息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道之高遠發於卑近也此所謂爲大於其細也以上皆謹始之事以下復言愼終之事道不涉造作稍加人爲未有不敗者道不涉方隅稍涉膠執未有不失者惟聖人無爲故無敗善建者不拔也無執故無失善抱者不脫也民之從事不免有爲有爲則有成敗矣愼終如始則無成敗惟一有恆而已天道有恆則長久聖人有恆則無息修真有恆我即道道即我心即道道即心與天壤俱敝可

也豈有敗事者哉是以聖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眾人之所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難得之貨有不欲突聖人非無學也學眾人之所不學眾人之所過聖人之所復也若夫因循之學有不學矣復即復禮之復復者復其常也若能復則過歸於無過矣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亦欲人人如吾之欲不欲學不學而無爲也○李息齋曰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於無爲之中自然而爲於無積之中自然而積累日益去善日益積而聖人未嘗知也若有意爲之即爲敗之有意執之即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吳幼清曰愼終如始又承

上章終無難與終不爲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自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愼終如始始以爲難而終亦以爲難始不爲大而終亦不爲大則終無敗事

上章無爲無執而不敢爲故以古之善爲道者次之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 我也非以明民 不使其有知將以愚之 昏昏默默○其政悶悶故民之難治 心亂以其智多 靜而易昏動而易察○其政察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賊者亦是盜○導之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無所貴知而已○導之以德其民有餘以智其民不足 道貴和愚愚中不愚○能知楷式 楷模也式法也當知智者爲賊不智者能爲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常也 道貴和愚愚中不愚○能知楷式 楷模也式法也當知智者爲賊不智者能爲福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道有萬化而歸乎一 合道 玄德深矣遠矣道爲萬化之宗與物反矣 萬物皆有德與智相反 然後乃知大順 萬物出乎道而入乎道○逆行順化

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開天者也以智治國開人者也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厚而鈌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楷模也式法也當知智者爲賊不智者能爲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天也與大同德也○徹曰深傍周曰遠反乃順也漏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復圭子曰此章分明是爲治身而發非言治民也觀首句古之善爲道者一

句便知宗旨非以明民不可使知之也將以愚之即前衆其兌閉其門之謂也夫人目注於色耳注於聲一身精氣不保而難治者非無知識之民乃民明而智多之故耳身猶國也心猶君也故以智治國日蠹一竅而渾沌死非國之賊乎不以智治國已雕已琢復反其樸而元精完非國之福乎此兩者相提而論知之非難眞能知爲難故能知不以智治國爲楷式是謂玄德可以爲天地始者此也可以爲萬物母者此也深矣遠矣即玄之又玄之謂也量物之所可倫乎蓋物情尚智而順乎物者逆乎道也大道若愚而與物反者與道合也行曰蹈水火不傷入金石不碍足徹善爲道者以圭大順

之境矣

善爲道之士卑以自牧乃至大順故以江海爲百谷王矣

之

後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心所以能治道以其善下之處而能沒衆而不見故能爲百谷王心爲萬物之主是以聖人欲上民使人知道必以言下之示之以無○自退自謙之意欲先民使契乎道必以身後之先忘其心○克己自治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道大○民處前而民不害忘其性空○民忘其死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與物無爭○以其不爭不與物競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我之中心悅服自然○天下知乎

復圭子曰攝生之士以養氣爲主中丹田卽氣海也仙彥曰欲望長生須久視久視於上丹田則神長生久視於中丹田則氣長生久視於下丹田則形長生然而神卽火也氣卽水也又曰凝神入氣穴氣歸元海壽無窮也人身以氣海爲衆竅之所歸附亦猶江海以善下爲百谷之所朝宗卽上善若水之義也善爲士者沈潛不露以下爲上寓先於後克己復禮也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天下歸仁也天下樂推而不厭猶百川之歸附於江海也水流而心不競故疾而不遲聖心與物無競故天下亦莫與之競者○呂註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則能爲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有玄德者乃所以下下之道也莊周以爲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而舜之在下則曰玄德升聞則玄德者固聖人所以處下之道也以處下之道而居人上乃所以下之也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則固欲下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追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民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爲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爲利矣不重不害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

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體玄德者其能若是乎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爭之量其道最大故以天下皆謂我道大炎之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道大性空○似不肖如愚夫惟大○故似不肖默○似個甚麼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不可分別○纖可比便不大我有三寶道德保而持之道不離我一曰慈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仁惠二曰儉○儉約少私寡慾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忘其所以屯我○謙退夫慈故能勇其力大無不克儉故能廣其量深○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心廣體胖無有不備今舍慈且勇逐物○舍儉且廣貪嗔愛慾○舍後且先急於求成死矣

不見乎道夫慈仁也以戰則勝身心不動以守則固靜以待之○天○死之徒仁則能守將救之其應亦然○以慈衛之乃與道合○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惟德是輔

復圭子曰此章是太上自描寫其道德非泛泛言也愚於千百世之下猶能想象於千百世之上不啻謁太上於羨關間也似如也肖像也不肖愚也夫天大地大天下皆謂我道大似天地不知我其如愚也哉夫惟道大故我似不肖道也若以我為肖道我其細也夫非大也夫道尊而德貴大無不有我特有道之三寶而已寶而持之非富貴也非金玉也亦非玄之又玄也一曰慈憶天地生生之心保全性命如履氷也二曰儉法天地收斂之意愛精神如捧盈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效天地謙虛之德守遜讓而未遑也夫惟真慈者屈於理而不屈於欲無欲故剛能勇也惟真儉者嗇於妄而不嗇於誠無妄故裕能廣也惟真謙者怯於悻悻自好而不怯於以道器自任任重故成其為器長也若如世人舍慈而勇可謂勇乎舍儉而廣可謂廣乎舍後而先可謂先乎秖死耳夫慈以戰則勝所謂戰雖方能見聖人也以守則固所謂大小無傷兩國全也倘意見差殊戰不勝而守不固天猶見憐而多方以護衛之鑒其慈也悟真篇云大藥修之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蕅思清曰此假用兵以明道貫在於守慈也或云若以人身言之則

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鋌盡亦窮欲以至於無欲以全其所窮乎

以慈衛之故次之以不武不怒以明不爭之德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慈利善戰者不怒寬泰善勝敵者不爭安穩○謙順善用人者為之下小心謙卑○卑遜是謂不爭之德順帝之則是謂用人之力天理自見○至柔是謂配天此心為天古之極大道乃明○合道

蘇子由曰士當以武為本而行之怯若以武行武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我出於爭則未必勝矣

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之人皆吾用也○釋德清曰此章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釋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只在善用人者為之下一句乃假兵家戰勝之事以形容其慈乃不爭之至耳○復圭子曰士戰士也戰士必武必怒必爭兵家之常也善為士者獨不然不武非全無武也所謂兵莫慘於志而鎖鋤為下也不怒非全無怒也所謂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不爭非全無爭也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皆非正意主意在善用人者為之下一句無論行兵治國必出此道分明欲學道者亦當著心為之下所謂識浮沉明主客是也若乾上坤下正位

則爲否而萬物不生乾下坤上叫爲泰是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身處人上而心在人下百姓不識不知忘帝力於何有是謂不爭之德先師而後臣跪拜而後推載是謂先下人而後用人之力故不勞聰明而天下治天之道不爭而勝無爲而成聖人德合於天故曰配天此上古極致之道故曰古之極

接上章不武故以不敢爲主而爲客於之

用兵章第六十九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忘我不敢進寸而退尺不敢有所爲○是謂行無行爲無爲攘無臂爭無事○不怒仍無敵守無守○不爭執無

兵味無味○爲下禍莫大於輕敵見聞知覺常下心輕敵息○勇於敢則殺輕敵則幾喪吾寶明見生空○殺梁者死之徒故兵相加我自我物自物哀者勝矣一日慈○仁人之兵天下無敵

釋德清曰此章多在用兵上說故不得老君之意觀首一句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了然是釋上慈字以明不爭之德耳○吳幼清曰用兵有言是用兵者常有是言也爲主如春秋征伐之盟主也爲客如春秋諸侯應接之師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爲首兵但爲應兵故不敢近進前於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攘臂而怒前進就敵執其兵刃仍就也不行則雖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就則雖有敵如無敵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雖動干戈而猶之無動

干戈未嘗有殺人之心而無矣喪寶者也輕敵乘戰則吾心與物相刃即戰勝何獲焉故兩兵相加有哀憐勿喜之心若先勝喜天刑殺之以慈衛之哀者得人故也○復圭子曰此章借用兵以明火候也大修行人入室行持非鑪在前彼爲主浮也我爲客沈也所謂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爲主我爲客是也昔大禹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分寸之間天仙相傳之火候也行火如行兵故謂行無行如無手人能行拳故曰攘無臂如敵在前而非眞敵故曰仍無敵提起我身中無刃鋒芒劍故曰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勘君臨陣休輕敵是也輕敵則喪吾寶恐喪吾家無價珍是也兵者逆也順則彼爲

客而我爲主勝在彼也哀者慈也悲也兵相加木愛金順義金剋木慈仁故哀者勝矣

哀者勝謂仁慈自然無敵故次之以易知易行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心而已甚易行道而已天下莫能知不知心○莫能行不知道○言有宗無爲○開口頭道非有君無念○舉力不及也夫惟無知真然動見道是以不我知我頭是我尚復何有○見不明知我者希理○既是知者則我貴矣我亦非我道亦非道是以聖人知我被褐懷玉終日如愚○內蘊無我德外行卑下

復圭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豈以聖人皆人所不能知不能行耶不知太上所言所行皆性命之正理日用尋常甚易

行而易知者胡人莫能知而信不及矣能行而趨安問乎一部道德經或正言或寓言或顯言或隱言總之殊途而同歸故曰言有宗天下莫之宗者誰乎或藏正論奇或開常合變或綠大證人或因外表內總之百慮而一致故曰事有君天下得其君者誰乎此易知易行有宗有君八字括盡金丹之旨學者當先於易知易行上歸根復命又於易知易行內覓宗真君斯得深根固蒂之道矣夫道卽我也知道卽知我矣奈何世無知道者安望其知我乎要之我之道原平易非貴也弟物以希爲貴知我易知易行者希則反以我有宗有君爲貴矣是以聖人被褐和光同塵也懷玉我有三寶也如被

褐而不懷玉所謂鼎內若無真種子猶將水火煮空鍋斯亦無爲貴聖人矣

接上章言甚易知以見聖人真知之妙也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之知乃是真知（不知知病知知一字不圈○不知病病在於知○是以不病聖人不病無知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無念之念亦復如是以其病病一念不存此心乃○知如不知（見○念其所知）是以不病三界一切○無所不知

復生子曰聖人之於大道果具有知乎哉先說無知則不能入道後說有知則不能得道聖人始以無知道其有隨以不知道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世人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靜之內忽起山河搜目生花迷頭認影不知中之妄知爲病也久矣若知妄知爲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痊矣聖人所以知如不知而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

不知知病所以無是懈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也

愛己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人不能究心無忌憚）大威至矣（死生大事無常迅速○自作自受無狹其所居（靜無方○房舍清靜而行穿欲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無厭其所生（住無滅○乘靜後而住威權）夫惟不厭（心無死○人不厭人道道不厭人）是以聖人自知不自

見（如魚依水不暖自知）自愛不自貴（無注可說無道可得○見○常人不能建其情自愛推己及人本自厚生）故去彼取此（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復生子曰傷生之事非一而縱情者必亡人之所取長者在廊之上名利之韁小威不畏死亡立見大威至矣居處也厭見也人生往往以高梁大厦之室爲居非窄也百年易足之生爲壽非促也當知我清靜無爲身藏法界心包虛空可狹其所居乎當知我謙後不盈生者易滅而生生者不滅可厭其所生乎我不厭其生愈久則愈有全生之道生亦不厭我長存則長有延命之術是以聖人自知弢光不表表示人以見於外自愛韞玉不切切貪生以貴於人內有自知自愛之

實外無自見自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民不畏威故災之以勇於敢則殺也

任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有力於勝除妄念也勇於不敢則活有力於守虛弱者生此兩者能殺強梁者死之徒能活或利或害吾道如劍不能持者傷之徒天之所惡自于無所用孰知其故道本空相○是以聖人猶難之道易知而不易行心易悟則不易於行了○不敢輕示勝不言而善應無念○大音希聲相之則應不召而自來無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善謀無無亦無○任用天網恢恢柯物不住此道之疎而不失此道常在萬物之內○肇疏萬物莫能逃

沈蛟兩曰夫見報爲之之謂勇自勝之謂強至人之所謂勇勇於慈勇於仁與勇於敢則不慈不仁殺機既動安能庇其身勇於不敢則慈仁得之安得不活其身此理之常也然天下事亦或以敢而反生或以不敢而反死世人疑之遂謂天道無知人之所以失惟於天而天之所以惡人者雖聖人猶難言之非難言難爲人一一言也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患天道之難知也雖然天豈終難知哉不與物爭於一時而勝之以久不諍諍與人言而應之如響不待禱求請召欻然來格坦然平易不迫而其經營謀度之處非人思慮之所能及王法雖密猶有幸而逃誅者天網疎漏恢恢大矣

實但漏吞舟之魚然要於終而必勝之吉凶禍福幸禍不爽天豈不可知哉○復生子曰此章是太上教人學道工夫始入門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祖師云斬魔汝魔多長生故勇於敢則殺殺是殺妄念也及其有所得後事氣致柔能如嬰兒用力於知雄守雌所謂覩滅魂昌故勇於不敢則活活是神活也此兩者一以剛爲剛一以柔爲剛或危或不差則無往而不利或對境着境未免有傷而損害矣雖曰天道福善而忌盈然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道之成與不成不敢必也惟有積功累行而已中人之難難於一刀兩斷聖人之難非敢也猶以勇於不敢爲事所謂知之非難而行爲難善始

非難而克終爲難也況中人乎欲明人道先須識天道不爭而善勝是不勝以人而勝以大吾法之而氣化也不言而善應是不應以口而應以事吾法之而念化也不召而自來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吾法之而神存也坦然善謀任用自然無所不克吾法之而神化也何物大於天虛空是也何物窮乎虛空聖心是也故天網恢恢大也造化雖宏能包有形不能包聖人之無形疎而不失密也陰陽雖妙能役有氣不能役聖人之無氣人生至此縱橫自在升玉京朝帝闕方爲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學道如是常不快哉

勇敢則殺常不畏死故災之以民常不畏死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此念不化此道不悔悟終見底全○肆情逐妄奈何以死懼之將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若使民常畏死只知貪生不知自死而爲奇者死生亦大矣吾得執而殺之安能役其心執敢其心使心歸同不可以我心代他心也是謂代大匠斲絕生思絕念夫代司殺者殺我心能絕百念夫代大匠斲事物之便成擬議之有何不傷其手矣讓者不言言者不知

張非曰夫人之生不殺於衽席飲食疾病則殺之於盜賊刑戮者過半矣是人之死實未嘗知畏也而畏民者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苟畏死則吾取奇衺者而殺之宜民孰敢爲奇以取戮也然而爲奇不止則死之不足以懼民也明矣○

沈鮫門曰萬物生於天而殺於天惟天司生亦惟天司殺人與人等耳無殺人之權也人而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代司殺者殺譬以拙工而代大匠斲鮮不傷其手矣烏能不殺其身哉○復圭子曰人生於天地間死其身者常有而死其心者不常有夫民非犯人道之患即犯陰陽之患而死者不畏死也吾奈何以死懼之凡學道者先須鍊已鏟盡劍成萬里誅妖一電光也若民果畏死而外道旁門是爲奇者吾得執無刃鋒芒劍而誅之然而不能殺其心也孰敢殺之哉此一劍也常有司殺者我心之天君是也自鍊而自殺其妄念則心死神活矣他人不能代我殺也如有代我殺者是代大匠斲無益於我而反傷於彼矣○薛蕙曰宋太祖道德經序曰朕自卽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臣人執我見一日試覽擘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刊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滅朕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貝非但金丹之術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君之謂矣

民不畏死起於饑寒故以民之饑次之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人之不以其上食稅之多以其心之是以饑所以不知道民之難治人不以其上之有爲以其心之是以難治所以不得道民之輕死人之不以其求生之厚以其心之情不得道○貪欲無厭是以輕死所以不合道○不願危己夫惟無以生爲者勝於貴生所以得道○是賢於貴生不自生故長生

李息齋曰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爲則下亂必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安得不輕死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爲豈肯厚吾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復圭子曰知道之民虛其心實其腹今上以食稅之多致民之饑則民心實而腹虛與我無

欲而民自富者異矣得道之民弱其志强其骨今上以其有
爲救民之難治則民志强而骨弱與我無爲而民自安者異
矣有道之世民安其居樂其業而無夭傷今爲求生之厚而
輕死是以形骸爲重性命爲輕與我好靜而民自正者異矣
譜以生養生反所以賊生善攝生者先要殺三尸斬六賊偷
世人厚生之事一切屏去所謂不求生而自長生其賢於貴
生遠矣

民之難治輕死因上傷和氣下多剛梁故以人之生也柔
弱次之

戒强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水結成冰〇一團和氣）〇其死也堅强（冰消仍水〇和氣散）〇萬物草木
之生也柔脆（水流原在〇和氣全）其死也枯槁（月落不歸天〇和氣絕）〇故堅强者
死之徒（死者生之本〇剛暴殺身之本）〇柔弱者生之徒（生者死之基〇柔和養生之根）〇是以兵
强則不勝（心剛則道愈險〇恃强則敗）木强則共（念頭不已心則愈〇木剛則折）强大處
下（諦使之念起心〇沉淪之木）柔弱處上（入道之基〇昇騰之象）

蘇子由曰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强之病太和存焉則事無堅
强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强也强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
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
粗必强大〇復圭子曰此章總見大道無能生有積柔爲堅
積弱爲强柔弱者有之初也堅强者有之終也有還歸無入
物生死皆借有形者以喻無形之道學人當先究人物生死
柔弱强大上下之理方知其柔弱爲入道之原久之煉去堅
强之查滓者盡化爲輕清虛可以出有入無騰乎雲霧長生
而不死矣〇服若平曰天地之理小不滅大輕不滅重故强
人不得君王强木不得處上其首拱拄也壯首主萌芽曰强
自取拉其强者則敗亡當爲弱小之所乘木强者則支拄當
爲衆木之所壓此說爲是更得本文正意

柔弱者謙之道也天道好謙故次之以天之道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心之性〇性之神）其猶張弓乎（有力〇稱物平施）高者抑之（高者思慮）下者舉
之（貪欲嗔癡〇損上益下〇）有餘者損之（絕情慾）不足者與之（養冲和〇多益少）〇天之道
損有餘而補不足（本生〇虛使然〇虧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亦心也〇心
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貪其所愛〇損人益己）孰能以有餘奉天下（要在
忘我〇損己益人）唯有道者（忘心〇做天）〇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忘性〇損）功成而
不居（忘神〇損之又損）其不欲見賢（忘忘亦忘）〇

沈蛟門曰弓人調適弓幹使之和平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
不足天道平等虧盈益謙故曰天之道猶張弓也人之道則
不然哀聚貧賤之財以益富厚取之錙銖而不遺用之如
泥沙而不惜損不足以奉有餘與天道異矣誰能與天合道
損有餘以奉不足其惟有道者乎是以聖人常出其身以任

事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損已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也謂我心本不欲見賢人自以我爲賢矣○復圭子曰有一歲之天道有一月之天道有一日之天道修行人未明人道先須辨天道天道先要從一月日月盈虛消息上參起而後人身一陰一陽之升降可按也愚幸得遇眞人與聞大道甫始太上大道其猶張弓之說人間之弓必損有餘以補不足易知也天上之弓月出庚卦於庚酉之方一陽居下其弓張於月之初三日乎月見丁卦於丁未之方二陽居下其弓張於月之初八乎月盈甲卦於甲卯之方三陽象乾其弓引滿卦於十五之日昔

爲上弦之弓滿則謂之有餘有餘則當損十八月卦於辛戌之方損一陽而初下一弦矣二十三日月卦於丙午之方又損二陽而弦下一半矣二十八月卦於乙辰之方微陽將盡以象坤卦其弓已弛而不張自望以至晦皆所以損此月之有餘以補來月之不足修鍊者能月月行持進陽火退陰符如天道之補損周而復始此之謂性命雙修何憂不仙乎何爲人道不然一身之中所不足者陽也有餘者陰也反以補損元陽而長壑陰虛肯損陰之有餘以奉不足之陽哉惟有道之聖人始而效天道之張弓有作有爲而不恃其勞既而功成無作無爲而不居其功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聖人殆一天道也○李息齋曰衰多以益寡者天之道也衰寡以益多者人之道也惟聖人能以己有餘而奉人不足故其能及萬物而不恃其能功益天下而不居其功利澤施於天下而不欲見其賢唯有道者而後如此

不欲見賢謙柔之德也故以水德次之

有生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人之生也而攻堅強者欲不死者莫之能勝心人之心也而攻堅強者死者莫之能勝無生死○棒打不開其無以易之情念死矣○故柔勝剛心有力則情念無物可比勝弱勝強心無爲則天道乃見○軟能蝕堅天下莫不知人人有莫能行人人此理也是以聖人言聖人知之受國之垢藏心於心而不見也○海納百川是爲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藏神於神而不露也○處眾人之所惡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若天中更添冤苦○與物相反與道相合

河上公曰今夫水圜之圓中則圓置之方中則方止之則止決之則行然而大者能懷山襄陵高陵爲池深谷爲邱者皆是物也其細則磨鐵礪玉皆以水資是攻堅固者無以易之不可輕易也水能滅火弱勝強也齒先舌敝柔勝剛也天下莫不知柔弱長久剛強易折也莫能行恥謙卑好強梁也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爲一國主也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君能引過自任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有天下而王也正言若反者正言合道而

反俗俗以愛垢爲辱愛不祥爲俠故也○復圭子曰上善若水五行以水爲本水能沉金漂木剋火爲土此天地之水也其攻堅強信莫能勝也善人身之水腎也腎水足則五臟皆不受侵腎水竭則心火熾剋肺金金剋肝木木剋脾土死矣故大修行人寶此腎水如寶金河車轉運晝夜不敢暫留停所謂固燒丹藥火炎下故使黃河水逆流水能上行則火自下降是柔勝剛弱勝強也人人皆能知人人不能行何也好堅強之故也而聖人不然謂爲柔弱身爲堅強未得道時忍辱含污如王在石中何垢如之甘處受難如金遇火試何不祥如之既得道後忽然眞人出見小則不失本來之面目是

謂祖稷主也嬰兒積漸變化大則分爲億萬之陽神是謂天下主也垢與不祥衆人之所惡是以正爲反惟有道者能直受之而不以爲反也

亦之愛垢衆惡皆和故次之以和大怨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憎惡必有餘怨不關情念）安可以爲善（何以見是以聖人執左契（止念見前○而不責於人（不爲物移不與物以誠○一味克己）故有德司契（以心以道契道無德司徹（自非寂然何能澄○性靜情逸）天道無親（惡光獨耀○逸）

復圭子曰怨可和也必君父之仇方爲大怨不當和而亦和之怨雖解而心尚存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爲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有餘怨安可以爲善哉不如吾已忘怨兩忘契符合也愈至誠之能使人符信也聖人執左契於己而不責人之恨我有德於人可忘也人有怨於我不可不忘也至誠而不動者有之矣然盡其誠而司契於己非有德者不能若無德則司徹徹明也怨德大明不以厚道自居也是知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人即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之人也○吳幼清曰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爲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則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

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所執徹謂執左契者已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爲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視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爲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恐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大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爲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爲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耳

沈在契謂以道感民則自然契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知足而不貪也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大國境中）使有什百（何義太平）人之器而不用其（四者也）使民重死（念甚無生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去來）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攻戰）無所陳之（不爭善勝○六根清靜）使民復結繩而用之（道之源○反朴）甘其食（味道之腴）美其服（愛道之成）安其居（處道之安）樂其俗（樂道之和）隣國相望（心心相照○對境無心）雞犬之聲相聞（照見五蘊皆空○外境不入內境不出）民至老死（厌心經念○終身在道）不相往來（如如自然○忘其彼此）

復圭子曰人身首戴大圓大國也心君獨處一腔小國也止有君而寡民何也一身之中惟神氣精而已神即心也內有精氣外有耳目口鼻手足肢體所而不用即使有什百人所造之巧器安足以役吾神哉眞君高拱清靜湛然寂寞無爲之上故能役使百體從令護衛眞君於方寸之中氣不耗精不淫耳目口鼻手足不妄馳所謂重死而不遠徙也夫有形之舟車其駕馭猶有限也無形之舟車瞬息千里萬里而莫知操縱金刃之甲兵其揮霍猶易折也無刃之戈矛生於一掬候忽殊鬼蜮併而莫能禁遏今眞君既住無生國裏雖有舟車能引人往來而實不往不來無所乘之也眞君好靜無爲雖有甲兵以斬邪魔而實無邪無魔無所陳之也所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惟神遊上古作葛天無懷之民復結繩之風所食者無味之味何其甘也所服者無色之服何其美也所居者空中之樓閣何其安也所同者太和之俗何其樂也○玄同子曰所比隣者微上下周旁之國無不心心相照而無所往也所御聞者雞鳴犬吠之聲無不耳耳相通而不滯於聞也蓋眞君五蘊皆空六根清靜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即至老死而其玄玄眞湛之性如如自然之體已超乎廛壒繁華之外久矣安見其往來哉大哉眞人無聲無臭至矣

以上八十章皆至道至言非徒悅觀悅聽故次之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眞摯苦口）美言不信（不得動聽○無分別辯）善者不辯○（文飾所生日終不爲）辯者不善（文飾所生日終不爲）知者不博○（總是頭頭）博者不知（只在目前○聖人不積○（不藏）既以爲人（施來）己愈有○（用之不盡）既以與人（與物相接○不生）己愈多○（無窮）天之道○（生生不已）利而不害（時清道泰○無所不利）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則天之行慈仁儉約）

昌知常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水也淡而能久美好之言甘而悅人其猶醴也酌而易竭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於心者尚行而不尚口守樸素起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淵其淵巧言易於招尤取愈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道者明於理而達於根得其一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及貧也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演道德以爲人人受其益而德愈彰如鑒之照而不疲分浮瀛以與貧愛其賜而財愈有若井之汲而不竭故曰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利而不害聖人之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復圭子曰此章結局以天道聖道並言分明太上以天道自處藥藥五千言可不謂美乎不辯乎不博乎不爲人乎不與人乎然人當察其就爲逆耳就爲悅心在信不信則美不美分矣察其就爲守中就爲尚口在辯不辯則善不善分矣察其就爲抱一就爲馳騁在博不博則知不知分矣凡人有一長必私而私之聖人有道公之於人是不積也然此道人人本有聖人特爲一指點耳而未嘗分我之所有也故曰既已爲人己愈有此道個個圓滿聖人特成人之美耳而其實不損我之故物也故曰既已與人己愈多亦有天道運而不積之意天天道好生即有時而殺之而不害其生生之心故曰利而不害聖道不外慈儉不

敢爲天下先之三寶即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不敢爲主而爲客之語說者見信言眞美不美眞辯不辯眞博不博未嘗讀大道而私之於一已其五千言皆以爲人也與人也而太上之道何曾見其減乎迄今與天並高百姓蒙其利而無害

道通千古爲

三教祖

百王師誰敢與之爭道而馳乎學人有能得其旨趣之一二上則爲聖爲仙爲佛次亦可以超凡解脫而不作庸庸碌碌中人矣況有善志潛心太上之道又不惜資財不憚艱辛以求之者乎他日必遇龍華會上人同飲刀圭羽翰自生而爲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有志之士當念茲在茲而不頃刻忘矣

清靜李祖曰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眞實之言淡薄虛妄之言華飾善爲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故曰不善眞知者光而不耀故曰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曰不知聖人損其所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故曰不積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眞視之不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故曰爲人愈有與人愈多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只這末後一章總發八十章之蘊也經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希言自然淡乎無味誰道若退

明道若昧廣德若不足太白若辱曰希曰夷惟恍惟忽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已上等語雖不美聽其中有信故曰信言不美可道可名可見可聞持而盈之揣而銳之金玉滿堂善之爲善美之爲美樂之與餌聲味俱美以上等語雖美於聽終不實也故曰美言不信若訥若拙若愚若樸若屈若辱不尚已實不貴奇貨儈兮若客敦兮若樸曠兮若谷渾兮若濁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以上皆不辯之善也尚奇務貨自高自大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勇於敢嗜於欲不畏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止強知前識昭昭察察以上皆不善之辯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

道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言而信不見而名無爲而成以上皆知者不博之謂也知物知人知內知外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開其兌濟其事舍儉且廣舍後且先不知爲知皆是妄知以上皆博者不知之義也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少私寡欲見素抱樸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去甚去奢去泰無知無事無欲以上皆不積之義也至於曲全枉直窪盈敝新薄物歸之萬民化之天地合之廣施博濟不窮不敝不殆不危川之不可既此爲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道生成運化利物平施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復之無

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一切有情無不覆幬此利而無害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處柔行謙和光同塵後己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天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爲於人濟人且成就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國寡民自以爲足使民返樸忘其彼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義也只這不爭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的把這不爭二字爲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至混元之境眞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妙明本體得矣且道不爭二字作麼會咦放倒門前名利竿着

道德經釋辭序

大矣哉老子五千文也以靜爲宗以虛爲用說者專言鍊養而不知修齊治平之道纖悉具備昔吳筠曰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知言哉第其旨多隱而難於解悟其辭若反而難於融通學者每苦三四讀弗解輒卽廢閒亦有爲之釋者終局於管窺之見泥於膠柱之識奈何能發明其理也吾鄉體物子少習儒士業弗售繼有悟乎淸虛不欲人間事汨其心迺遯跡太和之巖日研窮斯經歷久一旦豁然通也於是出所見分章而釋之峽成持以觀不佞且求爲序不佞受而卒業則見其一言一字鑿鑿中的眞所謂以意逆不以辭害卽使老氏復出耳提面命亦

不過矣若體物子者其老子之後身乎觀者得是釋而熟究之不惟鍊養可就卽齊家治國且裕如矣幸毋以玆釋與養生同日譚也

萬歷丁酉歲春上元日

賜進士第行人司行人近野子姚孟昱撰

敘道德經旨總論

太上當周衰之季民風日薄詐僞滋生失性任情離淳喪樸仁義行而大道廢隱心傷之於是駕青牛出函谷關因關尹子之請矢口而言於是乎有書曰道德經其辭簡其意深其文五千其旨本淸虛主無爲法自然務道德尙敦樸絕聖智潛仁義以淸靜爲本無爲爲體自然爲用長生爲徵以至於齊家和鄉治國用兵爲緒餘而其言足以發先天之秘洩造化之機而其意使人返樸還淳以復太古之自然而其要使人返虛靜之本復性命之原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於根也故曰五千文有淸靜之道有無爲之道有自然之道有長生

之道有治世之道以至於治心養性體物知身不可作一途看其中多譬喻不可以辭而害意其中多寓言不可作眞實語如其必欲盡合孔孟六經之文則有堅白異同之差矣學者當具眼觀之圓機而會其理可也

五千文不只專言鍊養蓋亦兼言治道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致虛極守靜篤含德之厚比如赤子治人事天莫若嗇反者道之動道常無爲等章言鍊養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使我介然得位行志等章言治道也若槩以鍊養之意釋之則隘矣然非老子之旨也故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眞

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知聖人中心行道不遺世法老子爲當事以鍊養而言哉

五千文之道在乎高柔弱務慈儉去奢泰戒盈滿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致虛篤靜不逞聰察不衒智能無欲無求無爲無執去紛解煩虛心弱志專氣致柔抱一無離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欲人之所欲不學人之所學不敢以取强不敢以取勝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主而爲客以退爲進以闇爲明以不足爲廣德以不爭爲上善以清靜虛無爲宗以沖和自然爲用以恍惚之中求至道以窈冥之內覓眞精

以無形爲大象以無聲爲大音以色味爲刀戟以財貨爲外物以根塵爲虛假以富貴爲儡儡以用兵爲凶事以戰勝爲不美以柔弱爲保身之要以剛强爲趣死之機以克去己私而復性爲自强以力行其道而閑邪爲有志絕學無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潛仁義而彰道德去智術而反忠信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輕以重爲要動以靜爲君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後其身而不先故能在先外其身而不貴故能長存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此五千文之所謂道也

五千文者舉大數也如王弼本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河上公本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李霖棲本五千三百三十五字其他莫能偏舉章中或有增損一二字或差數字外訛不一皆不必求合然其歷年之久傳寫誤耳與其七十二章八十一章之不同槩不必論學者但從經義融通其理可也如若信其所傳執一家之偏必欲求合於字之數分彼此之差者此背膠柱鼓瑟執一不通者也司馬公有云五千言則不定指其五千字是也

古之聖王道治天下靜以修身動必順理無欲無求無爲無

執順理自然不妄改作所以不言而民信不怒而民畏無爲而民治其爲道也如斯而已觀夫五千文之道誠不外乎是矣其曰爲無爲則無不治其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其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其曰以政治國其曰道常無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其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其曰取天下常以無事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其曰清靜爲天下正此老子之道極深研幾聖人南面之術也若孔子者世之博大聖人一見老子言禮之要歎之猶龍而孟子泰山巖巖之儒不容纖惡亂於世吾見其拒楊墨闢邪

說排成余正无化終無一言及於老子者故知五千文孟子雖未嘗學其亦莫能訾也所以司馬公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吳筠嘗曰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是也劉向曰老子秉本執要清靜以自守柔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司馬談言其旨約而易操事省而功多蓋文元以爲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意存焉薛道衡言其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飛鱗作制未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慮靜以之治國則返樸還淳自居易言其欲使世情儉樸順俗清和莫先於慢黃老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民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

而東海之政成歐陽文忠言老氏之書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蘇文忠言老子以清無爲爲宗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又言稽首周朝李老君雲運山水水連雲欲得是非非不得五千言外更無文蘇潁濱居潁川十年註此經四復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是今老矣是以爲是嘗有詩云近存八十一章註從道老門下人錄錄者莫測也其孫穜記公遺言云公爲館講老子數篇曰高出於孟子一三等耳又云至道無如五千文傷俚由言老子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又云私意未盡然後

可以應世老子云公乃王李延平云老子之書雖未嘗學亦未能毀之則清靜爲天下王之說其可毀乎呂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坐前壁上云言修養家以此爲養身要術然平生保護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身也陳忠肖云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小魚無所事於煩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大舜無爲而治不以此歟黃茂才言老子之道將以乘雲氣而上挽無極俯視乎八荒之外人間事物不足以攖其心若數君子皆皆世之明卿達儒蓋其實所有見五千文之旨也所以皆參學漢文用之而海內富庶天下

至今稱之也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晉王沂公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子五千文清靜而簡要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也或曰晉尚清虛而江左日削文中子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蓋晉人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薛考功惠曰晉人尚清虛而廢官行誕放達而遺名教故天下亂也老子所謂棄仁義者將以宗道德也老子所謂絕禮法者將以反忠信也吾見晉人棄仁義而不見其宗道德吾見其絕禮法而不見其反忠信大抵務名高滑冥安急權利好聲技其貪鄙姻薄之情極矣欲

其不亂難矣哉若老子之言曰太白若辱務名高乎強行有志溺寠安乎少私寡欲急權利乎不見可欲好聲技乎若畏四鄰嗜放達乎多言數窮尚清談乎以此觀之則吾人之行與老子之言方圓黑白不相入矣有何祖述老子之道哉一清逐跡太和潛身巖穴越歲窮經深有感於斯文故知五千文之旨在於收斂事物之紛散而歸於敦樸之純一無爲而無不爲以復體性之自然也旨哉玄矣深矣誠爲衆妙之門矣豈止於修身復性長生久視而已哉若以其道舉之於政內以修身外以治國以無私應世以無爲治心以無心待物以無事治民以不戰爲策命諸將以省刑息事救百司則下

民自然覩感興起不數載間其民淳淳其俗樸樸則羲軒之化復行唐虞之治可覩比隆禹文錄視湯武淳樸之風重見聖人大體復明上古聖王以道治天下何有以加於此哉百世之下有同志同氣者亦將有感於吾言信夫

余自丙戌知學長討乞章雖則志慕清虛心猶戀妄雖則心存至道意未釋然竟日勞勞終宵擾擾自知幻緣夢縛情見難遣於是戴黃冠披鶴氅東遊兩浙遍歷三吳忽憶母老遂幡然歸未幾慈幃見背子亦長成更歷三四寒暑始壯歲割愛離俗決志抵愿終南自湖陰沂流湘漢到五嵗山閱道德經八十餘家註釋言多乖劣罔合經旨互有得失罔見全書余每誦之輒興歎不已於是參詳眾論以利其器究極玄微撮其精要折衷諸家之說參之未發直而註之目曰道德釋辭向隱蘊中未敢輕繡丁酉春御馬監右監承虛玄段公邂逅於京師白雲觀中不數語感合遂執弟子禮捐貲命工鋟梓以廣其傳豈偶然哉皆宿世之因也故敘其事以誌之

萬歷丁酉季夏望日體物道人岫雲王一清敘

道德上經釋辭　慨物子岫雲王一清釋

道可道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有世間之道有出世間之道世間之道有形有名有理有事故可道可名也出世之道無形無名視不見聽不聞故不容言不能名也常者常住不滅之意蓋其不變不易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無欠無餘本然之妙也這個本然之妙包含無量

爲造化之本舒之則徧滿六虛無物不有無所不在卷之則寥寂無踪不屬聲言非從名色若以聲言名色求之則愈求愈遠愈窮愈離其終不可得也吁眞常之道悟者自得證性則明至之自見若向靜中加存養或可見其端倪若在動中見無相應幾識得頭面恍惚杳冥無定體有而無形極玄極妙也玄也妙也畢竟不可見不可聞不可道不可名虛無恍惚而非有也先天地以常存後天地而不滅沖靈恢存而非無也淇淖之中神化變動虛無自然而生一氣一氣之中而分陰陽陰陽交感而生萬物吾知其所以生萬物者理與氣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名有名便屬可道也故知可道可名者乃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君臣父子政教之道之名而非眞常之道之名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天地者太虛中一大物也古初無物天地萬物自無而有故無者名天地之始謂之先天也道之體也在內爲陰陽在外爲天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有者名萬物之母謂之後天也道之用也無欲者未與物接虛心無爲本然之妙也有欲者心與物交隨境生識感通之機也視者攝境歸心謂之照也妙者徼不可見也徼者有從此出也常於虛心無欲之頃以觀其本然之妙但見其渾渾淪淪寥寥寂寂澄湛妙明胸中豁然無一物矣此所以爲本然之妙而爲吾

心之體也常於生心動念之頃以觀其自然之徼但見其聲來則知物至則見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傷其心則悲痛其心則哀見善則知好見惡則知惡見利則知趨見害則知避觸處呈露不期然也此所以爲自然之徼而爲無心之用也此兩者謂有無也無欲有欲也有無者自然動靜也無欲有欲者無心動靜也靜爲體動爲用動合有靜合無言此二者同出之於常而有動靜之殊程子云體用一源是也故知無與有同出之於常無欲有欲同出之於心心即性性即道而無所不同是皆出之於自然故曰同謂之玄也玄者自然也自然者玄之標常之妙常不可見自然可見也玄之又玄

者妙中之妙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者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也是以聖人法道自然圓明了知不因意念覺心常照不關眼目無知而妙意行不見而諸法會以其內外應此感彼符如陽燧方諸之於水火也重言這箇自然玄妙不由安排而其理有不可拚者蓋出之於自然不得不如此也天地之所以悠悠日月之所以往來陰陽之所以消長晝夜之所以循環天地之間飛潛動植一切物性皆自然而然也學者當於言象之外密爾參求以法其自然則心虛性寂無蔽無私微妙雙忘無有一貫動靜同源體用不二超然圓通復乎眞常逃出陰陽脫離造化故知自然而然者眾妙之門

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善惡本無妄情分別故以順理則爲美爲善悖理則爲惡爲不善循其理以待物謂之美謂之善亦常分也若有心爲美善之名則有不美不善者矣有美則有惡陰陽相因對待之義也譬如天地萬物自無生有豈能常有終必歸無而有又生無也無生有有生無故曰有無之相生也不難無以成其易非易何以成其難因難成易因易成難故曰難易之相成也因其長以形其短爲其短而形其長長形短形長故曰長短之相形也登其高俯見其下處於下仰見其高高傾下下傾高故曰高下之相傾也非音則無以和其聲非聲則何以成其音音和聲聲成音故曰音聲之相和也隨其前則彼固爲前我爲隨顧其後則我又爲前彼爲隨也因前有後因後有前故曰前後之相隨也相生相成形相傾相和相隨反復相因自然對待相偶雖欲間之不可得也其意蓋謂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也莫若冥心復性善惡雙忘無心於美則無惡事無心於善則無不善也觀夫聖人之處世也順理而爲未嘗不爲時然後言未嘗無言物至則應何嘗以多事爲畏而辭其勞也知生爲虛幻而不厚其生也知事之當爲不恃之以爲功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道之常分何有於我哉愚聖人雖然無容心於美惡無容心於功業而天下必以其功歸於聖人雖欲去之不可得也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

知無欲便夫知無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不務道德而以倒施爲尙才藝爲賢則人挾才藝輕趨而偸進蓋名者爭之端也尙道德不尙才藝則小人不能遷其守何爭之有也不貴性命惟以貨財爲難得而厚藏則盜賊懷其心伺隙而窺窬蓋利者盜之媒也貴性命不貴貨財則盜賊無所用其心何盜之有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神存於內則潛之於心發於外則見之於目蓋因目之妄見而生種種分別之心起一切不正之念迷惑其性也是以聖人戒人謹於目以靜其心制於外以安其內如其非理則勿視之一切分別之心無由而起不正之念從何而興雖在可欲之

中而吾心如無欲是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是以至人教人治其身心也恬憺無思而心虛矣心虛則意定意定則神凝神凝則氣聚氣聚而腹實矣退怯無欲而志弱矣志弱則無爲無爲則精全精全則憒滿憒滿則骨強矣是以至人常使民無知無欲者蓋以養其本然之至靈而反於虛也間或有當知當爲者但順其理之自然而已順理而爲雖有爲猶無爲也無爲則心虛心虛性定道妙在躬何所往而不可哉故曰爲無爲則無不治也

沖道而用之章第四

沖道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虛也和也道以虛爲體以和爲用不盈猶不滿謂適中也人惟虛其心以應物則無不中其節故無盈滿之累也淵者深沉難測虛靜之謂虛靜者萬法之宗萬善之源也挫剛反之銳懲其忿不害其氣也解煩冗之紛去其累不耗其精也韜其光不露其雅不自衒以偶神也混濁世不污其眞不傲物以鍊心也湛者靜而明也若存者非有非無恍惚渺漠不可定見之謂也若定以爲無周流乎天地之中無物不有無所不在禍之則靈感之則應不得謂之無也若定以爲有莫能測其端倪莫能見其蹤跡莫知其所以然不得謂之有也

恍惚有象渺漠難求自非至人孰能擬議老君自贊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帝之先者鴻濛混沌無象無光二氣未彰五行未立溟涬滓滓難以象求先天之謂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天地大生之仁聖人大化之仁不仁者無心於仁之謂也天地無心而化成至仁也而言不仁者謂其不私物也聖人有心而無私至仁也而言不仁者謂其不偏愛也芻狗祭品燒帛之具祭則用之已則棄之言其適用適棄皆出於無心蓋

之於自然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皆然也天地運一氣生養萬物生者自生殺者自殺以任其自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聖人運一心教養百姓安其分樂其業富貴貧賤聽其自然以天地之心爲心也故知天地者乃無心之聖人聖人者是有心之天地也橐籥虛中之器有鼓舒闔闢之機惟虛故能納而爲橐籥之體故動則生風而爲鼓籥之用以其中虛故能生氣所以噓之而不屈愈用而愈有也夫道不可以言求也不可以數窮也若以言語象數求之則愈求愈遠愈窮愈繁不如默然忘言如橐籥中虛寂然中泊然一閒常之妙於茲可見焉可多言也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此意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者虛也神者性之靈也谷神者虛寂不神之神也不死者謂不昧其機也然此眞機虛寂有靈故神妙有有而無相假名眞空妙有眞空玄牝根宗由是知之玄者虛靈之妙也牝者竅也這箇虛靈玄竅閫闔元氣體性回通爲生化之本在人身天地之正中是造化根宗性命淵源實天地交界之所陰陽混合之處水火交媾之鄉凝結聖胎之地精神魂魄皆聚於此自古神仙修煉內丹皆在此處所謂玄關一竅是也門者言天地萬物皆從此虛靈玄竅中出也這箇虛靈玄竅總括衆妙道所從出天地從生故曰天地根也綿綿若相續不絕之意不間斷之謂也若存者恍有惚無莫能定見似存非存之謂也用之不勤者虛心無爲而已虛心而神自返也無爲而氣自復也神返氣復吾身之玄牝立矣由是知之谷神不死者虛心養神之喻言其體也玄牝之門者陰陽闔闢之喻言其化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志意不分之喻言其用也此言虛心養神得其所養而返於心心不外馳而氣自還於身身心妙合神氣歸根結成大藥謂之還丹乃不死

之道也故必用志不分沖和抱一綿綿續續以用之優游以養之不可者之於有不可失之於無不可以有心守不可以無心求以有心念之則非妙有以無心忘之亦非眞無惟相見於混沌杳冥之中相接於恍惚虛無之內無中不無乃見眞吾亦不知其所以爲吾噫惟無心者則能見其眞吾盡性者則能知其眞吾此章玄奧爲金丹鼻祖豈易言哉而迷人遼言之者蓋亦不得已也蓋傷仙道二百載寂寂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

私

天地形氣也既是形氣便有成壞又焉能久其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無心故長久也以道論之若天地之長久亦須臾間耳而其所謂真常且久者有一亘古今不壞而常住者存也由是知之天地隨一氣生養萬物其生生者則未嘗生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也人之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爲其感於見聞迷於覺知幻形柱楷貪生太厚情妄之心不息嗜欲之心不休故也是以聖人法天無心滅除世幻體合自然卑身以養志忘身以全真人皆好高我獨謙下人皆自大我獨柔弱人皆爭先我獨退怯後己先人故人尊之是謂

後其身而身先也人皆貪務我獨損情人皆貴身我獨忘形人皆貪生我獨學死不有其生故無死地是謂外其身而身存也後身者屈己也外身者忘形也屈其己而不先故能在先忘其形而不有故能長存其接諸物也大公至正而無私其治諸己也明心盡性以復命與天地分一氣而治雖若無私適足以成其私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水之爲物柔弱無心歸虛去實盈科後進不舍晝夜運之則爲雨爲流之則爲江河植者賴之以生汚者賴之以潔此水之善利萬物也運之則止決之則流隨方就圓聽從於物謂之不爭也人之情喜榮惡辱好高而惡下水之性趨下處低流汚以就穢宜其衆人之所惡也若水之德滔滔東注不舍晝夜其契恆常不息之機故喻之爲上善也人能法之可以進於道矣觀其所居則安心處下而止於靜居善地矣觀其於心則澄靜虛明而能鑑物心善淵矣交之於物則利濟普徧彼此無私與善仁矣發之於言如潮汐進退不失其時言善信矣施之於政平則無聲無往不正政善治矣用以處事

則方圓曲直泛應適當事善能矣用之於時則春盈冬涸與時偕行動善時矣人能明此七善則方寸不競和順謙虛而無昧已自私之蔽惡性易而善性生勝心去而良心發退遜柔與物無爭意爭從心起以無心爲心又何爭之有也故

用之而無過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以戒盈挫銳爲喻而爲履盛滿不知止者之鑒戒也戒之哉滿則覆太剛則折勢必然也是故知盈滿難持必行頓

覆之患已之而勿持則無滿溢之累也揣治也銳之鋒銳必有剸割傷折之害慎之而勿用則無傷折之患也金玉貨財積致盈箱滿室適足以招禍且有時而誼豈能守之而無失也若以富貴而驕人則必有盈滿傷折之患自取其咎也孰不知天道惡盈而益謙大丈夫功既成名既遂須知生如夢幻富貴浮雲當及時割愛跳出樊籠超然物外散誕無拘逍遙自在以順天之道以全天之與我者安乎自然頤眞保和盡性至命豈不偉哉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范蠡扁舟於五湖張子房從赤松子遊是也

載營魄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者如舟車載物念慮營營魄之爲也魄屬陰陰盛則害陽豈言情熾則傷性也是以聖人教人抱元以定其性志一以靜其心常使神不離氣氣不離神神氣沖和陽純陰滅則魂載魄謂之抱一無離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嬰方生也嬰兒未有知識其志專一其氣柔和其心無妄其神不罹純一之意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者謂見聞覺知亦陰趨也疵疾病也洗滌見聞減除知覺則情妄漸消塵緣漸息疑慮消散何病之有也愛民治國能無爲乎民喻精氣國喻身也無爲則心虛心虛神凝神凝氣聚氣聚神和而吾之身民安國治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喻心開闔喻動靜雌齊陰情也而人豈不運心慮物哉但無陰私情妄以障其心耳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之聰明仰觀俯察通照物情無幽不燭何理不明孰能終日如愚無識無知也聖人仁愛及物育生之類莫不仁而愛之蓄而養之故曰生之畜之也知生之爲壽而不厚其生故曰生而不有也修齊治平分內事也何功之有故曰爲而不恃也雖居於萬民之上亦不知我之爲尊何大之有故曰長而不宰也此皆聖人中心行道者見爲德

人人得而見之也故知聖人之德順理而爲無有一毫人欲私智增損於事物之上一切出於自然是故謂之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古人制器尚象車輪形圓象月其輻三十一月之數也轂者虛中轄軸運輪以行地也埏埴和土成泥以爲器也戶者室之穴也牖者通明處也無謂虛也車之無轂不能運行器不中虛何以乘受室無戶牖其能出入車器室皆實有之利故

曰有之以爲利也車之轂輻之虛室之戶牖虛通而爲之用故曰無之以爲用也是故凡物之有形以爲利者皆賴無形之妙以爲用也噫吾身有形也而其中有無形者而爲之用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胥元一曰聖人言三十輻共一轂以至於器室之論蓋使學者體物之身匪徒事於文也車器室之理先哲論之亦詳不復贅言若夫體物知身則言之者鮮體物知身之說嘗頭目耳鼻口體手足其成其身雖然各有攸司乃塊一物也而其知覺運動視聽言噢皆在於吾而求吾之一字竟莫能指其端的處豈非無位之吾而爲有數之身用哉此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也

五色令人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人之初也性無不靜湛然天理而精神魂魄意之五神安藏於心寂然不見自能食能言而生識神便溺於見聞而逐其真至於日積月累習染漸深元初鑿矣及其長也惟以名利是求聲色是好筭力勝而道力微人欲熾而天理滅蓋因眼耳口心意五者爲之蠱也食色不反以傷其神故目盲食聲不反以傷其精故耳聾食味不反以傷其真爽失道味馳騁田獵以動其意心亂發狂貴藏難得之貨心戕怖盜日夜賊妨則向之所謂五神者化爲五賊蠹我精神擾我魂魄耗我元靈魅我真性爲我之害也是以至人教人存五神斬五賊實其腹以養氣不悅目以亂心全諸內以養其真忘諸外以驅其妄故云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

寵謂榮寵辱恥辱也若驚者謂妄動其心然非性情之正也何謂者設問之辭也凡人莫不貴榮而賤辱故以寵爲上辱爲下也寵辱本無分別之者妄情也世俗既以富貴榮寵爲得志必以貧賤恥辱爲失時榮寵之也得必驚而寄之恥辱之也失必驚而怒之是謂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也患者憂苦疾厄也身謂幻形非真形也真身無患被血月之軀爲之累也達斯理者識破虛幻則知形非真我悟物皆空則識外緣虛假自然忘形去累藥苦潛消復何患之有也此章之意蓋謂寵辱不足驚而人自驚之身不必貴而人自貴之良由以情識妄動其心自私而貴其生其若心能忘也則寵辱不足

為身能忘也則憂患不能入若以貴愛其身之心而貴愛天下則知人即我也我即人也無一人不在貴愛之中無一物不在慈祥之內故可以為天下之寄託也寄託者如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義同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道無色故視之不見道無聲故聽之不聞道無形故搏之不

得言此夷希微三者不能以言語容論而分別之故云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也求之於上而不見其明求之於下亦不為其晦求之於自古及今繩繩兮如是之悠久終不見其際故不可得而名之然則歸之於無物可也反復求之於無物之地但見無狀無象之中而有主妙至真之理又不得謂之無物也謂之有也而不見其形端謂之無也而物賴之以成若有若無恍恍惚惚終不能以為象以為名也繼而求之於前而不見其有始及而求之於後亦不知其有終隨迎始終而莫能見復求之於古之道古之道本無求之於無而無亦無則莫知其所以然矣然後始知此天地萬物皆自古初之無而生今之有也能知古初之始始於無始為道之端緒者謂之道紀也由是知之此道終不可以情求終不可以智知也以形名求之了毋可得以皦昧察之混不可分始終不能窮陰迎莫能見以無御有生化何窮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有道之士潛修密行非人所知或有混濁世以錄其心或行

疑神氣以築其基或求倡搖地傲遊湖海或韜光晦迹藏器待時或縱酒放曠佯狂混世倏忽而飛仙或積功累行施符貨藥或潛藏巖穴辟穀煉形倏往倏來隱顯莫測其迹雖與人同其心則與人異韜光隱耀返情於空人所難測故云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其可見者觀聖人之威儀應事接物之迹耳踐其迹者則知聖人之道不離日用作真修也觀夫聖人之接物也遇事輒加戒慎而不敢輕發豫豫然若冬涉川之難斯聖人之恒謹也雖然然居獨處常存謹畏而不敢妄為猶猶然若畏四鄰之窺知斯聖人之恒獨也終日儼然如對大賓未嘗造次斯聖人之主敬也其心渙然如

春冰融釋斯聖人之無疑也其質溫厚如愚似訥其衷寬大如谷中虛混俗同塵渾渾然與世爲一其迹未嘗不與人同也孰能者勉之之辭也孰能以久濁之水止而澄之徐徐而自清孰能以久動之念安而靜之徐徐復其初也濁可清也非靜久則不得念可息也非性定則不能保此道者惟盧其中空空然不留一物故云不欲盈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外爲狂夫如弊敗之物無新成之可觀此聖人之微妙玄通始終莫能識也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人識者是能守弊者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

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至虛生神至靜生氣故知道從虛靜中出致者造其極也守者設其權也虛至大無際故言極靜猶與動偶故言守靜不篤則動亂隨之此言學者爲於靜默爲本極於致虛爲成故可見自性之原入眞實之地觀夫萬物並生於天地間莫不榮秀暢茂其及蒂葉脫落津液歸根故知此道出於虛而還於虛物生於根而復歸於根也萬物歸根乃謂之靜至於靜極陽生物復暢茂明之復命也窮知老子以虛極靜篤而爲歸根復命之說者益其使人疑妄歸與以復其初此復命之常也若知其常則心虛性識而道自明也不知其常則有妄動妄作之舉悖理招凶也知其常則心同太虛何物不容也有容其德必大而無私何所不公也以公處世天下歸之可以爲王也王者之德與天契同德與天通無爲自然性成道備悠久無疆終身用之何殆之有

太上下知有之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太古上古之世天下之民惟知有尊君而已及其後也始有親譽之意譽必生毀民僞興焉故設刑法以威之始有畏憚

之心法嚴則傷恩始有侮慢之意數者具由在上之人去誠用智而信不足其民始疑而不信矣民之不信而難治者豈由上之有爲不尚眞實不務德化惟以言語爲貴以煩民豈不愈重其疑而民不信宜矣莫若以不言之教無爲而治挽回太古淳風而民安俗美天下自然化也如是則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生於天地之先涵仁義而潛智慧若任仁義而徇智慧則

離消衰機而大道廢矣殊不知有仁義則有奸狡有智慧則有[illegible]有忤逆不和然後知有孝慈有奸邪亂國然後知有忠臣此言大道行則仁義隱大道廢則仁義彰莫若滅仁義而屏智慧則奸狡無所逞其智詐偽無所用其情六親自和民安國治則孝子忠臣不知所在反民風於淳樸復太古之自然而大道行矣此亦一時傷世思古之語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以聖智之用行則奸佞不能遁其情莫若絕而棄之使民復

於淳化之中而利民百倍於鋤奸矣仁義之名立則忤逆不彰而自顯莫若絕而棄之則善惡而無所分別使民復於孝慈矣夫巧足以生奸利足以招盜若絕機巧之心棄貨則之利何盜賊之有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見之於外所以爲文名與而實喪三者絕而棄之其文雖若不足而其實則民有所賴矣至人恐人不知其實之義故曰見素抱樸守本真也少私寡欲去妄情也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海飄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絕學者非不學也學至於無所學斯絕學也吾見今人塊然一物蠢爾無知遽云絕學無憂而言不必用心於學問此真正如盲人騎瞎馬欲之東而往西欲往南而走北不知所從相應何日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言學者始於窮理次於盡性終於復命也故學務求理未有理不明而能盡其性亦未有性不盡而能致其命也故知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

盡心以求理然後得之未有不學而能自得者也學盡於心則無所學而理明矣理明心盡而性亦盡故知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然人之性本寂感物而動以生其心心生性逐昧矣若知得吾之性天元初無初亦無知識冥然一念不萌則此心不生而吾之性復矣性復命至故知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命者性中之妙窈然冥然不可見聞者也列子云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命之理微故孔子罕言之孟子難爲言而善養之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西昇經云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神不出身與天地同其久我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者守本根也學至於命則無所學故曰學至於無所

學乃絕學也彼以文辭術藝而爲學者學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惟恐見聞之不廣求之於外常苦其不足故憂也聖人足之於內而無所不知故無憂也譬如唯者應之速而爲恭呵者應之緩而爲慢皆應聲也相去不遠而其爲恭爲慢則相去遠矣順理則爲善悖理則爲惡同出於一心相去不遠而其爲善爲惡則相去遠矣其意蓋謂聖凡均之爲學也相去不遠而其爲聖爲凡則相去遠矣猶知聖人之心未嘗不與人同凡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人之所當畏也若以此爲不足畏則肆情縱欲荒亡招殃咎而莫知其極也眾人以嗜味悅目爲樂熙熙

然欵嗜太牢以爽其口春登高臺以悅其目聖人則淡泊無爲似方生嬰兒之未孩專氣致柔如乘虛御風飄飄然莫知其所止也眾人貪欲無厭惟恐爵祿之不大財貨之不多常懷盈餘之心聖人則捐情去欲遺其耳目猶恐捐之之不盡沌沌然無知無識猶若一愚夫而遊於世也眾人昭昭而自衒其明察察而自逞其智聖人則昏昏而不露其光閟閟而不顯其跡恍惚如在大海之中寥寥然而不見有邊際也眾人皆有能有智聖人如頑若鄙西昇經云眾人皆知得神而生不自知神自生也自生者元妙也故知元爲化本妙是生根萬物賴之以生謂之母也由是知之聖人所以異於眾人

者爲能抱元入妙守本根也故曰而貴求食於母經云常能守母身乃長久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大也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爲道之容也有道者必有盛德之容然其動止合度威儀自然爲其胸中有大常者存故曰惟道是從也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蓋言此道恍有惚無之謂也惚兮無而無中有象恍兮有而有中無象極言

不可定之之意也窈者微不可見冥者幽不可測言此道妙微而難爲議擬不能以知見求之之意也然恍惚窈冥之中而有象有物有精者則是無中恍若有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極言妙有而非無也惟其無中之有而爲有中之眞卽眞空不空之謂也然此妙有前際無始後際無終亘古今不變不易而常存故曰其名不去也閱者見也眾甫者眾理萬事也吾何足以知其事理之當然者蓋以有此妙有而能通天下之理御萬事之情虛以待之順以應之則無所不知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

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已成物物自歸之不求全而自全也任己從人人自信之不求直而自直也窪下之地水必歸之謙受益也弊則必新晦必明屈必伸也少則得專一不雜故得也多則惑舍多務得故惑也是以聖人冥心意以盡性與道爲一而爲天下後世學者之式則也不以已之見而滅人之見是能兼人之善而心愈明也不以自爲是而取人之是是能同人之德而德愈彰也功成不自誇其功而功愈大也居上而不矜其長而

德愈尊也反覆言之皆不爭之目也曲已成物而物莫能與之爭柱已從人而人莫能與之爭故曰天下莫能與之爭也不求自全而人全之不求自直而人直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其豈虛言哉是以天下之民皆賴聖人謙光布德之恩心悅誠服必以其功歸於聖人故曰誠全而歸之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得者得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自然者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也若執自然爲道則被自然之所縛耳帥云說自然來不自然是也經云天地神其機則曰自然自知其不知則亦曰自然自然之妙惟妙於知而所以妙則自乎不知然於道則未始有以自之然之則曰自然之名亦強說也故知自然者神妙也神者莫知其所以神而神妙者莫知其所以妙而妙甚至有不能以言語形容不能以心思測度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名其所以名而不知其所以名則自然之名又安在哉此自然之旨也故五千文以自然爲道之極至所謂道法自然是也希少也自然二字其言雖少適足以爲造道之要也飄風驟雨天地爲

之尙不能繼之以終朝終日何也爲其迅疾暴戾發泄太甚出非自然故也此章之意蓋始學者動靜語默窮達得失一切循乎自然其若自私妄動獵等躁進一旦不獲則爲飄風驟雨離道失常反爲進修之累矣吁以天地之力尙不能久何況人之輕動乎戒夫從事於道者當混心於事物以順其自然同於道可也同於得可也同於失亦可也同若隨從之意從乎道吾樂之從乎得吾樂之從乎失吾亦樂之以其得失在物吾何有焉若知其得失本無何往不樂若以得失介乎方寸者妄情也信者眞實也然此道須要見得箇眞實處釋然無疑心地方是有功若有一毫疑二之心介乎方寸則

不得謂之眞實矣故曰信不足有不信也此章言道法自然本無得失而隨世得失或得或失聽從於自然以任其所至然吾未嘗介乎得失之間此其所以爲自然之道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者起其踵而立以增其高跨者開其足而行以濶其步此言好高自大者其終不能久之喻也自見者以爲天下莫我善則不能兼人之善故不明也自是者以爲天下莫我能則不能得人之能故不彰也自誇其功者猶恐人之不我知而

人反譖之故無功也自矜其能者以爲天下莫我若而人反卑之故不尊也此言盛爲好高好大自見自是誇功矜能者之鑒戒也如斯之人學道如將盈餘之食偽人矜誇其實足而反爲識者之所厭惡求榮反辱之辭也若有道者謙虛恬退常若不足肯以此而自處之不處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混成渾淪無分之謂也或問此物曰此物無首無尾不變不更非無非有非形非方無餘無欠不滅不增無來無去不滅不生不黃不赤不白不青無內無外無迎無前無聲無臭不低不昂寥廓太虛無象無光若有若無若存若亡用之則行卷之則藏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生於天地之先寂然不見其有寥然不見其邊亘古今獨立而長存不變不滅流通於天地萬物之中無殆無危爲生生之本化化之根天地人物賴之以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也爲其無有不可得而名之故以道而表之也以其包含無量獨露無鄰強以大而名之曰此道至大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去矣自逝而求之愈

求而愈遠自遠而求之終不見其際反而求之恍在人心之中強曰道也天地人三才也皆道之所生不言人而言王者蓋其爲人倫之首也而人惟知道大天大地大殊不知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而王亦大故曰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也是以聖人教人爲靜法地致虛法天澹泊無爲以法道清靜其心純粹其德動止中度左右逢原法自然也此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之妙學者當法之也

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此章言身心妄動而生輕躁使人以重輕緩其情也凡重者則無狂妄之輕心靜者則無忿戾之躁故知輕以重爲本動以靜爲君也古者言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後有重車以載寢食服御之物謂之輜重也而輕車終日行不與重車相離者輕以重爲本也雖然宴樂於榮觀之勝境此心超然如燕居無事之時不爲宴樂遊觀以累其心者動以靜爲君也萬乘之主豈可妄動其身心乎身妄動尚失之輕身猶臣故曰輕則失臣也心妄動則失之重心猶君天君內攝失靜之全故曰躁則失君也

善行無轍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行所當行雖行而無迹也中節之言雖言而無過也事理順應安用智術而計度也閉息內視雖無關鍵其可開也陰陽妙合雖無繩約其可解也是以聖人隨材用人故無棄人因時制物故無棄物常存救人救物之心而念念相結是謂襲明善者其德可法是因其善而從其善故曰師不善者其行可戒是因其惡而知其爲善故曰資如其見可師者而不知貴見可資者而不知愛雖有過人之智迷惑之大也能從其師能取其資則爲進修至要之術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其雄守其雌者如勇力蓋世守之以柔弱也谿低下水歸之人謙下眾歸之謙虛柔弱志意恆安乃見吾之常德不離於身心如嬰兒純一和氣常全也知其白守其黑者如聰明

聖智守之以愚閽也式軌則也若愚若昧不衒而爲修身之軌則乃見吾之常德而不差忒復無心於無欲清和內足也知其榮守其辱者如富貴尊榮守之以卑辱也忘其富貴降志下心則其中寬大如谷之虛無物不容乃見吾之常德充足無虧忠信質實抱樸還純以復其初也木未斲曰樸斲削然後成器樸喻道器喻法大道廢有仁義刑政之意也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者蓋言用仁義刑政以齊民也以道治天下謂之大制也不割者言道與法不相離理事無礙之意也其意蓋謂器非木不成木非器無用聖人雖然用仁義刑政皆出於無心順事理之當然無爲而無不爲道體法用道

無法有言聖人以無心而治眾情之意也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者吾見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之爲天下非取之也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起應天順人撥亂反正以安生民也天下神器不可爲者蓋以天命有在然非智力所能爲也天下好安靜而惡煩亂歸仁義而叛殘暴自然之理也若天命未革神器未歸惟以智力而强爲其禍不旋踵而至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也故物之或行

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温或吹而寒或强而大或羸而弱或載而安或墮而危言天下之事雖有前後温寒强弱安危之不一而其自然之機當然之理其勢有所不可掩者然非智力之所能爲但循理之自然無爲無執順而應之以安其外可也竊嘗論之聖人之爲天下有可以取可以毋取可以取者謂得天下以治其民湯武是也可以毋取者謂佐其君以治其民契文王是也是以聖人未嘗不爲天下也惟去其過甚去其奢侈去其驕泰利天下之利而不私其利除天下之害而不要其功無事無爲萬民樂業四海慕德天下安甯然後可以安大寶守神器雖有爲猶無爲也若有一不善殺一不辜雖得天下弗爲也聖人之爲天下也如此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變理陰陽振綱肅紀正人倫美風俗興禮樂明賞罰進賢遠奸去奢省費薄賦輕徭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常懷以靜定不戰爲策而民安國泰以道佐人主也不以兵强天下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懼夫屠毒生民故也蓋嗜殺人者

人亦殺之故曰其事好還也師之所處民失耕耘而生荆棘大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故有凶年理必然也果者剛決也或有弒君叛亂不得已以兵代天討之或有侵境擾民不得已以兵應之惟以剛毅之心決斷之也如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誅少正卯兵萊夷之類以正撥亂天下當應此必勝之勢也善用兵者不敢恃眾爲强惟以剛毅慷慨之氣激厲士卒秉正誅邪扶剛植紀也討平之後不可以自矜其能自誇其功自驕其志爲懷之以不得已之心則無矜無伐無驕矣若恃其强爲國之固然非以道佐人主有勝必有敗盛必有衰勢之然也譬如物壯則老若恃其强是謂非道知其非道則

速已之故曰不道早已也此章言人臣當以道事君不可妄動干戈戕害生靈蓋師出妨民生業殺害以傷天和殺人者人亦殺之可嚴反覆戒人深矣

夫佳兵者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有名制之兵謂之佳兵蓋其以殺人爲事故曰不祥之器

此不祥之器人所惡之故有道者不爲也君子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尚右何也蓋其以殺人爲事故以喪禮處之右也兵者用以殺人非君子之所樂爲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矣蓋喜殺人者人亦殺之豈能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之得本在上將軍之下而反居其左何也古人立法蓋謂用兵爲凶事故以喪禮處之也殺而戰勝以其殺人之多故以居喪之禮而處之悲哀而泣之傷其死之衆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者虛無自然妙絕難思亘古今而不變謂之常也以其無形不可得而名之故曰無名也樸喻道小謂微也言此道微妙至高至貴天下莫不尊之故曰不敢臣也若侯王得此理以守其國則天下之民自然賓服從其化也天地相合陰陽和也有道者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而天地之和亦應之矣以和感和天降甘露國之祥瑞和之徵也而天下之

民隨情感化不待教令自然均平也天下和平始制法度示之以向善去惡之方使之有所禁止而不敢妄爲也知其所止則無殆無危以安其分遂其生也夫道之在天下也無物不有無所不在如川谷之水必歸於海謂天下之理其必歸於道之意也譬海者衆水之會也道者衆理之會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守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明公私之雅正辨善惡之是非謂之知人者智以根塵爲幻假以虛靈爲根本不被物累不爲情牽謂之自知者明以血

氣之勇而勝人爲有力以克去己私而復性爲自強知足者
洒然無欲而無所不足心有餘裕故曰富強行者剛健不息
力行其道故曰有志造次須臾而非離安心於虛退不遷元
與道同其久故曰不失其所守壽久朝聞道夕死可矣身沒
而道存死而不亡者壽

大道汎分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分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
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
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汎者充滿流行之謂大道浩然充足周流於天地萬物之中

運行不息恍然在左惚在右而無定形無定名也萬物賴之
以生大道何嘗辭其勞萬物賴之以成大道不自名其功萬
物賴之以養大道不自爲之主是以聖人法大道無爲之妙
無欲無私謙卑柔弱可名於小言民不能見其大也及其化
成天下萬物歸之聖人不以口爲尊然後始知聖人道與天
通而民始尊之可名於大也愛之養之歸之大之以任其自
然聖人何嘗容心爲之主無心於民而民歸之無心於大而
民大之一切出之於無心以任其自至雖在濁世之德澤民
之功皆吾性分中之所當爲豈可有心而爲之哉惟謙德之
不足無欲無私無爲無執以順其自然而能功成事遂天下
化行此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之義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

孚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
大象無象視聽不得言其虛也寓言

各止道之出口淡
可既
心應物無所往而
心應物無所往而
不利故能通天下之幾微而無所不當當則不害於理故無
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也樂與餌聲味俱美雖足以快
其心爽其口然皆外物也以其很塵幻假如過客止於逆旅
暫寄而已喻其不能久也道之出口雖然淡乎無味無色可
見無聲可聞用之則無盡也迷人運馳至此而有厭爲慨而

言曰道之出口淡乎無味視不見聽不聞擴充而用之神妙
無方變化倏忽可以包天地而括三才可以貫金石而入水
火可以噴命風雷可以纏龍作雨可以咒水章而驅邪愈疾
可以辟粒食而住世延年修之於內則聚靈爲寶超凡入聖
用之於外則調理陰陽濟人利物玄神羽化其用何窮得之
者或不以鄙言爲妄也否則大笑之奈何愚人嗜色味以快
其心美其口如過客暫寄於逆旅何其小也何不遊心於大
象造乎混沌鴻濛之墟超然無外作天地間一大丈夫磊磊
落落散漫無拘豈不大快其身心也哉學者試於正心靜默
之中以求之綿綿密密以用之而無間斷力久工純自然繫

開混沌探窮太虛則大象可執搏慄可造矣

將欲歙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見其固張便知將欲見其示強便知其弱見其固興便知將廢見其固與便知將奪此兵法虛實之理權謀詐之術也其機雖隱微而其理亦甚明故曰是謂微明也柔弱者無爭雖有强暴莫能加之故曰柔弱勝剛強也魚不可脫於淵出於陸則死利器不可以示人隨其機則敗利器者謂權謀

智力之術以勝人也懷勝人之心者則人亦懷勝心以應之其必敗故曰利器不可以示人也此言人以智謀求勝而天下之智謀皆眾矣其或測其機以應之則有必敗之患也是故任智謀而背道如魚之脫水則死利器示人則敗也若以道而示人人亦以道而應之我以柔弱而不爭雖有剛強亦不能加之於我如魚之不離水不以利器示人也先儒謂權謀詐之學皆原於此蘇張申韓皆其流此言誤矣豈不知老子之道以仁義聖智而猶病之權詐肯爲乎其不待辯亦已明矣如言柔弱勝剛強利器不可以示人者極言不可用之之意然此經辭義含蓄多喻讀之言學者切不可以辭害意而作眞實之語則有堅白異同之差矣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法自然故常無爲無爲者道之常也或曰然則春生秋殺豈非爲乎曰物之生也時至氣聚不得不生物之死也時至氣散不得不死皆自然而然大道何常爲之有或問聖人之無爲曰無爲者無心爲而爲也程明道云順理即無爲然非塊然不接人事如土木偶人召之不來麾之不去拱拳蹲踞爲無爲哉殊不知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至則照物去則

空事物之來一切循乎自然順其理而應之以輔萬物之自然雖有爲猶無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也侯王若能法而守之無欲以靜心順理以應事因時制宜不逆民物人而勿失天下民民自然感化故曰萬物將自化也間或有妄心起情欲生造以理而治之便則復靜靜則妄盡心空自然無欲無欲則無事矣無事無爲而民自安國自治天下自正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無爲有德而不知其德其德化矣是以有德下德爲之執德而不失其德有而未化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者無心於德之謂也下德爲之而有以爲者有心於德之謂也仁者雖然有爲而其爰物之心渾然與物同體與道並行爲之而無以爲德之上也義者制事之宜爲其存心於分別爲之而有以爲德之下也禮者德之序也用以矯貪而人或不之從則攘臂引而扳之以其作爲太甚則爲德之愈下也由是知之道者自然也德者無爲而無以爲也仁者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爲之而有以爲也禮者作爲太甚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如莊子所謂德下衰之意老子傷世諺也夫知上古之世其民淳其俗樸渾然忠信雖不主於仁義而仁義寓於其中當是時也民無相悖安有仁也民無相棄安有義也民無相犯安有禮也及其後也離淳喪樸忠信日薄禮之所由生矣是以聖人因民之忠信日薄上下無序無序則亂故制禮以救之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其因時制宜此作禮之由也老子嘗著棄絕仁義禮法誠先儒以文害意以爲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論誇至人蓋亦誤矣然他亦未嘗仔細看來前識者未前先非智也審慢變明是非浮妄無實故曰道之華固民之愚而有故曰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常無爲而不妄爲處其厚不處其薄也常正念而不妄知居其實不居其華也去彼作爲之諸妄取此無爲之一真故云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硌硌如石

一者虛而靈寂而神無而有散之一切處斂之在方寸恆在目前而人莫識此眾生之本源萬法之主也故天虛明而清地虛靜而寧神虛無而靈谷虛空而盈萬物虛通而生侯王

虛心以爲天下貞萬殊一本也天至虛明而清將恐裂而裂矣地不虛靜而寧將恐動而發矣神不虛無而靈將恐息而歇矣谷不虛空而盈將恐盡而竭矣萬物不虛通而生將恐滅而滅矣侯王不虛心謙下而自高自貴將恐顛而墜矣聖人知賤爲貴之本下爲高之基故謙虛低下退遜不爭而天下推尊之此聖人之貴高也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皆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也非乎謂不然也言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者謂之德不謂之道也夫道無貴賤無高下若以貴賤高下而分別之者非也豈不知數車無車乎車者總名也如轂如輪如輻如軾如軸如轅逐而名之則車之名滅矣

其意以車爲道數車爲德爲仁爲義爲禮爲智爲信逐而名之昭昭於心目之間德成而道隱矣殊不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是以至人恐人貴道而賤德故曰不欲琭琭然如玉之貴不欲珞珞然如石之賤則一定之名不可易也一定不易則不化是以聖人不欲之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天地萬物無有不先反其無而復有也譬如復卦一陽之動必先反純靜之坤靜極而變出靜而動動爲動之基故曰反者道之動也學者若知反虛復靜爲動之基則弱志虛心而爲道之用也夫志弱則心虛虛極則靜而反其本此復性之要故曰弱者道之用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天下萬物皆天地所生故曰天下萬物生於有也然而天地又安從生蓋其自無而有故曰有生於無也反靜復動者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自無而有生人生物道之動也弱志虛心者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自有之無返本還元道之用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聲希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聞道心領神會釋然無疑勤而行之也中人之資可上可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故若信若疑也惟下愚之人昏傲偏執其智不足以知道其心不足以明理道聽塗說誤求盲師以迷指迷惑執夢門小術或落頑空或流虛中一言半句謂之口訣雖聖人以大道曉之其亦不信者下愚鈍根遮障深厚不能明了且以先入之言而爲之蔽是以信不足也非惟不信而及譏謗大笑之惟其笑方見吾道如虛空而難及也此譬正如盲人騎瞎馬豈知秦越通路之適乎經云夏虫不可以語冰蓋其未見之也井蛙不可以語天其所見者小

也建言有之者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也明道若昧若
內明外闇默如愚也夷道若類若有教無類不分別也進道
若退者抱樸守柔若退惰也上德若谷若器量寬洪能容納
也太白若辱若修內忘外曠放慢也廣德若不足若有而爲
無實而爲虛也建德若偷若溜修密行恐爲知也質直若渝
若忘世斷緣不近人情也大方無隅若理事圓融無稜角也
大器晚成若惟知明道不計其功也大音聲希若本不容言
言必該眾也大象無形若韜光藏輝莫見乎隱也道隱無名
若被褐懷玉莫顯乎微也以上皆上士所行下士所笑也貸
若與也含已從人之意言上士器識不凡善假方便能與人

而不自與也故知能成人者未有不能自成也故云善貸且
成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
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
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
教父

虛無自然而生一氣道生一也一氣之中而分陰陽輕清者
運而爲天重濁者凝而爲地一生二也輕清氣也重濁形也
清濁混形氣合者爲人二生三也天主施化地主長成人主
蓄育萬物賴此三者以成三生萬物也物之生也負陰而抱
陽氣者爲陽得之於天也形者爲陰得之於地也然物之生
皆背陰而陽陰陽相含冲氣和也萬物得此冲和之氣以遂
其生道之常也然人之情喜樂而惡辱尊貴而惟賤孤寡不
穀者乃不美之名人之所惡而王公自稱之者損爲益之基
也是以至人教人損於外以益其內故曰損而益之也若恃
貴務益於外者其必損乎內故曰益而損之也人之教人
無非欲其爲善去惡與我尚柔舍剛去剛強之義同故曰亦我
義教之也觀彼強梁之人任權勢尚詐力適以招禍必不得

其善終故聖人憫之發以教人故曰吾將以爲教父也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以是知無爲
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水至柔也而能推山陵之至強氣至柔也而能入金石之至
堅無有者無形之有謂之妙有也無間者如無隙之謂也物
之至微莫若微塵尚不能入無隙之間惟無有之妙雖天地
之大包之而有餘秋毫之末貫之有餘地金石之堅入之而
無礙也不言者非無言也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言又何言
之有也無爲者無心於爲而無不爲之義雖若有爲猶無爲
也吾由是知無爲之道誠有補於心矣然而不言之教無爲

之益本無可說順理自然其道如是之簡而人鮮及之者滯於言面求爲之也若以必言而後明必爲而始就其所爲亦甚勞所及亦甚窘蓋其不知無言無爲之妙所以學者眾而成者寡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貨與身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貨外物也得之何忻失之何戚達斯理者得失在物不在己也溺於名利者不得則大費心力以求之是所求者輕而所失者重愛小喪大求於末棄其本也利者禍之媒多藏者

禍必大亡必厚也惟知足者識名利如幻惑不貪不戀以鑑其自然知足常足何辱之有也知止者止其所當止不僭不貳而安於其分知止則止何殆之有也如是則不被外物所誘得失所病此身可長久也竊嘗論之曰名者坑人之陷穽利者喪人之斧斤名利有分非能強求而人苦不知以功名憂苦其身心以貨財憊勞其形體何其愚也不知名利爲何物身爲何物也名利外物至小也身者天之與我至大也以至大徇至小是不重其所重而戕其所輕棄其本逐其末也嗚呼名之與身孰親貨之與身孰多得之與亡孰病一息不來名分利分於我何有且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則甚愛者有時而盡其多藏者亦有時而亡其名利者亦不能常於我行止知名不必戀利不必貪從可知矣惟知足者識功名爲儻來貨財爲外物而不貪不戀知足惜足而無所不足知止則止而安其所止則無辱無殆以全天之與我者安乎日然頤養天真保合太和則性可以盡命可以全身可以長久以盡天之與我者而無愧矣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成若缺然爲未成則進修之業未可量而其所造就者必成

大常若不足其用日新何敝之有也雖盈若虛之未滿則謙光之德不可限如無若虛其用不竭何窮之有也屈已以從人而人信之不求直而自直直莫大矣巧人而拙已則天下之巧者皆我之用巧莫大矣訥於言而敏於行則天下口辯者莫能與我爭辯莫大矣躁極勝寒靜極勝熱理必然也故有道之士心無邪妄動靜一如超然出於靜躁寒熱之外故云清靜爲天下正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天下有道以戰馬糞地息兵業農也天下無道興戎於郊外征伐攘民也蓋由貪欲而動起衆生端以致殘害民命罪莫大也不知止足黷武窮兵以致身危國削禍莫大也必於欲得暴兵還源殺人不願皆莫大也惟知足者常足保境安民以安其分罪滅禍消而無咎矣以修鍊言之天下有道反情復性無欲無爲卻走馬以糞意馬安閑靈根發秀天下無道縱情昧性念慮不休戎馬生於郊意馬馳騁性地荒蕪欲妄不止罪莫大也貪者不了禍莫大也有而不忘咎莫大也惟知止足則志有定向而心自靜心靜念止念止意安意安氣聚氣聚神凝二物均平丹道成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以理推之從可知矣天道雖陰陽變化今古常然雖不窺牖以理測之亦可見矣若待以必至而後知必見而後明足跡所至其知幾何目力所及其見幾何用力愈勞而心愈昏愈求而愈不得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也由是知之聖人知不在見名不在色爲不在事得之於心見之於理一切順乎自然則無不明無不知故不行而自至不見而自名無爲而自成也衆人務求於知見足跡所至而不多目力所及而不廣故知見者少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者常恐學業之不精孜孜求益故曰爲學日益也爲道者常恐情妄之不去汲汲遣欲故曰爲道日損也學者誠能去識去知則宿習漸消業火漸滅妄心漸斷幻緣漸空以至於內外兩忘動靜恆定修無所修損無所損萬緣頓息人欲盡消故曰損之又損以致於無爲也竊嘗思之人豈無爲哉但無妄爲耳是故聖人所謂無爲者無心於爲而爲之謂也

故知聖人之爲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以順萬物之自然來千我者順以應之卽到解脫之場入無爲之域也取天下常以無事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者然天下之情好安靜而惡煩亂歸仁義而疑殘暴無事則民安天下歸之多事則民煩天下叛之此人君南面之術無爲之道也

天下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語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無常心者隨俗而治不　民情以百姓之心爲心惟不

失其正也善者吾善之同其善也不善者吾亦以善而接之使之反善則善常不失故曰得善也信者吾信之同其信也不信者吾亦以信而待之使人反信則信常不失故曰得信也竊知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然亦甚切矣視天下之人爲一人以天下之心爲一心而無所分別故曰渾其心也而天下之人服聖人之化皆注其耳目而觀聖人威儀可範言語可法仰之如天地信之如神明親之如父母也而聖人視其民也誠恐傷之故保之如赤子愛之如嬰孩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心清意靜生之門也心荒意亂死之戶也出入於生死之中者元神也心本無心感物而有元神化爲識神矣然人有此識神生出那許多七情六欲而煩惱憂苦所以流浪生死也由是知之人之所以有生有死者皆七情六欲十有三也生之徒十有三者寡情絕欲情欲泯則金來歸性魂魄抱一水火相濟生之徒也死之徒十有三者縱情生欲情欲熾則性隨情轉魂魄相離水火相違死之徒也故知人之生動之死地皆情欲致然也夫何故而其然乎爲其貪生太厚情欲不止故也然人之情欲莫大於貪生不有其生者則死乎無有矣故貪生爲人之大患蓋聞善攝生者無思無慮不識不知神不離根抱元入妙全其真也由是知之元妙神真天之與我本無思本無慮本無知本無識本無生本無死也學者一朝頓悟我本不生又焉有死能弘無生之心又何死之有也吁人能窮源達箇生死門頭自然現出本來妙相圓陀陀赤灑灑無滯無礙無壘無懼則陸行不遇虎兕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也夫何故而其然乎蓋其知得幻形虛假生死本無故無憂無懼以其無

死地雖有兕虎兵刃亦不能傷害於我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玄德

天地萬物自無而生道本無故曰道生之生而爲有道氣流行著見於外而爲德故曰德畜之成而爲物物有形故曰物形之物之生剛柔相摩積勢而成故曰勢成之觀夫物之生成皆道生德畜是以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自然而然理之常也故物生之

嗇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者斯皆道之妙用周流於天地萬物之中而相爲終始也故知此道能生萬物不自以爲有能成萬物不恃以爲功能爲萬物主不自以爲大造化生物之德自然之妙於茲見矣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歸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下有始始初無物道本無也故知物乃道之子道乃物之母也既知得物乃道之所生而人亦物物創道也人既與道爲一應當滅情還空復歸其始而還於道雖終身應世理事圓融何往而非道哉又何危殆之有也塞其兌閉其門者天君內定精氣自還綿綿密密以行之優游安閑以養之閑時得收便收急處要用便用則終身用之而不勞也開其兌濟其事者隨境散亂逐物不反孜孜汲汲而求之紛紛耘耘以擾之靜則念慮千般動則貪求百種終身役役而不返矣小者微也言此理至微人所難知察其精微則物不能爲我蔽故明也退守柔則物不能爲我敵故強也光者明之發物至則照用其光也過則搶之光復歸其明矣知放知求又何殃咎之有也光明相續子母互用謂之襲精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所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使我得位行志則介然自守躬行大道南面無爲以治其國也然治國教民必自我始我無爲無事而民自化也施行之際常存戒愼惕厲之心而謹畏之篇恐萬民之失業百司之不職官司之不明黜陟之不公也政甚平易豈是難行但人溺欲自私以室榭是務聲色是好口體是重好從邪徑而棄大道也營宮室而高臺榭則百姓服役田地荒蕪倉廩

所以虛矣華其衣佩其寶嗜美味蓄貨財厚斂於民民財是以窮矣此皆盜賊所爲而強奪其力斂其財是賊民之怨也民力困而國不治謂之非道也哉老子當周室將衰之季嫉時王之不道不得位以行志故發此傷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聖人救世之心一也

善建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立事功者其業不拔如舜禹是也懷道德者其澤長存如周孔是也而其功足以成天下之大事而其德足以爲天下之大經則國有常典報德報功爵祿其子孫而奉祀之示不忘也修身齊家和鄉治國平天下之法有道存焉或問此道曰道一而已矣一者至當也以此道修身而身修其德眞實以此道而齊家家有餘慶以此道而和鄉其德長久以此道而治國其德豐厚以此道而平天下其德普徧是故以我修身之術觀人之身修不修也以我齊家之法觀人之家齊不齊也以我和鄉之志觀人之鄉和不和也以我治國之道觀人之國治不治也以我平天下之心觀天下人之心同不同也吾何足以知天下事理之當然者但以此道一以貫之故吾不中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如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不祥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之士其德渾厚其心純一故比之如赤子也赤子未有知識爲其無害物之心雖有蠆尾之毒蟲不能螫也雖有爪拏之猛獸不能據也雖有距擊之攫鳥不能搏也是故不害物亦不能害之矣觀夫赤子之骨尚弱筋尚柔無執而固無欲而峻作者精至盛也雖作無欲故能全其精號之終日而嗌不嗄者氣至和也雖號無妄故能全其氣和者神集氣凝生理之常也知其常而理自明其若貪欲以益其生者妄心也妄必生殃故曰不祥意住神住神住氣凝自然而然不關做作其若用心搬運妄動以暴其氣謂之強也是故無生無強赤子之心也益生使氣則失赤子之純一強作傷和殃必及之也血氣既盛但無思無慮無作無爲以養其和者安其常也如若縱心妄作以助其長如物盛必衰壯必老也若此謂之非道也哉學者若知其非則速已之安其常以養其和則無殃暴之咎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非不言蓋道不能以言盡也若太上之守中南郭子綦之隱几顏子之愚是知者不言也若王衍之清談公孫龍之辯儀秦之佞是言者不知也塞其兌不容言也閉其門不容思也見其銳便挫之也見其紛便解之也與衆光相和兼人之善也與衆塵相同同人之德也自然與道玄同安事乎治

浩重樓而出以泄其和以喪其眞哉觀夫日用之間動靜語默周知百爲自然之機莫不與道玄同同者不期同而同無所同而無所不同謂之玄同也玄同無所不同故無親無疎無利無害無貴無賤雖欲親之不可得也雖欲疎之不可得也雖欲利之不可得也雖欲害之不可得也雖欲貴之不可得也雖欲賤之不可得也惟不可得而親疎不可得而利害不可得而貴賤者則得玄同之妙故爲天下貴借使得而得之則不得謂之妙其亦不足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以正治國順理而已以奇用兵從權變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爲則民安故得天下之心也政煩多事則民亂故失天下之心也吾何足以知其治國用兵取天下之道哉但無私無欲以順其自然而已著以多事避諱而禁忌則民心不寧荒其治生而民愈貧也利器者用以勝人之技耳懷勝人之心者人亦懷勝心以應之禍亂故滋生也好伎巧而尙機事則人挾智術而競進奇物故滋多也嚴法令以禦盜賊則賊

盜運其忿以擾民故賊盜愈多也數者有心求治而國愈亂有意安民而民彌貧蓋其不知政簡召亂之由故也是以聖人守正以治其國無事以治其民則民安其常樂其業故無禁忌無眞心無機事無籌謀天下烏得不平哉是以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也我好靜而民自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也我無欲而民自樸也此引古語以釋上文無事取天下之意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醨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政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所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寬裕無事無爲則民淳而易治其政煩瑣任智盡法則民缺缺然無措矣禍福互相倚伏莫知其極而人可不謹歟凡在患難之中若能悔過省躬戒愼恐懼邪自化爲正妖必化爲祥轉禍爲福所謂禍兮福所倚也凡在得意之中其若驕泰奢侈縱欲不反正必化爲邪善自化爲惡禍患隨至所謂福兮禍所伏也吁正則致祥不正則招殃故知治國治心者不可以不正也可不戒哉然人之迷惑失正固非一日其所由來者漸而人莫不知是以聖人防微慮漸畏民之溺也故方正其身邪者不傷之而自正清廉其德貪者不慾之而

自康公正其心俟者不肆之而自直韜光抱樸使人莫能見其美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家不輕戕財物以節其用治人之道得矣治身不輕耗神氣以養其性事天之道得矣嗇者儉愓之意善治身者無所不嗇曰不妄視以嗇其神耳不妄聽以嗇其精口不妄言以嗇其氣心不妄思以嗇其眞身不妄動以嗇其形而無所不

嗇夫惟嗇則能內安其心外閉其邪故神得返心心合於空空無所空以復其元初皆嗇之力也服卽復也早服者言其及時而復若待神氣虧損則不得謂之早復矣重積德者言人之身未有所損而又嗇養之豈非重積德乎及其用力之久積之自厚故足勝私欲而無所不克也私欲克盡性天湛澄可以治人可以事天自然與道玄合莫之爲而常自然則終身用之有無極之樂也知其極樂則造化在我道妙由心故足以爲安身立命之所矣這箇安身立命之所若人得之超凡入聖爲不難矣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小鮮小魚也治大國者若烹小魚愼之不敢輕撓撓則糜爛隨之此言政煩召亂之喻昔者聖人之治大國虛明以養其心儉約以奉其身清愼以堅其志安靜以治其國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盡以聖人在位鬼神不敢見精神以犯人者非其鬼不神邪不能勝正耳故知鬼神不敢干犯於人者蓋其長正人君子之道德也聖人不忍傷其民者視民猶子也間有愚民頑梗不善聖人不因其惡而遽刑之仍以善而教之以德而撫之使之反善也噫聖人不傷民而鬼神化其德盛

矣鬼神之不傷人其德亦盛矣夫兩不相傷皆賴聖人振好生之德惻隱之仁故天下以其功歸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爲功質之於鬼神故曰其德交歸焉

大國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宜居下

治大國者如江海之處下流容納百川之水也大國之君謙虛善下則近悅遠來天下歸之如水赴海而交會也牝之能

勝壯者靜能制動之意也以靜爲下者言治國尙安靜之意也大國之君能謙能下安靜仁慈以撫小國小國懷德而歸之此大國以取小國之術也小國之君能謙能下安靜承順以事大國大國慈仁以撫之此小國而取大國之術也或下以取者大國以取小國之資也或下而取者小國而取大國之心也大國之欲不過兼併小國以助其強大小國之欲不過承奉大國以求其自安故知大國小國皆以謙虛安靜之術以遂其所欲也治大國者不自高自大而驕盈惟以謙虛安靜而爲策則得天下之心國自治民自安故曰大宜居下也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求自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道者本然之妙名狀難形堅實無際橫亘無邊其能包裹天地故曰萬物奧也善者得之而爲修身之主寶不善者雖被物欲所賊其亦賴之以保其生也善人之言衆所知也善人之行衆所尊也人之不善物欲蔽之也迷蔽之者必以聖人之嘉言善行而開導之使之反善何可棄也故立天子置三公者將以教化其民使不善者明其心復其性反其善也天子三公雖有拱璧之寶駟馬之乘聖人猶不足貴惟進修此道爲至貴也古之人所以貴此道者不曰孜孜而爲己惟以汲汲而教民從其善進乎道也間有過民陷之不善則一人有罪我陷之也不遽刑之戮而免之以俟其改過遷善而至於道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輕諾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以無爲爲爲自然之實爲以無事爲事爲天下之正事以無味爲味味恬澹之道味大小多少聖人一而視之無分別也無恩無怨何報何施惟德而已矣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言天下之事從微至著積小成大必謀其始而慮其終若待滋蔓則難圖也然而天下之難必起於易天下之大必作於小是以聖人小心翼翼以俟終日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然天下之事豈能豫必之哉故君子愼其言而不輕發者惟恐不能踐其言若輕諾者必寡信也夫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而猶不得其精況天下難事大事乎若易爲

者必多難也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是也言不妄發而失信也易著爲難恐無成也惟其難之故終無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安而持之則易危而持之則難事未萌而謀之則易既成而謀之則難脆薄而攻之則易堅實而攻之則難微細而散之則易碰大而散之則難善治事者防之於未然之先善治亂者治之於未亂之始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既知得履霜爲堅冰之始有事者當不謹其始乎然而合抱之木必自萌櫱而生九層之臺必自勺土而起千里之行必自一步而始此言天下之事自近而至遠由粗而達精之意也夫有成必有敗有得必有失是以聖人無心於爲故無敗事無心於執故無失也而人常昧於幾妄爲執者或成而敗之或得而失之蓋其不能謹其始是以不能善其終也若能愼終如始無執無爲則無敗無失也是以聖人不欲人之所欲難得之貨人之所大欲也聖人不欲之者蓋以外物有執則有失不欲之則不被外物所誘也不學人之所學衆人務學其事益其見聞求於外以喪其內衆人之過也聖人以無學爲學而無所不知以復衆之過也愼終如始無執無爲佐理萬物以任其自然不敢強爲之也

古之善爲士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治國者不以昭昭之明察察之智以示其民但敦樸其風淳厚其俗而教養之則民亦怕怕其心熙熙其志無願無慕以安其分則上下同德以洽雍熙之化也民之難治者良由在上之人任智術尙權力民心懷疑是以難治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治國者若以私智治民則民亦以私智奉上上下相窺各求其利國之賊也不任智術惟以道德撫民則民亦感化而愼其德上下攸安國之福也夫用智則民亂不用智則民安此兩者大中至正之法式也常守其法而不失其德玄矣而播於遐方自然近悅遠來而歸化也曉衆人以私智自利聖人以大智利人與人相反然後始知聖人爲無我故可以造乎正大和順之域而爲民之司牧古

善士之風也

江海所以爲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以言下之欲先民以言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處低安下寬大能容是以百川之水皆歸之故云百谷王也聖人治大國處民上而言下者蓋以聖人謙虛恬淡寬大能容故天下推尊也居民先而言後者言聖人退遜不爭先人後已故天下樂讓也雖然處於萬民之上虛心順理無

作無爲雖有賦役亦不重也坐於萬民之前省刑息事靚民如傷雖有訟獄無大害也是以天下之民慎聖人寬大之量慈祥之仁莫不鼓舞踴躍樂而推戴之願其爲主事之而不厭者蓋以聖人退怯無欲外順中虛是以天下莫能與之爭也如舜居陶濱三年成邑五年成都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湯居亳文王之在岐山是也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

慈衛之

聖人心專志一不識不知沌沌兮如愚似訥樸樸兮若鄙若頑臧光去智守弊無爲誠哉似一大不肖之人也不肖者言其與世不相似也以世俗觀之似不肖以道觀之大肖也若世之所謂克肖者肖之小者也故曰我有三寶持之於心而爲修身治國之具能通萬物之情能憐天下之窮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柔退怯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敵故勇也儉嗇知足裕然有餘故廣也謙虛卑下眾所推尊故能成其長也如若捨慈以任勇則強梁捨儉以事廣則驕奢捨後以取先則自大天下怒之其禍隨至死之道也若以慈儉不忍人之心而征伐不戰而自勝天下莫能敵之也若以慈儉不忍人之心而自衛不守而自固天下莫能攻之也此天以斯術假手於我我以此術而衛斯民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也孟子曰仁者無敵即此意也此經雖不主於仁義禮智而仁義禮智潛於其中如此章言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蓋慈者仁之目也儉者義之目也不敢爲天下先禮之目也不敢爲主而爲客智之目也老子爲宗乘絕仁義禮智哉蓋其善藏諸用耳

善爲士者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爲士者文修武備息兵業農保境安民而已不尙征伐不任勢力故曰不武也善戰者削平定亂誅暴禦寇而已戰固因怒而起以事之當怒不得已而後應然非出於情意之私怒而殺人故曰善戰者不怒也善勝人者安靜無事常懷不戰之心固守封疆雖有强暴莫能與我敵故曰善勝人者不爭也善用人者忘其自大之心振謙光之德而人悅從其必樂爲我用故曰善用人者爲下也善於不爭故人感其德善於謙下故人效其力斯聖人以德服人而人亦誠服之如是

則可以配天古以道化民之意然非天下後世之所能及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言兵家有此言也啓釁起兵謂之主以兵應敵謂之客不敢爲主者言其不敢妄動干戈殘害生民也而爲客者迫而後起不得已以兵應敵也不敢寸進者恐其輕敵而殺傷也而退尺者速退不戰以保全也二者皆仁慈不忍之心不樂用兵之意吁有國者若無輕敵妄動之心常存不戰保全之念雖在軍旅之中如無行陣之可行無臂之可攘無敵之可迎無兵之可執以其無戰之謂也若輕敵者必致於殺人則仁慈不忍人之心又安在哉是喪吾家之寶而禍莫大也懲抗兵相加未有不殺人之多哀哉傷其死之衆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之道至備至易盡性則明非智力所能知也道造其平豈是難行非捷足所能到也人之所以莫能知者物欲蔽之也人之所以莫能行者思慮隔之也百家之言不可勝窮也

茫蒙窮冗以求其要得理斯言可忘知其無言乃爲至簡得其宗也天下之事不可勝數也解紛去煩以求其當至當理自歸一知其理一乃爲至易得其君也宗也君也吾心之主宰不然之妙所謂性也性本寂然本無知也而無所不知本無爲也而無所不爲性必之妙有如此者是以聖人知本無知故終日如愚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其未發也寂然中主無識無知此聖人之本而人鮮知之故曰知我者希也及其感物而動應變無方發必中節慮必中理無所往而不利聖人之用也人能體而行之超凡入聖故曰則我者貴也聖人內懷至美容貌若愚全諸內而忘諸外如蚌內藏珠

有中隱玉而人莫能見其美故云披褐懷玉也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生知常若無知謂之上知故曰知不知上也以不知爲知乃是妄知此學者之病故曰不知知病也若以知爲知不知爲不知則無妄而眞知矣何病之有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也聖人知本無知故曰聖人不病也學者若知此知之妄而忘其所知則妄知之病去矣故曰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小民不知天威國法可畏竊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積小以成大必致於傾危喪身莫之能逃故曰民不畏威大威至矣此之謂也無狹其所居居喻心神之宅也不狹謂心虛而神自住狹其所居則爲情欲所障而神馳也無厭其所生生者喻身道之詩也不厭謂性不昧而身自安也厭其所生是蔽於斷滅而着空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之人不厭道道自歸之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也是以聖人自知其心而不見其妄自愛其眞而不貴其生去彼情障着空之幻取此無心無生之眞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以剛強之氣果敢爭先克敵勝人者血氣之勇死之道也以剛決之心驅除妄念反情復性者理氣之勇生之道也二者均謂之勇勇於果敢則殺勇於自修則活孰利而孰害哉殊不知天道好生惡殺害人者天必殃之也自修者天將佑之

也竊知天道至深至奧莫知其故亦不易言是以聖人猶難言之矣以天道非言語所能及也契天之機者故不爭之而自勝不禱之而自應不召之而自來坦坦然言與人謀之恢恢然雖若寬廣疎濶而其感應遲速大小不同則報應之報人所不能逃也

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

爲奇不道之民不畏死而爲悖逆亂常之事雖以極刑示之

其亦不懼者縱情貪欲昧了本心所以不畏死耳惟其民則安其分樂其業懼國法常畏死矣忽爲奇不畏死之民而爲悖逆亂常之事執而殺之可也執政常有司殺者蓋以司殺人命所繫實非細故胡得輕司殺哉蓋亦不得已也或曰悖逆亂常不道之民天之所厭司殺者代天討之乃天理之至公而非私意而言執政常有司殺者何也蓋代天之司殺則所殺尚在我當無歉於心乎譬如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代天之司殺殄人之命未必不傷吾之德也可不謹歟哉爲奇悖逆亂常不道之民天使殺之而猶以代大匠斲必傷手之戒於此足見聖人惻隱慈祥之心好生之德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民之饑皆由上好貪賄賦繁役重而民力困是以饑民之難治蓋由政繁法密過用智術而民心詐是以難治民之輕死蓋由有情有欲過於自愛貪生太厚是以輕死是以聖人已生而殺生未死心先死無心於生而生自全故死不可得而有矣故云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居上

人之生也血脈周身和氣充足故筋柔肉軟及其死也血枯脈散和氣離形故肢體堅強草木之生也生氣全津液盛故柔脆及其凋也生氣散津液乾故枯槁以人物之生推之於理則堅強者爲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譬如用兵恃強必敗木強必折理必然也故知堅強者和氣散則死宜其居下柔弱者和氣全則生故爲上也由是知之剛強爲喪身之本柔弱是養生之要咦人生胡得而剛強也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賢

經云天道滅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損思慮歸童蒙聖人之中也譬如張弓待物必因其高下而損益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則無不中其度盡其出之於自然故其用與天道同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虛則居之實則去之謙必益之滿必損之缺必圓之盈必虧之善必福之淫必禍之有餘

皆損之不足補之貧自然而然也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下以奉上損人以利己豈其出之於私慾而失天之道也是以有道之士苦己以利人曲己以全物捨生以取義博施以濟眾用天下之利而不私其利安天下之民而不恃其能成天下之事而不處其功不求人以知其賢德與天通聖人之道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能爲社稷主受國之不祥能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之至柔至弱而能攻天下之至堅至強天下之至堅至強反不能勝天下之至柔至弱譬水至柔也雖涯石之堅能滴而川之山陵至強也能湧而摧之故知柔弱勝剛強天下古今不易之論也由是知之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而人非不知非不行也但人好自大而不肯謙下好富貴而不安貧賤好強樂而不能柔弱蓋其未能真知是以真能行也聖人有言曰受垢不以辱受厄不求伸則德量寬宏足能容眾故天下推尊之而爲社稷主也臨難不苟免受國之不祥一人之儀我之過也一人有罪我陷之也引咎歸已故爲天下王也此皆聖人大公中正之道好高自大者挾私而不能行反以

爲頌故曰正言若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恩不忘則成怨是怨生於恩也積小以成大故曰大怨也和怨者必以恩而和之以德而釋之或可解之豈能盡無怨乎

報恩之與怨生於妄也然吾性分之中本無恩怨若以恩而和怨是猶未離其妄宜乎有餘怨矣餘怨尚有安可以爲善契者錯玉劑木皆可爲以爲信也名曰信符用兵出使皆用之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執左契右契來則合之信之而不疑

惟知有契而不擇人故曰而不責於人也報舊恩之聖人之待天下何恩何怨惟德是施以信待人而人自然感化故恩不結而自有怨不和而自消亦猶執左契以合右契恩乎怨乎於我何有故有德者如契之無私無德者服聖人之化亦能循途守轍而不失道路之正故聖人亦與之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車與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里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

死不相往來

五人爲伍二伍爲什五伍二十五人爲隊四隊爲伯謂兵帥也百里之地小國也人民尙少先君創之於前子孫繼之於後無有制作之志惟安其祿位而已雖有什伯之器亦不用也而民亦安其分樂其業守其常重其死不忍背我而遠徙於他國雖有車輿無所乘之以其無攻戰故也雖有甲兵無所陣之以其無攻戰故也惟使其民返樸還淳以復上古結繩之治力田以日其食蠶桑以美其衣守分以安其居敦實以樂其俗鄰里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無欲無求各安其業自幼至老不相往來糜鹿其心駒犢其志若此謂之至德之世熙熙然皞皞然太古之民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眞實之言簡淡似不美便佞之言文飾似美也善者無人我無分別與物無爭故不辯辯者好是非多分別致爭之由故不善知者言簡當事直述似不博博者溺文辭尙名數故知少聖人與世同貧而不同積故曰聖人不積以教養爲民爲心以化成天下爲念推己以及人博施以濟衆故天下愈大之既以與人己愈多天道天生之仁善利萬物而不造物之時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大化之仁善養萬民而不逆民之情故曰爲而不爭此言聖人德與天同故於終篇發之以證天人一貫之意以曉天下後世之民明其心以盡其性而知其天則天人之理昭然於心目之間無餘蘊矣復何言哉

老子解序

李贄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學乎

以堅強此勇於敢

敢固已方圓氷炭若矣而

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輕於治天下國家

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

老子之學果如是乎夫老子者

道德經序

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

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小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無欲爲欲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

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政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

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已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

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弒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者。豈少哉。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也。喜談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敢以道德故。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弁序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

黃可權鐫

心經

溫陵卓吾李　贄註

新安思卿洪良材校

序曰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

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

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

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

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

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

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

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心經者佛說心之徑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

爲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爲無有無分而能所有

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

觀於自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

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

生死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

焉此一經之總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

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即着空也

如我說色不異於空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

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雖復合而爲一猶有一

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

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

空此重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諸法空

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

色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

增在空不減非臆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

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

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皆空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無

明四論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到彼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性無罣礙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矣

曾惟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眞空妙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出離生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眞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言也久矣執色者泥色說空者滯空及至兩無所

依則又一切攝無罣果不信經中分明讀歎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尚何有有有無於我罣礙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彼岸當自得之矣菩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覩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不自覺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奈之何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知則爲凡民爲禽獸爲木石卒歸於泯泯爾矣

終

道德經解

溫陵卓吾李　贄註

新安愚卿洪良校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不知而自由之者常道也常道則人不道之矣舍其所不必道而必道其所可道是可道也非常道也有生而自別名者常名也常名則人不名之矣舍其所不必名而必名其所可名是可名也非常名也然是常名也如於無名及夫有天地而後名生焉有天地而後有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故知其無名則可以觀妙矣知其有名則可以觀徼矣惟其至無乃所以爲至妙也夫語道而遡於有無至矣然猶象者執有窮空者滯無而可道可名者衆矣不知有無之名雖異有無之實同無有無之所其玄也玄又無玄何其又玄也而孰信其爲常名常道之所自由常無常有之所由名者哉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則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弗去

西施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獸見之決驟美者果可以爲美乎盜跖暴戾其徒詡詡義無窮夫齊飢死首文武之王不愧善者果可以爲善乎無他故焉善惡好醜兩兩相形猶之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待也有則俱有誰能去之是以聖人於此無爲而事治不言而教行何也蓋聖人之於萬物實未嘗爲之生之作之也故萬物並作而不知遜讓以爲美並生而不有其所以生我者竭力以爲之而不恃其所以爲我者若爲萬物之作成而非聖人之功也烏乎居乎夫惟無功之可居是以美固弗居惡亦弗去善固弗居不善亦弗去如斯而已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爭盜之原聖人啓之也故上者爭善其次盜國皆起於見可欲爲耳可欲者衆則民志亂矣烏能治乎太上於此眞有以治之哉亦曰不見可欲而已夫腹之所以不充者心累之也今一不見有可欲可尚可貴之事則心虛而腹自實矣骨之所以

不剛者志敗之也今一不敢爲於悖亂爭盜之事則志弱而骨自強矣所以然者無欲故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者又日引之使有知也陳之仁義禮樂導之法制禁令設爲官室衣服車馬冠婚喪祭之事以啟其無涯之知而後節其無窮之欲是猶汎濫滔天而徐以一葦障之也胡可得歟太上則不然常使民混混沌沌無有知也無有欲也縱有聰明智識者出而欲有作爲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於無爲矣夫無爲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夫一人何以能使民之無知哉曰太上者四自謂未嘗有知也固不見有可以治乎民者而使吾心之欲之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有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夫冲漠而不盈者道也而用之者或見其盈則失其所以冲漠者矣故淵乎常止雖萬流歸之而不見其盈聖人體道於身淵深靜遠無有涯涘一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故常挫其銳以示不能解其紛以示不用和光以遊於世同塵以諧於俗湛兮常寂似亡若存焉耳然此果伊誰之子乎吾恐此道也雖黃帝未易當之意者其在帝之先歟夫海爲衆流之歸而海無有也但見其淵乎而已矣聖人爲萬物之宗而聖人無有也但見其湛兮而已矣彼道能挾才露光駭衆者皆自以其有而求通於物者也非萬物之宗矣夫惟無其宗者乃可以爲萬物之宗而其誰信之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使人見而能仁萬物與天地將誰與仁不知橐籥之在天地間雖天地聖人亦皆生死其中而不自知也何也虛中而善應不可得而撓屈也動之而愈出不可得而窮探也雖有智者而欲以言窮之胡可得耶故知天地與萬物同一中也萬物無所求於天地

天地自不能施於萬物聖人與萬民同一中也聖人無容心於萬民萬民亦自無所藉於聖人各守吾之中以待其自定而已矣守之如何曰愚若得之而智者聊爲不仁者得之而仁者反失之也烏乎是豈可以易言乎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牝生天地此言最玄用之不勤人亦安用守玄以勞生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牝生天地而天地獨長且久者可不知其故乎蓋世人惑於長生之說而不知綿綿之用不可以智力致也故欲長者反促而能不自生者自能長生

聖人知其如此是故後其身者先身之道也外其身者有身之術也無私其身者自私之至也而豈不他秘訣也哉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言天下之善者莫上於水而聖人之善若之何謂善蓋凡利於物者或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又未必能澤於物也水之善固利萬物而不爭者也何以見其不爭也衆人處上彼獨處下衆人處高彼獨處平衆人處易彼獨處險衆人處雕彼或處逸衆人處樂彼或處穢所處盡衆人之所惡夫誰

與之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以爲上善也居善地七句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蘇子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流於一善能也冬凝春作測流不失節善時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

盈而後持不如勿盈銳而後揣不如置銳滿堂不守勿滿可也驕佚遺咎勿驕可也噫此天道也人人能言之人人能知之而奈何明知而故犯者衆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爲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人知魄之載神而不知神之載魄載魄則耐營魄載之則不神然則一神爲耳矣抱元守一則神魄自不相離而亦無乎知神之爲矣營衛也夫嬰兒百無一知也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也而其氣至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則可爲抱一矣滌疵未滌則玄關不開則形質留閡滌除玄覽而能無疵則可爲抱一矣愛民治國非神其誰爲之而不能以無爲也故知抱一者不欲分心以愛民務愛民者不免役神以治國是二之也安能抱

一而無離乎天門開闔非神其誰主之而不能以自主也故有開則將不待迎之而自起有闔則逾不能無事而常定是內淫也安能抱一而無離乎此無他皆起於不知神之所爲故也夫神至虛也虛則自然明白神至靈也靈則自然四達而其誰能離之然惟其有知也是以無知能無知斯知之矣有知則魄載神無知則神載魄神載魄則一魄載神則二故不可以有知也又不可以不知也知此者是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是故可生而不

可有可爲而不可恃可長而不可宰烏乎盡之矣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車也器也室也其利在有而不在無而乘之載之居之其用在無而不在有然則非無不有非有不無是以利而兼用之道也人亦安能棄無而逐有

令有而求無也與哉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種種者徒令目飽耳目飽則腹必枵聖人務本惟知務實其腹而已以此治身故以此治天下何爲乎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蘇子曰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爲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爲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且寵辱非物也辱生於寵

而世不悟以寵爲上而以辱爲下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爲下矣故得之若驚寵亦驚也失之若驚辱亦驚也夫身大患之本也而人反驚於權利富貴犯難而不止者何哉苟能祿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是能不有其身也如是而以天下寄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夷希微皆强名也夫既已不見不聞不得矣而又何夷希微之有是故不可以致詰也將混三而爲一乎以一名之其或可也夫上皦而下昧者其寵

也且皦者必不昧昧者必不皦今也在上不皦在下不昧繩繩不絕而卒歸於無物其殆不可得而名乎然無名名也無狀狀也無象象也三之不可一之不可不可之又不可吾是以謂之恍惚也夫恍惚何足以語於道哉雖有古今而實無前後故執古以御今因今以知古而道紀昭矣又安可以恍惚目之與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長四隣儼兮其若

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得道之士微妙玄通而變化無窮其至深者不可測識而強爲之形容可乎夫戒而後動曰豫豫兮若冬涉川何其逡巡而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猶兮若畏四隣何其若小國之長大國而不敢動也若客之將至而儼然望之若冰之將釋而渙然以解若樸之敦而自不雕若谷之曠而自無有若

濁之渾渾處穢而自見惡於人其形容有如此者夫是濁也果孰能之靜之則徐清有何難者然而聖人不慮也是濁也果孰能安之久之則徐生惟聖人知人之生於濁而死於盈也是故不欲盈以盈非自保之道也夫惟不盈故能爲舊而不爲新能爲弊而不爲成以新成者必勞必費必爭必殆且新者必故成者必毀而弊復隨之與其勞費以求弊孰與能弊之爲愈也故惟聖人能弊能濁能安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虛者道之常靜者道之根學者所以貴於虛靜也然致虛守靜而不極不篤則猶有虛靜者在未也惟至虛極靜篤然後見萬物之並作而能觀萬物之復命則凡物之自無而有者可知也又能知夫芸芸而生者仍復歸根而靜則凡物之自有而無

者可知也蓋靜者命之所以復而常道之所自出也知此者是爲明道靜極而光生矣知此者則能有容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此而公而王而天皆容物者之所必至而明道者自然之驗也何足怪歟由此而道自我出則天且不足言矣不亦久且安歟此虛靜之極致也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上無爲而不疑其下故下之於上但知有之而已而亦不知上之所爲也其次則不然矣爲民上而使民親譽已可鄙矣況於畏且侮乎此無他皆信之不足也故上不信其下而以親鼓譽以法起畏下不信其上而以譽易上之仁義以畏易上之政刑不知太上無爲雖言猶且貴之也夫至於貴言則上之信下者至矣是故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未嘗曰我宰歸功於上也此信上之極也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爲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是以或屬之聖智屬之仁義屬之利巧耳不思見素抱朴少私寡欲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夫唯阿善惡相去有幾而人乃以阿爲慢以惡爲惡而畏之雖然人之所畏吾亦畏之可也然雖畏人之所畏而實不同於人之畏有也人皆畏其所畏我則畏人之畏荒兮其未可央也何畏之有人

皆好其所好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澹我獨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何好之有衆人皆有止泊而我若撫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竟非衆人皆智而我獨愚也哉忽兮若海而不見其津遲兮若舟而不見其所之衆人皆有以用於世而我獨頑且鄙竟非衆人皆同而我獨異也哉夫我何以能獨異於人也蓋人皆食母而我貴求食於母人皆爲子孝而我獨以爲母慈是以異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容非德也道也若謂之德則有不得者矣安能爲衆甫之形容哉是道也恍恍惚惚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有也有物有象有精有信不可得而無也蓋自古及今已若此矣故令衆有而觀之然後知其從道而非德也吾何以知衆有之從道哉亦以此衆有而已令衆有則無所於觀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往往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蔽也不知五臟六腑四肢百骸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

新微濟貧肉少也而飽以道若務多不已則吐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

夫一之能多也猶少之能得弊之能新窪之盈枉之直皆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於天下者惟乎其不知也由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反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人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道也烏乎能全而歸

之者果誰乎。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爲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譬則驟雨與飄風。然雖天

地亦不能使之終朝與終日也。而況人乎。故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知其同道。而亦同德。同德而亦同失。同道故樂得道。同德故樂得德。同失故樂得失。樂得是無失也。樂失是無得也。無得無失是無道也。是謂至樂。是謂可久。而其誰信之乎。故有信不足者焉。有全不信者焉。非眞從事於自然者安能及之。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蘇子曰。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爲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爲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矜自伐者。亦若是矣。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適完。則已有贅。則累。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曰道。曰大。已強爲矣。而況曰逝。曰遠。曰反乎。逝者。不可留。遠者。不可追。反者。不可見。此自然之道也。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有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何也。以重爲之根也。雖榮觀燕處則雖榮觀不爲躁。何也。以靜爲之君也。

故輕則失根本之臣躁則失荼默之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自謂有法可以救人是棄人也聖人無救是以善救然則無關者善閉無約者善結無策善計無讁善言無迹善行皆可知矣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人知英雄爲衆所歸也不知守雌者愈下則愈歸之如嬰兒之常不離於其母也人知別白分明者可以爲天下法不知愈愚則愈不忒而無聲無臭至矣又知榮名在我有倡必和如谷之應聲也不

知榮奉一去雀網在門雖疾呼之而不應矣寧知守辱者之爲天下谷乎何也谷神不死常足也復歸於朴無欲也由是散之則爲器而大朴者不離用之則爲官長而大制者不割彼知雄知白知榮者安知聖人之大制乎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墮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也安有神器而可以人力爲之乎故欲

取天下而爲之者皆癡也吾見其不得矣故物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强損而羸載而成墮而毀皆自然而必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已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聖人知其不可逆是故去甚去奢去泰而已此不爲之至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

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天道好還。而以兵強佐人主者。不知道者也。夫知其不可以取強。而途已非果斷。不能也。而惟善者能果。故歷言當果數事。其言深矣。物壯則老。此天道也。惟知強壯之可恃。不知老敗之將至。是謂不道。不道之事。不可以不早已夫。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不得已而後用。雖勝而不美。深哉。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常無名。無名之朴。天下其誰不爲之臣乎。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譬猶天地合而甘露降。非以令民而民自均。及朴散爲器。則因器制名。而名始有矣。若夠名而忘其本。逐有而不知所歸。始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死而不亡此聖人所以朝聞而夕死也。不然。死生亦大矣。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則常無欲矣。無欲則無謂之小。可也。然雖不爲主。而萬物自往歸。謂之大。可也。不爲主。故不爲大。萬物歸。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無象之象。是爲大象。執大象。則天下自往歸之。何

也往而不害人誰肯往今也往而自安平泰何害之有大音象何以使人安平泰也蓋作樂設飾以止過客而已樂餌則捨去矣彼執大象以待天下者雖無聲色臭味之可悅而用之不盡是以不容於不往耳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列國分爭時也戰勝攻取惟務剛強不知坐得

常勝之道者柔與弱也故以微明告之微明謂善晦其明而使之不疑也若夫貪敵之餌而輕去其國不能持重而爲人所致皆魚之脫淵而以國之利器示人也非微明之術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有爲朴之心便是欲無以致靜定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無爲也而亦無無爲也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雖爲之而實無爲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必爲之心是上義也舜禹

以下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至於失義而後禮則所以爲之者極矣故爲而不應則至於攘臂攘臂不應則刑罰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亂之首而忠信之薄也凡此者皆以識智在前爲道之障不知德也仁也義也禮也皆道之華而愚民之始有眞智者所不處也夫華者不實實則厚華則不厚安有大丈夫而不知處厚乎欲處厚者所當去識求智而後無爲大道可幾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貴者必廢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

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今夫輪輻蓋轸衛轅設輻會而成車人但見有此數者爲有車哉然而名之曰車而不曰轅輻蓋轸衛轅設輻也由此觀之則所謂高下貴賤者可知矣人見其有貴有賤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爲嘗有所謂高下貴賤者哉彼貴而不能賤賤而不能貴據吾所見而不能致之一也則亦琭琭落落如玉如石而已矣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探本窮源深根固蒂而道之動不可禦矣其始甚微其後乃鉅其初甚眾其後乃大而道之用不可窮矣天地萬物莫不皆然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者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之無名如此而物皆賴之以成豈非善貸乎夫貸者必有貸於人者必償今無有而貸成而不償善貸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王公大人也而自稱孤寡不穀是益之而損也道無形也而生一生二生三以至萬物是損之而益

也此皆人之所以教我者我亦因其教而知之矣
然萬物負陰抱陽皆稟冲和之氣而乃有強梁不
得其死者何哉吾將以爲教我者之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
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豈惟天下雖自古亦希及之須知太上無爲與舜
之無爲不同乃得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貪夫徇利貨多於身烈士徇名名親於身不知亡
之爲病也可怪也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

躁勝寒靜勝熱淺淺處人不得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
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

禍驥伏櫪賢才喪氣此衰世也而爲有道怪哉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故不行而知不窺牖見天道故不
見而名如此則不爲而成矣彼以多能稱聖以多
才藝稱周公者皆窺牖者之陋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常無事而後知天下之事皆其事也故謂無事可
也謂能取天下之事以爲事可也是謂無事而無

不事無爲而無不爲非知日損之道者其孰能之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聖人皆孩之

百姓有善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不信而
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
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謂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
善同德之信而非一已之信故曰德善德信也夫

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我視彼以此視我彼我相是非不可一也聖人見此不喜聞彼不怒一以嬰孩遇之是以彼亦不矜此亦不憍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也

如此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爲者哉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下之人以十分爲率有一分之人生而長死者求長生之徒是也有一分之人但知厚生不知長死者又有全不長死者是惟不動動則趨於死地爲是非眞不長死也蓋不長死以求生也是又一分也天下之人大率如此矣夫不長死以求生與知生而不知死者皆自以爲生生之厚而不知其已入於死久矣吾故以爲死之徒也若夫長死而求長生是亦厚於生者非善攝生之道也故以無死地告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物形於道勢成於德道德之尊貴何如哉而常自然莫之命不自知其尊且貴者是以謂之玄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生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知母則知子矣而不顧其母可乎塞其兌閉其門守其母也開其兌濟其事勞其母也夫母至微也不可不見至柔也不可不守至光也不可常用至明也常知所歸否則殆且殃矣安能常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大道甚夷不事施設而多岐分心好徑昔衆不知其可畏也故朝也而甚除服也而文綵帶利劍授柄於人餘財貨爲盜之招不思人生日用唯願一飽田園可使甚蕪倉囷可使甚虛乎苟務施設不顧本實雖欲勿餽不可得已使介然有一定之識而不推奪於衆多之好則必行大道而長施設矣安肯好徑以爲盜夸也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有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今之竪神者皆可拔之建也守中者皆可脫之抱也不知此猶祭祀脂飢有祖宗則子孫祭享自然不殺烏用強之哉故以此建立是爲善建以此抱一是爲善抱以此修身是爲眞修由此推之家國天下可類觀矣故以身觀天下可也以天下觀天下可也能以天下觀天下則大觀在上矣而自化矣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但可得即不得但可貴即不爲天下貴非玄同也同而曰玄可同乎哉可不同乎哉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天下本無事故以無事取天下無忌諱而亦無多器無技巧無法令也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禍福相倚。奇正相生。妖善相尋。其極未始有止也。而可不知。悶悶以待之。而固察察以圖之乎。是以聖人不割不劌不肆不耀。雖棄世以我爲悶悶。不之愧矣。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尅。無不尅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而嗇則莫知其極。而國人安矣。事天而嗇則可以長久。而得深根固蒂之道矣。人能知此而早服。服膺則一日有一日之積。而德之積者重矣。嗇之不可不早也。如是。否則安能長生哉。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唯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烹小鮮者攪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爲治天下。雖有神。姑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絕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爲人之傷也。何也。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爲人之傷。是而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焉。豈別有德以不傷之哉。夫德即不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者宜爲下。

人知小國之取大國也。以其下之也。不知大國之能下也。乃所以取小國者也。故大者尤宜爲下下。則流必歸焉。何也。天下之所交者。皆天下之牝也。牝之所以勝牡者。以其能靜以待動。能爲下以待上。故但見其常勝焉耳。然則能爲下者。則天下自往交焉。國有小大。其交於牝一也。牝之常勝也。固如此。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知道之妙故寶之而不失矣然不善之人雖不知所寶亦何嘗不保於是哉故有一言之美即可以市於衆一行之尊即可以加乎人雖至不善者亦時有之但人自忽之而不察耳由此觀之雖善人亦何能保其常尊且美乎道之無棄人也如此故天子三公不足尊所尊者此道也拱璧駟馬不足寶所寶者此道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不論大小多少有怨無怨一以德報之則胸中自然無事矣是故無難事亦無大事無輕事亦無易事非無事也以聖人之能愼事也是故易者難輕者重事將至先一著事既至後一著愼事如此則無事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幾者冀也冀其成而敗者多矣民之好從事也何如哉聖人愼終如始一於無爲何事之敗歟夫聖人之所欲者皆衆人之所不欲不貴難得之貨是也聖人之所學者皆衆人之所不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是也故衆人過於有爲而聖人復之衆人貴之而聖人不貴此之謂無爲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人知順民。而不知反之爲順。大順也。民皆明而我愚。民皆智而我反不智。孰知是反也。玄也。式也。福也。順之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捨慈而勇。捨儉而廣。捨後而先。死矣。此老已預爲申韓道破矣。烏能免哉。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是以天下莫能行。甚矣人之好爲苟難也。然雖莫能行。何者。

而不行。雖莫不知。何者而我知乎哉。何也。以吾言一出於宗。而吾行一制於君。而我無知焉。故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之知而知吾矣。是以知爲天下役也。非大君與宗主矣。何足貴乎。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有知而自不知。上也。本不可知。而強以爲知。病也。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故去彼取此。

民有大畏而不知畏而畏其所不必畏可畏也哉。大所居至廣也而妄以爲狹小者多所生至足也而妄以爲厭薄者多聖人知其至廣而自不見其廣故無狹知其至足而自不見其足故無厭無厭故知自愛無狹故不自貴其去取也審矣所謂唯其不厭是以不厭惟其至足是以常足也雖有大威烏得而加之。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勝以不爭應以不言來以不召正天之疏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疏必有失矣蘇說太淺然亦可爲求福不止者警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民不畏殺奈何用於生殺。且自有司殺之者。吾安用代之殺也自古至今用殺者多矣而未見有不敢者說到此至髓也孰能聽之孰謂道德中韓宗和乎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無以生爲者乃所以爲貴生也是賢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之處下柔弱處上

木強則可以大用人共伐之矣柔弱處上於此有省。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蘇子曰張弓上弦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

下、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陷故攻堅強者莫勝於柔弱柔弱者不期勝而自勝也故又戒之以其無以輕易柔弱爲也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夫山藪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

弱也苟爲社稷之主而不能受多方之垢爲天下之王而必欲國家之無夭孽四海之無凶人可得耶雖欲翦除而撲滅之秪自勞耳此蓋若反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不可以不察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致大怨而後與之求和非善也必有餘怨不能脫乎矣匆賬事哭是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蓋左契在我自和合於人人大能畜小小能事大爲有彼此結怨以至怨毒已深而後責人之我和而後用范蠡計然之智斟薪嘗膽之術以司徹哉故惟聖人爲有德爲大善夫善人天之所常親也況於人而敢怨乎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小國寡民吾將試焉能使夫有什伯人之才而自

不用以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此豈不快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天下豈有信言而美美言而信者乎有利則有害天之道不言所利也何害之有有爲則有爭聖人無爲何爭之有

道德經解終

御製道德經序

朕聞道者先天地而爲萬物宗生生化化莫得而名者也惟至人凝道於身故其德爲玄德而其言爲聖言老子道貫天人德超品彙著書五千餘言明清淨無爲之旨然其切於身心明於倫物世固鮮能知之也

嘗觀其告孔子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爲人臣者無以有已而仲尼答曾子之問禮每曰吾聞諸老聃豈非以人能清淨無爲則忠孝油然而生禮樂合同而化乎猶龍之嘆良有以也自河上公而後註者甚衆或以爲修煉或以爲權謀

斯皆以小智窺測聖人失其意矣開元洪武之註雖各有發明亦未彰全旨朕以聖言玄遠未學多岐苟不折以理衷恐益滋譌誤用是博參衆說芟繁去支釐爲一註理取其簡而明辭取其約而達未知於經意果有合否然老子之書

原非虛無寂滅之說權謀術數之談是註也於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國之道或亦不相徑庭也爰序諸簡端以明大旨云

順治十有三年歲次丙申仲春朔日序

御註道德經 上篇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上道字乃制行之道。可道。行之也。常道乃真常不變之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上名字乃立言之名。可名。言之也。常名即常道之名。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道也。所以生天地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道所生也。所以化生萬物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者。法道之無也。觀者。察也。妙者。道之微妙也。常有欲以觀其徼。常有者。法道之有也。徼者。道之邊際。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無也。同出於道。而特異其名。同謂之玄。玄。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以玄字形容道之不可名。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已至矣。玄之又玄。則玄亦不足以名之矣。故為衆妙之所從出。

凡天下之道。可以制行者。非真常之道也。凡天下之名。可以立言者。非常道之名也。故無名之道。渾淪無體。而天地於此始焉。及其有名。長養不窮。而萬物於此生焉。道之有無。默默如此。故得道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是謂常無。是欲以察道之微妙焉。至於指之五常。推之百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謂常有。是欲以察道之邊際焉。正以有無兩者。非判然二物也。同出於自然之道。而特異其名耳。蓋世有以有為道者。有以無為道者。有以非有非無為道者。有以亦有亦無為道者。彼皆分別執著。而不知有無渾融。故有無渾融。斯謂之玄。然玄亦不足以盡之。而且玄之又玄。是為衆妙之所從出。而天下之道。莫有過之者矣。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真美。不可如此。皆知美之為美。即非美矣。皆知善之為善。即非善矣。故有無相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難易相成。見以為難。則易至。見以為易。則難又至。長短相形。有長而後見有短。短而後見有長。高下相傾。下者以高為望。高者又以下為歸。音聲相和。此唱。而彼和之。彼唱。而此又和之。前後相隨。自以為前。而有前乎我者。則為後。自以為後。而有後乎我者。則為前。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常道處事。而事出於無為。行不言之教。以常名行教。而教出於不言。萬物作焉而不辭。作。猶動也。不辭。謂不辭謝禁止也。生而不有。不有。不自有以為德。為而不恃。不恃。不自恃以為能。功成而不居。不居。不自居以為名。夫

惟不居。是以不去。不去。謂物不能去也。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敝。以之修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言性情之事。夫人一之所謂美善。皆生於情。以通情為善。未必真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絕。美惡無主。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將優其性。必化其情。是以體道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美者固美。惡者亦化而為美。善者固善。不善者亦化而為善。是以用無棄物。教無棄人。萬物各遂其性。若未嘗使之然者。故萬物並作。吾從而與之生。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則萬物莫不仰之如天地。而愛之如父母。更無離去之者矣。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則民趨於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

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敝。以之治身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章言性情之事。夫人一之所謂美善。皆生於情。以通情為善。未必真善。如此者何。情使然也。夫人之性大同。而其情則異。以殊異之情。外感於物。是以好惡相絕。美惡無主。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聖人知之。將優其性。必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如尚賢貴貨之類。凡爭盜。皆起於見可欲。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除去嗜好。其心實虛。則欲盡理。而腹實矣。弱其志。強其骨。和柔收斂。其志常弱。則無欲自剛。而骨強矣。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實。使有姓黠聰明。絕嗜欲。緘有知識者。亦不敢有所作為。為無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聖人見夫知美斯惡。知善斯不善。故不敢啓天下之知。其於賢也。非遺而不用也。而不矜尚之。以啓民相競之心。則民近於自然。而不爭矣。其於貨也。非棄而不收也。而不貴重之。以啓民貪竊之意。則民安於素朴。而不為盜矣。夫烈士徇名。貪夫徇財。亂所由生也。今不尚賢。則不見名之可欲。不貴貨。則不見利之可欲。而心不惑亂矣。是以聖人之治。使心實虛。而腹自實。蓋清淨而道來集也。使志常弱而骨自強。蓋無欲而德自明也。夫民生有欲。無知則已。聖人惟不啓其無涯之知。故不窮其無窮之欲。民皆返淳抱朴。閒有知識者。亦不敢有所作為。則天下皆歸於無為。而無不治矣。夫無為由於無欲。無欲由於無知。果何以故。此於民哉。亦曰聖人者。固自謂未嘗有知也。固未嘗見天下有可欲之事也。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本無名。故沖然爲衆妙之門。故用之不窮。而莫能盈其量。淵乎似萬物之宗。淵。至深之處也。道爲萬物所宗。故曰宗。挫其銳。心出而入物。爲銳。故當挫之。解其紛。物入而攖心。爲紛。故當解之。和其光。本體之明。和之而不曜。同其塵。民庶之雜。同之而不殊。湛兮似或存。湛然至清。如有所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之所從生也。其似在帝之先乎。帝。謂生物之主也。

夫無爲之道。本至虛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民物之廣。無所不通。愈用而愈不窮。物有滿而道未嘗滿。物自道而道未嘗物。淵乎似萬物之宗也。人莫不有道。惟聖人能全之。何以全之。挫其銳。恐其入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攖也。不入於妄。不與物攖。則污染去而光生焉。然尚自曜其光。則是有心以立異於衆矣。故和其光。以至潔之光。應至雜之塵。而無所不同。置衆物而爲道哉。道如是而後全。則湛然至清而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道雖存。終莫得而名。故曰不知其誰之子。然又不可謂無也。故曰吾不知其似帝之先乎。帝者。生物之主。群化皆處其後者也。而道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芻狗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乃最無容心之物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者。鑄冶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韝。所以受風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惟其空虛而無屈竭之時。是以動盪而有引伸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中者。不偏不倚之謂。即道也。

夫道實於帝之先。而不知所從出。故聖人爲無爲而無不治。功成而不居。又豈容存一心曰我能仁百姓哉。天地。體此道者也。其生物也。以不生生之。聖人。體此道者也。其治天下也。以不治治之。何也。萬物與天地同體。百姓與聖人同體。天地聖人。內不見有能仁之心。外不見有所仁之物。其自視猶芻狗然。則其視萬物百姓也。亦若是而已矣。惟不自以爲仁。故其仁無窮。然則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者也。則體此道者。爲無爲而言。亦無言可知已。夫發於聲而爲言。而出此言者。不可言也。人莫不然。然而性性尚口。乃窮者。以其心不倚於有。則倚於無。不若於取。則著於捨。不能與道相符。故也。夫惟不倚有無。不著取捨。而與道相符。是之謂守中。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爲

不窮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豁言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道本真常不滅。故曰不死。牝。能生物。猶所謂毋也。謂之玄者。見其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絲。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言天地自此而生也。

人知天地之生萬物。不知天地乃生於道也。吾何以見道之神哉。譬之於谷。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道之所以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是之謂天地根。以為存耶。則惡睹其綿綿而未嘗絕。以為不存耶。則萬化由之而出。老子之物意。卻不專主修養也。

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不自生者。惟生物而不自愛其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者。後己而先人也。外其身者。薄己而厚人也。身先。謂人莫之能上。身存。謂物莫之能害。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私。謂身也。後身身先。外身身存。

故曰成其私。

上言道生天地。此章言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成百姓也。長生久壽。莫如天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正以天施地生。其施物不已。其生物不測。未嘗一日愛其施。未嘗一日息其生。是之謂不自生。萬物莫不恃之以生。故能長生。聖人亦

然。知此心真常不變。浩然與天地同量。故於此身無可愛者。一心之運。知無不為。舉措之間。無非善利。由其不見有身。故天下之有身者。莫我若也。故大德必得其祿。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是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蓋聖人之心。明通公溥。洞然無私。非求以成其私也。而私反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不爭。不爭處高潔也。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與於道。似有道者之善也。居善地。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心善淵。

空虛靜默。淵不可窮。善淵也。與善仁。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言善信。同必旋。方必折。塞必決必流。善信也。政善治。洗滌屏止。決必流。善信也。政善治。洗滌屏止。平準高下。善治也。事善能。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動善時。冬凝春洋。涸溢不失節。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水兼上大七者之善。

而不爭。處高深。故無怨尤之者。聖人既已彼其身。外其身。則又烏見有可爭之善哉。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上善者。道之所謂善。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者也。故若水焉。蓋水潤既流澤。有利萬物之功。乃處衆人所惡汚下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也。夫水兼七者之善而不爭。而聖人欲之。是以居之安。而居亦善地也。定而靜。而心亦善淵也。仁愛天下。與亦善仁也。庸言之謹。言亦善信也。以正治國。政亦善治也。泛應曲當。事亦善能也。與時偕行。動亦善時也。夫人之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聖人備衆善。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天下亦無怨尤之者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盈則必溢。恐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銳則必折。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戒之在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戒之在傲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遂。身退之心。實存謙退之心。是謂天之道。

此章言學身之流。知盈之必溢。而以持盈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不銳之可長保也。是故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然則惟功成名遂。而常存謙退之心。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其得天之道乎。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衆也。營魄。即魂魄也。抱一者。和合而為一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嬰兒無所知。而其氣至柔。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者。玄妙之見也。善之則攀不免疵。疵。故當滌除之。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以愛愛民。愛必不周。以事治國。國必不治。清淨無為。則民自化矣。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門。謂心也。出入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為雌者。守靜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內外明白。中心洞然。

而不存知識。故曰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不宰者。不自以為能宰制也。非有大德而物莫之知。故曰玄德。

魂者。人之陽。魄者。人之陰。故魂為物。魄為神也。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神留而常有以載乎魄。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於臭味。則魂魄常有以載乎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修身之要。而長生久視。其道亦由此也。神不治。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非嬰兒未孩。氣亂而強者。野蠻。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非嬰兒未孩。氣亂而強者。野蠻。弱者喜畏。不自知也。

為氣所使。則趨於玄覽矣。苟此見未忘。遺有著。有既無著。無可勝病乎。於是并其玄妙之見而亦滌除之。庶不為見所病矣。若此者。苟誤認之。不幾以虛無寂滅為學乎。不知所言載營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蓋如鏡之於物。來而應之。非有意於索照也。所謂知無知也。夫聖人之道。既足以生畜萬物。而又不有。不恃。不宰。苟非玄德深遠。其孰能與於此。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輻。輪之脫也。轂。車中之容軸者也。當其無。謂轂之空處。延攺惟空虛。乃可行車。故曰有車之用。埏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延。和也。埏。土也。和土為器。器中空虛。可以容物。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戶以出入。牖以通明。皆室惟空虛。故人得居處。故有之以為利。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無之以為用。車之利。則有者。所以為天下利。無之以為用。車轉軸。器之容物。室之出入通明。皆當其無處。則無者。所以為天下用。此章言有無合一之妙。世人但知有之為用。而不知以無運有。其用乃神。觀乎乘載以車。而必藉有空虛之處。乃得車之用。日用以器。而必器有空虛之處。乃得器之用。居處以室。而必室有空虛之處。乃得室之用。三者皆當其無。有其用。而天下之理。可以類推矣。故非有。則無以施其利。非無。則有無以致其用。可見有無原自合一。知兩者之不可分。斯知道之至也。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盲。謂惑於視也。五音令人耳聾。聾。謂滅於聽也。五味令人口爽。爽。謂失正味也。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發狂。謂心神不定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難得之貨。謂非日用常行之物。得妨妨害德得也。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者。內也。受而不取。納而不留。目者。外也。貪而不能受。愈見而愈不足。故去彼取此。彼者。目也。此者。腹也。

此章言聖人守身之旨。至人性定于中。目婢色。耳奢音。口和味。田獵以眸。珍貨在御。隨境而中不惑。蓋得其正也。若中無所主。則爲物遷。遂使五色足以盲目。五音足以聾耳。五味足以爽口。田獵足以亂心。難得之貨。足以傷行。種種皆失其正。外汨而真滿矣。聖人惟守內不務外。使其心。承受諸物。而不隨觸遷流。故爲腹而不爲目。既去彼以取此。則中常湖靜。而湛然不擾矣。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寵。榮貴也。辱。卑賤也。若驚。不安之貌。寵辱若驚者。言驚寵如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貴。畏也。言畏其身若畏大患也。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人知以辱爲下。而不知辱生於寵。則辱非下。而寵爲下矣。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知寵爲下。則得之若不安。而失之之時。亦若得之之時。無所損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大患者。死生疾病。攻之于內。寵辱得失。攖之於外。皆因有此身。方有此患。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謂忘其身也。知身之非實而忘之。則大患盡去。故貴以身爲天下。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託天下。貴。自重其身也。惜其身也。惜以身爲天下。天下反可寄於吾身。愛以身爲天下。天下反可託于吾身。

夫聖人既不以外而戕內。則其守內也。驚寵如驚辱。畏身如畏大患。何以言之。寵辱原非兩物。寵爲辱先。故下之。而得亦若驚。失亦若驚。則未嘗安寵而驚辱矣。有身乃大患之本。能忘其身。而吉凶皆不得攖之。則身且若無。而患自不生矣。非而言之。貴以身爲天下。而天下可寄。愛以身爲天下。而天下可託。則知不有其身。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也。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夷。平也。聽之不聞名曰希。希。無也。搏之不得名曰微。博。執也。微。細也。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一者。道也。三者之名雖立。而究竟不可分別。故仍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皦。明也。昧。暗也。凡物皆上明平暗。而道則在上不明。在下不暗。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運行不絕之貌。運行而不可名。則歸於無而已。是謂無

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惚恍者若有若無出入變化之意迎之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之古之道自無而出執其初之無以御今之有則能知古始之所謂道矣是謂道紀紀綱也治道之綱也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道者無聲無臭先天地生於何而可見可聞可搏乎惟因其不可見而名之曰夷因其不可聞而名之曰希因其搏之不得而名之曰微然欲舉三者而問之雖智者不能名狀則混而為一仍見運無可分而已是道

也仰觀於上而不見其明俯觀於下而不見其暗繩繩不絕以運行之及執古以求則復歸於無既歸於無而又若有無狀之狀無象之象則謂有不可謂無不可而以惚恍名之至矣哉道之盈天地而不可執著也以為來而迎之無前以為去而隨之無後此所謂道無在而無乎不在乎夫無前無後則不古不今失然而追於物之所自生豈非古乎現在豈非今乎將道者惟執古以御今則知古之所始而無窮之道紀在是矣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不可識則不可形容而勉強形容之豫若冬涉川戒而復動曰豫猶若畏四鄰疑而不行曰猶儼

此章言得道者之以虛為用也謂古之善為士者將以成聖而盡神也其入道之功由微至妙妙極而玄玄則通通則深不可識矣至於不可識則又何從而形容之哉以為如不得已則若冬涉川以為如恐人見則若畏四鄰以為若賓若客以為恐懼而若履冰以為若撲之未雕以為若谷之能受以為渾然若濁而不與物異此七者疑之而不能擬之也意者其清乎世俗之士為濁所流孰能如今之濁也而靜之而徐清意者其能生乎枯槁之人以定滅性孰能如今之安也而動之而徐生凡以保此道者其中常虛而不盈則但見故而不新能故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而道於是乎大成耳

第十六章

致虛極。致者。推其至也。致虛而至於極。則凡有皆藏於無矣。守靜篤。守靜而至於篤。則凡動皆涵於靜矣。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作。動也。復者。復其始也。萬物有作。必有復。虛極靜篤。以觀其作。且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芸芸。作之狀也。歸其根。如華葉之生於根。復歸於根也。歸根曰靜。求靜者。止動息念。強持之而非靜也。歸根則返於自然。乃真靜矣。靜曰復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豈非賦命之本然乎。復命曰常。港然常存。即所謂常道。知常曰明。物無陣敵。故能生明。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道而妄有作為。凶也。知常容。知常。則人我之分。善惡之見俱化矣。豈非容物之量。容乃公。能容則公。公乃王。公則可以為王公。王乃天。王者同符天。則皆王天下。與天道所充塞矣。道乃久。真常不變。豈非能久。沒身不殆。沒身。終身也。殆。危也。

保道而不欲盈。則貴致虛矣。虛則必靜。致虛既極。守靜既篤。則萬物皆在觀照之中。而於其作也。觀其復焉。正以物之生也。卒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於本來之地。故謂之歸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至靜之中。本然之理。於此

始復。故曰復命。至於復命。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方謂之明矣。夫人惟不知此常久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而復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天乃道。此道也。即所謂常久不易之道也。人能得此常久之道。則終其身無非道矣。又何危殆之有哉。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太上。猶言最上。不知有之者。謂相忘無言。不知所以然也。其次。親之譽之。道德既隱。仁義乃彰。則民親其仁。譽其義。其次。畏之。仁義不行。政刑斯作。則民畏其威。其次。侮之。不足以制其心。則從事於術。而民侮之矣。信不足。有不信。惟上不自信。而始不信其上。猶兮其貴言。猶。遲疑也。言聖人自信有餘。而猶然貴重其言。不出諸口。而民自信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民安其身。功成矣。道既大同。事遂矣。

此章言世降之弊。而知道貴自然也。大道之世。相忘無為。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凡此世道愈降而愈下者。由於上之人誠信不足。而民始有

不信之者耳。聖人則不然。以道御天下。亦既誠信有餘矣。而其於言也。猶然貴之。十輕出諸口。蓋不言無爲。俾民陰受其賜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誰。皆謂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我何有。豈非威治哉。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隆。無仁義之名。而仁義行其中。大道廢缺。仁義乃名。智慧出。有大僞。智以知之。慧以察之。以知察相加。其僞愈出。六親不和。有孝慈。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自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慈父之名。國家昏亂。有忠臣。君臣同心同德。無忠臣之名也。國亂而後忠臣見矣。

此章專言末流之遠於道。道隱於無形。安得有仁義之名哉。以其有所愛。有所別。而仁義乃彰。大道於是廢矣。道廢而智慧用。智慧既用。則人人出其變詐。以相通。相爲而大僞於是日生矣。夫至治之世。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六親未有不和者。自人各親其親。人各子其子。而孝慈之名出。故有孝慈者。由於六親不和也。大道爲公。王臣一德。何親而有忠臣之名。故有忠臣者。由於國家昏亂也。此見每降而愈下。去道日遠之意。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非聖智。不足以知道。然使民知聖智之名。以至眩惑。意以爲古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仁義本在大道之中。然使民棄仁義之名。以行其仁。必有不孝不慈者矣。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巧以便事。利以濟物。二者非以爲盜。而盜賊無巧利則不行。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屬也。即所屬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由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文不足以治天下。故當使之有所附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未受素。樸未斲器。見素抱樸。則心目無私。欲自寡矣。

有道者。觀乎世之漓降而去道日遠也。曰。此名之爲病也。故聖智之名出。而後有不孝不慈。天下之害生。不若棄之絕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不孝不慈。不若棄之絕之。與道相忘。則分別之論。不若棄而絕之。與道相忘。則人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巧利之名作。而後盜賊起。不若棄而絕之。而使民無所恃以爲盜。凡此三者。皆其日趨於文。故有此名耳。自知道者觀之。是文也。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民有所屬。故屬之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豈非上古之治哉。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學至於無所學。乃爲絕學。無思無爲。故無憂。唯之與

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阿皆應聲唯恭而阿慢善勝惡猶唯勝阿相去不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人之所畏者聖人亦畏之而其所畏者大而無極荒兮未央言無畔域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熙熙淫於所好也享太牢愉其美春登臺愉其樂）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泊靜也兆萌芽也嬰方生也孩稍長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者既歸則不乘矣乘乘則似進似退未有歸著也）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遺忘也各矜所知則自謂有餘聖人無所不知而實無所知則若忘矣愚人之心言無所知也）沌沌兮（渾然無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昭昭矜智巧也若細也悶悶無為也）悶悶兮（昭昭自晦也察察苛）忽兮若晦（若無所見也）寂兮似無所止（若無所懷也）衆人皆有以（有所用之也）我獨頑似鄙（頑鄙則無所用）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道者萬物之母聖人以道為宗如嬰兒之食於母）

至人於聖智仁義巧利既棄絕之而歸於素樸其於世也又何所學乎惟無所學乃為純學而物無足憂之矣夫世人所以擾擾多憂者以心之不能忘也而善惡之見為最故謂善之勝惡者猶謂唯之勝阿而不知其相去俱無幾也不若併善之名無之而此心廓然無累矣然聖人非安意肆志以行之也人之所畏吾亦畏之而且無所不畏荒乎其未央焉正以衆人之於世味如享太宰之美如春登臺之樂而聖人不然此節也安淡泊無一念之萌如嬰兒未孩之時其動也棄棄然若動若不動無所歸止而不著述此其所以異於衆人也夫人惟自見其長則若有餘而聖人則記舉萬物而實空洞無物則超然若遺矣將謂是愚人之心也歟何其渾淪無知也故人見明而聖人獨若昏人能察物而聖人獨無為人皆各出其見若有所用而聖人獨頑然鄙然一無所抱凡此所以異於人者蓋脫遺學問以道為宗如嬰兒之食於母而已夫嬰兒食母當何憂哉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易之德然大德之容亦皆從出於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惚者若無之意有象有物則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窈冥深遠不可見之意。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眞者中之有。有之粗者也。信者中之有。然後為有中之真。惟其真。故不以有而有。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其名不去。謂道不變也。衆甫者。萬有之始也。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曰閱。古通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欲知萬物之所以然者。惟始於此道而已。

夫道物去智。至於若頑若鄙。則其容之甚德者也。夫何所從出哉。唯道之從而已。道之為物。惟恍而若有。唯惚而若無者也。方惚而恍。恍則不昧。不昧則疑於有物而非物也。方恍而惚。惚則不皦。不皦則疑於無物而有物者也。然非徒搖之以有物而已。乃其中有象。象者。疑於有物而非物也。乃其中有物。物者。疑於無物而有物者也。然非徒搖之以有物而已。乃其中有情。精者得道之一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不惑。常而不變。未有加於此。是以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唯未常去。故能閱衆有之始。而為萬物之母矣。聖人所以能觀衆有之始。而知衆有之所由然者。以其體乎此道耳。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雖曲亦通也。故與物不迕而能全。枉則直。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窪則盈。衆之所歸者下也。故必盈。敝則新。敝敝察察。非道也。悶悶若特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少則得。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則惑。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者。道也。抱一者。常與道俱也。不自見故明。因天下之所見而見之。而我不自見也。則所見無不察。不自是故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蓋。不自伐故有功。歸天下以功。而我不自有也。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聖人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天所謂全者。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歸于性。其為全也大矣。

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能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敝矣。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敝則必新。少則必得。多則易惑。此自然之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而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聖人循理而動。本至全

也。而又能曲以養之。則其全之也大矣。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天地之理。本自自然。故自然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自旦及晡為終朝。自晡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非出於常然。故不能久。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道。行也。德。得也。唯從事於道者。為能無我。故可行則行。我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之意。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可行我亦樂得之。可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信不足。有不信。然入道貴信。若信處有不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

聖人之所以不爭者。蓋以天地之理。本自然而已。故自然之道。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盡於此。世罕信之者。喜於作也。有作必有報。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亦可見也。從事於道者不然。從事於道者。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無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得喪窮達。皆信其自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亦無不樂也。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夫惟信道者。然後可以語自然之道也。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測。則反害其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贅。疣贅也。行。當作形。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

夫聖人從事於自然。而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者。蓋亦睹夫爭者之害也。夫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為未足。而加之以跨。未有不喪失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皆是矣。其為道也。為餘食贅行而已。夫俗人皆嗜之。而吾獨取焉。是餘食也。性本無是。而時修之。是贅行也。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宜有道者之不處也。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

成。道生天地。故曰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寂。無聲也。寥。無形也。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者。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莫知其所。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大則性而無窮。故大曰逝。逝則違而不集。故逝曰遠。然而復歸其根。則未始離乎吾身也。故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天地區分而域中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者人道之盡者也。人法地者。地之所至。人亦至焉。天法道者。天之所至。地亦至焉。道則以無法為法。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者也。故強為之名曰大。謂之大矣。然性而莫窮。故曰逝。謂之逝矣。然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蓋道之大如此。是以域中有四大。而王者兼法之。法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如道之無私生成而已。是以喜怒哀樂之中節。即足以位天地。育萬物。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吾者。吉行師行。皆有輜車在後。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謂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燕處。猶燕居也。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以身輕天下者。謂以身勞天下之細也。輕則自失其本矣。躁則自失其主矣。

此章言治天下之道。輕者先威。重者後應。應者威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是以聖人終日之間。其行雖可以納齋矣。然猶不離輜重。則輕之不可以無重也。雖有榮觀。為凡

以通矣。而必有超然之照處。則躁之不可以無靜也。況乎萬乘之主。其可不靜且重乎。蓋通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否則以細故自斃。一物亦足以攻之。又何以宰制天下耶。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循理而行。故無迹。善言無瑕謫。暗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善計不用籌策。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楗。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繩繫也。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丹之於青。雖終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聖人以真常之善救人。人皆在救育之中。故無棄人。以真常之善救物。物皆在化育之內。故無棄物。襲明。言聖人藏其明而不露也。故善人者。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有助乎善人也。然聖人無心於物。善人雖可為師。而吾不知其師之為可貴也。不善人雖可為資。而吾不知其資之為可愛也。聖人之妙。雖知者亦有所不能窮。故曰要妙。

此章言聖人之行。雖靜且重。然其實無能名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則不以人而棄。不以物而小。然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人。以真常救物。則無棄人。無棄物。蓋人與物同其此明。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耳。故其明藏而不可見。是謂襲明。是以善人不善人之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然聖人忘己忘物。不知其師之為貴。不知其資之為可愛。則善惡兩忘。混然而化於道。雖智者亦有所不能窮。豈非反本還原。物觀道妙者歟。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雄。剛強也。雌。柔弱也。知雄名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則不以人而棄。不以物而小。然人與物雖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人。以真常救物。則無棄人。無棄物。蓋人與物同其此明。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之際耳。故其明藏而不可見。是謂襲明。是以善人不善人之資。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然聖人忘己忘物。不知其師之為貴。不知其資之為可愛。則善惡兩忘。混然而化於道。雖智者亦有所不能窮。豈非反本還原。物觀道妙者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明顯也。黑。暗昧也。式。天下以為法也。不忒。無差失也。歸。知於無極。則嬰兒又不足言矣。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

於樸。樸尊尚也。辱下也。谷水所歸也。常德乃足。又非特不感而已。樸者。眞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樸既斲而後有器。聖人把樸。故用此樸以爲官長。大制者。無所制也。割。分裂也。

此章言聖人以無御有同玄之道。蓋天下之事。有非柔所能獨濟者。有非晦所能獨理者。有非在下所能獨成者。此聖人所以必知其雄。知其白。知其榮也。然所以必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也。聖人守此。所以爲谿。爲谷。爲式。而天下歸之。剛不生於剛。而生於柔。明不生於明。而生於晦。高不生於高。而生於下。此聖人

者。正以此眞常之德。未之離焉耳。嬰兒也。無極也。樸也。實人固有之道。故以復歸言之。惟樸散則爲器。夫道。形而上者也。器。形而下者也。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以此樸爲官長焉。蓋制物必割。而無所制之。大制則不割也。其所謂抱樸而民自正者歟。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耳。其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耳。若欲取而爲之。則不可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爲之則傷自然。故敗。執之則乖通變。故失。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天下之物。各有自然之性。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不齊。如此。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去甚。慾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

聖人把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則其取天下以無事。治天下以無爲而已。夫何爲哉。若取而爲之。以求有得。斯不可得矣。蓋天下神器。唯神道可以御之。神者。無思也。無爲也。而爲之。則御之非其道。故不可也。爲者所以求成。而適足以

敗之。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誠以凡物各有自然之性。故有先後溫寒之不同。剛弱動止之或異。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是以聖人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好還。猶還以兵相報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善用兵者。果決而已。蓋主於克敵出於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強也。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不驕其勢。其果常出於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物壯則老。物之情也。而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故不道之事。當已而勿為也。

人主者。無為者也。故以道佐人主者。亦不以兵強天下。蓋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以兵強天下。亦將阻而抗我矣。況天時地利。未必無所害乎。是以善用兵者。克敵而已。非所恃以取強也。然雖主於克敵。而且勿矜。勿伐。勿驕焉。其心誠出於不得已。而非取強者矣。蓋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也。如棄柔而用壯。壯則必老。豈可常之道哉。故當早已之。而不以兵強天下也。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佳兵。善用兵也。不處者。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為陽。陽主發生。右為陰。陰主肅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恬澹。安靜也。不美。不喜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偏將軍之職。在上將軍之下。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以勢言之。下次居上矣。正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喪禮尚陰也。

此章言用兵乃王者之不得已也。謂喜用兵者。乃不祥之器。而物或惡之。故有道之人。不以為常也。夫平居貴左。而用兵貴右。正以兵為不祥。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用之。其惟恬澹乎。恬澹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然君子雖勝而不以為喜。勝之而喜。是樂殺人之人矣。樂殺人之人。豈能得志於天下哉。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而行兵之際。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所以然者。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多。則悲哀而泣之。是戰雖勝而終以喪禮處之矣。以見兵者。不得已而用之。非喜之也。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道常。即首章之常道。無名。即首章之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無名之樸。雖小。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守。守此樸也。賓。服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令。命也。均。遍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始制。謂樸散爲器。有名。則有名。夫亦將知止。止者。不殆其名。還歸於樸。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川谷。水之分。江海。水之合。此章言道器之循環也。道無可名。擬之以樸。可謂小矣。而天地以此而始。萬物以此而生。天下孰敢有臣之者乎。爲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其服之也。如天地之氣相合爲一。而降甘露。侯王體至道以御物。其不令而自均。亦若露然。孰得見其形哉。至於萬物既作。是樸散爲器。而有其名矣。聖人不徇名以忘樸。故與之以止。止者。復於道也。所以衆萬變而不危始也。譬若川谷分派。而必以江海爲宗。則渾淪於道。而仍鎮之以無名之樸耳。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心能分別。自知者明。心無障蔽。勝人者有力。角力於外。自勝者強。克己之私。知足者富。所遇而足。則常有餘。強行者有志。不與物爭。自強不息。不失其所者久。存其所存。餘。強行者有志。不與物爭。自強不息。不失其所者久。存其所存。不爲物遷。死而不亡者壽。真性湛然。則死而不亡。此章言聖人之道。返照內觀。取諸己而皆足也。蓋分別之心未除。則知人而不能自知。若夫知常之明。自知丁然矣。相角之力。雖勝。然勝人而不能自勝。若夫克己之強。非力所及矣。貪慕者。日見不足。我無不足之見。則富矣。逐物者。物得相加。我惟躬行不息。則志不可奪矣。夫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不失則久。死生大故。而性未嘗亡。不亡則壽。至於能久能壽。豈非不生不死者乎。至人所爲萬物皆備也。

第三十四章

大道氾兮。其可左右。言無繫著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不爲主。無主宰之心也。常無欲。可名於小。淡然常虛。則似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無物不容。則似乎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此章言道體之無方。故若氾兮無著。可以左。可以右。無所不周也。既無不周。是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又未嘗居之以爲功。蓋道者。愛養萬物而

原無主宰之心也。惟其虛而無爲。故無欲而可以名小。而萬物歸之以爲主。道亦不自知。則又可以名大。然而小大實非定名。而惟其能小。所以能大。故聖人終不自以爲大。乃能成其大也。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者。無象之象。即道也。往者。歸之也。往而不害。安平泰。往於物無傷也。樂與餌。過客止。樂可悅耳。餌可適口。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萬物恃道以生。故聖人執此道。而天下自然歸之。歸之而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平泰矣。夫樂與餌。以待過客。過則止。執若道之出言也。淡乎爲無味之味。而其不可見。不可聞者。正足彌亘今古。用之而無盡哉。以見恬淡無爲。乃成大象也。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歙。收斂也。張。開大也。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微明。猶言幽若。隱而實明白。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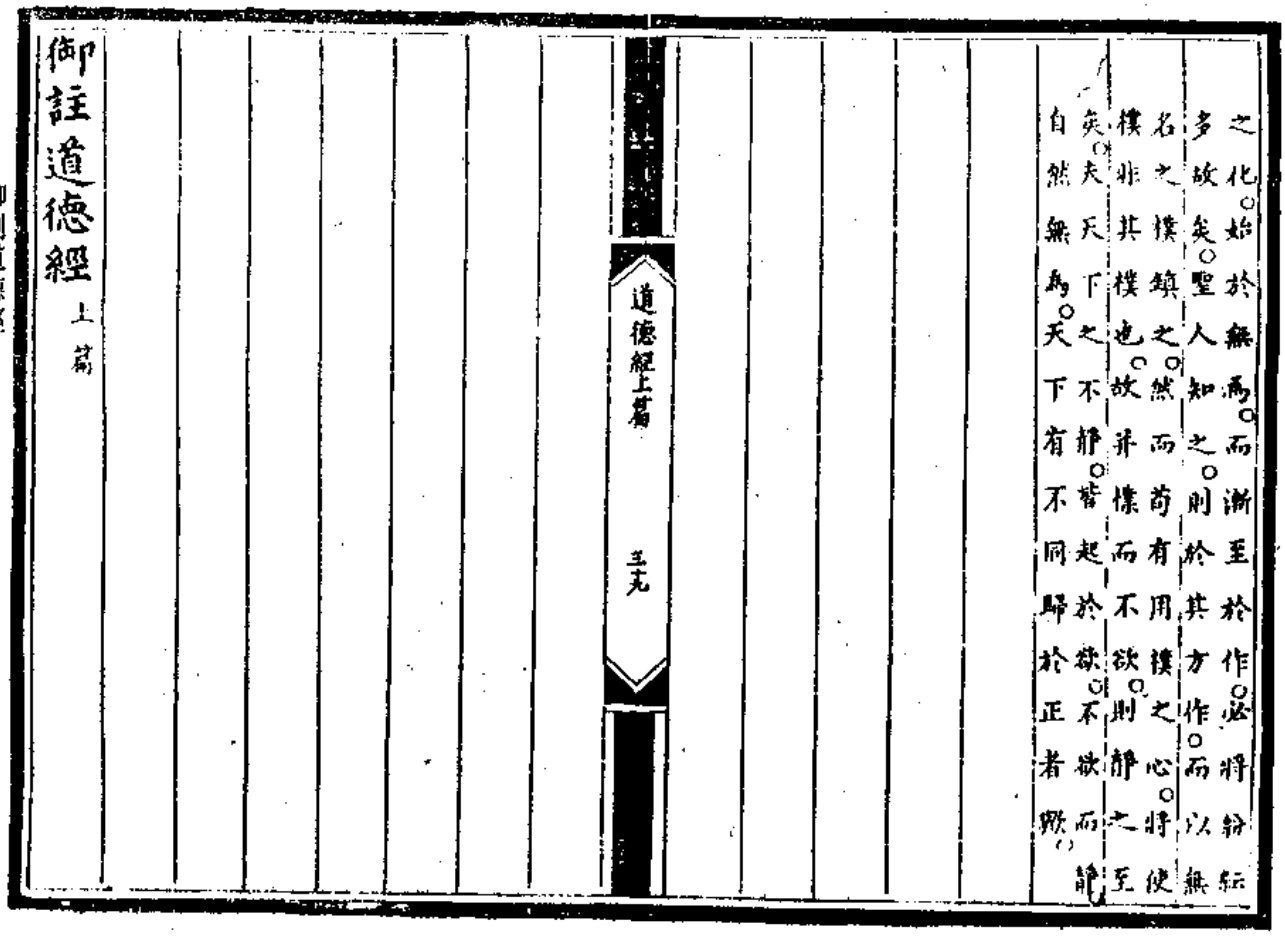
此章言盛衰往復之理。而得聖人制心之妙。將欲云者。將然之辭。必固云者。已然之辭。於其張。已知其歙。於其強。已知其弱。於其興。已知其廢。於其與。已知其奪。如日之中昃。月之盈虧。必然之理。理微甚明也。故見形者。以爲剛強。能制柔弱。柔弱者。則能承剛強之勝。剛強之不能離於柔弱也。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魚藏深淵之中。柔弱自得。而可以去。治雖在陸。必無幸矣。聖人退處異順。而能力挻天地。莫出其利器。以使人見哉。蓋剛強之爲害。甚於兵刃。故以利器喻之。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言道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就之以兼忘也。無爲而無不爲。則爲而無爲之意矣。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頓萬物



之化。始於無爲。而漸至於作。必將紛紜多故矣。聖人知之。則於其方作。而以無名之樸鎮之。然而苟有用樸之心。將使樸非其樸也。故并樸而不欲。則靜之至矣。夫天下之不靜。皆起於欲。不欲而靜自然無爲。天下有不同歸於正者歟。

道德經上篇　三九

御註道德經　上篇

御註道德經 下篇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德者。相忘而化也。不失德者。執而未化也。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以者。有心也。無以為。是無心而為之。有以為。則為容心矣。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莫之應。強民而民不從也。仍。引也。攘臂而仍。言挈裙以引之。形容強之意。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用智也。華者。浮妄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厚與實。務內也。薄與華。務外也。去彼取此。謂不為義禮之類。而為道也。

老子於此章。首言上德。非離道言德也。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上德者。得道之德也。下德者。失道而後德之德也。上德者。不思不勉而道自足。故曰有德。下德者。勉強以求。僅不失耳。而何德之有。故曰無德。上德者。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心。下德者。不失德。德則有為。而有為之跡。至於仁義。皆不免於為之。其所以異者。仁以無為為勝。義以有為為功也。若禮。則其所以為之者最拙。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去道日遠矣。故自道五降而至於禮。禮者。辭以講忠信而止亂也。及夫強之而不應。則刑罰干戈。種種而有。故禮反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猶之智以準愚。多智則惑亂本真。浮妄無實。反為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忘仁去義。絕禮遺智。而志於道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一者。道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致。極也。言極其致。歸不同也。天無以清。將恐裂。破裂也。地無以寧。將恐發。動不定也。神無以靈。將恐歇。消也。谷無以盈。將恐竭。盡也。萬物無以生。將恐滅。枯槁也。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仆也。故貴

以賤爲本。未有貴。乃貴之所自立。高以下爲基。未有高。乃高之所自起。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孤。寡。不穀。以賤自稱也。故致數輿無輿。致。至也。輿者。總名。若隨件而數之。則爲輪。爲輻。爲數。爲軾。逐無輿矣。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榮然也。落落。堅然也。

此章言得道之妙。道一而已。天之所以清明。地之所以安靜。神之所以不測。谷之所以能受萬物之所以生育。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極其致。皆同出於此。苟不得此。則種種變遷。而天將毀裂。地將震動。神將消歇。谷將盡竭。萬物將枯槁。侯王將不得有其高貴矣。夫爲侯王者。欲常有其高貴。則非得道不可。而道果何在乎。視之不見。執之無端。亦天下之至微矣。惟其至微。即其至顯。猶之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也。不見侯王乎。其稱孤。稱寡。稱不穀者。非自居於賤邪。而貴之本在此矣。推其至。如數車然。於車之所有者。物物而數之。以爲是車。且無車矣。道之不可名。亦若是耳。豈能確確如玉。落落如石。可以指稱之而貴賤之耶。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反者。復也。復歸於靜也。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上言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此復舉動靜強弱。而又推言有無之始也。復性則靜矣。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至理。而運動乎天地。則強莫加焉。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爲有生於無。有無相生。銍歸之道。則首章有名無名之說也。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勤。行者。行而必信也。若存若亡。信且疑也。故建言有之。建言者。古人所立之言也。以下數句是也。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類。頹。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辱。污也。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偷。苟且也。質真若渝。渝。變改也。大方無隅。大方者。太虛也。隅。東西南北之類。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應人之求而終以見道。曰貸。

此章言世人信道之難。因述古人論道之語。上士知微知彰。故聞道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故聞道而疑信相半。若存若亡而已。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故聞道則直笑之。惟最下之人。以之為笑。方見吾道之高。故不笑。不足以為道也。古之立言者。不有云乎。明道若昧。無所不照。而非察也。進道若退。若止不行。而建者莫或先之也。夷道若頹。和之以是非。而無物我之別也。上德若谷。常處卑下。而受而不盈也。大白若辱。常居涸而終不可涅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育萬物。如無意然。類建德若偷也。質真者不拘乎外。外不拘。則惟吾所之。故反若變改也。渾然太空。不立主角。故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匠。陶鑄天下。自不為近功。故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自不事小說。故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覩其用。故大象無形。為無為。莫識其體。故道隱無名。夫惟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方其為道。則一亦未生。及其有一。即有二矣。如有陽即有陰。有陰陽。則又有陰陽之交。是為三。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負陰而抱陽。凡物。皆背止于後。陰靜也。前。陽動也。冲氣以為和。冲虛之氣。行乎陰陽之間。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明白四達者自有之意。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有道者。自卑賤之意。滿招損。謙受益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木能水曰梁。木負梁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馳。騁。役使也。無有入于無間也。無有。無形無間。無縫隙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學道者知強梁之足戒。則天下之道。莫妙于用柔矣。故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而行于至堅。如水之穿石。則知柔之莫可廢也。執有入有。揮不相受。以至無而入于至有。如氣之周身。則知無之莫可禦也。以此而觀。無為而無不為者。至理也。則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天下執能有及之者乎。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多猶重也。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有所愛。則凡可以來之者。無所不為。無所不為。無所不為。多藏必厚亡。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知足不辱。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知止不殆。知止者。懼後加之有損。可以長久。

此章言學道則自反而足。勿務外求也。名與貨。多至傷身。求知身之親于名貨乎。重于貨乎。得名得貨。而亡其所存。則得與亡孰病乎。是以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而惟知足則無求。無求則無辱。知止則不進。不進則不危。以是守身。天久之道也。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事成則敗之者至。若缺者。不自謂成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器盈則損之者至。若冲者。不自見盈也。大直若屈。循理而行。委曲皆直。大巧若拙。付物自然。雖拙而巧。大辯若訥。訥者。若不出口也。因理而言。陳訥而辨。躁勝寒。躁則氣盛。故能勝寒。靜勝熱。靜則氣破。故能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清靜。謂靜勝動。以清靜理之。天下自安。

此章言虛靜之妙。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則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大直者常若屈。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不能言。以理應之。無多言也。今夫寒暑。天地之氣。有人所不能勝。一時之躁。一時之靜。非人身之正也。而猶能有所勝。然則清靜之可以正天下。不待言矣。而又何疑于成缺盈虛之數乎。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却。舜去也。糞。糞田也。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戎。馬。戰馬也。郊。四野也。罪莫大于可欲。心凡可欲。非理而求。禍莫大于不知足。不知足。則必害于人。咎莫大于欲得。欲而必得。其心愈貪。故知足之

足常足矣。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

此章深言欲之害道。而戒以知足也。天下有道。民安于耕。雖有善走之馬。以之駕糞田之車耳。天下無道。則戰爭之事起。戎馬生於四郊。而民無安業矣。原其所以戰爭者。皆自欲心始之。故罪莫大于可欲。由可欲則不知足。故禍莫大于不知足。由不知足。則欲必得。慾咎因之。故咎莫大于欲得。故不知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已。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言安居而知天下之情。不窺牖見天道。言不必仰觀。而可以見運行之理。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天地不可以形盡。足之所至。見其形耳。雖遠。豈能盡乎。是以聖人不行而知。實合于道。則遠之而無不知。不見而名。其心既道。則隨舉而得。不爲而成。道至此。則無所作爲。自成功矣。

此章言性體之足。天下雖大。人情物理而已。雖不出戶。亦可知之。天道雖隱。陰陽變化而已。雖不窺牖。亦可見之。若必出而求知。則足跡所及。所知能幾。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聖人不行而本乎道。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而能名。故不爲而成。聽其自然而已。

第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將以求益其知也。爲道日損。將以求去其妄也。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妄去真全。則至無爲。而無不爲矣。無爲則靜。靜者群動所由出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取天下者。天與民歸。得之若故。又何事焉。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若有取之心。則有取之事。而非天下歸之矣。

此章言大道不在有爲也。爲學所以求知。故日求自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求自損。若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爲。則恭已以治。而任萬物之生成。乃其所以無不爲矣。取天下者。惟受天下之歸。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則紛擾愈多。又何足以取天下乎。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心無所主也。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同德之善。而非一人之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同德之信。而非一人之信。聖人在天下。憧憧爲天下渾其心。憧憧。不自安而不已之意。渾。無主角也。百姓皆注其

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章言聖人忘心之妙。無常心而以百姓之心為心。譬之蠢然。蠢中無形。以所應之形為形而已。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同也。可謂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同也。可謂德信矣。正以聖人。憒憒然。為百姓渾其心。使善信者。不以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以自棄。故也。彼百姓者。方注其耳目。以觀聽聖人之好惡。而聖人一以嬰兒遇之。是以在彼不矜。在此不恤。釋然皆忘。而天下定矣。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由者。趨就而脫離。入者。遂昧而汨沒。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以十分言之。生居其三。死居其三。動之死地者居其三。所存之一。則不生不死之道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生死之徒。所以不免生死者。由妄有其生。而矜生過厚耳。蓋聞善攝生者。攝生即養生。陸行不遇兕虎。兕。野牛也。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言養生之道。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則為生之徒。聲色臭味。以自戕賊。則為死之徒。既知生死之分。而作而不休。以歸于寂。則為動之死地者也。故乘天地生人之數而言之。則十分之內。生居其三。死居其三。動而之死者居其三。凡此有生必有死者。正以其矜生之過厚耳。是生固死之地矣。故善養生者。內不見有身。外不見有物。孰為虎兕。孰為甲兵。而推見角無所投。不無所措。刃無所容。何地以容之也。故曰。以其無死地。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虛無窈冥。物之所以生也。德畜之。太和氤氳。物之所以育也。

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自生而長。自長之勢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萬物以誕生故尊道。以衛育故貴德。莫之命。猶言莫之為而為。故道生之。稟其精。謂之生。畜之。含其氣。謂之畜。長之。遂其形。謂之長。育之。孚其材。謂之育。亭之。撫其成。謂之亭。毒之。量其用。謂之毒。養之。保其和。謂之養。覆之。護其像。謂之覆。以上七句。極言道之曲成萬物之功。有如此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然道雖生之。而不自有其德。雖為之。

而不自恃其能。雖長之。而任其自然。未嘗宰制。此眞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此章言道生萬物之事。道者。萬物之母。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長。莫不以道爲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此極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然且生之而不自有。爲之而不自恃。長之而未嘗宰制也。不謂之玄德而何。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

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母。謂道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心動于內。而吾緻焉。是謂有兌。吾則塞其兌而不通。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謂有門。吾則閉其門而不納。能此者。終身不勞。而成功。若開兌以濟事。則陷溺而不可救矣。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復歸于明。則返于寂然矣。

是謂襲常。襲。猶前言襲明。謂寂而不露也。

此章言道爲天下母。而聖人體之也。夫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常無名。而爲天下母。何也。蓋有名爲萬物母。而未足爲天下母也。無名天地之始。則自天而下。皆生于無名矣。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也。聖人體道以用物。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然雖智能用之。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則天下孰能以我之所出。而言其所自出哉。此所以歿身不殆也。守之如何。亦曰塞其兌。閉其門而已。心動于內而吾緻焉。是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不通。不通則不出矣。物引于外而吾納焉。是謂有門。有門則

物入而擾心。我則閉其門而不納。不納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曄萬物之變。芸芸于前。而不知。夫何物之有哉。若刀忘道。物物。謂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救。則終身陷溺而莫之救也。夫惟守其母者。于不可目窺者。獨能見之。故曰見小曰明。于不可力得者。獨能守之。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微。復歸其明。以返于寂然也。則未嘗開兌濟事。以至於不救。何殃之有哉。如是。知常之明。明深不可見矣。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體道者。無

知無行。無所施。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大道平易。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朝甚除。好土木也。田甚蕪。奪民時也。倉甚虛。廣本業也。服文采。好淫巧也。帶利劒。好武勇也。厭飲食。好酣飽也。資貨有餘。好聚斂也。是謂盜竽。非道哉。竽者。五音之長者也。竽唱。則諸樂皆和。盜竽。謂盜自此隨之矣。

見小曰明。而知非明也。君子之於道。苟無知無爲。則雖萬變陳于前。而不足以撓亂其心。夫何畏哉。使我介然以有知之心。而行大道。所知有限。而道無窮。怵然恐其施之不足。則無非可畏之塗矣。蓋大道甚平。而民好徑。好徑者。知之禍賊也。是以除治其朝廷。則外飾者至矣。田蕪而倉虛。則末作者興矣。方且服文采以貶人。帶利劒以威衆。積飲食資貨。而無所用之。是盜之竽也。豈足爲道哉。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凡物以建而立者。未有不拔。唯爲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之以常無有。則善抱而不脫矣。唯爲道者。抱神以靜。則而固者。未有不脫矣。祭祀不輟。言其傳不窮也。善抱而不脫矣。祭祀不輟。言其傳不窮也。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真。謂實而不僞也。長。及人者遠也。豐。則及人愈滋矣。普。則及人愈溥矣。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以身之道觀身。以家之道觀家。推之鄉邦天下皆然。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莫不然。

此章言脩德之事。世未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實。捐物而脩身。其梅克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此所以子孫世世。傳之無窮也。世之所謂脩德者。或脩之于天下邦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或脩之于身。而不能推之家邦天下。不知此由家以及天下。然後其德施乃普也。然則聖人何以脩之哉。亦曰以身觀身而已。何謂以身觀身。觀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則知吾身之所自而有矣。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也。則知吾觀之所自而觀矣。推之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蓋莫不然。然則吾何以知天下之所以然哉。亦以此道而已。豈不以此道之體。無所不包。而此道之用。無所不達也歟。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含德。藏言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矣。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擊曰據。攫鳥。鵰鶚之類。以羽毛擊攫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以四指握拇指為握固。朘。赤子陰也。握固朘作。皆精氣盛之故。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嗄。聲嘶也。不嗄。心無喜怒。氣本和也。知和曰常。知此至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矣。知常曰明。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于道矣。益生曰祥。生。謂求益之。是傷生也。故為妖孽。心使氣曰強。以心使氣。是動氣也。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強無有不折。如物之壯。無有不老。此皆不道之道。早已。速已之而勿為也。

夫君子脩德則自能含德矣。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及其長也。耳目交于外。心識受於內。則其厚者薄矣。為道者。損之又損。德至而同于物。故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夫赤子無心。無心則物無與。故為強暴。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而曷由傷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蓋精有餘而非心也。使赤子者。介然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粗矣。其能如是乎。無所喜慍。故終日號而不嗄。不嗄。蓋心不動而氣和也。使赤子者。有所喜慍。則氣戾而不和。其能如是乎。故知至和之理者。斯可謂之常矣。知此常道者。斯可謂之明矣。知常。則固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冥以心使氣為哉。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自違其朕矣。氣愚安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暴甚矣。夫致虛而守靜者。道也。道乃久。沒身不殆。今致實而強以物。而已物壯則老。其道也哉。故當速已之而勿為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可容言也。塞其兌。心出也。閉其門。物不入也。挫其銳。治其內也。解其紛。理其外也。和其光。柳其在己也。同其塵。隨其在物也。是謂玄同。無由繩入。無內無外。無己無物。此所謂至妙。同歟而然之理也。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均覆萬物。而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等觀順逆。而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故為天下貴。此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知至于知常。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而無不理也。何所容言哉。尚為不能無言。則是未常真知也。塞兌閉門。已見五十二章。然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可以口傳。此至人心契道妙。而自塞兌閉門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彼則就道以施功。此則據人以明行。至人與天下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銳進紛亂之心。于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于何而生哉。是謂有無渾融。同然而然之道也。是以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疎。不就利。不避害。故不可得而利害。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賤。夫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責在于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貴。亦不宜乎。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聖人承達能通。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治國必以正。用兵方以奇。**以無事取天下。**廓然無事。而天下自歸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吾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下文因舉有事之害明之。**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上多忌諱。下情不達。則民貧而無告矣。**民多利器國家**

滋昏。利器。權謀也。聖人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昧而昏矣。**人多技巧奇物滋起。**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盡之物作矣。**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惡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無事足以取天下之證。

此章言治國之事。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立萬世之紀者也。用兵者不得已之事。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夫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治國而無所事智。則無事之足以取天下也。明矣。然則吾何以知無事之足以取天下哉。正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而知之也。夫唯為不出于無為。而至於有事。于是天下多忌諱。以避其所惡。則夫棄者衆。而民彌貧。人多利器。以趨其所好。則下難知。而國家滋昏。民彌貧。則多為巧利。國家滋昏。則奇物競起。此法令所由滋章也。然法禁于禁之所加。而不能禁于法之所不加。令行于令之所聽。而不能行于令之所不聽。此所以盜賊多有也。若然者。凡以有事取天下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證也。由無為。故好靜。夫惟

無為○則民自化○而棄技絕巧○好靜○則民自正○而盜賊無有○由無為好靜○故無事而無欲○以無事無欲○則民自富而無思諱之貧○以無欲○則民自封而無利器之害○其道然也○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悶悶者○不作聰明也○淳淳者○自樂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察察者○頻碎也○缺缺者○不足也○禍兮福所倚○福無常○惟知其所止極○正○定也○言不可得而定也○福兮福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禍福無常○惟知其所止極○正○定也○言不可得而定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奇○邪也○邪或為正○正或為邪○善或為妖○妖或為善○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人迷而不知○徒生分別○非一日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割○削也○言雖方正而不刺削○廉而不劌○劌○傷也○言雖有廉隅而不傷物○直而不肆○肆○伸也○不伸不見其直也○光而不耀○耀○光之焰者也○不耀○其光藏也○

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矣○故其民淳淳○不流于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為天下○則其政察察矣○故其民缺缺○不全于朴也○何則○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所謂禍○而有所宜○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如嗇○嗇者○雖于內○閉于外○內心不馳○外心不起之謂○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服者○內服其心○外服其形之謂○早○不遠也○重積德○言先已有所積○復積○復積以嗇○是又加積之也○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者○物不能勝也○莫知其極○莫知其極者○用之不窮也○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道為物之母○故得道者○可以有國而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根柢○元氣也○根深而不可拔○柢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

此章言治人事天之事。治人而不以人之所以為人者治之。則人不可得而治矣。事天而不以天之所以為天者事之。則天不可得而事矣。夫儒神四達并流而無所不極。化育萬物。其名為同帝則人之所以為人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人其有不可得而治。天其有不可得而事者乎。故曰莫如嗇也。夫惟嗇是謂精神而不傷。實。則早復者也。苟為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精神。無由入矣。不亦悲乎。故曰夫惟嗇是謂早服。人之生也。固足于德。能嗇而早服之。則得日益以充。故曰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人莫之能病。而物莫之能傷。安往而不克哉。夫有所不克。則其道

有時而極。無所不克。則執知其極乎。于是則雖有國可也。道者。萬物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故曰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為道。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大國者。擾之則亂。清靜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以無為治天下。雖有神矣。無所用之。非聖人能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由聖人不傷人。故其神不傷人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於聖人焉。

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小鮮者。不可以挠。治大國者。不可以煩。煩則人勞。挠則魚爛。必紙之理也。聖人以道蒞天下。無為無事。使人外無所擾。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何以言之。鬼之為道。非不神也。而所以不神者。陰陽和靜。六氣均調。萬物咸若。群生不夭。其神不傷人也。然又非其神不傷人也。由聖人以道蒞天下。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無大喜太怒。以干陰陽之和。則是聖人亦不傷人也。使聖人之于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順。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為多。則神其能可傷人乎。夫惟大而政治。幽而鬼神。而不相傷。故人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歸大國。猶東水之趨下流。天下之交。交會也。天下之牝。大國以牝自居。牝以靜勝牡。牡動牝靜。

靜者受益。故曰勝牡。以靜爲下。動者居上。靜者居下。故以靜爲下。故大國而下小國。則取小國。下者。自謙也。取小國者。小國附之也。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取大國者。大國納之也。故或下以取。能下以取小國之附。或下而取。能下而取大國之容。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畜者。撫之也。小國不過欲事人。事大國以自安。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章借大國小國。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也。爲大國者。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其下也。譬如牝然。牝者。以靜而勝其牡者也。惟靜惟下。而牝以勝。如道者法之。故以大國而下小國。必得小國之附。以小國而下大國。必得大國之容。則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各養其心矣。夫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事人。兩者各能自下。斯各得其所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爲宜矣。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室中之奧。深而能藏。善人之寶。賢者以道爲寶。不善人之所保。不賢者能保之。美言可以市。行之尊者。人推服之。人之不善。市。售也。尊行可以加人。

何棄之有。有道者。量若天地。故不棄不善。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重寶也。駟馬。良馬也。雖進此。不如進道之貴重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即所謂善人之寶。有罪以免耶。即所謂不善人之所保。故爲天下貴。

此章言道之貴。道爲萬物之統。如奧藏物。故善人以道爲寶。不善人。爲道所保。在道。原無分善分不善之見也。天下言之美者。猶可以市。行之尊者。猶可加人。有道者。非特美言尊行之比。則人之不善。道自保之。何棄之有哉。夫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教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以進之。不如進此道也。彼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以善人自得其善。即不善之人。亦賴臧而自新。以免於罪。是故以爲天下貴耳。

第六十三章

爲無爲。無爲而能無不爲。事無事。無所事而能無事。味無味。無所著于味。大小多少。就言事物之數。報怨以德。怨。怨。則見德而不見怨。圖難於其易。圖之于未難之先。爲大於其細。爲之于未大之際。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作。起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為大于細。故不為大而大者成。夫輕諾必寡信。由言輕。則未必能應。多易必多難。見事易。則未必能慎。是以聖人猶難之。難之于未見難。故終無難。終不

此章言道在無為。而非輕忽為心也。為其所無為。事其所無事。味其所無味。天下既清靜。無不正矣。聖人知事物之來。大小多少。不可指數。即以怨論之。世人以怨相報。聖人以德相容。相容則相化。夫何怨之可報哉。推此而行。又豈有

按難道大之足處乎。然天下非無難事。非無大事也。至于難而後圖。至于大而後為。則不可圖。不可為也。若圖難于易。為大于細。自無不濟矣。惟知夫難必起于易。大必起于細。故聖人為大于其細。不為大于其大。此所謂終不為大。乃能成其大耳。夫輕諾者。必過當而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聖人于事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難之于其易。不難之于其難也。故終無難之者也。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安之時易持。危而持之。則難矣。其脆易判。脆者。未堅也。判。

無形也。事未有形易謀。及其形見。則難謀矣。其未兆易謀。未

破也。其微易散。微者。未有形也。為之於未有。以不為為之。天下事終無事。及其有事。終為敗。自事治之。治之於未亂。天下自治。及其已亂。能治之而無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合抱。大木也。毫末。木之始生之時也。九成之臺。起於累土。累土。平地以累大土。生於小。九成之臺。起於累土。累土。平地而積之也。以見高起於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足下。方行之頃也。以見遠起於近。為者敗之。有為之為。欲成反敗。執者失之。執。執而有之。愈固。失之愈易。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幾。成。將成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不求事之終。而致慎於事之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以不欲為欲。故未常貴難得之貨。學不學。眾人之所過。以不學為學。以救眾人逐末多事之過。以特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此事言道炳幾先之妙。天下惟安易持。未兆易謀。脆易判。微易散。故為事當於未有之先。治亂者當於未亂之日矣。今夫合抱之木。最大也。而起於小。九層之臺。最高也。而起於下。千里之行。最遠也。而起於近。則知治亂禍福之來。其機皆然。而非可有意於其間也。世人不明乎此。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固。必至於敗

失而復已。聖人惟為以不為。執以不執。敗失何由而至乎。夫民之從事。常於將成而敗者。由其有意於為之耳。為以無為而致慎焉。則慎其終。猶慎其始。必無敗矣。故聖人欲不欲。學不學。內外空明。廓然無為。惟持萬物之自然。以成其功。此無他。能竭其覺也。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使之無知。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察察之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為國之害。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楷。模也。式。法也。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玄德。即玄同之德。下徵曰深。孚周曰遠。與物反矣。乃至大順。反於物。乃順於道。

此章言去智之治。古之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愚之耳。何也。聰明者。道之累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多智之人。勢必嗜慾雜而機詐作。則亂之所由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能知智之為賊。不智之為福。則可以為法於天下。知法之而不違。其德玄矣。幽而可測。其深。量其遠乎。夫物情莫不貴智。而玄德獨賤之。是與物反也。孰知其道以大順於道哉。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在百谷之下。故能為百谷王。王者。言天下之所歸往也。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猶猞猁塞。以言下之也。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感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身後之也。是以處上而人不重。物在上而壓。則重。聖人居上而人不以為重。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推戴為主。而無雜心。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言聖人之能自下。百谷之水。皆歸之。江海。江海為百谷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則能為天下王者。亦下之而已。故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聖人非欲上人先人也。下之後之。其勢不得不上且先耳。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夫如是。故天下樂推之而不厭。以其下人。後人。而不爭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肖。似也。當時有此語也。夫唯大。故似不肖。大則無所肖。猶之天。乳有物育天者爭。若肖

久矣其細也夫（此句正見人言之不足恃）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慈者愛物也）二曰儉（儉者節省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不與物競也）夫慈故能勇（慈則柔弱故勇）儉故能廣（儉則不費不費則常足故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器形也長君長也凡成形者皆為之長故曰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舍此三寶必至死亡）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德經下篇 三十五

此章總言道之清世也天下之人見我道大而誚其似不肖夫道何所肖乎道外無物故無所肖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尚得為大乎故道唯大乃似不肖若肖也久矣其細也矣夫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我有三寶寶而持之耳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三者皆世人之所不貴也彼所貴者勇敢耳廣大耳銳進耳而執知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也今使舍其慈儉後而為其勇廣先則必為人所疾死之徒矣夫慈之為道物愛之如父母鄰為之救死而不暇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之將救是人也則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士戰士也不武行之以怯也）善戰者不怒（怒猶奮也）善勝敵者不爭（不與之爭先）善用人者為之下（下者物所歸）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不強人而人自從之故能用其力）是謂配天古之極（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

此章備論不爭之德天下至爭者惟兵故戰士當以武為貴然以武行武則強梁者不得其死矣故善為士者不武不得已而用兵以理勝之忿則敗矣故善

道德經下篇 三十六

戰者不怒以吾不爭方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不能勝矣故善勝敵者不爭人皆有相上之心則不相為用誠能下之則皆吾所用矣故善用人者為之下四者皆不爭之物也不爭之德可以屈群力用天下故可以與天相配而自古無加之者矣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主客者先後之辭也）不敢進寸而退尺（進者有爭心應敵者也退者無爭意）是謂行無行（上行字如字下行字言行列也）攘無臂（攘猶援也）

仍無敵（仍引也）執無兵（兵兮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不爭而勝是吾寶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舉也哀者若哀戚而不以用兵為喜）

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用兵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輕進而寧易於退如此則無爭心矣苟無爭心則行於衝陣之中若無行陣攘臂而無敵可執引仗兵而無兵可執行其無事而兵自勝若輕敵而自矜必至於喪敗以失不爭之寶禍莫大焉矣故兵相加則有哀矜之心者勝也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懷此之不能入道）言有宗（宗者祖之總）事有君（君者民之總）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知者希而我貴即不笑不足為道之意）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懷玉者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此章言知道者少而示以道之主宰洞吾道在日用飲食之間甚易知甚易行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也豈不易哉夫即言是道而言之中有宗焉即事是道而事之中有君焉世人求道於言求道於事而未得其宗若是循其末也故不

能有知而因以不我知然道在日用而不可以意識知之道之所以貴耳則知我者希正我之貴也夫聖人之同於人者病被褐然其外相同而懷中有玉則其是於已不形於外者是乃所以異於人而人亦莫之見也已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知道而不以為知是為最上）不知知病（病猶言也）

不知而強為知道之為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如此病之為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病此病之為病惟聖人耳）

上言道易知而知道者少夫知固難言之矣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為病則無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正以知其為病而以病防之所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威可畏也）則大威至矣（大威大可畏也）無狹其所居（無者戒之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居廣居也）無厭其所生（厭塞絕之也生者長生久視之理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能不自厭其生又何厭之有）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知明

自知也而不求表自見於外言其能聰也自愛不自貴體道純
私自愛也而不切切貪生以自矜言其能虛也故去彼取此
引之於道凡民之動而之死者以貪生厚己吾今觀凡民
此章因民情知畏耳凡粧席之上凡飲食之間一切損
害戕生之事皆大可畏者也苟不知畏則禍亂災害之所由起故大威至此治
然之理也正以民欲難靜不安於道而勝進則求居之廣而反狹今一不可自狹
其所居也不靚於無而感於有則求生之久而反厭今不可自厭其所生也苟
能不厭則與生俱忘無所慕亦無所苦而生自不厭矣不見聖人乎返照知道
而若不自見致虛自愛而必不自矜惟其無狹厭之端而居自廣故曰去彼去此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敢剛也勇於不敢則活不敢柔也此兩者或利或害活為利殺為害天之所惡勇敢為害
聖人者天惡之孰知其故世人不知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知之故難於勇敢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自理行不與物爭
先而物莫先之不言而善應天何言哉行生自應不召而自來陰盡陽生暑退寒至皆不召也繟然而善謀繟舒緩也天網

恢恢廣大也疏而不失雖若疏而實密

此章以天道曉人也川其剛強則勇於敢此死之徒也敢其柔弱則勇於不敢此生之徒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誠明惟天好生故勇於敢者以其流殺而惡之矣世人不能知而聖人獨知之所以難之而不敢剛也聖人者以天道為道天之於物也栽培傾覆任其自然未嘗與物爭而物莫能違故曰不爭而善勝時行物生非有所命之也而行未嘗悖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為而為真之致而至故曰不召而自來蓋虛消息與時遷進舒徐而無所營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故曰繟然而善謀蓋天道恢恢譬如網焉世人見其一目或以為疎不知舉其全而言之則福善禍淫無有漏失者已然則天之所惡可不戒敬

第七十四章

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四夫而有捐軀之時不畏死也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民皆知法而獨有奇衰者出於其間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執者謂殺而不敢不服也常有司殺者殺司殺者天也而代司殺者殺不敢而殺則為代司殺者殺之矣是代大匠斲學之代大匠斲木夫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言刑以坊民。當去其奢甚也。凡用刑者。不過以死懼民。而民常有不畏死者矣。柰何以死懼之乎。若使民安於大道之中。樂生畏死。然後執其奇衰者而殺之。執敢不服。則是人自取殺之。殺之天。而非我也。若不當殺。而欲代司殺者殺。是猶代大匠斲木矣。安用斧斤。豈有不傷其手者乎。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取民太重。則民貧。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有為。過用智術也。過用智術。則巧于相避。

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過於自奉。是厚也。輕用其身。以取死亡。是輕死也。

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無以生為。即忘其身而身存也。貴生者。自矜其生者也。

此章論生死之道。由租及稍。而歸於去身也。上多取。則下饑。上多事。則下亂。此必然之勢也。至民之過於自愛。方以為養生之厚。而不知適輕其身。輕身。則輕死矣。聖人唯無以生為。則所謂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也。豈不賢於自貴其生者乎。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嬰孩之質柔弱。其死也堅強。老大之質。

草木之生也柔脆。草木之萌芽。其死也枯槁。枯槁。枝幹。

故堅強者死之徒。徒。類也。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強則自伐。木強則共。

言人共伐之也。

強大處下。物之粗者必強大。柔弱處上。物之精者必柔弱。人必上之。

老子之學。生於尚柔。故此章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凡有形者。必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一定之理也。故用兵者。恃強而勝。必以取敗。而木之強也。人共伐之。可見堅強之質粗。而柔弱之用精也。故知道者。以強大為下。柔弱為上。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凡張弓者。欲句不欲偏。故有高卑則抑之。有下處則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上二句言張弓。此二句言天道。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

有餘。損不足之民。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有道者。法天道以為人道。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不欲見賢於人。

此章言損上益下之道。天道惡盈而好謙。譬之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天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使之均平而已。天道如此。何至於人。則不然。而獨損不足以奉有餘也。惟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故有為與成功。皆我之所餘。而天下之所不足。為之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天下享其陽而不知。所以奉之者。不已至乎。而聖人仍不自見其賢。凡以法天之道而已。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無以易之。謂雖曲折萬變。而無以易水之柔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人非不知。而不肯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垢。污濁也。以北方惡。受之者。納之於柔道之中。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不祥。妖孽也。正言若反。似反一世之常言。其實正論。

此亦言尚柔之用。水為至柔。而穿堅攻險。無堅不攻。天下之物。莫能先之。惟無以易其柔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而能柔能弱者之少。則莫能行也。故聖人有言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蓋一國之內。不能不善惡並出。天下之大。不能無妖孽雜生。王者以柔道受之。自然消歸於盡。猶之川澤之納汚耳。夫垢與不祥。世人之所惡也。而謂王者受之。此正言若反之妙也。知道者其可忽諸。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怨者。人之私隙。和者。調和也。安可以為善。善道。和怨非善道。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以未判物之信也。契有左右。左契在主。付物之家。行其執右契而應之。有責者。取之於人也。故有德司契。司契者無心。無德司徹。徹。強通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至虛惟天。豈有所愛而親之。惟善人則與之耳。

此言大道之無心也。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於我。而必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餘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聖人為而不恃。成功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如執左契。以作人之自取。此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也。故

司契者。自合其合。吾無容心。是為有德。若必欲強通之。則無德之司徹。非有德之司契矣。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亦惟司契而已。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國小民寡。則俗自淳厚。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器。材器也。其人之材。堪為什夫伯夫之長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重死。則畏罪。不遠徙。則安居。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恃力以求勝。使民結繩而用之。結繩者。上古之治也。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相望相聞。言其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至老死。言其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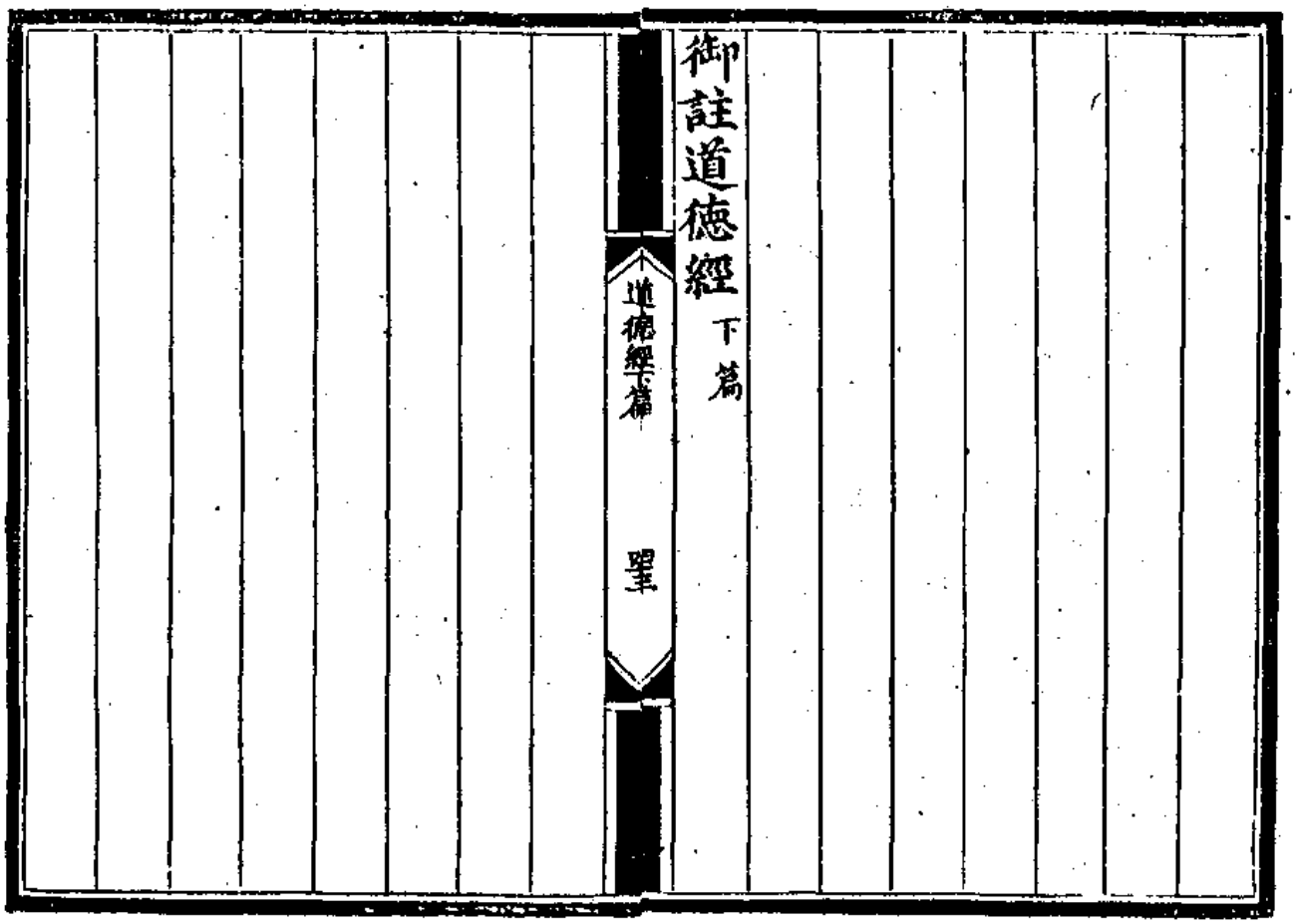
此帝羲文勝之前。而欲以太古之治教之也。捐有道者。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之有才而不用。重死而不遠徙。舟車甲兵。置而棄之。雖有書契。亦無所施。結繩足矣。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以所居之居為安。充滿自足。樂其俗而不知其他。即以鄰國之相望。鷄犬之相聞。其近如此。而老死不相往來。蓋各足而不相求也。如是。則淳淳閑閑。所謂安平泰者。非乎。此老子因人心不古。而思還醇返朴之俗。欲見之。故有味乎言之也。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信言。真實之言。美言。華采之言。善言不辨。辨言不善。善言。能一之言。辨言。巧騁之言。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知道也。博。博物也。聖人不積。虛若谷也。既以為人。己愈有。施其所能以為人。既以與人。己愈多。

推其所有以與人。天之道。利而不害。有心利物。則害與利俱。天行無心。但見其利。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有為之心。則起爭端。無為之為。爭於何有。

老子一書。大抵以不爭為主。故於終篇。以真實喻人。而歸於不爭之旨也。信則可復。不必夸美。故信言不美。美言。則文飾太過。而不能信矣。善則合理。不必騁辨。辨故善言不辨。辨言。則抑揚太過。而不能善矣。知常則一。不必博通。故知者不博。博。博者。則馳騁於外。未必知道矣。聖人之道。純聖棄智。洞然四虛。是無猜也。而以至無供萬物之求。則為人而愈有。與人而愈多。此虛不屈。動愈出之妙也。蓋聖人與天同功。天之道。雖有美利而不言。故但見有利而無害。聖人之道。無為而無不為。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爭。此聖人道與天合。而不爭之所以為寶歟。


御註道德經 下篇
道德經下篇 四十四

序

道德經非談道德之書也昔老聃氏出周出關令尹喜迎而謂之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夫著書而曰强著其知道德之意者乎夫道固不可以書明而非書又無以存道强之云者明書之不足以言道也於是老聃氏曰吁道可道非常道反覆其義成五千言夫以五千言言道則道仍可道也乃矢口即曰可道者非常道則五千言皆非常道也非常道而仍有五千言此乃不得已而有言不可以五千言爲即道也故曰强也然則書之所言皆非道乎是

又不然非道則并不必著書夫書固不足以言道而道又未嘗不在書知書之爲强而著則知書之所名皆强而名從其强而求其所以必出於强因以得其非强者則不可道者因可道者而見五千言又皆道也故强而仍著書也後之學者能知此意則道德經可曉然矣知此意則并無道德經而亦曉然矣道可道非常道此五千言之宗旨也即五千言之義疏也若古今之註道德經者存者不下數十家皆道道也夫道道之不足以知道也明矣何也老聃氏又曰强名之曰道是道之名并非道之本名也而奈何且道道也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十有一載孟秋月中澣洞溪徐大椿序

凡例

一此書古註不下數百家人立一說非汗漫支離即疎略淺陋更有鄙俚荒謬并文理亦不通者蓋其人本不足以知道強而求解宜其如此也王弼之註爲最著詞亦簡近無發明老所云河上公之註其所謂文理不通者也其爲僞託無疑而猶流傳至今真不可解餘所見亦不下數十家非無僞得總不精純余惟熟讀經文深求至道不襲群言直疏經義其或說有與前人同者此乃一心暗契並非勦襲也

一史記祇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是時止有上下篇而無分章之目後世有分五十五六十四六十八七十二八十一之殊并有勿論名立名目如前章名體道二章名養身之類皆後人之所擬俱無足取而唐玄宗又分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亦未爲的論今止分上下二篇爲八十一章以存段落指歸而已

一篇中字句或少或多或同或異每本各殊若俱載錄文煩淆雜仍無所適從今從諸本較對取其明白確當詞義通達者從之俱不載錄

一一字訓詁本有數說必視其上下文脈終之可定此字當訓何義乃能通其者則全文俱脈如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如嗇乃嗇之訓主勤訓爲作福之福用下文費解矣此本字義很考古音古訓解釋其義本之最切確者爲訓故能上下連屬

一老氏之學與六經旨趣各有不同當六經爲中古以後文物典章之書老氏所云絕仁棄義修德治國用兵之法皆本於上古聖人相傳之精意故其言雖與六經不同而實相爲表裏

一是篇但言其效其運用之妙非師其言已能極治後人學說不一所謂十五開道而大笑者也學者就其深思其下修己治人之道思過半矣

道德經

上經

吳江徐大椿靈胎注

道可道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常者本然之謂，道之本名，所謂之名，之本然無可名。此指道之為道，非常道之常然也。

名可名，非常名。此指有形之名而言，凡物之有形者，皆有名，名為人之所強定，常名以名為天地日月之類，非其本然之名也。

也如天地日月之類，皆強名之而非其本然之名。物之有形，其名皆強為之，凡名皆可定，而道非有形可名。

無名天地之始，形之未有，道已具，無可名，而天地之始所從出。之不可以言語形容，而混混淪淪，無以名之，道之所以為道也。之未生之前，混混穆穆，無所名，故為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天地既分，而萬物生，由此而有名，故曰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觀者，觀之也。無者，無名之始也。妙者，玄微之極，乃也。觀道者觀於未見之時，虛空洞徹，而又無所不包，觀之乃見其神妙。

常有欲以觀其徼。有有名之始也，徼者，發而成形之處。觀之乃見其方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無所不足，觀之乃發機迅速也。同出而異名，無形而為有名，為無名，有名萬物之母，無名天地之始，名雖異而所出則同也。

同謂之玄。有無相生，雖然出一，而非常道常名，乃不可以言語名狀，是不可名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有生於無，不得以名之，故曰又玄。言不可思議，妙之所出，門乃出入之處，所謂道也，所謂常道，萬物變化，皆從此出，而無窮盡矣。

天下皆知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有知美與善，必有不美不善者借形而見，皆非至治之世也，下文乃申明其說。

故有無相生，有有而後見為無，有無而後見為有。難易相成，有難而後見為易。長短相形，有長而後見為短。高下相傾，有高而後見為下。音聲相和，凡響皆謂之聲，聲之有節者謂之音，音出而後有聲相應。前後相隨。有前而後見為後。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聖人知美斯惡，知善斯不善之義也。行不言之教，有教而有美善之名，無教而美善不立，故不言也。萬物作焉而不辭，作，興起也，萬物從乎聖人而不辭謝之也。生而不有，生萬物而不有為己有。為而不恃，為萬物而不自恃其所能。功成而弗居。不自居其功。

夫惟弗居，是以不去。聖人雖不有其功，然其功實出之聖人，故愈謙而其功愈不可辭也。

不尚賢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illegible]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illegible]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之物，無所見則心不亂矣。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illegible]實其腹，[illegible]弱其志，[illegible]強其骨。[illegible]

常使民無知無欲，[illegible]使夫知者不敢為也。[illegible]

為無為，則無不治。能為無為，則天下無所不治矣。

道沖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道冲虛其實而無用之或如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淵深不測似萬物之宗主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混而為一是然實淵深不測似為萬物之宗主挫銳解紛和光混而為一萬物之宗主為所以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染萬物湛兮似若存湛兮似若存雖和同於物然其體仍然湛然不盧明深遠似有不同乎物者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天之主宰萬物之所由焉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天之主宰萬物之所由焉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天之主宰亦不能違乎道則道能生帝而為帝之先矣帝且先之安更有子之者乎是道與為萬物之宗矣

天地不仁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芻狗用以祭祭畢則棄之天地生萬物過時而棄與芻狗無異絕無留戀之意故曰不仁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養萬民化育無窮亦絕無留滯之心故亦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之無底日索而橐籥之用不竭動而愈出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虛謂空而不實屈謂竭動謂發出而不窮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之無底日索而橐籥之用不竭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發中心則道及萬物而可見也

谷神不死第六

谷神不死谷虛空也其所以容此虛空者則有神存是谷神不死為谷本無形體用谷之神實有死時乎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已屬空虛然玄牝此乃玄妙之竅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有生此空虛者此之謂門天地亦由此門出焉是乃天地根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不已雖由焉是乃天地根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不已雖有存焉用之則動而愈出又焉有存焉用之則動而愈出又焉有綿息不見其勞此道之本體也

天長地久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地無自私自利之心自長自久之道惟如是有萬物使萬物生息於其間而不絕則天地自長存不息矣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下必推貴之以其身為後而天下為外而天下先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也身先身存則身後其利是反成其私矣然聖人豈非為後其身外其身也此蓋理勢之自然物情之公至感應之道固如此惟聖人為能操其要耳

上善若水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所惡故幾於道上善之人也利萬物謂潤澤萬物不爭謂不取資於物處眾人所惡謂舍高而就下也此乃近道之事故曰幾於道居善地居身欲如心善淵存心欲如淵之深靜與善仁言

道德經

與善仁言與人莫善信言政善治為政莫善事善能行事莫善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上文所云皆所以利萬物而不與萬物爭者也尤過也

持而盈之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者必溢知止覆而強持而盈之之則不如不盈之為安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銳者必挫知其挫而仍揣之為進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而至於滿堂富之守貴而驕自遺其咎凡富貴之人至也謹能長守者乎富貴而驕人則其富貴必不能保而反以致禍其咎乃自遺之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智者知之其功名既成之後即當退身而退以保全其功名此乃天道之自然

當奉行而弗違者也

載營魄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魂也，內屬肝主血而藏魂，故曰營。魄精也，指營為魂，即神氣也；魄體精也。魂魄本二物，而易暴人身載此二者，而欲守至一之道，果能使之永不相離乎？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其氣而致柔，[illegible]命之紛柔順其性，無閑復之志，猶嬰兒為然，人能如之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瑕垢而觀覽玄妙，豈能使神志廓然而絕無瑕疵乎？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欲加惠於民而治其國，果能端拱無為而使民自化乎？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事有張弛成敗，如天門之有開闔，必有閉，能長開而不閉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聰明周審，莊守而全不露其智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生者萬物而不以為己有，為而不恃其功。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謂不為主宰。能如此，則有德而不期其得，乃德之至妙而難可窺者也。

三十輻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illegible]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illegible]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illegible]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illegible]

五色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illegible]五音令人耳聾，[illegible]五味令人口爽，[illegible]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illegible]難得之貨令人行妨。[illegible]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illegible]

寵辱第十三

寵辱若驚，[illegible]貴大患若身。[illegible]

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illegible]

何謂貴大患若身？[illegible]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illegible]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illegible]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illegible]

視之不見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illegible]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illegible]其上不皦，其下[illegible]

不昧。其在上則不皦其明，其在下亦不昧其暗。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衆多也，皆不可得而指名，仍歸於無物之體而已。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為惚恍。似有狀而實無狀，似有象而實無象，惚恍無定，難擬之貌。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迎之處其前也，隨之處其後也。道既不可見，則前後皆不可見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本無古今，執古之道，以治今日之天下，為有可循也。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有可見者，古人之陳迹也。但已往之陳迹，必有所以為陳迹者在，知古始，則知道之紀綱在是矣。此即所謂夷希微也。豈有物之可名哉。

古之善為士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微者不可見，妙者不可測，玄者不可窮，通者不可礙，故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豫，猶豫也，冬日涉川，故遲疑而難進。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致虛極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太上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大道廢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朴而為智慧則滋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於巧詐而大偽生矣六親不和有孝慈絕棄所見罕有不孝
不慈者而孝慈始得顯焉國家昏亂有忠臣忠臣之世君臣義篤忠
臣所見惟遇暴君臨主而後
師義之士也焉凡此皆相因而成
相形而見世愈趨而愈下者也

絕聖棄智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道也智明也天下無聖智之人則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聖道也智明也天下無聖智之人則
民無所依而為盜賊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仁義之名則人皆各作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其天真而人人孝慈矣絕巧棄
利盜賊無有巧商務刊削相殺而為盜賊絕此三者以
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皆後世衛文
之則亦何所為而為盜賊哉此三者以
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之事聖人以為此不足以治天下
故其令別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慾絕學無憂絕學問也
意如下文所云也見素抱朴少私寡慾絕去其私念絕其嗜
慾如世也天下自
無事而長太平矣

絕學無憂第二十

絕學無憂絕學問也學則明矣是非善惡而
絕學無憂人之憂慮皆從學而生學則明矣是非善惡而
絕學無憂自不能已於憂矣若一無所學憂何自而生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唯與阿不過謂
與惡不過毫釐異同之際亦何
必過為分別自投其心乎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
其未央哉荒大常人之所畏者固必有害於身之事則不
可不畏乎人而不畏如不畏則其心荒唐將何
所止乎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
嬰兒之未孩纍纍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兮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沌沌深沌不開之貌俗人昭昭皆耀其明
悶悶閒閒沉靜之貌俗人之動蕩察察無
似無所止
既高風無止宿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荒也頑鄙皆有所
得頑鄙都陋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言我所以異
無所知為
以求食於母哉不以外物為務也母
即有名萬物之母所以生萬物者也

孔德之容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德盛德也言盛德者之容貌唯道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體之是從蓋德盛則道乎道故其容
亦似道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惚無
定之貌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衆人皆有所餘我獨若遺衆人皆有所餘羣我獨若有所遺失我愚人之心也
哉其心無若有所遺失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
悶悶沌沌深沌不開之貌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兮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沌沌深沌不開之貌俗人昭昭皆耀其明
悶悶閒閒沉靜之貌俗人之動蕩察察無
似無所止
既高風無止宿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荒也頑鄙皆有所
得頑鄙都陋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言我所以異
無所知為
以求食於母哉不以外物為務也母
即有名萬物之母所以生萬物者也

孔德之容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德盛德也言盛德者之容貌唯道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體之是從蓋德盛則道乎道故其容
亦似道也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恍惚無
定之貌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

曲則全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能枉而後能直窪則盈能窪而後能盈弊則新能
曲則全枉則直能枉而後能直窪則盈能窪而後能盈弊則新能
而後能新少則得多則惑此又一義少則約而是以聖人抱一
能新少則得多則惑此又一義少則約而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一少之主也約少則愈精而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
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其德彰顯不自伐故有功其功愈著不自矜故長其德愈久夫惟不爭不爭即上文四者之事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不爭即能曲也莫與爭則全矣此所謂曲則全者皆在其中矣誠全而歸之能如此真能全得其全而無所虧也

希言自然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少言則可以盡天下之道者莫若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暴之大風也驟雨暴之雨也皆天地不自然之氣故不能久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從事謂學道也所學者道則同於道失道而後德德為道之次所學者德則亦同於德

道德經 上經 七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言我有以得乎彼則彼亦若有樂於我而相合也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信之不足則人亦不信之也者自為之道則無從失信之終而自長久不累矣

跂者不立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跂舉足也跂則不可以立跨者不行跨闊步也跨則不可以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四句皆本二十二章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以道觀之猶食之餘行之贅皆無用之物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物謂萬物也上文所指之人皆萬物之所惡有道者豈肯身處而見惡於物乎言物則人在其中矣

有物混成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混而不堅而自成渾先天地生其生在天地之先寂兮寥兮寂無聲寥空虛也獨立而不改此久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此言其無所不周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皆從此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無名天地之始故無得稱故姑字之曰道道又不足以盡其形容故又強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大不足以盡之又名曰逝逝者無不至也然有往必有復故又曰反反者歸其根也復歸於道德矣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

道德經 上經 三

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其大有等故轉相法也

重為輕根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重能生輕靜為躁君靜能主躁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車之所過則有轍迹行者不留轍迹之可見善言無瑕

趙王之不死者有取捷可指謫若善言不用鑽鑿
說者口無擇言如美玉之無瑕謫也 善計不用籌策
必用思議而得若善計者設任
自然不費籌策而無不中也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
約無繩結而不可解二者俱無而固解乎 是以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救人物而
之人物則有救有不救非與能救者是謂襲重也救
也必無棄人無棄物乃為真救者耳是謂襲明人救物已
可謂之明矣王於無棄人棄物故人不善人之師也人
則明之至而不止一明可滿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乃不善人所當取法故曰師 不善人善人之資不善人乃善人所
取法故曰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師固當貴資亦宜愛惜以為
謝終不免於惑若聖人而有棄人棄物則其智有限
不愛其資而入於迷矣何以謂之要妙能
上經

善之中而得身心之助此至要
要妙非常人思議之所及也

知其雄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
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雄者剛強者柔弱知剛強之
為天下谿者明道之如谿能受物也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嬰兒者柔弱也任自然
無知無欲無為無事無處於卑服知尊貴之榮而寧處於卑服知天下皆歸
為天下谷者明道之如谷能容物也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者質樸也自然
之道而寧自處於渾樸則為天下所法也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
極式者法也常德不差則永遠如無窮而為天下所法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榮者
尊顯辱者卑賤知尊貴之榮而寧處於卑賤知天下皆歸
為天下谷者明道包容天下如空谷之能容物也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心愈虛而道愈充其德樸散則為器樸者
渾然而無散缺之處也樸散則為器不離

不球無一物之形而具萬物之質散者離其本真如以道
作之工一有造作則隨人所為而成一器器物不能兼彼
物而太聖人能無棄物匠成一器聖
樸滿矣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用道有任用使主一事以
盡其能也故大制不割若聖人之自為則不然聖人未嘗不成
能也故大制不割若聖人之自為則不然聖人未嘗不成
此制之小者也聖人則全乎其朴無器不可成而
不得以一器名之此制之大者人不得而裁之也

將欲取天下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今之治天下者若以
之吾見其醜天下神器也 天下莫測乃不可
醜不可得也天下神器可思議之神器也 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執者失之 強有所為則必至於敗 故物或行或隨
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 凡物之道有行在前者必
有隨在後者有噓以入者
道德經 上經

必有吹以出者有剛而強者有柔而弱者有載而全之
者必有墮而毀之者有盛必有衰此理勢之自然非人力
所能持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奢泰皆過分也奢侈
持也聖人決之使無過盛
之事亦無不及之憂常處於適
之境則萬福之事無自而生矣

以道佐人主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得道德之意以之輔佐人
主不以兵力強於天下
其事好還 兵亂之事天道好還必有報復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 言師所留駐
其人民疫癘其田蕪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師旅之後天
地特為荊棘所生也 善有果而已 善者興而已善
多怨氣所逆必有凶年之應 不以兵強天下 大軍一用兵而害者
地生荊棘而戴降凶災豈非天道好還乎 善有果而已善
圖者惟每事果決而已 不敢以取強 不敢於非分之
不失時宜而已 果而勿矜 不敢以強取不敢於強有所取也果而勿矜

勿矜（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勿驕其氣）果而不得已（勿爲多事）果而勿強（勿恃力強取）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凡物壯盛必趨於衰老與道之常存不息者異矣與道違則必早自滅絕不足以自強而適足以自敗也然則爲國者豈可用兵而強取哉）

夫佳兵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夫以兵爲佳者不知兵乃不祥之器也或以佳兵爲精利之兵器如干將莫邪之類）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萬物皆樂生而惡亂故有道之人不以兵爲佳而處之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平居無事則以左爲尊用兵則以右爲尊左陽也右陰也[illegible]軍之禮則以右[illegible]）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illegible]）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illegible]而無好大喜功之心也[illegible]不念生民之命是以殺人爲樂[illegible]）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夫人有樂殺人之心則[illegible]）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illegible]）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illegible]）戰勝以喪禮處之（戰勝而疑於凶事其禮不同如喪禮之尚右之類皆近於喪禮者也）

道無常名第三十二

道無常名（道本無名名之曰道非其常也此即道可道非常道之義）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樸者即前復歸於樸之樸是也樸之爲物至小然實處於萬物之上天下無敢出其右而臣之者）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之貴若能守其樸則天下皆賓服矣道在我而天下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不但萬物賓服而已天地亦和合而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下至於民亦自然向化不必施令而自均平不相爭競）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illegible]）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江海淵深不動而川谷皆來歸之譬道穆然不動而天下皆響應也）

知人者智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illegible]）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illegible]）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illegible]）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illegible]）

大道汎兮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道汎濫無定則流於左右無方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萬物恃之以生而道不辭其勞）功成而不居（不居其功）衣被萬物而不

爲主覆育萬物而不爲之主宰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視其退遠於體以小名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矣萬物無不歸於之矣萬物歸焉而不知所主何在道之。是如此又當以大名之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聖人體乎道者也故道大而聖人亦大其所之主反不能外道以成其大也

執大象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大象所謂無象之象有容納天下之象天下往則天下皆應皆往而歸之矣往而不害安平泰天下既往來能容之而無所害則有安樂和平康泰之福樂與餌過客止譬如陳設餚饌烹調似食客之著其下者無不欲留然不能常久也道之出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者未道之爲物淡無色無味無名無形無聲無臭無象無體之名無非如象真何之意以教人也用之不可既無有窮盡非世間之物所及過客已也

將欲翕之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翕納氣也將欲翕之必固張出氣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理蓄用伏廢之興人往往不能察是謂陰陽之理能察陰陽之理能然之道人往往不能察是謂陰陽之理能察陰陽之理能則乎此則操縱在心而可服必於天下矣剛柔相摩陰陽相盪剛勝柔強勝弱而不知惟善用其柔乃能勝剛強人皆知剛勝柔強勝弱而不知惟善用其柔乃能勝剛強則其難乃能勝乎強上文所云即是道也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藏乎淵則人不得而見如上文五者皆示人以不測也利器國之深謀也豈可使人知之能如上文五者則微妙而人莫能知也

道常無爲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寂然不動無所爲也然天下之爲道者無不歸於道而終不知其所以然故曰無不爲也皆不能離乎道則天下之爲皆道之爲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即三十二章萬物將自賓之義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萬物之知識既開而欲有所作爲必將無所底止則又當返古還淳以無名之樸鎮定之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侯王若使之不動欲心而已欲不生則心無所投而靜心自靜則不爲非分之營利隨時作息天下安有不正者乎

道德經

下經

吳江徐大椿靈胎氏注

上德不德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德之最上者也不德謂與德合體而相忘於德者也如此則德常在我而終身不離矣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不失德者惟守其德唯恐失之則身與德為二而德終不在我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上德之人德既在我無待強有所為而天下自化未不待有所為也下德之人德不在我必有所以行其德則勞化而造之事正多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仁義德之有迹而散殊者也愷悌惻怛謂之仁仁者易入於人心故雖不能如上德之無為然天下亦自化故亦如上德之無以為也節揆度謂之義必有所以強於人則亦如下德之有為矣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修飾文采謂之禮禮者其事本非人所固有故數大有所為而天下終有莫之從者於是不得忘素發於心而現於外必擴持而就之攘臂而強為之甚而是諸形者也

失道而後德　道者渾化自然德乃體道而有得於道故次於道

失德而後仁　德渾然全仁則一端

失仁而後義　仁則和易義則謹嚴

失義而後禮　禮義近繁虛飾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惟內之忠信不足故強飾於外以掩之如是則中外之判殊詐偽日起禍亂因之而起矣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多識前言往行以為識此乃道之華而道之本體不在是執此以為道是反足以汨其真乃愚之端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丈夫識見高遠不惑於世者也處厚不遺薄從事於道德不循乎禮也居實不居華深求夫道德而不徒識乎陳迹也彼指薄與華此指厚與實

昔之得一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一者數之始道之兆擁其實即道體一也昔往古也得一即得乎道矣

天得一以清　清者天之體　地得一以寧　寧者地之體　神得一以靈　靈者神之德　谷得一以盈　谷本空虛然容虛之虛一為之先足也故曰盈　萬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一以正天下　其致一也　言天地萬物一不從外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　裂剖散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發動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歇散絕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無物充乎其中則空虛者不能長有而谷亦閉塞矣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生而不繼將滅絕矣　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　無以正天下而徒處貴居高將有顛越之虞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人必由賤以至貴是賤乃貴之本也物必由卑以至高是下乃高之基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雖侯王之貴而自稱則皆卑下之辭合貴居賤不忘乎本也

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凡事渾淪乃有藏身之地如車之為物總名之則曰車若分數之則為轂為輻兩車之利用反無矣故王者之治天下矣惡貴不必太為極形如指琭琭者定之為玉落落者定之為石雖長使之渾然在璞玉石不分可也碌碌貴而少之意落落賤而多之意

反者道之動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相反之處乃道之動機如春機欲至先有冬寒之類是也　弱者道之用　弱者

乃道之作用如將取先與之類是也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首章云有無別出而異名先有之有而後有萬物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有之前爲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

上士聞道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信之篤而行之力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疑信相半不能行也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下士聞道之高妙則驚以爲妄誕而大笑之惟其必笑乃見道之高若聞而不笑者必其說非甚高者不足以爲道矣故建言有之古之立言者有此語明道若昧其明乎道者外若昧然進道若退其進乎道者反若退然夷道若纇夷平也人夷之道與萬物若等類無分別者上德若谷虛於中若谷大白若辱其潔白之至不爲皦皦之白反若處於垢辱也廣德若不足其德廣而反若不足也建德若偷能建立其德反若偷薄者然質真若渝中實真反若渝變者然大方無隅有隅而後成爲方大方則泯其方之形若無隅大器晚成器大則晚成不能速成若不能及大音希聲聲大則聽希故其聲希大象無形象大則其全形不可得見道隱無名天下無名孔非道然實隱而不可見無名之可指夫惟道善貸乃成貸假也上文所謂皆假相反之形而後能成其爲道其真實之處誠不易窺所以無識之下士聞而必大笑之也

道生一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常無名無從而數一者名之始數之端乃道之所生也由此積之以至於三而數體定矣三生萬物一爲一二爲二合一二爲三一三爲四二二亦爲四二三合爲五三二亦爲五一一三亦爲五一二二亦爲五二三爲六三三亦爲六三一二二爲七一三二二亦爲七一二二三爲八三二二亦爲八三三爲九三二一一三三亦爲九三三三爲十一三三亦爲十其中尚有不能盡數者推而廣之只此三數已不可勝紀而萬物之數盡矣萬物負陰而抱陽萬物皆負陰而抱陽也冲氣以爲和雖負陰而抱陽然陰陽非各爲二氣其交之際有冲虛之氣以和之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獨以爲稱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自稱者以至貴而自處至賤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損之反爲益益之反爲損物之道有損而益有益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強梁者不得其死至自古以然教人以此爲教人之宗父也夫其有益無損矣

天下之至柔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馳騁馳而用之也柔能制剛堅者反爲柔之所制無有者無間無不入有形物不能入而惟無有能入之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柔之能用堅如此則無爲之有益可知天下之道莫過於無爲無爲則任自然歸於神化其爲益最大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言教則有迹而教者未必能盡聽者未必能奉惟不言之教與無爲之益天下無有及之者也夫教而不言爲而無爲非天下之至柔乎

名與身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者身外之物身者一而貨無盡其得名與貨而亡身病乎不病乎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求有所愛而必得則

所費甚大藏而不散覺天道惡盈之忌必盡其所藏而失之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明者知之唯能知足則不為非分之事以至身辱唯能知止則不為無厭之求以招危殆如此則果能長久而必至於有得矣在身可長存矣

大成若缺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成之大者若有所缺其明而終不至於弊敗故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盈之滿者若其中反若虛故能不盡其用而終不至於窮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此特言之至於行事言語意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道德經

天下有道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天下有道則兵革不興馬無所用故糞之如糞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無道兵戎四起四郊多壘郊閒之地皆戎馬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不出戶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 天下甚遠不出戶庭而能知之天道甚高不必窺牖而能見之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無常心者心無所主也百姓之心即我心用廣博浩大而天下之心皆為我心矣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 善者我固善之不善者我亦以善化之則不善者將亦歸於善用能得百姓之善矣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信者我固信之不信者我亦以信化之則不信者將亦歸於信用能得百姓之信矣

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怵怵恐懼貌渾渾不分別也百姓皆

其聰明之知巧以齊聖人聖人觀之直如孩提不以分別計較則天下之心皆釋然而無所用其奸偽矣

出生入死第五十

出生入死利害之地趨出則生陷入則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徒類也言生之類與死之類各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言由生而之死之類者十有三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言死之數與生之數同等者何也以其求生之心太甚則嗜欲不能節而纏綿情慾反趨於死之地矣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凡人之所以趨於死者必先有貪生之心與欲相念則反投於死之地能無求生之念而無動無死地謂無死地之道也

道德真經 下經

道生之第五十一

道生之虛無謂之道道能生萬物萬物皆道之所生德畜之物有得於道謂之德有德而後能長養故萬物皆德之所畜物形之有物之後即有高下大小之不齊此物之形也勢成之生畜之後皆得成物即物之形即道之勢分有相生相制之用矣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以其生我故尊之以其畜我故貴之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尊其所生貴其所畜此出於情之所固然不必有命令之而後從也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由長育以至成熟終始覆養覆蓋之矣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之而不以為己有為之而不恃為己功長之而不為物主是其為德深不深遠而玄妙乎

天下有始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其必有初生之始其始者乃萬物之母即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但知生萬物之源則所生之物皆可知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但知其子而守其所自生則能終身而不危殆矣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兌者口也門者出入之地塞而閉之使不外馳則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開其兌以逞其欲濟其事以求其功則終身不可救矣見小曰明守柔曰強能見小者謂之明能守柔者謂之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用其光以照萬物而不為物所用復歸其明之體則無遺身殃者是能還於常道得知守母之術矣

道德真經 下經

使我介然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為政必悶悶則其民醇醇若使我介然有知則有所施設用行大道於天下則凡所為必至畏道而可畏也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大道本自平夷而民偏好邪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務末棄本朝廷之宮室甚治而田野甚蕪倉廩甚虛而競服帶劍飲食之侈財貨有餘此乃盜誇之法道何如是哉以此行之必至爭奪盜賊相起而不可畏也

善建者不拔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建樹立也能不拔方爲善抱故能脫脫方爲善抱故能歷世永久享祀無窮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德本於身故修之必從身始能修於身則德實在我而無虛假然後推而通及於家邦通及於國天下德不外於我身之德也餘者有餘長者引伸而不窮豐大也普徧也至此而德無不周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我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德之及於天下非人人而觀證之也四人之身觀我之身而身修人各有家得家無虛家而家修推之邦國天下無不皆然矣此之德與人也祇屈人人視而長其長之義以大觀大國在爲君所以知天下之必化於

我者蓋以此耳

含德之厚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含容之德與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無心於害物則物亦無心以加焉又何螫據搏之有哉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嬰童子陰也朘男莖也精氣充足之至故自然堅守精動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氣充周不傷不慘物和不散他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嬰童子陰也朘男莖也精氣充足之至故自然堅守精動也終日號而嗌不嗄和氣充周不傷不慘物和不散他也　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冤喉長日而盛喉不嗄此乃和氣充周不傷不慘物和不散他也　知和曰常知和之能不傷知常曰明

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冤喉長日而盛喉不嗄此乃和氣充周不傷不慘物和不散他也　知和曰常知和之能不傷知常曰明知常人之道則能益其生氣而至人皆與之相比也　益生曰祥知常則能益其生氣而久存乃爲吉祥　心使氣曰強氣不可以強使若以物壯則老是爲不道不道早已

萬物盛極則衰壯極則老即陷之謂不可以長生久視矣若含德比於赤子則不爲也

知者不言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多言者忘其本皆真知也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塞其兌閉其門不以喜逐物而自閉其情挫其銳不以智鬭物而自藏其巧解其紛不以事煩物而自

莫貴於此矣

以正治國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道之所用者不同正治國宜以清靜正用兵宜以詭譎奇無事取天下宜以無擾無事用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令日明所以禁於日用無補盜賊益多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聖人知其然也故不以法令而以無爲則民自化於善不恃利器而惟好靜則民自

歸於正不必急竭而雖無事則躬自禁檢常不用技巧而惟無欲則民自遠於惡此所謂無事取天下之道也

其政悶悶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道德經 卷下 九

不方而不至於割害未嘗不廉而不至於劌物未嘗不直而不至於肆有不順未嘗不照而不至於耀是皆有容之德

治人事天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嗇農夫也不盡其用而留其有餘以此治國亦利莫溥焉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所以能有國之道所謂得也得此者不但可以治人而且可

已來治所謂深根其根固其根長生久視之道也

治大國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若烹小鮮言治大國者事煩則擾若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言大國者能自卑於天下之牝

道德經 卷下 十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牡雄也靜雌也靜之取雄靜之取雄也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兩不相傷蓋靜受動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能爲之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言大國能下於小國則取小國而有之小國能下於大國則入事大國而有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道者萬物之奧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道爲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事其道而有之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之不善何棄之有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道之所尊德之所貴也夫何加焉人之不善何棄之有言雖美而不可以市於人雖尊而不可以加於人也取則可也尊行可加於人則不善之人將捨己而從之矣故曰美之於市尊之於人也人雖不善固有所取雖有美言尊行而不可以加人則美言尊行將安所施乎故曰何棄之有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天子立則必用三公為輔具駕三公也先之以拱璧駟馬隨之其榮極矣然終不如坐而進此道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夫道何以貴乎其可以求得有罪可以免耶故為天下貴也古之所貴乎道者何也豈不以道在則無求不可得而無罪不可免此乃真為可貴而世莫之知故曰為天下貴也

為無為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無為之為未嘗不有為無為之為未嘗不為事無事之事未嘗不事味無味之味未嘗不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以大視小以多視少報怨之事也以德報怨厚之至也

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先於易時圖之大事先於細時為之蓋天下之事細者易大者難必有其漸謀先事而預慮則無倉卒之患矣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其成焉所謂為大於無也夫輕諾者必不能踐信多易者必多難事其成焉所謂為大於無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凡人之輕於許諾者必不能踐信多易者必多難事忽易者必至於難是以聖人猶至易之事亦必以極難處之所以終身無難事所謂圖難於其易也

其安易持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未有治未亂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未有治未亂事未兆易謀未形則易防脆未成則易泮微未著則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此物理之自然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欲速成者必先積漸而後可以致遠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為無為則敗之無執則失之聖人以無為為事故無敗以無執為心故無失此聖人所以能成其大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民常從事於幾成之間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欲者人之所不欲欲其之所有者人皆有之聖人欲之不貴難得之貨學人之所不學故事之最多者人皆過而不問而聖人反復以求其過蓋難得之貨遠是以惑人所過皆過之所存聖人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者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善為道者於以道治國也明者也不欲民明而察民愚下文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也蓋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智巧多耳則上之人不能無惑而治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以智治國民亦各由其智以相角而巧詐振矣非國之賊乎不以智治國民亦各也其樸以相淳而導風俗厚矣非國之福乎

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之楷式矣之後是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玄德深不易窺遠大不易窮能與物反乎其真而為大順之世矣

江海爲百谷王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下之謂卑下於百谷也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上民謂上乎民先民謂先乎民下之而反得上後之而反得先此聖人之所以爲善下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處民之上而民不以爲重處民之前而民不以爲害非推安之而且樂之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不爭謂先天下之先後天下之後可讓而見其先下先後而不見其己處上處前矣舍名而得實聖人之所以善下也

天下皆謂第六十七

道德經　卷下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肖似也以道之廣博無所比似也 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大則難肖故似不肖若肖則有物可比則可爲細矣而不足以爲大道矣 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持身之寶蓋有三焉 一曰慈，立心以慈 二曰儉，處事以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待物以謙 慈，故能勇；慈則暇怯非爲不得已故威武莫敵 儉，故能廣；儉則綽有餘故財用不匱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謙則人悅推戴故能爲物之君長以上三者所謂大似不肖者也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且姑且爲之也恃其勇務奢而爭先此乃取死之術其悖道遠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人心所向戰守皆宜非特人事天之所以爲天亦一慈而已故天而將救萬物則必先有慈心以愛護之則萬物得以遂其生長聖人法天合慈何以哉獨衆慈則儉與不敢先可類而推矣

善爲士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士介胄之士上以武勝而善爲士者則不武 善戰者不怒，戰以怒勝而善戰者則不怒 善勝敵者不與，勝敵者則必務其力而善勝敵者則不與其功 善用人者爲之下。用人之人必挾勢力而居貴使之君善用人者則反爲之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不武不怒不與乃不爭之德爲之下乃用人之力是 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而能用人權天與古聖人爲然故能配是則其道與天配而古聖之極則不外是矣

用兵有言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用兵之言兵法之言也主者起兵之人客者應敵之人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言不敢少進唯有善退也 是謂行無行，行行之迹 攘無臂，無所攘者臂之人 扔無敵，無所扔者敵之境 執無兵。無所執者皆兵塞皆有我之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凡天下之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我所以取勝之道必至於喪亡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抗兵相加兩國興兵以相加強弱未決也唯夫能於未戰之前而恐懼者必能爲客而善退其勝可必矣

吾言甚易知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言之宗事之君所以宰乎言行之先而爲所以言所以行之本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人惟不知宗君之所在所以我之言行雖易知易行而卒莫能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

以聖人被褐懷玉唯其知我者少則我貴於人而足貴於天下矣聖人懷道而不耀於外猶之被褐而懷玉而人莫或知之也

知不知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真知而不以爲不知也不知知病病不知而自以爲知矣惟知道之上也不知知病知學之病也夫惟病病是以不病人能以病爲病乃能不特其知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所以能不病者惟其以病爲病也是以不病聖人之所以能不病者惟其以病爲病也是以不病聖人之所以能不病者惟其以病爲病也

民不畏威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小民不畏上之威則放縱猶法無以治之大威必及其身矣

道德經 卷下

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無厭狹小使得處不能害其身凡所以立命之地爲所生必若愛護天命不能保其命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夫惟不自厭其生故長生而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自知見自愛其身而謙卑若下不自矜大所以隱處

勇於敢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以進爲勇則見殺比而者或利或害法則利殺則害其故凝然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道惡強故見殺聖人知其然故雖有賢人能知之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之才智而遲然不敢先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未嘗有所爭而無不勝未嘗有所言而無不應未嘗有所召而無不來坦然而善謀其心恢然而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恢大也天之道包羅萬物譬之四面其網能出其範圍者喻我卑生逃其則死所以敢則殺不敢則活也

民不畏死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趨於利欲雖死不畏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孔子曰君子使民畏死則爲姦邪之人執而殺之其誰不懼之意若曰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不畏死而爲奇者終不絕則民之不畏死可知矣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道德經 卷下

夫民生必有死乃造物自能殺之所謂司殺者也人之代天殺之多則取之無厭是以難治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事其事淳和無爭其所以難治者以上法制之繁開其利欲之萌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輕死以其求生之具大厚則不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夫惟能不重其生則安知死生之反志其身所以輕死避難數而求之反忘其身是賢於貴生矣

人之生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兵強圖將勇而取敗木強圖成盡而將代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凡天下之物強大者皆處於下柔弱者皆處於上理勢然也

天之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人道與天道相反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

則惟知強兼弱眾暴寡而孰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若能自己之有餘以益天下則惟有道之士能之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有為而不自恃其能功成而不處成功而不自居其勢其不欲見賢蓋不欲自見其賢於天下亦猶天之生長萬物而天下莫名其德也

天下柔弱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雖甚柔而堅不弱者皆若也其無以易之易以觀之雖可得而弱勝強柔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二者之效天下共見莫不知之然人情好勝故不能處其弱與柔者此其所以終敗也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能受垢辱之事方可為一國之主正言若反此言確然正道也然舉間之若反者

此在知道者自審之

和大怨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有大怨者人同怨加其罪和大怨者人同和其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聖人知怨之生由於有為之事而以必得為人而助其由故不求之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司契者有德者也有德司契無德司徹無德者也司徹於則徵而不大道無親常與善人善天道同善故常與善人善人者自有德司契之人善者則常與之故司契者以喻聖人善者自有德司徹者以喻已無德也

小國寡民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治世之法當立國甚小分民甚少其器物則什伯於人而無所用之重視其死而不輕生重遷其土而不遠去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有旅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爭鬥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古者結繩而治今則復用其法甘其食其食不必甘美而自以為甘美其服不必美而自以為美安其居其居未必安而自以為安樂其俗其俗無可樂而自以為樂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自足有餘無求於外雖鄰國甚近無事相及何往來之有如此則無兵無鬥遠寧甲兵有不治者乎

信言不美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質直篇中不假外飾不求美觀徒飾諸外者必事中無也）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善者以少勝多無所用其辯也）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一而已矣已知之何必廣博者也）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通大不私一身之有無凡物各足不假外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地萬物各有其分）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隨方而教因民而無事心）

老子解　補編卷第四十二

無錫吳　鄘大年著

上篇

道可道　至　衆妙之門

此言道之妙在無無者老氏之妙用名名此道者也有有此無者也常無則不可道矣故可道者非常道常無則不可名矣故可名者非常名常有者常有此無也徼孔竅即所謂無也遠而無所至極曰元元無也元之又元無之至也無之至者衆妙之所從出天地之始無之體也衆妙之門無之用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　至　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不狥俗之美善斯惡斯不善言天下指其爲惡與不善也天下賤同而貴異惡常而好奇豈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隨其自然有不可以同異常奇論者是以聖人循物之自然而不以世之美善爲美善

萬物作焉　至　是以不去

此言人不可爭先自滿爭先徑路機關最惡故任

萬物作之先而我不爲之始自古起兵動衆鮮始者多不成功可鑒也然自我生之爲之成之即自我有之恃之居之亦足以召禍而賈辱既戒爭先又戒自滿而名卒歸之可以深長思矣

不尚賢　至　則無不治

此言治民之本賢非眞賢世人以是爲賢耳楚王好細要宮中多餓死爭爲賢則大不賢矣靡不磷涅不緇非大聖不能下此惟有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法故聖人常使人盡其在我而迪之于無爲

無欲之途且可使有知有欲者反其本而不敢爲非則能爲無爲而天下大治矣上好飾非欲民寡過上好刻酷欲民忠厚未之前聞

道沖而用之　至　象帝之先

此言道本虛而和不可以銳與紛汨之沖和也不言和和之貯于虛者也盈沖之反也淵乎似萬物之宗以其沖也一意爭先曰銳兩念分馳曰紛此老氏所惡挫之解之清者和其光濁者同其塵此道之沖其在吾心者湛兮似若存兩言似論道者

謙退不敢質言也吾不知誰之子言吾心之道不知其何從生帝天藏也天識形于事物故原其始而以爲帝之先象像也如子孫之象其祖宗夫能象其祖宗則可以爲萬物之宗矣

天地不仁　至　以百姓爲芻狗

此言聖人天地之虛不仁猶言豈不仁結芻爲狗始祭用之拜跪以隆之時當尊也祭畢棄之踐踏以將之時當賤也天地聖人之于人物豈不仁哉因其時而已矣蓋言虛也

天地之閒　至　不如守中

此言善虛善動橐籥冶鑄致風之器橐爲外之槓所以受籥籥爲內之管所以鼓橐籥在中似虛而屈有橐則虛而不屈橐在外可動而出有籥則動而愈出人之言其猶橐籥乎徒橐徒籥則窮冶鑄既畢則橐籥亦窮故多言不如守中

谷神不死　至　天長地久

此言谷神爲天地根欲人無傷其根谷神藏精之地牝言其藏元言其深谷神虛而善應深藏之德也天言氣地言質氣質之根乃在于此人之生如戶樞之動谷神戶之樞也谷神竭則戶樞脫矣綿綿川之盡其天年則天長地久矣惜乎衆人好盡

谷神雖欲不死得乎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至　故能成其私

此申言天長地久之意耳不生聲故常聰目不生色故常明天地亦然不時不生不種不生人求長生私也君子不廢故云成其私然其私由于無私

上善若水　至　故無尤

此言有七善者不因物爲加損水之爲物物利之而不知人惡之而不覺有不加不損之妙焉故上善如之心田深淨故善地心源澄澈故善淵與物皆春故善仁前後相符故善信寬嚴相濟故善治有而不居故善能動而不括故善時不爭名故無尤其近名不爭利故無尤其近利

持而盈之　至　天之道

此言盈與銳之咎中不能容曰盈恐其未盈持而盈之以益其盈人不可犯曰銳恐其未銳揣而銳

之以銳其銳則雖金玉滿堂不能守矣盈者驕之質銳者驕之氣皆將至矣富貴可久戀乎古人功名成遂身斯退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不退不足以爲道

營載魄至勿離元德

此言涵養元德之全功營魂也魂晝寓目魄夜舍肝魂神藏之魄精藏之得其藏之謂載魂魄之所從來一也抱一養其源也離者精神耗散能無離乎恐其離也專其氣則不紛致其柔則不強不銳能如嬰兒乎恐其不如也爲紛爲盈爲銳須滌之使清除之使盡覽內觀也元覽內觀之至幽深元遠疵微病也能無疵乎恐其有疵也愛民而有爲雖曰愛之適以害之治民而有爲雖曰治之適以亂之能無爲乎恐其有爲也天門元牝之門天門有開闔故元牝之門即衆妙之門也雌者納而不出能爲雌乎恐其不能也明白四達而好用其知則明者暗白者黑達者塞能無知乎恐其用知也生而有之則物而不化爲而恃之則執而不通長

而宰之則私而不公聽其自生自育自爲自長德之深遠者也

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爲用

此言無之妙用輪有轂輻牙牙輞也轂者橫于輪心空中以受軸穴外以納輻輻上入轂下入牙無者轂空虛中有此空則利轉埏埴鑄金之模匡埴黏土也埏匡廓也埴以爲埏而鑄器其妙用在受金中空處戶牖也鑿穿壁爲交窗也有戶鑿斯有室之用有之以爲利有此無始爲利也無之以爲用無此無則無用也

五色令人目盲至故去彼取此

此言寡欲目寡視耳寡聽口寡味所以治吾所具省畋遊御貨賄所以治吾所接服主受目主取受者有限取者無窮彼日也此腹也爽傷也

寵辱若驚至乃可託于天下

此言寵即辱貴即患當善其寄託寵斋于人者也受人之寵如受辱焉不得不驚心也貴斋人者也斋人不善大患生焉若切身之災也世人以寵辱

相反今謂卽寵卽辱故以何謂發問而曰寵爲下也得之若驚與失之若驚同得貴得大患者也然徒以有此身耳故有位者當寄于天下而不自私有身者當託于天下而不自有

視之不見至是謂道紀

此言無之體所謂元之又元也惚者若無恍者若有迎之不悟隨之若迷入畫不明入夜不晦分之曰夷曰希曰微合之曰一反其本曰無

古之善爲士者至能敝復成

此言夸人摹至人之元德與或作豫猶豫皆獸名豫善疑猶善懼疑其敬之容若客擬其悟之象若冰將釋實之厚若樸氣之虛若谷識之藏若濁非眞濁也孰能濁乎靜之則徐清矣孰能安乎久之則徐生矣其要在于不欲盈能敝復成者終則有始之意

致虛極至沒身不殆

此言復命在于虛靜虛以藏之靜以養之隨物竝作而獨復者如花竝放吾以觀其果如葉旣茂吾以觀其本果復也本根也歸根則靜復還天之所以命我者而恆久不已矣知其常而保守則明而吉不知其常而輕作焉則妄而凶恆久則所見廣故能容容則公而無私可以爲公公則大而非小可以爲王王則廣而無極可以爲天至于天而道始全沒身不殆欲人致虛守靜以終身也

太上不知有之至我自然

此言治貴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上也愛如父母歸如流水上之次也如火烈民望而畏之次也

如水懦民狎而侮之又其次也至于侮之則上之倍于民民之信于上均有不足焉忠信薄而人心疑人心疑而誓誥煩恐恐然懼民之不我從也夫爲政豈在多言哉功成事遂我苟自然民亦曰自然矣

大道廢至有忠臣

此言大道久廢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大道之世物無不育民無不正非無仁義也夫人而能爲仁義也大道旣遠仁義見焉由不仁不義者多也私智

小慧僞之根大僞之府也六親父子兄弟夫婦
絕聖棄智至故令有所屬
此言去文存質聖智仁義何惡于人而與巧利同
棄絕此老氏之蔽也彼以聖智仁義爲文故以爲
不足而一切蕩然滌之俾有所屬屬于素樸于樸
也夫老氏直以聖智仁義爲私欲韓子曰老子之
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韓子其知道乎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申言去文存質之義素者樸之色樸者素之質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九 世楷堂藏板
私者欲之成欲者私之動
絕學無憂至相去何若
此言唯阿善惡相同唯恭而阿慢一恭慢齊善惡
則可以無學矣甚矣老氏之蔽也
人之所畏至荒兮其未央哉
此言畏衆人所樂我可以無樂衆人所畏我可以
無畏乎但衆人所畏祇十之一二究而言之荒兮
未央荒大也央止也
衆人熙熙至若嬰兒之未孩
此申言致虛守靜之意享太牢大禮也登春臺大
觀也未孩未知孩笑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至我愚人之心也哉
此言惟至人能愚若無所歸如列子御風而行此
身如木葉幹殼也我獨若遺如韭子嗒焉喪我此
心如槁木死灰也必如是乃可爲愚凡世之不愚
者乃老氏所謂大愚者也
沌沌兮俗人昭昭至而貴求食于母
此言不隨衆所爲人皆昭昭察察而我獨否若窒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十 世楷堂藏板
之無底若風之無所止所謂沌沌也因此人皆以
我爲頑我果頑乎哉且鄙我獨異于人而沌沌焉
若嬰兒之求食母乳者人異我耳我果異于人乎
哉
孔德之容至以此
此言道無方體而有主宰孔大也中有道則德容
從之惚恍窈冥言道之無方體象物精真言道之
有主宰而妙也
曲則全至誠全而歸之

此言抱一之用以退爲進曲則全六句以反相取
天道然也聖人則何心哉抱一而不二天下已式
之矣世人自用其見自是其想自誇其功自張其
勢所以不一抱一故不然卒之明白而彰顯功積
而長大所謂天下式也以曲得全天下歸之
希言自然　至而況于人乎
此言人無以猛然之故壞其自然人罕言自然大
惑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自然之理也飄風
驟雨豈自然哉故不終朝而息況人世之毀譽得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十一　世楷堂藏板

喪其能長久乎
故從事于道者　至有不信
此言世之道德不足信人各道其道德其德得其
得失其失彼不能信于吾吾亦烏能信之
跂者不立　至故有道者不處也
此言求進反退立靜象也行動象也有無爲之妙
焉輒踵爲跂闊步爲跨跂者立欲其高不惟不高
并失其立跨者行欲其遠不惟不遠并廢其行人
之好爲高遠而先喪其卑近者類此餘食食之餘

也行行列也賢行于身爲枝指于物爲蛇足
有物混成　至道法自然
此言道生天地寂言其氣寥言其質剛柔之質其
立者二而所以立之者不二陰陽之氣其行者二
而所以行之者不二萬物萬理從此出焉是天下
之母也曰道曰大有字有名而天地萬物繇乎其
中矣大道無日不生無日不逝寒暑相推日月相
嬗是也俯之而近廓之而遠周乎六合貫乎萬世
是也放之而莫禦反之而中存身在天中天在心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十二　世楷堂藏板

中是也人附于地故法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地
依于天故法天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天生于道故
法道道生于自然故法自然
重爲輕根　至躁則失君
此言輕躁持重可以御輕安靜可以治躁輜者載
衣物車靜重者人之所以爲生失其所以爲生則
如終日行而離輜重立見其槁矣物來觀我曰觀
榮觀者靜重發生之象不離輜重則榮觀備焉然
雖有榮觀卻重不累隳靜不紛馳燕處之餘超然

物衰此在布衣之士尚不可以輕躁喊其身況萬乘之主乎輕則不有其臣躁則自失其君矣

善行無轍迹至而不可解

此申言無之妙用善行善言以持身善計以治世善閉以自守善結以御物皆運于無形者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至是謂襲明

此言救人救物之善襲藏也明欲其藏不欲其露明太甚則見人之功一見人之過九故多乘人聖人若不見人之過者于物亦然

故善人至是謂要妙

此言善不善皆師資無往而非師資入世之要道妙用也失其師資雖自以爲智終成大迷

知其雄至復歸于樸

此言以退爲進退一步正是進一步守其雌不敢先守其黑不敢明守其辱不敢校退之至也豁善受式善示谷善應所以進也得其守爲德常其守爲常德若僅知其雄則散其元氣僅知其白則涉于邊際僅知其榮則傷厥本根求進者必反退矣

黃帝之學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以進爲法老氏以退爲法

樸散則爲器至故大制不割

此言聖人全乎樸聖人器天下兵農禮樂分焉割分也制萬物者利用分然此僅可爲官長各司其司耳聖人則稱旨不聲聞因萬化之總持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至執者失之

此言治天下者當發天下不得已之心四大不得不正六親不得不和聖人抱一使四海之內各行

所不得已者焉則天下治矣出作入息耕食鑿飲其得已乎上與下各有其不得已蓋有神焉行乎其間故謂天下爲神器而不可以權勢法制爲之爲者敗其新執者守其舊迹焉而已安能治天下

故神者成迹者敗神者得迹者失

凡物或行或隨至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治天下增一分不如減一分行欲先隨欲後吹欲溫吹欲涼強欲動羸欲靜載欲行隳欲止物情萬變聖人抑其過甚減其奢侈刷其驕泰

以道佐人主者至必有凶年

此言好兵之禍我以兵施人以兵荅禍敵鄰封變生肘腋故曰好還敗因喪我勝亦殺人所過之地民爲殷栗故曰荆棘生焉奪我農時不獲耕耨戾氣所感旱潦頻仍故曰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至不道早已

此言强則必折果如花之果完其在我强則取勝于人矜伐驕三者皆得已而不已强之用也故曰言勿强以足之老壯之積也已死也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去 世楷堂藏板

夫佳兵者至以喪禮處之

此言戒兵以止殺佳音迫發語聲與惟通用不祥之器雖勝不美況不勝乎陽尚左陰尚右吉尚左凶尚右老氏于禮亦嚴矣胡又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不可解也

道常無名至萬物將自賓

此言道名以樸道之妙常在于無樸者不雕不琢不名之名也樸之名雖小實萬物之母天下不敢臣者奉道以爲主也侯王守道萬國自來賓矣

天地相合至自均

此言無爲而均天下天地以無爲爲德陰陽合而甘露降不用徵發同受澤焉

始制有名至所以不殆

此言人當知止始物者也制制物者也始物而物隨之制物而物安之故有名名立宜知止所謂功成名遂身退也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于江海

此言道止而容納由與猶通

昭代叢書 王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去 世楷堂藏板

知人者智至死而不亡者壽

此言道必求之已知人不自知勝人不自勝皆得其一失其一者也富日求富刻刻覺貧貧志其貧乃不富故貧知足自安弱質志斯不立行有作輟志遂不堅故貴强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所謂所也死者氣不亡者理後天地而生通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貫天地之終是爲死而不亡

大道汎兮至故能成其大

此言不自大故大求道之大若汎江海左之右之

無所不可故盡道于我萬物恃我以生我不能逃
物即不能逃道功成而不居其名衣被而不爲之
主養人之欲而自忘其欲猶其小焉者也萬物歸
焉而忘其所以歸不可名爲大乎聖人之大得于
自然求大則小矣自大更小矣

執大象至過客止

此言毋爲天下餌無象之象是曰大象執大象于
此天下往而從之方衣被萬物何害之有平泰猶
太平安于太平與物無爭乃窺萬物之所樂而安

之以餌雖過客亦爲之止止者餌之而至也餌反
對大象言過客止反對天下往言止則有害反對
不害言色餌曰適害曰聲餌耳適害耳味餌口適
害口名餌身適害身利餌心適害心

道之出口至用之不可既

此言毋以道爲淡承上文餌以甘鉤致言

將欲翕之至是謂微明

此言反以相取微明微妙之明也鷙鳥將擊卑飛
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欲令固開欲廢固與天

之道物之理也不如此所往輒敗

柔勝剛至不可以示人

此言處世以柔弱爲本柔勝剛弱勝强出奇制勝
處危不脫濁安身立命處利器不以示人慎密固
藏處三者柔弱爲之本

道常無爲至天下將自定

此言道爲以樸而言道常無名名之以樸此又言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則神矣化矣不欲而靜無名
也無爲也不必定天下天下自定矣

下篇

上德不德至而有以爲

此言上德無爲如舜居深山與野人同也下德有
爲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斤斤焉恐自失也

上仁爲之至而亂之首也

此言末俗之講道德仁義禮者仁義禮之爲德猶
耳目口之爲面而曰失面而有耳失耳而有目失
目而有口可乎老子深于禮者今言失義而後有
禮此乃不義之禮如沐猴之冠帶盜賊之掀讓也

又言忠信之薄則是不忠不信乃可爲禮而所謂忠信者無與于衣冠言動無關于君臣父子也又言亂之首則是棄其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之儀乃可爲治也宜其爲後儒口實矣

前識者至故去彼取此

此言道不務前識者以知識逆億于事先離根務華似智實愚爲有紀極夫根厚也華薄也何去何取必有能辨之者矣

昔之得一者至其致之一也

此言得一之妙自天地至侯王其所得祇此一故一曰致之一也

天無以清至將恐歇

此言不一之弊雨暘極備陰陽分裂龍蛇起陸原隰行舟神不運谷不積物不生由于氣化之雜王不正由于人事之亂

故貴以賤爲本至非乎

此申言一之爲基本而之貴賤價之高下以多寡分一則數之至寡者似賤實貴似下實高

故致數輿至落落如石

此申言不可不一之意合而言之曰車分而極其數則爲輪爲輿爲軸爲輪有轂輻牙輿有軫式較軸有軨衡五聚不可指其一而名之爲車此言不得一則分散四出而其道不全也玉石本一玉在山石在外玉貴故琭琭然有情文石賤故落落然無顧盼此言不得一則位人貴我賤我而無以自主也

反者道之動至有生于無

此言道之窈妙道之妙用有三反而相取欲喻先張是也弱如處女不爲主而爲客是也無者窈妙所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是也

上士聞道至不足以爲道

此言行道宜勤藥籠之窈妙非妙悟不知非深功不熟故惟上士能之不笑不足以爲道言卅以人之譏笑而報其勤

故建言有之至善貸且成

此言上德不德之實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曾有是

說夷平易類痴類建德卓立也偷偷安質真不變
也渝變也和其光故若昧同其塵故若類弱其志
強其骨故若退虛其心實其腹故若谷知其白守
其黑故若辱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故若不足
我獨若遺我獨若昏故若偷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故若渝此以上蓋古語無隅胡稜角之峭厲晚成
胡功名之躁急希聲胡繁會之亂耳大形胡糠粃
之眯目無名胡浮游之滋口貸借也道大任人假
借假于外于我何與況望其成乎

道生一至三生萬物

此言一之生生不窮抱一而萬得矣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

此言和負載也陰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陽則肝
膽心肺脾腎腸胃冲氣至虛之氣所周流也至虛
之氣本無不和故萬物得之以爲和

人之所惡至我將以爲教父

此言求益則損求損則益人以此示教我亦以此
得教彼強梁者可鑒也若嬰兒則求食毋鑒強梁
則求教父

天下之至柔至天下希及之

此言治貴無爲兩堅相薄必至兩傷兩有相入彼
此不容故言愈多教愈亂爲愈多事愈僨

名與身孰親至可以長久

此言貴身以身殉名不如無名以身殉貨不如無
貨故君子不與名利爭得失而與此身爭得失

大成若缺至清靜爲天下正

此言大忘其大月常虧海常下孰敝之而孰窮之

故急于自伸者非大直急于獻技者非大巧急于
禦人者非大辨凡人躁急者多不畏寒靜謐者多
不畏熱而況至人之清靜乎

天下有道至常足

此申言知足卻馬治田太平之象人情之亂欲爲
之根欲動于中求足于外弗得則不止于是爭鬬
敗而戎馬生矣

不出戶至不爲而成

此言知不求多知愈多則見理愈少跛者登山眇

者索珠不待行而知無益隔壁別老幼之聲越宿
辨陰晴之色不待見而可定梅衝寒即放桃過暖
方開不待爲而成可必
爲學日益至無爲而無不爲矣
此言求無爲者當日損老氏惡言學一蔽也
故取天下者至不足以取天下
此言臨大事者常以無事取天下若承蜩然
聖人無常心至聖人皆孩之
此言視民如孩愛赤子者無常心以赤子之心爲

心善不善不深辨信不信不深責如是而成慈母
之善與信聖人百姓之母也孩之待百姓如嬰兒
也夫安有待嬰兒而束縛馳驟狹隘酷烈者
出生入死至以其生之厚
此言出生入死之易以起下攝生生之厚言求
生之心太重轉速其死也
蓋聞善攝生者至以其無死地
此言攝生攝收攝不遇不被兕出險也無所投無
所措無所容兕入險也出險不見險入險不知險
故能出死入生
道生之至而貴德
此言道尊德貴德得也得于己得于人之謂德故
曰德者之不生則不畜不畜則不形不形則不成
而生畜爲要故人皆尊道貴德
道之尊至而常自然
此申言道之自然道之尊斯德之所以貴以其自
然非令之而然也
故道生之至是謂元德

此申言德之自然長育承上形之言成熟養覆承
上成之言
天下有始至沒身不殆
此言抱一如抱母一母也子萬也既得其一當知
其萬既得其萬當抱其一
塞其兌至終身不救
此言閉塞所欲塞其兌不出也閉其門不入也已
欲味耳欲聲目欲色欲者心之發竅處塞之則無
欲矣美味交口淫聲交耳豔色交目交者物之出

入處閉之則不交矣當終身守之不勤于味聲色
也
見小曰明　至　是謂襲常
此言用必歸體見微知著曰見小柔常勝剛曰守
柔光者明之用明哲光之體用歸于體此常道也
當密而藏之
使我介然有知　至　惟施是畏
此言張大當戒介然有知倏然而悟也施者當之
反行于大道易于張大故戒之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此言好徑當戒詞行險之徒也
朝甚除　至　非道哉
此言爲治誇張之弊入其朝修除華飾行其野田
在草閒視其倉蓄積空虛顧乃尙淫巧好武勇恣
貪饕講散斂是乃盜之盜物而誇張于人立見其
敗耳尙足爲道哉
善建者不拔　至　以此
此言善建善抱爲天下母母建子亦建母抱子亦

抱安有窮期脩即善建善抱也由真而有餘而能
長以至于充滿發越浹肌膚淪骨髓德之漸積者
然也家國天下皆吾一身之氣血骨節也隨往觀
之無非此德吾何以知其然哉以善建善抱之故
含德之厚至早已
此言聖人若赤子人心渾然德本至厚口善味耳
善聲目善色戕其十之三而又有昏雜煩擾之氣
以戕其靜好勝爭先之意以戕其動含者發發者
散厚者薄薄者消則胡不返其赤子之時而體驗
之赤子無害毒蟲格猛獸攫鳥之心故亦不螫
不據不搏蓋德厚則與類亦安之此其所接之厚
也心腎未足元牝之門虛靜無爲自然捷固峻陰
也牝牡未知有時峻作亦氣機之動而無所耗損
雖號嗌而聲不破此其所具之厚也知和而常葆
其和知常而自藏其知聖人含德之厚所以比于
赤子若後起者日益生外來者日益生精溢而和
喪不祥孰甚焉心君也口耳目臣也欲動于心而
役于味聲色謂之曰殃夫物不可壯也壯于口淫

于咏壯子耳淫于聲壯子目淫于色卽壯卽老何待老哉聖人則終身赤子而已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此言知者自然不言故善奕者不言奕

塞其兌至是謂元同

此申言元德之同乎物兌門身所自具之機緘銳紛糅所共避之機緘光塵世所同具之機緘知趨知避則可以元德而同于天下萬世

不可得而親至故爲天下貴

此申言元同之玅不可得而親疏利害故爲天下親爲天下利不言者省文也

以正治國至以此

此言奇正各有所當而無事則同以治之用之取之之心知之

夫天下多忌諱至而民自樸

此言多事病民無事福民山林川澤有大禁焉水旱盜賊則隱匿焉民安得不貧掊克聚斂之人國家以爲利器用之而愈昏亂末作盛則本業衰法

者一定之法令者隨時之令朝更莫益條例頻多避左觸右手足罔措非決其法以自恣卽竊其法以自便故盜賊多有聖人則但責己而不責人

其政悶悶至其民缺缺

此言爲政不可好察悶悶屯蒙貌醇醇和厚也察見毫毛則民之有缺失者十之九

禍兮福所倚至孰知其極

此言禍福倚伏之機析者得鹿豈便爲真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否極則泰泰極必否孰能知其極乎

蓋傷人之儉識目前也

其無正邪至其日固久矣

此言人迷于倚伏之理承上言禍福豈無正哉正復化奇善復化妖民之迷此非一日矣

是以聖人至光而不耀

此言聖人之四德補綴長短以爲方則割苦神勞形以爲廉則劌激切挺勁以爲直則肆蕩外悅人以爲光則耀劇傷也

治人事天莫如嗇至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齋有而不用斂而不散之謂齋塞其兌閉其門齋斯復矣神耗方養精溢方收遲矣故齋之功貴早也神本不耗而又養之又養精本不溢而又收之又收是重積德也由是毒蟲不螫猛獸不攫鳥不搏以我之精神通天下之精神孰知其極孚夫如是我復歸于嬰兒胥天下復歸于嬰兒故可以有國此皆齋之功效也有國之母者所以子天下齋則母不齋則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不齋則戕根賊蒂傷生害視

治大國若烹小鮮

此言治國有術不擾和羹不能鹽梅用水狹隘用火酷烈急之則焦攪之則爛大亂之道也

以道莅天下至故德交歸焉

此言道可以治鬼神神不傷人指大道之世

大國者下流至故大者宜爲下

此言下人之效崇高易傾傲大國居下流乃所以爭上流也交者爲容不爲主牝者爲受不爲施牡有勝敗牝無勝敗故牝操常勝之勢以其靜也靜者下也湯事爲下小取小也太王事獯鬻下大取大也下以取下之也下而取在下也大之畜人小之事人伊古以來未有不各得其所欲者而人多夢夢宜其喪國亡家踵相迹也

道者萬物之奥至故爲天下貴

此言道之奥不以三公易善人賴之以自用用世不善人亦飲食衣被于其中而得保其身家夫不善人嘵嘵利口人悅其佞可以市矣高傲其貌驚愚動衆可加人矣彼竊道之似以欺世若反而用之即得道奥何棄之有迷故不善悟即善耳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駟馬式塵來聘不如進此道之爲貴也求以得善人之寶有罪以免不善人之所保

爲無爲至故終無難

此言愼始無爲之爲貫百爲無事之事統萬事無味之味舍衆味江海之大不擇細流何有于大小多寡蜀犬吠日日仍照之何別于恩怨敵讐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故圖難于易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故爲大
于細聖人不爲大者言雖大小多少聖人一視之
也多易必多難者言雖圖難于易聖人終無易之
之心也
其安易持　至始于足下
此申言慎始時當太平持之尙易危當未兆謀之
尙易脆則已兆其質微則已兆其氣易持易謀爲
之于未有也易破易散治之于未甚亂也此豈陰
謀詭計之爲哉本生毫末天道則然矣臺起累土

地道則然矣行始足下人道則然矣
爲者敗之　至則無敗事
此言人當慎終如始事之將成忽改其新變態多
端仍泥其舊無爲無執所以慎之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　至而不敢爲
此言欲不欲學不學老氏言無欲非無欲也欲其
所不欲者而已言絕學非絕學也學其所不學者
而已衆人妄有所爲往往過之而失其自然夫萬
物本自然聖人特輔之而已何容心焉

古之善爲道者　至乃至于大順
此言私智足以賊國愚之使民返樸還醇也若上
自私用智則民更甚矣智者敏之物發散豈得
已哉今之治國者往往自私用智使其君不能抱
一是賊其君也使其民不能復歸于嬰兒是賊其

民也反者反于萬物之本源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　至莫能與之爭
此言善下善後上之壓服下民也重則下之戴上
也無力聖人善下故民若忘乎其爲君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　至其細也夫
此言道大樸散則成器道分則有物分之則小合
之則大肖之則物不肖則物物
我有三寶　至死矣
此言三寶百姓皆孩之慈也塞其兌閉其門不見
可欲不貴難得之貨儉也爲腹不爲目爲客不爲
主不敢先也慈則物莫傷我故勇儉則自處裕如
故廣不敢先待萬物之自器自長故能成器長
夫慈　至以慈衛之

此言三寶以慈爲本爲仇敵征伐爲義帝發喪統
也當肝膈塗地時天必生一慈者以護衛萬民故
好殺者乃以天下與人者也
善爲士者不武至古之極
此申言慈之以戰則勝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
惰歸此治氣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也武
則不能治心氣矣善敗者不來戰而廟算已勝得算
多也怒則爲忿兵而無算矣善勝敵者先爲不可
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壹 世楷堂藏板
而後求勝求勝必爭爭則必敗矣此三者不爭之
德也善下人則人樂爲之用此用人之力也如是
則配天之春溫秋肅矣古之極儉今之不能也
用兵有言至哀者勝矣
此申言慈之以守則固有言古用兵者之言爲客
者不攻人而自守以應敵故無陳可布無臂可攘
無敵可因無兵可執此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
者也輕敵則已不能守人不受攻必喪吾寶矣戰
勝以喪禮處之所謂哀也

吾言甚易知至被褐懷玉
此言欲人知希慈儉不敢先匹夫匹婦所易知易
行而竟莫能知莫能行宗者無言之言君者無事
之事天下當宗之君之以其不我知故莫之宗莫
之君也知希則藏之密而我貴矣是猶被褐懷玉
也
知不知上至是以不病
此言人當知病知若不知爲上不知若知爲病知
其病而病之不敢以不知爲知并不敢以知爲知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壽 世楷堂藏板
則其知深遠矣聖人所以無此病者以其知其病
而病之耳彼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者何也
民不畏威至故去彼取此
此言人當畏威威者耗精賊身之事大威死也所
居飲食男女之類狎者溺而不出所生身之所由
生謂精氣神也厭惡其精氣神而戕賊之死矣夫
惟不壓厭于飲食男女是以不厭惡其精氣神由
其自知明而自愛厚也明故不見飲食男女之欲
厚故不貴飲事男女之事彼謂飲食男女此謂精

氣神

勇于敢則殺至疏而不失

此言天人感應勇于敢知進而不知退勇于不敢以退爲進也天惡勇敢故聖人亦勇于不敢天不與人爭是非而自然有以勝人故天無言而其應捷人莫召而其來無迹當利者謀利之當害者謀害之絲毫不爽則漏網者少矣

民不畏死至希有不傷手矣

此言殺民不足以治民刀鋸者非治天下之具也

聖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盖 世楷堂藏板

飢寒亦死盜賊亦死生路絕矣生路絕則民不畏死若民果畏死吾執奇袭者而殺之孰敢復爲非乃朝殺十盜莫益百盜則懼之無益矣司殺者天也當殺而殺之即同天殺之此益言亂世以死脅民而不當其罪則愈殺而民愈不懼耳

民之飢至是賢于貴生

此言上之治民民之自治皆以無爲用捨克務衆欲則民飢作聰明變舊章則民亂滿衽席恣貪黠則輕死任其自生不作爲以害之賢于貴生者矣

人之生也柔弱至柔弱處上

此言好柔者生好强者死好柔者豈雜權詐占便宜哉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則知之矣百戰百勝一蹶莫支千枝萬條匠者不顧人亦爲其柔弱而已

天之道至其不欲見賢邪

此言聖人損有餘以補不足凡弓弛之而俯其體弓把在上弓梢在下張之而仰其體弓把向下弓梢向上仰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所謂反者道之用也不欲見賢不欲表見己之賢

聖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美 世楷堂藏板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至正言若反

此申言柔弱之妙用水能負大舟轉大石物莫之勝以其始終柔弱也萬方有罪在于一人受國之垢也能祥利民受國之不祥也

和大怨至常與善人

此申言上德不德同于天道不去怨之根而第調和之則餘怨不淨此聖人指明通之人執左契合右契民何怨焉雖然大德不約有德司契下德不失德也無德司徹上德不德也徹通也契有物徹

無物可共有物者小司其無物者大天道無私是
司徹也執左契且不必求和大怨乎
小國寡民至不相往來
此言小試無爲之治什伯人之器難得之貨也言
願得小國寡民而治以無爲使民不貴難得之貨
各務生計則重死不慕雖舟輿則不遠徙結繩爲記
雖有左契不必執也甘是甘食美服安居樂俗我
國無惡于人鄰國無爭于我故相望訟獄息于朝
訴訐絕于野孳畜繁息物類感若故雞狗之聲相
聞朝作莫息飢食渴飲故老死不相往來
信言不美至爲而不爭
此總言上下兩篇之意信實也美粉飾祇求其善
則不必辨以辨爲事則不求善矣知一自知萬知
萬則昧一矣聖人抱一無所積也人亦已也離人
之已非已合人之已乃已故爲人而已愈有與人
而已愈多天道之利不言之利也聖人之爲無爲
之爲也亂世之事皆起于爭故以不爭終焉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世人以釋老並稱此謬論也釋氏之宗旨曰無老氏
之宗主亦曰無但釋氏之所謂無者真無也絕滅也
絕滅則空諸所有矣老氏之所謂無者非真無也澹
靜也澹靜則貞下起元剝而又復包諸所有矣天地
自無而有者也萬物自無而有者也此身自無而有
者也當其有不能爲無日月出矣江湖流矣禮樂刑
政之紛紛矣當其無即可以有草木必始于根芽矣
肢體必始于胚胎矣山有天地而極之于未有天地
山有萬物而溯之于未有萬物山有此身而反之于
未有此身此老氏之所謂無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者轂中空壺處所以容軸若無
空壺則無以容軸而車不能行甚車之用正以無而
有也然則堯舜之治天下何以不言無曰堯舜之世
水土初平百爲方作正自無而有之時安得言無若
老氏生于春秋之季法令滋多文網益密民不聊生
其無虛日老氏憫之故抗想無爲之治而欲于小國
寡民一試之其道主于以退爲進以柔爲剛曰不害

曰不爭此皆救時之論寓有爲無而不同于釋氏之以空爲無也獨惜其持論過高直欲塞斯民之心目而愚之未免所見太偏至謂抱德而後德始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又過激之論是將率天下之人而由于不仁不義不忠不信也而不知惟禮可以已亂此皆以無爲宗旨之弊也然其救時之心卒不可沒向使老氏而生于堯舜之世當亦不言無而言有乎李丑小春吳江沈楙悳識

昭代叢書 壬集 老子解 卷第四十二 羨 世楷堂藏板

莊子解　補編卷第四十三

金匱吳　峻嶺仙著

逍遙遊解

莊子齊小大而篇中獨貴大以是知其釋易也作易者有憂患而後求占筮故曰人之生也與憂俱生然思有以矯之以爲文章之變化故作逍遙遊

北冥有魚至不知其幾千里也

鯤坤也歸藏之易首坤故先言坤即老陰也北其

陰位易所言大不專指陽故曰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喻揲蓍時所得數

化而爲鳥至其翼若垂天之雲

魚陰而鳥陽化變也鵬乾也昆朋皆衆意衆兄弟爲昆喻三陰爲坤三人爲朋喻三陽爲乾背艮也艮得乾之上爻故曰鵬之背先言艮者連山之易首艮明連山歸藏與周易相通也怒飛變動也雲陰也艮下二陰垂于乾陽之下艮上一陽爲背故下二陰爲翼也艮以上爻爲主是烏也至天池也

海運卦變也徙者之卦也南冥陽位南其北冥皆天池池者藪之最深處

齊諧者至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志怪喻猋然附卽者繇辭不必眞有此山象辭不必眞有此像水屬坎在北鵬屬乾徙南擊動也三千里三爻三層也乾用九坤用六九萬里陽數之極也搏扶搖者象揲時之狀初以兩手合并爲搏次以兩手輔助爲扶復以兩手進退爲搖上

者進也去者變以用六而有所之也息者爻數亦以六而止也言月者上半歲爲陽下半歲爲陰以寅起筭則夏時之連山以丑起筭則殷時之歸藏以子起筭則周時之周易也

野馬也至亦若是則已矣

野馬指世間之人塵埃指所占之事以息相吹言天人以氣相感正色元黃也至極太極也天之視下乾包坤也帝出乎震得乾初爻從震下爻仰觀與從艮上爻視下相同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至水淺而舟大也
積者爻數以明水擊三千里之故水淺者少陰少陽不能變故不名大以坎陷爲喻
風之積也不厚至而後乃今將圖南
陽九之極則一陰生于下與陰所以在下也搏風猶擊水與陰上進中爻變而爲艮上爻仍與艮同故曰背負青天南離位山與而離也艮與震離爲後天卦之陽方故曰莫之天閼
蜩與學鳩笑之曰至而南爲

二蟲屬少陽決起飛搶搶擊之對榆枋風水之對
搏于地徙而上之反一則老陽之性情一則少陽之性情也時則不至言不必乘六時蜩不必鳴秋鳩不必呼雨亦欲變爲陽何必用九邪
適莽蒼者至小年不及大年
三飡以一時分陰陽春糧以一日分陰陽三月以四時分陰陽少陽何能變化惟乾坤幷包六子乃能變化少不如老陰不如陽惟用九而後數盡奚以知其然也至湯之問棘也是已
朝菌以一月分陰陽春秋以一年分陰陽朝南蟪蛄各自有年故曰小年冥靈龜也卜用五行故以千歲分陰陽大椿喻蓍筮用八索故以萬六千歲分陰陽此大年也老彭述歸藏易問于世衆人求其占而泥其繇辭湯問棘見列子
窮髮之北至其名爲鯤
髮屬思窮髮喻無思坎水起于北廣橫看修豎看八卦平看乃有方位先天之卦則上下左右而已不屬東西南北也若六十四卦本豎看安得豫期

此爻之動是何方惟占畢乃斷之
有鳥焉至且適南冥也
羊角屬兌上爻變則爲乾坎之居上卦者爲雲雲氣陰爻也純者陰盡變爲陽負青天艮卦卽上背若泰山
斥鴳笑之曰至此小大之辨也
鴳少陽奚適言不必變化榆枋蓬蒿皆以喻細聖人言其大凡占者當悟其理勿以瑣屑爲中不中故夫知效一官至猶然笑之

知效一官有應無比行比一鄉有比無應德合一君言承微一國言乘自觀斷本爻采衆見管子
五聚世而譽之至猶有未樹也
聚世以全卦言不加不能變也內卦外卦有定位吉凶分別有界限未數數然謂卦有卦德爻有爻情未樹謂學易者但知爻彖而未得易之大道
夫列子御風而行至猶有所待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所重在與以行權故尊言風旬有五日而後

反與下一陰歷三爻而復變爲與以一卦主一月以一爻主五日所謂六位時乘也致福趨吉也未數數趨世之所謂吉也猶有待與陰不自行待陽而行
若夫乘天地之正至聖人無名
正卦得其正辨六爻之辨無窮即無極此句點明遊字惡乎待哉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無已以物爲已無功不居其功無名莫可名狀
堯讓天下于許由至而代之矣
此段仲說聖人無名所謂乾天無形也天下統乾坤言日月時雨云六有坎離以治乾坤則必有德卦若震雷之充兌澤之浸潤是也立當位尸室位致天下者欲讓冬陰于坤夏陽于乾不知乾坤不因此名也已治若雖非正卦亦各自爲乾坤爲名各有稱名不可易爲資又非時序一枝少陽之卦但有一陽滿腹少陰之卦但有一陰歸休即歸藏易無所用即乾初爻之勿用不越尊組而代入卦各有其方各有其德不相更代莊子支以用字作

主易初起便是用九用六後人不知此謂莊子尚無用不知若尚無用則并不必有此言莊子曰無用而後可以有用
肩吾問于連叔至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段仲說神人無功能乾坤變化而無爲也言指占辭大而無當不得其本末往而不返不得其始終河海其言者易所言皆比興而欲以賦求之徑者中有阻折不易遽庭者中有空虛不相接故與人朋吉凶之情不近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冰雪陰

在外兌也處子陰在內巽也不食五穀不用五行也吸風與也飲露兌也乘雲氣由陰而陽御飛龍也由少陰而老陽四海即四方此句文點遊字神凝言其所得物不疵癘有元有亨也年穀熟有利有貞也故不倍其占知謂知易無聰明不可爲知無坎離則不成乾坤也畸女待時之女得時而行之人指卦之德指爻亂治也謂導人于善孰以爲事不必偏天下皆喜之所謂無功也大浸極陰大旱極陽不溺不熱即不傷謂陰陽有變化應斯粗糠

即所謂野馬塵埃與造物相感使人若可以爲糞弊易所稱大人是也以物爲主則物爲之矣要在乘時來用章甫而越不用使人卦面不安其方則無所謂卦矣每卦每爻各有本用占者宜知之四子即四象藐姑射之山陽之陰汾水之陽陰之陽堯以無有爲功所謂神人無功也

惠子謂莊子曰至猶有蓬之心也夫

此段伸說聖人瓠巳瓠皿以喻天天外無物故曰無已已即物也五天地之數實艮止爻五石者每爻止五用也天之地先盛水故先言此瓠之盛以伸明之不能自達喻不明易者割而斷之左四卦是陽天有四卦是陰天凡卦者欲卦之專明水地于用大率善斷也止爻之陽固有所用載之或即其用也拘攣于艮象止爻與兌毀對故曰不龜統自辭艮事在陰象絲澼澼者洗于水艮于與冬故冰相連爲卦位貫其方謂學易者對地爲震下爻冰相連爲卦位貫其方謂學易者對地爲震下爻言坎艮相連中陽連而爲上陽也艮連而實以艮止爻與震下爻相聯候時謂乘時所用之異成占

者固宜卦而所用之爻異固一爻而所用之事異惟不龜者卻之拙放也謂欲以瓠盛水而不知能爲水所盛也蓬心伸翔翔蓬蒿之心

惠子謂莊子曰至眾所同去也

大本象辭小枝爻辭易辭皆空語衆人不能學則易爲無用矣

莊子曰至安所困苦哉

狸狌讒遊說之士雲垂或有作象效以相比爭陽坤垂天之雲屬艮坤遊下二陰與艮之下二陰相

同坤上爻無陽不能爲艮手初陽爲子爲鼠故以爲喻逍遥乎寢臥其下此句點明逍遥易無思也無爲也寢臥其下則學易也不夭斧斤云云所謂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安所困苦是通篇主意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生平之志如此

齊物論解

篇中細詳風籟之聲以是知其釋詩也其曰遷相爲君臣非樂律無以釋之矣人聲爲言曰論即言也篇中先詳齊物後詳齊論齊者

和之以是非也樂以導和和以天倪而賦比興之理盡于此矣

南郭子綦臣而未聞天籟夫

人籟者所據之爲賦地籟者所對之爲比天籟者所觸之爲興

子游曰至而獨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方方向便可生出國風大塊不論十五國之往也

翏翏風聲竅穴不同則生聲各異鼻兩孔口一孔耳斜孔枅孔方圈孔圓曰孔上大下小所聞寥寥

欲以聲考形也所見調刁欲以形考聲也注聲下而清污聲下而濁激聲高而清謞聲高而濁叱吸一出一入聲疾而抑叫謼一呼一應聲遲而揚咬一缺一續聲重而急于喁一前一後聲輕而緩小和樂中節曰大和樂中綱領濟過也喻樂之成衆竅爲虛者八音齊奏合爲一聲下言樂出虛此言樂歸于虛

子游曰至莫使復陽也

衆竅定其律比竹正其調怒則上怒呺自己出皆

由自取故聞聲可知其人武王便不能作韶樂也知者人心之所之言者人聲之所之閑閑安靚閒閒疑隙炎炎大明厭厭小得魂交形開謂詩人與接指習樂者曰習一器心關自審其君臣之音也欲審此音緩者緩之窖者藏之密者連之小恐大恐言樂之發咸池之樂始聞而恐故先言恐先審音之是非而後作樂機栝不窒碍然後得發此言樂之始兩反之聲曰詛兩合之聲曰盟詛者停于此勝對殺言必相勝而後由此歷彼此言樂之中

自秋而冬陽日以消聲之退也此言樂之終湎者此音中于彼音相并而不復分壓者截然而止老漁者中無水而與外不通本音雖長爲他音截之而短近死莫復本音既短他音不能引之而長

喜怒哀樂至其所由以生乎

喜怒以下十二名皆言情樂從此出故無實在處淮南子曰人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竽所謂樂出虛也樂出虛之聲如蒸成菌之化所謂化聲之相待也喜樂屬黃大怒哀屬

蒼林慮歎變熱屬夷南無應姚佚啟態屬太夾姑仲得此十二律乃知十二情之所由生矣日夜相在彼言旦莫指在我言

非彼無我至可不謂大哀乎

非彼物則無我之情非自己出則無所取于彼不知所使即上怒者其誰眞宰屬天天無朕朕者有始也但取己之相信感之而彼自應然所行者可分十二情而不可分十二形也骸竅藏皆賅備此情骸喻琴瑟之絲竅喻簫管之孔藏喻金石之實親者感應也若皆應則無分位矣私者獨應也臣妾謂陽與陰之應于我者皆我之所生臣之相治謂陽又有所生之陰妾之相治謂陰又有所生之陽遞相君臣宮生徵則宮爲君徵爲臣徵生商則徵爲君商爲臣眞君者某謂必以某音爲主如求以一情則其爲有與無與眞君無涉偏得一情之形則不和不亡待盡不能發若機栝也與物相刻不能守勝也其行如駛不能殺如秋冬也悲謂不能和不見成功無眞宰也不知所歸無眞君也不

死謂有聲形化心然無與爲搆則無以關也

人之生也至吾獨且奈何哉

芒徵也情生于徵我獨芒言感人不芒言應師成心則不學詩無以言心白取則不知相代于前者而自守其所謂是昔至謂問道必于已經無有爲有則不可齊

夫言非吹也至故曰莫若以明

言者聲由乎中吹者聲來自外未定待所比也果有言邪云云是與而賊不在內藏言者音之初出

卵所謂方生也道何以不明而有眞有僞言何以不明而有是有非道何以不可之于言言何以不可謂之道隱于小成榮華謂不知大成與悅耳之言僞辯是非指戰國時說詩者多分逐明者知所歸所歸卽言之所之也物各彼其彼各是其是求言于吹則無有自已出者則知之有是而彼之非出因彼之非而是定彼是卽穀音也方生方死云云所比無定因是因非云云所與無定天卽天籟各國皆有風所謂因是因是則用之無窮矣莫得

其偶無兩彼無兩是也樞無兩所謂眞君樞以應無窮而所應亦無窮矣

以指喻指之非指至是之謂兩行

此以喻明詩中所比公孫龍子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又云白馬非馬莊子駁之謂其不能齊物又作堅白異同之辨下云彼以堅白之昧終卽指公孫龍子其子又以文之綸終其事無考總謂不能齊論也可乎可云云方生之說道行之而成隱于小成物謂之而然隱于榮華道通爲一得比之道

通物无齊各行之乃成小成則隱矣惟達者知通爲一此句點題不用未施教化萬諸侯待用也樞也者用也此句莊子傳其師子思之道不知其回謂不知所歸狙公見列子鈞平也陽以陰爲非陰以陽爲非莫若安于兩平樞在中間鈞在兩頭不兩則無所謂齊矣

古之人至此之謂以明

封畛也卽上穀讓道不虧安得有私愛昭氏鼓琴云云惠子五車書中事滑疑亦凍之碎光輩人

圖之欲齊爲一故曰葆光光以喻聲耀以喻言今且有言于此至因是已

詩之文曰言相爲類比與之理下又推原聲音子母相生之理有始是子初生未始有始是子未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是無此音之母始以音言有以聲言孰兼彼我言今我則已有謂矣卽上物謂之而然巧曆能算者凡凡人自無適有所謂天籟

夫道未始有封至此之謂葆光

畛封界也有封而後有是非論六合之外則無據

議六合之內則費辭辨先王之志則無位有不見也不能齊物圓規畫也若能有知詩本以所知之物比所知而其至者可以所知比所不知葆和也和之而休乎天鈞卽下和之以天倪

故昔者堯問于舜曰至故萬諸無竟

德進乎日知其所不知而物齊也薦草也帶蛇也猶狙獶也衆皆發蒙記獶以獲爲婦此數句以正處正味正色喻正聲也和以天倪大謝山居賦自注倪者崖也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至此之謂物化

陸佃謂鵲性多懼就利達害所謂瞿鵲子者蓋取諸此故曰聖人不就利不違害也悅生非賊玄玄仲說疲役不知所歸遇者自以爲覺玄云仲說以不知爲知君乎牧乎孰知其解者敢知之有待而然收待彼有分其德中之一化者齊也

南華經逍遙遊從無一言及于易而蒲仙先生以爲釋易者以魚名爲坤鳥名爲鵬而頓悟也鯤與坤同音則悟莊子之鯤卽周易之坤矣鵬與鯤對文旣悟鯤之爲坤則又悟莊子之鵬卽周易之乾矣于是因鵬背而悟其爲艮因羊角而悟其爲兌因積水而悟其爲坎因搏風而悟其爲巽因焚火而悟其爲離因封地而悟其爲震無一字一句非釋易也而且因三千里而悟其爲釋三爻因九萬里而悟其爲釋用九

因六月息而悟其爲釋用六因無所至極而悟其爲釋太極因往見四子而悟其爲釋四象先王之于易真所謂四通八達矣至于齊物論固明言樂出虛也則以爲釋樂之文可也乃先生又以爲釋詩蓋以子游問天籟之方而莊子苔以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方向便可生出國風故爾夫風可以樂律言之亦可以詩篇言之旣稱齊物論爲釋詩則所謂注者汚者當是釋邶風鄘風其聲下也激者謞者當是釋衞風王風其聲高也叱者吸者當是釋鄭風齊風其聲疾也

叫者謞者當是釋秦風魏風其聲遲也咬者咬者當是釋唐風陳風其聲重也于者鳴者當是釋檜風曹風其聲輕也周南之聲小和是爲泠風召南之聲大和是爲飄風豳風之聲兼乎雅頌衆竅爲虛是爲厲風濟厲者大也濟者過也莊子所謂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蓋統十五國風言之也而先生謂不論十五國風仍以樂律解之似不及解逍遥遊之精辛丑冬日吳江沈林愚識

太上道德眞經序

史記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通鑑注云地理志苦縣屬陳國厲鄉曲仁里今屬亳州）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聃老也言其生而皓白也）周守藏室之史也（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其亡乎）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孔子世家曰）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

民國初國學會刊刻講義
北京圖書館藏書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孔子歿後曰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曰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己人之謂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往來周柱曰老子入秦見秦佚弔之老聃曰始來吾以汝爲人今非人也向吾見西遊者入而出東遊者入而不出者其門有物存焉其門有名物存焉出者以有爲人入者以無爲人有爲者亡於所見無爲者亡於所不見亡於所見者人入於無爲無爲者出於有爲有爲出於無爲出無爲者入於有爲有爲入於無爲入無爲者出無爲入有爲者出有爲入無爲者其門名曰天門天門者開兩扉也）

（序完）

太上道德眞經講義

古晉都謁宋大法師註釋
玉田閑亭趙老居士識第
河北方行李卽智正譌
錢陽楷堂劉天法校印

體道章第一

恭聞無極而太極。自然無爲之實理謂之道。造道而實有得于己謂之德。經者。眞常不易謂之經。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卽生了妙之聖人。治國修身之秘要。自古迄今莫不從此而發揮觀妙。但世俗之人。智見膚淺。心神暗昧。不能造道以求眞德。所以經載入妙者鮮矣。

凡若經之法。須當正心誠意。不可輕忽放過一字。務自己之眞行。體認聖賢之眞行。或有不能明者。必須眞志勤力。或有不能明者。必須拜問明師。久久行之。自然心地開明。若或草草看過。心地不明。大道未聞。與不看者何異乎。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可道非常道

道之一字。先天先地之先不爲先。後天後地之後不爲後。最微最大。最細最微。無方體。無形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極天際有可指。惟道極大不可量。極細不可指。乃是至妙至玄。無極太極之大道也。可道二字。凡舊於言知。便是可道。眞常悠久謂之常。可道之道。卽非眞常之道也。口既能言。有所形容。有所指示。亦必有所變換。豈能常久乎。故曰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名之一字。卽是無名之眞名也。凡有名象。皆可名謂之名。此爲有變有易之名也。無變無易不可名。有變有易。故以謂之非常名。天壤之間。形形色色。品類何窮。共圖安名立字者無窮。但其物之名。可以安名立字。大道之眞名。難以道字名之。總是強名。最覺無名。人能指可名之名。又指無名。則種種之法。種種皆空矣。

無名天地之始

太極未分。陰陽未判。本無極也。其間無不有太極。無不有陰陽。不可指太極。不可指陰陽。卽是無極。天地本無名。用形象而有名。天地尚在道之後。所以無名天地之始也。在人心乃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寂然不動之地。此謂人心中無名天地之始也。修道之人。果能知此無名之始。便知天地之始。一切有名者。皆屬後起。可知是變滅不常。而非常名矣。

有名萬物之母

大道既無名。又曷有名者何也。有此道。卽有此理。有此理。卽有此天地萬物。以無而生有。以一而化萬。皆從無極所發。此無極之名。爲有名萬物之母。皆是自然之妙。所以天地從道而生。萬物自道而成。道爲天地萬物之母者。信可知矣。修道之人。若能知此有名之母。便知萬物雖各具一性。實同于一性。雖各具一名。實不於無名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常無者。無聲無臭。自古及今。無有改易。是以謂之常無。此是太上。欲世人作常無之中。要見其至道生生化化之妙。眞常之妙。却在無中而生有。其有不遺。所以爲妙。人果能觀常無。而會心于其妙。則知常無者。卽無名天地之始。經中言常無欲以觀其妙。卽是此義。

常有欲以觀其徼

常有者。有形有象。自古及今。在在皆然。是以謂之常有。此是太上。欲世人在常有之中。欲觀其至道的的確確之徼。實在之竅。卻在無中而有據。隱微獨知。所以爲竅。人果能觀常有。而洞見其徼。則知常有者。卽是有名萬物之母。經中言常有欲以觀其徼。卽是此義。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此兩者。卽常無常有也。有無之名雖異。其實皆在無極中而所出。故曰同出。名不得不異者。無可以無名。斷不可以言有。萬物之胚兆未形也。有可以有名。斷不可以言無。萬物之形色已著也。玄者不可執捉。不可端倪。無形象。無言說。至精至明。至四至活。至顯至藏。至眞至常。淨化無端。妙用無方。是以謂之玄。經中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蓋是此義。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無胚兆無端倪可謂玄矣。乃至極之又極。微之又微。眞之更眞。確之更確。非玄之又玄乎。是以觀于無而曉玄之妙。觀于有而曉玄之眞。觀于有無之同出。而愈曉玄之變化無窮。在太虛爲太虛之妙。在天地爲天地之妙。在萬物爲萬物之妙。一切有形無形。有色無色。莫不出入于此門。是以謂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若卽吾身曉衆妙之門。朱子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知此可以言道。雖天地至大。萬物至衆。不出吾人性分之中。人果能勘透玄之又玄。則曉竅曉妙。有名無名。可道不可道。皆不須窮求。何用創爲無稽邪說。以蠱惑愚迷。自取歸於衆人乎。

養身章第二

恭聞大道之妙。不無不有。不色不空。物物分彰。人人本具。乃天地未始之大象。於鴻濛未立之前根也。不屬思索。非從言會。學道之人。果能離分別。絕名相。歸道復於身。以無爲而應物。不起美惡之想。不生有無之見。不設難易之味。不存長短之形。不行高下相傾之事。不[illegible]聲音[illegible]。離形[illegible]之外。捨却來頭攀作之心。此等所爲。[illegible]。未得不空。即[illegible]之幻。故未嘗不真也。到此天地。無不以道證自然。自有道德之功力。終身不去矣。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以是不去

此章是太上。使妄歸真之旨。教天下之人。由粗而入妙之義。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只此皆知二字。其惡其不善。便於此有之矣。大道之妙。美者真乎美。善者真乎善。譬如天地之化工。造物之神機。循環無端。無始無終。人不能知也。皆知之矣。皆知之者。是已顯然於形迹。人人欲得。事事安排。不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非自然。惟物無爲。以皆知之矣而爲美。則暴于外。而未必有公物之實。以皆知之善而爲善。則衒于德。而未必有真誠之念。豈得不謂之惡乎。豈得不謂之不善乎。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

故有無之相生

故之一字。一切事之因。承上文而言之者。謂之故。有之一字。譬則有天地。有人物。有形象。有名象。皆謂之有。無之一字。譬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希夷微妙。可以神會。不可名言者謂之無。相生二字。即是生生不已。變化不窮之義。譬如太上。恐後人見有執有。認無執無。所以發明有無相生之旨。人皆知有之爲有。而不知無之爲無。不知有而爲有者。乃是以有入無也。無而不無者。又是以無入有也。無不離有。有不離無。則相生之道不窮矣。此所以有無相生之妙。隱顯莫測。變化無窮者此也。文中言有無相生六字。當是此義。

難易之相成

難之一字。譬如心思不能到。人力不能勝。或天時。或人事。皆亂遠遠。不能成就。是以謂之難。易之一字。譬如不有造作。不用心機。自然而然。無爲而爲。是以謂之易。不知難者。不可徒見其難。妄生穿鑿。多作安排。因物付物。順其自然。則難者自變而爲易。易者不可徒忽爲易。任意悠遊。怠荒忽略。物來不順應。事至不能知。難者亦變而爲難。難之成易。易之成難。皆是用心于見解知覺。造詣於有欲有爲。若能以道觀妙。以德觀竅。難而無難之事。易而不容易而成也。故曰難易之相成。

長短之相形

天下之事。有長必有短。有短必有長。譬如人以人爲長。則我在長於人者。則我爲長而人爲短矣。我以我長。而人有長于我者。則人爲長而我又短矣。相與比並。則見長短之形。見所不見矣。修道之人。果能明長短之理。不起是非人我之情。不生太過不及之念。何有長短之分。長短之事。故曰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

高者不可爲下。下者不可爲高。各安其本分。聽其自然。安有相傾之理。惟高者自恃其高。而有凌物傲世之氣。是高者傾于下。下者不自安其下。而有欺上凌長之心。不是下者傾於高。高下相傾。皆是離道之甚矣。實身外之酬氣。若得爲己全人。其高下不得相傾。自有一定之實理而不易矣。故曰。高下之相傾。

音聲之相和

凡天地之間。五行成音。謂水火木金土。無不有音聲焉。金空則鳴。擊則有聲而音和。木被風而搖之有聲而音和。水激有聲而音和。火烈有聲而音和。土爲陶器有聲而音和。聲之中有音。音之中有聲。無物不有音。無物不有聲。[illegible]實而應聲。皆因道而空應。陰陽互合。生生不息。所以爲音聲之相和。

前後之相隨

前後二字。無名之始謂之前。有名之後謂之後。天地之始終。人事之循環。皆有前後相隨之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有陰陽之相隨。一來一往。寒暑四時有前後之相隨。由此而推。一反一正。一來一往。一清一濁。一消一長。莫不是此相隨。故曰前後之相隨。蓋是此義。即上六句。是太上欲天下之人當知美惡之事。不可執於有爲之境。大道之實理。本不分美惡。不分有無。無難易。無長短。無高下。無音聲。無前後。一貫。但因天下之人。以有爲爲實。以有爲爲美。而得對待之機關。從此生之。聖可得乎。人能去此對待之妄見。觀空而忘。即妙之門。自此而入矣。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是以二字。乃承上起下之辭。無爲者。自然之大道。本無所爲。故以無爲言之。不言者。因自然之大道。本無所言也。故以不言明之。譬如天地何其[illegible]教。聖人豈其教化。聖人之[illegible]。便是天地之元氣。天地以無心而運化。聖人以無爲而教民。天地以不言而養物。聖人以寂靜而感通。所處無爲者。蓋因不得爲而無爲。行不言者。亦因不得言而教者明。感而遂通。過而即化。過而即化。即是無爲而爲。感而遂通。即是不言而言。皆是性分中本然之妙理。不過欲人自得其本然而已。除外何曾多言一字。故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

此句言天地生成萬物。千變萬化。自然而然。當作而作。未嘗辭而不作也。故曰。萬物作焉而不辭。

生而不有

此句言天地以無心爲心。生育萬物。皆自然而然。未嘗容于有心也。聖人亦是以無心爲心。教化萬民。亦是自然而然。未嘗容于有心也。故曰。生而不有。

爲而不恃

此句言天地雖然無爲。無爲之中。自有不爲而爲之妙用。不求人知不求人見。即是化工之巧。未嘗自恃其能也。不但天地之巧。有如此之妙。想聖人之教民。無爲之中。亦有不爲之妙用。亦不求人知。亦不求人見。亦未嘗自恃其能也。故曰爲而不恃。

功成而不居

此句言天地生萬物之形。成萬物之性。其功雖然莫大。何嘗以功自居乎。可比聖人養育萬民之生。成就萬民之性。令一切天理完全無缺無欠。其功亦莫大焉。若此求之於聖人。聖人忘己無私。亦不居其功矣。故曰功成而不居。

夫維不居是以不去

夫者。是指上文之靜。惟者獨也。居者處也。因聖人不肯自處自任其事。以虛心應物。忘名忘相。無我無人。不見有爲之迹。不立教化之名。故曰不居。翻譯道德自聖人而立。教化隨衆人而出。聖人之心。雖然不居其功。終亦不可得而去者。蓋以道德爲於天下。天下後世。未嘗不賴功於聖人者也。大海之水。萬派千流。不求歸而自歸矣。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安民章第三

蓋聞聖人者。乘天地之元氣而生也。所以萬物皆備。萬德周身。無私無我。無欲無欠。無過無咎。無分無別。視物之心無窮。憂世之心切切。天地雖大。聖人之德。與天地並行而不悖。萬民雖多。聖人之心。與萬民同心而不異。是故不以聰明才智用於世。不以能所非常聚於人也。倘若少有能所之心。便是聰明才智尚賢之用。少有異常之爲。便是有欲有爲不齊之爲。此等所爲。功高天下者未之有也。德貫古今者未之有也。觀斯民於萬代者未之有也。聞經者請試思之。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章經旨。詳究民之爭者。因可欲而爭。民之盜者。亦因見欲而亂。爭也。盜也。亂也。所爲者雖然不一。其失德失性之皆未嘗不一矣。是故末句。以無爲而無不治。總歸於無妄之實理者然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賢之一字。不可作聖賢。是自賢之賢。尚之一字。以尊大自處謂之尚。人我之情未絕。分別之念未忘。此皆是爭先之端胎。不平之雛端也。是故在上者以聰明才智。施之於天下。天下之民。未嘗不以聰明才智。奉之於上者。此是上下相爭也。上下相爭。其國未有不亂者。聖君惟知以才智內養。不以才智施之於民。不求無爭。而自然無爭。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難得之貨。不但金玉珠寶而已。凡世間一切所貴重者。皆爲難得之貨。爲上者若有貴愛之心。爲下者必起貪得之妄。貪之不得未有不爲盜者也。譬如人有財物者。居之則高其墻垣。行之則盛其僕從。或弓矢隨身。或利刃在側。日夜隄防。未嘗暫忘本來無賊。自生恐怖之心。皆因貴此難得之貨。所以有此懼賊之心也。以此觀之。難得之貨。即是盜賊之禍根。招盜之媒姆矣。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世俗之幻境。可欲雖多。若能洞觀無碍。此心空空洞洞。不見於物。惟見於道。既無一物之可見。豈有一物之可欲乎。既無一物之可欲。心若自然寧定。幻緣豈能惑

動。學道之人。果能空其可欲之念。此心不求靜而自靜。心既清靜。心從何處亂乎。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

虛心者。譬如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便是虛心之機。蓋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所以聖人之心虛靈明妙。萬慮空空。不曾有一物所繫。少有執滯痕跡。便不是虛心之妙矣。故曰虛其心。

實其腹

實腹二字。譬如神清氣足。理備道全。便是實腹之機。聖人之腹中。包藏天地。涵養萬物。其道也蓄之極深。其德也積之極厚。少有一毫欠缺。便不是實腹之人也。故曰實其腹。

弱其志

弱志者。譬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便是弱志之機。如赤子之無心。無知無識。神定氣和。作止語默。一言一行。皆不敢有自恃自矜之念。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亦不敢爲天下先。這在於學。總在於順。總弱其志。這總自歸於我矣。故曰弱其志。

強其骨

強壯者。譬如征道作德。以道德求勝於人。此便是強壯之義。是故求勝於己者。謂之強壯。求勝於人者。謂之強力。強壯者。有自強不息之妙。有勇猛精進之心。如此行之。進道必果。進德必銳。其壯烈之志。如骨角之可比。故曰強其骨。

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上文虛心實腹。弱志強骨。皆是無爲之道也。聖人欲天下之民。返樸還淳。無知無欲。必以無爲之道治民。天下自歸於無知無欲之道。民無知而民自性。民無欲而民自正。聖人既以無爲治民。其民雖有所知。而知之者。亦不敢爲之也。民既無知無欲。返樸還淳。復其固有。歸入無爲之化。非樂熙嚱之風。所以爲無爲。而天下無不治。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無源章第四

蓋聞大道之本體實用。貽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蕩蕩無邊。無窮無盡。無臭無光之可見。無聲無影聲。有理有氣。無時不即博於天地之間也。文中所講。正是大道沖用之妙義。人能悟得此沖用之機。則一身之中無時而不流通。無而不往順適。無處而不生春。陰陽在吾手。造化在吾身。我之身。未嘗不與象帝之先身同此身也。必如此體認。沖用之理。皆可得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沖而用之者。即是自然而然之妙也。聖人之德。和光同塵。亦是虛心自然之妙。虛心即是沖用。沖用即是不盈。沖用不盈。即是無極太極二五妙合之不根也。人能會此義。即萬物之宗得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沖者虛也。和也。不盈者。不滿之義。大道之體。以虛爲體。大道之用。以和爲用。以虛爲體者。體之於靜也。以和爲用者。用之於沖也。是故沖而用之者。天地雖大。天地亦不知。萬物雖多。萬物亦不覺。不知不覺沖用之妙。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虛而不虛。實而不實。取之而不可得。捨之而不可去。莫探其沖。莫測其用。文中或不盈三字。亦是強名之旨也。雖夫本然之妙。實未嘗不盈。但就其虛中而言之。是以謂之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淵兮深廣莫測之義。宗者根宗也。細觀萬物非道而不生。非道而不成。非道而不存。非道而不立。大道之不盈。涵養萬物而不匱。大道之妙用。沖和萬物而不道。其理幽深。不可以心思而得。其道隱妙。不能以言說而知。是故物物全彰。頭頭是道。究其沖用之機。求其深玄之理。似乎非一非二。無窮無盡。萬物以道爲根宗者此也。

挫其銳

上文玄上既示大道沖用之旨。銳者。鋒芒之利刃也。挫者。磨鈍損治之義。譬如人之見聞知覺。聰明才智。即如利刃之鋒芒一般。若不磨治。必有自溢自滿之失。故急當收神以靜。去聰忘慧。使鋒不露。圭角無存。雖有利智而不用。雖有才能而不施。純一不雜。抱素含樸。挫銳之功。既盡其道。自可沖而用之矣。故曰挫其銳。

解其紛。

挫銳之法。在乎解其紛。其紛不能盡究。天下事物之理。有糾纏不能解者。有猥結而不能散者。大道沖用之人識之。識心見性。不滯於是。非事除之場。逐分縷析。不陷於塗炭欲之私。事物之來。迎刃而解。雖萬緒酬酢之多。此心惟寂然不動。太上以解其紛言之者。蓋是此義。

和其光

不有和光之妙。又雖施解紛之能。和光者和其心德之光也。一切有情無情。種種色色。雖名像不一。皆有此光也。我能和之。則我心德之光。可以通徹天地。可以容盡萬物。和之之妙。譬如以水投水。其水無二。以火投火。其火皆明。又如以百千萬燈共一室。其光無餘。不分彼此。和光之妙處如此。故曰和其光。

同其塵。

既能和其光。必能同其塵也。同塵之妙。在物我兩忘。心清意定。所以不棄於人。不棄於物。能化罪而取善。不自愛而愛人。觀三界猶如旋螺浮漚。一體同然。視萬物猶如塵埃相聚。無有異色。心無起滅。意無憎愛。則同塵之妙入矣。

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雖道之人。既得大道沖用之妙。則性海虛靈。心源湛寂。可以融一眞而入於妙。可以混萬理以歸元。天外無物之眼睛。無不豁然通達。世間有限之凡情。無不了然觀破。自然湛湛清清。盡是圓妙。渾渾淪淪。獨立不移。雖經劫歷變。天地改易。我之眞體如然。不變不壞也。故曰湛兮似若存。

我之眞體既然常存。其無體之體。既與無極同其眞空之體。其無相之相。既與太極同其妙相之相。我之妙性。未嘗不是天地之始。我之眞心。未嘗不是萬物之母。天地之造化。萬物之生成。不由乎我。更由乎誰。造化既由於我。我即造化。我即造化。更有何者。我可與之爲子乎。吾不知之者此也。既不知爲誰之子。則未分天地之先。先有眞我。未立太極之始。我已在先。我之眞我。便是象帝之先也。文中言。吾不知爲誰之子。象帝之先二句。雖是此義。象者。如日月星辰。張掛於天。便是象。帝者。主宰萬物。理辦乾坤。此便是帝。大道沖用之妙。果能修到此等妙處。方是與道合眞之義也。

虛用章第五

蓋聞天地有天地之中謐。人身有人身之中謐。天地之中謐。爲萬物之母。人身之中氣。爲性命之元。天地之中謐。出之於玄。而入之於妙。人身之中氣。出之於玄。而入之於牝。天地若不有中謐之運御。或水旱相侵。或風雨不節。或降多不寒。或燠眞陽和。山崩地裂。江河枯竭。種種乖變之異。皆是天地之中謐不及故也。人身若或不有中氣調暢。雖在常人。必定血氣凝滯。百病乘侵。若修道之士。身中陰陽不和。五行不能會入中宮。四象不能歸於戊己。火候難調。龍虎雜伏。梁失配。陰濁火盛。炎蒸相繼而生矣。此章經旨。先以天地引喻。次又以橐籥引喻。更又陰濁火盛。炎蒸相繼而生矣。此章經旨。先以天地引喻。次又以橐籥引喻。至於末句。方露出守中二字。守中之道。可以治國。可以齊家。可以修身也。聖人教人中道而立者。譬如造之命降。則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亦曰允執厥中。可知不但修道宜如此。凡一切帶憂含齒。守中之道皆不可不知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章經旨。凡有氣者。莫大於天。凡有形者。莫大於地。天地本無心也。無心之心。即是天地不仁之仁。修此不仁之仁。我身中之河車。暫時不停。性命之樞機。無所不到。其間之橐籥。與天地通一無二矣。

萬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芻狗之草。本是祭祀所用束茅之具也。祭祀則用。祭已則棄。天地之化育及於萬物。萬物之得天地之化育。亦是芻狗。天地觀萬物。未嘗不與。萬物同觀。萬物未嘗不與芻狗一樣。一體同觀。一般化育。天地以無心爲心。不自有其仁。正是仁之至處。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聖人心同天地。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觀萬身。以一物觀萬物。博愛周偏。貴賤無分。體萬物而無心。順萬物而無情。亦無是此而遺彼。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天地無私。不自有其仁者。蓋虛中而無心。觀聞之一字。可知天地合德。萬物合德。合心合理。不有不無。妙無妙有。造化從此而出入。物理自此而成就。故取橐籥之物而喻之。無底之義曰橐。有孔之竅曰籥。取其動盪鼓風之義。有虛中之妙。動則風生。靜則風止。愈動愈有。愈有愈出。所以四時行百物生。皆是天地之橐籥所出也。人能虛中。則身中之橐籥。即天地之橐籥。天地與我又何異焉。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虛者。虛其中也。不加者。冒氣之往來出入。未嘗屈而不伸也。此言虛中之妙。一來一往。一消一息。動靜不已。出入無間。流通於上下。貫徹始終。其妙用之機緘。未嘗屈而不伸。其機神之運動。未嘗動而不出。是故不虛中。則不能不知。不妙動。則不能愈出。得此虛中之妙。陰陽故能動靜。五行故能變化。天地故能定位。萬物故能生成。所以生生不已。化化無窮。觀此而知聖人之動靜。修道之功能。愈可見矣。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二句本上以多言取喻者。正是示人守中之義。人之言語。妙在中節。不貴於多。一言可以大悟。半句可以通玄。倘若絮絮太甚。未有不理窮而辭屈者也。總不如守中。無太過。無不及。時然而後言。則言無虛發。語無口過。知此守中之妙。心自清而神自靜。形不勞。而氣不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是守中之妙也。以此觀之。言語尚且以守中爲妙。何況修性命之道。豈可不守中乎。眼若不多視。其魂在肝。鼻若不多聞。其魂在肺。口若不多言。其神在心。耳若不多聽。其精在腎。身若不多動。其意在脾。五神既能守中。五氣自然別元。其精自然化氣。其氣自然化神。其神自然還虛矣。道書全集有云。神不外遊精不漏。氣不耗散別無訣。若能四象入中宮。不怕靈丹不自結。是修行以守中爲妙。天地以虛中爲妙。其理一矣。細想中之一字。在天乃是廓然大公。至誠無息之實理也。在人即虛中靜一。谷神不死之神氣也。此豈本無方所。無始無終。無間無斷。未有天地萬物之先。中謐之妙。本是如此。假有天地萬物之後。中謐之妙亦復如是。所以爲乾坤之偶祉。元化之本根。萬物之樞持。性命之機要。人果能知此中謐之理。則天道必知。果能行此中謐之妙。則性命安問。可不勉乎。

成象章第六

蓋聞空而無物。虛而有神。無象之實象。不神之元神。是以謂之谷神。只因谷神虛靈不昧。所以谷神不死。只因玄牝寂感陰陽。所以爲天地之根。其門也。本是出入之妙理。是故爲玄牝之門。此門之妙。悟之者萬法歸一。迷之者千般變態。修道之人。果能處虛靜之明堂。方可會元初之面目。果能造不神之神府。方可知天地之元根。雖往古之聖人。所詮者詮之於此也。雖大羅之神仙。所得者得之於此也。天下之學人。所悟者悟之於此也。以此而修。則有無可以俱入。以此而修。則聖凡可以同體。有無俱入者。則無名之道得矣。聖凡同體者。即玄牝之門入矣。是故太上發明谷神不死之極旨。指出玄牝之門。度諸度凡。立道德大統之眞傳者此也。

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經旨。太上指出天地之根。即是虛中之妙。學道之人。若能虛中。則天地之根在我矣。

萬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谷神不死

谷之一字。如山之空虛有窪而高絕者。經中言谷神。言不死。何也。蓋以虛中而無象。不神而神。即是不死之元神也。是以謂谷神不死。天地萬物。各具谷神之妙。千變萬化。皆從無中生有。便是谷神不死之密旨。天地若無谷神。三景不能發光。四時不能順序。人身若無谷神。性不能長存。命不能堅固。是故天地能長且久者。谷神不死之謂也。人能長生久視者。亦是谷神不死之謂也。不死者。即是虛靈不昧之義。視之不見。聽而遂聞。生成品彙。造化萬物。皆是不死之谷神也。故曰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

上句指谷神不死。欲人瞭識中之妙。又從谷神指出玄牝之源。玄即是無極太玄生炁之本。無朕無兆。非思憶之所及也。牝即是太極有名萬物之母。生生化化。無不從此出也。在天地。通陰陽之升降。在人身。合神炁之虛靈。天地圓融之機。惟在於此。人心圓融之妙。亦未嘗不在於此也。故曰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此又從玄牝中。指出門之一字。門本無門。只因玄牝具神化出入之機。故以門字言之。細想天地有交泰之門。日月有合明之門。陰陽有出入之門。造化有變遷之門。

民國道德社會印刷組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妙無神有。神機不測。其源融而無間者。是以謂之玄牝之門。指出天地之根四字。纔思天地有根。所以生天生地之所從出也。天地若無根。天地且無由而生。況萬物乎。非玄牝之至陶。至融。至無。至有。又安足爲天地之根乎。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二句。是總收上文之義。谷神也。玄牝也。天根也。無爲而爲。莫探三一之玄機。自然而然。不測玄通之密竅。不見其存而存。故曰若存。存而有時而不存。故曰綿綿若存。由是不生而生。無所不生。生之至矣。不化而化。無所不化。化之極矣。生生化化。在天地。天地不知。在萬物。萬物不知。用之而不可窮。用之而實無已。天地之根所以立。玄牝所以出入之門。谷神所以不死也。人能會此竅。天地人物本同一理。我身之谷神。未嘗不與天地之谷神同神。我身之玄牝。未嘗不與天地之玄牝。同門而出入。眞呼眞吸。綿綿若存。眞陰其眞陽。用之不勤。三一之實理。自然然而深有得也。

韜光章第七

裴聞天地者。大道顯迹之用也。至誠無妄。體萬物而不遺。於穆不已。生萬物而不匱。天地無私。聖人與天地同其無私。道之行。不有親疎。不分貴賤。德之化。不擇賢愚。無論高下。天地成萬物之私而無私。聖人成萬物之私。克肖乎天地之無私。是謂聖人者。又天地顯迹之用也。聞經者幸試思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無私者。普物無我之道也。非至誠無妄不能有。非人我一體不能行。聖人無私。能成天下之私者此也。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此章經旨。本是引喻大道長久之義。蓋以天地有時而混沌。此是天地之一節也。混沌之後。天地再判。仍舊爲明。仍舊爲厚。所以能長且久。不問可知。寓思天爲大父。地爲大母。父之道能生育萬物。母之道能長養萬物。生育者施之而不匱。長養者化之而不勞。施而不匱者。天道之無私也。化而不勞者。地道之無私也。以其無私。所以不自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綱常天地人。本同一理。何故不知天地之長且久也。天地無私。所以能長且久。人生在世。自有之心常存。人我之見不去。所以不能長且久。聖人體天地之道。得空生之理。先人而後己。不以爭先與天下。是以謂之後其身。天下亦莫不推尊而仰望。

民國道德社會印刷組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既已推尊而仰望。其身未有不先於人者。以道德爲本。以幻身爲末。不求榮顯於一身。是以謂之外其身。天下亦莫不親而永保。既已親而永保。此身未有不常存者。所以處天下之先。而不爲先。存一己之身。而不爲身。文中所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二句。蓋是此義。蔡何人以棄緣。生起滅之色相。以人我。用有無之分別。不識空生之理。不契久長之道。既不背自後其身。其身豈能存乎。

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

聖人之德性。本是一誠而已。誠則無私。所以無人。無我。無先。無後。惟知後其身。外其身。一如天地之不自生。光明正大。普澤無邊。所以隨方施德。成就家國天下人物萬有之私。故曰。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二句。無私成私。聖人與天地有阿猴。觀天地則知聖人。觀聖人則知天地。聖人天地一而已。

易性章第八

裴聞水之爲德。不與物爭者。得天地自然之道也。不舍晝夜者。運大道不息之機也。大爲乾坤天地萬物。生生化化而不窮者此也。聖人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致。因時制宜。隨用隨施。亦如水之上善無爭之妙體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

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章經旨。如淮南子云。循勢而下。乘資而流。有去高就下之功能。總是以水喻。取喻聖人之德性之妙義。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水之爲物。居五行之始。稟太極之初。生於一而成於六。氣屬五而數在一。水之性得太陽之精。水之質。妙萬物之形。所以爲上善。隨物施功。隨時善應。未嘗擇物而用其能。未嘗逆物而施其利。去高就下。行止如然。皆不假作爲。有自然而然之妙也。故曰善利萬物而不爭。聖人以道德教民。以仁義勤善。不自伐其能。不自伐其善。捨己從人。公而無私。水德同然。故無所爭也。太上取喻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蓋是此義。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衆人所惡者。卑污下賤者也。水之爲德。不爭衆物之上。不逆衆物之情。去高就下。行止無心。雖是卑污下賤之地。亦不擇地而流。所性之德幾於道矣。人奈何貪高愛貴。爭勢爭名。利害成敗之變。無所不生。援上高下之情。無所不有。種種妄心。相循不已。聖人以謙退自處。以卑下自安。寧曲已以全人。不好高而自大。所以

民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三號

水性之善。與聖人之道相近者此也。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居善地

善地者。安靜無爭之地也。若是險峻之地。則非善地矣。所以水性之善。去上就下。行止無心。雖是卑污下賤之地。亦不擇地而流。所性之德幾於道矣。人奈何貪高愛貴。爭勢爭名。利害成敗之變。無所不生。援上高下之情。無所不有。種種妄心。相循不已。聖人以謙退自處。以卑下自安。寧曲已以全人。不好高而自大。所以不是善地乎。人之貪高貴貴。不知持盈之失。豈善地乎。不經以功成名遂身退戒之者。正是此意。

心善淵。

深妙不可測度謂之淵。水雖無心。光明涵之于內。瓦靜表之於外。能和萬物之性。能鑑萬物之形。生物之機不可知。化物之妙不可見。皆是水性中無心之心德也。淵乎深哉。其理至微。其道至深。故曰心善淵。聖人之心。默以通萬物之理。而幽深莫測。動以妙萬物之用。而時措無窮。淵淵乎。亦如水之善淵也。

與善仁。

水之德。施萬物而不化其功。利萬物而不求其報。散之爲雨露。萬物佩其德澤。流之爲江河。舟航獲其濟渡。天下之人飲之而碧潤。用之而成物。百姓日用而不可須臾離也。其仁至矣。故曰與善仁。

言善信。

水本無言。觀之江海。有揚波鼓浪之聲。聞之溪澗。有瀑布滴瀝之聲。此即是水之言也。喻前三日。不期而潮於滄海。朝後三日。不約而退其水勢。潮不失時。聲下私聞。水信如此。以喻之聖。時然後發。有物有則。故言可徵天下而不疑。信可信萬世而不惑。所以水之善信。與聖人同。故曰水善信。

政善治。

水以生萬物爲政。昇之則化爲雨露。降之則流爲江河。派分徧及。有生生不息之德。德潤萬物。有化化無窮之妙。故曰。政善治一句。以水之政。喻聖人之治天地。贊化育。安百姓。和萬物。使天下各盡其道。各遂其生。皆是聖人之政善治也。

事善能。

水之善能不一矣。澤潤乾坤。滋生萬物。行舟渡筏。去垢去穢。隨宜妙用。應事濟當。此皆是水德善事之能也。故曰事善能一句。人能德性完全。心神活潑。應事接物之間。隨方就圓。遇己待人之際。不泥不執。此便是事善能之義。

動善時。

水之爲物。因器成圓。因方器成方。盈科而後進。氤氳而後雨。不逆人事。不違天時。皆是善時之妙動。人能不違天時。不逆人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事不妄爲。言不妄發。亦如水動善時之妙也。

民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三號

夫惟不爭。故無尤

上文水有七善之妙。皆是不爭之道也。水既不與萬物相爭。所以萬物亦不爭於水。兩不相爭。是水之上善。善於和萬物。萬物皆得其和。又安有怨尤於水者。文中言。夫惟不爭。故無尤。蓋是此義。人能心如止水。避高就下。此便是居善地。人能虛心實志。含光內照。此便是心善淵。人能愛物不遺。教人不倦。此便是與善仁。人能言語眞誠。心口如一。此便是言善信。人能因物付物。盡己接人。此便是政善治。人能動而方圓。隨宜適用。此便是事善能。人能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此便是動善時。七善既立。萬善皆立。未有不近於道而自處不爭者。又安有天下怨尤者乎。

運夷章第九

恭明變化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之於舜。舜亦不以得天下爲樂。故又授之於禹。天下尚有何物足累善心乎。今之人。認虛幻之名位爲久。取不實之時勢爲常。得之爲業。失之爲憂。此正是持盈而不身退之義。聖人不以名位勢祿之得爲得。不以金資貨財之失爲失。無欲無爲。全人全己。皆是合天道之自然。守道德於終身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經旨。是教人以盡己爲體。以守雌爲用。遇退不失其時。上合天道之義。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天道貴虛。而不貴盈。盈者有窮物之妙。盈者有傾失之患。持盈者。取喻盈滿之器。恐有傾失之患。故持之於盈。不如已之而不持可也。已之而不持。則持盈之勞不用。傾失之患不生。身心得其安逸。其不善乎。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二句。持盈之事。不止一端。如百物萬品。富比陶朱。聲色憂懼其不足。利祿惟恐其不長。終日防危慮險。小心之狀。與持盈何異。何如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貪戀于已得。不逆億于未失。持盈之羈辱。終身不至矣。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人之聰明才智。貴乎收斂。不可炫露。譬如治利刃者。始則加工著力用心磨礪。而揣治之。鋒芒銛利。銳而益求其銳。至於吹毛斷髮。不可復加。不知此等利刃。雖有斷物之能。終有賜折之害。揣銳太過。所以不可長保。人之聰明才智。炫露太過。與此一樣。故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二句。古之聖人。欲天下之智爲智。欲天下之善爲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藏其用而不衒於外。所以無敗事之害矣。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乃身外之物也。眞知道德爲重。自不貪被外物所移。人之不顧身命之重。妄貪

眞善美雜誌合印刷部印 北京東門三眼井二號

金玉之多。總然金玉積至滿堂。莫之能守。譬之修道之人。若能取身中之金玉。養性命之常。身外之金玉。視若無睹。此心自然清淨。知止知足。不貪不妄。用之不窮。守之不去矣。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富貴之榮。不足爲榮。惟以謙退持身。卑以自牧。不以富貴而生驕傲之心。我不以驕傲加於人。人必以謙讓待於我。人已無爭。物我皆和。又安有百過其孩。至生殺過之貴乎。故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蓋是此義。竊思我性分中。自有眞富眞貴。精氣神。吾身之三寶。人能保而全之。則是天地之生意時之於我。我身之造化用之不窮。壽命延長。生死可脫。是爲眞富眞貴也。倘若貪戀假富貴。精純神散。以致百病來侵。大數一至。雖有萬貫家財。誰能買得不死乎。

成功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三句。是總結上文之義。細推四時之消長。日月之盈虛。天之道。尙且有餘而補不足。何況人乎。若功既成矣。當將終其功。名既遂矣。當將全其名。曾經滿全者。非身退不可。蓋者當戒之於滿。銳者當守之不用。金玉當戒之於貪。富貴當戒之於驕。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此便是天之道也。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能爲章第十

眞善美雜誌合印刷部印 北京東門三眼井二號

若致養安靜。則魂在於肝。魄在於肺。生身之道立矣。我身中有眞土。能培之於木。疎之於金。息之於火。止之於水。攢五行。合四象。皆是眞土之妙用也。若能神不外遊。息不散亂。精神魂魄。自然會合一處。不相離別矣。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眞土者我之意也。意屬於土。故曰眞土。此眞土之妙。是謂五行之祖。大丹之基。人能以神合氣。以氣合精。眞氣綿綿。四象五行。不致散亂。不求抱一。而魂魄自然抱一矣。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未破之赤子。元氣未散。乾體未破。百無一知。正是氣專之妙。百無一能。正是致和之妙。因專氣致柔。所以無欲無知。無思無慮。神氣故能抱一。魂魄故能相守。吾見今之內煉者。雖欲藏神氣。不過除其妄想。調其呼吸而已。神不能入氣。氣不能歸神。鼻息不相依。故不能抱一。專氣致柔。如嬰兒有自然之妙。是故太上發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二句。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者。蕩滌也。除者。除去也。玄覽者。多見多聞。博古通今。疵者病也。吾見今之學者。亦有博古今。知事物。廣視往事。射獵簡編。要不過耳目見聞之學。非眞知眞見。此等修行。依至無疵之地。不亦難乎。故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二句。總想眞知眞見者。出於形器之外。不在見聞之中。故所見者至廣。所知者極大。一切

玄覽之經書。雖是聖人之心印。未得道時。不過借此爲渡水之舟筏而已。既得道後。玄覽之法廢。若不滌除而去。則心迹不忘。亦不能入於寂然不動地位。所以人不可認賊作兒。執筌爲魚。忘了一切法門。當去一切玄覽。譬如病愈藥止。更無服統之病。有害於我者。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此二句。乃是以無爲之道。明愛民治國之義。當順其自然。因其固有。不必有所作爲也。若以有爲愛民。其愛必不能遍周。以有爲治國。其治必不能均平。惟聖人以不言之教。行於天下。以無爲之道。化於百姓。是故天下百姓。日受其愛而不知。日安其治而不覺者。蓋以聖人之道德。天下本不可知之。本不可見之也。所以無爲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爲乎。蓋是此義。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二字。指人心也。人心。爲一身總持之主也。是以謂之天門。開闔二字。即是陰陽動靜。雌之一字。即是安靜柔弱。人之心竅。果能出入動靜。以安靜柔弱之道。應酬於一切事務。時候當動。無心以自動。時候當靜。無心以自靜。是以知天門之開闔。皆是自然之妙。所以聖人。內照圓明。事之來順理而應。不使陰勝於陽。不致情害於性。不令物欲蒙蔽。不爲物欲遷移。所以性全而心不亂。氣役而志不迷。此是聖人天門開闔爲雌之妙也。但人心出入無時。動靜不一。事物交接。私欲即

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之妄。隨感而發。修道之人。全在此處分的明白。不使私欲之陰情勝之於我。方可謂之天門開闔能爲雌乎二句之義。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明者、心之內光慧照前之明。白者、心之本體素存前之白。蓋以虛能生明。靜能生白。虛靜明白者。方可謂明白四達也。四達者。通達無礙之義。無知。即是不有情識。混然純一之妙。人心之本體。原自虛明。本來靜白。只因物欲用事。有所窒礙。不能明白。惟聖人。虛靜四明。不以聰明爲用。無見無聞。無爲無欲。自有一段空明境界。感之則通。叩之則應。雖所知無窮。則又終日如愚。無知而無不知。無不知即是無知。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二句。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生者、育也。畜者養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聖人以道德五常。慈養萬民。天地之飄刺乘形。長養萬物。本未曾有心而施化。私物而施仁。萬物賴之以生。以育。皆是天地之有而不有也。聖人體天地父母之心。而教養百姓。興利以遂民生。未曾以興利之功自有。立教以復民性。未曾以復性之功自有。因物付物。隨所施無不出於自然。亦如天之無心而施化。無爲而布德。故曰生之畜之。生而不有。蓋是此義。

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聖人心同天地。物我兩忘。與天下之民。相忘於道德之中。其入於無爲之化。以人治人。又安有爲治自恃者。聖人儀表萬民。首出庶物。可謂天下之長矣。然道同天地。恩如父母。與天下相忘於自然。相處於無事。無彼此之分。無上下之異。有何主宰之心乎。故曰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蓋是此義。

是爲玄德。

玄德者。天德也。天之德玄玄莫測。故曰玄德。細想聖人道同於天。德齊化育。恩澤萬彙。其幽深而不可測者。萬民不能見。其潛被而不可窮者。萬民莫能名。故其德玄玄與天無二。是謂玄德。蓋是此義。

此章綱旨。首句貫拖一者。即是抱元守一之道也。人能抱元守一。則養魄自然載而不離矣。俄戰而不離。我之真氣必專於一。既專於一。其氣必致於柔和。氣性柔和。故與嬰兒可比也。性與嬰兒可比。則德性渾全。至淳至善。無欲無爲。則與道無二矣。

無用章第十一

蓋聞天地之道。虛其中。故有陰陽之妙。聖人之德。虛其心。故有運用之妙。天地不虛中。則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鬼神不能變化。是以知虛中者。乃是造物之本也。聖人不虛其心。不能明天理之微。不能立人心之正。不能範俗垂世爲法於天下。是以知虛心者。又是道德之本也。以此觀。證事。制器。營室。正是太上教人借物

達本。知其有者爲利。而無者爲用也。道本於無。器本於有。有者爲利。無者爲用。人能知此利中之用。悟此無中之有。則近道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章綱旨。乃是太上教人就物明本。無者以有爲利之體。有者以無爲器之用。人之幻身。以無形之性命作主。其理得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輻者輪之股也。轂者受輻之空竅也。造車者。以輪而轉其輻。以輻而轉其轂。因轂之竅空。所以有車之用。人皆知用車。不知車之用妙在虛中也。虛中之竅。其竅雖小。其理則大。無心之心。其心雖無。其道則有。是以車之用。雖用於有。而所以用者。實用於無。故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三句。不但車之虛中。有合天地太虛。即如我一身中。我心是御車之人。性即是車中妙無妙有之用。烟行而不殆。往來而不息。即是元氣運行之妙。人可不即車而悟乎。

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地者、土也。以法制泥。使之精細曰陶埴。此是陶冶造器之法。器之形。外實而內虛。外有而內無。工匠施於人。妙實合乎道。妙在以空爲用。以無爲中也。故曰陶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三句。以此喻之。可知乾坤造物之道。即陶冶造器之道也。乾坤即是太極之大爐也。其中五行運化。即是爐冶之法也。春溫夏熱。即是冶鍊之工能。太虛無窮。便是鼓空之妙處。天地有象。即如有器之形。四時百物。即如大器之用。人能體此。用陶冶之功於身心。施陶冶之能於性命。何患大道不成。而道器不就乎。鑄器造車。是爲天下之神器。道德不就。即是天下之廢器。故君子聞之神器。小人聞之敗器。正是取喻於此。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鑿者、開也。單開者曰戶。雙開者曰門。開即是造。開其戶者。以通往來出入之用。開其牖者。以通天地日月之明。有戶有牖。所以開之室。室因虛其中。故有室之用。有果氏斫木爲室。以代巢穴之窮。人知室之可以安身。不知室之用。非虛其中焉可以容物。是以造物者。即太虛之妙用也。開牖者。即是天地之門戶也。妙合萬物於一室之中。並行並育。即萬象之意歸也。人之有口鼻。即是人身之門戶。人之有耳目。即是人身之有窓牖。性命之主人公。即是虛中之妙體。庶物之實用也。故太上取喻。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三句。

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有、是上言車、器、室、三者實有之物。利、有增感受順之妙。故曰利。無、即是三者中間空虛無物。用即是三者之妙。雖是三者異面不同者。異其有也。同而不異者。同其無也。有其利而無其用。開處中之通不見。有其用而無其利。開妙用之用不彰。必須有無皆具。利用兩得。車器室。將天下萬事而不可窮。太上以此喻道德結。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二句。意是此義。即與車器室。皆用之於無者。虛也。虛能容物。虛能生物。天地萬物。俱從虛無中生將出來。所以爲大道之本元。天地萬物之根本。人之有此形骸。便有此心。心之本體清靜光明。原無一物。亦與太虛同其體用。只因妄緣塞虛靈之竅。蓋障妙明之光。所以昧明之體不現。雖用不能全彰。即車器室之中。以物塞之。猶有三者之用乎。

檢欲章第十二

卷開天地之大也。能包含萬物。能容納百川。即是一個大世界一般。又有日月之明。能燭三界。能通八表。此又是一個眼目一般。天地雖大。日月雖明。若不得無極之眞。不與太極之理。則亦不能有此許大之包含。不能有此許大之光明也。此等妙義。人人有此眼。與天地之此眼一樣。性命陰陽含之於內。五臟六腑具之於內。二目即人之日月。造物之妙筆。人豈有此眼。雖有眼目。若不得性眞之妙。五臟之氣。亦不能攝藥。二目之神亦不能通光。倘若見物生心。正性不空。必至隨緣而逐妄。所以目盲者。耳聾者。口爽者。發狂行妨者有之。五者之害。皆之於此矣。今日文中所講者。正是此義。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在經行。聲是教人依靠此言。反妄歸眞。不可拘泥勿安。總在私欲之發。

五色令人目盲。

五色青黃赤白黑。是五行之正氣流佈於物者。人之能視聽之日。目乃六根中第一之根也。人之分別五色。正是眼之職。當其未視也。雖無色之形。固能別五色之視自。發然明白。若睹彼陳神。惟見於色。則洞視之眞體。不能照了。物之來也。目隨物而去。心中之所見已忘。目中之所見必亂。雖五色當前。總不別色之眞色。雖有見亦如無見矣。與聲者何異乎。文中言五色令人目盲。蓋是此義。修道之人。若能見一切美好之色。像如見一切不有之相。不起貪愛之心。不執得總之意。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存其神。則慧照十方。目盲者未之有也。

五音令人耳聾。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是也。聽此音者。謂之耳根。人之分別五音。正是耳之識。當其未聽也。雖無音接耳。而能察五音之正。有聽而不亂。若聽彼音聲。惟逐于音。則精聽之神機。不能窮補太千法界。內聽之眞空不能通徹。大音希聲音之至也。耳聞音而去。心亦隨音而去。雖五音當前。幾不別音之爲音。雖有如無聽矣。文中五音令人耳聾。蓋是此義。人能了悟內耳弄耳。應音非音。則清靜之妙音。自然不聽而自聽。聖耳之音。又安能聾我耳哉。

五味令人口爽。

五味者。酸鹹甘苦辛是也。凡有可飲可食者。皆有五味。舌以得味爲珠。人能分別滋味者。乃是舌識也。人之知其滋味者。人之正性也。在舌爲識。舌識。非性不能有知味之體。識性非味不能有舌識之用。因性被一切滋味所轉。性迷於味。味亂其性。所以貪於滋味者。口中之正味必失。雖有酸鹹珍奇。幾不能辨其美惡。文中言五味令人口爽。蓋是此義。孔子曰。饜糟食飲水。而樂在其中。可知孔子深得不味中之眞味耳。常開修道之人有云。咬菜根淡中有味。此正是百味皆空之境也。百味皆空。自然滋味不作。可不戒哉。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走馬以疾前之曰。馳馬疾走前之曰。春田、夏苗、秋獮、冬狩。總名田獵。因上古禽獸最多。行獵原保苗除害。故此句真戒止之意。或田之於田野。或田之於山川。禽獸大施能。務發亂用。東奔西走。逐物移心。一往一來。即驅者之失心發狂。故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二句。發明此義。倘是萬物。皆本天地一氣而生。但清濁偏

正之不同耳。人之與物。均有此形。均有此氣。均有此性。均有此命。人能以性命觀之。自然不作山獠之事矣。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難得之貨。即是貨之奇者也。妨者、傷害也。傷於己者謂之妨。傷於人者亦謂之妨。細想世間。一切珍寶奇物。皆是難得之貨。倘若貪之不義。得之不辜。禍孽之端由此而生。盜賊之由。因此而作。或致喪於國家。或致傷於性命。太上救之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蓋是此義。君子知此難得之貨。皆是身外贅贅。故去貪欲而求道德。不羣之高貴。且可以浮雲視之。難得之貨。何致使有行妨之害乎。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是教人效聖人而行之義。故以爲腹不爲目。總結上文。陰符經云。心生於物。死於物。其機俱在於目。人之見物而生染着。死之於物者。其機正在於此。人之忘於目。得大徹悟者。其機亦在於此。竊思。眼耳鼻舌身意。俱屬情識之幻。惟我性中之本體。眞空妙有。是以聖人爲腹者。養性中之本體。不爲目者。忘物引之見惑。不貪不染。皆知爲幻。一切緣境皆宜去之。故曰去彼。既知腹中性體。一切存養皆宜取之。故曰取此。但去、非有心而去。取、非有心而取。爲腹不爲目。其去。其取。皆是自然之道也。人有六根。經只言眼耳口三者何也。六根之中。以此三者爲要。又言爲腹不爲目何也。眼根是六根中第一之根。六根之先機皆在於此。故此單

英國倫敦會印刷所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言不爲目。人果能眼根一返。六根自靜。了盡一切塵緣。視人爲腹不爲目。一言以蔽之矣。

寵恥章第十三

寵辱皆人通退。順自然之理。得失守當然之道。平至而不驚。平過而無迹。以大同之道。同於上下。以無私之德。及於朝野。不以喜怒而少變。不以好惡而生心。惟在道德之行於天下。不在功名富貴之得失寵辱矣。四經者。果能知聖人之心。此章之經旨自得矣。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此章經旨。乃是太上警醒世人。凡得失寵辱之間。當處之泰然。不可動心于外物。而累其身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知遇人君。得其恩惠謂之寵。失位失祿。放逐降罰之辱。擔憂懼怖之驚。心中憂患謂之患。細詳君臣相得。有知遇之寵。其得寵者。且喜且懼。喜者。喜其祿位崇高。功名顯達。懼者。懼其得失之不常。豈料之不一。或機得其寵。即憂其辱。其辱未至。私心先動。自生驚疑之念。自起未來之想。故曰寵辱若驚。若愛其寵。不以得之爲喜。或加其辱。不以失之爲憂。常人視榮貴爲極美。我視之若大患。不但視榮貴爲大患。又且視四大假合之身。亦爲大患也。身且爲大患。以患加患。是貴大患若身。患所以不患其得。不患其失。順應自然。去來無心。又何得失之是憂。寵辱之足慮乎。故言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此是解釋上文之義。欲喚醒世人。知此寵辱兩途。乃是顯險之網胎。上所謂。寵辱若驚者。寵而爲上者。人人之所好。辱而爲下者。人人之所惡。故莫不趨高而避下。求寵而遠辱。不知寵之來也。亦適然而來。原非我之固有。我亦安必其終得。故得之若驚。辱之至也。亦適然而至。原非我之禁。我亦安必其不失。故失之若驚。道高德重之人。於其寵辱也。得之不敢自安。失之不爲滋戰。處之無心而已。所以設此問答之旨曰。何謂寵辱。寵爲上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英國倫敦會印刷所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此亦是重伸上文。世人不知。患從貴起。禍自寵生。上言貴大患若身者。蓋謂人生在世。有此身便有此患。以身觀患。身是患之形。以患觀身。患又是身之影。是以知患即是身。身即是患。患身之形影暫不相離矣。故吾有大患者。爲吾有此患身故也。及吾無此患身。吾之大患於何有乎。文中所謂。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是此意。細詳人生在世。形器囿之。故有飢渴之切。寒身之迫。生老病死之苦。是以謂之患身。以衰弊羸瘁言。以飲食止飢渴。皆是愛其身故也。却不知。有生必有病。有病必有死。不能逃陰陽消長之道。不能脫造化運順之理。至於命終身壞。必竟歸於大患矣。憫眾人。無好惡之私欲。被寵辱之微機。視身爲患。視患即身。知此患身。非爲長久。不起一切貪高愛貴之心。不生一切人我寵辱之念。以清靜自然之身。爲我之身。以無得無失之貫。爲我之貫。所以性分中。澹澹泊泊。赤灑灑。一物全無。如太虛一般。何寵何辱。何貴何賤。何得何失。何慮何患。物我兩忘。性與天地一自然而已。

故貴以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

聖人處世。身且不以貴愛視之。何況爲天下乎。所以不以自貴之身。爲之於天下。不以自愛之心。爲之於天下。不自貴。不自愛者。忘其身也。即是無爲之道也。以無爲之道爲天下。天下未有不治者。若是以貴身之心。爲之於天下。雖有天下。亦不過暫存而已。以愛身之心。爲之於天下。雖有天下。亦只是權託而已。如人以物寄託於我。我不過暫且看守。其物終非我所有。文中貴以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若是此義。細想人生在世。如過隙之白駒。轉有倏無。從使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都不長久而不去者。能悟得此理。以虛靜恬淡自牧。忘乎貴愛。此身之心。其累身大患之事。安肯爲之也哉。

贊玄章第十四

恭聞大道之妙。照明而在上。皦而不皦。帶密而在下。昧而不昧。圓機廣大。散之而彌滿六合。查現無窮。欲之而細入無朕。求其始而不知其始。即其終而不知其終。莫終莫始。而通今貫古。有機有用。而立地擎天。果能體天地之奧。窮造化之源。微事之理。盡性情之妙。不假遠求。自然道眼圓靜而洞見道體。不勞勉力。自然心光發現而照破蒼蒼。到此天地。喚的山嶽得之以靈。其道超之玄微。我能視。而人不能視。我能聽而人不能聽。我能搏。而人不能搏。希夷微妙。一而三。三而一。總是我身中之變化。執之有。得之無。無不是性中之道理。聞經上士聞試贊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經旨。獨重混而爲一。大道若不混而爲一。即人亦不能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矣。

視之不見名曰夷。

道無形象。視之而不可見者曰夷。夷者易也。即是大易之圖象。人之可見色相。不可見者道也。惟不可見。所以爲造化之根柢。爲品彙之根柢。若或可見。必有色相。豈能爲天地之始乎。豈能爲萬物之母乎。故曰視之不見名曰夷。雖然道無形象。人不可見。若能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物我兩忘。內外皆空。其道則見矣。

聽之不聞名曰希。

道本無聲。聽之者。聽無所施。聞之者。聞無所入。故曰希。希者。希望寂無影響之謂也。可聞者聲音。不可聞者道也。若有音聲之可求。豈能生育天地。造化萬物乎。故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道之妙。雖不可聞。人能得性命之真聞。無聞而聞。可以聞之於三界。無聽而聽。可以聽之於十方。此便是深入大道。希夷之妙處也。

搏之不得名曰微。

大道無形。真可執持。故曰微。微者太無虛妙之稱。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充周而不可窮。微妙而不可見。若使可以手執者。皆是有象之物。既有形象。豈能有投脫。出入造化乎。故曰搏之不得名曰微。雖然大道微妙。搏執不得。人能一旅不染。一法不立。心中自然見大。無中自然生有。何昇不是微而又微之深旨。何昇不是搏弄太極之人乎。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三者。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夷而希。希而微。其爲三者。不可致詰。致者極窮之義。詰者問也。即是不能窮極。而問其甘妙之源。混而爲一者。謂三者。理可分。而道不可分。既其理而分之。雖有三者之名。按其道之實際。本無彼此。亦無分合。可知夷即是希。希即是微。微又即是夷。三者即一。一者即三。三一之妙。無始無終。混然一體。故曰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細想鴻濛未判之始。道之本體無方所。無形狀。耳目不可及。言思不能到。如摶思想。拿捉不住。似月印潭。摸索不的。是故放之則彌滿六合。收之又全無胶兆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不皦不昧者。似明非明也。似暗非暗也。仰觀其上。其上不皦。俯察其下。其下不昧。譬如滿虛空。徧法界。無分別。無間斷。彈彈沉湎。包羅萬法。無所不是。無處不有。總皆是大道眞一不二之妙理一以貫之者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蓋是此義。

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者。接續不斷之義也。天地未形。萬物未兆。空空洞洞。無往而非眞一之實理。無往而非眞一之大道。是以繩繩兮。無間無斷。此正冲漠無朕元神不已之妙處。此等景象。指其名。無處可名。指其物。無物可見。曾其有。即又無物可睹。曾其無。則又繩繩兮無間。是故莫知其所以爲有。莫知其所以爲無。不可曾有。不可曾無。有而不有。無而不無。文中曾。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蓋是此義。觀繩繩之字樣。既繩繩而不絕。似乎有物。實無一物。蓋以大道汎兮。極於無際。而無不通。入於無間。而無不貫。散之無窮。收之則一。雖無繩繩之形。即有繩繩之理。看經者當細詳之。

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上句既已曉之於無。下文又以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言之者何也。即不知無狀之狀。即是非狀而狀之之妙狀也。無象之象。又是非象而象之之妙象也。是故無孫之元精。非狀非不狀。太極之實理。非象非不像。此所以恍恍惚惚。不能以智而知之也。其本然之妙。無頭無尾。無前無後。迎之於前。則又不見其首。隨之於後。則又不見其尾。無處非風。無處非月。無所來前。無所來後。此等至玩無妄之實理。譬如銅子有云。何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在前。忽然在後。驟欲從之莫由也矣。大道之本然。盛如此矣。故曰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前。隨之

不見其後。細詳大道之妙。廣而無邊。大而無外。本無前後。亦無首尾。婦欲迎之。無可迎之處。雖欲隨之。無可隨之所。謂無端無緒。無聚無兆。元神無間。於得不已之妙也。人能悟到道個天地。道個與我原無兩個模樣。是謂無體之體。是謂無相之相。是謂非色非空。是謂不動不靜。宗教門頭。若要行棒行打不辨。若要行喝喝他不動。喚。醒的道眼開。便是已上自覩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又至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等句。皆是太上剖判一元。指揮道妙。教一切修道之人。從此處悟澈未判之理。還父母未生之前。混而爲一之理義。既得此理。萬法歸一。吾不知爲誰之子也。是以莫知其有。莫知其無。是謂天門。天門者無也。萬物出入於無有。是以知聖人探藏於無有之中者。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執者。執持也。古之道。即是先天先地真象未立混而爲一之道也。御者治也。有者。世間一切有作有爲之事物也。古始者。指大道在象帝之先。故云古始。道紀者。謂道爲天地萬物之綱紀也。此四句。是總結上文。以萬法總歸於大道之義。細思大道之妙。曰與。曰希。曰微。又曰不皦不昧。又曰無象無狀。似乎無處摸索。無處下手。雖於恍惚。却不知道在目前。至簡至易。人能返觀自性。不着聲色。不執有無。前念不起。後念不續。念念不有。離一切色相。則無狀之狀。無象之象。自然真法混而爲一。可知一切巨細萬物無窮色象。莫不出於道。豈非道紀乎。執道而行

。御今之有。則身無不修。家無不齊。國無不治。天下無不平矣。此正是。以其有而體其無。而用其有之妙處也。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執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章第十五

古聞古之善爲士者。立身持己之間。應事接物之際。總是以道德躬行實踐。正己感人。道德之外。不敢立一毫功過。用一切機智。如春風之過化。如時雨之均霑。雖欲求其大道之形影不可得也。雖欲知其德化之廣光不可見也。古之善爲士者。善之於此也。能會於此。其不盈之深旨不待言而明矣。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此章經旨。共二十句。總是形容古之善爲士者。動靜體用。人不能識其行藏之義。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統論入道之聖士。善爲士者。上體天道。能知陰陽消長之妙。下體地理。能知剛柔爽險之理。中盡人事。能知巨細萬物利害成敗之機。其心中之體用。至微至妙。至玄至通。至道之隱奧曰微。至道之不測曰妙。至道之幽深曰玄。至道之無得曰通。體至道之隱奧。用至道之不測。得至道之幽深。達至道之無得。所以微妙玄通。一切世人不能識其行藏。不能窺其體用。無方無所。無象無狀。亦不可得而窺見其妙。故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夫唯。是承上轉下語。細想世人之可識者。行藏之跡也。若體用不見。心迹全無。世人本不可識。惟不可識。不得不強爲形容。如下文一十五句。俱是勉強形容微妙玄通之大略而已。故曰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豫若冬涉川。

此句是就其處事接物之間。強爲形容。不敢急迫而進前之像。即是猶豫之義。古之善爲士者。韜光晦迹。不露才能。遇事接物。加意敬謹。不敢妄進。如冬月涉川之難行一般。不憚懼其水有徹骨之寒。亦且防其陷溺不測之患。故猶豫而不敢躁進。有如不得已之形象也。故曰豫若冬涉川。

猶若畏四鄰。

此句是就其燕居獨處之際。強爲形容。猶者。莫而不行。不敢妄動之義。與前豫字義同。古之善爲士者。心者純全。一言一行。一動一靜。不敢少有自欺之處。倘若毫不謹其戒懼恐懼之意。如怕四鄰見之一般。如怕四鄰知之一般。雖不睹不聞之際。全然都是天理流行之妙。非大聖大賢。不能有如此謹獨之功用矣。故曰猶若畏四鄰。

儼若客。

此句是就其立身行已之處。強爲形容。古之善爲士者。外恭內敬。正心誠意。敬厚虛靜。雖無賓主相對。其動容周旋之間。恒如見大賓承大祭一般。無時不生敬畏。無處不是賓主也。故曰儼若客。

渙若冰將釋。

此句是就其心迹淨然之處。強爲形容。渙者散也。即是不留滯。不貪染之義。古之善爲士者。觀一切有爲有相之事。如水上之浮泡。知其不久。故無留滯也。觀一切沉迷愛染之爲。如夢中之幻境。知其虛妄。故無貪染也。心上之情景。一切順緣。隨順解脫。如冰之將釋。漸化而無迹。已過而不留。故曰渙若冰將釋。

敦兮其若樸。

此句是就其淳厚渾全之處。強爲形容。敦者厚也。樸者未分之木也。古之善爲士者。本來之天性。未敢鑿喪。持已之眞心。未敢銷亡。視聽言動。無非眞誠。去智去能

步步向平實處下脚。無是無非。順適從天理處安身。所以教厚之德。如木之未散。樸然而有醇金之體也。故曰敦兮其若樸。

曠兮其若谷。

此句是就其空闊有容之處。強爲形容。古之善爲士者。心地虛明。性天圓徹。本自而無物。因虛而不有。故應事無窮。因空而無物。故涵容無盡。譬如空谷一般。氣之入也不盈。氣之出也不竭。萬法皆空。如太虛之無體。貫古通今。含萬物而無形。不曠而曠。不谷而谷。不知其曠。忘其若谷。是以聖之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此句是就其和光同塵之處。強爲形容。古之善爲士者。心地虛明。性天圓徹。本自混濁。但處世不得不然也。所以隨緣順凡。韜光晦迹。處於人羣碌碌之間。寓於平無邊從之與。民憂亦憂。民喜亦喜。混混然似乎與民同其濁。而不有分別之迹也。故曰渾兮其若濁。

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此四句是承明上句之義。渾兮其若濁者。乃是古士之心。以濁以靜爲體。以濁以動爲用。人情莫不喜清而惡濁。不知清非可驟然而清。靜之久其濁自清。人情莫不雖安而易動。不知動不可驟然而動。安之久其動自生。善爲士者。不必求清。能濁以

久。與人同處。不自見其異。與世周旋。不自顯其長。我惟靜以待之。自然徐徐而生清。不必妄動。能安以久。不自顯其異。所以能守其常。不自顯其長。所以能全。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此道二字。乃是總結一章之大義。非專指上句而言之也。蓋謂古士有此微妙。有此玄通者。只因能虛心而達用。故能保此微妙玄通之道耳。虛其心而涉川。虛其心而長鄉。虛其心而儼客。虛其心而釋冰。若樸。若谷。若濁。此皆是虛心達用。不自盈滿。不自盈之妙處也。夫惟不敢自盈。所以戒慎。戒懼。守其弊敗之理。斷不敢爲新成之事。弊者敗也。即是守其道德弊敗之道。韜光隱跡。虛心自欲之義。是以謂新成之事。弊如未來之功名。未來之榮貴。皆是新成之事。文中言。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蓋是此義。嘆息好新而惡弊者。人之常情。却不知新者易起人之爭進。易生人之貪愛。實非長久之道。惟弊敗之理。不令人羨慕。不使喜好。欲其疏薄。去奢去泰。深得大道微妙之理。深有大道玄通之用也。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章經旨。重在歸根復命四字。天地陰陽。三才萬物。莫不本之於太極。太極者。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根柢也。道之大原惟在於此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造其極曰致。執空無象曰虛。虛而至虛曰極。極一不二曰守。寂然不動曰靜。虛以涵厚。靜而至靜曰篤。致虛者天之道也。守靜者地之道也。天之道。若不致虛。至於至極之際。則萬物之氣質不實。地之道。若不守靜。至於至極之妙。則萬物之生機不有。是故虛者乃造物之根柢。靜者乃品彙之根柢也。天地有此虛靜。故日月星辰成象于天。水火土石成體于地。動於上。故萬物生焉。動於下。故萬物成焉。所以虛靜之妙。無物不容。無物不受。出入陰陽。昇降造化。與萬物並作者

。皆是此虛靜之妙。不可謂之有。不可謂之無。有而不有。未嘗不在陰陽之中。無而不無。未曾出於萬物之外。欲知其無。必須觀其復。復之一字。即是復命歸根之義。萬物之始終。陰陽之消長。冬至之月。乃是一歲之復。夜靜之子。乃是一日之復。喜怒哀樂之未發。乃是人心之復。知此復者。即虛靜之理得矣。文中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蓋是此義。修道之人。果能致其虛之極。守其靜之篤。以天地爲一體。以萬物爲一身。我之神可與天地並立。我之氣可與萬物並作。陰陽消長。在我掌握之中。大道流行。是我胸中之妙。其返本復靜之理。於此而入妙矣。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此四句。言天地間凡有還虛靜之妙。何況萬物乎。萬物形殊質異。芸芸而不齊者衆多。雖是生之無已。要必各歸其根。根即是生物之源。立物之本。歸根者即是歸之於虛靜。歸之於虛靜。萬物同復於命。命即是太極流行于萬物者也。萬物之歸根者。萬物之靜也。萬物不靜不能復命。即是一來復之義。是以爲之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細想歸根復命之旨。本是萬物培養之全體也。培養者氣之聚也。氣聚而後靜。靜而後能動。動之則形交。形交而後氣感。氣感而後人生焉。以此觀之。可知萬物由靜而之乎動。由動而反乎靜。循環不已。皆是虛靜之妙。所以歸根即是復命。受形於太極之根本也。復命即是歸根。完其於太極之本初也。萬物生生之理。正在於此。學道者果能歸根復命。則大道得矣。觀夫芸林眞人云。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

道些眞竅妙。料得少人知。卽是此竅。

復命曰常。

上文所明完具天命。便是復之之竅。上文又云太極流行。便是命之之竅。萬物皆不復命。則不能完具太極之理。太極之理既不能完具。必定命根不固。天衰死亡。失其眞常之命根。不能得其常久矣。譬如兩人接枏。一人折棠棃之生枝。接之於杜棃樹上。共樹則活。蓋因二樹同。所以易施工故也。又有人。亦取棠棃之生枝。接之於棠樹之上。其樹則死。死之者何也。蓋以棃棠各屬一種。違天背元。非類難爲巧也。觀於此。豈根復命之道明矣。

知常曰明。

眞常之道。卽天地之心。造化之本。人能知此復命眞常之妙。可通天地之微。可了生死之事。可開明白人也。不然。一切衆生。雖有此眞常之性。迷而不自知。所以入於幻化六趣之中。無休無歇。豈得開之明乎。文中首知常曰明者。蓋如是也。

不知常妄作凶。

此句又是反說上句之義。倘若不悟眞常。不窮歸根之理。不究復命之要。經綸敗度。不當動而妄動。失正求邪。不可作而妄作。禍之來也。應乎我之所感。與之致也。因乎我之所招。此便是不知常妄作凶。

真圓通慈善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知常容。

常者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乃是不變。不易。不壞。不滅之道。人果能知之。天地雖大。未嘗不在我性分之中。鬼神雖幽。未嘗不通我感應之機。萬物雖多。未嘗不通我運化之中。到此地位。與太虛一般。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知常容。

容乃公。

性能同於天地。德能貫於鬼神。心能備於萬物。我性之本體。無欲無爲。湛然清淨。觀天下如一已。觀萬物如一身。不見可愛。不見可怡。因物附物。不偏不倚。廓然無一毫私仁小智之爲。豈非大公乎。故曰容乃公。

公乃王。

細想公之一字。我無私己之心。則萬物皆可納乎性分之中。我有同物之德。則品位自足出乎萬物之上。所以古之聖君。以至公之道公於天下。天下亦以至公之道公於聖君。上下同公。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則王道可立矣。故曰公乃王。

王乃天。

首出庶物。德冠群倫者王也。王者上順乎天。下應乎人。體天道而立王道。禮樂制度。雖有王道之爲。因時順理。皆天道之妙。以此觀之。王之德未嘗不是天之德。王之道未嘗不是天之道。到此地位。王卽天也。天卽王也。王乃天。卽是此義。

天乃道。

王之德。既與天之德不異。王之道。同然可知一天也。天雖高。而不能出乎道之外。天雖大。而亦在乎道之中。天地皆由道而生。萬物皆由道而成。知常之妙能至於此。卽天地人物無處不是道也。天乃道。卽是此義。

道乃久。

細想眞古常存。彼久無窮者道也。所以眞常之道。得之於天地。天地可以常久。得之於人物。人物可以常久。知常之人果能至此。可與大道同體。可與造物同遊矣。道乃久卽是此體。

沒身不殆。

亘古常存。是謂眞常之道。我不能本道以爲體。我不能合道以爲用。則進退存亡。有所不識。吉凶消長。有所未明。人世中之顚險。取舍中之乖亂。勢所必有。若我之身與道爲一。則我一道也。道一我也。道之中本無可危。又安有危乎我者乎。沒身不殆。不亦宜乎。

此章經旨。天有天之根。地有地之根。物有物之根。致虛極。卽天之根。守靜篤。卽地之根。虛靜相生。而谷神不死者。卽人之根也。虛而神交。靜而氣感者。卽物之根也。是故不識根。則不能復命。不復命。則不能得虛靜之妙也。不復虛靜之妙。而常久者未之有也。不得虛靜之妙。而與天體道者未之有也。不得虛靜之妙。而順天體道者未之有也。不得虛靜之妙。能容而不殆者未之有也。是故虛靜。乃天地之本。萬物之宗。雖是修身治國平天下。皆不能違於虛靜之道。

真圓通慈善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淳風章第十七

悉聞天地與萬物同乎一道。聖人與百姓同乎一心。不施異政之能。不作有爲之事。不妨民。不聚貨。其實也不自知。其事也不自有。如是以之在天。相忘於太虛之表。在下之百姓。亦無有親譽之情。畏侮之意。風俗同然。不識不知。如遊魚之在水。相忘於河海。皆因上以無爲用於下。下亦以無爲歸之於上。家不殊俗。國不異政。大同淳古之風。咸樂焉卓之治。治天下之道於此而盡矣。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上。卽上古之聖君。下者在下之百姓也。太古混時。天下百姓俱知有在上之君。不知有親譽之情。非是下民輕侮於上也。蓋因以道之所以相忘於道化之中。天下一體。萬民一心。故難言。太上下知有之。蓋是此義。卽如羲農以前。雖鳥獸同羣。彝倫未敘。人心淳樸。亦不自知其淳樸。風俗淳厚。亦不自知其淳厚。惟知順其則。而安于不識不知。觀此可知經意。

其次親之譽之

次後五帝之時。制禮樂。叙尊卑。造衣冠。分貴賤。作宮室。以代巢穴。揚觶桑以濟不通。造舟車以行水陸。造書契以代結繩。人心漸漸開明。世道漸漸趨文。淳樸雖行。不得不以仁義教化於民。被其仁者。故親之。懷其義者。故譽之。與太古之風大不相比矣。故曰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畏之侮之

五帝之時。雖然漸漸開明。還是太古之風。君臣淳智。刑獄不立。天下之民。雖知有君。不知有所畏也。逮至三王。世道日薄。人心日乖。凶暴者有之。橫惡者有之。不得不以刑罰禁凶暴。刑罰既立。未有不懼畏者。民既畏之。則侮慢之情。於此而又生矣。侮慢之情。既生。刑政日煩。欺詐日盛。人心世道。與五帝之時又不可比矣。故曰其次畏之侮之。細想上古之民。太朴未散。所以無知無識。不知親譽也。中古之民。雖有親譽。仍是至誠所感之妙。至於下古。太朴已喪。狡詐日生。以至不忠。不孝。害仁。害義。無所不爲。刑罰之立。不得不然也。

信不足有不信

無思民之親譽畏侮。非民之過也。蓋因在上者。信不足於天下。民不能以信歸之。所以有親譽。有畏侮。我之信既不足。民之信亦不足矣。上下不足。即是上下相欺。天下未有不亂者。試觀五霸之世。假仁義之虛名。以爭詐爲能。以竊奪爲事。不能取信於天下。經言信不足。有不信。蓋是此義。

猶兮其貴言

有天下國家者。欲求上古之風。欲得上古之朴。而徒以言教施於天下。民必不能化。天下不能治。故常貴其言。行不言之教。天下之民無爲而自化。不期而自信。百姓自然不生親譽。不生畏侮。故曰猶兮其貴言。蓋是此義。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功成者。成於無爲之德也。事遂者。遂於不言之教也。此無爲之德。若養之不深。教之不厚。其功不成。此不言之教。若守之不誠。真之不慎。其事不遂。是以知非無爲。不能立不言之教。不能守無爲之德。此所以不言之自然處。便是無爲之實踐處。無爲之實踐處。便是不言之自然處。大化無爲。大言不言。我能自信。而民亦自信。我之信。未嘗不是民之信。民能自信。亦未嘗不是我能自信也。此皆不期然而自然。不期信而自信。人人無不自然。人人無不自信。是故有此自然感發之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正是百姓鼓舞踴躍不覺之言也。細想上古之時。耕而食。鑿而飲。無往而不自得。所以至治之澤。民不能見。不言之教。民不能知。宜乎有此無知之樂。宜乎百姓以自然自樂之。宜乎百姓出我等自然之言也。觀此可知太上有道今思古之意。此章雖言治世。即是修身。用於國可以安民。體於身可以養性。果能放下塵緣。向無爲無欲處。養我之心德。雖有七情無所用其能。雖有六識。無所施其智。此便是我性分中盛世之時也。倘若不能歸根復命。不能抱朴還淳。情識不能忘。智巧不能去。此即如民有親譽之心一樣。不能五常百行。妄作非禮之事。不忠不信。專以異巧爲能。此又下古民有畏侮之心一樣。學道之人。若能反此。便是無爲無修。便是不言之信。便是功成名遂。而底于自然者也。

俗薄章第十八

蓋因大道之用。用之於無爲而治。用之於有爲則不治也。無爲而治者。各循自然。行其當行。而不自知也。是爲至誠之實理。故己私不立。天理純然。上下相安於無事之中。朝野共樂於雍熙之化。不見其爲之之迹也。若使治出於有爲。必因時勢有變遷。人情不古處。設得安于自然上下無事乎。無爲而治。有爲而不治者。蓋謂此矣。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章經旨。至誠無妄者。天之德也。大公無私者。天之道也。以無爲之事。順之於天。以自然之理。齊之於物。聖人至治之德。未有出於此者。倘若不然。因時補救。大有作爲。雖或有幹旋之處。終非無爲之上治矣。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

太古盛世。三皇在位。萬民一體。以道治天下。雖無仁義智慧忠孝之名。實然之德。人人自盡。有其實而無其名。其名不必立。天下之百姓。仁義同然。智慧同然。忠孝同然。人人各行當然而已。此正是上下相忘於道化之中。日用而不自覺之妙處。次後爲君者。不能以道治天下。不修無爲之德化。所以大道隳矣。此非大道去於人而隳之也。乃是人自去之耳。不得不立仁義之名而用之。仁義之名既彰。故曰大道廢有仁義。仁義之名既立。倘若不以智慧而濟之。其仁不周。其義不大。所以三王之世。又以仁義治天下。不得不出以智慧。智慧既出。天下之民。徇於智慧。離淳襲僞。就爲失真。敗亡之機。因此而生矣。這至春秋之風。有五霸之危。聰明之士蜂舉。奇智之人並出。假仁假義。多行譎詐之謀。倘利尚名。皆爲自私之事。此皆是智慧所出之害也。故曰。智慧出有大僞。蓋是此義。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者。父母伯叔兄弟。六親和則孝而恃孝。慈而皆慈。雖有孝慈之人。不必有孝慈之名。惟六親不和。孝慈難彰。從此難彰之處彰之。其孝慈之事不能掩於天下。故孝慈之名。亦不能掩于天下。譬如智暇頑。所成舜之大孝。若使智暇不頑。舜之六親必和。孝道易彰。大舜孝子之名不必有矣。故曰。六親不和有孝慈。別本皆慈字作子字看者。其義亦可。

國家昏亂有忠臣。

棄其心而無私謂之忠。上下不明謂之昏。國家失敗謂之亂。細想君在位。同樂承平。國易治而民易安。人人可爲忠。不顯其爲忠。又何用求有忠。惟國家昏亂之際。臣節維立。忠義難能。果能從此難處之時。捨身報國。力扶大義。鎮安社稷。雖不有心立名。忠臣之名無不顯矣。譬如箭射無道。因其子。教此子。所以忠臣之名。萬古不朽。假使封王有道。君臣同賢。其子無因。此子無死。忠義之名。亦不必有於今日。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章是明上古。本是無爲而爲自然之治也。因氣數有興衰。故人心生大僞。愈趨愈下。時事使然。修道之人。若能不囿于用仁義。不顯于出智慧。棄其當然。行所無事。亦如孝不必立孝之名。忠不必立忠之名。何患道之不成。命之不立乎。

還淳章第十九

恭聞修飾美觀者謂之文。欲棄就實者謂之質。文與質本不可偏勝。上好文。下必至以文勝其質。上好質。下必至以質勝其文。質靡文。欲棄就實者。其害猶小。文勝質。以虛文粉飾。違失天下之無知者。其害則大。文中所講者。正是此義。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章經旨。是教誡天下後世。欲棄就實。經文重質之義。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普通謂微曰聖。知周萬物曰智。聖與智任天下者。必不可少矣。既不可少。豈可絕之棄之乎。設使棄智可絕。道亦不能行於天下。德亦不能被於古今。經中言。絕聖棄智者。意欲天下後世。以聖智自修。不以聖智施之於民。不以聖智用之於國。在上者無爲。在下者無事。無爲而民自富。無事而國自安。細詳聖人在上。原爲行道於天下。非欲沽聖智之名也。所之天子不以聖自居。堯之稽衆舍己。舜之與人爲善。四之開善則拜。皆是絕棄聖智之妙處。但聖人之心。常在寂然不動之中。故絕其聖智之用。不立聖智之名。不自知其聖。聖之名故久。不自有其智。智之用故大。所以聖人在位。上下無爲。上下無事。民無不足。國無不利者此也。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愛養爲仁。斯制爲義。善事父母曰孝。利澤及物曰慈。仁與義無一理不全該。無一物不經用。經言絕之棄之者何也。絕者絕其私恩小惠之仁。棄者棄其貪鄙不正之義。譬如私恩用之於家。或偏愛其妻子。不顧父母者。或恩及外人。不顧妻子。親疏俱置。家必不和。又如貪之不務其善。不可謂仁。鄙之不知其惡。不可謂義。若施於國。好惡必偏。憎愛失宜。道遇多猜。國必不治。是故聖君在上。絕仁之名。而不必顯其仁。棄義之名。而不必顯其義。天下百姓。亦知全乎孝慈之實行。不必顯其孝慈。孝者不自知其孝。慈者不自知其慈。相忘於孝慈之中。終身而不已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蓋是此義。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機變之巧非大巧也。大巧天下不可見。以機變治民者曰巧。以貨財是民者曰利。機變之巧非大巧也。大巧天下不可見。百姓不可知。貨財之利非大利也。大利可以利天下。可以利古今。經言絕巧棄利者。正明絕其機變之巧。棄其貨財之利。蓋因機變之巧。易于生賊。貨財之利。易于生盜。不如絕之棄之。細想修行分上。加不得半個巧字。用不得半個利字。巧與利雖然人人喜愛。實乃殞身之禍端。害性之雅種。盜賊不但穿窬越牆。凡有不義便是盜。凡有害理便是賊。若果意中之巧利能去。心中之盜賊自然不生。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三者即是上文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此三者。皆是文不足之事。文既不足。則質必有餘。淳古之風必興。撲樸之俗必存。以此齊家治國平天下。自然民利百倍。父慈子孝。盜賊無有。此文不足之明驗。故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蓋是此義。

故令有所屬

有所教誡者謂之令。屬託也。信任也。教誡之令旨。乃是治世之樞紐。教民之準則。

。故屬託之。欲其信任服行而不疑也。故曰。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素樸二字。正是總結此章之意。見素者。非眼見之見。乃是心目內觀之見也。內觀者妙見無窮。虛靜光明。能見天地之原始。能知本來之面目。抱樸者。上古淳質不尚文。雖然文不足。其返樸還淳之意。時見于內存外用之際。得性分中眞誠之實理。少私寡欲者。如內而身心。外而事物。隨緣循理。歸於性命。克去己私。不生自有自利之意。過境忘境。不殉塵況福之情。欲棄就實之意全在于此。以此修之於身。身無不修。齊之於家。家無不齊。治之於國。國無不治。平之於天下。天下無不平。修道果能領會。即當少私而絕其巧。寡欲而棄其利。自然棄盜賊之爲。行孝慈之實。仁義可以內含。聖智可以不顯也。清靜質一。無欲無爲。又何性命之不可全。道德之不可致乎。

異俗章第二十

恭聞萬物無本則不生。萬水無源則不流。因萬物有本。所以生化無窮。自古至今。育資不改。與天地同其長久之妙也。因萬水有源。所以不舍晝夜。自古至今。去而就下。與天地同運不息之機也。此皆因天地萬物能食大道之母氣而然也。細詳大道之母氣。雖然無聲無臭。不色不空。無形影之可指。無端倪之可見。實爲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根柢。所以生萬物而不遺。養萬物而不匱。彌綸天地。貫徹古今。無往而非

已著。倘若不及。則禍患之事。是非之端。不能止矣。

荒兮其未央哉。

荒是世人不修心德。如田之荒。央即是無時止之義。上句所謂唯阿相應之聲幾何。善惡之辨。唯是取善之本。阿是致惡之根。若不力行此取善之本。若不斷斷此致惡之根。則私意橫生。人欲滋盛。剛強暴戾。無所不爲。從此而日荒日遠。從此而流蕩身心。終無止期之所。終不能復還天理之正。終不能去其人欲之私矣。觀此荒兮未央一句。深知太上救世之心切矣。

衆人熙熙如饗太牢。如登春臺。

此三句。言上文荒兮未央者。皆是貪世味。樂世情。不知是此幾何之微機而然也。所以熙熙然共競奔交爭之心。如饗太牢。如登春臺一樣。心目驕然。極意無際。貪樂無已。故以饗太牢登春臺喻之也。

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

泊者。甘於淡泊。未兆者。念頭未起。嬰兒赤子也。未孩即是未至稍長之時也。乘乘者若動若不動之貌。無所歸者。渾忘一切事物之貌。即是心迹不立。無有定體。如不有止歸之所也。此三句。言世間衆人貪之於未兆。我獨止之於未兆。貪之於未兆者。乃衆人以世味交爭故也。止之於未兆。即是太上以道味自足故也。道味之美

。無往而不見其足。世味交爭。馳逐而形其威威。竊思止世味於未兆之先。其無欲無爲之妙。如嬰兒之未孩一般。不知不識。無思無慮。惟食母乳。不知世味。太上以道味自足。不入世味之中。與嬰兒之發同然。故曰。如嬰兒之未孩。所以乘乘兮未兆之先。似爲不爲。不爲若爲。心德之妙。不着于迹。不泥於形。無有定體。若無止歸之狀也。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人果從念頭未萌處。思其道味。此便是泊兮未兆之機。無欲無爲。無念無慮。便是如嬰未孩。言語不有遺傷。作事不留痕迹。便是乘乘兮。若無所歸。則唯阿之機。無不了當。而幾何之妙。無不分明。不但世人不知。雖鬼神亦不測也。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衆人之心。常懷不足。終日營營于功名富貴。逐逐于榮華得失。即已無不遂意。而貪之不已。惟求有餘。我獨若遺。遺者。遺棄其求餘之心。守其知足之念也。功名不能亂其志。利祿不能惑其心。憧知道之可求。遺外更無所求也。空空洞洞。常消常靜。真如自在。故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人欲有餘。而我獨若遺。我之心可謂一無智巧而類乎愚矣。然我去其有餘之心。守其知足之念。惟顧全其固有之性。不入機智之中。不因遇世味而有變于中。求道味而或怠于後。一意前往。斯無間斷。乃是沌沌之妙難。

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者。聰明外露。謀慮多端之謂也。若昏者。收斂視聽。有若不明之貌也。察察者。私智泛用。窺探細微之謂也。悶悶者。見德忘物。純一不雜之貌也。上句以池淪於愚人之心言之。因見世間一切俗人。當以功名富貴之心。妄生怨憎私欲之見。或計較人我之長短。或辨論是非之大小。用心于幻妄之境。馳神於名利之場。所以俗人昭昭。太上若昏。俗人察察。太上悶悶。此非太上有心與人不同也。但因人心垂體。不得不以此盲聾之。

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世俗之人。以昭昭察察之私智。妄動妄爲。其流蕩不止之情。忽若海水。漂流無涯。愈趨愈下。無有底止。故曰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切思人在塵世。妻子牽連。名利鈎引。無暫時之休息。即如隨波逐浪。此岸不能離。彼岸不能到。只得在苦海中任其流蕩而已。若能了悟。回頭便有所止。豈用遂求哉。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以者爲也。頑者愚頑也。鄙者鄙陋也。上句言。忽若海。漂若無所止者。蓋因世間一切衆人。皆以有所爲者爲之也。所以如海水漂流。止之不已。捨眞逐妄。無所不至。甚至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顚倒錯

萬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亂。皆是有以之所至。頑似鄙者。乃是無爲之道。復還因有之性。修無爲之身。以無爲之身。齊無爲之家。以無爲之家。治無爲之國。以無爲之國。平無爲之天下。因事治事。隨物付物。渾然全無作爲之可施。故曰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異者不同也。道爲萬物之母。故貴母。翻想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豈有異於人哉。乃自翻我獨異於人者何也。人由道而生。物由道而成。道不異人。人自異之耳。我之異於人者。非我異也。亦是人自異之耳。人自異者。異其不食母氣故也。人能體之於道。君臣父子。日用和徹。無往而非道。此便是食母。如學見食母乳一般。得此乳則性命可全。不得其乳。則性命難保。如此食母之道。百姓與我同然。萬物與我同體。我之所貴人亦貴之。我之所食人亦食之。天地人物渾如一母之子。善惡同心。唯阿不二。昭昭者亦無所用。察察者亦無所施。雖異者亦未嘗不同也。此章經旨。深重食母二字。悟之者。俯仰周旋。無往而不樂。無事不而通。奈何人日出于其中。自謂可放逸于外。即不食母。而母亦可離乎。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非世間有爲之容。指孔德如太虛之容物一般。不有邊際之可求。蓋以包括無窮之容。惟者獨也。從者依從也。德不獨立。必從之於道而立。因從道而立。故有孔德之稱也。此孔德在天地爲天地之德。在聖人爲聖人之德。天地之德。非道而不立。聖人之德。亦非道而不立。天地能容萬物。聖人能容萬民。愛民之德。即是

萬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容物之德。愛民容物。總是一德。人知天地之大。不知孔德之大。蓋因孔德無形。天地有象。能以有象者觀之。不能以無形者見之。若悟色空不二。有無本一。大地山河。如空中之聊飛一般。自然眞空妙有之孔德。不離我方寸之間。雖毛端之小。可容崑崙之山。可納四海之水。無形之形。小可容大。大不異小。此等密義。不但天地聖人有之。人人有之。但因人私欲錮弊。其德不孔。所以容之者鮮矣。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蓋是此義。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此六句。反復形容。道之爲物。似有非有。似無非無。有而不有。乃是無中之妙有。無而不無。乃是無中之妙無。不屬於有。不屬於無。故惟恍惟惚。恍惚之妙。躍躍于有無之中。似乎有象。以有象求之。則又四象。似乎有物。以有物求之。則又無物。即是無方所。無定體。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此字亦是不物而物。能物萬物之義。不可認爲實有之物也。如人心虛靈之妙。果是何物乎。虛靈之妙。能物天下一切物。故以有物目之。人能眞得虛靈之妙。不令外物蒙蔽。不致內物錮弊。以虛合虛。無中生有。無象而自然有象。無物而自然有物。此物非白非青。可以神會。難以目睹也。

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道之爲物。雖無一法一物。其無中之妙。則又含兮其兮。以遠非遠。遠而若近。似近非近。近而若遠。杳冥之中。有理有證。即有元精。爲下虛靈莫測。不可見有。而實全其有。故曰杳兮冥。其中有精。此精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是爲天地人物之根本也。天地不有此精。天地不能恢久。人物不有此精。人物不能生成。益之不能益。損之不得損。無毀無滅。萬眞之妙處也。故曰。其精甚。又不仰常存不滅而已。又且不違其時。不失其序。確然而有信。譬如四時行。循環而不見其改易。百物生。往復而不見其變化。故曰其中有信。人能惜得此信。無處不有。無時不在。貫乎古今。通乎萬物。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無不是此信。此信之妙。在天地名天地。在萬物名萬物。雖不自居其名。無名之名。自開闢以來。無改無易。雖聖人復性。亦不能去其名。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此等眞名。能開天地之衆甫。所以不去也。即是檢視。衆甫是衆等衆美。大道本不檢視於衆甫。因無乎不在。若有檢視之義。本無檢點之勞。因無物不生。無物不成。若有檢點之義。天地萬物之衆等美。無不因不去之眞名。與不去之妙義。不從可識乎。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衆甫之密義。即是萬質之眞精也。即是萬有之眞信也。由混入機之間。始則出機化而爲物。終則入機歸之於道。假使以道觀道。雖知衆甫之理。以物觀道。違其本而窮其元。則衆甫之玄理。始可得而知其所以然也。故曰。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所以善觀道者。必以物觀之。離道而無以觀物。離物而無以觀道。觀物者。觀物之入機也。觀道者。觀道之出機也。人果能于杳冥恍惚。而悟衆甫之所以然。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孔德之容。皆可一以貫之矣。

益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章經旨。重在抱一爲天下式。能抱一所以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人皆知不曲而求全。不枉而求直。不窪而求盈。不弊而求新。不少私而求得。不抱一而求多。此皆是以小害大。以末喪本。所見者近。不能見其遠。所以不曲而求全者。反害其全。不枉而求直者。反失其直。不窪而求盈者。反去其盈。不弊而求新者。反敗其新。不少私而求得者。反喪其得。不抱一而求多者。反失其多也。惟聖人則不然。聖人之以曲自養。不居功。不伐善。不好高。不自大。不以取辱於人爲心。不以自私於己立念。證之於人。家國天下。未有不保全者。全之於己。身心性命。未有不保全者也。故曰曲則全。曲而能全。可知聖人之曲。其道大矣。良能綿綿之率。是非順受。不爭不爭。此便是枉之之義。人皆知以不枉而求直。不枉而求直者。強爲之直也。強爲之直。其勢必至於枉。所以聖人順其枉而不逆。枉之日久。枉者未必常枉。理之直者。不求而自得。故曰枉則直。枉而能直。枉之道亦大矣。滿溪深下謂之窪。即是以窪下自處之義。聖人以謙退自處。不敢爲天下先。即如地之窪下一般。雖不有心求於盈滿。天下歸仁。窪之者。未曾不盈也。故曰窪則盈。窪而能盈。用之於天下。用之於國家。無往而不妙。即是應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義。敝者如敝敗之舊物一般。聖人修于內。而不修于外。若有敝不新成之貌。即不知守敝者常新。敝露者必蔽。人皆知以不敝而求新。不知反失於新。是知道體貫乎隱顯。隱藏者實之於敝也。不套于敝則不能新矣。故曰弊則新。聖人隱弊而不

露者。正欲得其抱元守一。少私寡欲。不使七情交妄。存心養性。不致五性失和。抱一之道既得。一貫之理時行。故曰少則得。所以欲修大道。先去情欲。不能少私。不能寡欲。不得一貫之理。不得抱一之道。必然多見。多聞。多學。多惑。心理不能融貫。內外不能致一。失於一者未始不惑。故曰多則惑。聖人捨其多。而守其一。其理不惑。其事不亂。觀萬物之理。即一物之理。觀萬人之事。即一人之事。能鑒于一。又何惑乎。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此句是總結上文之義。言上文六句皆是抱一之道。聖人約之於理。歸之于道。惟以抱一爲治天下之法式也。竊思一者理也。雖天下萬事。萬物。各具一理。未曾不同用一源。以一理推之。物物無不貫。事事無不通。譬如仁主于愛。亦只是愛此一理。義主于別。亦只是別此一理。禮主于敬。亦只是敬此一理。智主于知。亦只是知此一理。信主于實。亦只是實此一理。此理在人心。本無不足。因自己不能鑒其當然。所以私意橫生。曲者不能全。枉者不能直。窪者不能盈。弊者不能新。少私而能得者少矣。多學而不惑者亦少矣。此皆是不能得抱一之道而然也。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所抱者無一。所應者無窮。是以天下之人。不教而自一。天下之物。不齊而自一矣。故曰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之人。有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心。故不能得抱一之道。竊思自見者。不能見于己。不能見于人。所見者不遠。所明者不徹。聖人不自見者。因物而見物。因事而見事。故能窮其義理之精微。究其興亡之機緘。上能察于天文。下能察于地理。中能察于人物。古今之變。秩然而明。幽細之機。洞然而見。此是聖人不自見之妙處。是謂眞見。其見故明。文中實不自見故明。即是此意。自是其是者。是之名雖出於己。而是之理未必服于人。其是故不彰也。彰者彰顯之義。所以聖人不自是者。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理之是而是之。因道之是而是之。因道之是而是之。此之所以然者。合于道。合于德。合于理。合于性。合于天。合于人。雖鬼神不能尊。雖聖人不能改也。故曰不自是故彰。天下之人。皆知以自伐徇有功之名譽。以自伐術一己之才能。不知伐功求譽。其功必不能有卓。其人必不育譽之實。所以聖人不伐而功自有。不術而功自著。雖欲掩之而不可得也。何得伐之乎。聖人不自伐其功者。乃是歸功于天下也。是以天下未有不歸功於聖人者也。故曰不自伐故有功。天下之人。皆知自矜其長。或偶然而自尊。或僥然而自足。倘有長于我者。則我之又短矣。矜之亦何益哉。聖人不徇長短之迹。不生計較之心。雖不有心于長。天下莫不以長歸之。是故聰明智慧人不可及。耳目心思人不可到。不長而自長。長之實未嘗不著於天下。長之功未嘗不奏於天下。故曰不自矜故長。細看上文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總是不爭之妙義。聖人與天地爲一體。與萬物爲一身。曲成而不遺。愛育而不棄。何爭之有乎。所以天下之人。與聖人合其德。與聖人合其心。聞風者誠服。沐德者心悅。烏得有爭者。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莫能與之爭者。皆以君臣父子尊卑上下。皆得其理。故不爭也。得其理。則聖人抱一而式。天下之道于此可見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三句是總結一章經旨之意。首句曲則全三字。本是上古。古聖之語。天下之人果能得此曲全之理。天下國家不求全而自全。此便是抱一之旨。有此曲。便有此全。天下之人。亦有曲而不全者。究是未得至誠之理。果能以至誠而用曲。天下之理。無不以至誠而全歸者。故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人果能曲己以從人。受其枉而不辭。陷於枉而不辭。少私不惑。自弊不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得得曲中之妙。又孰有不抱一爲天下式哉。

虛無章第二十三

慕聞道生天地。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生萬物。天地又爲萬物之本也。人在天地之間。身配天地。性參太極。與萬物同乎一體。同乎一道也。是故聖人以大同之道。盡於己而盡於人。以大同之德。德乎人而順乎天。無親疎。無遠近。其道也流行無間。而貫乎古今。其德也。不息不違。而充周莫測。萬民同乎一德。天下無二德。萬民同乎一德。天下無二德。此爲希言自然之妙。是信樂得之民也。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此章經旨。重在希言自然一句。古之聖人。以希言自然之道。同是同德於天下。所以天下之民。莫不樂得而得之。樂失而失之。此皆是在上之聖人。皆是於天下。故有此等自然樂得而歸之之旨意。

希言自然

天地不言。天地之道立矣。聖人不言。聖人之道行矣。此皆自然之妙也。希言者。世間罕聞之言也。不執於有言。不執於無言。不有不無之間。因時順理。隨宜得妙。所以謂之自然也。自然者。不牽強。不造作。不如不悖。妙義無窮。故曰希言自然。吾見今之人。或好辯而自是。或多言以數窮。或言辭悖戾。而惑衆多端。或歸自爲黑。而抑是爲非。言行不能相顧。事理不能調合。至於敗國亡家。傾身喪命者。皆因言之不自然故也。可不慎乎。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者。飄暴暴怒之風也。驟雨者。傾盆促急之雨也。天地之氣。陰陽相得者。則爲自然之風雨。陰陽不相得者。則爲飄風驟雨。但不是自然之風雨。其勢必不能久。不過一時之作。以洩天地暴怒之氣。機回氣散。未有不戛然而止之者。故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人言語失和。以致暴怒大作。即如飄風驟雨之暴戾。修行人切當以此爲戒。若不知戒。或因事有干。無明頓發。認妄逆眞。無所不至。豈可不戒乎。

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地之道。本是自然。變換不息。四時順序。山河安靜。萬物生育。二氣氤氳。化而爲雨。一氣流行。化而爲風。飄風驟雨者。疑是天地之爲。發洩太甚。非自然之道。然聚散不常。氣回力盡之時。未有不反于晴明者。天地尙且不能長久。人事之不自然者。豈能長久乎。故曰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尙不能久。何況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道德失。天時之盛衰消長也。同道同德何失。因治亂興廢。聖之以自然也。古之聖人。順乎天。而應乎時。時有否泰。事有損益。皆不能違於道。故曰從事於道。有

道之時同之於道。有德之時同之於德。失道失德之時。亦同之於失。此便是不違於道之旨歸。譬如三皇之世。君臣父子無不有道。此是天之時所使而然也。人之事亦應之於此。所以聖人順其時以化民。民亦不異其道。正是以道從於天下。天下未有不從於道者。故曰道者同於道。又如五帝之時。君臣父子無不有德。此亦是天之時所使而然也。人之事亦應於此。此時聖人亦順其時。以德教於民。民亦不異其德。正是以德歸於天下。天下未有不歸於德者。故曰德者同於德。迨至后世。氣運日衰。君臣父子。無不失道失德。此亦是天之時所使而然也。人之事亦應之於此。此時聖人亦順其時。不得不以法制刑賞治於民者。亦是與同而不異其所失之故也。故曰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聖人因時之渾樸。而與民同一渾樸。渾樸而自見。其時雍。天下熙熙然。日安於不識不知。與聖人共化於道。故曰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聖人因時之醇厚。而與民同于醇厚。無為而自見。其於變。天下皞皞然。日處於耕食鑿飲。與聖人共治于德。故曰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聖人因時之衰。世之降。渾樸者變而為智巧。醇厚者變而為偷薄。設教以化其偏。立法以匡其過。民心雖已失。日即於禮樂之閑域。日觀于文物之繁格。本然之善性。亦必昭然而來復。上德下德。失不移矣。故曰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信不足。指在上者。有不信。指在下者。在上者。若能以自信而信之於天下。天下之民無不信矣。惟不以何道。同德。同失。與民共處于無欵。是上不能順至誠無妄之理。而或以智巧之為施之於下。下亦必以智巧應之于上。民之不信。皆繇于上之所感。上下相欵。又焉得從事於道。而有希言自然之妙也。所以信不足有不信。太上深以此言誡之。

苦恩章第二十四

棄陽無私無欲者。聖人之心也。有機有智者。常人之心也。聖人性淵太極至誠之理。心合天地自然之用。養深積厚。休休焉如齊雲出岫而章尘無為。樂天知命。湛湛兮似明月隨潭而身心自在。是故虛心應物。不肯先己以後人。體道用柔。定是去高而就下。與物無爭。物亦莫能與之爭也。若是常人。理欲之機未明。利名之見未泯。惟知損人而益己。斷不肯己以全人。此等有機有智之用心。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情。隨所接而無不露矣。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經意。貴足立步行。貴乎不實從容。不立不行。皆是自取危殆者也。人之理而行。非意而立。未有不如此者。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跟根不着地。高聳其足而望之謂之跂。闊足大步而行者謂之跨。此是取喻大道本是自然。一毫不容造作之意。少有造作。便是不自然。如跂之難立。跨者之躐行。吾見世人。或妄信於異端之為。或泥執於說譯之見。認假為眞。指邪為正。不悟大道之自然眞實。顛顛錯亂。此即是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之病。故經中以此曉天下後世之人也。

自見者不明

自見者。見於私而不見公。謂之自見。能見物我利欲之私。不能見天理錦金之妙。或任智取能。或生心作意。見其始。不能見其終。見其末。不能見其本。見之不真。物欲易蔽。欲求明未之有也。惟無私。無我。無欲。無為。如日月之明。大則普徧無方。小則容光必照。自見之見。豈可與此並論哉。

自是者不彰

有自然之自是。有有我之自是。自然之自是。未嘗有彼此。未嘗有分別。古今不易。獨立而不改者也。如此自是。天地人物。不言而理自著。鬼神幽顯。不較而義自明。

。經中之自是。乃是有我之自是也。我見不忘。人我相立。我以己之是。取勝於人。人亦必以人之是。取勝於我。我之是即不信於人。終是私慧小智。不可公諸天下後世。豈非不彰乎。聖賢因物之是而是之。譬如五行順布。四時順序。此便是天地之是處。可生則生。可成則成。此便是萬物之是處。因天地萬物之是。與天下後世共明其是。故無往而不是。無往而不彰矣。

自伐者無功

世間又有以一己之功。取勝他人之功者。必然衒著自矜。不知衒著自矜。反至求名而喪實。凡自伐者。未有不自敗其功。果有舒卷風雲。吞吐珠玉之才。果有安邦定國。致君澤民之實。豈待伐而功始著。是故太上以自伐無功誡之。所以聖賢立功於萬世。而恒淡然不自居。天下後世未嘗不以功歸之。聖賢之不伐。正是全其功。自伐者又安得有功乎。

自矜者不長

世間又有以自己之長處。文飾而來勝於人。此是自矜其長。憧憧人之不見其長。雖一善一能。當擴遍人之心。徹知徹識。便生傲物之想。所以衒露之情。時時自用。而無而為有。虛而為盈之狀。亦時時隱掩。故曰自矜者不長。古無貴賤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蓋棺積厚。惟求長於天理。不求長於人眷。長之玄徹處。人人不能識。長之名譽處。人亦不能去。以上四句。皆是取喻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之義。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上文所謂自見。自是。自伐。自矜。皆因世人性之迷。心之妄。情之偏。理之曲。故有四者之病也。不但如立之不久。行之不常。背眞趨妄之情。即如餘食贅行一般。餘食者。如人之飲食惟求一飽。既飽而棄食者。雖至美之味。食之未有不厭者矣。贅行者。人之形體。四肢完具則已。如瘤生贅瘤。手脚歧指。雖不害其性命。人心未有不憎惡者也。餘食贅行之病。不但已之所惡。物亦惡之。所以有道之人。抱道養德。戒己慢人。不求自見。不欲自是。不爲自伐。不好自矜。如中天之日。人不能掩之。如天地之公。人不能非之。性分之中。如澄水明鏡。無所取捨。無所留滯。餘食贅行之事。自不處矣。此章經旨。因世人好高。好大。自是。自滿。矯偽操私智以求勝人。悉民風日亂。世道日邪。是以匡世教民。懇懇取喻。立天下後世之誡言也。

象元章第二十五

蓋聞大道之實際。祖萬物而不祖。宗萬物而不宗。五太之先。不古不今。三才之後。非先非後。其實際之妙。若有無。却又無而不無。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妙有自然之機。實未嘗無也。若實有。又未嘗見其有。空空洞洞。不有欽光之可親。渾渾淪淪。未見象狀之可指。神萬物之自然。其自然之理妙。可以神會。實不可以言傳也。立天地之大本。其大本之實理。可知其有。不可見其

有也。是故乾坤內外。大主宰。大體用。造物化物者道也。大千法界。大圓滿。大本根。無欠無餘者道也。人能以我身中不無不有之眞機。其合大道不無不有之實理。則無中自然得不空之空。有中自然見不色之色。到此天地。空色兩忘。我與大道無間矣。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經旨。總是先天。後天。無所往而非自然之旨。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此章是發無極太極之奧。示大道自然之妙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物者。無極太極俱至之理也。雖以物字假名。莫非有塊然之物。此其中之理。不得不以物字言之。此物。先物即道。在物即理。在心即性。分而言之。紛紛紜紜。無不是此物也。合而言之。萬法歸一。無不是此物也。是故混合有無之機。渾淪色空之妙。體存於無極之中。應變於五太之始。混成之妙。生於先天先地之先也。故曰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無極與太極。亦無兩物。無極即是太極。太極即是無極。假使有無極。而無太極。則物之實理。淪於空寂。天地人物。亦不能有化生之妙。假使有太極。而無無極。則物之定理。又滯於有象。陰陽造化。亦不能有變遷之妙。細推無極而太極。太極雖有陰陽之象。然陰陽有象。而太極定非有象也。無極雖是空寂之理。理有空寂。而無極定非空寂也。是以知無極。即是太極。即是無極。妙有之理也。生生化化。混成一體。先有此物。然後機有五太。五太者。有理未有源。謂之太易。有源未有形。謂之太初。有形未有質。謂之太始。有質未有體。謂之太素。理、源、形、質、體用完具。謂之太極。渾淪鴻濛。洞洞杳杳。其體窈冥。其運如事般。其運如杼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大道循天而左旋。日月循天而右轉。一晝。一夜。日之行過一度。月之行不及三度。以十九分度之一。共行七個月。謂之一週天。此是太極圖中。陰陽運行之妙也。是謂天地之根本。萬物之樞紐也。修行者。果能從自性中。究竟五行不到之妙。父母未生之理。則混成之物。造化之微。自可得矣。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靜而無聲謂之寂。遠而無象謂之寥。靜而無聲者。無許聲可求。無影聲可得之謂也。遠而無象者。不見其始。不知其終之謂也。不見其始。不知其終者。廣大悉備之妙也。無許聲可求。無影聲可得者。湛然清靜之妙也。是故此物之妙。不可言有。不可言無。有而不有。非色相可見之有。無而不無。非斷滅頑空之無。至微至妙。故曰寂兮寥兮。又且運運不能推遷。陰陽不能變換。萬古常久。獨立於天地之先。不墜不緣。常存於天地之後。所以天地改易。而此物不有改易也。故曰獨立不改。此物雖然不是陰陽。未曾不流行於陰陽之內。雖然無有動靜。未曾不妙於動靜之中。無處不有。無物不在。資生萬物而不遺。運化萬形而不匱。是故五行異其質。四時異其氣。天地異其用。萬物異其形。莫非此物之妙也。故曰周行而不殆。殆者怠也。賢此物。成於陽。而無不陽。成於陰。而無不陰。貫通圓滿。往來屈伸。皆有自然混成之妙。未曾有所怠也。天地間。有無虛實。有質碍絲。動植飛潛。一切萬物。未曾不由此物而生。未曾不由此物而立。萬物不得此物之妙。生生不能無窮。化化不能無已。所以造物者此也。故曰可以爲天下母。即如本經言。有名萬物之母。即是此義。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混成之物。視之不可見。聽之不能聞。搏之不可得。雖上文言。獨立而不改。其獨立之妙。則又未始見其獨立也。言周行而不殆。其周行之妙。則又未始見其周行也。以大言之。天下莫能載。以小言之。天下莫能破。遠而莫測其遠。近而莫測其近。有而莫測其有。無而莫測其無。內外一貫。雖窮混成之機。上下四通。雖察造化之妙。萬所翻騰乎其間。妙乎其妙。欲求其名。吾不得而知。不得不就其與物終始

之間。循環無端之妙。強字之曰道。雖是強名之名。亦不能盡其道之妙也。所以又強名之曰大。大之名亦不能盡其妙。則又強名之曰逝。逝之名又不能盡其妙。則又強名之曰返。強名而至有無窮無盡之極處。終亦不能盡其妙。總不如返而求其本始之根元。道之妙自可得。物之理自可明。不知其名者。道本無名。非不知也。雖然強名曰大。以大求之。漠而無邊。包羅法界。不有方所。大之實際。又不可得而強名矣。雖然強名曰逝。以逝求之。蕩蕩乎無所阻。縱橫乎無所止。逝之實體。又不可得而強名矣。雖欲強名曰遠。以遠求之。遠而無窮。莫知其遠之實際。又不可得而強名矣。大而逝。逝而遠。遠而返。求其本始根元。統有宗。會有元。道之名雖不可得。而道之實可得也。人當於此處。深切體會。則體用一元。內外一貫。混成之造化。未嘗不在我性分之中矣。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王處其一焉。

道即爲萬物之根。故曰道大。又曰天大、地大、王亦大者何也。蓋究天地與王。雖然都在大道之中。不能出大道之外。然天之高遠。亦不爲小矣。地之博厚。亦不爲小矣。與王之繼天立極。亦不爲小矣。高遠者。未嘗不是道。博厚者。未嘗不是道。繼天立極者。亦未嘗不是道。繼者繼也。繼續天地大道以治天下。立極。是立人倫至理之極以教天下。所以稱王。盡天之道。盡人之道。便是與道爲一。天地王同一其道。王豈不大乎。故曰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王處其一焉。

基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地之德安靜。種之則生五谷。掘之則出甘泉。勞之而不怨。有功而不恃。乘載萬物。養育群生。是皆安靜之妙。人能體此安靜之德。心無妄念。身不妄動。意不妄思。事不妄爲。得眞靜之本體。所以聖王修無爲無欲之道。民無不化。國無不治。正是效法地道安靜之妙處也。故曰人法地。天之德輕清翔騰而高明。湛寂而虛妙。所以三光常曜。四時順序。地法天德。玄黃相抱。陰陽交泰。凡所以成萬物之形。實萬物之體。皆是順成乎天之生育而已。故曰地法天。道者。無形。無名。無聲。無臭。至虛至妙。天地人物都是道生。都是道成。所以天法道。天若不法道。陰陽亦不能昇降。造化亦不能感應。所以流行於三才。變化於圖翻。立萬物之性。復萬物之命。終萬物而始萬物者。皆是天法道之妙處也。故曰天法道。自然者。無假運用。無假作爲。無一法可增。無一法可減。道生男女。男女有人倫自然之妙。道生萬物。萬物有群分自然之妙。道生五行。五行有曲直從革之妙。月有自然之明。日有自然之照。故曰道法自然。此章發明大道自然之旨。人果能忘聲色。齊空有。離名。離相。去塵。去著。一性圓明。萬緣放下。未有不得自然之妙。與道合眞。道即在我性分中矣。

重德章第二十六

老聞上古之聖賢。飛以自持。而道高天下。靜以自養。而德貫古今。心洞太極之眞理。身備陰陽之和氣。雖之爲德行。用之爲事業。自本而支。自源而流。動之則變。強名之曰大。大之名亦不能盡其妙。則又強名之曰逝。逝之名又不能盡其妙。則又強名之曰返。強名而至有無窮無盡之極處。終亦不能盡其妙。總不如返而求其本始之根元。道之妙自可得。物之理自可明。不知其名者。道本無名。非不知也。雖然強名曰大。以大求之。漠而無邊。包羅法界。不有方所。大之實際。又不可得而強名矣。雖然強名曰逝。以逝求之。蕩蕩乎無所阻。縱橫乎無所止。逝之實體。又不可得而強名矣。雖欲強名曰遠。以遠求之。遠而無窮。莫知其遠之實際。又不可得而強名矣。大而逝。逝而遠。遠而返。求其本始根元。統有宗。會有元。道之名雖不可得。而道之實可得也。人當於此處。深切體會。則體用一元。內外一貫。混成之造化。未嘗不在我性分之中矣。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此章經旨。顯示在上者。當以重靜自持。不可以輕躁自失之義。

重爲輕根。

不輕舉不妄動謂之重。輕舉妄動者謂之輕。古之善治天下者。法不輕舉。事不妄動。輕舉者其法必廢。妄動者其事必凶。所以厚重自持。使天下不敢輕舉。不敢妄動。捨輕而就重。其輕者自然歸之於重。故曰重爲輕根。

靜爲躁君。

守無爲順自然者謂之靜。不守無爲。不順自然。事好變動者謂之躁。善治天下者。無欲無爲。順其自然之道。若或一有所爲。其事必敗。故無爲以待其時。鎮都以乘其機。使天下躁者。若有所造爲。而不敢妄動。故曰靜爲躁君。

基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此又是設喻之言。君子是才德出衆之人也。君子以一身而施行於天下。動靜語默之間。皆有天理流行之妙。君臣父子。以綱常倫理任其重。應事接物。以道德仁義全其重。無一言不從主靜之心發將出來。無一事不率靜一之君行將出去。終日如此。終日不忘。此便是終日行不離輜重之義。車行以載戰物者。爲興利不離輜重。君子立教建用。亦猶輜重者。乃是保身之也。車故曰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此二句。亦是治天下者。當以無爲鎮靜之意。榮觀者。即是紛華物欲聲色貨利等事。人皆爭於世味。而隨波逐浪。君子獨燕然居處。超然淡泊。幽明純一。隨時順理。不爲物欲所遷。不致性情妄動。譬如清風明月。無時不閑泰。燕處超然即是此義。修道之人。果能處富貴。不以富貴介其意。處貧賤。不以貧賤累其心。豈不是超然之君子也乎。

奈何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

奈何是嘆辭。萬乘之主。即知道爲無之根。靜爲躁之君。即當持之以重。守之以靜。奈何道之至貴者反輕之。德之至靜者反躁之。此皆是以身自輕於天下。以身自輕

於天下。未有不自取其害者也。細思人之生也。天理神全。三寶在身。貴亦無榮。貴非身中萬乘之國乎。若不尊其氣。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自取敗壞。非以身自輕於天下乎。修行者思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四體百骸。皆身之臣屬也。臣有輔君之責。豈可失乎。或因嗜欲不節。臨險不顧。是自輕也。自輕必至失臣。譬如國君。不以厚重自持。即不能以維使臣。而群臣工以離心離德。故經曰輕則失臣。大體中立。一身之君也。君有主宰之權。豈可失乎。或躁然有爲。急遽忙迫。不知循序有漸。是自躁也。自躁必至失君。譬如國君不以鎮靜自守者。即不能建中立極。而動靈濛以可儀可象。故經曰躁則失君。細看修行之人。亦與此意相同。心君泰定本不搖動。若或神馳于外。我身中之主人公必定離位。我身中職神必定作亂。我身中之百官職事。個個皆有欺我心君之意。致使我身中之國亂民危。我身中之天下未有不失者也。輕躁者。安可不以重以靜乎。

巧用章第二十七

慈開大方無方。大用無用。大方無方者。不有去來。不有遠近。不局於小大。不囿於境域。大用無用者。過事致宜。因物賦物。不顯其妙。不見其迹。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道。以一心而備萬物之理。不待操存運用。而開者無所不開。閉者無所不閉。未嘗計較謀爲。而結者無所不結。解者無所不解也。此幹妙處。推于人而人無不官。

。施于物而物無不宰。存之治己即以治人。用之治人即以治己。故明與明可相襲于無窮。人果能參悟。不獨于人欲之私。亦知大用之無用。境與大方者同其大方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章經旨。指出襲明玄幹。是教人救物之妙幹也。

善行無轍跡。

天下之車行有轍。人行有跡。是以過而不化者。如人行事用意作爲。不能因物付物。亦是過而不化。非善行也。豈能救人救物乎。惟聖人之行。非車轍足跡之可比。與萬物渾化而相忘。不分人我。事當行則行。時可行則行。所以行之於家國。而家國不見其行。行之於天下。而天下不知其行。出海不能限。鬼神不能測。不見其始。不知其終。經曰幹行無轍迹。即是此義。

善言無瑕謫

言之及時。言之有本。皆善言也。瑕者瑕疵也。謫者過謫也。如無稽之說。不根之語。或至亂德。或至敗行。是爲有瑕可疵。有過可謫也。惟聖人非道不言。非理不說。言不輕發。言必信當。可爲天下之明法。可爲國家之楷模。語前而物隨。辭約而理盡。雖言滿天下而無想無罣。豈非善言乎。經言。善言無瑕謫。蓋是此義。

善計不用籌策

籌者算算也。策者簡策也。非籌算不能知其數之廣。非簡策不能計其數之多。聖人不然。聖人之道。一貫之道也。聖人之心。無爲之心也。以一貫之道用於天下。則萬物之數不計而自知。以無爲之心用于天下。則萬事之理不較而自得。所以聖人之大機大用。有自然之理。有無爲之妙。雖是不可窮之數。不能逃之事。亦坐照無遺。始終洞見。何須籌策。故曰善計不用籌策。奈何世人。通用精神。各出智慮。雖錙銖斤兩。欲盡無遺。卒不能見其始終本末。較之善計者何益乎。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天地之間。惟衆妙之門。閉之而人不可知。關之而人可見。是故造化之出入在於此。動靜之闔闢在於此。其閉也開不以戶。其開也開不以戶。非至聖神人。不能出入此衆妙之門。關鍵者。拒門之本也。揚曰關。豎曰鍵。人皆知關鍵可以閉門。不知善閉者。雖無關鍵。如進退消長之道。達利害成敗之機。其中密緻雖鬼神莫可測也。閉之以道。不閉之以門。所以無際無間。無內無外。求其門戶。尚且不得。更從

何處下手開之乎。故曰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修行人果能心不動搖。意不散亂。守眞固本。養性忘機。主人公無刻不自在。七情鬼終日四擾亂。六欲魔無時生興起。終不能窺其原而開我之門。又何關鍵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天下之人。空懲妄想。勞役身心。譬如以繩結物一般。任貴精神。終歸幻化。此非善結者也。善結者。雖無繩約之用。聚而不可知。神而不可測。能結天地之精神。能結理數之造化。能結王道之紀綱。能結聖賢之事業。結天地之精神者。可以修身。可以立命。結理數之造化者。可知吉凶。可知變化。結王道之紀綱者。可明興廢。可辨存亡。結聖賢之事業者。可治家國。可平天下。所以無形之繩約。天地不能改。鬼神不能移。紀綱不能亂。事業不能遷。此皆是聖人善結之妙處也。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奈何世人貪結於想。夜結於夢。是非名利之端。深鎖於心頭。恩讐好惡之念。牢拴於肺腑。前結未解。後結又增。終日覓夜。身心無一時不結。疑貪夢寐。自訝無一人可解。至於敗露之日。弄巧成拙。不可解者亦解矣。學道之人。可不知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上文所謂五幹之妙。名雖有五。即聖人常善之一道也。此常善在人。爲固有之德。在物爲當然之理。聖人以常善。救人救物者。無非以固有之德。救之於人。以當然

之理。救之於物也。立三綱五常。明天秩天叙。使人人知人欲宜去。天理宜復。不致日厥不類。此便是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之妙也。裂理陰陽。調和氣數。回天地之災害不生。保養燠之氛期不作。使萬物各遂其性。各安其生。不致蟲蝗天折。此便是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之妙也。聖人又不但善能救人物。又且發明於天下後世。有無窮之善救者也。聖人不棄於人。不棄於物。在能施五善。使人人相繼。物物相承。先聖之善救。後聖亦必善救。先聖之發明。後聖亦必發明。以明發明。以善救善。恤隱於萬世。咸若于萬世。此便是發明之義也。襲者接續不斷之義。想聖人之心。與天下後世。渾然是止於至善之地。但百姓日用而不知也。世間有爲之善。孰能發明如此乎。故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善人者。備盡五善之人也。善于己者。未有不推善於人者也。不善之人。觀善人之所善而則效之。則不善者皆可化於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善人必是不能備五善。而所行不正不中者。善人視不善者。愈加勗勉。愈加退默。惟恐或與于不善。則鑒戒之小心。即爲資助之有益。故曰不善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萬國道德總會印刷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人能貴其師愛其資。乃爲襲明之要妙。倘不能全五善。而所行不足爲人法則。爲人表儀。是謂不貴其師。不善之行。正可以証我之行。對境知惕。即是資我。若或以爲無足鑒戒。安知我之行不有類于彼者。是自棄其資也。此眞無智之人也。即令有智。不貴其師。不愛其資。安得謂之智乎。安得不謂之大迷乎。若是襲明。明于己。而且可以明于人。明與明相發。悟之者深識其妙。妙爲無窮之妙。妙爲至善之妙。是謂要妙。此章經旨。蓋謂凡有作爲者。皆不可謂善。故上言五善。皆是無爲。救人救物。爲無爲者。無往而不獲其善者。人人可見矣。

反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

蓋聞無中之有者。大道之體也。有中之無者。大道之用也。以體言之。雖云無中之有。豈未嘗有也。有中之無。又豈未嘗無也。其體也。本無方所之可求。本無始終之可見。雖不可求。大道之眞理。未嘗不可求也。雖不可見。造化之顯迹。未嘗不可見也。是故聖人窮其理以盡其道。就其有以探其無。大道之體用。自然現前。大道之有無。自然顯彙矣。雄中爲天下谿。爲天下式。爲天下谷。正是就有求無之深意。窮理盡道之密旨也。開經之上士。果能頓悟萬派同流之眞妙。果能證得萬法歸一之準則。果能了達空谷盡響之大義。則常德自然適足。常德自然不忒。常德自然不離矣。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

萬國道德總會印刷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適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章經旨。乃是太上示人修己治人之道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雌雄二字。不可執於一端。天下萬物。皆有雌雄之理。天下萬事。皆有雌雄之道。雌者。陰也。雄者。陽也。陰主乎靜。陽主乎動。能知其雄。便能知其動也。能守其雌。便能守其靜也。知雄守雌。即是知其動而不肯妄動。守其靜。而其中自有靜之妙動也。細想其機雲之徵。惟在知守。倘若知而不守。是妄爲之動。守而不知。是無益之守。聖人知雄守雌。動靜互用。陰陽相和。理無不貫。事無不順。感之即通。抑之立應。天下之德。無不歸之矣。故曰知其雄。守其雌。天下之德。既無不歸之于我。則我之德。譬如天下之溪谷一般。不求衆流之合。而衆流自來歸之矣。故曰爲天下谿。衆流既來歸之。則我之德。與物之德無間矣。所以合乎己。而全乎人。德與天下暫不相離也。故曰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常德既不相離。則天下之民。雖復其固有之德。皆是自然感應之妙。彼此相忘於不識不知。復歸於嬰兒也。嬰兒動靜無心。皆有自然之道。所以天下之德。復還固有。與嬰兒無知之發相似矣。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天下之萬事萬物。皆有白黑之理。不可以白黑二字。專指二色言之也。譬如天有晝夜。晝爲白。夜爲黑。地有金水。金爲白。水爲黑。物有明暗。明爲白。暗爲黑。事有善惡。善爲白。惡爲黑。此皆言其白黑之理。非獨以白黑二色言之也。文中雖言白黑。要知知守之妙。知白則易。守黑則難。不守黑。則不能返黑爲白矣。是故太上言。知其白。守其黑。正所謂黑中生白。返黑歸白之妙意。此等妙義。觀天上之月。則可知矣。月中之魄本黑。若不得日中之魂。則月光不皎。月魄不明矣。所以三十日。晦朔之間。亥來子初之際。日月合璧。於虛危之鄉。魂魄混淪於鴻濛之竅。則月中之魄。自得日中之魂矣。既得日中之魂。自然黑中生白。情來歸性也。是以初三日。月出庚方。生一線之白。此正是一陽初復之妙旨。至初八日。上弦半白半黑。金水相停。此正是陽長陰消之妙義。至十五日。乾體成就。月光圓滿。金白水清。此正是魂魄俱全之妙也。故得純乾之象。若不守之於晦朝之間。則陽白之魂。必不能消其陰黑之魄矣。能知白守黑之

皆得矣。養道之士。果能忘情絕欲。韜光隱迹。揚情歸性。而返乎還淳。守陰魂之黑。則陽魂之白自來歸復矣。若或不然。縱不悖道點滯。終不能改陰易陽。終不能返黑爲白也。縱想聖人之知白守黑。不可執於一端。聖人知之者。知其當然之理也。守之者。守其當然之道也。知白守黑。不受萬物之染。終無得失之患。所以聖人以此爲天下式。式者法式也。即是萬民之模範。萬事之準則也。不有此式者。天下去黑就白者。未之有也。不知不守者。天下陽長陰消者。亦未之有也。聖人既爲天下式。爲君者。守其君之式。爲臣者。守其臣之式。爲父者。守其父之式。爲子者。守其子之式。無自當然。不起好惡之情。知守一致。忘乎去就之想。則君臣父子之天理成全。上下尊卑之天德完具。眞常之德。人人同知。人人同守。民無異俗。國無異政。未有捨珠而不剪者也。故曰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天下既以聖人爲式。則一人之式。可以法乎一家。一家之式。可以法乎一國。一國之式。可以法乎天下。天下之式。可以法乎萬世。萬世之式。同知同守。陰黑之魂。未有不返而爲陽魂之白者。黑白既返。其德乃常。其式攸久。天下後世。眞有不可窮盡者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無極即是無有窮極之義。蓋因聖人之法式。皆是天地突然之理。人心固有之德。所以萬世不磨。無極無窮矣。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榮辱二字。亦不執於一端。譬如草木之蕃也爲榮。草木之謝也爲辱。又如富貴者爲榮。貧賤者爲辱。不但於此。凡事物得其理者。皆可謂之榮。不得其理者。皆可謂之辱。人之所好。辱者。人之所惡。雖然好惡不同。若是得其理。則辱者未嘗不榮。若是不得其理。則榮者未嘗不辱。所以聖人。衷於得理。不計於榮與辱也。要知榮辱。皆是身外之遇。非性分之固有。不生取舍之心。不起好惡之念。生死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名利貨欲。不足以亂其志。以天下之榮。知天下之榮。故天下可以保其榮。以天下之辱。知天下之辱。故躬育。知其榮。守其辱。縱想知榮守辱之義。知者。知衆人之所好而不好也。者守。守衆人之所惡而不惡也。不好不惡。以虛心處世。即如虛谷一般。虛谷之神。應而不缺。聖人之心。容而不有。雖遇榮辱。亦無榮辱之心矣。故曰爲天下谷。既爲天下谷。谷神常盈。聖人之德常足。谷神常盈者。盈之以虛也。聖人之德常足者。足之以理也。聖人之德既足。則天下之德未嘗不足。聖人以天下之足爲足也。天下之德既足。天下一體。萬民一德。故曰爲天下谷。常德乃足。縱想天下之事業。無不自下而起。人能以卑下自處。養謙虛之德。萬事皆可得其榮矣。常德既足。忘榮忘辱。不好不惡。是謂有道之天下。不期而歸於樸矣。故曰復歸於樸。樸者渾全之木也。大道渾全。故取喻之。縱想既歸於樸。則聖人之心。同於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同乎聖人之心。心同而理即同。天理同而德即同。德同而道即同。大道渾全於下。非樸而何。聖人之德化。至此可謂盛矣。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北三句。因大道之機用。有隱有顯。所以有離樸白黑榮辱。雖離白黑榮辱用之混世。猶如樸散而爲器一般。樸者渾全之木也。未散之先。可大可小。可曲可直。可長可短。可方可圓。無施而不可也。既散之後。器之大者不能小。器之小者不能大。器之曲者不能直。器之直者不能曲。器之長者不能短。器之短者不能長。器之圓者不能方。器之方者不能圓。欲其反本還樸。萬萬不能矣。大道若經。與此一樣。經言。正欲保其不散。使天下還淳返樸之深意耳。故曰樸散則爲器。凡天地間有爲有作者。無非器也。上文所謂雄雌、白黑、榮辱。在天下用之即爲器。若聖人之非器用也。又謂之官長者也。公而無私謂之官。主宰萬物謂之長。官長。即是以天下之至公。公於天下。以天下之共宰。宰于天下。聖人以大道爲官長之體。以雄雌白黑榮辱知守爲官之用。故曰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大制之聖人。如此官之於天下。如此長之於天下。則天下自然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天下自然常德乃足。復歸於大樸也。歸於樸。即是歸於道。歸於道。則天下與道爲一。與道爲一。雖雄雨志。白黑一致。榮辱同觀。如此則大樸之道。不勉而自至矣。所以大制天下者。不離於道。不離於道。即是不割之義。割者離也。害也。假如離於道。必至以小害大。以末棄本。借于形器之小。執于有爲之私矣。故曰大制不割。聖人化天下。皆是無爲而爲。不離于道。不事作用。如庖丁之解牛。操刀遊刃。恢恢乎無事而已。

無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戕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章經旨。深誡在上者。以有爲之事妄用神器。所以多敗失之咎也。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一芥之微。尚且妄取之不可。何況天下之大。人力本不可取。亦不可爲。吾見古之聖人。有不得已而取之。不得已而爲之者。雖有取之之名。實未嘗取之也。雖有爲之之名。實未嘗爲之也。但因時有消長。事有因革。不得不取。不得不爲也。譬如

處舜。以讓有天下。周武。以伐有天下。要知非舜武之所欲也。其事雖異。其道則同。皆出于不得已而然也。非有所取。非有所爲。於此可見矣。太上有思古傷今之意。故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聖人有天下。皆是天下歸之。非取之也。取之則非自然之道。神器不可保矣。神器者。乃是上天之寶命。惟在正命、受命、改命、攝命之間。便有神器之妙用耳。譬如三皇至聖。順天立德。此皆是正命者也。五帝禪位於賢。此皆是受命者也。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朝歌。此皆是改命者也。五伯。假尊王之虛名。行攘奪之實事。此皆是攝命者也。以上正命、受命、改命、攝命。皆有神器主之者也。是故失無道而歸有道。亦皆是神器之妙用。非人力之所能作爲。故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神器既不可爲。即當順天應人。倘若一有所爲。則功力日盛。強弱生焉。攘奪行焉。侵陵者有之。僭分者有之。如此而爲天下。未有不敗者也。此皆非自然之道。故曰爲者敗之。不但爲之者必敗。執之者亦必失。執者。執固而不能通變之意。一有所執。違於天時者有之。違於人事者有之。違於天時者謂之逆天。違於人事者謂之逆人。逆天者天時不應。逆人者人事不和。如此而執。亦非自然之道。未有不失者矣。故曰執者失之。大道之本體。本是清靜淡泊。奈何人只在有爲法中鑽求。不向無爲法中體認。本欲保身以載道。返致害身而失道。此皆是不守身中清靜無爲

之神器妄爲妄執之過。故有此害身失道之患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

不但制天下有自然之道。雖世間一切物理。亦皆有自然之道。所以不可妄爲而強執之也。倘若逆而爲之執之者。我欲行之於前。必有後者亦隨之。我欲呴之以煖。必有寒者以吹之。我欲恃之於強。必有羸者以奪之。我欲載之以成。必有墮者以壞之。此皆是勢之不能免者。因其有爲非自然之道。故有此害也。不如無欲無爲。順自然之道。上不違於天時。下不逆於人事。神器之妙用。可歸自然矣。倘若不然。行者必隨。呴者必吹。強者必羸。載者必墮。歸欲爲之執之。勢格而壞。未有不失者也。故曰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三句是總結上文之意。妄動妄爲。不循自然之道而之甚。不務眞誠。過費不節謂之奢。侈然自是。不安本分謂之泰。是以聖人。不過甚。不過奢。不過泰。以菲薄自安。以簡默自安。即是去甚之意。守至誠而不務浮靡。由直道而不修愛欲。即是去奢之意。處事平實。我當安靜。順天命之理。體人事之宜。即是去泰之意。聖人能去此三者。是先修之於己。所以治天下者。非取而爲之執之也。順自然之道。而天下自歸之。不取不爲。又安有敗失之患乎。

聞三皇之盛世。以道化民。以德教天下。不有甲兵之用。不操機智之謀。君臣君之道。臣臣臣之道。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盡其道。天下以道睦之。所以億世雍熙。人民至治。上下無爲。天下一道而已。天下一道。即是天下一心也。天下一心。則無形之兵甲不用。而有餘無名之將士。不戰而自勝。以此觀之。奚用兵強於天下哉。今日文中所謂。不道早已。譬如秦漢以來。治亂之不同。得失之不一。此皆是不道之謂也。不道者以力勝人。非順天應人之事。所以強弱之害不能免。此等所爲。欲求淳古之風。未之有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經旨。重在不以兵強天下一句。若或以兵強天下。何道之有乎。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此三句。正見當時太上以不道之兵戒天下之義。細想君爲天下之主。心爲一身之主

。國之有君。猶人之有心也。所以君正則國治。心正則身修。此自然之理也。君正者正之于道也。心正者亦正之于道也。是故善佐人主者。惟知以道。以道佐于人主。則天下雍熙。民無死傷之患。天下未有不歸于道者。若是以兵強天下。大失天地之和。民遭塗炭。天下離亂。天道未有不以兵強之事好還者也。蓋因有此好還之理。故得此好還之事耳。好還者。譬如我以兵勢加之于彼。彼必以兵勢還之於我。是以謂之好還。故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修道之人。或若以情欲亂性中之天下。以無明起心主之干戈。此即是以兵強于天下。不能以道佐於人主之義也。至于六賊互起。萬魔來侵。性中之天下。一日不能安靜。心上之主人。一時不得自在。豈非好還之事乎。觀之于此。則道法世法。均可見矣。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兵者不祥之器也。自古聖人。以道佐于人主者。深以用兵爲戒。倘若不以用兵爲戒。三軍騷動。黎民遭殃。殺事必興。田時荒蕪。則荊棘未有不生者焉。故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三軍之衆謂之師。軍馬所臨之地。走獸失群。飛鳥不下。未用不測。荊棘既生。所以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凶年如瘟氣流行。蟲蝗徧野。黎民饑饉。賊盜叢生。或方隅無病而自死。或妖孽橫生于境內。皆是凶年之兆。此正天道之好還也。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人若不悟眞常。不修正道。荊棘生於方寸之地。戈矛起于胸次之間。念慮日日以煎勞。魂魄時時而消散。三田自此而荒蕪。血氣自此而竭耗。此亦是身中之凶年也。可不慎乎。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細想兵法之用。有天下者亦不可少。但在用之得與不得耳。善用者。不得已而後用之也。其用兵之時。在于果而勿強爲妙。果者不敢取強。一心果決謂之果。譬如亂臣賊子。叛逆君親。殘民害國。侵侮橫行。此不得已而須用兵者也。我兵雖強。必不敢以取強爲心。我兵雖勝。亦不敢以取勝立意。如此以不得已之兵應之于天下。天下必不以兵強加之於我也。故文中謂。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然善于用兵者。其不敢取強之道。亦不止于一端也。一者果而勿矜。二者果而勿伐。三者果而勿驕。四者果而不得已。果而勿矜者。乃是謙卑用兵。不敢以矜驕自負之義。果而勿伐者。乃是先人後己以謹慎用兵。不敢自稱其功能之義。果而勿驕者。乃是順天命而用兵。不敢自生驕詐之義。果而不得已者。兵之所用。非有好勝之心。非有取強之意。必不得已而後用也。以上四者。總是不敢取強之道也。故曰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五句。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早已

兵之不可強。猶物之不可壯也。天地之間。一切萬物。有生必有死。有少必有壯。有壯必有老。此是物理之常也。物之理尚且如此。何況用兵者乎。用兵之道。兩軍對陣。生死存亡。關係不小。倘若以矜伐驕詐之心。取強於天下。則勢必反。太過必傷。勝者不能久持。強者不能久立。卽與物壯則老理勢相然也。是以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所以自古聖人。以有道之兵用之于天下。未嘗壯。未嘗老。卽亦未嘗已也。倘若不然。壯而且老。能無已乎。故太上以此誡之。不道之兵。雖然可戒。世人不道之爲。亦不可不戒也。且如人之有身。卽寄世之浮漚。長途之客旅。電光石火。能有幾日。既然出家。辭父母。別妻子。斷塵慮。卽當念念正誠。心心在道。希聖希賢。學正劉諶爲之活計。無欲無爲。求生死性命之根元可也。或登遊海外。訪期複之隱士。或朝謁名山。會得道之高眞。或棲隱林泉而煉精養氣。或和光混俗而說法度人。或晨昏香火而轉敎慇懃。或行持妙之法而濟人救物。種種修爲。但要眞誠合道。修之日久。皇天自然不負苦志之人矣。奈何教中亦有根器淺者。恋貪聲色。戀戀好遊。天空海闊。人我山高。終日竟夜。不作以道佐人主之事。動止行藏。若有兵强天下之心。此皆是不道之爲也。此等不道之爲。是謂名教之罪人。自誤前程。自作自受。雖聖人出世。亦不能救其天道好還之患也。我今說至于此。不覺悲淚下流痛貢其心矣。出家之人。悉當言下徹悟。早尋出生了死之妙道。不但目下超然。亦且生生世世。不入邪徑永得眞道矣。

偃武章第三十一

恭聞治世之時。以道德化於天下。不以功力用於天下。以道德化於天下。則雖讒之風行。性本之醇成。人心之正立。以功力用於天下。則讒諂之風行。殘暴之率生。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民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兵華之事起。持不祥之器。宏作於已。取勝於人。卽不知兵者事之端也。事之具也者。利至而害生。事之於名者。名興則實喪。是故善於用兵者。不用名利之兵。推恬淡爲上。此非有道有德之人。焉能如是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猜忌天地大賁之內。一切物理。一切人事。皆有尊卑上下。皆有陰陽左右。皆有吉凶美惡。處于卑下者。乃是吉事。貴左之陽位也。是故君子。以恬淡用兵。勝而不美者也。若或爭強取勝。害理殘生。皆凶事尙右之陰位也。觀於此。居陰陽左右之位者。可不愼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先王所制之禮。以右爲上。以左爲下。以右爲上者。取勝之道也。以左爲下者。卑先王所制之禮也。以右爲上。以左爲下。以右爲上者。取勝之道也。以左爲下者。卑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民國道德總會印刷部印

選之道也。取勝者。乃是貴右之事。其事主凶。卑遜者。乃是貴左之事。其事主吉。佳兵者。以兵爲美備樂于用之者也。必至殘物傷生。大干天地之和。國危民亂。反致災殃之害。故文中言。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蓋是此義。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細想佳兵既是不祥之器。若將此不祥之器。用之于天下。兩兵相持。天地震動。百姓未有不流離者。生靈未有不荼毒者。飛鳥遼舉。走獸逃遁。物或惡之。何況于人乎。故有道之人。必不持此佳兵之器。必不用此不祥之兵。以道德化民。以無爲服衆。不征而自然平定。不戰而自然來歸。矣用佳兵。故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立身任事。修己治人。皆君子之居。不生尊大自勝之心。常懷謙遜卑下之志。所以居者。以柔用道。以和用德。皆是貴左之妙處。若用兵之道。與君子之道相反。遜被敵人莫知其進。退使敵人莫知其退。攻其所不守。守其所必攻。以巽讓相勝。以變詐爲能。是故用兵之道。又當貴之於右。不貴於左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

君子之用兵。比常人不同。雖然貴用於右。實非君子之樂用也。蓋因兵者。是不祥之器。故不以用兵爲心。雖然不得已而用之。直乎以恬淡爲上。恬淡卽是安靜之義

。譬如武王伐紂。救民于水火之中。步伐整齊。猶且講論靜默。此正是以不得已之心。用不得已之兵。得恬淡之妙也。此等用兵。何不畏之有。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君子雖因不得已而用兵。戰而得勝。心亦不以爲美。殺傷之慘。必手天地之仁。萬民一體。何忍肝腦塗地。故曰勝而不美。若見今之用兵者。或深謀遠慮而有陰用間。或橫行殘暴而殺人衆多。此皆是以戰勝爲美。以克敵爲能。以取勝爲心。只殺人爲樂也。既以殺人爲樂。愛生者必求轉救於他人。被刑者必致舍冤于地下。天不與。人不歸。豈能得志於天下乎。故曰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細詳上文所謂。君子居則貴左。乃是以平居無事。若是用兵又當貴右。但君子之用兵。雖然貴之于右。本是不得已。究竟家國天下。一切理物。一切人事。一切文武尊卑。凡吉事皆宜尚之於左。凡凶事皆宜尚之於右。固是不易之理。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何故也。偏將軍以衝鋒破陣爲任。左青位也。以克敵爲吉故處左。上將軍以全軍保國爲任。右凶位也。以殺傷爲凶故處右。總之兵乃凶器。戰爲凶事。偏將軍可以爲吉。上將軍不可以爲吉。所以反以喪禮自處。以示不可以殺人爲美。當以恬淡爲上。雖不得已而用之。終是不忍殺人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亦是用兵不得已之事也。且如殺敵三千。自損八百。況生靈。尸橫遍野。大干天地之和氣。君子惜軍愛民。未有不悲傷哀泣。慟切于心者。雖是破敵得勝。可謂吉矣。反以喪禮處。不敢以戰勝爲美。不敢以有功爲能。以爲此不得已之戰。終是不如不戰。豈不人人共享安平之樂哉。此章釋旨。切切以貴左之道教誡於天下者。正欲天下之人。持君子之器貴於左。自不致自取死亡。且如修行分七。若戒以七情六欲。徇好惡。爭人我。貪名利。爲是非。此等所爲。未曾不是尚右之事也。果能勝於己而不勝於人。以恬淡自靜。將殺惻哀。用之於身。未曾不是貴左之身。用之於國家天下。未曾不是貴左之道。終身用之無窮矣。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此章經旨。是太上教人止於道之意。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爲造化之根宗。故曰道。不變不遷。不廢不滅。有一定之理。故曰常。至神至妙。莫可名狀。故曰無名。陰陽未判。金體未破。謂之樸。譬如胎之有根。未發萌芽。形質不見。具無極之本體。有渾全之妙理。寓思道之實際。本無名象。未無朕兆。不變不易。能常且久。莫可見聞。莫可名狀。雖然不可名狀。無而不無之眞無。寂存極妙。有而不有之實理。渾然全具。是以謂之道。是以謂之常。是以謂之無名。是以謂之樸。謂之常者。大道敞久之妙也。謂之無名者。大道微妙之機也。謂之樸者。大道渾全之理也。樸之義。即是混沌無名之樸也。且萬物

生成之理。識天地造化之妙。雖以小名。至微至妙。衆妙之門。實未嘗小也。天地萬物。皆從此無名之樸而生化。可知大無外。小無內。綿無上。貫無極。誰敢以臣字之名。御無名之樸乎。故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蓋是此義。學道之人。若能以父母未生之前。元行不到之處觀妙。則我之眞我。頓超於物表。遊心于無名。僕之爲樸。自可見矣。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侯王統天下之民。亦不小也。侯王雖大。未有不尊此樸而大之者。所以若能守。四海來歸。九州作貢。天下將自賓矣。故曰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二句經義。即是我無爲而民自化之義。譬如天地不虛靜。陰陽不能變化。二氣不能交合。陰陽變化者。虛靜之應機也。二氣交合者。虛靜之昇降也。是故天地以虛靜相合。陰陽以虛靜變化。二氣以虛靜昇降。虛靜之理既得。則氤氳之氣自合。氤氳之氣既合。甘露未有不降者。故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法天地得其虛靜。虛靜之理。即是無名之樸也。以無名之樸而治天下。仁義之風。不待而命。道德之化。不必期賞。天下之民。雖有賢愚貴賤之不等。天理之微。未有親疎遠近之不齊。所性至道眞常之妙。不求治而自治。人心實然之理。不期然而自然。故曰人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竊思無名之樸。在天地之始。不色不空。含造化之妙。無象無狀。具太極之微。本不可道。亦不可名。制者作也。萬物既作。聖人立法度以制之。因而強名之。所謂樸散而爲器者此也。故曰始制有名。其樸既散。其名既有。天地萬物。方圓曲直。巨細大小。邇實有無。無處不是器。無器不有名。御名逐末。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形殊名異。器不可窮。名不可止。名既不可止。器既不可窮。名器相牽而不已。不知止者。未有不隨物而棄之於道也。隨物而棄道。則心上無名之樸。豈不危殆乎。明道之士。萬不可利其器而害其樸。因其名而失其實。即當從此不能止處而知止可也。是謂鎮之以無名之樸。危殆者未之有也。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此知止之道。不但王侯。或貴或賤。或男或女。皆不可忘知止之妙也。王侯知止。無爲之治化。不言而日新於天下。此王侯知止之驗也。貴賤賢愚。男女夫婦。若能知止。則立身行已。必無爽利之防。應事接物。不隔人欲之私。此百姓知止之驗也。知止之道。既行于天下。天下未有不歸之於道者。歸之於道。以譬喻言之。猶如川谷之水歸於江海一般。所以道流行于天地之間。無處不有。無處不在。有此道即有此器。有此器即有此名。舍道而求器非但。舍器而求名亦非也。器生於樸。名生於器。可知道爲萬物之本。故曰譬道之在於

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此章經旨。太上言萬物歸於道者。總是救天下之人知止之意。今之學人。果能諸緣不染。萬緣放下。守無爲之道而立身清靜。養氣抱樸。則我性中之天地。自然相合。心上之甘露。自然流降。此等合應之機。人不能代我著力。我不能使人知見。妄塵心空。靈光乃現。不必勉強造作。而自然福慧矣。故清靜經云。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即是此義。

辨德章第三十三

蓋聞天地之化育。發其道而已。聖王之明德。發其心而已。盡道者陰陽也。天地非陰陽則不能盡道。盡心者誠明也。聖王非誠明則不能盡心。是故天地視萬物爲一體。聖王視百姓爲一心。視萬物爲一體者。於物不已。大而無外。未有視凡小大之別也。視百姓爲一心者。純一不雜。天德無私。不以見聞耳目爲用也。見聞耳目之用。非天德之良知。非誠明之實理。所見者有形。其無形者不可見也。所聞者有聲。其無聲者不能聞也。此等見聞之用。見聞於外。未曾見聞於內。不可謂之自知自勝之人也。如此而見之聞之者。未有不失其所者也。未有死而不亡者也。所以欲德於人者。先當自德於己。自鑒於己。則天下國家。無往而不應也。徇者不然。務於耳目心思之用。徇名未有不喪實。身心與家國天下。豈能無負而自治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章經旨。太上以盡己之功教於天下也。自古强賢。明之於內。不明于外。雖不明於外。其外無不明矣。故以萬物皆備於我。所以先盡己而後盡人。盡踏人。又盡踏物。三者既盡。聖人之性盡矣。萬物之道備矣。

知人者智。

知之於外謂之智。知之於內謂之明。智之一字。正是明於外。不能明於內之病也。人之不能明道。以其不自明故也。是故知人之人。機智外用。不過察人情之黑白長短。別人事之是非好歹。自己本性未明。止可謂之智。不可謂之明也。故曰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大凡修行之人。外有一分機智。內必有一分不純。外有十分機智。內必有十分昏喪。所以精神不可衙鄧。機智不可外用。當抱樸含淳。少私寡欲。行之日久。本性自明。心德自悟。眞知眞智。自然現前。豈但知人而已。天地古今何所不知乎。修行人。果能虛靜守篤。內外照徹。古今自無隔碍。不見之中。自然照見。不知之中。自有妙知。眞靜寒定之中。如明月當空。毫髮不能藏其鑑也。非本性自知之明。豈能如是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勝之之義。在外謂爲力。在內謂爲強。世間能有勝人之力者。譬如霸王有萬夫不當之勇。子胥有舉鼎千鈞之力。此皆是血氣之力勝之於人也。故曰勝人者有力。若以聖人比之。不足爲有力矣。惟聖人先能自勝。以天地爲一身。以萬物爲一體。生死一源。道德一心。超乎羣于群倫。觀古今如刹那。不壞不滅。豈但有力而已。其自勝之力。共有十力之用。一信力。二捨力。三戒力。四進力。五念力。六定力。七慧力。八智力。九道力。十德力。信力者。以信爲主。當初心發現。崇信大道。不生疑貳退怯之意。道果終必圓明。覺位終必成就。一切至聖羣仙。證無漏果者。未曾不從初心信力發脚者也。是故總凡入聖。總是一個信力精進。始終成就。可知信力二字。即是修眞之種子。入道之大總要也。不有此種。雖以戒貧。裡中實自勝之力。即是此力。捨力者。消捨布施之謂也。捨力修行亦有三件。一曰大捨。二曰中捨。三曰小捨。大捨者身心俱捨。一切皆忘。如虛空一般。一切飯菜等事俱不貪著。是名大捨。中捨者。行道布施。不貪吝財寶。是名中捨。小捨者。行著布施。修有爲之功德。利人濟家利己。是名小捨。然雖有三等。若是大根大器之人。人我兩忘。色空一致。例有三等之分。是以修行人。不可不以捨力自勝也。捨力既能自勝。道德日進。福慧日輕。便是強之之義。戒力者。隄惡防非之謂也。修行之人。果能內戒於心。外戒於身。用此戒力以自勝。即有司過十部戒神等來衛護戒子之身。出入動靜。一切精緻相隨。起居坐臥。一切事業遵避。守戒日久道可就矣。不但學道之人當用戒力以自勝。自古仙聖。未有不修戒品而成道者。今玄門弟子。初進步

者。或持三皈五戒。初機十戒。九品妙戒可也。果能戒力堅固。功滿千二百特。再修持身之戒。一百八戒。三百大戒可也。如此漸次進修。道無不成。道無不就者也。是以戒力自勝者。諸天衛護。諸龍敬護。此等之人。方可言強也。進力者。精進不退之謂也。精進之功。妙在專心致志。譬如登高自卑。行遠自近。謂根之下。必須步步著力。然有六行之殊。又名六度。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靜定。六智慧。果能智行此六行。道德日新。真常自得。方可謂之精進也。念力者。即念之謂也。大根大行之人。有念必有證。小根小器之人。有念無證。只因有念無覺。所以流入邪逕。貪求不已。煩惱燒燃。遂至於頑癡相仍。失其大道之本根也。是以大道教人先止念。念頭不住。枉徒然。今修行人。果能證自性之真常。明本心之正覺。不取不捨。空人空法。則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如此行之。念頭從何處起乎。倘若不然。念動即乖。心生即亂。種種法生。頭頭是妄。所謂萬軌。只在此一念之微。覺照歸來便是聖賢。不能覺照便是凡夫。譬如千鈞之弩一般。千鈞之弩。妙在一寸之機。轉萬觔之舟。妙在一尋之木。是故返還造化之機。妙在一念回照。以念力自勝者。可以謂之強矣。定力者。即是心不散亂。意不邪思。不動不搖之力也。此定中之旨。亦有三義。一曰妙定。二曰如定。三曰大定。妙定者。眾妙而入定。即是真入之眾。人能觀到微妙變忘之妙處。自然振相證神。是以謂之妙定。如定者。無欠無餘。無動無靜。山河大地。總是定中之定體。大千法界。無非一體之定性。真如自在。圓滿具足。是以謂之如定。大定者。真妄不分。聖凡不見。

。定中之太虛無體。定中之一法不立。是以謂之大定。此三者。非出世之大乘不辦。二乘者不能具足此義矣。修行之人。不過道斷七情。除除六欲。收斂身心。不致散亂。一日神氣少有混合。自謂入定。却不知微妙未曾覺忘。真理未得入妙。豈可謂之定乎。倘若逆順二境。一有所觸。識性即生。未有不假托因緣。而根塵互起者也。以此觀之。三義定證。修行者不可不自勝於此。不但太上每以經教演說泰定之旨。成就後學。度脫將來。昔聞西域聖人經教中云。菩提跋等語。亦是大定之總名也。是故一切教中。不入此定難以成道。學道者。果能性定而心自清。心清而自靜。靜極而神自凝。神凝而氣自回。氣回而精自還。精還而丹自結。所謂金精既返黃金室。一粒明珠永不離。定力有如是之堅。即經之士。有能以定力自勝者。當祥審其義矣。慧力者。心光朗照。慧性常明。內無法塵之起滅。外無根塵之染著。遠離緣照破識性。雖十方法界。純是一個靈光妙覺。所以萬象皆空。六虛洞徹。學道者。若或慧力不舉。即慧性不現。慧性不現。即識性用事。識性用事。即根塵互起。根塵互起。不染於有。必染於無。有無相生。煩惱取捨。無所不至矣。常此之時。證聖寫心。依舊現妄。六識一動。慧性之真體隱矣。慧性既隱。六根俱是魔軍。心性返為魔主。如人背明入暗。終不能得光明大道也。是故慧力之用。修道者不可不自勝矣。智力者。即是慧光圓通無礙之妙。慧光從定中所出。不有大定。慧光不生。不有慧性。真智不出。智為真水。慧為真火。能用智慧力者。乃是以真水真火。煉其如之妙性也。學道之人。果能用此智力。除惡斷妄。破愚去執。智力道力無有不勝者。

。道力者。真常體用之力也。道力之用。一切物欲不能勝。慧性常明。觀妙可以見天地之始。觀徼可以見萬物之母。道德既見。眾妙之門可得而入也。所以修真之士。常具道眼。常懷道心。常守道力。常修道身。一動一靜。無往而不以道自強也。今之學道者。常以道力。自勝自強而不息可也。德力者。心體純粹。性中自善。雖非道而不立。道非德而不成。是故總之所存。即道之所存。德之所失。即道之所失。道與德。原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能修德以全道。可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無所往而不精也。以上十力。皆是修真之逕路。入道之梯航。能具十力。是謂自勝者強也。

知足者富。

體境自適。心不妄貪。謂之知足。人能以清泊自守。以靜欲自安。身雖貧而志不貧。境雖困而道不困。休休焉。坦坦焉。既無不足則常富矣。故曰知足者富。奈何世人。只要求足於己。朝朝貪利。富而不發。貴而必生。豈知知足之富乎。修道之人。能全其精。能全其氣。能全其神。三者能全。則道德隆備。道德隆備。天地間真富真貴。未有過於此者也。雖金玉滿堂。何足為富乎。

強行者有志

窮思自明自勝自足者。皆是強行有志之人也。強行者。乾乾不息。譬如川流不息。不舍晝夜。夙夜不背關關。便是強行有志之人也。故曰強行者有志。志者。進道之

基入道之門也。志之所趨。無遠不達。志之所向。無堅不入。此志一立。由不能限。水不能止。人不能奪。物不能移。故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即是此義。

不失其所者久。

居止安住之地謂之所。人能得其所。如魚得水。似鳥歸巢。動靜合宜。身心快樂。此即是止於至善之地也。至善之地。虎不能措其爪。兕不能投其角。兵不能容其刃。蓋以無死地而然也。既無死地。豈不長久乎。又如出家之人。果能斷人間之習染。守至道之真常。或徙踪山林而志慕清虛。或侶聖賢而心遵經教。或參學善知識而徹悟玄機。或建立有為功德而利濟身心。此皆是止於至善之地而不失其所也。所以功成果滿。受人天之福報。漸漸進修。可以同天地而不朽。豈非長久乎。人能行此四義。是謂不失其所者久也。

死而不亡者壽。

人之有生死者。皆因精神衰濁。內奪外逐。壞其性。喪其心。遂無執有。證妄為真。所以有生必有死。大限到來。四體分張。氣散神離。終入鬼矣。此皆是不能自知自勝之處耳。修道之人。果能悟得殺機顛倒之妙。以殺機自知。以殺機自勝。則我之身可與太虛同體。我之壽可與造物同然。殺機顛倒者。譬心死神活。心活神死。便是殺機顛倒之用也。知此殺機顛倒。逆而修之。則一點虛靈而不昧

。眞心造規以常存。所以謂之壽也。儀禮文祠古經云。天得其眞故長。地得其眞故久。人得其眞故壽。即是此義。又云入於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爲一。亦是此義。文中言死者。死其妄心也。不亡者。不亡其法性也。妄心既死。法性自然恒常。是以自古聖人。不以死爲死。而以不弱道爲生。不以生爲生。而以明道爲生。大道既明。身雖死而眞性不死。形雖亡。而眞我不亡。所以我之法性。不死不生。不壞不滅。無古無今。得大常住。雖不計其壽。而壽算無窮矣。若以色身不死爲壽。終不離於壽者之相也。既不離於壽者之相。豈能超生死之彼岸乎。豈能證無漏之眞常乎。死而不亡者壽。是此義矣。此章以自知自明。自勝自强。承襲己之功。人各藏其已。不失其所者既久。方可謂死而不亡之壽矣。看經者如此細細研窮。文脉自然貫通矣。

任成章第三十四

讀按經第二十五章云。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詳此四大之大。非謂大方無外之大也。且如道之大。不但以流行乎天地之間。攝著於生成者爲大。以無爲自然。一天地萬物之衆妙。體用眞常。本末一貫。而功不自居。是以謂之大也。又詳天地之大。不但以覆載爲大。以高明爲大。以無爲之造化。化萬物之自然。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是以謂之大。又君王之大。不以天下國家爲大。不以兵强國富爲大。以至大之德。合天地之德。道隆今古。德被萬民。是以謂之大也。以此觀之。四大之名。古今不能去。四大之實。萬代不能掩。是故滿虛空。遍法界。自古至今。現在未來。未有大於此四大之上者。四大之上。若妄言更有大者。皆爲虛說。即是異端矣。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經義。重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無所不成。是爲天地萬物君臣父子之大本也。能成其大。則萬物皆備於我。大順大化可坐而致。如此則聖人之性盡矣。所以重終不爲大二句。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天地者物之大也。萬物者物之小也。大者不可小。小者不可大。自居于左。月居於右。居左者不可右。居右者不可左。此皆是執於一事滯於一端者然也。非大道可比矣。大道之妙。非小非大。非左非右。神用無方。造化周偏。不即不離。無去無來。不屬於有無。不落於方所。本體雖然湛寂。化機運乎無窮。用于天地爲道。用於人心爲理。有此理便有此道。有此道便有此理。是故一顰一笑。一動一靜。一飲食起居辛勤衰業。無非道理存焉。釋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即是此義。故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不但汎兮其可左右。又且與萬物如子母一般。道者萬物之母也。萬物者道之子也。天非道而不能生。地非道而不能成。人非道而不能立。物非道而不能有。天地人物。雖各有體用之分。雖各有陶鑄之別。窮其始終。皆大道之玄妙也。所以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道之生物。猶風之生動。水之生波也。其造物之巧。孰能測乎。其化育之妙。孰能止乎。恃者賴也。萬物賴道而生成。恃之者。皆自然而然之妙也。生之者。亦是自然而然之妙也。以自然之妙而生。所以生之而不勞。以自然之妙而恃。所以恃之而不辭。是故青黃碧綠。大小曲直。有無盡貴。種種萬物。皆是大道之生意。發數於天地之間。觀清靜經云。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即是此義。故曰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不名有

天地由道而生。萬物由道而成。是天地萬物皆生於道。是道之功無往而不在。無物而不有。大至無極。小入無倫。何一非道之成功。乃不名有何也。含蓄於無形無象。變化於因物付物。求其朕兆。且不可得。何功之可有乎。故曰功成不名有。準道者。去盡私己之心。不生居功之念。則近道矣。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愛養者。譬如雨露潤萬物之形。風雷鼓萬物之性。此正是大道愛養之處。又如五氣行於天。五質具於地。形交氣感。變化無窮。此正是大道愛養之妙也。雖然大道有此愛養之妙。本非有心而愛。本非有心而養也。愛養尚且無心。豈有心以主宰自居者乎。故曰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是故物隨道而生。道隨物而著。物與道實不相離也。既不相離。物即是道。道即是物。不用安排。非有造作。自然而然渾然一致。何主之有乎。明道者請細詳之。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

細想至道之妙。又不可以小大名之。若以小大名之。便是滯于一偏者也。譬如物之大者小不可名。物之小者大不可名。小大之名。皆屬於器。非屬於道也。文中言常者。獨立而不改之謂也。無欲者。至誠而無妄之謂也。萬物歸之者。歸根復命之謂也。爲萬物之主。而不自知者。正所謂至公而無私之謂也。至道之妙。非無欲。則不能獨立而不改。非眞常。則不能至誠而無妄。非無私。則萬物之復命不行。非復命。則至道之眞若不立。以此觀之。眞常無私。至誠無妄。名位全無。胞兆非有。道之妙。小而不見其小。小中未嘗不有道。是故亦可名於小。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又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充塞宇宙。貫通古今。是道之大。又可名於大。故曰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雖以小大名之。亦不過強擬其名而已。終亦歸至道之妙

也。所以至小之中。未嘗不有至大者存焉。至大之中。未嘗不有至小者存焉。名之於小。小可名小。而無物之小。則不可名矣。名之於大。大可名大。大而無物之大。則又不可名矣。是故非小非大。非有非無。非色非空。非動非靜。言不能說。名不能立。無體之體。是爲眞體。無用之用。是爲妙用。體用同然。小大不異。若以小大言道。便是執相之見。非至道本然之妙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此句言聖人之道。廣大悉備之義。聖人者。大道之用也。大道者。聖人之體也。舉人與大道爲體用。是何如其大也。然聖人當隱而無名。常公而不宰。終不爲大也。然不爲大。正所以成其大也。雖無名。代天宣化之名。爲萬古不泯之名。雖不宰。立人品之制。爲舉世欽仰之制。此正是聖人終不爲大之妙處。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用。皆在不爲之中。具不爲之妙。故曰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學道之人。果能性中立命。存仁守義。以一己之心。盡萬物之心。以一己之性。盡萬物之性。我之心即天地之心。我之性即萬物之性。天地雖大。我可與天地並焉。豈非能其大乎。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此章經旨。乃是言大道之妙。用之無窮之義。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即道也。道無形象。文中言大象者何也。無極之本體。不可聞之無。太極之妙用。不可聞之有。不有不無。非空非色。物物全彰。頭頭顯妙。是謂無象之象。是以謂之大象。人能執持大象之理。修之於身。齊之於家。治之於國。平之於天下。無一事不圓理。無一物不純粹。心如空中之樓閣。四通八達。無往而非大象之妙機也。動靜合宜。無入而非大象之妙。則天下萬往於大象者衆矣。天下既已歸往於大象。所謂害之者未之有也。不害者。如不勞民。不失政。不擾欽。不騁武。皆是往而不害之義。既已往而不害。家國天下。自然安平泰。共樂擁戴之盛世也。是故執之於身。則身可安。執之於國。則國可泰。執之於天下。則天下可平矣。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者。皆是執大象明聖之妙處也。故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

樂與衆人宴會者謂之樂。貪美世味者謂之餌。行商之人。謂之過客。止者止於一宿而已。非常久之事也。此二句。乃是太上取喻世俗之人。不能執大象。生於斯世。如逆旅之過客一般。時光不久。不過一轉眼而已。豈能長久乎。故曰樂與餌。過客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人象之道。非世味可比。出之於口淡乎其無味。然無味之味。其味雖淡。具先天之造化。明太極之本體。亘古亘今。其味不改。人能知此淡中之味。則大象在吾心。道味在吾口。淡味流通天地。何以知其始終。萬物可以知其紀綱。生死可以知其來去。鬼神可以知其吉凶。入聖登仙。皆淡而無味之驗也。豈世味可比。樂與餌何足論哉。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視之不可見

大象之道。不止淡而無味。又且視之無所用其視。凡有形者。因其形而視之。凡有色者。因其色而視之。大道無迹。非形非色。雖欲視之。性分之眞見。不能視微明。於何見乎。故曰視之不足見。人能自見其性。則能見道矣。執顯不可見乎。舍性而見道非也。舍道而執大象者亦非也。能執大象。便能見性。能見我性。便能見道矣。執顯道之不可見乎。

聽之不足聞

大象之道。不但視之不足見。又且聽之無所用其聽。凡有聲者。因其聲而聽之。凡有音者。因其音而聽之。大道眞虛。無聲無音。雖欲聽之。自心之眞聞。不能過其四達。於何聞乎。故曰聽之不足聞。人能自通其心。則能聞道矣。執顯不可聞乎。

用之不可既

大象之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能執大象而用之。其用不既矣。大則橫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則極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循。位天地。育萬物。無所不至。無處不有。能用用如斯之不可既。既者盡也。故曰用之不可既。修道之人。果能於不視不聞之中。執此大象。如無之引。如衡之平。萬法皆無。一法不立。此心之理渾然無迹。天地萬物。都是我性中空明之境界。譬如無名天地之始。此是靜而未發之大象。至於大用流行。應事應物。如輪之轉。似珠之圓。無一不從我心上變化出來。譬如有名萬物之母。此是動而應物之大象。執大象者。果能神靜如是。百用百當。萬用萬成。何既之有乎。

微明章第二十六

悉聞微明者。大道之隱奧。至理之深幽也。微明之機。百姓日用而不能知。百姓日用而不能見也。微明之理。超運變通而不能移。聖人出世而不能易也。修之於身。是爲修身之大本。用之於家。是爲齊家之實理。施之於國。是爲治國之利器。微明之體。與太虛同其體。無往而非體也。微明之用。與天地同其用。無往而非用也。無妄無爲。無餘無欠。至誠至實。至中至正。所以君子修之則吉。小人悖之則凶。是故聖人知微明之體。達微明之用。能一天地之理。能盡事物之變。道高天下。不立物我之心。德貫古今。不有能所之見。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之於前。胷中判然蕩蕩。燭之而不失絲毫。權之而不失輕重。何況張喻興廢强弱興奪等事乎。此等妙處。非得之深養之厚者。孰能如是哉。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

此章經義。乃是清靜無爲不變不易者。道之體也。氣數升沉人事損益者。道之用也。用之善則無往而不吉。用之不善則無往而不凶。是故噏張强弱之機。興廢與奪之理。妙在反而用之。所往而無不吉矣。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

起于未然之時。開之將欲。定于已然之事。謂之必固。此非聖人將欲也。亦非大道將欲也。無數之理自當如此矣。將欲之機雖不可知。必固之事難不可見。發之於外。用之於事。未有不知不見者也。文中所謂。將欲噏之。必固張之。乃是以人事取喻於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不噏聚不能變散。能噏聚有此噏張之妙。天地施化之道立矣。是故乾道不專一。不能直遂。坤道不噏聚。不能翕闢。不但天地如此。觀於物亦有噏張之理。譬如蛟龍。若冬月不潛於深淵之中。則春分之後不能遂天而變化。又如尺蠖之蟲。此蟲若不屈。則不能伸矣。物尚如此。何況天地乎。故聖人觀天道之張。便知天道將欲噏之也。證因張之勢已極。不得不噏矣。噏之勢已滿。又不得不張矣。張之者萬物自此而出。生生之理具焉。噏之者萬物自此而入。復命之理具焉。理勢至此。皆是自然而然之妙。非天地有心如此。且如人之收欲精神。屏除好惡。存其心。養其性。致其靜。守其舍。便是噏之也。又如人之顯露精神。馳心外用。此便是張之也。惟聖人順俱陰陽。逆施造化。其噏張之機。皆反而用之。故無不智也。

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觀天地之道。春夏則爲强。秋冬則爲弱。觀老少之理。年少則爲强。年老則爲弱。觀人事之用。有力則爲强。缺德則爲弱。欲知將來之弱。先觀今日之强。今日之强。未嘗不是將來之弱。是故聖人知强弱之機。達盛衰之理。方其强也。不以强用以弱而用之。以弱而用之者。乃是將欲以弱反之以强也。如此反之。弱之勢雖但一時有用。而强之實乃可久遠而不變。文中所謂。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善是此義。修道之人。若能知强弱宜反而用之。今日之守弱。必爲將來之强。不然只知好强。强之久安有不弱者乎。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天下萬事萬物。皆有廢必有興。有興必有廢。興者廢之機。廢者興之兆。理有循環。勢有必至。聖人明其理。因其勢而亦反用之。當其廢也。不强爲興。寓興於廢。是將於廢反之以興也。廢雖有於一時。而興可立於長久。文中謂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蓋是此義。修道之人。若能知廢興亦宜反而用之。今日之廢。必爲將來之興。不然止知要興。興之久安有不廢者乎。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大道之理。清靜無爲。本無與奪。但人事之中。不得不有。人惟知順而用之。不知逆而反之。故有與奪之害也。惟聖人因其當奪而奪。因其當與者而與。然有時用奪。而却非眞奪也。將欲以奪反之以與也。奪雖有于一時。而與乃可承受而久長。譬如歲之以豐隣困苦。是奪之也。將來之從容餘足。非因與之乎。故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修道之人。若能知與奪亦宜反而用之。今日之奪。必爲將來之與。不然止求我與。亦知與之亦不固乎。

是謂微明

此句是總結上文之旨。上文所謂噏之。張之。弱之。强之。廢之。興之。奪之。與之。其理雖然明白亦見其機。實乃至微至妙不可測度。不可測度者。蓋謂可言可凶。可大可小。可成可敗。可有可無。皆在用之何如耳。是故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凡夫用之則爲私欲。大道者反而用之。故爲大道。以此觀之。其理豈不明乎。其機豈不微乎。故曰是謂微明。太上于此指出微明之妙。天下後世明此微機者。一舉全該。不論於四者之中可知矣。

柔弱勝剛强

此一句。正是伸明反用之妙義。推道之常理。柔者本不能勝剛。弱者本不能勝强。今太上言柔之勝剛。弱之勝强。其微明之理。正在於此也。任剛者久必敗。任强者久必敗。以柔化之。剛者漸化于柔。以弱格之。强者漸化於弱矣。故曰。柔弱勝剛强。奈何世人常存欲勝之心。或挾衆暴寡。或以强凌弱。鋼鉄勁剛不自識人。冒昧高低不自知已。以剛制剛。以强客强。剛者未曾不折。强者未曾不崩。此皆是道理不明。猛浪淺躁之人也。惟行之人。胷懷柔和。行事細膩。是非不與人辯論。輕重不與人較量。得天地中和之理。養聖人虛靜之道。乃是微明之士。修行者勉之可也。

魚不可脫於淵

此句是取喻人不可離於道也。猶魚之在水。魚之生也。若脫淵必死。人之在道。人之生也。若去道豈有生乎。魚不脫淵尚且無害。人不離道豈有害乎。若不然。炫露才智。起爭招尤。其將來之患。終不能免矣。

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

此句亦是取喻道之在我。不可炫露取勝於人。猶若炫露。猶國之利器示于人也。利器、喻樂征伐法制禁令之類。利器在國猶魚在淵。尚且不可顯露。利器在國豈可露乎。猶若轉示於人。是謂炫露。而不知徹明之機也。人君之權。未有不移下者。故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人身此意。則知利器宜藏。若魚之處淵。以柔弱自勝。智慧之妙。奪可以興。廢可以興。弛可以張。收可以張。又安有不進於道者乎。

為政章第三十七

蓋開無名之樸。即是無為之道。無為之道。即是無名之樸。以證微題者分而言之。似乎不一。以證者合而言之。未有不一也。本是無名天地之始。至誠無妄之實理。天之所賦者此也。人之所稟者此也。物之所受者此也。運化於天地之間謂之道。秉受於人物之心謂之性。人能成此性。是為天地之完人。物能成此性。是為天地之完物。一性誠而一理全。一理全。而衆理無不備矣。但至誠無妄之實理。有微有顯。有體有用。體者體。顯者用也。體為萬物之總持。用為萬物之衆妙。其體雖微。寂然不動之中。未嘗不感而遂通者也。其用雖顯。廣大悉備之妙。未嘗不根柢復命者也。文中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正是此義。是故天地之化育。非此而無所化。聖人之教民。非此而無所教。以此而化。故天下無為而無所不化。以此而教。故人不言而無所不教。詳觀此義。我之體用。未嘗不是天地之體用。天地之體用。未嘗不是我之體用。天下國家萬殊一貫。君臣父子上下一心。果能如是。當今之王侯。未嘗不是上古之堯舜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章經旨。無為無不為。總是一道妙也。但無為是體。無不為是用。用本無用。體之以無名之樸便是用。體本無體。不欲以靜便是體。體用總是一個大道。只是要人知其體而體之。知其用而用之。其理自得。其性自正矣。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大道本是不變不易真常之妙理。不有不無。不色不空。是謂性命之元。是為萬化之本。無形無象。可謂無為矣。然五行之變遷。有四時之代謝。無處不通。無所不貫。萬物非道而不生。萬物非道而不成。又無為而無不為。故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要知無為者。大道之體也。無不為者。大道之用也。普萬物而無心。是以謂之無為。妙萬物而不遺。是以謂之無不為。人能依而修之。則德性完全。大道在我矣。何用遠求哉。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為民物之主。萬物之所視效也。若能清靜自證。不生嗜欲以亂其心。不多作為以亂其事。自守於無為。與物以成物。開物以立物。萬物安有不化者。各得其生。各遂其性。災害不生。鬼神咸寧。鳥獸魚鱉咸若。此皆是萬物自化之驗也。奈何世人。馳心於有為之場。用智於有為之事。日日營謀。未嘗片時清靜。朝朝念慮。未見一刻安閑。本來固有之天真。全然蔽蔽。無為真常之大道。截然不修。性命不顧。一朝起變招尤。禍孽臨身。身家不保。此豈不守無為之害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此二句。乃是言守之不純。情遷世變之義。侯王守此道。必要純一不雜。靜然太公。心如天地。性似太虛。動靜如一。內外無間。方可大化無窮矣。倘若守之不純。利欲少有萌蘖。則無為之化。未嘗不穢成有為之作也。雖然始則無為。未嘗不漸漸至於有欲。自此而詐偽日興。自此而作為滋勝。自此而世道日變。自此而人情日遷。天下化為利欲之事。人情化為利欲之心。若不鎮之以無名之樸。欺詐之作。其作不可止矣。無名之樸。即真常無為之道。非此道之外別有一道鎮之也。太上惟恐侯王守之不純。以致情遷世變。人偽日滋。所以留出無名之樸。故以鎮之力勉之答矣。所謂無名之樸。即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渾全未散之義。鎮以自然應之之義。譬如世情交爭於利欲。我心獨守於無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便是鎮之也。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修道之人。若是守道不純。性情必不能一致。人法必不能歸空。不執於有。便執於無。識神未有不作亂者。六賊未有不顛狂者。所以心迷性執。動念無不乖矣。以此觀之。亦是化而欲作之義。是以守道之人。始則以忘物之心。遣其情欲。次則以智慧之力。破其迷暗。終則以無為之道。守其道德。守至無可守之妙處。則我之道體。自然全彰。我之法性。自然獨露。情化為智慧。智慧化為無為。無為之道。盡是我德性之道。守而鎮之。身中之民物無不化矣。侯王之道。與此又何異乎。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窮思鎮之以無名之樸。其道無他。亦只是將欲使民無欲而矣。民既無欲。事物不能累其形。情欲不能亂其性。則民之性靜矣。其性既靜。所存者不偏。所應者無妄。天下未有不正者也。故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人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稟。純一不雜。至清至正。乃天命之性也。氣質秉賦。則有偏正清濁之不同。只因天命之性。局在氣質之中。不得不有此偏正也。然氣質之性雖不同。其本性之體則一。人能反之。天命之性自復矣。反之之功。妙在靜。靜者無欲也。

。人能無欲。其性自靜。人能性靜。其性自正。性正則無所不正矣。是以聖人。欲使天下之正。先以正人之性爲急務也。人之性既正。則善惡貞僞之情。性中不有。盡作有爲之事。心上不生。性之所具者。無不是道。心之所起者。無不是理。天理既明。天性既復。天道既得。三者合而爲一矣。故此章經旨。太上全爲正人之性而說也。

論德章第三十八

恭聞未有天人之先。其至誠無妄者謂之道。受命于天。全之于性。得之于心謂之德。至公無私。生理常存者謂之仁。有分別。有果決。義。則行謂之義。天秩之品節。人事之儀則。有文有質。恭謹謙讓者謂之禮。此五者。乃是治國齊家之達道。修身立命之本始也。修之者則吉。悖之者則凶。但道之不一。乎天下。不明於天下。天下之民。不蒙至治之澤。皆因世實道微。人心不古。故心亂不一。衆人雖生倫異。因其勢而無所不盡其力。欲挽回上古之風。故率處其厚。不處其薄。常居其實。不居其華。不得不以權衡參合大道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所華故去彼取此

此章經旨。是太上勸人返樸還淳之義。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古上德之君。天德昭明。德之於心。及之於物。萬善全備。而不自知其德。是以謂之上德。雖不自有其德。德之本體。日日常新。德之妙理。時時具足。日用常行之際。無不是德。君臣父子之間。無不是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德不自有。其德無窮。德不自知。其德至大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古下德之君。天德雖明。德之於心。及之於物。萬善全備。而不自知其德。是以謂之下德。雖不自有其德。德之本體。日日常新。德之妙理。時時具足。日用常行之際。無不是德。君臣父子之間。無不是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有德。德不自有。其德無窮。德不自知。其德至大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所華故去彼取此

此章經旨。是太上勸人返樸還淳之義。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古上德之君。天德昭明。德之於心。及之於物。萬善全備。而不自知其德。是以謂之上德。雖不自有其德。德之本體。日日常新。德之妙理。時時具足。日用常行之際。無不是德。君臣父子之間。無不是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德不自有。其德無窮。德不自知。其德至大也。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下德者。不能圓滿具足。不能自然無爲。譬如以私仁小惠。行有爲之事。以人之見明爲心。不以不見不聞爲心也。以人之名譽立意。不以無名無譽立意。此便是不失德。却不知不失其德。其德必不大。於人必有益有損。有得有失。益之得之者。稱以爲有德之人。失之損之者。又怨我爲無德之人。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慎思德者心之理也。此理從大道流出。從性中發現。是爲自然之天理。

人人本具。個個完全。果能充而用之。於天地萬物無處不是我之德也。但因世人伍欲太甚。天理滅絕。以致天德錮蔽。其德不有矣。若上德自然無爲。不惠而自惠。不仁而自仁。譬如春風時雨及于萬物。而萬物尚且不知。更何得失之患乎。學道者。能明此德。可以爲上德之人。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此四句。乃是言上德下德。致賽不同之義。上德之君。得自然無爲之道。渾厚完全。不有缺欠。亦非上德之君有心而無爲也。德之本體。本來一事不有。本來一物不見。本來無人無我。更何有所爲乎。是故心如太虛。空空洞洞。洪濛清清。內不起有爲之機。外不見有爲之事。物我同然。內外如一。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之君。但因心上未到圓明地位。故在有爲法中著其跡御。事事物物。必要周全。惟恐失其有德之名。惟恐害其有德之事。此所以有爲之爲。必至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無不有以爲矣。故曰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只因不能入自然之妙。未曾到無爲渾化之地。是故有以爲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上古之風漸開。人心之機不純。故欲德必以仁。上仁之君。觀萬物爲一體。觀天地爲一身。君臣父子。渾然是溯隆流行。家國天下。同然是恩惠徧及。其仁如天。其愛如地。所以與民相安於無事之中。與民相忘於無爲之道。隨宜處知。因物付物。

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蓋是此義。雖然德降而爲仁。只是略使用力。不如天德無爲自然之妙耳。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愛有不能及。又不得不以義成之。只因慈惠日久。是非亦隨之以生。是非既生。不得不有分別之義。上義之君。原是以仁爲體。以義爲用。處事自然有剛斷之妙。因世道紛紜。人情多詐。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非太過則不及。不能適於中道。所以興妄須權衡。得失須較量。有爲之事終無止息。有爲之法不可窮盡。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細想聖人以上義救正天下者。正是挽回民生之意。救人道之失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義之斷制。又不可徒行。不得不繼以禮之節文。與君因人心之不正。世道之多偽。以典章格其非心。以文物化其惡意。納民於軌物之中。皆是上禮之爲。奈天下之民。如聾如瞽。似愚似痴。見如不見。聞如不聞。違其教令。悖其規條。而莫知應何也。然聖君救世之心不已。愛民之心不厭。又不得已則攘臂而仍之。攘者取也。臂者手之臑。仍者引之也。譬如執其手臑拽而引之。便是攘臂而仍之之貌。總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仍之。皆因道德仁義。日遠日廢。民心錮蔽。天理不明。所以莫之應也。即以莫之應。更又攘臂而仍之。可見聖人救世之心極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此四句。又是承申上文之義。所謂上德、下德、上仁、上義、五等化民之道。皆因下民反無爲之道。行無爲之事。效有爲之迹。世道因此而改變。人心因此而遷移。所以道失而德又失。德失而仁又失。仁失而義又失。義失而禮又失。世道人心漸漸失至于此。皆因非至治之化。是故有此變遷不已之害。文中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即是此義。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此三句。又是指道德仁義。漸次失至于禮。世道不得不亂之義。禍患道之不能行之之於德。德之不能行之之於仁。仁之不能行之之於義。義之不能行之之於禮。禮若再不行。未有不行之於亂也。是故自聖人禮之所設。原爲約人之性情。反人之邪妄。但禮之所用。不可太過。不可不及。必多品制。必多作爲。本然之忠信必薄。忠信既薄。相因而來觸者必有。相因而兵甲者必至。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前識者。知識見識也。能知人之所未知。能見人之所未見。是謂前識。知愈淺。而務外愈多。見愈多。而逐物者愈遠。是皆道之發洩。非道之本體。道之本體。貴乎歛華。歛華就實。守樸還淳。祝大智若愚。介邁于識。則玄鑒精神。妄用機智。日事於有爲。離道日遠。豈非大愚乎。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

此三句。乃師結上文之意。大丈夫是見道而不見欲。循理而不循私。頂天立地。以道自任。而不辭者也。視聽言動。無處不是性中之顯著。家國天下。無處不是道德之流行。故處厚不處薄。居實不居華。正欲使天下還淳返樸。以復太古之風。故曰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彼者薄也華也。取者用也。此者厚也實也。大丈夫因世衰道微。不得不去彼之薄華。而用此之厚實。可知大丈夫默持造化。其體玄黃。故曰。故去彼取此。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昔之得一者

昔者始也。統天地萬物之先而言之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可知道生一者。即是先無極而後太極也。一生二者。即是太極判而爲兩儀也。二生三者。即是兩儀既生。而三才立矣。三生萬物者。即是三才既立。萬物無不全備也。以此觀之。道爲一之母。一爲道之子明矣。是昔之得一者。得之於此也。得之於此。則至極之理自此而始矣。得之於此。即至微之數自此而起矣。看經之人。不可輕易放過。必要細細體認。方知得此一。乃是自然而然之妙。非外有所假借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清氣上升謂之天。濁質下降謂之地。天地得一之妙。乃玄虛極經世經則可知矣。皇極經世經云。天以一而變四。四者太陰、太陽、少陰、少陽是也。以一變四。故天之數得其五也。天雖得五數。四數有體。一數無體。以無體之一。統于有體之四。所以天之本在於一。凡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風雲雷雨。春夏秋冬。噫則弦望。晝夜長短。分度盈宿。變化於上。昭昭然而不可易者。皆是得一之妙也。故曰。天得一以清。地之數亦以一而變四。四者太剛、太柔、少剛、少柔是也。一而變四。故地之數亦得其五。地雖得五數。四數有體。一數初無體也。無體之一。亦統於有體之四。所以地之本。亦本於一。凡地之成形者。山嶽之凝結。河海之流通。草木之生成。人物之蕃育。水火土石。萬方品類。造化於中。列列森而不可改者。亦是得一之妙也。故曰地得一以寧。細詳天之四體。太陽者至陽之精也。太陰者至陰之精也。少陽者即是太陽之餘光也。有光而可見者是也。少陰者。即是太陰之餘氣也。不見之辰氣是也。成天之象者。只是成此四體而已。天道之變。亦只是變此四體而已。譬如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四體交而天道之體盡矣。又如日爲晝。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晝寒晝夜四體分。而天道之變盡矣。是故天之道。用之無往而不宜也。

因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時之妙。所以有日月星辰之交也。因有日月星辰之交。所以有晝夜寒暑夜之變也。因有晝夜寒暑夜之變。所以有春夏秋冬之序也。地之有四體也。太柔者水之性也。太剛者火之性也。少剛者石之性也。成地之象。亦具是成此四體而已。地道之化。亦具是化此四體而已。譬如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四體交。而地道之變化盡矣。是故地之道。因有太柔、太剛、少柔、少剛、四體之妙。所以有水火土石之交也。因有水火土石之交。所以有風雨露雷之化也。因有風雨露雷之化。所以有飛潛動植之盛應也。以此觀之。天地之象。於此得一而成。天地之變。於此得一而盡。天地之變。于此得一而變。天地之化。于此得一而化。大矣哉天地得一之理。微乎深矣。看經者再詳研窮則得一矣。

神得一以靈。

不但天地得一而清寧。而天地必有天地之神。神者天地之根也。充實無間。變化無窮。皆是神之妙用也。此神欲之。即元始之祖氣。元始之祖氣。靜而爲一。散而爲萬。天地神祇不得此一。則不能靈應無方。不能變化莫測也。是神有先天之神。有後天之神。有虛無自然清靜無爲之神。有受形受色受識之神。有經歷入妙積功修證之神。有不由胎誕梵濡妙化之神。又有陰神陽神。邪神正神。又有血食之神。英烈之神。先天之神者。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神。浩劫常存。不壞不滅。是以謂先天之神。後天之神。天地開闢之後。或感氣而成。或示應而化。是爲後天之神。虛無自然清靜無爲之神。受形受色受識之神。譬如欲界。有男有女之形。是爲受形之神。色界。有色累未盡。是爲受色之神。無色界。雖空色具亡。爲有靈識少具。是爲受識之神。經歷入妙積功修證之神。譬如東方青帝。往劫修於西婁無量王國。又經三劫修於洞明王國。又經七百劫。萬死萬生不可計。功德徹天。感元始天王封爲蒼帝之號。此爲積劫修證之神。不由胎誕梵氣妙化之神。譬如飛天神。五帝大魔。此皆是不由胎誕梵濡妙化之神。陰神者。感陰氣之正而成者。陽神者。感陽氣之正而成者。邪神感穢雜之氣而成者。正神感中和之氣而成者。英烈之神者。古今大忠大孝之人。英靈不散積功而成者。血食之神。如城隍、土地、河神。山神。社令等神。享祀於人間者。皆是血食之神也。神雖萬萬不同。總是元始之一神。散而爲萬神也。得之正者則正。得之邪者則邪。所感不同。果位不一。規運將至。隨其功行之大小。或存或滅。有之者乃是得其一也。滅之者乃是失其一也。得一者。變化不可窮。微妙不可見。不怒而威。不威而嚴。神化無方。妙應不測。此皆是神之靈處也。細推鬼神之理。鬼神者。陰陽二氣之良能也。天地之間。無處不有陰陽。無處不有鬼神。譬如雷電風雨之所爲。氷雹霜雪之所作。豈非鬼神之功用乎。雖然鬼神有此功用。無非聚散闔闢之機。無非昇降屈伸之理。無非得一之妙也。得其一。可以聚散而自然聚散。可以闔闢而自然闔闢。可以昇降而自然昇降。可以屈伸而自然屈伸。可以屈伸而自然屈伸。

民國道德社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谷得一以盈。

不但神之得一而靈。至於空谷。若是不得一。則空谷之氣亦不能盈矣。空谷者。虛其中而存其神之謂也。不可專指山谷而言。譬如人有人之谷。物有物之谷。山有山之谷。川有川之谷。天有天之谷。地有地之谷。天地若無此谷。則消長之機不能運化。人物若無此谷。則性命之根不能保存。山川若無此谷。則吐納之氣不能充盈。是故天以此谷。而盈虛消長。地以此谷。而昇降陰陽。人以此谷。而變化神氣。物以此谷。而復命歸根。由以此谷。而發洩地藏。川以此谷。而界納萬壑。天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盈虛消長。地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昇降陰陽。人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變化神氣。物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復命歸根。山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發洩地藏。川之谷氣倘若不盈。則不能川流不息。所以谷之妙。妙在虛其中。盈之妙。妙在得其一。得其一則谷神不死矣。谷神不死。未有不盈者也。譬如本經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即是此意。故曰谷得一以盈。

萬物得一以生。

不但谷之空者。得一而盈。雖萬物。若不得其一。亦不能生矣。萬物者。飛潛動植。有貴賤碧綠。有情無情。或聾或愚。或邪或正。或醜或好。或巨或細。或柔或剛。或大或小。一切有形有色者。皆謂之萬物也。此萬物。或雨露風雷變其形。或寒暑晝夜化其性。或剝於炎炎。或傷於霜雪。或有出秀爭芳者。或有噴香吐麝者。或延齡長壽者。或形殼變化者。物物各具生生之理。種種各有得一之妙。生於一而成於一。生於一者。一機出也。成於一者。一機入也。所以神化之機。不宰力而自生。不有心而自成。此皆是得一之妙也。故曰萬物得一以生。

民國道德社會印刷部印
北京東四三條十二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此貞字。河上公以正字較之。貞與正其發同矣。不但萬物之衆得一而生。侯王爲民物之長。亦不可不得之于一也。侯王既得其一。天下未有不貞靜者也。正心處已。誠意處物。體之於身心。皆是太極之一理。用之于天下。皆是仁澤之流行。侯王之心正。萬物之心無不正。侯王之心一。萬民之心無不一。天下自然無事。萬民自然無爲。何患天下之不靜乎。故曰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其致之一也。

其指上文而言。致者盡天理之於至極之謂也。上文所謂。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侯王之貞。雖然等等不一。人能盡天理之當然。至於至極之一。殊途者未嘗不一。異類者未嘗不一。自然同歸于一。故曰其致之。以勉人之用力而自盡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

此七句。又是申上文之義。顯示下文之實驗。深爲天下後世警醒於將來者也。上文所謂天之道。地之道。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侯王之貞。皆以得一而清。得一而寧。得一而靈。得一而盈。得一而生。得一而貞。以此觀之。可知一者天地之本也。倘若不得其一。三光不明。星辰不順。五行錯亂。四序失和。是天無以清也。裂者。如移星易宿。分裂不祥。故曰天無以清將恐裂。由移河竭。旱潦不時。萬物不能生成。萬民不能生養。是地無以寧也。發者。如地動山搖。海築土崩。故曰地無以寧將恐發。神若不得一。則神必不靈。神不靈。則無以爲聚散陰陽之機。昇降屈伸之理。叩之不應。感之不格。故曰神無以靈將恐歇。谷若不得一。則谷必不盈。谷不盈。則不能消長運化。吐納盛衰。無盡中之盈。即無傳聲之妙。故曰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若不得一。則萬物必不生。萬物不生。則飛潛動植無以資其智。青黃碧綠無以辨其色。胎卵濕化無以成其形。故曰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若不得一。則無以爲貴高。侯王不貴高。則無以治一國爲一國之主。無以爲天下爲天下之主。蹶者。跌倒不能起之像。政令不合乎道。民庶必至離亂。家國必將蹶矣。故曰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蹶。

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

此五句。乃是侯王雖爲貴高之位。然高貴本不可不致之之義。天下之道。有因必有君。有君必有臣。君之尊。臣之卑。此名分不易之道也。猶如天之高。地之下。亦是高下不易之理。雖有不易之理。貴者未嘗不以賤爲本。不自有其貴。故曰賤。侯王雖然貴極九五。但不自有其貴。嘗以謙下自處。譬如天之道能容于物。地之道能養于物。聖人之道能愛於物。容於物者虛其體也。愛於物者虛其心也。侯王之德。配天地合聖人。不自尊不自貴者。亦是虛心之妙也。能虛其心。天必與之。人必歸之。天之所與。人之所歸。豈非以賤爲本乎。故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高者功貴於天下也。下者不自有其高也。侯王雖功高於天下。心中不自有其高。即是功成不居之義。大凡聖君在位。惟知立功於天下。不知求異於人。雖天下殊途而不同。聖君之心。只是於異中求同。異中求同者。與民同其心。與物同其性。與天下同其理。與聖人同其道。所以得其心。得其性。得其理。得其道。而不自有其高也。不自有其高。此正是豁然大公致一之妙也。是故天下之人無不服。天下之物無不歸。民自安。國自泰。貴高自然可保於長久。功業自然可立於萬世。以此觀之。豈非以下爲基乎。故曰高以下爲基。文中所言。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亦有所據。如侯王自稱孤寡不穀者何也。孤者孤陋也。寡者寡德也。不穀者不善也。此皆是侯王虛心謙下之言。觀此謙下之言。以賤爲本則可知矣。以下爲基則可明矣。故曰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也非乎。

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謙下之義。正在此句發揮其妙。觀貴高明聖君。不肯自有者。譬如工匠造車一般。造車之始。車之未成。曰輪。曰轂。曰軸。曰衡。曰軛。其轂車各有其名。及至車之既成。車之名雖有。車名之實地又無所指矣。此正是不肯自有其貴高之義。大道之妙不但於此。譬仁義禮智。合而爲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也。又如貴爵則政。合而爲治。貴爵可名。治又不可名矣。是以文中曰。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二句。正是取喻貴賤之名。不自有之妙處。玉者石中至貴之寶也。石者山石至賤之物也。人得而貴之。人得而賤之。今不欲琭琭如玉。又不欲珞珞如石者。貴賤相忘混而爲一。無貴賤之名。無貴賤之跡。致一之妙處正在於此。侯王若能致一。雖不有自高之心。未嘗不貴高也。則天下之大本於此而立矣。此章經義。總是教侯王求致一之大道。立天下之大本。忘乎貴賤之義。然修行亦有大本。不可不立。且如性之在我。即是吾身之天。命之在我。即是吾身之地。虛靈不昧。即是吾身之神。綿綿相通。即是吾身之谷。四肢百骸。五臟六腑。眼耳鼻舌。精神氣血。冲和種種所有。即是吾身之萬物也。心中之神。身中之氣。即是吾身之侯王也。若能性命雙根。神氣致一。常清常靜。雜念不生。無欲無爲。一法不立。身中自然泰定。性命自是眞常。此便是天清地寧之妙處。更能涵光默默。神氣光盈于上下。道氣溶溶。谷神獨立於虛中。此便是神氣谷盈之妙處。又能產靈苗。結聖胎。無處不見生生之理。無時不得生生之意。此便是萬物生生之之妙處。又能性養神融。心清意定。保性命之眞常。守無爲之至道。此便是我身中之天下自靜之妙處。到此天地。無人無我。無天無地。萬法皆空。一法不立。侯王不能加我以爲貴。天下不能卽我以爲賤。名利不有。榮辱不生。豈非得道之人乎。得道之人。未曾不是得一之人。能得其一則萬事畢矣。

去用章第四十

蔽閉天地消長之道。不喻聚不能施化。不施化不能喻聚。喻聚者氣之靜也。施化者氣之動也。靜者體之所以立。動者用之所以行。此兩者。非反覆之功力。卽陰陽進退之道不有。萬物生化之機不立。非此反覆之功力。卽是動靜之先機也。先機動不得不動。先機靜不得不靜。反之而復命立基。反之而乾坤合體。反之而陰陽受符於北元。反之而斗柄回寅於太簇。反覆之妙盡乎深哉。是故聖人深知反覆之微機。不囿於人欲之私者反之也。去妄存誠者覆之也。於是能一天地之理。能盡事物之變。正己正人。修身治國。無所不得其理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章經旨。乃是冒天地有無相生之妙。皆是大道反覆動用之機也。人能知此反覆之理而修之。可以出有入無。與大道同其動用矣。

1893280 B951 4

反者道之動

大道之妙。有妙動妙靜之機也。然動之機。不因動而生。動之至於極也。動極而反於靜。靜極動之機乃生焉。故言反者道之動。天地之道。不反覆則陰陽不能消長。譬如十月反于純坤。冬至之一陽乃生。四月反於純乾。夏至之一陰乃生。不但造化之理有此反覆。且如人之七情六欲皆屬於動。若不以靜反之。動念成乖。衆心是妄。若看破此理。以智慧觀照之力。皆妄歸眞。反情歸性。少有一毫念慮之妄。一照便回。斷不可動中生動。亂我性之眞體。衆中造業。害我心之天德。行持日久。我之性自然如深潭印月。我之心自然如止水無波。到此天地。反之之力則不用矣。學道者請默想之。

弱者道之用

此句正是明示大道妙動之義。道機之動。不違於時。不失於氣。不擇物而施。能順萬物之情。不逆物而用。能從萬物之性。委曲週遍可謂弱矣。然其用則入水火而無間。透金石而無礙。體萬物而不遺。體萬物而不貳。不以剛爲用。而以柔爲用。即易曰。見群龍無首吉。故曰弱者道之用。即如春夏溫和能生萬物。秋冬凜冽則殺萬物。溫和柔也。凜冽非剛乎。不但天地之道。有此柔弱之用。人之處世。語言平和。則聽者易於受而不違。行事實恕。則事必易成全而不敗。是知弱之用。無事無物不宜也。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即道之動。有理有氣。萬物之生。生之於有。有此理便有此氣。有此氣便有此物。天命所以流行而不已。萬物所以生生而不窮。倘若不有此理。不有此氣。天命不流行。萬物無以資始資成矣。故曰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無即是無形無色。妙無之無。以性言之。即我性中不壞之元神。以大道言之。即是太極眞靜眞無之本體。是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根柢也。所以妙有之理。妙有之氣。妙有之動。妙有之用。皆從無中發將出來。故曰有生於無。此章釋旨。雖有動靜體用之分。其中立意。惟重反之一字。反者反覆之機也。即是陰陽混合之妙。有此反覆之機。所以萬物無不有矣。若無此理。則大道亦不有矣。天地亦不有矣。萬物之本從何而立。生化之機從何而動乎。文中旨有無。人只知以可見可聞者謂之實有。不可見不可聞者謂之實無。又以有者。執於形色之有。無者入於頑空之無。却不知有形有色之中。更有妙無者具焉。無形無色之中。更有妙有者存焉。人能明得此理。知反覆之妙。則元性不迷。元神自住。元氣自合。元精自固。元理自得。元機自動。更能打成一片。則性命自全。金丹可就矣。是故學道之人。意去邪思。心除妄想。止其強大之心。習學柔弱之志。言語柔和不可與人爭強。凡事謙退不可與人取勝。千辛萬苦。廢夜不眠。亦只是爲求妙無妙有之理耳。此妙無妙有之理。惟大悟大徹之人。得遇眞師點破。方可知其動靜體用之妙。倘若不悟此理。只徒外面此做。不修性命實理。則性情迷妄。失却眞常之道。生死輪迴。陷入苦海。萬劫難見本性。譬如人之遠失家鄉。不知回家之路。流落在外。衣食難求。未有不死者。果是多劫多生。有志見性之人。看破世事。皆於此章釋旨。仔細參詳。其中實難領而意會。文不如面理與。所說者淺矣。學道之士慎勿輕忽。但只是道妙玄玄。形容不盡。不得不淳淳耳。